# 大盛魁


| |
|---|
| 大盛魁 1 第一章 |
| 大盛魁 1 第二章 |
| 大盛魁 1 第三章 |
| 大盛魁 1 第四章 |
| 大盛魁 1 第五章 |
| 大盛魁 1 第六章 |
| 大盛魁 1 第七章 |
| 大盛魁 1 第八章 |
| 大盛魁 1 第九章 |
| 大盛魁 1 《大盛魁》小词典 |
| 大盛魁 2 第一章 |
| 大盛魁 2 第二章 |
| 大盛魁 2 第三章 |
| 大盛魁 2 第四章 |
| 大盛魁 2 第五章 |
| 大盛魁 2 第六章 |
| 大盛魁 2 第七章 |
| 大盛魁 2 第八章 |
| 大盛魁 2 第九章 |
| 大盛魁 2 《大盛魁》小词典 |
| 大盛魁 3 第一章 |
| 大盛魁 3 第二章 |
| 大盛魁 3 第三章 |
| 大盛魁 3 第四章 |
| 大盛魁 3 第五章 |
| 大盛魁 3 第六章 |
| 大盛魁 3 《大盛魁》小词典 |


《大盛魁》是邓九刚所著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大盛魁》是电视剧《大盛魁》的原著小说，小说《大盛魁》讲述了清同治到光绪十年间大盛魁商号所发生的故事。大盛魁商号清一色晋商主持，它有完善缜密的管理。它更类似经典型的股份制企业，商号由若干财东组成，全国几十家分庄由掌柜分管，定期的股东会、盈利、分红派息搞的头头是道。他是本土最早的巨型企业，也是中国最早的跨国公司，他凭什么做到基业长青，居然并不是一家家族企业，他堪称亚洲商业股份制企业的鼻祖，也最早实行了职业经理人制度，他的内涵最早上演了经理人同股东间的权力斗争，也最早采用了最先进的现代企业激励制度——管理层持股。

## 大盛魁 1 第一章

一

毛尔古沁事件发生仅一个月，消息就由乌里雅苏台——库伦——恰克图传到了伊尔库茨克，伊尔库茨克电报局只在瞬息之间便报告了俄都圣彼得堡。碍于路途遥远，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和考古学会以及两名死亡俄国人的家属联合打电报至伊尔库茨克，委托住伊尔库茨克的商人与大清朝理藩院进行交涉，协商处理两名死亡俄国人的后事。

直到这时主持归化地区行政工作的胡道台，才醒悟过来，才知道了事情的重大，才开始认真回忆两名死亡俄国人的来龙去脉。

这两名死去的俄国人是经由北京、宣化、张家口、大同、丰镇、隆盛庄一路到归化来的。刚到归化两个人就去拜访了胡道台。胡道台不懂俄语，差人到大盛魁请了王福林做翻译。那时候两名俄国人曾经通过胡道台向大盛魁提出考察归化商务的请求，被大掌柜以“商务机密，不宜宣示外人”为由拒绝了。两名俄国人还提出要考察绥远城，裕瑞将军的答复甚为严厉，说：“中俄两国随即为交战，俄国人窥我军营莫非是要窃我军机乎？！”

结果是两名俄国人由胡道台陪着参观了归化城的街道、庙宇、古迹等，在归化城里城外转了十几天后离去了。

送走了两名俄国人，王福林交差回了城柜。大掌柜向王福林询问俄国人在归化的行迹。当时大掌柜就颇为愤懑，说：“考察山川地理也罢，考察古道文物也罢，俄国人尽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细细考察，何以跑到我中华之地来做？”事不关己说说也就罢了。

哪想到牛领房的驼队在毛尔古沁遇难，相随的两名俄国人也死在其中，这就惹来了一连串的麻烦。几十个死亡中国人的家属抄了牛领房的家，拆了牛领房的屋子，逼得牛领房的妻子投河自尽，事情就算自然完结。可是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和考古学会以及两名死亡俄国人之家属委托的代理人就特别难缠。他们提出索要死亡俄国人的尸体，装殓后运回俄国，并且提出高达几十万两银子的索赔！那些日子大掌柜顾不得号内的商务，就只陪着胡道台应付俄国代理人了。派驼队带着他们到毛尔古沁峡谷东口亲眼看了出事的现场。归化没有什么招待宾客的好去处，前后纠缠两月有余，最后由大掌柜方面向归化各商号募得了两万两银子，好歹总算是把两个来自伊尔库茨克的俄国代理人打发回国了。有了这教训，任什么俄国人再来归化考察，胡道台是概不接待了！哪承想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和考古学会以及两名死亡俄国人的家属对处理结果拒不承认，随后又第二次委托伊尔库茨克的两名商人做代理人前往归化。

言及俄国人来中国考察的事，可说的话就多了。从17世纪后半叶开始，也就是彼得大帝那个时代，俄国就开始了对我国的政情、社会、经济、商业、地理诸方面的考察。到了19世纪后半叶，《天津条约》订立之后，俄国依据该条约中可以到中国自由旅行之一款，各种名目的考察队简直就是蜂拥而至了！在我国的蒙古、新疆、青海、西藏、东北，如果把俄国各种考察队所走过的路线绘在地图上，简直就是一张密密的蛛网！他们的考察队甚至都能深入到我国的四川、甘肃、陕西、宁夏的黄河流域。这种所谓的考察早已超越了“科学”的范畴。所有这些活动与要求陆路通商，要求开辟“科科斯坦”——俄国人对归化城的称呼，为新的商埠，都是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下进行的。这就是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拓展出一个新的属于大俄罗斯的“黄俄罗斯”。

二

从晋中平原上的村庄小南顺到归化城整整一千三百里地，一辆马车载着古海和姑夫姚祯义以及与古海同来归化学生意的小伙伴靖娃、杰娃，整整走了半个月。进城之后先把靖娃和杰娃送到他们投靠的亲友家里，古海和姑夫就回到了姑夫开的义和鞋店。在义和鞋店门口，候在那里的大徒弟福生忙手忙脚地从马车上往下搬行李，连安好都忘记了向掌柜问候，就急急忙忙地说：“哎呀呀！姚掌柜！你回乡走了几个月，咱归化城可出大事了！……”

“出了什么事？”在马车上颠了半个月，姚祯义疲累非常，他一面揉着酸痛的胯骨一面往店里走。

“大事儿！——太大的事情！……”扛着行李的福生跟在姚祯义的身后说，“牛领房的驼队在毛尔古沁峡谷被尽数活埋了！……”

“啊！——”姚祯义站住了。古海看见姑夫的脸色大变，眼睛中流露出了恐怖的神情，扭过身子直眉瞪眼地盯着福生说：“不能吧？……牛领房他，他怎么会去闯毛尔古沁峡谷呢？”

“咋不能，这事出了都快两个月了，消息是这几天才传回归化来的。整个归化城都吵翻了！”

“要知道，牛领房可是领房的老把式！他是归化城有名的三大领房人中的一个，毛尔古沁峡谷的厉害他能不知道？！……那是座圣山，是有山神守护着的！一百多年了没人敢走，他怎么会带着驼队送死呢？”

“听说牛领房是想要踏出一条便捷的新路……”

福生的话音未落，从义和鞋店不远的驼桥那边传来一阵骚动的人声，三五成群的人经过义和鞋店门口往驼桥那边跑去了，脚步声咚咚地乱响，制造着慌乱紧张的气氛。姚祯义截住一个人问道：“那边出了什么事？”

那人神色骇然，气喘吁吁地说：“有人要抄牛领房的家！……”

“看看去。”姚祯义犹豫了一下，丢下福生和古海随着人群也往驼桥那边跑去了。

等到古海和福生跑上驼桥桥顶的时候，那里已经挤满了人，古海看见在驼桥往上游大约三百步的扎达海河左岸上聚集着一大群人，乱糟糟的呼喊声和哭叫声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人群涌动着，洋镐和铁锹在人群的头顶上乱晃。立在河边的一座青砖瓦舍的整齐院子被骚动的人群包围着。

“开门！……”

“快开门！”

“再不开门就砸啦！……”

“不用废话，砸啊！——”……

也没看清楚是院子里的人把门打开的还是愤怒的人群把门砸开的，总之院子的门是打开了，乱糟糟的人群呐喊着像一股强劲的旋风卷了进去。

一个身穿黑衣的妇女在院子中间迎住人群，听不清她向大伙说了些什么，只见她把两只手交叉地放在胸口上，冲着人群一次一次地鞠躬。一个头戴白帽的年轻穆斯林一次又一次地把妇女向后拉着。但是妇女根本不听劝阻，非常顽强地挡在人群的前面，后来身体突然矮下去就看不见了。古海怀疑那妇人是给骚乱的人群下跪了。但是那妇人的下跪丝毫没起作用，乱糟糟的人群淹没了她，像决了堤的洪水般冲过去。有的人就进了屋子。

“这不是牛领房的家吗？”

古海听见一位上年纪的妇女问身旁的老头。

“不是他家是谁家？！”老头说，“我早算着有这么一天哩！真是有福不用忙，是祸躲不过……”

说话的工夫已经有人从屋子里向外抬一只红色的大躺柜。门框窄躺柜宽，好半天没能把柜子抬出来。有人喊道：“死脑筋！把门卸掉！反正是都要拆的了！……”

于是把门卸下来，躺柜被抬出来，放在院子中间。接着搬出好几把涂着黑亮油漆的太师椅子，还有八仙桌子、小木柜子……有人大声喊叫着爬上了窗台，从屋子里把小柜子和几个二尺多高的花瓶递出来。搬出来的东西都被人们拿到了院子外边。有两个人为一把椅子争夺起来，互相推搡着在骂骂咧咧。屋子里的人都出来了，乱喊着：“家里没东西可搬了……别挤了！”

“没东西就拆房子！……”有人带头叫喊着。

疯狂的人群稍稍平静了一小会儿就又激动起来。

“对！——拆房子！”

“快动手！”

“别站着看呀！”

“拆呀！……”

立刻就有人拿洋镐在墙上刨起来，扬起一阵阵尘土。几个汉子顺着院墙攀到屋顶上去了。

一块块灰瓦从屋顶上飞落下来，被人在地上接住。围观的人为了躲避危险都撤到院子外面去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劝阻。眨眼的工夫站在房顶上的人已经把一根根的椽子扔了下来，不少人都冒着危险冲进院子里去抢那些椽子……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整个河边的道路全都被堵死了。

“这是咋回事？”古海奇怪地问身边的一个人，“那些人为什么要搬牛领房家的东西？拆人家的房子？……他们是发疯了吗？”

“哼！发什么疯？——谁都没发疯！慢慢地你就会懂得，这些事情都不会凭空生出来的，都是有缘由的。”

“为什么没有人出来劝阻呢？”

“谁站出来劝？”旁边的老头说，“傻话，怎么劝？！这是劝劝就能了结的事情吗？……”

“官府呢？官府为什么不管？”

“谁都管不了的！”老头说，“换作你，这事轮到头上也得去搬牛家的东西拆牛家的房子！”

“为什么？”

“为什么？——你知道吗，这些人家的身家性命全都坏在了牛领房的手上……”

话音未落，只听一阵疾呼声从河边传来：“不好了！——快救人啊……有人投河了！……”

疾呼声像一阵突然刮起来的旋风，将人群卷着移向河边。扎达海河边的那一幕，就像用钢钎在岩上凿出了槽似的永远地印在了少年古海的心上：正值汛期的扎达海河，水面足足有一里多宽，满河面上全都是汹涌翻滚的浑浊浪花，让人站在岸上一看就头晕目眩。许多喧嚣的水沫子被急流翻卷着，眨眼的工夫便消失在视野里。在牛领房家院子背后的河岸上聚集着密密匝匝的人群，都在紧张地注视着河面，无数只眼睛在河面上搜寻着落水的人。河面上已经有十几个人怀抱着木板一边拿一只手划着水一边高声呼喊着，激流将他们卷着向驼桥这边漂过来。和古海一起跑到河边的义和鞋店的一个小伙计连裤子也没有脱掉，一边跑着一边把上衣扔给古海就扑到了河里去，他头顶上的黑头发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地，很快就被冲到了河中心的地方。河岸上有头戴白帽的老年回民和围着头巾的回族妇女都把手放在胸脯子上，嘴里念念有词地为落水的人作祈祷。不断地有人从古海身边跑过去跳入河中。有人在跳入河中时手里还抱着门板或者是圆木；几个壮汉吃力地把一辆卸了轱辘的大车推进水里，三个后生爬在大车上用手划着水面像划船似的将大车划到了河中间。岸上的人群被紧张的气氛压迫着不敢发出一点声息。

不到半个时辰，在驼桥下游一里半远的地方，投河的人被打捞住了。古海被人群裹挟着来到那里，看见河水中间那辆像船似的大车周围满满围了一圈人，都在水里划着簇拥着大车向岸边移。大车上一个光着上身的后生跪着一条腿，呼天抢地地喊：“妈！——妈呀！快醒醒……”

后来古海知道，那后生便是牛领房的儿子牛二板。人群挤得水泄不通，古海被挤得东倒西歪，什么也看不见了。只听耳边有人在喊：“快！快！——把大车抬上来……连人带车抬上来！……”

许多喊声和杂沓声混搅着响成了一片。古海钻出人群，爬上一户人家的房顶，居高临下地看见一双女人的小脚穿着灰色的布鞋湿淋淋地挺着，一个男人穿着浸湿了的汗溻子的脊背晃动着挡住了古海的视线。那辆被当做船用的大车也不知道根本就没有抬上岸还是又滑落到水里，正在被急流冲卷着离开岸边向着河中间斜着漂去了。人群中发出的嗡嗡的议论声被突然暴起的一声嚎哭震慑住了，像被迅雷击中的树木一动不动了。

人群默默地让开一条道，两个衣服湿淋淋的汉子用一块门板把死者抬出来了。牛二板的母亲脸白得像纸一样，罩着黑色丝网的发髻湿淋淋地向后垂着，头发里渗出来的水在门板上积成一摊，顺着门板的缝隙滑下来，水滴在九月的扎达海河边的尘土上划出了一道明显的湿痕。

牛二板的父亲在归化城是颇有名声的人物，是所谓三大领房人之一。三大领房人另一个姓曹，也是回民；还有一个就是供职于大盛魁的羊领房，是个汉族人。领房人之所以被人高看、地位显赫，是因为归化城不但是一座商城也是一座驼城；商业的繁盛使得这里的驼运业分外地发达。据载，历史上归化的骆驼最盛时有十六万峰之多。由于驼运业的重要，作为驼队灵魂人物的领房人被社会看重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有这样的话流传——说是十个汉子里才能挑出一个好驼夫，而一千个好驼夫中间也难得挑出一个好领房。驼队远行，领房人便是整个驼队的统帅和灵魂，必须是具有多年驼道生活的经验，同时又机警坚定的人才能担任这个重要角色。驼队上路，向什么方向走，一日走多少里，在哪里扎房子休息，遭遇盗匪或者猛兽如何应付，去哪里寻找水供人喝、畜饮，等等，领房人都得烂熟于心。

领房人的本事一半是自己在驼道上跌打滚爬练就的，另一半则是家传的。牛家从牛二板的曾祖父那一代开始就是专吃领房人这碗饭的。牛领房因为接受的是家传，本人聪颖超人并且又肯下工夫，所以成才较早，二十六岁便做了独立的领房人。待他父亲去世时他已经在驼道上闯荡了二十个年头。难得的是这二十个年头中，作为领房人，他连一丁点儿差错也不曾有过，于是名声渐壮，被归化驼运行誉为三大领房人之一。

领房人因为经验丰富智慧超群，拿着一般驼夫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酬金，吃香的喝辣的，所以成为归化城最受人艳羡的职业之一。与此同时领房人中却很少有人能善终者，缘其为何？俗话说得好——久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常在浪里行哪有不翻船的。领房人所以受人尊宠，那是由于他担负的责任非同小可，一旦有个闪失，这重大的责任和后果就常常是任谁都难以担负得起的。比如驼队被强盗所劫，比如遇上黑沙暴驼队在沙漠上迷了路或是不慎让驼队在不宜扎房子的地方休息，骆驼吃了断肠草、喝了有毒的水……重大的损失使领房人赔累不起，便只有拿身家性命作抵了。不幸的事一旦发生，领房人的出路就只有一个字——死。久而久之就成了不成文的规矩，既然敢端领房人这饭碗的，全都是好汉子硬骨头，一旦事情发生也用不着别人提醒，在驼道上自我了断完事。此类悲剧时有发生，并不十分稀罕。

问题是牛领房所遭遇的事故本是不该发生的，著名领房人的盛誉冲昏了他的头脑，使他狂妄自大忘乎所以，竟然把驼队带进了百年间无人敢于通过的毛尔古沁峡谷。毛尔古沁峡谷是个恐怖而又神秘的所在，它是横亘在喀尔喀草原腹部哈喇沁山间的一条险峻的峡谷。绵延八百里的哈喇沁山将喀尔喀草原隔成东西两半，山势凶险道路不通，唯一的通道就是毛尔古沁峡谷，可是这峡谷相传是由一位性情暴虐的黄教山神守护着的，山神终年沉睡，一旦被触怒，顷刻之间山石就会从万丈峭壁上滚滚而下，有多少人畜通过都会被砸成肉酱埋葬在峡谷间。百年前出过一档子事以后，毛尔古沁峡谷就成了驼队的一个禁区，遇到哈喇沁山，驼队就绕一个大弯子走，这个弯子一弯一折要费去将近二十天的时间。

牛领房就是因为贪恋省却这二十天的时间，冒险带着驼队闯进了毛尔古沁峡谷。结果酿成了一千三百八十峰健驼、十六只护卫狗、七十六名驼夫、一名专为驼夫治病的随队先生，还有两名俄罗斯随行客人全都丧生的惨剧。这消息由二千九百里外的喀尔喀草原腹部传回归化城之后，商界、政界、金融界、驼运行、皮毛行、六陈行、桥牙行、喇嘛庙、清真大寺……一片震惊！自古以来驼道即非安靖之所在，天灾人祸酿成的大大小小的事故年年都有发生，但没有一次像牛领房这么惨!即使是驼队遇上了最残忍的哥萨克土匪也只杀几个驼队中的为首人员，将驼货掠去，大部分人是能保全性命的。而这一次牛领房的整整一支大驼队竟无一人一驼一马一犬能够生还。

毛尔古沁事件的后果和影响还远不止这些。不久，消息经过国境线外的伊尔库茨克就传到了远在欧洲腹地的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同时这不幸的消息也震动了北京城内的大清朝廷，毛尔古沁事件引出了中俄两国之间的国际交涉。这是后话。

三

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免名召；清真寺、望月楼、关帝庙、奶奶庙；镏金镀银的各派

宗教建筑群在一片片瓦灰色的店铺、民房、衙门、饭馆中间显得格外肃穆庄严、金碧辉煌。在阳光的照耀下，这座塞上名城到处都闪烁着令人眩目的圣灵之光，使每个走进她的人都感到一种来自天界的神威之力，从而不由自主地心生敬意。这就是坐落于黄河中游、上游交界处的归化城！一个成熟的商城。

扎达海河明净清澈，从归化城北边的大青山峡谷中流淌下来，泠泠淙淙地绕着城墙向西而南流淌过去。宗教的昌盛和商业的繁荣，使这座古城早就不甘囿于旧有城墙的桎梏，许多重要的建筑物都矗立在了城墙的外面。在北城门外边沿着城墙铺设了一条新的石子路，一家挨一家的钱庄、票号、店铺以及赌馆、妓院沿街铺展开来；与这新开的街道隔河相望的是大门口蹲踞着两尊石头狮子的二府衙门。而扎达海河的左岸则是一片穆斯林的住宅区，覆盖着墨绿色的瓦顶和绿色墙沿的大清真寺以及高高耸立的托着弯月铜饰的望月楼就坐落在这片穆斯林居民区的中心。沿着扎达海河的两岸，在那宽阔的河滩地上一溜排开的是归化人称作“桥”的各种市场：牛桥、驼桥、马桥、羊桥……把一条扎达海河弄得热闹非常。一群群等待出售的牛、羊、驼、马都麇集在河滩地上，牛哞马嘶羊咩驼哦此起彼伏，桥牙子们的叫卖声招徕声与牲畜们的叫声汇成了一片。正是过秋标的繁忙季节，忙碌的商人们匆匆走着都带着小跑；一列列骆驼载着货物拥挤在街道两边，在等待着验货卸货。街道上这里那里走不出几步便被拥塞的驼队所阻隔。骆驼身上散发出来的腥臊气和它们排泄的屎尿的酸腐气味混合在一起，充斥在空气当中。

古海紧随着姑夫姚祯义绕过一群群骆驼在人流的缝隙间穿行。虽说是在晋中老家时就听回乡探亲的姑夫多次讲到归化城的特殊风情，可是当古海真正走进这座城市的时候，还是被这里的奇异景观惊呆了，犹如走进了一个神奇的世界。一个个面容粗砺脸色黑得像铁皮片似的驼夫汉子“嗨——嗬，嗨——嗬”地吼叫着，将沉重的货驮子从骆驼背上卸下来，头戴瓜壳小帽的商号的年轻伙计们一边擦着额上的汗一边拿毛笔在货驮上画着记号。小吃摊摊主和卖艺的叫喊声显得特别刺耳，对古海又是特别的诱惑。一个光膀子的艺人把一支带红缨穗的画戟在肩头上飞快地旋转着，引起观众的一阵喝彩。看客中有卸完了货的驼夫、穿着各色袍子的蒙古族男女、衣帽整齐的商人、头戴白色圆帽的穆斯林、光脑袋的喇嘛、圆脸的巴尔虎人、面容粗黑身挎腰刀的西藏人以及让古海特别新奇的灰蓝色眼睛蓄着胡子的俄罗斯人。一个身着绸质长袍的满清贵族在津津有味地欣赏着卖艺人的武艺，他蓄一片整洁的髭须，左臂上戴着一只齐肘深的粗帆布手套，一只老鹰就蹲踞在他那横架起来的手臂上。老鹰用金红色的小眼睛盯着走近它的古海，突然间爹撒了一下翅膀把古海吓得怪叫一声躲在了姚祯义的身后。旁边一个钉鞋匠老人看到古海的怪样子兀自笑起来。老头一边叮叮当当往鞋上砸着铁钉，一边唱喝道：

达拉嗄骑马跑边城，
满清人耍鸟又架鹰；
山西佬城里开字号，
回回们牵驼走大城。
……

老头的钉鞋摊旁边是一座桥，桥身全由巨大的青石板筑起，横跨在扎达海河上。那会儿古海尚且不知此桥乃是有名的庆凯桥，是归化商民为迎接讨伐叛逆的噶尔丹胜利归来的康熙皇帝而特意集资修建的。这归化之特别在于连钉鞋的场面也与众不同。从桥头算起沿着河沿儿一溜排开全都是钉鞋摊，竟然是望不到尽头的！古海和姑夫经过桥头的时候被钉鞋老头喊住了。

“姚掌柜好福气呀！这是你的儿子？”钉鞋老头上下打量着古海，问。

“哪里，”姚祯义说，“是我内弟的娃。”

“噢，原来是侄儿，”钉鞋老头说，“一看就知道是个聪明伶俐的娃……”

姚祯义在发达起来之前与钉鞋老头一样也是操此业的，因而钉鞋匠们大都认识他。不过今非昔比，他们如今见了姚祯义是不能直呼其名了，只能称他姚掌柜。归化城是一个讲究规矩和礼仪的地方。

“小伙子是来归化住地方的吧？”钉鞋老头说，“不用问我也能猜出来。”

古海说：“是哩。”

“宝号是哪里呀？”钉鞋老头又问。

“是大盛魁……”古海脱口而出。

“哪里哪里！这娃是向往着住大盛魁，”姚祯义赶忙接过话头，“大盛魁门槛高哩，事情还挺难说，今日我这是带娃子拜见祁掌柜的……”

“谁都知道你姚掌柜和大盛魁是老相与了，姚掌柜保荐的人想必是没有问题的……”

“哪敢如此满口！哪敢如此满口！大盛魁用人挑剔着哩，一百个里头未必能有几个入号的……可不敢满口。”

古海跟着姑夫进了北门，沿街走很快就到了大盛魁的城柜。不知为什么名声赫赫的大盛魁并没有把它的总号（也叫城柜）摆在繁华热闹的大街面上，而是设在了一条不很宽的斜街里。街道是弯形的，名字也挺响亮——叫德胜街。路面是由大小匀称的石子铺成的，很整洁。从大街上一拐进这条斜街，古海就感到一种不同的气氛。没有喧嚣和嘈杂的声音，载货和空着的马车和驼列在进进出出，没有驼哦马嘶声，就连车倌的吆喝马的声音都是很控制的。街道的两侧全都是包了灰砖的院墙和同样颜色的门楼。这和古海在山西老家的祁县城看到的情形没有多少差别。骆驼没有一点声响地走着，只有钉了铁掌的马蹄在石子路面上敲击出很有节奏的蹄踏声，清脆的蹄踏声在街道两侧的灰砖墙上撞击着，回声传出去很远。古海不由自主地就紧张起来。

大盛魁城柜的大门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大，门口也没有石狮之类的扬威慑人的饰物。一座普普通通的灰色大门，院墙较周围其他的院子略高一些。关键是一种气氛，古海还没有走到大门的时候，胸口上就被那种看不见的气氛挤压着，就像压上了一块石头，有一点儿喘不上来气的感觉。与此同时手心里不知不觉就变得湿漉漉黏腻得难受。好在这种紧张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也就是两袋烟的工夫吧，当古海随着姑夫姚祯义踏出大盛魁的城柜大门的时候，它就消失了。想见的人没有见到，要办的事情没有办成。

这大盛魁对于姚祯义来说可就是别一种感受了，可谓是熟门熟路。姚祯义的义和鞋店就是依靠着大盛魁这棵大树一步步发达起来的。姚祯义是大盛魁的老相与。十年前的姚祯义还与古海在庆凯桥头上遇见的那个老钉鞋匠一样，是一个摆钉鞋摊耍手艺的穷匠人。钉鞋人在归化城论地位乃属下九流之列，连个正二八经的驼夫的身价都赶不上。

钉鞋匠也就只比扎达海河岸边替那些毛毡作坊、地毯加工厂做洗毛、扛麻包的灰脖子略强一些。但是姚祯义竟然靠钉鞋起家发达了。为什么？姚祯义不但钉鞋技术好，做工实在，最重要的是他的信誉好。他给驼夫钉的全包皮的匣子鞋用的全都是真正的黑色生牛皮（亦称臭皮子），他说穿着他钉的鞋能从归化到科布多打来回，结果六千多里地走下来，姚祯义钉的匣子鞋就真的如他所讲——不烂帮不塌底不倒样。再加上姚祯义的嘴巴殷勤而且甜，也就是说服务态度好。日子久了他的好名声就传扬开来。姚祯义还好动脑筋，白天在庆凯桥头上钉鞋，晚上回去试着做匣子鞋。不用说，他做的匣子鞋也结实耐穿很受驼夫们欢迎。于是姚祯义的名声就越来越大，以至于后来就干脆收了钉鞋摊子，开了一间专做匣子鞋的小店铺。由于姚祯义的匣子鞋的质量好，就被大盛魁包揽下来，他能做出多少大盛魁就要多少。

作为归化最大的通司商号，大盛魁自己养着二万多峰上等的好驼，拥有着数百名素质极佳的驼夫队伍。大盛魁家大业大气魄大，他雇请的驼夫队伍从头到脚的装备全都由字号提供。自那以后姚祯义的义和鞋店就专为大盛魁的驼队提供匣子鞋，一个人忙不过来又带了几个徒弟，店铺也越来越大。起初只租了半间门脸，后来有了钱干脆花一千三百两银子买下了北门

外大街街面上的一处院子。前面三间改装成铺面，院子里除了姚祯义和徒弟们的住房，全部都做了制鞋车间，流水作业，里里外外二十几号人马，很像一回事情了。生产能力提高了，就不只做匣子鞋，还兼营了蒙古祥云马靴和俄罗斯长筒皮靴，因为这后两项才真正能挣到大钱。不管是匣子鞋还是蒙古祥云马靴、俄罗斯长筒皮靴，义和鞋店生产出来的产品一概由大盛魁包销。到后来大盛魁的掌柜连义和鞋店的货都不验了，直接由姚祯义安排徒弟把一批批蒙古祥云马靴和俄罗斯长筒皮靴打包好，贴上大盛魁的“魁”记货签，由驼队运往了蒙古草原和恰克图码头。市场认的不是义和而是大盛魁。这样一来义和鞋店几乎成了大盛魁属下的一家手工作坊了。

代表大盛魁直接和义和鞋店打交道的就是祁掌柜祁家驹。祁掌柜也是山西祁县人氏，那时候祁掌柜负责大盛魁的驼运工作，其位置大概在总号排到了第六把交椅。驼商驼商，驼运于大盛魁内自然是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归化、北京、汉口、恰克图……几个大埠之地祁掌柜要经常随着驼队奔跑的。古海和姚祯义到城柜拜访的时候适逢祁掌柜不在。

姚祯义领着古海刚走到大门口，一个精干的小伙计便迎住了他们。那伙计正送一位客人出来。

“噢呀，是姚掌柜到了，快里边请，里边请……”

那小伙计显然和姚祯义十分熟识。

姚祯义说：“讨扰了，讨扰了，福林，请问一下祁掌柜可在柜上？我想求见他一面。”

福林说：“祁掌柜人还在汉口呢。”

“哎呀，祁掌柜这一趟汉口走的时间也忒长了吧？有两个多月了。”

“是哩。原来说是月底即返回的，这都过了十多天了还不见回来。前几日里有信回来说汉口那边有些麻烦事要多耽搁几日……怎么，姚掌柜有事？”

“也没什么大事，”姚祯义犹豫着，“我夏天里就曾经给祁掌柜提说过的，想要保荐一个伙计给柜上。”

“哦——”福林上下打量着古海，“想必就是这位小兄弟了？”

“正是正是。”姚祯义赶忙说，“他叫古海，是我妻弟家的孩子。”

“噢。”福林向古海笑笑点了点头。

“这是大掌柜的贴身伙计，”姚祯义扯扯古海，“海子，快快拜见福林小掌柜！”

古海赶忙抱拳点头，说：“给福林掌柜请安，请您多关照！”

“岂敢岂敢！……”福林正色道，“不可造次，我只不过是大掌柜身边的小伙计，不敢受礼，万万不可乱了尊卑！我叫王福林，你就叫我名字好了。”

“既然这样，大家都不是外人，”姚祯义说，“福林年长，你以后就叫福林大哥好了。”

“福林大哥好！”古海乖乖地向福林抱拳施礼。

福林也还了礼。

“福林，”姚祯义说，“既然大家都是自己人，我说句不见外的话，古海这孩子的事我就拜托你了。”

“岂敢岂敢！！”福林赶忙摆摆手，“我一个小伙计，在字号上哪有我说话的地方！”

“这你就过谦了，过谦了！”姚祯义说，“要说局外人不清楚，我可是知道的，虽然名分上你只是一个小伙计，可你不是一般的小伙计，你若是在大掌柜跟前说句话，那分量也不比祁掌柜差到哪里去。再说你也眼瞅着就要出徒顶生意了……”

“姚掌柜该知道的，大盛魁在诸般事项中历来最看重就是人才。学徒入号这是大事，都是要经过保荐——面视——初试——会试，最后才能由大掌柜、二掌柜和郦先生共同议决。这里留谁不留谁并无人情可言，凭的全是应试人的能耐和品行。”

“福林说的是，大盛魁的规矩我也是知道的，我所说的关照也只是请福林对海子多一层了解，没有破坏大盛魁规矩的意思。论品行呢，海子是我妻弟的孩子，我是最知道的，这孩

子自小在乡里的私塾读书，知书达理，邪性的品行是绝不会有的。论能力呢，这孩子出身商贾之家，自幼耳濡目染对经商之道初有知晓，还写得一手好字，对了，他还能双手打算盘呢！…”

“那就好，那就好，”福林又一次打量着古海，“既然如此，姚掌柜是我们大盛魁的老相与了，有您的好荐词，有古海兄弟的好本事，入号的事该不会有问题吧。”

“我这里先谢谢福林了！”姚祯义说，“虽说是祁掌柜我们没能见上，也跟见着一样了。我们暂且告辞，改日再来讨扰。”

“别，别……”福林说，“姚掌柜既然来了，祁掌柜不在也不妨见见别的掌柜，也好对海子兄弟有个印象。大掌柜到二府衙门去了，二掌柜在恰克图，柜上只有郦先生在，您不妨先和郦先生谈谈。”

姚祯义领着古海随着福林走进大门，穿过人来人往的大院，沿着正房屋檐下的回廊向里走。一溜正房至少有二十间，是大盛魁总号的账房，一路走着从大账房传出了此起彼伏的算盘声。古海听得出大账房内至少也有三四十架算盘在同时操作。与大账房对应的是一溜南房，中间隔着院子可以同时停得下几百峰骆驼和几十辆马车；那南房更加高大些，有工人在伙计的指引下正往里面搬货物，显然那就是库房了。库房的东角上有一道夹廊，正有一队驼列从夹廊走进院子。车马驼列专有一道大门通过，不走古海他们刚才经过的大门。

古海还没有把外院的景色看全，王福林就已带着他们踏进了一个圆形的月亮门。一踏进月亮门，气氛便不同了，两扇大门一关，立刻就听不到刚才那响成一片的算盘声和工人们搬卸货物的吆喝声了。内院里安静得让人觉得压抑。古海甚至产生了不知如何走路的感觉，他侧脸看看姑夫，姚祯义正掏出手帕捂在嘴上狠狠地抑制地咳了一声，尽管如此，他的咳嗽声在古海听来依然十分响亮。整个院子都铺着青砖的地面，中间一条甬道是由匀称的鸡蛋大的卵石铺成的，宽有三尺，一直通向坐落在院子西头的一座二层小楼，整个院子干净得连一根草屑和碎纸片都看不到，两面是静静的房子，古海猜不出房里是些什么人，他们都在做什么。有咿呀的开门关门声音响起。人员走动都是脚步匆匆，都是没有一点声响。

王福林把姚祯义和古海带进楼下的一间客厅，给姚祯义让了座，敬了茶，说：“姚掌柜请稍候，我这就去通报一声。”

古海站在姑夫的身后望着王福林走出客厅返身关上门。他只有静静地看，不敢出声。他听见姑夫喝了一口茶，轻轻地将杯盖盖上，压低声音说：“一会儿见了郦先生要行礼问候再说话。”

古海晕晕地说：“哎，我知道……”

“先生问什么就照直说，”姚祯义又安顿说，“不知道的切不可乱说。”

“哎……我，我知道。”

“你怎么结巴起来了？”

“没有……没，没有啊……”

“这可不行，见了先生，不知道的事情不可乱讲，可也不能吓得连话也说不清楚了，那样先生还以为你是个结巴呢！……不要紧张得厉害，就当做是平常的事，平常的人。”

王福林去了好久没回来。等得时间长了古海也就松懈下来，伸手摸摸额上竟湿漉漉的。姑夫见了掏出手帕递给他，说：“快擦擦吧，还没见到大先生呢就吓成这个样子。”姑夫就给古海讲起了郦先生的事。姑夫说：“郦先生是山西太谷人，小时候家境也是颇贫寒的，十四岁进大盛魁，熬做了三十多年了！普通账房先生在那里忙乱半天，算盘拨拉得震天响，郦先生只要站在旁边眼睛朝簿上溜一通，立刻就能知道你算得是对还是错了。打起算盘连看都不看，人称铁算盘——活神仙！……郦先生执掌大盛魁城柜总账房，没有人不服气的。大盛魁的总账房可不比一般，以后慢慢你会知道的，郦先生的地位除了大掌柜没人比得上。郦先生手里握着三套账簿：一套是各地分庄、票号汇集来的总流水。一套是大账亦称万金账，记的

是财东们的财股、掌柜子们的身股，字号内‘己’人员的进出、功过赏罚和利润、该欠以及公积不动产等。这套账目一般人是不得看的，只有开财东会议或是官府税厅查阅账目时才能开启。郦先生手里还有一套账，也叫万金账，是绝密的，除了郦先生本人和大掌柜，任何人都不能看……”

说话的工夫郦先生就到了。客厅的门推开，王福林让到一边，就见一位精瘦精瘦的先生踏进门槛。不用说这就是郦先生了。古海看见一只花皮细狗跟着郦先生的脚跟也走进了客厅。姚祯义慌忙站起来。郦先生中等身量，一撮修剪整齐的山羊胡子蓄在下巴上，黑色中掺杂着不少红色、白色的胡须在里面。见过礼，主客落座，寒暄一番便入了正题。那只狗就不言不语地蹲踞在郦先生旁边冷静地看着。郦先生一边抽着水烟，一边简单地问了古海姓名、籍贯、出身……还没有过两袋旱烟的工夫，统共没谈十句话，便吹掉水烟，吩咐福林说：“上茶！”

一听“上茶”，姚祯义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连连鞠躬，说：“谢谢大先生，我们告辞了。”

郦先生端着长长的水烟袋，把姚祯义送到客厅门口。回头作揖时古海看见郦先生的两只眼睛在浅茶色的水晶石镜片后面打量着自己。他觉得这位沉默寡言的老先生枯燥得让他感到骇怕。一直到走出了大盛魁城柜外院的大门，懵懵懂懂的古海都不清楚刚才自己都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晕晕乎乎的好像是做了一场梦。

**四**

歇了两日，姚祯义把鞋店里积攒下的事务做了一番料理之后，就领古海去拜见了万记毛毡店的李掌柜——李掌柜是姚祯义的好朋友，也是大盛魁的老相与。姚祯义邀请李掌柜和他一起做古海的保荐人。按照规矩，古海人大盛魁学徒需要两名在市面上有相当地位并且和大盛魁有良好关系的人画押作保。姚祯义给李掌柜送了从家乡带来的四色花礼，关于古海入号的事没谈上几句，李掌柜和姚祯义就把古海丢在一边，又十分投入地议论起毛尔古沁的事。

目睹了牛领房的家被疯狂的人群所抄以及牛二板的母亲投河自尽，那该是古海翻开归化城这部“大书”之后所看到的活生生的第一页，他被震慑住了！古海的尚未成熟的少年的脆弱心灵在那残酷激烈场面的打击下可怜地哆嗦起来！一连几日都是如此。好几个夜晚，他都在睡梦中被牛二板母亲那张像纸一样惨白的死人的脸吓醒。那女人罩着黑色丝网的发髻湿淋淋地往后垂着，一个劲儿地滴水。这种紧张恐怖的情绪不分昼夜地追随着他，压迫着他，反而把他一生中最为关键的重要的事情——人大盛魁学徒的事——给冲淡了。不论走到哪里，到处都听到人们在谈论这件事。白天刚刚能从夜晚的噩梦中摆脱开来，谁知被人们的谈论一刺激，那噩梦在夜间又卷土重来了，噩梦并不重复，能够变出许多花样来吓唬这个刚刚来归化不久的外乡孩子。古海白天在姑夫的店里帮着干活、扫地、打水、搬运牛皮，拼命地跑来跑去把自己搞得很疲累，好让自己在夜里能够睡得安稳些。他用这个办法来对付那形形色色的噩梦。

又过了半个月，祁掌柜从汉口回来了。听得消息以后，古海就在姑夫的带领下正式拜见了祁掌柜。祁掌柜三十出头的年纪，一件杭州六机织的黑色绣花绸的长袍十分洁净，小瓜壳帽上的绿宝石闪着光，拖在身后的辫子油亮油亮的；脚上也是圆口布鞋，崭新的俄罗斯黑呢鞋面，连布纹都看得清清楚楚，鞋底的边沿用白膏子刷得锃锃闪光；中等个子略略有些胖，显得个子矮了些。祁掌柜为人开朗，言语也多，加上他和姚祯义最熟，场面就较和郦先生见面时轻松多了。

古海回答了祁掌柜的提问，无非也是关于籍贯、家庭和经商坐贾的基本知识。古海一一作答之后，祁掌柜又拿了一架算盘考了古海几道题。因为熟悉，姚祯义也就随便些，祁掌柜要收算盘时姚祯义说：“等等！这孩子会双手使算盘呢！祁掌柜你不看看？”

“哦？”祁掌柜很有兴趣地重新看看古海问道，“你会双手打算盘？”

古海老老实实回答：“我会。”

“想不到这双龙闹海的本事在咱大盛魁除了郦先生还没谁能玩得了呢。你打给我看看。”

祁掌柜又找出一架算盘，在桌上亲自摆好，将身体闪到一边。祁掌柜念出的数字连成串，就像石鸡子滚坡不歇气；小古海十根指头上下飞舞，算盘声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一口气打了九九八十一道题目，每道题目的结果在两架算盘上都完全一样！祁掌柜哈哈笑着夸奖说："好！好！这娃真的是块好料子哩！看看都出汗了……"祁掌柜从袖筒里掏出手帕亲自替古海擦额上的汗。

见祁掌柜如此夸赞着自己古海来了情绪，主动说道："我还会心算。"

"哦？"祁掌柜问道，"怎样个算法？"

"你念我算。"

"不用算盘？"

"对！"

"那要什么？"

"我说过了什么也不要。"

"呵呵，这倒是有意思。来，试试看。"

祁掌柜差身边的伙计拿来一个账簿，说："你坐下，我说他算你记。"

还像刚才一样，祁掌柜念出一串数字，古海不动声色地心算，小伙计迅速地在账簿上记着。祁掌柜念完了，小伙计也记完了，在场的人都把目光投向古海。就见古海说道："十八万三千四百二十六两……"

姚祯义拿眼睛看着祁掌柜，问："算得对吗？"

祁掌柜不说话，嘴里念念有词，眼睛盯着自己的手，只见那弯曲的拇指迅速地在食指中指无名指之间滑动着，末了手指停下，祁掌柜念出一串数字，和古海算的一模一样！结果是祁掌柜被自己吓了一跳，一双眼睛大睁着盯住古海说："这娃是个奇才啊！"

……

姚祯义站在旁边喜得面放红光，激动得一个劲儿地搓手。心下想：祁掌柜都有了这话，都有了这动作，古海入号的事岂不是已经成了一半？更深一步的话姚祯义没敢再问。告别了祁掌柜，姑侄二人喜滋滋地离开了大盛魁城柜的院子。

又过了半个月，学徒入号的正式考试才开始进行。报名的人大约有一百多，都是来自山西的少年，年龄都在十四岁上下。大盛魁不要外省籍的人，连归化城当地的人都不要。这也是大盛魁最基本的规矩之一。这规矩直到二十六年后古海奇迹般地做了大盛魁的大掌柜才得以改变。学徒入号时不招外省籍的人，而大盛魁的"己"字人员出号以后——不管因为什么原因——一概不准重新入号；提拔职员则必须逐级晋升，不得逾级提升；学员入号，头三年在城柜学习一般商务知识，第二个三年到草原上的分庄或是恰克图分庄工作，这期间必须学会蒙语或是俄语；最后三年再回到城柜深入学习经商的业务并且参加实践；十年满才能获得第一个探亲假，为期是三个月……所有这些古海从小就听父亲讲过不知多少遍，已经不觉得稀奇了，同时心理上也早有足够的准备。

严格而又繁琐的考试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半个月多。面试——初试——书法——珠算——商业基础知识——文化知识，进行完毕之后接着便是漫长的等待。在家时古海在父亲的操持下曾经对这整个程序进行过多次的模拟，因而考试进行得挺顺利，基本上发挥正常。

这中间只有一件事情给古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天下午，参加面试的共有十二个人，名单上古海排在第九位，面试地点在大城柜院内的客厅，就是姑夫带他第一次拜见郦先生时的那间客厅。家长在外院等候。参加面试的少年都在院子中间的花坛周围站着静静地等候着叫自己的名字。出来一个再叫下一个。站在客厅门前台阶叫名字的就是大掌柜的贴身小伙计王福林。王福林看见古海好像根本不认识，严肃着面孔，叫完一个名字等应试的人走进客厅他把客厅的门关好，便直直地站在那里不动，手里拿着一个写着应试者名字的纸折子。

史靖仁在走进客厅之前古海就认出他来了，知道他是大盛魁史财东的儿子。史财东家在

祁县城南四十里的上史家村，是上史家村的首富。家有良田三百多顷，骡马耕牛数以百计，雇请的长工短汉老妈子使唤丫丫头也有几十号人，史家的三进砖瓦院子共有六座，形成“喜”字形，占了村子总建筑面积的四分之一。古海一个本家太爷和太爷的儿子都是史家的下人。太爷爷的儿子只比古海大三岁叫古月荃，是史家巡更护院的更夫兼留用，太爷爷因侍候史家老太爷多年颇受信任，年近六十岁还被留用，专在东家内院里做清洁工作，扫扫地养养花。古海爹为将来古海进身大盛魁主动和史家套近乎，年年春节提着礼物带上古海去给史家老太爷上贡，走的就是这位太爷爷的门子。古海虽然认识史家小少爷但没敢上前招呼，他怯于场面上的气氛。史家小少爷和古海差不多年纪，白白胖胖的。

史靖仁走进客厅没有一袋烟的工夫就出来了，面带怒色地走出门后随手把那门摔出很响的声音。外边等候的人都被史靖仁“咣”的摔门声弄得吃了一惊。史靖仁嘟囔着走下台阶，穿过院子走向通往外院的月亮门。经过花坛的时候古海看见史靖仁眼里噙着泪，便忍不住迎上前去，有些巴结地低声问了一句：“靖仁，你怎么了？……”

“他妈的！”史靖仁先骂了一句，说，“没说三句话就把我剔出来了！”

古海很吃惊地问：“为什么？”

史靖仁已经走过去了。

史靖仁说话的声音很大，在场的人都听见了。古海觉得奇怪，他听姑夫说过只要是容貌和身体上没有明显的缺陷和忌讳，眼睛眍斜，嘴巴不够周正或者说话结巴，长有不吉利的痦子什么的，一般来说面试是不会被刷下来的。既然是打算进大盛魁这个高门槛的，预先对自己都有个估计，五官有缺陷的四肢有毛病的人趁早也就不敢来。和古海一起来归化的同村小伙伴儿靖娃和杰娃就奔了别的字号。

没过一刻钟，史靖仁又回来了，在他的身边多了一个中年男人。古海一看就知道，那是史靖仁的父亲史耀。

“咋的一回事情？！你给老子说清楚！……你这个窝囊废孩子！”

史耀扯着儿子的一只手一边直直地朝着客厅走过去，一边不停地骂着。

“爹！——”史靖仁向后退着拖着哭腔说，“他们知道我是史家的人了，说是不用再问了，照规矩办！……”

“混蛋！他们怎么会认得你，你一个孩子家的。”

“他们问我爹是谁，我就说出了你的名字……”

“笨蛋！教不会的！”

史靖仁的父亲闯进客厅以后，正常的面试就被打断了。好一会儿王福林都没再喊应试者的名字。客厅的门关着，隐隐听见史靖仁的父亲的叫骂声传出来。过了一会儿客厅的门呀地开了一条缝，一个伙计探出头把王福林叫进去了。王福林再出来的时候就向应试者宣布：面试暂停。

那时候史靖仁的一张胖胖的娃娃脸还是单纯无邪的，他作为大盛魁的一户财东的儿子而被拒之于大盛魁的门外，使古海感到意外和吃惊。他还不知道大盛魁有这种规矩。同时他又替史靖仁感到委屈。古海哪里会想到，就是这个满脸稚气的史靖仁在三十五年之后会手持一柄短匕首闯进大盛魁的院子刺杀他，制造了一起震惊归化的大案。这是后话，不提。

史家父子大闹考场的事情是如何平息的，古海不知道。五天之后古海接到通知——面试接着进行。入号的考试断断续续地又进行了一个月才总算是结束了。繁琐的漫长的考试把古海的感觉磨钝了，就像一只闯过了激流险滩驶入了平稳宽阔河面的小船。渐渐听不到人们对牛领房和毛尔古沁峡谷的议论，整日里在姑夫的鞋店里帮着做事，不知不觉间对制作长筒的俄罗斯皮靴产生了兴趣。

姚祯义一天到晚忙着购进原料和社交场面的应酬，店里的实际工作主要交给了大伙计福生。福生是姚祯义一手带起来的大徒弟，手艺很是过硬，他主要监管着绱筒的关键工序，他

自己两手也不闲着，把着一只木制的鞋旋子，光经他的手一天就要出十五六双成品长靴。起初古海只是帮着运运皮子收拾零碎皮头，后来有了兴趣就常常站在福生的身边看他绱鞋帮鞋底。有一日福生出去解大手，古海就坐在福生的小凳上吭吭哧哧地操作起来。福生回来一看古海在绱靴帮立马就急得脸都红了，吼道："哎呀哎呀！这怎么得了！一双靴料要三五两银子呢！你咋能随便这么糟蹋？！到一边玩去！……"

在义和鞋店住了两个多月了，这是福生头一次跟他发脾气。情急之下福生一把将古海推到了一边，顺手就夺过了古海手里的那只靴子。

古海说："福生哥，你看看嘛！我并没有把靴子弄坏……"

"还说呢！"福生气恼地拿起旋刀要拆那只靴子，"这也就是你，倘若换作别人，哼！看我不把他脸抽肿呢！"

"你先别忙着拆，"古海说，"其实这里边也没什么的，我已经看会了。"

"哼！看会了——"福生瞪着眼朝古海吼着，"我跟着姚掌柜学了三年，这道工序连边儿都不教我沾呢！——你只看了几天就学会啦？你是神仙了？"

"你看看嘛！看看再说。和你做出来的靴子比一比。"

福生扔掉手中的旋刀双手抱着靴子调过去翻过来细端详了好半天——不说话了。半晌，他睁着一双迷惘的眼睛望住古海，问："这靴子……是你绱的？"

"不是我是谁嘛！刚才你还骂我……"

"不能吧？……"福生不相信地摇摇头。

"怎么又是不能了？"古海说，"刚才你还骂我糟蹋皮子呢。"

"怪了！姚掌柜手把手地教徒弟，没有三年以上的工夫谁都不敢上手做这活儿呢……你莫非是在家里时曾经学过这手艺？"福生很奇怪地问古海，就又把那靴子拿起来看，目光在古海的脸上和那靴子之间来回移动。

"没有的，没学过。"

"不对，"福生又说，"那你的父亲肯定是个鞋匠！你是从小就看会的。"

"我爹是买卖人，是字号里的账房！"

福生不说话了。他认定古海不是个一般的孩子，从此对古海处处都表现出敬重。

一晃又是半个月，大盛魁招学徒的事还是没有消息。这一天傍晚靖娃和杰娃相约来看古海。三个人是光着屁股在一起长大的同村小伙伴儿，都是姚祯义从小南顺带出来学生意的。靖娃姓段，官名叫段靖娃；杰娃单名一个杰字，姓张名杰。他二人自知才智本事都不如古海又没有得力的人做保荐，所以都不敢高攀大盛魁，靖娃由他的亲叔叔保荐报了天义德，杰娃奔了裕新瑞。靖娃因了左脸颊上长了一个痦子，面试时就被裕新瑞的掌柜刷下来了，说他痦子长得不吉利，已经说好了进姚祯义的鞋店学徒，正在找保人办理必要的手续。靖娃带来他的好消息——被天义德正式录用了。天义德在归化的地位虽不及大盛魁，但也算是通司行内的一个大商号，在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等地也开着二三十来个分号，在汉口也有着自己的茶叶加工厂。大概是归化人习惯什么事都爱凑个"三"的数字，所以把实力较强的天义德、元盛德和大盛魁一起称做通司三大号。

三个小伙伴在一起为靖娃的入号高兴了一番，古海便有些沮丧，说："我的事看来是完了，到现在也没消息。不行我就留在姑夫的鞋店学手艺了。刚才福生哥还夸我的好手艺哩。"

杰娃抢着说："那好哩！咱俩可以日日在一起玩了！"

"瞎说呢！"靖娃说，"大盛魁今年招学徒晚了一些时日是有原因的，听我叔叔说，大盛魁的小院里住进了两个俄国人，是什么……袋儿里人？"

"是叫代理人，"姚祯义在一旁听了觉得好笑，忍不住插进去解释道，"是代表死在毛尔古沁的那两个俄国人的家属来处理后事的。"

"是哩，"靖娃说，"听我叔叔说，那两个俄国人可难缠哩，住在大盛魁都两个多月了，

到现在还没有走的意思。也不知道他们想要干什么。”

姚祯义说：“想干什么？想要银子哩！”

杰娃问：“要多少？”

“张口就要五十万两白银！”

“啧啧啧……简直是要杀人呢。”

“哼！这一回算是惹下鬼了，听说道台衙署的胡大人愁得连觉也睡不着呢。”

“管他呢，”靖娃说，“俄国人总不能在归化住一辈子的，只要大盛魁招学徒的事一经办理，肯定会有海子的好消息！”

古海入号的好消息来了。腊月初一早晨，古海刚刚揭开鞋店的门帘，窗户上的挡板还没来得及摞起来呢，一个利利落落的年轻伙计就来到了义和鞋店。还没进门那伙计就高声唱道：“姚掌柜！贺喜了！……向您道喜了！……”

就见姚祯义帽子都未戴，从院子里颠儿颠儿地跑出来，隔着柜台双手接过那伙计递上的红帖子。翻开扫了一眼，立刻面容大动喜上眉梢，高兴得一个劲儿地说：“哇！……好哇！总算盼到了！……海子！——你的喜报到了！”

古海抢过红帖子看着，也咧开嘴笑了。杰娃已经办妥了保荐手续成了义和鞋店的正式学徒，和一帮子徒弟伙计都围着古海向他表示祝贺。姚祯义高兴地搓着手在地上走来走去。大家都忙着为古海高兴了，也没注意那报喜的小伙计还在一旁站着呢。姚祯义猛然醒悟过来，急急忙忙拿了些碎银子赏了那报喜的小伙计，报喜的小伙计接了银子道了谢走了。

从八月间来归化，到腊月初一整整过了四个月，古海入号的事圆满告一段落，应该说是相当顺利了。高兴了两天就过去了，这件事在古海浑然未凿的心灵上并未掀起太大的波澜。一段时间内萦绕在他心头的倒常常是史靖仁那哭哭啼啼的可怜样子。他想大盛魁这一条规矩不好，作为财东的子弟也应该和别人家的孩子同样有着入号学徒的权利。他甚至想象着倘若史靖仁能够和自己一起入号，将来在这陌生的归化城也多一个说话的人，毕竟是同乡，俗话说人不亲土还亲哩！于是古海为史靖仁的不能入号遗憾了好长一段时间。

腊月初五，古海穿戴整齐，在杰娃、福生和义和鞋店二十几名徒弟伙计交织成一片的羡慕的目光中往大盛魁城柜去了。古海是自己扛着行李去的。不是做姑夫的舍不得雇一辆马车送他，只是因为大盛魁历来都反对号伙铺排奢华的浮浪作风。颇为能干的祁掌柜后来所以不得大掌柜的赏识而栽了跟头，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一点。更何况小小的刚刚入号的学徒，更得从一开始就注意勤勉刻苦。为此连姚祯义都没有去送古海。

**五**

傍晚时分，刚刚吃过晚饭，新入号的伙计的寝室里走进一个年轻的小掌柜，此人姓墨，本年春天刚刚出徒。新入号的学徒就由墨掌柜来管理。墨掌柜的身后跟着一个壮实的伙计，怀抱一大摞叠好的新衣。这一榜大盛魁总共招收了晋籍学徒十二名，暂时都住在城柜外院的一间大房子内。通盘大炕依墙摆着一溜行李卷儿，整整齐齐。这一班人个个身量匀称长相端正。新来乍到的都不敢高声说话，更不敢嬉戏打闹，饭罢归来都乖乖地在炕沿上坐着，相互低声通报自己的姓名，说着初交的客气话。腊月时节正是塞上最寒冷的时候，窗外北风呼啸着扑打着窗户。屋内当地生着一只大号的洋炉子。古海蹲在地上手持铁钩捅那炉子。他记住了临行前爹对他的一再嘱告，出门在外住地方学生意，一定要做到嘴勤、手勤、脚勤，要争着去吃苦。所以从大厨房回来，一进门便先操了钩铲去打整洋炉子。此时炉中的炭火已经呼呼啦啦地烧起来。

看见年轻的墨掌柜走进来，十二名学徒齐刷刷地都站了起来。墨掌柜说：“今日分发衣服。打明儿早起开始，除了假日休息就只能穿柜上统一发的衣服。大伙对柜上发的衣服要爱惜备至，不可令其脏污……”

墨掌柜说完了，伙计们挨排儿去领自己的衣服——衣服放在一进门的炕上，每叠衣服的

上面都放了一张写着名字的片子。一件絮着驼毛的灰布面袍子，一条同样质地的棉裤，一双缀着双道黑皮梁的棉鞋，一顶双耳帘的狗皮帽子。古海把袍子套在身上试试，正合适，一点不长一点不短，也不显肥也不显瘦。心下就十分诧异，感慨道："咦！——这衣服简直是专门为我做的，正好！……"

"我的也是！不长不短正好穿！"

"我的也是，奇怪了……"众学徒都表示难于理解。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墨掌柜笑着说，"这衣服就是专为你们做的，所以穿着合适。"

"可是并没见过有裁缝来测量身体的呀？"一个伙计纳闷地问。

"早测量过的！伙计们。"墨掌柜说。

"什么时候？"

"是在你们考试的时候！……好了，各自都试试，倘若有不合适的地方以后动手改改。这会儿把衣服鞋帽都穿戴好了，待会儿大掌柜领你们去拜祖宗。"

在院内正对着月亮门的地方，靠着那栋二层小楼有一间长年锁着的大房子——这是古海后来才知道的——房间内正面的八仙桌上供着一尊梨花木雕成的关公坐像；在八仙桌的前面，摆着两件破旧的物件，一件是烂了帮的货郎箩筐，一件是木板条子有着长长裂缝的骆驼货驮子。除此以外，这间房子里再没有什么物件了。八仙桌上的关公像脚下是一个很大的香炉。破箩筐和空驼架前面的地上放着一排圆的软垫。一切都很普通，只是一踏进门就有一种看不见的庄严的空气使古海他们这帮小伙计感到不一般。一个个都大气不敢出一下。

在墨掌柜的摆布下，十二名新入号的伙计面对关公像站好，燃烧的蜡烛在高高的烛台上照着。过了一会儿就听见有脚步声传来，屋门开处，脚步声进来。古海认出有郦先生、祁掌柜，……走到最前边的那个人没看清楚，但他猜出那该是大掌柜了。大掌柜他们在学徒们的前面面对关公像也站成一排，都垂手立着。

王福林疾步走到大掌柜的跟前伺候掌柜子打火点香，点火和吹火纸时是必要发出"福得"之声的，图的是个吉利。

王福林燃了香插妥当之后就退到了后面，在新入号的伙计们的旁边站着。这样古海的眼前便露出大掌柜一个完整的侧影。大掌柜面色苍古，身材消瘦，中等身量，稀疏杂驳的胡须从一边的腮上一直连到了下巴。默立片刻，大掌柜伸出手将冒着袅袅青烟的香扶扶正——可是出现在古海目光中的哪里是手啊，那分明是一对圆鼓鼓的肉锤子。

那双肉锤似的手是有来历的，在义和店他听姑夫讲过大掌柜的故事。早年间在喀尔喀草原，大掌柜所带的驼队被一支布里亚特盗匪所劫。那是一片中俄边境地带的寒冷的雪原，暴客们将驼队中的驼夫领房打散，枪杀了所有的护卫狗，带着掠到手的货物逃走了。身负枪伤的大掌柜在雪原上爬了整整一天一夜，幸遇一个布里亚特猎人搭救，才算保住了性命，可是十根手指全都冻掉了……如今大盛魁庞大的事业就掌握在大掌柜那一双秃手之中：大河上下、长江南北、蒙古高原，到处都散布着大盛魁的分庄、票号、钱庄、工厂和牧场，加起来有数十个之多，从总号掌柜到分庄经理、伙计、工人，从业人员达八千之巨！所有这些，都由这双秃手来指挥调度。大掌柜兼任着二十八家通司商号的组织——归化通司商会会长之职；同时大掌柜还捐有候补道台的闲职，只要是重要场合，将红缨官帽一戴绣凤朝服一穿，便可与掌管归化道的胡道台平起平坐称兄道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掌柜跺跺脚，整个归化城都要为之颤动。

大掌柜是对大盛魁有过特殊贡献的人。早年间，大掌柜是一个普通买客的时候，常年住在福建的武夷山专管为字号采买茶货，那时候不但是大盛魁，整个归化的通司商号的茶货大都来源于福建和湖南。这两地一处沿海一处在长江以南，距离归化都是数千里之遥。数字庞大的茶货车转船船倒驼，往往要辗转数月才能运回归化。其费时费力又费钱是可想而知的。大掌柜常年奔波于这条茶路是倍知其中的艰辛的。于是他总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时时刻刻都

在琢磨缩短运茶路途靡费的良方。后来他在经常过往的湖北蒲圻县、崇阳县、羊楼洞、羊楼山一带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那里峦山重叠，树木苍郁，雨水充沛，气候湿润，甚宜植茶，完全有条件开辟为一个新的产茶区。可是那一带的农民从来就不曾种植过茶树，对大掌柜的计划没有认识，也不感兴趣。为此大掌柜在羊楼山扎下来，费了许多工夫说服了几十户农民进行试种。报请了总号同意，免费为这些新的茶农提供茶树苗，答应一旦试种失败赔偿其全部损失，结果三年头上大掌柜的试验就大获成功了！自那以后蒲圻、崇阳和羊楼山开始有了茶树，并且逐年增多。大掌柜坐地组织茶树的种植，指导茶农采摘和加工。成品茶货尽数全由大盛魁收购，价格给得相当优惠。

如此这般羊楼山一带的种茶业就迅猛地发展起来，解决了大盛魁大部分的茶货来源。随之，归化其他通司商号和别的地方的茶商也纷纷来羊楼山一带采买茶叶。就地采买就地加工建立自己的茶叶加工厂，也是在大掌柜的手里完成的一件大事。大掌柜坐镇羊楼山指导农民种茶采茶加工茶叶，日子久了就发现有一些不能得心应手的地方，于是请示总号得到准允后就在距羊楼山不到两百里的汉口建了一座茶叶加工厂。厂名大盛川，大掌柜被任命为坐厂掌柜。大盛川只生产一种规格的砖茶，大掌柜设计了一个“川”字的模具，待砖茶成型时用那模具压一下，出来的成品砖茶上便出现一个凹进去的“川”字。凡是有“川”字的砖茶便是大盛魁的货色，成了活的广告，每日每时都在做着无声的宣传。大掌柜在茶厂亲自督工，选料精，加工细，“川”字砖茶外形也很美观，名声渐渐传开，遂成为名牌产品。

蒙古草原、西伯利亚气候寒冷干燥，一年四季蔬菜都非常少，人体所必需的某种营养唯赖砖茶这种燥化了的绿色植物。这些地方对茶的依赖甚至到了一种严重的程度，一日无茶便惶惶然不可终日，三日无茶则要出现头痛、恶心、浑身乏力的症状。茶叶成了他们生活中的第一必需品。这是茶叶之路所以兴盛几百年而不衰的根本原因。在蒙古高原，在寒冷的东西伯利亚和西西伯利亚，在极寒冷的北冰洋沿岸，一直延伸到欧洲东部，这样一个地域非常广阔的地带，居住在那里的牧民、农民、猎民、渔民，是一个庞大的茶叶消费群体。发展到后来，砖茶这种具备着特殊稳定性的商品被赋予了货币的性质而流通起来。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俄国人，只要你给我砖茶就可以找到价值标准，进而以此为标准交换牲畜、皮毛、粮食等。大掌柜在汉口建立的茶叶加工厂，使大盛魁形成产一供一销一条龙的科学有效的经营方式，使之完善化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自那以后大盛魁再未因茶叶货源和加工的原因受过限制。这种一条龙的经营对市场上的反应毫无疑问来得敏感和迅捷。相比归化城的其他茶商，大盛魁的茶货供应就要比别的字号来得既充足又及时，自然所得利润倍增。为了表彰大掌柜的功劳，字号在万金账上给他记了一大功！那一年王廷相年仅三十一岁，当年即被破例提升为大盛魁总号的二掌柜。三年之后大掌柜因病告退，王廷相被公推为总号大掌柜，成为大盛魁历史上年纪最轻的一个大掌柜。

大掌柜开辟羊楼山茶源的时间正值 19 世纪的 50 年代初，事后不久爆发于广西的太平天国运动便迅速蔓延了大半个中国。太平军由广西出发很快穿越整个湖南，攻占了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昌，然后沿江东下占领了古城南京，于是长江以南诸省都成了太平军与湘军激烈杀伐的战场。传统的产茶区福建和湖南的交通为之阻隔。那时仅次于大盛魁的归化大驼商天义德，就有五万担的茶货在运输途中被乱军所劫，损失颇巨。唯大盛魁独占了新辟的羊楼山茶源，茶货源源不绝。战争的影响使茶叶价格大涨，那时节在恰克图国际商埠，大盛魁占尽了天机，其势力得到极大的发展，王廷相也因此成为大盛魁历史上最著名的大掌柜之一。

此刻，这如真佛般神奇的大掌柜与古海就同在咫尺之间！望着大掌柜冷峻的侧影，古海激动得浑身颤抖起来。他头脑昏昏地看着大掌柜带领诸位掌柜和十二名新学徒给祖宗磕了头以后，又庄严地讲了许多话。大掌柜讲的话古海几乎一字未能入耳。

穿了柜上发下来的衣服，拜了祖宗，就算是大盛魁的正式学徒了。十二名新学徒都是经过层层考试百里挑一选拔出来的。个头都差不多，没有一个太胖或太瘦的，相貌也都端正无

缺陷，都是聪明伶俐的少年，初聚到一起，有一种看不见的隐隐约约的骄傲。

第二天一早，墨掌柜早早就来到学徒们的寝房，宣布了分配名单：有一个人被派到了哈喇庄；有两个人去了茶庄；三个人分到了狗圈，其余的几个人，其中包括古海留在了总号大院。不论是分在钱庄、分庄还是总号大院，总之大家都是能够学生意的。但是狗圈就不同了，七挑八选地好不容易踏进了大盛魁的门槛，到头来却要被弄到狗圈去养狗。于是三个被分到狗圈去的小伙计脸上就不怎么明朗。其实不要说是这些刚刚入号一天的小伙计，就是在号多年的掌柜，也弄不清那些狗的身上到底会藏着大盛魁多少机密。

古海被分到总号的院内，没有说干什么。中午以前新学徒们拿着自己的行李分头到各自该去的地方去了。古海按墨掌柜的吩咐把行李搬到了另一间屋子里。也是一盘顺山墙的大炕，只是人少了一些，一间房里住了五个人，全都是管理库房的伙计。墨掌柜就在这个屋里住，他管着那五个人再加上古海。古海踏进大盛魁的门槛接触的第一个人就是墨掌柜，结果十二名新学徒被分来分去，只有他一个被分到墨掌柜的名下。古海就觉得墨掌柜一定是和他有缘分的人。墨掌柜是山西代县人氏，圆盘脸，白白的两排细碎牙齿，在两颗门牙的旁边一左一右各突出着一颗招人喜欢的虎牙；为了谦和，有事没事总是面带三分笑意。墨掌柜是当年夏天刚刚出徒的，熬了整整十年，第一次回家省亲休了三个月的假期。返回归化城柜后就被派去管理总号的茶货仓库。

管理总号的茶货仓库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早些年世道大乱，太平军造反，之后是捻军——东捻、西捻，中原与南方诸省连年战争不断，交通时阻时通造成茶货调运的极大不便。生意越来越难做，往往是在恰克图市场俄商急需大批的茶货以及丝绸、大黄等物，并且开价甚为优厚，正是赚钱的大好时机；可是这方面归化城的通司商人即使在汉口、在福建、在济南、在杭州等地把所需的货物备齐了，却因局势混乱道路阻断，致使备好的货物无法起运，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赚钱的机会从手边滑过。大掌柜下决心购买城柜周围四十丈地皮，扩大了外院，围着原来的库房外缘又盖了半圈库房。道路畅通时把大批货物（主要是茶货）运来储备起来。一俟恰克图来信催货，即刻便能起驮发运。这正应了与大掌柜同时期南方的一位商人胡雪岩的一句名言“生意越来越难做，越难做就越是机会……”

道路时通时断，恰克图市场上的货就紧缺，货物一紧缺价格自然就上涨。大盛魁借这买卖难做的机会，赚了大钱。由此可见库房的重要，把重要的工作交由墨掌柜负责是对他的重用。墨掌柜为人机警，办事周圆，很得大掌柜的赏识。倘或不出意外，他真的是前程似锦呢。大盛魁等级森严，昨天还在一条炕上滚着，是称兄道弟的伙计，一觉醒来，其中某个人就出了徒顶了生意，昨天的平头伙计立刻就得改口称这个人某某掌柜。再做什么事就要以掌柜子与伙计之间的礼节行事，决不许胡来。

墨掌柜刚刚出徒，顶的是半厘的身股。至此以后大盛魁庞大的产业买卖的赢亏就与他的收入多寡密切相关了。半厘股份虽小，可架不住大盛魁买卖大，三年分红期一到，郦先生打开万金账一拨拉算盘，这半厘股就会是几千两白花花的银子的红利。分账大期，墨掌柜就有资格坐在大客厅里与财东代表和顶生意的掌柜子一起，聆听大掌柜关于生意的报告，并有权表示自己的意见。

俗话说“做姑娘的出了阁，学生意的成了客”，就算是苦尽甘来熬出了头。大盛魁的哪一个伙计苦熬苦盼不是等着这一天！墨掌柜便是新入号的小伙计们的一个活生生的榜样，在墨掌柜的身上，古海看到了自己的希望。

## 大盛魁 1 第二章

一

黄昏时候一只狗从大门蹿进了大盛魁的院子。那狗身材细长，非常消瘦，三角形的脑袋

上一双耳朵像狼耳似的尖峭，皮毛肮脏得在昏暗的灯笼光线下辨不清毛色。看见有人从月亮门出来，那狗略迟疑了一下在一根廊柱的暗影中蹲踞了片刻，待从月亮门出来的人离开后，就身体紧贴廊沿的墙像箭一样跑进了月门。

那只狗来到郦先生的房间门口，哼哼着拿嘴头子拱门呢。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郦先生在那狗身上扫了一眼就把那狗放进自己的房间去了。

又过了不大一会儿，郦先生推开门脚步匆匆地走向大掌柜的房间，他的手里拿着一张揉皱的纸片。王福林拉开门迎住郦先生："大先生有事？"

"北京分庄的密信。"郦先生低声说。

"请进来谈吧。"王福林说着把郦先生让进了房间。

大掌柜正埋首于一大堆商务函件之中，看见郦先生进来抬起了头。

王福林紧走几步从郦先生的手里接过纸条，展开来铺在大掌柜眼前，轻声说："是恭亲王给皇上奏折的抄本。"

大掌柜说："念！"

姚祯义说的福林不是一般的伙计，就特殊到了这些地方。由于大掌柜身体的残疾，许多不方便亲手做的事情要由福林来代办。实际上福林的角色就不单是生活秘书，还是大掌柜的助理。号内的许多机密事情福林全都知道，只是他身份低微没有发言和决策的权力。

这可是绝密的情报！大盛魁北京分庄的掌柜子王锦棠是如何把这机密的情报搞到手的不得而知。大掌柜呷一口茶示意郦先生坐下，吩咐道："福林念。"

"……俄国坚请京城通商，经臣等极力阻止，始改赴天津贸易。而公使巴留捷克坚称：陆运费用较重，意欲纳税从轻……臣等伏查，俄商向来在恰克图等边界交易，必须华商转运茶叶至恰克图与俄商彼此交换货物。是茶叶实为北口外华商一大生计，今既准其进口贸易，若不照洋税从重征收，则华商生计顿减，即各口之课税有亏。又查库伦一带，为蒙古错居之地，南方辽阔，部落繁多，若照内地章程，准令俄商随地贸易，不能稽查难周；又查张家口为五方杂处之地，距京不及四百里，若准俄商在彼设立行栈，势必致俄国人日聚日多，历久恐酿成心腹之患。况陆路运货随时随地均可往来，若不设法严防，不惟易于偷税漏税，且恐京畿要地，滋蔓甚虞……臣等从上年春起与俄公使巴留捷克等往返商议，不下数十次，与之反复争论，几至舌敝唇焦，而该使于一字一句中间，利己者益之，不利者去之。诚以该国之愿望太奢，臣实有不敢过事迁就故也。因而陆路通商章程未能签约……"

"哦——还算幸事！还算幸事！这陆路通商条约总算没有签成！否则，俄商径自深入我土腹地，于茶区自行采办茶货，利源尽被夺去，我大盛魁和归化二十八家通司商号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郦先生感慨地说着，望望沉思的大掌柜。

大掌柜沉默着，背着手在地上来回走。后来他在窗户前停下，隔着窗棂定定地遥望夜空。深蓝色的天幕上一弯黄色的月亮挂在那里，那月亮也沉默不语。

良久，大掌柜转身来说："裕瑞将军确实在恭亲王那里为咱们办实事了！恭亲王奏折上的话有不少就是我写给裕瑞将军信上的原话。"

"裕瑞将军侠肝义胆表里如一，我们该重谢才是！"郦先生说。

大掌柜一连将三个烟球吹出了烟袋锅之后，问沉思着的郦先生："对时局你怎么看？"

郦先生将红的烟球吹落在地上，沉吟着说："我看这形势是颓势难以扭转。总有一天……就怕是恭亲王也顶不住俄国人的压力。"

"我看也是迟一日早一日的事情。一旦恭亲王顶不住俄国人的压力，恰克图大门洞开之日，我们总该有些应策才是，总不能坐以待毙吧。大盛魁二百年的基业坏在你我的手里，这罪过就深重了……"

"以我看赴俄境贸易便是上策，所谓以攻为守。"

“赴俄境贸易的事二十八家通司商号的联名奏折早就通过裕瑞将军呈给恭亲王了！在恭亲王那里压了整整一年了，恭亲王是怕我们在境外滋惹是非，给朝廷找麻烦。”

“我们是生意人，在我之境在俄之境都是一样地做生意，又不是什么泼皮歹徒会滋惹什么是非？朝廷不是怕我们惹事，而是怕俄国人！是怕俄国人找事罢了！”郦先生说着情绪愤然起来，“人家俄国人来我境内为所欲为，他们的尼古拉皇帝怎么不怕俄商给他惹事？”

“也难怪的，”大掌柜说，“这些年咱们的朝廷让洋人整怕了。一旦引出什么交涉，不是赔款就是割地，东边的外兴安岭和黑龙江入海口给割去了，西边的巴尔喀什湖也给俄国割去了。前些日子二掌柜自恰克图来的信中说，俄国人放出狂言要把东北、蒙古都划入他们的版图之内，变成‘黄俄罗斯’！胃口大着哩！”

“真正是欺人太甚！想当初圣主成吉思汗的铁骑杀到莫斯科时，他怎不敢放此狂言？！”

“那是古话了，时事遽变，今非昔比……”大掌柜说，“我老早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想着有一日朝廷顶不住俄国人的压力……大先生你看我们是否以退为进，撒开一口放俄国人进来？……”

“这怎么可以!若干时日我们费尽心机进言恭亲王,就是要把俄国人抵制在恰克图!……”

“不!我是想给俄国人划一条线。比如以归化为界，不得向内深入，给俄商一个范围……”

“那还不是退让，依了俄国人之愿吗？!”

“这亦是不得已而为之，我是担心总有一日恭亲王和朝廷会顶不住的。放俄国人进喀尔喀，可以给朝廷减轻一些压力，总比把俄国人放入中原要好得多。”大掌柜摇摇头，“我总是想——朝廷挺不住的，总有一天顶不住的。允许俄国人进入喀尔喀，他们就会暂时放下深入我中原的要求。”

“不得已而为之倒也是个办法……”

“我大盛魁，我归化通司二十八家商号，从康熙时开始在喀尔喀经商有近两百年的深厚根基，即使放俄国人进来，谅他也掀不起什么风浪！如此一来图以缓冲，以事实说服再奏朝廷，呈请赴俄贸易的事或许会有望的。郦先生以为如何……”

郦先生点点头，良久，说：“大掌柜深谋远虑，放俄商人入喀尔喀倒也不失为一个缓兵之策。看目下之时势，也没有比这事好的办法了。”

“那么，明日在通司商会我再与二十八家同仁共议此事。事关重大不可妄举，待商议妥当之后再告裕瑞将军，请他转呈恭亲王。”

这时候夜空传来了北城门上三更天报时的鼓声。

郦先生起身说：“时辰不早了，大掌柜歇息.吧。”

大掌柜送郦先生至屋门口。

大掌柜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通司商号的掌门人，作为归化商界的领袖，他不能不对时局给予特别的关注。许多时候他不得不把精力放在对时局的研究上，尤其是俄国人的动态，每一个细微的变化、每一个消息都不能轻易放过。就说眼下朝廷与俄国人正在谈判的这个陆路通商条约，一旦依俄国人意愿签订，归化所有通司商号顷刻之间就得全部倒闭，做大事者不得不时时观望大局。

研究时局必须有最新最快的信息，为此大掌柜苦心经营建立起一个由郦先生直接控制的信息网络。主要是在北京、恰克图和大盛魁在喀尔喀草原的大本营乌里雅苏台——归化城柜之间，每半月之内必须密信往返一次。恰克图分庄由稳健老道、经验丰富的二掌柜盛祯坐庄，这一则由于那里是中俄之间官方协定的贸易口岸，货物吞吐量十分之巨，需要强有力的人坐镇指挥；二则二掌柜直接与俄商打交道并且有不少多年打交道并信得过的俄国朋友，于中可以获得许多消息。北京分庄掌柜王锦棠亦十分精明能干，尤擅长于官场上应酬与周旋；乌里雅苏台分庄则由后起之秀年轻有为的祁掌柜坐庄。密信缝于信犬的护颈圈内。信犬是大盛魁的一大机密，直到大盛魁倒塌之前概不为外人所知。

初始时只用普通的蒙古犬来传递信息，由于形势的发展，大掌柜不惜重金由上海购得六只纯种的布卡达狗，用来送信。布卡达狗天资甚高善解人意，又耐奔跑，它奔跑的速度要超过最好的奔马。这六只布卡达狗全由郦先生一人专门驯养。调驯期间日夜吃住在郦先生的总账房里。不知内情的人以为郦先生是弄着几只狗整日玩耍，不务正业。之后便分送三个分庄。布卡达狗记性特别好，只要带着它走过一次，那路径永远忘不了！从归化到恰克图两千余公里，布卡达狗三日之内便能到达。北京和归化之间只需两日。大盛魁和各分庄之间的信息传递一般只用马和蒙古犬，只有特别紧急和重要的事情才动用布卡达狗。

那时候俄国传递信息已经使用电报了。早在同治三年，俄国就要求自恰克图铺设陆线直达北京，遭到朝廷的断然拒绝。嗣后俄国人采取迂回的办法，先从西伯利亚陆续延伸至海参崴，然后与丹麦大北公司合作，先在公海上架设单心水线三条：一条是海参崴至日本长崎，一条是长崎至上海吴淞口外的大山岛，又一条是香港至大山岛。其实大山岛是我领海之内的岛屿，但朝廷认为此事无足轻重听之任之。于是大北公司得寸进尺，由大山岛沿黄浦江伸一条水线进了上海，并且在上海公然设局营业。这样一来，俄国经海参崴、长崎而达上海的电报线路接通，对于中国的政情、商务瞬息之间便能传到俄都圣彼得堡。

俄国人的电报线路归化的商人是肯定不能用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大掌柜才下决心出重金购买六只布卡达信狗，以更新旧的蒙古犬和马来传递信息。这张更新的信息网络在后来的中俄商贸大战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大掌柜王廷相和郦先生对大盛魁所做出的最后一个大的贡献。

二

早饭之后，福林伺候大掌柜换了衣服，正待预备乘轿车前往通商会的会馆时，一个伙计进来报告说：“道台衙门胡大人前来拜访。”

大掌柜毫不犹豫地说：“我今日没工夫，告诉胡大人，明日一早我到他衙门府上去，有话明日在衙门府上讲。”

“胡大人已经到了，”那伙计说，“此刻正在客厅里候着呢。”

“告诉胡大人，就说我今日在通司商会有重要会议！”大掌柜抬起一只胳膊让福林帮他把腋下的袍襟纽襻结好。那伙计出去了。

没想到大掌柜刚要跨出门槛，那伙计又返回来了，说：“胡大人他说今日一定要见您，说是他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与您面议！”

“我去看看就走，”大掌柜对福林说，“让轿车在门口候着。”

胡道台毕竟是掌管一方事务的钦命官员，辖制着归绥道境地东起丰镇南到清水河北至武川西迄五原共是口外十二个厅方圆几百里的地方，这大官人的面子还是时时碍着他的手脚的。所以一般有什么事情都是派差役前来请大掌柜往他的衙门去议事。今日突然到来有点不顾身份，说明他确实有紧急的事情。

其实胡道台的登门造访原本在大掌柜的意料之中。大盛魁每日都有撒在全国各地的（后来也有了俄罗斯的）分庄、票号、钱庄、工厂的报告、请示和业务信息由四面八方传向归化城总号。一般的工作报告、业务请示送到之后都由门房送交大账房，小量的货物进出由大账房的分管先生复信答复；数量大的货物进出、重要的业务报告和价格浮动就要由总账房请示后办理；大笔生意和高度机密信件，也就是由布卡达信狗传递的密信，则任何人不得截收，也截收不到，经过专门训练的布卡达狗只认郦先生一个人。这是信犬上岗前就训练好了的，只有郦先生可以靠近布卡达狗，取下狗脖子上的护颈圈。密信是在信狗的护颈圈内缝着的。俄国两个代理人要到归化来的消息，早在半个月前大掌柜便知晓了。

大掌柜一走进客厅，就见胡道台面色苍白，神情惶然。简单寒暄之后，胡道台便从袖筒里掏出一折公文交给了大掌柜，说：“大掌柜，你说这可如何是好！俄国人为死在毛尔古沁的那两个人又闹起来了！这一次可不同上回，他们把事情闹到了北京的理藩院。”

大掌柜接过公文匆匆翻阅着。

胡道台不等大掌柜把那公文看完，就急急忙忙诉说起来。情急之下他的湖南乡音就愈加浓重难懂。胡道台乃是湖南邵阳人氏，虽说是正经科班出身，为官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糊涂虫。他曾断有这么一个案例：归化城外的土默特一农民欠财主三两银子偿还不起，当时双方商定三两银子按时价为一头半岁的牛犊。当时这农家正有一头母牛怀崽，说好待牛犊出生半年后送给财主抵债。半年过去财主未来索要牛犊，可两年过后财主仍未索要牛犊，直到第三年头上财主才来要债。可是财主要的并不是半岁的牛犊，财主说按时间算我那半岁的牛犊已经长大，该给我一头两岁半的牛犊才成。农家不服，于是官司打到了府衙门。胡道台升堂理案，倾听了原告和被告的申诉，惊堂木一拍，当即就把这棘手的案子做了了断——判定农家赔偿财主一头两岁半的大牛。你说说这胡官人糊涂得够可以吧？这是胡道台分发归化上任不久后断的一桩案子，于是胡道台糊涂官的名声就传开来。但是且慢，惊堂木是拍了，案子也断了，可官司并未就此了结。被判无理的农家为了一口气卖了二亩地，买通人情给胡道台送了若干银两之后又一次击鼓上告。

这一次胡道台略略问过以后便将前判推翻，判了财主一个无理敲诈，不但两岁半的牛没有得到，还因他的行为触犯国法就连那本应索要的半岁牛犊也无权索回被罚归了官府，胡道台当堂令衙役责打他二十杖，再次了结了案子。那财主后来得知农家是买通了胡道台的，于是赌一口气再拿二十两银子买了人情为胡道台送上。原告成了被告，胡道台再次升堂断案，不用说这一回是财主被判有理了。结果是农家又不服，再次疏通门路……胡道台就此一案不断升堂不断判案，吃了原告吃被告，由此获利甚丰。你说说，这胡道台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胡道台分发归化之际正值太平军势壮之时，江南诸省被太平军占领，中原地带也战事频繁。这归化地方土地属于下中等，很不丰腴，唯占地利，据于驼道一端，商贾云集，颇为繁荣。繁荣是繁荣，作为归化商业的支柱通司商号的买卖都在蒙古草原、在恰克图、在俄罗斯。俄罗斯他自然管不着，蒙古草原有乌里雅苏台将军，东有库伦办事大臣，他这个归化道台同样插不上手；就是归化地面，距归化以东五里地的绥远城内还驻扎着一位将军掌管着归化的商务税务。他胡道台其实也仅有处理地方民事的权力，权力是很有限的。加之他在朝廷没有什么扛得硬的靠山，自然不敢与别人争权势夺利益。争也争不过的，远的不说，只说五里地外的绥远将军裕瑞他就不敢与其争：第一，裕瑞是正宗的旗人；第二，攀亲戚，当朝的总理各国事务的理藩院大臣恭亲王乃是裕瑞的亲姐夫。

不过胡道台糊涂自有糊涂的办法，他知道不管是乌里雅苏台将军、库伦办事大臣还是绥远将军，这些人全都买大盛魁的账。这一点他在未曾上任之前便摸清楚了。远在二百年前康熙帝亲征噶尔丹叛军的时候，大盛魁的前身吉盛堂就为康熙爷的部队供应粮秣做过随军的后勤工作。北方平定，朝廷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驻有大批军队，而这些驻军的军需一直由大盛魁负责承担。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将军换了一任又一任，而军队对大盛魁的依赖却是一步步地加深。及至后来大到军需装备小到节庆的贺宴礼品，样样都离不开大盛魁。绥远驻军亦是如此。大盛魁有这样的背景，胡道台自然知道厉害。

他上任伊始就主动屈躬上门拜见了大盛魁的大掌柜王廷相，说是初到地方诸事全都仰仗大掌柜关照。此话并非空泛的客套，以后但凡是归化发生的什么大事，尤其是需要花钱的地方，胡道台就邀大掌柜王廷相共同处置。只道是王廷相点头的事他就办，凡是王廷相摇头的事他就否。凡事都无需再动脑筋，他知道自己再动脑筋也是白动。王廷相何等的聪明人，起初不肯就范，后来看出胡道台并无其他浑意也就乐意为他出把子力帮他支撑门面。需要出钱的地方不用胡道台说话就出了，需要为他疏通关系也就给他疏通了。好在地方上这点子事也没有需要花大钱的地方，赈灾济民、筑桥修路、赞助土默特蒙族学堂……大都是些助民济世的好事情。况日这这些并不要王廷相个人掏腰包，也不要大盛魁一家出血。王廷相兼任着通司商会的会长之职，需要集资的时候他以会长的身份出面组织通司商会和其他行业和商家共

同捐资就是了。当然胡道台个人方面王廷相也不会忘记的，大掌柜是场面上的人，自然知道该如何办。如此你来我往关系便是兄弟般地亲密。

大掌柜没有理睬胡道台只管逐字逐句地看那公文。看完之后大掌柜的眉头就皱成了一个大疙瘩，将那公文小心地折好，递还给胡道台。好半晌大掌柜都没说话。现在他知道胡道台这事真的是既紧急又重要了。

“大掌柜！你得替我拿个主意呢！”

那公文折像火炭似的使胡道台觉得烫手，就那么拿手托着，惶惶的目光一会儿停在那公文上，一会儿移在大掌柜的脸上。

“倒真的是件棘手的事哩！……”大掌柜沉吟着好半天才说出这么一句话。

“是呀，棘手！——棘手！”胡道台说，“这真是太棘手的事！……”

大掌柜沉思半晌，用很郑重的语调对胡道台说：“胡大人，你来归化上任一年有余，平心而论我王某人对你如何？”

“这话从何讲起？”胡道台不明白大掌柜这话的后面是什么意思，“归化这地方于我来说人生地不熟，自我上任伊始方方面面全倚仗着大掌柜替我维持！这一点我胡某人时时刻刻铭记在心！”

“那倒不必，”大掌柜说，“只要胡大人心里知道，能够体谅我王廷相也就是了。胡大人一一我说一句话你不要不高兴，秋天时从伊尔库茨克来的那两个俄国代理人吃在我大盛魁柜上住在我大盛魁柜上，为处理死在毛尔古沁的那两个俄国人的后事，我通司商会和归化乡耆商会先后集了将近两万两银子！总算把那两个俄国代理人打发走了！我们是尽了心尽了力……”

“对对对！”胡道台急忙说，“没有大掌柜出面替我周旋，头一次那两个俄国人便应付不下来！”

“但是这一次与前一次有所不同，”大掌柜望着胡道台说，“这一次公文是由理藩院下来又经库伦办事大臣转到了归绥道的，事情既然经了理藩院就是中俄两国间的国家大事，我们这些商界庶民便是不好插手。你想想，做生意的买卖人如何能管得了国家大事？！”

“这！……”胡道台愕然了，他没想到大掌柜要甩手不管了，顿时急得脸上就冒出了汗。

“不是我不管，而是我没有能力管这档子事！请胡大人包涵了。”大掌柜说，“既然俄国人把事情弄到了理藩院，既然是库伦办事大臣转过来的公文，依我之见胡大人求助库伦办事大臣与俄国人交涉才是一条正路。二十八家通司商号的掌柜今日约定在商会聚议，俄国人要求废恰克图而直入我内地自行采办货物，此事是关乎我们商号生死存亡的大事！胡大人，我只好得罪了，不能陪大人说话了……”

大掌柜以肉锤扶茶几站起来了。胡道台一把抓住大掌柜的胳膊，说：“大掌柜真的视我于水火之中不肯搭救吗？这事真正是要小弟性命的!不久前发生在云南的英国公使翻译马嘉理被杀事件，想来大掌柜是清楚的，那件事震动朝野，引起了中英两国间的严重交涉，致使正待赴英的我国派出公使郭嵩焘被英方拒绝入境不能如期赴任。云南巡抚岑毓英官高至三品，又是李中堂李鸿章的同窗，纵然如此岑毓英尚且落了个革职查办的下场！我胡某只是一个新分发的小小道台，在朝廷走的又是左宗棠左大人的路子。中堂大人和左大人素来不睦，我……我可是要大难临头了！大掌柜！——你要救我……”

说着胡道台已然是泪流满面，身体往下坠着要给大掌柜下跪。

大掌柜怦然心动，赶忙起身将胡道台扶住，说：“胡大人！——使不得！我王某人想办法就是！福林——你去打发几个人立即分头前往二十八家商号，就说我因要事缠身，今日事延期再行会议。”

见福林出去安排了，胡道台这才在椅子上重新坐好，掏出手帕拭泪。

“如今之世，做生意难，做官也难呀！”大掌柜感慨万千，说，“胡大人不必过分焦虑，

同在一个归化地面上谋事，你我就是同一条船上的人，既有倾舟之虞我王某人也陪着你！”

“谢谢大掌柜啦！”胡道台感动得眼睛又湿润了，“其实要说与库伦大臣叙话，也还是你大掌柜出面才有力量！这塞外地方，乌里雅苏台将军也好，绥远将军裕瑞也好，库伦办事大臣安德大人也好，都与大掌柜甚为交好；就是当朝西太后慈禧的门子，大掌柜也是走得通的！谁不知道，隔我之前两任归绥道的道台是太后的父亲惠政主持！大掌柜与惠政交情甚厚！”

“不提这些！不提这些！话说到此就全有了，我与你同舟共济就是！走！——请胡大人到我房中去叙话，我们仔细商议。”

其实胡道台把两名俄国人死在毛尔古沁的事与云南的马嘉理事件相提并论，那是他自己吓唬自己。同是外国人死在中国的土地上，究其性质截然不同！马嘉理是英国驻中国公使的翻译，属于正式的外交官员，他是被云南的官兵杀死的；而死在毛尔古沁的两名俄国人，其身份一个是地理学家，一个是考古学家。他们是受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和考古学会派遣，以旅行者的身份来中国做科学考察的。非我中国政府所邀请，是属于民间性质的。他们的死亡原因是意外的自然灾害。

胡道台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自那以后坚拒接待一切来自俄国的考察队，不管他们打的什么招牌。但是现在事情还不算完，他无法拒绝从伊尔库茨克来的两名俄国人，他们人还没到，由库伦办事大臣那里快马转来的理藩院的公文就已经送到了他的道台衙门府。看着这折公文，胡道台禁不住心烦意乱，头皮一阵阵地发麻，心里一个劲儿地对自己说：“这就又来了！……又来了！……”

想来想去没有办法只好在不眠之夜的早晨，令轿夫把他乘坐的蓝呢大轿抬进了大盛魁城柜的院子。谢天谢地，哀求也罢，哭泣也罢，下跪也罢，全顾不得了，总算是争得了大掌柜王廷相的同情，答应鼎力相助。胡道台的心里得到些许宽慰。在归化这地方，除了大盛魁的大掌柜王廷相再没有第二个有能力搭救他的人。

移到大掌柜的寝室，胡道台的心渐渐安定下来。他在椅子上坐定，喝了福林沏上的龙井细茶等待着大掌柜替他拿个主意。

大掌柜一直在房间内铺了灰色方砖的地上来回踱着，一言不发就那么走来走去。王福林依大掌柜的吩咐把通司商号那边的事情安排好返回来以后，大掌柜还一句话没说呢，还在不停地踱着呢。善解人意的王福林看看擦着汗的胡道台，看看眉头紧皱的大掌柜，知道胡道台的事情着实也是教大掌柜为难了。他走到大掌柜跟前，轻声提醒说：

“大掌柜……坐下歇歇吧。”

大掌柜没作声，又踱了两圈终于在太师椅上坐下，示意王福林拿烟袋。王福林取来长长的水烟袋，把铜烟锅纳了烟末交给大掌柜，看着大掌柜用两只肉锤将烟袋杆夹住，点着火纸为大掌柜点着烟。一连抽了五袋烟，大掌柜摇摇头。

“胡大人，我再把那公文看一看。”大掌柜终于说话了。胡道台紧忙从袖子中掏出公文，展开来放在桌子前，摆正，推到大掌柜跟前。

“胡大人，这事先不要着急。”又把公文看了一遍，大掌柜略略沉吟了一会儿。“依我之愚见，死在毛尔古沁两个俄国人的事，是不能与英国公使马嘉理在云南被杀一案相提并论的。马嘉理是被云南巡抚岑毓英手下的官兵杀死的，可这两个俄国人是死于自然的灾难，非故意所为……”

“是呀是呀！”胡道台屏声静气支棱着耳朵捕捉着大掌柜说的每一个字。

“只要他俄国人承认这一事实，咱便好来慢慢与他说理。胡大人，理藩院的公文你仔细看了吗？”

“当然！”胡道台说，“这是什么公文？我接到后是寝食难安，那公文简直就是看了九九八十一遍！”

“那么，你看——”大掌柜指着公文说，“库伦办事大臣的批文是要你——速速查明情

由！”

“是呀！”胡道台说，“不错，是要我速速查明情由。”

“那么你就将毛尔古沁事件的先后经过细细写一折子，先遣快马呈库伦办事大臣一份。”

“可是那俄国代理人是要来归化的呀！”

“那也不怕，折子一式两份，一份呈库伦办事大臣，一份交那两个代理人。先看俄国人如何说话。”

“俄国人难缠得很哪！”

“难缠不怕，这要他讲理。那俄国代理人来归化之后，胡大人可就毛尔古沁一案重新审理，就让那俄国代理人在公堂之上即席旁听。”

“唔？”胡道台不明白大掌柜的用意。

“据我所知，俄罗斯法律没有父债子还、夫债妻还这一套律例，况且毛尔古沁事件也不是欠债还钱的性质。如此一来审来审去便只能是一场糊涂官司。你胡大人不是专会审理糊涂案吗？……”

“这种时候大掌柜还取笑我……”胡道台脸又红了。

“俄国人不像我们中国人办事那么拖拖拉拉，他们讲究效率。你案子要慢慢审，但当开堂便将俄国人请来旁听。”

“审他一个月两个月？”

“时间越长越好！我这里再写一信给库伦办事大臣安德大人，将毛尔古沁事件以旁听者的身份述说与他。”

“这才重要！只要是大掌柜肯于出面说动安大人，由安大人直接与俄国方面交涉，事情就好办了许多。”胡道台经大掌柜这么一说，脸上渐渐舒展开了。

“对，关键还在库伦那里！”大掌柜说，“只要你把事情拖住，俄国人不再向理藩院找麻烦也就不会再下文催促此事。理藩院是专理各国事务的衙门，他们一天到晚只是与各国夷人打一些撕扯不清的交道，最是知道外国人的狡黠难缠。只要不再惊扰理藩院的官员，他们还会自寻麻烦？”

“对！”

“待到来年，愚身得空亲自去库伦拜访安大人，再将毛尔古沁事件面呈于他……”

“那我胡某人真是不敢劳动大驾了！”

“不！其实我去库伦亦是路过，恰克图业务繁巨，每年我都要去那里料理一段时间。就是没有这事，安大人那里也是一定要拜访的……”

谈到了拜访库伦安德大人，胡道台的心里便不由得咯噔响了一下，他一个官场上的人自然懂得走办事大臣的路子空口说白话是不成的，就是说用钱的时候到了。当任库仑大臣安德是正宗的满八旗出身，与恭亲王是同宗的表兄弟，即便如安德在谋得库伦办事大臣的肥缺时运动靡费，也花了五十多万两银子！俗话说，千里做官为了吃穿，这话说得虽然直接了些，却也正是击中了事情的要害。以商人的理解，这做官与做生意并无本质的差别，那安德也不是傻子，拿着白花花的五十万两银子用来打水漂玩。彼时，清廷派驻库伦的办事大臣肥就肥在恰克图关贸！那关口每年都有着价值数十亿两白银的货物吞吐，关税金额颇为巨大。俄国政府之所以历来重视恰克图贸易，其中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关税收人。俄国政府从恰克图关口所得到的关税收入要占他的国库收入的一半以上。

但凡是货物出境或是入境在恰克图都要交纳税金的。中国的恰克图关税收入按道理应该是与俄国相当的，但是清廷自恰克图开市以来对其并不加以应有的重视，视其为可有可无之物，对关税收入也表示淡薄，加上税制管理的原始和弛疏，结果关税一层层流过去，真正能够流入清廷国库的便是大打了折扣的。库伦办事大臣成了有名的肥缺就肥在了这里。胡道台心里的一咯噔也就咯噔在了这里。库伦办事大臣可不像这小小的道台，更不像知府衙门，那

可是吃惯了大额的主，小的数目送过去不要说会遭人家小瞧，连自己也是拿不出手的。但是，事到如今大难临头，胡道台知道拿得起也得拿，拿不起想办法也得往出拿！把这事在肚子里掂量了半天，小心翼翼地问大掌柜："不知安德大人那里初出手该送多少银两？"

"多也用不着，三万之数总得拿出来的。"大掌柜说。

胡道台一听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下琢磨：我来归化刚刚一年出头，总共也还没有打闹下这么多银子呢！用老百姓的话说一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我这年头还不到呢。未等给大掌柜一个答复，一层细汗就已在胡道台的额头上渗了出来。胡道台一边从袖筒内掏出手帕拭汗，一边可怜巴巴地对大掌柜说："送安大人的银子……数额也实在是太巨大了，下官一时拿不出来。"

"胡大人能拿出多少？"

"我……暂先只能拿出一万之数。其余部分……"

"其余部分先由我通司商会垫上，这事还是由我来替胡大人办理吧。"

其实大掌柜也只是故意问胡道台那么一句，他何尝不知道，胡道台赴归化上任乃是两手空空，准备的只是搜刮民脂民膏，时间不长他也没弄到多少银子。话说回来，即便是他弄到了几万两银子也是舍不得拿出来送安大人的。羊毛出在羊身上，但凡因公共事业需要出钱的地方，历来都是由大掌柜出面先邀商号集资支垫，事后等衙署有了钱再按地方一半商号一半的惯例分摊。此时这件事也只能这么办理。

不知不觉日近晌午，福林请示大掌柜，问是否留胡道台吃午饭。大掌柜说："到了吃饭时间自然是要留的，这话问得也太愚蠢了！胡大人平日里忙于公事，难得抽身来咱大盛魁城柜，今日来了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吩咐小厨房备饭，我与胡大人边吃边谈。"

胡道台却不好意思了，一听大掌柜要留饭，慌忙起身说："时光过得也真快，转眼的工夫这就到中午了，真是一点不觉得。我得赶快回衙门，俄国人说到就到，我得赶快做准备，待日后闲暇之时咱们再聚……咱们再聚。下官告辞了！"说罢施了礼便走。

大掌柜知道胡道台心里着急，也不强留，送客至城柜大院门外。

三

在两名俄国代理人到达归化城之前，恰克图的大盛魁分庄坐庄掌柜盛祯早就派出了信犬，星夜兼程将一封密信送到了大盛魁城柜的郦先生手里。密信报告说，此番来归化的两名俄国代理人背景复杂：其中年龄稍大一点的名叫谢尔盖·伊克达列夫，此人是巴达玛耶夫公司的人。另一个年纪较轻的名叫伊万·伊万列维奇，他的身份是托博尔斯克公司的副总经理莫霍夫的高级助手，伊万现年二十五岁，为人精明干练，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物。莫霍夫正在积极筹备，准备把自己的资金和人马从托博尔斯克公司分裂出来，成立一个完全属于他个人投资和管理的西伯利亚茶叶公司，伊万将在新成立的公司内出任一个分公司经理。

大掌柜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胡道台。即使是告知他，初到归化仅一年的胡道台一时间也难以把繁复的俄商情态搞得清楚，主要是这些事情与胡道台没有直接的关系。在第二天召集的归化通司商会二十八家商号的大掌柜参加的会议上，大掌柜向大家详细通报了谢尔盖和伊万即将到归化的消息，告诫各商号提高警惕关于俄国专事对华贸易的商帮，情形十分复杂。其历史至少有两百年以上，在卡特琳娜二世时代女皇亲下诏谕，令所有的对华贸易的俄商联合成统一的组织，共分为六个大的公司，即莫斯科公司、图拉公司、阿尔汉格尔斯克公司、沃洛格达公司、托博尔斯克公司和伊尔库茨克公司。所有这些公司都是以城市的名字命名的，来自同一座城市的商人都被组织在同一个公司里。很久以来为了贸易上的方便，所有这些对华贸易公司的主要人员都长期居住在俄国境内的距恰克图不足二百公里的伊尔库茨克城。

为了管理上方便，官方为俄国商人之间划定了各自的经营范围：莫斯科公司经营呢绒、长毛绒、海象牙、海狸皮、水獭皮和来自俄国欧洲部分出产的工业制品以及从欧洲第三国转手而来的其他工业商品；图拉公司经营的项目非常单纯，只有羊羔皮和野猫皮两种；阿尔汉

格尔斯克公司和沃洛格达公司经营的内容相同，都是狐腿皮、芬兰狐皮和青狐皮；托博尔斯克公司和伊尔库茨克公司共同经营灰鼠皮、狐皮、青狐和西伯利亚当地产的粮食，主要是小麦和豆类。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划分早就被突破了。交易的货物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俄国纺织工业的迅速崛起，轻纺产品像哈喇、毛毯、机织布等都成了所有的俄国公司共同经营的货物，并且所占比例也越来越大。

由于历史的原因，俄国众多公司中，伊尔库茨克公司和莫斯科公司成了大盛魁的老相与，彼此非常信任，形成了良好的业务关系。这一方面是由于近半个世纪以来，大盛魁通过伊尔库茨克公司和莫斯科公司进口数额庞大的粮食和轻纺产品，同时在双方交易的过程中这两家公司对中国和中国商人表达的诚意、尊重、热情，取得了大盛魁和归化其他商号的信任。

但是，友谊和真诚并不是到处都有的廉价货物，在俄国六大公司中间有一些人对中国并不那么友好，甚至在贸易往来中常常表现出歧视和敌意。不久前，就在俄国商人聚集的伊尔库茨克城内，一件严重侵害中国国家和中国商人利益的新动议已经酝酿完成，这个动议的要害在于促使中国把对俄贸易的通司商人的大本营归化城开辟为新的国际商埠，以归化城代替恰克图，使俄商可以直接深入到中国内地来做生意。

这个动议已经形成文字作为许多俄国商人的共同愿望，呈送了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作为沙皇重臣，维特是一个著名的扩张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他对中国所抱的态度不仅仅是简单的敌意和经济上的侵略，他所要做的是要把中国长城以外和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土地划归俄国的版图，在亚洲开辟一个属于大俄罗斯管辖的“黄俄罗斯”。为了这个“黄俄罗斯”计划的实现，维特以俄国政府财政部的名义，拨出大笔款项组建了一个新的专门机构。为开展活动之方便，维特给这个属于纯粹的政治性质的机构冠名为“公司”——巴达玛耶夫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巴达玛耶夫公司已经把他的分支机构撒遍了整个蒙古高原和黑龙江上游地区。现在巴达玛耶夫公司又把他的人派往归化城，这就不能不让大掌柜和所有归化通司商号感到愤怒和忧虑。二十八家通司商号的主事掌柜群情激愤，议论了一番之后一致推举商会会长王廷相和天义德的大掌柜通司商会的副会长郭保义，一起去拜见绥远将军裕瑞，将谢尔盖和伊万来归化一事秉告裕瑞将军，以防不测。

谢尔盖和伊万即将来归化的消息，就像风吹树叶簌簌响一样迅速传遍了归化城的大街小巷。每天从早晨开始，在人声嘈杂的市场上，在沿街商号的店铺里，在道台衙署的大门外，在幽静肃穆的喇嘛召庙内……人们到处谈论这件事情。整个归化城都在以一种厌恶的预感、不祥的心情等待着这两个俄国人的到来。

这一日上午，从道台衙署的大门内走出两个衙役，他们脚步匆匆地踏着衙署门前的石子马路，走向了扎达海河岸边的河滩地。正是阳光充足干燥的春天，在宽阔平坦的河滩地上密密匝匝地铺满了一片一片的水淋淋的羊毛，空气中弥散着浓烈的羊膻味，许多赤脚的工人把裤子挽到膝盖以上，站在河中的浅水处清洗羊毛；清洗过的羊毛都在河滩地上铺着的红柳席子上面摊开来，沿着尘土飞扬的河滩道路，一辆接一辆的骡马大车把像山一样垒起来的羊毛麻包运向河滩地。这时正是毛纺作坊的生产旺季，这里是扎达海河的右岸，被归化人称作西河沿的地方，也就是出事的牛领房家河对岸。在宽阔的河滩地的后面沿着用大青石高高垒起的河堤，制毡作坊、制毯作坊、马衣作坊、驼屉作坊以及用羊毛毡做原料的毡靴作坊、毡帽作坊、褡裢作坊……一直从驼桥桥头铺展到了道台衙署的房子后面。

两名衙役踏着暄软的细沙土地，在摊晒羊毛的工人中间询问着，在一辆刚刚停下的装满羊毛麻包的马车跟前站住，一个衙役左手按着腰刀，伸出右手在一个卸麻包的工人的身上拍了一下，说：“牛二板！我二人奉胡大人之命前来缉捕你。”

牛二板并不惊慌，扭过脸来望着两位公人，将手里的大绳不紧不慢地缠绕起来，一边说：“胡大人又要捕我？……他不嫌我在大牢里白吃他的饭吗？”

“胡大人是不会让你白吃牢饭的，这次捕你是因为俄国代理又要来了。走吧！”

俄国人即将到来使得归绥道台衙署好不紧张，连日来胡道台召他的府内僚属开了多次会议，就如何接待俄国代理人的事进行了反复详细的研究。重新将牛二板捉回大牢便是胡道台必须做的一件事情。一切安排停当之后，胡道台再一次亲自来到大盛魁城柜，向大掌柜述说了有关接待俄国代理人的准备情况。末了说："下官的安排有何不妥之处，请大掌柜不吝指教！"

"实不敢当！实不敢当！……"大掌柜说，"大人是数十万归化子民的父母官，大人是正经科班出身，学识深厚见识广博。以愚之见胡大人预备得已经是十分仔细缜密了，大人只管放手去做就是。"

"还有两件小事向大掌柜求助。"

"尽请吩咐！"

大掌柜忙于号事，无暇与胡道台啰唆。

胡道台说："这第一件是，请大掌柜依上例派一名精通俄语的人员助我……"

"这好办，"大掌柜当即答复道，"不出敝号城柜大院找十个通司不在话下。前次不是王福林去伺候胡大人的吗，这一回仍然由王福林到胡大人府上听吩咐就是了……大人还有什么事？"

"其二是安排俄国人的食宿，"胡道台小心地观察着大掌柜的脸色，"是不是……也可依前次之例住在贵号城柜内的小客房？"

"这可不妥，"大掌柜断然拒绝说，"请胡大人见谅！此番不比前例，敝号绝不能接待这两个俄国人。"

"这是为什么？"

"前一次来的两个代理人是死亡俄国人的私人朋友，他们纯粹是为处理死在毛尔古沁的两名死者的后事而来，这次有所不同。这两名俄国代理人，一个是巴达玛耶夫公司的人，另一个是托博尔斯克公司的人，此番来归化除了交涉死亡俄国人的后事，恐其另有所图。若允这二人住在敝号，实在是多有不便！"

"两个俄国人未曾到归化，大掌柜何以知道有如此复杂之背景？"

"我自然知道。敝号分庄分号遍散长城内外，为商务之便是常有往来信息的。大人有所不知，巴达玛耶夫其人并非经营生意的商人，此人原本是我库伦地方的一个布里亚特蒙古人，后赴圣彼得堡大学念书，为俄政府所收买，改了俄罗斯的名字。巴达玛耶夫公司直接受俄国国防部和财政部领导，巴达玛耶夫也是在俄国财政部直接领取薪水的……"

胡道台面容大动，惊愕地说："喔……居然有这样的事？"

大掌柜望着胡道台点头不语。

胡道台又说："这么说，此番这两个俄国人到归化来是居心叵测啦？"

"是这样，"大掌柜又说，"胡大人这次接待这两位俄国代理人也要小心为是。"

"谢谢大掌柜的提醒，既然如此就不必免为其难了。关于两位俄国代理人的食宿，我另谋办法就是。"

归化城是一座以经营茶叶和羊马为大宗货物的商城，满城之内除了中下等的羊马客店，并无上等馆驿可供有身份的客人歇息，历来往来客商都是由生意上的相与（伙伴）负责接待的。胡道台知道羊马店自然是无法安置俄国代理人食宿的。有上等客房的只有通司商号和召庙，现在既然大掌柜说了，大盛魁不能接待俄国人食宿，那么别的通司商号也就不必去问了。通司商号不接待俄国代理人，就只有动召庙的脑子了。走出大盛魁城柜，胡道台吩咐轿夫把他直接抬到了大召寺。

大召寺的住持僧格大师亲自在禅房会见了胡道台，归化召庙林立，是长城以北和整个蒙古草原的黄教中心，从康熙开始清廷历代皇帝对归化的黄教寺庙甚为重视和尊重，每年都有大量的银两财物拨给寺庙使用。这一点胡道台自然知道，因而他在上任之初便到大召寺对僧

格活佛进行了拜访。但是佛俗相隔往来不多，所以说话也就小心翼翼的。僧格活佛一面劝茶一面认真地听胡道台道明来意，结果僧格活佛的拒绝来得比大掌柜更加简短和干脆。

“不可不可！寺庙乃佛家圣地，断断不能接待来自俄国的两个异教徒在庙内歇息。”

胡道台郁郁地返回了他的道台衙门。一连碰了两个钉子，这道台心中自然是甚为不快。心下想，自己一个堂堂钦命道台，竟然连这么一点小事都办不了，觉得十分窝囊。他一连数日没有出门，闷闷不乐地把自己关在寝房中。眼看着时间一日一日过去，心中就愈发急得冒火，虚火上升烧得他口舌生疮，一对眼睛似兔子般的通红；这一来胡道台就连说话和吃饭都很困难了，几乎做不成什么事情。急上加急，于是便病倒了。请了归化著名的大夫聂先生为胡道台治病。聂先生医术超群，在归化城里名声颇大，是一个颇有地位的人物。聂先生为胡道台诊了脉，开了方子，一边等着衙役按方子去抓药，一边喝着茶与胡道台聊谈起来。

“胡大人本是没有病的。”聂先生不紧不慢地说，“口舌生疮，二目通红，乃是心火所致。我知道胡大人之心火所为何来……”

“聂先生说得对，”胡道台含含混混地说道，“其实我心里也明白，只是由不得自己罢了！聂先生你说说看，眼看两名俄国代理人不日就要到归化了，我这里却连客人下榻的住房还没有着落。如何能让我不着急呢？！”

“单是着急上火能有何用呢？还是得想切实可行的办法，偌大一个归化城难道连两个俄国人住的地方也找不出来吗？”

“你不知道的，大盛魁和大召寺我都去过了，你说我这个道台做到这份儿上还有什么意思呢？还不如辞掉这道台回乡务农呢！务农辛苦归辛苦，心里却不需要受这番折磨，你说说……俄国人来了更是麻烦，俄国人难缠呀！”

“世事艰难，可胡大人这道台还得做下去。俗话说得好，能屈能伸方为大丈夫。以我之愚见，眼下要紧的不是你胡道台的身份和颜面，时不我待，正像胡大人所言，俄国人不日即到，如何把这两个俄国人应付过去，才是当务之急。”

聂先生走后胡道台仔细想想，觉得聂先生的话说得很有道理，心境就渐渐平静下来。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他吩咐差役将自己卧室内的桌椅床铺通通搬出去，把房间粉刷修饰布置起来，让俄国代理人住，自己暂且搬到衙署的耳房苟且几日。正如聂先生所言，大丈夫能伸能屈，这道理想通了，胡道台也就不再心里别扭了。

**四**

俄国人的到来在归化固有秩序的生活河面上掀起了引人注目的新浪花。还是在雍正之前经朝廷应允，那时候隔不多时便有俄国人的商队来归化城做生意。那时候俄国人在归化街头频频出现并不是一件稀罕的事情。大约有一百年了，自雍正以后到归化城来的俄国人就很少了。现在两名俄国代理人的到来就成了十分引人注目的事情了。不管他们走到哪里，到处都有好奇的市民在围观。

而两位俄国代理人似乎并不急于了结死在毛尔古沁同胞的后事，他们在道台衙门住下之后，一连数日在胡道台、王福林和道台衙署官役的陪同下，游逛街景参观寺庙古迹，神态甚为悠闲。初一接触，这次来的两名俄国人给胡道台的印象较前一次来的两个俄国人似乎态度上更平和一些，不像那两位那么严厉，咄咄逼人。这二位一个名字叫谢尔盖·伊克达列夫，年纪大约有四十出头的样子，中等身材，体形略显胖一些，像中国人一样生着一对黑色的眼睛，亚麻色的头发乱糟糟地从带着红箍的俄罗斯制帽下向外撒着。单从外貌上看，这个人更像是一个带有几分蛮性的西伯利亚土地主。胡道台知道，这个谢尔盖就是大掌柜说的那个巴达玛耶夫派来的人了。另一个年纪很轻个头也很高，当然就是伊万了。这个伊万生着一副上宽下窄的长脸，白色的皮肤一看就是欧洲人；伊万的眼缝很细，就像用刀子划开的两条窄缝，只有在很少的时候当他把眼睛完全睁开时，才能看出他的眼球是灰蓝色的，像黑暗中的猫眼似的，闪烁着一束一束的光亮。与谢尔盖比较起来，伊万的样子更文雅一些，他穿着一身时

髦的咖啡色派力司西装，头戴细呢礼帽，当他把礼帽拿在手里的时候，就暴露出满头茂密的金黄色的头发。在包围着他们看热闹的一片黑色的头发中，伊万那头金黄色的头发显得特别扎眼。

街景都看完了，两名俄国代理人仍然不提关于死在毛尔古沁的俄国人的事情，却提出了拜访僧格活佛的要求。关于宗教方面的事情胡道台知道得很少，在他看来绥远军营和土默特地方部队是属于军事禁地，是决不可以让外国人随便看的；归化通司商号内部的情形也是不可以让外国人知道得太多，但是寺庙就不会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了，随即就答应了下来。第二天一早安排两位俄国客人拜会住在大召寺的僧格活佛。在大寺庙的大殿谢尔盖和伊万以黄教礼仪焚香磕头，并且在捐献箱里塞了许多纸币。谢尔盖和伊万做这些事的时候不需要寺庙内僧人的指导，也不需要陪同的胡道台和王福林的帮助。如果说谢尔盖和伊万对黄教礼仪的熟悉程度多少使胡道台感到意外，那么在僧格活佛接见两名俄国客人的时候，谢尔盖和伊万的表现就让胡道台感到分外吃惊了。会见是在活佛的禅房内进行的，一进禅房的门谢尔盖和伊万就用流利的蒙语向僧格活佛进行问候，之后他们和活佛的对话所使用的一直是蒙语，做翻译的王福林无事可做了。这整个过程胡道台完全成了一个聋子，成了这场谈话的局外人。从禅房出来以后胡道台悄悄地问王福林，谢尔盖他们和活佛都说了些什么。

王福林告诉他，谢尔盖对活佛说，僧格活佛名声远扬，在俄国政府和民间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俄国政府非常尊重他的地位……僧格活佛说，俄罗斯是东正教的国家，东正教和佛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宗教，这两种宗教是无法沟通的。但是，谢尔盖解释说并不是所有的俄国人都是东正教教徒，他们的皇帝尼古拉对佛教就充满了敬意，并且他谢尔盖本人和伊万如今都是虔诚的黄教信徒了。伊万说他是在库伦改信黄教的，已经有七年的历史了。库伦寺庙的活佛雅圪达克森和他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就使胡道台更加感到意外了。

过了几天，在胡道台招待客人的午宴上，谢尔盖问胡道台："我们很想参观一下归化城的土默特军营和绥远城，不知胡大人可否给予安排？"

胡道台一听这话心里便明白了，心中一紧，暗忖道：这谢尔盖来归化果然是另有所图。表面上依然是客客气气地堆着笑意，答复谢尔盖："土默特军营和绥远城分属土默特总管和绥远将军辖制，下官只是一个地方官，无权过问军队的事情……不过，我本人愿意为谢尔盖先生效劳。待下官与土默特总管和绥远将军通过话之后再禀告谢尔盖先生。"

隔了两日胡道台答复谢尔盖说："下官已经见了绥远将军裕瑞。"

"将军是怎么说的？"谢尔盖急忙问。

"裕瑞将军说，中俄复为交战，谢尔盖先生到我绥远军营来莫非是窥我军机乎？！"

王福林一听这话心中不由得吃了一惊，裕瑞将军在谢尔盖他们到达归化的第二天即起程前往北京，到军机部述职去了。胡道台是根本不可能见到裕瑞将军的。他知道胡道台只是在谢尔盖他们到归化之前，在一次与大掌柜王廷相的交谈中，听大掌柜转述了裕瑞将军的这句话。这话裕瑞将军确实是说了，但不是对胡道台说的，而是在他的将军府对大掌柜说的。说出这句硬邦邦的话之后，胡道台觉得连日以来郁积于心的闷气终于吐了出来，感到好不痛快。他与王福林交换了一个眼色，示意王福林赶快把他的话翻译给谢尔盖。

谢尔盖没有等王福林把胡道台的话给他翻译完，脸色骤然间就变了，目现凶光，瞪着胡道台，把他的西伯利亚制帽从头上一把扯下来在手上攥住，说："好！好……那么请胡大人告诉我，土默特总管王爷又是怎么答复我的要求的呢？"

土默特总管胡道台倒是见了，他如实把总管的话转达给了谢尔盖："总管说：'军机要地不宜向外国人宣示！'"

"那么，我可以见一见你们这两位蛮横无理的军事长官吗？"

"不可以。"胡道台说，"两位都有话告诉我，毛尔古沁事件于清廷驻绥远军队和土默特地方部队概无瓜葛，没有会见之必要！"

顿时谢尔盖被噎得说不上话来。他把帽子在巴掌里使劲攥着，饭桌周围的人都听得见谢尔盖的手指骨节咯吧咯吧的响声。午宴没有进行到底就散了。

王福林把这事告诉了大掌柜，大掌柜哈哈大笑，连连说："真是想不到，真是想不到，胡道台还真有些胆子！好！好！……又算有骨气。明日你告诉胡道台，就说我的意思是对俄国人不必谦恭卑怯，该硬气的地方就要硬气。可也不要义气用事，凡事把握一个适度才好。"

王福林每日白天陪着胡道台和俄国人作翻译，晚上待俄国人歇息后便回城柜，所以两个俄国代理人在归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大掌柜了然于胸。对于两个俄国人，归化通司商会的态度是拒绝接触，严密关注他们的动态，不给予任何可乘之机。只要两个俄国人不做出什么越轨举动，便不予理睬，任其了结两名死在毛尔古沁的俄国人的后事，然后尽快离开。

所谓有备无患，谢尔盖参观绥远军营和土默特的要求被拒绝之后，伊万提出的与通司商会的负责人见面的要求也遭到了婉拒。两名俄国代理人的分外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终于把谈话的主题移到了处理两名死亡俄国人的事情上面来。这才接触到事情的实质，俄国代理人提出三条强硬的意见：第一，两名俄国科学家死在了中国的土地上，中国地方政府和造成这次事故的直接责任者要负全部责任；第二，提出巨额的赔款，数量是五十万两白银；第三，中国地方政府也就是归化道台衙署，必须将死亡俄国人的尸体完整地归还俄方。

对此胡道台早有准备，他当即就答复说："关于意外地死在毛尔古沁峡谷内的两名俄国人一事，其责任是在中方，但是责任者决不是我归化道台衙署。这件意外的自然灾害的责任者，是驼队的领房人牛刚。现在牛刚也已经在毛尔古沁峡谷内丧命，其责任应由牛领房的儿子牛二板来担负。至于赔款也好，索要俄国人的尸体也罢，均应由牛二板个人负责。"

这场谈话是在胡道台衙署的大堂内进行的，正是早饭之后的上午时光，胡道台只顾自己把话说完，也不等谢尔盖和伊万作出反应，又接着说："本官对两名俄国人死在毛尔古沁一事甚为重视，正在倾力妥善了结此事。在二位未到归化之前已将本案的责任者牛二板缉捕归案，本官历来断案公正，光明磊落，决不会因为牛二板是一个中国人便对他予以偏袒——带牛二板！"

待到王福林把胡道台的话翻译给谢尔盖和伊万的时候，两名衙役已经将牛二板押上了大堂。沉重的铁制脚链在大堂的地上拖得哗啦哗啦直响，牛二板跪了下来。这情景显然使谢尔盖和伊万感到意外，两个交换了一下目光不知该作出什么反应。胡道台并不管两位俄国人作何反应，只管自己审起了案子。

"牛二板，你可知罪吗？"

"小人知罪！"

"两名俄国人死在毛尔古沁峡谷内，是因你父亲牛刚的失误所致。现在死亡俄国人的代理人就坐在这大堂之上，当着俄国代理人的面你要据实回答本官的问话。"

说完这话胡道台看着王福林，等他把自己的话翻译给谢尔盖和伊万，这时候胡道台已经不紧不慢，很有节奏地审讯起了牛二板。并让王福林把他和牛二板的对话翻译给谢尔盖和伊万。

"牛二板，我问你——你可是牛刚的儿子？"

"回大人的话，小人正是牛刚的儿子。"

"牛二板我再问你——毛尔古沁的灾害是你父亲的责任，你可承认吗？"

"小人承认。"

"现在俄国代理人向你提出五十万两银子的索赔，你可承认？"

"小人承认……可是小人没钱。"

"本官没问你有钱没有钱的事情！"胡道台手里的惊堂木啪的在桌子上拍了一下，"何须你饶舌！"

"是，小人明白了。"

“本官再问你——俄国人提出五十万两银子的索赔，你可承认？”

“小人承认。”

“本官再问你：俄国人提出要你完整地交还两名死在毛尔古沁峡谷的俄国人的尸体一事，你可承认？”

“小人不……不知两名死亡俄国人的尸体现在哪里。”

“混蛋！本官并未问你死亡俄国人的尸体在哪里的事。”

“是……小人知罪。”

公堂上响起一阵嘻嘻窃笑。两名衙役面对如此滑稽的审讯实在忍不住了，捂着嘴巴笑得腰也弯了。

“大胆！”惊堂木又响了，只见胡道台板着面孔仍旧是一脸的严肃。

大堂内安静了下来。

“牛二板，本官问你……”

很显然这种审判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它只不过是胡道台做样子给两个俄国人看的。做样子归做样子，胡道台做得是十分严肃认真。起初谢尔盖和伊万对审讯牛二板很不理解，他们被这种中国特有的审讯方式所吸引，很投入地看着。后来一连审了数日，发现胡道台的审问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话，谢尔盖和伊万就看出破绽来了。在又一次开庭审判牛二板的时候，谢尔盖就说话了：“胡道台，我对阁下的审讯方式表示怀疑……”

“此话怎讲？”

胡道台把刚刚举起正要拍下去的惊堂木轻轻放下。

“我不明白牛二板的身份。”

“身份？”胡道台反问谢尔盖，“什么意思？牛二板的身份就是牛领房的儿子嘛！”

“那么他的职业呢？”谢尔盖又问。

“职业——就是灰脖子！”

“灰脖子？……我不明白。”

“灰脖子就是一种很肮脏下贱的工作，具体说就是替毛毡作坊搬运羊毛的工人。两位先生明白？”

“那么我再问，”谢尔盖追问道，“他家的财产情况怎样呢？”

“这正是我要审问的事情！”胡道台已经明白谢尔盖的话里面是什么意思了。

“这是不需要审问的事情，”谢尔盖逼问胡道台，“这些事在开庭之前法庭就应该调查清楚的。”

“我们大清国的法律与俄国法律是不一样的。”

谢尔盖和伊万交换了一个无可奈何的眼神，耸耸肩膀摇摇头把身体靠在椅背上不作声了。

“你们想知道的事情，我都会在审讯中间弄明白的！”胡道台把目光从谢尔盖和伊万的身上收回来，重又放到牛二板的身上，惊堂木一拍继续他的审问。

“牛二板本官问你……”

在接下来的审讯中，谢尔盖和伊万不再甘于做旁观者，他们交替着不断地打断胡道台的审讯，向胡道台提出质问或直接询问牛二板一些问题。谢尔盖和伊万当然不是傻瓜，他们已经明白了胡道台的审讯意味着什么。问来问去事情便水落石出了，他们才知道原来牛二板是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灰脖子”在归化城是一种仅比乞丐略强的职业。不要说是五十万两白银，就是五两银子也拿不出来！那么这种审讯除了空耗时间之外还能有什么意义呢？！于是谢尔盖举起一只手挥动着表示自己的愤怒：“我抗议！……”

赔款的事情得不到推进，这场审判（实质上是谈判）便陷入僵局。胡道台牢牢记住了大掌柜的话，不论俄国代理人提出什么样的要求，他只管弹他的“独弦琴”——那就是审讯牛

二板。当审讯难以推进的时候，胡道台就命令衙役责打牛二板。牛二板被按倒在地上，一名衙役抓牢他的双手，一名衙役按住他的双脚，另外两名健壮的衙役挥动着责杖打牛二板的屁股。两根责杖上下翻飞，黄杨木的责杖撞击着牛二板肉做的屁股发出“啪嗒——啪嗒”的闷响，只打得牛二板鲜血淋漓也不罢休。

道台衙署是个开放的所在，每有审讯，衙署的两扇朱漆大门就向整个衙署大街敞开着。俄国人参加审讯牛二板的事情轰动了整个归化城，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男女老幼拥挤在道台衙署的大门前。牛二板的惨叫声像红色的鸟儿一阵一阵地掠过人群的头顶，向着扎达海河宽阔的河滩地飞散去。

最初谢尔盖和伊万对这种残酷野蛮的刑罚很是不习惯，他们皱着眉头观看行刑的过程，执刑的衙役在牛二板的屁股上打一下，那沉重的拍击声都要在谢尔盖和伊万的脸上引起一阵阵的痉挛，后来看得多了渐渐地也就不以为然了。谢尔盖和伊万用很平静的神态看着衙役责打牛二板，也不去打断胡道台的审讯，一直等到衙役们打累了，胡道台也气喘咻咻咻地把审讯停下来的时候，才很冷静地与胡道台说话。

谢尔盖说：“道台大人！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像这样一种审讯方法毫无疑问地表明，阁下对待我国两名科学家死在毛尔古沁一事的后事处理是毫无诚意的。我们对阁下这种野蛮的毫无意义的审讯，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既然这样，我们继续待在归化城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了，明日一早我们就动身返回库伦。我们将和库伦的安德大臣继续商谈这件事情……”

说罢，谢尔盖和伊万就离开了道台衙署的大堂。

俄国人的威胁发生了作用，胡道台立刻就慌了神。他知道，和俄国人是讲不成道理的，只要他们把事情弄到库伦，不管俄国人有没有道理安德只能是责怪他，他姓胡的就注定不会有好果子吃。事情明摆着，不管是库伦的办事大臣还是北京的理藩院，凡是大清的官员一概都怕洋人。俄国人走后，胡道台就像热锅上的蚂蚁，病又犯了，觉得腮帮子就像针扎似的疼。他把一只手捂在脸上愣怔了好一会儿。

后来胡道台斥退了左右，只把一个老文案和王福林留下。胡道台走到王福林跟前，也顾不得道台的身份了，哭丧着脸说：“福林！……你说这可如何是好？”

“胡大人，先别着急。”王福林扶胡道台坐下，安慰道，“世上没有翻不过的山，没有涉不过的河……”

“可是，你也见了，俄国人是不讲道理的。”

福林说：“待我回城柜问问，看大掌柜怎么说。”

“可是俄国人明天就要走哇！”

“不会的，俄国人那样说只不过是在威胁。他们是不会轻易离开归化城的。”

王福林当即返回了大盛魁城柜，把这劝的情形禀告了大掌柜。大掌柜沉吟片刻，吩咐说：“你去把郦先生请来。”

大掌柜与郦先生商量了一阵，认为从大局看若把事情搞僵无论如何对中方是不利的，如果俄国真的通过库伦办事大臣把事情捅到北京的理藩院，事情可就真的更麻烦了。朝廷害怕洋人在当今已经成为不可治愈的顽症，一旦引起洋人与朝廷的交涉就会成为两国间的外交事件。经验证明，只要是引起外交交涉，不管洋人有理无理一概会在谈判中占据上风，其结果必然不是赔款就是割地。割地自然是割中华之地给洋人；而赔款呢，则定是要由归化地方往出拿了。

归化地方是谁？胡道台肯定是没有银子的，到头来苦的还是他们这些商人。因此处理两名死亡俄国人的后事，只能是好说好商量千万不能把事情弄僵。既然胡道台已经没有能力控制局面，此事看来非大掌柜出面不可了。随后，大掌柜又坐车往天义德，与郭保义会商了一番。从天义德回来，大掌柜就把福林叫到屋里，如此这般地交代了一番，打发他立刻去见胡道台。

第二天一早，胡道台便主动去看望俄罗斯客人。胡道台向两位代理人讲了许多强调友谊合作的话，希望两位代理人能够留下来，大家一起妥善地把两位在毛尔古沁峡谷不幸死去的俄国科学家的后事处理好，态度谦和而友善。

末了，胡道台告诉伊万和谢尔盖："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两位代理人，我们归化通司商会要设宴款待二位。"

宴会在归化城的最高档的饭馆宴美园进行。宴会之前归化通司商会派出两名掌柜，专程到两位俄国代理人下榻的道台衙署去迎接客人，用漂亮的马拉轿车把客人接到宴美园饭庄。大掌柜和通司商会的副会长天义德大掌柜郭保义等几十位掌柜衣冠整齐地站在宴美园的门口迎候谢尔盖和伊万。

大掌柜用熟练的俄语对客人说："二位经理来归化已经多日，我们没能够招待，实在是有失礼仪！请谢尔盖和伊万先生原谅。我们只以为二位是专程为处理在毛尔古沁峡谷死去的两名俄国人的后事而来的，完全不知道谢尔盖和伊万原本是巴达玛耶夫公司和托博尔斯克公司的经理。巴达玛耶夫公司是新成立的商行，我们还未来得及和贵公司交往合作，相信今后会有许多机会的；至于托博尔斯克公司，应该说是我们归化通司商人的老贸易伙伴了！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不知者不为罪，请两位千万不要因此而与我们有所生分……"

宴会进行得很顺利，热闹的场面使胡道台和两位俄国人造成的谈判僵局大大缓和了。酒过三巡之后借酒劲伊万说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话，似乎他们此行是专为与归化的同行们增进友谊而来的。谢尔盖在谈话中也没有过多地提说与胡道台谈判中所引起的不愉快，只是说处理两位死亡俄国人的后事使他感到很棘手，他希望王廷相会长和通司商会的其他同仁能够给予帮助。

这话正中大掌柜下怀，正是因为胡道台和两位俄国人之间把事情已经搞僵，不得已他才亲自出面从中周旋。大掌柜答应，为了使毛尔古沁事件妥善处理，使两位俄国代理人尽快返回，归化通司商会派出以郭保义为首的三名得力人员帮助工作；并且尽可能地给予物质上的帮助和各种方便。

郭保义的参与促使谈判灵活多变，速度大大加快。当关于赔款的议题无法推进的时候，经验丰富的郭保义就引导双方把话转移到了索要俄国人尸体的问题上。通司商会专门派出一支驼队，由郭保义亲自陪同，带着胡道台和两名俄国代理人千里迢迢地赶到毛尔古沁峡谷现场。在那里不管是中方人员还是两名俄国代理人，没有一个人敢迈进毛尔古沁峡谷一步！恐怖的大峡谷让俄国人自动地放弃了索要俄国人尸体的要求。他们达成一个新的协议：在毛尔古沁峡谷东端的人口为死亡的俄国人建立两个十字架，十字架要求高三米宽二点五米，上刻死亡俄国人的名字和籍贯；建立十字架的费用全部由归化道台衙署负责。并且在建立十字架的时候，要专程从伊尔库茨克请两名东正教的专职牧师为亡人祈祷。这件事由通司商会从中作保。

关于造成的两名俄国人死亡的责任略去不谈，俄方提出的条件实际上只有两条，即赔款问题和索要尸体问题。现在尸体问题解决了，那么就只剩下赔款一个问题。问题虽少，可是因为双方认识上的差距太大，谈判仍然十分艰难！一方张口要五十万两白银，另一方连五两银子也没有；胡道台不肯承担造成俄国人死亡的责任，于是话题又转回到俄国人死亡的责任问题上来了，谈判又一次陷入了僵局。有好几次谈判几乎滑到了破裂的边缘，只是由于郭保义的巧妙周旋，才使双方又回到了谈判桌上来。

从两名俄国代理人进入归化算起，到郭保义参与谈判双方一起到毛尔古沁峡谷观察现场，再到从毛尔古沁峡谷返回归化，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半年有余了。也许是谢尔盖和伊万对这种马拉松式的谈判腻烦了，也许是他们原本就没有真的打算索要五十万两银子之巨的赔款，总之在时间耗过半年之后，双方终于以八万两银子的赔款达成了最后的协议。议定八万两银子，由大盛魁在归化设立的票号出据银票，俄方代理人到大盛魁设在库伦的票号兑现。

至此，关于在毛尔古沁峡谷死亡的俄国人后事的漫长的谈判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五**

大盛魁名声大是大在了外面，实际上在归化城里它只有很少几处生意并且都不大。城内大北街的哈喇庄铺面只有两间大店面也很老气，就像一家并不怎么殷实的中等商人开设的店铺，与大盛魁的归化第一商号的名声很不相称。柜台是用朱漆油过的，但经年太久颜色都淌成了深棕色的了，好些地方漆皮已经脱落也不加修补；用同样的颜色油过的旧货架上摆着几十种棉毛纺织制品，有毕图绒、羽翎缎、羽毛纱、大绒、毛毯、标布……青一色的俄国货。哈喇庄是一个俄国轻纺棉毛产品的专卖店。

大盛魁之所以这样做，一来是因为它是一家专门从事外贸批发生意的商号，历来不重视零售生意；二来也是有意给零售生意的小商号留出一些生存空间，以示厚道。

哈喇庄原来的掌柜子名叫贾晋阳。贾晋阳资历颇深处事周圆，不久前被调到了大盛魁城柜，担任了总号交际部主事掌柜的重要职务。

贾晋阳掌柜卸任的时候向总号推荐了年轻的墨掌柜，年仅二十五岁的墨掌柜承担起了哈喇庄坐庄掌柜的担子，独当一面，这也是字号对他的器重和培养。墨掌柜到任不足一个月头上，古海也被派到哈喇庄来了。能够跟着他所熟悉的墨掌柜，古海固然是十分高兴的。他把这看成是缘分。

按照不成文的规矩，墨掌柜既然是一个当家掌柜，那么他的起居饮食就要由身边的伙计来伺候。过去在总号茶货仓库的时候，墨掌柜手下的伙计有几十个，伺候掌柜的营生是由大家分开做的，现在哈喇庄只有墨掌柜和古海两个人，自然伺候墨掌柜的营生全是古海一个人的了。这规矩古海懂，也不用谁来指导和督促，每天早上天蒙蒙亮他就第一个起床，先把掌柜的夜壶倒了，字号的规矩只有掌柜子可以在寝房里使用夜壶小便，当伙计的起夜，天气再冷也必须到茅房里去办理。古海有心计，晚上尽量少喝水，所以也不需要起夜省去了一桩事。倒了尿，把夜壶用布子擦干净放在茅房通风的窗口上，自己再撒尿。这些做完了，就急急忙忙去打扫店铺，扫地擦柜台把货架上的货一一摆好。这些做完了墨掌柜也就起身了，再去叠被扫炕整理卧房。早饭之后就去摘店铺的窗板开店门——一天里的正式工作就开始了。除了吃饭和上厕所，从早到晚古海便是钉在柜台后面的。虽说是活计不重，一天下来也还是够累的。到了晚上他还不能自己先睡，要等着墨掌柜钻进了被窝把脱在地上的鞋摆好，问一声："墨掌柜，您还有什么事吗？"然后古海才能脱鞋上炕。

也许是由于刚刚做了掌柜的缘故，墨掌柜并不拘泥于掌柜子与伙计之间的礼节，有时候他感觉累了或是第二天有要紧事需要起早，吃完晚饭他自己拉开被子去睡，并不要古海为他铺炕；或者因为古海年纪小把握不了时间早上起得晚了，墨掌柜也不叫醒他，上茅房时自己提着夜壶去倒。这就使古海在心理上感觉到轻松多了。有一回，墨掌柜不知因为什么事情——后来他猜想墨掌柜一定是去了美人桥——回来得特别晚，看见古海倚着墙在打盹，就说："以后我回来迟了你不要等，小小的年纪熬不住的，要知道明天早上还得起早呢！"

这事让古海感动了好些日子。

哈喇庄前面是店铺，后面连着寝房和库房，有一个不大的院子，小院的角落便是茅房。这样一个小天地，就算是一个独立的庄口，由年轻的墨掌柜执掌着。生意呢既不火也不淡，忙的时候有，闲下来的时候也不少。生意忙的时候，掌柜子、伙计共同应酬，闲下来的时候墨掌柜坐在柜台后面的凳子上，一边喝着茶一边与站在一旁的古海聊天解闷，伙计在工作时间内不管掌柜子在与不在，也不管有没有顾客来买东西，是不允许坐着的。脱离了总号大院，不在那些总号的掌柜子们的眼皮底下，墨掌柜和古海都放松了许多。再加上墨掌柜才刚刚二十五岁，在古海的跟前就像个大哥哥似的很是随便。两个人聊天海阔天空只管往高兴有趣的地方说。

有一次不知怎么的聊天聊着聊着就说起了有关媳妇的话题。墨掌柜知道古海来归化之前

在家乡娶了亲的，就问：“古海，你那个媳妇好也不好？”

不明就理的古海懵懵懂懂地回答：“不好！”

少年人的心理，认为娶媳妇是一件羞人的事情。

“怎么个不好法？”墨掌柜又问，“是长得丑，还是……”

“丑是不丑，村里人都说我那媳妇是小南顺的头号俊媳妇呢。”

“那又是怎么个不好法呢？”

“其实……我媳妇也没有什么不好。”

“她叫什么？”

“叫杏儿。”

“长什么样儿？你刚才不是说你媳妇很俊吗？怎么个俊法？”

“长什么样儿……我也说不上来。”古海摸着后脑勺认真地想着，“我媳妇她个子挺高的……”

“岁数也肯定比你大吧？”

“是哩，杏儿她比我大两岁。”古海说，“对啦，我想起来了，杏儿她眼睛就像杏核似的，是双眼皮，她的爹妈就是为这才给她起了杏儿这个名字的。”

“那就是说你媳妇真的长得很好看了。”

“倒也不敢说好看，反正就是那个样子吧。”

“那么，”墨掌柜又很有兴趣地问，“你觉得自己的媳妇好不好呢？”

“好不好……我不是说了么——就是那个样子吧。”

“我问的不是那个意思，”墨掌柜眼中波光闪动，意味深长地向古海眨了眨眼睛，“我是说，你觉得你媳妇好不好呢——就像吃什么东西，你是爱吃呢还是不爱吃？”

“我，不知道。”

古海茫然了。他真的不知道墨掌柜的话是什么含义，而且他对媳妇这个话题压根就没有什么兴趣。如果这会儿墨掌柜要问他的爹妈，他会觉得有许多话好说。就在昨天的晚上，他还梦见娘在给他穿一件新缝好的棉衣，梦境蒙蒙眬眬好像是要过年了。看着墨掌柜手边的茶杯好久没动了，古海走过去，把那碗中的凉茶泼了，续上了热茶。

“墨掌柜，说了好半天话了，您渴了吧？喝茶吧。”墨掌柜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茶，眼睛笑眯眯地望着古海，把声调拉得很长说：“媳妇好哇！——”

古海也不清楚墨掌柜是在说古海的媳妇好呢，还是在夸他自己的媳妇。墨掌柜没头没脑地只说了半句话就停住了，那含笑的目光停在了古海的脸上好久没有移动。这时候铺子里来了客人，古海忙着去照顾生意，也就顾不上仔细琢磨墨掌柜的话究竟是什么含义了。

这一天傍晚，古海把饭做好了，不见墨掌柜回来。掌柜子不回来伙计是不能随便吃饭的，这也是规矩。古海只好等着，一直等到了北门城头敲响了初更的鼓声，还不见墨掌柜回来，古海从早上起就不歇地做这做那已经熬了整整一天了，他觉得又困又乏不知不觉间就倚着墙睡着了。直到半夜古海才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是墨掌柜回来了。后来他回忆墨掌柜事情的时候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晚上他给墨掌柜开门的时候院子里非常亮，月亮又大又圆又明又亮。那天墨掌柜的神情很特别，夜风吹得呜呜响，院子里很冷，古海牙齿打着颤说：“墨掌柜您回来了！我睡得太死让您等得工夫大了吧？”

“没事儿，没事儿……”墨掌柜大概是冻僵了使劲儿地搓着手，样子很兴奋地走回了屋子。根本就没有对古海迟迟才给他开门表示出些许的不满。

第二天，店铺里没有顾客的时候，掌柜子、伙计两个人聊天，聊着聊着不知不觉间就又说到了媳妇的事情上来了。这一次墨掌柜没说几句话，突然就问古海：“古海，你给我说实话，这会儿也没有别人，只有咱哥俩，你告诉我，……你和你媳妇干过那种事儿没有？”

古海被这突如其来的话弄傻了，说：“什么事儿？”

“嘿嘿……”墨掌柜笑了，笑得高深莫测，用指头点着古海的脑门，“我一看你那样儿就知道——你一准没干过！”

“你说的是什么事嘛？”古海还死乞白赖地一个劲儿傻问。

“什么事儿——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那个事儿嘛！……我就猜出来了，你和我一个样。咱俩都是大傻蛋，冤枉死了！我也是十四岁离开家的，跟你一样，出来的时候爹娘给我娶了媳妇儿，可我那时候哪里知道媳妇是咋的一回事情，白白地把媳妇放在那里一回也没有用过，等我明白过来的时候，晚了！远水解不了近渴，媳妇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家呢。黑夜里只能把枕头当做媳妇搂着睡。想回家看一眼媳妇真是比登天还难哩！想起来让人心里头那个难受呀！整整熬盼了十年，总算熬到了头，去年冬天我回家住了三个月。这才知道……好哇！……好哇！古海，你这会儿还省不得呢，天底下要说好东西，什么金子呀银子呀的，全赶不上媳妇好！……”

墨掌柜说得动情，忍不住地一个劲儿地咂咂嘴，好像是在吃什么香东西，样子挺逗。

古海撇着嘴笑了，说：“媳妇那是人呀，怎么能和金子银子比呢，也不是什么吃的东西，嘻嘻！……”

“不是吃的东西？！告诉你哇——兄弟，那就是比吃的东西还好哩！你说说，你吃过什么好东西？”

“黏糕！”古海说。

“嗒！”墨掌柜摇摇头。

“麻团！”古海又说。

“嗒！”墨掌柜又摇摇头。

“刚从树上摘下来的大脆枣儿——最香不过！”说起吃的东西来古海也兴奋了，“现从树上摘下来的大脆枣，那个甜！那个香！就别提了！……”

“你还吃过什么好东西？”墨掌柜望着古海，眼睛中流露出明显的嘲讽的意味。

“多啦！”——古海并没有注意到墨掌柜的神情，只管按照自己兴奋的思路说下去。

“有麻糖、有冰糖葫芦……对啦，还有茯苓饼，白白的、薄薄的，咬在嘴里脆脆的，真是让人一辈子都忘不了。可惜归化这地方没有。要是这地方有茯苓饼子的话，我这会儿买了让你吃，准定你会说那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

“行了！行了！”墨掌柜打断了古海的话，眨眨眼睛撮撮嘴明显地嘲讽他说，“你还吃过啥子好东西？小人人的，在家乡时连县城也没见过吧？”

“咋没见过？！我爹带我进过三次祁县城呢！”古海觉出了墨掌柜的嘲讽，有些不服气。

“你别不服，”墨掌柜看出来了，“走过的地方再多，吃过的好东西再多也没用！其实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在你媳妇身上呢！”

“啥？”

“你媳妇的奶！”

“瞎！——”古海的脸红了，他知道墨掌柜这话已经不是好话了。他忘记了伙计的身份，朝墨掌柜做了一个鄙视的鬼脸，就把话打住不再往下说了。

这件事过后大约不到一个月，有一天上午城柜的王福林到哈喇庄来了。

王福林一进门也不管墨掌柜的让座，简单地说：“墨掌柜，大掌柜让你回城柜说话。”

“什么时候？”墨掌柜小心翼翼地问。

“就这会儿，大掌柜在城柜内院的小客厅候着你。”

说罢王福林扭身就走了。

墨掌柜赶忙回寝房更换衣服。

古海入号已经两年了，知道字号在各地设立的分号、票号、钱庄、牧场有三四十个，大掌柜有事从来只对各个分庄的坐庄掌柜讲话。像归化哈喇庄这样的小庄口业务上归分庄的业

务部管，在人事上也是如此。许多小庄口的掌柜一辈子也难得见上大掌柜几次面。总号大掌柜要直接过问哈喇庄的事情，这就非常特别。

墨掌柜从里屋出来了，一边慌慌地结着袍子上的纽扣，一边对古海安顿道：“我这就去见大掌柜，店里的事你要小心关照！”

由于走得慌张墨掌柜被门槛绊了一下，几乎跌倒。古海一抬头发现墨掌柜袍襟上的纽子结错了扣，腋下的第二道纽子扣到了第三个纽眼里去了，结果使袍襟歪歪着快拖到脚面上去了，就喊：“墨掌柜，纽子结错了……”

“怎么回事儿？”墨掌柜返回店铺，脸涨得很红，慌慌张张地问，“古海你说什么？我什么错了？”

“纽子结错了。”古海说。

“什么纽子？”墨掌柜还是不明白古海的意思，惶惶的目光在店铺的货架上乱扫着。

古海笑了，指着墨掌柜的腋下说：“我是说你袍襟上的纽扣结错了！”

墨掌柜看看自己腋下，这才恍然大悟，自嘲地冲古海笑笑，一边重新结着袍襟上的纽扣向店铺外去了。

古海哪里会知道，墨掌柜不害怕才叫怪呢。事实上墨掌柜在那个天气阴沉的上午，即将要走到他生命的终点了。一个半时辰以后，当墨掌柜返回哈喇庄的时候他的样子就更让古海吃惊了。墨掌柜面色苍白，整个人就像被霜打了的草似的没了精神，两眼呆痴痴地望着古海半天不说话。古海被墨掌柜的样子吓了一跳，问：“墨掌柜，您……这是怎么了？”

墨掌柜对古海的问话一点儿反应都没有，好像没听见似的。后来就绕过柜台独自回寝房去了，直到傍晚关门之前，再也没有出来。晚饭时古海盛好了饭把饭碗端到墨掌柜的面前，在古海的督促下，墨掌柜勉强端起饭碗拿筷子往嘴里拨拉了几下就又放下了。古海知道墨掌柜心里有事也不敢多问，轻手轻脚地收拾了碗筷，整理了房间。

挨到该睡觉的时候，古海把被褥铺好了，轻声提醒墨掌柜：“墨掌柜，该歇息了……”

墨掌柜一动不动，直直的两道目光像棍子似的插在一个地方，仿佛焊住了一般。古海心里觉得有点害怕，又把话说了一遍。就听墨掌柜说：“你先睡哇……不要管我。”那声音好像是从一个阴森森的地洞里钻出来的，使古海心上直发冷。

第二天早上开了店门之后，墨掌柜把古海叫了过去。他灰怆怆的脸上像铁片似的发了黑，鲜红的血丝像网似的罩住了眼睛，他说：“古海，我求你一件事情。”

墨掌柜说这话的时候完全是哀求的口气，这让古海有点不知所措了，赶忙说：“墨掌柜！您如何这样说话，有什么事需要我办尽管吩咐就是了！”

“古海，我问你——平日里我待你怎样？”

“这还用说吗？墨掌柜待我就像亲兄弟一般，我虽然嘴里没有说出来，可心里清楚着呢。”

“那就好，”墨掌柜声音喑哑着说，“大哥我今日是遇到大难了，就怕是难以过得去了。”

“墨掌柜，有什么事你尽管对我说，只要我古海能办到的我一定不遗余力。”

“你去城柜跑一趟，一定要找到交际部的贾晋阳掌柜，就说我请他千千万万一定要来一趟哈喇庄！”

“我知道了，墨掌柜你放心我一定把贾掌柜请来！”

贾晋阳掌柜哪里是那么好请的，古海在城柜好容易等贾掌柜处理完手边的事情，瞅个空当才对贾掌柜说：“墨掌柜让我来，请贾掌柜无论如何到一趟哈喇庄！墨掌柜子有要紧话对您说。”

贾掌柜拿白眼翻了翻，像看一个什么怪物似的看着古海，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哼！丢人败兴的东西！他姓墨的这会儿才省得找我贾晋阳来了？！早是干什么的！他干那见不得人的事情的时候为何不来找我？！”

贾晋阳这脾气发得使古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下琢磨了一会儿联想到从昨晚到今天

墨掌柜的奇怪神情，猜想到一准是墨掌柜做下了什么错事，就用求告的口气对贾掌柜说："贾掌柜，墨掌柜是因了您的推荐才能够到哈喇庄当坐庄掌柜的，这情分墨掌柜是不会忘记的，贾掌柜你既然器重墨掌柜，他有什么做得不到的地方您该原谅他才好。既然墨掌柜诚心诚意请您去，您就是骂他打他也应该到哈喇庄去骂去打……"

"嗬嗬，你这娃娃倒是挺会说话的……"贾掌相重新把古海打量了一遍，脸色缓和多了。

古海一看知道事情有了转机，趁机又说："贾掌柜，您可一定得给墨掌柜这个面子。这怕是救他一条小命的要紧的事哩！"

贾掌柜终于被说动了："好吧，你先回去吧，得空我去一趟就是了。"

下午快关门的时候贾掌柜来了。那时候天正下着大雨，店里一个客人也没有。古海一看见撑着黄色油布伞的贾掌柜向店门走过来，立刻就高兴地冲着店铺后面的寝房喊："墨掌柜——贾掌柜到了！"

古海绕着柜台跑出去，拉开店门把贾掌柜迎进来。这时候也没有看清楚墨掌柜是怎样从寝房跑出来的，就见他一下扑到贾掌柜跟前，"咚"的一声跪倒，两只手掌抚着铺着灰砖的地面，二话没有说就咚咚地磕起了头。墨掌柜圆形的脑袋撞击着地面，不一会儿的工夫那额头上就渗出了鲜红的血。墨掌柜仍然磕头不止，鲜血迸溅着很快把一大块灰色的方砖染红了。

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把古海吓傻了。他想把墨掌柜扶起来，但是身份又不允许。墨掌柜是在给贾掌柜磕头谢罪，要扶要拉也只能由贾掌柜本人来做。但是，贾掌柜偏偏不肯放话，只是那么无动于衷地看着，直到墨掌柜头上的鲜血把一片砖地都染红了之后，才冷冷地问道："这会儿你才知道错了？！懂得后悔了？"

"贾掌柜救我一命！……今后我再也不敢了。"

墨掌柜拉着长长的哭腔哀求着。

墨掌柜的嚎哭声使古海受不了，他觉得鼻子一阵阵地发酸，眼圈红红的也涌出了泪。"贾掌柜，您就发发慈悲拉墨掌柜一把吧！整整十年了，墨掌柜他熬到这一步可不是一件易事！您去找大掌柜为墨掌柜说上一句话吧。"

"唉！……起来吧。"贾掌柜感慨地摇摇头，长叹一声终于答应了。

贾晋阳答应找大掌柜为墨掌柜求情，使得墨掌柜在绝望之中又看到了希望。他每天起得很早，忘记了掌柜子的身份，和古海一起打扫店铺支应生意，在忐忑不安之中等待着贾掌柜的消息。

但是一连三日不见贾掌柜有什么动静，墨掌柜便又沉不住气了，惶惶得像丢了魂似的，扫地的时候手里拿起了算盘，顾客要羽翎缎他却给拿上了标布。古海知道墨掌柜心里着急，就说："我去总号找找贾掌柜，贾掌柜事情多怕他是顾不上来哈喇庄。"

话虽是这么说的，但一种不祥的预感告诉古海，墨掌柜的事情怕是八成没有挽救的指望了。

果然，在总号部贾掌柜一见古海还没等他说话，就摇着头告诉他："完了……我见过大掌柜了，连郦先生也求了没用！其实我早就知道我的求情是不会有结果的，两百年了大盛魁这铁的规矩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回去告诉墨掌柜，让他想开一点儿吧，试着找点别的营生做做。我知道他一个被字号开销的人，是没有颜面回家乡了。唉！挺能干的一个后生，就这么毁了。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没有办法的事情！"

墨掌柜是为了一个女人而被字号开销的。他看上了美人桥的一个妓女并且有了来往。美人桥是归化城的一条妓院街的名字，不足二里长的街道两侧开了有几十家档次不同的妓院，每到驼队归来和过骡子过标的日子美人桥客人熙攘热闹非常，夜里各妓院门前的红灯笼都亮起来了，艳红的光亮眩人眼目，吸引着客人。

但是平日里不要说是大盛魁的人没有敢到那里去的，但凡是山西籍的商人在大盛魁的影响下遇上美人桥大家都是绕着走的。在大盛魁内部，不论是掌柜还是伙计，就连闲暇时开玩

笑都没人敢提“美人桥”三个字，简直就像惧怕瘟疫似的害怕着那些站在红灯笼下的妖艳女人，只有外地客商来归化，作为陪客总号交际部才会指定专门人员把客人送到美人桥，安顿好客人之后陪客立刻返回交际部，生怕时间耽搁长了让人生疑。

大盛魁所有的号规中最基本也是最厉害的有五条：这就是忌嫖，忌赌，忌抽（指抽鸦片），忌偷，忌打架斗殴。万恶淫为首，这“嫖”字可是这五忌之中的头一忌。

想想看，大盛魁的学徒青一色三晋子弟，千里迢迢到归化城来学生意，从入号那天起要做够整整十年才能与亲人团聚；就是出了徒，做了顶生意的掌柜子，也要熬三年才能回一次家。大盛魁的号伙，假定他十四岁入号到六十岁退休，在这四十六年当中他与家人团聚的日子总共加起来只有四十六个月的时间。也就是三年半的时间，少得实在可怜！无怪乎在大盛魁的掌柜子们中间没儿没女的多，买儿买女的多；相反他们的妻室中间堕胎的、溺婴的事情屡屡发生……这严厉奇特的号规不知道吞噬了多少鲜活的生命。

然而大盛魁的先人们就是这么过来的。王、张、史三位大盛魁的创始人当初从山西老家来到草原上闯世界的时候，就硬是咬着牙十年没回家。大盛魁以此告诫后人：只有能吃得下别人吃不了的苦，才能闯出别人办不了的事业。创业成功的大盛魁给其他的字号，首先是山西商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从那以后，归化城的商人，尤其是山西人开的商号都把学徒十年期满才能回家第一次探亲，定为基本号规之一；像不准携带家眷，不嫖不赌不抽不打架斗殴等，也都成了各家商号共同的号规。

大盛魁历届掌柜，哪怕是功劳卓著分红几十万的大掌柜，不曾有一人在归化立家室，更没有在此地娶小纳妾的。上下号伙大家都只是一门心思扑在了生意上，一旦某人触犯了基本的号规，那么出路就只有一条——被开销出号！字号决不吝借，不论地位高下概都如此。这号规，这触犯了号规之后的严厉处分，不要说身为大盛魁之内的人清楚，在归化城可谓尽人皆知。

早上，古海一睁眼不见了墨掌柜的踪影，被子已经整整齐齐地叠好。他也没有多想，提着裤子去上茅房。跑进茅房刚要蹲下去，一抬眼就见房梁上吊着一个人，定睛一看那吊着的不是别人正是墨掌柜！此时冷风呼号，墨掌柜的尸体给风一吹悠悠地直打晃，红红的舌头从口腔中拖出，耷拉着有半尺长！古海吓得头发唰的一下就竖了起来，掉头跑出了茅房……

过了三天把墨掌柜打发了，葬在了公义地。

公义地在归化城南不到五里的地方，是专门掩埋死在归化的山西人的公墓。两百多年了，一批又一批山西籍的商人到归化来做生意，发了的衣锦还乡，赔了的自觉没有颜面回乡见人，就死在了外边。其中有亲朋好友如果尚有力量不忍心看着亡魂在异乡游荡，就设法把他们的尸首运回家乡去。大部分就永远地留在了归化城郊了。出于怜悯和公义，大盛魁出资两千两银子买下了这块地方做回不了家乡的山西商人的公墓，取名——公义地。占地十亩，地边垒起一道半人高的土埂作为围墙。有一道简易的木栅门通向墓地，栅门的旁边盖起一座小土屋，一个上了年岁的做塌了买卖的山西忻州籍的老头做了看墓人。老人每年可以从大盛魁城柜领到二十两银子的生活费。

墨掌柜魂归公义地的时候这里还是萧瑟的荒野。受盐碱的戕害，公义地周围低凹的土地上都蒙着一层厚厚的白碱。庄稼在地势较高的地方稀稀落落地铺开它们绿色的阵形，与白色的盐碱和死亡对峙着。公义地栅门外边的土路两边长着几十棵瘦弱的柳树，那是看墓的老人精心栽种的。从西伯利亚远道赶来的春风呼号着为墨掌柜送行，载着墨掌柜尸体的马车孤单单地在通向公义地的土路上移动，伴随着运尸马车的是一浪一浪的被风卷起来的尘土。

送葬的只有古海和字号内另外三名与墨掌柜毫无相干的伙计。一口涂了红漆的杨木棺材在马车上晃荡着，显得孤寂而可怜。亲人远在千里之外，不能为死者送行；朋友则是一个没有。大盛魁反对铺伙个人之间的私交，平时相互之间的送礼、借钱或是显示出超越一般工作关系的举动，都会被视为有不规之疑。字号担心铺伙之间感情深厚了会发展成私帮，因此是

决不允许有削弱字号整体性的小团体意识滋生蔓延的。墨掌柜的死让古海第一次体会到了人生的凄凉感，也感受到了大盛魁的无情和冷酷。

墨掌柜是带着永远也无法洗刷掉的耻辱离开了这个世界的。下葬的时候只有三个不相干的伙计和一个古海不认识的上年纪的车倌在跟前。棺材下到预先掘好的墓坑底，好几张铁锹同时动作，很快就垒成了一个新的坟堆。

当最后一锹土盖上坟堆的时候，一缕怜惜、一缕苍凉从古海的心底悄悄升了上来。他想墨掌柜年仅二十五岁，他的一生就这样草草地结束了，实在是可惜。字号对他的处罚和他自己对自己的处罚实在是太重了。或许……字号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或许……字号上出来一个主事的人，比如大掌柜、郦先生或是贾晋阳掌柜为墨掌柜的坟上添上一锹土，说上几句什么话使死者的亡灵能够得到些许的安慰？

这些都没有，自始至终大掌柜也罢，郦先生也罢都没有露面，而背负着这沉重耻辱死去的人，就是他的亲生父母也不会接受他的灵魂的回归了。墨掌柜的身体和灵魂将要永远地留在这异乡的土地上了。

古海在身上摸出几个铜板，和看守墓地的老人换了一叠烧纸，在墨掌柜的坟头点燃了，算是尽了一点自己的心意。墨掌柜毕竟是古海走进大盛魁以后和他打交道最多，也是最接近的一个掌柜。

六

“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饭桌上好好地吃着饭，古海娘冷不丁地冒出这么一句话，一双筷子举着悬在半空中菜也不夹了，一句话没有说完跟着眼圈就红了。

坐在对面的古海爹眼皮一撩，就知道古海娘又想儿子了。老头子皱起眉头拿筷子在桌子上面乱挥着，说：“吃饭吧，别想那些没有用的事情！”

“咋得就没有用？海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做娘的不想谁想着他？！哼！……也不知道大腊月二十三的，柜上给不给吃饺子？”说着古海娘的眼泪就出来了，抽搐着鼻子撩起衣襟去拭泪。

杏儿坐在婆婆的旁边，正待伸出筷子去夹盘子里的饺子，见了婆婆这样子就也把筷子缩了回去，目光低垂着咬着筷头想心事。她知道婆婆的话明里是与公公顶撞，实则又是在责怪她——做娘的不想谁想？！——这话的意思是指责杏儿不惦记丈夫了。杏儿一肚子的委屈没法说出口，想起婆婆平日里对自己的埋怨，也忍不住掉下了泪。

在晋中地界腊月二十三亦称小年，是个很讲究的大节气。上午古海爹到集上割回几斤肉，回来又亲自动手杀了一只鸡。婆媳俩在厨房里忙乎了一下午，包了饺子，烧了一桌子菜四大碗四小碗，很丰盛。哪曾想这喜庆的晚饭刚刚开始，就被古海娘给破坏了。

古海爹把脊背往后一靠也冷下脸来，说：“你看你！——你看你！这就又来了，大节气的，人家大盛魁那么大的字号咋就能不给伙计们吃顿饺子呢？再说了，这顿饺子不给吃又咋样？住地方学生意嘛，哪有不吃苦的道理？！要说怕吃苦当初就不该把海子打发到归化去，就把他留在家里守着，一日三餐由你伺候那最享福了。那能有出息？！你是知道的，想当年我也是像海子这么大离开家的……”

“你住的是天津卫的字号！那是什么地方？海子住的是什么地方？他和你能比吗？！”古海娘抢白道，“归化城比不了天津卫不说，海子还要到草地上学生意呢，草地上蛮荒着哩……”

“俗话说得好——只要吃得苦中苦，方能成为人上人！宁教少时吃苦，勿叫老来受罪。娃娃家的吃点苦不算个啥。再说了，咱海子住的是大——盛——魁——！别人想这个苦还轮不上呢！靖娃不就没住成大盛魁嘛，杰娃更不用说，人生的路上刚一迈腿就比海子差下一大截！你知道海子他将来会有多大的出息？”

“多大的出息？他只要是不在我的眼跟前儿，就是在外边做了皇上，我这做娘的心里也

是不稳帖的!”

“不稳帖!不稳帖!哼!……真是妇人之见!”古海爹由不住激动起来,“要我说,只要海子踏进了大盛魁的高门坎儿,只要他顺顺利利地熬过这头十个年,将来出了徒在字号上顶上哪怕是一厘一毫一丝的身股子,我就烧高香了!那就是你我和杏儿……还有子孙后代的福分!”

“哼!想得美气,”古海娘说,“子孙后代——你的子孙后代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吃吧!吃吧!别说了,好好的一顿饭,让你搅得就是吃不好!饺子也凉了,菜也凉了。”

古海爹说着端起酒盅嗞的一声喝干了,然后啧着嘴去夹菜。

杏儿站起来伸手去端盘子:“爹,菜凉了,我去热热吧。”

“不用,这会儿还行。要是再说下去可真的凉了,就吃不成啦。”古海爹来了情绪,把杏儿斟满的酒接着一口干了,“实话说,这个二十三我是真高兴啊!……你们女人家不懂的。海子能有这步出进,我这做爹的心里高兴!脸上也光彩!上午在集上遇见月荃小叔了,他也是替东家采买节货呢。月荃小叔咋说?——他说,海子给咱古家争了光,太爷爷听到了信儿那天还特意烧香为海子祝福呢!”

“这倒是,隔壁的张婶、靖娃他娘、杰娃他娘,哪个见了不夸咱海子,都羡慕咱娃哩!”古海娘也转悲为喜了,对杏儿说,“杏儿,快给你爹再倒上酒,咱是该喜庆喜庆哩!”

“那你还哭?”古海爹讽刺古海娘。

古海娘说:“我是由不得嘛。”

“好了,咱们喝酒。”古海爹举起了杯子朝古海娘照了照,“你也喝,不是准备了黄酒嘛……还有杏儿,今天也喝。”

杏儿忙给婆婆斟了酒,在自己门前的杯子里也倒了酒。一家三口都喝了酒,饭桌上愁云散去。

杏儿陪公婆喝了酒,心里的愁云却依旧凝结着。刚才婆婆的一句话深深地刺痛了她,不是她心眼小,而是这事由来已久。婆婆在说“子孙后代——还不知道在哪儿呢”的话时,那恶狠狠的目光就落在了她的肚子上。公公没好意思朝她的肚子上看,但杏儿知道公公心里想的和婆婆是一个样。那就是至今为止她的肚皮里依旧是空空的什么也没有。而这一刻没有也就意味着今后的十年这肚皮里就要一直是空着的,这肚皮鼓不起来公婆是把怨气都怪在她的头上了。公婆盼着抱孙子,杏儿何尝不是也希望有一男半女在身边呢。可是……杏儿是有苦难言,生儿养女的事不是她一个人能办得到的。为了不致坏了公婆的兴致,杏儿抖掉心中的不悦,明朗着脸色与公婆一起欢欢喜喜地吃了饭。

待到她把杯盘碗盏收拾利落了,伺候公婆喝完茶去歇息。杏儿一个人回到自己的屋,郁郁的闷气立刻又从四面八方聚了来笼罩在她的头上。空空的房间空空的炕,只影伴孤灯。杏儿在炕头上坐下了,也不照镜子侧着脑袋把耳环摘了,将插在发上的红铜钗子抽下来,脑袋一抖盘在脑后的发髻自行散开,一瀑乌发落下来披在她的肩上,都不去管,杏儿手里捏着那滑溜溜的铜钗想起了心事。

炕上依着墙叠得整整齐齐的被褥,依旧簇新簇新的,炕头上的铜颈蜡台也是崭新的,闪着一束一束的金光,墙上是一幅百子图的画,窗棂上淋了色的双喜红字仍然鲜明突出;她由不得又想起了那令她难堪的新婚之夜,不懂事的小丈夫连边儿都不让她挨。

新婚的第二天,一早待公婆起身走出房间,看见杏儿已经把院子扫过了,正在洒水。给公婆道了早安,杏儿就下了厨房接着忙活起来。早饭过后,从上史家村特意赶来帮着办喜事的小爷叔月荃便告辞了。一家人把月荃送到门口,古海娘将包了油炸糕、糖果的包儿塞在月荃的怀里,说:“给他太爷爷问好,教他老人家保重身子骨儿!”

古海的太爷爷因为生了腿病行动不便,也因为爷俩同在史家做下人,不便一起告假,没能来海子的婚礼。

月荃说：“海子什么时候走归化，告我一声。我来送送他！我是个不争气的叔爷，咱古家光宗耀祖就指望海子了。”

古海爹说：“哪里的话！海子将来若能人了大盛魁，还是短不了太爷爷和你的关照，史财东那儿你和爷爷得空为海子多添一句好话！”

杏儿只说了一句：“小叔爷得空常来！”

海子一直把小叔爷送出了村口才返回来。

海子一进门就被爹关在屋里不准动了。古海爹拿出手抄本《客商归鉴论》和残破的《算法统综》往八仙桌上一放，对儿子说：“快把算盘拿出来，得抓紧时间操练了，眼看着没有多少时日了。你姑夫昨天还说呢，下月初一就要起程的，掐着指头算算连半月的辰光都不到了！……”

海子望望窗户外边，只好乖乖地挨着桌子坐下。人是坐在了爹的身边，可海子的心却飞到了村子南边的河滩地上，秋风乍起，正是放风筝的好时候，此刻靖娃、杰娃他们准在河滩地上玩得高兴呢！眼看着走归化的日子就要到了，没几天舒心的日子了。到了那边不用说玩了，小哥几个怕是连见面的机会也很少呢！赶趁着在起程前又要娶媳妇，海子心里对爹是极不满的。人家靖娃和杰娃的爹就不像他爹这么严厉古板，说了，孩子们没几天宽心的日子了，玩儿儿就玩儿上几日吧！

海子曾把这话对爹说过，爹一听两眼睛一瞪就发了火：“你别和靖娃、杰娃比，他们要去的是什么字号？你要去的是什么字号？大——盛——魁——那是什么字号？怕是你紧学着紧练着到时候也未必能跨进高门坎呢！古人说得好——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你得好好学好好练，不能出去玩！”

海子不理解他爹的这股恶气从何而来，因而心里便生出对爹的许多怨尤。

其实古海爹也是自幼聪颖超人的，那时候村里人提起古海爹的大号古静轩也极尊重羡慕的。古静轩十四岁离开父母到天津学生意，住的颐和堂棉布店。颐和堂在天津有几十年的历史，也是一家底铺厚陈的老字号。老板是山东潍县人，颇为能干也很能吃苦。古静轩入号时颐和堂棉布店已有上百万两银子的资本，生意网遍山东、河南、河北和安徽北部。古静轩在颐和堂苦做了三十二年，从小伙计熬出徒做了买客，一步一个台阶，一直做到了账房大先生的位置，身股子顶到了八厘。按照颐和堂当时的经营，这八厘的身股三年便可得将近六万两银子的红利！

正待他苦尽甘来即将大秤分银的时候，时势却发生了遽变。英商、日商、德商相继涌来天津，外国老板开的布店经营的是大机器生产出来的棉布，叫做标布。那标布纺路细腻，质地柔软，价格还便宜，眼看着经营传统中国粗布的工厂商号一个个纷纷倒闭。颐和堂的老板倚仗自己的店是老字号，输不下这口气，硬撑着倾其全力投人资本与洋人争夺原料争夺市场，结果弄个一败涂地。老板走投无路投了海河。

顶八厘生意的古静轩不但分文红利未曾得到，待到官府来查封店铺把他赶将出来时，竟连自己的行李卷都不能带出。天津市面几尽被洋人占去，古静轩不愿为洋人做事，只好快快地回了山西老家。好在早年间尚留一些积蓄，古静轩把祖上留下的一座单门单进的院子略略修了修，便只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海子六岁入村私塾学习的同时，爹就以《客商归鉴论》为教本向他传授经商坐贾的学问，教他双手打算盘的技艺。古静轩那双龙闹海的本事是由他的师傅传下来的，那手抄本的《客商归鉴论》和《算法统综》也是师傅传给他的。师傅姓金，河南漯河人，做总账大先生二十余年，号称铁算盘，在天津颇有名气。金老先生六十二岁告老还乡，把这看家的本领和两本书留给了继任的徒弟。只以为他这徒弟可以此绝技震慑半个天津卫，岂料想古静轩生不逢时赶上外商势猛颐和堂倒闭，只落得囫囵身子回乡的境地。他心中的恶气便是由此而来的。

恶气生根，古静轩便郁郁地不快，每日里出来进去眉头总是微锁着，走路时目光瞄着脚

尖前面不出三尺的地方，与人说话也很少能看到他一个明朗的笑脸。

俗话说——扬脸老婆低头汉——这是厉害的角色。有了这认识，村里人就与他较为疏远。古家有五亩薄田，每年种些糜粟小麦，打下的粮食也够一家人食用，没有大的进项就不敢排场，勤勤恳恳过日子。他年纪大了海子又太小，五亩地平时料理夫妻双双上阵，待春耕秋收之时雇请一二短工帮忙。日子过得不很富裕也不拮据。

古家的院子挨着村子东边的边缘，三间穿靴戴帽的瓦房，院子旁边挨着房子有三间房量的地势拿土墙围着，空地上长满着荒草。那是早几年古静轩特意花钱买下的宅基地。那时候古静轩本意是要待他在颐和堂分了大红利，回来就把旧房推掉盖成全村最大的也是最豪华的宅院——有钱的人家就要盖三进院：进了院门两侧是左右厢房，然后是第二个门，第二个院子依然是左右厢房，再进一个门才是正院，此为三进。既然盖得起三进的院落就必然是全砖瓦没有虚空，而且地面也要铺砖不能见土。像古家现在这座三间量的院子，只是屋墙地基以上一米左右的墙垒着砖，屋檐下一半也垒着砖，而墙的其余部分只用土坯砌成，被称为穿靴戴帽。

古静轩自己设计了一个三进全砖全瓦的院子，院子门口要立一对一人高的石狮子，有露头的椽子都要雕刻成兽头，是十分豪华的。那三进院子的图纸连同早年积攒下来的几千两银子，一起都妥帖地藏在房间中的某一堵夹墙之内，一旦时机成熟儿子有了大的出进，古静轩就会凿开夹墙将宅院的蓝图取出实现他的夙愿。

新婚第三天的早晨古海娘和杏儿抬着一只桶去打水。古海娘在前，杏儿在后，空桶在俩人中间摇晃着，婆媳俩就拉起了话。

“杏儿……”

杏儿赶忙问：“什么事？娘。”

古海娘说：“昨个下午我跟你说的那件事儿……你没忘了吧？”

“我……没忘了。”

望着婆婆的背影，杏儿的脸唰的一下就红了。

“那，怎么昨晚上，你咋的又让海子他一个人睡了？连衣服也没脱。”

空水桶在婆婆的身后咣咣当当地摇晃着。那空桶在杏儿的眼前咣咣咣当当地摇晃着。杏儿作难了，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婆婆的问话。

“这事儿，”杏儿听到婆婆说，“在你上轿前你娘没给你安顿过？”

“我娘也说过。”杏儿低声说，“可是……海子他，他不听话。我也没办法……”

“我不是说过嘛，海子他年纪小，不懂事。可你比他大，你不该不懂事呀。眼瞅着海子就要去归化了，你不是不知道他这一去就是十年！这十年不好熬哩，你身边有个娃你就有了伴儿，不受孤单。再说了，你爹和我也都心惦着抱孙子哩。”

“哎，我知道……”

“海子他小，不懂事，你得主动点儿。我不是昨儿个就跟你说了吗？”

“我知道。”

“哎……”

杏儿羞羞惭渐地低着头走路，心里在为自己的难堪事发愁。猛听得在很近的地方一个说话气脉很冲的女人在和婆婆打招呼。她被那人的高嗓门吓了一跳，抬头看见那说话的人正站在井边搅辘轳把儿。四十上下的年纪，穿一件家织的灰布大襟上衣，脸红红的，面皮有些糙，头上罩一件棕色的头巾，说话时笑着露出嘴里的两排牙，牙尖是白色的，牙根都泛着黄，袖口向上挽着。说：“嫂子呀，你这么做婆婆太狠了吧，刚娶过两天就让新媳妇干活儿了！”

“不是婆婆……”杏儿赶忙抢着说，“是我自己要做的。”

“哎呀呀，看看新媳妇多会说话！海子他妈你真是好福气呀！瞧瞧多俊的媳妇，杏核花眼鹅蛋脸身段子也好，这会儿咱小南顺可有了拔尖的俊媳妇了。”

“瞧您说的!”杏儿扭捏着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应付了。

婆婆不答腔只是嘿嘿地笑，走上前去帮着把吊上来的水斗子提出井口。完了，对杏儿说：“这就是咱西隔壁的张婶。”

杏儿行了个万福，甜甜叫一声：“张婶子!”

婆婆说：“你张婶子的能干在咱小南顺可是第一号的，出门地里，回家炕上灶间做什么都利落着呢!”

“想不利落也没办法呀，”张婶子很轻松地舒口气，“咱的命里就没那个福，在娘家时穷得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嫁到了张家又遇上了张有那么个货色，娶过我没出一个月就去了归化，弄了个拍马不回头！也不知道是死在了草地上还是在那边又娶下了女人，死活没有个音讯……”

“哪儿儿能呢，”海子他娘赶忙说，“你可不敢咒他有叔，他有叔不是那种人!”

“我也是说气话哩，我早就跟海子说了，赶明他去了归化好好下点儿气力替婶子我寻寻那个死鬼……”张婶把扁担钩往桶上挂着，眼睛很热情地望望杏儿，“娃儿你命好！嫁到了古家算是嫁对了，海子那娃可是不一般哩，面相就好！我懂得相法，海子是个大福大贵的贵人相！……我接的生，我最知道，他一生下来就和别的娃不一样。我接生的娃多了，别的娃都是两三天才睁眼呢，海子一生下来没一个时辰那眼睛就睁开了，黑定定地看人就像会说话似的。”

也不等别人答话，张婶担起水桶走了。扁担嘎吱嘎吱地叫着在她的肩上颤悠。杏儿望着张婶的背影笑了，心想，这张婶真是个性子爽直的人。

婆婆一边打水一边对杏儿说：“你张婶真是命苦，张有叔一走快二十年了，一点音讯没有，弄得她是走也不是守也不是，打里照外就她一个人忙。连公婆殁了都是她一个人张罗着打发的，也亏着她身骨结实，要是她的这些事儿搁在我身上怕是两个也压趴下了。你看她担一挑子水走起路还一阵风似的呢!”

“是哩，”杏儿说，“张婶她真是耐得了苦!”

婆婆说：“人要穷呢可得有副好身子骨，倘要是小姐的身子逢了丫鬟的命，那可就惨了……”

杏儿一边摇着辘轳一边想张婶的事，好像有一片阴影不知从哪儿飘过来罩在她的心上，她就不那么快活了。她问婆婆：“娘，张有叔他，怎么地就能断了音讯呢？”

“怎么地，张有他去归化学生意。一同去的四五个人哩，他们是自己干，做小买卖。干了几年挣了一些钱，张有就和另外两个人一起捧伙开了一个皮毛店。开头生意还挺好，隔些年也有钱给家里捎回来。后来买卖没做好，塌了，自那以后就没有音讯了。”

“归化地方有多大？就打听不出来？”

“怎么没打听！有人看见他了，说是张有拉骆驼呢，也有人说他去了草地，在喀尔喀那边做小生意去了。反正是没个准信!”

“买卖做不成，人就回来呗！岁数大了在外面有个灾灾病病的也没人好好照顾。”

“说得轻巧！做男人就那么容易呀？但凡是出去的，哪个不是宁折不弯？！除非是挣了发了，不然就是死在外边也没脸回来见人！俗话说：女人活得一腔血，男人活得一口气。男人要是没有志气没有骨气，那就什么也做不成了。”

杏儿不再作声了，默默地与婆婆抬了水桶往回家走。

杏儿生长在经商之风甚烈的晋中土地上，自幼耳濡目染对其中的甘苦也颇为知道一些。只是那些了解和认识都是朦胧的、抽象的、间接而粗浅的；初做人妻，对即将远行归化的小丈夫还没有建立起柔肠百结的情感，对小丈夫远去之后的漫长岁月中她将要忍受的独守空房的煎熬也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她才只有十六岁，只知道要做个好媳妇得听婆婆的话，而婆婆的话是不会错的。

杏儿的思想单纯得还没有脱离开普通农村少女的境界。新婚第一夜的失败，一方面是由于她的单纯，没有经验；另一方面少女固有的羞涩和任性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婆婆说的海子他小，不懂事，你得主动着点儿……不是无的放矢的泛泛而论，那是很有针对性的一句话。新婚之夜，古月荃刚刚把听喜房的孩子们请走，婆婆就在古海爹的怂恿下悄悄潜在了新房的窗根下，小俩口屋里的事被婆婆听了个一清二楚，只是碍着面子婆婆没有向媳妇把话挑明罢了。海子睡了以后，杏儿赌气吹熄了灯扯张被也自去睡了。这情形婆婆是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了。“海子他小，不懂事”就是指这说的，“你要主动着点儿”也是指这说的。这叫做点到为止。婆婆说这话时背对着媳妇，杏儿没看着婆婆的脸色，自己的脸红了，说明她听懂了。话是听明白了，可是事情做起来就没有那么简单，更何况这里存在着一个极难攻克的“暗堡”，是个秘密，这秘密是属于海子、靖娃和杰娃所有的，无论是杏儿还是古海爹娘都被瞒得严严实实。

海子、靖娃、杰娃这三个孩子都是十四岁，都是准备到归化去住地方学生意的，按照必须的程序在起身前一个月，在三个娃的家里都给他们娶了媳妇成了婚。很久以来晋中一带就有早婚和小婿大媳妇的乡俗，有民俗为证“女大三抱金砖”。认为媳妇大几岁更懂得疼爱和照顾年龄比自己小的丈夫，那么做丈夫的自然就要少操心多享福了。更何况即将远行的丈夫留了比自己大的媳妇在家里，能更懂得帮助父母料理家务。

问题是十四岁是个什么年龄呢？那是个人不嫌狗还嫌的年龄！说是十四岁那指的是虚岁，实际年龄只有十三岁。十三岁的男孩子会是一种什么心态？这是很好理解了。所以当家里苦心准备热情张罗为他们把媳妇娶到屋里，甚至那媳妇还相当漂亮，可他们就是不待见！依他们的观点来看，与媳妇亲近，向媳妇赔软话，和媳妇睡一条被筒，那都是“男子汉”最丢人的事情，是“软”骨头，“没出息”！谁要是那么做了，谁就会被小伙伴们瞧不起。

还有一点儿挺要命的，那就是他们有话不跟家里说，要是说了或许事情就好一些，家长会给他们做工作、讲道理，晓以利害。他们心里有话只找小伙伴儿商量。由于共同的境遇，海子、靖娃、杰娃三个人走得最近，说来说去三个娃儿就结成一个同盟。这同盟的目标针对各自的媳妇，要旨是：不和媳妇亲近，不和媳妇说软话，不和媳妇一条被窝里睡。看谁最“坚强”！谁就是男子汉，谁就是英雄。

这小人儿的把戏可是害苦了那些媳妇们，一方面是婆婆（当然背后还有公公）的催促和警告，另一方面是小丈夫的顽抗，结果落了个夜夜无成绩，两头不是人。杏儿和靖娃媳妇、杰娃媳妇所遭遇的细节略有相异，结局大抵相同，不用说都没有完成公婆交给的任务。彼时之晋中这样的悲剧几乎到处都在上演。渐渐地那诉说做媳妇的凄苦心情的民歌就传唱开来：

一更里梅花落，哎哟，一更里梅花落，
那梅花落在奴家的身上。
二更里鼓子敲，哎哟，二更里鼓子敲。
小奴家命苦，寻下个小女婿他年纪小。
三更里鼓子敲，哎哟，三更里鼓子敲。
奴家十八岁，小婿才十一。
叫他叫不应，推也推不醒，
他把那睡觉当成了好事情。
揭开铺盖我摸一摸，
哎哟哟，小女婿他尿下了！……

古海倒是没有给杏儿尿下炕，但究其性质与那些尿炕小儿并无本质区别，他顽强地固守着自己的堡垒，终于使得杏儿没能克服。那床帏之间的攻坚和据守的活剧我就不必细说，总之杏儿是眼睁睁地将小丈夫放去了，并且因此就种下了婆婆（当然也包括公公）对她的不满。每每谈及，古海娘就难免要冲杏儿撒些怨气，或冷讽或热嘲地批评一番，杏儿便只有听着。

挨至十一月，一件新闻给了这婆媳俩一个强烈的刺激。这一日的下午古海娘去隔壁的张婶家借一面摇面的箩子，回来的时候脸色就特别难看。杏儿正在院子里推碾子呢。听得院门吱当地响，就见走进门来的婆婆满脸霜挺吓人的，忙停下碾子问候：“娘，你老是咋的了？”

婆婆冷眼扫了媳妇一遍，将手中的箩子往杏儿怀里一惯，力量大得使杏儿趔趔趄趄一连退出好几步。古海娘只管抱住碾把自己推起来，一圈一圈地沉着脸。杏儿被婆婆的举动弄得莫名其妙，又小心翼翼地问：“娘，是不是张婶说什么话没说妥当惹您生气了？”

“哼！人家张婶好好端端的我跟她生什么气？！”

“那……您这是怎么着了？刚才出门时还好好的呢！”

“我是跟我自个儿生气呢！是我自个儿不争气！不中用！”

“别介，娘，”杏儿脸上堆着笑走过去，“您去歇歇，我来推碾子……”

“我用不起你！”

婆婆一伸胳膊就把杏儿推开了，那劲儿使得和朝杏儿怀里掼箩子时一般大。杏儿一愣，这才知道婆婆的生气是冲着自己来的。她惶惶地想了想，说：“娘，莫非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惹您生气了？”

“你自己心里明白！”

婆婆的话一个个字又冷又硬就像冰雹似的向杏儿砸过来。杏儿又惶又懵又觉委屈，小嘴不由得噘了起来，也不敢再问，悄悄地跟在婆婆的后面拿笞帚在碾盘上扫。哪知道婆婆对她的气儿大着哩，猛地转过身一把夺了杏儿手中的笞帚就丢了出去。

“我不敢用你！小祖奶奶！”婆婆吼着说。

这一下杏儿就受不了了，立刻就眼泪花花的了，口气很强硬地质问婆婆：“我没做错什么事！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哼！你好事——你是天底下最好的媳妇！”

“我哪不好，你明说出来嘛！干什么要这么作践人？”

“我说出来？——”婆婆继续推着碾子，“我的话还不如放屁！你还当回事儿？”

“您的什么话我没照着做？”

“你自个儿知道！”

“我不知道！”

杏儿终于忍不住，呜呜地哭起来捂着脸跑回屋里去了。这是杏儿嫁到古家来第一次和婆婆正面起了冲突。杏儿也不是那种肯于逆来顺受、什么委屈全能咽得下的人，晚饭她也没有去做，就只在自己屋里蒙着头在炕上躺着。婆婆也没过来。直到掌灯后好一阵子了，才听见屋门响动有脚步声进来。

“呦，这是怎么了？杏儿，一个人耍小性子呢？……连饭也不吃了？”

是张婶。

张婶说着话把蜡烛点着了，在炕沿边坐下。“有什么委屈的事儿跟张婶说说！男人不在张婶替你做主！”

杏儿把脑袋露出来，望着张婶把嘴一撇又哭起来：“我受不了了，我要回娘家！明儿个一早我就走！”

“这可使不得，杏儿你听我说，不管什么时候这回娘家的话不能随便地说，更不能随便地做！”

“我是没办法！好端端的，婆婆突然就又搡我又骂我！”

“咳！说起来这事儿也怪我，怪我这个老婆子嘴头子快肚子里藏不住话！……张婶先给你赔个不是！”

“您这话是从哪儿说起呀？”杏儿忘了哭，看着张婶问道。

“刚才你公公去找我，一进门我看他那脸色还不等他张口就知道是我惹下事了。我就问：

‘是不是海子他妈和媳妇生气啦？！’你公公说：‘可不是哩，你快去劝劝吧！’……我就来了。先给你赔个不是。”

杏儿问：“到底是咋回事？”

张婶说：“是这么回事——上午我在村道上遇见杰娃娘了，杰娃娘说——我正要找你哩！我说——什么事？杰娃娘说——我们杰娃媳妇有喜了！到时候这接生的事儿还得麻烦你哩！……下午你婆婆去找我借箩子，我就把这事跟她说了……都怪我嘴贱！不值钱！”

杏儿不响了。张婶的话像谁猛地拿锤子在她脑袋顶敲了一下，她一下子就懵在那里、愣在那里不动了。谁都知道，海子和靖娃、杰娃三个去归化之前，家里赶趁着都给把喜事办了。时间前后差不了一个月。一个样的都是小女婿大媳妇，三个小子都是十四岁，三个媳妇呢，只有杰娃媳妇大一点是十九岁，靖娃媳妇和杏儿都是十六岁。看来就在于杰娃媳妇稍大一点、懂事多一点也多一些手段，在男人走归化之前把事情做下了。杏儿心里顿时酸酸的、有些懊悔了。她想起来，当时自己脑子活络些，找杰娃媳妇串通串通讨些办法回来，就不至于落这么个结果了。同时心里也有些嫉妒，又想杰娃媳妇心眼着实太窄，既然三个小丈夫是好朋友，三个媳妇也应该相互照应着点儿，自个儿有了对付男人的好办法为什么就不对她和靖娃媳妇说说呢，光顾了自个儿做成了事，把别人比得不好做人。幸亏靖娃媳妇也是空着怀的，不然的话把自个儿就更孤立了。事情说明了，杏儿弄清了婆婆生气的由来，觉得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自己毕竟是有责任的，委屈也就此消下去了。她将被子掀了，在炕上坐起来，对张婶说：“张婶，这事儿哪能怪您，您就别往自个儿身上揽了。要说怪也只能怪我自己，是我这肚子不争气！”

“也不能这么说，我这快一辈子人了我知道。”张婶劝道，“咱都是做女人的，其实都一样。想当初你张有叔娶我的时候我也是像你这个年纪，我不是一样也没把事情做成，自己空着怀把那个死鬼放跑了？我一样的没办法嘛！”

杏儿笑了。

“你说说，那……咋得个弄嘛！真的是没一点儿办法！婆婆也不是没教我，可……常言道——自古以来只有船靠岸的哪里有岸靠船的？事情过后我也是后悔不迭！不然的话我身边有个一男半女的日子也不至于这般凄惶。”

“我这才知道，做女人难哪！”

“你婆婆不也一样？她若是有办法海子也不会这么点大！她也不会只有这么一个儿子？都一样——你说是不是？”

“是哩！”

“那你还生婆婆的气？”

“我还生啥气？”杏儿叹口气，“只能怪自己命苦哇！”

“都一样的，你婆婆是一时心里不畅顺冲你出气，过后也后悔了，又不好放下做婆婆的身份，才叫你公公去唤我来替她赔不是……”

“不用哩！看您说的，哪有做长辈的给晚辈赔不是的道理！”

一场婆媳冲突就此和平了结。第二天杏儿担着麦担，古海娘扛着锹一路和和气气地去了。

古家种了两亩冬小麦，今年雨水好，苗势长得正旺，亟待着追肥锄草呢。公公身子骨不结实，自幼又没做惯田地里的活儿，农田里的营生全仗着她婆媳俩呢。自从产生了那场冲突，一家人都小心翼翼回避着这敏感的话题，就尽量不去触及它。不去想它心里也就不会烦恼了。平平和和的日子在忙碌中一天天过去。只是住在一个大村子里的人多了，出来进去的，有时候看见别人家的媳妇带着娃在街上走，不论是古海娘还是杏儿，都难免勾起心里的不快。谁也不去说它。于是各自的心里就都种下了病。这病时不时地发作隐隐地疼痛，都忍着。最厉害的是有一次看见腆起了肚子的杰娃媳妇，疼痛在婆婆的心里发作，忍不住悄悄地一个人哭了一场。那天是婆媳俩相跟着从地里回来，在村道上同时看见杰娃媳妇的。杏儿独自也哭了

一场，只是婆媳俩没有通气。

此时杏儿送走丈夫还不到一年的时光，她哭的日子且在后头呢！

传来海子入号的好消息，又逢腊月二十三的好日子，古家本该是为海子入号喜气洋洋地庆贺一番，哪曾想婆婆触物感怀，由盘饺子勾起对儿子的思念，继而情绪失控言头话尾之间没头没脑地对杏儿泄出一股怨气。杏儿听在耳里痛在心上，又不好与婆婆顶撞。饭罢好歹把饭摊子收拾了，洗了杯盘碗盏之后，回到自个儿屋里兀自一人哭了起来。那哭声也不敢张扬，一部分被手帕封堵，一部分被门窗封堵，幽幽怨怨地在昔日的新房里低声徘徊。

入夜，在小南顺的上空不时地有爆竹在炸响。爆竹炸响的色彩光亮忽明忽暗地映在杏儿房间的窗棂上，春节正在逼近，那喜庆的气氛已是愈来愈浓了！

## 大盛魁 1 第三章

一

乌里雅苏台城建在一片被美丽的群山环抱着的谷地之上，蜿蜒曲折的扎葛苏图河由北而来，与自东向南而去的乌里雅苏台河在城市的东南角外汇合，在那里形成了一片宽阔的河滩地；肥沃异常的河滩地被开垦成了农田，田地里的小麦和蔬菜在夏秋两季是一片绿汪汪的景象，耕作这些田地的全都是来自中原的农民。溯乌里雅苏台河往东一带则是森林广布，那里的山谷地带和半山坡上长满了密密匝匝的落叶松，沿河的两岸则是白桦树林，绿顶白干的白桦林一直延伸到了城市的脚下，在南面白桦林和由城内铺展出来的道路连接起来了。城里是店铺、寺庙、军营、王爷府以及普通居民的住房，一片瓦灰色的建筑连接在了一起。

乌里雅苏台城内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当然就是王爷府了，王府坐落在城市的东北方向，由一道镶嵌着黄色盖顶的围墙围成一个大院，大院内又隔开一个小院，内院住着王府的主人巴图和他的三位福晋（夫人）以及他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外院住着王府的管家贺其格图和归他管辖的二十一名仆役。

巴图王爷的家世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一百六十多年前的康熙时代，巴图王爷的祖先在征讨叛乱的噶尔丹军队时作战英勇立下了功勋，被皇帝封为王爷，巴图家族的血脉从那时候起一直流传到现在已经历了七代了。王爷府控制着喀尔喀草原上最重要的城市乌里雅苏台，以及城市周围方圆六百里的草原。这是一片水草丰饶的土地，在这片广袤的山地草原上居住着四万帐牧民，他们全都是王爷府的属民。直接属于王爷的私人财产，是羊群十二万只、牛群三万头、马群六万匹、驼群两万峰，所有这些牧畜都是由王爷府中的牧奴放养着的。

老王爷巴图接近六十岁了，生着宽阔的紫色脸膛，高颧骨宽额头留着浓密的络腮胡须，样子威风凛凛；但是在他接连着娶了三个妻子之后，酒色在摧毁了他生殖能力的同时也把他的身体彻底毁掉了，结果盼望多子多孙的王爷到头来膝下只有一子一女。如今老王爷除了每年冬天由仆人把他扶上马出去打猎之外几乎什么事情都不做了。一年前老王爷向北京的朝廷递交了辞呈，把所有的政事和家事全都交给了他的儿子沙格德尔管理。

新王爷是一个思想开放、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他只有二十六岁，十年前曾经随着进京值班（清制，草原上的王爷每隔三年要进京为官参与朝政管理。）的父亲在北京住了整整三年，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事实上早在正式继承王位之前，沙王已经把王府内外的事务全都管理起来了。虽然家业庞大，但是对于年轻能干的沙王来说这并算不了什么，他只需在每年的春秋两季畜牧生产的关键季节骑着马对散布在草原上的畜群进行一番巡视，其余的事情就全部交给王府的管家贺其格图去管理了。好在草原肥沃风调雨顺，一个好年景接着又一个好年景，畜群在成倍地增长着。

但是旗政的治理就不那么简单了，昏殆的老王爷为他留下了许多棘手的事情，比如寺庙的修缮问题、旗署衙门内官员的贪污问题、税收问题等，都亟待他解决。

这些事都还好说，最让他感到头疼的是大批俄国人的到来。沙王上任不久，还没等他把旗政方面的事情理出一个头绪，依照中俄两国刚刚签订的《库伦条约》——允许俄国商人进入喀尔喀草原进行自由贸易，从伊尔库茨克拥入乌里雅苏台的俄国商人就接二连三地到王府来拜访了。俄国商人的到来使一向平静的乌里雅苏台局势顿时复杂起来。他们要求沙王给他们解决住宿的地方，要求沙王给他们解决建筑店铺所需要的地皮问题，还有许多前来旅游的俄国人要求沙王就安全问题向他们作出保证……一天到晚王府客厅内总是滞留着等待答复的俄国人。几乎用了半年的时间，安置俄国商人的事情才初步有了眉目，一部分俄商留下来了，他们或者买了地皮盖了房子，或者在乌里雅苏台街上向当地的中国商人租了合适的铺面，使生意正常运转起来了；另一部分俄商离开了，显然乌里雅苏台并不是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可以无限制地容纳俄国商人。喧闹过后乌里雅苏台又平静下来了，俄国商人逐渐进入了乌里雅苏台的生活轨道，其中有的俄国人就成了沙王府的常客了。

在王府宽大的客厅内，经常有乌里雅苏台的各界名流前来聚会，他们都是为了探讨振兴草原的事情而由沙王请来的客人，这些客人中间有朝廷的钦命官员、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各盟驻乌里雅苏台的代表、邻旗的王爷、寺庙的高僧以及各大商号的主事掌柜。沙王设宴款待客人，与大伙儿饮酒歌唱高谈阔论。在漫长的冬季，这种聚会常常是一连十天半月不间断地进行着。当谈锋渐钝客人疲倦的时候，主人就会吩咐使唤丫头达尔玛把一个镶着宝石的贵重留声机打开。从留声机里流出来的奇异的音乐就会使昏昏欲睡的客人重新振作起来。这时候所有人的目光就会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这就是不久前刚刚来到乌里雅苏台的俄国商人伊万·伊万列维奇。这架留声机就是伊万送给沙王的礼物。

伊万用微笑迎住了众人的目光，灰蓝色的眼睛在他狭长的眼缝内闪着柔和的光亮；要是遇上达尔玛摆弄不好那架留声机的话，伊万就会从椅子上站起来摇晃着他那修长的身体走过去，一边摆着手一边用蒙语对达尔玛说：“小姑娘，请停下，让我来。”

熟练的蒙语使伊万和沙王以及其他客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在乌里雅苏台的俄国人中间，伊万是最先打开局面的一个。他很懂得在微妙的心理作用下找到与当地人接近的道路，除了语言上的一致，在服装上他努力向当地人靠拢——伊万换上了一身酱色的蒙古袍，头戴一顶圆形礼帽，如果不摘帽子的话远远看去他几乎与当地人没有什么区别了。

聪明能干的伊万从一个姓林的归化商人的手里租了两间铺面，就在乌里雅苏台正街靠近关帝庙的地方，店铺的位置非常之好。姓林的归化商人是一个零售商，由于生意不怎么景气他把自己的五间铺面连同铺面后面的院子以及住房辟了一半租给了伊万。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伊万并没有要求沙王帮助，是他自己直接与林掌柜谈成的。如今伊万的身份已经不是到归化时候的“代理人”了，也不是托博尔斯克公司的高级职员，而是刚刚在伊尔库茨克挂牌开张的西伯利亚茶叶公司乌里雅苏台分公司的经理。

冬天，当第一场大雪降临的时候，沙王就邀请他的客人们一起陪着老王爷去打猎。每当打猎的队伍出发的时候，客人中有一位就自动退出了，这个人就是大盛魁乌里雅苏台分庄的坐庄掌柜祁家驹。王府的聚会，祁家驹是有请必到的，祁家驹是王府聚会中最尊贵的客人：这一方面是由于大盛魁在乌里雅苏台的经济影响力十分巨大，它几乎控制了这里的整个经济命脉；另一方面就个人来说，不久前大盛魁归化总号刚刚为祁掌柜花钱捐了四品顶戴，就政治地位来说祁掌柜比乌里雅苏台的参赞还要高出一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祁掌柜就是乌里雅苏台的第一号人物。也只有祁掌柜可以做出这种对老王爷的不恭之举，换作其他任何人都是不敢造次的。说起来其实所有的客人包括沙王本人对打猎都没有什么兴趣，只是为了表示恭敬才随老王爷出猎的。时势演变，如今的时尚早已不是什么打猎了，而是变成了玩走马。草原上新的一代社会名流几乎无一例外地全都是走马的爱好者，为了调驯走马，沙王专门从临近的土库曼和硕王爷那里花重金买回了一个名叫桑布道尔基的驯马手。

桑布道尔基是名扬千里的驯马好手，他非常珍视自己驯马手的荣誉和风度，他的衣着总

是既帅气又整洁，一双香牛皮的长腰马靴擦得亮程锃的，又粗又长的大辫子缠绕着脖子闪着乌黑的亮光；脑门子上扎一根彩色的绸带，有时是红的有时是蓝的，经常更换；当他要降服一匹烈马的时候，就将袍襟撩起使劲塞进腰带里。人们都说桑布道尔基座下能有五百斤的力量，这五百斤的力量是如何测算出来的谁也不知道，可是有人亲眼看见一匹野性十足的生格子马，在桑布道尔基驯它的时候又是扬头又是尥蹶子，拼命地嘶叫着拖着驯马手一个劲儿地在空场上打旋子。桑布道尔基在马背上攒足了劲儿“嗨”的一声，座下一使力两腿一夹，就见那生格子烈马立刻就四条腿打着颤一个劲儿向下蹲着，再也蹦跳不起来了。

驯马手把许多质地坚硬的白蜡杆在空地上摆开来，那些支架就像现代体育场上的高低栏架一样，也是用油漆成两种颜色的斑纹；驯马手用的支架高二尺宽三尺，隔开一匹半马的距离摆一个，一溜排开有几十个之多。最初桑布道尔基只是将马牵着，引领着它一步一抬腿跨着栏架走，对陌生的栏架感到恐惧的马常常在栏架前面驻足不前，这时候桑布道尔基并不强迫它，而是很耐心地拿手在马的脖子上轻轻地挠着，一边在嘴里低声地吟唱着一首什么歌，好像在与那匹马倾心交谈安慰着它。那受驯的马就渐渐地安静下来，慢慢地在驯马手的诱导下将抬起的腿迟迟疑疑地跨过栏架，接着又慢慢地把另一条腿也跨过去。当受驯的马克服恐惧心理逐渐习惯起来以后，桑布道尔基就跨上马背去，骑着它越过栏杆。再后来等到受驯的马对摆开的栏架完全熟悉了，驯马手就进一步拿一块黑色的布条把马的眼睛蒙住，骑着它跨越栏杆行走。如此反反复复地练习，经由桑布道尔基调驯出来的走马走路的时候一个个全都是高高地扬着脖子，步式潇洒形容高贵。

有一次，沙王命令桑布道尔基当众骑着一匹出色的黄膘走马为大家作表演。预先发了告示，沙王要以黄膘走马做一场豪赌——赌注是一群三百匹的马群！沙王亲自把一只盛了水的木碗放在黄膘马的鞍子后面，沙王说：“诸位看清楚了！现在我要让桑布道尔基骑着黄膘马绕王府走一圈，假如有一滴水从木碗里洒出来我沙格德尔就算输了。谁愿意与我赌一场呢？”

“沙王，如果您赢了怎么办？”人群里有人喊道。

“这话还用问吗，既是赌博输赢进出都应该是三百匹马，这才合理。”

有人替沙王做了回答，众人寻声望去见说话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大盛魁分庄的坐庄掌柜祁家驹。祁掌柜站在人群的内圈，以手捻须微皱着眉头把目光停在黄膘马的身上打量着。站在他身边的是参赞将军喜山、天义德分庄掌柜李泰、扎萨克图汗的代表，还有引人注目的俄国商人伊万，全都是乌里雅苏台的名流。也只有这些人才有资格与沙王对赌。正是这帮人在沙王府的客厅内喝酒喝到兴头上，提出这场赌博的，就见喜山参赞怂恿李泰说：“李掌柜何不一试？”

李泰摇头摆手连忙说：“要论对马的精通，在乌里雅苏台祁掌柜乃是首屈一指，祁掌柜该当仁不让与沙王赌上一回，也好让我们开开眼界。”

祁掌柜笑而不答，两个手指把胡须捻成一小绺轻轻旋着，目光指向了伊万：“伊万先生不打算试试吗？”

“好！”伊万把礼帽从头上一把扯下在手上攥紧了，说道，“既然沙王有此雅兴，那么我就来凑个热闹！只是我刚来乌里雅苏台不久，除了自己的一匹乘马之外再没有一头牲畜。我赌银子，十足的汉堡银——两千两！”

“好！”

人群中爆起一片叫喊声。

祁掌柜走进圈内扬起手臂示意大家安静，高声说道：“今日沙王与伊万先生豪赌，我祁某人愿做中人。”

说罢祁掌柜走到桑布道尔基跟前，把放在马背上的木碗双手端住向众人亮了一亮，重新在马背上放好。又对桑布道尔基安抚道：“虽说这赌博只不过是一场游戏，你却马虎不得，骑马疾走其速一定要快！”

“我知道。”桑布道尔基说。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祁掌柜又征询伊万和沙王的意见。

得到沙王和伊万的同意后，祁掌柜手背一扬对桑布道尔基说：“上马——开始！”

在一片寂静中，人群让开一条道，就见黄膘马甩开四蹄驮着桑布道尔基走起来，四蹄疾蹈如梭掀起一溜尘烟。欢叫雀跃的孩子们追随着黄膘马跑着，大约一袋烟的工夫，黄膘马驮着桑布道尔基就从王府的另一侧绕回来了。马蹄敲打地面的“嗵嗵”声和孩子们的呼叫声远远地传过来。人群激动地迎了上去。桑布道尔基嘴里轻轻地“吁——吁”着慢慢把缰绳勒住。

“不要动！”

众人围上去看那黄膘马背上的木碗，碗中的水居然一滴也没有洒出来！周围响起一片惊叹的呼叫声。

王爷走过去，哈哈大笑着把那碗水端在手里仔细地欣赏了半天。当下王爷就叫管家拿来十两银子赏给了桑布道尔基。好的走马日行六百夜走四百，其速度与奔马相差不到哪里去。但是人骑在走马的背上感觉却要比骑大蹿大跃的奔马不知要舒服多少倍。可以想见的，一碗水放在马背上尚且不会洒出来，人骑着走马是会何等地舒坦稳当。那时候北方百年无战事，安靖升平之年月，讲究身份与风度在那个年代便蔚然成风，统帅和平军队的将军、钦命官人、占有广阔草原领地的王爷以及他们的福晋、小姐、巨商大贾，那种对各种人抬的马拉的轿车腻烦了的社会名流们，哪个不是以拥有一匹上等走马而引以为豪。一匹上好的走马价值数千两银子呢！无论是草原城市的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伦，还是在归化城、北京城、天津卫和汉口这些内地都市，到处都可以看到上流社会的人们，骑着装扮高贵的走马招摇过市。

桑布道尔基调驯出来的走马除了满足沙王本人和王府内的福晋、少爷、小姐骑乘外，其余尽数都被大盛魁收买了。大盛魁的乌里雅苏台分庄前任坐庄掌柜在任的时候，曾经用山西太谷广升誉药铺的龟龄集，治好了老王爷福晋的疑难病，由于这种关系老王爷对大盛魁倍加好感，凡是大盛魁的事到了王爷府都好商量。小王爷继承了老王爷与大盛魁的友情，王府和大盛魁依旧是走得很近。大盛魁提出全数购买桑布道尔基调驯出来的走马，而且价格给得相当好，王爷自然没有不答应的道理。

大盛魁不但在马价上给得宽裕，每年还有六十两银子的意思奉送驯马手本人。这样一来桑布道尔基这个名扬整个喀尔喀草原的著名驯马手，就有一多半是属于大盛魁的了，等于是大盛魁自己雇请了难得的驯马高手。不过大盛魁收买桑布道尔基驯出来的走马，并不是当做商品出售的，而是作为礼物送给了乌里雅苏台的将军、科布多将军、绥远将军、库伦的办事大臣以及归化城的道台、山西的巡抚……直到北京城里的恭亲王。好的走马数量是很少的。

在桑布道尔基调驯出来的走马中有一匹特别名贵的，成了大盛魁乌里雅苏台分庄的坐庄掌柜祁家驹的坐骑。这匹马身个高大，腰身修长，外貌分外英俊夺人，它的身上除了四只蹄子的颜色是浅褐色的之外，通体上下洁白如雪，找不出一根杂毛。经桑布道尔基一番调驯之后，这匹白马自有一种不同凡俗的雍容华贵的气质。祁掌柜骑着它在乌里雅苏台的街上走，每每引来众多羡艳不已的目光。祁掌柜给他的爱骑起名为“白天鹅”。

“白天鹅”在成名之前并不怎么打眼，桑布道尔基将它从马群中挑选出来之初，沙王本人也曾经仔细观察过，那时候未曾修饰过的“白天鹅”鬣毛散乱目光狂野，尤其是有一个重大缺陷——四蹄特别别地大。于是沙王摇了摇头把“白天鹅”放弃了。按照惯例，凡是桑布道尔基调驯的走马必得沙王率先过目将他喜欢的留下，然后才交于大盛魁全数收去。当沙王摇着头从“白天鹅”身边走开的时候，祁掌柜却留下了。他们都是走马爱好者，每当有新的马匹挑出来这二位都要放下手中事务前去察看。祁掌柜绕着“白天鹅”转了一圈又一圈，足足有一个时辰的工夫不肯离开。他一句话也不说把“白天鹅”从上到下从前到后，每一个细微的部位都仔仔细细地看过。后来又蹲下身子把那马的大得出奇的蹄子研究了半天。最后祁掌柜对桑布道尔基说：“这匹马我要了，你把它牵到分庄的院子里去。”

桑布道尔基牵着“白天鹅”走进大盛魁分庄的院子以后，足足有两个月的时间连人带马都没有露面。这期间祁掌柜就和沙王把“白天鹅”的购买款项交割清楚了。两个月之后，当人们看到驯马手骑着“白天鹅”从大盛魁分庄的大门走出来的时候，都惊呆了：经过了修饰的“白天鹅”，被阳光一照，雪白的皮毛反射出一束束银色的毫光！浅蓝色的眼睛水灵灵地能映出人的清晰影像；最让人不解的是那四只肥大笨拙的蹄子没有了。浅褐色的蹄匀称极了！这时候大家才明白了，原来祁掌柜是一个善于相马的奇人。后来人们才渐渐地知道，桑布道尔基把“白天鹅”牵人大盛魁院子之后，祁掌柜并未让他立刻调驯“白天鹅”，只是吩咐厨房每日三餐好酒好肉地款待驯马手。

祁掌柜亲自指挥几个小、伙子在分庄院中一处僻静角落做一木架，下边挖四个小坑，把“白天鹅”置于木架之内，四蹄埋在坑里，每日三次以水灌之。马头前面放一食槽，“白天鹅”只能吃不能动，此称为沤蹄。两个月之后将木架拆去挖出四蹄，就见“白天鹅”的外蹄脱落露出漂亮的内蹄。当沙王看到桑布道尔基骑着“白天鹅”在王府门前的空地上训练时，大吃一惊，但是后悔已经晚矣。

癖马如痴，乃是祁掌柜子的一大爱好。只要是乌里雅苏台有什么庆典集会，祁掌柜便将“白天鹅”打扮起来，骑着它去出席。喀尔喀草原上著名的说唱诗人宝力高，特意为“白天鹅”编了一首赞歌，那歌唱道：

金丝编织的马缰，
响铃串合的嚼环；
象牙雕刻的鞍鞘，
紫檀精制的马鞍；
裁绒剪裁的马褥，
蟒皮缝制的鞍垫；
金鹿皮拧就的拧扣，
香牛皮做成的大旂；
丝挽的两条肚带，
铜铸的一对镫盘；
各种珍奇异宝装饰的“白天鹅”呀，
把圣洁的奶酒向你轻弹！
……

“白天鹅”的美名在乌里雅苏台城里城外的居民中，在军营的士兵中，在喇嘛寺院的神侣中，在王府上下，在各色商人中间迅速地传播开来。很快就传到了库伦（现乌兰巴托）、科布多、归化城，就连几千里之外的中俄边界的贸易城哈克图的俄国人也知道了。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人出了名会惹麻烦，猪肥了要挨宰，马的名声太大了也会招来灾祸。一年以后就是因为“白天鹅”，在大盛魁乌里雅苏台分庄与王府之间，无端地酿起了一场矛盾，使大盛魁在喀尔喀草原上的商业利益，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由此祁掌柜被从乌里雅苏台分庄坐庄掌柜的重要位置上撤下来，降职使用派到了汉口。这是后话。

二

北京，一份关于批准老王爷巴图退位和任命小王爷沙格德尔继位的皇帝诏书，在一个早晨由紫禁宫的太监转至了理藩院衙门；理藩院立刻派出快马驿使星夜赶路将诏书送往喀尔喀草原。驿使在五月下旬由北京出发，经过北京——宣化——张家口——丰镇——归化——可可以力更（即现今的武川县）——百灵庙——达兰扎达加德——扎萨克图汗等官方驿路，于七月初终于抵达乌里雅苏台。老王爷和小王爷当即跪接了皇帝的诏书，设宴款待从北京来的风尘仆仆的驿使。老王爷亲手把皇帝的诏书在客厅正面的神龛里面放好，对继任的儿子说：“从今天起咱乌里雅苏台草原的兴衰就看你的了，你要勤勉做事，上对得起大皇帝浩荡皇恩，

下对得起草原黎民百姓。”

“我一定会尽力而为，请父亲放心。”

“时势遽变，”老王爷忧心忡忡地说，“如今之势乌里雅苏台已不比从前，大批俄国人进入我们乌里雅苏台草原终究是件让人难以放心的事情。今后做事你要时时处处多加小心才是！”

“我知道。”

他们决定半个月之后召开盛大的继位庆典大会。

为了预备沙格德尔王爷继位的庆典，大盛魁分庄早在半个月之前就开始忙上了。祁掌柜亲自指挥铺伙为沙王的庆典做准备工作：修缮王府、布置祭台、赶制锦旗、为沙王本人缝制新衣……好在这些对于祁掌柜和他手下的一班人马来说都是熟门熟路的事情。

诸般事项中最为费力的是八套草原八珍宴席的筹备。既然称作是八珍便个个都是十分珍奇，愈珍奇就愈难弄，此八珍为：醍醐、禽玩、野驼蹄、鹿唇、驼乳、麋、天鹅炙、元宝浆。

大盛魁的生意做得奇特而又神秘，由此亦可窥其一斑。在这草原上自王府衙门，下至普通牧人的蒙古包，从嘴里吃的到身上穿的头上戴的脚下蹬的，可以说“上自绸缎下至葱蒜”以至于其他的生产生活，大部分都由大盛魁包购包送。就连清廷驻乌里雅苏台的将军衙门、参赞大臣衙门概都如此。在军营中，除了军官的俸银、军士的兵饷是按照规定由朝廷的户部发给以外，关于办公、杂费、伙食、马乾车驼、旅运、燃料和器具以及其他一切由地方支应的人工、物品和款项……统统都由大盛魁一家先行支垫，事后再按照地方七成商号三成的原则分摊。像王爷府上办庆典宴席和有关的一切支应自然也是按此办理。所不同的是，这部分费用以后全部都要直接摊派到旗属牧民的头上，每年阴历五月结账的时候以羊和马一并抵还。

由此可以揭开大盛魁垄断喀尔喀草原市场的部分秘密。不论是摊到地方或是其他商号头上的支应费用，如果大盛魁不能及时收回，一律都要转为“印票”账，按月行息。这样一来这部分垫款就转而成为它的票号业务了。于是貌似费力吃亏的支应就成为有利可图的生意。仅仅在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两地的将军、参赞衙门招待王宫和官差，单单是饺子馅一项就需宰羊六千只！，如此一来大盛魁就成了食品商！这种变化多端的经营方式使得许多同行尤其是对广阔的喀尔喀市场垂涎已久的俄国商人，感到就像万花筒似的变幻莫测，耍魔术般的不可理喻。

在喀尔喀草原对顾客来说，其他的商号都是店铺里有什么你才能买什么，只有大盛魁例外——你买什么它有什么！不论是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还是其他城镇，大盛魁没有开设一家店铺，但是大盛魁的生意却渗透到了草原的每一个角落。比如，一年一度的由各和硕章京参加的例行会盟，其全部的经费物用都是由大盛魁负责的；再比如乌尔顿徭役，这项徭役的内容是服役的牧民在驿站上要负责往来公文的传递，同时还要为驿路上经过的公人提供食宿和乘马，这一项中除了乘马是由驿站上服役的牧民无偿提供外，其他的饮食和用品概由大盛魁提供。由于乌尔顿徭役的繁重使得服役的牧民苦不堪受，再加上过往的官员借机敲诈勒索，蒙古王公为了避免麻烦寻求省事，乃请朝廷户部的批准，把归化至乌里雅苏台沿路五十四个台站和归化至库伦五十八个台站的支应费用，全部都交于大盛魁包办。每年大盛魁在向牧民收自己的债务时顺便连同这项费用一并催收。不能收清的部分一律转为“印票”账。

还有，清廷在喀尔喀所征收的捐税都是按白银来计算的，但是草原上银两缺乏，牧民多以牲畜来代替银两交纳捐税。如此就产生一些问题，像牲畜的作价、变价，牲畜的保管和运输，这些事在征收捐税的官吏来看是既麻烦又费事，于是统统交给了大盛魁为其代办。这样一来大盛魁又为自己的生意披上了一件权威的外衣，在牧人的眼里大盛魁不只是一家商号而是“通司脑营”大盛魁——大盛魁是带“官”字辈的。再加上大盛魁的掌柜子们本来就捐有官职，当他们身着官服出现在草原上的时候，牧人们就真的难以搞得清他们到底是官人还是

商人了。

大盛魁不但为朝廷代收捐税，还有设炉铸钱的特权。这是因为，在草原上流通的银两历经周转大银锭变成了小银锭，小银块破成了碎银子，并且含银量也不一致了，有时候还会有假银子混在其中。为了寻省事，户部也把整顿银两的事情交给了大盛魁。

祁掌柜管理下的大盛魁乌里雅苏台分庄共有大小掌柜和铺伙一百三十八名，除了账房、库房、银炉和一个驼场上的人员之外，其余的人分成八个送货小组，这八个送货小组一年依照节令和生产的需要不停地向王府、寺庙、官府衙门、驻军营房以及散落在草原各个角落的牧民的账房运送货物。货物送到也不要现收钱款，送货的伙计只需把账目记好即可。每年阴历五月为界，头年送货第二年收账。赊账的担保是和硕（即旗）衙门或者是所在领地的王爷。这些事自有合同文书管着，没有人赖账，也没有人敢于赖账。大盛魁与旗署衙门所签的合同书上写有这样的字样——“父债子还，夫债妻还；死亡绝后，由旗公还”。

这样的经营方式决定了大盛魁的生意既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有形的时候少无形的时候多。

新的王爷登位，在草原上可是头等的大事。届时在乌里雅苏台要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邀请八方贵客前来参加。大典活动的总指挥便是大盛魁分庄的坐庄掌柜祁家驹。

祁掌柜吩咐柜上的其他几个掌柜分头组织铺伙去筹备庆典所需的各种物资，包括大量的布匹、绸缎、锦旗和食品；他自己则亲自从铺伙中挑选出二十六名精干的小伙子，委派六名小掌柜率领去搜寻草原八珍。

在祁掌柜拟订的客人名单中，最为尊贵的有十六人，庆典宴会上十六名贵客将分列八张餐桌入席；这八张餐桌上要上八套“草原八珍”。祁掌柜知道，在整个庆典活动中安排好这十六名贵客是最为重要的，而要让这些贵客能够满意，八珍宴席就是最为重要的了。祁掌柜已经在沙王面前夸下了海口，说：“到时候我要让那些邻旗的王爷们，各盟的代表、将军、参赞和刚来乌里雅苏台不久的俄国人都开开眼界——见识见识草原八珍。”

沙王说：“祁掌柜的美意我心领了，准备八套草原八珍谈何容易！我是在乌里雅苏台草原长大的人，从小、到大全套的八珍宴我只不过吃过两次。我知道，单个的八珍不难找，可全套的八珍就不容易凑了！……”

“沙王这么说是不相信祁某人啦？！”

祁掌柜是场面上的人，见沙王这么说就有点不高兴。

“祁掌柜误会了，”沙王解释说，“论地位论才干祁掌柜都是乌里雅苏台的第一人！我不相信你祁大掌柜还能相信什么人哪？我的意思是说，用草原八珍来招待客人当然好，可一下子要弄那么多实在是太难了。万一凑不齐八套，岂不是白费力气？总不能一样的客人两样对待，那样一来反倒会闹出事端。不如干脆不上！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沙王太多虑啦！”祁掌柜哈哈大笑起来，拍着自己的胸脯子说，“八套草原八珍包在我身上，大典之日假如席面上没有这草原八珍，沙王你拿我祁某人是问！”

说这话的场合是在沙王的一次小宴会上，在座的还有天义德分庄的掌柜李泰、俄商伊万和一位寺庙来的高僧。众人都齐声叫好，纷纷端起酒碗向祁掌柜敬酒。

第二天祁掌柜就后悔了，但是为时已晚，他祁掌柜是场面上的人，说出来的话是不能收回的，只好硬着头皮去做了。整整一个早晨祁掌柜都默默不语，眉头皱成一个疙瘩，在心里琢磨着这件事情，喝早茶的时候祁掌柜吩咐身边的小伙计：“你去把海仲臣叫来。”

小伙计问：“就这会儿吗？”

“这话还用问吗？！叫他立刻到我这儿来！”

祁掌柜说着话不由得就来了火气，把茶杯往桌子上一蹾，拿眼瞪着小伙计。小伙计却不走，又说：“祁掌柜您忘记了，海仲臣他现在不在柜上。”

“海仲臣在哪里？”

小伙计笑了："海仲臣是您祁掌柜前天下午刚刚打发出去，您让他到沙尔沁驼场上去办事了。"

"沙尔沁驼场离乌里雅苏台有一百三十多里路呢，"祁掌柜自己也笑了，说，"你看我也糊涂了，都怪昨天在王府喝酒喝多了。这么着，你去找匹快马立刻往沙尔沁驼场去一趟，叫海仲臣连夜返回分庄来！你就说我有要紧的事情要他去做。"

小伙计备了马刚刚走出分庄的大门，还没上马背呢祁掌柜又追了出来，嘱咐说："还有一件事你顺便办一下，沙尔沁驼场上有一个小伙子名叫胡德尔楚鲁。"

小伙计说："胡德尔楚鲁这个人我知道，是个有名的猎手。"

"对了，"祁掌柜说，"现在就是用他这个好猎手的时候了，你告诉驼场的靳掌柜，就说我说了——让他把驼场上最好的马给胡德尔楚鲁备上，叫胡德尔楚鲁和海仲臣一起连夜返回分庄来！"

第二天中午正在吃饭的时候，海仲臣就带着胡德尔楚鲁和小伙计一起返回了分庄。三匹马全都跑得大汗淋漓就像洗了澡一样。

海仲臣三十上下的年纪，中等个头，一张宽宽的脸被太阳晒成了紫棠色，脸上布满了疙疙瘩瘩的青春痘，单从外表看你很难认为他会是一个商人，一个大盛魁的掌柜子。而事实上海仲臣不但是一个商人，在大盛魁年轻一辈的小掌柜中间他是最精明能干的一个。

祁掌柜对海仲臣如此这般地安顿了一番，说："这件事我就交给你了！我就是不说，你也知道这事情的重要。此事只能做好不能做坏。沙王的大典之日我亲自接收你的猎物，八只天鹅全要活的，一只不能缺。"

祁掌柜拍了拍海仲臣的肩膀又说："我知道这件事情难办，正因为难办我才把它交给了你。有关沙王庆典的其他事项我都交给别人去做了，就是捉野骆驼和鹿的事情我也交给了别人，我知道那些事情都好办。唯独这捕捉天鹅的事情最为困难，所以我才把这事交给了你。正因为这事难办，我才叫你把胡德尔楚鲁从驼场上带回来。谁都知道胡德尔楚鲁乃是乌里雅苏台草原上出名的少年英雄，他的一手抛石击兽的绝技名扬千里；我还给你请了一名高手，是一名有经验的老猎人。有两名高人帮助你，我还从分庄挑了六个精干的伙计归你调度。对了，还有刚刚从归化总号派来的那个古海，是个脑筋十分活络的人，你把他也带上，或许能助你一臂之力。"

凌晨，海仲臣带着他的队伍出发了。昨夜里下过一场雨，后半夜西北风把浓浓的云层刮散了，清亮的下弦月斜挂在墨蓝色的天幕上；草原上在这里那里有一洼一洼的积水在星月的映照下闪着亮光，马队驰过，将洼地里的积水溅得四处飞扬。

马队沿着一条弯曲的河流逆流而上，跑跑停停，在中午的时候来到了一个转弯处；转弯的河水在这里冲刷出了一个肘形的水湾，水湾里在靠近左岸的地方长满了粗壮茂密的红色芦苇，在风吹芦苇的唰唰响声中传来了"嘎——嘎"的禽鸟的叫声。海仲臣眼睛中闪着兴奋的亮光把马勒住了，他轻轻地向后摆着手示意大家下马。但年轻的胡德尔楚鲁在马背上是动也没有动，他哈哈大笑地说："海掌柜你搞错了，这不是天鹅在叫而是野鸭！"

那名老猎手也没有下马，他举起枪朝着天空"轰"地放了一枪。随着枪声的轰鸣，一群水鸟从芦苇深处的水湾中间飞了起来，大部分是黑色的野鸭，还有几只灰色的水鸥；阳光下野鸭子扇动着翅膀散出一束束瓦蓝色的光。

接连着五天都是如此，他们连根天鹅的毛也没有摸着，碰到的全都是野鸭子、野雁和叫不上来名的各种水鸟。海仲臣急得火烧火燎的，晚上大家都睡着了，他一个人守着篝火发呆，望着浮云在深蓝色的夜空中游动，盼望着能够看到一只白色的天鹅从那灰色的云层中飞出来。但是天空什么也没有，天鹅们都躲在一个他所不知道的地方，弯着长长的脖子把脑袋插在翅膀下睡觉呢。它们肯定与海仲臣他们同在一片飘动的白云下呼吸着，但是就是找不到。这五天的时间里由于睡眠不足和心情焦急，海仲臣的双眼已经被密密的血丝网住了，两只眼

睛变得通红。

第六天下午的时候在一片沼泽地他们终于找到了一大群天鹅。这一群天鹅足足有三四十只之多！它们分成几个小、群在沼泽地中间的水面上安详地游动着。海掌柜吩咐手下的铺伙分成两拨从两个方向去赶天鹅，他自己带着胡德尔楚鲁和猎人埋伏在沼泽边缘的芦苇中，不准随便发箭，更不准放枪，一切都在静悄悄地进行。大约用了一个时辰的工夫，终于把天鹅群驱赶到了靠近海掌柜埋伏的芦苇丛附近。海仲臣个手势下去，老猎人便把他手中捕雁用的大网向天鹅群头上撒过去，这一网硕果累累——捕住了三只天鹅！胡德尔楚鲁连续地抛出手中的石块，击中了三只正在起飞的天鹅。他们把三只被网兜住的天鹅拉上岸来。海仲臣和老猎人小心翼翼地捉住天鹅的脖子，把它们装进预先准备好的红柳筐中，将红柳筐的盖子用绳索绑结实了，都放在岸边，装着天鹅的红柳筐一共是三只。个体庞大的天鹅在红柳筐中“哦——哦”地惊叫着挣扎着，把红柳筐弄得一个劲儿地摇摆。海仲臣看着这些猎物，脸上禁不住绽开了笑容，不再管这些笼中之物，拍拍手扭身去帮助胡德尔楚鲁捉那些被石头击中的天鹅。

他预先警告过胡德尔楚鲁——只许把天鹅击伤，不准打死。海仲臣说：“瞄准了，往天鹅的翅膀上打！把翅膀打断了，它就飞不起来了。只要天鹅飞不到天上咱就有办法捉住它。”

可是事情并不是像海仲臣设想的那么简单，胡德尔楚鲁是在天鹅从水面上飞起来的时候将天鹅击中的。受伤的天鹅在掉下来的时候仍然有力量向前滑行，它们有的落到了离开岸边的水中去了，有的掉在了靠近岸边的沼泽中，都挣扎着用一只翅膀拼命扇着空气，但是它们的努力全都没有结果，没有一只受伤的天鹅能够重新飞起来，它们的镶着蛋黄色眼圈的黑色的眼睛都向天空望着，悲哀的鸣叫声划破了蓝色的天幕。

这样一来捕捉这些受伤的天鹅就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从岸边到受伤的天鹅之间隔着一条几丈宽的沼泽带，根本越不过去．七个伙计包括神投手胡德尔楚鲁都围在海仲臣跟前干着急没有办法。

海仲臣把两只手搓得“唰唰”直响，问老猎人：“你有经验，赶快想个办法！”

老猎人摇了摇头。

水泊子里在靠近他们这边的沼泽上有一只翅膀被打断的天鹅，它歪着身子浮在微微晃动的稠泥上面。猎人瞄着它一连几次将手中的大网撒出去，可是没有一次能把它网住。那只受伤的天鹅离岸边的距离超不过三丈，就在那里很诱人地漂浮着。

不知深浅的古海试着把一只脚伸出去，刚一把脚踏在沼泽上立刻就感到好像是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在拽他似的，整个身体向泥滩里陷下去。眼疾手快的胡德尔楚鲁把古海拽上了岸。海掌柜看看古海的两只泥腿，又看看不远处泥滩里的天鹅，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对身边的一个伙计说：“张旺——你去，拿一块马褥子来！……”

张旺刚跑去不一会儿，海掌柜又吩咐古海：“你也去，把所有的马褥子全都抱来！”

说话的工夫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晚霞映着沼泽地把芦苇暗影投下来，在东方一天地交接的地方，有许多紫色的云团迅速地升了上来。海掌柜亲自动手把第一块马褥子铺在靠近岸边的泥滩上面，然后爬在铺好的第一块马褥子上向沼泽里铺上第二块马褥子，接着铺第三块、第四块、第五块……

十块马褥子都铺好了，仍然离那只天鹅有不到一丈的距离，海掌柜爬在第十块马褥子上，让张旺也过去，张旺小心翼翼地在马褥子上一点点站起来，马褥子在他的脚下摇晃着，张旺的一只手由海掌柜拽着，另一只手向天鹅伸过去，眼看着就要抓住天鹅那扇动的翅膀了，悲剧就在顷刻之间发生了：也不知道是张旺先叫了一声，还是他的脚下先滑了一下，就见张旺那只即将抓住天鹅的手臂猛地像甩什么东西似的抡了一下，与此同时两只脚一起踢起来，在空中打了一个空翻落下去了。海掌柜大叫一声拼尽全身的力气紧紧抓住张旺的手没有放开。两个人同时落到沼泽里去了。

这一瞬间在古海的印象里留下的是一片灰色的景象，一缕斜阳透过芦苇的缝隙恰巧照射在张旺那一张被死亡的威胁扭曲了的脸上，他的眼睛里向外迸射着疯狂的绝望的火星，大张着的嘴里两排细密的牙齿闪烁着白光——岸上是一片混乱，吼叫声和杂踏声混在一起，有一个小伙计在情急之中跳上了铺在泥滩上的马褥，还没等他站稳就一个跟头摔进了泥滩中，他就在离古海不到三尺远的地方，古海清清楚楚地看见黏稠的泥汤颤动着迅速地浸过了他的腰部，大家一起动手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他拉上来。每个人浑身上下都糊满了黏泥。

刚刚从泥滩中救出来的那个伙计把距离岸边最近的一块马褥踩翻了，现在通向海掌柜和张旺的路中断了。死亡迅速地向陷入泥滩中的两个人逼近——泥浆已经淹到了海掌柜的腰部，张旺只有胸部以上还没有被泥浆淹没。老猎人把一团套马的绳索抛向落难的人，海掌柜是在泥浆淹到了他的胸部的时候才总算抓住了老猎人抛给他的绳索。古海、老猎人和岸上的其他伙计一起抓住绳索向外拽着，绳索的另一头好像有千斤重似的，只往泥滩的深处坠着，岸上的人和藏在泥滩深处的死神像拔河似的争夺着海掌柜的生命。

等到大家拼尽全力把海掌柜拉上岸来，再向泥滩中看时，那里已经什么也没有了！只有咕咕嘟嘟的泡沫翻滚着像死神的咀嚼声在阴森森地响着。

太阳完全沉没了，它把照亮沼泽的最后一缕霞光收了去，整个沼泽陷入了一片昏暗之中。冷飕飕的晚风刮起来了，镶着紫边的暗色云团把整个天空都罩住了。

过了不久，一场大雨就哗哗啦啦地下起来，沉重的雨点砸在沼泽上，溅起了无数个灰色的小泥柱。后来雨水就把泥滩中的沼泽带整个淹没了。人们疯狂的喊叫声和嚎哭声在哗哗的大雨声中向外挣扎着，但是大雨却是越下越大，冷酷地把人们的声音压制下去，最后全部吞没了。

第二天在吞噬了张旺的沼泽旁边，大家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向牺牲的人作最后的诀别。沼泽向着雨后湛蓝的天空展示出的是一副平静的面孔，受伤的天鹅没有了，张旺没有了，似乎这里什么都不曾发生过。

海掌柜拿肮脏的拳头擦着脸上的泪水说：“张旺兄弟，你死得太冤……是我海仲臣害了你。可是你不要怨我，我也是为了咱大盛魁的生意！你是为咱大盛魁的生意死的，回去以后我要向祁掌柜为你请功。”

告别了死去的张旺，海掌柜又带领大家出发了，继续去捕捉天鹅。在沙格德尔王爷继位大典的前一天，海仲臣终于带着十只活的天鹅返回了乌里雅苏台。

大典仪式那天海掌柜的眼病发作了，先是心血过亏，肝肠上逼，脾经受克，肺气不舒；转而为风火上眼，以致眼肿如疣，用手一按，血随泪下，见到的人无不大骇。

古海日夜守候着海掌柜，海掌柜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了，衣食住行乃至于送屎送尿都离不开古海。这样的日子一连过了有五六天，直到从库伦来了一位老中医，刀圭与药石兼施为海掌柜治了三次，海掌柜的眼病才算渐渐好转。那老医师说，倘若不是治疗及时海掌柜那双眼就是瞎定了！

四

张旺的死让古海难过和消沉了好长时间，大约过了一个月之后，他就把这件不幸的事件淡忘了。

古海是按照大盛魁的特有规矩，在归化城柜三年学习届满之后，被派到乌里雅苏台继续第二个三年的学习。

天高地阔的草原环境使他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了这里，乌里雅苏台让他觉得新奇和兴奋。这里是大盛魁的一个分庄，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得依着大盛魁的规矩去办。但是在这远离归化的草原上，那种城柜里所具有的使人感到压抑沉闷的气氛已经是非常淡薄了。他的任务也非常单纯，就是按照他的顶头上司小掌柜海仲臣的指令，牵着骆驼去送货。有时往王府去送货，有时往军营里送货，有时往寺庙里送货，有时也直德把货物送到分布在草原上的蒙古包里；

所送的货物五花八门，吃的穿的用的什么都有，这里要紧的是在送货的途中不能把货物损坏。至于收账的事情完全不用他操心，他只需要在把货物送到以后将账目记好就是了。

依照字号的规矩，大盛魁的号伙不论是在草原上做生意还是回到分庄的大院，都只准使用蒙语讲话。这一点古海还是在家乡的时候就曾经听父亲说到过，在归化的三年，颇有心计的古海利用早晚的间隙已经基本上把蒙语弄通了，所以来到乌里雅苏台之后他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还有一点对他来说更重要，那就是他又遇上了祁掌柜。祁掌柜与姑父姚祯义的深厚私交和对他能双手打算盘的格外欣赏，使他从心理上得到了特别的慰藉，他觉得在乌里雅苏台遇上了祁掌柜是一个绝好的兆头。事情果如他所料，和他一起被派到乌里雅苏台分庄的一共是六名伙计，可是只有他一个人在来到乌里雅苏台的头一个月里就受到祁掌柜的亲自召见。

那是一个晚饭后的辰光，古海随着祁掌柜身边的小伙计走进房间的时候，祁掌柜正坐在乌木的八仙桌旁边喝奶茶。祁掌柜是三年前古海刚入号之后不久被总号派到乌里雅苏台来的。一别三年，如今的祁掌柜比过去胖了许多，袍子下面的肚子挺了起来，肩膀和胸脯都也宽展厚实了，脸色黑了一些，但是脸面上的皮肉绷得展悠悠的，甚至连过去曾经有过的鱼尾纹都看不到了；整个人看上去比三年以前还显年轻，更有气度了。

“祁掌柜好！”

古海很高兴地向祁掌柜行礼问候。

祁掌柜呵呵笑着踱到古海的跟前，用含笑的目光从上至下把他仔细打量了一遍，从背后伸出一只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使劲地拍了拍说：“嘿——真是想不到，三年没见，你的个头长得比我都高了！人也壮实了，假如走在外面一下子我还认不出你呢……”

醉意颇深的祁掌柜身上散发出一阵阵强烈的酒味儿，古海不知道祁掌柜是刚刚从王府的酒宴上下来的。

祁掌柜显得很兴奋，话也特别多，他让身边的伙计为古海拿来杯子斟了奶茶。祁掌柜对古海说：“古海你我三年没见，今天看见你我是太高兴了。三年前姚祯义头一次带你去见我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你是一块经商坐贾的好材料！今天这里也没有外人，咱爷俩好好唠唠。”

“祁掌柜过奖了！”

祁掌柜让古海坐在了他的对面，这本来就使古海觉得受到了过分的抬举，听祁掌柜这么一说古海更觉得受宠若惊了。他扭捏着把半个屁股放在乌木的太师椅沿上，简直就不知如何是好。

“不必过谦！”祁掌柜把满满的一碗奶茶咕咚咕咚一口气喝尽了，然后把空茶碗重重地往桌子上一蹾，说，“我们过去总是说做人要谦虚，所谓虚怀若谷乃是一种美德。其实依我看这谦虚有时候当然是不错，但是许多时候你谦虚了也未见得就是好事情，你谦虚了也未见得就会有好的结果。你说是不是，古海？”

“嗯……当然，祁掌柜说得有道理。”古海吞吞吐吐地说着，站起来为祁掌柜斟茶，心里却在对自己说着另外的一番话，“祁掌柜这是喝醉了。”

“就说你古海吧，小小的年纪你就能双手打得了算盘——我早说过，在咱大盛魁上上下下近万号人马中间除了郦大先生再没有谁能耍得了这一手。——可是古海你就能！这就是本事！”

古海只是笑着望着脸色红红的祁掌柜，并不多说话，只是支支吾吾地应酬着。在城柜待了三年，他还不曾有一次看到过有哪个掌柜像祁掌柜现在这样酒后失态。事实上在酒精的作用下，神经异常兴奋的祁掌柜也并不要听古海说什么，他只管按照自己的思路说下去。

“……虚怀若谷？什么叫虚怀若谷！告诉你我祁某人到乌里雅苏台做这里的分庄掌柜，就是我自个儿主动向大掌柜要求的——我就没有虚怀若谷。既然我有这个本事，我就可以自

己说。大掌柜不是按照我的要求办了吗？要紧的是你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而不是什么虚怀若谷。在大盛魁成百上千的大小掌柜子中，除了大掌柜和郦先生有谁可以和我相比？！自出师以来前前后后我为字号立下了大功两次、小功六次，我就是凭着这些才做上了大盛魁乌里雅苏台分庄坐庄掌柜的交椅的。你知道吗？——乌里雅苏台分庄坐庄掌柜这把交椅意味着什么？你说，古海。”

“我知道，乌里雅苏台坐庄掌柜就是大盛魁总号大掌柜的继承人。这是咱字号近两百年早已形成的惯例。”

“你说对一了！……哈哈哈！告诉你，古海——用不了多少时日，大盛魁总号大掌柜的位置就是我祁某人的！你也知道的，你在城柜待了三年，你看见咱大掌柜的那样子了，他老啰！——想当初我来这乌里雅苏台分庄也是据理力争才办成的，在总号就有人不服气我，那时候大掌柜的态度也不明朗。大掌柜的心里本来是另有人选的，他看中了在北京分庄坐庄的王锦棠。我也不是傻子，这种时候不使劲儿什么时候使劲儿？这机会对我、对王锦棠、对其他谋求大盛魁最高位置的任何人来说，都只有一次。我使了手段，我利用了财东们的力量压服了大掌柜……”

祁掌柜的这番话使得古海不由得打了个寒战，他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像祁掌柜这样的在字号内有着极高地位的人讲起大盛魁高级掌柜们之间的矛盾。他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在大盛魁最高级的掌柜们之间还会有矛盾。祁掌柜的这一番话简直就把他吓坏了，从打入号之初就不断地受到各种人的“多做事少多嘴”告诫的古海，觉得自己再这样和祁掌柜坐下去已经是很不方便了。他借着为祁掌柜斟茶的机会说道：“祁掌柜，我讨扰多时了，您该歇着了……”

“好吧……你先去吧。”祁掌柜把古一海放走了，古海走到门口返回身关门的时候又听见祁掌柜说，“古海你好好干，有我祁某人在，一切都好说。”

古海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对喝醉酒的人的话是不能当真的，但是他也知道有一句老话叫做“酒后吐真言”，祁掌柜的醉话虽然不能全都当真，可是祁掌柜对他的那份喜爱和关怀确是没掺假。有了这个底，古海的心里就感到特别地熨帖，说话做事就放松多了。

乌里雅苏台是一座幽静闲散的小城，城里的人口总共还没有超过六千人。在分庄上像他这样的伙计都已经有过城柜三年学习的经历，可以说有了一定的资历，掌柜们对他们的管理也不像对初入号的小、伙计那样严厉，整个空气是比较宽松的。有许多时候他们都是单独一个人牵着骆驼去送货，碰到一些屑小的事情掌柜也允许他们自己酌情处理。只要不是遇到大收账的日子，一般来说不是很忙。在分庄上伙计们因为有了一定的资历在身，彼此间说话做事都客客气气的，称呼也讲究了，不再直呼其名，而是称对方的字。古海，字元龙，伙计们就都叫他元龙。在外边不论是普通牧民还是其他商人则一律称他们为——小掌柜。

到乌里雅苏台不久，古海就结识了后来成为他生死之交的俄国朋友米契诃·康达科夫。他们是在观看桑布道尔基驯马的时候认识的。米契诃个子高高的、瘦瘦的，白净的面皮紧紧地包裹住他的颧骨突出的脸庞，在两边的眼角向颧骨延伸的地方有许多像小米粒似的雀斑均匀地散布着；他上身穿一件在乌里雅苏台看来是非常特别的高加索式的衬衫，套头式的衬衫只开着半截前襟，拿粉色的丝线滚着襟边；米契诃的脸上总带着好奇的、天真的笑意，欣赏桑布道尔基驯马的时候非常投入。一看就知道他对对马是十分喜爱的。

桑布道尔基高超的驯马表演，在乌里雅苏台这座生活单调的草原小城内成为引人注目的一景，那些有闲空的市民、僧侣、军营里的士兵和商人、伙计就成了观看驯马的常客。古海每一次到王府前的空场地都会看到米契诃，他知道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是在乌里雅苏台开张的第一个俄国人的商号——莫霍夫商店的伙计。大概是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他们就说话了。

“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米契诃用目光指着驯马手，问古海。

“他叫桑布道尔基。”

“桑布道尔基驯马驯得真棒！”

“是的，他是全喀尔喀草原上最有名的驯马手。”

“你爱骑马吗？”

“会一点。我只敢骑性情温和的马，要是碰上烈马可就不敢挨边了。”

“我也是，我的骑术很不高明。可是我从小特别喜爱马，只是骑马的机会很少。”

“你们那里的马多吗？”

“我的故乡在格鲁吉亚，那里也有马，可是没有这里多。我父亲不赞成我骑马。他年轻的时候因为骑马摔下来把一条腿摔断了，直到现在走路还一瘸一瘸的呢。是骨科医生没给他接好，等到摔断的骨头缝长好才发现没有接好。但是晚了，人的骨头也不是木头榫子可以敲开来重接……”

米契诃很率直地评论着自己父亲的断腿，他笑了起来，两条眉毛之间和颧骨两边像小米粒似的雀斑都集合起来；他的浅蓝色的有一点发灰的眼睛里的笑意十分纯净和热情。古海心里很舒服地接受了这个新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

“米契诃·康达科夫。你就叫我米契诃好了。你的名字呢？我刚才听见有人喊你元龙，元龙一定是你的名字了。”

“我叫古海，元龙是我的字。”

“字是什么意思？”

“也是名字，是另外一个名字，只是在很熟的朋友中间才叫的。”

“那么我可以叫你元龙吗？”

“要是愿意……当然可以。”

桑布道尔基的驯马结束了，临分手的时候米契诃对古海说：“元龙，你愿意到我的店里来玩儿吗？我一个人很寂寞的。”

古海答应了。米契诃那年十七岁，比古海还要小一岁呢。他是从伊尔库茨克经过恰克图来乌里雅苏台的，依照库伦办事大臣和俄国伊尔库茨克省长代表中俄两国政府不久前签署的一个新的区域性条约，允许俄商进入我国的喀尔喀草原进行自由贸易；俄商莫霍夫第一个把他的商店开在了乌里雅苏台。任命伊万做这个商店的负责经理。米契诃在莫霍夫的商店里站柜台，身份与古海是相似的，也是一个小伙计。

刚刚开张的莫霍夫商店生意非常清淡。商店坐落在乌里雅苏台正街靠关帝庙的地方，两间大的门脸，后边连着一座小院，连同店铺一起租来的旧货架上稀稀落落地摆着中国的茶货，大部分是砖茶，也有一些丝绸、布匹和少量的俄国货。商店里只有一名店员，这就是米契诃。

商店的经理伊万常年在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之间跑生意。他的正式身份是新成立的“西伯利亚茶叶公司”乌里雅苏台分公司经理，这个分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整个喀尔喀西部地区。伊万在乌里雅苏台的生意还处在初创阶段，他在科布多同时还开着另一家属于他管理的商号，许多商务都集中在了他的身上，一年中他在乌里雅苏台的时间是很有限的。伊万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在乌里雅苏台的街上放了一顿炮仗，使莫霍夫商店运转起来之后就离开了。他把米契诃一个人留在了店里，一年的工夫里，伊万只能在乌里雅苏台待两三个月。

多数时间里莫霍夫商店只有米契诃，米契诃一个人看守店铺是没有问题的。米契诃读过伊尔库茨克俄蒙中学，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蒙语。只有一点，在伊尔库茨克的俄蒙中学里教授蒙语课的是俄国籍的布里亚特蒙古人，米契诃从老师那里学的蒙语就带着浓重的东部蒙古的地方口音。在乌里雅苏台米契诃的蒙语显得很外乡并且有某些古怪的意味，不过这些丝毫不影响他与各种人交流。初到乌里雅苏台，对米契诃来说最难耐的是寂寞和孤独，莫霍夫商店门庭冷清，一天到晚难得有几个顾客上门来，年轻而又活泼好动的米契诃就常常把店铺的门反锁了，独自跑到小城东边的沙格德尔王爷府那儿看桑布道尔基驯马。

经常出入莫霍夫商店后，古海就感到非常奇怪，这样一个每天连十块砖茶都卖不出去的商店何以能维持得了呢？在乌里雅苏台城的中心，十字路口分开的东西南北四条主要街道和两条横街上，总共集中着六七十家经营各种商品和服务行业的店铺，这些店铺全都是中国人开设的，大部分经营者是来自内地的汉族人，有少数的回族人和当地蒙古人；在六七十家中国人的店铺里拿出任何一家来，生意都比莫霍夫商店不知要好多少倍。古海纳闷，明明是赔钱的生意俄国人为什么偏要做？

莫霍夫商店租用的是一个姓林的归化商人开设的商店的一座偏院，在乌里雅苏台要说铺装潢得漂亮的，还最数林掌柜的店铺。林掌柜为人精明干练，特别讲究仪表；所以他的店铺虽然不大，可店内陈设、货物摆置都是很整齐、很干净的。林掌柜喜欢穿一件灰缎面的袍子，总是展悠悠地一尘不染；夏天里林掌柜的手里总是挥舞着一根整马尾的蚊蝇掸子，驱赶着蚊蝇，抽打着身上的尘土；鼻子下面蓄着两撇小胡子，黑定定的一年四季都修剪得非常整齐。

照理说林掌柜的生意应该是能开好的，他经营的两家联在一起的店铺一个专卖北京杂货，一个专卖苏杭出产的绸缎。遗憾的是他的合伙人不争气——染上了大烟瘾，一根烟枪抽来抽去就把林掌柜一半的买卖抽塌了。结果林掌柜只好将收了摊的专卖苏杭丝绸的店铺租给了新来乌里雅苏台的伊万，连同店铺后面的小院和住房也辟了一半给伊万，于是一个店铺就变成了两个。林掌柜很和蔼，每次见了古海总是先向他打招呼：“小掌柜来了？——到我店里来坐坐。”

往莫霍夫商店跑得多了，古海和林掌柜也就熟悉了。为人谦和的林掌柜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很多时候他也应林掌柜的邀请到他的店铺里坐坐，日子长了就连林掌柜手下的两个伙计都和古海混得很熟。那时候古海做梦也不会想到两年后林掌柜会栽在伊万的手里，整个的店铺全被伊万占去，落了个倾家荡产的悲惨结果。

那时候古海曾经为莫霍夫商店暗暗做过一笔核算，单以砖茶而论，俄国人在恰克图市场从中国茶商手里买到砖茶，再贴上运费运到乌里雅苏台来，本身就要赔钱；还不算他们租用店铺的费用和其他消耗，再加上地方应酬，那买卖是死赔的。他把这话曾经问过祁掌柜。祁掌柜说：“龙腾蛇窜——各有各的盘算。”

伊万确实是有自己的打算的，不只是伊万，所有到乌里雅苏台来做生意的俄国商人都是有他们自己精道的盘算的。他们都是商人。他们都是为着追逐商业利益而从俄国跑到这喀尔喀草原上来的。事实上这些俄商骑着骆驼千里迢迢地到人生地不熟的乌里雅苏台开辟新的市场也是非常辛苦的，但是他们心中有数。首先俄国人最大的优越条件，就是他们在乌里雅苏台、在整个喀尔喀草原上经商，是完全免税的！这一点就连在草原上经商的中国人都无法享受，这是库伦大臣和伊尔库茨克省省长签订的《库伦条约》中所规定的特别内容。

俄国商人在乌里雅苏台做生意可以得到免税的优惠这是公开的事情，私下里几乎所有的俄国人都在悄悄地做着另一项不是生意的生意，借以弥补他们的铺面生意的损失。这就是向中国人出卖俄国商号的营业执照和运货凭条。这项“生意”是由《库伦条约》派生出来的。由于俄国人享有免税的特权，俄商的驼队在喀尔喀草原运行，中国所设立的官卡和税卡都对其免检。这样一来俄商就得到了施展手段的广阔天地。他们在把营业执照和运货凭条卖给中国商人的时候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巨额的收入。

购买俄商空白营业执照和运货凭条的中国商人所得的是免税的好处，这中间遭受损失的是大清朝廷。实质上这种行为完全是在俄商庇护下的公开走私。自打俄商进入喀尔喀草原以后，边境上的走私活动就像草原上的洪水一样泛滥起来。于是平静了几百年的喀尔喀草原市场和边境贸易由此陷入了管理混乱的局面。

这些事情刚到乌里雅苏台的古海是根本不清楚的，不但走私的事情古海不知道，他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呢！王廷相把自己的接班人祁家驹放在乌里雅苏台分庄，天义德把自己最精明能干的掌柜李泰放在乌里雅苏台分庄，那是因为乌里雅苏台是喀尔喀草原的经济中心！

出于同样的战略目的，莫霍夫这个大商人也把自己最得力的助手伊万派到了乌里雅苏台。对于莫霍夫这个重大举动，整个归化商界的上层都在睁圆了眼睛密切注视着呢！伊万头一次到乌里雅苏台治谈租用店铺的时候，祁掌柜就遣信狗把消息送到了总号，伊万在乌里雅苏台的一举一动，拜访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租用的是谁家的房子，租金是多少……远在三千里之外的王廷相都了如指掌。

从表面上来看，莫霍夫商店的开张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在乌里雅苏台街上，人们谈论起莫霍夫商店都用嘲笑轻蔑的口吻称它“俄国笨熊”。后来时间长了就简称“笨熊”。在街上两个熟人相遇，一个问另一个：“你这是从哪儿买的砖茶啊？”

另一个就回答：“在‘笨熊’那儿买的。”

因为这只“笨熊”常常舍利赔本，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它的货物，借以招徕顾客。

那时候很少有人会想到，就是这个不起眼的莫霍夫“笨熊”正悄悄壮大起来，在某一天的早晨就像一只睡醒了的真正的北极熊，张开它的血盆大口把整个乌里雅苏台的市场全吃掉了，继而将整个喀尔喀的广大草原市场全部吞入了它的“熊腹”之中。

这事的结局非但年轻的伙计古海未曾想得到，就是置身于其中的米契诃也是想象不出来的。它来自于一个由来已久的极为复杂的大背景，其源头在俄国商人集居的西伯利亚重镇伊尔库茨克，同时这个背景又被一个更加巨大的政治阴影笼罩着！

莫霍夫是托博尔斯克的哥萨克后裔，他和前任伊尔库茨克总督伊凡·雅克比有着姑舅的亲戚关系，雅克比在亲戚之间的来往中把扩张到中国的思想传染给了莫霍夫。已经成了西伯利亚大财主的莫霍夫借着雅克比的影响把自己的势力扩大到了伊尔库茨克，他出资创办了伊尔库茨克俄蒙学校，请了布里亚特蒙古族知识分子到学校里来教授孩子们学习蒙语，就是准备把该校毕业的学生放到蒙古去做生意。

米契诃就是从那所俄蒙学校走出来的第一批进入蒙古做生意的学生。当然这并不等于米契诃和莫霍夫一样，具有同样的扩张的殖民主义思想。他毕竟是个年轻人，和古海一样地单纯。他的境况有点像大盛魁的史财东的少爷史靖仁。米契诃的父亲阿列克塞·康达科夫是莫斯科公司的商人，在他父亲那一代就通过经营从中国来的茶叶和丝绸发了财，在莫斯科的郊外有一座占地八十俄亩的庄园。阿列克塞在米契诃由俄蒙中学毕业以后，把他送到了莫霍夫新从托博尔斯克公司分裂出来的西伯利亚茶叶公司去当一名小职员，目的是为了使自己的儿子能够得到锻炼。莫斯科公司没有像大盛魁那样，不准本号财东和在任掌柜的直系亲属在本公司供职的硬性规定。当然，所有俄国人的公司也都没有学徒十年才允许回家探亲的刻板制度，一切都是自愿。阿列克塞是一个极有远见的人，他希望在自己还能做事的时候儿子就能成长起来独当一面，待到他老了做不动事情的时候，米契诃就可以顺利地从他手中把莫斯科公司属于自家的产业接替下来。

有一天米契诃到大盛魁分庄去找古海，在大门口他被守门的小伙计挡住了。大盛魁的“庄园”不像莫霍夫的小商店可以任人进出，一般有人来找下层伙计，都在外边谈。事实上，下层伙计也都没有个人的社会交往，在森严的号规之下，伙计们都是谨慎小心地做事，生怕在学徒期间因行为不检点惹出什么麻烦。而且乌里雅苏台一般也没有俄国人来，就是来了也只由掌柜们出面接待。米契诃到分庄来找古海就显得特别扎眼。米契诃来的时候是晚饭后的辰光。夏日的傍晚天特别长，送货的忙季过去了，伙计和掌柜们都在院里乘凉聊天。古海一个人正在屋子里背俄语单词呢，就听到看大门的伙计在院子里叫他：“元龙！元龙！……”古海放下书本就出去了。

“什么事？”

“有人找你。”看大门的伙计神色有点紧张，说话间拿一种奇怪的、审视的目光打量古海，好像不认识他似的。

古海觉得奇怪，问道：“什么人找我？”

“是一个俄国人！——莫霍夫商店的伙计……”看门的小伙计语调中透着挺神秘的味道。

这时候院子的人就把目光刷地都投向了古海。古海被众人看得有点不知所措了，犹豫着向大门那边走去。

“哎呀，是俄国人在找元龙啊？”有人问看大门的伙计。

“是哩，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俄国人。就是莫霍夫商店的那个小伙计。”

“元龙怎么和俄国人搭上了？”

“这事儿得当心！”

“俄国人坏着哪！搞不好是刺探咱们商情来的。”

“元龙也太大胆了吧……”

“不知道祁掌柜知道不知道这件事？”

“嗨，元龙与俄国人来往已经好久了，他是为了向那个俄国人请教俄语的。”

“难说……弄不好会出事的。”

夏天的凉风把伙计们的议论送过去，古海都听到了。心在他的胸膛里咚咚地跳起来。他走到大门外，脸上的表情僵僵地问米契诃：“你找我有事？”

米契诃手里牵着两匹马。

“没事！”米契诃朝大门里头望着，说，“我是找你来玩的。”

“……”古海站在大门口把身后的大门关上了。

“怎么，你是在忙事情吗？没空吗？”

“不，没事。”古海说，“我在背俄语单词哩。”

“你怎么不高兴吗？遇到什么事了吗？”

“没事儿。”

“那你的脸色可不好。”

“是吗？”古海摸着自己的脸。

“你们公司的看门人怎么不让我进去呢？”

“对不起……米契诃，这是我们公司的制度。只有掌柜也就是经理才可以在大院里接待客人。”

“噢，是这样。我在街上搞到两匹马，你瞧瞧，这两匹马怎么样？”

“马是不错……这是谁家的马？”

“乌里雅苏台街上一个蒙古人的。我给了他一个银卢布，说好了玩两天。走吧——咱们骑马去兜风！”

“我……”古海踌躇着回头看了看分庄院子的大门。

“你怎么，不愿意去吗？”

“不是……”

“大概是怕你们经理吧？”

“也不是……”

古海犹犹豫豫吞吞吐吐地，觉得自己很窝囊，下决心说：“走吧，咱们骑马兜风去！”

两个人跨上马背，从城郊的蒙古包的群落中间穿过去，跑向了乌里雅苏台河边的宽阔草地。

整个一个傍晚，古海和米契诃在一起玩的时候，心里一直是忐忑不安的。晚上返回分庄大院刚脱了袍子要洗脸，海掌柜走过来。海掌柜脸上冷冷的没有表情，对他说：“元龙，祁掌柜叫你。”

古海一听，一颗心在胸膛里“扑腾扑腾”地乱跳起来了，心想挨祁掌柜一顿责骂怕是免不了了。机灵的古海灵机一动想起主意，他返身走回自己的寝房，匆匆忙忙从枕头下取出一个拿细麻纸订在一起的粗糙本子揣到怀里。祁掌柜板着面孔问古海：“普通伙计是不准随便

与俄国人交往的，这规矩海掌柜没有和你讲过吗？”

“讲过……”

“那你为什么还要有意违犯呢？”

“我是为了和米契诃学习俄语，祁掌柜您不是总和我们说，要我们趁着大批俄国人进入乌里雅苏台以前，尽量瞅机会学学俄语。您不是说有出息的人，不但要会蒙语还要会俄语，就是说要长出三条舌头来将来才能成气候……”

说着古海就从怀里掏出那个本子交给了祁掌柜看。古海这一招果然见效了，当祁掌柜把那个本子粗略地翻了一遍，再把目光从那本子上移到古海脸上的时候，那目光已经变得十分柔和了。祁掌柜说：“这本子是你订的？”

“是哩。”

“这上边的字是你写的？”

“是哩。”

“哦……”祁掌柜好像是初次看见古海似的直直地盯住他的脸看了好半天，说，“不简单嘛，真是想不到。看来我是没有错看了你！行，你就这么学下去吧。也算是破个例，可是记住了，与米契诃交往可以，但是有关咱字号内部的事情可是不许往外说。”

“我知道了，祁掌柜。”

“好，你去吧。”

五

位于乌里雅苏台西南三十里的地方有一座黄教喇嘛的庙宇，当地牧人把它叫做额布根呼勒，译成汉语就是长老寺。这座寺庙是乌里雅苏台周围方圆几百里之内的草原牧人朝拜神佛和满足其他各种宗教要求的场所。这里又邻近扎萨克，扎萨克图汉部的牧民男女也有很多到这里拜佛的，因此非常热闹，也是个十分重要的地方。沙格德尔王爷继位，为创政绩捐募得到一万两白银重修长老寺。修葺完毕，沙王又约请了扎萨克图汉部的诸旗王爷共同从库伦请来了雅克圪森活佛做长老寺的住持。初冬之时进行了盛大的开光大典。事情就出在开光大典上。

像如此重要的宗教盛会，作为喀尔喀草原上最有影响的商号大盛魁的分庄掌柜祁掌柜是决不会缺席的。几乎垄断了喀尔喀市场的大盛魁随时随地要使牧人们感到它的无所不在的影响力。不用说，祁掌柜是骑着他的“白天鹅”去参加盛会的。

长老寺坐落在东西流向的伊洛河北岸，倚着山崖重新修建过的庙宇有八座木结构的佛殿，寺院周围筑有新的围墙。伊洛河业已封冻，祁掌柜到来的时候，整个河滩和封冻的河面上已经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喇嘛和普通牧民。沿着河滩向东向西延伸立起了数以百计的白色的帐房。牧人们的骑乘都在对岸的河滩地散放着，数以千计。因为是贵客，祁掌柜穿了候补道台的官服。祁掌柜被允许骑着马走近佛殿。在寺院小喇嘛的带领下，祁掌柜的贴身小伙计牵着“白天鹅”把它拴在了佛殿左边台阶旁边的石柱上。那里已经有王爷和商人、僧侣们的坐骑和轿车排成了一溜。

祁掌柜被安排在大殿台阶下第一排的中间位置。沙格德尔王爷已经先他一步到了。这一排人都是尊贵的客人，有远道而来的别的寺院的高僧，有附近旗里来的章京、王爷。后来挑起事端的沙王府的大小姐娜仁花就站在她哥哥的身边。大家静静地站立着等待雅克圪森活佛开坛唪经。整个场面笼罩着肃穆的宗教气氛，没有一个人说话。法事进行了一个时辰，宣布休息。贵客们都被请到佛殿里去饮茶歇息。祁掌柜在踏上大殿门前的最后一个台阶的时候，突然响起了一阵马嘶声。他立刻就听出了那是“白天鹅”发出的叫声，折脸一看，只见一个年轻女人的红色袍子一闪已经跨上了“白天鹅”的脊背。桀骜不驯的“白天鹅”打着旋嘶鸣着发出抗议。祁掌柜的贴身小、伙计叫喊着从人群中冲出来，伸着双臂向拴马桩那边跑过去。还没等他跑到跟前，那女人已经把白天鹅治服，骑着它沿着河滩地朝西跑起来。祁掌柜皱着

眉头猜到了那个女人就是沙格德尔的妹妹娜仁花。

整个喝茶期间祁掌柜都心不在焉，心里又是恼怒又是无奈。是的，也就是沙王府的大小姐，除了她再没人敢于做出这种冒失而不恭的事情。“小姐脾气发作了，闹着玩吧！……”祁掌柜这样想着按下了心中的怒气。但是休息起来，要接着讲经了，祁掌柜还没见娜仁花把“白天鹅”骑回来。第二通经讲完，整个法事结束了，都过了中午了，还不见娜仁花和“白天鹅”的影子！怒不可遏的祁掌柜气冲冲地走到沙格德尔王爷的跟前，说：“沙王请留步！方才贵府的小姐娜仁花骑去敝人的“白天鹅”，到现在不曾送还，这是何道理呀？”

沙王说：“是吗？这事我并不知道哇！”

其实沙王知道。不但沙王知道，娜仁花骑走了“白天鹅”几乎河滩地上所有人都看见了。那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举动。唪经休息时整个河滩地上没有出现第二个骑马的人。佛事庄严，中间休息时大家都静静地回到各自的帐房去喝茶，连大声说话的都没有，更没有人骑马离开。沙王的故作懵懂让祁掌柜十分生气，他口气强硬地说：“是令妹未经允许骑走了我的白天鹅，我亲眼看见的！这河滩地上的许多人都看见了！”

“要真是如此，就是我妹妹的不对！冒犯了祁掌柜的虎威！我替她赔不是了……”沙王说，“现在佛法大会已经结束，祁掌柜没有骑乘，请屈尊与我一同乘车返回乌里雅苏台吧。”

沙格德尔王爷是坐轿车来的，车夫已经套好了马，等着起动。沙王做个请的姿式，指着踏脚凳请祁掌柜上车。

“谢谢沙王的美意，”祁掌柜冷冷地说，“我另寻坐骑回吧。”言罢扭身离去。

第二天中午，沙王府的管家贺希格图牵着“白天鹅”把它送到了分庄的大院。管家代沙王一再表示歉意和谢罪，临走时对祁掌柜说：“沙王让我转告祁掌柜，今后桑布道尔基调驯的走马不能再交大盛魁收买了。请祁掌柜原谅！”

这后果是祁掌柜没有料到的。

其实在祁掌柜把桑布道尔基请进大盛魁分庄的院子秘密调驯“白天鹅”的时候，十分喜爱走马的沙王就心生疑惑了。待到桑布道尔基骑了脱去外蹄的“白天鹅”第一次走出大盛魁分庄的大院，沙王就为自己的损失悔断肠子了！无奈话已出口，悔也无用，都是有身份地位的人，不好做出索回“白天鹅”的小人之举。“白天鹅”不能要回，一口窝囊气就憋在了肚子里，于是迁怒于桑布道尔基，骂他吃里扒外，下令责打五十鞭，这还是看在他是个难得的好驯马手，不然依沙王的脾气把桑布道尔基来个驷马分尸也是不能解其心头之恨的。

沙王责打桑布道尔基的事传出后，祁掌柜也曾心有所动，有意把“白天鹅”奉还给沙王，只是由于他实在是癖马如命，不忍割爱，未能践行。驯马手不久鞭伤痊愈，又重新出现在王府前的空场上调驯走马。祁掌柜见了以为事已过去并不在意。祁掌柜不知道为了这“白天鹅”，沙王府内很是闹了一场风波。沙格德尔咽下了窝囊气，他的妹妹却不认这个账，哭着闹着要哥哥将“白天鹅”讨回，目的达不到便告到了老王爷那里。沙王向父亲禀告了有关“白天鹅”的前后经过，遭致老王爷的一顿臭骂。老王爷说：“你一个草原上的人居然不认得马的好坏高下，算什么马背民族的后代？！你还有什么脸面做领地之王！……”

沙王说：“商人狡诡，我斗不过祁掌柜。”

老王爷是世面上的过来人，知是此事自己并不占理，只好不了了之。然而由此王府上下便对祁掌柜结下了怨，关系逐渐疏远。

大盛魁 1 第四章

一

第二年，古海被调往了沙尔沁驼场。祁掌柜安排他独立管理沙尔沁驼场。由于古海还没有出徒，在名目上叫代理掌柜。这显然是对他的破格任用。

入秋之前古海独自一人骑着骆驼来到了沙尔沁驼场。驼场坐场的靳掌柜在这个地方干了整整三十个年头。现在已经六十岁的靳掌柜背也驼了，腿也弯了，还患有挺重的咳嗽病，靳

掌柜连着几年每年都要向分庄打一份告老还乡的报告，都因为没有合适的人选来顶替他的工作，而未能实现。靳掌柜是罕见的饲养骆驼的能手，尤其是在骆驼的繁殖方面更是有许多神秘的方法和经验。像他这样对骆驼熟悉的人，在当地牧人中间也是很难找到的，实际上他就是一个骆驼专家。

古海的到来使靳掌柜喜出望外，他把古海带来的祁掌柜亲笔写给他的信不住地看了好几遍，高兴得说话都直哆嗦："真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可是把你盼来了。这下我就可以回家了……我这把老骨头不至于丢在这荒野上了……"

初一见面，靳掌柜的样子简直就让古海不能相信：眼前这个佝偻着身子，满头花白头发，一团杂乱胡子的老头子竟是会在大盛魁总号万金账上注着"己"字的掌柜！单从外表上看干脆就是一个受了一辈子游牧辛苦的蒙古族老牧民。由于长期居住在干打垒的小泥屋里，老人得了严重的关节炎，两手的指关节都像带了肉箍似的肿胀着，膝关节的病痛使两条腿弯曲得非常厉害。老人一圈一圈地匆匆忙忙地走着，一边向古海交代着驼场上的事情：二十四间用草坯垒起来的低矮的土房子，其中六间住人，其余的放置驼场员工的粮食和特别用来给怀胎母驼以及刚出生不久的驼羔子加强营养的饲料——整麻袋整麻袋的黑豆和黄豆。还有一些装满了白糖、大黄的袋子也和饲料堆在一起，那是为骆驼治病用的，驼场上养着十六匹马、二十四只狗；马是供人骑乘的，狗是专做保卫工作的。加上那三千峰母驼、公驼和仔驼，除此而外驼场上就再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只有一间坐落在角落的大房子，靳老汉没有打开。老人告诉古海："这间房子就不必看了，是几十年来驼队替换下来的破烂驼屉。没有用的，我不舍得扔掉，其实放了几十年也没用上。每年春天就拿出来把它晒一晒，怕发霉生虫子……结果还是没用。你不必看了。"

由于高兴，老人的话就特别多，又显得啰唆。他的像乱草蓬一样纷乱的杂色胡子在他激动起来的时候直奓撒，粗糙而黝黑的脸，在笑起来的时候皱纹很深的折褶就绽开来，露出里面的粉红色的嫩肉。

沙尔沁驼场是大盛魁的私家牧场，位于乌里雅苏台西北方向一百三十里的地方。东西宽二十里，南北长三十五里，这个牧场是二十年前总号大掌柜王廷相在乌里雅苏台做坐庄掌柜的时候，花三万两银子从老王爷也就是沙格德尔王爷的父亲手里买下来的。像这样的牧场大盛魁在喀尔喀草原上拥有两个，在漠南草原拥有两个。喀尔喀草原上的两个牧场全是单一的养驼场，但同样是驼场其功能也不尽相同，设在科布多的那个驼场是用来做骆驼放牧的，就是从归化往北往西过来的驼队走了几个月的路后疲乏了，驼队就把乏驼放下休息，换上驼场上的健驼，生力军，继续前进，驼队在这里并不放场休息，换驼不换人。局外人往往弄不明白，从归化到乌里雅苏台别家的驼队都要走三个月以上，而大盛魁的驼队只需两个半月就可以到达，道理就在这里。在漠南草原也有一个属于这种性质的驼场，设在百灵庙。还有一个驼场属于综合性质的牧场，被称作大盛魁的生命线，就是有名的召河牧场。

沙尔沁驼场的性质特殊，它是一个专门滋生繁殖骆驼的牧场。这里放养着体魄健伟、耐力久长的优良科布多种和乌梁海种的母驼两千三百多峰，几十峰优良的种公驼和八百多峰驼仔。大盛魁驼队运输能力强行进快捷，跟驼种亦有很大的关系。归化城的十几万骆驼队伍中，潮格尔种和鄂尔多斯种以及阿拉善种的骆驼居于多数。这后几种骆驼无论在体能和耐久力上都要逊于科布多和乌梁海种的骆驼，而且在价钱上相差很多。一峰纯种的科布多健驼或乌梁海健驼身价要在一百两银子以上，而一峰普通骆驼最多只值六十两银子。作为驼商，大盛魁在很早以前就对良种骆驼的繁殖特别重视。在所有事项中大盛魁最为重视的有两个：一个是"己"字号人才的培养，再一个就是优良骆驼的繁殖。

沙尔沁驼场每年向总号驼队输送一千两百峰健壮的科布多种和乌梁海种健驼，用以扩大总号驼队和顶替那些老弱病残或因事故死亡的骆驼。这里地势偏僻，除了每两年总号派人来领取骆驼，就很少能看到什么人来。就是在号内专门负责驼运的祁掌柜祁家驹，一年中到这

里来的次数最多也不超过三次。

靳掌柜的手下指挥着十二名从当地牧人中间雇请的牧工。驼场业务由乌里雅苏台分庄领导，每年阴历十一月分庄派人往驼场送一次米面食物，其他时间里沙尔沁牧场的生活就几乎是与世隔绝的了。

傍晚的时候，十二名牧工陆续骑着马从牧场上回来了。一位上年纪的牧工赶着一群羊走进大院，那群羊大约有一百多只，这些羊就是牧工们的活的粮食。靳掌柜把牧工们一一向古海作了介绍。古海一眼就认出了胡德尔楚鲁。个子不高但身体非常结实的胡德尔楚鲁憨厚地笑着，向古海问候："小掌柜好！……我们见过面的。"

"是的，我们一起捕捉过天鹅！"

两个人抱在了一起。

靳掌柜说："胡德尔，古掌柜初来乍到，我们该用点稀罕物什来招待他才好。"

胡德尔楚鲁立刻明白了靳掌柜的意思，说："我这就去打点儿野味回来！"言罢脚步呼呼地去了。

靳掌柜脚步匆匆地走来走去，亲自拿来了一坛驼奶——自从古海来到驼场，他就一刻也不停歇，总忙着好像要应付什么紧急的事情；又从窖里搬出一个贴"魁记"的酒坛子，老人把酒坛子放在炕上，用大手拂掉粘在坛子上的潮湿的草屑，一边打开泥封的坛盖，一边对古海说："这酒放在地窖里十年了，一直不舍得喝，是咱字号自己的酒房酿出来的，是真正的二锅头！"

酒坛盖打开，靳老汉把鼻子抽搐着在坛口上嗅，眼睛眯缝着是满脸的陶醉，又说："咱手下这帮子人能喝着哩！这酒要是不藏着点儿，眨眼的工夫就被他们喝个底朝天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他们能喝酒也能干活！驼场离不开这些人，都干熟路了。只是有一点你必须小心——这藏酒的地方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不然等你想喝的时候就没了……"

"我不喝酒。"古海说。

"什么？——你说你不喝酒？"

靳老汉被古海的话惊得眼睛睁得老大，满脸的皱纹又扩展开来露出一道道粉红色嫩肉的花纹。

"是哩，我不喝酒，在归化城总号时和乌里雅苏台分庄都不让喝。我也不会喝，嫌辣哩。"

"哈哈——咄咄怪事！……居然遇见一个不喝酒的人！"老人笑了一阵，又郑重地对古海告诫道，"记住我的话，把窖里那些老酒藏好了！你会喝酒的，一定要喝酒的，等你想喝酒的时候，就明白我的话挺要紧了！"

靳老汉兴致勃勃地张罗着招待接替他工作的古海，匆匆忙忙地走来走去，找酒碗拿筷子，嘴里不停地说着话。

被靳老汉安顿在炕上的古海盘腿坐在小炕桌跟前，望着忙来忙去的靳老汉，心里却在纳闷——他不理解靳老汉这个人，个问题旋风似的在他的脑子里打转："难道这就是大盛魁的一个掌柜子吗？三十年的时间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人的大半辈子了，除了告老还乡以后所剩无多的休闲时光和不谙世事的少年岁月，人生最美好的一段精华岁月就是在这人迹罕至的偏僻草原上度过的，他还能算作一个买卖人吗？要知道他这一辈子就只做了这样一件事情，那就是放骆驼！"

实际上像靳老汉这样的人在大盛魁为数并不多，我说的是那些能够在万金账上被幸运地标上"己"字的人，要说到普通的顶身股的掌柜，一般的常年受雇的牧工、驼工，那人数多得难以计数了，大盛魁员工近万人呢！他们也许在大盛魁做了一辈子，而这一辈子很可能就做一件事，或牧驼或放羊或赶马或者是饲养狗。他们就像一部庞大机器上的一个毫不为人注意的螺丝钉，他们直到死也不曾看见过大盛魁这部大机器的全貌，更不会知道这部机器是如何运转来着。还有人一辈子只管理了一座食堂，在采买蔬菜肉类的工作中消耗了一生，可是

所有这些人，在局外人的眼里全都是商人，是那种概念中的记账簿打算盘买进卖出赚大钱的商人。古海爹就是这么认为的，苦心训练儿子学会双手打算盘的本领，教他写字记账簿的本领，现在看来所有这些商人的本领对古海来说都没有用了。他需要做的是如何养好骆驼！仅只这一样事情！

大概没有半个时辰，胡德尔楚鲁回来了，肩上扛着一只死狍子出现在古海的面前。

那年胡德尔楚鲁才十五岁，却是一个不可小觑的人物，他从自己父亲那里学得一手抛石击兽的过硬本领。胡德尔楚鲁猎杀野物既不用枪也不用弓箭，而是用石头，就是那种在草原上随时随地都可以俯身拾来的石头。拳头大小得心应手，骑着马追赶猎物，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几十步之内百发百中！而且倘若猎获目标是野兽的话，那石头的着击点必定是在致死的脑门子上。他们吃的这只狍子就是胡德尔楚鲁用石头击倒后捉住的。胡德尔楚鲁曾经用石头击毙过整整二十只恶狼，是喀尔喀草原上颇有点名气的打狼英雄。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个在马背上长大的草原儿子，生着一张圆乎乎的娃娃脸——当然他实际上也还是个孩子，个头不太高，脖子短粗，胸部和两条胳膊上的肌肉特别发达；在炎热的夏天里他喜欢光着膀子干活，高原上的太阳把他的身体晒成了黑红黑红的颜色。胡德尔楚鲁捉骆驼，扛料包的时候一棱一棱滚动的腱子肉在他的两条胳膊上、裸露的胸前和脊背上隆起，给太阳的光一照就好像他的身体不是拿肉做成的，而是用铜铸的一般。

简单的酒宴过后，喝了老酒的十二名牧工都去睡了。小炕桌上只剩下吃剩的大块的冷羊肉，两盏羊油灯喷吐着腥味极浓的黑烟，照着餐桌旁的古海和靳老汉。隔着炕桌，醉眼迷离的靳老汉开始向古海传授他的神秘而又高超的养驼经。老汉跳下炕，摇摇晃晃地走着，从一面挂满了各种草的墙上摘下一串草枝拿在古海的眼前，问：“这草你认得吗？”

古海摇头。

“这叫百步草！是专治骆驼口疮病的……你好好看仔细了——椭圆形的叶子，麻蛇一样的根，这根最重要，药性的一大半在根里呢！骑着马往西走，三十里开外有一片蓬蒿草一眼望不到边际，有一人多高。百步根就在那蓬蒿草的草丛中间长着哩！……挖百步根的时候要注意着，要在霜降的时候去挖，霜降时百步根就长到头了，药性最烈。采回来的草药不能让太阳晒，要挂在阴凉的地方阴干，不然太阳一晒药性就减弱了……记住了？”

古海看着靳老汉红红的眼睛，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骆驼脱了掌，不要着急，用普通的胡椒就能治好。”靳老汉指着墙角上的一个驼毛袋子，“那袋子里装的全是胡椒，要省着点用。一峰病驼抓一小撮胡椒就够了，拿井水熬，熬三个时辰，要慢火，火急了不行。胡椒水熬好了要凉一天一夜，再了灌驼。你给骆驼灌过药吗？”

“没有。”

“那就不行，你一下干不来，让牧工们帮着你干。这场上的骆驼全是生驼，性子野着哩，踢你一脚可了不得！”

“我挨过骆驼踢的，”古海很认真地说，“在归化城柜管茶叶仓库的时候，我的左腿被骆驼踢了一蹄子。那是一个凌晨，我记得清清楚楚，驼队去提货……骆驼那一蹄子把我踢出了足足有一丈远！开头还不怎么觉得，后来腿就肿起来了，越肿越粗，连裤子都脱不下了。请大夫看的时候是拿剪子把裤子铰破的。”

“那就好！算你有了经验，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嘛！”

这场谈话从晚饭后一直进行到后半夜，古海觉得两眼睛直犯涩，可是靳老汉却是谈兴正浓呢，说一会儿话靳老汉就把空酒碗一端命令古海：“给我倒上酒！”他不住气地喝，古海估了一下，至少有十几碗酒被靳老汉灌进了自己的肚子里。后来话题在不知不觉中转移，就不像开始那么严肃郑重了，扯起了家常事。

“你府上是哪里呀？”靳老汉问古一海。

“我家在祁县，在城西南的小南顺。”

“唔啊！——小南顺！我可是知道的，离我们靳家堡仅只三十里！这么说咱们是老乡加老乡啦！俗话说——老乡遇老乡，两眼泪汪汪！……咦，你怎么没流眼泪？”老头拿手指头在古海的脸蛋子上摸摸寻找着眼泪，“家里有什么人？出来的时候娶过媳妇了吧？”

“娶过了……”

“现在没别人，就你和我，你能不能用咱家乡的话说几句？三十年了，我在这里只讲蒙古话，你知道这是咱大盛魁的规矩！老家话我恐怕是忘得不知道啥样子啦！”

古海心里热乎乎的，准备了一会儿，声音低低地用家乡话问靳老汉：“靳老爹……你想家吗？”

这一下可不得了啦！……古海没想到他轻轻的一句话居然产生了石破天惊的意外效果：就见靳老汉脸上的表情在剧烈地变化着，杂乱的胡子像风中的树叶乱抖起来，眼泪刷地涌了出来！“多少年啦！……在这地方……没听见过……有谁对我说过一句家乡话！……我……我……”老头子像个孩子似的拿脏脏的巴掌抹着脸上的泪水，抽抽搭搭地整个身子都在哆嗦。

一股热气从腹中升起堵在了古海的嗓子眼儿，使他觉得喘不上气来，鼻子酸酸的，两只眼睛也潮了。

“真是乡音一句值千斤哪！”

过了好半晌靳老汉才算勉强地说出这第一句完整的话。

望着老泪纵横的靳老汉，古海禁不住也热泪滚滚了！自从迈进大盛魁的门槛他不曾沾过一滴酒的，他不喝酒也不知道酒为何物，可是这会儿他觉得需要了，觉得不喝酒不行了！他把自己面前的那个一直空着的酒碗挪挪正，抱起酒坛子哗哗啦啦地为自己倒了满满一碗酒，然后把酒碗庄重地双手举起来，用家乡话说：“靳老爹——我敬您一碗！”

“好！……好！……”

靳老汉哆哆嗦嗦地端起酒碗，与古海照了一下。

古海咕咚咕咚一口气把满满一碗酒全都喝光了，把空碗底亮给靳老汉看。

“好！——再倒上！”靳老汉说。

这一顿酒两人一直喝到了天色微明。

感触汹涌的古海看着面前的靳老汉，不由得想起了他未曾见过面的张有叔。他想张有叔该就是靳老汉这样子吧？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或许他此刻就在茫茫草原上的某个角落？在那里独自忍受着思乡之情的残酷煎熬……张有叔与靳老汉不同，靳老汉虽然也承受着孤寂，但他是一个成功的人，毕竟在大盛魁的万金账上写着他的名字并且标着难得的“己”字！而张有叔是一个失败的人，他把买卖做塌了，他必须在孤寂的劳作中力图东山再起，不然回乡的事情就只能是一个梦！而眼前的靳老汉就是脱掉这身破烂的袍子打道回家了！他是成功者，他已经熬出了头，他就要衣锦归乡了！靳老汉在字号上顶有二厘的身股子，做了三十年了，算算账少说也会有十几二十万两银子的红利可分……可是张有叔却像是落入大海的人，在完全看不见岸的波涛之中漂泊呢！

古海的眼前凸现出张婶那泪眼婆娑的面容。离开家乡的那天，爹和娘、杏儿把他送到村口都停住了，张婶执意还要送。张婶拉着他的手说：“娃！婶子托靠你了！是死是活你也要替婶子把你有叔找见！……婶子一辈子谢不完你的！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古海紧捏着张婶交在他手里的一双鞋，扭身去追赶已经走远的马车。为走归化，爹和靖娃、杰娃家凑钱为姑夫姚祯义雇了一辆马车。走出很远了古海回头看了看，张婶还在马路当中孤零零地站着呢。那时候古海被千里之外归化城上空飘动着的祥云召唤着，心里被未来的新奇生活怂恿着，根本不理解张婶的心情，张婶的婆婆妈妈让他觉得腻烦，甚至连应有的同情和怜惜都没有。现在他明白了张婶的嘱托意味着什么，那是一个女人对走归化二十年不得音讯的丈夫用血和泪浸透了的企盼和热忱！而那热忱是用她的全部生命培养起来的，从十四

岁嫁到小南顺，二十年过去，她的生命之花正在凋谢！

本来按照祁掌柜的指令，靳掌柜在古海到达驼场之后再待三天，向接班人交代工作，然后他就可以乘着古海骑来的那峰骆驼返回乌里雅苏台，在那里等待顺路的驼队相随着再去归化，最后从归化城或坐马车或步行就随他的便了——一直回到他的晋中的家乡。他一生的旅途算是到了终点站，剩下的事情便只有与家人一起享度晚年了。但是老头子在与古海共同喝了那坛子老酒之后就改变了主意，自作主张决定在驼场上又多待了三天，帮助古海熟悉驼场上的情形。

六天之后靳掌柜走了。

二

驼场的院子是由鹿岩围成的，面积有五六亩大。周围是起伏不断的缓缓的丘岗，一丛丛浅绿色的茏茏草在丘岗上散布着向四面八方铺展出去。茏茏草开放着白色的浅蓝色的小花，风吹动着花朵闪烁出一片眩目的光彩。在北方目力所及的地方突出着一座红岩土的小山，孤零零地耸立着，小山上面几乎什么也没长；这是一片干旱的草原，即使在初秋的季节，绿色的生命色彩也没有把这里的一切全都覆盖在自己生命的下面。只有在西边的两个丘岗之间，漶漫开来的鸟儿在那片黄绿相间的草地上鸣啭着，一会儿飞起一会儿落下。总的来说，从北边的红土崖向南伸展，地势呈南低北高的情状，南边的一眼望不到边的大片土地被白色的盐碱地覆盖着，一些颜色非常鲜艳的红色的猪尾巴草像火焰似的燃烧着。猪尾巴草长得最茂盛的中心地带有一个浅水泊子，方圆约有五里。这就是大盛魁的生命线之一的沙尔沁驼场！古海新的生活天地了。

靳掌柜走后一连好几天古海都骑着一匹小个子的枣骝马就在这驼场院子的周围转来转去，熟悉着这里的一切。每天他都想着祁掌柜对他的嘱咐，心里被一种荣誉和责任压迫着觉得又骄傲又沉重。

古海许多次想起祁掌柜对他说的话："……你知道为什么从归化到乌里雅苏台，别家的驼队要走整整三个月才能到达，可咱大盛魁的驼队只要两个半月就到了？原因在于咱们驼队的骆驼驼种好！驼商驼商，只有骆驼才是咱们的最大本钱。因此沙尔沁驼场子有多么重要你就该知晓了，我就不多说了。现在我把驼场交给你，你要好好地把驼场管理起来，这也是我给你的特别机会，照规矩这驼场坐场的人必须是出了徒做了掌柜并且是在万金账上注了"己"字的人才能担当的。我这么用你是破了格的，希望你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苦心。"

他预感到自己肯定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所以他做什么都信心十足。

古海很快就顺利地把自己融入到驼场上的生活中去了。

每天古海骑着枣骝马与牧工们一起出发，在草原上放马奔跑，去巡视散落在丘岗之间的驼群。两千三百峰珍贵的母驼分三十六群放养着，每群都由一峰体魄雄健的公驼来率领；所有公驼的额上都绑有一块小镜子，隔着几道山梁一看到有刺目的白光反射出来就知道那里有一群骆驼。这办法也是靳掌柜想出来的，所以尽管牧场很大驼群很多，但是寻找它们并不困难。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工作便变得越来越轻松起来。许多时间里古海和那些熟练的驼工一样，牵着马在草丛间拣拾驼毛。

骆驼每年夏秋都要换一次毛，像人一样脱去沉重的冬装。一峰骆驼一年要掉八斤毛，所有这些驼毛都随风滚落在草丛间了。牧工们把散落的驼毛集中起来，一年之内一个人能积好几百斤。依驼场的规矩，按拣拾驼毛的多寡给牧工一定的奖励。这种奖励历来都是以砖茶的形式兑现的，砖茶在草原上是流通最为普遍的商品，只要你的手里握有砖茶，你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和别人交换布匹、粮食和牲畜。在驼场上每个牧工的年工资是十二块砖茶。

非常有趣的是，驼场上的十二名牧工个个粗犷膘悍，可是他们都会用粗糙的大手来编织毛活。用羊腿棒子纺驼绒毛线，随手摘两根结实粗壮的茏岌草茎就织起来。于是那些绒帽啊、

袜子啊、手套啊、毛衣毛裤啊……就从他们的手掌下流出来了。离冬天还老远呢，古海就被驼毛的编织物从头到脚装备起来了。他的被子芯也换成了驼毛肚皮上最细柔的绒毛，贴在身上又绵又软又暖和。

入冬后不久乌里雅苏台草原下了一场雪，正好是狩猎的好时候。古海做着狩猎的准备，决定丢掉老实矮小的枣红马，换一匹硬嚼口的更善奔跑的骑马。他已经看中了马群中的一匹云青马，个头高，胸部肌肉特别发达。就在古海决定换马的前一天，驼场上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故，古海差一点儿在那场事故中送掉了自己的性命。

早晨还好好的，古海和驼工们一起巡视了所有的驼群。中午他和胡德尔楚鲁在雪岗子上围着篝火吃饭，一边谈论着打猎的事情。猛然间从近处的一座雪岗的后边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那声音很像打雷，古海抬头看看——天卜正飘着稀稀拉拉的大片雪花。正犹豫着，就见坐在他对面的胡德尔楚鲁猛地蹦起来，喊道："不好……公驼打架啦！"

胡德尔楚鲁也没等古海吩咐，就扑向自己的坐骑，眨眼的工夫解开马绊，翻身跃上马背朝雪岗的那一头跑去了。

等到古海骑着枣红马来到雪岗子上，往下一看，登时就惊呆了：就见雪岗下至少聚了有五六百峰骆驼，此起彼伏的嚣叫声响成了一片，雪尘飞扬，骆驼们都像是发疯了似的互相冲撞着、嘶咬着……

那两峰领头的公驼在离开驼群一点的地方单独鏖战。公驼平日里拖到膝盖以下的长长的鬣毛此刻全都像狮子似的豸撒起来了，怒睁着的双眼都变得血一样红；白色的沫子随着一阵阵吼叫声从它们的嘴里喷出来；它们一次又一次地向对方发动攻击，用自己庞大的身体撞击，拿锐利的牙齿嘶咬，用盆一样大的脚掌踩踏，用口中的白沫喷射……

古海知道这是发情的公驼子闹事呢。靳掌柜曾经特别向他嘱咐过，平日里驼场上没事的时候是悠闲的，但有两件事千万疏忽不得：其一是母驼生育，要防止驼仔在出生过程中或降生不久死掉；其二就是杜绝骆驼打架，一旦公驼打起来引起混战，会把许多怀胎的母驼弄流产。

古海在归化待了三年，到乌里雅苏台也有两年了，这些年他看到过无数峰骆驼。而在他的眼里所有的骆驼全都是那么温和驯顺，那是因为它们全都是被人骟掉了生殖器的公驼。眼前的这些驼才是真正的自然的骆驼。领群的公驼事是具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只要它们觉得自己的群体受到了某种威胁，便会发起威来，就像现在这样。

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场可怕的混战必须立刻制止。闻讯赶来的牧工们骑着马从四面八方冲向闹事的驼群。他们厉声吼叫着，他们手中的哨棍带着"嗖——嗖"的嘶鸣在骆驼们的头顶上飞舞：许多哨棍同时落在一些骆驼的身上。

勇敢的驼工们骑着马冲到搅成一团的驼群中去了。他们试图从中间地带把驼群隔开。但是母驼、仔驼和那些未成年的公驼全都被战乱弄昏了脑袋，在混战中也分不清自己本来是属于哪一个驼群，互相之间都乱踢乱咬乱撞起来。

不明就里的古海晚到了一步，他骑着枣红马直接冲向了那两峰正在殊死搏斗的公驼。结果危险的情形立刻就出现了：两峰公驼中的一峰看见古海之后就停止了攻击，另一峰也跟着撤出了战斗；古海以为自己的冲击奏效了，哪想到正待他要松口气的时候，那峰主动撤出战斗的公驼突然掉转身子把攻击的目标对准了他和他的枣红马。

以骆驼的简单头脑出发，大概它以为造成战争的根源就是这个骑红马的陌生人。这峰怒不可遏的种公驼从体格上要比另一峰更庞大些，整个身体就像一座小山似的朝古海压过来。古海感到喷到他脸上的沫子热乎乎臊气难耐。还没等他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公驼已经经撞着了枣红马，马背上的古海像一粒被射出膛的弹丸似的飞了出去。

当古海从雪地上爬起来的时候，看见他的枣红马正可怜地嘶鸣着打着滚儿站起来，可是还没等摇摇晃晃的枣红马站稳当，公驼那庞大的身体就又一次撞了过去。同样的动作重复了

三次之后，枣红马就再也没有力量站起来了，于是古海亲眼目睹了令人惨不忍睹的一幕：那公驼一步一步地走过去，一掌踏下去踩住枣红马的脑袋，然后将小、山似的躯体忽地压下去……随着枣红马肋骨的清脆断裂声响起，黄色的尿液、红色的血液都冒着热气从枣红马的肛门、生殖器以及嘴巴、鼻孔、眼睛和耳朵里流出来。

三

在喀尔喀中俄边境上像洪水一般泛滥开来的走私行为，严重地影响和干扰了清朝政府对这一地区边贸的管理，正常的边贸秩序被破坏了，中俄之间最重要的关贸商埠恰克图因此而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吞吐量急剧下降；许多来自中国内地的茶叶、丝绸、瓷器和其他日用百货都沿着喀尔喀草原上的荒僻小径越过萨彦岭直接流向俄罗斯国境去了。

不久，关于喀尔喀草原上的这种严重情况的消息，通过乌里雅苏台一归化一张家口官家驿道传到了北京。理藩院召集紧急会议，就喀尔喀草原上出现的严重问题进行了讨论，很快形成了一个奏章，上报执掌朝廷实权的西宫太后慈禧。慈禧太后很快就下达了一项命令：决定对出现在喀尔喀草原上的严重走私现象进行严厉的打击！于是北京首先行动起来，最高军事指挥部门——兵部协同刑部和理藩院共同行动，从上至下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镇压运动。来自官方的多方协同的针对边境走私贸易的打击，从东部喀尔喀的中心城市库伦向西推进，其势之迅猛犹如排天的大潮，一直波及到喀尔喀最西部的边境城市科布多。在很短的时间内，从广阔的喀尔喀草原的各个角落，从中俄界山的萨彦岭的沟汉里捕获到了数以千计的国际走私犯。依照朝廷的指令，对这些走私犯不加任何审判，就地执行处决！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数千颗人头落地。腥风血雨在千里草原上弥漫着，恐怖的气氛不但使在草原上经商的中国商人战栗起来，也使草原上的牧民、僧侣以至俄国人都感到无比的震惊。一向平静的草原动荡起来了。

在乌里雅苏台一个月之内先后处决了三批走私犯，共计一百八十二名，全部是在乌里雅苏台城西北郊外的荒野中执行的。那里本来是一片埋葬失去亲友的死亡商人的野坟岗子，也是一个暂厝棺木的地方。是由商号出钱雇请的一个身有残疾的瘸腿老人看管着的，这位看墓人的责任就是保护那些露天存放的棺木内的尸体不致被野狗和野狼吞噬——这些暂厝的死者全都是内地来的商人，他们的亲友将他们放在这儿是希望有一天能够使他们魂归故里。野坟岗子没有围墙，数百座坟茔稀稀拉拉地散布在方圆将近一华里的丘岗子上，一般的年月里这里总的来说还是平静的，只有遇上干旱的春季，饥饿的狼群和没有主人的野狗才会光顾这里。看墓老人手里有一支破旧的单筒伯勒根猎枪，他就用这支猎枪对付那些袭击棺木的狼群和野狗。

自从这里连续处决了三批犯人之后，乱坟岗子的平静就被彻底打破了。血腥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狼群，一到夜晚坟岗子周围暗灰色的夜幕上就会闪亮起许多游动的幽绿灯光——狼的眼睛；狼群瘆人的嚎叫声从傍晚一直能持续到第二天的黎明。被敷衍了事的士兵浅埋起来的尸体又被狼群重新刨了出来，狼群吃饱了人肉之后在黎明后撤走了。

白天，当看墓老人端着猎枪走出小屋的时候，立刻就被眼前的一片惨象惊呆了！被狼群啃噬过的尸体都被肢解了，胳膊、大腿和拖着辫子的脑袋到处散布着，暴露出白森森的骨头；染着黑色血迹的衣服碎片七零八落地挂在草茎上，像无数面肮脏的小旗帜在晨风中抖动着。到后来狼群就连白天也不肯离开了，它们守候在坟岗附近的深草丛中，只等到行刑的部队一撤走，就立刻从四面八方冲上来。

正是暑热的伏天，尸体在一夜之间腐败发臭了，腥风弥散臭气熏天！成百具腐尸所散发出来的臭味充斥在空气中，没有风，低垂的阴云把臭气压迫在了被群山环抱着的乌里雅苏台上空。城里的居民几乎都不能出门了，街道上从早到晚都很少看到有人走动，店铺只是在每天快到中午的时候才把护着门窗的挡板摘下来，勉勉强强地接待几个顾客；杂货铺里的香被人们一抢而空，乌里雅苏台这座优美的草原商城几近瘫痪了。

严酷的杀人运动继续着。一批又一批的商人在军人的刀下身首异处，成了乌城郊外野坟滩里的孤魂野鬼。腥风血雨弥漫着……有一天沙王府的家奴在清晨打开院门扫街的时候，看见一群野狗在王府门前的空地互相嘶咬着争夺一条鲜血淋淋的人大腿，瘆人的场面把人们吓坏了。

那些日子适逢塞音诺彦部的盟长三年一换届，沙王到齐齐尔里克城出席二十四和硕王爷的会盟不在乌城，管家不敢惊动老王爷，自作主张命令家奴取出猎枪朝群狗放了一枪，把的赶跑了，但是在清晨爆响的枪声还是把老王爷惊动了。这些年老王爷的身体每况愈下，新添的一种腰腿疼的病造成他的行动不便，他已经很久没有出去打猎了。除了定期到长老寺朝神拜佛，家事旗政概不过问，一天到晚只待在王府内院里不露面了。老王爷是在睡梦中被枪声惊醒的，打了一辈子猎的老王爷一耳朵便听出了那枪声是出自自家的猎枪。

“怎么回事，是谁在打猎吗？”

老王爷问身边的丫头。

这两年老王爷的身体每况愈下，过去隔一两个月才犯一次的关节病现在常住在他的身上不走了，这种病几乎把他一天到晚绑在了床上，不要说打猎，就是走出王府的大院都变得十分困难。

丫头跑出去，过了一会儿回来向老王爷报告说：“不是打猎，是管家在王府的大门口驱赶一群野狗呢。”

“驱赶野狗？”老王爷大惑不解，“野狗怎么会跑到王府的门口来，还一群一群的？”

“老王爷，是这么回事……”

丫头开始一五一十地向老王爷讲述起近来发生的事情，还没等家奴把话说完，震怒的王爷霍地一下就从被子里坐起来，“混蛋！刽子手！恶魔！”由于激动，老王爷的脸涨成了紫红色，说着骂着从炕上下来，命令丫头道，“马上给我穿衣！快点儿！”

听到动静管家跑进来：“老王爷……您这是要做什么？”

“咱乌城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回王爷的话，是小王爷去齐齐尔里克的时候特别吩咐过的——府内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一概不准惊动老王爷……”

“哼！给我备车。”

“老王爷——大清早的您要到哪里去？”

“我要去见喜山！这也太不像话了！我乌里雅苏台历来是幽静安闲的地方，自俄国人进来以后就已经够乱的了，如今军队又镇压商人，杀人如麻，乌城血雨简直就成了狼群和野狗的世界了，人都出不得门了！这成何体统！这也太不把我沙王府放在眼里了！别忘了——乌里雅苏台是我的领地！”

“是不像话！”管家说，“乌城乱坟岗子的血腥把几百里外的狼群都给招引来了。咱们的畜群近来也连连遭到狼群的袭击。畜群点上已经损失了好几百只羊了。”

穿好衣服，王爷正要出门，被管家拦住了：“此刻时辰尚早，若是王爷到了参赞衙署喜山将军还未起身，王爷在那里枯坐着等候岂不扫兴。”

“那你说怎么办？”

“依下人看我先到参赞衙署通报一声，让喜山将军在客厅候着王爷。这样也不失您王爷的威严。”

喜山不是傻瓜，他一下就猜到了沙王府已经卸任的老王爷突然造访是为了什么事，他更知道王府的主人是不好对付的。狡猾的参赞没等王府的管家张口便拿话堵住了他。走进客厅的时候喜山戎装整齐腰挎佩刀，说：“很不凑巧，下官正待出发执行军务。不知贵管家忽然来访有何见教？”

管家说：“是沙王府老王爷有事求见。”

“老王爷年事高迈，有什么吩咐只管言语一声唤下官到府上聆听教诲便是，哪敢让老王爷劳动！请管家禀告老王爷，就说下官一俟得暇即去拜访。”

结果，老王爷在王府静等了三天，始终不见喜山的踪影，才知道上了当。老王爷盛怒之下决定亲自去驱赶狼群。管家和一大帮家奴簇拥着老王爷走出王府，身体衰弱的老王爷攀鞍上马还没翻上马背就摔了下来……

不断地有中小商号的掌柜到大盛魁分庄，请祁掌柜出面呼吁喜山停止残酷的杀人行动。感到自己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商人们，有的甚至跪在分庄的院子里不肯起来，要求祁掌柜答应他们的请求。大家都知道在乌里雅苏台只有祁掌柜的身份有能力与喜山对话，祁掌柜有四品候补道的官衔，而且平日里与参赞过往甚密。但是，祁掌柜拒绝了大家的要求。开头祁掌柜还在分庄的客厅会见来访的中小商人们，到后来就干脆谁也不见了，任那些可怜的商人们在分庄的大院里从早上一直跪到黄昏，他也不肯露面。

不是祁掌柜没有同情心，乌城街上的小商人们哪里会知道，祁掌柜这些日子正为大盛魁自身的麻烦事而寝食难安呢！从齐齐尔里克传回来的消息，由于沙王主持旗政成绩突出，又为修缮长老寺获得了极好的声誉，因而在盟长换届上呼声甚高。沙王继任盟长业已成为定局。而沙王的成功也与天义德分庄的李泰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无疑是对大盛魁尤其是祁掌柜的又一个沉重的打击。对于主持分庄的祁掌柜来说，他要为自己的失误承担巨大的责任。这些日子他的注意力几乎全集中在了齐齐尔里克，密切注视那里的每一个动向，为阻止沙王继任下届盟长做最后的努力。此时此刻他还哪有心思去管闲事？毕竟大盛魁自己没去走私，喜山砍掉的是别人的脑袋。

祁掌柜终于答应出面了。毕竟祁掌柜是控制整个喀尔喀草原经济的大商号，毕竟祁掌柜有四品文官的朝服在身而且与参赞又过往甚密，喜山不敢怠慢祁掌柜。

乌里雅苏台城内所有中国商号的掌柜在一个早晨由祁掌柜率领着，来到当地驻军首脑机关参赞署拜见喜山参赞。喜山是乌里雅苏台驻军的最高长官，这次对西部喀尔喀走私活动实施的严厉打击就是由喜山的部队执行的。

几百名商号的掌柜们聚集在参赞衙署的大院里，等待着祁掌柜和喜山参赞交涉。他们每个人眼里都透着恐惧、忧虑和愤怒，对于大清政府采取的残酷镇压，他们每个人都是心怀不满的。事实上这些商人大多数都参与了所谓的走私，事情明摆着，在喀尔喀草原经商，中国的商人如果不“走私”，他们的生意就难以为继。试想，就以茶叶为例，中国商人从汉口起运至边境商埠恰克图途中要经过整整六十三道厘金税卡，单是这六十三道厘金税加起来就已经超过了货值的一半！到了恰克图还有边贸税，在喀尔喀草原上零售还要交落地税……在如此沉重的税赋压迫下商人们早已苦累不堪，再有俄商拥入喀尔喀与其争夺市场，华商还有什么能力抗争？“走私”就几乎成了中国商人唯一的出路。如今朝廷对“走私”的打击，其实就是对所有中国商人的打击。只因为这场打击来势太凶猛太残酷了，商人们不敢对其说三道四。

衙署客厅内，喜山参赞接见了祁掌柜和乌里雅苏台商界的其他代表。身材肥胖的喜山亲自把身着四品文官官服的祁掌柜迎进了衙署的客厅。喜山请祁掌柜在上首落座，自己坐在下首听祁掌柜说话。

“……将军！”说了一番场面上的客套话之后祁掌柜把谈话转入了正题，“我以为杀人的事万万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商人犯罪也总要以大清律例为绳开堂审讯才是；人的脑袋不是野草，砍掉了就再也长不出来了。将军当慎之又慎！再说，如果成百的尸体不能得到及时处置任其臭味四溢，很可能会在乌里雅苏台引起瘟疫，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喜山的态度十分强硬，板着面孔说：“敝人带兵打击走私，乃是奉兵部之命执行的军事任务。兵部指示就是要在喀尔喀造成严重的气氛，使走私犯闻风丧胆再不敢越雷池一步……”

“将军的难处敝人自然知道……”

祁掌柜只说了半句话，便朝身边的伙计丢个眼色。那伙计便端出一个红漆的礼盒捧给喜山看。喜山一见那礼盒立刻换掉了严肃的面孔，道：“这又何必……这又何必！”

“一点小意思，”祁掌柜说，“将军自执掌乌里雅苏台参赞衙署以来对商民百般袒护，这乃是有口皆碑的事情。还望将军今后一如既往对乌城商民百姓多加体恤！”

喜山将军答应了掌柜们的请求，决定由商号出钱、军队出人将被处决的犯人尸体重新进行掩埋。至于对走私犯的惩处，改砍头为关笼示众。

可是军队的动作晚了一步，三天之后当喜山参赞派出一个快枪营将狼群赶走之后，发现可怜的看墓老人已经死了。老人小屋的门从里面紧紧插着，士兵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小屋的门撞破了。他们看见，看墓的老人倚墙站在小屋的窗户前，手里仍然紧紧抓着那支破旧的俄式伯勒根猎枪，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窗户外面。一个士兵前轻轻推了一下，老人就像半截木桩似的倒了下去。人倒下去，可手里的枪仍然牢牢地抓着。后来人们才知道，老人的伯勒根枪里面连一粒子弹也没有了。在小屋的外面总共找到了八具狼的尸体，七零八落地散布在小屋的前面，全都是中弹而死的。自打处决第一批走私犯后，整整半个月没有一个人到这里光顾，孤立无援的看墓老人与包围墓地的狼群对抗着，直到弹尽粮绝。小屋的肮脏的木门上留下了许多狼爪抓挠的新鲜痕迹，窗户的细木档被狼咬断了好几根……人们只能凭着想象来猜想在那长达半个月的日日夜夜，被血腥刺激起来的狼群是怎样疯狂地向看墓老人发动着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按照喜山参赞的命令，士兵们在墓地挖了一个深一丈有余的大坑，将所有拾到的人的残臂断腿、辨不出面目的人的脑袋、染着干黑色血迹的衣服碎片以及那些被血浸透然散发着恶臭的棺木，统统都收集起来丢进了大坑掩埋起来。或许是出于对看墓人的尊敬和怜惜，士兵们特意挖了一个墓坑，把老人安葬了。

四

但是军队对于走私的打击并没有结束，接连着处决了三批走私犯之后，喜山把军队活动的重点由荒郊野外转移到了乌里雅苏台城内。喜山发现，其实所有活动在外边的走私驼队其根子都在乌里雅苏台城内。于是在城内展开了严密的盘查。

距离处决第三批犯人不到二十天的时间，军队在一次行动中逮捕了乌里雅苏台街上的十二名商人。这次的打击比起前一次狂飙式的镇压要来得温和得多了，十二名被捕的商人全都被关在特制的木笼里示众。在乌里雅苏台参赞衙门的大门两边，沿着街道每一侧摆了六个装了商人的笼子。依照惯例，在乌里雅苏台不论是参赞衙署还是旗署衙门，对犯人执行的行刑工具一律全由大盛魁支垫，为做关押商人的木笼子，祁掌柜提前派人在乌里雅苏台城东的柏树林中砍了三天木头。

乌里雅苏台是座小城，平日里不论是城里的居民还是商人彼此间大都是熟识的。被关在笼子里示众的商人个个披头散发羞辱难当，他们都低着头微闭眼睛，谁也不愿意与围观的人说话。在这十二名被示众的商人中有个身材匀称的中年人，他的笼子被放在紧靠衙门左边的地方，自打头一天早晨这些笼子被摆在这里以来，这位中年商人就始终闭着眼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有人给他送水送饭的时候，他依然是不睁眼不抬头不说话也不伸手接别人送给他的饭和水。一连三日都是如此，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将自己一半店铺租给俄商伊万的归化商人林掌柜。

第三天的黄昏，林掌柜听到有人叫他。那熟悉的声音让他不由得把头抬起来了——喊他的正是古海。

林掌柜满面乌黑，胡茬子上挂满了尘土，眼睛塌陷着，左边眉毛上的一根灰色草屑在危险地摇晃着，那样子几乎让古海认不出来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你不是在沙尔沁驼场吗？”

“我是刚刚回来的，是回分庄领白面和素油的，我一进分庄的院子就听说你出事了。林掌柜！这是咋回事？你如何会犯了走私的罪？……”

“哼!”林掌柜愤愤地说，“我走私？——我走什么私？我是买俄国人的空白营业执照和运货凭条，才让驼队把货运到国境的。我是花了银子的！——白花花的八百两银子哪!”

“你买的是谁的空白执照和运货凭条？”

“还有谁？——伊万!”

“我听说只要俄国人的公司肯于出面担保，承认你所运的货物是属于他们的，你是在替俄国人办事，参赞衙署就会放人。这事你不知道吗？”

“我怎么会不知道，”林掌柜把目光移向旁边的木笼，“那不是，那木笼里的人已经被放了，抓了十二个人现在已经放了八个，全都是俄国人保出去的。”

“伊万为什么没来保你？是你没有找他吗？”

“我怎么能不找他呢，我被抓起来的第二天我店里的邝伙计来给我送饭的时候，我就让他们带话给伊万，我让邝伙计告诉伊万，我林某人是大难临头，只要伊万肯出面为我作保，这大恩大德我是永世不会忘记的！我会重重地报答他！……可是如今三天过去了伊万连面都没露。”

“是邝伙计没有找着伊万吗？或许是伊万他不在乌城？”

“哼！伊万他在乌城，可是他就是不肯出面救我。这个伊万哪，我真是错看了人……”

“伊万这么做也太不仗义了吧！……我去找他，想当初在到乌里雅苏台的俄国人中间，他是第一个把买卖开起来的，那时候他在这里人生地不熟，还是你帮助了他。要知道乌城的商人对俄国人都非常反感，是没人肯答理他们的。”

“我林某人做的最大的蠢事就是把房子租给了俄国人，看来我是引狼入室了，我看出来了，他伊万打一开始对我就没安什么好心。”

“我这就去找他，不管是中国人还是俄国人，大家做事都要讲一个良心。”

当下古海就来到了莫霍夫商店。莫霍夫商店旁边林掌柜的商店已经被封了，店门上斜着用白麻纸打了十字的封条，封条上写着年月日，盖着参赞衙署的朱红大印。一路上古海看到被官府查封的店铺有一将近二十家。街上行人也不多，整个乌城的市面变得十分萧条。离开乌城仅一年多时间，他没想到这里的变化居然这么大。一年前俄国人在这里开设的店铺总数不超过十家，如今只是在十字路口的繁华地段，俄国人的店铺就超过了二十家，还有个门脸是专做公司办公用的，门窗都做了改变，墙上挂着刷着白油漆的横牌，上面用黑字写着公司的名字。其中有一家就是巴达玛耶夫公司。

古海走进莫霍夫商店看到站柜台的竟是林掌柜店铺的邝伙计和一个陌生的俄国小伙子，心下觉得非常奇怪，就问邝伙计：“你怎么会吞这里？”

这时候从店铺后面又走出一个年轻人，也是林掌柜店铺里的伙计。

邝伙计与那个年轻伙计交换了一个目光，两个人的脸顿时就红了，然后年岁较大的姓邝的那个伙计对古海说：“我们只是临时过来给伊万·伊万列维奇先生帮帮忙，他们人手不够用。”

另一个伙计说：“反正我们的店铺被封了，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我们总得给自己弄碗饭吃。”

“林掌柜的店铺能不能重新开张还很难说呢，”邝伙计说，“林掌柜这一被抓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放出来，就是放出来这店铺也未必能再开得了了。光是给官府的运动落下的亏空就怕是把他的整个店都卖了也填不平的。我们总得给自己找个出路，俗话说——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如今这年头也顾不了许多了，伊万·伊万列维奇先生都没等我们说话，张口就给我们一年二十五两银子的薪水！人家俄国人多大方，跟上林掌柜干一年到头下来我才拿十二两银子，他呢，是个刚入号的伙计光吃饭没有工钱。哪个高哪个低哪个厚哪个薄，不是很

清楚的事情吗？”

古海没有心思听邝伙计说这些无干的事情，同时对姓邝的说的话心里也生出许多反感，就打断他的话，问：“伊万经理在哪儿？我想见见他。”

“你是想和伊万先生说林掌柜的事吧？”

“是的。”

“很可惜，伊万先生不在。”

“伊万在哪里？我去找他。”

“你没法找到伊万先生了，伊万先生到科布多去了。”

“伊万先生什么时候走的？”

“昨天上午，这会儿恐怕已经在三百里以外的路上了。”

“难道林掌柜的事情伊万他不知道？”

“怎么会不知道，林掌柜被圈在笼子里示众，这消息几天前就在乌里雅苏台城传遍了。”

古海语塞了，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邝伙计望着古海叹了口气，又说：“林掌柜向伊万先生购买西伯利亚茶叶公司的空白执照和运货凭条，这件事情我们事先都是不知道的。林掌柜那时候没有和我们说，出事以后林掌柜让我去找伊万先生，请伊万先生为他作保，伊万先生否认了这件事情。这事就难说了，想当初这事只是林掌柜和伊万先生两个人私下里秘密做成的，如今一个不承认了，弄成了死无对证的事情，你说该怎么办？只要伊万先生不肯出面，林掌柜他就是跳进黄河也难以洗得清。所以参赞衙门要以‘伪造凭证’的罪过对林掌柜加以处置。这事就严重了……”

邝伙计的一番话说得古海紧张起来，他又问：“伊万先生不在，那么米契诃呢？我和米契诃来谈这件事情。”

“很不凑巧，小古掌柜，”邝伙计做出很遗憾的表情说，“米契诃早在半年前就回伊尔库茨克去了，如今米契诃已经被提拔成了莫霍夫商店的经理。你还不知道吧？——伊万先生的买卖现在可做大了，光是在这乌里雅苏台街上西伯利亚茶叶公司就开了三家连锁店；在科布多，伊万先生又开了两家专门经营皮毛的商店。”

古海失望了，他转身要离开莫霍夫商店了，心里却不肯甘心，又返回来冲着那个陌生的俄罗斯新店员用俄语问道：“伊万·伊万列维奇真的是到科布多去了吗？米契诃真的是回伊尔库茨克去了吗？”

古海从那个俄国店员的嘴里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这一下他的心整个凉了，对自己说：“我怕是救不了林掌柜了……林掌柜他被伊万坑害了！”

在街上古海没有走出多远，姓邝的伙计又追了出来，说：“小古掌柜，我看你确是一个讲义气的人，我就把实话对你说了吧——指望伊万先生搭救林掌柜是没可能的了，伊万早就盯上了林掌柜的铺子，想把他的铺子吞并了与现在的莫霍夫商店合为一处重新盖一个二层楼的房子。伊万说了，他的莫霍夫商店要成为乌里雅苏台最大的店铺。你告诉林掌柜，让他想开一点，别再惦记着开他的苏杭丝绸店了。俗话说得好：破了财免了灾。如今他一个落难之人，保住性命才是最要紧的！”

古海在街上走着，看到沿街的店铺有不少被查封了。在街心十字路口古海站住了，他到沙尔沁驼场仅只一年多一点，这乌里雅苏台的街景已经变得让他感到陌生了。看到巴达玛耶夫公司的牌子，古海立刻就想起了五年前和伊万一起去归化的那个代理人谢尔盖。这个谢尔盖就像个变色龙，他一会儿是代理人，一会儿是商人。

晚上古海去见祁掌柜，在谈完了沙尔沁驼场上的事情之后，古海小心翼翼地把话题引到林掌柜的身上，说：“开苏杭丝绸店的林掌柜出事了，您知道吗？”

古海惦记着林掌柜的事情，他想请祁掌柜亲自出马搭救林掌柜。在乌里雅苏台也只有祁掌柜具有这个影响力，也只有大盛魁的人才有可能做出扶危济贫的事情。古海知道大盛魁多

少年来一个代代相传的基本观念，就是持盈保泰。依这个观念出发，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留有余地，不把事情做满了。就拿铺伙顶的身股来说，就是功高盖主的大掌柜他在万金账上所记的身股也只有九厘九毫九丝，就是不把事情做满了留一个余地。在做生意中也是如此，大盛魁在整个喀尔喀草原市场占据着垄断的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他并不把广大市场上的每一个角落全都占领——实际上他完全有这个能力——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有余地；这个余地首先是留给归化城其他通司商号的，好让大家都有饭吃；同时大盛魁不论在归化、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库伦，一概都不做铺面的零售生意，这也是有意把这一块市场让给在这零售的小商人去吃。大掌柜常有一句话挂在嘴边：独木难成林。所以在乌里雅苏台，大盛魁和做铺面生意的几十家零售号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作为一方商界的首领，大盛魁对待同行小伙伴的厚道是出了名的。在镇压走私活动过程中喜山参赞把残酷的砍头改为示众，就是在祁掌柜的劝说下才改变的。正因为这样，古海才敢于请求祁掌柜出面搭救林掌柜。林掌柜的事情祁掌柜怎么会不知道呢？作为大盛魁乌里雅苏台分庄的坐庄掌柜，整个乌里雅苏台草原上所发生的事情祁掌柜都是了然于心的，不但像林掌柜这样的小商人被当做走私犯被杀被抓他十分了解，而且对整个镇压活动的官方运作祁掌柜都是十分清楚的。早在镇压走私活动的风暴到来之前，提前半个月大掌柜就派信狗把北京分庄探得的消息通报给了乌里雅苏台分庄。大盛魁是执掌整个塞外商业之牛耳的大商号，是一方商界的领袖。二百年间大盛魁为了自己的形象是从不做走私勾当的。所以这件事大体上与大盛魁没有直接的关系，总号提醒祁掌柜仍然要将注意力集中在进入乌里雅苏台俄国商人的身上，要他密切注意俄商尤其是他们中间实力最雄厚的西伯利亚茶叶公司的一举一动。因为只有俄商才是大盛魁和所有归化通司商号和其他中国商人的真正对手。

这个判断无疑是非常准确的。事实上，根据祁掌柜的情况，伊万的目标不仅仅是吃掉林掌柜的生意占据林掌柜的铺面。伊万的胃口大着哩，他的目光盯着的是整个喀尔喀草原市场！他的每一个举动都是从这个大的战略目标出发的。伊万知道，他的公司要想在喀尔喀草原站住脚扎下根来，只靠出卖空白的营业执照和运货凭条肯定是不行的，那毕竟是权宜之计，他是一个真正的有魄力的商人，经商的要害在于占领市场。而对于他来说，要想把整个喀尔喀从中国人手里夺过来，光靠他从俄国带过来的几个人肯定是不行的，必须在当地蒙古人和中国商人中间收罗人才。正是出于这样的一个目的，伊万才用高薪招聘了林掌柜店里的那两个小伙计。而像邝伙计这样的人，伊万已经收罗了二十多个了，另外还招募了二十多个当地的蒙古人为工作。伊万的活动范围也不限于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两座城市，他听招用的当地蒙古人和中国商人散遍在喀尔喀草原将近三分之一的地区。单从这一点就可以判定伊万野心勃勃！

不只是一个伊万，进入喀尔喀草原的俄国商人都是怀着把这广大的草原市场一口吞掉的野心而来的。所有的俄国公司都有着与中国商人打交道长达二百年之久的经验积累，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俄国商人从他们的中国伙伴身上学会了隐忍坚韧，他们不动声色地在草原上慢慢渗透，一点一滴地开辟自己的新市场。俄国商人也和归化商人一样，懂得尊重草原人民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入蒙依蒙俗；在沙格德尔王爷为重修长老寺而募集银两的时候，所有在乌里雅苏台做生意的俄国人都捐了银子。俄商频频出入旗署衙门和沙王府，竭力与当地上层和宗教界交好，俄国人出手大方，每到王府或衙门拜访必持重礼。俄商进入喀尔喀还不到两年，他们的努力就见了成效：在乌里雅苏台城内和附近的草原上，有越来越多的居民穿上了用俄国标布做成的衣服，用上了来自俄国的工艺品。

本来大盛魁从他传统的持盈保泰的观念出发，留有余地不把事情做满，将喀尔喀市场的一部分让给归化的其他通司商号和零售商人，但是现在俄国商人正在一点一点地从那些小商人的手里把市场争夺过去。祁掌柜得到一个消息，伊万正在乌里雅苏台以西的几个和硕里派遣他雇用的蒙古人和中国商人，直接与当地牧民做交易——用他们的货物交换活羊。伊万的

这个举动就不是在于与中国的小商人争夺市场，而是直接威胁到了大盛魁的商业利益，这件事使祁掌柜颇感意外。祁掌柜一面派信狗及时将这一新动向向归化总号作了报告，一面派人进一步落实这消息的真伪。

正在这个时候，又一个坏消息来了。李泰这个从来不被祁掌柜放在眼里的人，在帮助沙格德尔王爷当上了齐齐尔里克的盟长之后，又做出了一件让祁掌柜感到震惊的大事——他居然做成了沙王府和天义德总号大掌柜郭保义的大媒，使沙王的妹妹嫁给郭保义的儿子。这样一来沙王府和天义德就成了儿女亲家！

这事给祁掌柜带来的打击太大了，祁掌柜正为这事而坐卧不安心烦意乱呢，古海来了。

祁掌柜抽了一口烟之后，隔着自己吐出来的烟雾冲古海点了点头，说："我怎么会不知道？"

"林掌柜的事情很糟，他被伊万耍了。"

"这一招我早算计到了。"

"祁掌柜，您能不能亲自出面帮林掌柜一把？"

古海观察着祁掌柜的脸色，心中很没把握地提出了自己的请求。他看见祁掌柜把水烟袋"咚"的一声重重地放到桌子上，然后站了起来。烟雾散去，就见祁掌柜的脸色一下变得阴沉沉地吓人，冲古海说："你以为你是谁？！——你是大盛魁的主事人？！你回分庄干什么来了？你也太胆大妄为了，一个小、小的伙计不好好地做自己分内的事情，管闲事都管到乌里雅苏台街上去了！你有本事是不是？沙尔沁驼场放不下你，这大盛魁分庄也放不下你？"

祁掌柜的发怒使古海感到非常意外，自来分庄上这是祁掌柜头一次对他发脾气，他吓得腿都哆嗦起来了，磕磕巴巴地说："祁掌柜……您别生气，这事就算我没有说……"

古海慌慌张张地从祁掌柜的房间退出来，身后祁掌柜的斥骂声追了出来："哼！简直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给你三分颜色你就要开染坊了！"

第二天凌晨古海就动身返回沙尔沁驼场去了。

五

听到李泰给娜仁花与天义德大掌柜郭保义儿子做成了大媒的消息，祁掌柜甚觉意外，知道事情被自己搞坏了。作为大盛魁分庄的坐庄掌柜，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招致如此重大的失败，自己难于同总号交代。寝食难安之下祁掌柜派分庄的二掌柜到沙王府去与沙格德尔王爷过话，希望重修旧好。正值春风得意的沙王礼貌地接待了二掌柜。聊淡之中二掌柜迂回着涉入正题，说："前几日见着王府大小姐在王府前骑马作乐，那骑术很是高明呢！"

沙王说："草原儿女嘛，爱马乃属本性。"

"只是她那匹走马还不是上品，"二掌柜立刻说，"毛色上也与大小姐的身份不甚相符……她骑的是一匹铁青马。我们祁掌柜说了，要是小姐不嫌弃的话，愿将'白天鹅'赠与小姐。'白天鹅'洁白如雪，正与小姐的高贵身份相得益彰……"

"'白天鹅'是祁掌柜的爱骑，敝府岂敢夺其所爱。祁掌柜的美意我心领了，替我谢谢祁掌柜。"

"不是的，沙王，"二掌柜说，"去年冬天为'白天鹅'闹出一点小的误会，我们祁掌柜是后悔不迭！冒犯了大小姐……"

"哪里哪里，那是我妹妹的错，得罪了祁掌柜。我已经派管家道过歉了！这事就不要再提了！"

结果二掌柜只好无功而返。

说的工夫已是春暖花开之际，草原上已呈现出一派新绿。这一日，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前来分庄拜访。祁掌柜正郁郁地在账房查看账目，开春以来塞音诺彦汗部二十四个和硕只有十二个与大盛魁交割了"印票"的手续，原本是十八个和硕的，丢掉了六个。贴身小伙计进来报告说："祁掌柜，李泰掌柜来访。"

祁掌柜吃了一惊：“你说是谁来访？”

“天义德分庄的李掌柜！正在客厅等候。”贴身伙计又说了一遍。

“好，就说我即刻就到！”

祁掌柜说着忙去更衣。历来以乌里雅苏台的第一号人物自居的祁掌柜，从来没有把李泰放在眼里，虽然说自己栽在了李泰的手里，心里还是不服气的。对李泰掌柜怨怼颇甚，就是这个人夺去了他六个和硕的生意，如今却来登门拜访。这是种既是伙伴又是对手的复杂关系，祁掌柜不能不见，表面上还得做出世事全不在意的豁达样子。寒暄之后，祁掌柜切入正题问道：“这春天大忙的节气，李掌柜屈尊到敝号来一定是有要事的吧？有何见教我这儿洗耳恭听了！”

“哪里哪里！”李掌柜说，“我这是来请祁掌柜出山的！”

“噢，请我出山？——我并非山林隐士有何出山不出山的道理？”

“是这样，敝号大掌柜的儿子和沙王府大小姐的婚事希望祁掌柜来出面主持。”

“岂敢岂敢！”祁掌柜说，“宝号郭大掌柜的儿子和沙王妹妹的婚事不是你李掌柜早就做成了吗？我怎敢贪天功据为己有，把如此美事抢在自己的手里呢？不可不可！”

“祁掌柜过谦了！”李泰说，“这桩婚事由我提起这不错，但是说到在场面上做大媒，还是得祁掌柜！敝号大掌柜暂且搁在其外，沙王府可非是普通庶民人家！更如今，沙王做了齐齐尔里克盟的盟长，那可是四品的高官之位哪！我这个小小的买卖人的身份怎么能做媒人呢！在乌里雅苏台也只有祁掌柜你有这个身份，所以此事是非祁掌柜莫属！非祁掌柜莫属！”说着李泰便从怀里掏出了大红的帖子，双手捧给祁掌柜。

“这怎么可以呢！”祁掌柜犹豫着不肯接。

“祁掌柜不接这帖子就是瞧不起人啦！”李泰说，“不看僧面看佛面，我李泰没有面子，可这桩婚事一头担着沙王府一头担着敝号的大掌柜。你掂量掂量吧！”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祁掌柜终于伸出双手把大红帖子接在手里。这还只是小尴尬，大尴尬还在后头呢。

盛夏的七月，正是草原上的黄金季节，按照约定的婚期，迎娶娜仁花的队伍准时来到了乌里雅苏台。两辆大车、九峰白驼和新郎、伴郎以及驼夫、车信、随行人员，总共是十六个人，迎新的队伍在距离乌里雅苏台三里的草原上扎下了帐房。李泰亲自到大盛魁分庄把祁掌柜请到迎新队伍的帐房里，共商迎娶新娘的具体事项。女方的媒人是扎萨克图汗部驻乌里雅苏台的值班盟长。大家共同喝了一顿酒。其实关于迎亲的礼仪李泰早就和沙王谈妥了——在乌里雅苏台依蒙俗，到了归化城随汉俗。天义德大掌柜的家在山西代县，娜仁花不愿到山西去，就答应了住在归化城，儿子到归化城来，房子也买好了，是归化城内的一座全砖全瓦的四合院。为办这些事，春夏期间李泰在归化城和乌里雅苏台之间跑了好几趟。婚事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已就绪，包括唱赞歌的歌手都请好了，都是李泰一手操办的。祁掌柜和扎萨克图汗部的值班盟长只是担当了名义上的男方和女方的大媒，一点实际事情没有做。

按照蒙俗娶亲从中午开始。事先安排人广泛散出了消息，来看热闹的人从上午开始就在迎新队伍临时扎下的帐房周围围满了。同时请来了喀尔喀草原上最有名的歌手宝力高。祁掌柜身着锦袍和扎萨克图汗部的盟长站在毡房的前面看着婚礼开始。新郎和伴郎将骑马的缰绳攥在手里，等待着祝辞歌手的命令。

“上马吧！——”

歌手宝力高用唱惯了歌的嗓子高声叫道。他把事先预备好的酥油抹在新郎倌骑的马的额头上，然后双手捧着哈达唱了婚礼上的第一支赞歌：

当旅者举步的刹那，

当信徒点香的瞬间，

眼睛没顾上眨动，

你就从那天边跑来，
像那迅疾的飞箭，
你就从地平线上驰来，
像那倏忽的闪电。
……

喀尔喀集中了蒙古族许多古老而又隆重的习俗。引导婚仪进行的，是由祝辞家吟唱的一套完整的婚礼赞辞，这套赞辞古朴、典雅、悠扬、生动，据传迄今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了！如今这古老美妙的歌声在喀尔喀草原的上空又回荡起来了。这唱祝辞的工作并非是每一个草原歌手都能担当的，被称作祝辞家的歌手宝力高同时也是一位诗人，他有着不歇气儿连着唱三天三夜也不倒嗓子的本领。第一首赞歌《骏马赞》是诗人即兴创作的，这只不过是个开头。祝辞家的歌多着呢！他要从蒙古族的英雄史诗《江格尔》《格斯尔》一直唱到圣主成吉思汗。迎亲的队伍才能启程。实际上就是给所有参加婚礼的人用歌唱的方式上了一堂民族历史的课。

祁掌柜这乌里雅苏台的商界第一人，今日成了配角，他规规矩矩地站着，像个学生似的聆听着歌手的教育。心里有一百个不耐烦，脸上却始终是笑盈盈喜庆的表情。有那么一会儿他突然感觉到自己是被李泰耍弄了！李泰从他手中抢走了六个和硕的市场，到头来还要把他牵出来为其捧场壮门面！而他自己就像一个傻子似的接受着李泰的摆布。

依着商定的程序，迎亲的队伍要从乌里雅苏台的南门进城，穿过整条大南街拐进东街，再走向城东郊外的沙王府。祁掌柜骑着“白天鹅”随着迎亲的队伍缓缓行进。披红挂彩的迎亲队伍当街而过，几乎乌里雅苏台街上所有的人都看见了。人们都在议论着“天义德”这字号的名字！祁掌柜简直就是义务地在为天义德做着游行广告。他的脑子里是一片荒芜，就像深秋的草原。灰白的脸上挂着僵直的笑，像梦游似的在马背上摇晃着。耳边是宝力高那梦一样的歌声：

天上的太阳，
地下的水，
虽然冷暖不同，
盛开的鲜花却把二者集于一身：
喀尔喀王府的小姐，
归化城巨商的公子，
虽然陌路南北，
爱情的力量却把他们结为至亲！
……

大盛魁 1 第五章

一

日头迫赶着月亮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仿佛是在一眨眼的工夫冬天又在沙尔沁驼场上降临了。掐指算算古海来驼场已经一年半了，再加上他在乌里雅苏台分庄所待的日子，已经超过四年了，但是一点调回归化总号的消息也没有。他猜想自己是受了祁掌柜的牵连，心想着他恐怕是也要和前任靳掌柜一样在驼场上待上一辈子了。待他腰也弯了背也驼了连走路都摇晃起来的时候，带着自己一生挣下的钱回家乡去享度晚年。

起初他一想到这结局心里就害怕，可是后来当他把自己的命运想过了无数遍之后，害怕的感觉就不再出现。他自嘲地想象着三十年后满头白发地回到家乡的自己，也许会对一点儿也认不出他来的杏儿（他怕是也认不出老太婆的杏儿了）开玩笑地说：“喂，好心人，请给我这个过路人一口水喝吧！”然后他就大模大样地走进屋里去，坐在他们四十多年前结婚时住过的炕上，等待着杏儿把他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认出来。如果到天黑的时候杏儿仍然认不出

他来，他就只管自己脱衣服睡觉。看看杏儿会拿他怎么办！

然而事情并未依着古海的想象发展，入冬不久第一场雪还未降下来，海掌柜突然到驼场上来了。海掌柜是陪着新任的分庄坐庄掌柜王锦棠到驼场上来视察的。

王锦棠五十出头的年纪，中等身量，蚕眉浓黑，目光威严；王掌柜骑着马在驼场上整整转了大半天，总共没和陪着他的海掌柜、古海说几句话。

王掌柜是快到中午时到达驼场的，连马背也没下就去视察驼群。直到黄昏才回到驼场大院。晚饭的时候边吃边谈，王掌柜说：“今后沙尔沁驼场上的事由海掌柜掌管，古海，你在这儿已经待了一些时日，对情形比较熟悉，往后你要多多协助海掌柜……”

关于古海返城柜的事王掌柜一字没提。这就使古海彻底心凉了。

只住了一夜王掌柜便返回分庄去了。

海掌柜告诉古海，准备接受由大盛魁的科布多驼场上调来的二千多峰健驼。

本来按照程序，每两年沙尔沁驼场要向分庄提交一批成年的健驼用以补充和加强字号的驼队，古海已经把一千八百多峰一岁半至两岁的健驼分好了群另立册，准备着分庄上派人来接收。他问海掌柜：“沙尔沁驼场上的这一千八百多峰驼分庄上什么时候派人来带走？”

海掌柜说：“这个王掌柜没有向我交代。不过，我听说归化总号在人事上最近做了许多调配。出于大形势的考虑，咱驼场上的事恐怕也要有大的变动。”

原来这段时间为了适应变化的形势，总号对各分庄的人员做了大幅度的调整：首先是乌里雅苏台的坐庄掌柜祁家驹被调往汉口，改任大盛魁汉口马庄的坐庄掌柜；汉口马庄是大盛魁设在中原的一个最大的马庄，每年经汉口马庄发往湖北、湖南、安徽、浙江等省的马匹数达几十万，是个十分重要的庄口。虽然如此，祁掌柜的调任仍然摆脱不了降职和处分的性质。作为总号大掌柜接班人位置的乌里雅苏台分庄坐庄掌柜，由原来的北京庄口的王锦棠接替了；王福林被派往了北京。王福林原本就不是一个一般的小伙计，在古海入号的第二年他就满师出徒了。只是因为大掌柜身边没有一个可靠能干的人侍候，王福林只好委屈着继续跟了大掌柜五年。王福林深受大掌柜的赏识，他是一个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人，做事稳重而缜密，头脑清楚为人也温和，是一个考虑问题周全而冷静的将才。实际上王福林在未出师之前，大掌柜在决策一些重大问题的时候常常征求他的意见。就是说王福林在很早的时候就由于身份的特殊而参与了大盛魁高层决策了。所以说王福林升迁表面上虽是一步登天跨过了好几个台阶，但这个任用决定在字号上下并没有引起任何不好的反应。

海掌柜传达了新的分庄掌柜的命令之后不到十天，从科布多驼场调来的两千六百多峰成年健驼的第一批就到了。这些在上路下路中倒空的成年健驼都是调驯熟了的工驼，都是在工作中累掉了膘如今又在驼场上把膘情养起来的骆驼。比较起那些生驼蛋子，它们在管理上要省事得多。半个月的时间里两千多峰调来的健驼全部到齐，古海把它们分成十二个大群与那些孳生驼群隔开来放养着。

数九之后又有一批健驼冒着大风雪从百灵庙附近的召河牧场调到了沙尔沁驼场，使沙尔沁驼场的健驼数量接近了一万峰。原来的牧场显然是不够用的了。驼群的管理上又发生了困难——主要是那些繁殖驼群，它们自由惯了，如今活动的地盘越缩越小，连续发生了两起驼群打架的事故。好在驼群增加以后，王锦棠王掌柜正式地任命了海掌柜到沙尔沁驼场来坐场管理。他们把情况报告了王锦棠，不久解决的办法就有了。王锦棠与沙格德尔王爷谈成一个议约，大盛魁出八万两银子在沙尔沁驼场的旁边买到一块新的牧场，使用权是五十年。新牧场方圆二十五里，议定在沙尔沁驼场西边开辟。

丈量新牧场的时候王锦棠和沙格德尔王爷亲自到了。海掌柜安排古海搭起一座雪白的厚毡子的蒙古包，包内铺了两层地毡，地毡上边又铺了一块崭新的地毯；摆好茶桌，备好了各种奶食和驼奶酒。等到沙格德尔王爷和王锦棠掌柜的轿车到了之后，炉子已经把新搭起的蒙古包烧得暖烘烘的了。一走进毡房，沙格德尔王爷和王掌柜就把皮帽子摘了，等到喝了一轮

奶茶下来就热得连皮袄也穿不住了。

丈量牧场的工作由沙格德尔王府的管家贺希格图和海掌柜具体负责。在开始丈量之前，古海瞅个机会把胡德尔楚鲁叫到一边，低声说："你的那张青狐皮还在吗？"

"在啊！"胡德尔楚鲁说，"都已经揉制好了。"

"我想借用一下……不，我想买下来！你看怎么样？"

"你说这话就太见外了，"胡德尔楚鲁不高兴了，"古掌柜，我们在一起都快两年了，你要是喜欢就拿去！做一顶大风帽顶好了！"

"不，我是要把它做礼物送人。"

"不管你做什么，你需要就拿去！"

"好吧，那你立刻回场去把青狐皮拿来！我这会儿就要用。剩下的事情我们以后再谈。"

丈量工作还没有开始，胡德尔楚鲁就拿着青狐皮返回来了。古海把海掌柜从毡房内叫出来，对他说："海掌柜，我有一个事不知当做不当做？"

"你说，什么事？"海掌柜简短地问。

"去年冬天我得到一张上好的北极青狐狸皮，我想把这张青狐狸皮献给沙王好不好？"

"我看看。"

古海招呼胡德尔楚鲁把青狐皮拿给海掌柜看。海掌柜用手掌在青狐皮上摸了摸，又提着青狐皮的两只前爪吊起来旋转着从上到下仔细看了一遍，说："是个全筒子，一点损伤都没有。"

"那么，您看把这青狐皮献给沙王，沙王会高兴吗？"

"是个稀罕物，贵重就贵重在整个皮筒子上没有一点伤！"海掌柜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夸奖古海说，"两年不见你真有长进了！行——去吧！"

古海托着青狐皮走进毡房，在地毯前跪下，把青狐皮举到沙王面前，说："沙王！我有一件小小的礼物献给沙王，请沙王笑纳！"

沙王一见笑了，拿手在青狐皮上摸了摸，说："是北极青狐皮！……少见少见！好，我收下！"

沙王示意管家，管家走过来要拿青狐皮。

古海赶紧又说："请沙王细看，这张青狐皮通体没有一处伤损！"

沙王正要吩咐管家赏古海银子，听古海这么一说又来了兴趣："那我再看看！"

沙王提起青狐皮仔细观赏了半天，大为喜悦："嗬！这还真是张奇货呢——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真的没有一点伤损！好哇！——居然是一张难得的极品！拿回去给我的福晋做围脖用，都不用再做任何加工了！"

"噢！你就是会讲俄国话的那个小伙计？"突然从上边传来一声俄语的问话。

古海抬头一看，见问他的是头一次见面的王锦棠掌柜。古海刚要回答，又听见王掌柜用俄语说："你用俄语回答我。"

"是，王掌柜。"古海用俄语说，"我只学过一点俄语，讲得不好。"

"今天你这献青狐皮的举动很重要，"王掌柜拿俄语说，"你也看见了，沙王因为这张青狐皮显得多么高兴！这对我们丈量草场是很有好处的！……好，你去吧。"

果然，古海刚走出毡房就听见沙王吩咐管家："大盛魁两百年来与王府历任王爷和旗署牧人交往甚厚，情同一家，此次丈量牧场南北各让五里，以示友情……"

王爷放话让地五里，实际丈量中让出的牧场可就远不止下里了！海掌柜洞悉蒙情，他与王府管家也极为熟识，拣个方便的时候将预先准备的好处银两塞到管家的怀里。管家带着两名府差，海掌柜带着古海，一行五人打马向西南而去。这一鞭子下去足足跑出了四十里开外管家方才收住缰绳，满脸笑容地征询海掌柜的意见："海掌柜，这一程跑出差不多有二十五里了吧？"

“听您的一句话!”海掌柜痛痛快快地说。

“好，那就在这儿设桩吧!”

管家一放话，古海就和两名府差动手栽桩。一块长条木板上面用蒙文写着“沙尔沁驼场界”几个字，木板事先用铁钉铆在钢钎上；古海抓住钢钎两名府差轮换着悠起十八磅的大铁锤将胳膊粗的钢钎砸进冻土中去。用同样的方法在新牧场的南北界上栽起了界碑。不到三个时辰丈量牧场的工作便顺利地结束了。

当下在临时立起的毡房内设宴招待沙格德尔王爷及其随从。菜肴都是从乌里雅苏台分庄带来的，分庄的大厨子就为这桌酒菜忙了整整两天。将冻成硬块的菜在炉子上重新热了，摆了满满一条桌子。开宴之后古海立在一边侍候，这时他才看清王锦棠丹眼凤眉，目光炯炯，面放红光，真是一副仪表堂堂的好形象!但见王掌柜双手端起镶银的木碗敬给沙格德尔王爷：“敝号在沙王领地经商，倍受两代王爷的恩惠袒护，实在是万分地感激!我敬沙王第一碗酒，聊表敬意!”

“蒙汉同宗，亲同手足，不必讲什么谢不谢的话。你我都是大清臣民，为大清江山，为大盛魁和我塞音诺彦部经世友好，我喝了这碗酒!”

沙王以中指蘸酒弹向天空，弹向地下，弹向前边——敬天敬地敬祖宗，将酒一饮而尽!

沙尔沁驼场接收了两千多峰健驼，扩展了四十里牧场，兼起了繁殖和放场双重的责任，事情骤然增多，海掌柜带着古海和十二名牧工就有点忙不过来了。驼场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犹如与世隔绝的悠闲宁静。不久，从百灵庙又开来一列驼队，是专门运送饲料和粮食的。冬季里百草枯黄草质下降，为避免骆驼——主要是健驼掉膘，必须补充大量的精饲料，都是上好的黄豆、黑豆和莜麦。而且驼场扩大，人员也要增加，字号配来了白面、莜面和食油。

中午的时候一匹快马驶进了驼场的院子，是分庄王掌柜派来送信的伙计。那伙计骑的马肚皮上冒着热气，一溜一溜的马汗凝成的冰柱挂在马肚子下面，冰柱互相撞击像碎铃铛响着。

看过信后海掌柜把古海叫到一边，说：“三天之内，总号的大驼队要经过这里。驼队要替换三千峰乏驼下来，换三千健驼！古海，你看看如何安排，驼场的事我刚刚接手还不熟悉……”

海掌柜面呈难色，望着古海，那目光中没有了过去的冷静。

古海说：“海掌柜，您别着急，依我看饲料棚的事暂时可以放一放，家有三件事先从紧处来，咱现在为总号的大驼队准备替换的健驼，分一班人得去照顾生崽的母驼，母驼生崽的事也耽误不得!”

“只好这么办了。”

母驼生崽、健驼分群的事情海掌柜都插不上手。古海将十二名驼工分成两班，一班照顾母驼生崽，他自己带着另一班去健驼群里捉驼上羁。整整忙了两天才将三千健驼全都捉住，上了羁，穿了鼻钎系好缰绳，按十八峰一列都串好了。

第三天下午王锦棠掌柜骑着一匹快马亲自由乌里雅苏台来到了驼场。在驼场的房子里暖和了暖和身子，喝了一顿奶茶吃了一点东西，略略休息了一会儿，王掌柜就带着海掌柜、古海和十二名驼工南出三十里去迎接总号路过的大驼队。

这时候白毛旋风刮得正紧。

朔风呼号，天地晦冥，天色是阴云低垂着，笼罩着千里雪原。稀稀落落的雪片被风兜卷着，在半空中集在了一起，像一只只白色的怪兽在雪原东奔西突，四处乱窜。已经走了两个时辰了仍未看见总号大驼队的踪影。古海看见他前面的王掌柜不时地拿戴着狗皮手套的手遮挡风雪，双脚站在马蹬上嘹望。他座下的黑枣骝马整个地被风卷起来的马鬃包住了，明显地感觉到了黑枣骝马的身体在狂风中不由自主地摇晃。王掌柜带着他们还在往前走。照道理这样恶劣的天气就连普通的牧人们出门都弃马乘驼了，骆驼有前后两只高高的驼峰可以挡风保温，但是王掌柜还是乘马出来了，身后还跟着分庄的二掌柜、分账、把总掌柜和送货小组的

六个小掌柜等十来个人。海掌柜、古海和十二名驼工也都骑马跟着。这场面从未见过的，让古海不能不觉得事情的不寻常。

又走了一会儿，在前面的一个极缓的弧线状的雪坡顶上冒出一个黑点，小得就像一粒豆，在雪岗子上移动。古海年轻眼力好，他第一个发现了远处那雪岗子上的“黑豆”，他的心头一震，脱口而出：“看！是驼队……”

众人顺着古海的手指望去，就看见那“黑豆”已经变成一条细细的黑线在蠕动着。“是咱们的大驼队！”王掌柜面目舒展开来，抖着马缰绳用鞋后跟使劲儿磕着马肚子，说，“走！”

王掌柜率先策马迎上去，众人也都跟着纵马跑起来。

已经能够看出驼队的明显轮廓了，一面红底子黄心的商旗在迎着风飘，蜿蜒的大驼队像一条黑色的河流在雪原上顺着缓缓的斜坡淌下来。他们与驼队的距离在迅速地缩短，听到一阵群狗的吠叫声响起来。最先只是四五只狗，接着是十几只，紧接着又是几十只，最后至少有一百多只凶猛的狗，从驼队两侧冲出来，迎着王掌柜他们的马队跑过来。狗的愤怒的吼叫声连成一片，在雪原的上空震荡。在接近他们的时候，群狗的队伍渐渐向两边拉开，形成一个倒的扇面朝王掌柜他们包围过来。那些跑近的狗都像半岁的牛犊子一样壮大，张着红红的嘴；一百多只训练有素的狗眨眼的工夫就可以把他们这十几个人从马上拉下来撕成碎片，全部装进狗肚子里。王掌柜不得不勒住了马。

一个骑马的人高声叫喝着追赶愤怒的狗群。当他把狗群喝住的时候，王掌柜一行已经被群狗团团包围住了。那个骑马的人五十多岁的年纪，颏下蓄一撮撅撅的山羊胡子，细长的鼻子向下垂着，一双黑色的眼睛像鹰一样地锐利，古海认出这正是大盛魁自己的驼队领房人，闻名归化的三大领房人之一——羊领房。

“羊领房辛苦！”

王掌柜在马上向羊领房抱拳问好。

羊领房跳下马来，牵着缰绳走进狗的包围圈，一边狠狠地呵斥着把一只挡道的狗踢了一脚。但是警惕性很高的护卫狗们只是向后撤了撤，仍旧是虎视耽耽地盯着王掌柜他们。

羊领房和王掌柜简单寒暄之后，复又翻身上马带着王掌柜一行人迎向驼队。这时走近的大驼队就像一条大河漫山流下来。

古海清清楚楚地看见巨大的红底子商旗上在圆形的黄色图案侧面挨着旗杆写着三个黑色大字——大盛魁。商旗下面是一峰鬣毛茂密的高大公驼，在驼背上搭起一个担子形的驼轿，驼轿顶子和两侧都用厚厚的俄罗斯绿呢子围着。端坐在左边轿内的正是大掌柜王廷相。大掌柜的身体随着走动的骆驼微微地摇动着，目光凝重面色沉稳。看见前来迎接的王掌柜，大掌柜在驼轿内把两只戴着貂皮手套的秃手举在胸前拜了拜。右边的驼轿内坐着的是一只布卡达信狗。那沉着的狗则是满脸的庄严。骆驼停下，刚刚跪下前蹄的时候那布卡达狗敏捷地纵身一跃，由轿内跳到了骆驼的前峰上，然后顺着骆驼下垂的弯曲的脖子两下就跳到了地上。布卡达狗躲到一边撒尿去了。

“大掌柜辛苦！”

王掌柜牵着马走向大掌柜。

“王掌柜辛苦！各位辛苦！”

大掌柜向领房挥了挥黑色的貂皮手套。驼队没有停下来，继续前进。羊领房带着驼队朝前走了。

王掌柜陪着大掌柜徒步走起来。

“沙尔沁驼场的事安顿妥帖了吗？”大掌柜问。

王掌柜说：“基本上妥当了，在驼场的西边又展了四十里草场。目前业已栽立了界桩，八万两购地银两也已经与沙格德尔王爷交割清楚了。”

“那好，那好。沙格德尔王爷呢？”

“沙王态度较前大为好转，我把大掌柜的亲笔信送去之后，沙王一再表示过去他做事也有许多欠考虑的地方，言辞诚恳。而且此次在商谈购买草场的事情上沙王也颇为痛快，最后在丈量草场时还主动让我们五里。”

“嗯。驼场的事不可小觑，过去祁掌柜是过分松弛懈怠了！靳掌柜告老还乡之后这驼场居然长达两年没有坐场掌柜主持。”

分庄二掌柜示意海掌柜等撤后，不要跟着大掌柜太近。众人都放慢了脚步。载重的骆驼从他们的身边超过去。“嗡——咚，嗡——咚”的驼铃声此起彼伏连成一片，形成一个经久的强大的声响，那铜质的音响向着雪原的四面八方荡展开去，向着阴云低垂的灰色天空升腾上去，把千里雪原的空间整个都占满了。无数只宽大的骆驼蹄掌踏在雪地上，沉重的嘎嘎吱吱的声音也汇在了一起，古海感到脚下的冻土在骆驼的踩踏下像不堪负重的人似的微微颤抖起来。很快地，被骆驼踩过的雪层就变成了坚硬光滑的冰块，为避免打滑，后边上来的驼列就错开冰道在雪地上另辟一条新的路。从远处看去，从缓慢的雪坡上开下来的大驼队并排着几十路驼列，像一条黑色的宽阔的大河稳稳地流过来。空气中弥漫着劲风刮不走的骆驼身上散发出来的特有的腥臊气味。有驼夫的歌声在唱着，忽远忽近忽高忽低，像白色的浪花在黑色河面上跳跃：

骆驼长的是兔兔嘴，
三天光吃草来不喝一口水；
骆驼长的是牛蹄蹄，
不沾沙子不沾泥；
骆驼长的是猪尾巴，
紧七慢八全靠它；
骆驼长的是龙脖颈，
卧下来给哥哥遮风雨；
拉上骆驼走得慢，
路径全靠日子盼；
到了程头到了家，
小妹妹给我熬锅茶！
……

驼队没有进沙尔沁驼场，擦着驼场的东沿直接向北开过去了。经过驼场的时候王锦棠掌柜吩咐海掌柜和古海以及驼场上的十二名驼工全部留下。驼队上也拨出二十多人，按照大掌柜的吩咐，要他们在第二天中午时将准备替换乏驼的三千峰生力驼带到红土崖以北三十里的地方，大驼队预备今晚在那里扎营。

此番大掌柜亲自带大驼队出征是往俄罗斯去的。那时朝廷并未恩准华商赴俄境经营，驼队虚张声势往乌里雅苏台运货，实则连乌城都未进便直插萨彦岭而去。在萨彦岭南麓，大掌柜命人将大盛魁旗帜收起，打出了俄罗斯托博尔斯克公司的旗帜。这举动也非是讹诈，大盛魁是花了近万两银子购买了托博尔斯克公司的空白执照和运货小条。整个驼队被视为俄国商人的驼队顺利地通过了边境。所有这些古海都是到很晚才知道的。

三

这一年的腊月，距离年三十还有两天的时候，杰娃由归化城回了小南顺。在归化学徒要干十年才能回家探亲的规矩其实只是在山西籍人开的商号中才实行，这种苛刻得有些不近人情的规矩别的商号也都是依葫芦画瓢从大盛魁学来的。杰娃住的是姚祯义的义和鞋店，义和鞋店属于作坊，说好听点叫工厂，它不是一家商号，所以不必照着大盛魁的样子行事。鞋店中的徒工、伙计也大都是从归化当地招收的。姚祯义给自己鞋店订的规矩是：学徒入号学手艺三年出师，只要一出师便可视其掌握技术的高低定一个工资。义和鞋店当初是由一个人从

一张钉鞋摊发展起来的，没有其他任何人的资本，掌柜、师傅都是姚祯义一个人。徒工伙计们自然也就无有身股子可言。生意做发了，买房子置地是他一个人的，别人抢不走；生意做塌了呢，也还是姚祯义一个人顶着，抹脖子上吊概与他人无关。徒弟干活管饭没工钱，一年里发两身衣服两双鞋两顶帽子，伙计们只领工资，其他一切福利待遇都没有了。

杰娃三年学徒期满，姚祯义对他说："杰娃，我给你两个月假，回乡去看看吧。"

"我不回，"杰娃摇着头说，"这才刚出徒呢，就回家……"

"你是不是怕手里没钱，这事你别惦着，没钱先从柜上拿。"

杰娃说："不是没钱，我是觉得没脸回去。海子、靖娃我们三个人都是您领出来的，如今一个在大盛魁、一个在天义德，都是通司商号里的大字号。就我一个人不成器，学了手艺。我好赖得混出个样儿来才能回去。再说了，也真是没法见人。"

杰娃拿手指指自己的脸。姚祯义看了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三年学徒届满，为示庆贺，杰娃和另外两个同期的学徒出钱置了一桌谢师酒。酒菜是从饭馆里叫的外卖，就在鞋店后面的堂屋里喝。喝到后来高兴了，徒弟们渐渐地忘记了这酒席的主题，划着拳热闹起来。结果三喝两喝杰娃就有点过量，脸红得就像一块红布，一直红到了脖根的地方，眼睛也有些发直，说话也不利索了，舌头直打卷儿。福生看出来了，劝杰娃："杰娃，你少喝点吧，我知道你的酒量，喝醉了就不好了，别忘了今日咱喝的可是谢师酒！"

福生是当地归化人，打从姚祯义的鞋店开张就跟了他，人都三十多岁了，技术也好，做人也宽厚克己，颇有兄长的风度。平日里姚祯义忙不过来或不在归化的时候就把鞋店交给福生来管。所以今日喝酒福生也想着大局，控制着局面。

杰娃刚刚端起酒杯听福生这么一说，又把酒杯放下了，说："好，我不喝了。"说话间脸上就带出了扫兴的样子。

是姚祯义多说了一句。他今天也有点儿过量，挺兴奋的，他摆摆手说："福生，今天你就不要管他们了。这都三年了，也不容易，平日里我对你们管教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了过年一滴酒不准沾！今天你们总算出了徒，也算熬盼出头来了，想喝就放开喝吧！为师我今儿也高兴，咱师徒一起来划几把拳热闹热闹！"

姚祯义一放话，局面可就真的控制不住了，一拳接一拳地划，一杯接一杯地喝，没有多长的时间，一桌子人先后醉倒了三个。杰娃醉得最厉害，呜呜哇哇地哭起来，诉说着自己命运的不济，咒老天爷对他的不公。不用说，还是三年前因为他脸上的那个痦子长得不是地方，连报了几家商号都被拒绝了的事。杰娃这心病大家都知道的。杰娃折腾了好一会儿，在福生的哄劝下总算止住了哭，后来说要解溲，福生和另外一个还算是清醒的伙计扶着杰娃往茅房去。从茅房返出来经过院子的时候杰娃突然推开了福生和那个搀扶他的伙计，含含糊糊地说："我自己走！"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杰娃自己走没往堂屋走而是奔东厢房去了。东厢房是绱鞋的车间，没待福生他们反应过来，杰娃就已经从东厢房出来了，可是手里多了一样东西——一把亮锃锃的绱鞋用的旋刀。

福生一惊，喊道："杰娃，你要干什么？"冲过去要夺下那刀子。

说时迟那时快，就见杰娃拿刀子冲自己的脸上已经戳了下去。嘴里还说着："你这妨祖的痦子！老子今日剜掉你！"

杰娃的手艺学成了，像割生牛皮子似的将锋利的绱鞋刀那么一旋，他脸上的一大块肉就血淋淋地掉了下来！杰娃将自己的肉丢在地上拿脚踏着，还一个劲儿地咒骂。鲜血涌出来把他的半拉衣襟都打湿了，滴滴嗒嗒直往下流。

听到动静的伙计徒弟都从堂屋里跑出来，大家七手八脚地找来一辆板儿车，一路跑着把杰娃送到了附近一户大夫家里，及时地上了药包扎好，总算是没了危险。半个月之后，当杰娃在镜子前一点点将缠着伤脸的药布解开时，他被自己的怪样子吓得又一次哭了出来！尽管救治及时，无奈那锋利的绱鞋刀在他的脸上剜得太深了。长好了伤的脸上出现了一个永远也

去不掉的深深的疤痕。那疤痕抽抽着使他整个脸都歪向了一边。

那时候从归化经杀虎口到山西的左云再经右玉、代县、忻州、太原、风陵渡，过黄河穿过河南省的西部直到汉口，整个是一条繁华热闹的茶马大道。几乎每日都有驼队络绎不绝地来往于汉口和归化之间。杰娃自残的消息沿着茶马大道没有两月的时间就传回了小南顺。杰娃的爹是扼腕跺脚叹息连连，杰娃娘和媳妇则为这事是哭了一场又一场。半年之间家里连着给杰娃捎来好几封信，要他回家。杰娃被自尊心萦绕着一拖再拖就是不愿回去与家人见面。一拖又过了两年。不久前杰娃爹又捎了信给儿子，威胁说假如杰娃今年春节的年三十不到家里，他就要在大年夜那一天出发，以六十岁的老身赴归化去探望自己的儿子。杰娃这才屈服。

杰娃十一月初由归化出发，与一支赶往汉口的马群同行，腊月二十七回到了小南顺。进了家门，杰娃把垂着耳帘的皮帽子一摘，尽管家里人都有思想准备，但还是被他的丑陋样子吓了一大跳！母亲抱住儿子放声恸哭，媳妇躲在一边嘤嘤抽泣。已经四岁的儿子被父亲的样子吓得大气不敢出，抱着母亲的腿把脸藏了起来。这孩子一连三天不敢朝父亲看一眼。

从杰娃进门的头一天开始，杰娃媳妇就教导儿子喊他爹，可是这种教育连着进行了半个月连一点效果都没有。直到正月十五杰娃带着老婆孩子和父母到祁县城里看红火，才算找到了突破父子僵局的机会。中原的农村是最看重正月十五这个节日的，晋中的农村更是以正月十五的闹红火闹得最盛而出了名。踩高跷啊、摇旱船啊、威风锣鼓、扭秧歌，满街里人的喧嚣，满天是炸响的爆竹，此起彼伏的锣鼓声把祁县城闹得简直就像要翻了天似的。许多游玩的人手里都提着自制的灯笼，把个县城照得白昼一般地明亮。

一家人进县城还没走了几百步，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杰娃的爹娘就受不了了。两个老人有几次差点儿被狂欢的人群给挤倒了。杰娃不敢带着家人继续往前走了，便在一家字号门前停住，把孩子和老人安顿在字号门前的台阶上。他自己抓着媳妇的手在台阶下跷着脚望着。台阶上站满了人挤不上去了。随着高跷队和秧歌队伍的经过，站在街道两侧看热闹的人群就像河水拍岸似的一浪一浪地向后涌。这对于杰娃四岁的儿子俊娃来说很不妙，他人太小了，看不到热闹不说还随时有被挤坏的危险。俊娃就哭喊着要母亲抱。自打由家里出来他就一直是由母亲带着的，不是拉着就是抱着，做母亲的已经被儿子累垮了。“听娘的话，”杰娃媳妇哄着儿子说，“娘的胳膊都酸得抬不起来！娘抱不动你了，你太沉了！”

“我什么也看不见嘛！”俊娃扭摆着身子耍泼。

“要看就让你爹抱！”杰娃媳妇很坚决地说着，只管自己仰着下巴看前面的红火，不再理睬儿子。

小俊娃没辙了，噘着小嘴翻起眼皮朝父亲望去，正好与父亲看着他的亲热目光交叉了。一阵越来越近的锣鼓声引得人群欢呼起来，杰娃趁机对儿子说：“怎么样，俊娃，爹抱着你看。”说话的时候杰娃连手都没敢伸出去，这都半个多月了，俊娃连他这个做父亲的碰也不让碰一下，一看见他就躲，甚至半夜里撒尿看见躺在母亲身边的脸带伤疤的父亲，他都要哭闹一场，要费好大的劲儿才能把他哄睡了。杰娃用试探的语气征询儿子的意见时心里是一点把握也没有的。让杰娃高兴的是这一次俊娃没有拒绝他，小家伙迟疑了一会儿就把小手伸向了父亲。

其实做母亲的一直拿眼睛的余光注视着儿子呢!她看见杰娃将儿子举过头顶的时候激动地叫了一声，同时在儿子的嫩脸蛋上亲了一下，儿子仍未抗议和反对。两口子在不由自主地交换目光时都会心地笑了。杰娃媳妇清清楚楚地记得，这是丈夫自回家以来头一次开心地笑出来。是的，妻子、父亲和母亲，尤其是儿子在渐渐地抚平他心灵上的伤痛。密布在杰娃心头的阴云一日日地稀薄，慢慢地飘散开来，他总是阴鸷的脸变得一天天地开朗起来。到了正月过完之后杰娃的情绪已经变得很正常了，他拼命地干活，担水、劈柴、推小车往地里送粪。他知道自己在家的日子又不多了，都不足一个月了。而离去之后，至少又要两三年才能回来。对妻子也倍加温存体贴，每当晚上俊娃熟睡之后，杰娃将妻子美好柔软的身体搂抱在怀里，

拼命地亲热着。他们常常要在黎明即将到来，村子里的雄鸡叫过了第三遍之后，才恋恋不舍地睡去。久别重逢的夫妻有说不完的话，杰娃怀着感谢和崇拜的心情谈起五年前的新婚之夜，妻子如何巧使手段使他就范的情形。杰娃感慨万千地说："嗨！那会儿我真傻，什么也不懂，要不是你的手段高明，你也和海子媳妇一样，至今还是空怀呢！我这心里就连一点熨帖的事儿也没了！"

"还不是我脸皮子厚！"

"厚脸皮好哇！这厚脸皮的媳妇就是我杰娃的福分呢！"

杰娃把媳妇搂得更紧了。

真是没想到，五年前海子、杰娃三个小伙伴结成同盟共同对付各自媳妇的秘密，五年之后在杰娃回乡探亲的时候给泄露出来了。是杰娃在那些漫长而甜蜜的冬夜对妻子诉说知心话的时候，把这事当做一则笑话讲给媳妇听的。仅仅是第二天的上午，杏儿和靖娃媳妇就知道了这个五年前与她们命运有着极大关联的秘密。

早饭以后杰娃媳妇到古海家来了。她的手里拿着纳了半截的布鞋底，满面春光地踏进了古海家的院门。"古婶，这么早就做活儿哪！"杰娃媳妇响亮地和海子娘打着招呼。

古海娘正拿锄头在院子的菜园子里往碎里砸土坷垃呢。看见杰娃媳妇走进来，就一边答应着一边朝屋子里高声说："杏儿！——杰娃媳妇来了。"

"快来屋里吧，"听见杏儿从屋里传出的声音，"我正裁衣料呢！"

杰娃回乡探亲在村里引起的震动就数海子家和靖娃家大了。杰娃回村的第二天，古海的爹娘就带着杏儿去看望了。靖娃家也一样公婆媳妇都去了。照着应有的礼俗，本该是杰娃先去这两家探望的，因为他是晚辈。只是由于自尊心作怪杰娃没有去，他谁家都没有去。好在大家理解的，谁也不去计较。不论是靖娃家的人还是海子家的人，都怀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情。事情明摆着的，这三个孩子是同时相随着到归化去的，结果却大不相同，海子进了大盛魁，靖娃进了天义德，都是归化数一数二的大通司商号，待到将来熬出头，海子和靖娃都是要顶生意做掌柜的。

而杰娃却学了手艺，常言道唱戏、抬轿、吹鼓匠、耍手艺……这都是下九流的营生。还没怎么着呢，杰娃竟差下了一大截。再说，杰娃自己又毁了容，这事在杰娃回乡之前，小南顺早就传得尽人皆知了。有的甚至说杰娃不是为了剜脸上的痦子，而是要自杀而没有死成。所以不论是海子家或是靖娃家，都不与杰娃在礼数上做计较，都主动登门看了杰娃。这里面自然最要紧的是向杰娃询问他们自家的娃、自家的丈夫在归化那边的情形。其实带回来的都是些关于海子和靖娃的旧消息，讲的都还是在他们归化城的一些事情。关于海子在乌里雅苏台和靖娃在恰克图，靖娃三年城柜学习期满被派到天义德设在恰克图分庄继续学习的情形，杰娃知道得还不如他们两家自己知道得多呢。杰娃回来半个月之前，海子就托告老还乡的靳掌柜捎回来一封信。古海的家人从靳掌柜的嘴里知道了海子在乌里雅苏台和沙尔沁驼场的许多事情。当然这消息新鲜也更直接。靖娃呢，也有信从恰克图捎回来。不过与杰娃聊谈，靖娃和海子的家里毕竟知道了他们在归化时的不少生活细节，虽然消息陈旧些，但对家里人来说是很感兴趣的，也算是得到了某些满足。连着去过两次，兴奋一过兴趣就渐渐淡了。

倒是有一个人比海子和靖娃的家人往杰娃家跑得还勤，这个人就是张婶。不单是杰娃啦，只要听说有人从归化那边回来，张婶准要去打听自己丈夫的消息。不管这个从归化回来的人是本村的还是邻村的，甚至远在几十里上百里以外，只要消息传到她的耳朵里，张婶必定要去的。不幸的是她每次都未得到关于丈夫张有的确切消息。杰娃告诉张婶，在他和海子、靖娃刚到归化，他们自己的事情还没有着落的时候就曾相约着找过张有叔。归化城庆凯桥头的钉鞋摊、沿河的地毯厂、毛毡作坊里、扛麻包的灰脖子人群中、拉骆驼的驼夫中间，甚至连公义地都去过了……他们没有找着张有叔的一点踪迹。应着当初张婶的话说——活未见人死未见尸。他们知道公义地是有死人的名册在看墓老人的手里的，名册他们都查过了，没有张

有叔的名字。“张有没有死，就说明他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张婶抱着这样一个信念离开了杰娃家，依然在盼望与等待中熬着自己的日子。

与张婶相比，古海家和段家的心境就大不相同了。相思相念的心情被希望的阳光照耀着，日子就要过得轻松愉快得多，也平稳，该做什么做什么。杏儿就是怀着这种心情忙乎着为出门在外的丈夫裁剪一件衬衣。看见杰娃媳妇走进屋，杏儿说：“我给海子裁件衬衣，待你家杰娃走的时候麻烦他给海子带过去……”

“那没得话说！有什么需要捎办的事你就尽管说。”杰娃媳妇爽爽朗朗地说，“我家俊娃爹就是不会说话，也不懂礼数，其实他的心诚着哩！”

说话间靖娃媳妇也来了。这三个小媳妇平日里就总好往一起凑的，丈夫都在外面做事，共同的命运让她们不由得就亲近。自杰娃回来她们好久不在一起热闹了，靖娃媳妇进门就玩笑道：“哎呀！今日这是怎么的了——杰娃他肯把你放出来了？！”

“看你说的，我又不是他裤带上拴着的物件。”杰娃媳妇说，“我是小猫小狗啊？要他放出来？”

“嘻嘻，”杏儿笑了笑，拿手掩着嘴，“虽说不是小猫小狗你也不敢随便跑出来！”

“让我好好看看，”靖娃媳妇凑到了杰娃媳妇的鼻子跟前，夸张地打量着，做出伤心的样子说，“唉！瞧瞧吧，都瘦成甚样子了，眼窝子都塌陷成两个坑了！杰娃把你整得也太狠了……”

“瞎说！……羞不羞人！”杰娃媳妇脸红了，拿锥子吓唬靖娃媳妇，“看我不扎烂你的嘴！教你再瞎说！”

靖娃媳妇退着笑着仰倒在杏儿的炕上。

杰娃媳妇顺手夺下杏儿的剪子，说：“快别裁了，说一会儿话多热闹。”

“是哩，”杏儿说，“好不容易你今日来哩，说不定过一会儿杰娃在家里咳嗽一声你就得往家里跑呢！”

玩笑归玩笑，看看杰娃媳妇那容光焕发的样子杏儿不免在心里就有点儿酸溜溜的。是呀，人家杰娃虽说前途赶不上海子，可如今活生生的大男人就在身边，又有一个活泼的儿子，一家人团团圆圆的，让她看了不由得羡慕。三个小媳妇各怀各的心事，热热闹闹地说着那些只有她们才感兴趣的话题。

“嗨！你们都不知道哩，”杰娃媳妇说，“咱们那三个男人呀，五年前就结下了盟约哩！”

“什么盟约？”

“还能有什么盟约？——就是对付咱们三个做媳妇的呗！”

“你说清楚点嘛！”

“嗨！也就是他们……嗨！实际上是自己整治自己呢么！”

“到底咋子一回事么？”

“就是……三个人在临走归化的时候捏好了套子，不让咱们三个媳妇拢他们的边儿！说是谁要是和媳妇好，就不算个汉子！”

“我说的呢！”靖娃媳妇醒悟过来，“我家里那个夜里睡觉连衣服都不脱！……”

“海子也是哩！”杏儿说，“我一碰他他就叫。弄得人一点儿办法都没有！结果遭婆婆的骂……”

“咦！——不对呀！”靖娃媳妇问杰娃媳妇，“既然这样，你咋的就怀上俊娃的？”

“我么……”杰娃媳妇不好意思了，“我不是脸皮子厚吗？不然也跟你们一样，至今还是空怀呢！”

杰娃媳妇言语间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满足和得意，拿锥尖在头皮上蹭着，把麻绳在鞋底上拉得“哧——啦，哧——啦”分外响。

杏儿和靖娃媳妇互相看了看，不声响了。独守空房的日子已经足足过去五年了，现在她

们早过了那种一说什么事就脸红害羞的时候，事实上她们的婆婆早已把男人女人之间的那些事儿，说得很明白很露骨了，并且说了不知道多少遍了。现在再扯起这个话题，玩笑的成分就被严峻的现实所代替了。杏儿和靖娃媳妇都尝够了没有娃的苦闷，知道了其中的严重性质。杏儿幽幽地埋怨杰娃媳妇："你也是的，你比我们都大几岁的，你知道的事情多，想当初该教教我们的。"

"是的嘛，"靖娃媳妇也说，"我那会儿就是太傻，甚也不懂！要是有个贴心的人教教我就会不同的。"

杰娃媳妇立刻抢着说："哎呀呀！这又不是别的什么事！你当是裁衣做鞋？咋的个教法吗？要知道我那会儿也是不懂哩，又护羞，真是硬着头皮厚着脸皮……也只是做成了几次。"

"唉！"杏儿轻轻地叹口气侧过身把注意力放在了摆在炕上的布料上。

靖娃媳妇望着窗棂发起了呆。屋子里面出现了消沉的夜静。就听见杰娃媳妇纳鞋底麻绳拉得"哧啦，哧——啦"的声音在刺耳地响着。三个媳妇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

"你俩有时候觉得不觉得难受？"

过了一会儿杰娃媳妇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语调压得低低的，显得神秘兮兮，同时纳鞋底的手也停下来。

靖娃媳妇盯着窗棂发愣呢，显然她的思想是陷入到一个很遥远很深刻的事情上面了，对杰娃媳妇的问话没做出反应。

杏儿倒是注意到了杰娃媳妇的问话，也听清楚了，可是对她的话一点儿都摸不着头脑。她侧脸瞟了杰娃媳妇一眼，发现杰娃媳妇在看着她的目光中闪烁着捉摸不定的猥亵的意味，她感到了杰娃媳妇的话不是什么好话，就说："你在说什么？藏头露尾的……是好话就说明白了！"

杰娃媳妇摇摇头，又意味深长地撇撇嘴，没做正面回答，于是纳鞋的"哧——啦"声又响了起来。后来杏儿听见杰娃媳妇很愉快地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谁难受谁自个儿受着吧，人啊……真是没办法，命！——这都是命。谁也不能把好都占了，谁也不能把罪一个人都受了，老天爷管着哩！老天爷有眼哩！"

"没办法，难受也只好一个人在心里受着吧。"杏儿只顾自己发着感慨。

"我说的不是心里！"杰娃媳妇接过杏儿的话茬子，"我是说身上。都说二茬子光棍难熬哩，心上难熬，那身上更难熬！……这话跟你们说也没用，你们都还没开过苞呢。"

这一次杏儿注意到了杰娃媳妇那掩饰不住的得意的神色了，就觉得自己心上好像突然被什么尖利的东西刺了一下，痛得她心脏紧收了起来。不过她还是没有把杰娃媳妇的话弄明白，杏儿是直到若干年后，海子被大盛魁开销在归化那边生死不明，她与小爷叔月荃热恋上并且成全了好事，颠鸾倒风在那疯狂日月的短暂间隙里，她猛想起杰娃媳妇今天的话，才明白了她的意思，也知道了杰娃媳妇这话的厉害！

而这会儿杏儿真的是不懂。她只是从杰娃媳妇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的得意的神色中，体会到了夫妻团聚的宝贵，她想宁肯将来丈夫不做什么掌柜，哪怕像杰娃一样是个普普通通的手艺人，甚至穷得身无分文，只要海子能守着她，膝下有三儿两女团团圆圆过日子，她就满足了！在那一会儿她是从心里羡慕杰娃媳妇的。这想法在正月十五那天就曾像闪电般地袭击过她。那天傍晚当她看见杰娃带全家老小去县城看红火的时候，心里就曾这么想过。那天晚上村子里大部分人都去看热闹了，整个村子静悄悄的听不到一点动静。她和婆婆守着咳嗽气短的公公，一家人对坐着。听着夜空隐隐传来的断断续续的爆竹声，心里对杰娃媳妇羡慕死了。

现在她看着杰娃媳妇那副满足的样子，这想法又冒出来折磨她了。

晚上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的时候杏儿就把自个儿的想法说了出来。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家都各做各的事，只有晚饭的时间才从容，反正吃了饭也没事好做，于是这饭桌就成了聊

天解闷的场所。吃着饭婆婆问杏儿：“杰娃媳妇有事啊？”

“哪有什么事，聊天耍哩！”

“杰娃媳妇好些日子不露面了，我看她今儿个挺高兴的。”

“人家男人回来了，有什么不高兴的。”公公插嘴道。

“瞎！看你说得轻巧，”婆婆不同意公公的看法，“男人是回来了，可那男人成了个甚样子了！脸上那疤，猛丁地看一眼胆小的得给把魂吓掉呢！”

“你说得太玄乎了！”公公说，“男人么，又不是靠脸蛋子挣钱养家的！”

“事情落不到谁头上谁不知道，杰娃媳妇心里的苦你一个爷们家是体味不出来的。杰娃刚回来那阵子咱去他家，你没见杰娃的媳妇眼睛又红又肿的！那是咋着来？——是哭的！俊娃亲生的儿子都不教他爹拢边儿，杰娃一伸手抱抱他，那娃就吓得又哭又叫，像见了鬼似的……”

“现在好了，”杏儿说，“俊娃跟他爹可亲呢！”

公公说：“就是的，日子长了看惯了就好了，没事的，有血脉在那儿连着呢！”

杏儿赞同公公的说法：“爹说得对，一家人看惯了就好了，什么疤不疤的，那算不了什么。”

“你倒也想得开，别把事情轮到你头上……”婆婆斜睨了媳妇一眼，嘲讽说。

“男人么，说到底还是要有本事，长相上差点儿不关事的。”公公说，“要我说杰娃的短处不在脸上的那个疤，而在事业上无成，千里迢迢地跑到归化那地方学了手艺，学手艺哪儿不行？在咱祁县拜个师傅有三年也出徒了。守家在地的多好。”

“就这样我看着杰娃媳妇还美呢！”婆婆缓过神来了。

“吃得大苦耐得大劳，成就一番事业，这是男人该做的事。就像人家靳掌柜是多么地风光！按说他从归化那边回来本来是路过咱家的，拐个小弯儿就进来小南顺了，可人家就是不进来！就是要在回了祁家堡以后再打发人把海子的信送来。咱还得提上礼物去拜访。为啥哩！就因为人家是大盛魁的掌柜！人有尊卑，靳掌柜为尊咱就得敬着！咱海子将来也是这一条道……要他杰娃就不同了，将来到了场面上他得管海子称古掌柜！高下优劣就分出来了！”

“要我说做不做掌柜并不打紧，好歹一家人团团圆圆在一起过日子才好……”

“蠢话！”公公瞪了杏儿一眼把她的话头打断了，“你这是妇人之见！要不怎么说头发长见识短呢！俗话说：男人活的一口气，女人活的一腔血。做男人的没有了志气那怎么成？海子起小我就对他管教甚严，就打算盘而论，他那双龙戏水别人就比不了！一出手就要高人一等。”公公很激动地把肚子里的话一口气倒了出来，完了用目光瞟瞟儿媳妇，观察着她的反应。

杏儿低垂着目光一声不响地吃着饭，直到晚饭结束也没有再说一句话，回到自己的屋里以后少不了又是一场伤心的哭。被泪水浸泡起来的日子对杏儿来说可是越来越多了。不要有什么事情平平稳稳地还好，每天忙了地里的活计忙家里的营生，一天到晚手脚不适闲，脑子里也就顾不上想许多烦心的事。一遇到什么事刺激一下就麻烦了。海子有信捎回来啊，杰娃媳妇给儿子过生日啊什么的，每当遇上这些，杏儿的心就要乱几天。晚上觉也睡不好，想到伤心处就得落泪。其实自打杰娃回来杏儿已经悄悄地哭过好几场了。她不像婆婆和靖娃媳妇那么看待杰娃脸上的伤疤，也不像公公那么鄙视杰娃的职业。除了第一次看见杰娃时被他的脸吓了一跳之外，总的来说她还是羡慕杰娃媳妇的。她都这样想过——只要她的海子能安安稳稳地回来，哪怕伤得比杰娃更厉害些，甚至成了瞎子、瘸子，她也会从心里高兴的！在她的心灵深处一直有一种可怕的东西躲藏在什么地方，为了忌讳不敢说出来，那就是她总觉得海子在归化那边会出什么事情。这种担心又常常制造出许多恐怖的梦境，她毫无根据地梦见海子在山崖上骑着马走，连人带马掉进了深不见底的沟壑中，或是海子被面目狰狞的强盗追杀的情形。不知道有多少次她被这样的噩梦吓醒，在黑暗中瑟缩在被窝里发抖。以后就再也

不敢睡，睁着眼睛耗到天明。有一次她把自己做的噩梦告诉了婆婆，婆婆还没有听完呢就吓得脸都变了颜色，沉着脸告诫她："可不敢乱说！——不吉利的！"杏儿只好对谁都不说，但是不对别人说并不能挡住噩梦的重现。待那些噩梦再出现时杏儿只有一个人默默地受着了。每当这种时候，那黑夜就特别特别地漫长、难熬。

三

谢天谢地，这一夜没有噩梦来袭扰杏儿。整整一夜她都睡得很沉稳，早晨睁开眼睛时听见院子里传来公公的咳嗽声，杏儿急忙起身穿衣。

公公有咳嗽病，身子也弱，也算是一个药罐子了。春天夏天还好一些。入冬的节令一到，天气凉下来屋子里一天到晚苦涩的药味就弥漫开了。一只砂质的药壶总在火上炖着。杏儿听婆婆说，公公这病是在天津卫时坐下的病根，是颐和布店被洋人挤垮了，一口气上不来气下的。其实公公原本身子骨也不是很强健的，这不难理解，老头子自小就是生意人，打了一辈子算盘记了一辈子账簿。回得家来，春种，夏锄，耧地，割庄稼，没有一样他能拿得起来。可是有一样好，老头子不懒惰，每日里全家人数他起身最早。天不亮就背起粪筐出去捡粪，待到老婆和媳妇起身时，常常是老头子已经拾满了一筐粪回来了。倘若老头子拾粪的路径离自家的田地不远，他就顺路把粪倒在了地里；要是路不顺，也懒得绕路到田里，就把粪背回家，集到一定数量以后再由老婆和媳妇弄到田里去。他也不知道田里的什么庄稼该在什么时候施肥，怎么施肥。老头子一年四季就只做这一件事情，待粪拾回来洗漱了之后吃早饭。以下这一天的工夫便只有读书一项了，很少和别人再说什么话，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任你油瓶子倒了也不去扶一下。

自打靳掌柜捎回来海子的信以后，老头子的情绪就波动起来了。书也不读了，一天到晚念叨海子的事情，吃不准海子到沙尔沁驼场是好呢还是不好。海子的信捎到后的第三天，老头子提着礼物去靳家堡拜访靳掌柜，详细地向靳掌柜打听了驼场上的事情，回来以后样子十分兴奋。对老婆和杏儿说："这回我算是吃准了！——闹了半天咱海子去驼场是件好事情！现如今，靳掌柜离开驼场之后那驼场上除了那十二名蒙古族牧工，就只海子一个人了！"

海子娘说："呀！那咱娃该多闷得慌哩！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

海子爹说："看你说的，又是妇道人家的见识！如今咱海子蒙语早就说得溜溜的了！咋就能没有说话的人呢？！你没听清楚呢，在沙尔沁驼场除了那十二名牧工就咱海子一个人！你懂这话是什么意思吗？……我告诉你——人家靳掌柜可是在大盛魁的万金账上标着'己'字的人，是沙尔沁驼场的坐庄掌柜！明白吗？是掌柜！咱海子如今顶替了靳掌柜，就是实际上的坐场掌柜！不得了哇！海子他还没出徒柜上就这么用他，这不是重用是什么？！"

"是重用！"海子娘说着和杏儿交换了一个欣喜的目光。

"海子在信里说把他放在沙尔沁驼场是祁掌柜对咱的特别关照，头两天看海子的信我还弄不明白其中的意思，现在我算是清楚了！海子离出徒还有四年呢，柜上就这么重用他，这将来还有错？！"

"咱得好好感谢祁掌柜才是。"

"是哩！这可不是一般的事儿，你没见海子在信里是怎么说的——他到乌里雅苏台的第二天祁掌柜就召见了他，而且还和他说了许多知心话。要知道祁掌柜不是一般的人，那可是大盛魁大掌柜的接替人啊！待日后祁掌柜接替了王廷相，咱海子也出了徒，那是什么光景！"

"是哩！……是哩！"婆媳俩喜得不知说什么好。

"靳掌柜就是咱海子的榜样！我这是头一次登门，没带你们妇道人家去。以后熟了你们自个儿去他家看看！嗬——全新的三进院子！那个排！走进靳家堡你都不需要打问，只朝着村子里最漂亮的新院子奔就是了。掌柜穿的是杭缎衣裤，那个气派！底下用着做饭的老妈子，还有看娃的奶妈！"

"怎么？靳掌柜六十出头的人了，还有吃奶的娃？"杏儿很奇怪地问。

“当然了，”海子爹说，“靳掌柜他在驼场上待了三十年，哪有工夫生儿养女！这娃是他回来后刚抱下的，还没满月呢，是个白胖胖的小子。靳掌柜说了，等娃过百日的时候要大办呢！靳掌柜为人和善好交往哩，说了，到他给娃办百岁的时候让我也去喝酒！靳掌柜说了，要办一百桌酒席呢！远亲近邻还有村亲都要请，瞧瞧人家那气魄！……”

由于激动老头子咳嗽起来了，身子像虾似的弓着，胡子上挂着咳出来的痰点子，眼泪也震出来了。海子娘赶快说：“快歇歇吧！别说那么多的话了。一天的工夫来回跑了六七十里的路！……”

“不咋！——我高兴……高兴呢！”海子爹喘息着不肯停下来，“咱海子出……出头的日子……眼看着……咳咳咳……一天天……近了！我古静轩有盼了……”

海子娘扶老头子坐下，吩咐杏儿端药。

“没事的！……”海子爹喝着药猛然地想起一件事情，说，“他娘——我差点儿忘了一件大事……你千万记着！我记性不好，那娃是腊月十八的生日……”

“哪个娃？”海子娘问。

“混蛋！”海子爹顿时就生气了，吼道，“说了半天你没带了耳朵吗？——是靳掌柜的娃！咳咳咳……靳掌柜的娃是腊月十八的生日，好日子！——记住了！过百岁是三月……咳咳咳……二十九！……”

海子娘说：“知道了，我记着。”

“别忘了，到时候咱蒸一个大大的面库仑送过去！”

“哎！知道了。”

“还有，早点儿磨面……筛最细的面，人家靳掌柜给儿子过百岁，那场面大！面库伦黑了丢脸！……”

古静轩这一次犯病足足折腾了半个月才渐渐好转。

杏儿吃罢早饭，装满了一车粪，自个儿拉着往地里送去了。杏儿不乐意在屋里待着，她爱干活儿。尤其是地里的营生，什么施肥、锄草、割禾她都爱干，也在行。她觉得田里没遮没挡的视野做活儿心里畅快！地里的活计只有一样她做不了，那就是耕地。杏儿使不了牛，她家也没有牛。当春耕秋耕的时候，总是请人来帮忙。牛是临时借的，到秋后使牛的钱和帮工的钱一起算给人家。有时候只要得空，住在上史家村的小叔爷月荃也会主动来帮着耕地。早些年太爷还活着的时候，小叔爷又要给史财东家护院又要照顾老人，空身的时候少，来海子家帮忙的时候也少。自打前一年太爷爷过了世，每年春耕秋耕就都是由小叔爷帮着做的。

古月荃在史财东家做看家护院的打手，他自幼练就一身好武艺，不用说身体自然也是十分地强壮结实。小叔爷单身一人没啥拖累，给大户人家看家护院也不是好干的营生，平日里没有事的时候怎么都好说，酬劳也不少拿，酒哇肉哇的有的吃喝。可是一旦有事，贼寇来盗物劫舍那就是要刀刃相见拼个你死我活的事情。拳脚上没有过硬功夫的盗贼也不敢轻易送上门来，所谓善者不来，来者不善。俗话说得好：打死会武的，淹死会水的。看家护院是个危险的行当。小爷叔就是知道自己操持的行当危险，才迟迟不肯娶亲成家，他怕拖累。二十几岁了还是光棍一条。他预备着将来积攒一些钱财，把那耍武艺的卖命营生辞了，再娶亲安家稳稳妥妥地过日子。

杏儿用板车装满了粪一个人往地里拖。刚走出村口不久，猛地觉着肩上的套绳一松，回头一看，是一个男人在低着头推车哩。那人的衣着和身架一下就让杏儿认出了他不是别人，正是小爷叔古月荃。

“怎么是你呀！——小爷叔！”杏儿又惊又喜地说，“这大清早的，你是打哪儿冒出来的？”

月荃说：“我去送我们的少东家到归化城，返回来路过的。我是骑着马连夜赶回来的。我思谋着正月十五都过几天了，该是耕地的时候了！”

月荃说着走到前边来，从杏儿手里接过车把手，把套绳搭在他那男人的结实的宽肩膀上，

替杏儿拉起了车。

杏儿在后面推车：“小爷叔，你是从村子的西口子进来的吧？”

“是哩。我一进屋听海子娘说你一个人往地里送粪就赶过来了。”

“我说的呢，没看见你进村子，这会儿忽地就冒出来了。”杏儿说，“你还没吃早饭了吧？”

“没有呢，我不饿。”

“我娘和我爹没让你？”

“让了。我连屋都没进。隔着窗子和你爹说了几句话，让他把我的马遛遛，喂点好料！”

“嘻嘻，你呀，也是太诚实！”杏儿说，“跑了一夜的路咋能不饿呢？不要紧的，我怀里揣着一块面饼子呢，待会儿到地里你先垫补上两口。”

吃过午饭，海子爹已经借好耕牛和犁具，月荃就由杏儿陪着上田里去耕地。春光融融，放眼看去田野上这儿那儿到处都是往田里送粪和耕地的人。月荃一手扶犁一手摇鞭走在前面，杏儿跟在月荃的身后在翻起来的泥土间拣拾石块、草棍，拿锄背砸碎那些硬结的土块。潮湿的泥土像黑色的波浪似的在月荃的脚后翻卷着，散发出新鲜的气味儿，透着春天的信息。杏儿呼吸着泥土散发出来的熟悉而又亲切的气味，心里觉得特别地舒畅。月荃的宽肩膀、结实的身体在她的眼前晃动着。杏儿想：要是这会儿走在她前边的不是月荃，而是海子那该多好！……夫妻俩形影相随，男耕女织……如今却是千里相隔。海子一走快六年了，现在也不知道长成什么样子了，大概也像月荃小爷叔这么高这么结实了吧？长成大人了吧？该懂事了吧！他见了我会怎么样呢？总不会还像六年前那气人的傻样了吧？他肯定知道该要个娃了吧？杰娃家的娃都五岁半了！

这一下午的时光就在杏儿无边的遐想中度过去了，快得就像一眨眼。太阳落山以后，月荃扛着犁，杏儿牵着牛，相跟着回了家。

晚上海子娘炒了五六个菜招待月荃。海子爹特意买回了酒，陪着月荃喝。

“小叔，你家财东的少爷今年也快二十岁了吧？”喝着酒，公公和小叔爷唠起了闲话。

小叔爷说：“可不是嘛！少东家和咱们海子是同岁，都是属虎的，今年都是二十岁。”

“那年史少东家和海子一起去归化城了，大盛魁的掌柜们没收他。这事儿我是后来才听说的，我还不知道有这规矩。天津的商号里没这一说。怪不得人家大盛魁的生意做得旺哩！我琢磨了，这规矩定得有道理。你想想看，要是财东们都把自己的子弟送到柜上去，那掌柜还怎么个管法？说轻了他不听，说重了你不敢！所以干脆不能要！一个不要！”

“嗨，大盛魁的掌柜们的这一手可真够厉害！说不要就真的不要，你财东的少爷也没办法。那年史财东带着儿子从归化回来，可真是气坏了！老爷子气得把我爹侍弄的花摔了七八盆，都是名贵的好花！把我爹心疼得直跺脚！史财东串联了十几户财东，想上归化找掌柜们论理，结果没闹起来。”

“这都多少年代了，大盛魁的财东们就是吃不倒掌柜！这是有原因的，大盛魁与别的字号不同，别的字号都是财东出钱聘请能干的人做掌柜来经营，掌柜做不好，财东一句话就可以把你‘下了市’。”

“下市是什么意思？”杏儿问。

“下市就是财东把掌柜辞了！这事儿我见多了。天津卫有一家绸布店，也是财伙闹矛盾，后来事情闹僵了，财东们干脆给掌柜们来了个大下市——把所有的掌柜全都给辞了！”

“人家的财东强，大盛魁的财东弱，”月荃说，“多少年了史财东这口气就是咽不下去。”

“哎，你刚才说你是护送少东家去归化，他去归化做什么？”古海爹问。

“做生意。”

“做什么生意？”

“就是开买卖呀！”

“不对吧！”古海爹颇感惊讶，“史少东家都二十岁的人了，还能学成个生意？”

“少东家去归化不是学生意住地方，”月荃说，“人家是自个儿开买卖！”

“史少东家是自己开买卖？”

“对。”

“不对……不对！”古海爹连连摇头，“史少东家一天生意没学过，怎么做生意？”

“学过的。”

“在哪儿？”

“在祁县城里的裕祥瑞茶庄，学了三年。”

“那也不妥！……还是不妥！小叔，这事儿你该劝劝你们东家的。经商坐贾，非同儿戏！一点算计不到就要赔钱，那可是大把大把地往窟窿里丢银子呀！”

看海子爹的那样子，急得倒像是他自己要把银子丢进黑窟窿里似的，海子娘看着看着便笑了，说：“他爹，看你急得那样，又不是你自己要去归化城开买卖！”

“妇道人家，懂个什么！”海子爹斥责海子娘，“我做了一辈子生意的人，其中的利害我最知道的！小叔……”

月荃笑了，说：“海子爹，你也别着急了，其实说给我听也是白说。我是一个习武的人，自幼只知道拳脚棍棒如何个耍法，我是粗人一个，经商坐贾一窍不通。再者说，即便我懂，那史家的老爷、少爷也不会听我的话。在史家我只是一个下人。”

“唉！”海子爹叹口气不再说了。

杏儿见机端起酒壶，说：“小爷叔、爹，你俩边喝边聊。”

杏儿见二人把盅里的酒干了，忙又给空杯斟满了酒。忍不住乘势在月荃身上瞟了一眼。在田野里她是很自在的，可是在屋子里与月荃坐在一张桌上吃饭就觉得别扭了。她是摆好上桌菜以后最后一个挨着婆婆坐下的。八仙桌挨墙放着，公公和月荃对面而坐，婆婆挨着月荃，杏儿坐在了婆婆和公公之间，上得桌子来她就没敢正眼看月荃一眼。她自己也奇怪，本来是好好的呢，收工回来她帮着婆婆做菜，布菜的工夫看着月荃在堂屋里洗脸，铜脸盆放在凳子上，月荃脱去了短褂只穿了一件贴身的汗褐子，两只肌肉隆起的胳膊裸露出来，水哗啦哗啦地响着。偶尔一侧脸杏儿无意中看见了月荃腋下一撮黑的腋毛。当时就觉得脸烫得发烧，心也乱跳起来。自那以后她就不敢正眼看月荃了。低着头吃饭，劝酒时眼睛只看着小爷叔的酒盅。做生意的事儿女人们不懂，婆婆没有发言的权利，她更不敢贸然插言，只是支着两只耳朵听着。

“史财东有的是钱，他不怕赔。”大概是小爷叔觉得没什么更好的话题，呷了一口酒之后不知不觉又把话题扯到了做生意上，“史财东说了，就是泼上赔他个十万八万的，也要让儿子在归化城把买卖开起来！而且是别的地方他还不去，专拣归化城。说是旺火烧大锅，不蒸馒头蒸口气！这么做就是要让大盛魁魁的掌柜们看看，如今三姓财东里面也有人会做生意的！”

古海爹一个劲儿地摇头，夹一块肉在嘴里慢慢地嚼着。“俗话说——读书好经商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业难，知难不难。依我看，像史财东这样的人家，还是以培养子弟读书方为上策。学生意苦着哩！我知道的，富家子弟是难以吃得下那份苦的。争口气自然是不错的，做男人的不论是做什么行当胸中若没有一口志气撑着那是做不好的。不过争气也要看怎么个争法。我做了一辈子生意，到头来我供事的颐和堂布店还不是在天津卫给洋人挤垮了？！若论经商办厂经验资本积累的厚陈，颐和堂在天津卫可是数一数二的大字号。为啥垮的？人家洋人用的先进的机器，用人少出活快，做出来的东西还好。咱靠手工机器织布如何能争得过？想当初我们颐和堂的老板错就错在非要与洋人争这口气了。要是早看出这一步来，关工厂撤店铺——认输了，也不至于落到后来那么惨的境地。不识时务啊！结果是买卖赔得卖了家产都不够抵债，只好寻死投了海河！争气之气是要的，赌气之气万万要不得呀！你说史财东要让儿子到归化开买卖，那史家少爷会讲蒙古话吗？”

“不会讲。”

“他会讲俄国话吗？”

“自然更不会。”

“那财东之举就更为不妥。都说归化那边买卖好做钱好挣，其实那指的是做蒙古生意和俄罗斯生意。在归化有这样的话你听到过没有？——一条舌头的商人吃穿刚够，两条舌头的商人挣钱有数，三条舌头的商人挣钱无数！——很明白的，就是说归化那边钱好挣，那是说做通司行的。要挣大钱光会说蒙古话还不行，还要会说俄国话！这才行！……做小生意哪儿都一样，就像针尖上削铁了，难着哩！”

一说起生意经古海爹就又滔滔不绝了，越说兴致越高，越说话也越多。结果弄得月荃这个耍武艺的一句话也对不上去了，只有支棱着耳朵听讲的份儿了。古海爹一个劲儿地在讲，月荃只顾了听，都忘记了满桌子的酒和菜；两个男人一个在说一个在听，杏儿和婆婆也不好只管自己吃，于是乎四双筷子就都静静地躺在桌子上不动了。

月荃虽然说在古海爹跟前是个长辈，可是因为家里穷，自己又是个替人家看家护院的下人，自惭形秽，再加上年纪又轻也拿不起个做长辈的架子，只好耐着性子听他这个年龄比自己大的侄儿海阔天空地讲。古海娘看得丈夫说得忘乎所以几次给他丢眼色过去，怎奈兴致勃勃的老头子根本不予理会，只管自己讲下去，于是古一海娘只好不客气地将丈夫的话横里打断。

“我说他爹！——你也歇歇吧。”古海娘拿白眼瞄着丈夫，“人家小叔爷是研习武艺的人，哪里有兴趣听你唠叨什么生意经！”

“你也不看看，这都好半天了，酒也冷了菜也凉了，还教小叔爷他怎么个吃？——小叔，你也别见怪他，他就是这么个人，平时里也没个知心人过话，今日你来了，一家人不见外他就话多了。杏儿——你把菜端到厨房热一热！”

杏儿刚站起来伸手要端菜盘子，被月荃挡住了：“不必麻烦，不必了！我又不是什么外人，还用客气吗？再说这些菜并不凉呢。”

“好，不热就不热，那咱们接着吃，接着喝。”古海爹端起酒盅向月荃照了照，很痛快地喝了。放下酒盅，古海爹挥了一下手，说：“史财东开买卖的事咱不谈了！赔挣由他去，与咱古家并无瓜葛。过去我敬着他们，逢年过节都要去过礼，那是由于我不知道大盛魁的底细，以为是他们财东说了算的，让他太爷爷跟着也赔了不少的好话。后来才弄清楚原委，咱们并不需要巴结他们财东。只要咱海子在柜上好好做事，身上有了真本事，将来字号是不会亏待咱们的！再说如今咱有祁掌柜呢。”

古静轩又把祁掌柜怎么赏识海子，委任海子主持沙尔沁驼场的事讲了一遍。末了，把祁掌柜的微妙而又特殊的地位告诉了古月荃。古月荃听了自然是十分地高兴。

看饭吃得差不多了，酒也喝得不少了，古海娘说：“小叔爷是连夜骑马赶回来的，上午往地里送了粪，下午又耕了一下午的地，就是铁打的身子骨也乏了，该让小叔爷歇息了……杏儿，你去看看，西厢房的炕下午我就过了火，不知这会儿烧热了没有。”

杏儿去西厢房为小叔爷整理房间，古海爹去照看马。一切安排停当，就安顿月荃休息了。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杏儿陪着月荃接着去耕地，只做了两日，五亩地就全耕完了。

四

在小厨房匆匆用过午饭，大掌柜和郦先生分头去自己屋里更衣换帽，准备到道台衙门去参加新任道台张国筌召集的一个重要会议。

胡道台官运不畅，到归绥上任不到一年恰好遇上毛尔古沁事件，因两名死在毛尔古沁的俄国人的事情被苦苦地缠住，一拖便是两年不得脱身，虽说是前后赔了俄国人六万两银子，又为两名死亡俄国人在毛尔古沁峡谷东口筑了坟，立了十字架，还请了伊尔库茨克的神甫念

了经，好歹总算把这个倒霉的事情应付过去了，却是在山西巡抚和理藩院那里得了一个昏庸无能的坏印象。库伦办事大臣安德回京复命，在朝廷幕僚间对胡道台也多有批评，致使其官声在京师里颇为不佳。不久便被调职降用，改发山西潞州做了州府。

胡道台去，张道台来。新任道台张国筌是北京人，此人在京师做过京东通州码头的仓库郎，那仓库郎虽说是六品小官却是个肥缺，因而宦囊甚丰。张国荃有心于仕途发展，不久买通关节补了归绥道的缺，官职升为四品。张道台中等身量，身体微胖，白净面皮无有胡须，两道浓眉横卧于眉棱之上，说起话来一口京腔，清爽利落，以京师人自居；不说话则已，一张口便咄咄逼人。

这个张道台表面上看谈吐儒雅，其实内心却是个十分凶狠的人。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第一把火就在归化展开了对走私活动的大规模镇压，下手极狠。仅在半年之内便于城东的卧龙滩处决了三批犯人，人数在两百以上，归化人送他一顶帽子——砍头道台。人们哀叹归化送走了个糊涂道台迎来了一个砍头道台。

张道台召集会议，讲的又是关于走私的事情。这事情归化的商人已经听腻烦了，可也从心里感到害怕。不单是商人但凡是归化人都知道，这位新道台自上任以来就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打击走私。那么这位张道台是一心为了朝廷、为了国家吗？非也！其实朝廷谕旨对走私活动的打击是只限于喀尔喀草原上的边境地区，张道台把它扩大化了。当然张道台砍脑袋也并不是闭着眼睛瞎砍的，张道台有自己的土政策——抓住一个走私犯，只要家人亲朋肯拿出五万两银子就可以保住脑袋；如果犯人家人肯拿出八万两银子，道台衙署还可以放人。其实在本质上张道台和卸任的胡道台一样，都是为了自己，都是为了钱。区别只在于手段不同，胡道台靠判糊涂官司弄钱，张道台靠打击走私弄银子，并且比胡道台弄的数量还多还轻易。试想，八万两银子可以买下一条性命，只要是有一点办法的人在这种时候都不会吝音的。张道台在心里是希望商人走私的，走私的人越多，他得到的银子就越多。至于开会、出告示那都是撑门面的虚把式，走形式而已。

当晚大掌柜出面以归化通司商会的名义宴请张道台，这已经成了惯例。晏美园张道台已经吃腻了，改为麦香村、福盛园……在归化有名的各家细馆子轮着吃。这一次轮到了塞北风戏园，张道台一边看戏一边欢宴。一席饭直吃到夜色阑珊方才散去。

席间大掌柜只是劝酒劝菜，自己并没吃什么东西。他吃不下，觉得看见什么都没有胃口，四肢也酸酸的发酥没有力量。回到城柜倒头便睡，夜里醒来觉得胸口闷得慌，身上像火烧般燥热，口里也干得难受，舌头就像木条似的干涩。他知道自己是病了，连声呼唤赵小伙计，许久不见动静。猜想那不懂事的小伙计又是睡得太沉了，不免就生起了气，看准炕头上一只带盖儿的杯子，伸出肉锤打落下去。瓷杯摔裂的声响把赵小伙计惊醒了，赵小伙计慌慌地光着脚来到大掌柜的炕前："大掌柜，您是怎么了？"

大掌柜叹了一声说："给我倒碗水……"

赵小伙计端了水给大掌柜，大掌柜浅尝了一口把碗推开了："怎么这么寡味？"

"哎呀！"赵小伙计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怎么的，我把放盐的事又给忘了，我这就去加盐。"

大掌柜叹口气闭上了眼睛。这个贴身小伙计人倒还挺机灵，就是做事太慌张，毛手毛脚。年龄也太小，才十六岁，夜晚睡觉也过于沉，常常误事。于是大掌柜不由得又想起了王福林。王福林聪明却不露锋芒，性格也沉稳，跟随他多年得心应手。自打王福林走后到赵小伙计这儿已经换了三个贴身伙计了，没有一个让大掌柜中意的。

好歹喝了一点水，大掌柜接着又昏昏睡去。见大掌柜睡了，贴身伙计把大掌柜砸碎的瓷杯收拾了也自去睡了。一觉醒来发现大掌柜的病情已经发作起来，嘴唇发紫，冒虚汗，眼睛红红的，身体在被子下面止不住地簌簌发抖。小伙计急忙把郦先生喊来。郦先生站在大掌柜的炕前一看，知道是大掌柜的老毛病又犯了，立刻打发人去请归化城最有名的大夫聂先生。

诊了脉之后聂先生说："大掌柜的病倒是不打紧的，是焦虑过度虚火上升所致——还是老毛病。我开三服药，给大掌柜煎了吃，不日就会好的。只是千万要注意休息，不能再受劳累了。"

送走聂先生之后，郦先生叮嘱赵小伙计："任何人不得接见大掌柜，让他静静地养息。凡找大掌柜的人，一概都推到我那里去。"出了门郦先生又返回来，对小、伙计说："尤其是从老家来的财东们，不论资格多老岁数多大，一概不准接见！"

其实就是聂先生不讲郦先生也知道大掌柜这病是如何所得。九月间大掌柜亲自带了驼队赴俄境经营，打的招牌是乌里雅苏台分庄送货，属于声东击西的秘密行动。照道理，堂堂归化第一大通司商号向俄商购买空白执照和运货小条，这与其地位和声望是极不相称的。细究起来当然也是违法的事情。出此下策实在也是无奈之举，自库伦办事大臣安德与俄国伊尔库茨克省长签约之后，俄商六大公司和新冒出来的莫霍夫西伯利亚茶叶公司以及背景更为复杂势力也更大的巴达玛耶夫公司，在短短几年的工夫里已经把他们的公司开遍了喀尔喀草原的各大中城市。他们出卖空白的俄商执照和运货小条早已成了公开的秘密。许多华商包括归化二十八家通司商号的不少商家，都暗地里购买了俄国人的空白执照和运货小条。这也是无奈的选择。

还有新的变化，清廷驻库伦大臣也由安德换成了贵斌，人换了做事就不一样，安德吃贿胃口大是很有名的，但于大面之上尚能顾及体面，吃贿也只吃中国商人的贿；可是新上任的贵斌为了吃贿往往就不把面上的事放在心上，他比安德有了发展，就是不单吃中国商人的贿还敢吃俄国商人的贿！俗话说——拿人手短吃人嘴短。俄国商人给贵斌行贿就更加肆无忌惮，半公开地出卖空白执照和运货小条的事情已经闹到了几乎尽人皆知，贵斌只装作看不见。世势如此，大盛魁也只好随波逐流。事情虽说是做了，但是身为一方商界的领袖，大掌柜是讲面子有身份的人，心里不免留下许多愧疚和窝囊。在唐努乌梁海中俄界山的萨彦岭南麓大掌柜停下了，他没有随大驼队出境，为掩踪迹在城柜薛拳师的保护下，大掌柜乘了三峰骆驼（轮换着骑）连明昼夜地赶回了归化城。

归化城柜这边有一大摊子事情在等着大掌柜处理。民间有句俗话流传甚广，叫作月月骡子季季标。所谓"骡子"和"标"指的是商业往来的账目结算，互相之间一个月之内要小清一次账，称作"骡子"；大结算称作"标"。标分四季，称作"春标""夏标""秋标"和"冬标"，其中以冬标为最重要，一年之中所有的拖欠包括骡期和其他标期遗留下的事情都要在冬标中最后了结，不能拖过年。这是惯例。大盛魁一年之中流水超万万两银子之巨，该欠找账的数额亦是十分之大，与俄商之间的相互找账在恰克图由二掌柜主持进行；而其他的往来找账，像湖南、湖北、福建的茶账，杭州、苏州的丝绸锦缎，山东的瓷器等账目一律集中在归化的冬标结清。一般账目经营部门的掌柜和大账房就可以按规矩办理，有纠葛不清的郦先生出面办理，重大的事情就非大掌柜不能做主了。城柜的大小客房都住得满满的，都是全国各地的过标的商界老相与。有些人仅仅是出于礼貌大掌柜也得见一见。仅这冬标一项就把大掌柜忙得晨昏难解。

再加上像应酬新上任的张道台之类的场面上的事也非得大掌柜出头不可，就更使大掌柜忙上加忙了。而忙中添乱的是，今年适逢大盛魁的账期。三年一分账，三年里字号内积下的事情都要集中在账期内解决，到时候山西那边王、张、史三姓财东户统共二百零六家财东都要来归化参加财东会议。财东会议虽说是日子可以前挪后拖，但前边有关堵着，再拖也不得拖过阴历的年三十。还得给财东们留下返回的走路时间。百事交集都赶在了一起，所以大掌柜的病倒实是积劳成疾。

一连数日郦先生被纠缠在繁多的事务之中。这一日直到晚饭时候与最后一个天津商客谈完话，送走客人正待去吃饭，身边的伙计报告说："大先生，有一个刚从乌里雅苏台分庄回来的伙计要见您。"

“我顾不上，让他等几天再说吧。”

那伙计刚走到门口就又被郦先生叫住了，问道：“从乌里雅苏台回来的那个伙计是不是姓古？”

“是哩。”

“是叫古海吧？”

“是哩。”

“那叫他赶快进来！我就等着他呢，这个古海是王锦棠向我特别推荐的人。”

古海走进房间，给郦先生行了个礼问了好，将乌里雅苏台分庄掌柜王锦棠的亲笔信从怀里掏出来恭恭敬敬地捧给郦先生，然后规规矩矩站在一边看着郦先生把王掌柜的信拆开来读。

郦先生读罢王掌柜的信，抬起眼睛看了看古海。透过浅茶色的水晶石眼镜片，郦先生眼睛中的烦躁不见了，目光变得十分柔和亲切。古海猜到了王锦棠掌柜在信中一定是对自己在乌里雅苏台的表现评价不错，一颗悬着的心略略平伏下来。字号规矩，学徒在一地学习届满，掌柜是要给总号写评语的。这评语由本人带回总号，其内容不向当事人宣示。

“沙尔沁驼场情形怎么样？”郦先生问道。

古海说：“沙尔沁驼场的情形还算正常，两年之内母驼生了两千六百二十六峰驼崽，没有一峰夭折。”

“好，不容易。王掌柜说你把沙尔沁驼场管理得井井有条，你还没出徒嘛，就能管得了一个大驼场，这确实不容易。”郦先生的目光又在王掌柜的信上扫了扫，“王掌柜说你把驼场上已经报废了的几千骆驼屉子都修好了……”

“闲着也是闲着，我也是随便做的。”

“不必自谦，你大概不知道的，你修复了几千驼屉，节约是小，可是派上了大用场，救了急的！——咱字号从外路回来个驼队中正遇一批驼屉损坏，没有办法。王掌柜恰好把你修好的那些驼屉派上了用场！”

“这事我并不知道……”

“可是你无意之间已经为字号立了功！……”郦先生突然改用俄语问古海，“王掌柜的信中说你在乌里雅苏台和一个俄国人学了俄语？”

“是的，”古海也改用俄语回答郦先生，“我学的俄语不多，是从音节开始学的，是莫霍夫商店的一个伙计教的。”

郦先生用俄语与古海谈了一会儿话，询问了乌里雅苏台的一些情况。古海基本上能用俄语把要说的意思表达出来，只是为寻找一个合适的词常常要停下来想一会儿。

“王福林因号务需要调往了杭州，大掌柜身边缺个合适的人深感不便，把你从分庄召回来就是要你顶替王福林，做大掌柜的贴身伙计。”

古海原以为没了祁掌柜这个靠山，他是该走背字了。没想到鸿福大运已经来到自己的面前。他惴惴道：“我，我怕侍候不好大掌柜……”

郦先生说：“你也不必自谦，只要认真做事就是了。你已是在号七年的铺伙，咱字号的规矩也大体知晓，这大掌柜贴身伙计不是随便差人做的，是大掌柜亲自选中的，目下姓赵的小伙计让大掌柜十分厌烦，你这会儿就去吧，告诉赵小伙计，让他到这里来！”

五

深夜了，古海捧一本书坐在椅子上守候着大掌柜，时不时地把目光从书上移开看看大掌柜。夜交四更，大掌柜醒了。古海赶快放下手里的书。

大掌柜以两只肉锤支撑坐起了身子，古海给大掌柜披上一件衣服，让大掌柜靠着枕头坐好。

“您觉得身上还难受吗？”

“都睡了好几天了，也该歇过来了。我知道自个儿没什么大不了的毛病，就是累了。你给我倒碗水。”古海去倒水时大掌柜的话又追上他说，“水里放点盐，我这嘴里寡得很！”

喝了水大掌柜坐在炕上喘了一会儿气，说：“给我点泡子烟，好几天没抽烟……”

“大掌柜！我看您的病要好了！”古海一边往水烟袋里装烟末一边笑着对大掌柜说。

“是吗？何以见得？”

“嗨！我打小在家时，见我爹就是这样的。”古海说，“我爹可是能吸烟呢！他要是病了，连烟的味儿都不能闻。多会儿我爹一找娘要烟抽，我娘就高兴了，说：‘你爹这病该好了！’……”

大掌柜笑起来：“有道理。”

连吸了两袋，古海还要装烟，大掌柜摇摇头说：“不抽了！行了！”

古海说：“大掌柜您再想睡一会儿吧，才交四更呢！”

“我想坐一会儿，你去睡吧，我知道年轻人贪睡，你一夜没合眼了。”

“我不困。”

“你家里是哪里啊？”大掌柜和古海聊起了天。

“祁县城东小南顺。”

“听说你爹过去在天津卫做生意？开的是什么字号啊？”

“颐和堂，做棉布生意的。我爹是账房。掌柜子和洋商较劲儿，争不过垮了，掌柜子投了海河。衙门封了店，我爹连自个儿的行李卷儿都没拿出来。”

“经营棉布如何能争得过洋人？洋人用的是大机器，日出千匹；我们还是手摇纺车，费时费力，做出的布还赶不上洋人的标布。”

“是哩！棉花都教洋人收去了。”

“是啊，花往纱来，损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我中华之货再售于我，无异于沥血肥虎，而肉袒继之！……哦，不谈这些！你爹一辈子不容易，你要好好做，将来也好好孝敬你爹娘。你家里哥几个？”

“就我一个。”

“哦！一个……是独苗哇。”

“是独苗。”

“那就更当努力了。”

“大掌柜您儿女多吗？”

“跟你爹一样，也是一个。”

“您儿子在哪里做事？”

“他哪能做什么事？才十岁还不到呢。呵呵呵……”大掌柜很难得地笑起来，目光中流溢着亲切柔和慈祥的光彩。“他才十几岁！我那个儿子啊，也不知道长多高了，这又有两年没见他了……”

谈话在一老一少之间不知不觉地进行，像春天里的扎达海河泠泠淙淙地流淌着，不知不觉间古海也就不再紧张了。

“刚才你在看书吗？”

“是。”

“看的什么书啊？”

“《盛世危言》，我是从您枕边拿的。您不生气吧？我是怕自己睡着了。”

大掌柜摇摇头：“你跟着我是要吃苦受累的。”

古海说：“大掌柜您屋里的书真多，您看这炕头炕尾、书案上、书架上，到处都是书。”

“你知道胡雪岩这个人吗？”

“知道，是个官商二品的红顶商人……”

“对，当今胡雪岩是中华之地最大的商人了，他的买卖未必值得我们效仿，但胡雪岩有句名言，我以为十分有理。他说：‘做生意最要紧的是眼光，你的眼光看到是一个省，就能做一个省的生意；看到天下，就能做天下的生意；看到外国，就能做外国的生意。’这句话说得好哇！我们做大生意的人，眼光要看得到生意以外的东西才行；做生意的人，其实不能整日里眼睛只是盯着买卖。眼光要放远大一些，心里头要多装一些事情才行。郑观应的文章你能看懂吗？”

“我觉得他的《商战篇》颇为新颖。”

“好，那你就给我念一段听听。就读他的《商战篇》吧。”

“自中外通商以来，彼族动肆横逆，我民日受欺凌，凡有血气，孰不欲结发厉戈，求与彼决一战哉？于是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制水雷，设海军，操陆阵，讲求战事，不遗余力，以为而今而后，庶几水栗而山乎？而彼族乃至至然窃笑其旁也，何则？彼之谋我，嗜膏血，匪嗜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方且以聘盟为阴谋，借和约为兵刀，迨兵精华销竭，已成枯蜡，则举之如发蒙耳。故兵之吞并，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厌欲，孰得而谁何之哉？吾故得以一言断之日，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然欲知商战，则商务得失不可不通盘筹画，而确知其消长盈虚也。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请先就我之受害者，缕析言之。大宗有二：一则曰鸦片，每年耗银三千三百万两；一则曰棉纱棉布，两种每年约共耗银五千三百万两，此尽人而知为巨款者也。不知鸦片之外，又有杂货约共耗银三千五百万，如洋药水、药丸、药粉、洋烟丝、吕宋烟、复湾拿（哈瓦那——笔者注）烟、俄国美国纸卷烟、鼻烟、洋酒、火腿、羊肉脯、洋饼饵、洋糖、洋盐、洋干果、洋水果、咖啡；其零星莫可指名者尤夥，此食物之凡为我害者也；洋布之外，又有洋绸、洋缎、洋呢、洋羽毛、洋漳绒、洋羽纱、洋被、洋毯、洋毡、洋手巾、洋花边、洋纽扣、洋针、洋绒、洋伞、洋灯、洋纸、洋钉、洋画、洋笔、洋墨水、洋颜料……

“夫所谓通者，往来之谓也，若止有来而无往，则彼通而我塞矣。商者，交易之谓也，若既出赢而人绌，则彼受商益而我受商损矣，知其通塞损益，而后商战可操胜算也。

“古语云，独任生奸，偏听成乱可不戒欤？既设商务局以考其物业，复开塞珍会以求其精进，赏牌匾以奖技能。考《易》言‘日中为市’。《书》言‘懋迁有无。’《周官》有市政之官贾师之职。《大学》言生财之道。《中庸》有百工之条。是商贾之学具有渊源。太公史传货殖于国史，洵有见也。商务之纲目，首在振兴丝茶二业，裁减厘税，多设缫丝局，以争印日之权；弛令广种烟土，免征厘捐，徐分毒饵之焰，此为鸦片战者，一也。广购新机，自织各色布匹，一省办妥，推之各省，此与洋布战者，二也。购机器、织绒、毡、呢、纱、羽毛、洋衫裤、洋袜、洋伞等物；炼溱沙，造玻璃器皿、炼精铜、仿制钟表，惟妙惟肖，既坚且廉，此与诸用物战者，三也。

“考日本东瀛一岛国耳，土产无多，年来效法泰西，力求振作，凡外来货物，悉令地方官极力讲求，招商集股，设局制造，如有亏耗，设法弥补，一切章程，听商自主，有保护而绝侵扰，用能百废具举，所出绒布各色货物，不但足供内用，且可运出外洋，并能影别洋货而售于我。

“……夫日本商务，既事事以中国为前在，处处借西邻为先导，我为其绌，彼形其巧，西人创其难，被袭其易，弹丸小国，正未可谓应变无人，我何不反经为权，转而相师用因，为革舍短从长，以我之地大物博，人多财广，驾而上之，犹反手耳。天如是，中国行将独擅亚洲之利权，而徐及于天下，国既富矣，兵奚不强？窃恐既富且强，我纵欲邀彼一战，而彼族且怡色下气，讲信修睦，绝不敢轻发难端矣，此之谓决胜于商战。”

一篇商战论从头到尾读完，古海抬眼看见大掌柜不但毫无倦色，反而精神愈显振奋，双目熠熠地有亮光在闪动。就听大掌柜问他：“古海，文章读是读过了，可郑先生讲的意思你

明白吗？”

“大体上能够明白，郑先生的语言已近白话了，好懂的。”

“少时在家读过几年私塾？”

“六年。”

“那就是说《中庸》《大学》都读过了？”

“读过。”古海说，“可惜像先生的《盛世危言》未曾见过的。这书中的道理讲得实在是好！大掌柜，我是第一次读到郑先生的文章，有如饮甘泉之感。”

“有振聋发聩之力！可惜，我们的朝廷没有人理睬郑先生的宏论。日后你在我的身边，要抽空子多读一些书，四书五经当然不可不读，然新书更要重视，像林则徐编的《四洲志》《华事夷言》；魏源的《海国图志》都属必读之列！我们做通司生意的，对外国的事都要尽可能多知道一些，所谓知彼知己嘛！”

“大掌柜，我从乌里雅苏台回来时有一位俄国朋友送我一箱子书。”

“你能读得懂俄文？”

“只能知其六七，其余部分就靠臆断猜测了……”

“那也不容易！……噢，我想起来了，听郦先生讲你跟一个俄国朋友直接学的俄文？”

“是哩，是莫霍夫商店的一名伙计，年龄与我不相上下，名字叫米契诃·康达科夫。”

“莫霍夫商店，我知道，就是莫霍夫新成立的西伯利亚茶叶公司开在乌里雅苏台的分公司。”

大盛魁 1 第六章

一

一连数日在屋里待着，大掌柜觉得十分憋闷，这一天自觉精神好些就决定出去逛街散心。大掌柜在古海的陪伴下躲避着涌动的人流，在人群的缝隙间慢慢地走着。冬标旺季往来赊欠的交割量是十分巨大的，期间难免遇到一些难结的账目需要字号最高决策人出面定夺，但大掌柜还是把这些事全部甩了手，都交给了郦先生带领着总账房、大账房和经营部门、交际部门的二十几个掌柜子们去办理。正好他也有病，能够推得开。这会儿大掌柜出来走走，躲躲清净，是要好好考虑一下标期结束之后紧跟着就要召开财东会议的问题。生意越来越难做他倒不怎么烦心，最让他头痛的是日趋紧张的大盛魁内部的财伙矛盾！

大盛魁是一家特殊的商号。一般商号在成立之前，首先要集资。凡是垫资入股的人，就是这家商号的财东。不用说，财东对于商号是有最高决策权的，从字号的人事到经营大略都有不容质疑的决策权。可是大盛魁在它成立之初并非是合资经营，只是人力合股。就是说从字号成立开始就没有人为它出过资本，所以大盛魁初时是没有财东的商号。财东在大盛魁内出现是三个创始人死去之后的事情。号伙为表追念，给王、张、史三个创始人每人在万金账上记了一个“永远身股”，也叫死人股，由三姓后人到期分红。永远身股还不是财股，一直到了王廷相入号前不久，在干廷相的前任大掌柜手上，才将永远身股改为财股。

大盛魁从肩挑小贩发展成为塞上最大的通司商号的全部过程中，从来都只强调“人力合伙”的性质，号内大权概都集中于掌柜之手。当任掌柜不仅是任期内号事的最高决策人，而且对继任大掌柜的选定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王廷相本人就是经前任大掌柜举荐，由号伙公议，经财东会议批准上台的。大权集中于归化总号，总号又集中于大掌柜一身，这是大盛魁两百年来形成的一个特殊传统。

但是自从出了财东之后，大盛魁内部就渐渐地不那么平静了。尤其是到了王廷相接任大掌柜之后，大掌柜的几近是绝对的权威就不断地受到来自财东方面的挑战。早年间在“永远身股”阶段，三位创始人的后代们只能在每隔三年的结账会议时前来领取各自的红利，对号内之事是无权过问的。但是自从把“永远身股”改为财股后，事情就复杂了，财东们有了财东的身份就要求得到相应的财东权利。提出了三年结账期，掌柜要像别的商号一样向财东呈

送“太平清册”，汇报字号的经营业务；请财东参加结账会议；财东有权对号伙实行赏罚；财东有权决定号内的人事安排；财东有权决定字号今后的经营方针……所有这些要求在王廷相前任的大掌柜手里几乎都得到满足了。几十年内财伙相安无事，那是因为刚刚做了财东的三姓创始人的后代，明知自己的祖先并未为字号出垫过资本，如今他们做了财东，还能享受财东的权利，就心满意足了；一般号内大事大掌柜子怎么决定他们都不加干涉，只管自己到时分红就是。

可是到了后来，一代又一代的财东们繁衍越来越多，至如今万金账上的财东户头上已经多达二百一零六户；财股经过百十年的逐步碎裂，落到每个财东头上的股份就越来越小、从厘裂变为毫，从毫裂变为丝。每股就是十万之巨的红利，最后落到每户财东的头上也得不了多少银子了。像张杰的后人张志节分红的份额就小到了千分之三！俗话说：好家业经不住三股子分。如今可是二百零六户财东分三股红利！于是财东们就不安分了，不断地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欠债的要求字号，为他们“剃头”（还债）；子女要求字号给他们安排；财东和掌柜伙计分成比例要求重新确定，当然是要给财东多占了；向字号提出借款要求；要求字号允许财东家人在号内食宿……每到三年结账期，二百零六个财东都来参加会议，人多口杂，吵闹不休，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大掌柜一想到财东会议，简直就比遇上最棘手的商务都头痛！他这些日子的烦躁乃至生病，都和这即将到来的财东会议有关。一想到二百零六户财东都住在城柜的客房，吃在号内的小厨房……那乱糟糟的场面，大掌柜的头皮就一阵阵地发麻！这些人可不比往来客户，有礼貌懂规矩，吃几天住几日谈完生意走人。这是财东！都认为大盛魁是他们先人创下的基业，唯他们才是字号的主人。许多财东户连他们祖上是如何创业的，垫没垫过资本全不知晓，只知道一味地摆财东的架子，提财东的要求。至于字号经营上的困难，什么俄商进入喀尔喀了，官府增加厘金税收了，一概不懂，也不想知道。

大掌柜一路慢慢走着，想着如何能把这个难题解决了。他想，解决财东干预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财东会议改为财东代表会议。三姓财东各推一名代表出来，把二百零六人的财东会议变成三个人参加的三姓财东代表会议……

大掌柜的心事古海不知道。他走在大掌柜的身边，目光在街面上浏览着，为归化城这些年的变化而感慨。四年前他离开归化前往乌里雅苏台时，归化城最高的建筑物是清真大寺！他曾在一回民朋友的带领下登上过那镶着弯月饰物的塔楼。站在清真寺的塔楼上，不但归化城的街道、寺庙一览无余尽收眼底，还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城东五里之外的绥远城。如今在清真大寺的对面，隔着扎达海河耸起了一座更高的建筑——天主教堂。教堂的两个尖顶直插云端，要高出清真大寺许多！教堂白铁皮的坡形屋顶在阳光下反射出一片刺目的白光；一阵阵陌生的钟声“铛——铛”地从教堂顶上的钟楼传来。庆凯桥头依然和四年前一样热闹，但是就在桥头斜对面的街口上，一家新开的店铺的巨大招牌又使古海吃了一惊，那招牌横着挂在门额上，上书两行字，上边那行字是英文，古海不认得，下边用镏金汉字写着“怡和商行”四个大字。

“大掌柜！那怡和商行是哪国人开的买卖？”古海问大掌柜。

“是英国人开的。”

“那天主教堂呢？”

“是比利时人盖的。”

沿着扎达海河左岸，在原来的宝房旁边也出现了一个装饰一新的铺面。这回古海不用再问了，从那招牌上的英文字母就知道了那也是一家英国人开的店铺。

北城门的瓮城那儿传来一阵急促响亮的锣鼓声。“瓮城那儿有戏，我们去瞧瞧！”大掌柜说着随着从四面八方拥向瓮城的人流向那边走过去。

戏还没有开，瓮城间的野戏台子下已经黑压压地挤满了人。坐在戏台左边角上的音乐班

子奏起了山西梆子曲，胡琴、打击乐热闹地奏着，加上那两支唢呐的高昂声调，热烈得有些疯狂的音乐震耳欲聋，把戏台下的人群的嗡嗡声压制下去了。后来音乐渐渐暗下去，一个鼻梁子抹着白的丑角走到台中央，手里拿着一副竹板敲击着，合着音乐唱着一段顺口溜：

一九冬至一阳生，
归化城街上闹哄哄；
来的把式都有名，
“喜儿生”“秃蛋”“飞来凤”。
二九天数小寒，
“秃蛋”唱一出《红霓关》；
“飞来凤”唱的是《长寿山》；
“喜儿生”唱的是《吕布戏貂婵》。
三九硬冻通地冰，
代州来个千二红；
他唱的是《捉放曹》和《取西域》，
赵匡胤报仇《三下河东》。
四九天冷生生，
归化城来了个石榴红；
唱的是《四郎探母北天门》，
《五陵阵》上孙伯陵。
四十五天数五九，
归化城来了个“鸡毛丑”；
他唱的是《梅降雪》《万花船》，
《四郎探母》的丑丫鬟。
六九头打正春，
“刘小旦”来到归化城。
他唱的是《石秀杀嫂》潘巧云，
《关王庙》的玉堂春。
……

丑角又念又唱满场子扭，说到六九节气从后台上牵出个人来，一边合辙合韵地唱着就把那个人介绍给了观众。古海见那个人身形甚为熟悉，定睛一看却是他的姑夫姚祯义！四年未见姚祯义身体更见发福，肚子也腆了起来，穿一件府绸面子的皮袍，手里捏着一个红帖子向台下弯躬作揖。原来这场戏是归化城的鞋靴社出钱雇请的。古海听那丑角介绍才知道，姑夫如今做了鞋靴社的社长。

归化风俗，每年冬月驼队归来，各行社都要出钱请戏班子唱戏。一来为一年辛苦庆贺热闹，二来也为慰劳远路风尘归来的驼队，同时也借请看戏的机会拉拢客户、相与。大商号大商社事先出大钱包了像宴美园之类的带筵席的戏馆子，一般实力单薄的小商社、行社就请野台戏了。彼时各种商社、行社和同乡会馆也有几十家之多，行行社社都要请戏班子的。各路班子的戏从一九天一直要唱到九九又一九方告段落。

说话的工夫姚祯义的身影在台角上闪了闪不见了，那丑角也边唱边退了下去。音乐猛然地响起来——戏开演了！

台下观众越挤越多，大掌柜被人群挤着身体不能自主，古海一个人无论如何也排不开前后左右拥挤着的人群，不免有些担心，说：“大掌柜，这儿实在是太挤了，您想看戏晚上到晏美园坐着稳稳地看多好！”

“晏美园哪里有这儿红火……”大掌柜兴致盎然，双眼只顾盯着戏台子上。

这可苦了古海，他一会儿前一会儿后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在大掌柜身边护着。不觉间便浑身是汗了，全然顾不了欣赏那亲切的家乡戏了。

晋剧从山西晋中那样一个气温温润的盆地移植到塞上的归化城，其实和植物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生长一样，会因气候、土质的影响而改变它的特性。本来就曲调高亢激越的特点来到塞上就更加显著突出，尤其是野台子戏，它的音乐强烈急促，是一种霸王上弓式的表现方法；唱腔上也更是高亢、犷野。可惜古海只顾了照顾大掌柜，那亲切的戏文一句没有听得清楚，演员的表演就更没有看得上。只记得了一个戏名：《霸王别姬》。

大掌柜到底没能把戏看完，被人群挤得身上也出了汗，由古海护着慢慢从人群中撤出来。

不觉间日已过午，古海仰面看看太阳，说："大掌柜，回去吧，该用午饭了。"

"不忙！既然出来了索性逛个痛快。吃饭的事好说——走，咱们到烧卖馆去！"

彼时归化城的烧卖馆归茶馆经营，烧卖被视为一种茶点。客人进店点二两烧卖并不要你立刻就端上来，而是先喝茶，喝的茶只一种，就是砖茶。砖茶性阳，都是热量大的东西。客人喝茶要喝到浑身热得出了汗方要上烧卖。吃了烧卖也不急于离去，还是稳稳地坐着接着喝，一边吃一边聊。小买卖人谈生意，各种"桥"上的牙纪们拉拢生意，都是在烧卖馆里一边喝着一边谈。冬天驼队归来，生意是旺季，唱戏的是旺季，这烧卖馆也是旺季。南来北往的商客，有闲空的匠人们，挣了钱的驼户掌柜，拉骆驼的驼夫，专门由绥远城赶来的满清贵族，在烧卖馆一泡就是大半天。喝着茶听走外路的驼夫们讲异域风情，真的是别有一番情趣。

小烧卖馆人迹芜杂，可是认识大掌柜的人也少，这样大掌柜能够放松自己，喝茶喝得高兴，索性将皮帽子、皮袍子都脱了去。听着旁边两位食客聊天引起了兴趣，就插进去聊了起来。一直到日近黄昏的时候大掌柜才带着古海从小茶馆出来。

他们路过驼桥的时候遇上了一桩事，见驼桥桥头有一大群人围着，闹哄哄地不知在做什么。

"驼桥那边出了什么事儿？"

大掌柜停住脚朝桥那边看着。

"大概是又有人架了吧……桥头上历来是一个多事的地方。"

大掌柜对茶坊市井的琐事居然样样感兴趣，这使古海大惑不解。从上午出来，现在已几近黄昏，古海怕大掌柜累着，也为大掌柜的安全担心，不免神经就有点紧张。见大掌柜很有向桥头移步的意向就问："大掌柜，您该回去了。病体初愈，怕累呢。"

"好吧，咱们回。"大掌柜一边说着一边仍然扭着头朝桥头那边看着，挺不甘心的样子。

刚走出没几步，忽听后边响起一阵喊叫，就见人群像一股灰色的旋风朝他们这边刮过来。在人群的前面跑着一个人，神情慌慌地，鼻孔里淌着血，灰布的长衫被扯破了好几处。

"站住！"

"他妈的！你跑不了。"

"打死他！"

"你跑不了的……"

"抓住他……"

……

追赶的人们在离大掌柜他们很近的地方追上了那个逃跑的人，一群人把他摁在地上殴打起来，都是一群短衣衫打扮的人。顿时斥骂声、吭哧声、拳头打击肉体发出的嗵嗵声、挨打人的嚎叫声就飞扬起来。

这突然的遭遇使古海不知道如何才好了，他猜测是遇上桥牙子斗殴了。他知道在归化桥头上混饭吃的大都是一些市井上的既粗野又狡猾的角色，这些人有时候讲道理讲义气，有时候蛮横无理，很不好对付。他看看大掌柜，见大掌柜对他说："告诉他们——别打了！有什么话好好说。"

“别打了!”古海冲上去抓住一个人的胳膊把那人拽出了人群，对那人说，“有话好好说，干什么要打人。”

“喔呵!”那人扭回头来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打量着古海，拉长声调说道，“这是谁家娘们的裤裆没系紧把你掉出来了，撒泡尿照照自个儿的样儿一你算哪一路的神仙？你也敢管这归化驼桥上的事？”

古海被那人噎得一下说不出话来了。

大掌柜伸出秃手把古海拨了一下，面对那个面相凶狠的大汉说：“这位师傅，请问这个挨打的人犯了什么过错？”

“他犯了什么错？”大汉上下把大掌柜打量了一番，答道，“他想抢我们桥牙子的饭碗!”

“此话怎么讲？”

“怎么讲？常言道国有国法，行有行规。这归化驼桥自有它的规矩，这里自古以来是驼桥十大股的地盘。不是任谁想来吃他就能吃的!”

“这我懂，”大掌柜说，“看来这个人是冒犯了诸位了。”

“对啦——他冒犯了爷们啦!”

“可是你们打他又有何用？”

“自然有用，一来教他吃点皮肉之苦也好记着些教训，二来是教他把所吃的佣钱吐出来!”

“那佣钱是多少？”

“现在说多少也没用了，他已经把钱花了。”

大掌柜道：“你说个数!”

“是十五两银子!”

“好，我给你们十五两银子，你们把他放了吧。”

大掌柜给古海一个眼色。古海掏出一把碎银子在掌上数够十五两交在那大汉的手里。

“别打啦——别打啦!”那大汉止住了众桥牙子。

人群散开，看见倒在地上的人已经是鼻青脸肿鲜血淋淋。古海上前把那人扶起来，四目相对古海一下子怔住了，“怎么？难道说你是林掌柜？”

“正是敝人……”林掌柜羞愧难当，抓住古海的胳膊咚的一声跪了下去，“小掌柜！你的大恩大德我林某记下啦。”

古海慌忙说：“不是我！是我们大掌柜要我这么做的。”

“啊！原来是大掌柜在此，我林某前世修了福，今日见到大盛魁的大掌柜啦!”

林掌柜趴下便磕头。

“不敢当……不敢当!”

大掌柜赶忙伸手去扶林掌柜，一双秃手暴露出来。

此情此景把众桥牙看得都愣在那里了。领头的喊了一声，桥牙子们齐齐地跪下了一片。那领头的说：“大人不记小人过，大掌柜，小的们实实是不知道您老人家到了！今日冒犯了虎威，实在是该死！该死!”

那大汉把十五两银子赶忙还给古海。古海推辞再三，桥牙子们还是不敢收。眼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古海搀着大掌柜很快离开了。

晚上要就寝的时候大掌柜想起了下午的事，问古海：“那个姓林的掌柜是怎么回事？”

“林掌柜可惨啦！他原本是乌里雅苏台的零售商，林掌柜的店铺就在乌里雅苏台的正街上，挨着关帝庙的左边，五间铺面后面套着一个大院儿。林掌柜的店铺在乌里雅苏台街上算是大买卖了!”

“林掌柜的买卖是怎么塌的？”

“怎么塌的？让伊万挤塌的!”

“噢！我知道了。伊万挤塌的那家买卖就是这个林掌柜开的？伊万先是租了林掌柜的两

间铺面半座院子？”

“对！”

“后来就整个把他的生意都吃了？”

“是的。”

“听说伊万把林掌柜的两名伙计也聘过去了？”

“是哩！那两名伙计是他妈的汉奸，其中一个还入了俄国的国籍！”

大掌柜叹了一口气，没再问古海什么。

二

义和鞋店静悄悄的，原来迎街的两间铺面扩成了三间，门脸也重新装修过了，墙上镶嵌了褐色的带釉的瓷砖，亮花花的闪着光；屋檐下的护梁拿红棕色的油漆刷过，几十根暴露出来的整整齐齐的椽头上都刷着绿油漆；门楣上挂一横匾，也和英国人新开的怡和洋行一样，镏金凸字镂刻着“义和鞋店”四个大字，魏碑字体遒劲有力；朱红的一对大门使整个店铺看上去显得盈实富足漂亮排场。不用问古海就知道这些年姑夫的生意做得不错，自然是为姑夫高兴。

大门闭着，里面没有上闩，自家人也勿需敲门过礼，古海推开门径自走进去。大门内的走廊左右各有一个门通向两边的铺面，门都虚掩着，古海一一推开看了都没有人。案台上整齐地摆着已经绱好的俄罗斯高筒马靴和西伯利亚人冬天穿用的棉翁得。往里走，小院还和从前一样，东西各两间厢房仍还是制靴车间。看看，都没有人。再往前走就发现变化了，原来的三间正房里中间的一间前后打通变成了一个过廊，剩下的两间也做了车间使用。穿过过廊里面又套出了一个小院，也是三间正房东西各两间厢房。但是这新辟出来的套院内的房子与前边的大不相同，一律是全砖全瓦的砖木结构，院子的地面上也和房屋墙似的从过廊一直通向上房的屋门。可以看见装了玻璃的上房屋内的窗台上摆着若干盆花，一朵海碗大的红色绣球梅正鲜艳地开放着。依旧是看不到一个人，小套院里有一种温馨闲适的家庭气氛透出来，显得幽静宜人。在屋门前古海停住了，站在那里喊了一声：“姑夫！”

“是谁呀？”

应声出来的不是姑夫姚祯义，却是一个美艳得有些奇异的年轻妇人。那妇人深眼眶蓝眼睛皮肤白得透明，一看便知不是中原的人种。她的上身穿一件可身的粉红缎面的小棉袄，棉袄的边上镶了葱绿色的精致滚边儿；下身穿一件翠绿缎子面儿的棉裤，脚上是一双尖俏的丝绒棉鞋，鞋面上也绣着几朵叫不上名儿来的小碎花。太阳把她的细长弯眉照成了粉红的颜色，一只白嫩的手搭在眉棱上遮着太阳，上下打量着古海，弯弯的细眉毛往上一挑笑着问道：“我没猜错的话你便是海子侄儿吧？”

“我……是古海。”古海纳闷地把那妇人连同小院一起又打量了一通，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门，“这不是姚祯义开的义和鞋店吗？”

“是啊是啊！这是你姑夫姚祯义的义和鞋店，”妇人很快地说着，把屋门打开身子往旁边让了让，“大冷的天，请进屋里说话吧。你姑夫去鞋靴社了，也该回来了。”

进门是堂屋，迎面摆了一张八仙桌，两边各一把太师椅。古海抽了抽鼻子，他闻到一股沁人心脾的香气儿。妇人将古海让了座，一边碎步小跑陀螺般地旋转着，匆匆忙忙给古海倒水沏茶，把斟了茶的杯子捧给古海。

“自打你托人捎回口信说是你已经回到了归化，你姑夫的嘴边儿就整天挂着你。他高兴的那样儿就别提了——逢人就讲：‘我侄儿如何如何地了不起，在大盛魁为字号立了几次功……现如今又做了大掌柜的贴身伙计。’还说你从小就聪颖过人，八岁便能双手打算盘，还用了个词儿，叫什么……双龙闹海！今日一见果然是不同凡响！”

古海被妇人说得不好意思了，有意把话题岔开，便问道：“伙计徒弟都哪去了？怎么前后院儿都没有人？”

“徒弟伙计们都往大盛魁送货去了……你干坐着做什么——喝茶呀！”

妇人说着起身又为古海斟茶。妇人柔软的腰肢在古海的眼前晃动着，一股诱人的异香飘进了他的鼻子。古海皱着眉头把那奇异的香气吸进了肚子里，同时就觉得一颗心在胸膛里咚咚地乱跳起来。他强迫自己把目光从妇人的身上移开了。

说话的工夫姚祯义就回来了。他把疑惑的目光在古海的脸上停了那么一小会儿，立刻大步跨过去又惊又喜地喊了出来：“这不是海子吗？！”同时拿巴掌在古海的肩膀上使劲儿地拍着：“啊呀！真是的，让我都快认不出来了！哎呀！长这么高了！”姚祯义离开古海一点上上下下仔细地把古海打量着：“比姑夫都高出一头了！也有了胡子……”

“嘿嘿……这又过去四年了嘛。”古海笑了，姑夫的真挚感情让他感动。

“三年头不见你回来，我就有点着急，怕你出什么事儿。我到大盛魁总号问了好几回，说你在驼场上呢！”

“是祁掌柜安排我到驼场的。说起来我还是沾了姑夫的光，祁掌柜对我特别关照也是看姑夫的面子。”

“祁掌柜是好人，有情有义！只可惜在乌里雅苏台栽了跟头，如今被贬到汉口做了马庄的掌柜。好在大掌柜似乎并不知晓我与祁掌柜的这一层关系，或者是大掌柜大人大量并不计较，不然怎么会让你做他的贴身伙计呢？”

“大掌柜不是那种鸡肠小肚的人。”

“这下可好了！在大掌柜身边做事，前途无量啊！你看王福林，离开大掌柜，一下子就做了杭州分庄的坐庄掌柜。在大掌柜身边有一点不好——就是身子不自由，太忙了点儿。”

“是哩，自打回归化就一直忙。适逢过冬标的日子，又赶上大掌柜生病……”

“那是那是，大掌柜可不得闲。你在大掌柜身边又怎么能不忙呢？……今日是怎么得空的？”

“是大掌柜特意给我的假，让我看望姑夫的。”

“大掌柜也真是的……”姚祯义激动得双眼直放光。

回屋坐了不大一会儿，伙计徒弟们都回来了。福生和姚祯义的好几个徒弟古海都认识，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地说起话来。

从徒弟堆里走出一个汉子，一把抓住古海，直通通地问：“我盯着你看半天了，你真的认不出我来？！”

古海一怔，被汉子右脸上的一个很深的伤疤吓了一跳，他仔细地观察着这个人的脸，还是没有认出来。他看到那汉子眼睛中兴奋的火星暗淡下去，失望地摇摇头。

“这，这是杰娃！”姚祯义在旁边忍不住了。

“呜哇！”古海叫了起来，抓住杰娃的肩膀拼命摇晃着，拿拳头捶打杰娃的肩头，“你怎么不早说？！”

“我就想试试你还能不能认出我这个丑八怪老乡！”杰娃笑起来，拿手指头戳着自个儿脸上的伤疤。岁月把杰娃心灵上的伤痕抚平了，他早已不再把脸上的伤疤当回事情。

古海口头还不敢问，见杰娃自己都不在乎，就把心里的疑问说了出来：“怎么回事？把自己的脸弄成这副样子！是和人打架了？”

“不是和别人打，是自个儿和自个打架弄下的！”杰娃自嘲着说，“再以后你只要记住我脸上的这个伤疤，就是隔一百年也忘不了啦！”

“真是的……”古海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总之老朋友见面是高兴呢。

姚祯义见福生和另几个曾经和海子相处过的伙计都围着古海一个劲儿说话，他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说：“好吧，你们先聊着——别光站着，到屋里去！我回去给盼儿说一声，叫她买菜备饭，今儿个咱们好好喝一顿！”

那个被姑父称为“盼儿”的女人上街之后，姚祯义把古海叫到小套院儿。姚祯义刚刚把

屋门在身后边关上，姑侄两个之间的冲突立刻就爆发了。

“姑夫，刚才那个女人是咋回事？”古海连坐都没坐就首先向姑夫发难了。

姚祯义正待向古海解释“盼儿”的事情，没想到未等他开口先被侄儿打了个措手不及，一时间结结巴巴地竟答不上话来：“这……你，你先坐下……听姑夫慢慢和你说。”

“有什么好说的？！事情这里明摆着！如今姑夫你在归化城也算是有名有姓的人物，担当着鞋靴社长之职，如何能做出这等下作的事？”

“你听我说嘛……”

“你也不打听打听！”古海容不得姚祯义解释，“归化城加上绥远城，有谁不知道盼儿这个二毛子窑姐？！那可是顶风臭十里啊！六年前墨掌柜被她害死，闹得满城里沸沸扬扬！你忘了？！”

“咱一个开小鞋店的，又不比大盛魁大字号，没那么多规矩……”

“义和店不比大盛魁这我知道，姑夫你辛辛苦苦创下这么个摊子也不容易，可是讨小也不能讨她这样的呀！”

“她不是……省钱嘛！”

“省钱就不管什么货色都往家里拣呀？你把她当做宝贝样供着可以，可我如何称呼？——我叫不出口！你不嫌丢人，我的脸上还挂不住呢！”

“你这是怎么……”姚祯义眨巴眨巴小眼睛开始反击了，“你这是教训起我来了？教训起姑夫来？！呵呵！你是不是觉得翅膀硬了？连姑夫都瞧不起了！你眼里还有没有个长幼尊卑？别忘是谁从小南顺把你带出来的？别忘了是谁作保你才进得大盛魁那高门槛？告诉你海子——这小我已经讨下了，你是认也得认，不认也得认！”

“我不能认！”

“好……好……”由于生气姚祯义的脸都白了，嘴唇一个劲儿地哆嗦，指着古海的鼻子说道，“如今你的翅膀硬了，不把我这个姑夫放在眼里了！好，你既然不认盼儿，我也高攀不起你这个侄儿——你走吧……”

古海一跺脚返身走出了屋子。

在义和店不远的街上古海迎头撞上了采买回来的盼儿，一只沉甸甸的篮子挂在盼儿的手腕儿上，里面装满了新鲜的蔬菜还有肉。

“海子，你这是要到哪里去？”盼儿笑盈盈地问。

古海一句话没说，在鼻子里哼了一声，从盼儿的面前走过去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把拳头往紧里使劲攥了攥。

相隔了整整四年，古海和姚祯义都没想到他们头一次见面竟然落了这么个结局。

说起来盼儿也是一个苦命人。盼儿是出生在唐努乌梁海的一个二毛子小姐，是俄国白种人和唐努乌梁海本地的约索特族人生的混血儿。唐努乌梁海的二毛子小姐以其特有的美丽和凄惨遭遇而广为流传，在归化尽人皆知。在喀尔喀草原的西北靠中俄界山萨彦岭，南抵唐努山脉，两山之间夹着一个狭长的地带，这就是唐努乌梁海，这是一片多山的土地，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翠绿无边的草原，山岭的轮廓都十分柔和缓延；在山间的草原上到处都是宁静的湖泊，水草丰腴；大叶尼塞河和小叶尼塞河都发源于这片宁静美丽的山地；但就在这片宁静美丽的古老土地上却演出了一幕人间悲剧。《中俄北京条约》签定之后，中俄边境实行了免税贸易，俄国商人纷纷拥向唐努乌梁海，他们借毗邻之便在这里建商站、修仓库、开店铺，人数越来越多。在经商的同时为唐努乌梁海造出了一批又一批混血儿，奇怪的是这些混血种的“二毛小孩”绝大多数又都是女孩子。她们金发碧眼皮肤细白，十分惹人喜爱。盼儿就是这些美丽的二毛子小姐中的一个，命运并未因她的美丽而垂怜于她。作为生身父亲的俄国商人——盼儿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根本对她的出生不负责任，而母亲的家族又把她的降临视为奇耻大辱。盼儿降生不久便被遗弃了，是一个在唐努乌梁海做生意的归化人收养了她，

把她带回了归化城，胡乱给她起了个名字叫盼儿。盼儿十三岁养父去世，无依无靠的盼儿沦落到了吉兴里成了一个妓女。

奇异的美貌给盼儿带来许多钱财，但是她对义和店里的学徒，一概都是客客气气不敢张狂。

走到大街上盼儿就觉得心情轻松了，耳朵很愉快地倾听着市场和街道上嘈杂的人声，心里感到十分痛快。她自从嫁给姚祯义就很少走出义和店那个小套院儿，经常是半月二十天足不出户，套院儿的门整天关着，姚祯义手下那些徒弟们都难得看到她。盼儿从姚祯义身上获得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父亲般的爱——姚祯义的年龄长她一倍，只有在夜里当丈夫趴在她身上的时候，才表现出男人所应有的热情；其余的时间里姚祯义对她很少有亲昵的夫妻应该有的举动。他吩咐她沏茶，吩咐她点烟、做饭，有时候那态度又像主人使唤丫头。姚祯义对她说："这叫做上炕是夫妻，下地是君子。"

姚祯义一方面对盼儿与众不同的美产生着迷恋，另一方面常常在欣赏小妾那张白嫩的脸蛋时对她的深眼窝和蓝眼睛感到恼怒，这种二毛子的特征让他脸上觉得很不光彩！于是姚祯义就不准她出门，只让她在家里守着。这种感觉使姚祯义的心灵上结了伤疤。如果他回到家里来不高兴了，那十有八九就是在外面被人有意无意地触痛了他心上的伤疤。这种时候盼儿难免一场皮肉之苦。姚祯义会咬着牙把她的衣服扒光，在她的大腿上、屁股上落下他恶狠狠的巴掌，打得她皮肤肿胀起来，流出血。他做这些事的时候自己不作声，也不允许盼儿叫出来，常常一打就是一个时辰。可是打完之后，过不了多久，姚祯义又会把她爱抚地搂在怀里，为她按摩着屁股上、大腿上的肿胀的地方，拿言语来安慰她，向她道歉，然后下来就爬上她的身子。是姚祯义不嫌弃她，将她从妓院中赎了出来，姚祯义不但是她的丈夫更是她的恩人！她对生活还是抱着希望的，妓院毁掉了她的生育能力，丈夫专门把大夫请到家里来，给她号了脉开了药方子，医治妓院里留给她的病。她正在热心地天天熬药喝，期盼着自己肚子里能为丈夫怀上一个孩子。作为一个女人，她渴望着做母亲。

这天夜里厄运又一次不可避免地降在了盼儿的头上，整整一夜姚祯义都不让她睡觉，像以往的每一次折磨一样，扒光她所有的衣服，在她大腿根上、胸脯上拧出了密密麻麻的紫色血印子。

姚祯义打累了，喘息着停了手。后来呜呜咽咽地兀自哭了一顿，觉得心里轻松了许多。他抹着眼泪，注意到了盼儿紧闭双眼不哭不闹不声不响就那么静静地躺着，于是，怜惜的心情又把姚祯义拿住了，姚祯义爬到盼儿的身边，双手轻轻地抚摩着盼儿白嫩的脸蛋，寻找着眼泪。但是他什么也没找到，盼儿的脸上像火烧似的都有点烫手。"别怪我，盼儿，我也是心里难过才这么做的……"

可是盼儿仍然一动不动，双眼紧闭着。

姚祯义开始亲盼儿，嘴唇在她光洁的额头上触摸着，渐渐移到盼儿的眼睛上；接着亲盼儿修长圆润的脖子、饱满而颤动的乳房、平滑细腻的肚子……在盼儿小腹下面姚祯义的嘴唇停了很久，他的亲吻印遍了盼儿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一直到她那十个小巧的脚趾……

后来姚祯义就爬到盼儿的身上发疯般地做起爱来。姚祯义一边不停地做爱，一边又呜呜咽咽地哭起来，在嘴里断断续续地诉说着："盼儿！——我的心肝……我不能没有你！你就是要我的命也没办法。没有你我干脆就活不了啦！就是这么回事儿。海子！你还小……你体会不到姑夫的难处……我活了快一辈子的人了，我对不起我自己！我离乡背井在这里做生意，我把人间的罪都受够了！你不会知道的……我把盼儿娶回来，做出让晚辈瞧不起的事……我也知道自己脸上无光！可是……这人活着为了个甚？我辛辛苦苦离乡背井在归化闯荡几十年！我图个甚？我，我总得有个乐趣呀……你知道吗？盼儿就是我全部的乐趣！我不能没有她！如今海子你也是二十多岁的人了，你也该知道做男人的心……就是明明知道盼儿会要了我的命，这个枯井我也栽定了！我是一日不见着她神魂都不能安稳……我要她！我要……我

要……我要！”

这一夜姚祯义一直弄到大汗淋漓精疲力竭，方才睡去。

春节的时候姚祯义和海子和解了。年三十的午夜，古海回到了义和鞋店，是姚祯义打发福生把古海叫回来的。一进门，就见姑夫已经把饭菜摆好了，单等着他呢。屋子里静静的，姑夫陪着一个年轻的掌柜坐着，见古海进得门来那人叫了一声一下从椅子上蹦起来抱住了他：“海子！”

容不得他仔细辨认，只是凭感觉他知道这是靖娃。靖娃和古海一样，在天义德归化城柜学满三年之后，被派往恰克图的天义分庄。靖娃在恰克图按规矩待满三年后，回到归化已经一年有余。有了七年的资历他也不必像过去那么拘谨了，向大掌柜打了招呼便来了义和鞋店。姚祯义的徒弟大都是当地人，过年大家都散了各自回家，年根上就只有杰娃和大徒弟福生在，五个人在一起有说有笑高高兴兴地喝起酒来。

吃着喝着说着笑着，有一会儿古海伸筷子夹菜的时候目光在杰娃和靖娃的脸上掠过，心里就产生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觉得靖娃和杰娃非常陌生，就像是根本就不认识的人似的。他努力地在记忆中搜索着少年时代靖娃和杰娃的样子，都是以小南顺的村庄和田野为背景展开来的，画面模糊不清就像是罩在纱的后面，眼前的面孔无论如何与那些少年时代的画面对不上号。高大沉稳的形象，说话的声音都变成了那种深厚的成年男子声调；每个人的脖子上都突出着一个核桃大的喉结，就像人工装置上去的机械玩意儿，随着吃东西喝酒上下滚动着；靖娃脸上少年时代的滑稽调皮连一点影子也找不到了，少年时代杰娃的顽皮被一种成熟的沉稳所代替……古海想，大概自己也变得让人难以辨认了吧，如果他不说出来，此刻他就是站在自己爹娘和杏儿的面前，他们怕是也不敢相认的，一种从未有过的沧桑感涌上了古海的心头。他摇摇头笑了。

“你独自一个笑什么？”坐在古海对面的靖娃问道。

古海说：“我想起咱们小时候的事情……”

“哦，你说起小时候的事情，我还正要告诉你—咱俩都上了杰娃的当了……”

“你指的是什么？”古海不明白靖娃的意思。

“你让杰娃自己交代！”靖娃目光甩了一下身边的杰娃。

杰娃未曾说话脸先涨红起来，讪笑着把一块肉丢进嘴里嚼着，他的样子完全是一个匠人师傅了。“日他！我也不是故意的，我是上了自己媳妇的当。”

“你们在说什么？”古海还是不明白。

“说什么？”——靖娃夸张地睁圆了眼睛，“告诉你吧，至今你还蒙在鼓里呢！如今杰娃的儿子都六岁啦！这回明白了吧？！”

“哦，哦，——儿子？”古海奇怪地看着坐在他对面的杰娃，好像不认识似的凑得很近地观察着杰娃的脸，猛然想起七年前他三个人之间的针对各自媳妇的盟约，以手击额，说，“原来你背叛了我和靖娃！儿子都六七岁了！你该当何罪？！”

“我知罪！”杰娃痛痛快快地答应着，“你们说如何惩罚我都接受。”

“怎么回事？”姚祯义不明白海子他们三个人在打什么谜。

靖娃把七年前他们三个人的小儿把戏说了一遍，众人一听全都大笑起来。

“是啊，”姚祯义颇为感慨，“想当初我带你们三个人出来的时候，你们都还是什么事也不懂的小儿呢。如今眨眼的工夫就都长成大人啦！个头都比我高了。真是呢，这会儿站到你们爹娘面前怕是一下子也未必敢认哩！”

靖娃说：“在恰克图那边我也没打听到张有叔的消息……”

说到寻找张有的事福生也知道，他曾经帮着打听过：“这都二十大几年了，到处也打听不到他的下落。”

“我爹娘身子还结实吧？”海子问杰娃。

“结实哩!”杰娃说，“我回去三趟了，每次都要过去看望的。你爹就是有点咳嗽，不厉害。你媳妇能干着哩！地里的活计全仗着你媳妇干呢!”

“我爹不会做农活儿。”

“每次回去，耕地的时候我琢磨着给自个儿家耕完再帮你家耕，结果一次没帮成。等我去了，你家的地早就耕完了。”

“杏儿耕的？”

“不是，你媳妇她使不了牛，是你的那个叔爷帮着耕的。”姚祯义说，“这会儿你们该明白了吧？走千里走万里，还是自个儿的家乡好，自个儿的爹娘亲，自个儿的媳妇亲！没有不惦着的道理。”

“既然是这样……”靖娃朝厨房里瞟瞟，诡秘地眨巴着眼睛压低声音问姚祯义，“姑夫，那您干吗还在外边纳个小呀？”

自打姚祯义把海子他们三个从家乡带出来，靖娃和杰娃都随了古海称姚祯义姑夫。姚祯义对他俩很惦记关照并不见外。

姚祯义被靖娃说得脸红了，装作生气的样子放下脸斥道：“娃娃家的，懂个甚!”

大家都笑了。

一边吃一边聊，话题忽而东忽而西的，不觉间就到了五更天，外面的爆竹炸响起来，爆竹的光亮一次次把屋子照亮。

盼儿从厨房里出来，怀里抱着一大抱各式各样的爆竹，兴致勃勃地说：“迎财神的时候到了，大家都放炮去！放完炮咱们吃饺子。”

古海走过去向盼儿笑了笑，从她的手里接过爆竹跑到院子里。

三

五天“冬标”一过，大盛魁城柜的院子里渐渐安静下来，负责交际部的掌柜贾晋阳指挥着手下的伙计们把客房里用过的床单被褥撤掉，换上新的或浆洗干净的床单和干净被褥。客房的清洁工作还未完成，从晋中一带的乡村和城镇中远道而来的大盛魁财东们就陆陆续续地到了。依照大掌柜的吩咐，古海随时注意着前院的动静，只要是有财东到来，不论是年龄长幼不计辈分大小，都必须报知大掌柜，大掌柜都要亲自到大院的门外去一一迎接。

“标期”过后的第二天一早，古海把贾晋阳掌柜请到了大掌柜的房间。无需提问，贾晋阳便知道大掌柜召他来是做什么的。待他刚刚坐定，古海将沏好的茶捧上，贾晋阳就从怀里掏出一个订得整整齐齐的册子放在桌子上：“大掌柜，这是三姓财东户中预备来城柜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

“我不看了。”大掌柜挥了一下秃手，示意古海点烟，“有什么新的消息吗？”

贾晋阳略经沉吟，说：“下武家堡王甫仁先生的院子来信说，不久前史家的史耀邀了几个财东到过王甫仁先生那里。”

“去了几个人？”

“总共是五个，其中有一个不是财东户，是一个姓龚的秀才。”

“姓龚的秀才……看来是个出主意的了？”

“想来是的。”

“谁是领头人？”

“史耀。”

“就是史靖仁的父亲了。”

“是的。”

“看来史家与字号结下的怨怼是难以冰释了。史耀和姓龚的都提出什么新问题？”

“主要是分红利比例的事情，要求财伙比例重新确定!”

“王甫仁老先生的意向呢？”

“王老先生没有同意。”

“哦……”大掌柜眉头皱着又示意古海点烟。

大掌柜与贾掌柜的对话古海一点也听不懂，这里的每一句话都有着隐秘的背景。首先王甫仁是谁古海就不知道，下武家堡在哪里他也不知道。

王甫仁是大盛魁三名创始人中的头一个，王相卿的长孙，今年六十有三，自幼熟读诗书，捐有国子监的头衔，宅屋门上挂着匾。王老先生为人豪爽正直心地善良，在地方上名声颇佳，而且在三姓财东中是辈分最长的一个。三姓财东经一个半世纪的繁衍已至六代，第三代中只有王甫仁老先生一个，在三姓财东中德高望重，是资格最老的一个。贾晋阳所说的“王甫仁先生的院子来信”也是一句隐言，“院子”如何会来信呢？那指的是贾晋阳收买的王甫仁家里的管家。大盛魁财伙矛盾由来已久，大掌柜对众财东的斗争策略大体上是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从王廷相的前任开始，城柜与王甫仁就保持着特殊的关系，通过王甫仁老先生来控制众财东。到了王廷相手里这种特殊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城柜每年都秘密地给王老先生一些额外的补贴；城柜还出资给王老先生捐了个国子监的虚衔。这些都是贾晋阳和王老先生的管家经手办的，为谨慎起见大掌柜并未直接插手。秋天里贾晋阳与北京分庄的王福林联系，依大掌柜的指示，再为王老先生加捐一顶候补知府的官帽。事情基本办妥，只是为了避免惹人注意，部照和官服还没送交王老先生。大掌柜的意思是待财东会议结束，再派人秘密地给王甫仁的管家另加一些酬谢，形式款式均不确定。这些事古海是在很多年以后才知道其真相的。

“王老先生身体如何？”大掌柜问。

“王老身体十分硬朗!”

“准定能来归化参加会议吗？”

“准定来。”

“好，到时一定提前告我，我要出城三里去迎接。”

“知道了。”

“接待财东的准备事项怎么样了？”

“都准备好了，开会用的大客厅昨日我就派人清洁过了；客房还有三间尚未腾出来，有五个外地‘顶印’的客商滞留，三天内也都能腾出来。已经到的七户财东都是杀虎口张姓的年轻人，安排在了外院客房。内院小客房安置第四代和第三代财东，总共是九个人；捐有蓝顶戴的一人，候初同知的二人，武德骑尉的一人，都间府匾的一人，武略第的二人，国子监三人；还有挂乡耆、介宾匾额的财东五人；这些人也都请到小院客房歇息。会议期间进货出货的驼列概不准走正门，一律由旁门出入，宴美园也打了招呼，定了三十二桌席……”

正说着话郦先生推门进来了。大掌柜看看郦先生，知道他有话说。“冬标”的事情是由郦先生主持办的，郦先生的青眼珠上网了密密的红丝，神情很是疲惫。大掌柜猜到郦先生是为“顶印”的事在烦恼，每年都是如此，“冬标”之后必有一二个难缠的“顶印”需要大掌柜亲自定夺。今年市场不好，“顶印”的肯定会更多些，刚才大掌柜从贾掌柜嘴里知道，客房尚滞留着五个外地的“顶印”客商。又听了一会儿贾晋阳的汇报，大掌柜看看也没什么太大的事情，就打断了贾晋阳的话：“余下的事情就不要再讲了，贾掌柜经财东会议不是一次了，切记事情一定要做得细上加细。有什么新的消息随时告诉我!”

贾掌柜拿起清册走了。

大掌柜说：“郦先生，今年‘顶印’的怎么这么多？”

“市面本来就不好，这些人都有些实际的情况。”

“都是些什么人？”

“北京的一个京羊客，欠八万六千两银子；山东临沂一个丝线商，欠十二万；杭州的一个绸缎商，欠五万二千……”

“是老相与吗？”

“都是老相与。”

“依老规矩办。”大掌柜说，“让他们在归化城找下保人签字画押，把所欠银两打入印票账。”

“好吧，我这就去安顿。”说着，郦先生起身要走。

“等等，”大掌柜把郦先生叫住了，“这‘顶印’的事要做得麻利一些！财东会议的会期马上就要到了，已经有财东来了……”

大掌柜与郦先生四目相对，大掌柜把后面的省去了，他知道郦先生什么都明白，无需自己多说什么。同时郦先生那一对熬红的眼睛也让大掌柜心里感到不安和怜惜，郦先生也是快六十岁的人了……“好吧，”大掌柜说，“尽快地把‘顶印’的事办完了，你也歇上一两日。”

两天之后，五名“顶印”的相与中有四名各自在归化找到了地位相当的保人，签字画押把所欠银两转成大盛魁的印票账，手续办齐备了相继离去。只剩山东临沂的丝线商未能交割清楚，郦先生把他带去见大掌柜。这位丝线商姓米，四十出头的年纪，高身量消瘦的身材，被十二万的债务压得面色蜡黄形容憔悴，耷拉着脑袋弓着身子跟在郦先生的身后走进内院的小客厅。一进门未等说话扑通一声便在大掌柜脚前跪下，说：“王大掌柜！我……我对不住老相与大盛魁！十二万两银两我肯定是拿不出来了，我随身带来两份契约，一份是水田，另一份是房产，是我乡下的最后一点资产，这两份契约交给您。”

说着伸手到怀里将两份契约掏出捧给大掌柜。那两份细麻纸的契约在大掌柜的眼前簌簌抖动，发出细碎的哗哗声。

古海伸手把临沂客商手中的契约接了，展开在大掌柜面前，请大掌柜一一过目。两份契约仔细看过了，大掌柜黑着脸说：“水田十八亩，房产八间，总共也不抵三万两银子！那九万如何办？”

“我再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临沂城里的两间铺产已经被债主拿去了，这房产和地产是我最后的一点财产了。”

“你为何不在归化找个保人把债务转为印票账呢？你是找不到保人吗？”

“保人是能找到，可是我不能坑害朋友，我既然把房地契约都拿来了，就说明我无力再经营了，没了东山再起的希望。临沂的丝行生意全都被日本人拿去了，丝行的生意再也没得指望了！”

“但是，资不抵债你不明白吗？”大掌柜仍是沉着面孔说，“那剩下的九万银两是想抵赖不成了？”

“我并无抵赖之意！”

“那你如何来偿还？”

“经官下狱！”

“经官下狱？”大掌柜重新将临沂丝商从头至脚打量一遍，问，“咱经商的人说话吐口唾沫就是颗钉——你说的是真话？”

“是真话……”

“那你想过没有，你坐了大狱你的家人怎么办？听说你上有六十老母，下有待哺的孩子。”

“我已无力顾及那么多了……”话没有说完临沂商人便声泪俱下了。

这时听得客厅外边传来喧哗之声，古海看看大掌柜，走了出去。但见一青年男子正要闯进客厅，被看门的小伙计劝阻着，因而发生争执。那年轻人与古海年龄仿佛，身后跟一小伙计，来势汹汹。仔细看时，那人身着枣红宁绸棉袍，外套一字襟玄色软缎面的皮坎肩；头戴一顶六角形的折帽，全然是一副纨绔形状。古海一时辨不清他是生意人呢还是满旗的少爷，便问：“这位先生是……”

看门的小伙计正待替答，被那人伸出胳膊拨在一边，反问古海：“你是什么人？”

“我是大掌柜的贴身伙计，”古海说，“叫古海……”

“呵呵！”那人脸上掠过一阵轻蔑的笑，目光在古海身上瞟过来瞟过去，“你姓古的如今真出息了，成了大掌柜的贴身伙计，看来是贵人忘事多——你连我都不认识了？你睁大眼睛看看我是谁！”

古海困惑了，开始他把这个人当做是归化本地的一个公子哥儿或是满八旗的少爷，可是这个人一张口说话他就知道自己判断错了——是满口地道的晋中祁县口音！一张似曾相识的圆脸，一对让人觉得熟悉的勾起他回忆的眼睛——古海终于认出了面前这个人是谁了。“你是史……史靖仁少爷？！”

史靖仁又有点得意又有点亲热地点点头。

“正是敝人，咱先别忙着叙旧！”史靖仁见古海要说什么，把手摆了一下，“我有急事要见大掌柜！”

“大掌柜此刻正与一位山东客商说话，”古海解释说，“你稍等一下……”

“不能再等了！这也太欺负人了！竟然不给我安排住房！我要找大掌柜讨个话！”

“这么说，你是来参加财东会议的？”

“正是。”

“那你住下嘛，已经有一些财东户来了。”

“可是交际部的人不给我安排住处！”

“怎么回事？”古海问与史靖仁发生冲突的那个伙计。

“柜上有规定，每户财东只能有一个人前来参加会议，”伙计扬了扬手中的名册，“史先生这一户是由他的父亲史耀代表的，名册上没有他的名字……”

“可是我们兄弟三个早已经分了家！”史靖仁嚷嚷起来，“我们现在是弟兄三个各立门户，我父亲一户，总共是四户！”

“那我们接待不过来。”伙计为难地说着，看看古海。

“哦——我明白了。”古海示意伙计不要再讲什么，对史靖仁说，“你稍候片刻，我回屋请示大掌柜的，看这事如何处置。”

客厅里的一场谈话在古海出去一会儿的工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气氛变得十分严峻。大掌柜、郦先生和姓米的临沂丝线商都黑着脸互相看着——谈话进入了僵局。就见大掌柜将秃手在桌子上擂了一下站起来说：“既然米掌柜执迷不悟，我就只好成全你了——李掌柜你就辛苦一趟陪这位米掌柜去衙门走一趟吧。”

“谢王大掌柜的成全！”

非常奇怪，米掌柜并无惧怕与懊悔之意，反而现出了轻松解脱的神情，向大掌柜深深作了一揖转身向门外走去。

这当儿大掌柜迅速地与郦先生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色，郦先生把已经走到门口正待拉门而出的米掌柜叫住了，说：“米掌柜你请留步！……”

米掌柜的手在门把上停住，转过身来，神色依旧：“诸位掌柜还有什么吩咐？”

大掌柜的目光在米掌柜的脸上停了一会儿然后移开，叹了口气说：“算了！我看你并非是无赖之徒，这笔账就抹了吧！就算是我大盛魁祭了天了！但凡是做生意的就有亏有盈……我们也不必逼你个家破人亡。这房契地契你拿回去与父母妻儿守据着过日子吧！古海——送客！”

这结局太出古海的意外，他愣怔了一下，一时间弄不清大掌柜的话是什么意思，因而也就没敢动：“大掌柜，这房约地契……”

“奉还米掌柜！”大掌柜明确地指示古海。

这一回该是米掌柜犯傻了，当古海将房约地契捧到他面前时，米掌柜愣愣地不敢伸手去接，诧异而疑惑的目光一会儿看看捧在古海手上的房约地契，一会儿望望面色温暖的大掌柜，

一会儿又把目光移向郦先生。

“接了吧，米掌柜！我们大掌柜怜恤你的处境，往后好自为之！”

米掌柜终于相信眼前发生了什么奇迹，刹时间面容大动，眼泪一下涌了出来，抢上两步“咚”的一声伏倒在大掌柜的脚下，脑袋撞击着灰砖的地面响响地磕了三个头，然后将一张泪水纵横的脸仰起来，说：“大掌柜！郦先生！你们的大恩大德我米某人是没齿难忘！只要我有东山再起之时，这十二万银两一定加倍奉还！”

这一幕除了大掌柜、郦先生和古海之外，史靖仁和他的跟随以及大掌柜自己那个小伙计都看到了。在米掌柜被大掌柜召唤回来的同时，史靖仁推门闯进了客厅。史靖仁迟迟不见古海出去，按捺不住闯进了客厅，站在一旁冷眼看着这一幕。

大掌柜见米掌柜行如此大礼，慌忙伸出秃手将米掌柜搀扶起来：“不必如此！不必如此！我见米掌柜是个义气之人，才这么做的。俗话说：好马也有失蹄的时候。米掌柜的买卖亏了但敢做敢当，甘于以牢狱之苦来抵偿债务，其心已明！可是话说回来，我把你米掌柜送进大牢于我大盛魁又有何益呢？十二万欠债依然是收不回来的！”

米掌柜已然是泣不成声，吭吭哧哧还要表示他的感激之情，大掌柜把他止住了。郦先生上前一步扯扯米掌柜，说：“走吧，回客房打点一下行装，早些起身，免得家里人挂记！”

米掌柜被郦先生扯着出去了。

大掌柜看看史靖仁，一边重新坐下去一边问：“史掌柜强闯客厅，想来有紧要的事情了——说吧！”

史靖仁嘿嘿冷笑两声并不急于发言，只把那冰冷的目光在大掌柜身上扫了一遍，又投向走到院子里的米掌柜。他的情绪也不像刚才那样冲动和激烈了。在古海的引领下史靖仁踱步到大掌柜旁边的椅子旁，慢慢坐下。古海沏了茶在史靖仁跟前的桌子上放好：“史大财东，请用茶！”

史靖仁端起茶杯慢慢地喝了一口，然后轻轻将茶杯放下，冲大掌柜冷笑着点点头，说：“好！……大掌柜做得好！我没事了——告辞！”

言罢起身离去。

四

阴历十月二十五，三年一届的大盛魁财东会议在归化城如期举行。当日中午，在坐落在大南街面上的归化城最有名的宴美园饭庄设盛宴，既为各路财东接风洗尘也算是财东会议的第一个内容。会期三天，这是头一天。早饭就在城柜用。早饭后举行了拜祖仪式。然后就是午宴。这顿午宴从上午准备中午入席一直进行到黄昏才结束——头一天就算是过去了。

依大盛魁财东的特殊地位，历来的财东会议都是这么办的。大盛魁的经营极其庞大而复杂，短时间内难以述说得清楚，同时有许多属于商业机密也不能说，财东们绝大多数对字号的经营也不感兴趣，他们唯一关心的是分红问题。所以历来的财东会议都是以安排财东们吃好、住好、玩好、少惹麻烦为宗旨。三天一到尽快地把这些宝贝送出归化城便万事大吉。财东会议之前，郦先生那里早就把各户财东的红利办成银票，会议结束时每人领一张数额不等的银票打道回府。今年的形势不同了，大掌柜决心结束掉这种参加人数众多的既耗时又费力的结账形式。早在两年前就做通了王甫仁先生的工作，又通过王甫仁基本上统一了王姓财东们的思想，而且也争取到了张姓财东的代表人物张武的支持，史姓财东中也有不少人通过暗中游说，对改变沿延百年的繁复结账形式表示支持。

当然这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大掌柜要把每三年一结账的“财东会议”变成“财东代表会议”，将二百多户财东统统参加的会议一下子缩减为只三个财东代表出席的小会，这就损害了许多财东的利益。首先是损害了绝大多数财东的荣誉感，大盛魁财东由三户碎裂为二百零六户，每户财东所拥有的财股实际上很小，这就和大盛魁巨大的声名形成极大的反差；他们中间除了少数人依靠祖上留下的大量田产能过得起豪奢的地主生活，其余大部分只能算得

上盈实人家，其生活的奢华远不能和当地那些豪门大户相比。只有在每次的结账会议时，财东们不论财股大小都能风风光光地到归化出席结账会议。

大掌柜提出一次性地由公积金内拨出二十万两银子为财东们“剃头”的优厚条件，换取了大部分财东户的让步。“剃头”即是为财东偿还债务。大盛魁的巨大名声与财东户们的经济实力不能相称，在日常生活中财东们不惜举债摆排场，为的是维护“大盛魁财东”的面子。大盛魁财东借债过日子的怪事已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每次结账时字号都要拿出相当一批银两为财东们“剃头”，这好像成了一种不成文的惯例。这次会议之前，报上来的财东债务就更多，达到了三十九万两银数，当然这中间也未必全是真的，财东们的心理都是尽量多报债务，好在分红额外多争取一些银子。三十九万两银子不是个小数字！它使财东们动心了，同意每姓只派一个代表出席三年一届的结账会，各姓内部的红利分配由各姓代表回去处理。这就能大大减少财东户带给字号的麻烦。与此同时大掌柜还提出，不到结账期，号内概不接待财东户食宿。这是很厉害的两条，属于号规的改革。在会议之前很早的时候，大掌柜、郦先生和总号内的其他掌柜们反复议论，慎重考虑做了许多工作。

现在道路基本铺平了，只等得会议结束时向财东们宣布，多数通过即可实行。接近中午的时候从大盛魁院子里开出一辆接一辆的马拉轿车，紧随其后的还有人抬的大小轿子，就像流水似的驶出巷子。前头的轿子已经到了大南街中段宴美园的门口，后面的还没有出大盛魁的院子呢。其实归化城是个方圆不到五里的小城，从城柜院子到宴美园总共也超不过二里地，但是财东们为了“深刻”的面子是非要坐轿去的。只好前边的轿车在宴美园的门前停住，放下坐轿的财东，把轿车继续向前驶，前面的轿车一停，整个轿车队伍就都停住，就像一条惰怠的巨蟒缓缓地蠕动着。前面的轿车顶到归化城的南门又绕回来，沿着石子马路的另一侧返回来。财东们老老少少胖胖瘦瘦，一律是气宇轩昂；多数的装束是长袍马褂，也有不少是身着官服的。穿戴整齐、头脸都刮剃得干干净净的大盛魁伙计们在宴美园的堂主王禄的指挥下满脸笑容地把下轿的财东引领至饭庄内。大掌柜、郦先生、贾晋阳和大盛魁几十名大大小小的掌柜迎候在饭庄的门口，不停地向从他们面前走过的财东行礼作揖，单单是由大盛魁出发，到宴美园饭庄内依次坐定等着开席，就费去了足足一个半时辰。

由于事情重大，年近六旬的二掌柜盛祯和三掌柜王锦棠都在三天前分别由恰克图和乌里雅苏台赶回了归化城；再早些时候，汉口马庄的坐庄掌柜祁家驹、科布多分庄掌柜于有发、北京庄口的坐庄掌柜王福林，也都依总号的指示提前回到了归化城柜。他们都按照贾晋阳预先拟好的名单依次就座。宴美园的格局是一底半楼，半楼里马蹄形口向东开着，是一个戏院饭庄两用的饭庄，东边正对贵宾席位置的地方是一座面宽四丈的戏台。事先由王甫仁老先生代表财东点了戏——《群英会》。戏种自然是山西梆子不用说。寒暄声、交谈声混成一体，使整个饭店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蜂箱“嗡——嗡”地轰响着。《群英会》是一出多本大戏，戏台的后面连着一个不太大的房间，已经换好了装、打好了脸的演员在戏台旁边的小房间里挤挤搡搡地等待着。

王甫仁老先生和王家、史家、张家第四代财东中的五位长者以及身着武德骑尉武官官服的一位财东、身着四品道员官服的一位财东坐了首席。由大掌柜和郦先生陪着。其余的财东们以辈分、官职（均为捐官）和年龄大小而别，分由二掌柜盛祯、三掌柜王锦棠和祁家驹、王福林、于有发，以及总号内分管交际的掌柜贾晋阳、分管经营的掌柜张孝先、分管人事的掌柜李坤，还有原来就在归化城内的大盛魁钱庄、票号和哈喇庄的坐庄掌柜、总号内的其他顶生意的在万金账上标有“己”字的掌柜们陪同。分开三十二张桌子，把整个宴美园楼上楼下坐了个满满当当。

手捧“宝匣”的古海在距离首席很近的戏台旁边的一根柱子跟前站着。棕色的雕刻着由无数福字组成的金色花边儿的木匣子里装着万金账和太平清册。太平清册是上届账期到现在三年之内字号的经营报告，是准备在第二天由大掌柜向全体与会财东汇报的；万金账上记载

着大盛魁所有财东和顶生意的掌柜的名单和各人名下的股份，以及经营总额、总利润和字号拥有的固定资产、公积金额等。这本万金账是专供财东过目和有事时官府来查阅的，万金账是前任传下来的，新的内容由郦先生逐年撰写；太平清册也是一样，是大掌柜和郦先生整整研究了三天之后由郦先生执行做出来的，字迹工整几百页的账目随便翻开任何一页都看不出一点涂改的痕迹。这种账目不要说是大盛魁的那些不谙商务的财东们和官府里昏庸的官员，就是最精明的商人和最精明的会计师来了，在那严丝合缝的进出账目表上也找不出丁点的破绽！无论是万金账和太平清册，第一天的会期内均是不用的。精致的账匣子上挂着一个小巧的铜质的小锁，静静地吊着。

此刻那“宝匣”被古海捧着只是做一个象征——大盛魁资逾万万的资金产业、大盛魁近万人的名册和巨额的利润以及它撒在全国各地的几十家分庄、分场、工厂、钱庄、票号……都在这匣子里锁着呢！它就像一个魔匣把整个庞大的大盛魁的一切都装入了那狭小的空间中。财东们看到它，就像看到了大盛魁的包囊中一个个分庄的庞大产业一样，自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感觉。它简直就是一个真正的宝匣子！好多财东，尤其是财东中间上了些年纪的人，他们走进饭庄落座之前都要多走几步来到古海的跟前，把那宝匣子欣赏一会儿，拿手在匣子上面轻轻地抚摸一番；有的财东或许是一时忘记了或许是因为是头一次参加财东会议不知道这“宝匣子”的事情，见了别人那般珍视的样子，他们在座位上坐下后又特意跑来看看“宝匣子”。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毫不掩饰的满足和自豪。

史耀是在饭桌子旁边坐下之后又特意过来的一个，但是史耀既不是头一次参加结账会议对“宝匣子”不甚了了，也不是一时疏忽把此事忘在一边，他是有意等着古海身边没了人的时候走过去的。史耀的装束颇为儒雅，身着一件杭绸面的深蓝色皮袍，皮袍的边镶着浅棕色的花边，两只袖口上有毛绒绒的洁白羊羔皮向外翻着；脚下是一双高腰的黑色灯芯绒骆驼鞋，瓜壳帽顶上缀着一粒红色的珠子，古海辨不清质地，帽子的正面额上镶着一块铜钱大的绿宝石；两片髭须在鼻子下面俏皮地向两边分开，白净皮面，圆盘脸，笑容可掬地来到古海面前。史耀把一只手放在“宝匣子”上，目光望着古海说：“捧宝匣哪？”

“是哩！财东先生辛苦！”

贾晋阳掌柜对古海有交代，捧“宝匣”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单纯，难免有财东问东问西地试图通过小伙计的口里知道一些什么事情，小伙计要一律不作回答。财东会议人多认不过来，也不必认那么多人，见人只管称“财东先生”，问话只说“不知道”。史耀的家古海还是小时候由父亲带着去过两次，时隔多年他对史耀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所以史耀问他话时古海只以为这是一个普通的财东，简单地回答了史耀的问话只管端端正正地捧着“宝匣子”站好，等待着史耀欣赏完“宝匣子”离去。

可是史耀并没有像别的财东那样只管欣赏“宝匣子”，而是始终把笑眯眯的亲热目光放在古海的脸上，“怎么，你是真的认不出我来了吗？”史耀问道，语调是十分地温和。

“您是……”古海觉得这位财东与众不同，仔细看时觉得对方哪里熟悉的。

“你认不出我，可我认得你。”史耀依旧是笑着说，“你不是祁县小南顺古静轩的儿子吗？我还知道你的名字叫古海！”

“哦！——我知道了，我想起来了，您就是上史家村的史财东！”

“正是！”史耀点头。

“对不住——史财东！晚生有罪，没有认出您来……”古海慌慌地想作揖行礼又有手上的“宝匣子”碍着不知如何是好。

史耀看出他的为难，说：“不必拘礼！咱们乡里乡亲的，你又有‘宝匣子’捧着。”

“那就请史财东恕罪了，改时我再行补礼！”

“不必！不必！”史耀说，“早就知道你如今出息了，十年前你爹带着你去我家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出你不是一般的孩子！”

“谢谢史财东的夸奖！”

“好好干！咱大盛魁的世代昌盛还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俗话说——后生可畏嘛……”

“是的，史财东！”古海说，“我一定好好干！”

“你不是已做了七年了吗，快了，再熬上三年一出徒就顶上生意了，可就是掌柜子了！”

“嘿嘿，是哩，史财东说的是。”

“好好做事，回头得空我与大掌柜言语一声。古家父子我是深知的，家道正经，出来的孩子也聪明能干。做大掌柜的贴身伙计不比一般，重要的是须靠得住，人还要勤快。”

“是，史财东。”

“我想起来了，你好像是有个什么亲戚在归化？”

“是姑夫，叫姚祯义。”

“是开鞋店的？”

“对，是开鞋店的。”

“听祁掌柜多次说过。回头见了你姑夫替我问个好。”

“是，史财东。”

“如今姚掌柜生意做大了，听说纳了个小，是个二毛子？”

“是，史财东……”古海脸红了。

“说起来姚祯义也是祁县的老乡，好歹也算是乡亲呢。我在归化只待三天，结账会议事情繁多，不然很想与姚祯义叙谈叙谈。”

“谢谢史财东！”

这时候贾晋阳登上戏台宣布开席，贾掌柜是今日场面上的主持人。史耀与古海的谈话被打断了。

史耀回到座位上去了，古海看见与史耀同桌的有号内的祁掌柜祁家驹。他们那张桌子挨着支撑楼顶的一根巨大的红柱子。史耀在祁家驹的旁边坐下以后目光仍向他这劝望了望，这使古海感到分外地亲切和激动。虽说满庄子都是清一色山西人，那构成嗡嗡轰响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山西口音的交谈，可他只是一个伙计，感到的只是一种似乎变得遥远和隔膜的乡情。现在史耀竟然同他交谈问候了，以一个大盛魁财东的身份降尊纡贵怎么能不让他感动呢！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和不至于破坏喜庆的气氛，宴会以为财东们的接风洗尘为主，对于字号的经营汇报和今后的经营方略上的事只字不提。这些都是事先定好的方针，也是延续了许多代的惯例。待大厅内楼上楼下都安静下来，所有财东和陪同掌柜各就各位之后，贾掌柜请大掌柜说几句话。说是“几句话”就真是几句话。上午拜祖仪式上大掌柜已经回顾了大盛魁先人创业的历史，现在只讲接风洗尘一项。大掌柜那喉音很重的嗓音在大厅里回荡了一小会儿就消失了：“……各位财东！各位长辈！各位官人！各位先生！大家一路风尘远道而来，殊为辛苦！大盛魁财伙相聚三年才有一回，让我们欢聚一堂，为大盛魁的永世兴隆，喝酒！”

大掌柜讲完是王甫仁。王甫仁先生代表所有财东向掌柜们表示感谢！也是只讲了几句话，王老先生童颜鹤发面色苍古，他年轻时曾在乡试中考中过秀才，腹中颇有一些文墨，即席高兴地说了一通过年话之后居然诗兴大发，要为大家诵诗一首以助雅兴。大掌柜带头叫好。王甫仁提前两日到归化，大掌柜亲自陪着他转了街景，游览了著名的昭君墓。古海是跟着的，王老先生每到一处必定要赋诗，在众人一片叫好声中王甫仁清清喉咙运足了底气朗诵起《归化冬感》二首：

其一

大树长春不怕摧，

高歌斫地莫街哀。

关中紫气频频出，

天上黄河正正来。

商贾军书双管下，
菊花樽酒一时开。
而今更有羔羊美，
恪素西风早剪裁。
其二
青冢冬初草栖栖，
不需留宾叹三湘。
无量寺拜英明主，
隆庆年怀顺义王。
盛世同文沾花雨，
边风尚武富清霜。
渐移游牧为耕稼，
会看家家足稻粱。

王老先生诵罢大厅内顿时响起一片喝彩之声！王老先生转身向三面作“罗圈揖”说道：“献丑！献丑！”然后坐下去。

这场面的热闹和喜庆正遂了大掌柜的心愿，古海听见大掌柜说：“王老先生诗文甚丰啦！”

“不敢不敢，”王甫仁文绉绉地回答，“略有一些歪诗，不足挂齿！”

“京师有个书坊，王老先生可知道？”

“当然知道，那可是天下第一号的书印馆。”

“好，若王老先生有兴不妨把大作交我，我好请京师书坊刻一部诗集以资纪念岂不更美！”

“不敢当不敢当，拙作只是自己读读玩玩罢了，刻出来就贻笑大方了。”

“不必客气……”

“嗡——嗡”的响声又像一只被突然打开的蜂箱在大厅里响起来，把王甫仁和大掌柜的谈话湮没了。劝吃劝喝的礼让声，筷子转动的脆响声，跑堂布菜的唱喝声，几百张嘴同时嚼食的声汇成了一片！

五

第二天财东会议移至大盛魁城柜的外院大客厅接着进行。为期三天的结账会议，也只有这一天真正进行实质性的工作。这一天财东们要听取大掌柜的经营报告；查看万金账和太平清册；对三年账期内有功的和有过失的人、掌柜和伙计实行当场的公开奖罚；决定号内人员的进退；通过号规改革的决议……所有这些事情都要在一天之内完成。第二天一过，白花花的银子就在账房的桌子上码好了，大盛魁的票号大盛川的掌柜、挡手、伙计从早晨开始就守在大账房的银垛跟前为财东们分红，愿取现银的当场兑现，嫌银子沉重不便携带者就开具银票，也是当场办理。俗话说得好——见钱眼开！那一箱箱垛着的白花花的耀眼的银子自有其不可抗拒的魅力吸引着财东们，使其眉开眼笑，笑逐颜开！忘情之中对其他事情自然便放松了，不再注意。这也正是掌柜们所盼望的结果。百余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招对付财东们的上佳办法。

位于城柜外院正对着大门的大客厅还是雍正年间落成的，那时节大盛魁经过几十年的演讲正式确立了财东会议的制度，大客厅即是为财东们来号开始特意建的。当时财东们的户数只有二十八户，可客厅修建之初便能容纳一百五十多人就座。可见当时的掌柜是有远见的，考虑到了财东户的繁衍因素。如今一百年过去，财东户发展成了二百零六户，这客厅自然是显得小了。大客厅三年只用一次，平日里堆放绫罗绸缎一些细货，是在结账会半个月前才将货物挪到别处，消了毒，将墙壁和顶棚粉刷了。早年来开会的人数少，财东们都坐太师椅，膝前还可摆放茶几，茶几上有水果、点心、茶。会议间随时可饮用取食。现在可不行了，二百零六个财东加上参加会议的掌柜们统共达到了二百五十余人，不要说茶几吃点心水果，连

太师椅都放不下了，一律改成了长条板凳。每条凳上容坐两人，密密匝匝地在客厅里挤着。不但喝茶水不可能，连上茅房都要在人缝间挤好半天才能走出客厅。曾经考虑过再建一座更大的客厅，但被否决了。财东会议尽管三年只有一次，但财东人数众多聚在一起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于号事无补反而倒常常滋惹许多麻烦，大掌柜早想将其改革掉，自然不会同意将客厅扩建或重建。客厅小些、条件差还有某些好处，把麻烦事都压缩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再加上只有一天的时间，任你在这里折腾，也是对付财东们的一个办法。

会议开始先由大掌柜报告业务。大掌柜在号三十二年，出任总号大掌柜亦有十五年的历史，对大盛魁所属三十六个分庄、票号、钱庄、羊庄、驼场、茶叶加工厂如数指纹，根本不需要什么文稿便交代得头头是道、条理清晰；再加上大掌柜的记忆超人，所列数字成百摞千，句句顺口而引概无犹豫迟疑。一席话足足讲了一个多时辰。自然在报告中也提到了国内、国际的大形势，对俄商进入喀尔喀草原给大盛魁带来的阴影做了强调和说明，希望财东们能对掌柜们的经营给予体谅。最后提到他本人的工作时，大掌柜自我批评了一番提出婉辞。这也是惯例，每次结账会议时在任的大掌柜都要这么做的。只要不是年龄过于老迈，或是身体欠佳不能胜任，财东们对大掌柜是不会轻易更易的。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能够执大盛魁庞大产业的人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只要不出大的事故大掌柜的人选决不敢轻易动的。

其实大掌柜的报告是要紧的，尤其是在大情势不利经营的情况下大盛魁获利已较上一账期减损了二成还要多一些，这些损失主要来自于厘金税太重和传统的喀尔喀草原部分市场的丢失，对此财东们中间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人表示惋叹，大部分麻木不仁，更有甚者挤在人堆中竟然起了鼾声！出出进进上茅房的人也使会议的严肃性遭到了破坏，好在没有财东对大掌柜的报告提出质疑和责难。

接下来是查看万金账和太平清册。人员走动困难，只好传阅。一排一排地传下去，谁也看不出个子丑寅卯，走了一个过场。这时会议也不像大掌柜讲话时那么安静了，嘁嘁嚓嚓的谈话声越来越响。财东们有的还没有看到万金账和太平清册呢，已经是日近晌午了。匆匆忙忙进入下一项——对有功和有过的人进行奖罚。郦先生念了名单，立功人员总共是十六名，均无大的建树，在万金账上记一小功。其中便有在乌里雅苏台所属的沙尔沁驼场上因修补驼屉而立功的古海。十六名立功者都是中下层人员。除了古海身份特殊在会场上，其余都没有资格参加对账会议，都在大厅外面候着。叫到一个名字，那人就在大厅门口向会场上深鞠一躬。十六名立功者均在万金账上加股一厘。未出师者待出师那日算起。

古海因为捧“宝匣子”站在大掌柜身边而格外引人注目。许多赞许的目光同时落在了他的身上，他一时间觉得手足无措。由于激动血都涌上了头，脑袋也大了，耳朵里像有一只蜜蜂在飞舞，嗡嗡地响起来；眼前的人影都模糊了，影影绰绰地晃动着，像隔了一层雾似的。后来的事情他几乎就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只隐隐约约地记得在受处分的人员中郦先生念到了祁家驹的名字。祁掌柜就坐在离他很近的地方，一张苍白的脸很奇怪地放大着，使古海觉得既奇怪又陌生。上午的会议就结束了。对大掌柜提出的辞职请求财东会议否决了。开销了三个人，一个是恰克图分庄上的伙计，罪名是手脚不干净；一个是汉口茶厂的伙计，喝醉了酒殴打伤了一名茶农；还有一个是天津分庄上顶生意的小掌柜，犯的过错与当年的墨掌柜性质相同。

下午，会议一开始麻烦事情就来了。接触到了最棘手的实质性问题：由史耀动议提出财伙重新分配比例的问题。史耀说：“依归化市面的普通惯例，各商号商伙是分红比例为四六分成，可现在大盛魁全部三十九个股份中财股只占了三股！这太不合理了！我们要求财伙分红按照市面惯例执行，也要四六分成……”

史耀的意见代表着十六户财东，其中包括史姓财东九户，王姓财东两户，张姓财东五户。史耀把代表十六户财东提出的意见讲完之后，很有煽动性地面对大家问道：“我们这十六户只是偶然遇在一起商量提出这么个意见，不知道大伙儿是怎么个想法？”他的话立刻在会场

上引起了普遍的响应！许多人在会场的各个角落嚷嚷起来：

“史财东说得对！财伙比例要重新确定……”

“这事情我们提了好多年了，字号为什么不予更改？”

“大盛魁是谁的大盛魁？！”

“到底是谁说了算？”

“哎呀呀……这简直是欺负我们财东户！”

“对!要知道大盛魁的基业是我们三姓财东的先人创下的!不能光是你们掌柜子说了算!”

“别吵吵，慢慢说……我们有理在！”

“我家过得什么日子……哪像大盛魁的财东，快成要饭的了，真丢人……”

“掌柜们可是都富了！把油水都让掌柜们刮去了！”

“不行就给他来个‘大下市’——我们另请高明来经营……”

“大掌柜！——你说个话！”

……

大掌柜一言不发，面无表情，静静地看着财东户们吵吵。这场面他是早就料到了的，早就与郦先生、二掌柜、三掌柜反复商量过的。其他掌柜们都不说话，也不发怒，都和大掌柜一个样就那么静静地坐着，以静制动。这一招倒真是有效，财东们的吵吵声渐渐弱下去了，最后一声也不响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王甫仁老人摇了摇头叹了口气，抱着歉意对大掌柜说：“大掌柜……不要生气，大伙儿都是乱吵吵……”

“不！我不生气，”大掌柜平静地说，“生什么气呀？！大盛魁是三姓财东的先人创下的基业，我和各位掌柜只是代表经营，适者则用，不适者则退。天经地义。刚才不是有人提出‘大下市’嘛，正好，王某不才正想着回乡里颐养天年……”

大掌柜的话音刚落，郦先生紧跟着站起来向财东们作一揖说：“真是多谢了！老朽三年前就提过辞呈，我年龄老迈，在字号上做了四十年了，早该回家享几年清福！‘大下市’——正好！正好遂了我的心愿。”

接着二掌柜盛祯、三掌柜王锦棠以及贾晋阳、祁家驹、王福林、张孝先、李坤等掌柜呼啦啦的一下子站起来一大片，都向财东拱手作揖提出辞职！

“大下市”就是将全体掌柜辞退。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大下市”是财伙决裂由财东方面做出的最后措施。引发“大下市”必然是掌柜方面出了特别重大的事故或是犯了经营上的极大错误，并且财东方面应是强有力的人当家才能实行，这是很少见的。具体就大盛魁而言，祖上并未出资垫股的财东们只享受红利不承担风险，在字号中和地方上都没什么威信；财东户人数众多根本不可能统一意见。而且字号上下几百名骨干掌柜，都是自少年时代由大盛魁一手培养起来的商业上的行家里手，这批人就像是一根根大梁和柱子支撑着大盛魁这大厦，一旦真的来个“大下市”大盛魁顷刻之间便会塌台。这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事情。

众财东一看掌柜子们如此强硬，顿时都傻了眼儿！王甫仁老先生慌忙站起来顿足摇头，连连向大掌柜和其他掌柜们摇着手说：“不可造次!不可造次!有什么话坐下来慢慢商议……”又扭回脸冲着目瞪口呆的众财东沉下脸来斥问：“方才是谁说了！……是谁说‘大下市’的话了？！”

众财东面面相觑都缄言不语。

王甫仁胡子乱抖着气哼哼地教训道：“哼！——‘大下市’这是儿戏的话吗？扪心自问，咱大盛魁产业世世代代不都是靠着掌柜们在这里支撑吗？与夷人交易岂是易事!且不说夷语于我财东中无一人能通，经商坐贾的本事丁点无有，只是漫漫的驼道的经年跋涉的辛苦和危险又是我们中哪一个能承受得了？！斯道绵绵，几不逢人，夜为露寝，铁被重锧，畏缩冷卧，那是何等罪过！我们这些人坐守家中自享其成，这一则是祖上荫德所致，二则正是仰仗了掌

柜们的鼎力支撑！本该是好好地感谢掌柜们才是，怎好就说出‘大下市’这般轻浮话语？！我且试问，把掌柜们都辞了，你们谁能担得起这副担子？——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咱大盛魁遍撒各处的分庄、分场、分号、票号、茶场，谁有本事调度得了？每年逾万万的银两的流水、字号上下近万掌柜、伙计和工人的酬金衣食……谁有这个本事？站出来！”

静场。众财东显然都为王甫仁老先生的一番陈词所折服。王老先生目光炯然地扫视全场，稍顷，叹了口气接着说：“俗话说得好：家和万事兴。咱大盛魁也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只有财伙一心彼此相携，这买卖才能兴隆发达。何况眼下亦不同往昔，我早就听大掌柜讲过的，与我交易的那些俄国人欺我国衰民弱，态度日渐强横；朝廷又不能为我华商做主，自钱江发明了厘金以来，我商号所负税厘日益沉重，商势大不如前！此情此事我大盛魁财伙更应该以团结为重，万不可以小事而失了财伙的诚信与和气！”王甫仁把目光投向大掌柜，换了口气说：“大掌柜，你看，既然大伙儿都不再言语，就算是认了错了。你也不必意气用事，带个头——就请落座吧！时不我待，还有许多事情未经研究哪！诸位掌柜都看着你呢。”

大掌柜并没有立刻坐下，他叹了一声缓了缓神气，问王甫仁：“王老先生的一片诚心我自是了然在胸，只是……刚才既然有财东说出‘大下市’的话，想必定是心有所想才语有所出，我想问问清楚，这‘大下市’的想头是全体财东户的意思呢，还是个别人的心思？”

“自然是个别人的想法！且也是一时冲动脱口而出。”王甫仁说，“大掌柜你就不必计较了，人多口杂难免言语不当，再计较就显得大掌柜你心胸不够宽阔了！”

“对对对！大掌柜，您就别再计较了！”

“我们大伙儿没有这个意思……”

“诚信为本！”

“接着议事吧！”

“别耽误时辰了，明日领了银票我们还急着回家呢，一千多里地的路程呢！眼看着年关迫近了……”

“是哩是哩，接着议事吧！……别再耽搁了！”

“请大掌柜落座！”

“请大掌柜落座！”

“请大掌柜落座！”

众财东七嘴八舌，乱糟糟地嚷成了一团。

这会场上的忽涨忽落忽东忽西的场面把年轻的古海弄懵了，从上午受到表彰，给自己在万金账上记了功，他的情绪还被喜悦的激动控制着呢。脑子里沾沾自喜勾引出许多美妙的设想，乱七八糟地充塞着。当财东中有人喊出要“大下市”，而且大掌柜和所有在场的掌柜都坚决地跟着大掌柜表示辞职的时候，他就像被人兜头浇了一瓢凉水，单纯的心一下紧张起来，他当真了，以为这下子可完了，自己已经铺开的锦绣前程眼睁睁地看着就要被毁掉了！掌柜们都辞了职，那么自己所立的功自然就作废了，七年的辛苦也跟着白熬了……他惊恐得几乎是绝望地瞪大眼睛注视会场上气氛的变化。还没等他弄清楚怎么回事呢，会场上的情势又遽变了……刚不久还在义愤填膺地喊叫着的财东们，这会儿都蔫了下来，换了面孔改而央告掌柜们了。大掌柜却是拒不接受，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好像是他真的不愿意干下去了。大掌柜不肯落座，其他掌柜们自然也不能坐下去，会场上出现了僵局。于是古海心里就有点抱怨，怪大掌柜做得过分。这也不能怪古海，他实在是太嫩了。大掌柜的心思之深岂是他一个小小的伙计能够测得到的。

此刻大掌柜正目光瞄着史耀，四目相对那目光在半路里相遇撞击出哧哧的火星！史耀是这场发难的始作俑者和带头人。大掌柜知道史耀的手里还捏着别的武器呢，要求财伙四六分成以后还有要求财东子弟入号学徒，要求为财东们“剃头”，要求城柜和其他分庄随时接待财东户的食宿，等等，等等。擒贼先擒王，打蛇须打头。大掌柜得先把史耀的气焰打下去。

一片寂静中大掌柜说话了：“史财东刚才的话只讲了一半，还是请史财东把话说下去。”

“我……没有……”史耀结巴起来，“请别人先讲吧。我再琢磨琢磨……”史耀狠狠地瞪着一个身穿武略第式官官服的财东，那人长得与他相像，只是更胖一些，样子更蠢一些。这是他的一个堂兄，在史财东中属第六代。就是史耀的堂兄在刚才的混乱中喊出了“大下市”的话，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打乱了史耀的计划。

“那么，既然史耀先生没什么话说了，别的财东还有什么话就请讲吧！”

大掌柜坐下去很客气地向大家微笑着。

财东们被震慑住了，半晌没人出来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一个张姓的老年财东站起来吭吭哧哧地说：“别的意见我倒是没有，只是一条，我们张姓财股这许多年分得过于细碎，在我名下只得三毫二丝，我家口又多，日子很不好过，因而欠下了不少债务，务请在‘剃头’方面能多加考虑。”

“这一账期内你又欠下多少债务？”大掌柜正色问道。

“五百两银子……不！是八百两！”

“我家也一样，举步维艰！日子过不下去了，连这一次来归化的车脚钱都是欠着的呢！”

“我也是！”

“我家欠得更多！一千二百两呢！”

“我家欠九百两银子，债主逼命呢！连年关怕是也过不去了！”

“我分红那点钱连还债也不够！”

财东们重又活跃起来，把蛮横的态度收起换成了可怜相，一个个都竞相喊苦叫穷。大掌柜摆摆秃手，使会场安静下来，说：“大伙儿别急，一个一个讲。”又对郦先生说，“郦先生记一下，看看财东户所欠债务到底能有多少。”

于是财东们一个挨一个报起了自己所欠的债务。从王姓财东开始以辈分大小和年龄长幼为序，足足报了半个时辰才算结束。会场上安静下来，目光都集中到了大掌柜身上，等待着。

“还有什么漏报的财东户？”在期待的寂静中响起了大掌柜那沙沙拉拉的哑嗓音。大掌柜近日因接待财东说话过多，休息也不够把嗓子弄哑了。大掌柜的声调很沉静，与平日里没什么两样，听不出他态度是怨是愤还是高兴。

回答说没有了。

大掌柜转而又问身旁的郦先生，神情郑重而认真：“统共有多少财东户欠了债务？”

郦先生答道：“统共是一百九十六户。”

“哦——一百九十六户……”大掌柜略加沉吟在心里计算着，说，“全部在账的二百零六户财东有四户因故未能出席，在场的是二百零二户，那么减掉一百九十六户，就是说三姓财东中间没有拖欠债务的只有六户了？”

没有人回答大掌柜的问话，从他的脸上也看不出什么情绪倾向，他是那种永远喜怒不形于色的人。大掌柜目光移动，由左至右在财东们的身上扫过。许多财东和大掌柜目光一碰就躲闪开了，别过头去，低下头去；有的人甚至发出低低的自嘲的窃笑。大家心照不宣，这报出来的债务显然大部分是虚假的！无非是借此机会多从字号身上刮出一点银子来。对此大掌柜心里自是明镜似的，但是他并不把这“西洋镜”来戳穿。大掌柜又一次转向郦先生，郑重道：“算算财东户所欠债务的总数是多少？”

神算郦先生连手中的毛笔都没有放下，目光迅速移在账面上着，只拿左手的拇指在食指中无名指上摸了一小会儿，就报出了数字：“统共三十二万八千七百两！”

郦先生的报数在会场上好几个角落引起了惊诧的“啧啧”声。财东们被自己垒起来的庞大数额惊呆了，你看我我看你脸上现出了古怪的表情。

“这真是太……太不成体统了！”还没等大掌柜和其他掌柜说话，首先王甫仁就情绪激动地站了起来。老头子愤愤地把拐杖在地上戳了一下，“郦里会冒出这么多的债务来？！这

不真实！”老头子气得胡子直哆嗦。

“王老先生息怒，息怒……”大掌柜依旧是语调平平地说，“大家请说一说，这三十二万八千七百两银子的‘债务’该是个如何剃法？”

“能剃……自然是全剃了——”有一个犹犹疑疑的声音嘟囔着说。

“这不行！”王甫仁身边的一个王姓财东站起来喊道，“这里面肯定是有虚报的！要是字号这么着来给财东‘剃头’，那老实人可就吃亏了！”

“对！我家没有欠债，我就没有报！可是别的人也同样没有欠债却报了几千两银子的债，这么‘剃头’我不答应！”又有人站出来说话了。

“我是真的欠了债的，日子过不下去了……”

“我也是据实报的，并未弄虚作假。”

“要‘剃头’嘛，就剃光了算了！省得以后麻烦……”

“这不行！”有人立刻反对，“照这么‘剃头’，以后大家都会虚报的。”

“我不赞成！”

“该‘剃’就得剃……”

……

财东们自己的意见就相悖，又乱糟糟地吵起来了。互相争辩着，有不少人激动地站起来；许多涨红的脸同时在大声地说话，唾沫星子迸射着。在一片吵闹声中古海看见窗外边天色明显地暗下去了。

“别吵了！——别吵了！”王甫仁干脆拿起拐杖像要打谁似的在人们的头顶上乱舞着，把群情激动的财东们镇压下去。他拿拐杖指指窗户说：“就这样吵下去再吵一百年也吵不出个结果！你们看看，天都快黑了！还是请大掌柜来主持，商量商量这‘剃头’的事该如何处理！……大掌柜你请讲话！”

“三十多万的巨数，我一个人也难以定夺，还是要大家来商议。”

“可是这二百多人七嘴八舌怎么个商议法？”王甫仁表示为难，“还是大掌柜做个决断吧！”

“这不妥，”大掌柜说，“涉及财东们的利益，还是该与财东们共同商议才好。不过人多口杂一时间也真是难于讲清道理，我看可不可以这样，时间也不多了，三姓财东中各推举出一人，号伙方面由我和郦先生、二掌柜、三掌柜另择地方细细商议如何为财东‘剃头’的事。其他人就可以吃饭歇息了，连开了两天的会议，大家都累了。大账房里的先生们还候着呢，等着各位财东领取现银和银票，不少财东家中亦有事，急着赶回去呢！”

“我赞成！”

“我也赞成……”

“我看按大掌柜说的办好了。”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

结果，当场议论王姓财东们推举出了王甫仁；张姓财东推举出了捐有武略第官职的中年人，名叫张武；史家财东推举出的是史耀。三姓财东代表与大掌柜、郦先生、二掌柜、三掌柜一起移至内院的小客厅接着议事。其他人尽都散去。

小客厅里点起了八支寸径大的蜡烛，照得厅内是一片通明。厅里有带靠背的太师座椅，小伙计为各位身边的茶几上摆了点心，沏了茶。王甫仁在椅子上坐下去，端起茶杯一口气将杯中的茶水喝干了，拿拳头捶着自己的后腰说：“整整在大议事厅的破条凳上坐了一天！我的腰疼病怕是又要犯了，钻心地疼！”

大掌柜说：“各位财东代表从未吃过这等苦，这连着两日的也实在是太辛苦了！先吃一点点心垫补垫补。”

大掌柜自己也累了，面色有些苍白，由古海侍候着一连吸了五六袋水烟，方始觉得恢复

一些精神，张武和史耀以及郦先生等人也都累了饿了，各取点心茶水食用，手和嘴都被占去顾不了说话。到大伙都缓过神来，大掌柜和颜悦色道：“各位财东请再辛苦辛苦，咱们来议事吧。”

众人都不说话。茶也喝了点心也吃了，烛光照耀着，一时间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实话说二百多人在狭窄的客厅里吵吵了一整天，他们的脑袋都被吵晕了，而且，三十多万之巨的债务摆着要字号来为财东们“剃头”，着实也是件不现实的事情，这“头”谁也不好一下子说个“剃”或“不剃”，可是剃多少为合适，这着实是个难题。依大掌柜的业务报告和太平清册显示的数字，这一账期的总流水较上一账期股分红缩减了将近两成，红利自然也缩减掉两成。上个账期每股分红是一万八千两银子，这一账期的分红只能更少。如此一算三姓财东总分红数加起来也超不过六万两银子。债务倒一下子弄到了三十万，这着实是难题，还有不少财东户从城柜支借了银两……所有这些事情都需要认真仔细地考虑清楚了。

从大议事厅移至小客厅，不只是环境变了，更重要的是身份变了。在大议事厅时他们每个人只是二百分之一，怎么嚷嚷都无所谓，只代表他们自己，说完拉倒。现在不同了，王甫仁、张武和史耀他们每个人都代表着几十户财东，一种突然压在身上的责任感迫使他们不能不谨慎从事。

“三位财东代表，请说说吧，这为财东户‘剃头’的事到底该怎么处置？”见他们都不开口，大掌柜又重复提醒一遍。然后二目灼灼地注视王、张、史三人。

“依大伙自报的债务银数来‘剃头’显然是不行的!”王甫仁率先说道，“三十多万的数字过于庞大不说，其中水分亦是过分地多！依我之见报债的人中真正负债的连二成亦不到。”

张武虽是个捐官，但为人直爽正派，跟着也表了态：“王老先生说的是，‘剃头’不能以自报的债为准，要寻一个公平合理的办法才行。贫者多剃富者少剃，无债的不剃!”

“可是何以知道谁个是真负债谁个是假负债呢？”史耀接话说，“那就要拿出举债的凭据。而要拿凭据一时半会儿也做不完的，要派人回籍里去拿。”

“凭据也会假造的。”王甫仁说，“而且结账会议只有三天，明日就结束了。”

“这办法也不妥，”张武说，“一来时间不等人，二来所拿来的凭据真伪难辨。这是纠缠不清的事情。”

“是啊，总得想一个妥当办法办理，时间还要快。三位财东来城柜已经住了几日了，可以看见许多的生意往来因为结账会议而拖延，商场如战场，机遇一旦失去损失可就大了!”大掌柜不就具体问题表态，只是拿言语启发三姓财东的代表把棘手的“剃头”问题推给他们自己去头疼，这对策是大掌柜他们预先商量好了的，此刻除了大掌柜，其他掌柜都不讲话，慢慢地吞云吐雾喝着茶作壁上观。

这可真的难为了三位财东代表，问题是财东方面自己提出来的，人家要他们自己拿个意见，拿个准主意，这当然是合理的，作为代表他们无法推拖。史耀本是事先串通了十六户财东准备提出一大堆问题的，此刻也无法顾及了，连关于财伙分红比例重新确定的事也暂时放在一边了，只顾了和王甫仁、张武商议如何为财东“剃头”这一件事了。商议来商议去，许多办法提出后随着就被否定了，到后来也不和掌柜们对话了，干脆就是开成了三姓财东代表的小会。眼看着窗户外边天渐渐黑下来，“剃头”的事情仍然是弄不出个眉目来。

这效果好得有点出乎大掌柜的意料了。一百多年来大盛魁历届掌柜子们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每三年一次的结账会议。他们把开结账会议叫作“熬会”。二百多财东一聚来吃住侍候把个城柜搅成一团不说，单是他们提出的无止境的数不清的这个要求那个要求，不要说是三天的会议，就是延至三年也是解决不完的。“熬会”就是拖。这就是对付财东们无止境要求的法宝。不管你有多少要求，反正是三天的会期管着，到时准时结束。会议一结束，所有的问题自行消失。再见就是三年以后的事情了。一届一届拖下来，问题也就越积越多，事情越来越难办，结账会也越来越难开。对于这一次的结账会议，大掌柜与郦先生、二掌柜、三掌

柜一起商量了好多次，设想到了很多困难和解决的办法。“熬会”到了第二天晚上，事情就快接近尾声了。

夜风将一阵鼓声送进了客厅。众人都侧耳谛听，鼓声响了两下，停了。王甫仁问：“这是钟鼓楼在敲二更鼓了吧？”

大掌柜答道：“是哩，是二更鼓。”然后不再说什么，仍旧是闷着头抽烟。为“财东剃头”这一件事都没能议出一个结果，王甫仁老先生朝蜡台看看，见寸径的大蜡烛已经耗下去大半截，几块点心在肚子里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听得肚子里咕咕一阵叫不由得打起了哈欠。掌柜们一个个只管吸烟，从各人的嘴里鼻孔间喷出的烟雾汇合在了一起，把一间小小的客厅充塞得满满当当。隔着浓浓的烟雾，大掌柜看出了王甫仁老先生和另外两名财东的疲倦神态，关切地问道：

“王老先生、张先生、史先生，大伙儿恐怕是早饿了吧？要不开了晚饭后咱们接着商议？”

“我真的饿了，快顶不住了，”王老先生据实说道，“看看你们大家怎样？”

“我看一鼓作气把事情定妥拉倒。”张武是爽直性格，直通通地说，“要我看，大掌柜你出来讲一句话！咱大盛魁究竟有多少后阵你是最清楚的！——你说这‘头’怎么个剃法？”

“数字过于庞大了！”大掌柜摇摇头，“字号确实没有这个力量。而且我们终年在外远离乡里，财东各户的生活状况如何实在是无从知道，还是由三位代表决议吧，各族族人的生活你们是最了解的！”

“那么，大掌柜您说个数，最多的限额是多少？”史耀问到了事情的实质，“还有财东们提出的其他意见也该一并考虑。比如财伙分红比例的问题……”

“可以一揽子解决。”大掌柜说。他觉得会议熬到这会儿时机也差不多了，到了最后定夺的时候了，“还有我今日上午提出的结账会议的改革问题，可以合在一起来考虑。我的意思是为财东‘剃头’的事情肯定是要办的。二百零六户财东全都是大盛魁三位创始先人的嫡系后裔，大家生活困难，字号不能袖手不管。但是具体每一户财东的生活境况如何，我们实在是无从了解。我想我们是否议定一个规矩，定出一个数字，‘剃头’的银两由三位代表领回乡里，经过调查慢慢解决。如何？”

“这倒是个办法。”王甫仁说，“也不是只我们三个人就可以办的，回去后可以再行推举公正的族人来分配就是。如此便省去在归化城的旷日纠缠。”

“问题是‘剃头’的银两究竟能有多少？”史耀也盯了一句，“数字太小了，岂不是把棘手的事兜在了我们几个头上，让我们为难，遭族人的指责。”

“可以一揽子解决。”大掌柜仍是一个原则的话，“我的意思是现在实施的三位代表出席的结账方式就此也一揽子确定下来！下届结账会议就无须往来之间的旅途经费，可谓是事半而功倍。至于三姓代表，自然就要多吃一些辛苦。对于这方面字号可以做一些弥补——每个账期为每个代表补助五百两银子的辛苦钱。还有我提出的今后城柜不接待财东户食宿也并非绝对，至少三位代表随时可以来，一切经费尽由柜上承担，这一点尽可放心。这样一来既避免了人多口杂难于统一的弊端，三位代表随时还可以来城柜就财东们提出的问题进行协商。”

“这个主意我赞成。”张武痛快地表态。

“可是这财东代表，恐怕是经财东们郑重推举才合适。”

大掌柜说：“这是另一回事，家族内部的事情可以在回乡以后与王甫仁提出自己的担忧，“这次的推举只是临时性质的，而且族内也要推出几个代表商议……”族人仔细商议。对字号来说，今后我们只对三位代表讲话。”

“这样太好了，省时又省事！”张武未等大掌柜把话说完就表示同意了。

王甫仁也点了点头表示了态度：“可以……”

史耀被前边两位代表的鲜明态度搞得很被动，他的脸上现出一种酸涩的痛苦表情，觉得自己像一只困兽似的落入了大掌柜设下的陷阱。他无奈地用恼恨的目光狠狠地盯了王甫仁和

张武一眼，紧咬着牙关把一口唾沫咽回到肚子里去。依他的计划是要有好多问题在财东会议上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包括——把替财东“剃头”的事作为制度确定下来；将财伙分红的比例提到四六分成；接受财东子弟入号学徒……这些事情还都没容一件一件提出呢，就被大掌柜消灭在萌芽里去了。三位财东代表已经有两位表示同意，大掌柜的提议就算是通过了！大掌柜乘胜而进不给史耀反击的机会，接着说：“我说的一揽子，就是字号从公积金里一次拿出十五万两银子为财东‘剃头’！这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力了！是小母鸡下鹅蛋——硬努了！”

“这不行，太少了！”这一次史耀抢先表示了自己不合作的态度，他语调恶狠狠地说，“要知道财东们报上来的债务是三十二万八千两！十五万连一半之数都不足，我们回去无法向财东户交代。”

一直沉默着的郦先生说话了：“可是上一账期为财东‘剃头’的银两还不足五万哪！这一次已经超过两倍了！”

“不能再增加了！”大掌柜也坚决地说，“许多年了，日积月累，公积金的总额也不过才十余万两银子，这数字你们在万金账上也看到了！公积金就像军队里的后备队，一旦前方吃紧就得派上去！把公积金抽空了，今后的生意就更难做了！俗话说：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不能抽空公积金！”

谈话又一次陷入了僵局。史耀脖子一梗一梗地表示了决不让步的态度：“大掌柜如此决绝，我这个代表就没法子当了，那就还是把所有财东都请来共同研究吧！好在大伙儿都还在，谁也没有离开。”

大掌柜不说话，看看王甫仁。王甫仁的目光在史耀和大掌柜之间游动了好几次，也不好表态。张武在作沉思状，自言自语道：“按说么，这十五万的银数是不算少了……不过……”

这时候“咚”的一鼓响颤悠悠地在夜空中荡开来。紧接着又是两声。这三更的鼓在寂静下来的夜幕中比二更的鼓更显晰响亮。古海得到大掌柜的示意，吹着了火绒为大掌柜装烟点烟。许多年以后，当古海做了大盛魁的大掌柜，回忆起此刻大掌柜的镇静坚韧的神态，方才对大掌柜的智谋有了深入的理解；才知道在与财东户的斗争中大掌柜是怎样施展韬略，将结账会议的整个进程牢牢地控制在他那一双不能做事的秃手之中的。但是此刻他无法理解。

他简直就弄不清楚，这结账会议的气氛一会儿热一会儿冷，一会儿在大议事厅一会儿又转到了小客厅，财东和掌柜之间的明争暗斗是以什么路数进行的。“熬会”熬得他这个健壮的小伙子都有些吃不消了！掌柜和财东代表可以坐着，可以喝茶吃点心，他一个小伙计只能是始终站着，转到小客厅以后倒是可以把宝匣子放在桌子上了，但是吃点心喝茶却是没那个身份。三更的鼓声敲得他肚子里饥饿难耐，两腿发软，酸涩的眼皮一个劲儿地要耷拉下来，人们的说话声和院子外边偶尔传来的脚步声——是大厨子走来请示要不要开晚饭——所有这些声音都变得好像十分地遥远和模糊。他几乎是不停地为大掌柜的铜烟袋锅里装漏水烟，拿指头肚子捺结实，吹着火绒点燃。一个接一个的红红的烟丝球被大掌柜吹出来，蹦落在地面上，滚动着渐渐失去光亮，地面上的灰色的烟球集成一层了。但是沉默的大掌柜的黑眼睛眯缝着，两道黑色的目光既锐利又闪亮，在三位财东代表的脸上扫来扫去。

被尴尬的气氛折磨得很难受的张武打破了沉默，提议说：“大掌柜是不是再让一步，把‘剃头’的银数再增加一些，我们三个回去也好交代……”

“是啊，请大掌柜再考虑考虑！”王甫仁也语调诚恳地请求说。

“好，”大掌柜手扶桌子站起来，“那就再加三万两！——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三位财东代表都点了头。

这时候四更天的鼓声已经敲响了。

六

白花花的元宝在大盛魁城柜大账房内的巨大的长条桌子上一摞一摞地整整齐齐地码着，放射出诱人的银光。这可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是银子！是可以变成豪华房宅，变成连绵的良田，变成美艳的小妾，变成山珍海味，变成绫罗绸缎，变成乡耆、介宾、国子监、同知、道台乃至更高职位官衔的银子！结账会议的头一天，当着财东们的面，伙计们就把整箱整箱的银元抬到了大账房，打开了箱盖，许多财东都看到了。现在结账会议就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开始给财东们分银子了，将近三十万两的红利和超过红利许多倍数的“剃头银”，加起来有几十万。他们满足了。白花花的银子照花了他们的眼，使他们顺利地接受了财东会议制度的改革。

中午吃了午饭，便有性急的财东开始起程上路。大掌柜、郦先生、二掌柜、三掌柜等一律送至大院的门外。口袋里有了银子又有闲工夫的财东们有的遛街看热闹，有的下馆子瞧戏，有的去美人桥嫖娼狎妓，也有去探亲访友的，对此柜上概不过问，也不派人侍候，只是申明一点，第四日必须尽数离号。三天会期已经影响了字号的不少业务，再耽搁不起。

午饭之后归绥镖局派人来，将准备押往杀虎口的现银打包装箱运回了镖局，议定第二天凌晨五更起身，与张姓回籍的财东一起上路。银票开完，银元宝发尽，票号和钱庄的人就都撤了，大账房的先生伙计忙着恢复被破坏的秩序，清理了大账桌，擦干净椅子、板凳，把收起来的账簿、算盘重新摊开；将捆起来的各个分庄分场上的来信——都是重要的出货进货报告，打开分好，插在墙上的布缝的信袋里去。一刻也没有停，算盘声又噼里啪啦地响起来了。本地和外地的相与和客商纷纷走进大盛魁城柜的院子，或洽谈、或过账、或出货，交际、经营、财务几个部门的房子里坐满了客人；在内院的小客厅大掌柜接待了结账会议之后第一批大主顾；院子里人来人往，伙计们跑来跑去，把大议事厅里的条凳搬出来归置到库房里；骆驼队也开了进来，停在仓库跟前装货……大盛魁城柜的院子里又是一派正常的业务繁忙的景象了。

镖局把成箱的现银运走之后，撤在城柜内院外和大门附近以及房顶哨楼上的岗哨都撤了。结账会议期间派城柜的薛拳师组织三十二个武士配备了十六只狗负责保卫工作；三十二个人分成两班昼夜不停地在城柜大院的空中更道上和地面上巡视警戒；全部业务停止，与结账会议无关的人一律不得进入大院。

就在撤去警戒以后不到半个时辰，出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帮子召庙里的喇嘛气势汹汹地闯进大盛魁城柜，声言要见大掌柜。喇嘛人数在三百以上，一片黄色、棕色的袈裟铺满了院子。郦先生出面接待，一问才知道财东惹出了祸端。

原来，财东们按照结账会议的日期到时都从城柜客房撤走，其中绝大部分直接上路回籍，但仍有少数人滞留在归化城，他们只是移了住处，或改住客店或留宿在归化的亲友家中。其中有王姓财东王财旺在城内的街巷行路时与席力图召庙的活佛起了冲突。这话说起来就牵扯到了归化城的悠远的与众不同的历史背景：归化城在以驼城闻名于天下之前，是以召庙众多而著称的。

明万历年间当黄教传入漠南蒙古时，这里是整个蒙古中西部宗教的发祥地和中心。一座小小的归化城先后建成的黄教庙宇多达几十座之多。喇嘛和庙属黑奴人数逾三万之众！城内土地多为庙产。早年间朝廷扶持黄教，每年都拨出大量经费供其从事宗教活动，召庙又有大量黑奴从事生产，还有地产出租，收入颇丰。但是到了清嘉庆之后，朝廷不再拨款给召庙，于是召庙经济日见其拙。到了大掌柜王廷相那个时期，归化城内喇嘛们的生活进入了一个荒唐的时期。格根、呼毕勒罕、召庙的掌权者和高级僧侣们为了获得晋位升职，每年都往北京跑，在那里用巨款购买礼物，以使自己的宝座增加一块奥勒博克（喇嘛座垫，数量不同标志着职位的高低）。他们吃喝玩乐，根本不顾寺庙的管理，结果是召庙的收入很快被挥霍一空。为了填补款项的不足，他们不得不借债，用以后的收入作抵押。他们出租庙产土地给商人们

盖店铺，借以收取房租，而且一年年提高租金。他们把城内的土地视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因而就极不愿意地辟出空地来作为走路的街道和巷子——街道和巷子是无法向谁来收租的。因此，归化城实际上只有三条从北到南的大街——大南街、大召街和席力图街，以及一条从城中延伸到城市西端的大街——朋苏克街。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街巷都狭窄异常，有的巷子连两辆轿子车都无法相错通过，如果有轿子车要穿巷而过，未进巷子之前车夫就要高声喊叫，通知巷子的另一头不要把轿车赶进来。倘若不小心两辆车在巷子中相遇，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争吵。

王财旺是到亲戚家走访出来时，在窄巷中与活佛的轿车相抵的。无论是王财旺还是他从山西带来的车夫都不懂得归化城的这规矩，活佛的轿车车夫在巷子的另一头喊叫时，他们都听见了，但是都不明其意，继续把轿子赶进了巷子。冲突一起来，王财旺并不示弱，他以为自己是大盛魁的财东很了不起，也不知道对方竟是一位活佛。语言激烈之间两个车夫扭打起来，王财旺推了活佛一把，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大盛魁的财东如何如何。活佛当即步行离去。

众喇嘛大闹大盛魁城柜的事件就是这么引起的。与僧侣冲突不但涉及民族问题同时还牵扯到了宗教问题，这在归化城来说乃是所有问题中最为严重的一项。贾晋阳已无力解决。他不管怎么施礼赔罪，喇嘛们就是不肯退去，一定要见大掌柜！无奈之下贾晋阳只好硬着头皮走进大掌柜的房间。

“出了什么事？”一看贾晋阳惶惶的神态大掌柜就知道事情不妙。

“哦……事情也没什么，”贾晋阳吞吞吐吐地说，“是王财旺财东在街巷中与席力图召活佛的车子相抵，起了一点冲突……”

“噢，我说隐隐听到外院里有人声喧吵，”大掌柜立刻就明白了，“是不是喇嘛们寻上门来了？”

说好了不得搅扰大掌柜，结果还是把他惊动了。除了大掌柜没人能把这事平息下去。归绥地方，官府道台衙门、军队绥远将军衙署、地方土默特都署、宗教有黄教活佛、伊斯兰教大阿訇、商界大盛魁王廷相，号称六大巨头，各有势力各有背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归绥地方的稳定和平衡都在这六大巨头的手里握着。其实大盛魁最为重视与黄教召庙的关系，对于喀尔喀草原广大市场的控制，好多时候大盛魁就是依着宗教力量的支持才得以巩固，而且席力图召庙是归化地区所有喇嘛召庙的本源，大盛魁与该寺庙分外交厚，活佛在私人方面又与大盛魁是甚为知近的朋友。每当席力图召修葺佛殿或举办盛大佛事活动，大盛魁都要慷慨解囊予以资助。在席力图召大佛殿前挂有一巨幅横匾，正中写着——“阴山古刹”四个大字。这块匾就是王廷相代表大盛魁所献。

王财旺哪里知道黄教召庙与大盛魁关系之重要，更不知道活佛乃是黄教广大信徒心目中的佛，竟敢与其佛争论甚至动手！简直就是无法无天！结果害得大掌柜只好放下号事亲自出面安抚盛怒的喇嘛们。

真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这边喇嘛们的事还没平息，大掌柜正苦口婆心地与众喇嘛说解呢，那劝中财东又杀了一个回马枪。史耀排开围着大掌柜的喇嘛们走到大掌柜跟前。

“怎么，史财东还未起程回乡？”大掌柜冷冷地问。

“明日就要起程，来向大掌柜道个别。”史耀不阴不阳地说。

“有一件事请教大掌柜。”

“什么事？”

“过一会儿你就会知道的。”史耀嘴角上挂着一丝得意，将身子往旁边挪挪，人群闪开，王甫仁和张武也出现了。这两位是在各自的亲友家中被史耀请来的，从他们迷惘的神情看，他们也不知道史耀是要做什么，王甫仁问道：“什么事嘛？这么当紧……我和亲家正说话呢！”

“是一笔银子的事。”史耀回答说。

“什么银子？”张武问。

“是一笔十二万银子的巨额!”史耀没说出什么银子，只强调了十二万之数。说着把目光投向大掌柜，那目光已经是凶狠的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清楚嘛!”王甫仁很不满意地问史耀，“结账会议已经结束，你还来纠缠，还当着众人的面，也太失体统了!”

“王老先辈不要着急，也先别发火，稍等片刻，带一个人见见，他自己会说清楚的。”

“什么人？”

“靖仁，去把轿车上的那个人请来!”

不一会儿史靖仁返回来了，身子往旁边一闪，露出身后的一个人。大掌柜一看吃了一惊——此人竟是山东临沂的丝线商米掌柜!

“你怎么还没走？”大掌柜惊讶地问。

“哼！我走……我是在半道里被劫回来的！我已经快到凉城了……”米掌柜面色惨白，由于激动两面腮上的肌肉一个劲儿地颤抖，“把我私押了好几天！哼！真是无法无天!”

这一下大掌柜心里全明白了。他无声地叹口气，说：“既然是我们财伙之间有话说，待我把喇嘛的事安抚完了再慢慢谈，各位财东暂且在客厅坐坐。”

“不必了!”史耀十分强硬，“事情很简单，几句话说完请大掌柜自己讲吧—米掌柜的十二万两银子是怎么回事？！说清楚了我们立刻便走!”

史耀说着把扬扬得意的目光投向王甫仁和张武。王、张二位还是不明白就里，迷惘的目光在丝线商人、大掌柜和史耀之间看来看去。

大掌柜在鼻子里哼了一声说：“既然米掌柜没有走，那就请米掌柜自己讲吧。”

“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欠大盛魁十二万账这不假。我姓米的走得直站得正，这十二万走到天边到什么时候我都认！与大盛魁相与二十年大掌柜知道我为人脾性。买卖做塌了我被洋人骗了那也是我自己的事，我认了，所以这次冬标我把自己乡里的地约房契都带来了！是王大掌柜怜惜我一家老小几条性命，免了我的债。这大恩大德我下辈子也记得！现在既然因为我搅得大盛魁财伙不和……”

“行了!”史耀截住了米掌柜的话头，“这下事情清楚了吧？十二万两银子哪！大掌柜受人一磕就一笔抹了！要知道我三姓财东二百余户三年一个账期才能分得三十万两的红利！啧啧啧，莫是咱大盛魁家大业大了！大伙儿说说吧——这事该怎么办？!”

“爹！这是从姓米的身上搜出的房约和地契。”史靖仁从怀里掏出房约和地契放在史耀身边的桌子上。

“银数是多了些……可是，这是字号日常的号事，我们财东是不该过问的。财伙诚信嘛！不然掌柜们怎么好放手做事呢？”王甫仁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像这种事过去也有过的，或把债务人逼得寻死觅活，或打官司又要给官府行贿，债务索要不成还落个恶名……”

“恶名值几两银子？——这可是十二万两白花花的银子!”史耀说，“这件事不能这么了结!”

“不这么了结你要怎样？”大掌柜冷冷地问了一句。

“怎样？——姓米的房产田地由我字号收了折价卖出。”

“我的房屋田产仅值三万。”米掌柜说，“抵不清十二万债务。”

“那也好办！——父债子还，夫债妻还！天大的事亦有大清例律管着!”

“好！我就还给你……”米掌柜盯着史耀缓缓地站起来，向大院的门口移了几步。

大掌柜觉得不好，刚要阻止，却已是迟了。只见米掌柜纵身跃起一头撞在了大门边墙角上……

米掌柜的动作太突然了，出乎了在场的所有人包括大掌柜的意料。全场骇然尽都惊呆在那里。听到消息赶到的郦先生、二掌柜和交际部的贾晋阳正遇上了这惨烈的一幕。

贾晋阳蹲下去将米掌柜抱起，呼唤着：“米掌柜！米掌柜!”已不见应答。米掌柜二目圆

睁一动不动，额角上的伤口血流如注。冒着热气的鲜血淌过米掌柜的半边面额，顺着腮帮子流到他棉袍子上，把硬缎面带花纹的深蓝色袍面都浸湿了，鲜血也染红了贾晋阳抱着米掌柜那只胳膊的袖子。

“古海！——快去请聂先生来！”

听到大掌柜的一声吩咐，吓傻了的古海撒开腿飞跑了出去。

及至古海带着聂先生一路小跑回到城柜的时候，已经晚了。众人给聂先生让开了一条路，聂先生蹲下去把脉，米掌柜的脉已经没了动静。聂先生站起来，摇摇头说：“殁了，已经没有脉了。准备后事吧。”

众皆愕然，一片静场。大掌柜趋向前去，褪了色的苍白嘴唇像风似的哆嗦着，愤愤地说道：“米掌柜啊！你本不该如此……我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呢，你就……我早知你是一条硬骨头的山东汉子，却没料到你的性子竟然是如此地刚烈！……是我大盛魁逼死了你！!”

连夜报了官。第二天一早归绥道台衙门派验尸官检验了米掌柜的尸体，确认为自杀身亡。衙门传下话，米掌柜的尸体由大盛魁负责殓葬，决定暂时厝于公义地。一面派人与大盛魁设在济南的分庄联系，将米掌柜的死讯告知其遗属；同时也将米掌柜留下的房约地契交还给米掌柜的家人。

一切办理完毕，业已是日落时分，天上阴云疾走浓密异常，纷纷洒洒地飘起了雪花。大掌柜走出自己的房间，仰脸冲着阴暗的天空望了一会儿，猛然长叹一声，跺一下脚朝外院走去。古海紧随其后，问道：“大掌柜！你这是要到哪里去？”

“把史耀找来！——我要与他说一说道理！”其实大掌柜亦是气糊涂了，哪里还能见到史耀的踪影！昨日发生米掌柜撞墙自杀事件不久，所有的财东包括史耀全部连夜起程回籍去了。大掌柜听罢气得牙齿咬得咯吧咯吧直响，两只通红的眼睛喷着火，猛地轮起胳膊将自己的一只肉锤砸在了史姓财东聚首房间的门框上，顿时皮绽肉裂鲜血迸流！这是古海头一次看见大掌柜发脾气。

“顶印”索债，大盛魁逼死人命的消息像风吹树叶簌簌响似的，一夜之间便在归化城的市井街头牛桥马市传播开来，使大盛魁的声誉遭到了很大的损失。这件事在大盛魁的历史上也成为一件重要的事件被后人们所记取，以后再未发生过。在大盛魁全部历史上因“顶印”索债逼出人命的事情总共发生过三次，米掌柜事件是最后一次。

前两次都发生在大盛魁历史的早期：一次是嘉庆年间，一位北京的京羊客因欠大盛魁的债务无法偿还还引出官司，京羊客败诉被拘，京羊客因不忍牢狱苦绝食身亡；另一次是道光年间，归化本地一地毯商也欠下了大盛魁巨额银子偿还不起，“顶印”期间被逼甚紧，结果是投了扎达海河。

这两件事给大盛魁后来的掌权人以教训，那就是“顶印”逼债要把握一个尺度。第一债权债务发生纠纷决不经官，因为一经官便明里暗里给衙门好处，即使是官司打赢了，返回部分债务，细细一算送官的好处与返回的债务顶了个平，结果还落个不通大情心肠毒狠的恶名，得不偿失。而逼死人命就有损失字号的诚信善良的名声。所以自嘉庆以后大盛魁再未发生过类似的事件。但凡是老相与，诚信可靠的商人，真正因生意赔累负不起债务，大盛魁一律给予免销！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把握，那就是在选择相与上慎而又慎，在信义上无可凭信的商人大盛魁干脆不与其打交道；而一旦成为相与，则诚信倍加，在彼此交易中给对方十足的利益，使对方觉得成了大盛魁的相与是一种荣誉，并且肯定有厚利可图。事实上也是如此，不管是在归化本地还是在北京、杭州等地，包括在恰克图经商的俄国商人，凡是与大盛魁相与的全都是信誉记录良好的商家；而一旦与大盛魁成了老相与，这些商家的信誉也就与日俱增更加巩固。

大盛魁在一方处于垄断地位，其力量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建立起来的。假如大盛魁发觉某相与信誉不诚不实，就会提前作出决断—宣布断绝业务往来，将不好的苗头掐在萌芽状态，

尽量不把事情拖到“顶印”逼债的被动阶段。而某一商家一旦落到了被大盛魁宣布“永不相与”的地步，就等于被宣判了死刑。起码归化的商家是再不与他打交道的。所以说，大盛魁信誉卓著之下落了个逼死人命的恶名，在大盛魁看来这事比生意损失几十万两银子还要严重！

大盛魁 1 第七章

一

一辆漂亮的单辕马车载着古静轩一家驶进了上史家村。远远地看见史家大院那高大的门楼和院墙，古静轩就有点紧张。马车进村之后明显地放慢了速度，可是古静轩还是嫌马车跑得太快了，他一边神色慌张地整理着衣帽一边抱怨着赶车的樊老大：“你咋把车赶得这么快？慢一点嘛。”

于是樊老大把神紧了的缰绳使劲往怀里拽着，嘴里“吁——吁”着使马车放到了最慢的速度。

照理说这史家大院古静轩不是第一次来了，可是过去他每次到史家来都是为了讨好和巴结，主客地位悬殊，人家只把他当做大盛魁的一个小伙计的家长，不拿他当回事情。古静轩自知身份低微，不敢与史财东久坐阔论，每次来都是简单地寒暄一阵，把所带的礼物捧上然后告辞。这次就不同了，他是古静轩财东下了正式帖子请来的客人，是来赴史财东的元宵宴。如今史财东要把他当作一碟子“菜”往桌子上摆呢，这礼遇倒使古静轩慌慌地不知如何投其手足了。离着史家的大门还远呢，古静轩就吩咐樊老大把车停住，他下得车来率领着老婆和儿媳一步步朝着史家那高大的灰色门楼走过去。

史家大院位于上史家村正中，占地十二亩半，宅院共分六个大院，内中又套了十九个小院子。外观上看史家大院是三面临街，院墙高过三丈，需仰着脸才能看到院墙顶上的更楼和女堞式的垛口，四面高墙板着灰色的严肃面孔，与周围的贫民房舍相隔开来。只有一座大门通向里面，门楼高大，上悬一蓝底金字巨匾——福种琅环；黑漆的两扇大门上装饰着一副椒图兽衔大铜环；大门顶上阴喙石雕楹额，上书二字“古风”，笔力雄健、浑厚，自有一种慑人心魄的力量在里头……大门口没有人。古静轩正待往里移步时，一个人迎面走出了院门，定睛一看正是月荃。月荃今日仪表爽利，头脸刮剃得干干净净，脚蹬一双新的黑色灯芯绒面布鞋，下穿黑色扎腿灯笼裤，上身着浅灰色短褂，黑色布纽从领口至胸前肚腹密密麻麻排着，全部扣得十分严谨。看到古静轩，月荃奇怪地问：“咦！——你怎么是走着来的？”

“我是坐马车来的。”古静轩指指身后跟着的马车。

“唉！这你就露法了！”月荃看见马车的同时也看到了古海娘和杏儿，他朝她们点点头笑了笑，在古静轩身边放低了声音说，“我就是怕你不明规矩才出来迎一迎的，史财东在内院门口候着客人呢！客人要在内院才下车的……”

“那怎么办？”古静轩问，“我再上车……”

“快上车吧，我来牵马……”

古静轩重新爬上车，端正一下自己坐好了，看着月荃牵了马缰绳将马车引入大门。铺着石子的甬道宽有二丈，深达三十丈开外，甬道的顶端是高大肃穆的神主牌楼。看不到一个人，马蹄敲打着石子的甬道，发出的清脆声响在两侧高大的墙壁上引出阵阵回声，那夸张了的马蹄声使得古静轩的心禁不住咚咚乱跳起来。

甬道右边的墙上开着三座大小、和模样相同的二门门楼，左边与之对称着的也是三座二门，都是抚廊出檐的双扇大门，暗棂暗柱，间量宽得足以使马车出入而绰绰有余……古静轩知道，这第一座院内住的是史家第三代长孙史光，第二座院内住的是次孙史晴，史耀排行老三住第三座院子。

马车进入第三座二门，套院的墙上又是并排一溜六个院门，这院门就容不得马车出入了；但套院宽阔可容得了双套马车调头。只见一溜华丽的轿车倚着南墙挨排儿停放着。一个老仆

正端了草料喂马。史财东站在第一座小院的门口，史财东的身后站着一位穿戴华丽的妇人，不用说是史夫人了，史财东向古静轩拱拱手连声说：“有失远迎！有失远迎！”

古静轩慌忙回了礼，下车。主客礼让一番一前一后走进院子。穿过二进院门，又穿过三进院门，看到内院。内院的正面是一溜五间灰色砖瓦的正房，西南东面亦是五间，厨房设在东厢房；内院西边在正房与西厢房之间有一道门，通向偏院；古静轩在内院停下，古海娘和杏儿由史财东的夫人引领进了偏院，男女有别不同桌而餐，女客一律在内偏院由女眷陪宴，轿车的车夫另有招待。

设在东厢房的厨房一开五间大，分为里外两间，内间是真正做饭的厨房，外间实为餐厅，平日以隔扇相间，此时宴客隔扇撤去，一字摆开三张圆桌。客人已经到齐了，史靖仁在结账会议之后和父亲一起回到了上史家村。史靖仁和父亲一起把古静轩介绍给大家，特别强调了他的儿子古海，说古海如何如何聪明能干、年轻有为，乃是大盛魁的希望，又一一向他介绍在座的客人。这就更使古静轩汗颜了——客人中只有一个人他认识，这就是曾经做过大盛魁沙尔沁驼场坐场掌柜的靳掌柜，所有的客人中还就数靳掌柜身价低微！其余的不是财主便是官人，随便拣出一位都比他身份要高贵得多！内中有祁县的知府、州府的幕友、祁县城内有名的票号、钱庄的财东、大盛魁退休的掌柜；还有两位是以进士身份赋闲的文人，以及一个身份虽然不高但与史财东关系非同寻常的龚秀才。

时近中午，男客这面除了一张椅子尚且空着之外，其余都已坐满了客人。这张空椅子居于三桌北边倚的正中位置，大家都明白这位未到的客人才是今日宴会的主客，许多人都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那把空着的太师椅，但又不便多问。史财东看出了客人的意思，微笑地站起来向大家拱手抱拳说道：“诸位请原谅，请大家略略候一候，今日的贵客过一会儿就会到的！”

史财东故意甩了个包袱，没有说出这位贵客的名字，微笑中透着某种神秘和得意的意味。

其实大家正在等待着的贵客不是别人，正是大盛魁年轻有为的在任掌柜祁家驹。此刻在祁县城通往上史家村的大道上，名扬塞上的宝马“白天鹅”正载着祁家驹疾走呢。通身雪白俊美依旧的“白天鹅”四蹄疾蹈在大道上扬起一溜烟尘，它的华贵与矫健的身姿引起路人的阵阵赞叹。然而在“白天鹅”稳如软轿的脊背上，祁掌柜的心境却并不像他的宝马坐骑那样潇洒自若。自打两年前在乌里雅苏台草原上栽了跟头，丢掉了大盛魁大掌柜接班人的显赫位置，祁掌柜的心里便一直不能舒畅。被调往汉口马庄后，祁掌柜托病在家休养了三个月。

事情的变化就发生这在三个月之内，大概是祁掌柜回家养“病”的半个月头上，龚秀才登门造访。

祁掌柜家居祁县城内三贤巷，是一个三进套院，既为养病，加之心情不畅，祁掌柜待在家里极少在城内露面，三个院门终日里都是静静地关着，与主人不在家没有什么差别。祁掌柜吩咐下人，概不见客。这一日上午一位客人叩响了祁宅大门的铜制门环。老家人打开门见来访的是祁县知府的文案龚秀才，便说：“实在对不起，我家主人有吩咐：他身体有恙，不能见客。”

“龚某人哪里是什么客人，我是祁掌柜的老朋友，就连我这文案一职都是祁掌柜保荐的呢！你难道不知道吗？”龚秀才说，“请通报你祁掌柜，就说我是来探病的。”

龚秀才早就探得，祁掌柜其实并无什么疾病，他只是因为被字号降职觉得脸上无光不愿见客罢了，而他的造访正是冲着这而来的。

祁掌柜正在书房内品茶读书呢，老家人轻轻地走进书房问道：“祁掌柜，知府文案龚秀才来访，您见还是不见？”

“我不是早说了嘛——任何人不见！”

祁掌柜一听是龚秀才，心里立刻就生出了警惕。这个龚秀才原本是他情投意合的挚友，只因为龚秀才这些年与史财东史耀过往甚密，祁掌柜便与他断了来往——大盛魁财伙不睦、

壁垒分明，这在祁县尽人皆知。

祁掌柜硬邦邦地甩出一句，连眼皮都没有抬。

这时候恰巧祁夫人进来了，听见祁掌柜的话叫住了老家人，说："等一下。"

祁夫人听老家人又把龚秀才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然后对祁掌柜解释道："龚秀才今日登门并不是来做客的，人家是来探望你的病的，龚秀才手里还提着礼物。再者说，龚秀才也不是外人，他是你的自幼好友，别人可以不见，把龚秀才拒之门外恐怕于情理上不合适。依我看你还是邀龚秀才与你聊谈聊谈，龚秀才知书达理也算是一方名士，或许可以为你聊解心中的郁闷。"

"你哪里知道，龚秀才此番来怕不是那么简单，十有八九他是蒋干过江——来做说客的。"

"什么说客不说客的，你何必那么多心呢？"

"妇人之见！大盛魁历来财伙不和，难道你不知道？"

"我不管什么大盛魁的财伙和不和，我只知道将自己的挚友拒之门外是不合礼数的，人家会在背后议论我们恃财眼高瞧不起人。其实龚秀才他就是真的来做说客又如何？你又不是一个死人没有自己的脑筋，难道你会听他的不成？！要我说你和他谈一谈，说不定从他的嘴里还能知道史财东那方面的许多事情岂不更好？"

"好吧，请他进来。"祁掌柜听从了夫人的意见。

祁掌柜把龚秀才迎进了书房，双方见了礼各自落座，说了些寻常的客套话。待女佣为他们斟好了茶，退出去，老家人也退出去之后，龚秀才呷了一口茶将茶杯放回到茶碟里，轻轻地扣上杯盖，说："祁掌柜近来病情可好些？"

"没事，我只是身体略感不适，调养调养就会好的。"

"不知你请的是哪位郎中诊的脉，服的什么药？"

祁掌柜支吾道："郎中……便是祁县城里宝和堂的坐堂李先生，药么，也就是胡乱吃些药吧。"

"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龚秀才望着祁掌柜的眼睛深处问道，他的嘴角挂着的那丝诡秘的略带嘲讽意味的笑就像麦芒似的刺痛了祁掌柜，使祁掌柜心里觉得很不舒服，便有些不高兴，眉头不由得皱起来斜着眼睛望着龚秀才反问说："有什么话只管说，何必这么看我！"

龚秀才笑了，说："你我是自幼在一起长大的好朋友，恕我直言，依我看你的病不在身上而在心上。其实宝和堂的李先生我早就见过了，他给你开的药方子只是些调脾理气的药品，连李先生都说你根本没有病。"

"病是有，"祁掌柜吞吞吐吐说，"只是不那么要紧罢了。"

"其实我以为若是心病去了，身上的病也就自然没了。我这里有一个治疗你的心病的方子，不知您愿意不愿意看一看？"

龚秀才一边注意着祁掌柜脸上的反应，一边将手伸进袖筒里等对方一点头就把他的"药方子"拿出来。

但是他没有等到祁掌柜点头。祁掌柜是何等人物，什么世面没有见过，什么样的人没有见过，隔着衣服早就把龚秀才的肠肠肚肚都看得一清二楚！祁掌柜伸出一只手冲龚秀才摆了一下，说道："你的药方子上写的些什么我不看也知道，你的肚子里的话不说出来我也明白——你不是来探病的，你是来为史财东做说客的。你是要拉我入伙，帮着史财东对付大掌柜，是不是？"

"这……这从何说起？"龚秀才被祁掌柜一下戳穿慌张了起来，辩解道。

"龚秀才，你我朋友一场，在我眼前你也不必遮掩，你端史家的饭为史家做事这我能理解。但是要我祁某人投靠史财东去反对大掌柜，做不仁不义的事情，我是实难从命！俗话说得好，人各有志，不可强求。"

“好！既然你已经把话挑明，我也就实话实说，你说我是说客我便是说客，我此番确是奉史财东之命而来。我乃是蒋干过江，劝瑜降曹。”

祁掌柜大笑起来：“那你自该知道蒋干得了个什么下场吧？”

“蒋干被天下人耻笑这是尽人皆知的故事，可是我龚某人非蒋干也！”

“此话怎讲？”

“首先史财东非曹操也，而你祁掌柜也非是周瑜。今日之时更非是三国时代，彼一时此一时也。想当初三国鼎立，蒋干拥曹、周瑜拥孙都是为了争天下，是你死我活。而今，你祁掌柜也罢，大掌柜也罢，史财东也罢彼此都是一家人，所谓财伙一家这和三国争夺天下完全是两码事情！这一点你便搞错了！俗话说得好：家和万事兴。大盛魁生意做好了，不论是财东或者掌柜大家都有利益在里头。我如今所做的事，就是要劝你不要和财东作对，照理说大盛魁的事情你比我知道得多得多，想当初字号把你放到乌里雅苏台分庄做坐庄掌柜，史财东是为你出过力的，他王廷相并不是很情愿把你当做他的接班人的。王廷相是迫于史财东等财东们的压力才同意的了。这件事你比我清楚。”

“这倒是……我当然记得。”

“你刚才说我来劝你投靠史财东是要把你置于不仁不义之地，那么我问你：史耀邀集众财东推举你做大掌柜的接班人，对你是如此地器重！要知道大盛魁的大掌柜那是何等了得的位置，就是说众财东把字号的希望全都放在了你祁家驹的身上！于理于义你都该知恩图报才对，然而你却是非混淆，一心一意跟着王廷相跑，岂不让众财东失望吗？！我以为这才是真正的不仁不义也！”

“其实我祁某人心里并不糊涂，史耀众财东对我的情义我是时刻铭记于心的！”

“还有，如今只因为你略有失误，王廷相他就把你从乌里雅苏台分庄的重要位置上撤下来，贬到了汉口马庄。那汉口马庄的坐庄掌柜是个什么角色？——在总号连第十把交椅都排不上。一个是拥你扶你，一个是撤你贬你，孰亲孰远不是不言自明的吗？！你祁家驹是何等聪明的人，这简单的道理还用得着我来提醒吗？！”

祁掌柜不说话了。

龚秀才又说：“还有，年前在归化开财东会议的时候，史财东曾经约见过聂先生……”

“聂先生？……他和字号有什么干系？”

龚秀才说话时那狡诡的眼神让祁掌柜疑惑了。

“有什么干系？——当然有干系！聂先生是归化城的第一名医，又精通算命术，这你该知道吧？”

“那么，王廷相每当生病必请聂先生来诊治，这事你也该知道吧？”

“当然知道。”

“这就对了。史财东从聂先生的嘴里知道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

“这件事情不但重要，而且与你祁家驹息息相关！……这就是聂先生在为王廷相诊脉的时候，发现他的肝病已经十分沉重！”

“啊！”这消息使祁家驹颇感意外，他问龚秀才，“这事可确实？”

“自然确实。”龚秀才说，“聂先生说，王廷相有隐退之意……”

“噢，真有此事吗？”

“事情当然是有的，聂先生也没有必要在这件事情上欺骗史财东，想要隐退的话想必王廷相是说过的。但是以心相度，我看这话王廷相不过是随便说说罢了，若真让他让出大掌柜的位置他是不肯的。”

“我想也是的。”

祁掌柜点点头，冷漠和警惕在不知不觉间消失了，两个人的谈话就渐渐地投机起来。一

场谈话从早饭之后一直进行到午间，双方都没有罢休的意思，祁掌柜热情挽留龚秀才共进午餐。吃饭中间两个人又说了许多话，这时候在祁夫人的眼里看来，龚秀才和祁掌柜已经成了十分体己的知心朋友了。这景象让祁夫人看了高兴，原来龚秀才在与祁掌柜谈话之前早已拿话把祁夫人说动了。

午饭后两个人回到书房，祁夫人兴致勃勃地拿出围棋摆开来，让龚秀才和祁掌柜一边弈棋一边聊。时光就在弈棋与聊谈间度过。晚饭时他二人也没有移身，祁夫人吩咐下人将饭菜送至书房里。

直到夜阑人静，龚秀才方才起身告辞。祁掌柜携着龚秀才的手穿过三门二院一直送到大门外方才停住。临别时，在昏暗的星光下祁掌柜伏在龚秀才的耳边低声说道："碍于身份，目下我不便于亲自到史府去请安，回去请转告史财东，就说对他的深情厚意我祁家驹一定铭刻在心没齿不忘！但当用得着我的时候我自会报答，请他放心！"

自打龚秀才来过之后，祁掌柜心境大变，笼罩在他脸上的郁云闷气一扫而光。药也不吃了，本来告了三个月的病假，结果只在家里待了不到二十天就骑了"白天鹅"急急返回汉口马庄去了。内中的奥妙外人概不知晓。汉口马庄上的同人只看见，精神沉郁的祁掌柜回了趟家之后简直就像变了一个人，做起事来精神振作情绪高昂，不日间便把汉口马庄里里外外整治得井井有条。不久这消息便传回了归化，总号大掌柜、郦先生都为祁掌柜的可喜变化而高兴。大掌柜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当祁掌柜他记取教训以励后来，他还是大有前途的。"

大掌柜哪里会想到，这个他为之高兴的祁掌柜已非是昔日的祁家驹了！自从与龚秀才做了一场深谈之后，祁家驹已经成为了史财东棋盘上的一个重要棋子。这个大掌柜非常器重的大将之才在不久的将来回报给大掌柜的是他做梦都不会想到的沉重打击！

现在距离那场谈话已经过去两年有余，祁掌柜作为大盛魁在任掌柜于回乡休假的时候应邀出席史财东的元宵宴会，乃是任谁也挑不出毛病的冠冕堂皇的举动。这是祁掌柜头一次登史财东家的大门。但是尽管这举动无可挑剔，出于谨慎祁掌柜还是没有按时去赴史财东的午宴，中途祁掌柜拨转了马头奔南而去，他到距上中家村四十里外的一个朋友家里去了。在那里祁掌柜一直挨到太阳落山，当橘黄色的月亮升上树顶的时候，祁掌柜才跨上"白天鹅"奔向了上史家村！

其实几桌宴席在史耀的安排中只是前奏"小菜"，他招待客人的"大菜"在晚上。古月荃在厨房后边匆匆吃了些东西之后，主人便把他打发到祁县城里去了。他去做什么？去请县里的高跷队和旱船队。这也是模仿乔家的壮举。去年的正月十五，乔家为了睦邻乡里把县城里能闹红火的高跷队和城西旱船队请到了乔家堡演出，本意是为乔家堡的男女老幼不出村子就能看上红火。不想祁县城内技艺最高的城关高跷队和城西旱船队一来，把锣鼓、脑阁等都给吸引到了乔家堡，但凡到的乔家一律给予丰厚的报酬。祁县城内和周围十乡百十几个村子的人们听到消息，都从四面八方聚向了乔家堡，结果十五的红火便集中到了乔家堡，祁县在元宵节的夜晚变成了一座冷清清的空城。这可就影响大了，胜传一时。去年元宵节史耀带着家人就是在往祁县去的路上听到消息，调转车头到乔家堡看的热闹，看热闹还不算，乔家在自家的院子里露天摆开一百多张桌子的宴席招待有头有脸的人物。史耀当然也吃了乔家的元宵宴席。

今年史耀也要模仿乔家来上一回。元宵佳节乃喜庆的日子，各方来客不论官人、财主还是富贵大贾，大家在一起开怀畅饮说东论西，加上席面还有两位饱学的进士郎赋诗，好一番热闹，挨至宴席结束，天色已近黄昏。史耀请客人到院中易席而坐，摆上各种水果和名菜，品茗赏月。两位进士又应众人的请求，以月亮为题作起诗来。

这时候大院内的仆人和帮忙的村人出出进进摆桌子搬凳子，为晚上的百人大宴忙碌开了。不久，一阵马嘶车轮滚动之声传来，县城里的高跷队和旱船队先后到了。嘈嘈嘁嘁的人

声从大院的四面八方传过来，这就不只是史家大院，而是整个的上史家村就像是一锅即将滚沸的水，沸沸咕咕喧腾起来。

月亮斜斜地挂在东边的天空，在晋中平原的田野上，顺着车马大道和农田小路，一辆辆载着人的马车、驴车和一群群步行的穷苦农民，从四面八方踏着月色聚向上史家村。欢声笑语隐隐传来，被自己的壮举刺激得十分兴奋的史耀不断地离开座位走到院子门外去迎接不期而至的贵客。贵客都请到了内院。客人越来越多，内院里的安静亦为热闹的气氛所代替，都是场面上的人大部分互相认识，彼此寒暄问候之声不断，两位诗人也停止了作诗。

二

正值春耕春播的农忙季节，要耕地、要整地、要运肥施肥、浸泡种子，地里有做不完的营生，回到家里还要做饭洗衣打整家务，纵然是这样古海娘还要忙里偷闲地串门聊天。杰娃家、靖娃家、张婶家，就连住在村北的樊家她都去了，或是借牛具或是还笸箩了，寻找着各种理由发泄自己的情绪。就连平日里几乎不来往的段靖娃的侄爷小南顺的首富段财旺家她也去了。段老财以小南顺的首富自居眼界很高，他家的宅院坐落在村子中心，是三处全封闭的三进砖瓦院，总是静静地关着门，令古海娘望而却步。现在古海娘底气足了，敲响了段老财的大门，张口提出借段家的耕牛使用两天。其实村子里养耕牛的人家有二十多户，今日古海娘偏要借段老财家的用——老太太拧麻花，要的就是这个劲儿！东家出西家进，聊谈的主题逃不了他门古家全家被邀去赴史财东家赴宴的事情，继而又不可避免地该到她的儿子古海。儿子的成功在做母亲的心里燃起的希望之火，照亮了小南顺，使古海娘仿佛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

杏儿的兴奋比起婆婆要含蓄一些，她的社交圈子并没有扩大，还是局限于靖娃家、杰娃家和张婶家。只是要比过去活跃得多，对杰娃媳妇的羡慕妒忌的心情不见了，脸上总是挂着笑。衣着也要较过去整齐多了，一天到晚嘴里哼哼着，把一些苦恹恹的民歌唱出了喜滋滋的味道。

古静轩就不同了，老爷子的思想比杏儿婆媳要宽阔得多，也深刻得多。他不像古海娘那样压不住阵式，颠儿颠儿地四处去炫耀，昂亢和兴奋并没有改变他沉默寡言的性格。从早到晚依然是言语极少，照例是每日清晨早早就挎了粪筐去拾粪，走路时也还是和往常一样眉头微皱、目光盯着脚尖前三尺远的地方，见着谁打招呼寒暄并不提海子和他们全家到史财东家赴宴的事。而实际上他的心思要比家里的妇人们钻得更深、走得更远，就像地里长着的黑豆，下种之后只是先把力量和营养用在根系上，根已经扎了很深了地面上却看不到出芽。老头子照例是不做田地里的活计，有一点变化连古海娘和杏儿都不曾注意到。她们婆媳下田做活儿的时候古静轩不像往常一样闭门读书了，而是背着手走出院门，沿着自家的院墙绕过西邻的张婶家的院子，一圈一圈地走，观察着、思忖着。有时候一个上午能绕着两家的院子走十几圈。还常常站在自家院子的东墙下冲着墙外的一片田地呆呆地发怔。那是住在他房后的段靖娃的堂叔段举的三亩上好的水地。

古静轩在想什么？他在想古家未来的宅院！说到宅院就不简单，它不只是供人们居住生活的一个空间。对于古静轩来说，或者更进一步对于晋中乃至山西人来说，甚至再大胆地推而广之对于受儒道文化熏陶了几千年的中国人来说，宅院就像一面旗帜，它标志着一个人一个家族在事业上成就的大小和社会上的地位高低；它是一个人走向世界的出口，也是一个人完成自己使命之后的一个安静而可靠的归宿之地。所谓落叶归根，一个人在自家的宅院内落生，不管你创下了多么宏伟的事业，或是一生多么失败，最后都要回归到这宅院里来。否则你就是一个残缺的人，宅院就成了人生的总结。许许多多的人，一生奋斗最后就是归落到自己祖籍的土地上修造成一座宅院，就像给自己造了一座纪念碑似的感觉。他们节衣缩食，有的人一辈子就只做了修造宅院这一件事情！所以你走遍晋中大地，到处都可以看到修造得十分精美的豪华的宅院，而那些宅院的主人都在吃着最简单不过的饭食。在田里刨食的农民、

出外经商的商人、在官场上混饭的官宦，大家都拼命地做，拼命地挣钱捞银子，把钱积攒下，最后全部都落在了修造宅院这一项上。到处都耸立着一座座纪念碑似的宅院，一律的深灰颜色，每个村子都是。有大有小，林林总总地散布在黄土地上。当你俯瞰大地的时候，也许你会不由自主地产生这样的遐想——一它们还能被称作是宅院吗？经过千百年来的代代相传，这种宅院思想、宅院情结已经根深蒂固地植根在了人们的心灵深处。

除了像纪念碑，山西的宅院还像城堡，不是现代城堡，而是像欧洲中世纪的城堡。

单说古静轩。腊月里古静轩在收到姚祯义托人捎回的报喜信之后，当天夜里就心情激动地撬开了自己卧室山墙上的一个小暗室门。从中取出一包银子和一张拿油布严密包裹着的图纸。那包银子是他在天津卫做生意多年积攒下来的，总共有将近三千两；那张图纸是他父亲传给他的，不是埋藏宝物的示意图，是他父亲亲手绘制的一幅宅院建筑的平面蓝图。那蓝图即是古静轩父亲一生的最高奋斗目标，他本人未能实现，把蓝图作为遗愿交在了唯一的儿子手里。目标并不十分远大，只是两处三进的砖瓦四合院。

古静轩从天津卫败回到乡里之后，手里的银子不足八千两。他把一生辛苦换下的这些银子掂量了一番之后，觉得财力和底气均不够足，只拿出一部分翻盖了他现在住的这座四合单院，又花了些银子买下了现在他院子东边的一片三间量单院的宅基地皮，用土围墙围了起来。古静轩不敢贸然从事，他要考虑培养儿子——海子那年才六岁；他要考虑生老病死天灾人祸诸多因素会给他的家庭带来的困难；他不敢把仅有的一点银子花费干净。过日子就和打仗一样，他得留着点预备队，他知道给儿子娶亲是很费钱的事情。而且那时候他想自己也本不可能只有一个儿子，至少要再生两个，要知道把三个儿子都培养成人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遗憾的是，老婆在海子之后就再也没有给他生出儿子，连女儿也没有生。没有也罢，好歹有个海子可以接续古家的香火，也可以给自己一个安慰了。他自己就是单传，他想这也许是命，认了，就一心一意守着培养自己的独苗儿子。心里呢，却是有块病坐下了，使他郁郁地总也无法快活。这块病的症结一方是由于在天津卫的失败，另一方也是因为父亲交在他手里的遗愿一时不能实现，觉得愧对先人。

现在他终于看到希望了，整整熬苦了七年！他觉得自己在七年中受的煎熬并不比儿子来得轻松，甚至还要更沉重一些——儿子在字号上立了功，又做了大掌柜的贴身伙计，只要今后的三年顺顺当当过去，他这苦海中的舟船就算是划到岸了！在大掌柜身边做事的儿子跟着大掌柜吃香的喝辣的，这余下的三年辰光已不像以往那么难过了。这份熬盼也就会轻松得多。海子出徒当年可顶一份身股，记在万金账上的功劳还给他的身股另加一份重量，就算是一厘二厘的身股，三年一结账，分红的银子少说也在数千两之上！如此这般只消两个账期下来，儿子分红所得的银子再加上他的积蓄够他盖两处三进的套院了！父亲的遗愿就可以实现了！他这辈子还指望什么，把儿子培养成了，盖起两座三进的套院，就算完成了，可以瞑目了。到了阴曹地府见了自己的父亲就可以交代了。

也算是老天成全古静轩，住在他屋后的段靖娃的堂叔段举恰巧是个不争气的角色，染上了大烟瘾，放出风来要出卖他屋前的宅基地给自个儿换大烟抽。年关段举就难挨得过，急着用钱！当下古静轩就拿出一千两银子买下了段举的一亩三分宅基地，请了中人，签字画押约定永不翻悔。古静轩雇了樊家兄弟连明昼夜赶趁着把段家的院墙拆倒，将买下的一亩三分地再围到了自家的院子里，赶到春节前完成了这件大事。

可是正月十五之后，古静轩的心境就又上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台阶。赴史财东的家宴在他的眼前打开了一个更开阔的世界，使他产生了一种登高俯览的感觉，类似那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当他以这种新感觉来重新审视父亲留下的古家宅院的建筑蓝图时，就看出了父亲的没有魄力。他在心里嘲笑着父亲对儿子和孙子能力的低估，决心对父亲设计的古家宅院的建设蓝图来个大改革！两处三进院子算什么？！他要盖起四外三讲的砖瓦院！他绕着西邻张婶家的院子转来转去，盯着段家的几亩水田怔怔地思谋，心里就是在盘算，如何

把左右邻舍的地皮吃掉！加上他自家现成的一处单院，一处单院的空地和已经从段举手里买下的一亩三分地皮，正好是够他盖起四处三进院子！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就准备开始实施了。他问古海娘说：“他娘！我说，你这几日老往他张婶家跑，尽说了些甚？”

这是晚饭的时候，一家三口高高兴兴地吃着饭聊天，聊着聊着古静轩就向古海娘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古海娘思想浅薄不理解丈夫话中的深意，随便说道：“瞎叨唠呗，女人在一起还能说个甚？东家长西家短，没个什么正经的事情……”

“他张婶没跟你说，她有什么打算？”

“她会有什么打算？”

“嗨，这不明摆着么，敲锣打鼓放鞭炮——又一年过去了。他张婶不该为自个儿的出路想一想？”

“出路？——什么出路？他张婶不是好好的嘛！”

“爹大概是问张婶会不会改嫁的事，”杏儿思维敏捷，反应也快，她的猜想接近了古静轩的本意。杏儿说，“爹……你问娘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倒是也有这个意思……”

“不嫁！”古海娘很肯定地说，“他张婶和咱们家邻居这么多年了，你还不知道，坚贞着哩！那天我还逗笑着问她走不走，她说，她生是张家的人死是张家的鬼！一心一意就等着张有！说了，张有给她托梦了，这会儿正在口外熬苦哩，等钱挣够了就回家！”

“噢，就是说她对张有不死心啊？”

“死什么心？他张婶是铁下一颗心等张有回来！靳家堡的靳掌柜还不是一样？走了三十年，如今终于回来了，盖了房买了地还抱了个儿子。”

“怕是张有和靳掌柜不一样哩。人家靳掌柜虽说是三十年不能回家，可大盛魁的万金账上写着他的名字哩，每三年的分账都有红利寄回来，也有信。张有可是杳无音讯，一走二十年了，生死不明！”

“这倒是，以我看，他张有叔就怕是凶多吉少。不然的话怎么也得有个音讯才是呀。”

“他张婶不缺钱用？”

“缺钱肯定是缺的，不过她过日子俭省，也能吃苦，好歹粗茶淡饭能把肚子填饱就能挺住……怎么？你是想接济她吗？觉着自个儿财大气粗了不是？”

“我没有那个意思。”

“有也不行！俗话说得好：救急不救穷。若是一时遭灾受困怎么都好说，可是一个‘穷’字在家里扎下了根，那就谁也帮不了！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

“倒是这个理儿……你没有听说她张婶准备不准备卖地皮？”

“啊哈——”古海娘失笑了，“他张婶有什么地好卖啊？她种的那二亩旱地还是租人家段财旺家的呢！”

“我是说宅基地。那不是她自个儿家的吗？”

“不会卖！她就那么一处院子，卖了她到哪儿住？……”说着古海娘警惕了，拧着细眉毛盯住丈夫问，“哎——这话怎么出来的？是不是有人托你打听了？这个主意打得可缺德！人家寡妇人家的……嗨！也不是寡妇，张有还没死哩嘛！可毕竟是一个妇道人家独过，谁要是打人家张婶宅院的主意，那就是欺负人了，趁人之危……是缺德的事儿！他爹，这种事你可不能插手！谁打主意让谁自个儿问去！”

“爹！这事你不光别插手，”杏儿也插言道，“还得劝着点儿才是，娘说得对，做出欺负孤儿寡母的事缺德哩！再说了，张婶和咱家相邻这么多年了，连海子都是张婶接的生，她的难处咱们得帮着，有人欺负她咱们还得护着点儿才是哩！”

“这倒是对的，不能欺负孤寡人家……”古静轩吭吭哧哧地说，觉得与老婆和媳妇对话很困难，“不过，假如是她张婶自个儿……主动要卖她的宅基地，就另当别论了。那就谁愿

意买谁买，就像咱们买下了段举的宅基地一样，就不能说成是欺负人了！”

“那倒是……”话这么一说，单纯的杏儿就能接受了。

“倒是什么？这是两码子事！”古海娘对丈夫的话还是不能接受，“段举卖自个儿的宅基地是自愿的，他抽大烟等着用钱，咱古家不买他还会卖给别人的！而且他那一亩三分地皮本是不值那么多钱的，咱多给了他银子，也是为了自己个儿心里落个妥帖。这祖上下来的宅基地到底不同别的……”

“是哩，当初段举那块地皮张口要的是八百两银子，可咱还了他个一千两！给他个碗大汤宽！”古静轩理直气壮地说，“要不他段举把地皮卖给咱，还一个劲儿地谢咱哩！——就是因为咱明着多给他二百两银子！咱这事办得不单是买下了段举的宅基地，还成全了段举哩！这事搁给别人，段举要价八百，还价还不得压成五百？两下一扯，成交也就是六百五十两银子了！在这件事上谁敢在背后说咱古家的一句不是？！”

“那是！没人敢乱嚼舌头！”在这一点上古海娘同意丈夫的意见。

“咱姓古的以仁义之心待人……”古静轩说道，突然把话锋一转，“要是有一天他张婶也像段举似的放出风来，说是要卖她的宅基地，咱古家照样是要八十给一百！决不亏她！”

“这又说到哪儿了，”古海娘说，“人家他张婶是不会卖自个儿的宅基地的！”

说到此，古静轩觉得难于再深入下去，便打住，说：“吃饭吧。”他想自家的这俩女人毕竟是妇道人家，有些道理需要他掰开揉碎慢慢地讲给她们听，方能一点一点地明白。好在事情又不急。晚上，躺在被窝里了，古静轩有一搭没一搭地问妻子：“你说……这会儿，咱海子在做甚哩？”

“做甚？”古海娘认真地思索着说，“大概和咱这会儿一样，睡觉哩。”

“你就知道个睡觉！妇道人家！”

“那你说海子这会儿做甚哩？”

“我一下子猜不准，或许是陪大掌柜吃宴席哩？”

“都半夜了吃什么宴席？”

“这你就不懂！这是生意上的事！吃宴席那是应酬，吃在其次，主要是谈生意呢！”

“噢……我还真想不出来的，大盛魁那是多大的买卖呀！和蒙古王爷和俄国人做生意，讲的都是蒙语和俄国话！那是三条舌头的商人啊！”

古海爹问古海娘：“段老财怎么样？他家的院子我还从未进去过呢。段家的人也太牛气了。”

“哎！段老财小宅院可好着哩！三进的院子地上见不着土，全铺着灰砖，出檐和明梁也都漆画得美着哩！”

“有多美？——有史财东家的宅子美气？”

“哎，要比史财东家段老财可就差远了！”

“是哩，不能比！史家是什么样的人家——大盛魁的财东！段家算什么，你知道不？”

“当然知道，段财旺他爹在归化城开了制马衣的店，几十年闹下十几万银子后就把马衣店盘给了人，回小南顺来了。”

“对。放在台盘上称一称，他段家不过是那种长着一条舌头的吃穿刚够的小商人。他家那三处院子，说实话只有一半是挣下的，那另一半是从嘴里和身上省出来的。不舍得吃不舍得穿！”

“这话倒不错，段老财家的俭省在小南顺是出了名的。一年四季，除了腊月二十三祭灶王爷，正月初一至初五过大年，还有元宵节那天能见得着肉，其余的日子段家上下，包括段老财本人一年四季不舍得吃一点肉！也太抠！”

“所以人们才叫他‘疙促老财’呢！”古静轩说，“段老财只不过是一只鸡！”

“咋就比成鸡了？”

“我是把他和凤凰比的。三条舌头的商人是凤凰，闹钱无数！”

“那咱海子将来就是凤凰？”

“你说对了！只不过是眼下咱海子还羽翼未丰，不用多，再过三年之后你再看咱海子是什么成色！哼！他段财旺算个甚哩！将来小南顺的首富大老财是咱古家！”

“我看也差不离！”

“不是差不离——就是！”古静轩坚决地把妻子语义含糊的语句改下过来，“他段老财不是三外三讲的院子么，将来我古家要盖起四外三讲的院子！屋脊也要高出他一尺。”

“盖四处院子做甚？”

“怎么，你当我和海子是单传，咱古家子孙后代就都是单传呀？杏儿她那身子还不给古家生个五男四女的？杏儿要没那能耐，我就给海子娶妾！反正古家有了钱以后人丁也得旺起来。钱还不是人挣的？记住我的话——有了人才能有钱！”

“这话说得早了点儿……”古海娘琢磨着丈夫的话，突然间有点醒悟了，问，“哎——这么说那谋上他张婶宅基地的不是别人，正是你了？”

“这你就又猜对了。”

“这……不合适吧？”

“我不是说现在就要做的，当然这会儿她张婶不死心，可再过三年五载，再过十年八年张有要是还不回来呢？他张婶到那时候还会死着一个心眼儿等下去吗？总有一天她会守不下去的。”

“这也倒是实情。”

“对了。咱是先把事情想到了，话自然是不能说出来。打听着，一旦她张婶心思松动，她那宅院别落在别人手里。”

“哦——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说到兴奋处，古静轩披着衣服下了地，重新把熄掉的油灯点着了，托着油灯，跟拉着鞋走到山墙跟前。

古海娘不解地问：“深更半夜的你这是要做甚？小心着凉哇。”

“我让你看样东西。”

古静轩把挂在山墙上的一幅字画摘下来，拿手抓住挂字画的钩形铁钉拧了几下就势一拽，一扇伪装得极巧妙的门就被他拉开了。古静轩从墙上的小暗室中取出一个棕色的油布包着的小包，打开来，里面是一张折叠着的纸。

“这是什么？”

“图纸。”古静轩把油灯交给妻子。

“爹留下来的那张盖宅院用的图。”

“不，是我重新画的。”古静轩说着把被子推推，在炕上腾出一块地方铺开图纸，他拿手指指图纸说，“爹留下的那张图纸废了，不能用。我画的这张图上是四处三进的院子呢。”

“啧啧啧，想不到你还真有点心眼呢！”古海娘称赞着丈夫，把衣服在肩膀上披披好，兴味极浓地欣赏着丈夫的作品。许多地方她看不懂，古静轩就耐心地把图上的圈圈点点和直的弯的粗的细的的毛笔画下的线条都代表着现实中的什么一一讲给妻子听。末了，古静轩指着图上的四座院子中心各写着的一个字排儿念给妻子说：“这几个字是——福——禄——祯——祥。”

“什么意思？”

“这是咱四个孙子的名字，将来他们每人占一处院子。”

“啊哈，你连孙子的名字都给起好了？”

“你以为咋的，依照姓氏的规矩，我这辈子是双名，海子那辈是单名，到孙子他们就又是双名了。四个孙子就叫古诚福、古诚禄、古诚祯、古诚祥……”

不久，晋中大地普降了一场喜雨，田里的麦苗在一夜之间就顶出了绿油油的芽。古海娘和媳妇下地锄草，婆媳俩并排蹲在麦垄里，一边高高兴兴地说着话一边朝前挪着。古海娘把公公给四个还不知道在哪儿的孙子起名儿的事说给了媳妇。

杏儿一听倏地就脸红了，说：“爹也是的，海子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倒把孙子的名都给起好了，还四个呢……”

“还害羞呢？”婆婆打趣说，“自己又不是初嫁过来的时候，不懂事。这一晃过去都七八年了，也算是老媳妇了！赶明海子回来，你可知道怎么做了？”

“知道了……”

杏儿点点头，望着眼前油旺旺的小麦嫩苗，她心里下着决心：“等你海子回来，看我不把你狠狠地……”

过了一会儿杏儿独自悄悄地哭了，她又想到了，七年多没见面海子早不是走的时候的样子了。该长成一个七尺高的大汉了……就怕是还没等她狠狠地把海子怎么怎么样了，就已经被海子狠狠地那个了……血液在她的身体内奔腾，像汹涌的激浪冲击着她的心，那心热切难耐，把她的热情释放出来，就是一首歌：

家居在太原，
我爹他叫孙里；
生下我一枝花，
取名孙玉莲。
玉莲我一十六整，
刚和太春配成婚；
好一比蜜蜂见了花，
心中喜盈盈……
……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实难留；
手拉着哥哥的手，
送你送到大路口。
走路你要走大路，
你可不要走小路；
大路上那个人儿多，
能给哥哥解忧愁。
坐船你要坐船舱，
你可不要坐船头；
河上那个风浪大，
小心跌进河里头。
……

三

薄云蔽日，天空中飘着一些细碎的散雪，被风吹得唰唰拉拉地扑在人们的脸上和身上。沿着自然形成的宽阔的库伦—恰克图大道，一支大约由二十多人组成的马队簇拥着一辆俄罗斯三驾四轮马车在向前疾驰。马车的车辕很长，一个上年纪的蓄着大胡子的俄国老头坐在高高的车夫座上驾驶着马车。老车夫嘴里不停地吆喝着，把长长的鞭梢在离他很远的马头上抽响。四只车轮飞转着辗压着大道上的积雪，发出吱吱嘎嘎隆隆的轰响。

大掌柜身穿貂皮大氅，头戴北极褐狐皮风帽，舒舒服服地仰靠在座位上。车篷的后面和左右两侧都是密封的，顶部呈半圆形，都由厚厚的绿色俄国毛毯围着，前面的视野很开阔。

大掌柜身体随着颠簸的车身摇晃着，目光从半眯着的眼缝间撒向广阔的恰克图原野。这里是中俄边境地带，远处的山峦间有幽绿色的松树的绿影在闪现。一片杂乱的马蹄声陪伴着沉思的大掌柜。

在大掌柜身旁坐着一位中年俄国人，灰蓝色的眼睛白皮肤，头戴一顶黑猫皮的西伯利亚软帽。他叫彼夫佐夫，是俄国专事对华贸易的六大公司之一——伊尔库茨克公司驻库伦分公司的经理。大掌柜乘坐的这辆俄式的三驾四轮马车就是彼夫佐夫提供的。出于对归化通司商会最高领导人的尊重，彼夫佐夫在得到大掌柜到达库伦消息的当天，就到大掌柜下榻的大盛魁库伦分庄拜访了大掌柜。伊尔库茨克公司是与大盛魁打交道有一百年历史的老相与，大掌柜王廷相和伊尔库茨克公司的总经理波波夫在个人之间也是极为熟识的老朋友。熟知这一切的彼夫佐夫提出以他们公司的四轮马车代替大掌柜从归化带来的双轮单辕中式马车，大掌柜欣然接受了。而陪大掌柜前往恰克图对彼夫佐夫来说就是礼貌必须的了。

古海骑着马跟在四轮马车的旁边，后边跟着负责保卫工作的薛拳师和他的两个徒弟，再后边是库伦办事大臣贵斌为示友情派出的三名官役，以及大盛魁库伦分庄和恰克图分庄上由二掌柜盛祯派来的专门迎送大掌柜的掌柜和伙计。总共十八个人，全都骑着马。

队伍爬上一座被薄雪覆盖着的高坡，鸟巢似的恰克图全景就呈现在了眼前。古海兴奋地靠近大掌柜的轿车大声问道：“前边就是恰克图吧？——大掌柜。”

“是哩，是哩，这就是了！”

大掌柜在座位上欠起身子，也显得挺兴奋地抬起一只手指了指凹地间的那一片建筑群。

大掌柜的一双手早在几十年前就冻掉在西伯利亚雪原上了，这会儿何以又有一双手长出来了呢？这就要说到古海。这个脑瓜玲珑剔透的小子，不管什么事一旦由他做出来就是和别人不一样。王福林跟了大掌柜那么多年，是颇受器重的一个贴身伙计，但是王福林在大掌柜身边日夜侍候着对大掌柜的那双残废的秃手硬是熟视无睹。后来接替王福林工作的那几位就更不要提了，尽皆愚钝之辈，一个个没干上几天就被大掌柜撵跑了。只有到了古海，这个鬼精灵，跟了大掌柜不到一年的工夫，七鼓八弄的竟然拿细牛皮做出一双假手给大掌柜装上了！这大概也与他入号前在姑夫姚祯义的鞋店里帮忙对皮革的性质熟悉有些关系。那双细牛皮的假手做得惟妙惟肖，手指头和手掌都自然弯曲着，右手的大拇指还微微翘着，极为逼真，还拿颜料把一双假手染成了肉色。不了解的人乍一看根本不会以为大掌柜装着一双假手。那右边的假手在食指和中指之间留有一个小槽，正好插一支小勺把，吃饭时大掌柜像俄国人似的以勺取食甚为方便。

后来大掌柜在和人谈到古海和他的关系时，说：“这小子跟我有缘！”小古海的善解人意无以复加，无人可及。跟大掌柜日子久了，他就好像变成了大掌柜肚子里的一条虫似的，大掌柜刚刚觉出一些口渴，古海就已经把茶杯捧到他的面前了；大掌柜刚刚觉得喉咙痒想抽袋水烟过把烟瘾，古海就已经把烟袋里装好了烟丝连火绒都点燃了。一切都顺心顺手，就好像大掌柜又多长出两条腿、两只手、一颗脑袋。生活起居的不便感觉顿然消失不说，古海往往还在生意上想出好多点子，为大掌柜省却了不少脑筋。如此这般自然是极得大掌柜的欢心。

二掌柜盛祯带领着大盛魁恰克图分庄所有的掌柜和伙计，站在买卖城的门口迎接大掌柜的到来。

在平常的日子里只有持有部照商凭的商人才能进入买卖城，有兵士设卡验证。现在正是年节，恰克图的督署衙门下令解禁三日，附近的牧人、僧侣，甚至三百多里以外的库伦人都乘着马赶着车来到买卖城看热闹赶年节。

恰克图的年节之所以特别地吸引人，还是因为春节期间会有数以千计的俄国人从俄方的买卖城和几百里以外的伊尔库茨克赶到中方的买卖城里来与中国人共度佳节。这习惯已经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了。正因为如此，中国人的买卖城内，商人们是放假而不关门。所有的店铺、住宅的门上和屋子的窗户立档上都贴满大红纸的对联和单联；在买卖城的各条街道的十字路

口的街道中段有较大字号的地方，悬空挂起了一道道三色纸的彩帘，彩帘的下端剪成锯齿形，上面写着斗大的毛笔字，都是“三阳开泰”“恭贺新禧”“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之类的年节吉言。

督署衙门的规定是春节的初一至初三中方买卖城开禁三日，而实际上腊月二十九日这天关卡上的岗哨就已经全撤了，减去了查验证件的繁琐手续。大掌柜的马队在男女老少的俄国游人构成的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穿行，拐进一条街，走进了一座带有回廊的庭院。后来古海知道这种房子的结构深受俄国建筑的影响，在房子的四面都开有门和窗，和俄国人的商栈极为相似——这就是每年吞吐货量都在几千万以上的大盛魁的恰克图分庄了！大盛魁所有销往俄罗斯的货物，包括福建、湖北、湖南的各类茶叶，江浙的丝绸织品，山东的丝线，江苏宜兴的瓷器，河南、河北的土布……最后都是由这个分庄吐出的；而俄罗斯皮货、毛毯、标布、金沙、粮食、药材、哈喇……也都是由它吃进的。一溜十间开间的房子是店铺，它只设货架没有柜台，是开架的。实际上把它叫做货品陈列室才更准确，它是供俄商看样定货用的。在房间宽敞的地上摆着桌子、椅子和凳子。适逢年节，各张桌子上都堆满了点心、糖果和传统的中国油炸食物，许多俄国人——大部分并非是商业伙伴甚至都不是商人……坐在桌子旁边，热情的伙计们笑容满面地招待着客人，请客人吃东西喝茶，伙计们说话使用的都是俄语。伙计们乐呵呵地在客人中间穿行着，跑来跑去忙得不可开交。

店铺后面连着账房和卧室，旁边是高大的库房。账房和卧室面积都很小，因为习惯上谈生意接待客人都是在店铺里进行。现在店铺里挤满了前来恭贺年节的俄国人，而且先到的客人还未离去后来的客人就又进了店门。不断地传来那种卷着舌头说汉话的恭喜声——“恭贺新禧”“新年发财”“羊年大吉”……恰克图的俄国人都熟悉中国人的习俗，也都会讲一些简单的汉语。

盛祯把大掌柜请到账房中坐。账房里只有一张俄式的大长条桌子，十几把椅子，大小掌柜和彼夫佐夫坐定之后许多人就只好站着了。房间里挤得密密匝匝，谁要出进都要侧着身子走路。

刚刚给大掌柜沏上一杯茶，就有一个小伙计报告说：“盛掌柜，伊尔库茨克公司波波夫总经理前来贺喜！”

于是所有的人都站起来，让开一条路，请贵客进入账房。伊尔库茨克公司的总经理波波夫五十多岁，矮胖的身材非常结实，灰眼睛大脸盘，蓄两片浓密的髭须，一进门便依中国人的礼节抱拳施礼，用汉话说道：“恭喜恭喜！——大掌柜新年好！各位新年好！……”说着伸开双臂将大掌柜抱住，毛茸茸的大手在大掌柜的脊背上使劲地拍着。波波夫的外貌看上去与其说是俄国人还不如说是更像中国人呢，他的皮肤很粗糙，脸上布满了坑坑洼洼的点子，说话时喉音很重。后来古海知道，波波夫是通古斯族的一支部落的后代，他们的部落抛弃萨满教改信东正教的历史还不足五十年。从动作和心理习惯上看，他完全是个东方人。

一个头戴制帽的俄国小伙子把一个扎着彩带的礼盒捧上来。

“不成敬意，一点小意思，请收下！”波波夫接过礼盒亲手把它交到大掌柜的手上。

“谢谢了！……请坐！——请坐！”

大掌柜用俄语说。

房间里显得更加拥挤，主人和客人互相说着话，一会儿是俄语，一会儿是汉语，气氛也更加热闹了。

中方买卖城内人声熙攘，卖艺的、演杂技的、变戏法的，在街道的交叉路口上吸引了成千上百的俄罗斯男女。锣鼓和唢呐声拼命地放出最高的音响，渲染着节日的气氛。夜幕降临，城内的各个角落响起了爆竹的爆炸声；五彩缤纷的礼花腾空而起划破黑色的夜空，继而又像万道彩色的瀑布从天而降。礼花引起俄罗斯男女的一阵欢呼。尽管寒气逼人，他们都被冻得脸色发红，但依然兴致盎然。

在中国传统的大年夜里并不是所有的俄国人都是来游玩看热闹的，精明老道的波波夫趁着贺年节的机会与大掌柜谈成了一笔粮食的生意。

粮食——主要是小麦和豆类，历来在俄国对中国的出口商品中占有很大份额。一连三年中国内地农业生产平稳，使俄商对华出口粮食的数量停滞在一个低水平上。恰克图的贸易形式主要是以货易货，中国不需要俄国的大量粮食，但是俄国却是缺不得中国的茶叶，俄方的皮货与其他物品无法与茶货抵平，自然就出现了逆差。俄国政府又有令不准白银出口，结果就造成了俄国各个公司，尤其是以经营粮食为主的伊尔库茨克和托博尔斯克公司大量粮食的积压。由于对情势的预见不准，储备粮食的仓库不够用，三年之内俄商在粮食生意上遭受的损失颇重。谈判是在分庄厨房旁边的餐厅进行的。由于大盛魁铁的传统规矩——年夜的食谱上只有小米熬稀粥这一道菜，厨子在把一大锅稀粥熬好之后，就找朋友打牌去了。

没有厨子无法做菜，而且什么佐料都没有准备，盛掌柜有些犯难，就把一个伙计叫到跟前说："你去赶快把胡师傅找回来！咱们自己喝稀粥没得说，可怎么能给俄国客人往桌上端稀粥呢？！"

"你要做什么？"波波夫问盛掌柜。他没听清楚盛掌柜吩咐那伙计些什么话，但从表情上他猜到了盛掌柜的意思。

"我让他把厨子找回来。"

"你看——我就猜到了，不必，不必了！"波波夫说，"与大盛魁打交道几十年了，用你们的话说就是老相与了，你们的规矩我知道的！新年佳节不吃美味佳肴，只喝稀饭，纪念先人创业的艰苦，这是很好的事情，我很欣赏！而且我波波夫对你们来说也不是什么客人，是朋友！我非常愿意与你们一起喝中国的小米稀粥！让我们一边喝稀粥一边谈生意，别有一番情趣的。"

盛祯看看大掌柜。

大掌柜说："照客人的话做——上小米稀粥！"

大海碗满满地盛了粥，每人面前一碗。大家一边喝着一边说话。结果一笔十六万担小麦的生意在喝稀粥的唏唏溜溜的伴奏之中谈成了。这一年中国中原各地的小麦生产是个丰年，这是早在秋初就将山西、山东、河南、河北、陕西以及宁夏省的信息汇总后得出的结论。中国市场上并不需要大量的俄国小麦的进口。这一点大掌柜给波波夫讲清楚了，所以要他的十六万担小麦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友情的考虑。历史上伊尔库茨克公司在俄国专事对华贸易的六大公司中，是以经营西伯利亚小麦为主项的，皮毛出口在其业务总量上占不到四分之一；他的大量现金都投入到了小麦收购上了，如果中方不要他的小麦，波波夫就无法补平进口中国茶叶带来的逆差。在中国市场并不很需要小麦的时候进口了伊尔库茨克公司的十六万担小麦，显然是一种极大的体恤的举动，为此波波夫非常高兴也非常感激。作为回报，他将小麦的价格压低二厘，并且保证提供一级的新粮。最后签约的时候双方只有大掌柜、盛掌柜和俄方的波波夫总经理和彼夫佐夫在场。俄方提出对谈成的小麦生意的数量和价格进行保密，大掌柜答应了。

波波夫是西伯利亚土著居民的后代，他的祖先世世代代生活在广袤而又寒冷的西伯利亚土地上，他们从事捕鱼和狩猎，过的是茹毛饮血的蒙昧生活。他们用自己猎获的海豹皮、海象牙、貂皮和珍贵的北极褐狐来换取中国人的砖茶、大布、瓷器等生活日用品。与中国人的交往使他们从蒙昧原始的生活状态摆脱出来，并且学会了经商。

俄罗斯人到来之后对西伯利亚当地居民采取歧视的态度，把他们称作是异族人。而这些西伯利亚当地人富裕起来之后，就送给他们一个绰号——西伯利亚小贵族。小贵族的称谓是区别于那些俄罗斯的真正贵族而言的。这里面当然就包含着瞧不起他们的意思。这些历史的原因造成伊尔库茨克公司、图拉公司等一些由西伯利亚渔猎民族的后裔组成的对华贸易公司与莫斯科公司、托博尔斯克公司等一些由俄国欧洲部分的城里人和哥萨克后代组成的公司之

间的矛盾。不久前，后者曾经在圣彼得堡掀起过一场“镇压西伯利亚小贵族”的运动，给这些西伯利亚籍的商人冠以“蔑视皇权”“恣意妄为”的罪名。但是他们没有成功。“西伯利亚小贵族”在两百年与中国商人的交往中已经积累起巨大的财富，光是波波夫家族的财产总额就超过了一千万两白银，而且在政治上他们也具有相当的实力。波波夫家族在半个世纪之内一直担当着俄国六大对华贸易公司的大本营伊尔库茨克市的市政要职。直到现在该市市长一职仍为波波夫的一个堂兄担任。波波夫家族成功地贿赂了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取得了维特的支持和保护，挫败了被他们称作“欧洲贵族”们发动的镇压运动。

大年初一的上午，托博尔斯克公司、图拉公司、莫斯科公司、喀山公司、阿尔扎马斯、伏罗格达公司，包括关系非常敌对的巴达玛耶夫公司的人先后都来登门拜年。大盛魁大掌柜、归化通司商会会长王廷相到达恰克图的消息作为一条重要的商业信息以最快的速度在俄国商人中间传开了。所以到大盛魁分庄来拜年的全都是各家公司里决策的首脑人物，他们都希望在中国人贺年节的时候同时能就一些实质性的业务问题与大盛魁的最高决策人进行磋商，最好能借这个机会谈成某项大生意。结果是他们的希望落空了。从早晨开始贺喜拜年的人就不断——当然也包括买卖城内的中国商人，一拨接着一拨。后到的客人连坐的凳子都没有，就在账房或者店铺的地上站着和主人谈话。账房和店堂的桌子上堆满了客人赠送的各式各样的礼物。俄语的、汉语的贺喜寒暄声交织成了一片。结果出现了这样的喜剧场面：俄国客人一进门抱拳施礼，满口的“恭喜发财”“羊年大吉”……也不管从屋里出来的人是谁，只管施礼抱拳满口吉言，常常是正要进门的和刚要出去的人在门口相遇，全都是俄国人，大家也都点头哈腰地向对方恭贺年节。拜大年把俄国人都拜昏了头。这场面让古海忍不住笑了出来。

让古海感到格外高兴的是，大年初一下午他看到了米契诃的父亲康达科夫。当他看到一个拄着拐杖的俄国商人一颠一瘸地朝分庄走来的时候，一下子就猜到了那是米契诃的父亲。康达科夫是莫斯科公司的副总经理，中等偏高的身量，身材很匀称，灰蓝色的眼睛和他的儿子像极了，金黄色的稀疏头发在额顶上梳理得整整齐齐，面色白净，蓄着两片干净的髭须，很有些绅士风度。康达科夫手里抓着软细羊羔皮帽子一边在自己胸前匆匆忙忙地画着十字，一边抱拳施礼向在门口的伙计们贺喜。

“你是米契诃的父亲——康达科夫先生吧？”古海向客人行了礼以后直接用俄语问道。

康达科夫现出很惊讶的样子，微张着嘴上下打量起了古海，眯缝着眼睛脸上现出一种竭力回忆的神情：“是啊……可是，您是谁？”

“我叫古海，哦——也叫古元龙，”古海笑着说，“我是您儿子米契诃的朋友！”

“古海——古元龙……”康达科夫在记忆中搜寻着，脸上还是一副迷惘的神色。

“难道您的儿子没有和您谈起过吗？四年前，在我们中国喀尔喀草原的西部城市乌里雅苏台，莫霍夫的小商店……”

“是的，您怎么会知道？”

“是米契诃闲聊时告诉我的。”

“噢！我知道……”这一下康达科夫终于想起来了，高兴地伸手抓住古海的肩膀摇晃着说，“不错，是在乌里雅苏台！你就是大盛魁那个年轻的学徒古元龙！——米契诃经常给我讲起你的。因为你，他在乌里雅苏台的日子过得很愉快。”

“米契诃为什么没有来？他还在您的公司里工作吗？我很久没有得到他的消息了。”

“不，米契诃回到莫斯科不久就入伍了，现在在黑海岸边上与土耳其人打仗呢……在为我们的沙皇卖命。”

康达科夫是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人，为人正直做事也公道。下午的时候俄商该来的也都来过了，买卖城内别的中国商人来拜年，盛掌柜安排分庄的其他掌柜在店堂里接待。这样康达科夫就得以在账房内安稳地坐下来与大掌柜和盛掌柜谈一谈生意上的事情。康达科夫想与大盛魁做一笔有关小麦的生意，他刚刚提了一个头就被大掌柜果断地拒绝了：“我们国内去

年小麦是个丰收年，也没有战争发生，不需要粮食进口。”

“可是伊尔库茨克公司屯积了上百万普特的粮食要卖给你们的！”

“这只是他们单方面的想法。”

“伊尔库茨克公司！……哼！这些可恶的小贵族，欺行霸市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们控制了整个东西伯利亚市场，还贪得无厌地要把手伸向西西伯利亚和欧洲城乡。他们高价收购小麦，想达到垄断的目的。”

一说到“西伯利亚小贵族”，康达科夫情绪就激动起来。大掌柜打断了他的话，说：“这些都是你们俄国人内部的事情，康达科夫先生，我们中国人无权过问……”

关于粮食的事情大掌柜一个字不提，甚至连边儿都不擦一下，是一副决绝的态度。而事实上呢，古海知道大掌柜这次到恰克图主要就是来谈粮食生意的，早在去年的夏末秋初大掌柜领导的二十八家归化通司商号就在与俄商接触的过程中纷纷放出吃进小麦的意向，但是都迟迟不动。俄国方面的六大公司都准备了大量的小麦打算卖给中国人。中国商人早就探得俄国的东西伯利亚、西西伯利亚和欧洲的农田去年风调雨顺，小麦大面积丰收。拒绝谈粮食生意和拖延，目的是为了俄商各公司之间的内讧更加激烈，最后达到压价的目的。小麦是传统的项目，每年都是要吃进的。

大掌柜把话题引向了开辟俄罗斯西部茶叶市场的问题上来。传统的砖茶市场主要在西伯利亚，而俄国广大的欧洲部分的农村和城市并不饮用砖茶。他们习惯饮用绿茶、红茶、白毫茶、花茶、木墩茶和千两朱兰茶，也就是俄罗斯所说的“细茶”。俄罗斯人认为自己比异族人来得文明高贵，异族人只能吃粗糙的砖茶，只有他们才配饮用来自中国南方的“细茶”。只是“细茶”较砖茶在价格上要昂贵得多，包装运输上也困难些，历来不被茶商重视。这样就造成了俄国的欧洲部分的城市和农村，把中国“细茶”视为奢侈品，在城市只有那些有地位的政府官僚、世袭的勋爵、新生的资产阶级、商人，在农村只有那些农场主、教堂的高级牧师和退役回乡的军官，他们才有资格饮用“细茶”，而广大的农民（包括自由人和农奴）、城市市民只能以自制苏打水做常年的饮料。

康达科夫的莫斯科公司目前正在致力于开辟新的“细茶”市场。这个主意是二掌柜帮着康达科夫想出来的。康达科夫也好，其他的俄国商人也好，他们与中国商人的来往根本就不是一般局外人想象的那样，一年中间有几次见面，只要一坐下来就谈生意，严肃着面孔讨价还价，为一种货品的价格、质量争得面红耳赤。不是的，完全不是这样的。中俄双方的商人各自住在相隔仅一百步的两个买卖城内，他们之间的交往频繁随便得就像中国内地的大村庄一样，随时都可以到对方的店铺里去闲坐聊天。主人要是为什么事情忙不过来，完全不必顾虑陪客人的事情，客人自己去沏茶，去拿主人的叶子烟来抽——自己照顾自己。双方都是如此。有时候他们聚在一起玩一种投骰子的游戏，可以从傍晚一直玩到第二天早晨。带赌注的投骰子的游戏在恰克图中俄双方的买卖城里是十分盛行的。

大年初一大掌柜不愿意把一年中间只有一次的节日气氛搞得过分板滞，在与康达科夫谈到开辟“细茶”市场的事情不久，就提议说：“据说这几年投骰子在恰克图很盛行，我们来玩一把好不好？”

“好啊！”康达科夫立刻就响应了，他对投骰子特别着迷，“我早就手痒痒了！”

拉开架势玩儿，空气也活跃了。二掌柜盛祯亲自找来一块俄国毯子，铺到桌子上，吩咐伙计给沏上白毫红茶。大掌柜、二掌柜、康达科夫，四个人是三缺一。大掌柜向周围看了一圈之后把目光投向身边站着的古海说：“你来！——别站着了，坐下来顶个缺。”

古海犹犹豫豫地坐下来了。入号八年了这是头一次与大掌柜、二掌柜并肩坐在一起。平时里总是站着侍候掌柜，端茶、倒水、点烟、开门、撩帘……这一套他做惯了。突然让他与掌柜子们坐在一起玩儿，古海就显得特别紧张，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骰子是海象牙刻成的，六个面上分别刻着一、二、三、四、五、六个红点；投的时候嘴里还要同时喊出一个数，待

骰子滚了两圈稳住了，冲上一面的点数与你喊出的点数正好相同，就算是赢了，否则就是输。喊出的点数与实际的点数相差越多就输得越惨。实际上这种游戏是专门为赌钱发明的，不带赌的玩儿就一点意思也没有。康达科夫说：“你们中国人平日里太古板！尤其是山西籍的中国人。”

“没有办法，”盛掌柜说，“人性即是如此。”

“你们根本不明白带上赌注以后的那份刺激有多么有趣！……五点！”康达科夫说着投出骰子，“啊哈——我大赢了！”

“康达科夫果然玩得好！”大掌柜赞叹说，却并不兴奋。

“要是在别处，我这一下就厉害了，”康达科夫说，“也许是一块中国元宝，也许是一头两岁的犍牛就归我所有了！有一次我和‘壁光发’的牛掌柜玩儿，牛掌柜一骰子投出去居然赢了什么？你们猜猜！”

“是银两？”

“不对。”

“是茶驮子？”

“不是。”

“是骆驼？银票？”

“都不是——是女人！是一个漂亮的乌克兰姑娘！”

“人是活的……”古海很不理解，“怎么赢来赢去的呢？”

“小伙子，这你就不懂了，”康达科夫很神秘地向古海眯眯眼睛，“乌克兰姑娘可是妙极了！她叫柳笆，是我们一个俄国商人养的小情妇，这么一下子就归了牛掌柜了。牛掌柜在我们那边买卖城的外边给柳笆买了一所房子让她住，牛掌柜每星期都要到柳笆那里住两天。真是妙不可言其乐无穷啊！哈哈哈……”

古海被康达科夫笑得很窘，脸涨红着。他偷偷看看大掌柜，发现大掌柜的样子也很尴尬，再看二掌柜也是挺不自然地在干笑。

大掌柜把话岔开了：“康达科夫先生，听盛掌柜说你们的莫斯科公司在开辟‘细茶’市场方面很有进展，是这样的吗？”

大掌柜向康达科夫问话的时候使用的是俄语。一边玩儿一边聊，大家在不自觉中所操的语言一会儿是汉语、一会儿是俄语、一会儿又是蒙古语，就像是做农活的农民放下筐子、拿起锄头怎么方便怎么来，需要什么工具就用什么工具。

康达科夫沉吟了一会儿使自己从玩笑中清醒过来，回答说：“我们遇到的最大的障碍，就是习惯问题。当人民把‘细茶’当做奢侈品的时候，是很难大量销售的。”

“习惯是逐步形成的，也是可以逐步改变的。”大掌柜说，“我们中国人过去千百年只习惯穿自己家织的土布，但是这些年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中国人中间已经有九成以上的人改穿洋布做的衣服了。你们莫斯科公司提供的俄国标布的数量逐年提高就是很好的证明。我希望中国‘细茶’在俄国的西部也能像俄国标布在中国市场那样为广大人民接受，成为畅销的产品。”

“那当然求之不得！问题是在价格上。就以布匹来说，俄国标布之所以受中国人的欢迎，是因为中国土布外观赶不上俄国标布，价格还不便宜。可是中国‘细茶’就不一样了，它的价格太昂贵。”

“这和数量有关系。现在你们进口的中国‘细茶’每年连两万箱都达不到。倘若你们进口中国‘细茶’也像我们的砖茶一样，动辄就是十万二十万担的数，价格自然就降下来了。”

“我认为俄国的砖茶市场在一百多年的过程中已经形成相对固定的格局，六大公司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再下多大功夫也不会有太大的出进。”盛祯说，“对你们莫斯科公司来说，聪明的做法还在于开辟新的市场。你们做中国‘细茶’生意是有地利之便的。只要你们达到一

个数量，我们中国方面可以采取办法限制其他俄国公司进口中国‘细茶’，保证你们独家经营！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优惠条件。”

“我很想听听你所说的其他优惠条件。”

“比如说，我们可以考虑不赚钱，甚至赔一些钱进口你们的粮食。这个道理很简单，正像你们俄国人卖给我们标布一样，很长一段时间你们在标布和其他纺织品的出口上并不赚钱，有时候你们从英国人、德国人那里转手棉纺品，换上你们公司的货签，搭上了运费和双重的税收，这些生意肯定是赔钱的。但是你们巩固了与我们的关系，占领了市场。更重要的是在回程货上你们找回了损失。现在我们也是同样的想法，不赚钱甚至赔钱也愿意把中国的‘细茶’卖给你们。实际上在营销‘细茶’的问题上，俄国的六大公司中间只有你们莫斯科公司有这个能力。正像大掌柜所说——你们占据着地利，可谓得天独厚。”

“那么，你们打算在价格上再让出多少呢？”

盛祯望望大掌柜。大掌柜拿两根假指头很巧妙地夹住骰子，在眼前欣赏着，突然把骰子抛在毛毯上，说：“一点！——”

“不！——是三点！”康达科夫抢在骰子落定之前说。

骰子落定，果然是三点。大掌柜自嘲地摇摇头，说：“你赢了！——康达科夫先生，我们在‘细茶’的价格上再让你三厘！但是要数不低于三万箱。”

“好——我们成交了！”

康达科夫说。

四

那天在玩骰子游戏的时候，古海在康达科夫猜中了“三点”之后，听到康达科夫说：“好，我们成交了！”这时候古海笑着冲康达科夫点点头表示祝贺，同时把椅子向后挪挪站起来，他知道接下来掌柜子们就会对货物的交货时间、运输路线等问题具体商定，这些都属于高级机密，这一类的会谈不单是像他这样的还未出徒的伙计不能在场参与，就连那些总号内的分庄上的非主要负责掌柜都无权知道。这是规矩。

骰子亮着红三点的一面停在桌子上不动了，依照顺序应该是二掌柜盛祯投骰子。二掌柜没伸手，吩咐立在他旁边的小伙计说：“拿茶壶茶碗来！”大家都明白掌柜子们要谈重要事情，账房里的三个伙计和两名分庄上的掌柜都自动起身朝外走。古海也一起往外走，在门口他被大掌柜叫住了。

“古海，你回来。”

“有什么事要我做吗？”古海回到大掌柜身边弯着腰问。

“没什么事情，”大掌柜说，“你坐下。”

古海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怀疑自己听错了或者是大掌柜说走了嘴。他疑问的目光从大掌柜平静的脸上移向二掌柜盛祯，想得到个证实。就见盛祯掌柜也是一副迷惑不解的表情。于是他又重复地问了一遍：“大掌柜有什么事情要我做吗？”

“你坐下，听听我们谈生意。”这一次大掌柜很明确地说清楚了自己的意图。

古海坐下了。盛掌柜身边的伙计把茶壶、茶碗拿盘子端上来，退出去了。桌子边上只有大掌柜、盛掌柜、康达科夫和古海四个人。盛掌柜亲自走到账房后面的木柜子跟前，拉开门，把一个小巧的上着一层墨绿色釉子的瓷罐拿出来，放在桌子上。

古海竭力抑制着内心的激动，把两手放在膝盖上，像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坐在大掌柜的旁边。这种掌柜做事伙计在一边坐着看的局面使他很不自在。他站起来，对盛掌柜说：“您坐着，我来沏茶！”

但是盛掌柜朝他摆了一下手，说道：“你不懂。”二掌柜像寺庙里大喇嘛做佛事似的庄重着面孔，把预备好的圆柱形木炭放到铜茶炊中间去，很熟练地倒了一点煤油，燃着了。然后抓起一把绿色的朱兰茶投进去，冲上冷水，盖上壶盖。做完了，目光在俄式的铜炊上欣赏着，

拍拍手说：“好了，等一会儿就能喝了！”

“的确，这一切你都做得非常地道。”康达科夫赞许地摇着头，用汉语夸奖盛掌柜。

“是跟你们俄罗斯人学的。”盛掌柜重新坐下，把一个精致的装着好几种烟丝的木头烟盒往康达科夫跟前推推。木制烟盒像普通的调料匣子，里边隔开好几个格。“抽曲沃烟还是水烟？”

“当然是曲沃烟。”

康达科夫拿出自己的小烟袋，捏一撮曲沃烟丝塞到铜烟锅里，在划着火柴还没有点着的时候，问大掌柜：“要我提供空白执照吗？”

“当然要。”大掌柜说，“既然是我们为贵公司提供茶货，为什么要从别人手里搞空白执照呢？这么做岂不是太见外了吗？”

“还有运货的小条，也由你们一并办好吧。”盛掌柜补充说。

“驼队计划走什么路线？”

康达科夫在自己喷出烟雾后问道。

“走归化——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比斯克一线。”大掌柜说，“你必须派人准时在乌兰木图山口接应驼队。边境上的中国方面卡伦不用你们管，但是俄国卡伦的事要你们负责。”

“俄国卡伦的好处费用得你们出。”

“可以。但是空白执照和运货小条我们就不再另付银两了！”

“好吧。”

“一千五百两。”

“这要你体恤了！——康达科夫总经理。你知道的，中国‘细茶’不是从汉口起运的，而是由我国长江以南的省份安徽建德起运。由汉口到归化就已设有六十四道厘金税卡，而由安徽建德又要增加二十九道厘金税卡，这样光是税收就会超过货价的！我们无利可图。”

“但是持有我们公司的空白执照和运货小条穿越整个喀尔喀草原，你们再不用交纳税金了。这笔税金可是不小的数字！在这一大笔漏掉的税金面前，几百两银子用中国话来说就像是九头牛身上的一根毛一样微不足道！”

“这是两码事，有一句中国俗话不知道康达科夫听说过没有？”

“是什么话？”

“叫做——送人送匹马，买卖争分毫！”

“哦，哦……”康达科夫略作诧异很快就明白了，哈哈大笑着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这话有道理，有道理！”

大掌柜和盛掌柜也一起笑起来。

“好吧，”康达科夫说，“就依你们，八百两银子。我们说定了！”

“说定了。”

对话非常简单。但古海知道，这场非常简单的谈话的内容却是非常不简单的，这是一桩实实在在的走私生意！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古海被眼前的事实惊得目瞪口呆。再看看大掌柜、盛掌柜和康达科夫，他们一个个平静得若无其事，就跟不久前玩掷骰子游戏似的。这情形使得古海反倒怀疑自己了，怀疑自己的耳朵是听错了。怎么可能在如此平静如水的气氛中讨论一笔巨额的走私生意呢！要知道，就在古海陪着大掌柜到恰克图来之前，在临离开归化的两天前，张道台张国筌大人就在归化城东的孤魂滩处决了三名越境走私犯！三名走私案犯的首级被装进红柳编成的笼子里，当场被挂在一棵大垂柳的树杈上示众。每个人头笼子的下面都立着一块尺把长巴掌宽的白木条，上面写着他们各自的名字。朔风哨利，从人头上淌下的血被寒冷的空气冻结成了红色的冰柱，从那些首级的辫子上、胡子上垂下来。当时归化商界、驼运行的许多人都在场，二十八家通司商号的主要掌柜更是一个也没落下。他们都是

由大掌柜按照张道台的吩咐通知前去观看对走私犯的行刑的。所谓杀鸡给猴看是也。张道台此举是专做给归化二十八家通司商号的商人们和归化城里大大小小的养驼户们看的。

大掌柜王廷相在那次行刑大会上，代表归化通司商会二十八家商号表了态，支持张道台的果决手段；告诫归化所有商人和驼户要遵守法纪不可恣恣意妄为……

可是现在，古海亲眼目睹了一桩大走私生意的全过程。打从入号伊始就受着号规严格约束的古海听惯了大大小小的掌柜对他做的经商一定要遵守法度的教育，对眼前发生的事情简直不敢相信，这份意外，这份惊悸，使得他的心扑通扑通地疾跳起来，脸色变得蜡黄！咕咕嘟嘟的滚沸声在铜茶炊中响起来，香喷喷的热气蒸腾开着，古海听见盛掌柜说："茶好了！来，康达科夫经理，你先品尝一下，看看味道是否正宗？"

康达科夫从盛掌柜手里接过盛了茶的茶杯移至唇边，拿双唇轻轻地咂着，说："是很地道！不错，是地道的千两朱兰茶！"

"好，那就祝我们生意成功！"盛掌柜面带微笑向康达科夫举了举手里的茶杯，"以茶代酒了……"

"祝我们合作成功！"康达科夫说。

大掌柜拿两只假手夹起茶杯也向康达科夫举杯示意："合作成功！"

古海的耳边响着掌柜们平静的语调。

是的，这一切对尚未出徒的古海来说是难于理解的。在短短八年的经历中，他只到过乌里雅苏台，来恰克图还是头一次。大盛魁上百名掌柜里边他能认识的只是很少数，那么拥有着几十个分庄、分场、分号工厂和近万名员工的大盛魁这部庞大的机器到底是如何运转的，他还远远不知道呢！而对于整个大环境来说，他就更是不甚了了。对于那沉重地压在头上的捐税和厘金他没有做掌柜的那份切肤的痛苦体验。大掌柜把他留在谈判桌上，就是为了让他对所有的这些能够逐步有个了解。当他惊讶得心跳咽喉脸色蜡黄时，大掌柜早把他的惶然神态摄入自己的眼中了。那时候大掌柜用自己深邃的目光在古海的脸上扫了一遍，那目光分明在说：后生！做生意，尤其是做大生意，光靠小聪明是不行的，还要有胆量，非常时期要有非常的胆量。

古海根本不会知道，像与康达科夫谈的这一大宗"细茶"生意，分庄将来怎么过账！万金账上又如何记载！要知道朝廷是随时可能派员查账的。这笔生意不入账，将来进口的货物必然会出现大量的平余。这样在结账会议上对财东们也是交代不清楚的事情……这些疑团在他的心里一直壅塞了许多年。直到十六年后他本人做了大盛魁的大掌柜，当郦先生把一本秘密的万金账簿捧给他的时候，他才晓得了这里面的折套。万金账上以密码记载着走私买卖，历年累计货额高达一千多万两白银之巨！而且大盛魁涉足有走私生意的历史比古海本人的年龄还长几倍！那时候古海已经在驼帮中间混了十几年，成了归化驼运界一个有名的走私高手，他在郦先生捧给他的秘密万金账簿面前还是自愧弗如，不能齐比。

他们在恰克图待了三天，日程挤得满满的。表面上看全都是些年节期间的酬酢盘桓场面应酬，从初一至初三夜里不是自家分庄的餐厅就是别家字号的餐厅，时光几乎全是在酒桌筵席上度过的，可是实质上大掌柜所会见的客人所谈及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涉及大盛魁切身利益的重要商务。三天的时间里大掌柜前前后后会见了归化二十八家通司商号驻恰克图分庄的负责掌柜，主要是协调伙伴关系，就进口俄国的粮食问题布下了一个八卦阵。粮食生意只谈不订，只说不收。

这个策略在初秋就已经通过归化通司商会二十八家商号内实施了，吸引了数以几十万计的小麦和豆类在俄国边境城市伊尔库茨克、托博尔斯克、下乌金斯尔、新西伯利亚等地的俄商的仓库中积压着。给俄商的深刻印象是中国人需要大量的小麦进口，而实际上真正签约卖给中国人的粮食连俄商囤积粮食总数的三成还未达到。眼看着粮食价格在下跌，弄到后来俄商对自己人从上海、天津以电报形式反映过来的中国粮食市场的情况都怀疑了。他们开始互

相猜忌起来。结果是在秘密情况下粮食生意成交的只有伊尔库茨克公司、托博尔斯克公司、莫斯科公司和图拉公司。像莫霍夫的西伯利亚茶叶公司和巴达玛耶夫公司在整个冬季连一粒粮食的生意都没有做成，由于粮食的保管不善损失了几近一半！中国商人成功地给俄商以打击，算作是对俄商进入喀尔喀草原的一个回报。

五

离开恰克图的时候，大掌柜没有走来时的老路——经库伦返回归化，而是让分庄送他的轿车径直朝西南而去了。大掌柜他要到乌里雅苏台去巡察。茫茫大雪覆盖着多山的喀尔喀草原，一座接一座的山峦像白色的巨浪在无边无际的雪原上凝固着；远处的雪岗在阳光照射下反射起一道道蓝色的刺眼的光芒；分不清哪里是道路哪里是河流，一切全都被大雪覆盖了。小小的队伍迎着永远不变向的西北风前进，掩埋在雪层下边的砾石和草丛的塔头使轿车不停地颠簸着摇晃着。为了使轿车行驶得稍微平稳一些只好放慢速度，一天只能走一百里路。夜里就宿在野地，把积雪扫开扎下房子。但是大掌柜并不为旅途的艰难踌躇，一路之上精神健旺，视酷寒与风雪如家常便饭。

两年前左宗棠从俄国人手里收回了伊犁，西疆平定，给处于颓势中的归化通司商号带来了新的转机。西路复通于归化商人不啻是喜从天降，商城上下无不欢欣鼓舞！自茶叶之路开辟以来，新疆广大地区即为归化商人的重要商品销售地。与恰克图的关贸和喀尔喀草原市场遥相呼应，归化商人把新疆贸易和在伊犁与俄商易货称为西路。西路贸易之吞吐量虽说是远不及北路的恰克图商埠和喀尔喀草原，但大盛魁设在奇台和伊犁两处的分庄每个账期亦有近百万银两的收益，不可小觑。为此大盛魁将原科布多分庄的坐庄掌柜于有发调往新疆奇台，原经营部的负责掌柜李坤被调往了伊犁，派北京分庄的王福林到了南疆，在喀什噶尔增设了一个分庄；从各分庄和总号抽调了六十多名掌柜和干练的伙计到新疆三个分庄去开展业务。

祁家驹祁掌柜被从汉口调回了归化总号，接替了李坤留下的空缺，负责城柜经营部事务。其他人员也因情势所需做了大幅度的调配。祁家驹由于在汉口马庄表现出色重新获得了大掌柜和城柜其他掌柜的信任，让他在管理经营部的同时协助郦先生照管城柜全局的事情，乌里雅苏台的失误对他造成的不利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像风吹云雾一样渐渐消散。有祁掌柜和郦先生守着城柜的摊子，大掌柜心里踏实。所以去年大掌柜到新疆巡视，一去就走了九个月；今年又到恰克图和乌里雅苏台，少说又得七八个月。风云激荡世事多变，但不管时势如何变化，只要喀尔喀这个传统市场能够稳得住，大掌柜心里就不会慌。

《伊犁改订条约》的签定令人忧喜参半，喜的是曾纪泽在俄京圣彼得堡啮雪咽旃，期于不屈，终于争回了被崇厚划失的伊犁南特克斯河流域，收回了伊犁；忧的是俄国在西部喀尔喀的科布多和新疆乌鲁木齐等六个地方增设了七个领事馆！俄国人是官商一体，是以整个国家在和你做生意，为自己国家商人的利益、为商路、为港口、为税收，俄国人以政府的名义出面与中国政府交涉，不惜动以刀兵。而中国的大清朝廷视商务为可有可无，只作壁上观。这就势必造成喀尔喀和新疆市场上的争夺更加激烈，这就是大掌柜的忧虑所在。大掌柜所以不畏辛苦连着两年在新疆与喀尔喀草原奔波，意即在此。

事实证明大掌柜的忧虑并非多余，他一到乌里雅苏台就看出了情势的紧迫了。伊万的西伯利亚分公司早不是若干年前刚开张时仅有一家很不像样的莫霍夫小商店了，光是在乌里雅苏台街面上西伯利亚茶叶公司就开了三个连锁店；除了莫霍夫商店位置稍差一些，其余那两个都在最繁华的正街上，占据了黄金地段。三个店都变成了专营店，莫霍夫商店只出售各种茶叶，另外两个店，一个经营百货，一个经营杂货，货架上摆放的全是来自俄国的货色！从日用的标布、呢绒、羽纱、钟表，到高档的金银珠宝、妇女首饰，以至寺庙里需要的宗教专用品，诸如佛灯、哈达、僧袍、法器……应有尽有。三个店都装潢得十分漂亮。不单单是一个伊万，在乌里雅苏台城里各条街面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俄国六大公司以及其他俄国商人所开设的商店。俄国人的数量激剧增加，俄国商人也不像初到乌里雅苏台时那样小心谨慎了，这

一点单单从衣着上就能看出来，现在他们几乎没有人再像刚进人草原的时候大家都穿蒙古袍子了；语言也是如此，在商店里、在街上到处都可以听到俄国人之间在用俄语说话，甚至商店里的店员在接待当地顾客的时候也常常使用俄语了。

一座四面坡顶的俄式的楼房已经在不久前完工——那就是俄国驻乌里雅苏台领事馆。领事馆周围用红砖的围墙围出一个很大的院子，两个全副武装的俄国士兵扛着枪面对面地站在没有搭顶的大门两边，给这座建筑物平添了一种威不可犯的色彩。

在领事馆的门口大掌柜碰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那时候大掌柜正由王锦棠等分庄的众掌柜陪同着视察了乌里雅苏台的街市之后，一行人步行着返回分庄，就见一辆俄式的三套马车从俄国领事馆的大门里驶出来。马车嘎嘎吱吱地碾压着道路上的积雪擦着他们的身边跑到前边去。大概跑出有两丈远的距离车夫吆喝着刹住了车，一个矮墩墩的蓄着猫胡子的俄国人笨拙地跳下马车向大掌柜走过来："哦！——对不起，请等一等……恕我冒昧，如果我没认错人的话，您该是大盛魁的总经理王廷相先生吧？"

大掌柜感到很突然，他上下打量着那个俄国人，一时想不起他是谁。那个俄国人头戴一顶灰色的细呢礼帽，身穿黑色的西服套装，西服上衣内边露出紧裹在身上的白色衬衣的领子，粗壮的脖子上结着黑色的领花。古海也觉得这个人有些面熟，还没等他想起来曾经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俄国人的时候，就听见大掌柜说："哦——这不是谢尔盖先生吗？"

"对，对，对——王总经理真是好记性！你好哇！"

"你好！你好！"

"谢谢你还记得我……"

两个人抱在了一起，完了大掌柜上下打量着谢尔盖。

"我怎么会忘记呢，八年前你和西伯利亚茶叶公司的伊万·伊万列维奇在归化待了将近半年呢。"

"是的，是的，那时候我，还有伊万·伊万列维奇，我们两个人是作为代理人到归化城去的。时间过得真快，说话的工夫已经过去八年了！"

"是的，是八年了。"久别重逢带来的愉快是短暂的，眼前这个俄国人毕竟是当年给归化城的胡道台和商人们带来许多麻烦的那个代理人，大掌柜不无讽刺地问道，"不知谢尔盖先生现在是为谁做代理人？"

"不不不，我如今早不做代理人了。"

"那么，是经商吗？你还在巴达玛耶夫公司供职吗？"

"不，我离开巴达玛耶夫公司已经快三年啦，现在我在领事馆工作，"谢尔盖回身指了指领事馆的大门，"如今我的身份是我国政府驻乌里雅苏台领事馆的领事。"

"哦，真是想不到。"大掌柜已经语调冷冷地说。

"你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说曹操，曹操到。我正是要去大盛魁分庄拜访王大掌柜呢——恰巧在这里就遇上你了！明天下午我们领事馆举行酒会，请王总经理一定赏光。"

说着谢尔盖给身边的年轻秘书使了一个眼色。那个秘书伸手到怀里掏出一张大红的帖子双手递给大掌柜。

大掌柜接过帖子仔细看了看。

"王总经理真是有福气的人，明天恰巧也是我们俄国皇帝的生日。"

"好，谢谢了，我一定去。"

酒会在俄驻乌里雅苏台领事馆的大客厅里举办，乌里雅苏台各界一一王府、寺庙、商界参赞衙署以及各盟驻乌里雅苏台的代表都应邀出席了，当然更缺不了在乌里雅苏台经商的俄国各个公司的商人。按照俄国人的习惯，由许多方桌拼起来一个长有四丈、宽有五尺的大台案，上面铺了洁白的俄国机织细布，摆满了冷盘的俄式菜肴，酒是伏特加和法国葡萄酒。客人都围着大桌子坐成一圈，每个人的前胸都挂着菱形的白色餐巾，使用刀叉取食。谢尔盖首

先做了长篇的演讲，在结束演讲的时候，谢尔盖把斟满红葡萄酒的高脚杯举过头顶大声说道："……为了我们俄罗斯大皇帝的幸福和长寿！也为了我们最尊贵的客人——归化通司商会会长、大盛魁的总经理王廷相先生光临——干杯！"

又上了六道俄国热菜之后，客人便开始离开桌子走动了，主要是中俄两国的商人，端着酒杯到对方跟前碰杯聊天。客厅里一片嗡嗡的说话声，夹杂着金属刀叉碰响瓷盘的嘎吱声。大掌柜成了中心人物，许多俄商和中国商人都跑来与大掌柜交谈，谈话因对象而异，一会儿是俄语，一会儿是蒙语，一会儿又是汉语，各种语言的谈话声交织在一起，气氛和谐而又热闹。大掌柜一连干了几杯酒之后再与客人碰杯就由古海替喝了。应酬过一轮以后，大掌柜吩咐古海将酒杯斟满，出于礼貌他打算向举办酒会的主人谢尔盖敬酒，这时候一个身穿西服头戴礼帽的高个子中国人迎着大掌柜走过来。

"王总经理——我代表西伯利亚茶叶公司乌里雅苏台分公司经理向您表示敬意！"

高个子中国人用俄语说着与大掌柜轻轻地碰碰酒杯，为了礼貌把挺直的腰板向大掌柜折了折，脸上笑容可掬。

"噢！——伊万先生，我知道我知道！怎么？伊万先生本人为什么没有出席今天的酒会？"

"伊万先生他到草原上去了。"

"大冬天还往下边跑，你们的伊万经理真能吃苦！"

"彼此，彼此，王大掌柜不也是冰天雪地地从归化到乌里雅苏台来了吗？同是商人大家都是在为殖利而奔波。"

"那么，敢问先生尊姓大名？"

"敝人名叫马尔金·泽克夫，是伊万经理的副手，具体负责莫霍夫商店。希望王总经理多多指教！"

"不客气……"大掌柜把酒杯朝对方照了照，"敝人不胜酒力，请人代劳了。"

大掌柜向泽克夫点点头，示意身边的古海把酒杯接了过去。

"哼！"古海鄙夷地朝泽克夫的背影做个鬼脸，"什么马尔金·泽克夫……假货色！"

"怎么回事？你认识他？"

"他就是邝伙计。"

"哪个邝伙计？"

"大掌柜还记得那年冬天，在咱们归化庆凯桥头遇上的那个林掌柜吗？"

"你说的是在牛桥头上挨桥牙子们殴打的那个林掌柜？"

"对，这个所谓的泽克夫当年就是林掌柜门下的伙计，后来投靠了伊万，把辫子一剪换了一身西装就成了马尔金·泽克夫了。真是给自个儿的祖宗丢人！"

"如今像邝伙计这样的人不算少了，"大掌柜示意古海把酒杯里倒上酒，"在恰克图、在库伦、在科布多、在乌里雅苏台……加起来怕是几百人也打不住了，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真给中国人丢脸！"

作为俄罗斯驻乌里雅苏台的领事、今日酒会的主人谢尔盖显得特别忙乱也特别兴奋，他端着酒杯不停地在客人中间走动，向客人祝酒说话，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容。大掌柜走向谢尔盖的时候这位领事正在与沙格德尔王爷聊天。沙王今日脸上的表情非常复杂，大掌柜一看到他那僵直的笑容便知道他内心的苦楚。大掌柜知道，他们两位现在这种举杯对饮的欢乐情景完全是虚假的，实际上此刻他们的内心里都充满了仇恨，都恨不得把对方生生吃掉。沙王对俄国人的到来从一开始就从内心里十分反感，如果说对于俄国的商人在乌里雅苏台做生意沙王尚且能够勉强容忍和接受，那么对于代表俄国政府在乌里雅苏台这个沙王府世袭的领地上长期住下来的谢尔盖，洲王就反感透顶了。因为依沙王的理解，作为俄国政府的代表谢尔盖是专门处理俄罗斯和大清朝廷两国之间的有关事务的，在乌里雅苏台应该是没有什么中俄两国交往的事务要谢尔盖处理。自打两百年前沙王的祖先被康熙封为乌里雅苏台的王爷，这

广阔的草原领地上沙王府具有着不容侵犯的绝对权威，但是谢尔盖的到来使沙王府的这种权威第一次受到了威胁。

事实上谢尔盖做了许多在沙王府看来是超乎外交领事职责和侵犯他权威的事情——谢你盖成了在乌里雅苏台做生意的俄国商人的代言人，他不断地到沙王府来拜访王爷，给沙王提出了解答不完的各种各样的难题。这些难题从每个在乌经商的俄国人的住房开始，涉及到诸如交通、安全、卫生、医疗、宗教信仰各方面的问题，给沙王带来了许许多多的麻烦。在领事馆刚刚建成还没有做完内部装修的时候，谢尔盖就向沙王提出了在乌里雅苏台修建一座东正教堂的要求。谢尔盖说："现在在乌里雅苏台草原上做生意、旅游、做科学考察和传教的俄国人已经超过了一千人，如此众多的人口长时间得不到宗教生活的满足，这是对神的亵渎，是我这个做领事的严重失职。首先一点，俄国人在乌里雅苏台得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他们迫切地需要教会的医生……"

沙王立刻回答他说："我们这里的长老寺有许多在医学院受过训练的喇嘛大夫。"

"你们的喇嘛大夫全都是巫医！"

"你胡说！——"沙王被谢尔盖激怒了，在全民崇信喇嘛教的乌里雅苏台草原，自古以来还没有谁敢于对这里人民的信仰表示过些微的轻视，就连大清皇朝的历代皇帝在信仰问题上对草原人民都是极为尊重的。这个谢尔盖居然敢于当着沙王的面侮辱喇嘛大夫，这就使沙王无论如何不能容忍了，"我们的喇嘛大夫全都是在大寺庙的医学院接受过多年训练的人，他们深通医道并且是受到了佛祖助佑的。喇嘛大夫能够治好我们草原牧民的病，为什么就不能够给你们俄国人治病呢？！"

沙王的强烈反应使谢尔盖感到意外，他缓和着语气迂回地又把建立教堂的事重新提出来："好，就算沙王您说得对，寺庙的喇嘛大夫也可以治好我们俄国人的病。但是这为数众多的俄国人长期得不到宗教生活的满足总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吧？所以修建教堂的事情还是请沙王给予认真的考虑，我请求——"

"在乌里雅苏台无论什么异教徒修建教堂和寺庙，都是不能允许的！草原上只可以有一种宗教存在——那就是我们的喇嘛教！"

沙王的答复非常强硬，毫无回旋的余地。

"既然沙王这么说，那么我有一事不明，向沙王请教！"

"请讲！"

"刚才沙王说——在乌里雅苏台草原只允许喇嘛教存在，那么我且问你——就在乌里雅苏台的正街上赫然耸立着一座关帝庙，这又作何解释呢？"

"这很简单——关帝既是汉人信奉的神，也是佛教中的一个神。关帝身跨佛俗二界，天人共戴。"

"笑话！汉人的神怎么又会是佛教中的神呢？"

"谢尔盖先生不信？"

"当然不信，太没有说服力！大概哄小孩可以。"

"管家！"

"什么事？王爷。"贺希格图上前一步问道。

"你去把《佛祖统纪》拿来！"

"谢尔盖先生不是深通蒙藏两种文字吗？——"沙王亲自将《佛祖统纪》翻开，指着书中的一个地方，"那么就请你自己看吧！"

于是，谢尔盖在藏文的《佛祖统纪》上看到了下面的一段文字："……天台宗师智凯在当阳玉泉山建精舍，曾见二人威仪如玉，长着美髯而丰厚，少者冠帽而秀发，自通姓名，乃关羽关平父子；二人请智凯于近山建寺，智凯从之。寺成，并为关羽授五戒……"

谢尔盖脸上现出了尴尬的表情，无言以对了。

大掌柜心里觉得很好笑地看着谢尔盖和沙王，三个人在一起聊了一些不着边际的闲话。不了解的人还以为他们是情投意合的好朋友呢。

就在半个月前，在谢尔盖与沙王之间就刚刚发生过一场激烈的冲突。

事情是由一个名叫沙米里的俄国商人引起的，沙米里是伊尔库茨克公司乌里雅苏台分公司的经理，其身份和地位与伊万相似。沙米里得了伤寒病，因为误以为是普通的感冒未加重视，把病拖得很厉害了才把长老寺的喇嘛大夫请来看病。当然喇嘛大夫没能把他的病治好，结果是这个俄国商人不幸死去了。

借着这个机会，谢尔盖煽动在乌里雅苏台的俄国人到沙王府闹事，俄国人有五六百，一连把沙王府包围了三天，还把沙米里的尸体停在沙王府的大门前，提出惩治造成严重医疗事故的喇嘛大夫。

这件事是大掌柜到沙王府拜访时，沙王亲口对大掌柜讲的。现在在这个气氛融洽的酒会上，谢尔盖又端着酒杯向沙王敬酒了，好像他们之间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都不曾发生过。对沙格德尔这个草原上的王爷的脾性大掌柜是十分了解的，他知道此刻性格耿直的王爷心里想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恨不得用自己粗壮的手将谢尔盖掰成两半！但是这是在公开的社交场合，沙王隐忍着，脸上依然摆出一副笑容可掬的愉快模样。

不过是一场应酬，大掌柜把这些事没放在心上。他不断地与各种人交谈着，频频碰杯，一直到酒会结束。

返回归化的路上，在寂寞无聊的旅途中，古海又想起了那个让他又厌恶又憎恨的邝伙计——马尔金·泽克夫。他对大掌柜说："我真不明白，像邝伙计这种人将来怎么回去见自己的父母，怎么面对祖宗？！"

大掌柜把脸埋在毛绒绒的貂皮领子里，身体随着轿车的颠簸摇晃着："常言道：时势造英雄。可是人们往往忽视了另一面，那就是时势也造就强盗、奸臣、卖国贼……其实像邝伙计这种人也是给朝廷逼出来的。你想想看，同样是商人，假如你是俄国人，在喀尔喀做生意就可以享受免税的优惠，并且官府也不敢欺负你；可是你是中国人就会被苛以重税，随时还会遭到官府的欺辱，弄得不好就会把脑袋丢了。如今在大清的土地上做中国人难哪！"

作为一个年轻的伙计，古海很难理解身为归化商界领袖的大掌柜的心境，此刻大掌柜的思想就像翱翔在万里长空之上的鹰隼，看得很远很广。

大掌柜想得更多的是俄国人的事情，由谢尔盖引发了他的思绪。这个谢尔盖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他是俄国政府派驻乌里雅苏台领事馆的领事，就是说谢尔盖现在代表的是俄国政府。其实八年前谢尔盖所做的事情与现在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他和伊万到归化去的目的就是为了开辟归化城为新的专为俄国人用的国际商埠，用以替代传统的恰克图商埠。俄国人的这一目的最终没有实现，而这场特殊的斗争由中俄两国商人之间和民间的明争暗斗，扩展和延伸为两国政府在军事和外交方面直接的斗争！

这一趟，九月初秋从归化出发，经库伦转恰克图，又由恰克图踏着茫茫大雪赶往乌里雅苏台，在月底由乌里雅苏台起程回归化，历时整整八个月，行程近万里。在翻越大青山的时候已经是暑热的五月了，正赶上了一场暴雨。俄国毡子做成的车篷子被雨水浸透，雨水渗入轿车内，连大掌柜身下的坐垫都湿了。被雨水打湿的袍襟贴在了大掌柜的身上，冷风袭来大掌柜禁不住簌簌直抖。结果在大青山的深沟里大掌柜终于病发了。古海发现大掌柜生病的时候，大掌柜浑身抖得都快说不出话来了，脸色像纸一样惨白，嘴唇哆嗦着对撩开轿车帘询问他的古海说："去，看一看……有没有避雨的地方……"

古海冒着大雨打马跑上一座山坡，环顾四周，大雨滂沱，水雾蒙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连一个人影一座房屋都看不到。塞上降雨可比不得江南绵绵细雨那样温暖温和，高原地势纬度高日温差极大，常常在十几度以上，刚才还暑热蒸人，一场暴雨袭来转眼的工夫就已经是冷气逼人了！古海一个壮小伙子浑身上下被雨水打得精湿，冷风一吹禁不住也打起了哆嗦。

自个儿冷得哆嗦，由此想到病中的大掌柜，年过五旬的人如何能够经得住这般折腾。于是眼里急得直冒火星，把这情势告诉了大掌柜。大掌柜无力地摆摆手，说："走……回归化……"

一行人簇拥着大掌柜的轿车在崎岖的山道上又艰难地移动起来。大青山古称阴山，东西展开近千里，南北纵深其实不足百里，总的趋势又是下坡，好天气摧马扬鞭只消半天多一点即可到达大青山南麓的归化城。可如今在大雨中行进，这不足百里的山路就硬是过不去。东至一条沟汊，洪水泛滥冲垮路基，轿车根本无法通过。望着咆哮的山洪古海暗暗叫苦。天色也渐渐暗下来，大雨还在不停地下。风在山谷中吼叫着声如闷雷。传来大掌柜的问话声："车子怎么停下来了？"

古海赶忙上前把头探人轿帘内说："大掌柜！道路被洪水冲断了……无法通过。"

"到了家门口了……进不了门，"大掌柜十分虚弱地说，"大概亦是天意吧……扎房子……宿营！"

耳边听着风声、雨声、洪水声，在临时扎下的账房内守着重病的大掌柜，古海、薛拳师和乌里雅苏台派出的十几名护送人员谁都不敢眨一下眼。一道道闪电在黑暗的夜空中亮起，照着大掌柜惨白的脸。底下铺了五层毡子，身上盖了两块俄毛毯，大掌柜的身体瑟缩着仍旧在不停地惊悸和颤抖。这样一位威震北中国商界的巨子，手下指挥着近万人的商业队伍，想不到今日竟被一场暴雨困在山野之中，束手无策！大掌柜这一夜又一次深切地体会到人之命运的不可预测和无可奈何。

大盛魁 1 第八章

一

夜交二更，一个身材匀称的男人踏着雨后的泥泞在归化城内空寂无人的街道上走着。雨后的天空，风吹散了浓重的阴云，透过云层的缝隙月亮把稀清的光亮投射下来，雨水积成的小水洼在街道上像一面面镜子似的闪耀着诱人的光亮。夜行人的一双做工非常讲究的两道梁的黑灯芯绒软鞋被雨水和泥浆弄得脏污不堪。天空依然在飘洒着若有若无的细碎雨丝，那个男人撑着油布雨伞匆匆地走着，雨伞的阴影遮住了他的脸。这个人沿着大南街一直朝南走，在快要到南城门的时候拐进了一条巷子。这条巷子当时名叫头道巷，八年后因住在这里的一户人家名声甚大而被人们叫做史家巷。

夜行人走到史家巷的第三座门楼前停住，轻轻叩响了门环。铜镀的门环敲击着铜盘门叩发出响亮的声音，在深夜的寂静中传出去很远。敲门声引起了一阵狗叫。

过了好一会儿，院子里有了脚步声，响起了一个男人睡意蒙眬的瓮声瓮气的问话："你是谁？"

"是我……"

"你是谁？"

主人显然对深夜有客至表现出某种警惕。

"是我——祁家驹。"客人声音压得低低地回答。

"唔呀——原来是祁掌柜！我听出来了……"

一阵门闩声响过之后大门打开了。

大盛魁财伙矛盾由来已久，许多年来旦逢三年一届的结账会议召开总免不了一场斗争；然而由于财东人数众多，自己内部的意见始终难得统一，每次都落个败北的下场。自从有了祁掌柜加盟，情形就有了不同，作为财东反对派的领袖史耀，内有龚秀才出谋划策，外有祁掌柜从归化城内部接应。以往的一次次失败使得史耀头脑逐渐清醒，知道把大掌柜王廷相为首的一班人马搞掉不但异常困难，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小诸葛"龚秀才为他献了一计——从在任掌柜中间拉出一个人来，以其替代王廷相。"小诸葛"自称此计为反奸计。"小诸葛"摇唇鼓舌游说祁家驹获得成功，使反对派领袖史耀十分高兴！它让在与掌柜们斗争中屡战屡败的史耀第一次从中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天赐良机适逢西路复通，祁掌柜得以回到大

盛魁归化总号。大掌柜忙于安顿新疆和恰克图的事务，祁掌柜借此机会，趁号内人员大幅度调配的时候，将不少心腹人员安插在了总号经营部、交际部、财务部的要害岗位上，其中就有在乌里雅苏台分庄就受祁掌柜特别赏识的海仲臣海掌柜。一张大网铺开来，但等瞅准一个机会，祁掌柜和史财东内呼外应将这大网一收，大掌柜和郦先生便是网中之鸟！

剩下的问题就是等待时机。

机会说来就来，上午郦先生收到恰克图分庄信狗送回的密信，要总号迅速调集安徽细茶十二万担；并以暗语说明，此事为大掌柜在恰时亲自与俄商莫斯科公司谈妥的暗房子生意，要求祁掌柜安排总号经营部依照大掌柜指定的路线将茶货按时运往指定地点。

祁掌柜样子非常兴奋，随着史靖仁来到堂屋。史靖仁张罗着沏茶，祁掌柜说："不必张罗！我有要紧事情与你商议。"

"看来是有好消息了？"

"是大好消息！"

祁掌柜从怀中掏出一折叠的纸条，展开来拿给史靖仁看。

史靖仁仔细看了看，见纸条上写的只是一些普通家常话，所说都是礼节问候方面的事，就问："这是密信吧？"

"对！这是恰克图分庄今日上午刚刚发到的密信。"

"说的是什么事情？"

"……大掌柜在恰克图与俄国人谈成了一大笔暗房子买卖。"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趁这个机会咱们给他来一下。"

"你是说告他王廷相一个走私罪，让官府把他收拾掉？"

"对！"

"好！张道台自上任以来便只对一件事情感兴趣，那就是抓走私犯。现在我们给他白白送上一个，而且还是个大个的，岂不正中下怀！？——我明天一早去道台衙门，这回有他王廷相好瞧的了！"

"告状自然是要告的，但是你去不妥。而且时机也还不到。"

祁掌柜沉吟着，迅速地在心里盘算着。他知道史靖仁并不是一个有资格与他谋划大事的人，这个人不但浅嫩而且喜欢感情用事，可是在归化又再没有什么人可商量。能够商量事的人此刻却远在晋中的祁县。

"那你说该怎么办？"见祁掌柜半晌不说话，史靖仁忍不住问。

"这么吧，"祁掌柜说，"这暗房子的事眼下还在我手里攥着呢，一两天之内我和郦先生商妥之后就往杭州分庄发信，叫那边组织货；而十二万担细茶从安徽起运，走水路到汉口，然后再由汉口起旱运到归化；再从这里改走驼路……这么算下来驼队到达乌兰木图山口大概是在十月初的样子……"

"乌兰木图山口在什么地方？"

"在萨彦岭，是中俄边境上的一个通道。这是大掌柜指定的与俄国人接头的地点，这个地方最重要，驼队到达这里的时间也最重要！"祁掌柜接着说，"官府必须在乌兰木图把暗房子驼队扣住，人和货俱在！到那时候大掌柜他纵然长着三头六臂也逃不掉了！"

"你说吧！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什么时候去告状？"

"什么时候也不要你出面。"祁掌柜说，"你也不想一想，你出面算怎么一回事——大盛魁的财东告大盛魁的掌柜走私，成何体统！岂不叫天下人笑话。再说，张道台也管不了边境上的事。"

"边境卡伦是乌里雅苏台参赞衙署管吧？"

"对。"

“这就难办了，”史靖仁为难地说，“王廷相与那里的喜山参赞交往深厚，这是谁都知道的，就怕我们送多少银子喜山也未必会卖给咱这个面子。”

“这事让你说对了，所以咱们必须避开喜山。”说着祁掌柜伸手到怀里掏出一张叠好的纸，郑重交在史靖仁的手里，“这是我写给你爹和‘小诸葛’的一封信，你明天一早就打发一个可靠机灵的伙计骑快马把这封信送回祁县！”

“好，我一会儿就去安排。”

事情匆匆商定，祁掌柜连口茶都没顾得上喝就慌慌告辞了。

史靖仁送祁掌柜到大门外，反身将大门关好插了门闩。走回屋里的时候一眼看见祁掌柜那黄色的细油布伞还立在刚才坐过的那把太师椅子的旁边，于是又追了出去。

祁掌柜已经快走出巷子口了，听到后面有人喊：“祁掌柜……”

祁掌柜听出了是史靖仁的声音，紧皱眉头沉下脸看着史靖仁气喘吁吁地跑上来。未及史靖仁开口祁掌柜就很不高兴地说：“史财东，我早就说过你我来往要特别小心才是！稍有不慎被大掌柜觉察出哪怕一点点蛛丝马迹，就会坏了咱们的大事。像你这样的深夜里大喊大叫，也太不小心了！”

“你的伞……”史靖仁把伞在祁掌柜的眼前晃了晃。

“喔……原来是我把伞忘记了。”祁掌柜接过伞，“人一忙就容易出纰漏，往后你我都得多加小心才是。”

史靖仁说：“有一件事忘了和你说……”

“什么事？”

“就是古海的事情。这小子不好说话，去年冬天我费了好大劲儿把他请到我家里来，结果他只坐了坐，勉强喝了杯茶就走了，根本就不肯就范。后来我又在宴美园摆下宴席请他，开头是不肯来，我打发伙计去叫了好几次，人总算到了，可却是连筷子都不肯领……我拿他是没有办法了。要我说古海他不肯就范也就罢了，如今有你祁掌柜在，而且又遇天赐良机这就足够了！”

“不然，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别看古海只是一个小小的伙计，可他对我们来说比一个分庄的掌柜都来得重要。古海整天里不离大掌柜左右，大掌柜的一举一动他全清清楚楚。若有了古海随时通报消息，我们再做起事来那可就大不一样了。所以即使是费些口舌和手脚，我们也一定要把这个人争取过来。”

“那依我看就只有你祁掌柜亲自出马说动他了。”

“不妥！不妥！”祁掌柜连连摆手说，“在对古海不托实的情势下我是万万不能露面的。我深知大掌柜其人，狡诡至极！一旦令其察觉出些许蛛丝马迹，必然导致全盘皆输。古海的事还需你来出面接触。”

“可……连叙话的机会都没有，教我如何说动他？”

“别着急，我们慢慢计议……”祁掌柜捻须皱眉思忖着，说，“古海有个姑夫你认识吗？”

“不认识。”

“就是义和鞋店的掌柜姚祯义！”

“哦——好像听说过此人。可是娶了二毛子窑姐的那个姚祯义？”

“正是他，你不认识不打紧，我可以替你引见。姚祯义也是咱祁县地面人氏，此人为人随和但也颇为狡诡。不过我与他交往多年，他那个鞋店的摊子也是靠了咱大盛魁才发达起来的。”

“祁掌柜的意思是教我通过姚祯义来说动古海？”

“对。”

“这倒不失为上策……”

“古海是姚祯义从家乡带出来的，还是他入号的保荐人，别人的话他可以不加理睬，可

姚祯义的话古海就不能置若罔闻。”

“有道理。”

“我给姚祯义递过去一些话，这倒可以。古海入号时姚祯义曾求过我，我的话他不能不加考虑。”

“对，我也须从旁暗示姚祯义，讲明祁掌柜即接替王廷相的前景……”

“此事只可暗示，不可言明！”

“我知道。总之得让他知其利害，不要靠错了码头投错了胎！”

“言语上倒可以凌厉一些。”

“告诉他，若不就范，日后不会有好结果！”

“意即如此，然话切不可太直露了。”祁掌柜说，“靖仁，这号大事你父亲交给你我在归化这边来做，千万要小心去做，不可大意！”

“我知道。家父早有话安顿我的，教我在这边诸事全听祁掌柜吩咐。”

“也不必如此。财伙一家，咱们共同商议就是。说到底我们做掌柜的还不是为财东做事？”

“那么我何时见得姚祯义？”

“事不宜迟，大掌柜近日就要回来，你明天就去约请姚祯义。下午我先行一步，在宴美园设下筵席候着。”

“好。”

“记住，要一雅间。尽量不要让人知道我和你在一起。我也不陪席至散，介绍你和姚祯义相识，我先行告辞，你们慢慢说话。”

“知道了。”

史靖仁依计而行，第二天下午早早地就来到宴美园，选了一个僻静的雅座坐下，然后要了茶，一边嗑着瓜子一边静静地候着姚祯义的到来。

工夫不大姚祯义就来了。

姚祯义落座，跑堂立刻捧了茶壶为他斟茶。两个人寒暄一番之后，就聊起来，说的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闲话。

不一刻祁掌柜就到了。跑堂跟在祁掌柜的身后走进来布菜，完了，朝史靖仁问道：“史掌柜，请问什么时候上热菜？”

“不忙，我们先喝一会儿酒。”

三个人边喝边聊。

长年在民族错居八方人士云集的归化生活，他们每个人说话的时候都不免夹杂了许多蒙古语和说不清的什么地方的方言口语。现在三个老乡坐在了一起，说的都是清一色喉音极重的祁县话，无形之中就使谈话的气氛变得亲切了许多。话题很自然地从山西祁县家乡切入，故乡的风土人情、物产气候、穿着吃食都成了共同关心的谈资，都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觉。

然而感觉归感觉，姚祯义的心里却是清清楚楚的，他与史靖仁不属于一片林子里的鸟儿！其实他和史靖仁早就认识，他们曾经有许多次在美人桥的窑子里照过面，或听小曲或玩骰子，彼此之间都知道对方姓甚名谁做何营干，但从未有过实质性的交往，也就是见面点个头的交情。再加上史靖仁秉性倨傲，使姚祯义难于接近。这种认识只限于美人桥，一出了这地方在其他场合相遇就干脆连点头也免了，行同路人。

史靖仁的倨傲让姚祯义感到愤然，由愤然又引出某种敌意。他想，你史靖仁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大盛魁的一个财东嘛。唬局外人行了，可哄骗不了我姚祯义，我姚祯义在归化商界也混了二十多年了，如今是鞋靴社的社长，好歹也算是一方的领袖！你有什么了不起？大盛魁财东数以百计，轮到你史靖仁头上没得几分产业，未必就能赶得上我的义和鞋店。至于史靖仁开在归化大南街的那个绸布店，姚祯义连问都无需问一下，就知晓那店没什么厚陈，

连他的义和鞋店的一半也赶不上。古海做了大掌柜的贴身伙计，更使姚祯义底气充足心高气傲，心里说：你瞧不起我，我还瞧不起你呢！昨日他听祁掌柜打发来的伙计说史靖仁要请他赴宴，心里很快把小算盘噼噼啪啪地拨拉了一顿，计算出史靖仁这次拉开阵势与他见面决不只是为了简单地聊叙乡亲之谊，而是有事要求他。

你来求我，我偏不先开口。姚祯义这样盘算着，只和没事人似的满脸堆笑地喝酒聊天，并不主动询问，可是当他端起酒盅再一次与祁掌柜照盅的时候，祁掌柜沉着眼睛对他一扫，那居高临下的威严目光顷刻把他心里的账簿打了个稀巴烂!姚祯义那点花花肠子祁掌柜一眼就看透了。他由一个钉鞋匠发达成了今日的义和鞋店掌柜、归化鞋靴社社长，靠的就是大盛魁，具体说就是祁掌柜。祁掌柜最了解他。

姚祯义可怜巴巴的矜持和自重消失得无影无踪，脸上狡猾的笑容换成了谦卑巴结的内容。他主动向史靖仁询问说：“史财东，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做？尽量吩咐，只要是姚祯义能够办到的……”

“没什么打紧的事，你我同乡一场如今又同在归化地面混日子，老死不相往来也不成体统。今日咱们好好聊聊，为的是往后有个什么事情撞在一起彼此也好有个照应，俗话说：可别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

“说的是，说的是。”姚祯义连连点头。

酒过三巡，祁掌柜找个托辞放下了筷子：“二位慢慢喝着，慢慢聊，我先行一步，晚上通司商会有个饭局，需要应酬一下。”

祁掌柜走了以后席面上的空气顿然冷了下来，这时候姚祯义才想起祁掌柜自始至终没讲几句话。可他明显地感觉到祁掌柜已经把重要的话留在桌子上了。

“姚掌柜，”史靖仁说，“你看祁掌柜这个人如何？”

“没得说！为人精明干练——那是难得的帅才……又讲义气。要不是几年前在乌里雅苏台分庄栽了跟头，眼看着大掌柜的交椅就是他坐了。”

“乌里雅苏台的事算不了什么，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连大掌柜都这么说。这不是现如今祁掌柜从汉口马庄又回到了城柜。其实，凭祁掌柜的本事这会儿就能做大掌柜！”

“那是，那是……”

姚掌柜应付着但仍是不明白史靖仁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你那侄儿也不简单哩！”忽而史靖仁又把话锋引到了古海的身上。

“你是说海子吧？他一个小伙计，不足挂齿！”

“话不能这么说，哪个掌柜也不是从娘胎里一出来就成了掌柜的，都是一步一步做出来的。听说古海他未曾出徒便已在万金账上记了功？”

“有这事。”

“不容易！是个人才。只是……做人不可恃才自傲，不然就怕才能再高也不会有多大发展。”

姚祯义听出了史靖仁的话音儿，忙问：“是不是海子那孩子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史大财东？”

“得罪谈不上，只不过是我想与他交个朋友，可惜高攀不上。”

“哪里话！哪里话！史财东言重了……”姚祯义说，“你是大财东，海子他算什么？！——只不过是你柜上的一个小伙计罢了！海子年幼无知，有得罪的地方我来教训他。史财东你有什么话自管吩咐他就是！蒙你看得起他，使唤他就是高抬他了！”

“好！有你姚祯义这句话，我就直说了！”

“请讲！”

“我想与古海喝顿酒，聊聊乡情。”

“这算什么事，这是你史财东抬举他！”姚祯义说，“你说什么时候，我去唤他。地点还

在这宴美园怎样？我做东！”

“不用。地点就在你的义和鞋店好了。随便弄几个菜，我俩私下聊聊。”

“这有何难！……不过，海子他侍候大掌柜，身不由己。”

“这我知道。你先把话说与他，以他的时间为准，到时候你递个话给我就是。”

“好！这算什么难事……包在我姚祯义身上了！”

二

大掌柜这次的病来得可不比前一次那般轻松，整整有一天一宿的时间几乎处于一种半昏迷状态，一点食物不能咽下，往往要古海费很大的劲用竹筷子撬开他紧咬着的牙齿才能勉强地灌进一点水。聂先生诊过脉之后说，大掌柜是虚脱且兼有肾、心和肺多种病症并发。药方子是开出来了，但是鉴于大掌柜目下体质过分虚弱拿不住药性，暂时只能隔时灌以盐水。古海便依聂先生所嘱，守着大掌柜，隔一个时辰为其灌一次盐水。

果如聂先生所料，一天一夜之后大掌柜终于苏醒了。正是子夜时分，一天一夜未曾合眼的古海正熬不住困倦伏在大掌柜炕沿儿上打盹，听得一声长长的出气像叹息似的响起，急忙跳起来。

“大掌柜！……您醒了吗？”

大掌柜抬起沉重的眼皮，二目黯淡无神望着古海说：“我们这是在哪里？”

“我们回归化已经一天一夜了。”

“哦！……雨停了吗？”

“您说什么？”古海有点被大掌柜的问话弄糊涂了，说，“雨早就不下了！——我们在大青山里的时候就停了！”

“哦，是我睡糊涂了……”

古海又喂大掌柜喝水。这一次不用他再拿筷子往开撬大掌柜的牙齿了。与古海同陪大掌柜的还有柜上临时指派的一个伙计，古海打发那伙计把大掌柜苏醒的消息告诉郦先生和祁掌柜。不一会儿，郦先生、祁掌柜还有交际部的贾晋阳与其他几位主要掌柜陆续都来到大掌柜的房间。大家见大掌柜终于苏醒过来，都长出了一口气，也不敢与大掌柜多讲话，简单问候过了，都退出了房间让大掌柜安静休息。祁掌柜出门之后又招手把古海叫出去，严肃着面孔安顿道：“自今往后，除了聂先生以外，没有我的话不准任何人以号事来讨扰大掌柜。”

站在一旁的郦先生也说：“有客来访只教他们找祁掌柜和我说话，万万不可搅扰大掌柜养息！”

第二天一早聂先生来看望大掌柜，诊过脉，嘱咐大厨子熬些许清淡的参汤让大掌柜喝。

“有病要靠药来医，”大掌柜声调缓缓地问聂先生，“你怎么光是给我灌盐水喝参汤呢？”

“服药好比施肥于田，肥施猛了反倒会把庄稼催死的！”聂先生说，“你现在须得先补身子后治病。就是服药也只用浅方子，循序渐进。”

“聂先生这么说，我还是死不了的吧？”大掌柜玩笑道。

“死是死不了，但往后千万不可大意了！”聂先生正色道，“不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了，人要服老。大掌柜你如今是心、肺、肾都有毛病，再经不起劳累了！你不要不信我的话。”

“好，我信，我信……”大掌柜妥协了，“聂先生乃归化第一名医，我不信你信谁去？”

“再好的医生也只能治得了病，救不了命！你若再这么干下去性命可真的难说了。”

三日后大掌柜病情大见好转，说话、气脉也有力量，眼睛也有些亮色，能够倚墙坐好半天，也愿意跟人说话了。聂先生依旧是每日上午必来看望大掌柜。诊了脉也没什么事，大掌柜就留聂先生说说话。说的都是些不打紧的闲话，大掌柜一趟北路又走了八个月，问聂先生这期间归化有什么有趣的事情。聂先生就给他讲了比利时神甫做生意的事。说如今那神甫成了归化城新的一景。

“神甫也做生意啊？”古海不解地问。

“是啊，人们都以为神甫只是上帝的仆人，没想到这神甫也对银钱别有爱心！那神甫每天都游弋于西河沿的皮毛市场，身着黑色宽袍头戴圆顶绒帽，专做羊毛的收购生意。神甫的身后跟着两名临时雇用的短工，神甫跟卖羊毛的小贩谈妥价钱之后，两名短工就把羊毛装上了平板车拖回天主教堂的院子里去。不管神甫走到哪里，身后总是跟着一大帮子人！神甫谈生意的时候许多人就乱喊着问：‘喂！——塞得维尔神甫，你是在为上帝收买羊毛吗？’‘上帝给你发多少工钱？’‘上帝穿了羊毛做的衣服暖和不暖和啊？’……神甫也不恼，只是冲着人群笑笑，打出一个莫名其妙的手势。其实塞得维尔神甫哪里是在为上帝做工，后来人们才清楚，神甫也是为了挣钱，他是在为一个英国羊毛商打工挣几个零花钱。神甫把羊毛买好之后，在天主教堂的院子里摊开来晒太阳，抖尽土屑，然后打包运往天津卫去了。英国羊毛商在天津把羊毛集中再装船运回英国去。后来羊毛贩子就开始耍笑塞得维尔神甫了，他们预先把羊毛里掺上土和白糖然后卖给神甫，结果害得神甫怎么也无法把羊毛清理干净。弄到后来在天津的英国羊毛商人就不再用神甫了，听说还扣下了他应得的工钱。”这笑话说得大掌柜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聂先生五十六七的年纪，鹤发童颜，浓眉凤眼，宽展的额头总是亮铮铮地闪着光，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智慧型的人物。聂先生不但神通医道而且参透《易经》能掐会算，在归化城有“半仙”之称。五十年前，聂先生跟随行医的父亲从河北来到归化就再没有离开过。他在家乡已经没什么亲人了，父亲死后就葬在了这里。在归化，聂先生是大掌柜最好的朋友，平日里只是因为号事繁忙他们难得在一起闲聊深谈。现在可好了，大掌柜几乎天天都能与聂先生在一起，两个人海阔天空谈古论今，大侃《易经》——大掌柜对《易经》亦是颇有研究。有时候兴致上来大掌柜就让古海把围棋拿出来与聂先生厮杀几盘。

半月之后大掌柜体力恢复，起坐饮食一如往常了。但聂先生仍然告诫大掌柜不可大意，说他体力恢复并非是内中的病全好了，心、肺、肾是慢性病，慢性病须得假以时日慢慢调养方能去根痊愈。毕竟大掌柜亲自到了新疆和喀尔喀、恰克图，对那里的事务做了仔细安排，心里有数才能够继续安心调养。他每日依然服药，把号内的生意也真的甩给了郦先生和祁掌柜，不加过问。郦先生、祁掌柜、贾晋阳等城柜掌柜每日都要抽空看望大掌柜，也是只说闲话不提号事。只有一次祁掌柜来探望时，大掌柜问他：“今年中原粮食生长情势如何？”

“据晋中、晋南、河南、河北、山东和陕西、河套产粮区报来的消息，各地小麦、高粱长势甚好，是十年未遇到的好年景。”

大掌柜说：“噢，那就好。”

“我已经把这消息传给了恰克图分庄。”祁掌柜说，“看来今冬不需要从恰克图进小麦了。”

“莫斯科公司的那批细茶办得怎么样了？”大掌柜又问。

“那批货三个月之内可到归化，此刻还在路上呢，预计十月初驼队即可抵达乌兰木图山口，只要驼队过了乌兰木图山口就没事了。”

“这批细茶的事你要多操些心。”

“我知道。”

依聂先生的建议，大掌柜躲开城市的喧嚣，连着几日都骑马到郊外的旷野去游玩，散心呼吸新鲜空气，仍由古海和薛拳师陪同。

归化城郊是土默特的游牧地，随着时代演进，如今这里成了阡陌百里良田连接的农田。风调雨顺之下是一片接一片绿油油的麦子，正值小麦灌浆的时候，农民引了黄河的水来浇灌麦田。许多麻雀喳喳叫着在田野间飞起飞落，黑色的燕子擦着庄稼梢一掠而过，叼食着人的肉眼看不见的小飞虫。有农妇在唱歌，是流传甚广的爬山调。蓝天绿地空气清新。大掌柜放开老走马在田间的土道上跑起来。古海和薛拳师紧随其后。跑跑走走，走走又跑跑，一边欣赏着路边的农田，不觉间已经跑出了几十里地。他们在一棵大柳树下休息。大掌柜走到水渠边上蹲下来以手掌掬水洗手洗脸，一边就与浇地的农民攀谈起来。

“老哥，你的麦子长得好哇，看来今年是个丰收年了。”

“老天保佑，遇了个好年景！”

“只要拔麦时不要下大雨，这麦子就算是拿到手了。”

“是哩！”老农说，“看穿扮先生是买卖人啦？”

“老哥有眼力！”

……

趁着大掌柜与老农谈得热乎，古海去解大手，从麦田出来的时候古海手里拿了一根折断的麦秆，脸上是一团的疑惑，对大掌柜说：“今年这麦子还不一定能吃得上哩！”

“你这后生说的！”老农不满地嘟哝道，“眼看这绿旺旺的麦子能说吃不上？看样子后生是个伙计，不懂事哩！俗话说：三年学个买卖人，一辈子也学不好个庄稼人！”

古海看了看老农没搭茬儿，把折成两截的麦秆伸到大掌柜的面前：“你看！大掌柜，这麦秆里生了黑虫子。”

大掌柜接手一看，见麦秆断裂的内径之中果然有黑色小虫在蠕动。黑虫形同线头似的，像细小的蚂蚁，给阳光一照翻滚着不一会儿都躲进了麦秆里面去了。大掌柜习惯性地皱起眉头把半截子麦秆又折成两段，见杆内密密麻麻的小黑虫纠结成了一团。

“你再到那片麦田地折两株看看。”大掌柜指着远处的一片麦田对古海说，他自己也走进了跟前老农的麦田地里。大掌柜连折两株麦秆，发现内中尽有黑虫。气喘吁吁的古海跑了回来，把两根折断的麦秆让大掌柜看——全都生了虫子。

“老哥！你的麦子真的难得吃上哩，让我的伙计不幸言中了。赶快想办法吧。”大掌柜把折断的麦秆全部交给老农，惋惜地朝老农看了一眼，也顾不了许多就走向了大柳树下拴着的马匹。

古海和薛拳师在土默特一带转了三个苏木，分别在十几片互不相连的麦田里采集麦秆几十株，结论是整个土默特地方的麦田都起了同样的虫子，他们的郊游散心无意之中变成了农业调查。归化郊外麦田中的小黑虫联系到了大盛魁在恰克图的大宗生意。根据以前收集到的农业信息，整个中原风调雨顺农业是要大面积丰收的。如果麦秆虫不是发生在归化一地，而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存在，那么经营部做出的今年中原农业丰收的结论就得彻底推翻，丰年就变成了灾年。大盛魁依据这个信息做出的在恰克图不进口俄国粮食的决定也要重新决定。中原农业呈丰收状态的信息不单是大盛魁一家掌握着，对此归化二十八家通司商号都是十分关注的。俄商也掌握了这个信息。这个信息决定着恰克图粮食价格的浮动。

他们把土默特的农区绕了个遍，回到城柜已经过了晌午，也顾不得吃饭了，一进门大掌柜一边把马缰交给了古海一边对他说：“请祁掌柜立刻到我房里来！”

当下大掌柜把收集来的生虫麦秆让祁掌柜看了，不等祁掌柜反应过来，就吩咐说：“立马发急给忻州、榆次、临汾、潞州府、石家庄、临沂、漯河、西安……看看那里的小麦秆中是否也生了虫子，令其飞报归化城柜！”

结果真的被古海不幸言中，二十天后从各地陆续返回城柜的消息，证实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包括陕甘宁和宁夏河套地区，整个黄河中下游的小麦都起了黑虫病！隐蔽的灾情十分严重！秋后铁定是个灾年了。载着最新信息的密信很快由大盛魁城柜传到了千里之外的恰克图分庄。二掌柜盛祯根据总号指示与俄商谈成大笔粮食生意。由于中原预计丰收信息的影响，华商在恰克图都不购进粮食，恰克图粮价暴跌。这一笔生意使大盛魁利利索索地赚了几十万两银子。大盛魁在恰克图大量购买粮食之初，使在恰的华商和俄商尽都不为理解。待秋后中原农业成灾的消息传来，为时已经晚了，俄商已将粮价由下跌两成变成了上涨三成，无大利可图了。

于是，在初冬的时候大盛魁做成了这笔大赚其银的粮食生意。

又养息了半个多月，大掌柜自觉身上有了力气，精神也大为好转，就有点耐不住了。郦

先生把聂先生请来——大掌柜病情见好，聂先生也由天天看望改为三五日来看一次。聂先生说："得病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大掌柜，你自己觉着精神好转便没事了，其实不然，那病根病灶在你身上并未去掉。一旦因操劳过度而致使病情复发那治起来就更难了！"

"就是！"郦先生也劝道，"咱大盛魁这摊子要说做事那是没完没了的，你纵然是长了三头六臂也是忙不过来的。既然你已把新疆、喀尔喀、恰克图全都走到了，大事做了安排，城柜的日常事务由我和祁掌柜料理就是。实话说，只要大家看着你大掌柜在这里坐着，人心就稳帖的。"

"少则半年多则一年，大掌柜的病会痊愈的！"聂先生说，"只要身体没病，许多事情都可以做的。人这一辈子有做不完的事呢，不要计较这短暂的时光。倘若你不顾身体一味干下去，搭上了性命，那你还能做什么呢？大掌柜是大智慧的人，孰重孰轻该明白的！"

大掌柜无言以对了。

郦先生重申，号内之事依然不得搅扰大掌柜，凡事都问祁掌柜和他郦先生。

但是大约过了十天，远在江南的杭州发生的一件事情终于使大掌柜再也坐不住了。江南巨贾红顶商人胡雪岩在上海、湖州、潮州、北京、天津、南京、石家庄等地所开设的十数个阜康钱庄分庄和在杭州的总号，以及胡雪岩所开的撒遍江南的二十三家当铺和一家使用现代化新机器生产的剿丝厂，在一夜之间全都宣布倒闭！这消息并非是大盛魁之号事，是郦先生与大掌柜闲坐时把它作为一件新闻说与大掌柜听的。

大掌柜听后当即脸色骤变，峻然问道："这消息确实吗？"

郦先生说："是杭州分庄传回的消息，自然是确实的。"

"真乃晴天霹雳！"大掌柜说，"胡雪岩上有左宗棠靠山，手里又握着百万银两的雄资，如何能在一夜之间便坍台呢？"

"胡雪岩实力雄厚不假，可他到底是争不过洋人的！"郦先生凄然而言，"胡雪岩是在与洋商争夺剿丝的生意中被挤垮的。据说海关总务司赫德也插手了这件事情。"

"是哪家洋行？"大掌柜问，不等郦先生回答又说，"既然赫德也插手了这件事，想必是英国商人？"

"是英国商人。挤垮胡雪岩的是英国人开的怡和洋行。"

"是啊，是啊……"大掌柜兀自感慨，"洋人洋商，中国人是争不过的。洋人在中国做生意，背后有他们的政府支持，在中国的土地上大清的海关大权又为英国人赫德所把持！胡雪岩又如何能争得过洋人呢？！再说，左宗棠左大帅亦被遣去管理南洋舰队，在朝廷胡雪岩也没得力的人替他说话，如何能不败呢？"

"胡雪岩的情势很不好，消息传到之前已经起不了床了。"

"唔！我分庄孟掌柜去探望了吗？"

"去过了。"

"再发一封信给杭州分庄，"大掌柜说，"让孟掌柜问问胡大先生，可有需我大盛魁相助之事？"

"信我今晚就可以写。"郦先生说，"不过，恐怕是我大盛魁亦无回天之力。怕是谁也救不了胡雪岩。"

仅仅隔了五日，郦先生写给杭州分庄的信刚发出去，从杭州又传来了新的消息——胡雪岩气病交加已然殁去！

大掌柜立刻亲自召开了城柜和归化的钱庄、票号掌柜参加的紧急会议。大掌柜说："兔死狐悲，胡雪岩的倒台和殁去不仅是胡雪岩自己的不幸，亦是大盛魁一大哀事！以此为戒，我当万分警惕！……但是英国人倒胡雪岩容易，俄国人倒我大盛魁，倒我归化城难矣！其实胡雪岩倒台似事出突然，仔细想来也在情理之中。依我看并不是说凡洋人我们中国人就一概争不过的，问题要害在于自己内部。胡雪岩初倚杭州知府王有龄起家，后靠左宗棠的势力发

达起来，白手起家，暴起暴富。究其失败之原因在于他的根基不稳，反观我大盛魁，基业起于一百六十余年之前，经世之年我字号内部早已形成一套完整而又严密的规矩。我们是以规矩治号，胡雪岩任用亲友、私人亦是一大弊端。往后，我当更加严肃号规，在用人上当慎之又慎！”

会议散去之后，大掌柜留郦先生和祁掌柜在客厅继续说了一会儿话。已经不是正式的议事，三个人一边抽烟喝茶一边聊，气氛随便轻松。

“怡和洋行近来有什么动静？”大掌柜问。

“怡和也做羊皮生意。”祁掌柜说。

“哦……”大掌柜问，“怡和怎么做？他们是到喀尔喀去收购吗？”

“不是，怡和的经理沙利自打来归化后就没离开过，他只是坐地收购。”

“价码方面呢？”

“只是比咱们当地的皮货商所出的价码略高一点，也就是不到一成的样子。”

“那关系不大，据咱们的上海分庄传回来的消息，沙利这个人历来做事求稳求准，是个真正的生意人。早些日子市面上有传闻，说是沙利的怡和洋行要做活羊的生意，看来这消息是讹传了。做活羊的生意那是要经验和技术的，在这方面除了咱归化通司商号的人，不要说英国人，就连对喀尔喀已经很熟悉了的俄国商人许多年来一直凯觎而不敢轻易下手。”

“不是的，大掌柜，”郦先生插言道，“俄国人已经动手做活羊的生意了。”

“是谁？哪家公司的？”

“就是那个伊万的西伯利亚茶叶公司！”

“这事为什么不告诉我？”

“大掌柜养病，不敢惊动。”祁掌柜解释说。

“伊万做羊的生意，他们有懂技术的人吗？”

“伊万从天义德拉出一批人员，主要是把把式头布龙弄出去了，还从元盛德拉去十大几个人。”祁掌柜答道，“伊万还曾经通过人拉我们的小眼王，许之高薪。小眼王没有动心。我大盛魁伙计工人没有一个被伊万拉出去的。”

“这就好！”大掌柜释然，“做别的生意我不敢对伊万妄加评说，在归化这地方，要做活羊的生意英国人不行，我看俄国人也不行。”

郦先生说：“不过，伊万这个人也不简单，他挖天义德、元盛德的墙角就得手了。天义德有三十四个羊把式被伊万高薪聘去了，其中有十二个是羊把式头。所以我看这贩活羊的生意伊万未必就做不成的。”

“噢！——”大掌柜警惕了，两道稀疏的灰色眉毛拧成了旋儿望着祁掌柜，“这事为什么不告诉我？”

祁掌柜嗫嚅道：“这个，大掌柜不是养病嘛……”

“还有一件事也没有敢惊动大掌柜，”郦先生说，“天义德的大掌柜郭宝义曾经来过。”

“他是有要紧事吗？”

“没什么打紧的事情。”祁掌柜说，“与我大盛魁无关，是我挡了驾。”

“什么事情？”

“我已经回了他。郭宝义是想求大掌柜帮他一件事情。”

“到底是什么事？”

“就是有关伊万从天义德拉走的那三十四个羊把式的事情。”祁掌柜说，“事情是这样的，那三十四个羊把式中领头的是一个名叫布龙的羊把式头。这个人是小眼王的徒弟……”

“郭掌柜的意思是不是要我派小眼王去把布龙那帮人再叫回来？”

“正是这个意思。”

“那你怎么好就回绝了呢？！”大掌柜说，“你以为伊万作为一个俄国商人他从天义德拉

走三十四个羊把式，这件事情与我大盛魁毫无干系吗？”

祁掌柜嘟囔说：“咱大盛魁在北京只有一个京羊庄，可天义德就有两个。好年景他们往北京走的羊多到八十多万，比我们多出了快一倍了！现在反倒要我们伸出手去拉他们……早知如今，何必当初！”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这不明摆着，想当初他天义德在乌里雅苏台从咱手里抢走那六个和硕的生意的时候，怎么不想一想咱两家的情谊。”

“这是两码事。”

“商场如战场，没有俄国人咱归化通司商号二十八家在喀尔喀草原上还不是争了一百多年。虽说不上你死我活，可也总要争个你肥我瘦。俗话说：商场无父子。更何况天义德本来就是咱的对手。还有，郭宝义提出来让咱们派小眼王去往回召布龙那一帮人，小眼王在哪儿？小眼王他正在京羊道上带着人往北京运羊呢，我把小眼王这个领头的羊把式中途撤回来岂不是损自己肥别人吗？！”

“那你知道天义德突然间在要紧的当口失掉了三十四个赶羊的把式，会是什么后果？”

“后果已经很严重，”郦先生插言道，“天义德三十余万只羊停在喀尔喀草原上不得运出，郭大掌柜因此又急又气三日前竟然得了中风几乎不能说话……”

“你们没去探望吗？”

“昨日我抽空看望过了。”郦先生说。

“其实看望又有何用？这大概也是他天义德应得的报应。”祁掌柜冷冷地说。

“你不说我也明白，你的意思无非是咱大盛魁坐山观虎斗，眼看着俄国人把天义德吃掉，咱好坐收渔翁之利。”

“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既是那样也是天意！”

“你以为俄国人损了天义德吃了天义德，就能肥了咱大盛魁吗？——恰恰相反，实际上这件事不单与我大盛魁有关，与我归化二十八家通司商号都是息息相关的。所谓唇亡齿寒这道理你不懂吗？！谁不知道这贩活羊的生意在咱归化二十八家通司商号的生意里是大宗，打从一百多年前咱大盛魁和其他通司商号对此生意一直分外重视。你想想假如这份生意被俄商占去一块甚或全部吞掉，那将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局面！你别忘了，咱大盛魁是怎么起家的，当然是在喀尔喀草原，先人创建大盛魁之初并未和俄国人做生意，所有的生意全在喀尔喀草原，咱是吃着喀尔喀的草长大的，就像一只虎两只后腿站在喀尔喀草原上，这两只后腿一只是贩羊一只是贩马。后来咱大盛魁和俄国人做生意了，但是站在喀尔喀草原上的这两只后腿是至关重要的，试想这两只后腿若是被砍断一条，那么两条前腿还使得上劲儿吗？谁都知道三国的故事，蜀国要想保住自己就必须联合吴国一起抗魏，如今的道理也大体相似，所不同的是咱大盛魁、天义德和归化二十八家通司商号本是一家，是应该同心协力共同对付俄国人。这种时候帮助天义德就是帮助我们自己。”

见祁掌柜还要说什么，大掌柜伸出一只手把他挡住了：“你不要再说了，做得大事者必要有宽大的胸怀，斤斤计较是成不了气候的。有什么话以后咱们慢慢再讲……古海！”

古海趋前一步：“什么事，大掌柜？”

“快去备轿，我即刻就去天义德。”

大掌柜走进天义德郭宝义寝房的时候，看见聂先生正坐在炕边的凳子上。郭宝义的头上、两边脸上和裸露出来的一只胳膊以及一条腿上密密麻麻地插满闪光的银针。聂先生正在给郭宝义做针灸。脸色虚肿的郭掌柜在炕上倚墙半仰着，他的两只眼睛和嘴巴同时都向着左边歪斜着，可怕的病症使郭宝义的样子显得非常奇怪，由于眼睛眍斜，他看人的时候必须把脸整个地扭向右边，使人觉着他是在看着墙。嘴角上不停地流着哈喇子，贴身伙计隔不了一会儿就拿手帕在他的两边嘴角上擦擦。但是中风症并没有毁坏了他的头脑，看见大掌柜进来，他

用一只手支撑着在炕上坐起来，激动得双唇抖动两眼直眨巴。

“唔（王）……大着（掌）……柜！……”

郭宝义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勉强吐出几个含混不清的字，对大掌柜的到来表示感激。而他的脸与口眼的歪斜和肌肉的抽搐看上去十分古怪，旁边站着面色沉重的李泰。李泰由于在乌里雅苏台分庄为字号立了大功，被提拔为天义德的二掌柜。郭宝义病倒，天义德的担子就落在了李泰的肩上。

聂先生起身让到一边。

“实在对不起，郭大掌柜！你的事我是刚刚才知晓。”大掌柜紧走几步来到郭宝义的炕前俯身说道。他的声音颤抖着，嘴唇禁不住一个劲直哆嗦。兔死狐悲，同为归化通司商号的掌柜，郭宝义的可怜样子让大掌柜心里一阵阵发冷！

大掌柜在聂先生让出的凳子上坐下，拿话安慰郭宝义。

“……伊万公司挖我通司商会的羊把式，这已经不是天义德你一家的事情了。这事敝号的祁掌柜确是未曾告知于我，现在多余的话也不必再多讲，刚才我已经问过了，小眼王目下正在京羊道上运羊，近几日快要经过归化。我已经让祁掌柜派人去找小眼王，一定要让小眼王把布龙找回来！”

郭掌柜手颤抖着抓住王廷相的手臂使劲攥着，泪水又淌了出来，贴身小伙计赶忙过去替郭掌柜擦去眼泪。

见郭宝义斜到一边的嘴唇神经质地抖动着还想说什么，大掌柜把他止住。这情景看得王廷相好不心酸：“这事你尽管放心，叫布龙回来我自有办法！总之一句话——你天义德今天所遇到的事也是我大盛魁和归化所有通司商号的事！……好好养病，保重身体要紧！往后我们与俄商争斗的日子还长着呢！”

郭宝义摇摇头眼泪又流了出来。后来他把目光移向身边的李泰，很困难地说：“物（往）后……久（就看）……他特（的）了！”

聂先生怕郭掌柜情绪过分激动，示意李泰带大掌柜到客厅去谈。

移至客厅，大掌柜简单地对李泰说：“这不是一般的时候，我们遇到的也不是一般的事情。要知道一旦伊万头一次贩羊就能够成功，把京羊道踩通了的话，他尝到甜头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不只是你天义德的事情，也不只是归化通司商会的二十八家商号的事情，只要伊万在归化城能够插进一只脚来，接下来整个归化城都会被他吃掉的。喀尔喀草原上的例子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教训。所以这一件事情是无比重要的。”

“既然王会长把话说得这么透彻，我也就不再客气。”李泰说，“我随宝号祁掌柜一同去请小眼王！”

“风雨骤来，同舟共济，理当如此！”聂先生也来到客厅。

李泰请聂先生落座。

大掌柜看了看通向郭宝义房间的门，压低声音问聂先生：“郭大掌柜病情到底如何？”

聂先生悲凉地摇摇头：“郭大掌柜的病势来得太猛！怕是不好治了……”

三

麻烦事接踵而来，大盛魁城柜的小客厅内会议不断。

这一日下午会议正紧张的时候，客厅的门“吱”地轻轻响了一声被推开了，看大门的伙计在门后边向古海勾勾手把他叫出去了。看门的伙计说，有一个脸上带伤疤的人在门外候着要见古海。古海一听便知道是杰娃，就对看门的伙计说：“你去告诉他，就说我这里正忙，脱不开身。”

自打古海在字号立了功又做了大掌柜的贴身伙计，做姑夫的姚祯义便沾沾自喜，以古海这么个侄子而时时炫耀于各处。姚祯义在归化多年，认识的人多，免不了就有这个那个找上门来，或为生意上或为子弟入号的事来求姚祯义。碍于面子古海也为姑夫办了几件事，但是

姑夫揽得事情多了，他就生出了厌烦，同时也忌讳自己到处伸手，表现张狂。杰娃来找古海，他又以为姑夫在为他添麻烦，因而嘱咐看门的伙计将杰娃打发走了事。岂料过了不一会儿那看门的伙计复又转来说是杰娃有要紧的事找他，只说一两句话便可。古海只好脚步匆匆地去见杰娃。

“什么事，杰娃？”在大院门口古海很不耐烦地对杰娃说，“大掌柜正在客厅召集各路掌柜会议要事呢，我身不由己。你回去告诉姑夫，以后没有要紧事不要来城柜找我，有空闲我会回去看他的。”

“姑夫说是他有要紧的事，让你回去一趟。”

“你回去对姑夫说，我近日没有空闲。”

“不行！姑夫说了，让你无论如何回去一趟。”

“……好吧。”古海无奈只好答应了，“明日我抽空回去一趟。”

“明日甚时候？”

“晚饭时候吧。”

“说死了？”杰娃又叮了一句。

“行！”古海已经脚步匆匆地往客厅走了。

第二天古海按时来到义和鞋店，一进堂屋的门不禁愣住了——姑夫正陪着史靖仁在喝茶聊天呢！看那情势，两人是十分亲密，心下又是吃惊又是纳闷。

“如今可是今非昔比，你古海成了大盛魁的大忙人啦，难得一见！”

史靖仁一边起身向古海拱手施礼，一边说着话，请古海入座，那样子倒像是义和鞋店的掌柜似的。

“人家史财东候你多时了！”

姚祯义把椅子让给古海，起身拿壶为古海斟茶，言语间露出了对古海的责怪意思。

古海坐下的时候瞪了姑夫一眼，姚祯义不再敢吱声了，如今这位侄儿不比过去，他姚祯义时时得敬着点儿。姚祯义本来是要搬个凳子在旁边坐下来的，见古海那神情，就不敢多事，也不敢坐了，说：“好，好，你们两位慢慢谈。”说着移步躲出去了。

屋子里只留下古海和史靖仁。

“有何见教，史财东请说吧。我侍候大掌柜不敢多耽搁时间。”

古海说着话将姚祯义方才为他斟好的茶杯拿起来从手边挪开，放到了八仙桌面上靠墙的地方。这无疑是表示不愿与史靖仁深谈的意思，语调也极冷淡。

古海这动作史靖仁看在眼里当然心里是很明白的，但是史靖仁并不恼，依旧满脸堆着笑，很亲热地说：“你何必这般虔诚呢？就是当朝皇帝也未必就没有一时半会儿身边没人侍候。再说了，咱大盛魁是铁打的字号流水的掌柜，你道是他王廷相就能把大掌柜的交椅永世永代坐下去？他是神仙？他不死了？……”

史靖仁当然是预先有准备的，一见面就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史财东对我古海个人有何见教敬请直说，你我说话与大掌柜是没有干系的。”

古海不客气地打断了史靖仁的话。大掌柜是什么人，岂是史靖仁之流可以随便亵渎的？！古海心里愤愤地想。古海在商场上也做了整整九年了，到过了不少地方经过了不少事情，大大小小的商人包括俄国商人他都见过，而大掌柜是奇人！古海对大掌柜最为崇拜。尤其是做了大掌柜贴身伙计以来，他日夜跟随大掌柜的左右，亲眼目睹了大掌柜运筹帷幄指挥调动大盛魁上上下下近万号人马，镇定自若，真正有诸葛再世的风度！与大掌柜相比，史靖仁这些财东尽皆是一帮蝼蚁。

“好，那么就说你吧，”史靖仁呷口茶缓缓气，拿眼睛把古海瞄了好半天才说，“你古海为人聪明甚为能干，这是字号上下都公认的。在乌里雅苏台分庄就为字号立了功，听说近来在粮食生意上又有新功，祁掌柜每每提起你总是赞口不绝欣赏有加，我父亲和其他财东也都

知道你是个人才，你要珍视自个儿的前途……”

“我有什么不自重的地方吗？”

“这个……倒是没有。我只不过是提醒你。”史靖仁说，“因为你我不只是财伙的关系，论说起来古、史两家还是世交。你太爷爷和叔爷在我史家就跟在自己家一样，我们史家上下从不把他们当做外人看，而且你父亲与家父交谊深厚情感笃深。你爹正在小南顺筹盖宅院，家父听说你爹手头不够宽裕，二话没说，就差古月荃给你家送过去三千两银子，让他暂缓一时之急。”

不久前古海收到爹拖人捎来的信，信中提到了史家借钱给他的事。也正因为如此，古海掂着史家这份情谊，方在一进姑夫的堂屋看见史靖仁时，他才没有立刻折身离去。“我谢谢史财东对我们古家的情谊。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古海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至于我爹借你家的银子将来我会连本带息如数还上。”

“你说这话可就太见外了！照这么说好像我堂堂史家是靠放贷吃息过生活似的。”

“是我一时言语失当，请史财东不必计较。”

“嗨，我与你计较什么？倘若我是计较的人今日也不会约见你了。你想想，去年秋天我在家中设宴款待你，说话刚入正题，你便甩袖而去。照说我该生大气，可我根本就没往心里去，后来我又约你到宴美园赴宴，你是干脆连筷子都没领便又扭头走了。我不是什么话也没有说吗？！这能说我计较你吗？咱大盛魁要想永世昌盛靠的就是财伙诚信互相体谅，你说是不是？”

“是这个理。”

“这就好，只要你承认这个理咱们之间的话就能接着往下说。我问你，大盛魁的基业是谁创下的？”

“这事没有含糊——大盛当然是三姓财东的先人创下的。”

“说得太好了，这事没含糊！”史靖仁就像教书先生启发学生似的很高兴地鼓励着古海，“那么我再问你，既然大盛魁基业是三姓财东创下的，那为什么如今大盛魁的事情我们三姓财东说了话不算数？”

“这个……我也说不清楚，我只不过是个小伙计。”

“不必自谦！”史靖仁用双手把古海刚才挪到一边的茶杯端起来重新放回到古海的面前，“你不是一个普通的小伙计，这是谁都知道的。实话跟你讲，你古海若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的小伙计，我也不会费这么大的事三番两次来找你了。你多聪明的人，难道这点事理还看不出来？”

“看自然是看出来的，我也知道史大财东对我器重，对我们古家好……”

古海很费力地说着，觉得心里有许多思想像乱糟糟的麻似的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体会到做人的难处，被两难的处境弄得非常苦恼。同时他也感觉到了一种不祥的预兆，这种预兆又使他不由得一阵阵害怕。他字斟句酌地说着，脸上现出老年人似的愁眉苦脸。

“古海，你是不是觉得很为难？”

“是的……”古海的表情几乎是可怜巴巴的了，“史大财东，要是别的什么事你差遣到我古海的头上，我一定二话没得说！可是这财伙之间争斗的事，我实在是无法为你效劳。我身不由己……你知道家里把我送到字号上来不容易，爹娘和媳妇在家都盼着我呢，你也为我的前途想想。”

“哈哈……”史靖仁笑了，“你古海如今在大盛魁也算一个人物呢！如何就做出这般愁苦的模样？你以为我史靖仁是在坑害你吗？”不等古海答复史靖仁接着又说，“恰恰相反——我这么做正是在扶你——帮你——拉你！是为你好！为你的前途！你想过没有？现在你只知道闷着头一味地跟着王廷相跑，你就敢断定他姓王的一定就不会有马失前蹄的时候？一旦

他有个三差两错被财东抓住尾巴，或是触犯国法让官府拿住，到那时候你岂不是要后悔？”

古海被史靖仁说得心里咚咚乱跳起来，他想起了在恰克图大掌柜和康达科夫谈成的那一笔有关细茶的暗房子生意，事情一旦败露那可真是一件掉脑袋的事呢！不过又想，大掌柜历来做事缜密，暗房子的事是不会被人知道的。于是把心放下笑了笑：“怎么会呢？”

“你说不会？——那么好，”史靖仁将上身探前靠近古海，压低了声调说，“听说大掌柜最近亲自经手了一大笔走私生意，你一天到晚不离他左右，这事你准知道。”

“我决然不知！”古海立刻警惕了。心里也很紧张地想，这事史靖仁如何能知道？怕是在诈我吧？

“你不要瞒了。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迟早一天连官府都会知晓的！你要知道这走私的事可不比平常，你清楚张道台那砍头道台的名声是怎么来的吧？就是专门为镇压走私而得的。两年不到短短辰光张道台在孤魂滩就已经杀了十几批人了，全都是被捉的走私罪犯。不用我说，你该明白之中的利害。”

“我看这事不会有的，史财东不可轻信谣言。你想想看，大掌柜不单是大盛魁的主事人，他还兼着通司商会的会长之职，又有候补道台的官衔，他怎么能干走私的勾当？！不会的，不会的！”

“不会？”史靖仁冷笑道，“正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我看他王廷相是什么事情都会做出来的，你若不信就等着瞧！”

“不不不！我不相信会有此事……”

总算是结束了与史靖仁的谈话。返回城柜的路上古海的心里十分慌乱，一个念头在他的脑子里迅速升起，他想：我该把这事告诉大掌柜吗？照理是应该说的，可是大掌柜若问起我暗房子的事史靖仁是如何知道的，我又怎样应付呢？岂不是把自个儿与史靖仁牵连在一起，落个说不清白？！……想来想去想不出一个出路。

一连数日一想起史靖仁说的话，古海的心里便慌得不能安宁，他预感到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却是想不透，如此便常常现出苦思冥想的模样，做事也不像过去利落机敏。大掌柜吩咐他做事往往要连说几遍才能把他从沉思中唤醒，有时候大掌柜要喝茶他倒把水烟袋装好了递过去。这异样当然逃不脱大掌柜那一双锐利的眼睛。又一次当古海为大掌柜穿鞋的时候硬是将左边的一只往右脚上套，大掌柜终于说话了，问：“古海，你近些日子是怎么了？总是神不在庙、魂不守舍的样子！”

“我，我……”古海吭哧半天只好说，“我大概是想家了……”

他胡乱搪塞了几句。

“哼！心思里像住了鬼似的。”

大掌柜斥责说。

自古海跟了大掌柜以来，这是大掌柜头一次批评他。古海心里想：大掌柜算是猜对了，自己的心里真的是住了鬼，那鬼就是史靖仁。

愈是怕鬼鬼偏来，没出一个月史靖仁又找上门来。这一次史靖仁既不是在家中和宴美园设宴请他，也不是在义和鞋店约请他，而是直接到大盛魁城柜来找他了！史靖仁这举措让古海害怕得要命。史靖仁似乎是懂得一些规矩了，没有大摇大摆地耍出财东的威风去闯大掌柜的房间，而是在大门边停住，请看门伙计传话给古海，说有人要见他。

当古海走到大门前，一看清楚史靖仁那张笑眯眯的胖脸时，心里就如同真的看见鬼似的慌作了一团！脸色煞白，一时间居然连说话都磕巴了。

他问史靖仁：“你，你，找我有什么事？”

“没别的事，就是想问问你，上次所谈的那件事，你想透了没有？”

“你走吧！我不与你说话……”

古海扭头折回去了。

这时候院子里有许多伙计和好几个掌柜把史靖仁来找古海的事看在眼里了。其实史靖仁要的也就是这个效果，他并不是真的来找古海说事情的。

四

太阳蒸烤着大地，草原上到处都可以看见一道道蜃气由草丛间升腾起来。蜃气扭曲着摇摆着就像是无数棵隐形的小树的光影在婀娜摇摆，蜃气像灰色的屏幕布遮挡住了人们的视线，太阳的强大光线照在草原上反射出耀眼的亮光，当这些从草丛间迸出的亮光一束束再闪耀起来的时候，就使得整个草原现出迷幻般的童话色彩。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敲打着草原的胸膛，那马蹄声愈来愈响，草原上出现了三个骑马人。这三骑三乘沿着一道缓慢的坡梁像旋风般的刮过去，又沉入到一片锅底形的洼地中去了，当他们重新出现在洼地对面的坡梁上的时候就只能看见三个急速移动的黑点了。马跑过的地方，被马蹄践踏过的小草在微风的吹拂下又缓慢地弓着脊背站起来，从疾驶的马匹身上滴落下来的汗水带着黄色的泡沫在被太阳晒热的草原上发出沙沙的响声，很快就被太阳的暑热蒸发干了，变成了一个个镶着一圈灰色痕迹的圆点。

那三骑三乘跑上一座土山之后终于停住了。他们下了马把缰绳拴在了马的前腿上就把马放开了，他们走向了土山顶端的一块大石头。这三人中为首的是一个宽肩细腰中等身材的中年汉子，此人穿一件红色的汗褐子，暴露出的光胳膊上隆起一团团腱子肉，他的宽阔的结实的肩膀上长着一颗小得出奇的脑袋，光头，脑门上扎着一条红色的绸带，一对黑豆似的小眼睛像聚光镜似的射出两道黑色的亮光——这便是赫赫有名的羊把式小眼王了！

羊把式是归化地方特有的行当，是一种专门从事长途赶运活羊的职业。论说起来羊把式这行当的历史可就长了，早在汉代这里就出现了中原从事农耕的汉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交往的形式当然是以物易物——双方交换的主要物品是粮食、布匹、铁和马、羊。到了明代，驻牧在这里的蒙古族阿拉达汗部落更与明王朝把归化和张家口正式确定为做这种交换的指定城市，使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和规范化。至清代，归化城商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成了北方最大的商业中心，活马活羊仍然是大宗；每年仅只大盛魁一家运往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活羊都以几十万计！赶往潞州府、汉口、漯河马市的马匹也都有几十万匹。这数量巨大的活马活羊长途赶运业务造就了庞大的马把式、羊把式队伍，在归化城七十二行社团组织中最数羊马社人数多，有一万二千多人，仅次于驼户、驼夫组织的万驼社。在归化从事赶运活羊活马这种职业的绝大部分是当地的土默特蒙古人。

长途赶运活马活羊看似容易，其实是一件特别讲究经验和技术的营生，从喀尔喀到中原千里迢迢沿途要经过草原、沙漠、山地，数千里跋涉之后羊和马达到目的地而仍然保持上乘的膘情，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就要求羊把式要有高超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马有优劣人有高下十个指头不一般齐，羊把式也分上中下三等。一般能够管好一大群（千只为一大群），使羊群在到达目的地以后其损失不超过百分之五，即算是一个合格的羊把式，此为下等；能管理得了三大群者为中等羊把式；上等羊把式要有管理一万只羊群，也就是能有带领一顶羊房子的本事。房子即帐篷，一顶帐篷容二十人住，两人管一大群羊，二十人管十群羊合起来正好是一万只。有能力带领一顶羊房子的人被称作羊把式，也算是羊把式中的人尖子，满归化城也数不出三十个来。发生了布龙事件以后不久，由归化通司商会提出一个限制羊把式和驼队领房人为外国人服务的方案，经归化道台衙门批准很快就实施了，这个议案规定：凡驼队领房人、羊把式头以上者一概不准受聘于外国人；违反者以里通外国罪论处！当然这是后来的事，救不了眼下之急。

却说小眼王，在全归化的羊把式中乃是首屈一指的人物，在不足三十人的羊把式头队伍里就有十多个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徒弟。羊把式的本事首先在于眼睛，小眼王那一对聚光镜似的眼睛别看不大，却是具备着望远镜和显微镜的能力。他抬头看天，从日月星辰和流云上能

够得知三日之内下不下雨刮不刮风；登高一望，就能看得出十几里之内的草场那密密森森的草丛间会不会有毒草夹杂其间；拿鼻子伸到草尖上闻闻就能知道下边的土地能否挖得出水来……这是一个天才，没有人不服他。

作为羊把式中的权威人物，小眼王受聘于归化城最大的通司商号大盛魁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祁掌柜和李泰找到小眼王的时候，他正带着大盛魁羊群在京羊道的西段向东运行。京羊道便是北京赶运羊群所用的专门道路，它与草原通向北京的驿道平行但不重叠。这是因为为数众多的羊群沿途不但吃大量的草而且还不能缺了水喝——羊群要找水草好的路线走。大盛魁在草原上运羊有自己的专用路线，沿路设着为羊群遮风避雨的梢林，同时在缺水的地方还挖了水井。一百多年的经营历史使这项工作已经完全规范化和制度化了，每群羊一千只由两个牧工赶运，十群羊为一大群亦一顶“房子”。小眼王摇晃着身子走向坡顶的那块青色大石头，他的身后跟着身体微胖的李泰和祁掌柜，他们身上的袍子在脊背上都被汗水湿透了，脊背上被汗水浸湿的外缘镶着两圈白色的边。祁掌柜、李泰这一对冤家如今成了难兄难弟了，为了寻找小眼王他们在草原上奔波了整整六天。

“就在这里等着吧，”小眼王将手中的马鞭扔到大青石上，伸手在腰间将裤带解开撒泡尿。

“布龙他们准定会经过这里吗？”祁掌柜问道，站在小眼王的身边也尿起来。

“这你放心，”小眼王连祁掌柜看也不看，目光在蜃气蒙蒙的草原上散漫开来，“不出明日中午伊万的羊群就会在这坡下的洼地里经过。此刻他们正在三十里以外的营盘歇晌呢。”

李泰在大青石上铺开一块干净的白布，从羊皮口袋中取出牛舌头饼、羊肉干和一个酒鳖子，都在白布上摆开来。

小眼王扔一块羊肉干在半空中然后伸嘴接住，在大青石上盘腿坐下来。

小眼王嘎吱嘎吱地嚼着羊肉干把两道黑色的目光停在李泰的脸上，问道：“李掌柜，照理说这档子事本不是我小眼王该管的，布龙虽说是我的一个徒弟，可如今他也是咱归化城有名的羊把式头。和我一样，他侍候你们天义德我侍候大盛魁，这叫做各事其主谁也管不了谁。羊把式跟你们买卖人不一样，我们是靠手艺吃饭的，谁给的钱多就给谁干。只是如今带着人投奔了俄国人，这事不咋地道，又有我们大掌柜的话，我就不能不站出来说话了。不过丑话说在头里，我的话在布龙身上能否见效就不敢保证。这一次我若是能把布龙说动了你也不要高兴，倘若布龙他不听我的我也不好强迫他，你呢，也就不要怪我。”

“这话说得远了，”李泰拿起酒鳖子把木碗里倒满了酒双手捧给小眼王说，“不要说布龙是你门下出来的徒弟，以你小眼王的名声咱归化但凡是吃羊把式这碗饭的哪个敢驳你的面子！只要你小眼王肯说一句话，今天这事就算是成了。”

“这事我不再与你多说，”小眼王正色道，“还是那句话——我不是买卖人，我只是一个羊把式，是个粗人，我说的都是实在话，这事我真的没把握。”

话说到这里便只好打住。三个人只管把兴致投入在了吃饭上面，吃罢饭小眼王便倒在大青石上呼呼大睡起来。

李泰心中忐忑，躺了一会儿却是怎么也睡不着，后来干脆爬起来坐在大青石上闷着头抽烟，隔不了一会儿那焦急盼望的心情就逼着他站在大青石上瞭望，而草原上依然是蜃气朦胧连一只羊的影子也看不见。直到太阳落山，晚霞在远处的地平线那边烧成了一片艳红，李泰仍然在草原上没有看到一只羊。李泰困倦得倒在小眼王的身旁睡着了。

李泰正睡得香甜时被弄醒了，他懵懵懂懂地睁开眼看见小眼王正端着镶了黄铜烟嘴的羊腿骨旱烟袋在抽烟呢。

“什么时辰了？”李泰问。

小眼王眯着两只小眼睛望望天空，喷了口烟答道：“已经又是一个下午了，李掌柜你起来看看吧！”

远处天地相接的地方是一片镶着淡黄花边的暗色云雾，像一大堆羊毛似的堆积在那里。沿着一条缓缓的漫坡，在灰色的云雾的背景之下，远处漫坡顶上出现了无数个移动的黑点。黑点慢慢变大愈走愈近变成了晃动着的羊脑袋。

“终于等到了!”李泰说，“小眼王你可真是料事如神了！下面就看你的了。”

小眼王说：“李掌柜你先不要忙着高兴，待会儿我去找布龙，你不能露面。待我与布龙把话说出个眉目然后再带他来见你。”

说话的工夫羊群已经走到了土坡的下边，沿着洼地向着东边移动就像是一团缓缓飘动的云彩。晨曦的光亮投射在羊群的上面，在这群羊的后面隔着二里远的地方是第二群羊，接着是第三群羊、第四群羊，羊群的队伍像一条扭摆着的链条井然有序地向前移动，无数只羊的角质的硬蹄杂踏着草地的声音、羊的咩叫声、喘气声和嘴撕扯草茎的声音混在了一起，引起经久不息的嗡嗡的响声，有两个骑马人的黑影从后面赶上来跑在了羊群的前面。

李泰看着小眼王和祁掌柜骑着马跑向了那两个骑马的人。他们都停下来。过了一会儿有两个骑马的人——这时候李泰已经无法辨认他们是羊把式还是小眼王和祁掌柜了——拨转马头朝着羊群队伍的后面跑去了。

过了整整一个时辰还多，小眼王返回来了。令李泰失望的是这一次小眼王真的没有把布龙带过来。小眼王打马到土山顶上，情绪很低落的样子，把马绊了走到大青石跟前，望望李泰叹口气坐下了，这情形不用李泰问也已经十分明白的了。李泰心下琢磨，布龙既然弃天义德投了伊万的西伯利亚茶叶公司，肯定是经过了一番考虑的，不是由小眼王一句话就能随他返回来。于是他问小眼王：“依你看我当答应布龙什么条件，他方能率众回归？”

小眼王摇摇头：“事到如今本不该我这个局外人说你们的，不单是你们天义德，就连我侍候的大盛魁算在内，你们山西人的字号做事也是做得太绝了！论说你们都是靠经营羊马起家的，每走一步都离不开羊把式、马把式。多少年了我们这些羊把式、马把式流血流汗卖着命地干，可是到头来字号从来没有把我们当自己人看待。我们这些人即使做死了也休想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字号的万金账上，更不要说在名字旁边加一个‘己’字了。这话说起来连我自己都心凉，叫我如何能说动了布龙呢？”

“这么说布龙他们是不肯回心转意了？”

小眼王点点头，用鞭子抽打着自己的靴子：“布龙说他也不愿这么做，但是已经答应了人家俄国人，半路地撤下来把人家晾在那里也太不仗义。再说了，人家俄国人给他们的聘金要高出你们天义德两倍还要多！所以布龙的意思，这一趟就是这样了，请李掌柜回去另聘羊把式往北京运羊。至于以后怎么办再商量。”

李泰一听便着急了：“这可不行！不管怎么说布龙在我天义德干了十几个年头了，虽说是聘金一直给得不够高，也未答应过让羊把式上万金账上做‘己’字人。可这是字号的规矩，是先人给定下的，郭大掌柜也没办法。不过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既然这次提出来就可以做考虑！掌柜伙计十几年了这情分还是有的吧？”

“其实，以我看布龙他们看中的主要还不是聘金，”小眼王说，“他们心里最看中的还是万金账上的那个‘己’字。”

李泰把目光移向山下，说话的工夫羊群在不停地从山脚下流过去。职业的习惯使他不由自主地就把过去的羊群数量记在了心里——整整三十群，一万五六千只！后面的羊群依然在源源不断地向这边流过来，像一条蜿蜒流淌的大河似的看不到尽头。白花花的羊群的脊背被太阳一照反射起一片片耀眼的银光，四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绿草世界。蜃气氤氲像薄纱似的笼罩着壮观的场面……天义德是以在喀尔喀草原贩活羊起家的商号，自打李泰被聘为天义德的掌柜子坐镇乌里雅苏台分庄后，每年经他之手发往北京的羊群都在十五万只以上！多少年了他年年要亲手创造这壮观的场面，而每一次他总会被自己创造出来的宏大场面所激动。在他的眼里这浩浩荡荡的羊群后面的便是白花花的银子！

可是此刻那一望无际的羊群的大河从他的面前流过时，他的心却已别是一番滋味，这羊群不是他们天义德的而是人家俄国商人伊万的!更让他心急如焚的是现在他们天义德的羊群都还在喀尔喀草原深处他们字号的梢林内停着呢，而他们的羊把式此刻正在为伊万赶运羊群。他们的京羊庄先后来了两次催货的信了，假如他们的羊不能按时运往北京，京羊庄对于客户失去了信用以后生意就不好做了。更何况像京城的八旗军队这样的老客户都与他们京羊庄有着长年的营销合同，违约是要罚款甚至吃官司的，不是闹着玩儿的。这一趟伊万贩羊的数目就已经是六万多，如果不能及时遏止明年就可能是十六万。后年可能就是二十六万。那样一来京津两地和京东一带以及河北、山东的客户用不了几年就会被伊万拉去大半！后果不堪设想。

小眼王走向李泰，一边拿鞭子抽打自己的裤子，说：“我知道你心里麻烦，可是再愁也没用！事情走到这步田地谁也没办法。我们还是回去吧。”

说着话小眼王经过李泰的身边走向自己的坐骑。祁掌柜也跟在小眼王的后面去骑他的马。

“等等!”

李泰也走到自己的坐骑跟前，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形成了一个决定。他把已经翻上马背正在马鞍子上挪动着身体坐坐舒服的小眼王叫住了。

“怎么样？”小眼王在马背上坐坐舒服，很理解的样子扭脸看着李泰，“舍不得走，是不是？……不甘心，是不是？”

“小眼王，你把布龙请到这儿来，我亲自和他说话。”

“我说过了——没用！布龙提出的条件你答复不了。布龙他是想做天义德的‘己’字人，要字号给他立股份。这事不要说你，就是你们天义德的大掌柜郭宝义来了也没法答复。这种事只有财东会议才有权力决定。”

“不！——你听我说，”李泰走到小眼王的跟前，伸手把他的马缰抓住了，仰着脸目光坚毅地望着小眼王，说，“这事不能就这么完了!”

“那你要怎样？”小眼王哭笑不得的样子，摊摊手。

“我一定要亲自和布龙谈谈！——麻烦你，把布龙请到这儿来。”李泰面色十分庄重地说，“小眼王就算我求你了!”

祁掌柜下了马，牵着缰绳走到小眼王的跟前来了：“你就再辛苦一趟，或许李掌柜会有办法说服布龙。”

“好吧。”小眼王妥协了。

过了只有一袋烟的工夫，布龙骑着马和小眼王一起来到了土山顶上。在这种场合与从前的掌柜见面，对布龙来说肯定是非常尴尬的事情，在距离李泰两丈远的地方布龙下了马，牵着缰绳走过去。这是工人对掌柜的礼貌，算布龙还没有断了与天义德的情分。

“布龙!”

李泰迎上几步一把抓住布龙的手臂。

布龙尴尬的脸上掠过一阵不知所措的奇怪表情。他磕磕巴巴地说：“李掌柜……一向可好？”

“我一点儿都不好!”李泰直通通地说，“将近三十万只羊停在草原上运不出去，不止我一个，咱天义德几千号人马这会儿哪个不是吃不下睡不着！大掌柜为这事得了中风病，倒下已经半个月了……”说话就见李泰的眼圈红了。

郭大掌柜病倒的事是布龙没有料到的。布龙脸红了一阵，说：“想当初我也不情愿离开天义德的，可是俗话说得好：树挪死人挪活。我思谋换个地方或许好一些，耍手艺的人也不求大的前途，只要谋得多挣一些银两，一来为妻儿老小能有个好日子过，二来也为将来自己养老做个预备。不想……这一次又劳祁掌柜、二掌柜和我的师傅不辞劳苦到草原上来寻我，

心下实在是过意不去，所以自觉没什么颜面来见二掌柜。小人还是希望二掌柜多多包涵。二掌柜的意思，方才师傅已经说与我了，只可惜我这一步迈出便难得再退回去了。二掌柜您就不要在这儿再耽搁工夫了，还是早些回去也好对字号上的羊群及时作个安排，免得再受损失……”

布龙一口气把话说完，朝李泰、祁掌柜和小眼王拱拱手，扭身就要走，李泰一把将他拉住了：“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你等一等，听我把话说完。”

布龙侧着身子扭着头已经没有心思听李泰说话了。

“你不是就为在天义德未能争得一个‘己’字、划得一份股份没得到满意，而赌气离开字号的吗？那么我问你——假如我这会儿答应为你办成这件事情，你能否随我回去呢？”

“你做不到。”

“假如我能做到，你可能答应我？”

布龙折过头，拿眼睛看了看李泰似乎是在判断对方的话是在开玩笑还是认真说的。

“你不相信我？”

“相信你，可是这事谁都知道是要破咱字号一百多年的规矩才能办到的……”

“我不是说立马就替你办到。我可以给你作保，今冬过去，明年就是账期，郭掌柜已拿定主意在明年的账期正式提出这个问题。还有，不单是我，重要的是郭大掌柜他已经下了决心，一旦这修号规的提议被财东驳回的话，郭大掌柜将为此带头提出辞职!我也将如此办理。”

布龙不响了。

祁掌柜跨上一步：“布龙，这事你要颠来倒去想个明白，你率众徒弟弃天义德而去，这事在你看来是个小事，可是站在整个归化城的角度看便不只是你个人的事情了，而是关涉到归化城的二十八家通司商号的大事。要知道你现在侍奉的是俄国商人！俄国人多年来欺我大清软弱，在边地侵我利源，这可是涉及国家利益的大事。常言道：倾巢之下安有完卵？眼下看似俄国人给你利益颇丰，你可知道一旦他们将咱归化的商号全都击垮，将喀尔喀草原和归化全都吞掉，那时候你相信俄国人还会如此看重你吗？你也是久在江湖闯荡的人，你应该知道弃主投敌会有什么下场。三国时蔡瑁、张允的故事你该记得吧？”

“凡事不可执迷!”小眼王也劝道，“我虽然是你的师傅，可从未为什么事情而强迫过你。刚才李掌柜和祁掌柜这一番热心肠的话，就是遇上石头蛋也怕是能捂得孵出小鸡来!”

布龙低下了头：“可是……如今我拿了人家俄国人的一半薪金，事情刚刚做了个开头就撒了手，岂不是太不仗义了吗？”

“这不要紧，”李泰说，“可以找出补救的办法。”

“这都好说!”小眼王一见布龙被说动了心，立刻高兴得咧开嘴巴笑了。“有两个人在一个地方等你已经多时了，还不快去见见!”

“是谁？”

“见了你就知道了。”布龙疑疑惑惑地翻身上马，跟着李泰他们跑下山往南去了。

一行四人放开马朝南跑出足足三十里有余，看到一处高地上立着一座洁白的帐篷。奇怪的是那帐篷的周围除了两辆卸了辕的带篷马车和几匹马，什么也没有。一屡淡蓝色的炊烟袅袅婷婷升起，一圈人围着篝火在喝茶，远远地传来说笑的声音。大概是听到了动静，篝火旁边的人都站了起来迎着他们走过来。

还没有跑到近处，布龙就惊呆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由五六个伙计簇拥着向他走来的竟然是大盛魁的大掌柜王廷相！更让他惊讶的是，王大掌柜今日头着红翎，身穿四品道员朝服，王廷相的身边是身穿知府官袍的归化三大通司商号之一元盛德的大掌柜，他们全都衣冠整矩面容肃然。大盛魁、元盛德的大掌柜和天义德的二掌柜李泰站在一起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半个归化城呀！

布龙不由得叫了一声，翻鞍滚下马来双膝跪地伏在那里。

五

自布龙被从京羊道上召回来以后，伊万这一次贩羊的结果大抵上已成定局——那就是必败无疑了。原来说过，常年在京羊道上大批量向北京方向赶运羊群的大盛魁、天义德和归化的其他商号，不但有稳定可靠的羊把式队伍，沿途也都有自己的供羊群休息的梢林和属于自己的水井。所有这些条件伊万是都不具备的，布龙在接手这批羊群的时候凭着他丰富的经验曾经为伊万设计了一条新的运羊路线，这条路线呈弯弯曲曲的形态忽儿北忽儿南，但总的方向是一直朝东走的，其目的就是为了使羊群能够解决吃草和饮水的问题。问题是这条路线并没有画在地图上，它只存在于布龙的心里。这样，一旦布龙离去，伊万的羊群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喝不上水。

布龙离开的时候带走了原属天义德的十二个羊把式头。为应付局面，伊万只好临时聘请草原上的牧民和沿途的农民来补充布龙留下的空缺。尽管伊万对这头一次贩羊做了大量的调查和细致的准备，然而他仍然是低估了长途贩运活羊这种特殊生意的难度。事实上临时凑合起来的运羊人员是根本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结果是六顶羊房子还没有从草原进入归化的时候，就因为严重的缺水得病和体力不支而损失了将近一万只！

羊群在归化东边三百里的平地泉山地草原寻找水源的时候又因为运羊的牧工对当地地形不熟悉，致使伊万所剩的五顶羊房子中竟有两顶因误食了断肠草而全部倒毙。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绵绵细雨把伊万的羊群困在水洼连接的草原上整整三天三夜。云开之日伊万催促着羊群接着向前走。伊万本人包括所有的牧工都没有想到，在这一片使羊群喝足了水的绿油油的草原上竟然混杂着苍绿色的断肠草！

断肠草是一个老年牧工无意中发现的，三天三夜里牧工们除了在大雨中跑出去将走散的羊赶回群里，大部分时间都聚在“房子里”喝茶聊天耗磨时间等待雨住天晴。在雨停后这个老牧工头一个赶着羊群上路，在用羊铲拣起一块石头即将把石头甩出去的刹那间，他的目光被一棵奇怪的小草刺激了一下，他蹲下去将那棵苍灰色的长着六片对称的锯齿小叶的草仔细看了看——顿时脸色变得煞白！他扔掉羊铲在周围绕了一圈，手里抓着好几十棵可怕的断肠草跑向把式头。这位羊把式头姓扬，也是归化人，年岁四十出头，布龙走后伊万就把带领整个羊群的任务交给了他。

这位把式头把老牧工交给他的断肠草仔细看了半天，立刻就傻了眼吓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照理说这位羊把式头走京羊道有十几个年头了，可断肠草还是头一次遇到。他过去在京羊道上曾经给大盛魁、天义德和归化的其他不少商号赶过羊，问题出在了他过去所走的路线是归化自己的路，那些路都是有经验的把式头预先勘察过的安全道路，而他们现在所走的则完全是一条新路。

于是可怕的景象就出现了：羊群行进的速度越来越慢，眼看着一只只羊就好像喝醉酒似的摇摇晃晃地迈着步子，接着咚地倒在泥水中，四蹄痉挛般抽搐，嘴里吐出一团团黄色的白沫子，过了不一会儿就一只接一只地断了气。雨后的天空流火烁金，太阳把它那强烈的光线直射下来，暴晒着死去的羊，死羊的肚皮迅速鼓胀起来，远远望去，雨后湿淋淋的草地上肚皮胀得像圆球的死羊白花花地躺了一片。过了不久，肚皮鼓胀的死羊挨着个地放起炮来。粉颜色的羊肺、暗红色的肝脏伴着鲜红的血液喷射起来，开花似的飞了有好几丈高！羊皮都被炸得稀巴烂。得病和渴死的羊还能有一张完整的羊皮好剥，用羊皮尚能弥补一些损失，现在这些死羊就连这一点可能也没有了，眼睁睁看着漫山遍野躺着的死羊在那里放炮，羊把式们都束手无策。活着的羊哪里见过这种场面，被身边的爆炸声吓得四下里乱窜。羊把式们都像脚下生了根一般不会动弹，一个个木雕似的只顾看那些死羊放炮。

“这是怎么回事？……哦！……上帝！这是怎么回事？……”

伊万那总是眯缝的猫眼瞪得像牛眼一样大，他发疯似的嚎叫着，从一个羊把式跟前跑到又一个羊把式跟前，抓住他们的衣领拼命地摇晃着。

羊把式们默默无语。

“肯定是有人捣鬼！……给我的羊下了毒药！——下了毒！”

伊万对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他抓住杨把式头不放手了：“这件事一定是布龙干的！杨把式头，你和布龙是一起的，你一定知道！——你告诉我！”

“不，谁也不是，没有人下毒。”

“你骗我！”伊万不相信。

“我说的是真话。”杨把式头说，“这是因为羊吃了断肠草……”

伊万几近失去理智，眼睛都红了，跳着脚挥动拳头喊道：“不！——你骗我！……你们都在骗我！我要控告你们！——我要控告布龙！”

当天夜里害怕承担责任的羊把式就跑散了一半。

羊把式逃去了一半，六顶房子的羊损失掉一半，路途赶出去也正好是一半。或许伊万就此罢手，把剩下的羊群原地处理这出戏就算了结，还不算败得太惨。但是倒霉的是伊万并不肯认这个账，他是一个能够吃苦的人，性格顽强而又固执，这就是性格的悲剧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伊万使自己的情绪冷静下来，督促留下来的羊把式将漫山遍野散开来的羊群收拢起来，继续前进了。他要把这场悲剧一直上演到底。

从平地泉山间道路接着向东走，经过三道营、桌子山、马盖图、十八台、狮子沟、狼窝掌……绵延将近一千里的山地，伊万带着剩下的三房子羊终于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把这段艰难的路程走完，山区道路崎岖气候多变，这段路程伊万的羊群因病弱掉队和遭遇狼群袭击又损失了将近一小群羊的数目。好在病弱掉队的羊还允许杀掉把皮子带走，多少减轻一点损失，也算是给沮丧不堪的伊万一点点安慰。

快到丰镇的时候，伊万的情绪渐渐好转起来。京羊道到了这里，道路和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所谓的京羊道在丰镇以西实质上是没有什么道路可言的，羊群一般都是沿着水草丰饶的草地行走，但是到了这里京羊道就真正地是一条宽六丈比较平坦的专供牲畜行走的道路了。道路两边是庄稼地，每隔几十里便有水井可供羊群饮用。这道路和水井是属于官方的，由丰镇地方官府向边境的商人收过境税和饮水费。从丰镇往东就好走了。这时候伊万简直就要忘记了不久前刚刚经历的悲惨遭遇了，他甚至想只要这不及一半的羊群能够抵达目的地，那么他下一次还要再干！“伙计们，”早晨在羊群就要起程的时候，伊万对羊把式们说，“上帝保佑，等我们把羊群运到地方上，我请你们到北京的饭馆吃饭。我们要庆祝一下……我们损失了很多羊，但是我已经不再为那些死去的羊而难过了。你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叫做万事开头难，只要这一次把这剩下的羊安全送到我就很高兴了。请原谅我过去曾经对你们的粗暴态度……”

但是伊万高兴得有点早了，他不知道一个更加冷酷的打击正要降临到他的头上。这一次上帝仍然不能帮助他，命运之神也没有垂怜他，在丰镇等待着伊万的是一场百年不遇的大瘟疫，丰镇周围方圆几百里的地面上所有的牛羊马包括鸡鸭全都在这场可怕的瘟疫中死掉了。羊群抵达丰镇的时候正是暑热难当的六月，这场瘟疫就像一个庞大无比的怪兽轻而易举地就把伊万仅剩的三万只羊全部吞噬了！

伊万这个来自遥远俄罗斯的商人眼看着自己千辛万苦从喀尔喀草原带出来的六房子羊群全军覆没，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当着许多丰镇百姓，他跪在了地上，把两只手伸向了骄阳似火的天空放声恸哭：“上帝！你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地惩罚我？！难道说我犯了什么罪过吗？！”

上帝默而不答。

这灾难性的结局终于把伊万打倒了，当天晚上他就发起了高烧。倘若不是一个当地的商人收留了他，请大夫治好了他的病，很可能伊万就把自己永远留在了东方这块陌生的土地上了。

六

奇峰突起。十月间，在中国边境的西北角上，在中俄边境萨彦岭乌兰木图山口，大盛魁准备运往俄罗斯境内比斯克的三万箱“细茶”被卡伦上的边防守卫部队截住了。负责押运这批茶货的是祁掌柜指派的总号经营部的海仲臣。

按照计划，俄罗斯莫斯科公司的康达科夫派出人员在乌兰木图山口的另一头接应运送茶货的驼队，但是海掌柜没能与莫斯科公司的人接上头，驼队是在中国的卡伦被截住的。这次意外事故的奇巧之处在于，拦截驼队的不只是卡伦上的边防官兵，还有乌里雅苏台参赞喜山派出的一支专门部队，是一支有五百多号士兵的马队，装备全是英国快枪。更奇怪的是还有从两千多里之外的库伦赶来的清廷驻库伦办事大臣贵斌派出的官员。这是一次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参赞和边防部队有计划的联合行动，由此可见这次行动的消息是很早以前就被官方知道了。

驼队连人带货被押解回了乌里雅苏台。一支庞大的走私驼队被官方截获，在乌里雅苏台引起了轰动。消息很快传到了大盛魁乌里雅苏台分庄，王锦棠掌柜以一种掌握地方情势的心理派了一名伙计去参赞衙署打听消息。

没想到伙计报回来的消息让王锦棠大吃一惊：被截获的走私驼队押运人竟是海掌柜！

“这怎么可能呢！你不该是看错了人了吧？”王锦棠不能相信这消息，斜着眼睛瞄住报信的小伙计，目光中已有了责备的意思，似乎是那报信的伙计神经出了毛病。

“海掌柜我怎么能认错呢！在咱分庄上我和他一起待了五六年，不用说是见他的人就是只听说话的声音也分辨得出来！”

“你看准了？那被扣住的人当真是海仲臣？”

“当真是海仲臣！决不会错的。两年多没见，海掌柜没什么变化，只是比在分庄时胖了些。现在就在参赞衙署的大门前面被关在笼子里示众呢。”

“这么说当真是海仲臣被扣住了。”

“是的，是海掌柜没错。”

“那么……海掌柜都和你说了些什么？”

“参赞衙署门前看热闹的人太多，我没能挤到海掌柜跟前。”

“海仲臣看到你了吗？”

“没有，海掌柜谁也不看只是低着头。脸上、身上很脏，辫子也散了一半，大概有好几天没吃饭了，样子是狼狈的。”

“哦，我知道了……”

王锦棠掌柜眉头紧蹙起来，疑惑不解的目光中就现出了焦急。

“王掌柜，”伙计说，“要不要我去给海掌柜送点吃的和衣服？这里很冷的。”

王掌柜摇摇头说：“这事不用你管，你去吧。”

那伙计走出老远了王掌柜又把他叫了回来，安顿道：“海掌柜的事你先不要和任何人说。”

当即王锦棠吩咐管马的伙计备马，匆匆换了衣服之后就骑马亲往参赞衙署去了。正如那伙计所言，自己柜上的人再熟悉不过的，王锦棠来到参赞衙署门前连马都没下，隔着看热闹的人群远远地一眼就认出了海仲臣！海仲臣低垂着头垢面蓬发站在木笼里。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一见王掌柜心里便咚咚乱跳起来，知道坏了事情。一个念头在心里急速地盘旋，他问自己：此番海仲臣因走私而被扣看来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只是不知晓这冒险的动作是他个人所为还是为大盛魁所派……依大盛魁历来严格的号规来看，在号人员不论是伙计还是掌柜即便是城柜主事的高层领导也不敢撇开字号自己去做什么生意，更不要说去走私。那么说，这走私生意该是大盛魁城柜指派海仲臣做的了。想是这么想，王掌柜对此事心里还是吃不准。海仲臣走私的事情到底如何，运的是什么货，数量是多少，必须把它弄得清清楚楚然后再想如何处置的办法。王锦棠牵着马走进了衙署大门。

在乌里雅苏台地面上不论大盛魁分庄是谁主事，这分庄的坐庄掌柜都是当地的重要人物，凭着大盛魁的经济实力和巨大影响以及字号当家掌柜捐有的四品官衔，但凡地方上发生重要事情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大盛魁都会介入。参赞衙署的官兵中间几乎没有不认识王锦棠掌柜的。看见王掌柜走进衙署大门，立刻就有军士主动过来招呼，从王掌柜手里接了马缰绳将王掌柜的坐骑牵了去拴在马桩上。另有军士早把王掌柜造访的消息飞报了参赞，勿需报递名帖，一切官场上的繁琐礼节尽都免去，王掌柜由一校尉引领直通通走进了参赞衙署的客厅。

略等了片刻，身着四品武官官服的喜山参赞便衣冠整齐地来到了客厅。寒暄之后侍卫为主人和客人敬上烟和茶，喝着茶喜山开问道："王掌柜屈身前来敝署不知有何见教，我这里洗耳恭听了！"

"哪里哪里，我不过是路过这里，许多时日未见参赞大人心下不免惦记，正好顺便进来看看。"

"不敢当，不敢当，本该是下官到宝号去拜望大掌柜的，只因近日公务繁忙抽不得身，还望王大掌柜原谅……"

又说了一会儿闲话，王锦棠就把话引到自己关心的事情上："刚才我看见衙署大门两边的木笼子里装满了人，围了许多看客近前不得，我也不知道那木笼子里关的都是些什么人。"

"全都是走私犯！"

"噢，莫非是走私活动近时又有所抬头？"

"何止是有所抬头，简直就是猖獗！"

"真有这么厉害？"

"王大掌柜有所不知，"喜山语气变得严重而又神秘，压低声音说，"半个月前在乌兰木图卡伦扣住一个大走私犯！你想都不敢想，这小子的走私驼队居然有两千多峰骆驼！"

"啊！……简直是胆大包天啦！"

话是这么说，王锦棠在心里可是叫苦不迭了，如此大规模走私活动决不会是海仲臣个人所为，而肯定是大盛魁总号派出的无疑！这可真正是坏了大事啦！不觉间手心里湿漉漉地便出了汗。王掌柜没注意此刻喜山正拿一种异样的眼神在看自己，他从袖子里掏出手绢捂在嘴上假借着咳嗽掩饰着自己的窘态。把军队扣押海仲臣走私驼队的全过程都打听清楚了之后，又说了一会儿闲话，王锦棠便托个借口起身告辞。喜山也不相留，亲自送客。走到院子里喜山对王掌柜说："王大掌柜不去看看我们扣住的货驮子？都在后院堆放着呢。"

王掌柜随着喜山穿过一道偏门来到后面的套院，只见数千只货驮子像山似的堆放着。

"不知这货驮子里全是什么货色？"

"全都是细茶！"喜山说着揭开苫布的一角，一个货驮子已经拆开了，喜山伸手抓了一把茶叶让王掌柜看，"我对茶叶是外行，请王掌柜看看这是什么茶？"

王锦棠拿两根指头将那茶叶捏了一小撮放在鼻尖闻闻，又放几粒至口中仔细嚼了嚼然后说："是朱兰茶。"

"这细茶我不曾喝过的，想来是很贵重啦？"

"是的，这朱兰茶的产地在安徽建德，一斤朱兰茶便值一箱砖茶的价码呢！"

"这么说，这几千驮朱兰茶货价少说也有几十万两银子了！"喜山说着哈哈大笑起来，"我喜山抓走私犯也有好几年了，这么大的还是头一次。"

事情已摸得一清二楚，王锦棠心急如焚哪里还有心思与喜山闲聊，告辞了喜山翻身上马一溜烟跑回了分庄。一进院子就吩咐贴身伙计备纸研墨，当即修书一封，将海仲臣被扣茶叶被截一事详细写了，然后打发信犬星夜往归化城报信去了。

信犬派出之后王锦棠召集分庄几个主要掌柜到自己的房间，紧急密议营救海仲臣和被截茶货的事宜。

信犬到达归化城已然是三日之后的下午时分，郦先生在大账房查完一笔账目返回总账

房，郦先生一手托着账簿一手拉开房门，就见浑身裹满了尘土草屑的信犬在房间里呜呜低吟着蹿来蹿去，看着郦先生进屋立刻就扑了上去。郦先生将信犬脖子上的护颈圈取下来，小心翼翼用剪子把那护颈圈拆开拿出密信。

郦先生展开密信目光匆匆扫了几眼脸色遽变，那信纸便在他的手中簌簌抖动起来……

两分钟后郦先生走出自己的房间疾步如风来到大掌柜房间，开门一看却不见大掌柜，房间空着。在回廊里心急火燎的郦先生与一个人撞了个满怀，抬头一看是祁掌柜，祁掌柜说："大先生如此匆忙，莫非是有什么急事吗？"

郦先生也不回答祁掌柜的问话反问道："你看到大掌柜了吗？"

祁掌柜说："我也正要找大掌柜呢。"

郦先生这才恍然大悟，拍着自己的脑门自嘲道："你瞧瞧你瞧瞧，一着急我这脑袋就糊涂起来了——昨晚上大掌柜还和我打过招呼的，说是他今天要去道台衙门和天义德。"

"大先生有急事找大掌柜？"祁掌柜又问，目光在郦先生手里的那两页信上睃来睃去。

"自然是有急事啦！——"郦先生抖着那两页信纸说，"出事情啦——出大事情啦！"

"什么事？"

郦先生向四处看了看压低声音说："海掌柜带的驼队在边境上的乌兰木图卡伦被官兵扣住了！"

"不会吧？"

祁掌柜瞪大眼睛望着郦先生。

"我也是这么想，照理说海掌柜这支驼队的事情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咱们安排得是很周密的。"郦先生说着不由得跺了跺脚。

"可是这密信……"

祁掌柜说："好了，咱们等会儿再说，还是先找大掌柜要紧。我这就去打发人寻大掌柜！"

总账房的地上放着一个细瓷小盆，里面盛了切碎了的牛肉，信犬卧在地上拿舌头把牛肉卷进嘴里嚼着。信犬疲惫的灰色眼睛随着走过来走过去的郦先生转动，狗的尖利的牙齿嚼噬着牛肉的嘎吱声在房间里显得十分响亮。

祁掌柜急匆匆地走进来，他从郦先生手里接过密信匆匆看着，还没等把信看完就叫起来："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的驼队手续是齐备的，卡伦上这么做是没有道理的！"

"不只是卡伦的问题，"郦先生提醒说，"还有乌里雅苏台参赞衙署和库伦办事大臣派出的人。他们在乌兰木图山口撒开一张网在等着驼队呢！……"

"是不是海掌柜他们不注意走漏了消息？"祁掌柜是满脸的惊讶和迷惘。

郦先生眉头紧皱着摇了摇头，此刻他的思想正在一个很深入的层面上游弋。

"那么又是什么地方出的纰漏呢？难道会是俄国人吗？"

郦先生又摇了摇头。他觉得祁掌柜的猜测有点儿不着边际。郦先生伸手把密信从祁掌柜手里拿过去，在桌子上摊开来，重新逐字逐句地研究起来。最后一字一句地说："这事怕不简单哩！"

语调十分严重。祁掌柜不再说什么，跟着郦先生一起沉思起来。后来两个人又一起来到大掌柜的房间，一边抽烟一边等待大掌柜。

不到半个时辰大掌柜回来了。古海陪着大掌柜刚刚踏进门槛，祁掌柜和郦先生就一起迎了上去，祁掌柜率先说道："不好了！——大掌柜，那批细茶出事了！"

"你说什么？"

大掌柜走到桌子跟前坐下，对跟在身边的古海说："你去沏壶茶来，快点！……这一整天，尽顾着说话了，连喝口茶的工夫都没有！——你刚才说什么？祁掌柜。"

"往比斯克运细茶的驼队被官兵截住了！"祁掌柜着急得把两只手搓得沙沙直响。

“怎么回事？”大掌柜在茶杯上吹吹，喝了口茶，然后把杯盖儿扣好茶杯就在秃手上托着，目光照照祁掌柜又照照郦先生，“驼队是什么时候被截的？在什么地方？”

“是在半个月前，地点是乌兰木图山口。”祁掌柜答道。

郦先生迎着大掌柜的目光点点头，同时把那封密信交到大掌柜手里。古海帮着大掌柜把信纸铺平摆正，大掌柜看着看着脸色就沉了下来，眉头也越皱越紧：“驼队带着莫斯科公司的执照嘛，还有运货小条，手续都齐备着嘛！”

“手续是齐备，可卡伦一口咬定这是走私驼队！还查出了茶叶箱子上的货签……”郦先生回答。

“谁家的货签？”

“咱大盛魁的货签。”

“这也太疏忽了！是谁押的货？”

“海掌柜。”

“哪个海掌柜？”

“是你到新疆的时候从乌里雅苏台分庄调回来的，叫海仲臣。”

“你了解吗？”

“这个人祁掌柜了解。祁掌柜在乌里雅苏台分庄时海掌柜就在那里。”

“是哩，海仲臣这个人为人忠厚，做事也踏实。”祁掌柜说，“依我看这走漏消息的事不会是海仲臣干的。”

大掌柜没说话。

郦先生说：“这恐怕不是一般的走漏消息，密信报告说，扣押驼队的不单单是卡伦上的值班官兵……”

“还有乌里雅苏台喜山派出的部队！”大掌柜接着郦先生的话强调，“是哩！更蹊跷的是，库伦的办事大臣也派员参加了这次行动。”

郦先生说：“要知道从库伦到乌兰木图卡伦路途少说也在三千里开外！库伦办事大臣派出的官员光在路上就得耽搁一个半月以上。”

“那么库伦方面是什么时候得到消息的呢？”

祁掌柜和郦先生交换了一个疑问的目光都没说话，大掌柜的这个问题他们无法回答。房间里静下来耳边只听得吧嗒吧嗒抽烟的声音，烟雾缭绕呛得古海直想咳嗽。与康达科夫所做的这笔暗房子生意古海是亲自经历的了，他知道这可是一笔价值几十万两银子的大生意！要是这笔暗房子真的翻了船，那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听着掌柜们关于暗房子生意的对话，从未经过这等大事的古海心就像敲鼓似的狂跳起来。为大掌柜斟茶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怎么一下把茶杯碰翻在了地上。茶杯摔碎发出刺耳的脆响震得古海胆战心惊。大掌柜并没有责备古海，郦先生和祁掌柜也都没有说话，他们都沉没在一种深渊般的沉默中。古海去捡那些碎瓷片，汗湿的手怎么也捉不住，结果一不小心把手给划破了。

“祁掌柜，这趟暗房子是你亲自安排的吗？”

大掌柜的问话就像从一个沉重的梦中传来。

“是我亲自安排的。”

“经营部里边还有谁知道这件事情？”

“除了我再没有别人知道这件事。”

“那么海仲臣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驼队从归化起程的时候，我只告诉海仲臣，这批茶货是运往乌里雅苏台分庄的。待驼队出发两个半月之后，我才派快马给海仲臣追了一封信，告诉他驼队不要进乌里雅苏台，改道茶货运往俄国的比斯克。填好了的莫斯科公司的营业执照和运货凭条都是由快马连密信交到海仲臣手里的。”

“唔——这件事看来却也是蹊跷得很哩！一下子怕是难以搞得清楚，这样吧，郦先生，你立马发一密信给王锦棠，叫他想尽一切办法营救海仲臣！设法索回被扣的茶货！时不待我，动作晚了就怕海仲臣性命难保，被扣的茶货也难追回。其余的事情以后再说。”

郦先生和祁掌柜走后，大掌柜独自在房间内踱步沉思。乌兰木图卡伦——乌里雅苏台参赞衙署——库伦……所有这些都在他的脑子里像一张无形的大地图上一一铺展开来。大掌柜想象的是海仲臣带领的大驼队由归化起程行进在草原上的情形，喀尔喀是大盛魁的发祥地，从十四岁入号算起到现在过去四十年了，这整整四十年的岁月有一半的时间大掌柜是在喀尔喀草原市场的奔波中度过的。他对东部的多伦、库伦到西部的科布多，纵横数千里的喀尔喀草原了如指掌。这样大掌柜越想越觉得这次事情实在不简单！从库伦到乌里雅苏台再加上边境上的乌兰木图卡伦，库伦办事大臣和喜山参赞的部队以及卡伦的官兵，那是在张开了一张网等待着他的走暗房子的驼队！他不知道这里面究竟是在什么环节上出了问题，事情出了他不能随便地怪罪什么人，只是后悔自己没有能够亲自安排这次走暗房子的事。

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从喀尔喀草原回来他身染重病是城柜众掌柜公议不准他带病做事的。他知道这是大家对他的爱护，大伙让他安心养病，号内的事情就由郦先生、祁掌柜和贾晋阳承担起来。郦先生老成持重深谋远虑；祁家驹自从调离乌里雅苏台分庄不论是在汉口马庄或调回城柜负责总号经营部的事情，精神振奋做事踏实，表现十分出色；贾晋阳办事细腻周圆，多年来左右跟随负担着交际部的事情，使他时时觉得得心应手。对总号这三个人的安排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个老成持重，一个机敏干练，一个做事周圆，这是一个让他放心的班子。正因如此，西路复通以来，大掌柜才放心地把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了安排新疆和恰克图、喀尔喀的事情上了。而总号这大摊子事情都交与了郦、祁、贾。事实上这三个人把总号的事情管理得井井有条，让大掌柜十分满意。这样大掌柜从喀尔喀回来以后才能够安心养病，过了一段闲静潇洒的日子。现在他有点后悔了，暗房子的出事使他明白了自己放弃号事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竟然使他在这件突然降临的事故面前觉得一下子都有点摸不着头绪。

几十年的商海生涯养成了大掌柜隐忍不发、处变不惊的性格，整个一下午大掌柜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抽烟、喝茶，不停地走来走去。不见任何人，与古海也不说话。想要抽烟的时候就朝他摆一下手。古海也不敢多嘴，只管点烟、斟茶，仔细观察着大掌柜的脸色，小心翼翼地伺候着。用过晚饭之后照例是如此。掌灯以后，大掌柜吩咐古海：“你把喀尔喀的地图拿出来！”

古海赶忙把羊皮地图从柜子里取出来在桌子上摊开。这是一张用三张整羊皮连结而成的特殊的地图，上面拿牛油墨笔绘出了山川、河流、城市与驼路。这幅奇特的地图是大掌柜亲手绘制的，除了山川、河流、城市和驼路古海能看懂以外，上面还星星点点地标着许多奇形怪状的符号，那就只有大掌柜和郦先生能够看懂了。古海端着烛台为大掌柜照亮，大掌柜目光在地图上扫来扫去，细牛皮做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着，终于那手指停在库伦那三角标记上不动了。“你去把郦先生请来！”大掌柜眼睛盯住自己的牛皮手指吩咐古海。

“要害在这里，”直到郦先生走进房间，大掌柜那只牛皮手指都没有离开地图上库伦那个地方，大掌柜头也没有抬对来到他身边的郦先生说，“库伦的办事大臣贵斌大人官高二品，乌里雅苏台的参赞喜山只是一个四品武官，喜山得听贵斌大人指令行事，对不对？”

说完这话大掌柜才抬起头，用眼睛望往郦先生。

郦先生盯着地图双目凝思，说：“我也这么想，既然库伦方面参与了这件事，就说明贵斌大人是这次行动的指挥者。”

“对，问题是贵斌大人怎么知道这暗房子的事情的……”

郦先生接着大拿柜的话说：“就是说要想把事情搞清楚，必须先从库伦方面查起。”

“对！”

“好，我立刻再写一封信给库伦分庄。”

大盛魁 1 第九章

一

郦先生派往库伦分庄送密信的信犬走了整整八天了还没有任何消息，这中间乌里雅苏台王锦棠掌柜发往总号的第二封密信又到了。信中说营救海仲臣和索要茶货的事情进展艰难，虽说是喜山参赞与大盛魁分庄甚为交好，但是喜山答复说，此事他也是受库伦办事大臣贵斌大人的指令办事，如何惩治海仲臣他不敢擅自作主更不敢轻率将其开释。王锦棠当然不会自认海仲臣是大盛魁的人，被扣的茶叶是大盛魁的货，他只是假托为朋友说情而去求喜山参赞的。喜山告诉王锦棠，海仲臣的事非同小可，贵斌大人对此事是投了特别关注的，劝他少管闲事免得给自己带来麻烦。这消息与大掌柜对形势的估计正相吻合，说明事情真的不那么简单。

乌里雅苏台分庄这第二封密信给海仲臣这件事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云，这层阴云时时变幻，使人觉得扑朔迷离难辨真貌，使大盛魁总号的空气显得沉重而又紧张。每天郦先生和祁掌柜都要到大掌柜的房间来好几次，商量对策。但是在事情的来龙去脉未搞清楚之前，大掌柜是无法作出决断的。

不久乌里雅苏台分庄的第三封密信就又到了。情势又有了新的变化，本来是关在参赞衙署门前木笼里示众的海仲臣突然被带回牢房里关押起来。这肯定不是好兆头，依这些年朝廷打击边境走私活动的精神，走私犯被抓住以后一般都是扣其货物辱其人，就是说把货物全部没收将人关在笼子里示众羞辱。据喜山透露，不久他就要按照贵斌大人的指示提海仲臣过堂，令其供出走私活动的背景。

这事的变化大大出乎意料，它的严重性使大掌柜立刻意识到：从库伦到乌兰木图拉开的大网不但网住了大盛魁走暗房子的驼队，现在又朝着大盛魁总号罩来了！

一般来说暗房子被官方扣住，无论是大掌柜还是郦先生都不会特别着急的，以大盛魁和喜山参赞的关系托个人情过些礼，人便放了，货也大部分能够要回来，损失是不会太大的；即便暗房子的货物全被没收，大盛魁也不会为索要被扣的货物而付出太大的努力，只是设法将自己的人救出来便算了事。这是因为，大盛魁家业大盈得起也赔得起；还有一点，那就是大盛魁做暗房子的生意从来都是十分诡秘的，绝对不会派字号上的“己”字号的人去，就连非“己”字号．的人也不会派！走暗房子的驼队一旦出了事，大盛魁只以第三者的身份出面找有关方面说情，绝不会累及大盛魁的声誉。声誉是大盛魁的命根子，丢失货物可以，损失银子可以，甚至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损失人也在所不惜——大盛魁历来非常重视人才——无论如何就是不能使其声誉受到损伤！当然大掌柜做事谨慎，出事的时候是极少的。走暗房子也只是在大掌柜王廷相手里才开始有的事情，他为字号走暗房子定了一个原则：次数要多，规模要小。这样即便出了事不得挽回，其损失也不会太大。

由于大盛魁常常假第三者的身份为自己出了事的暗房子出面说情，日子长了竟意外地博得了乐于助人的好名誉。这名声传开来，其他小字号走暗房子出了事也都来求大盛魁为他们出面说情，大掌柜也乐得做这些事情。如此这般大盛魁既从暗房子生意中获得重利，又在社会上和官府那里赚回了好名声，可谓是一石三鸟。

可是现在大盛魁的名声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一旦海仲臣在严刑逼供之下把走暗房子的真相招了出来，这事情的结果就真的不堪设想！还有一件让大掌柜急上加急的事情，那就是眼看着三年一届的财东代表会议又要到了。如果这翻了船的暗房子驼队的事不能及时了结，到时候与财东会议纠葛在一起，麻烦可就大了，说不定会惹出多少事来。老谋深算的大掌柜充分意识到了这里边的危险。但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铺天盖地向他兜来的大网、这个深不见底的陷阱的设计人就在他的身边，这个人便是祁掌柜。

这天下午聂先生突然来访。自打大掌柜的病好了以后，已经有半年多未见聂先生了。大

掌柜正为暗房子的事在客厅里召集郦先生、祁掌柜和贾晋阳商议对策，大掌柜心里烦乱，他有点不愿意或者说顾不上会见聂先生。就对古海说：“你告诉聂先生，就说我这会儿正忙，得空我去回访他。”聂先生是他的私人朋友，他想聂先生找他是不会有公事的。

但是大掌柜估计错了，这一次聂先生正是为了公事而来的。古海返回来的时候说：“大掌柜，聂先生说他有紧要的事情非要见你。”

“什么事？”大掌柜有点不耐烦，“你没问聂先生吗？”

古海说：“聂先生说，他这次来不是为了私人的事找你，是为了公事而来的。”

“聂先生与我之间会有什么公事？！他又不是官府的人。”

“我不知道，”古海说，“不过看聂先生的样子，他还真是像有急事呢！”

“好吧，请聂先生到我的房里稍候片刻。”

古海陪着聂先生来到大掌柜的房间，让座沏茶：“聂先生，您请喝茶——这是有名的杭州龙井，用的是玉泉井的水沏的，请您品一品看看味道正不正。”古海说，“大掌柜有安顿，说他把柜上的事稍作安排就来。”

聂先生显得十分慌乱紧张，哪里有什么心思品茶，已经不停地往房门那儿看。待听得房间外面的回廊里响起了一阵脚步声的时候，聂先生立刻就跳起来迎向房门。

“大掌柜，今日你动作如此缓慢！可把我急死了，我有要事相告。”大掌柜刚一进门聂先生便急急地说。

大掌柜笑了：“聂先生历来以闲云野鹤自居，今日如此慌张急促岂不是失去了潇洒悠闲的风度！请品茶吧，这可是正宗的杭州龙井，是刚刚运到的新茶。”

“大掌柜，你还顾得上玩笑呢，大盛魁和王大掌柜你要有大难临头啦！”

“何难之有？”

大掌柜看也不看聂先生，用两只假手接住古海递给他的水烟袋，仔细夹好了，待古海吹着火绒大掌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扑”地将烟球吹出去，接着说：“我大盛魁一不偷、二不盗、三不怠慢官府、四不招惹黑道，从来是循规蹈矩，我王廷相历来是乐善好施睦邻地方，买卖人讲究的是和气生财，从未得罪过什么人，我想也不会有谁故意来为难大盛魁和我王廷相吧？”

“大掌柜差矣！”聂先生面色严峻正色道，“今日来我可不是与大掌柜闲聊的，而有正经事相告——我刚才被道台衙门唤去为张道台把脉，无意中得到了个关乎大盛魁和大掌柜你的重大消息。”

“是何消息？”

大掌柜喝口茶抬起眼皮望望聂先生。古海注意到了，大掌柜那稀疏的长眉毛在他的眼睛上面簌簌抖动。

“今日上午道台衙门突然接到库伦办事大臣贵斌大人的一份紧急公文……”

“噢！——”大掌柜眼睛哗的一下亮了起来，紧盯着聂先生问道，“是什么公文？”

“公文是怎么写的我不知道，那时候我正在给张道台把脉，是道台衙门的文案在向张道台禀告那公文内容时我在旁边听到的。我心下琢磨，这归绥道本是属于山西巡抚辖制的，那库伦的贵斌大人虽然官高二品但他却是管不着这归化地面的事情。想来那公文的内容是涉及恰克图关贸的。后来听文案一讲果不其然，登时吓出了我一身冷汗！”

“文案如何讲？”

“文案说——库伦的贵斌大人在中俄边境地方扣住了一支庞大的走私驼队，有人早向贵大人密报了这支走私驼队正是你大掌柜派出的大盛魁的暗房子！文案说，此案发生在中俄边境，其根子却在这归化城，贵大人吩咐张道台要他协助库伦的大臣衙门盘查此案，速速回禀贵大人……”

尽管几十年的商海生涯练就了大掌柜练达峻健的性格，使他不论遇到什么事都能沉稳应

付，但是聂先生带来的消息还是像晴天霹雳似的震撼了他。大掌柜不说话了，茶也不喝了，烟也停了，他直直地望着聂先生，目光中现出了惊恐的神情。古海跟随大掌柜几年从未见大掌柜脸上出现过这种表情。

聂先生关切地提醒道："大掌柜，照理说这本是大盛魁的号事，我这个局外人是不该过问的。只是我自忖这走暗房子的事实在是非同小可，我给大掌柜透个信儿，你可要有所应策啊！"

聂先生告辞了。

送走聂先生大掌柜直接到总账房郦先生那里去了。这次大掌柜没有让古海跟他，大掌柜吩咐古海："你去后院，立即备辆轿车，一会儿我要到绥远城见裕瑞将军！"

从裕瑞将军那里回来已过了开晚饭时间，大掌柜默默地吃完饭就由古海陪着回自己房间去了。整个晚上没有见任何人，也不说话，独自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脸色阴沉得吓人，停下来的时候便叫古海为他往水烟袋里装烟、点烟，整个晚上都是如此。

夜交二更时分，古海听见大掌柜招呼自己。古海走过去，看见大掌柜一双眼睛不知是因为着急还是熬夜的缘故变得血红，古海说："大掌柜，您去躺躺吧，小心累坏了身子。"

大掌柜摆摆手："你甭管，去——请郦先生到这里来一下。"古海朝窗户外面看看，有点为难："非这会儿叫郦先生吗？都已经三更天了……"

"叫你去你就去，哪那么多废话！"

完全出乎古海意料，郦先生和大掌柜一样也没有睡，古海走进总账房发现房间里烟雾腾腾，郦先生仍旧坐在大账桌后面闷着头抽烟呢，给古海的感觉是郦先生正在等他来叫呢。

看见郦先生走进房间，大掌柜对古海说："你去，到厨房弄点吃的东西来。"

"要不要叫醒大厨子？"古海问。

"不用，你随便弄点什么来就行了，"古海走到屋门口又听见大掌柜说，"就弄两碗汤来吧，热乎点就好。"

夜风冷极了，古海一出门不由得打了个冷颤。抬头看看被四周围高大的房屋和围墙切割出来的天空像一面深蓝色的镜子，许多闪烁不定的星星在深邃的天幕上边射着白色的冷光。院子的地上不时地有移动的影子在晃动——那是房顶上的巡更人留下的影子。沿着屋檐的回廊古海走向靠近总账房的小厨房，厨房里的灶火还闷着——现在已经是三更天，再过两个时辰大厨子就该起身为掌柜们做早餐了。借着灶内炭火的微光古海打火把灶台上的油灯点着了，接着捅开火，然后环视案台上的佐料，琢磨着怎么给大掌柜和郦先生熬汤。

过了一会儿，古海从小厨房走出来，他的手上托着一个紫漆的木盘，白色的热气从木盘上旋转着升起来。古海小心翼翼地托着两碗热汤走回大掌柜房间，一进门就看见大掌柜和郦先生分坐在八仙桌的两边，两个人身子向前倾着脑袋离得很近在说话。郦先生声音暗哑的半句话飘进了古海的耳朵："只是这一手有点太狠毒了些，让人实在是于心不忍。"

"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大掌柜说，"我也不愿意这么做，可是眼下的情势实在是把人逼得太紧了！常言道：人箍不住人，可事情能箍住人。我怕咱大盛魁两百多年了，像这种事情恐怕还是头一次遭遇上，难办哪！"

"是啊，这是关乎到一个人性命的大事！……我看这几日你的脸色很难看。"

"脸色算什么，现在的问题是有人想要你我的性命，想要咱大盛魁的性命！你想想——一旦乌里雅苏台那边的喜山把他的嘴撬开，而张道台这边再动手盘查下来，那会是一个怎样的情势。到那时咱大盛魁的事恐怕就由不得你和我了！那就要由库伦的贵斌大人怎么处置怎么算了。"

"是啊，那时候可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助我了，我说的是还有财东会议。到那时史耀趁风扬沙、火上浇油搅和起来，咱这摊子事情可就真的不堪收拾了！"

古海把两碗热汤放到桌子上，轻声提醒道："大掌柜、郦先生，您二位喝汤吧。"

可是两位掌柜子的话正说到当紧处，对两碗香喷喷的热汤谁也未加理会。只见大掌柜一只牛皮假手在桌子上拍了一下，下决心说：“当断则断，不断则乱。常言道无毒不丈夫，此事只能这么办了。咱心中有数就是，往后对他家的家属多加抚恤。”

郦先生紧盯着大掌柜的眼睛，牙齿咬得咯巴巴响，就像举起一个他不胜任的重物似的吐出了一句话：“我看也没有别的路好走，只有这么做了……”

大掌柜的两道目光像黑色的火炭嗞嗞蹦着火星也紧盯着郦先生，四道目光凝结在了一起。过了好一会儿，大掌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憋住，无声地冲郦先生点了点头。

“好！我这就去给王锦棠写信。”

郦先生起身往外走。

“郦先生——您还没喝汤呢！”

古海的话追上了走到屋门口的郦先生。但是郦先生摆了一下手头也没回，拉开门出去了。

这个夜晚古海亲眼目睹的发生在大盛魁城柜院内大掌柜的房间里的事情，成了后来人们永远也解不开的谜团。

后半夜，古海醒来了，看见大掌柜靠着被子在炕上坐着仍在想心事。油灯的火光在凌晨微光中已经显得很淡白了，从窗户透进的光亮照在大掌柜的身上，使他的脸看上去就像纸一样地苍白。古海这才知道大掌柜整整一夜都没有睡。

一连三天都是如此，每天晚上古海为大掌柜铺好被窝督促大掌柜睡觉的时候，大掌柜就说：“我再抽袋烟，你先睡吧！”

事实上大掌柜整夜整夜地在屋子里徘徊，三天的工夫被熬得眼睛也更加红了，在脸上颧骨的下面一边出现了一个深陷的坑，整个人看上去都瘦得脱了形。

聂先生到大盛魁城柜来以后的第三天上午，一个身着公服的衙役到大盛魁城柜来了，衙役把一个装了公文的大信封直接交在了大掌柜的手里。古海帮着把公文从信封中取出来展开交给大掌柜，大掌柜把那公文简单地浏览了一遍，对衙役说：“请告诉张大人——就说我王廷相随后就到。”

古海注意到大掌柜说话的时候，苍白消瘦的脸上异常严峻。

“我就不明白，那贵斌大人不是与您的关系很好么，去年冬天咱们到库伦的时候，贵大人还专门派了四个兵士一直把您护送到恰克图。”看着那位道台衙门的差役跨过了内院通向外院的月门，古海大惑不解地问大掌柜，“怎么这次突然就翻了脸和咱们过不去？”

“你奇怪吗？”

“奇怪。”

“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表面上看咱们是买卖人，贵斌是大臣是官宦，一个在商场，一个在官场，好像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不然，不论官人也好商人也罢这世上奔波拼命的都是为了‘名’和‘利’两个字。究其实质，贵斌的库伦办事大臣衙门和咱这归化城的大盛魁总号没有什么区别，你道那恰克图商埠是属于朝廷的，这话只说对一半，实际上恰克图商埠只有一半是属于朝廷的，而另一半则是属于贵斌个人的。咱走暗房子逃了税就是逃了贵斌的税，得罪了贵斌就是自然的了。他当然要翻脸。”

大掌柜独自坐了轿车往张国筌的道台衙门去了，他没有让古海跟随。大掌柜是上午吃过早饭之后前往道台衙门的，一直等到快中午的时候才从那里返回来。郦先生和祁掌柜、贾晋阳、古海在城柜的大门外边候着，把大掌柜迎了回去。大掌柜面无表情，直接走进了小厨房。这中间谁也没有说话，从大掌柜在城柜门口下了轿车到大家簇拥着他穿过大院，跨进月亮门，走进小厨房，连同整个午饭的过程在内，郦先生、祁掌柜、贾晋阳什么话也没问。大掌柜呢，只管平静地吃饭喝汤，关于他去道台衙门的事情一个字也没有提。小厨房内响起一片交织在一起的非常克制的咀嚼声，大家就在一种压抑的沉默中匆匆地用完了午饭。

表面上大掌柜平静如常若无其事，可祁掌柜知道此时大掌柜是心如火燎，这情形让祁掌

柜是何等地得意啦！在他的心里大盛魁已然是另一番景象了，那是一个没有王廷相，没有郦先生的另一个大盛魁！那是一个由他祁家驹统帅着的新的大盛魁！而实现这一点对祁掌柜来说只是一步之遥的事情了。海仲臣和他率领的暗房子驼队被扣押，就是置大盛魁于死地的一招。只要海仲臣的嘴被喜山参赞撬开来，供出他是大盛魁的人，走私驼队是大盛魁的暗房子，张道台立刻就会动手将大掌柜捉拿归案。这大规模的走私罪足以让大掌柜掉三次脑袋。现在祁掌柜已不再考虑贵斌大人、喜山参赞、张道台和海仲臣的事情了，对他来说这件事情算是了结了。祁掌柜想的是大掌柜被抓起来以后的事情了：这许多年他在大盛魁沉浮起落历经波折受了许多委屈，他在内心里怨恨大掌柜，但是这种怨恨还没有发展成为刻骨的仇恨。所以他不能让大掌柜死，祁掌柜他于心不忍。他想他要甩出几十万两的银子买通贵斌大人，保住大掌柜的性命。然后给他一笔数额巨大的赡养费，送他回晋中老家颐养天年……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上午在城柜内院的小客厅，大掌柜召集了一个重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总账房的郦先生、祁掌柜以及城柜财会部、交际部、经营部负责掌柜，共计一十二人。会上大掌柜第一次正式地向在座的这些大盛魁领导层的骨干说明了暗房子的事情。

其实关于暗房子出事的消息这些掌柜们早就知道了，不但大盛魁这些高层领导知道，这件事实际上已经成了尽人皆知的事情。大盛魁走暗房子出了事的风早就在归化城刮起来了并且越刮越猛，风源便是库伦办事大臣衙门、山西祁县的上史家村。这件事在归化城内成为街谈巷议、尽人皆知的热门话题。只是在大盛魁的院内没人敢提起这件事情，尽管从众掌柜到普通的伙计都为自己的字号捏着一把汗。他们知道这件事关乎着大盛魁和他们个人的前途和命运。

但是大掌柜在会上语调铿锵地说：“乌里雅苏台喜山参赞的军队在中俄边境的乌兰木图卡伦扣押住一支数量达两千余峰骆驼的暗房子，有人说这支走私的驼队是咱大盛魁的暗房子。这消息已经流传很广，以至于连库伦的办事大臣贵斌大人和归化道台张大人都信以为真了。现在我要告诉大家这件事纯属子虚乌有！昨日张大人传我去道台衙门询问此事，我当即答复张大人：我大盛魁两百余年名声卓著，光明磊落，奉公守法，循规蹈矩，这种目无国法的事情我们是决不会做的……”

“张大人问我：‘倘若有证据证明此事确属你大盛魁所为，该当何处置？’我答复张大人说——我王廷相愿以脑袋担保！但当发现此事确属大盛魁所为，用不着道台衙门动手，我会柜上的伙计把我绑了送到衙门上去的！”

会议只议了这一件事情，大掌柜讲完之后向在场的人环视一圈，问道：“大家有什么话说吗？”

众人都说没有。

十天之后从乌里雅苏台传回来一个消息：海掌柜海仲臣猝然而死！消息传开引出多种猜测和议论，有的说海掌柜是为了顾全大盛魁的整体利益自杀；有的说海掌柜的死不是自杀而是他杀，是大掌柜为灭口命大盛魁乌里雅苏台分庄的王锦棠买通喜山参赞将其害死在狱中的……不管怎么说，这桩走私大案到此就成了死无对证的无头案，任贵斌大人和张道台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审得清了。

但是此事并未就此了结，海仲臣的死使贵斌和张道台万分恼火，下令将海掌柜的尸体运回归化挂在北门城头示众九日！

数九寒天北风呼啸，死去的海掌柜面色铁青，乱发披散，冻僵的尸体半截木桩似的在寒风中悠荡着，惨不忍睹！

海仲臣的死在大盛魁乌里雅苏台分庄和归化城总号引起一片震惊，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海掌柜是为了字号的名誉和利益而丢掉性命的。为安抚人心，也为向死去的海掌柜和他的家人有个交代，大掌柜派人悄悄地将示众后的海掌柜收回去，暂厝在董家花园。

从大盛魁库伦分庄派回归化的信犬终于送来了大掌柜盼望已久的消息：关于大盛魁走私细茶的情报，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是从一封密告信中得知的，告密人便是山西祁县的龚秀才！这样一来一切都真相大白了。龚秀才的背后是史财东史耀。弄了半天，这场轰动一时牵动了库伦、乌里雅苏台、归化城这几座相隔数千里之遥的城市的走私大案，起因却在大盛魁内部。

处理完海掌柜的事情，三年一届的财东会议的会期又到了。正值冬标忙季，结账、过账、接待外地来的客商，总号上下内院外院忙得团团转。业务的繁忙冲淡了海仲臣事件带给大盛魁的阴影，渐渐地人们也不再谈论了。大掌柜似乎也很快把这件事淡忘了。财东会议上，在大掌柜作的业务报告中把这件事情当做三年中许许多多号事之中的一件，向财东代表和出席会议的掌柜们作了说明，语调也十分平淡。

这一届的财东会议进行得非常平静和顺利，都让人有点难于理解。历来矛盾极深的财伙双方在三天的会期内居然没有发生一点争执，对于龚秀才告密的事情大掌柜一字未提。

有一个人没有出席财东会议，他就是总号交际部的负责掌柜贾晋阳。贾晋阳处理海仲臣后事回山西去了。名义上贾晋阳是为安顿海仲臣的后事而去，实际上贾晋阳此行身上带着大掌柜交给他的一项重要的秘密使命。

二

腊月中旬身负秘密使命的贾晋阳由山西祁县返回了归化城。贾晋阳在城柜的外院下了马车，连洗洗脸、换身衣服的事情都没做就直接走进大掌柜的房间。大掌柜支开了古海，与贾晋阳单独进行谈话。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贾晋阳在晋中与归化之间跑了个来回，在祁县期间借着为海仲臣办理后事的机会多次前往上中家村、小南顺村并且和住在平遥县武家堡的财东王甫仁也进行了多次的接触。在晋中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他东奔西跑明察暗访几乎没有睡成几个囫囵觉。看着贾晋阳衣服肮脏精神疲惫的样子，大掌柜 L 头一阵阵发热，说：“贾掌柜，这趟辛苦你了。”

大掌柜这才想起他把古海支开来的时候，忘记了让古海给贾掌柜沏茶。大掌柜站起来走向炉子，很困难地用他的牛皮假手把坐在炉子上的茶壶提起来，张罗着为贾晋阳沏了一壶茶。大掌柜这异乎寻常的举动使贾晋阳感到受宠若惊，他慌忙从椅子上站起来要自己动手，但是大掌柜把一支空着的假手在贾晋阳的胸脯上一挡说：“不用你开口，一看你的神色我就猜出来了你这一趟收获不小！”

“是的，大掌柜！”贾晋阳激动地说。

大掌柜亲自用假手把茶杯夹着递向贾晋阳：“别着急，坐下坐下，事情既然已经办完了就不要那么急了。你先喝杯茶然后再慢慢说。”

“大掌柜，事情果然如您所料——龚秀才向库伦办事告密正是受史财东史耀指使所为！”

大掌柜问：“那么史财东是如何知道暗房子的事情呢？”

“大掌柜，”贾晋阳声调十分严峻压低声音说，“咱城柜内部有史财东的眼线！”

“是什么人？”

“是什么人我不敢断定，但是这个人绝对不是一般的伙计。”

“这当然，在城柜内连你贾晋阳这样的高级掌柜尚且不知道，更不说普通伙计。这件事其实在总号内只有我、郦先生和祁掌柜知道。”

“还有一个人，”贾晋阳语调有点变了，“就是古海。”

“古海？……他一个伙计，想必不会与史家有什么瓜葛吧？”

“古海是和史家没有直接的瓜葛。不过这次在上史家村打听到了一件事情——古海的父亲古静轩与史家颇多往来。”

大掌柜感到有点意外，说：“古海的家不是在小南顺吗？小南顺离上史家村四五十里地呢。”

贾晋阳说：“四五十里地算不了什么。史家院里的人说，每年春节古静轩都要携礼到上史家村向史财东问安。”

“这说明不了什么吧，或许古静轩只是为了巴结史财东。”

“不然，”贾晋阳说，“如果说只是古静轩巴结史财东，那么他们之间只该是有来无往才对。”

“史财东也到小南顺吗？”

“小南顺史财东倒是一次没有去过，不过每年元宵节史财东都要郑重地给古静轩下全帖子，请他到史家赴宴。”

“史耀如此看重古静轩？”

“还有，古静轩修盖宅院，史耀一次就借给他三千两银子……”

“照这么说古家和史家关系真的不一般了。”

当下大掌柜安排贾晋阳去休息，将郦先生叫到自己房间，如此这般把贾晋阳在山西那边搜集来的情况说与郦先生。

“不会吧？”郦先生捻着胡须说，显然把古海作为一个重要怀疑对象郦先生颇感意外，而且他也不大相信这种可能，“依我看古海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于情于理都说不通么！”

大掌柜说：“依我看古海也不会的，他在号已经九年了，从来做事都是又机敏又谨慎；而且他小小的年纪还不曾出徒就已立了两次功，可谓前途无量……难道说他是鬼迷心窍啦？”

“或许他是无意之中将这件事泄露给了古静轩？而古静轩又在无意之中把这件事告诉了史财东？”郦先生很犹豫地说着这些话，同时摇摇头又把自己的话否定了。

大掌柜说：“事关重大，弄不好会冤枉了谁。再查查吧，也许会有别的线索。但是，不管这件事是谁干的，一旦查清楚决不轻饶！”

“这事情是不能轻易放过的，”郦先生说，“咱大盛魁两百余年字号内部从未出过如此恶劣的内奸，若不把他查出来清除出去，说不定什么时候他还会再了作乱。”

大掌柜重重地点点头：“祁掌柜到票号办事去了，等他回来晚上咱们接着再行会议。既有线索就要穷追不舍，一定要尽快查个水落石出！不然上对不起大盛魁创业的先人，下对不起字号上下八千名掌柜子伙计和工人，也对不起蒙冤死去的海仲臣。”

有祁掌柜参加，事情发展趋势便陡然明朗起来了。首先祁掌柜证实了古海的父亲古静轩确实与史财东关系不同寻常，为此祁掌柜提出一个新的证据——那就是两年前的正月十五他应邀参加史财东的元宵宴会遇上了古静轩！更重要的是祁掌柜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事实，证明古海极可能参与了这件事情。祁掌柜还说：“古海与史财东的儿子史靖仁私下里有来往。”

祁掌柜此话一出，大掌柜和郦先生就更加感到意外，两个人都用吃惊的目光盯住祁掌柜，不约而同地问：“这事可有证据？”

“证据我的手里倒还没有抓住，”祁掌柜说，“不过此事并不难查清，因为史靖仁就在归化城。我听说史靖仁在宴美园请过古海，而且古海还到过史靖仁的家里。”

“真有此事？”

“属实不属实我不敢断定，不过也可以查，这件事查起来更容易——只要派人去问一问宴美园的跑堂便可清楚。”

贾晋阳亲自去了宴美园，回来后向大掌柜报告说：“史靖仁确实在宴美园的小雅间请过古海。时间是去年三月二十四日，因为那一天比利时神甫到宴美园吃饭，宴美园很少有外国人来，所以那个日子就很特别，宴美园的跑堂记得非常清楚。”

“就是说古海赴史靖仁宴是据实的了，”大掌柜追问道，“那么古海到史靖仁家的事情能

不能证实呢？”

贾晋阳说：“此事没有别人可以证明，要想证实只有找史靖仁本人。”

这件事无法查证。

过了两天祁掌柜又提出一个新的线索：古海和史靖仁不仅在宴美园和史靖仁的家里有过接触，而且他俩还在另一个地方见过面，这就是古海的姑夫姚祯义开的义和鞋店。

大掌柜让贾晋阳立刻派人查询。结果义和鞋店的两个学徒都出面证实了这件事情。

至此，有关古海参与海仲臣事件全部事实几乎件件都落实了，就是说古海、史靖仁、史耀、古静轩、龚秀才里勾外连、沆瀣一气。贾晋阳是在大掌柜的房间报告调查结果的，当时在场的还有郦先生和祁掌柜。大掌柜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情绪激动，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不可遏止的愤怒将他的一只手臂慢慢举起来接着狠狠地向着身边的八仙桌砸下去——那只古海为大掌柜精心制作的牛皮假手从腕部喀嚓断裂，一股殷红的鲜血从断裂处渗出来，像蚯蚓似的慢慢地在桌子上爬着。

第二天下午，古海出去办事从大掌柜房间出来刚走到月亮门，突然看到姑夫姚祯义走进了城柜外院的大门。古海站住了，他以为姑夫又是来托他为什么事而向大掌柜求情的，自打他当上了大掌柜的贴身伙计，姚祯义就不断地拿这些琐碎事情给他找麻烦。不过过去姚祯义总是打发义和鞋店的大徒弟福生或是杰娃来找他，姚祯义自己从未到大盛魁的城柜来过。这次姚祯义的出现就让古海感到有些奇怪。

“姑夫，你找我啊？”古海迎上去对姚祯义说，语调中不免就流露出埋怨的意思，“有什么话不好叫我到家里说么？”

“我不是来找你的，是大掌柜唤我来的。”

“大掌柜唤你？怎么回事？”古海奇怪地问，“既是大掌柜唤你来，为什么不派我去鞋店告诉？”

“谁知道呢，或许是大掌柜找我寻问鞋靴社的事？”

“不管怎么说，既然是大掌柜唤你来亲自问话，想必是有要紧的事情。你快进去吧。我正要去通司商会替大掌柜办事。”

古海从通司商会返回城柜的时候暮色已经很重了，刚一跨进大门就听见有人叫他：“海子！”

杰娃从大门洞旁边的暗影中走出来。

“咦！——你怎么在这儿”古海问，“是不是姑夫还在和大掌柜说话？”

“哪里呀——姑夫早回去了。”

“那你待在这里干什么？”

“姑夫叫我在这里等你。”

“等我做甚？”

“姑夫叫你回去一趟。”

“刚才我还看见姑夫来着呢，他没说有什么事呀，”古海的脸上明显地表现出不耐烦，脚下已见移动之势，说，“一定是姑夫又要我在大掌柜跟前为什么人说情吧！——姑夫也真是头脑发昏了，管那么多闲事做甚，他还以为他这个侄儿在大盛魁是多重要的人物呢。其实我只是一个小伙计罢了，哪里能管得了那么多情。告诉你，近些日子大掌柜待我已远不像从前了，态度冷漠得很。一天里头尽打发我到外边跑事情，就是在他跟前也不像从前有许多话跟我说，一准是大掌柜嫌我给他找的麻烦太多对我生厌了。照这么下去，弄不好给大掌柜做贴身伙计的营生得弄丢了。”

杰娃木讷，历来言语就稀少，纵然这样也忍受不了古海的长篇大论了，他伸出手在古海的臂上拨了一下，说：“你别说那么多，海子，姑夫让你回你就回去！”

古海一见杰娃神态怪怪的，不像从前来找他时候的样子，而且他也知道杰娃是从来不会

说慌的人，心想姑夫一准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他说：“好吧，你先走，我回去跟大掌柜告个假，马上就要开晚饭了，大掌柜手不方便。”

“你不用去见大掌柜了，这件事情大掌柜已经知道了。”

古海在杰娃表情怪怪的脸上仔细看了看，觉得杰娃不像开玩笑的样子，更不像撒谎，犹豫了一下终于满腹狐疑地跟着杰娃走出了城柜的大门。

古海踏进义和鞋店的门，满脸不高兴地穿过两边是工作间的走廊朝小套院走去。他一点儿也没注意正在走廊两边的工作间里做活的伙计工人包括大徒弟福生都在拿一种异样的眼神看他。古海也懒得搭话，径直走进小院，满脸冰霜地拉开了姚祯义住房的门。

“姑夫，有什么事你快点讲，我在城柜那边还忙着哩！”

进得门来古海连坐都不坐，就站在当地说话。

姚祯义坐在桌旁的椅子上，一只胳膊软软地搭在桌面上，低垂着头眼睛望着脚下的砖地，双手抱着水烟袋只顾呼噜呼噜地抽烟，对古海的进来没有做出一点反应。

“有什么事你就赶快说嘛！”古海已经是很不耐烦了，拿脚在地上跺了一下，“城柜上的事不敢耽误，我真的是忙着哩！”

“忙！……忙！忙你妈个鸟！”

姚祯义把水烟袋咚的一下往桌子上一摔，站起来。

古海诧异道：“姑夫——好端端的你怎么骂人？”

“骂你……我，我……你气死我了！”姚祯义惨白的嘴唇抖动着，突然以手掩面呜呜咽咽地哭将起来。

姚祯义这一哭把古海弄懵了，他糊里糊涂地问：“姑夫——你这是咋了？”

这时候放在屋角的一件东西刺入他的眼帘——古海一下子就认出了那是他的行李!卷在外面的褥子面打着两块鲜明的补丁，那是他在沙尔沁驼场的时候自己亲自补上去的。九年前他头一次走进大盛魁城柜的时候，他的肩上扛的就是这件行李。那时候是姑夫姚祯义亲自夹着这卷行李把他送出了义和鞋店，一直走到庆凯桥的桥头，姑夫停住了，对他说：“海子，姑夫不能送你了，你自个扛着行李去吧，大盛魁讲究勤俭自持，让别人看见不好的。”

此刻这件跟随他从归化城到乌里雅苏台分庄，再到沙尔沁驼场又返回归化城柜的行李卷，莫名其妙地出现在姚祯义的屋子里——一道闪电在古海脑子里划过，他猛然醒悟到了什么，就觉得头皮唰的一下抽紧，似乎头发都竖了起来。冷气顺着头发根渗入他的脑袋，顿时头脑嗡嗡响着变成一片空白。他喃喃在心里问自己：“难道说我是被字号开销了吗？”

依照字号的规矩，学徒在号期间出了事情柜上是概不与当事人谈论的，而是与学徒的保人说话。学徒被开销亦是如此，字号直接向保人宣布开除的决定，并且由保人将被开除学徒的行李拿走。

天旋地转，整个世界陷入一片黑暗。混沌之中姑夫的说话声像从另一个世界传过来似的敲击着他的耳鼓：“孽障啊！……你这个不孝的儿子，在山西老家你的爹妈含辛茹苦盼望了你整整九年，只想着你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也好为古家光宗耀祖。哪曾想眼看着出头之日就要到了，你却让字号给开销了！如何对得起你的爹妈？！如何对得起古家的列祖列宗？！……你这个丢人败兴的东西——你给我滚！”

古海觉得自己的身体开始移动，好像与他无关的另一个人推开屋门朝外走，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三

这是一个温暖的愉快的冬天，由于这一年的冬天来得比往年早，节令还在腊月中旬呢，天气已经透出了春天的气息。斜挂在头顶上的太阳暖洋洋地照着小南顺。村庄周围田野上的积雪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耀眼的白光，雪原上在这里那里到处都有一束束被反射起来的太阳的金色光辉在蹦跳起来。村庄里覆盖在人家房顶和挂在树梢上的积雪表面被太阳晒化了，

凝结成了像白砂糖似的颗粒在积雪的表面均匀地铺撒开着。道路上的积雪被车碾人踩和牲口的硬蹄践踏，与泥土掺和重新冻结在了一起。

腊月里庄户人忙得屁打脚跟，家家户户都在自家的院子里为准备年节的吃食和新衣而忙碌着，村道上只有无所事事的狗在寻寻觅觅地游逛。偶尔有脚步匆匆地走过，那是村人为了向邻居借用什么工具，或者是为了讨债而敲响了谁家的门，除此而外就很少看到人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一个衣着整洁的男人出现在村道上。这个人头戴一顶镶着蓝宝石的瓜壳小帽，身穿深灰色府绸长袍，套一件绣着绿边儿的马褂，脚蹬一双黑呢绒面的双梁棉布鞋，两手提着礼物。鞋底刷了白膏子的棉鞋小心翼翼地踏着被太阳晒软了的路面，向古海家走去了。

古静轩正在院子里做活儿呢，夏天他已经请人把两间新房撮起来了，只是还没来得及安装门窗和做内部装修。新房子散发着松木的香喷喷的味道和石灰的刺鼻子的酸味。原来隔在院子中间的矮土墙推倒了，长满了去年的枯黄野草的新院子与铺着灰砖的旧院子连成了一片。

年关临近，古海娘和杏儿为年节的事在屋里忙着，咣当咣当的拉风箱的声音和婆媳间的说笑声飘到院子里来——对于古家来说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年节，在大盛魁学徒的古海做满了整整十年，不日就要回来与家人团聚了。这对古家来说就是一个盛大的节日。

显得苍老了的古静轩拿把铁锹铲着被推倒的土墙残留下的痕迹。土地冻得很硬，古静轩一边吃力地干着，嘴里发出愉快的哼唧声，一边拿眼睛瞄着东边那块坑坑洼洼的土地，计算着等到天气一暖和，只要地的表皮解了冻，他就亲自动手把那块地整平，准备着好铺砖。

“古老伯——您老好哇！”

这是一个陌生的声音，语中掺杂着一种说不清楚是什么地方的外乡口音。古静轩抬起头很奇怪地打量着走进他院子的客人。

“您认不出我来了？”客人很亲热地朝他笑着，又说，“也难怪，整整十年没见了——我是段……我是靖娃！”

太阳照得古静轩眯缝着眼睛，他凑到靖娃的脸上仔细地打量着，嘴里嘟囔着：“你说你是靖娃？”

“是我，古老伯。”靖娃大声地回答着，他注意到古海爹两边的眼角上纹路很深的鱼尾纹像扇面似的展开，把他的两边脸都罩住了。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海子爹老了……”

“呜哇——这真的是靖娃，是靖娃！我认出来了，认出来了……”古静轩叫起来，抓住靖娃的手臂使劲摇晃着，同时冲着房子里喊道，“海子他娘——是靖娃回来啦！”

古海娘出现在屋门口，她的两只手上裹满了湿面粉：“这是谁来了？……”古海娘把一只手搭在眉骨上面，眯缝着眼睛望着陌生的靖娃。

“是靖娃？”古海娘把两只沾满湿面粉的手高高举起来，同时膝盖弯曲着向下一蹲，两只手在膝盖上一拍，接着又跳起来，“——是靖娃呀！瞧瞧长得……多体面。——成人啦！要不是听你说，我真是认不出他来，这都整整十年了，十年前你和海子、杰娃走归化的时候，都还是不懂事的娃呢。瞧瞧如今……”

“别说那么多了！”古海爹埋怨古海娘说，“你这算干什么呢？！——客人来了，你挡道在门口没完没了的。”

“你瞧瞧，我这是乐糊涂了。”古海娘拍着自己的脑门说，“靖娃快，快到屋里来吧。一看见你不由得就让我想起了海子！刚才听海子他爹在院里喊我，也没听清楚他说些什么，我还以为是我家的海子回来了呢……”

把靖娃让到堂屋的八仙桌旁坐好，靖娃把礼物打开来，是一张完整的白狐狸皮筒子、一个镀银的水烟袋和一块水红色的俄罗斯羽纱，每一件东西都在闪闪发光。

靖娃说：“水烟袋是送给古老伯的，狐皮筒子是送给大娘的，这块羽纱送给杏儿。”

“这是做什么？”古海爹惊呆了，望望靖娃又望望在桌子上摊开来的礼物，“这么贵重的礼物我们怎么好收呢？！”

“不行不行！我还以为你这包里是两斤点心、二斤红糖呢，却原来是这么贵重的东西，这些东西送给你爹、你娘、你媳妇才是。”

说着古海娘就要把桌子上的礼物重新打包起来。靖娃伸出一只手把她的手腕抓住了，笑着说：“大娘，这您就见外了不是？我和海子虽然说不是亲生的兄弟，可我们都是在您二老的眼皮底下光着屁股在一起长大的，又是一块儿跟着姑夫走的归化，我虽然不是您的儿子也跟儿子差不多！”

“话当然是不错，可这些礼物毕竟太贵重了，还是拿回去送给你爹、你娘和你媳妇。”

靖娃说：“大娘你放心，我爹、我娘和我媳妇都有份儿！和送给你们的一模一样。这是我在归化的时候就准备好了的，你二老就再不要推辞了，不然我这心里会难过的。这些礼物是我的心意，也是海子他对二老的一份孝敬。”

靖娃说这话的时候把目光躲闪着古海的爹和娘，他假装着咳嗽把手挡在嘴上脸扭在了一边。

但是情绪激动的古海爹根本就没有注意到靖娃表情上的微妙变化，他拍了一下桌子样子很豪放地说：“海子她娘，既然靖娃把话说到这儿了，你就不必再啰唆了——这礼物咱收下！过不了几日海子就要回来了，到时候再说。”

古海娘立刻就明白了古海爹没有说出口来的后半句话是什么意思，所谓礼尚往来，等海子回来让海子给靖娃家送一份同样贵重的礼物就是了。古海娘心想：自己的儿子住的是归化城一等的大字号大盛魁，儿子回乡气魄肯定比靖娃要大得多！

厨房里的锅灶正在蒸糕，杏儿占着手，好容易把蒸锅揭下来，杏儿一边在围裙上急急忙忙擦着手一边旋风般地来到堂屋。与靖娃打过招呼，杏儿一溜小跑着端水沏茶，把冒着热气的茶水捧给靖娃，笑盈盈地说：“靖娃，快喝茶吧！”

“怎么这么说话？！好没礼数……”古海爹白了杏儿一眼，“如今的靖娃还能像过去那样叫靖娃吗？”

“是哩，你爹说得对，如今靖娃在天义德已经出了徒，那就要依着规矩来——要称呼段掌柜才对！”

“段掌柜！”杏儿认认真真地重叫了一遍，抿嘴笑着往后退了退。

古海爹让古海娘将礼物收起来，放到一边问起靖娃的爹娘和媳妇以及归化那边的情形。话题一会儿扯到羊马的生意，一会儿又扯到乌里雅苏台和恰克图，古海爹和靖娃津津有味地聊起了俄国人的礼教、习俗和做生意的规矩，海阔天空地说着。不知怎么的，话题又扯到了在天津做生意的英国人身上，古海爹与英国商人打过交道，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做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情绪激动处禁不住愤愤地咒骂起来。

古海娘却忍不住了，打断了古海爹的话：“他爹！——瞧瞧你尽说些什么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事情，你息息嘴，也听听人家靖娃说话……对，不能再叫靖娃，是段掌柜，在归化你见着海子了吗？”

“没有……”

“那你一准到义和鞋店去了吧？见着海子他姑夫了吧？”

靖娃说：“我这次见了姑夫。”

“没听海子他姑夫说，海子甚时候回来？”

“没有，”靖娃一直在笑着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表情，肌肉抽筋似的颤动着就像突然是中了风，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海子要说回来也就这三五天的事了，”古海爹掰着指头计算着说，“今日已经是腊月十九了，有年关卡着呢，他不会再晚了。”

古海娘更愿意从靖娃嘴里打听儿子的消息："那么，你没听海子他姑夫说——海子他多会儿回来。"

"姑夫说……"

靖娃吞吞吐吐地说，脸色已经变得僵直了，目光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地飘忽，躲避着古海娘那一双直直地盯着他的眼睛，一只手抬起来又放下犹豫着。

这情形让古海爹也警惕起来，他两个手指捏着一撮烟正打算往水烟袋里捺，结果那只手就停在了半空中，嘴巴半张着盯住靖娃。这时候古海爹猛然想起，海子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信捎回来了，近一年来海子是每隔一个月就会有信捎回来的。他有点儿不相信似的问靖娃："不会是海子他出了什么事情？……是生病了？"

靖娃默默地摇摇头，慢慢地把目光抬起来对着古海爹，那表情已经是十分地沉重了。终于靖娃把手伸进了袖筒里。古海爹看见靖娃那只僵直的手从袖筒里退出来的时候，手上多了一封信。于是古海爹听到自己的心在胸膛里嘎噔响了一下。他认出了那封信上不是他熟悉的儿子的笔迹。

"这封信是姑夫让我捎回来的。"

刚才古海爹和靖娃还在热热闹闹地说话呢，骤然间屋子里的空气就冷却下来，这变化使得古海娘和杏儿获得了一个不祥的预感，婆媳俩屏住呼吸望着古海爹。信纸簌簌响着从信封中抽出来，展开，古海爹的目光在信上迅速移动着，就见那目光渐渐地变直了，并且停在一个地方再也不动了，而他的手却越来越厉害地抖动起来。

靖娃深深地叹口气站起身，走到窗户跟前去了。他不忍心亲眼看着古海的爹娘和杏儿遭受这残酷的打击，为了帮助古海的家人减轻这种打击所带来的痛苦，他想尽了办法。其实靖娃三天前就回到了小南顺，照理说当天下午至少第二天上午就该到古海的家里来。但是他拖延着，心里实在是想不出，当古海的爹娘和媳妇得知古海已经被大盛魁开销之后，那种场面他该如何应付。最后是靖娃爹提醒他说：拖延不是办法，这是躲不过的事情，迟早有一天海子被开销的事家里的人要知道的。

靖娃能够想出来的办法他已经做了——他把为自己的爹娘、媳妇准备的礼物送给了古海的爹娘和杏儿。这白狐狸皮筒子、镀银水烟袋和俄罗斯羽纱是他用积攒了整整十年的银子买下的。他能做的只有这些了，算是尽了一点朋友的心意。

实际上靖娃连海子的面也没见上。海子的事情出得太突然了，事先连一点迹象和风声都没透出来。在回家探亲的半个月之前，靖娃曾经去大盛魁找过古海，那时候海子还什么事情也没有呢，海子很高兴地和他在大掌柜房间外面说了一会儿话。约好了二十天头上他门相跟着回家。然而谁会想到事情就出在了最后的二十天里，当他到义和鞋店去找古海的时候古海已经被字号开销了……靖娃和古海是打小在一起长大的朋友，又是由姚祯义一起带到归化城住地方学生意的，两个人同样整整地熬了十年。靖娃当然知道这种突然的打击无论对海子本人还是他的家人都是多么地残酷和可怕。

靖娃刚刚走到窗户跟前，杏儿的哭声就响起来了，紧跟着海子娘也哭起来了。他听见海子娘一边哭一边呢呢喃喃地述说着："这是怎么回事情呀！老天啊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们？！……我们古家上辈子做了什么坏事，老天要这么惩罚我们！"

杏儿噢嘤抽泣着走到靖娃跟前，说："段……掌柜！海子这事是怎么出来的，你告诉我。"

"我不知道。"靖娃觉着自己的眼睛也湿漉漉的，"我是临回来的前一天才知道的。"

杏儿又问："那么你就没有亲耳听海子说这件事情？"

"我还是起身二十天前见到海子的。"

"海子那时怎么说？"

"那时候海子这事还没有出呢。"

"那么，海子他这会儿在哪儿？"

“这个我也不清楚，听姑夫说当天海子离开义和鞋店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姑夫和杰娃、福生一连找了他好几天都没有找到。”

靖娃头脑昏昏沉沉，觉得自己所有的感觉都麻木了，后来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古家的院子的。

三天之后靖娃听到一个消息，他跑到海子家一进院门看见海子爹迎面朝他走过来。海子爹头发散乱着，嘴角上吐着一串串的白沫喃喃地说：“我家海子出徒啦——他成了大盛魁的掌柜子了！为我古家光宗耀祖了……”

靖娃的目光与海子爹那直直的眼光一碰，心里禁不住打了一个冷颤，他对自己说：“这可怜的老人，他真的是疯了。”

大约又过了五六天，海子的小叔爷古月荃到小南顺来了。月荃赶着一辆带篷的单辕马车，马车在古静轩家的院子门口停住，从车篷里钻出一个身穿灰色绸袍的高个子男人，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进古家的院子。海子爹疯疯癫癫地迎上去呜呜哇哇地喊叫着说：“小鲤鱼跳龙门，我的儿子成大事了……”

古月荃张开两只胳膊把海子爹拦住，跟在他身后的那个消瘦的高个子男人有点胆怯地看了看海子爹，从他身边绕过去走进屋里去了。古月荃哭丧着脸对海子娘介绍说：“这位就是龚秀才，这次来是为史财东办事的。”

大盛魁财伙之间在暗房子事件上展开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最终以史耀为首的财东反对派的失败而告终。这结局对龚秀才来说所承担的最直接的后果，便是丢掉了祁县知府衙门文案这体面的工作。

祁县知府绝不是傻瓜，大盛魁财伙矛盾广为人知，知府当然不会不清楚，但是他装糊涂，与财伙双方都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这种八面玲珑的策略使他从两个方面都得到好处。但是一旦大盛魁财伙双方明火执杖地干起来的时候，孰轻孰重他就需要仔细掂量一番了，以当时史财东进攻的势头看似乎是大掌柜王廷相一班人在劫难逃了。所以当他的文案龚秀才陷入其中的时候，知府并未制止他。未加制止就是一种默许的支持，摆出这利姿态，知府是预备着将来从史财东那里得一份犒赏的。孰料，王廷相在史耀的猛烈进攻下并未坍台。一经事态明朗，知府立刻就另外聘请一名文案，毫不犹豫地把龚秀才辞掉了，以此证明知府与史耀等财东反对派概无干涉。

官场上的人对势力的定度自然是最明白不过的，大盛魁王廷相大掌柜身为四品捐官，与山西巡抚历来关系非同寻常。他这个小小的知府的命运其实有一半是掌握在王廷相手中的，当然是不敢得罪。

失掉了知府衙门文案的体面工作，龚秀才便沦落成了史耀门下的一个真正的食客，全靠主人不定期的施舍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端人饭碗受人差遣，龚秀才一个读书人别的事情做不了，便只好把为东家催债收账的营生兜揽下来。

海子娘出面接待了客人。

在这之前古月荃已经来过一次了，古海在归化出事的消息他知道得最早，是在史财东史耀赴归化参加财东会议后，返回上史家村就听说了的。古海是自己的亲侄孙，古月荃当然关心，震惊之余古月荃向史耀打听说：“东家，我那侄孙在字号做得好好的，为甚突然间被开销了呢？”

史耀说：“这个你得问大掌柜王廷相，不要说开除一个小伙计，就是把大盛魁所有分庄主事的掌柜子全都开销了，我们这些做财东的也无权过问！唉，咱大盛魁如今就弄成这个样子了，谁也没有办法。”

在史家大院古月荃只不过是一个看家护院的打手，是个下人，听史财东这么一说古月荃也不便往深了打听，只是一个人在心里着急。第二天瞅个空闲，古月荃骑一匹快马就奔小南顺来了，他想古海出了这么大的事，他得把这消息告诉古静轩。但是到了古海家，古月荃却

无法把古海出事的消息说出口来。古静轩正为儿子熬满了十年就要出徒，并且不日就会回乡探亲的事而兴奋不已呢，古月荃一进门古静轩就拉着他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小叔你来得正好，我这里早就备下了好酒准备请你来呢，海子在大盛魁已经做满了十年，我掐了日子今天是腊月初五正是海子满师的日子。来来来——咱爷俩好好喝一顿，高兴高兴！整整十年了，总算熬出头了！”

结果，关于古海出事的消息古月荃一字没能说，只是与古静轩默默地喝了一顿酒，便返回了上史家村。

这次到小南顺古月荃是受东家的指派，为龚秀才赶车带路做引荐的。而龚秀才则是代表东家来向古海家讨债的，是为了索要那笔三千两银子的债务而来。年关逼近，依乡俗还债不能过了年坎儿。古月荃坐在龚秀才的旁边，看着海子娘与龚秀才说话，自己的心里已是愁肠百结了。

龚秀才向史耀所献的连环计牵动了库伦的贵斌大人、归化的张国筌道台，前前后后费时几近半年，弥费银两近万两。史耀想借此一举，将如梗在喉的王廷相从大盛魁大掌柜的位置上拿下来，换上顺遂自己心愿的祁掌柜。谁料想弄来弄去，其结果却只扳掉了一个小小的伙计古海。为这事史耀沮丧十分，言语间不免就对献出连环计的龚秀才流露出许多埋怨。捉鸡不成反蚀把米。这把“米”非同一般，是近一万两的银子作为贿赂送给了库伦的贵斌和归化的张国筌！龚秀才为此心感歉疚，总想着为史东家做点什么事情以资弥补。正赶上年关将近，便将这催讨债务的营生兜揽下来，每日里奔波于十里八乡间，也颇为辛苦。

龚秀才文绉绉地呷一口茶，把茶杯轻轻放下，然后朝坐在桌子对面的海子娘拱拱手说：“敝人此番到贵府来是等史耀史东家老先生的委托，特来与你谈论古静轩老先生去年向史家借的那笔三千两银子的债务。年关临近，正是用钱的时候，史东家说，他的手头也十分吃紧，那三千两银子的事还望你不要推辞才好！”

“龚秀才，”古海娘愁眉苦脸地说，“那三千两银子的事，无论如何请您为我们在史东家跟前添几句好话。想当初海子他爹借这笔款子的时候是为了修宅院盖房子，那时候他爹心想着只当是海子在大盛魁出了徒顶了生意，这笔款子便是不难还的。谁曾想，海子他在归化那边竟然出了事……”

古海娘的话刚说了一半，站在一旁的杏儿便忍不住嘤嘤抽泣起来。杏儿这一哭引得古海娘也抽搭起来，龚秀才就像一根酸黄瓜似的皱着眉头，咧着嘴听婆媳俩哭了一阵，然后打断说：“哭也没用，自古以来欠债还钱这是没有商量的。我也是替史东家办事，银子讨不回去我向东家无法交代。”

这时候从关着门的隔壁传出一阵怪叫声，房门从外边用锁挂着，是古静轩哇啦哇啦地叫喊着把房门推得咣咣直响。

“可是我们拿什么来还史东家的债呢？”古海娘望望里屋的屋门，把目光移向龚秀才祈求说，“你也看着了，我家男人他如今疯得连衣服都不懂得穿；儿子呢，被字号开销以后在归化那边生死不明，好好赖赖连一点消息也没有！男人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如今顶梁柱折了，家里只有我和杏儿一老一小两个妇道人家，叫我们怎么办……”

“我有办法，”龚秀才说，“你们家的难处其实我也在来之前就想到了。常言道：天无绝人之路。你们不是还有房子还有地吗？你们把土地和房子卖了还史东家的债就是。”

一听说要卖自家的地，古海娘着急了，圆睁着眼睛说：“土地是庄稼人的命根子，把地卖了我们一家人靠什么活？”

龚秀才说：“那就把房子先卖了，看看能卖多少钱。若是够了那就罢了，若是不够再作计较。”

说到卖房子古海娘又掉泪了，拿袖角在脸上拭着，说：“这房子是他爹用辛辛苦苦多少年攒下来的钱盖的，如今连一日都没有住就眼睁睁地要把这房子卖掉，岂不是拿刀子往自个

儿的心上捅吗！”

“这你就没有道理了——想当初白花花的三千两银子是古静轩自个儿从史东家家里拿回来的。现如今你们房子盖起来了，事情办完了该还债的时候，却又这也舍不得了那也舍不得了，那你说该怎么办？难道说要史东家拿银子白送人不成？依我说，或房子或地卖一样，我姓龚的受人差遣，手上的事还多着呢，没有许多工夫在这里磨蹭。”

“可是……”

古海娘望望月荃，那眼神显然是盼望着月荃能站出来说句话。可是古月荃在这种情况下又能说什么呢？他是一个不识文墨拙于言辞的人，古月荃吭哧了半天对龚秀才说：“把我的工钱替静轩他们顶了债吧，我在史家做了十五六年了，还没使唤过东家的银子呢。”

“你那十年的工钱能有多少，”龚秀才冷笑道，“怕是连这债务的零头也不够吧。”

古月荃低下头把两只大手使劲搓着不再言语了。

龚秀才说：“还是那句话——是押房子还是押地，你就说句痛快话吧！只要你一放话，我立马就写字据，这码事就算了结啦。”

结果，古海娘看看拗不过只好答应说：“那就先把房子押了吧。”

在古静轩哇啦哇啦的怪叫声中，龚秀才很快就把字据写好了。看着古海娘在字据上画了押，龚秀才略略等了一会儿待墨迹干了，把字据仔细叠起来揣进了袖筒。

在村道上，古月荃赶着马车缓缓地走着。龚秀才从车篷里探出头来催促道：“快走吧！——月荃，咱们还有好几个村子要跑呢。”

望着龚秀才的背影，古海娘狠狠地骂道：“一个秀才，好端端的知府文案不去做，倒来为财主做狗腿子催债，真是不得好死！”

从这一刻起古海娘的心就开始变硬了，她知道，往后古家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就全靠她这个妇人的软弱肩膀来承担了。

四

翌年夏天康达科夫来到了乌里雅苏台。

上一年的冬天，康达科夫安排自己的一个副手带领着公司里三名得力的助手，在乌兰木图山口的北侧等待着接应大盛魁的暗房子驼队。但是在约定好的日子以后又过了整整一个月，大盛魁的驼队都没有出现。不但是这样，在他们等待大盛魁驼队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没有看见一支哪怕是很小的驼队从山口那边过来。不久他们就知道乌兰木图山口中国方面卡伦的士兵将山口的另一侧严密地封锁了。

乌兰木图山口本来是一个中俄边境上的民间通道，在过去的年代里只要不是因为两国之间发生纠纷而封锁山口的话，住在山口两边的俄国人和中国人是能够自由往来的。他们可以在不受任何审查的情况下穿过山口到达对方国度的土地上与那里的人们以物易物做生意或者串亲戚——事实上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由交往的地带，而中俄两国的边民所做的小生意也只限于自己生产的物品，这种自由的交往常常会使居住在萨彦岭两边的人们忘记了他们是分属两个国家的。这里是远离海洋的世界上最大的陆地——欧亚大陆真正的腹地，偏僻、闭塞、富饶而自由。生活在萨彦岭南北麓的人们过的完全是一种原始、自由和富足的生活。只不过是由于人为的原因以萨彦岭为界将住在山岭两边的人隔离开来。而山口一旦被部队封锁，两边就完全隔绝了。要知道萨彦岭是一座海拔在两千八百公尺以上的大山，山崖陡峭，所有的地方都长满了异常茂密的原始森林，除了飞鸟和野兽可以自由地在山林间穿行，至于人和骆驼是绝对翻越不了萨彦岭的。所以对于乌兰木图南口发生的事情，等待在北口的人是无法得知的。他们只能凭着这种感觉模模糊糊地判断一一大盛魁的暗房子驼队出事情了。

至于康达科夫知道这一情形已经是两个月以后的事情了。大盛魁的暗房子驼队被军队扣押之后又解押到乌里雅苏台，这段时间就有一个月还要多。而远在归化城的大掌柜得到这一信息后派出信犬送到大盛魁的恰克图分庄，恰克图分庄的盛祯掌柜依照总号大掌柜的指示再

亲自赶到俄国的伊尔库茨克，从那里的电报局往莫斯科发电报与康达科夫联系，时间已经过去将近两个月了。康达科夫得到消息立刻由莫斯科动身赶往乌里雅苏台，但是他这一趟就更费劲了，乌兰木图山口被封锁，他必须绕道伊尔库茨克从恰克图过境再向西返到乌里雅苏台。一路上康达科夫车倒船船、倒马马、倒驼辗转了整整三个半月才来到目的地。价值四十五万的货物被扣押，这件事情太重大了，他必须亲自处理。

在乌里雅苏台，康达科夫首先到俄国领事馆找到谢尔盖，请谢尔盖以俄国驻乌里雅苏台领事馆领事的身份出面与参赞交涉。说明海仲臣所带领的驼队确属为俄国的莫斯科公司工作，驼队所运的茶货全部是莫斯科！公司购定的货物，希望喜山参赞能够把所扣押的茶货如数还给莫斯科公司。

会见是在参赞衙署的客厅进行的，康达科夫陪同谢尔盖——其实应该说谢尔盖陪同康达科夫才更准确。由于是外交官的身份又是在正式的场合，本来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蒙语的谢尔盖只用俄语说。聘请做翻译的是大盛魁乌里雅苏台分庄的王锦棠掌柜。这也是康达科夫事先特意安排的。

王掌柜把谢尔盖的话翻译给了喜山参赞，喜山答复说：“涉及海仲臣走私驼队是奉我国钦命官员驻库伦办事大臣贵斌大人的指示所做出的行动，本官无权对涉及这次走私的人和货物做出任何处理。”

说让述这番话的时候喜山面无表情，他的答复简单明了，口气干脆而决绝。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完了，喜山看着王锦棠把他的话翻译给谢尔盖和康达科夫。自始至终喜山参赞像一座雕像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挺直着腰板坐在太师椅上，两腿叉开，双手放在膝盖上，甚至在他给俄国领事做出答复的时候眼睛都没有朝对方看一看。这当然首先是因为他是一位职业军官，立如松，坐如钟，行如风。这种中国军人传统的仪表风度影响了他，使他在俄国人面前表现得刻板庄严，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他对俄国人的厌恶。作为一个有良心和自尊的中国军人，在国势衰弱列强入侵的特殊年代里，他内心是非常痛苦的，这种情绪在军队中普遍存在。

要知道所有这些问题对于中国的地方官员和守卫部队来说都不是分内应该管的事情。军队便是军队，衙门便是衙门，商人便是商人。除了商人照章纳税的时候官府需要和商人打交道之外，通常情况下官府对于商人在经商过程中间所遇到的诸如交通运输、居住安全、天灾人祸等各方面的困难是一概不加过问的。

然而俄国人就不同了，他们是商政一体，商人和政府是一家人。尤其是在乌里雅苏台，这里没有什么涉及中俄两国外交方面的事务需要处理，身为领事的谢尔盖，主要的精力全都用来为俄国商人的利益而同中国方面交涉。不久前谢尔盖为了谋求在乌里雅苏台建筑一座东正教的教堂，而同沙格德尔王爷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是喜山参赞派出军队，将包围沙王府闹事的俄国人驱散，才使事态平息的。

这件事给了沙格德尔王爷、喜山参赞强烈的刺激，也使得整个乌里雅苏台草原的牧民，在感情上受到极大伤害。谁都知道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只好把一口气憋在肚子里。这件事使当地人从上层的王爷到普通的牧民、从驻军部队到商人，都在情绪上与俄国人加深了对立。

在这种情势下谢尔盖为暗房子的事来求喜山参赞肯定是不会得到帮助的。而王锦棠苦于事情的复杂不便将真情告诉喜山，只能以第三者的身份诱劝喜山给予康达科夫帮助。毫无疑问，王锦棠的努力也不会对此时的喜山产生任何影响。不管他怎么说，喜山只是将事情推向库伦的贵斌大人那里了事。余下便不再答话。

无奈之下，康达科夫只好返回库伦，请求俄国驻库伦的领事馆出面与贵斌大人直接商谈。这就使一件民间商务披上了外交事务的严肃色彩。

为求事情尽快解决，王锦棠掌柜陪同康达科夫和谢尔盖到达库伦。大盛魁库伦分庄的坐庄掌柜和大盛魁恰克图分庄的盛祯掌柜与王锦棠一起，从侧面协助康达科夫。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暗房子的事情才终于得到解决。

消息传至归化，大掌柜终于长长地嘘出一口气。信犬将密信送到时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晚上，大掌柜披着长衫坐在太师椅上，听郦先生念完密信，站起身朗声叫道："虞彬！"

一个面目清秀的年轻伙计推门走进来。

这是古海被开销后新派到大掌柜身边的伙计。自打暗房子的事情翻了船，大掌柜就精了心，时时处处小心。尤其是对新来身边做事的虞彬，只要是与掌柜们商谈重要的号事，首先便把虞彬支出去。

"大掌柜，您有什么吩咐？"

"去一一拿酒来！"

大掌柜有一句话常常挂在嘴边，咱是做生意的人，时时处处要保持头脑清醒，平日里千力不可贪杯。俗话说得好：酒后失言，酒后误事。所以虽然在大盛魁的号规上没有明文写下禁止饮酒的规定，但是实际上除了每年的春节和正月十五这两个日子，字号内很难看到掌柜子们和伙计喝酒。就是在掌柜们与字号的相与谈论生意，陪伴客人坐席时，大盛魁的掌柜子们在饮酒上仅只是浅呷则止，做做样子而已。

在这件事情上大盛魁损失了将近二万两银子，这些银子都是分许多次别花在了乌里雅苏台的参赞衙署、库伦贵斌大臣和归化道台张国筌的身上。四千余驮细茶由于在参赞衙署的大院里没有得到妥善的保管，在雨季里部分茶叶被雨淋湿而发霉，其损失约占总数的二成。两处合计损失银子计五万两之多。不过较之四五十万的被扣细茶的总额来讲，失掉的这五万两银子到底还是一个小数，只占总货额一成多一点。该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

所以大掌柜决定要饮酒庆贺。时值就寝时分事先也没有准备，桌子上的菜非常简单——两荤两素，荤是无花肘片、炸鸡翅，素是松花蛋和凉拌笋尖。

遣走了虞彬，两个人细语浅呷边饮边聊。郦先生掰着指头说："从去年十月事发算起，迄今整整八个月！这八个月好不沉重，日子过得简直就是如熬如炙。"

"岂止是如熬如炙，干脆是一把利刃悬在头上，一旦那刀子飞下来你我的性命便可了结。那样也就没有今夜你我的开怀对饮了！"

"天不灭我！"郦先生喝一口酒把酒盅往桌上一蹾，愤愤然道，"只是贵斌这一招也太狠了点儿。"

"不只是贵斌吧？郦先生这话怕是把钦命二品的大员冤枉了。"大掌柜说，"其实贵斌也不过是被利用而已，真正的发难者在晋中。"

"大掌柜说得对，史耀对我们使出了这一招，我看绝非偶然，你想想从归化到晋中，从晋中再到库伦，这中间的谋划怕不是一日两日的事情。"

"此事是接着六年前的财东会议而来的，其实库伦也罢，乌里雅苏台也罢，说来说去毛病还是出在咱字号的内部。这一次史耀他们的目的依旧是'大下市'，是冲着我王廷相来的。"

"我郦某人也绝逃不过的。只是我不明白，史耀几次三番要将大掌柜你扳掉，可是他们就没有想到，大盛魁这一摊子事他史耀能担得起吗？其中的利害王甫仁先生不是早就说过了的。"

"这一次与以往不同，与六年前的财东会议的情势都不一样。这一回史耀是经过深谋远虑的，他的谋士龚秀才又是动了一番脑筋的，他对咱们使的是连环计。"

"我亦有个感觉——似乎是史耀一伙对城柜的人事另有谋划。你想想看，要是暗房子的事情一旦依照他们的谋划实现的话，你大掌柜和我以及城柜主要掌柜尽数会被抓捕入狱，到时候砍头的砍头、判罪的判罪，那么城柜的这摊子事岂不乱了？"

"你是说史财东他玩火自焚，"大掌柜摇摇头，"那样一来史财东他还不是比傻子还要傻吗？！——他打的绝不是这个算盘，他预先肯定对收抬局面已经有了安排。"

说到此处大掌柜把话打住了。在他的心里一直有一个感觉，从海仲臣所带的暗房子驼队出事的消息刚一传来，他就模模糊糊地觉着整个事件被一个巨大的阴谋笼罩着。而这个阴影

的核心不在别处，就在大盛魁的总号归化城！即使是在将古海开销出字号之后，大掌柜并没有感到这个阴影的消逝。只是由于处理暗房子的事件的紧迫，大掌柜腾不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考虑这件事情。

现在暗房子的事件已经彻底解决了，大掌柜不能不对笼罩着城柜的这个阴影加以深究了。许多夜晚，当他睡不着觉的时候，就发现这件事情总在他的心里像闹鬼似的折腾着。没有任何证据，完全是凭借着几十年商海生涯积累起来的经验，大掌柜感觉到，躲在这个阴影后面的那个人才是这场阴谋的真正操纵者，而古海只不过是那棋盘上的一个小卒罢了。他是谁呢，大掌柜觉得他应该是祁掌柜。

感觉毕竟是感觉，没有证据他是不能随便说出来的，这念头他连郦先生都没有告诉。不过大掌柜心中有数，暗房子事情的妥善解决使大盛魁和他本人躲过了一场人为造成的巨大灾难。这结局已经昭示了他的对手的彻底失败，现在的问题对大掌柜来说就像是打过一场大胜仗之后，如何收拾战场的事情了。所以对于查明那个躲在阴影后面闹鬼的人，并不是十分迫切的事情。事实上这个人在经验丰富、老谋深算的大掌柜那里早已是笼中之鸟、瓮中之鳖了。

在这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大掌柜把这个萦绕在心头的念头告诉了郦先生。

“我有同感已很久了，只是无有证据，不便说出口罢了。”

大掌柜说：“现在可以腾出手来了——我打算再让贾晋阳回一趟晋中，把这件事情彻底搞清楚！”

郦先生点头道：“除恶务尽！此事手软不得。我意明日一早就让贾晋阳动身，也好将此事了断。”

大掌柜点点头。

这时候一道锯形闪电在夜空中划开，闪电中忽然进出一个橘红色的火球。只见那火球悠悠忽忽自天而下在归化城的上空兜了一个圈子之后，一头栽进了大盛魁城柜的内院。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立在内院小客厅旁边的一株三人合不拢的老榆树由上自下被雷电劈成了两半。顿时就像一个巨大的火把熊熊燃烧起来，大树噼噼啪啪燃烧着火苗直冲夜空，将大盛魁城柜内院外院映照得如同白昼！奇怪的是，就在这时，倾盆大雨顷刻间变成了稀稀拉拉的雨点，接着雨便停了。被霹雳惊醒的伙计们吵吵嚷嚷地跑到院子里来，急急忙忙端盆的端盆、提桶的提桶，打水救火，院子里是一片喧嚣声。

大掌柜与郦先生立在屋檐下观看伙计们救火。隔着慌乱跑动的人影，大掌柜看见脸色惨白的祁掌柜站在自己屋门前的台阶上。

“天火劈树，此乃预兆也！”

大掌柜远远望着祁掌柜说。

大掌柜的话被燃烧的大树发出的噼噼啪啪、呼呼啦啦的声音淹没了，祁掌柜没有听见。

第二年春天，祁掌柜受大掌柜的派遣赶赴乌里雅苏台，再度出任位于大盛魁第二把手的乌里雅苏台分庄坐庄掌柜。在由归化起程的前一日，祁掌柜在驼桥桥头上遇上了能掐会算、料事如神的聂先生。谈话间聂先生忽然脸呈惊恐之色，以一种异样的眼神盯住祁掌柜看。

祁掌柜奇怪地问：“聂先生为何这样看我？”

聂先生说：“看你凶光照脸，三日内必有血光之灾。”

祁掌柜大为惊骇：“聂先生莫非是开玩笑？”

“我从不与人开玩笑，更何况这是生死大事。”

祁掌柜拉聂先生到一僻静处，压低声音又问了一遍：“先生刚才的话确实当真？”

“确实当真。”

“那么可有禳灾避难的良方？”

“禳灾避难的良方自然有——这世上的事有阴便有阳，有上便有下，有盛便有衰，同样有难便有解……”

“请先生不吝赐教!”

“祁掌柜可是明日一早就要起程赶赴乌里雅苏台？”

“我起程的日子先生如何会知道？”祁掌柜惊讶地问，“这事是在我从城柜出来前刚刚与大掌柜商定的事，连两袋烟的工夫也没有，先生怎么会知道？”

聂先生笑了：“倘若我连这么一点小事都推算不出来，如何对得起我那料事如神的名声？”

“请聂先生赶快教我禳灾避难的办法。”

聂先生微闭双眼伸出一只手，拇指在食指、无名指、中指和小拇指上迅速划动着，口中念念有词地计算了一会儿，然后睁开眼说道：“这灾来自东北方向，明日出发翻越大青山之前你要沿山向西行，直走出五十里地，那里也有一条进山之路名为鹰嘴岭。从鹰嘴岭过山便可避开灾难。”

当下祁掌柜抱拳施礼道：“今我有号事在身不敢耽搁，聂先生的大恩容我日后报答!”

聂先生说：“替人消灾，为己降福——不必谢!”

第二天祁掌柜依聂先生所指的路线沿大青山南麓西行五十里进山，经鹰嘴岭翻越大青山。祁掌柜骑着“白天鹅”沿着蜿蜒曲折的盘山小路向北走，进山二十里快到鹰嘴岭的时候，突然从山崖的背后蹿出一大群狗，那群狗个个状似牛犊迅猛异常，一起狂吠着朝祁掌柜扑来。山路狭窄无处可躲，受惊的“白天鹅”急忙调头，结果前蹄踏空坠下山崖。可怜祁掌柜连人带马死在了鹰嘴岭下的万丈深渊之中。

祁掌柜死后，归化城中有传说，谓祁掌柜之死是大掌柜设计所除。但是谁也没有证据，于是传说便只能是传说。

五

这是一个晴朗凉爽的下午，伊万又一次来到了对他这个俄国商人来说具有无穷诱惑的归化城。当伊万骑着骆驼走在归化城繁华的街道上的时候，他这个黄头发的外国人并没有引起市民的好奇和围观。这些年归化城来的外国人太多了，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他朝着天主教堂高高的尖顶走了过去。

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刚把北门城头照亮，伊万就出现在道台衙门的大门前。经过一番修饰，伊万显得精神了许多，脸刮得光溜溜的，鼻子下面的髭须剪得整整齐齐，穿一身银灰色的西服，仍旧是时髦的派力司牌，头上戴一顶同样颜色的高顶礼帽，打着黑色的软绸子领结。这一次伊万并不需要问谁，径直走向坐落在扎达海河边的道台衙门。伊万愤怒地擂响了立在衙门口的大鼓。

“喂喂喂一一你要干什么？这鼓可不是随便敲的!”

那两名衙役以为这个外国人是为了好玩才来敲鼓的。

但是伊万却给了他们意外的答复，伊万用吭吭哧哧的汉话说：“我，是来，要告状。”

“告状？”两名衙役交换了一个不可理喻的眼色。其中一个年长一点的问伊万：“你告谁？——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我们这里的衙门管不了你们外国人的事!”另一个年轻一点的衙役对伊万说，同时向他摆摆手，意思让他赶快走开。

“我告中国人!”

伊万的回答又使两名衙役吃惊不小。

升堂鼓一响，大堂内的衙役们吆喝着已经分成左右站好。张道台疾步走进大堂。张道台把惊堂木一拍，抬起眼往下一扫，问道：“告状的是何人？”

话音落处，张道台这才看清楚告状的是一个洋人，就说：“这位洋人，这里是归化道台衙门，你来这里干什么？”

张道台到归化说起来已有七年，在这里各色洋人他倒是见过不少，但却从未审理过涉及

洋人的案子。

“我要告状。”

“你有何冤情据实讲来!”

“我告，告……告，布龙……”

伊万蒙语讲得溜溜的，可是汉语他就知道得太少了。假如是在平日里闲聊的时候，借助着手势他还能够用磕磕巴巴的汉语表达一些简单的意思，现在在大堂之上，要把状告布龙等人的复杂内容用汉语讲清楚也实在是太难为他了。伊万两只手忙来忙去不停地打着各种手势，张道台还是没有明白他想说的是什么意思。于是张道台拍了一下惊堂木把伊万的述说打断了。

“这位洋人，我且问你，你是哪国人士？”

“我是，我是，俄罗斯人。”

“叫什么名字？”

“伊万·伊万列维奇。”

“现住何处？”

“我住在归化城的圣母圣心教堂。”

“好，伊万，伊万……奇，”张道台搞不清楚俄国人的复杂名字，他说，“这样吧，你也不会讲中国话。这么下去这案子我是没法审的。你先回去，找人为你写一纸状子，我再设法请一位懂俄罗斯话的人来做翻译。然后再升堂审案，你且先回去吧。”

伊万走了以后，坐在旁边的老文案对张道台说：“我想起来了，这个俄国人我见过的——十年前胡道台审理两名死在毛尔古沁峡谷的俄国人那案子时，这个伊万就曾经来过，不过那个时候他是作为代理人而来的。”

一听毛尔古沁峡谷，张道台心里便有些紧张。他当然知道他的前任胡道台就是因为那个案子受累而被贬的。如今这个难缠的伊万又来了，他想这不会是什么好事情，就问：“你可认准了？这个伊万就是当年胡道台遇到的那个伊万？”

“我仔细打量了他半天，没错，”老文案思忖着，“黄头发，高个子，长着一对特别的猫一样的眼睛……人是瘦了些，老了些，不过大样子没变。我敢肯定——这个伊万就是那个伊万，不会错的。”

“这可如何是好……”张道台在地上不由得走来走去，后来停住，对站在两边的衙役说，“你们先下去吧。”

“你说这案子该如何审理？”衙役们下去以后张道台问老文案。

老文案说：“我猜想伊万他状告布龙是为了京羊道上的事情。”

“布龙是谁？”

“布龙原本是天义德的羊把式，春天被伊万聘去为俄国人往北京运羊，后来布龙中途不干了。这件事在归化传极一时，伊万的羊群没走到北京便遭了瘟疫，死得一只没剩。我猜想伊万是想把这个责任推到布龙的身上。”

“噢……是这么回事。”张道台不免犯愁了，“这个案子怕是不好审。”

“是的，倘若是中国人之间发生这种纠纷且好说，什么案子一旦涉及了洋人就不好办。胡道台就是吃了这个亏。”

“你说得不错，有胡道台的前车之鉴，这事我得小心。”

“依我看，”老文案说，“张大人你不妨亲自去访一访大盛魁的王掌柜。他们通司商号总和俄国人打交道，对俄国人的脾性甚为熟悉，而且王掌柜还认识这个伊万。前一次就是王掌柜帮着出了许多主意，不然的话胡道台的下场会更惨的。”

张道台有些踌躇。为追查暗房子的事他为难过王廷相，虽然说他当时做得并不算太过分，可让他反过来去求王廷相，他觉得不好意思了。

老文案看出了张道台的心思，说：“王廷相身拜候补道员，虽然说是捐班的身份，可也是与大人你一样官属四品，张大人亲自登门不但不屈身份反而显得大人大气度。至于过去为追查暗房子的事与王廷相之间结下了一点点怨怼亦可借此机会而冰释。俗话说得好：灭高人是罪过。王大掌柜上识天文，下解地理。你看他上至朝廷外至俄罗斯，运筹帷幄于万里之地域可呼风唤雨，虽不能说是诸葛亮再世可也实在是一代雄杰！贵斌大人如何？——堂堂的钦命二品大员，尚且奈何不得王大掌柜，更何况他人？王廷相与俄商做生意几十年，俄国人的事他最熟悉不过，伊万告状之事请王掌柜帮着出个主意，我想事情不难解决。”

张道台是个痛快人，把事情在心里掂量了一会儿就想通了，当下便乘了轿子往大盛魁城柜去了。

张道台突然亲自来访，多少使大掌柜感到有些意外，待张道台把来意说明，大掌柜立刻就明白了。大掌柜说：“其实伊万这案子张大人完全不必审理。”

“噢！”张道台颇感不解，“审理民间纠纷本属道台衙门的职责，伊万这案子我按下不成道理。”

“张大人差矣，我所说的对伊万的诉状不加理会自有道理。大人你有所不知，这布龙乃是土默特蒙古人，咱归化地方道台衙门和旗署衙门是朝廷特别设制的双重政权。所以我说布龙这个人，你道台衙署也管得着也管不着。”

“照你说，我是该把这个案子推给土默特旗署了？”

大掌柜笑笑说：“正是如此。”

张道台把眼珠转了转恍然大悟，将手中的茶杯往桌子上一放，高兴地说：“所谓四两拨千斤……这主意真是太高了！王大掌柜真是名不虚传，神人也！”

“不敢当不敢当，张大人过奖了！”

张道台说：“王大掌柜号事繁忙，下官不敢打扰就此告辞。大掌柜的情谊容我日后慢慢相报。”

大掌柜率众掌柜送张道台至城柜大门外。这场谈话前后统共用了不到两袋烟的工夫，让张道台愁肠百结的难题瞬时之间便得化解。张道台随大轿的摇摆心里想：这王大掌柜可真不是一个凡人哪！

有了大掌柜的主意，张道台心中有了底。隔一日伊万再到衙署，刚刚把请人写好的状纸要递给张道台，隔着案桌就见张道台把手摆了摆说道：“伊万先生，你的诉状本官无权受理。”

从大盛魁请来的一位年轻掌柜当场把张道台的话翻译给了伊万。

“为什么？”伊万大惑不解，言语间明显地流露出不满。

张道台款款而言：“伊万先生你有所不知，你所控告的布龙，我这个归化道台是管不了的。我大清朝廷吏制在归化地方设双重蒙汉衙门，布龙是土默特蒙古人，他的事只有土默特旗署才有权过问。你这案子该由土默特旗署经理。”

张道台这答复使伊万傻在了那里。

“伊万先生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张道台见伊万傻在了那里又问了一句。

待翻译用俄语把张道台的话重复了一遍之后，就见伊万耸了耸肩膀，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然后把那状纸叠了叠重新装在了怀里。

看着伊万的背影在大堂门口消失，张道台朗声说道：“退堂！”

伊万的案子张道台可以借口推掉，而土默特旗署却无法推脱。在旗署衙门的大堂，土默特总管接待了伊万。

这位总管名叫荣弈，五十出头的年纪，蓄着一把杂色的大胡子，模样威风凛凛。荣弈自幼在土默特学堂读书，成年后又被送往北京的高等学府深造，是个蒙汉兼且见过大世面的人，对官场上的事吃得很透。胡道台的故事在归化广为流传，其中的教训作为归化官场上的人更是个个铭记在心。老于世故的总管当然知道俄国人不好对付，他戴上老花镜慢条斯理地把伊

万的状纸仔细看过，然后轻轻地放下那状子，对伊万说：“好吧，这案子本官受理了。”

“什么时候开堂审理？”伊万很认真地问。这次伊万直接用蒙语说话了。

老总管回答：“你先回去，你不是住在天主教堂吗？待本官将此案查出一个眉目会告知于你。”

“我需要等多长时间？”

“这不好说，也许三日五日也许是半年六月，总之你先回去，一旦案子查出个眉目就会告知你的。”

其实在伊万来到土默特旗署衙门之前，张道台早就遣人把伊万的事通报过来了，老总管已经有了准备，自然就应对自如。仅仅隔了一天伊万就又来了。对于伊万的询问，老总管故作惊讶状反问道：“伊万先生你也是走南闯北见过大世面的人，难道你以为这桩案子就那么简单吗？”

“这有什么难的，布龙是归化有名的羊把式，你派人到羊马社把他传来，当堂审问事情立刻就会清楚。”

“伊万先生哪里知道，这归化羊马社人数有一万六千还多，人海茫茫你道找寻布龙是件容易的事情吗？”

“这……”伊万被老总管说得回不上话来了。

这是一种类似太极拳式的中国官场上的特殊功夫，它看似柔软缓慢，内里却有着极其强大的杀伤力。千百年来几多帝王因得其真谛而终成霸业，这是它的正面；而又有多少国家和人民的大事被这种功夫的负面影响磨砺消损而变得面目皆非。伊万遇上了这种功夫算是该他倒霉。

“这不可能！当初我公司的人聘请布龙的时候就是在羊马社见的面，这会儿出了事情怎么又说找不到这个人呢？”

“既然伊万先生认为事情如此简单，那你何不把布龙即刻唤到本署的大堂上来？——本官当即为你开堂审理！”

于是伊万又回不上话来了。

隔了三日，老总管遣差役传伊万到堂，正式告知他——经调查，归化羊马社根本没有名叫布龙的人。

伊万一听气得脸都变了色，挥动着拳头抗议道：“你们土默特衙门做事太不负责任，假如此案得不到满意的结果，我将向你们上一级衙门起诉……”

“伊万先生不要忙着发火，我问你——当初在羊马社是你伊万先生自己与布龙见面的吗？”

“我说过了，是一个委托人带领我们西伯利亚茶叶公司的职员与布龙接的头。”

“你的委托人姓甚名谁？现在哪里？”

“我的委托人名叫李二喜，他也是一名羊把式，现在他在……可能也在归化。”

“伊万先生你只说李二喜可能也在归化，就是说不敢确定了。那么我又怎么能给你把李二喜找来呢？”

“李二喜也是归化羊马社的人！”

“好吧，那我们就从李二喜身上下手查寻。”

这一次一连过了整整十天没有任何动静，被无望的等待折磨得烦躁不堪的伊万再一次来到土默特衙署。

“我们调查过了，羊马社答复说他们的社里没有李二喜这个人……”

“他们撒谎！”伊万没等总管把话说完就愤愤地喊叫起来。

“对！——本官也是这么看。我认为伊万先生千里迢迢从乌里雅苏台来到归化城打这场官司，是不可能凭空捏造出来布龙和李二喜这么两个人来的，据本官判断这二人一定是藏匿

于羊马社之中！但是，真要把布龙和李二喜从一万多人之中找出来的确也不是一时半刻能办到的事。所以这件事伊万先生还要多一份耐心才行，我已经又派人去细细查找了，就是把羊马社翻个底朝天也一定要将布龙找出来！请先回去吧，伊万先生。待案情有了进展，本官立马就派人告知你。”

又隔了五日伊万来了一趟，再隔五日伊万又来一趟。每次老总管都是如此这答复他，一晃就过去了一个月。伊万开始失去耐性了，他威胁老总管，如果十日内土默特旗署衙门仍不能将布龙等人缉捕归案，他就要到库伦办事大臣衙门告状！

这一威胁发生了作用——当晚荣弈总管就拜访了归化道台衙门的张道台。两位地方官核计了一番，认为此事已经威胁到了他们自己，觉得胡道台经历过的悲剧结局正在向他们逼近。时年正值清廷大计之年——大计便是朝廷对地方官的审核，旦有些许差错，他们这些芝麻官便会丢掉脑袋上的乌纱帽。到那时不管布龙是土默特蒙古人还是归化城里商人，朝廷派下的大员会不论青红皂白就把罪责降在他们二人头上的。经过一番掂量，张道台与荣弈总管终于决定把惹出事端的布龙抓起来，以此抚慰俄国人伊万。他二位的心思是——只要伊万不把事情弄到库伦办事大臣或是山西巡抚那里，大计之时归化地方能够保持安静就好。至于如何处置布龙，待大计之后再作计较。

事情并没有像张道台与荣总管想象得那么简单，缉捕布龙倒是使伊万暂时安静了下来，但是这一举动却引起了归化一万余名羊马把式的骚动。抓捕布龙的当天，在归化羊马社社长小眼王的带领下，一哄而起的羊马把式先是冲到了土默特旗署衙门找荣总管说理，继而愤怒的羊马把式五千余人像滔滔的洪水将归化道台衙门团团围住。对于羊马把式们的要求，荣总管与张道台的答复完全一样——他们也不愿意缉捕布龙，可是拗不过俄国人伊万，抓捕布龙只是为了安抚伊万，只要伊万不再闹将下去不日就会将布龙释放。希望羊马把式们暂时散去。

哪里想到，张道台和荣总管的话，把羊马把式们燃烧起来的怒火引到了天主教堂。第二天一早羊马社又联络了归化万驼社的驼夫和领房人将近两万人，将天主教堂围得水泄不通。陪同伊万到归化来打官司的马尔金·泽克夫（邝伙计）在劝说羊马把式的时候被情绪失控的人群殴打，造成鼻脸出血，手腕骨折。羊马把式要求住在天主教堂的伊万出来讲理，伊万慑于民众的激愤躲在教堂的地下室不敢出来。伊万不出来，包围在天主教堂的羊马把式和驼夫们便不肯撤走，很快这种激动的情绪就遍及了归化各个行社，有组织的和自发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拥向了扎达海河边的天主教堂。人群发出的呼喊声像汛季的扎达海河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地响着，使整个归化城都被震动了！

羊马把式闹起来的风潮引起了绥远城驻军的警惕，绥远将军裕瑞亲率一营骑兵荷枪实弹于当日傍晚赶到归化城。民情激愤，聚众越来越多，裕瑞将军担心引起民变。可是闹事的人数远远超出了裕瑞将军的估计。裕瑞将军既怕激起事变，又憎恨洋人，命他的一千马队在民众的外围扎住，但是按兵不动。

夜幕降临，无数的火把点燃起来。火光映照下人群就像大海波涛，尖顶的天主教堂宛如一叶小舟在人海的波涛中摇晃。

一连三日不见裕瑞将军的动静，包围天主教堂的民众越聚越多，最后就连寺庙的僧侣亦被卷了进来。

第三天的中午，裕瑞将军携张道台和荣弈总管前往大盛魁城柜，吁请大掌柜出面调停。请大掌柜与躲在教堂内的伊万进行商谈，劝说伊万放弃对布龙等人的起诉。次日晨，密密匝匝的人群在绥远马队、道台衙门的衙役和土默特旗署的武装兵丁的维持下让开了一条路，大掌柜只身走进了天主教堂的大门。

人群静候着。大约过了足足有两个时辰，从天主教堂内终于传出了伊万妥协的消息。是塞格维尔神父率先跑出教堂把这一消息向公众公布的。这位可怜的比利时神父几天来被愤怒的人群吓破了胆，他那惨白的脸上渗出细密的汗珠，一边拿手帕在脸上擦着，一边用另一只

手不停地向大家摇摆着说：“各位羊马把式！这下大家可以满意了——伊万先生答应了大伙的要求，决定撤回他对布龙师傅的起诉……”

塞格维尔还没有说完，人群便爆发出了山呼海啸般的欢呼！

至此三年来，一向平静的归化城掀起的第一次民众风潮终于平息下去了。事后，人们才知道原来这场风潮还是颇有一些背景的：伊万到归化不久，恰巧乌里雅苏台的王爷沙格德尔也来到了归化城。沙王是依照清廷朝例进京值班路过归化的。由于沙王与天义德大掌柜郭宝义是儿女亲家，自然就在天义德城柜的小客房下榻，一住下来就听说了伊万状告布龙的消息。

当即沙王就说：“俄国人真正是欺人太甚，他们在乌里雅苏台包围我的王府，目无大清王法聚众闹事，如今又跑到归化城来打什么官司！他的羊群在中途吃了断肠草而死，与在这之前早已离开了的羊把式布龙有何干系？！”

“俄国人欺我大清软弱，无理搅三分倒也罢了，可恶的是归化道台和土默特旗署衙门怎么可以屈从俄国人的压力就把布龙抓起来了呢？！”说这话的是来看望哥哥的娜仁花。

当下沙王就决定采取行动支持归化城的羊马把式：一来是为了匡扶正义，二来也是为自己出一口气。沙王由于身份所累不便出面，就由娜仁花夫妇出头到羊马社为羊马把式们出谋划策。聚众包围土默特旗署衙门、归化道台衙门和天主教堂的大举动便是娜仁花为羊马把式们策划的。

六

当天下午在宴美园大掌柜设宴招待了伊万，天义德年轻的新任大掌柜李泰和归化通司商会中与西伯利亚茶叶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商号的掌柜共计一十八人出席了宴会。席间大家聊谈了许多生意方面的事情，对于伊万贩羊失败和来归化打官司的事情，谁也没提一个字。

惊魂甫定的伊万在整个宴会期间都没有说几句话。

三天之后伊万随着大盛魁派往乌里雅苏台的一支小驼队离开了归化城。

那是一个凉意沁人的凌晨，大掌柜亲自把伊万送出了归化城的北门。

驼队沿着蜿蜒的山道爬上大青山，在第一个转弯处伊万让自己的骆驼停下来，他回头朝山下望去：阳光初照，归化城笼罩在一片蓝色的青纱般的雾霭之中。轻烟薄雾阻隔着他的视线，使归化城在他的眼里变得若隐若现，朦朦胧胧。

是的，这就是那个在伊尔库茨克的俄国商人圈子里，被人们谈论得最多的一座城市——俄国人习惯把她称作科科斯坦。曾经有多少俄国商人为她而魂萦梦绕，梦想把她开辟成为新的国际商埠，然而几十年来他们为此所做的一切努力全都失败了。现在这座归化城、这座万驼之城就在伊万的眼前，但是却使他觉得可望而不可即，充满了不可理喻的神秘感。

大盛魁 1《大盛魁》小词典

（第一部）

【房子】彼时在归化商界，这一词不是通常意义上人住的房子，而是特指驼队远行时用的帐篷。这种房子分驼房子、羊房子、马房子。分别指驼队用的和赶运羊或者马的房子。

【领房人】简单说就是驼队向导，但彼时归化的驼队整容庞大，所经路途遥远，地形气候条件复杂，所以领房人肩负的责任特别重大。其次领房人的职业技术含量高，风险系数大，在业界享有特殊地位。领房人的职业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

【相与】商业伙伴。

【牛桥】在归化，“桥”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就是市场。牛桥就是买卖牛的市场，依次类推有羊桥、马桥、驼桥等。

【大先生】特指大商号内的总会计师。

【走马】区别于奔马，靠四蹄蹈动能够快速而平稳行走的马。

【恰克图】清代中俄边境俄方口岸城市，至今非常著名。与其对应的中方口岸叫买卖城，现已废弃。

【扎萨克】清代将蒙古族住区分为若干旗，每旗旗长称为扎萨克，由蒙古的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贵族充任，管理一旗的军事、行政和司法，受理藩院和将军、都统监督。

【厚陈】指商号的积累.

【暗房子】指走私驼队。

【大下市】指商号的财东对铺伙集体辞退。

【宝盒子】装有商号秘密账薄的盒子，通常是木制的。

【召庙】藏传佛教的庙宇。

【骡马大会】不是说骡马开会，特指规模大型的骡马交易集会。每年五月初五在山西五台山、河南漯河、湖北汉口都有规模盛大的骡马交易大会。

【剃头】指一次性的了结债多。

【庄口】指商号派驻异地的分支机构。

【羊把式】长途赶运羊群的高级羊倌。

【过骡子】指商业相与之间一月进行的结账方式。

【过标】指商业相与之间一季进行的结账方式。归化有“月月骡子，季季标”的说法。

【通司商号】专门从事对俄蒙外贸的商号。

【倒灌】商品原本已经出口却又转入内销。比如俄罗斯商人把从中国进口茶叶返销中国市场。

大盛魁 2 第一章

一

这是春夏之交的一个美好而愉快的日子。上午，温暖的阳光很充足地照抚着贴蔑儿拜兴村。戚二嫂一身短衣短裤打扮（非是今日之短衣短裤），袖子挽到了胳膊肘以上，喜滋滋地端着一个盛满了炖羊肉的大盆从屋子里走出来。她歪着脑袋躲避着蒸人的热气，将盛羊肉的大盆蹲在院子中间的一块大青石上，朗声喊道：“各位掌柜子们！息息手，预备吃饭吧。”

戚家今日拓展院子。旧的院墙推倒，新的土板院墙刚刚夯起一半，院里院外到处都是人，石夯砸土的“咚咚”声、打夯人的“嗨哟”声以及男人女人大人孩子发出的嘁嘁嘈嘈的说话声把戚二嫂的声音淹没了。戚二嫂放开嗓门又喊了两声，干活的人们方才明白了她的意思，纷纷放下手里的工具。

在贴蔑儿拜兴衡量一个人的能力、价值和财富，唯一的标准就是看你拥有骆驼数量的多寡。贴蔑儿拜兴人从不喜爱死的钱财，不喜欢拿钱去盖好房子、置办好家具，更不喜欢去买田置地。倘若他们手里有几个钱，只要数一数够买一峰骆驼，立刻就会毫不犹豫地把手里的钱换成一峰骆驼牵回来。外人走进贴蔑儿拜兴，单单从住房上是看不出他们的贫富差别的。各家各户的房子几乎一模一样，都是用村后大青山上的青石打根基，土坯垒墙，房顶拿红柳笆子压栈，屋顶上抹一层和着麦烂的黄泥，远远望去，整个村子尽是一片赭黄的颜色。

要说有什么不同便是院子的大小。院子的大小也只是依着主家饲养骆驼的数量而定，骆驼多则院子大，骆驼少则院子小。院子再大也不会种什么蔬菜花草，只用来养驼。大家遵守着古老的习俗—只要你有骆驼好养，尽管放心大胆地去扩展自家的院子，绝不会有谁来阻止你干涉你。事实上恰恰相反，若是看见谁家把旧墙推倒了，挖出新鲜潮湿的黄土夯筑新的院墙，村人除了羡慕便只能是高兴！每当这时候，不用主家招呼，但凡是本村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会自动前去搭一把手。就是插不上手甚至什么活儿也做不了的女人娃娃也要去凑个热闹。凡是来的人，主家一概欢迎，一概请吃饭，为的是图个喜庆。拓展院子是贴蔑儿拜兴人最引以为自豪的事情，一般来说主家都会杀猪宰羊，就像办喜事似的去操持。

戚家如今成了村子里数得着的养驼大户，地位不同于一般，所以戚家拓展院子来的人就更多。一般的驼夫驼户就不要说了，连驮头胡德全和大户蹇家、段家、刁家的掌柜子都来了，甚至领房人牛二板也例外地出现了。

牛二板乃是贴蔑儿拜兴村唯一的一个领房人。说起来他的名声最初还是来自于他的父亲牛刚，就是那位死在毛尔古沁的牛领房。经历了家破人亡、双亲丧命之后，牛二板流落到了贴蔑儿拜兴村，靠打短工、给人拉骆驼养活自己。底层的艰苦生活使他渐渐成熟起来。当他二十五岁的时候，终于完成了子承父业的过程。如今牛二板顺理成章地也做起了领房这个行业。由于所操职业的特殊，在贴蔑儿拜兴村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又因为他是回族，在饮食方面多有讲究，因此村子里类似的活动一般他是不参加的。

牛二板胸厚肩宽，长着一个粗壮结实的脖子，前胸后背和两条胳膊上到处都隆出一棱一棱的腱子肉，整个人的身体看上去从上到下呈倒置的三角形。由于干活出了力，牛二板紫红的脸膛上淌着汗，他一边拿自己带来的干净毛巾在脸上擦着，一边在戚二嫂特意为他摆好的小炕桌旁边坐下。牛二板把头上的白色圆顶布帽摘下来抖抖，重新戴好，拿手掌理理颔下稀落的山羊胡子。这时候就见戚二嫂斟了茶双手递给他："这茶壶茶碗我都洗了好几遍，牛领房你尽管放心地用。"

今儿个牛二板破例地出现在帮忙的人群里，算是卖给戚家一个大面子。这就让主家感到分外的荣幸。戚二嫂知道牛二板是回民，吃喝上讲究，特意将家里的小炕桌搬出来，又单独预备了一套茶具和碗筷。

"我又不是什么外人，二嫂你何必这么用心！"牛二板笑着说，"你快忙着招呼别人去吧。"

这时候戚二嫂一扭脸就看见本村的小人人二斗子领着一个高个子的后生，沿着邻家刁三万的院墙朝这边走过来。这"小人人"是归化地方特殊的语言习惯派生出来的专用名词，特指那些发育不良、个头矮小的人。二斗子已经十八岁出头了，从面相上看也像个大人了，成熟了，但个头却仍然像个十三四岁的孩子那么高。戚二嫂看了一会儿，喊道："二斗子，跟在你身后的那个人是谁呀？"

二斗子答道："他叫海九年，是俺新结交下的朋友！"

"那好，那好！"戚二嫂热情招呼说，"既然是你的朋友那就不是外人，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正赶上开饭，快叫你那朋友一起来吃吧！"

戚二嫂张罗着给撺忙的人们开饭，她抱着一大摞碗从屋子里出来。刁三万的老婆——一个满脸麻子的粗壮妇人，蹲在大青石的旁边给大伙盛肉。热气腾腾的炖羊肉在大海碗里堆得冒了尖，羊肉的上面放着一个半斤重的大馒头，每人一份，汉子们都蹲在地上吸吸溜溜地吃起来。

戚二嫂拿眼睛找二斗子和他的朋友，看了一圈，却见那海九年与二斗子依旧站在推倒了的院墙外面踌躇呢，就又喊："二斗子！咋不赶快带你那朋友进院里来呀？哦，我倒忘了，你的朋友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他叫海九年……"

吃饭的人们的咀嚼声和说话声响成了一片，二斗子还说了一句什么，戚二嫂没有听清。她抬高了嗓门喊道："喂！那位姓海的兄弟，你为甚不进来呀？是嫌弃俺家的饭食不好还是咋的？"

戚二嫂这么一说有了效果，只见海九年略略迟疑了一会儿就跟着二斗子走进了院子。

戚二嫂把盛满了羊肉的碗递给海九年，见他脸红红的，垂着头，像个大姑娘似的，便忍不住笑了。戚二嫂拿一只手背捂在嘴上咯咯地笑起来，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的身体被那笑牵动着忽而前忽而后、忽而左忽而右地摇摆，就像风中的嫩柳似的。

海九年蹲在地上吃饭，本来就拘束，再被戚二嫂一笑，那脸就更红得像红布似的了。他觉得戚二嫂的笑从上边落下来，都变成了扎人的麦芒钻进了他的脊背。他欢欢地吃完了饭，随二斗子干活儿。

日薄黄昏，新的院墙夯筑成功，院门也安装好了。撺忙的人们或蹲或站，抽烟喝茶，聊谈着轻松的话题，准备散去了。依乡俗撺忙的人是不在主家吃晚饭的，有多少活计也都要在

一天内做完。海九年跟在二斗子身后来到戚二嫂面前。

戚二嫂把许多铁锹拾起来，乒乒乓乓地抱在怀里，问二斗子："你有事？"

二斗子说："二嫂，俺这个朋友想找事做。你拓展了院子肯定需用人，俺就把他领来了。"说着二斗子把海九年往戚二嫂跟前推了推。

"人倒真是需用的……"戚二嫂把怀里的铁锹往紧搂了搂，认真地打量着海九年。后生被戚二嫂一看脸又红了。于是戚二嫂又想笑了，她把嘴抿住，问道："后生，你一准是个念书人吧？"

没有思想准备的海九年被戚二嫂的问话弄得愣在那里，一时间泛不上话来。

了解内情的二斗子抢着替他的朋友回答，："九年他不是念书人，他原来是个……"

海九年急忙伸手扯了扯二斗子的衣袖，二斗子就把话打住了。

戚二嫂平静了脸，又把海九年打量了一番，见那后生个头倒是挺高，只是清清瘦瘦的，身子太单薄，就答复道："俺戚家只不过是一个小门小户的养驼人家，只想雇个能拉得了骆驼走得了大程的人。"

"我是个走西口来的穷苦人，我就是想给你拉骆驼挣口饭吃。"

戚二嫂说："这位兄弟，拉骆驼这碗饭你吃不了。"言讫自管抱了铁锹往院子西边的厢房走去。

二斗子在后面喊："哎——哎，戚二嫂你听俺说呀……"

戚二嫂头也不回地又甩了一句："小庙供不起大神佛，请另寻高就去吧！"

二斗子啐了一口，骂道："日他！真是骆驼屁眼儿——撅得高！"

海九年不说话，两只棕色的眼睛凄凄惶惶地看着二斗子，分明是在问："咋办？"

"不急！"二斗子把牙齿咯咯吧吧地咬了一会儿，说，"戚二嫂她不过是个女流，做不了戚家的主，咱问戚二掌柜！"

二斗子领着海九年来到戚二跟前。

戚二从裤腰带上抽出烟袋，就地蹲下说："我们戚家如今是……"

戚二的一句话未说完，被戚二嫂打断了。

"你说什么，二斗子？"戚二嫂在厢房门口出现了，一边在衣襟上拍打着一边走向二斗子，"你给我把话说清楚，你说我是个女流做不了戚家的主是不是？那好，现在当着诸位掌柜的面，我就做一回主给你看看。"

显然二斗子刚才的话刺激了戚二嫂。也不等二斗子答话，戚二嫂脚步噔噔地走到院子当中，在刚才放肉盆的那块大青石跟前站住，拿眼睛看住海九年，伸手一指那块石头说："这块上马石，在我家旧院门口，现在院墙向前拓展了五丈，这位姓海的兄弟，你若能搬起这块上马石把它放到新起的院子门口，你就留下。若是搬不起来——就请抬脚走人。再也别说什么废话！"

众人觉得有热闹可看了，都兴致勃勃地围拢过来。

小小年纪的七哥不知从哪儿蹿进了人群，两手叉着腰，大模大样地抬起一只沾满了泥巴的光脚丫踏在大青石上，小眼睛眯缝着，拿鄙夷的目光瞄住海九年，说道："我告诉你，这位后生，拉骆驼这碗饭可不是那么好吃的。你若没有一只胳膊提二百斤货驮子的气力，就别想着端拉骆驼这饭碗；你若是没有一天一夜不吃不喝不睡走二百里的脚力，就别想着端拉骆驼这饭碗！你要想清楚了。"

"小孩子家少插言！"戚二嫂抬手把七哥拨拉在了一边，正言正色地对海九年说，"这位兄弟，能搬不能搬你自己度量，我可不是跟你闹着玩儿的。"

"我说！这位兄弟，"经验丰富的老驼夫刁三万上前两步拦住了海九年，"依我看你还是拉倒吧！俗话说得好：不干哪行不知道哪行的难。这块上马石往少了说也有三百斤，你搬不起来！别逞强了，弄不好出点毛病就不划算了。昨天你一进村我就说了，戚家院子如今是栽

着梧桐树的，人家是要招凤凰呢！像你这样的料只配到我这种小户人家，干点儿轧轧草放放驼的营生，凑合着混碗饭吃也就行了。”

“刁掌柜说得是，后生，依我看这石头你也是不搬的好！”王锅头也劝海九年。

但是海九年不说话，也不退却，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块大青石，目光中渐渐透出了恶狠狠的意味。两只手在裤子上使劲擦着，后来就把手移向了腰间将裤腰带解开了。在场的人都看出这个年轻人真的是要搬那块上马石了，不少人都叫起好来。

“像条汉子。”

“对啦——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就知道啦。”

“闪开……闪开！”

胡德全走进圈子，毫不客气地双手推着把王锅头和刁三万撵了出去。历来喜好逞勇斗狠的胡德全显然对海九年身上的那股恶狠狠的劲头非常欣赏。他绕着海九年走了一圈，伸手拍了拍海九年的肩膀，竖起一根大拇指，说：“好！像条汉子！”

海九年谁也不看，一圈一圈地慢慢缠着腰带，恶狠狠的目光死死地盯在那石头上，仿佛要将大青石击穿似的。从这时候起海九年就养成了看到什么东西目光都恶狠狠的，就像电焊能刺出火花来的怪癖。

院子里骤然安静了下来，可以听到空气在海九年喉咙里流动发出的呼呼隆隆的声响。在许许多多大人孩子的高高低低的目光中，海九年慢慢地弯下身子，把双手伸向大青石。在一片寂静中猛然爆发出一声吼叫，就见那大青石一点一点被拔离了地面。海九年慢慢直起了腰，一张脸完全变了样子，在粗涨的脖子上、两颊上，有许多青色的血管暴突起来，两排白色的牙齿撕咬着喀喀吧吧地炸响……

众人让出一条路来，都跟在海九年的身后一步一步地挪。一步、两步、三步……五步！此刻，海九年觉得自己简直就像在搬一座大山一样，感到有一条看不见的线就像绷紧的牛皮绳在他的小腹和嗓子眼儿之间扯着。那是一条用他生命的全部能量在体内凝化而成的线，可这根生命的线在每一个瞬间都有可能断裂！在他艰难地迈出第五步的时候，纵贯他身体的那条看不见的线终于撑不住了，他听得自己身体发出“嘭”的一声响，与此同时眼前突然亮起了许多星星，有一股湿漉漉的东西从他的嘴里喷射出来，接着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海九年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仰面躺在地上，周围围了很多人。一个声音在叫他：“九哥！九哥……”他听出二斗子带着哭腔的呼叫越来越近了。

二斗子拿什么东西在他的脸上摸。海九年抓住了二斗子的手问：“你在干什么？”

“我给你擦擦……血！”二斗子声调颤颤地回答。

从二斗子的声调和眼神中，海九年蒙蒙眬眬地感受到一种紧张和恐怖。海九年推开二斗子，自己用手撑着地爬起来。鄙夷的、讪笑的、同情的、怜惜的目光从四面八方包围住他。

王锅头走到九年的跟前，双手颤抖着抓住他的手说：“你不该不听劝，这可不是凭一时的意气能做的事！看看——吃大亏了吧！你还是嫩着哩，不知道这里边的厉害。这逞强的事往后可万万做不得了……”

老人形容清癯，长着一双忧郁的黑色眼睛，稀疏的杂色眉毛足足有一寸长。九年强烈地感受到了老人那目光的温暖，把那双温暖而又忧郁的眼睛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人群让开一条道，戚二嫂走过来。她摊开手把几粒碎银子亮在海九年的面前，说道：“对不住了，这位兄弟！这一点儿碎银子你拿去抓几副药吃，我最知道身子骨就是穷人的本钱，你这呕伤的病最要紧的是医治要及时，千万不可耽误！”

海九年把目光从碎银子上移向戚二嫂的脸上，又从戚二嫂的脸上移到那点碎银子上，然后慢慢地抬起头望住戚二嫂的眼睛摇了摇头。海九年转身走出了戚家的院子。临出大门的时候他回头又朝那块上马石看了看，他的黑色目光射在石头上迸溅起一簇簇火花。

海九年留在“狼人”刁三万家做了短工。他从以吝啬出了名的刁三万手里领到一件破旧

的老羊皮皮袄，也不知过了多少个年头的白茬皮袄的皮板子挂满了黑色的陈年油腻，都变得闪闪发亮了，但是它还算暖和。夜里放场的时候海九年就把老羊皮袄一半铺在身下一半盖在身上，它陪伴着海九年安全地度过了在贴蔑儿拜兴最初的一段艰难的日月。刁三万给海九年的待遇是只管饭不给工钱，他知道海九年是个没有着落的人，急需一个栖身之地。

二

戚二嫂从屋里走出来后，拧着眉头往天上看了看。镶着金边的乳白色云絮在大青山的顶上飘移，蓝色的山脉绵延着，似乎在等待着什么；远处在南方的天际尽头有一朵黑色的云彩正悄悄地向这里飘过来。太阳暖洋洋地照着，从东边斜着射下来的阳光穿透了笼罩在贴蔑儿拜兴村上空的炊烟。饱含着潮湿水汽的晨风把浅蓝色的炊烟撕扯成条条缕缕的形状。

戚二嫂犹豫了一会儿，走进马厩将杏黄色的骑马牵了出来。

戚二掌柜在院门的外面从栅门的缝间伸进一只胳膊，拉开门闩走进了院子。灰色的短上衣只套着一只袖子，另一只袖子在肩膀头搭着，空袖子在他的身边晃荡着。戚二掌柜一边走一边颠了一下膀子把滑落下来的衣服重新搭在肩膀上。

“这大清早的你要到哪里去呀？”

戚二掌柜打着呵欠，拿一只大手在胸脯子上使劲搓着，向屋里走去。他的眼皮虚肿着，青黄色的眼球上罩着一层血丝，昨天夜里他在胡德全家玩儿掏宝的赌博游戏一直到天快亮。

“到驼桥上去。”戚二嫂简单地回答着，也不看戚二，只顾把一块绣花的马褥子搭在杏黄马的背上，从马的一侧走到另一侧，将马褥子摆正。

说起来“到驼桥”这话只有归化地方的人才能听得懂。归化人给“桥”这个词赋予了新的特殊含意——那就是市场，而且这种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牲口市场。这市场又以牲口的种类分成驼桥、马桥、羊桥、牛桥……都是各种牲口的专卖场所。

这里戚二嫂说到驼桥上去是说她要去买骆驼。照道理到驼桥上去买骆驼应该是男人们的事情，但是戚二这些年越来越疏懒了，除了走驼道之外所有的事情他都推给了戚二嫂。对此戚二有自己的解释：“在这个世界上做男人本身就吃亏，拉骆驼的男人就更是亏上加亏！一年一趟在驼道上滚爬，遇上强盗你得死；迷了路你得死；遭逢上老天爷刮白毛糊糊，不把你冻死也得把你饿死……总之是有无数个“死”一天到晚在等着你！我戚二能活到今日这也是我的福大命大造化大，我得对得起自个儿。既然到家了就要怎么快活怎么干，什么快活干什么！”

所以戚二走驼道的日子不在家，不走驼道的时候能在家里好好待着的时间也少得可怜。戚二不在家的时候多数是去玩色子，但是他有时候也搞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把戏——打着玩色子的幌子悄悄溜到村子北边的一座僻静的院子里。那座院子的主人是一个相貌俏丽的寡妇，她嫁到贴蔑儿拜兴村刚刚两年多一点，丈夫就在驼道上得急病死去了。关于戚二和那个寡妇的事情没有任何人对戚二嫂说过，她也没有抓到任何一点证据，但是她凭着女人的直觉感觉到了。这件事使他们夫妻关系迅速变得冷淡和疏远了。

戚二掌柜踏上屋门前的台阶站住了，斜着眼朝天上看看，又抽了抽鼻子把空气闻了闻，然后将目光停在妻子的身上，说：“我说——看这天气十有八九是要下雨了，你还是别到驼桥上去了。”

“不妨事。”

戚二嫂蹲在马肚子下面给杏黄马扣好了肚带，使劲勒了勒。

“日他！这娘儿们有病呢，递不进去人话。”

戚二骂了一句，不再管戚二嫂的事，拉开屋门走进去了。他知道再说也没用，他这个老婆是不会听他的话的。不但如此，老婆要做什么事戚二不阻止还好，一旦他要是表示反对，老婆就更来劲儿了，就非要办不可了。

黄昏的时候戚二嫂从城里回来了，人和杏黄马都被雨水浇了个精透。她的身后跟着一串

骆驼，被雨水打湿了皮毛的骆驼一共是六峰，都拿驼毛大绳串着，拴在杏黄马的鞍子上。要说驼桥上的骆驼数以千计，每日成交的数量亦是成百上千，可真正能让戚二嫂相中的却很少。每次到驼桥上去只能买回来那么几峰中意的骆驼。

在外行人眼里骆驼都长得是兔头，龙颈，牛蹄子，模样都差不多，实则其中的学问大着呢。塞上的骆驼分为四大种别，即鄂尔多斯驼、朝格尔驼、阿拉善驼和科布多驼。鄂尔多斯驼优点是性情温和易于驾驭，但是个体小，力气也不大；朝格尔驼和阿拉善驼脾性相同，都是体格雄伟，力气也大，缺点是耐久力差；只有科布多种的驼，不但体格健迈，而且耐久力最好。从相貌上看，与科布多种的骆驼相差无几的朝格尔驼和阿拉善驼驮载四百斤货物只走六十里便会现出疲态，而科布多种的骆驼驮载相同的货物一天可以走出一百二十里，并且体力恢复得也快，两相比较相差甚远。戚二嫂是养驼人家出身，对骆驼路数自然懂得很多，摸摸腰窝看膘情，掰开嘴唇看口齿，捏捏踝骨看脚力，观察眼睛、鼻子看脾性，往往要耗掉两三个时辰才能挑出几峰中意的骆驼来。

王锅头将戚二嫂新买回来的骆驼归入到大群中，特别地给它们拿了些细嫩的草料，仔细地挨个儿观察着它们。都是行家里手，戚二嫂买回的驼他挑不出一点毛病。迎着门的响动，王锅头看见戚二嫂从屋子里走出来。

“你看咋样？我今天买回来的这几峰驼。”

戚二嫂已经换了一身干净衣服，手指上拎着一个油纸小包，另一只手拿块毛巾擦着头发上的水，走下了台阶。

“没得说！我一峰一峰地仔细看了，连一丁点儿的暗疾都查不出来。”

戚二嫂笑了笑，把黄色的油纸包往高提了提让王锅头看。

“这是什么？”

“是治呕伤的药，是我顺便在城里的孟记药铺里抓的。”戚二嫂说，“你把这包药给那个海九年送过去。”

“还是你戚二嫂心眼儿好！孟记的药货真价实，一定能药到病除。”

王锅头伸手接过药包在手里掂掂，兀自感慨着。

“这算不了什么。一样样的人，都是爹娘生养的，我看着那后生怪可怜见的。要不是我让他搬那块上马石，人家也不会吐血呕伤。说起来也真让人后悔，其实我一眼就看出来他搬不起那上马石。我琢磨那海九年会知难而退，哪承想他的脾气还真犟，明知道自己搬不起来却硬要搬！结果……不管怎么说，咱用他也好，不用他也罢，不能给人家弄下病。”

“是这么个理儿。”

王锅头扯了一块油布顶在头上冒着雨去了。

三

海九年和二斗子一起住在刁三万家的西厢房。这是一间非常简陋的黄泥土屋，从来也没有油漆过的门窗和炕沿，由于年代过得太久，尘土与污物已经将它们涂染成了灰黑的颜色。墙壁上挂满了尘土，房顶上暴露着的椽檩被烟熏得黑漆漆的，就像涂了一层黑色的釉子。在墙角的顶端挂着一张巨大的蜘蛛网，一只肥硕的蜘蛛在网上伏栖着，一动不动，看不见的气流使蜘蛛网轻轻摇晃着，闪出一束束银色的微光……这就是海九年和二斗子的家了。

地上零乱地堆放着一些破旧的驼屉、鞍旃，倚着门口的墙角立着一根一人高的红柳哨棍，那是二斗子放牧骆驼用的劳动工具。除了那卷行李，屋子里还有另一样东西是属于二斗子的，就是一个半尺高的关帝爷塑像。这个泥制的小塑像是二斗子花了二十个铜板从归化城街上买回来的，他亲手在小屋的北墙正中位置掏了一个神龛。这关帝便成了他家里最尊贵、最显眼的物件。其实认真地讲，真正属于二斗子个人财产的也只有这尊关帝塑像，除了这尊关帝像，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属于刁三万，甚至连二斗子本人也属于刁三万——在名分上他是刁三万的干儿子。

二斗子是刁三万在归化城的驼桥上以二斗麦子的代价买回来的，二斗子的名字也就是由此而得。刁三万的老婆麻三婶多年没有生养，刁三万把二斗子买回来是要他给自己做儿子的。可是自从二斗子进了刁家的门，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在刁三万把二斗子买回来的当年秋天，麻三婶出人意料地怀了孕，第二年初夏就生了一个小子，也是长着一张和刁三万一模一样的瓦刀脸，放到秤上一称居然有八斤多重！这一下可乐坏了刁三万，当天就牵了一峰骆驼到城里的驼桥上卖了，用卖驼的银子把村子里关帝庙内的关老爷塑像重新修了一遍。刁三万和老婆为生儿子曾经向关帝爷许过愿，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麻三婶一旦开怀生养便一发而不可收，紧接着一口气又生了四个孩子，而且全都是儿子。刁三万这个人生性吝啬刻薄，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就不再拿二斗子当儿子看待了。打二斗子四五岁时起刁三万就开始逼着他跟着自己放骆驼、轧草，在村西的草滩上拣拾驼毛，什么活儿都让他干。二斗子长到七八岁的时候除了走驼道不能去，家里的活计就什么都能干了。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做活儿能顶一个成年人。可是有一样，二斗子他不长个儿，长到十七八了个头还像十几岁的孩子那么高。村里的人都说是刁三万过早地使唤二斗子做活儿把孩子弄坏了。

刁三万如此对待二斗子自然会引起村人的不满和议论，免不了就要有人给二斗子掏掏耳朵，讲一讲他的身世和来历。追本溯源，二斗子原本是新疆一个维吾尔族大驼商家的小少爷。为了躲避战乱，二斗子的父亲带着全家和他的全部财产，由新疆往归化迁徙。不幸的是在路上他们遭到了暴客的抢劫，强盗残忍地杀死了二斗子的父母、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以及随行的长工，总共二十三个人！只留下了二斗子一个，那时候他才八个月大。大概是强盗在挥刀结束他幼小生命的时候动了恻隐之心，二斗子才得以侥幸地活下来。于是在二斗子幼小的心灵里就有一颗种子牢牢地扎下了根，他认定自己不是刁三万的儿子，他真正的家是在新疆，他的亲生父亲是一个维吾尔族的大驼商。随着渐渐长大，二斗子知道的事情多了，在感情上与另一个人越来越亲近，这个人就是牛二板。

有一次因为过失，二斗子遭到了刁三万的殴打。那年二斗子才十二岁，刁三万扒下他的裤子把他绑在一个条凳上，拿红柳条子抽了足足半个时辰，直打得二斗子皮开肉绽，鲜血把半条裤子都染红了。如此严厉的惩罚为的是什么呢？仅仅是因为二斗子在放牧骆驼的时候，不小心让一峰三个月大的驼崽掉进了河沟里。那是牧驼狗追逐着小驼戏耍时，小驼不慎失蹄栽进两丈深的沟汊里，还把脖颈折断了。三天以后可怜的驼崽死去了。

刁三万把一峰驼崽看得比人还金贵，一怒之下竟然把二斗子打得一连好几天下不了炕。消息在村子里传开来，引起了公愤。为打抱不平，牛二板找碴与刁三万恶恶地打了一架。都是在驼道上闯世界的野莽汉子，一样的身强力壮。牛二板虎臂蛇腰，刁三万五大三粗，要说区别那就是从印象上看牛二板就像一只豹子，而刁三万则活像一头蛮牛。也许是因为牛二板更灵活一些，或许是因为刁三万自觉理亏的缘故，一场恶斗的结果是刁三万一点儿便宜没占上，倒被牛二板生生地将两颗门牙打落在了自家院子里的尘埃中。半个村子的人都跑来看热闹，当着大家的面，牛二板指着刁三万的鼻子对二斗子说："二斗子，你要记住……姓刁的他不是你的爹！更不是你的亲爹！他是用二斗麦子在驼桥上把你买回来的。他有了亲儿子不把你当人待……以后你再别叫这个畜生爹！"

从那以后二斗子就管刁三万叫干爹了。

渐渐懂事的二斗子与干爹刁三万疏远的同时，一日日地和领房人牛二板亲近起来。牛二板何许人？正是归化城鼎鼎大名的领房人牛刚的儿子。子承父业，如今牛二板也做了领房人。每天晚上吃完饭，二斗子往怀里揣上几个熟山药就去找牛二板。他心甘情愿地为牛二板的骊马磨豆子，轧草，洗刷身体；为牛二板打酒，买烟，跑腿子。只要是牛二板不走驼道的日子，天天都是如此。在贴蔑儿拜兴所有的驼夫和驼户掌柜子中间，二斗子最为佩服的一个人就是领房人牛二板。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向往着将来有一天自己能够像牛二板那样身着一件黑色的

狼皮大氅，脚下蹬一双香牛皮高腰马靴，座下骑一匹宝马，带领着贴蔑儿拜兴的驼队过草原跨戈壁，威风凛凛。领房人吃香的喝辣的，受各种人的捧敬；领房人吆五喝六，连村子里最大的驼户掌柜蹇老太爷和驮头胡德全，牛二板全都敢骂。牛二板虽说是没有娶媳妇成家，可村子里好多姑娘媳妇都敬重他，爱恋他，只有他在村子里总有睡不完的女人。

二斗子人小鬼大且又善解人意，他天天在牛二板的身前身后跑来跑去，做这做那，手脚勤快，细心周到，却从不轻易向牛二板提起有关领房人在驼道上的秘密。他知道，有关驼道上的秘密是领房人的看家本领，也是他们的命根子！驼队远行选择什么样的路线，冬天怎么走，夏天怎么走，白天怎么走，黑夜怎么走，都有一定之规。从哪里可以绕过官府的税卡；在哪里能够找到水源；在阴天的黑夜里，在沙暴肆虐的沙漠中如何识别方向，所有这些都是属于领房人的秘密。而这些秘密是领房人积几十年的血泪经验凝结成的结晶！这些宝贵的经验浇铸着的往往是几代人的心血，这就是为什么归化驼运界的领房人行业总是父子相传、世代相袭的道理之所在。

驼运行有两句顺口溜唱道：十个驼夫十个彪，百个驼夫出领房。领房人是强悍的驼夫队伍中的人尖子，就像马群里的头马，羊群里的头羊。在绵绵驼道上的一个个风雪雨雾的长夜里，领房人独自骑一匹上好的走马走在整个驼队的最前面，凭着《驼路歌》的引导辨别方位、寻找水源，在日出日没的荒野上带领驼队航行，就像船只行驶在茫茫大海一样。领房人是受过上天点化的宠儿，领房人聪敏过人、胆识超群，领房人潇潇洒洒、八面威风。一粒种子在小人人二斗子的心里萌生，他也想做一名威风八面的领房人。也不管牛领房同意不同意，二斗子自己就宣布他是牛二板的徒弟。

在刁三万家的东厢房，二斗子盘腿坐在炕上，手里编织着一个草筐箩，一边干活儿一边望着黑黢黢的墙壁想心事。海九年坐在地上的一个小木凳上拧麻绳，门一响王锅头进来了，老头子跺着脚把身上的雨水抖落着，把戚二嫂的意思向海九年说了一遍，将药包递给他。这一回九年没有再拒绝，他低着头伸手把药包接了。

“戚二嫂说得对，急病要急医。可不敢耽搁——二斗子，你快去刁掌柜房里拿药壶来，这会儿就把药熬上！”

柴火在灶里烧着，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沉默占领着整个房间。王锅头吧嗒吧嗒地抽烟。二斗子突然问：“九哥，你怎么哭了？”

海九年不作声，拿巴掌在脸上抹着。

“后生，不用哭，人生在世谁都难免遇到个马高镫短的阶坎儿。我看你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倒是生得一副富贵之相呢！”

王锅头严肃了面孔仔细端详着九年，渐渐地眉头皱了起来，目光中也流露出许多的疑惑，这一看足足有一刻钟的工夫。再张口说话语气就有了变化：“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海九年。”九年迟迟疑疑地说。

王锅头又问：“祖籍何地？”

“山西……潞州府。”

王锅头又摇了摇头。经验丰富的老头子再没说什么，但是在他的心里萌生了想要了解这个年轻人的欲望。以后王锅头在草滩放牧骆驼的时候或者是串门闲聊的时候，就特别注意观察海九年。有一次说起了关于老家的话题，说着说着王锅头突然盯住海九年说道：“你恐怕不叫海九年这个名字，你的祖籍也不是山西潞州府。”

海九年被老头子突然的提问弄得一下子愣在了那里，血色像退潮的水迅速从他两边的脸颊上消退下去，脸色顿时变得煞白。

王锅头一看到海九年这个表情就把话头打住了。老头子隐藏在杂色胡子里的笑容里夹带着怜惜和轻微嘲笑的味道。在贴蔑儿拜兴王锅头是个很特别的人，他精通相命的学问，有“半仙”之称，是个很受人尊敬的人，可是他却是全贴蔑儿拜兴为数极少的几个自己没有骆驼的

人中的一个。贴蔑儿拜兴是个骆驼村，居住在这里的人除了养驼户和靠卖苦力替别人拉骆驼为生的驼夫，再没有别的什么人了，而事实上只要你兢兢业业地做驼夫走一趟外路，除了吃穿用之外至少可得一峰普通骆驼的工钱。一个靠打工为生的驼夫赤手空拳地走进贴蔑儿拜兴，三五年的时间便可以给自己的事业打下一个基础，拥有若干峰属于自己的骆驼，成为一个小型的驼户掌柜子。除了那些实在不争气的人，狂赌滥嫖之辈或是运气特别不好的人遇上了天灾人祸，一般来说驼夫都能实现做驼户掌柜的愿望。事实上居住在贴蔑儿拜兴的八十多户人家中，只有不到五户自个儿没有骆驼。在贴蔑儿拜兴村大家差不多全都是掌柜子。每个贴蔑儿拜兴人都很珍视自己靠劳动得来的荣誉和地位，彼此见面互相之间都以掌柜子尊称对方。

王锅头到贴蔑儿拜兴已经有十五六个年头了，他年年不脱空地走驼道，是贴蔑儿拜兴驼队中不可缺少的锅头，而且平日里他还能得到一份稳定的收入。他是戚二嫂家常年雇请的长工，照理说他至少应该是个拥有着十峰以上骆驼的驼户掌柜，而他却硬连一把骆驼毛也没有！但是王锅头不嫖不赌，也没有别的什么消耗钱财的嗜好，这就让大家感到十分奇怪。日子久了，人们终于发现王锅头把挣下的钱全都攒起来了。这种举动在不喜欢盖房置地，只把骆驼当做唯一家产的贴蔑儿拜兴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因此王锅头在大家的眼里是个怪人。

一连喝了二十多天的草药，海九年的呕伤渐渐好了。大约是在第十五天的头上，在轧草的时候海九年突然感到胸部一阵疼痛，接着就吐出了几块干硬的黑血块。那血块有指头肚大小，二斗子拾起一粒血块拿指头碾碎了，血块子变成了黏糊糊的粉末。

“九哥，”二斗子略略观察了一会儿手掌上的干血末子，脸色变得十分明朗，他拍拍手对九年说：“没事了！只要这干血块子一吐出来，你这呕伤的病就算是把根儿拔了。”

海九年弯下腰在轧碎的草秆间翻腾着，找到四粒干血块子。他把那几粒干血块子拿到眼前仔细看了好半天，然后紧紧地攥住拳头，骨节咯吧咯吧响着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从那天起海九年每天都要用许多时间进行一项特殊的练习，这就是举石头。

二斗子从师父牛二板那里学来一套北路心意拳。人人都知道驼道并非是宁静之所在，所以为了防身，但凡是走驼道的人，在拳脚上都是有些功夫的。更何况二斗子一心要做领房人，那就更要在拳脚上有过人之处才行。所以二斗子在练功上就特别下功夫。

看到王锅头来了，二斗子停下来，拿两只巴掌轮流地在胸脯子上刮着，把汗水甩在草地上，在王锅头身边坐下了。

羊腿骨做成的烟袋咬在老头子的牙齿间，使他说出来的话含混不清。手也没闲着，挂满了树叶的柳条搭在盘起来的弯腿间，老头子随手用柳条编着，眨眼的工夫一顶空心的遮阳帽就在他的两只粗糙大手之间出现了。

“九年……快把那破石头扔了吧……又不是自个儿的媳妇……”老头子嘲笑起来，羊腿骨烟袋在他的鼻子前一跳一跳地直颤动。老头子把遮阳帽扳扳正，然后一甩手扔出去。绿色的遮阳帽滴溜溜飞行着旋转着，海九年在空中把它接住了。

说了一会儿闲话，二斗子突然想起一件事，他问王锅头：“王锅头，连着好几天我怎么没看见你，都是戚二嫂出来放的驼？”

“我出村了……替人算卦……”

王锅头吐字含混地说。

海九年不作声，只是默默地听着。他总是这样，不管是在白天还是夜晚，不管是干活儿还是休息，他总是用眼睛看着，拿耳朵听着，轻易不说话。他走进贴蔑儿拜兴有一个多月了，村里的很多人还没有听到过他说话呢。与二斗子在一起，总是听见二斗子一个人在喋喋不休地说这个说那个。谁也不知道在海九年那宽阔的脑门子后面隐藏着的都是些什么念头。

“对啦！王锅头，你一天到晚给这个算命给那个算命的，你也给九年哥算一卦吧。那次你不是说来……怎么说的呢？我也学不来，总之是你说九年哥面相长得好，有富贵之命。要

是九哥他真的是富贵之人，说不定我二斗子还能沾上他的光呢。”

王锅头吧嗒吧嗒地抽着烟，隔着自己吐出的烟雾沉默地望了海九年一会儿，说：“算卦最讲究的就是一个‘诚’字，既然九年心里不信，这卦不算也罢。这不是勉强的事。勉强了我算出的卦也就不会灵验。”

“九哥，你来贴蔑儿拜兴时间虽然不算长也一个月有余了，就算你没亲眼见过，耳朵里听得也不少了，别说是贴蔑儿拜兴了，归化城北方圆几十里的地界内，谁家遇到个婚丧嫁娶、搬家动土的事都得求王锅头给算一卦。你咋就能不信呢！”

二斗子替九年着急，同时也有点生九年的气：“九哥，你咋是这么个脾性，不识好歹！别人花上钱来请都未必能请得上，你倒好，王锅头给你白算卦你还不信。”

“我信，”海九年端正了身子朝王锅头坐好，“我也没说过不信的话呀。”

还没等王锅头开始算呢，海九年就毫无来由地紧张起来。没有一点遮挡的太阳从上往下照着，海九年被阳光照透了的眉毛成了褐黄的颜色。二斗子注意到九年那两道变成了褐色的眉毛连同绷在眉骨上的皮肤都在神经质地抖动。

“九年，”王锅头正言正色地问道，“你真的相信我算的卦吗？”

海九年说：“我真的相信。”

“那么不论卦好卦赖你都不会怪我？”

“一个人的命相好与赖那是生下来就注定了的，我怎么会怪你王锅头呢？不会的！”

“好。既然如此，那我就开始算了，请你告诉我你的生辰八字。”

海九年说出了自己的生辰八字。王锅头双眼微闭，右手举到面前，大拇指在食指、中指、无名指的指肚上迅速移动着，双唇开阖，口中念念有词。掐算了一阵之后王锅头睁开了眼睛，问海九年：“你能告诉我你的真实姓名吗？”

“我姓海……名叫九年。”

“不，我要知道你的真实姓名。”

“晚生除了海九年这个名字再无别的姓名。”

“哦……”王锅头摇了摇脑袋，脸上现出失望的表情，把刚刚插在腰带间的羊腿骨烟袋重又抽出来，在烟袋里装着烟，“这卦不算也罢！”

“怎么回事？”二斗子莫名其妙地问。

“海九年他不诚不信。”

“我信……我信！”海九年赶忙解释说。

王锅头摇摇头，只顾抽着烟，望着远处的迷蒙的云雾，不再理睬海九年。

“王锅头，这就是你不对了。”二斗子说，“九年哥说他信，你却一口咬定他不信，你又没有钻进他的肚子里，怎么就能判定呢？咦！莫不是你为九年算命也不白算？是要收他的银子吧？”

二斗子这话刺激了王锅头，老头子捩过脸斜视着二斗子，把烟袋在鞋底上使劲儿敲着，说：“我说九年不诚不信，他就是不诚不信！首先他告诉我的姓名就是假的！九年他并不姓海，而是姓古！”

王锅头一句话未了，就见海九年面容大动，始而惊骇继而感佩；两只眼睛盯住王锅头，慢慢地爬起来朝王锅头跪下“咚咚”地磕起头来。

“后生不必如此！不必如此！”

王锅头伸手去拉海九年，海九年却是死死地伏在地上不肯动：“先生真乃神人！请恕晚生不诚之罪！”

海九年这个举动把二斗子搞蒙了，他望望海九年又看看王锅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王锅头离开以后，二斗子问海九年：“你咋的就对王锅头不诚了？”

海九年简单地答复道：“这事你别问！”

二斗子见海九年说这话的时候态度很坚决，也就不再追问下去。但是过了不久海九年自己却把秘密全给泄露了。这是在一个夜里，正睡得深沉的二斗子被一阵奇怪的声响弄醒了。他睁开眼睛发现原来那怪声是来自自己身边的海九年，是海九年在说梦话呢。借着朦胧的月光，二斗子注意到海九年情绪很激动地说着什么，语速很快，嘴唇哆嗦着，似乎脸上还有眼泪。二斗子趴在海九年的脸上很想听清楚他在说什么，但是海九年出语含混，听了半天还是什么也没弄清楚。留给二斗子只有一些上下不连贯的词句："……不是我干的……大掌柜……"

二斗子隐隐感觉到了什么，他把海九年推醒了。海九年满头大汗地看着二斗子，糊里糊涂地问："你要做什么？"

"我不做什么，是你把我吵醒了。"

"哦……"

海九年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他问二斗子："我怎么就吵你了？"

"你在做梦呢。"

"哦，是吗？"

"你刚才说梦话了，声音很大。"

"你听到我说什么了吗？"

"我没听清楚……只听到你在喊'不是我干的'，还喊'大掌柜'什么的。"

"哦……我没有说别的什么吧？"

"没有。"

"哦，那就好，那就好。"

"九年哥，你是有什么心事吧？"

"没有……"海九年重新躺下，"睡吧。"

二斗子以一个孤儿特有的敏感体察到了他的这个新朋友的痛苦和难堪。二斗子以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老成语调劝说道："别难过了，九年哥！不管怎么说，你还是上有父母下有老婆的人，比我强多了。要说起来我二斗子才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呢，我不但没有父母兄弟姊妹，就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我都不知道！你记住我的话，苦命人的心烦事干脆就不能想，不然你就活不成。咱哥们今天能遇在一起也是缘分，是缘就拆不散的。往后你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只管朝我说就是。只要有我二斗子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九年哥。只要有我二斗子身上穿的就冻不着你九年哥！你放心，在贴蔑儿拜兴只要有我二斗子在就不敢有谁来为难你。"

二斗子一边说着一边拿巴掌把自己的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其实论年龄，二斗子比海九年要小六岁呢，那一年海九年已经二十四了，二斗子刚刚十八。而且二斗子由于发育不良个头没长成，两人站在一起，他连海九年的肩膀都赶不上呢。不过这并没有影响海九年对他的信任，黑暗中海九年望着二斗子很感激地点点头。

……

转眼间两年的时间就过去了。不知不觉间海九年的胸前后背以及两条胳膊上凸起了一隆一隆的腱子肉。由于整天在野外放驼，太阳把他的身体晒得就像上了一层釉子似的黑红黑红地闪着亮，皮肤也粗糙了，整个身体就像是在一个高大的骨架子上用许多结实的精肉绑上去的。连走起路来的姿势也发生了变化，两只胳膊略略外放着，就像蒙古摔跤手似的。贴蔑儿拜兴用它无形的强大力量把旧的文弱的海九年在自己巨大的磨盘内研磨成了齑末，然后又把他重新制作出来，塑造成了一个新的人。

但是他的精神却非常让人担忧，这个新的海九年连他自己看看都觉得陌生得难以辨认了，他的情感和意识就在这两个海九年之间痛苦地徘徊。当许多不可避免的梦境把他带回到旧生活的场景去的时候，家乡的亲人和生意场上的掌柜、伙计接二连三地出现在他的面前。仿佛他们是另外一个世界里的人。

每当这种时候他会在睡梦里惊得大叫起来就像撞见了鬼一样。本来不是噩梦的梦境吓得他灵魂出窍。这情景使与海九年躺在一条炕上的二斗子既感到奇怪也非常紧张，每当这情形出现，二斗子就慌手慌脚地点着灯，惊慌失措地问："九哥！……你怎么啦？"

九年默默不语地摇摇头，脸上的汗珠像黄豆一样大，从他的额头和两腮往下滴着。九年立刻把油灯吹灭了，他不愿意让二斗子看到自己的狼狈样子。

"没事的——睡吧。"

海九年简单地说着重新在被窝里躺下。以后不管二斗子再问什么，海九年一概用沉默来抵抗。二斗子曾经把这事问过王锅头，王锅头听了只是默默地摇头叹息，做不出任何解释。

这天夜里二斗子又被吵醒了。他以为又是九年做噩梦了，他躺在被窝里没有动，也没睁眼睛，伸出一只手捅捅九年，嘟嘟囔囔地埋怨道："九哥！……醒醒，九哥……又做梦了吧……"

可是搅乱他甜梦的那种声音却越来越响。二斗子心里很不高兴揪了揪被子，把头蒙住了。过了一会儿二斗子感到有人在摇他的肩膀，是九年非常清醒的声音在喊他："二斗子！有事情……快起来吧！"

"我想睡觉……累了一天，困死啦！"

结果他还是被九年弄醒了。一片杂乱的喊叫声伴着匆匆忙忙的跑动声从院子外面传进来，二斗子侧耳听了听，一个鲤鱼打挺蹦了起来，"是狼进村啦……"

二斗子光着身子在炕上乱摸着，匆忙间把一只脚伸到衣服袖子里去了。

两个人跑到了村巷里。

"来人哪……"

"打狼哪……"

"快……围住……"

"哇——啊——啊——"

……

惊慌的喊叫声划破了夜空。有火把的光亮在忽明忽暗的移动。

刁三万一边往衣服里纫着胳膊一边从屋子里跑出来，刚跑到院门口又折回去，在堆着供骆驼越冬用的干草垛旁边操起了一把草叉。

"狼蹿到谁家啦？"

刁三万晃着钢叉问二斗子。钢叉的铁齿在黑暗中闪出一束束的白光。

"在村子北边儿……好像是白驼寡妇家！"

于是人们全都朝白驼寡妇家跑去。

贴蔑儿拜兴村里总共有四户寡妇，住在村子北边的是两家，一家姓李、一家姓杨，年轻而容貌姣好的是杨寡妇，杨寡妇的丈夫在世的时候杨家有两百多峰骆驼的家业，其中包括十几峰珍贵的白驼。不幸的是杨家在驼道上遭到了暴客的抢劫，丈夫死的时候只给杨寡妇留下一公两母三峰白驼和三峰未成年的仔驼。颇有心计的杨寡妇就用丈夫留下的三峰白驼繁殖起来，几年的工夫就把白驼发展成了二十余峰。以后她就依靠这些奇异的白驼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专门把它们租给结婚的人家娶媳妇用。归化地方为八方杂居之地，生活习惯上受蒙古族的影响很深，蒙古人崇尚白色，因而把白驼看成是吉祥物。这一观念被广泛接受，于是用白驼组成的迎亲队来娶亲便蔚然成风。当年戚二掌柜迎娶戚二嫂的时候就是雇请的杨寡妇家的白驼。杨寡妇专养白驼渐渐地出了名，人们就送了她一个外号——白驼寡妇。

杂乱的脚步声在很近的地方响着，向着北边的方向去了。待刁三万、二斗子和海九年赶到白驼寡妇家的院子，连狼的影子也没看到。几十只火把将白驼寡妇家的院子和院子周围照得雪亮。在人群乱哄哄的吵嚷声中，白驼寡妇一边抽抽搭搭地哭泣着，一边清点着她的白骆驼。点来点去，结果是少了一峰不到一岁的驼崽。天光放亮的时候在村子东边的大沟边儿上把可怜的驼崽找到了。驼崽的肚子已经被掏空，脑袋浸在水里，斜着身子躺在河边的沙滩上。

血把它身边的一大片潮湿的沙地都浸透了。从狼群留下的踪迹看出，袭击村子的狼有八九只，都顺着河边的荒滩往山里逃去了。好在所受的损失不算大，事情也就过去了。

但是由此引发出来的一件意外的事件却没有等到天亮就闹腾了起来。出事的地点由村子北边的白驼寡妇家挪到了村子东边的戚二嫂家。

狼群袭击白驼寡妇家的事件平息之后，村人们都各回各家了。随着分散到各个村巷中的脚步声渐渐远了、小了，火把也一个接一个地熄灭。村庄在凌晨时又恢复了固有的寂静。戚二嫂和丈夫、王锅头相跟着走回自家的院子。这一夜戚二掌柜不在家睡，他到胡德全家玩色子去了，戚二嫂是在白驼寡妇家的院子那儿遇上丈夫的。正房和厢房的油灯都还亮着。戚二掌柜率先走回屋里，他伸着懒腰，左右脚倒替着踩着自己的脚后跟，把鞋脱掉，爬上了炕。一边脱衣服一边说："快睡吧，还能复个二觉……"

话没说完，戚二掌柜看着自己的身子愣在了那里。

"你愣怔什么？……我要吹灯啦。"

戚二嫂正要吹灯，发现了丈夫的怪模样。

戚二掌柜打了个激灵急忙就往被窝里钻。但是已经晚了，就听戚二嫂问他："你身上穿的是什么？"

"什么也没穿……睡吧！"

戚二掌柜两手急急忙忙掖着被子，隔着很远伸着脑袋要去吹戚二嫂身边的油灯。戚二嫂拿手掌把油灯挡住了。

"夜里你在谁家啦？"

"你知道的……我在胡德全家赌钱啦。"

"我看你神色不对头……你的身上好像是穿了件女人的花兜肚？"

"哪的事……没有。"

"有没有让我看看就知道了。"

"你别没事找事啦！"

戚二掌柜在被窝里转动着身子两手紧拽住被角，把后脑勺冲着妻子。他的后脑勺没长眼睛当然看不见身后的情景，戚二嫂跪起来用两只手爬着一点儿声响没有地靠近了丈夫。戚二嫂抓住被子的一角一使劲儿就把被子整个掀了起来。这一下毫无遮挡的戚二掌柜就完全暴露了。油灯的光亮清清楚楚地照见穿在戚二掌柜身上的水红色的绣花兜肚！戚二掌柜瑟缩在炕上，几乎是光着的身子哆哆嗦嗦地抖着。黑色的大辫子像弯曲的蛇偎在他的身边。

戚二嫂把目光盯在那件花兜肚上，脸色越来越白……

"好哇！……我说的呢，自从走外路回来你就没在家里待上几天，说什么到这家那家玩色子去啦……都是骗人！原来你是上白驼寡妇那个狐狸精那儿去啦！……呜——啊——啊！——你这个狼！你要我的命啦！……"

戚二嫂两只手在炕上拍着，哭着，嚷着，眼泪滚滚；后来就操起了笤帚抽打起来。

戚二不反抗也不解释，咬紧牙闷着在炕上翻滚着。拿手护着脸，在手指缝中间偷偷观察着。戚二嫂打得累了，扔掉了笤帚伏在被子上放声嚎哭起来。

上房里的吵闹惊动了厢房的王锅头，老头子披了一件衣服走出了屋子："二掌柜……戚二嫂！好好的日子，又何必呢……一家人么，有话好好说……"

王锅头站在院子当中，隔着窗户大声地劝说着。

"这日子没法过了！……"王锅头听见戚二嫂在窗户里说，"家里的事情他什么都不管，整天在白驼寡妇那儿鬼混……"

王锅头叹了一声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其实戚二和白驼寡妇的事情他早就知道，那时候他就算出来戚家迟早会闹一场风波的。戚二嫂他是最了解的，她可不像别的女人那么好哄，戚二嫂的性子烈着哩，激怒之下很难说会干出什么事来。果然，随着屋里一阵响动戚二嫂走

出来了。灯光从后边照着，看不清戚二嫂的脸。

“干什么？……你要到哪儿？”

戚二掌柜光着脚追了出来。

“我……恨死了！白驼狐狸精……我要放火把她的房子烧了！”

“使不得！使不得！……这可使不得。”

王锅头伸手把戚二嫂的胳膊死死拽住了。王锅头帮着戚二掌柜好说歹说总算是把戚二嫂弄回屋里去了。

第二天下午戚二嫂简单地收拾了几样衣物扎成一个小包袱，脸也没洗衣服也没换，回娘家去了。

半个月之内戚二掌柜一连往察罕拜兴的岳父家跑了三趟，结果是每次都被戚二嫂哭一阵骂一阵把他赶出了屋子。后来是王锅头出面用骆驼载了麻三婶到察罕拜兴去。麻三婶以女人的情感劝说一阵，王锅头从命相的角度开导一阵。天黑以前终于把戚二嫂接回了贴蔑儿拜兴村。

从表面看夫妻之间重归于好，但是在戚二嫂的心里却留下了永远也难以愈合的创伤。一片看不见的阴影一天到晚遮在她的眼前，使她无论看什么都带上了灰暗的色彩，夫妻关系很冷淡。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戚二掌柜对妻子是时时处处谦让着，家里的大事小事全凭着戚二嫂一人做主。

四

在村子北边关帝庙的前面长着一棵三人抱不拢的大柳树，整个夏天无所事事的老头子们就聚在大柳树下聊天。他们谈论的话题都是些遥远年代的稀奇古怪的传说——什么生活在西伯利亚地底下的巨兽猛犸、通古斯部落酋长长过一丈的长发、俄罗斯的皇帝如何庆祝生日……这些老人都是在驼道上跋涉了几十年的老驼夫，没有什么事情他们不知道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从来都是默默无闻的海九年在一段时间内居然成了老头子们议论的话题。

“听说了吗？那个瘦高个子的外来人如今力量可是大啦。”

“你是说刁三万收养的又一个干儿子吗？怎么会呢……”

“哪里是干儿子，是短工。”

“吃饭不挣工钱的那种。”

“我看像个读书人。”

“海九年和二斗子拜了把子啦。”

“听说也想当驼户掌柜呢。”

“能行！”

“能行个屁！他以为是个人就能在驼道上混碗饭吃啊？那得有力气有胆量才行。”

“这个姓海的听说是二斗子在扎达海河边上救起来的……”

“是上吊吗？”

“不，听说是吞大烟，把大烟夹在馒头中间吃，结果正好叫在河边给骊马洗身子的二斗子看见了。二斗子抢过去夺了他手里的大烟馒头，丢进河里去了。”

“要不是二斗子，这会儿那姓海的早凉盈盈地躺在‘梦楼当’了。”

梦楼当是什么？是归化城专门存放无名尸体的地方。

“说不定，也许是个有种的好后生呢！我看他气宇不凡。”

……

这件事情发生在接驼羔季节的七月。

还是在去年走外路之前，刁三万请王锅头算了一卦，卦相上说今年是马年，马年是刁三万的本命年，于刁三万大吉大利，百事皆顺。果然，麻脸的老婆一下子为刁三万生了两个儿子，是少见的双胞胎！这还不说，刁家的三峰怀胎母驼正在一个接一个地下小驼呢。

从早晨开始，刁三万就带领着二斗子和海九年忙着为母驼接生。在倚着墙角的地方搭起了一座驼羔棚，地上铺了暄软的茅草。已经有两只驼羔顺利降生了，都圈在用栅栏隔开的驼羔棚里。新生的驼羔模样非常古怪，长得一点都不像它的父母：首先一点，在驼羔的脊背上根本就看不到驼峰，像马和羊一样是平滑的；四条腿像木棍似的，很瘦，并且上下一般粗。刁三万的一群脏兮兮的儿子，大虎、二虎、三虎、四虎喊叫着跑来跑去，招来了村子里的一大帮孩子看热闹。孩子们呜哩哇啦地乱喊乱叫着，给刁家的院子里增添了几分喜气。

正在坐月子的麻三婶趴在炕上从窗户缝向外看着，欣赏着院子里的美妙景致，她脸上所有的麻点子都笑开了花。刁三万今天的脾气特别好，挺着僵直的狼脖子跑来跑去做这做那。他在拿一件包裹驼羔的羊毛毡的时候被一个孩子绊了一下，几乎跌倒，但是他一点也没生气，嘿儿嘿儿地笑着问那孩子：“大爷没碰着你吧？”

这一天又接了一只驼羔。

从祖先那里传下来，一代又一代的贴蔑儿拜兴人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那就是他们世世代代与骆驼相依为命，靠驼运业为生，但是却从来也不在骆驼的孽生上下功夫，他们所有的骆驼全都是花钱在归化城的驼桥上买回来的。在他们的感觉中只有怀里揣着走驼道拼血拼汗挣来的银子，到驼桥上大大方方地买驼，那才够气派，也只有那样才算是拉骆驼人的正道。是刁三万打破了这个古老的传统。吝啬而又精明的刁三万从购买骆驼和孽生骆驼之间的差价上看出了利益，于是他买回了三峰专门生殖用的母驼，自己搞起了骆驼的繁殖。几年的时间三峰母驼生下了十多只小骆驼，刁三万从中大获其利。眼看着刁家自己繁殖的小驼一天天长大并且在驼道上派上了用场，高傲的贴蔑儿拜兴人开始改变了古老的观念，许多人家都学着刁三万的样子也饲养起母驼来了。

黄昏时分，王锅头来了。老头子把刁家的驼群赶进了院子，然后径直走向了驼羔棚。因为接羔忙不过来，刁三万把自家的骆驼托靠给了王锅头照顾。

刁三万警惕地站在王锅头的旁边，注视着老头子的一举一动，神态非常紧张。二斗子与海九年交换着目光，嘴角上含着笑意看着这一切。

王锅头把目光在驼羔子身上扫来扫去，最后在一峰个头最高也最壮的驼羔子身上定住了。老头子拉开栅门走进去。

“你要做什么？”刁三万跟在王锅头的身后把栅门紧紧地关上了。对于刁三万的问话王锅头不加理睬，弯腰抱起了那只骆驼羔就要走。“你这是做什么？”刁三万屁股紧紧顶住栅门，挡住了王锅头的去路。

“我在拿我自己的驼羔。难道你忘记了，去年你找我算卦的时候答应的事，我的卦要是应了验，你就送我一只羔子。”

“噢，这事我怎么会忘!”刁三万狡猾地眨巴着眼睛说，“不错，我是答应送你一只羔子，可不是骆驼羔子，我指的是绵羊羔子!”

说罢刁三万伸出双手从王锅头怀里把驼羔子抱过去，轻轻地放到地上，然后拉开栅门：“走吧！王锅头，把你的哈喇子擦一擦，把你那眼睛从驼羔身上挪开吧。我就是在四个‘老虎’中让你抱走一个，也舍不得你拿走我的驼羔子，就是这话!”

王锅头笑了：“我就算见了你会耍这一招，真算有你的，你他妈的把驼羔子看得比儿子还金贵!”

“既然知道，那你还来抱我的驼羔？”

“我只不过是试探一下，看看你这个吝啬鬼的毛病改了改不了。看来还是老古人说得对，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狗改不了吃屎啊!”

王锅头拍拍手走出驼羔棚。

“哎，哎，你别走哇。骆驼羔子虽说是没有，可羊羔子我早就给你预备好了。别生气，把羊羔子抱去吧。”

刁三万在院子门口追上了王锅头，用手指了指墙角的羊羔棚，又补充说："随便你，挑个最大的拿去吧！"

"算了吧！你以为我真是来讨债的吗？我王锅头算命本着一个宗旨，为人招财，替人消灾，我看重的并不是钱财。刚才我不过是与你开个玩笑罢了。"

顺利地接下了两只驼羔。已经生下驼羔的母驼休息了一两天之后就归入了大群。刁三万把驼群交给海九年放牧，他自己和二斗子留在院子里照顾刚刚出生的驼崽，等待最后一峰怀孕母驼下崽。驼崽们得到了细心的照料，一个个活蹦乱跳。但是母驼的情况却不怎么好，都过了整整两天了，这最后的一峰母驼一直也没有生崽的动静。刁三万一天之内要跑到母驼跟前无数次，仔细观察着母驼的情形。母驼一直躺着，样子十分疲惫，眼睛也没有一点生气。直到第三天的中午，母驼终于开始了产前的挣扎。生了足足有一个时辰，先出来的不是驼羔的脑袋，而是两条后腿！这情形让守候在母驼身边的刁三万一下就急得头上冒出了汗，他知道母驼是遇上了最棘手也是最危险的寤生。侍弄了大半辈子骆驼的刁三万知道，遇上这种情况不是母驼死就是驼崽死，搞不好耽误了时间母驼和驼崽都活不成。看着痛苦挣扎的母驼，刁三万的脸色迅速变得灰白了。寤生的情况在刁三万短短几年孽生骆驼的历史中还只是听说而已。手足无措的刁三万在院子里盲无目的地走来走去，把两只粗糙的大手搓得沙沙直响，一个劲儿地问自己："这可咋办？这可咋办……"

二斗子似乎冷静一些，他跑回厢房拿来一把宰牛用的尖刀。刁三万一看见二斗子手里那明晃晃的尖刀就吓了一跳，直眉瞪眼地问："你要做什么？"

二斗子说："干爹，时间耽搁不得了。驼羔子是要不成了！快下手吧，再晚了怕是连母驼也活不成了。"

"你说什么？你要我弄死驼羔子？好啊，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你想害死我的驼羔子？"

"这都甚时候了，干爹你还说这种话。你是糊涂了还是咋的？给谁都得这么做了！没有别的办法。"

"不行！"刁三万就像蛮牛顶墙似的不肯让步，"就是要了我的命我也不能让你害死我的驼羔子！"

麻三婶趴在窗户上哭起来，喊道："他爹！你别听二斗子的，他不是咱的亲儿子，他没安好心哩。"

"好！我是在害你们呢！这是你们说下的话，那我走了，这事我再也不管啦！"

二斗子丢下刀跑了。

刁三万跺着脚朝二斗子的背影骂道："好你个二斗子，你这个叛逆！奸臣！我遇上了危难的时刻，正用人的时候，你跑了！"

母驼寤生的稀奇事吸引了许多村人，来看稀罕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围着，大家望着只生出两条半截子腿的母驼，没有一个人能想出办法来。蹇老太爷把一双发红的眼睛眯成了两条缝，蹲在母驼身边看了好半天，最后摇着头站起来了，说："没辙了，三万，我活八十多岁了没见过这阵势。二斗子说得对，你别舍不得，动手吧，要不然这么拖下去就连母驼也保不住啦！"听蹇老太爷这么一说，刁三万知道事情是没指望了，他不再骂也不再跳了，霍地蹲下去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蹇老太爷指挥着几个汉子把母驼身体放展了，母驼已经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眼皮耷拉着，完全是一副任人宰割的样子了。有人把母驼上边的一条后腿往高抬着，戚二掌柜捡起了二斗子丢下的宰牛刀，攥了攥，准备肢解驼崽的身体。妇女们都捂着脸向人群外挤着，都不忍心看了。

"等一等！"

满头是汗的二斗子气喘吁吁地钻进了人群，是怜惜骆驼的心情逼着他又返回来了。二斗子把戚二掌柜拿着刀的手腕抓住，指了指跟在他身后的海九年说："戚二掌柜，你先别忙着

动手，九年哥说他有办法，让他试一试。说不定母驼和小驼都能保住呢。”

海九年一边把袖子往胳膊肘子上挽着，一边拿眼睛看着刁三万，他得等刁三万的一句话。刁三万本来是蹲在地上哭来着，听到有人能救他的母驼和小驼，他站起来了，目光直直地望住海九年，好像不认识似的，问道：“你说什么？你有办法保住驼崽又能让母驼不死掉？”还没等海九年回答，戚二掌柜就说：“海九年，你吃过几碗干饭，也想逞这个能？你睁开眼睛看看，站在你跟前的这些人，把我戚二抛在外边不算，刁掌柜、蹇大掌柜、蹇二掌柜……贴蔑儿拜兴人干别的也许不行，要说侍弄骆驼，拿出哪一个你能比得了？你来贴蔑儿拜兴才几天？俗话说得好：没有金刚钻儿，别揽瓷器活儿。你还是一边凉快着去吧！”

“我有金刚钻儿……我放牧过大驼群，我见过母驼寤生。”

“戚二掌柜，你别隔着门缝瞧人，把人看瘪了。九年哥他过去曾经在喀尔喀草原上管理过专门繁殖的大驼场哩！”

“嘻……我不信！”

“不可能吧……”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叫人家试一试么。”

“耽误了事情怎么办？他海九年能赔得起人家的母驼？”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

人群一阵晃动，让开一条道。

胡德全骑着马走进了院子。他是到城里的万驼社办事刚刚回村来的。胡德全的装束变了样，已经是走驼道的打扮了，上身赤膀穿一件汗褐子，脚下蹬一双高腰马靴，腰间扎着足足有一扎宽的生牛皮带，手里攥着一条真蟒皮大皮鞭。胡德全偏腿下马，把缰绳随手交给二斗子，走近了母驼。

“刁掌柜，出了什么事？”

刁三万哭丧着脸说：“母驼遇上了难产……胡驮头你快给看看，还有没有指望？”

胡德全歪着脑袋，两道黑眉毛紧凑起来在鼻梁子上面撞在了一起，一边把折成三折的蟒皮鞭在手掌上敲打着。看了一会儿，拿手掌把皮鞭抓住，说：“这种事儿我也只是听说过。”

“海九年说他有办法。”刁三万指了指海九年对胡德全说，“胡驮头你给拿个主意。”

胡德全斜着一只眼从下往上打量着海九年。

二斗子赶忙抢着说：“九年哥见过母驼寤生，他知道该怎么办。”

“那就让他试试吧，死马当作活马医。”

“可是，我的母驼要是被他耽误了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他得赔！”

“你说什么？”胡德全瞪起了眼睛。

“要是耽误了母驼的性命，他海九年就得赔我。”

“这也算是人话？”

胡德全把眼睛眯成一条窄缝看着刁三万。刁三万被看得没了主意，怯怯地问了一句：“那你说该咋办？”

“要我说咋办？死了活该！”胡德全拿鞭子朝刁三万打了一下，骂道，“你他妈的还叫人不叫人？人家好心好意帮你救急，你还想着让人家赔你的骆驼！”

“这话咋说的？”

“咋说的？你的骆驼全都死光了才好呢。”胡德全的鞭子又一次落在了刁三万的脑袋上，不过打得不很重，“就是这么说的，我看你是喝人的血喝惯了，这么大的后生一天到晚白给你干活儿不说，如今既想让人家救你的急，还想让人家替你担风险，他妈的你姓刁的心也太

黑啦！”

“那是他自个儿乐意。”刁三万自觉理亏，兀自嘟哝了一阵，对九年说，“那你就试试吧。”

九年说：“二斗子，你去找根绳子来，快！”

海九年亲自拿绳子把生出半截的小驼的腿拴住，然后把绳头交到二斗子的手里，嘱咐说：“我叫你拽你就拽，用力一定要匀，千万不可太猛了！”

“知道了。”

九年自己跪在地上，两只手在母驼的肚子上揉着，由前往后推着。母驼呻吟起来，由于疼痛，眼睛里淌出了泪。所有的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结果，奇迹发生了：在母驼愈来愈紧迫的呻吟声中，驼崽的毛片湿漉漉的身体出来得越来越多了！大约两袋烟的工夫，母驼终于把小驼生出来了。过了不一会儿，小驼崽就睁开了眼睛，深棕色的大眼睛亮晶晶地望着整个陌生的世界和围在它身边的人。

刁三万把小驼抱在怀里，狼脖子吃力地歪着，拿脸蛋子蹭着小驼湿漉漉的皮毛，眼泪在他脏兮兮的长脸上流着。他将脑袋歪在一边的肩膀头擦着泪，高兴得什么也顾不上了：“呜呀，呀，小宝贝……你可是得救啦！还是老天有眼，我刁三万没做缺德的事。”

旁观的大人孩子全都好奇地围上来看热闹。

海九年拿一团乱草擦着手走出圈外。

胡德全用欣赏的目光追随着海九年，走到他的跟前来了。

“好小子！”胡德全友好地拿鞭杆子在海九年的肩膀上敲打着，“真看不出你还有这么两下！要不是亲眼看见我还不相信呢。在哪儿学的？”

“九哥在喀尔喀草原上专门孽生骆驼的大驼场上干过！”二斗子抢着替九年回答。

“想不到你还有点儿来头，看来刁掌柜是委屈你啦。”

二斗子说：“那是！只管饭不给工钱，太不合理。”

“哼，刁掌柜这种人恨不得在一只羊的身上剥下两张皮来！吝啬得简直就想把自己拉出来的屎都吸回去！给他干活儿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不如你跟我干吧！怎么样？”

九年笑着摇了摇头。

“咋？你不愿意？”

“不是……”

“那为什么？我姓胡的做人可与刁三万不一样，给我干活儿，我给你半个驼工的工钱！”胡德全笑眯眯地说。

“给多少工钱我也不能干。”

“咋？”笑意在胡德全的脸上凝固了，“不给我面子？瞧不起我胡德全还是咋的？”

“哪能呢，说什么瞧起瞧不起的话，我是……胡驮头……”

“你少跟老子废话！痛快点儿。要是嫌工钱少，我给你加到一个整驼工的工钱。”笑意在胡德全脸上消退着，那表情看着别扭得厉害。

“我真的不能给你干，我谁家也不去。”

“去你妈的！”

不等九年再做解释，胡德全手里的鞭子一扬就抽了下去。与此同时胡德全鼻梁两侧的肌肉突然横着拉起来，脸上的表情已然狰狞。

内刚外柔的蟒皮鞭斜着裹在了海九年的脸上，最先出现的是一道白印，像一条小蛇似的从九年左边的额角迅速蹿出来，跨过他的一只眼睛在右边的颧骨上消失了。紧接着那道白印就变红，渗出了血，鲜血又红又稠，封住了他的眼睛。这是很内行的一击，为了避免对手的反抗，先封住对手的眼睛。

二斗子惊叫了一声，扑向了九年。刚到贴蔑儿拜兴没几天的九年不知道，可二斗子最清楚胡德全那蟒皮鞭的厉害！那蟒皮鞭长约一丈，外边由五花的真蟒皮紧紧缠裹，内里是一根

拇指粗细的钢丝。这玩意儿在胡德全的手里不是一般的物件，而是一件十分了不得的武器，乃是贴蔑儿拜兴的一绝。蟒皮鞭有三种打法：一曰空鞭，光听响动，鞭子抽出去声如响雷，却只是擦着人的头顶过去，并不伤人；第二种打法没有响动，但因用力的不同会把人打得皮开肉绽而不伤筋骨；第三种打法最是狠毒，伤骨不伤皮，鞭子抽下去表面没有痕迹，实则已经叫人筋断骨裂！

但是紧跟着下来的一鞭子抽在了二斗子的胳膊上，这一下把二斗子和海九年分开了。

人群惊叫着四下奔散开去，生怕稍不留意会被胡德全的蟒皮鞭误伤，更没有人敢阻拦胡德全。

一丈余长的蟒皮鞭像一条真正的巨蟒在海九年的头顶上游弋，胡德全问道："海九年，我问你，我出一个整驼工的工钱，你给我干不干？"

"我不干。"

只听"啪"的一声蟒皮鞭又抽了下去。这一下抽在了海九年的踝骨上，海九年就像被蟒皮鞭提起来似的双脚跳了起来，然后重重地摔在了地上。蟒皮鞭依旧像活蟒似的在海九年的头顶上飞过来飞过去。

"海九年，我再问你，我给你一个半驼工的工钱，你给我干不干？"

"不干。"海九年从地上爬起来了。

话音未落蟒皮鞭又缠在了九年的腰上，就见胡德全手腕子一旋，海九年被扔出去有两丈远，跌倒在地上。九年身上的衣服像一只黑色的大鸟似的飞了有房顶那么高，慢慢地飘落下来。

"旺火烧大锅，不蒸馒头蒸（争）口气。现在我不是要雇驼工，我是在买我的面子。海九年，我胡德全雇你是雇定啦！我再问你，我给你两个驼工的工钱，你干不干？"

海九年又一次从地上爬起来了："胡驮头，我把话说清楚了，姓海的我今日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啦！你就是给我一个银骆驼的工钱我也不会干的。"

当下，胡德全把蟒皮鞭紧攥在手里，充满怒气的眼睛盯着海九年，还不肯罢休，骂道："给脸不要脸的玩意儿，你以为你是谁？他妈的，不给你点儿颜色，你怕是不知道马王爷长得几只眼！"

海九年一只手捂在伤口上，血从他的手指缝直往下滴，半个脸都被鲜血糊满了："胡驮头！你有种，打得好，我海九年把今天这个日子记下啦。"

"你他妈的还敢嘴硬？我叫你……"

"啪"的一下那巨蟒又啄了下去，这一次没有打住海九年，而是抽在了二斗子的身上。二斗子扑到了海九年的跟前，伸开双臂把他的朋友抱住了。立刻就有一道血印斜着划过了二斗子裸露的脊背。

"哦嗬！又跳出来一个不怕死的。"胡德全怪叫一声，手下得更狠了。蟒皮鞭就一下接一下地抽在了二斗子的身上。二斗子咬着牙拼命地把脑袋藏起来，一声不吭地挺着。

胡德全又举起了鞭子，但是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了他的手腕子。胡德全一扭脸见是戚二嫂，"怎么？内掌柜的来挡我的事？"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胡驮头是不是还想与我这个女流再练一场？"

"你想怎样？"

"我不想怎样，只是看不下眼。我劝你做人别太过分！"戚二嫂说，"愿不愿给你做事是人家的自由，你得讲道理。"

"戚二嫂说得对。"

"算了吧！胡驮头。"

"海九年也被你打啦，拉倒吧！"

王锅头走到了胡德全的跟前："得饶人处且饶人。俗话说得好：宁欺老勿欺小。"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劝你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你知道日后这俩后生会有多大的出进？乡里乡亲的，别把事情做绝了。”

“算啦，算啦……”

众人七嘴八舌地劝着。

胡德全用两只胳膊划拉着排开众人走出去了。在院子的门口胡德全勒住了马，拿蟒皮马鞭指着海九年警告道：“海九年！你把耳朵竖起来给我听好，在贴蔑儿拜兴这地场你敢跟我胡德全作对，总有一天把你收拾了。”

还算好，胡德全不过是因为一时的气愤给海九年与二斗子一点点教训，所以他打的时候下手还不算太狠，蟒皮鞭并没有伤着他们的筋骨。二斗子在炕上趴了三天之后就能够下地走动了，浑身的鞭伤结了痂，厚厚的就像穿上了一件铠甲，直到一个月以后才算好利落了。

海九年的伤势较二斗子轻一些，只是被伤了皮肉，用药养了一个来月便也好了。但是一道伤疤镌刻在海九年右边的眉骨上，成了永远的纪念。那道伤疤改变了海九年的面貌，使过去熟悉他的人都不敢认他了；同时那道伤疤也给他的脸平添了三分野气和匪气。

这天晚饭后在海九年与二斗子的小屋里，两个人又一次议论起挨打的事。海九年在油灯下照着一块破镜子抠掉脸上的最后一块伤痂。他一边看着脸上揭掉痂后暴露出来的白色嫩肉，一边牙齿咬得嘎嘣嘎嘣响，愤愤地说：“他妈的！胡德全，老子心里记下你了！你等着，总有一天我会找你算这笔账的！”

“你真的记恨胡驮头呢？”

“是猪才记吃不记打呢！”

“那又何必呢，其实胡德全也是一时性起才对咱们出了手的。要我说，这事也怪你自己，既然胡驮头要雇你那也是看得起你，你为什么就非拗着不肯答应呢？”

“你忘记了吗？戚二嫂院子里的那块上马石还在那儿等着我呢，我不能只有吃性没有记性呀！在哪儿跌倒在哪儿爬起来，我海九年非要把那块上马石搬起来不可！”

二斗子说：“就算是你把那块石头搬起来又能怎么样？我猜不透你的心思。”

海九年沉默着。

二斗子又问：“你就为这点事儿？”

“对！”

二斗子摇摇头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海九年猛然想起什么，问二斗子：“那天你为什么要替我挨打？”

“这有什么，我二斗子是个孤儿，你呢，虽说是有家可是不能回，咱俩都是苦命的人！常言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不护你谁护你？”

“叫我怎么谢你？”

“说这话就见外了，假如我要是有一天遇上难处，还得靠你呢。”

“二斗子！你真是我的好兄弟。”

“九哥，我有个想法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你说，只要是我海九年能办到的。”

“要是你不嫌弃的话，我想与你结成异姓兄弟。”

“好哇！我也正有此意呢。”

于是两人焚香叩头，盟誓从此结为兄弟。

五

八月的一个上午，阳光亮旺旺地照着戚家的院子。戚二嫂盘腿坐在自家的炕头上做针线活儿，她在为戚二掌柜赶趁着缝制一件狐腿皮拼成的坎肩。身边是一堆喀尔喀红狐狸碎皮子皮。皮子虽然零碎可是真正的西伯利亚火狐上的腿皮，毛根部拥满了橘红色的绒毛，许多毛

尖上都呈现出褐色的黑点子，密密匝匝的一把抓不透。那狐皮自然地便散发着热量，摸一摸好像火烫似的感觉。自打戚二嫂嫁过来，每年都要给走外路的丈夫缝一件新的狐皮坎肩。俗话说得好：男人的身上带着女人的一双手呢。不管戚二掌柜走到哪里，人们一看到他身上的那厚墩墩的狐皮坎肩，就知道他家里有一个好媳妇。

狐狸皮在戚二嫂的手里滑动着，耳听得一阵异常沉重的脚步声在院子里响起，那脚步声不但沉重，而且非常地缓慢。戚二嫂两根手指捏着针在鬓角上蹭着，那手就停住了，她觉得院子里的动静好生奇怪，隔着薄麻纸的窗户只能看出有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在院子里晃动。

“院子里是谁呀？”戚二嫂问了一句。

没人回答，却听到沉重的脚步声“咚咚”响着越来越近。戚二嫂又问了一声：“是谁呀？快进屋里来吧。”

回答她的是一声巨大而又沉闷的声响，是什么东西落在地上的声音，震得她身下的土炕直颤动，窗户纸也唰唰啦啦地响。戚二嫂被骇了一跳，手上的针也掉了，正要再问，就听院子里传来一个男人粗声粗气的说话声：“戚二嫂，你出来！”

“是谁呀？”戚二嫂一边往炕下移动着身子，一边问道。

院子里的那个人没回答。戚二嫂只听到一阵粗重的呼哧呼哧的喘气声。

上午的太阳照得正猛，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睛。站在屋门前的台阶上，戚二嫂把手放在眉骨上观察着奇怪的客人。来人身高树大，双手叉腰站在院子当中。

“是谁呀？找我有什么事？”

“你不是让我搬石头吗，现在我把那块上马石从院子门口搬到院子当中来了！”

那个人把一只手臂在阳光中挥动了一下，指着他脚下的大石头说道。

这一回戚二嫂不但从声音中听出了，同时渐渐适应了阳光的眼睛也认出了，站在她面前的不是别人，正是海九年！

“哦，原来是九年兄弟呀，我当是谁呢，你弄出的动静怪吓人的。”戚二嫂笑了，抬脚走下台阶，“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别跟二嫂绕弯子。”

海九年却不说话，只拿目光往脚下的上马石一甩，然后拿眼睛看着戚二嫂等待着答复。

戚二嫂略一愣怔，旋即便恍然大悟，身子向下一蹲，两只手在膝盖上使劲拍了一下，哈哈大笑起来：“别看我戚二嫂是个女流，我的眼睛看人可毒着哩！我早就料到了你总会有这么一天的，今天你果然就来了。这没什么好说的，既然你有这个本事我就雇你了！眼看着驼队就要起程了，活计多得忙不过来。这会儿你就去搬你的行李吧，到东厢房和王锅头一块儿住。至于工钱么，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好，我这里谢谢戚二嫂了！”

“没什么好谢的，去吧，搬你的行李去吧。”

话说完了戚二嫂发现海九年还站在一进门的地方踌躇着。“还有什么事吗？”

“我……”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大男人家的吞吞吐吐做什么？”

“我想和戚二嫂借点钱。”

“借钱？”

“是。”海九年侧着脑袋从旁边观察着戚二嫂的反应，“不知戚二嫂肯不肯？”

“你一个拉骆驼的人，眼看着就要跟着驼队出发了，借钱做什么？”戚二嫂拧着眉头看海九年，“莫非是你要去赌博？”

“我不赌博。”

“那你借钱做什么用？”

“我想跟着驼队到恰克图那边捎带做点小买卖，我知道胡驮头这回给咱贴蔑儿拜兴驼队揽下的活儿是要往恰克图送的。”

“哦，我也知道是往恰克图送货。”戚二嫂说，“我早就看出来你不大像是个卖苦力的人。你是想挣轻巧钱呀。”

“是。戚二嫂借还是不借，给我句话。”

戚二嫂皱着眉头思忖着没立刻回答。

海九年说：“我给您一分八厘的利息。”

“这个……”

“要是戚二嫂嫌少的话，我可以答应您二分的利息。”

“……”

“一年之内我给您二分利息，要是超过一年利息涨到二分二！”

戚二嫂笑了。

“你笑什么？”海九年问，“莫非戚二嫂是不相信我？”

“我不是不相信你，我是笑你账目算得清楚！”戚二嫂收住笑说道，“我告诉你我戚家也不是什么大财主，我家的银子回来都买了骆驼。哪里有什么富余的钱。要借钱你去找蹇家兄弟。”

海九年无声地离开了戚家的院子。

隔了三天的上午，戚二嫂看见海九年又一次走进了她家的院子，肩膀上扛了行李，也没和她招呼就径直走进东厢房了。戚二嫂跟在海九年身后走进了屋子。

“你和蹇家借到银子没有？”

“我没去。”

“为什么？”

“不为什么。”

“那你不做小买卖了？”

海九年也不看戚二嫂只顾自己低着头把行李解开，在炕角上放好。

“你咋不回答我的话呀？”

戚二嫂不满意了，说话的声调拔高了许多。

“没钱就不做呗。”

“哼，耍脾气呢。”

“给人扛活儿的人还敢耍脾气……”

“我也看出来了，别人都是卖苦力，你海九年却想赚轻巧钱，赚大钱！是不是？你要是赔了呢？”

“做买卖有赚就有赔。”

“告诉我你打算做什么买卖？”

“买卖上的事我给你说不清楚。”

“呵！还不愿意跟人说。”

“买卖上的事有时候也不能说。”

“好！不说就不说。你打算借多少？”

“十二两银子和两峰骆驼。”

“好，我借给你！”

“戚二嫂不是没有富余钱么？”

“是我的私房钱。”

六

九月，塞外的夜已然是凉意甚浓，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刮来的冷风在阴山的秃顶上吹奏着尖利的号角，风把聚集在山头上的云彩刮散了，清亮的月光映照出阴山黑黝黝的身影，大山后面的天幕变成宝蓝色的，放射出蓝幽幽的神秘光泽。

依偎在阴山脚下的贴蔑儿拜兴一片灯光闪烁，正经历着一个激动人心的不眠之夜。经验丰富的护卫狗们预感到了驼队就要起程远行了，一个个都竖起耳朵在黑暗中跑来跑去，激动地吠叫着。狗的叫声划破了夜的寂静，给贴蔑儿拜兴制造着紧张忙乱的气氛。灯光在每家每户的屋子里彻夜亮着，在各家的院子里，骆驼们精神抖擞地在倒嚼着，等待着。驼户掌柜子们脚步匆匆挨个儿查看着货物——所有货物都必须按照规矩包装捆绑，以保证在经过数千里地的颠簸之后仍然完好无损，督促着驼夫把货包放到骆驼的背上去。女人们的嗓门尖利的喊叫声在黑暗中显得特别响亮。黑暗中是一片看不见的匆忙和紧张。偶然奏响的驼铃就像警钟似的，铜质的音响在夜的黑色空气中飘荡一阵之后又消失了。

起驮之前，在村子北边的关帝庙前进行例行的祭祖朝拜。几十支羊油火把将关帝庙和庙周围的空地照得一片通明!驮头胡德全带领着领房人牛二板和全贴蔑儿拜兴大大小小三十二家驼户的掌柜踏进庙门，向关帝爷的塑像焚香叩头，祈祷至圣至明的关老爷保佑驼队此一去人畜平安!

所有的随队驼工和贴蔑儿拜兴的女人孩子以及还能走动的老人，全都跪在大庙前。已经驮好了货的骆驼黑压压地卧着，从庙前的空地一直向村巷里延伸过去。人不语，驼不鸣，狗不叫，整个村子是一片肃穆的安静。

庙内，几十支蜡烛把殿堂照得亮亮堂堂。驮头胡德全、领房人牛二板面对关帝像一左一右站着，他俩的中间便是货主——一个中年的商人。这位商人面色沉静，留着一抹黑色的髭须，穿一件吊面的狐皮大氅。胡德全把身子侧了侧说：“王掌柜，请吧!”

商人把手伸进袖筒里，拿出一捆香、一张黄纸。牛二板用石头击打着刀形的火镰，把黄纸燃着了，把点着的香插在香炉里，三个人一起跪了下去。

预先准备好的货物都打好了包，不论是茶叶还是其他的百货一律按照一份一百八十斤的分量装包，少不得也多不得，这是规矩。几百年的驼运历史造就了归化驼运行的许许多多铁的规矩，从房子的大小到骆驼缰绳的长短都有严格的规定：驼队以驼夫用的帐篷——驼运行称为房子——为计算单位，大房子直径为一丈五尺五寸，可容纳五十六人；中等房子直径为一丈三尺五寸，可容纳三十三人；小房子直径是一丈一尺五寸，能容纳十八人。骆驼缰绳的长度一律为七尺五寸，毛抓子为七寸，搂头绳是七尺，绑鞍架的挺绳是二丈五尺……驼队下面以把子（亦称链子）来计算，每链骆驼一十八峰，由一个驼夫牵引；驼队运营最小的单位便是一顶房子，由一名领房人负责，每个成员都随身携带刀枪棍棒作为抵御暴客的武器；条件好的驼队中还可以配备若干枪械，这就要视自己的能力而定了。

贴蔑儿拜兴独立组成自己的驼队，有自己常年雇请的职业领房人牛二板。随行打火造饭的是王锅头。王锅头自己牵一列骆驼，驮的是米面油盐锅碗瓢盆以及六个能盛一百斤水的大鳖子和全驼队用的房子，这一列骆驼也是由十八峰组成。一般的驼队还另有一名专为人和骆驼治病的先生随队而行，然而贴蔑儿拜兴的驼队却免了这个先生，这是因为王锅头不但精通算命，还颇懂医道，遇上人得个头痛脑热或是驼马、护卫狗患了诸如口疮、脱掌、泻肚、压梁之类的疾病，王锅头都能以胡椒、白矾、百步根等极简单的药物加以治疗，药到病除。这样他一个人既做了锅头又兼了为驼夫和骆驼治病的先生。王锅头在贴蔑儿拜兴受人敬重，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雇用王锅头只需出一份工钱，却可顶两个人使用。

像贴蔑儿拜兴这样的从事驼运业的专业村在归化地方达几十个，星罗棋布地撒在城市的周围，它们全都属于归化城万驼社管辖。在业务方面，货源由万驼社统一兜揽，运费也是由万驼社与货主统一结算。在归化近百个行社中，万驼社是最大的一个行社，它有注册社员将近一万名。它的社员分布在归化城郊的各个拜兴里。

归化的驼队每年的七月至九月起场上路，驼路分内路和外路：内路是指归化往东边的张家口、道口、北京、天津一线，往南边有通向太原、汉口等地的驼路；往西、往北就属于外路了，向西通新疆、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向北的驼路则通往库伦（今乌兰巴托）、恰克图、

伊尔库茨克、雅库茨克，再往西往北驼路一直可以到达俄罗斯的欧洲城市莫斯科和西伯利亚诸城。不用说比起内路的驼道来，外路的所有驼道不仅在路途上要遥远得多，而且沿路的地理环境也特别复杂，道路有时穿过草原有时跨越沙漠，还经常可能遭到暴客的袭击。所以走外路的驼队不但骆驼的品种好，驼夫也都是强悍同时拳脚上颇有些功夫的人。

贴蔑儿拜兴的驼队在归化驼运行属于实力雄健的队伍，无论是在骆驼的种别上还是驼夫的能力、驼队的自我保卫力量上，都是属于一流的；而且他们还拥有年轻有为的世袭领房人牛二板。这样的驼队自然是专走外路的驼队。即使是在走外路的驼队中，贴蔑儿拜兴的队伍也是超群拔萃的，在归化城的万驼社里是一支能力和信誉方面都十分良好的队伍。

昏暗中海九年看见一个人影朝着他这边走来，远远地他就认出了那是戚二嫂。“都弄好了？”戚二嫂问。

“弄好了。”

“头一次出远门不可大意。”戚二嫂说，“你跟他们不一样。这些人都是久走驼道的。”

“我知道。”

“出门在外不跟在家里一样，像搬大石头那种蠢事你可再也别做。要懂得自己照顾自己，千万别损害了自己的身体。受苦人不管走到哪里，也不管做什么活路，身体都是最要紧的！”

“谢了，二嫂。”

戚二嫂还要再说什么，海九年把她的话打断了：“二嫂，驼队要起程了。”

戚二嫂扭头看见领房人牛二板率先从关帝庙走出来了，牛二板走到拴马桩前解开了骊马的缰绳。牛领房气宇轩昂，纫镫扳鞍跃上马背。

骊马被打扮得花团锦簇，真丝编织的马缰、崭新的镀铜马镫在夜的微光中闪闪发光。马上的领房人更是威风凛凛，牛二板今日身着紧身的皂色衣裤，上衣的对襟处一排布盘的梅花纽扣密密麻麻地从领口一直排到腰间，黑缎子的腰带紧紧地缠绕着，外罩一件毛色洁白的贵重北极白狐皮坎肩，坎肩的外面套一件褐灰色的狼皮大氅，脚下蹬一双香牛皮的高腰翘头马靴。骊马兜起的风将狼皮大氅的下摆掀起来吹得“啪啦啪啦”直响，暴露出插在领房人腰间的牛骨头把儿的三节鞭。一声不响的王掌柜牵着马沉默地看着。

一阵清脆有力的梆子声升起在贴蔑儿拜兴的夜空，牛二板把马鞭高高地举过头顶，吆喝道：“起——驮——啦！”

一听到领房人的吆喝声，负重的骆驼们立刻就全都自动地站起来，木制的货架与披在骆驼身上的驼屉摩擦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声音连成了一片。所有的院门都大敞开来。驼队开始缓慢移动，村道在无数负载骆驼的踩踏下呻吟起来。此起彼伏的驼铃声交奏着连缀成了一片强大的“嗡咚、嗡咚”的响声，把所有的声音都淹没了。这驼铃声绝非是像某些多愁善感的诗人笔下所描写的那般清脆飘逸，归化的驼铃一律是由纯粹的黄铜铸成，直径五寸，长一尺半。这驼铃奏出来的音响沉稳而又浑厚，实际上它更像是一座小型的铜钟而不像是铃铛。

戚二嫂松开了驼缰。这以前她的手一直牢牢地抓着海九年驼列里首驼的缰绳。

驼铃声交奏着装满了海九年的身体，把他的心搅得混乱不堪。他的身体就像一个没有生命、没有感觉的木桩夹在驼队中间移动着。一种从来也没有过的感觉就像浓雾似的在海九年的心里弥漫开来，他觉得自己此刻就要到天边去了，并且在那里再也回不来了！脑子里是肿胀的空虚。

出村八里，驼队开始进山了。

牛二板的骊马站在山口的一块巨石上，长脖子被真丝的缰绳勒得很不舒服地捯着，黄色的牙齿龇着，磨得光溜溜的铁嚼口在它的牙齿间闪出湿漉漉的白光。

牛二板站在马镫上，手里挥动着牛尾马鞭催促着驼夫。在第一个山口和每一个拐弯儿的路径，牛二板都要亲自看着驼队从自己的面前走过，而且他要一个一个地数人，一列一列地数驼。这是他的责任。领房人拿着超过一般驼夫十倍的酬金，他肩上的责任就不一般。要知

道他带领的岂止是一个驼队，那实际上就是整个贴蔑儿拜兴所有驼户的身家性命!除了骆驼，贴蔑儿拜兴人再没有别的什么财产了。一旦驼队有个什么闪失，他牛二板就得像他的父亲一样，以自己的生命向村人做出最后的交待。

走在最前边的是王锅头牵的驼列，在王锅头的首列头驼的货架子上插着一面黄底子红心的旗帜，这是归化商人和万驼社共用的传统商旗。

紧跟在王锅头驼列后面的是驮头胡德全，跟在胡德全后边的是他家的长工和临时雇来的驼夫牵的驼列；再往后便是蹇老大家的驼列、蹇老二家的驼列、蹇老三家的驼列，蹇老四、蹇老五、蹇老六、蹇老七家的驼列；接下来是戚二掌柜家的驼列、白驼寡妇家的驼列、刁三万家和段家兄弟的驼列……除了几家寡妇，所有的驼户掌柜都亲自牵一列骆驼并且走在自家驼列中第一的位置。贴蔑儿拜兴的驼户掌柜子不论家业发展到了多么大，走驼道的时候都要自己亲自牵一列骆驼。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习惯。

海九年加紧了脚步从牛二板的骊马身边走过去了。第一次走驼道时的这个清冷的黎明就像有人拿刀子刻在了他的头脑中：凌晨的寒冷的光亮是紫色的，阴山的一座座峰峦的轮廓渐渐清晰起来，峰峦像大海里的巨浪，延绵不断地铺展着。驼铃的交奏声变得很有韵律了，驼铃声与骆驼、护卫狗的蹄声以及人的脚步声汇合在一起，像撞击着岩石的海浪，引出了经久不息的声响。许多岩石的僵直的冷面孔从身边闪过去，百无聊赖的昏昏沉沉的时光一点一点流逝过去。

一个月之后，驼队在千里之外的喀尔喀草原迎来了初冬的第一场雪。像小孩手掌大的雪片纷纷扬扬地下了一天一夜，皑皑的白雪覆盖了一切，统治了一切。雪原上的山脉都像大海里凝固的巨浪，矗立着。纵横交叉的湖河沟汊都被寒冷冻结了，都被大雪填平了。驼队再也用不着为难以渡过的湍急的河流而发愁了，几乎可以直线地照着目的地走了。驼道一到这种时候就变得清晰了，这也是为什么驼道总是在冬天里特别繁忙的原因。

骆驼的毛在进入草原的过程里迅速生长起来，厚厚的绒毛让主人的大手抓上去一把都捏不透了。驼夫们在各种狼皮的、狗皮的、狐皮的坎肩外面又套上了老羊皮的大氅，戴上了三耳的皮帽。主人给护卫狗穿上了小套鞋。习惯了寒冷的骆驼很舒服地把宽大的蹄掌踏在绵软的雪地上。“嗡咚、嗡咚”的驼铃声此起彼伏地响着，风把它悦耳的声音带到了十里之外。从远处看驼队就像一条细细的黑色溪流在银色的雪原上缓缓地流动。每两个驼夫之间都相隔着十八峰骆驼的距离，这使他们无法交谈。能够把他们心灵联结起来的就只有那狂野而豪放的歌声了。几乎每一个驼夫都是出色的歌手，一个驼夫的歌声还没有停下来，另一个人的歌声立刻就接上了。

大雪把整个世界都遮盖了，几乎是没有变化的景物一点一点从身边滑过去，每天都是如此。完全没有方向感，好像就连时间也在这无边无际的大雪中凝固了。驼铃嗡咚嗡咚地响着，风声呼呼地吹着，驼夫的双脚一步一步向前迈去。人的生命、骆驼的生命被简化了，那就是机械地倒动着脚和蹄掌向前移动。对于他们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只有一件事可以做，那就是不停地朝前走。

但是驼道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寂寞，一到扎房子的时候驼夫们就凑到了一起，说说笑笑互相帮助将冻成了大冰坨子的匣子鞋脱下来——没人帮忙匣子鞋是脱不下来的。大家围着篝火吃饭。驼队里有不少出色的猎手，几乎每天大家都能吃到烤野黄羊或是炖鹌鹑这样的野味。皮褥子的下面铺着栽绒的骆驼屉子，把人的身体与踏瓷实了的冰雪隔开。吃完饭也不急着睡觉，都趴在被窝里抽起了香喷喷的叶子烟，讲着笑话。海九年和二斗子、刁三万、段八十三、蹇家七兄弟睡在一顶房子里。蹇老五是一个脸上长满络腮胡子的中年汉子，生性诙谐而活泼，也爱说话。他一边把胡子上的水一把一把往下捋着——那都是冻结在胡子上的冰消融成的，一边说：“要是能把老婆带在身边就好了，能给我把被窝暖和暖和。”

也不知道是哪个聪明人想出的好办法，驼队扎房子休息，大家在房子睡觉是按照顺时针

每天挪一个人的位置，不论年龄大小和资格深浅，一律平等，也不分什么掌柜不掌柜的，大家都一样，就连领房人也不例外。每个人都有睡房子旮旯较为暖和位置的机会，谁也躲不过睡房子门口遭冷风折磨的罪。这一天正好轮海九年睡房子门口。从羊毛毡子的门帘缝隙那儿钻进来的冷风直往他的被窝里蹿，九年伸手把被角使劲掖了掖。

“带来也没有用，”二斗子说，“你那老婆太瘦了，没有多少热乎气。”

“连老婆都没有的人还能知道老婆的身上有没有热乎气？”

“女人都一样。”

“等你娶了媳妇就知道老婆有没有热乎气了，娃娃家的你还嫩着哩。老婆这种东西里面的学问可大啦。”

“我的老婆这会儿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呢。”刁三万若有所思地说。

“能干什么，都后半夜了。”

“放心吧，你那个麻脸婆子自己可会找好事情做哪，说不定这会儿正让甘州来的那个伙计亲她麻脸哪！”一阵哄堂大笑，像爆炸似的。

“哼！蹇老五，你他妈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刁掌柜，”蹇老五问道，“你昨儿个不是说胡德全家的三闺女和牛二板有一腿吗？到底咋回事，你说说。”

“牛二板的事你们问二斗子，他最清楚！”

“二斗子，快说说！”许多人都撺掇着说。

“我不知道。”

显然二斗子不愿意揭自己师父的丑底。

“这有甚，”蹇老五说，“谁家的锅底还能没有黑？你说吧，没事儿！你师父不会知道的。”

“你说说，那次你到牛二板屋里耍，后来累了就在牛二板的炕上睡着了。半夜醒来的时候你看见甚啦？”刁三万很耐心地启发二斗子。

“看见甚，我看见人摞着人。”

“那女人是不是胡家三闺女？”

“还能是谁？”

“二斗子，看清楚没有，牛二板和胡家三闺女哪个在上、哪个在下？”

“蹇老五，你倒问了个仔细，你又不是没老婆，你什么不知道。”

“不是的，我听说胡德全那三闺女可是不一般，骚劲儿大着哩，做那事她总好在上边儿，骑着牛二板干！”

“不能吧？天下竟有这样的女人？”

“怎么不能，不信你们问二斗子。”

于是众人又逼着二斗子说。

二斗子被搞得很窘。他虽然已经十八岁了，可在性的问题上知道得还很少，还非常幼稚。他清楚说出这些事对牛二板不好，可是他拗不过大伙儿。这些粗野的驼夫都被关于牛二板和胡德全三闺女的秘闻撩起了兴致，一个个眼睛都发亮了。兴致勃勃的刁三万光顾着听故事，连烟也忘了抽，结果半截烟灰掉在了他的胳膊上。被烟头烫了的刁三万猛地在被窝里蹿了一下，“呜哇哇”地怪叫着把光胳膊拼命甩着。

出了怪相的刁三万又在房子里引发出一阵大笑。

“快说吧，二斗子。”蹇老五督促着二斗子，“你看看大家都等着呢。你要不说就怕是今天的觉也睡不成了。”

二斗子终于说了：“是……三闺女在上边。”

“呜啊啊，真是这么回事呢！”

“啧啧啧……”有人像吃到了什么香东西似的感叹着。

“看不出来，胡家的三闺女还真能弄出些新花样来呢！”

……

“睡吧！明天还赶路呢。”王锅头的话里有了埋怨的意思。

得到了满足的驼夫们不再闹了，都蜷缩着身子把被窝掖紧睡了。

在各种不同声调的鼾声伴奏下，海九年睡得很香甜。

驼队走了近两个月。白茫茫的雪原，无边无际，不停地走。早已经不知道脚下是草原还是戈壁，生命的全部内容都归结成了一个字——走。海九年的感觉简直就是如梦如幻。这是一种与商界生活完全不同的生活，是属于社会底层人民的简单生活。驼夫们的这种粗糙、豪野的生活改变着海九年。不知不觉间海九年心中郁结的硬块开始化解，他感到自己的生活还是有指望的。长途跋涉的劳累和风险磨炼着他的意志，也消耗着他的旺盛的精力。每到程头，把货驮子卸下吃过饭倒头就睡。劳累也不允许他去想很多事情，很快就睡着了。生活的现实是要求他尽快恢复体力，不然就无法完成第二天的行程。

黄昏起程，凌晨休息。日复一日，日子就像双胞胎似的，看不出什么区别。

驼队整整走了五十八个程头也就是五十八天！海九年在心里头一天一天数着呢。第五十八天的中午，驼队被一个骑骆驼的人截下了。正是下午，驼队上的人刚刚吃完饭准备起货驮子呢。王锅头叮叮当当地拆卸房子。是王锅头第一个发现了异常情况，他指着雪原上的一个方向喊道：“牛领房！胡驮头！你们看！”

所有的人都顺着王锅头指的方向看去。

就见那骆驼一路狂奔着迎面朝驼队跑过来！雪块被骆驼的四只蹄子抛起来向四外飞舞，沉闷的蹄踏声听得清清楚楚。驼队的护卫狗就像是获得一项命令似的，刚一看到骑骆驼的人出现在雪岗子上，二十多条狗就一起狂吠包抄过去！

还隔着大概有三十丈，骑驼人被迫地把骆驼勒住了。

“请问那是哪里来的驼队？”

“你是什么人？”牛二板策马向前拿鞭子指着来人问道。

“我是从恰克图来的，”骑骆驼的人扯开嗓门喊道，“你们是贴蔑儿拜兴的驼队吗？”

“我们是贴蔑儿拜兴的驼队。”牛二板说，“你是什么人？”

“我是天义德商号的伙计，我姓李。是我们掌柜派我来传话……”

群狗扑着叫着，牛领房没听清对方的话追问道：“你说你是哪个字号的伙计？”

“天义德商号！”来人喊道。

“是归化总号来的吗？”

“不！我是恰克图分庄的伙计！”

“天义德商号的什么掌柜派你来的？”

“恰克图分庄的段掌柜！”

“告诉我段掌柜的名和姓。”

“段掌柜名叫段靖娃！”

“好，你说对了。”

牛领房把两根手指头伸到嘴里打了一个呼哨，正在围着李伙计的群狗立即停止了吠叫。再听一声呼哨，所有的狗全都折返回来，一齐聚在驼队的周围。

李伙计驱赶着骆驼走向驼队。胡德全迎着骑驼人走过去，他皱着眉头打量着来人：由于长途奔跑，来人连人带驼全都被霜雪包裹着，根本看不出他的什么面目。胡德全客气地招呼道：“请下驼来暖和暖和吧。”

“哨格——”

骆驼在李伙计的命令下跪下前腿卧倒了。

谁也没有注意到，当李伙计说出段靖娃名字的时候，一旁的海九年出现的强烈反应。也

没等胡德全命令他就扑过去，主动从李伙计手里接过骆驼缰绳，说：“把骆驼给我！我看出来它是跑乏了，得给它好好喂些料！”

“好吧……”

走进毡房的时候李伙计一边回头望着牵驼走开的海九年，一边对胡德全说：“真是个机灵的伙计！”

“不是伙计，是驼夫！”

“对，真是个机灵的驼夫！有眼力见儿。”

胡德全把客人让进毡房里，问：“请问段掌柜带来什么要紧的话？”

李伙计从王锅头手里接过一碗茶，一边喝着茶一边和胡德全说话。

“段掌柜让我告诉你们，要驼队就地停下！”

胡德全问：“怎么回事？”

“恰克图出事了。”李伙计解释说，“买卖城闭市了。咱们这批货不往恰克图运了。”

“他妈的，是谁让闭的市？”胡德全骂起来，“把我们的驼队搁在半道上……”

“别骂了！”李伙计急忙阻止胡德全，“是皇上！”

“是皇上的命令？”

“不是命令，是圣旨！”

“为什么？”

“我们怎么办？！”二斗子喊叫起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李伙计说：“大伙儿别着急，就地休息。段掌柜说了，先让驼队就地停下，往哪去再等段掌柜的话。”

海九年走回到毡房，悄悄地在李伙计身边坐下。

众人一听立刻乱了，嚷嚷起来：“这可怎么办？冰天雪地的……”

“我们和货主是有合同的，迟到了要赔款的。”

“我们贴蔑儿拜兴的驼队从来没有失过约。”

“有个信誉问题！”

“不能坏了我们的信誉！”

“这不怪你们，”李伙计解释说，“是外界的原因。恰克图出事故由我们字号负责。”

“没人管了？”

李伙计说：“我和大伙儿待在一起，等掌柜的话。”

“好！李伙计已经把话说清楚了，大伙儿就不用再吵吵了！”胡德全摆摆手，大家安静下来了。胡德全命令王锅头：“扎房子！”

王锅头笑了：“本来房子就没来得及拆，倒省事了。”

李伙计看看坐在身边的海九年，问：“我骑的那峰骆驼你安顿妥了吗？”

“放心吧，小掌柜！”海九年说，“我给它解了缰绳上了绊，现在正在吃草呢。”

胡德全说：“行了，李伙计！咱们安下心来喝茶。”

王锅头边忙乱着准备给大家熬茶，边发表感想：“正走得腿也软了，心也乏了！巴不得歇息歇息呢。”

驼夫和驼户掌柜倒没什么，这些人思想都非常单纯。既然货主发话了，没有他们什么责任，就地休息也没什么不好。大伙儿重新把刚刚搭在骆驼背上的货驮卸下来，把骆驼放开，返回到房子里歇息。房子内是一片轻松活跃的气氛。很短暂的时间里就有几个驼夫凑在一起玩起了编棍的游戏。这是一种简单的赌博的游戏，只需要四根小木棍就能玩起来。嘻嘻哈哈的说笑声响起来了。

李伙计看着玩编棍的驼夫无忧无虑的样子很是感慨：“他们倒是活得轻松啊！”

“你奇怪吗？”陪着李伙计的胡德全说，“这些人即便是死到临头，掉脑袋之前还是高

兴的。”

“可是买卖人就不一样了。做买卖一旦发生变故，说不定就是几万几十万的赔累，有的商号就怕是会倾家荡产了。商人把买卖看得比命重要，买卖没了，比要了命还难受。”

“人和人就是不一样啊。”

“做甚也有做甚的难处。”

“是啊。”

“唉！不瞒你胡驮头说，”李伙计愁眉苦脸地说，“恰克图闭市三天，我们段掌柜就三天三夜没合眼！”

“啊！是这样……茶好了，来，喝茶！”

海九年瞅个空子低声问李伙计：“小掌柜，你家的段靖娃……段掌柜他人可好？”

“你是问我们天义德的段掌柜吗？”

“我是问段掌柜……”

“你认识段掌柜还是怎么的？”

“算是老乡吧……”

“你和段掌柜是一个村的吗？你也是小南顺村的人吗？”

“不不……我是阳坡村的人。”海九年躲躲闪闪地解释说，“两个村子离得很近，人很熟！很熟……”

“哦，俗话说得好：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他乡遇故知，是人生的幸事啊！”

“段靖娃小时候就很聪明……”

“是啊，段掌柜更好了！”李伙计说，“聪明能干，运气也好。还是在学徒的时候就被郭大掌柜看上了，那时候就被派到买卖城！如今已经是顶着一厘二身股的掌柜了！在买卖城管货物的进出。”

“哦！”

“段掌柜是有福的人啊，三年前回乡探亲，第二年就得了一个男娃。”

“好哇……”海九年兀自叹息着，“得了一个男娃。”

海九年在毡房里坐卧不安，一会儿跑出去看看。跑出去第三趟的时候胡德全发话了：“海九年你做甚呢，热锅上的蚂蚁似的。”

“我看看我的货。”

“看又怎样，不看又怎样？！还不是一样？”胡德全说，“你那点货充其量不过是十二两银子。”

李伙计问：“是这位伙计自己的货？”

“一个拉骆驼的受苦人自己捎的一点货，挣俩小钱。”

“什么货？”

“是大黄。”胡德全替海九年回答，“不怕冻不怕捂的，着什么急？”

“也不能这么说。”李伙计说，“胡驮头你不做买卖不知道，经商自带三分险！货多货少是一个道理。按说大黄这种东西在恰克图是畅销货，什么时候都缺。只是买卖城一关闭就麻烦大了！”

“是好货还怕吗？”

“任你什么好货都是白搭！就地封存不让动。你一动就是犯了走私罪！”

“走私我知道！被官府抓住不是杀头就是罚款，倾家荡产……我见多了。”

李伙计说：“我们字号在恰克图还压着三万斤大黄呢！”

“啧啧啧……海九年，这一下你崴泥了吧？”胡德全嘲讽地说道，言语间流露出幸灾乐祸的态度。

海九年的嘴角紧绷着不说话。

胡德全越说越来劲儿：“卖苦力的就老老实实地卖苦力，拉你的骆驼。玩什么买卖！你看赔了吧？”

“胡驮头不用说了，”李伙计说，“天有不测风云，做生意赔赚都是常有的事。就跟打仗一样，胜败乃是兵家常事。”

“可是你得赔得起才成。”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李掌柜说，“你若是赔累不起，三两银子的买卖也把你打倒。”

海九年的嘴角还是紧绷着不说话。

可是海九年的心事却不是那样轻松。晚上毡房里响起一片鼾声后，他却是大睁着眼睛一点睡意都没有。脑子里反复闪现的是段靖娃的身影，是小时候和段靖娃、杰娃在一起玩耍时候的情形。走马灯般在脑子里闪过的还有杏儿、父亲和母亲的身影，非常的清晰！

过了三天，天义德恰克图分庄段掌柜派的第二个伙计到了。他也是骑着骆驼赶来的，传段掌柜的话：贴蔑儿拜兴的驼队改道去乌里雅苏台！

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一次恰克图和买卖城闭市，光是归化前往恰克图的驼队在半道更改路线的就有十八支呢！有的去了库伦，有的去了多伦，有的干脆原路返回。商家损失很大。受损的不只是归化的商户，中国其他的商人，俄罗斯的商人也一样！甚至程度更甚一筹。俄罗斯商人计划输往中国的小麦、药材、牲畜、皮毛等货物大量积压在恰克图的仓库内。货物积压，资本积压，苦不堪言！有许多货物还是从俄罗斯中部的乌拉尔山长途运来的。

驼队到达乌里雅苏台时，远远地看见那一片熟悉的建筑，海九年的心就咚咚地跳起来，这里是他曾经生活了三年的地方！这里的城市和草原的每一个地方差不多都印着他的脚印。一种亲切的、温暖的回忆在他的心里荡漾。乌里雅苏台与他在的时候相比，已经是面目全非，许多中国人开设的店铺消失了，街市上俄罗斯商人开的店铺已经占了绝大多数。这片草原的新主人如今是色棱王爷。

驼队穿越乌里雅苏台城，在当地向导引导下走进乌里雅苏台城东北的一座大院，海九年闭着眼睛都能认出这是天义德商号的分庄！贴蔑尔拜兴的驼队就地卸驮歇息。

晚饭的时候海九年听到一个惊天消息：不久前就在这里，大盛魁乌里雅苏台分庄与俄商巴达玛耶夫公司因为争夺商业地盘发生冲突，导致双方发生械斗，大盛魁铺伙死亡一人！俄罗斯商人和当地牧民也有八九个人在这场械斗中受伤。商业的活动被蒙上了血腥的气氛，这件事不但震惊了草原，也震惊了千里之外的大清朝廷。库伦办事大臣乃至北京的理藩院都过问了乌里雅苏台事件，就连慈禧太后都被惊动了。于是盛怒之下的大清皇帝立刻毫不犹豫地宣布关闭买卖城！

关闭买卖城和恰克图市场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许多次。但是每次闭市遭受损失最大的是商人，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商人。驼道停滞，货物囤积于买卖城和恰克图，商人们坐吃空耗，日晒雨淋，货物损失惨重。这一次贴蔑儿拜兴运输的是天义德商号的货物，货物被妥善地安排存放在了库房内。

骆驼全部放场了。没事干的驼夫们就地休息。

但是海九年的捎货只能是堆在院子里。不但没地方堆放，更要命的是不允许他私自出卖。喀尔喀草原市场早就被大盛魁几家大的商号垄断了，根本就没有无照小商人插足的余地！对于海九年来说唯一的希望就是等待恰克图开市，而恰克图开市遥遥无期。无奈之下海九年只好求助于胡德全：“胡驮头，你就帮帮我吧！”

“怎么帮你？”

“你出面和天义德的小掌柜说情，把我的货收了吧。”

“你不是挺有本事么？”

“这种时候胡驮头就不要取笑我了。”

“不是我不帮你，”胡德全说，“前几天你没听李伙计说，天义德商号自己的大黄还堆在库房里没辙呢！有三万多斤呢！”

“天义德家大业大，不在乎再多海九年这一点儿。”

“胡驮头有面子！”王锅头也在一旁帮着海九年说话，“你就替九年说句话吧！人都有个马高镫短的时候。”

“好吧。”

胡德全答应了海九年的请求，找到天义德管库的小掌柜好说歹说总算是把海九年的大黄给收了。给了个归化的价格，算是没有赔本。海九年对胡德全短不了一番千恩万谢。胡德全说：“你也别光是嘴上谢我，回到贴蔑尔拜兴你好好请我喝顿酒才行。”

海九年当下爽快地答应了。

单从账面上算不算赔，可是白白搭上了一峰骆驼的脚钱，到头来买卖还是赔了。离开大盛魁海九年所做的第一桩买卖就这样收场了。

贴蔑儿拜兴的驼队就住在天义德商号的客房，屋子里炭火烧着，温暖舒适的感觉真的是太让人舒服了。在雪原上跋涉了三个月，就像是踏进了天堂的感觉。驼夫们议论乌里雅苏台发生的事情。

驼队在乌里雅苏台一住就是半个月，等待消息，希望买卖城和恰克图的生意能够重新开启。但是希望渺茫。

吃饭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议论就在头脑简单的驼夫们中间展开了。

“为什么要关闭市场？放着好端端的买卖不做……”

“有钱不赚，是和银子有仇啊？还是咋的？”

“说过了，是因为打架。”

“不是打架，是械斗。”

“一个样，就是打群架。”

“说法不一样。”

“要命的是打架的是俄罗斯商人和中国商人，成了涉及国际间交涉的事情。”

“皇帝为了惩罚俄国人，就关闭买卖城。这样一来俄国人就赚不上咱的钱了。”

“可是中国商人也无钱可赚了！”

“以往每次买卖城闭市都是针对俄国商人的，是对俄国政府的惩罚。”

“这次可倒好，却是在惩罚我们自己。”

“其实哪次闭市都是既惩罚俄国人也惩罚我们自己。我们的皇帝，一有事就两边一起打板子。”

……

这种议论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更不会有什么结果。说到哪儿算哪儿，说完也就完了。

在等待消息的无聊日子里，大部分驼夫和驼户掌柜都到乌里雅苏台大街上玩耍去了。在乌里雅苏台城里有许多可以玩耍的地方，宝局房、美人桥……归化城有的东西乌里雅苏台差不多是应有尽有！最初的日子大家都很兴奋，但是等到相同的日子过去半个月后，人们的心理就开始发生变化了。无聊的生活激发了驼夫想家的情绪，首先是刁三万忍受不了了。他找到胡德全，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不行！这可不是我的生活，既然没有什么事情我就得回家。”

有人嘲弄道：“想你的麻脸老婆了吧？”

“这里的美人桥上有的是美女，比你的麻脸老婆漂亮多了……”

“不一样！”

“女人哪里的都一样！”

“你们不知道，”蹇老三说，“咱们的刁掌柜是心疼自己的钱呢。”

“是啊！”

“其实我也舍不得呢，挣钱不容易。”

于是大家一起喊起来：

“我也得回家！”

“我也得回家！”

“我也得回家！”

“嘿嘿！今日这是咋了？”胡德全拿奇怪的眼神把在场的人看了一圈，“没出过门啊咋的？”

“是待在这里没事干。”

“虚度光阴！”

“对！回家吧。”

胡德全带着大家的问题去找天义德分庄的主事掌柜，得到的答复是：“继续等待！”

大盛魁 2 第二章

一

灰色的雾霭弥漫着，天刚蒙蒙亮，归化城内的大街上还冷冷清清的。偶然可以看到一两个挑水的汉子，晃晃悠悠地从街面上走过。他们的木制水桶的钓钩上有铁环在哗啦哗啦地响，声音显得很响亮、很悦耳。从大东街的巷子中驶出一辆马拉轿车，车倌吆喝着赶着车，从挑水的男人身边超过去了。这是一辆精致的轿车，挂着蓝布的帘子。归化城北门，两扇巨大的城门吱吱嘎嘎地叫着被守门人推开了。城门刚刚打开，那辆神秘的轿车就到了。出城后轿车径直往西而去，沿着河沿拐上了牛桥。马蹄嗒嗒，在清晨的郊外大道上显得特别响亮和迅疾。不到半个时辰轿车就来到了西郊龙王庙旁边的董家花园。

轿车停下来。车夫撩起轿帘小心翼翼地扶着一位长者下了轿车。长者身着普通灰布大褂，头戴一顶瓜壳小帽，下巴蓄着稀疏的黑胡子，移步走向董园公义地。

坐落在归化城西郊西龙王庙旁边的董家花园内有一个厝放尸骨的园地。这片园地原本是董家花园的一个组成部分，坐落在花园的东南角，后来成了暂厝山西商人的一个地方。四亩宽的场地原本是一片荒地，董家将这片地买下之后打了围墙，植草种树加养花，于是成为一个景致，很是幽静。最初董家花园的主人答应在他们的果园里厝埋死人，只是为了结交官吏和富商。那些死者生前都是官吏和富商的亲朋好友，而且都是晋籍人士。暂厝的意义在于，等到这些尸体变成“干丧”以后，好往原籍搬运。于是这里就成为归化地方一块新近出现的公义地。

说到公义地，在归化城的西郊和南郊大约有十几处，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山西籍的人士，诸如那些走西口的商人、打工的农民、做工的匠人、唱戏的和游走艺人等。他们中间因为疾病或自然灾害不幸死在了归化，公义地就是埋葬他们的地方。它是地方官府和商社组织举办的一种善举行为。一般来说公义地都有人管理，死人的坟头按行排列，坟头上编有号码，还有详细的登记簿，记载着死者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死亡时间、原因、地点等信息。

在那个缺少社会保障的时代，人的生命显得非常脆弱，天灾人祸、疾病、灾害时刻都可能夺去人的生命。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为那些死魂灵安置而开辟园地，于是就有了大片公义地的出现。在归化城除了这些公义地之外，还有另外两处体现人性关怀的善举，就是“梦楼当”和“大炕”。关于“梦楼当”和“大炕”很有些说道。“梦楼当”不是买卖字号，更不是当铺，它是坐落在归化城东郊孤魂庙西北的一片荒地，荒地的旁边矗立着几间破破烂烂的房子，是存放死尸的地方。遇有饿死或冻死街头的乞丐或无业游民，商会、同乡会或是乡耆、地保就雇佣“灰堆”把尸体舁到“梦楼当”。

在归化凡是做这些舁死人、烧死人、埋死人营生的人统统被称作是“灰堆”。“灰堆”是低贱行业中的低贱者，他们靠舁死人挣几文少得可怜的钱，或者冒着感染疾病和遭遇道德谴

责的风险剥取死人身上的衣服卖几个腌臜钱来养命混日子。

只因为这种寄存尸体的方式与当铺存放物品的方式似有某种相通之处，因而被称作“当”。“梦楼”颇有些诗性幻想的味道，它的得名肯定与某一文人学士有关。当铺存当的是财物，这里存当的是死人，区别仅此而已。“梦楼当”也有管理，平常日子存放死人的房子都用土坯封死。只有到了每年阴历的二月和八月才撤开土坯，打开洞集中处理两次，届时撤开封口的土坯把尸体全都搬出屋外。有人认领的尸首就由主家缴纳若干银两作为保存费用而后将尸体抬走，没人认领的就抬到小黑河烧了。浑水翻滚的小黑河岸边就成了那些死者的终点站。随着滚滚的浓烟，他们的身体和死灵魂就都脱离了这个苦难的世界。

“大炕”的地址在乃莫齐召前，它的功能与“梦楼当”略有不同。“大炕”是专门隔离病号的地方，就是专门处理那些即将死去却还没有死，身染重病的穷苦人的地方。那时候归化道台和土默特衙署合作在隆寿寺街设有简陋旅舍数十家，置之于隆寿寺前的空地上，专门用以收容乞丐和流浪汉中那些染有疾病者，也给此地起了一个含义朦胧的名字，曰“大炕”。归化人都知道谁要是一旦被抬上了“大炕”，那就是在阎王爷那里给你报上名了。

再说神秘的扫墓长者来到董家花园内的墓地后，他把车夫和轿车留在园子外边，自己一个人走进墓地，顺着林间小道来到一个形制很是特别的厝房前。长者打开随身携带的包袱，取出一些供品和烧纸，还有一些纸钱。把供品摆好了，然后老人跪下，把带来的烧纸点燃，就着火把纸钱也都烧了。

老人一边磕头一边说道：“海掌柜，收下这些纸钱吧，你暂时先用着……我知道，人死是不能复生的。今天不管我怎样做再也无法挽回你的生命，更无法洗刷我的罪过。既然是我造下的孽我就应该承担所有的责任，今生今世我愿做牛做马服侍你！做你的孝子！赡养你的老人，养育你的儿孙。你是为了大盛魁的利益而牺牲的，你的死是我决定的，你的命是我拿去的。我实在是不得已啊！为了大盛魁的利益，为了大盛魁的生死存亡，我不得不出此下策……”

厝房和厝房里的死人海掌柜都沉默着。

人们不会想到，这个长者就是威震整个北中国、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的大盛魁商号的大掌柜王廷相！

大掌柜继续说道：“可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魂灵重见天日的时候终于盼到了——用不了几天，等大盛魁账期一过你就可以荣归乡里了！就能清清白白地与家人团聚了！我要为你的冤魂昭雪！我要让天下人都知道，大盛魁的掌柜海仲臣是一个清白的人！你死有所值。大盛魁的人不论是掌柜还是伙计、财东，世世代代都将铭记你的英名！”

说着，大掌柜竟流下了眼泪。

咳嗽声震动了纸火的火苗，火苗跳动摇曳起来。眼泪从大掌柜的眼角溢出来。接下来的咳嗽声似乎震动了静静的树林，鸟儿扑棱棱地飞起。

大掌柜把手帕从嘴上拿下的时候发现上面有了些许鲜红的血丝。看着那血丝，他长长地哀叹一声，觉得眼前的光线突然转暗，于是闭上了眼睛。

大掌柜知道自己的病是沉重了。三年前那场大厮杀虽说是大盛魁取胜了，但是所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巨大的。不仅仅是海仲臣的性命，还有数以十万计的银两以及大掌柜的健康。那场厮杀之后，大掌柜身体可以说是每况愈下，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在焦心的思虑之中度过了多少个难眠的长夜。

天光大亮之后，几个衣衫褴褛的抹鬼人在看坟老人云二爷的带领下来到海掌柜的厝房前。这些专门为墓地服务的受苦人是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民间把他们称作是抹鬼人。

那些抹鬼人一个个满脸的疑惑，其中一个年轻一点的指着棺柩前的供品和烧纸的灰烬，说：“怪了，大清早起的，已经有人来祭奠过了。”

另一个蹲下去拿手触触纸灰，说：“还烫手哩！”

“刚刚有人来过。”

其中一位年长者说：“这你还不明白？这死主是个有钱人！”

另一个说：“你们都不清楚，这里还不只是个钱的问题，你知道这位死主是什么人吗？”众人都摇头。

那领头的向周围看了看，压低声音说道：“他不是一般人，是大盛魁的掌柜子！”

“啊……”

领头的接着说：“他是被自己人害死的，为的是掩盖大盛魁走暗房子的秘密……”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过去光听说买卖人奸诈，想不到买卖人还心狠呢。”

“海掌柜死的事满归化的没有人不知道，他犯的是死罪！是董家财主给他收殓的尸首……”

“这事咱说不清。”

“行了，你们知道就是了，再不要往外传。动手干活儿吧。”

“唉！再咋的也是谁死了谁最可怜，你们看这不是棺内的人流出来的汤，都干结这么厚了。”

“三年了，换作别人不是被野狗吃掉了就是被舁到小黑河烧了。”

抹鬼人说得不错。三年前海仲臣的尸体被官府悬挂在北门城楼上示众九日，是董家花园的主人董国玺，冒死将他的尸体收殓起来的。董国玺将海掌柜的尸体暂厝在自家花园的义地内。当然这一切全都是大盛魁王大掌柜暗中委托的，那时候大盛魁正躲避风头呢。说好了待风头过去再做处理。董国玺与大盛魁也算得上是老相与，王廷相把这样机密的事情交给董国玺也是大盛魁对董家的信任。

大掌柜对董国玺做的工作很是欣赏。董国玺是一个讲究信义的人，除了果园他还拥有水地几百亩，门下有好几十个长工做活，每年光是种庄稼得到的收益就颇为丰厚，他当然不缺钱也不爱财，所以大掌柜送他的银两他全都用来为海仲臣修了临时的墓葬。

几年间大掌柜每逢清明、七月十五几个祭鬼的节日，都要亲自前往董家花园的义地去烧纸悼唁。

一般的叫做垒子，像海仲臣那种规模又大又上讲究的就叫厝房。几个抹鬼人干了大半天，终于将海仲臣的厝房修整了一遍。干完活儿坐在地上吸烟休息，正要离去时，忽见大道上有一骑一乘向这边跑来。抹鬼人都站在那里看，猜测着来人的身份。

那马跑进了园子，为首的抹鬼人认出了来人，喊道：“贾掌柜！你来得正好，厝房我们做好了，正要交工回城呢。”

贾掌柜下了马连那厝房看也没看就说：“老张，你们先别忙着走。”

抹鬼人以为贾掌柜对他们的活儿不满意，就说：“哪不合适我们再修修，贾掌柜你只管吩咐就是了。”

贾掌柜说：“你误会了，老张，我晚来了一步就让你们白做了活儿，这厝房白修了，还得拆。”

“为什么？”老张不高兴了，抢白道，“我们抹鬼人虽说是做人下贱，可贾掌柜你也不应该这样耍笑人。刚刚做好的活儿，连泥还没干呢就又要拆。早知道要拆何必要我们来垒呢？”

“不是我姓贾的耍笑人，”贾掌柜笑着解释，“总号的大掌柜刚刚吩咐下话，要起灵柩。”

“要起棺？”

“对，是要起棺。”

“做什么？”

“好事情，这棺柩的主人总算是熬到头了——他要荣归故里了！”

“噢……原来是这样。”

抹鬼的人们都说这当然是好事情。

贾掌柜说：“一会儿还得麻烦几位哥们，帮着扛房的师父将棺木起出来，放在太阳地上好好晾晒晾晒。”

贾掌柜打马跑出了公义地，在义地的栅门口勒住了马，喊道：“老张，这活儿千万不敢耽误！半月之后棺木就要起程。”

二

归化城的生活被一种特别的慵懒笼罩着，表面看还是呈现出安定和平稳。北门城楼上的晨钟暮鼓引导着百姓的作息，它们把灾难与不幸掩盖在钟鼓声中。一些古老的规则控制着城市，也控制着大盛魁商号，控制着归化城人的生活。依照这个看不见的铁的规则，大盛魁商号如期召开了它的三年一届的财东会议。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历来十分棘手的大盛魁的财东会议，竟然在悄然之间顺利完成了。

大盛魁归化城的龙头大商号，市场影响力巨大，社会关系极为复杂，相与联络非常广泛，业务来往十分繁杂，往往一个经营谋略的改变，一个重要的人事变动，都会牵扯到社会上的敏感反应。因而不仅本号人士关注，本地行业人士关注，官府关注，甚至连数千里之外的地方都会关注。比如归化这边开大盛魁的财东会议，远在杭州的当地茶庄会专门发来贺信。会议期间来自各地的贺信、贺礼、宴请不断。往往会议还没开始，宴请就已经开始了。有能力的官府和商业实体都会通过各种渠道设法影响大盛魁的人事安排和经营方略的制定。

相与们当然更是密切关注！这毕竟是息息相关、利益攸关的事。尤其是依赖大盛魁生存的大小作坊和工厂，在归化、在周边各城市数量非常大。做鞋靴的、做木碗的、做食品加工的、经营驼运的，包括饮食行业也都希望大盛魁照顾自己的生意。一年下来大盛魁在饭馆消费数量庞大，像归化城最大的旅店通顺店有一半的生意是来自于大盛魁，他们都是靠大盛魁吃饭的，其中有不少干脆就打着大盛魁的牌子，当然是得到大盛魁允许的，一旦贴上“魁”字商标，无论什么商品在市场上一概畅行无阻。

王、张、史三姓财东代表如期来到归化城，都在总号预先安排好的客房住下。这是一个阴沉沉的初冬的下午。会议就在内院的小客厅召开，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小院内清静得都让人纳闷！总号里的掌柜和伙计，全都惊愕于这份少有的清静，他们互相见了面都摇头眨眼吐舌头，表示难以置信，表示分外地欣喜——省事啊！

往届的结账会议，又有哪一回不是把大盛魁总号弄得天翻地覆？数十户财东拥挤在大院内，出出进进、吃喝拉撒、议论纷纷，时不时地提出各种合理不合理的要求，不管怎样，掌柜都得应付。每一次结账会议，掌柜、伙计没有被折腾得焦头烂额是不能算完事的。

大账房内几十架算盘噼里啪啦地响着，是一片繁忙的景象，有序而紧张。来往账单在先生们头顶上的细铁丝上飞来飞去。一位先生手里拿着一份账单走到坐在屋门口的领班跟前说：“这份货单子我和库存账单对不上。”

领班接过账单仔细看着，说：“这事我不用看，三年的陈账了。这样吧，你等等，我去请示大先生。大先生点头就把它销了吧。”

过了一会儿，领班从外面回到大账房，那位先生迎上去问：“怎么样？”

领班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话，却兀自发起了感慨，说道：“哎呀呀！你猜猜大先生在做甚？”

“在……忙吧？”

“忙？哼！”领班先生说，“一个人在抽水烟呢！”

“好清闲啊！”

“是啊，我都奇怪呢。往次结账会议那真的忙得四脚朝天！”

“岂只是一个‘忙’字能够了结，那简直就是上上下下被弄得焦头烂额！”

“还是大掌柜能耐啊！一个改革就把一百多财东出席的会议变成了十几个人的小会！”

“正德是功泽后人！……”两人感慨了一番，那先生才问：“对了，那笔呆账大先生怎么说？”

“大先生说销了吧！”

本来在归化城大盛魁地位就特别，它的一举一动都特别引人注意。以往作为大盛魁的财东，来到归化城一个个都是趾高气扬，气壮如牛，优越感十足，常常在会前会后逛街走市，游走赌房妓院，难免滋惹是非。曾经发生过的财东与活佛冲突事件，就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伙计们小心翼翼地伺候，稍有不慎就会招来麻烦。就连掌柜们在财东跟前也都是敛声静气，恭敬有加，不敢有丝毫怠慢。只要听到财东有什么吩咐都立刻放下手里的营生去办。如此一来就严重地影响了字号的正常业务，那些本来应该住在大盛魁客房的被迫移到城中的客栈。大盛魁自己的客房全都被财东住满了。因此客商们怨言颇多，也没办法。这些人是财东啊！财东的意见和评价决定着掌柜们和伙计们的命运。所以在结账会议还没到的时候，字号就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大家，千万注意伺候好财东。免得招惹是非，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现在好了！还没什么感觉呢，结账会议就已经结束了。大盛魁城柜上下真的是大喜过望！大家都惊叹于大掌柜的铁腕！要不是三年前大掌柜坚决地改革财东会议的程序，把财东会议改成财东代表会议，事情哪能这么简单。负责交际部的贾晋阳掌柜如释重负，他对王福林发表自己的感慨：“我之前做了周密的安排，一切事情都做了最坏的打算。结果会议竟这样简单就结束了！……真是难以置信。”

“我的手里都捏着一把汗哪！”

“要不说人们对大掌柜就佩服呢！真的是功德无量啊。”

“不是一时一事，给后人都铺平了道路。”

“是啊，你想想，以前财东会议光是从晋中来的财东户就有一百多家，现在只有三个代表就把事情办了。多简单！”

“以后不管是谁执掌大盛魁，财东会议都好开了。”

……

岂只是贾晋阳，总号上下掌柜和伙计无不是如释重负，都感叹要不是王大掌柜改革了财东会议的方式，哪能有今天这份轻松和清静！有了切身的感受，因此再看着大掌柜的时候眼神中不免就多了几分崇敬。

财东会议结束后的当天下午，大盛魁归化城总号，一个衣着整齐的小伙计走出大门，他一路小跑着穿越了小东街、大北街，出了北门。大盛魁的小伙计沿着扎达海河左岸石砌的河堤向南跑了不足一里穿过了牛桥，依旧是一路小跑着来到了坐落在扎达海河右岸的道台衙署。这一路走得十分辛苦。北门外的道路塞满了许多民工，锹铲筐挑在忙碌着，身穿公服的衙役一个个手提鞭子或腰刀在工地上走来走去，监视着干活的民工。他们都是道台衙门派出的监工。按照新任道台张国筌的命令，归化城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改造。

接待他的是道台衙门的文案项怀义。

“我叫善元，是大盛魁王大掌柜的贴身伙计。”善元从怀里掏出一封信交在项怀义的手里，说，“这是我们王大掌柜亲自安顿的事，要我把信交给道台大人。”

“咦！不对吧？”项怀义上下打量着小伙计，说，“你怎么会是大掌柜的贴身伙计呢？你是个骗子吧？大胆歹徒你如实招来！”

“项大人息怒！”善元不慌不忙地解释说，“我就是大掌柜的贴身伙计。”

“不对！大掌柜的贴身伙计我认识，我都能叫得出他的名字——叫……靖安！”

“原来是叫靖安。”善元说，“不过靖安已经不在大掌柜身边做事了。”

“靖安哪里去了？”

“柜上调他去了恰克图，此刻正在驼路上呢。”

“哦，是这样。”

“我是十天前刚刚接替靖安的。”

“哦，是这样。”项怀义说，“我知道了。”

“项大人不见怪我就是了。”

“我见怪你做甚！？”项怀义说，“我早就听说了，你们的大掌柜是个很挑剔的人，他信得过的贴身伙计很少，自从那个名叫古海的被开销以后他已经一连换了好几个贴身伙计了。我看你恐怕也待不长……”

“谢大人！”

“我知道了。”项怀义打住话头接过信，看了看信皮上的字，对善元说，“你回王大掌柜话，就说张大人此刻不在府上，过一会儿我就去把信交给他。”

善元说：“张大人此刻在哪里？我把信送过去。”

“你……有所不便，”项怀义迟疑一会儿说，“张大人的住处还是我亲自去吧。”

“这个……那就烦劳项先生了。”

项怀义把善元打发走了之后，对两个衙役简单地交代了几句就匆匆地迈出了门槛。这项怀义年龄在二十八九岁，是张国筌妻子的一个远方侄子，别看他只是在乡试考中了秀才，但是为人却是十分地灵秀，办事周详，眼路宽阔。项怀义跟随张国筌左右，很是能为他出谋划策。

张道台上任，使整个归化道台衙署显得焕然一新。改组了道台衙门的班子，一律录用讲京腔的北京人，走进道台衙门听得是满口的京腔。这一条颇受新城满人的赞赏。绥远城的满人操的也是京腔，道台衙门的京腔使他们感到亲切，也似乎是文明一些。北京乃天子脚下，就是一般的庶民百姓只要他张口能讲一口京话也自觉带三分傲贵之气。项怀义不但是公事上做事利索，就是在私人方面也为张国筌个人做过两件漂亮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在归化城城西的宁武巷购置了一处院子，归化人都知道这宁武巷连同和它毗连的杨家巷是归化城有名的富人住宅区。

宁武巷处院子连同院子的女主人都是项怀义为张国筌安排的，这女子原本是美人桥一位名妓，名唤路涣涣，生得分外妖娆、百媚千姿。是项怀义从中搭桥把路涣涣收做了张国筌的二房。

项怀义刚来归化的时候，只是道台衙门府的四个协理通判之一。一年之后，张国筌便把从杀虎口移过来的最大的税关——塞北关交给了项怀义管理，并且以归绥道的名义通过山西巡抚奏准清廷，任用项怀义为札委归化公艺局提调差使，官从六品。算是对项怀义的投桃报李。然而项怀义对他的六品乌纱并不特别放在心上，为人做事颇为随意。一日公事完毕，便脱去公衣，换上随心的便装。若是在夏天的日子里他就身着一件细白夏布衫，长衫的内里穿一件纺绸小褂裤，脚上是一双竹布袜子，玄色贡缎面的双鼻梁鞋，整个人看上去活脱脱是一个纨绔公子哥儿。

项怀义来到一座幽静的院子门前，轻轻地敲了几下门环。单从外表看这是一座普通的四合院民宅，正房四间，东西厢房各两间，南房三间，倚着南房的东南角是一个门楼。整个院子是灰色调的，灰色的砖、灰色的瓦、灰色的墙，用白石灰勾勒出来的砖缝，非常整洁。这座院子的大门通常总是紧闭着的，就连左右邻居似乎也从来没有看到过宅院主人的真实面目。这是一个破产商人的宅院，自从宅院易手之后张道台就经常住在这里了，他给了那宅院新的女主人以妾的名分。这宅院显得十分神秘，往来的客人很少，但都是体面的上流社会人士。客人们往往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敛声息气。其实这宅院对张道台来说更是一个私下里办公事的地方，在公堂上不便说的话，不便做的事，便都在这里悄然完成了。

随着一阵沙沙的脚步声走近，院门打开了，出现在项怀义面前的正是路涣涣。项怀义随着路涣涣走进院子，绕过照壁径直来到正房子跟前，还未等路涣涣言声就听见从屋子里传出

一个男人的声：“是怀义来了？”

路涣涣轻声说道：“大人，正是项先生！”

只听张道台说：“让他进来吧。”

还没有进门呢，项怀义就闻到一股奇异的香味。他踏进门槛，看见张道台正躺在炕上抽大烟呢。

张道台吸足一口烟后把烟枪递给路涣涣，另一只手接过项怀义递给他的信封。张道台脸上现出了不耐烦的表情，一边从信封内抽出信瓤一边问：“是买卖城来的紧急公文吗？是又出了什么乱子了吗？”

“不是，”项怀义回答，“是大盛魁送来的请柬。”

“哼！”张道台鼻子里哼哼着表示着自己的不满，用目光指指炕边的凳子说，“你坐吧。”

路涣涣也在炕边坐下，亲自装了一炮烟点着了递给项怀义：“项文案，你也抽两口。”

张道台把目光从信上移开，看看项怀义说：“大盛魁又闹什么花招？”

“不清楚。”

“不管他，既然是大盛魁的事，我就不能推辞，去吧！”张道台把请柬丢在一边重新拾起烟枪吸着，把一口烟深深地吸入肚子里。然后问，“没有什么别的消息吧？”

“就是铸银的事儿。”

“你是说大盛魁在北京理藩院活动争取铸银权利的事吗？”

“是！”

“我知道，王大掌柜为这事往理藩院跑了不是一次两次了，算是下了大本钱了！”

“听说是给恭亲王送了纯金铸成的金牛。”

“是给恭亲王的生日贺礼，恭亲王属牛。”

“不管下多大本钱也是合算的事，把铸银的权力拿到手就是代表朝廷做事了！”

“那是。”

“不过我听说俄国商人在喀尔喀折腾得很凶，不少地盘的生意已经被俄罗斯人给抢过去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不平静啊！英国人也在动驼道的脑筋。”

“听说了，不过大盛魁在草原上有百年以上的根基，基础深厚。俄国人轻易动摇不了。”

“对！大盛魁不是胡雪岩。”

“就算是俄国人、英国人、日本人、法国人，归化的洋人他们全都加在一起，也未必就能弄得过大盛魁。”

“看来我们道台衙门和京帮商人还得看着大盛魁的眼色行事。”

说了一会儿闲话，张道台才把请柬拿在手上看。

“大盛魁是什么掌柜故去了，要闹这么大动静？”张道台把请柬看完了，隔着烟雾问项怀义。

“名字在那请柬上写着呢，是一位姓海的掌柜。”项怀义紧吸了两口大烟，嘴里倒着气说。

“我看着他写着姓海了，可是我好像没听说过大盛魁有个姓海的掌柜子。”

“大盛魁掌柜子多了，大人哪里会一一都认得。”

“你刚来归化不久不明白的，大盛魁的掌柜多是多，可主事的也就那么几个。能闹出这么大动静的掌柜子我们应该都认识的。”

“那小人就不知晓了。”

“等打问清楚了再说吧。”

“是，是得闹明白才行。”项怀义赶紧把烟枪递还张道台说，“不然随便一个小掌柜死了就请道台出面，岂不把四品官累死？”

“累死我倒好说，就怕是坏了规矩。”张道台说，“地方上没有规矩可是不行，不能随便什么事都把我这个道台拿出去。”

“我明白了。”

项怀义退出了屋子。

现任的归化道台张国筌可不像他的前任胡道台那样糊涂，他早就知道自己到归化来任期有限，做官的时光相对来说总是短暂的。俗话说铁打的官府流水的官，张道台是个目光远大的人，他知道自己的官总有做满日子的时候，所以他早就积极地为自己辞官后的生活铺垫后路。张国筌决定留在归化做生意了，一连待了好几年他认定归化是一个滞金纳银的好地方。张国筌看好了，他也要做驼道生意！也要做俄、蒙的生意！他要做归化人所说的“长着三条舌头的商人”，他要过挣钱无数的生活！

张道台有他的优势，早年间张国筌曾经在通州做过漕运仓库郎，在漕运方面人头很熟。要说搞驼运他不行，但是要说搞漕运，那肯定是张国筌的强项。他计算过了，倘若他来做，就会水陆联运，节省不少运费。

张国筌注意到了英国人的和记洋行十几年前就开始在归化地方做皮毛生意了。大家都知道“和记”最早在上海登陆，其分号开遍了大清国一十三省，根基雄厚。他要是做这一行不会比英国人差。

但是现在张国筌头顶上还有四品官帽压着，所以计划也还只是计划而已，他得在其位谋其政。但是在位是在位，张道台的心境与刚上任时已大不相同，做事为人不再像过去那样小心谨慎，所以在道台衙门便经常看不到他的影子了。张国筌如今算是想明白了，不但官场上的事做得活络，而且插手了生意场上的事情。

其实张国筌早就有打算，他来归化的第二年就把自己的弟弟张国泰也弄了过来。张国泰到归化来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专门来做生意的。他到地方不久即在归化大南街开了一间京派买卖，字号的名称叫做“京履泰”。京履泰专营京货，百货、副食不拘其格。有张道台做后台，有京履泰带头，没有几年的工夫，京庄商号就像雨后春笋般地在归化城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归化城继山西商帮之后又一股不可小觑的商业势力。谁都知道，京帮商人的头面人物是张国泰，其精神领袖则是道台衙署的张国筌。

张国泰的京履泰差不多是和俄罗斯、英国、德国等洋商前后脚进入归化城的。短短的时间内，这座塞上著名的商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归化早已不是过去的归化。洋商的大量拥入，改变了归化旧有的格局。首先是坐商、零售商的市场被洋商占去不少。就算是通司商行的买卖也不是归化商人一统天下了。俄国人伊万的公司进驻归化，这个精明的俄罗斯商人依靠自己的坚韧与技巧终于把他的两只脚稳稳地站在了归化的土地上。他在大南街的有利位置开设了三间门脸的铺面，专门经营俄罗斯商品，色彩鲜艳的哈喇、俄罗斯标布、上等的皮毛吸引着归化的消费者。进入归化城的北门从大北街到大南街，洋商开设的买卖差不多已经连成片了。大街上随处都能够看到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走动。

三

卯时，道台专用的四抬蓝色布幔的轿子就把张道台舁到了大盛魁总号。

在迎宾的小伙计引领下，张道台一走进大盛魁前院就被盛大的场面惊呆了：宽敞的大院里早已挤满了人，黑压压的穿蓝布褂的人是字号内的伙计和掌柜，整整齐齐地站着，头顶的瓜壳帽子上都敷一块白布，每个人的腰间还系着麻绳。伙计们的前面是穿架裟的僧人，一个个合手闭目在彩色的蒲垫上端坐着，法鼓和法号手横着站在屋前的空地上。巨大的白色横联在屋檐下挂着，上书颜体大字：海仲臣先生千古！东西厢房的屋檐下、阁楼楼梯上到处都挂着白色的挽联。挽联的落款有天义德商号、元盛德商号、着老商会、小三号、万驼社、羊马社、毡靴社，还有洋行中的西伯利亚公司、英国人开的和记洋行等。其中一幅特刺眼，张道台仔细观看着，落款处竟然签着他的大名——张国筌！

碍于情面又不便问，只好咽下吐沫忍着。扭头看看，只见一位年长的喇嘛盘腿坐在垫上手捻佛珠呢呢喃喃地在念经，甚是眼熟。仔细一看，竟然是大召的住持达喇嘛！在诵经喇嘛的后排站着大盛魁商号的掌柜和王、张、史三姓财东；各家商号的掌柜，各家行社的主事人，还有高鼻子卷头发的洋人，都是些张道台熟悉的面孔。一个个表情悲戚，拿哀伤的目光看着张道台。

诵经声伴着法鼓、锣擦齐鸣，震得脚下的地皮都直颤。屋檐下、廊柱上、旗杆上、巨大的货垛子上……到处都挂着、贴着白色的挽联。

张道台眼前浮现出海仲臣那僵棍似的尸首在城头的木杆上悠来晃去，长发披散着，上面挂满冰霜的样子……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

“大人，这边请！”

引领的小伙计一连说了好几遍，张道台方才听见，他一边走一边看甬道两边的景致。

白色的嶂联垂挂着，数不清有多少层，里里外外密密匝匝，人就在嶂联之间穿行。

大掌柜王廷相身穿重孝在内院门口站着，亲自迎住了张道台。张道台诧异的目光在大掌柜身上停留了好一会儿，心里想今日大掌柜是在给谁当孝子呢？张了张嘴，终于没有敢问出来。大掌柜陪着道台大人进了客厅。大掌柜从道台大人脸上的表情猜出了他是有话要问自己，但是没有理会。进门后，大掌柜装作不明不白地对张道台说：“张大人，请上座！”

张道台却不肯就座，他拉住王廷相的衣袖上下打量一番，神态十分紧张。那眼光分明是在问：“究竟死了什么人让大掌柜身穿重孝？”

未等大掌柜发话，张道台使个眼色对善元道：“你们先出去一下，我与大掌柜有话要说。”

善元前脚刚刚跨出门槛，张道台就低声问道：“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大掌柜装糊涂：“道台大人问的是什么？”

“大掌柜为何身穿重孝呀？”

“为死去的海掌柜啊。”

“我是问你，这是为哪一位海掌柜做道场？”

“就是那位死在乌里雅苏台，后来又被你张道台吊在北城门楼子上的那个海仲臣。”

“啊！真的是他？”张道台惊愕的面部表情显得夸张得有些过分。这一点大掌柜自己也觉察了，他笑道：“张大人不必如此。先坐下，有话慢慢说。”

大掌柜几乎是摁着请张道台在椅子上坐下。

“这……”张道台怔在那里，讷讷地问，“王大掌柜，你这不是在与我张某人开玩笑吧？”

“我王某哪敢与大人开这等玩笑？”大掌柜认真地说，“敝号真的是在为海仲臣海掌柜做吊唁。”

张道台不等王廷相把话说完，脸色立刻就变了，说道：“王大掌柜，你你……你也太大胆了吧！”

“大人息怒！”

张道台哪里还能按下心中的怒气，厉声说道：“你也太大胆了吧？！……太过分了！”

“大人！听我说，”王廷相解释道，“前次处分海仲臣确属冤枉！”

“三年前是我张某人亲自下令把海仲臣的尸体在归化城北门城头悬挂三日，事隔三载大盛魁为海仲臣做道场已属与本府对抗，今日又要我亲自出席，这不等于是我在公开为其平反昭雪吗？我堂堂朝廷钦命道台岂能如此被人挥来喝去。我原以为只是结账会议完结请我赴宴呢，哪承想居然是这等事体，既是如此恕我张某人先行告辞。”

盛怒之下的张道台把双拳抱在胸前朝王廷相照了照，扭身就朝客厅外走。

在场的人全都被张道台的举动弄傻了，面面相觑。

“张大人息怒！”惊慌中贾晋阳扑到张道台面前挡住他的去路，“大人留步！”

“闪开！”

只见张道台胳膊一挥就将贾晋阳拨到一边。

大掌柜也不去追，只是沉着脸望着张道台离去的背影。

“怎么办？”贾晋阳问大掌柜，“我去把张大人追回来……”

大掌柜伸出秃手把贾晋阳挡住了。

反应灵敏的李泰追上张道台：“大人请留步！”

张道台站住了。

内院陷入一片寂静。

李泰靠近张道台低声说：“请张大人给王大掌柜一个面子……”

“哼！要我给他面子？”张道台愤愤地说着看了大掌柜一眼，指着铺天盖地的挽联挽幛说，“也成，让他先行把这些东西全都撤了！我就留下。”

没想到张道台一下就把球踢到了大掌柜的脚下。

在场所有人的目光唰地全都集中到了大掌柜的身上。只见大掌柜黑色的长眉在眼眶上抖动着，目光凝视着张道台，半晌不说话。

“你撤还是不撤？”张道台又追问了一句。

只见大掌柜牙关紧咬还是不表态。

“好！大伙儿可是都看在眼里了——”张道台高声说道，“不是我张某人不给大盛魁面子，现在是大掌柜他不给我面子。当着在场所有掌柜的面，我再问一句：王大掌柜，这些挽联挽幛你撤还是不撤？！”

“我不撤！”大掌柜说，“我一个不撤！”

“嗨！那就休怪我张某人无理了！”

说话间张道台扭身就朝月门走去，眨眼间就消失在了月门的后面，把一片寂静留在了内院。众人被张道台的气势震住了，面面相觑，都不知如何是好了。

再说怒气冲冲的张道台刚刚跨过套院的月形拱门，就听得外院一声高呼：“绥远将军衙门裕瑞将军到！……”

张道台像突然间被什么魔法给拿住了，愣愣地定在那里一动不能动。

正在愣怔间，就见王廷相、郦先生、贾晋阳还有天义德的李泰、郭玉，元盛德掌柜等一帮大大小小的掌柜和伙计纷纷走出月门，朝外院大门走去。大掌柜甚至在经过张道台身边的时候都没有停一下脚步。是贾晋阳给了他一个提醒，贾晋阳在经过张道台身边的时候停下了，贾掌柜扯扯张道台的衣襟说道：“张大人还等什么？”

“我等什么……”张道台自言自语道。也不知道是在问自己还是在回答贾晋阳。

贾晋阳笑了，说：“张大人还不去迎接裕瑞将军？”

“去，去……去迎接裕瑞将军……”

愣在那里好一会儿，张道台才醒悟过来，随即脚步匆匆地跟着众人走向大门。

身着一品武官朝服的裕瑞将军出现在大门内的时候，在外院的空地上已经黑压压地跪下一大片人。有大盛魁的掌柜、伙计，也有前来吊唁的各方人士，还有正在做法事的喇嘛和道士。不论什么身份，对朝廷钦命一品大官大家全都是尊礼有加。

“小民王廷相给将军请安！”

“小民郦喜元给将军请安！”

“……给将军请安！”

……

张道台急急跑过去，从人缝间挤上前，给将军跪下。

“下官归化武备道台张国筌给裕瑞将军请安！”

张道台一边给将军请安，一边心里连连叫苦：王廷相啊王廷相，我张国筌这一次又被你活活耍了。论官品，张国筌是个四品官，差将军六级呢。俗话说：官大一品压死人。这大六

品就更不用说了，那就是六座大山压在了张国筌的头上。

“各位请起！各位快快请起！”

“谢大人！”

跪在前面的人陆陆续续站起来，一边整理着衣袖，一边倒退着给将军让开一条道。

“想不到张大人已先我到了，”裕瑞将军来到张道台的面前，说道，“何必拘礼物！张大人请起吧。”

“谢大人！”

张道台低着头站起身，退到一边。

一品大员都来为大盛魁捧场，四品的张道台哪敢不买账！张道台尴尬非常，支吾了一阵后，只好跟在将军身后重新返回到内院。裕瑞将军与张道台不一样，他调任绥远刚刚两年出头，对于海仲臣事件的来龙去脉并不知晓。王大掌柜之所以敢如此大肆铺张地为海仲臣吊唁，也正是打了这个时间差，而折面子的还是张国筌。此时张道台只好客随主便，神色沉重，表情自然，跟着引领小伙计走到场面的前面在一张椅子上坐下。

在背景墙前面正中间的位置端端正正地摆放着海仲臣的棺木。史耀哪里知道这上好的柏木棺，是大掌柜王廷相亲自选料、亲自监工，早在三年前海仲臣遇害之年就制作完成的。完成后就摆放在大盛魁城柜内院的西仓房。那里原本是一连三间放置香料的库房，后来专门腾出来放置海仲臣的棺木。那棺木正面的堵头用料是三寸的柏木板，顶料和两侧全都是两寸半的木料。底座也是用的好柏木，加在一起整个棺木重达一千八百斤！当初把做好的棺木从棺材铺拉回大盛魁的时候是用了一辆三套马车，八个精壮的汉子喊着号子才把棺木抬上去。放进房间的时候就颇费了一番周折，首先宽三尺三、高三尺六的棺木头就进不了屋门，大掌柜下令把门板卸下来，又把门框摘掉还是不行，后来干脆把连挨门的窗户也一并卸掉，才勉强把做好的棺木抬进屋子里。

三年间，每到春天阳气上升大地回暖的时候，大掌柜就要把棺木油漆一遍。油漆用料也十分讲究，是从贵州贩回来的桐油。桐油滑润透亮，散发着香气。大掌柜不请油漆匠人，而是自己亲自操作。谁都知道大掌柜是双手残疾的人，是徒有一双秃手，平日里就是给自己穿衣喝水都要贴身伙计伺候，但是给海仲臣的棺木上油漆的时候，每次大掌柜都是亲自操作！绝不要人代替，也不要闲杂人员在旁边，就连贴身的小伙计善元也被他支到一边干别的去了。三年间把棺木油了三遍，再加上原来的第一层漆，海仲臣的棺木总共油漆了四遍。每次用漆是三十八斤，四次油漆总共用了一百五十二斤上好的贵州桐油！全都是大掌柜一个人完成的。

这样棺木的重量达一千九百五十二斤！

放置海仲臣棺木的房间不允许人随便进去，门窗紧闭。棺木可以从窗户缝隙看到，非常地雄伟。堵头的四周和棺盖儿上雕刻着精美的花纹。常常有好奇的伙计甚或是掌柜悄悄观看，都备感惊讶，也不敢议论。棺木在大盛魁城柜成了一个谜一样的东西，后来渐渐传出去，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张道台越想越纳闷儿：海仲臣这事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怎么事先自己就一点都不知道呢？心里责怪道台衙署的公人耳目麻木，项怀义不够尽心尽责。

在置放海仲臣的棺木的两侧，左面是喇嘛的队伍，右面是道士的队伍，各有七七四十九人。佛、道两家同时念经作法，场面十分宏大。

不知为什么，张国筌心里总觉得将军看他的眼神不大对，目光中闪烁着恶狠狠的意味。张国筌心里琢磨着，我什么时候得罪了将军大人。要知道将军可是一品大员，无论在巡抚衙门还是理藩院恭亲王那里递上一句坏话，自己都受不了。于是，他尽量赔着笑脸。他也没注意大掌柜王廷相从他的身旁走过去。张道台听见王大掌柜问将军：“请将军给大伙儿说两句话吧，难得有机会聆听将军教诲……”

将军没等大掌柜把话说完便说：“我刚由京城到达此地不足两载，人地两生，市面上的

事情多不了解，就不说什么了吧……”

“讲几句吧，将军！”大掌柜说，“您讲话有特别意义，对死者是安慰，对生者是勉励！”

“我就不勉强了，”将军把目光引向身边的张道台，“还是请张道台出来讲话吧！归化地面上的事张大人最是熟悉！再者说父母官也属责无旁贷。”

大掌柜走向张道台。

张国筌躲闪着。

大掌柜说：“既然是将军亲自点名让张大人讲话，想必张大人就不会再推辞了吧？”

“这个……不妥不妥！”

“有什么不妥的？”裕瑞将军道，“你是归化道台，地方上的事务理应关心。张大人出面讲话是正道！”

“那……”张国筌清清嗓子说，“我来说两句。”

大掌柜在旁边看着，心里忍不住笑起来。照理说，在这种场合请张道台讲话实在是在为难他。在归化谁都知道，三年前把海仲臣吊在归化城北门城楼上的正是他张国筌！那时候围观者成千上万，张国筌恶狠狠的样子，每个在场的人全都记忆犹新！现在，还是他这个人，还是他这张嘴，他要当众讲出与三年前完全相反的话，要讲海仲臣是一个克己奉公的好掌柜，遵纪守法的好商人，是归化商人的楷模……张国筌想一想，自己都觉得牙根发酸、脸发烫，脸上的汗流了下来。他扭脸看看，目光正好与大掌柜的目光撞在一起。大掌柜的目光冷峻、强硬，他仿佛听到“砰”的一声响，心里颤抖，马上后悔起来。

“我……大掌柜！”

豆大的汗珠从张道台的脸颊上滚下来，那样子简直都要哭出来了。一副可怜相都让大掌柜可怜了。

“大人您就不必推辞了。”

“还是请将军讲吧。”

“何必，”将军冷冷地道，“张道台不必推辞。”

“这……”

“这有何难？！”大掌柜的眼睛布满红的血丝，“想当初张大人在归化城北门外面对数万民众是如何讲的，今日还怎么讲就是了。”

数百张面孔对着他，其中许多人的眼睛里放射出迷茫的、困惑的、期许的光芒。

“好，我讲……”表情沮丧的张道台朝前跨出一步，“大盛魁诸位掌柜和伙计！诸位朋友！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是为了一个冤魂的归乡，他就是海仲臣掌柜……”

大掌柜端正地站着，表情庄穆。

张道台讲话后喇嘛们开始诵经。

吊唁活动的主事人是大召的主持达喇嘛。

达喇嘛宣布海仲臣的吊唁活动正式开始。接着坐在达喇嘛身后的两排总共八名喇嘛一起吹起了法号。一丈五尺长的法号一起响起，声音大得整个归化城全都能听得到。

张道台觉得自己的身体在法号制造出来的声波中一个劲儿地颤抖。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恐惧感袭上来，他的心也跟着颤抖起来。他仿佛看到被吊在北门城楼上的海仲臣，那具像冰棍似的尸体在寒风中摇摆，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

张道台听着。

喇嘛念经的声音低沉浑浊，一阵阵地敲击着他的耳鼓。

准备运送海掌柜灵柩的车队静静地等候在城柜大门外边的街道上。拉运棺木的牛车也是特别制作的，车厢和车辕都是加厚加长加宽了的，由三头健牛牵引。车队和围观的人群把整个德胜街全都塞满了，堵得水泄不通！有的人为一睹盛大场面攀上了街道两侧的大树，也有人爬上了人家的房顶，盛况空前。

担当司仪的达喇嘛举起一只手高呼：“有请海掌柜仲臣魂归乡里！”

人群一阵骚动。抬棺的八个汉子在贾晋阳的带领下走近巨棺。场内一下安静了。可以听到汉子们紧张的呼吸声、咳嗽声。最先听到的是绳索勒着棺木启动的声音，吱吱嘎嘎的响声揪着人们的心！在场的每一张面孔都绷紧了，一双双惊愕的眼睛紧盯着棺木。

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渐渐响起。合着低沉的号子：“嗨吆——嗨！嗨吆——嗨！”

人们的脑袋齐刷刷地转向巨棺。所有的人全都敛声静息，等候着。

杠夫们的沉重的脚步震动着脚下的土地，整个院子都跟着在颤抖！地面在颤抖！房子在颤抖！人在跟着颤抖！和着喇嘛的诵经声，香烟缭绕。

人群簇拥着，在唢呐锣鼓轰鸣声中，八抬大杠把巨棺从大盛魁城柜大院舁了出来！

巨大的棺木缓慢地移动在德胜街的街道上。海仲臣的棺木被装上了那辆特制的牛车。送葬的车队从大盛魁院子门前启动，缓缓地移动。经大北街、大南街出归化城的南门。整个大东街、小东街、大北街、大南街全都被看热闹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白色的挽幛连天接地。不到三里的路程，送葬的队伍用了一个时辰才算勉强走完。

大掌柜率领大盛魁总号全体掌柜、伙计送到大城南门外，方才停住脚步。海仲臣的棺木由贾晋阳掌柜亲自押着送往山西的老家安葬。

为海仲臣超度亡魂的法事进行了两个时辰，张国筌就跟了两个时辰。法事完了，官员和客人自行散去。贾晋阳把正要上轿车的道台大人叫住。

“还有什么事吗？”张国筌紧张地问。

“有事！”

“啊！还没完哪？”

“是好事，张大人！”

贾晋阳把一个红布包着的小包从袖筒中拿出来，递与张国筌：“这个是敝号给张大人的一点意思……”

“是什么？”

贾晋阳把嘴凑到张国筌耳朵边压低声音说：“是两千两银票……”

张国筌愣怔了片刻，终于把紧张的神经放松下来，脸上现出了笑容，伸出手把银子收了。

大掌柜率领大盛魁总号全体掌柜、伙计把海仲臣的灵柩送到归化城的南门外，方才停住脚步。海仲臣的棺木由贾晋阳掌柜亲自押着送往山西的老家安葬。

四

吊唁完毕，史耀回到大盛魁总号内院的客房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从早到晚没吃几口东西，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也顾不上饥饿的事，他和衣倒在炕上便睡了。对他来说困倦的感觉更厉害！从开始祭奠到把海仲臣的灵柩送出城，整个过程史耀晕晕乎乎的，有一种若醒若梦的感觉，疲累非常！

史耀方才醒来就听见有人敲门，进来的是拳师古月荃。

“史东家，您睡醒了？”

“什么时辰了？”

“已然是卯时三刻了，方才王财东的随从小厮过来问事情。”

“哦，我睡过时了。”史耀问，“有什么事？”

“没什么大事，就是问您什么时辰起身。”

“王财东他人呢？”

“那小厮说王财东在等您的话呢。他早就醒了。”

“哦，是这样……”史财东伸出胳膊打个哈欠，说，“再等等吧，我口渴得很。”

古月荃问：“东家要喝什么茶？”

“好，随便弄吧。”史财东说，“这客房里全都是一等一的好茶！”

一边弄茶叶，古月荃一边和史财东聊天：“东家，这次的结账会议也太简单了吧。”

“是的，恍惚之间就已经完成。”

“不过这样也好，省却了东家好多的心思。”

“倒也是的。”

“过去开财东会我没来过，”古月荃说，“不过我听说每次都很麻烦，吵吵闹闹的，拖好长时间也利索不了。”

“人多嘴杂。”

……

喝着茶，说着话，王财东就过来了。

“今天就动身吧，”史财东表示，“住在这里我心里很是烦躁。”

“乱糟糟的，我也不安宁。”

“可是，时辰已经不早了……”

“不妨事！只要出了归化城，哪怕住在路边小店也不碍事。”

“好，既然史大财东都不计较，我还有什么呢，那就走吧。”

“月荃，你去喊赶车的马师傅，让他立马套车吧！”

“哎！”

古月荃去了。

王财东问史耀：“要知会张财东一声吗？”

“算了！”史耀说，“张财东家在杀虎口，距归化很近，他不着急。”

虽然说古月荃按照东家的吩咐去安排轿车了，但是他的心里很是不快！他不想这么早就离开归化城，他个人还有要紧事需要在这里办。

古月荃不愿意过早离开，不过他的意见不重要。在场面上他只不过是个下人。古月荃能到归化来，是东家史耀的一句话才实现的，当然也是古月荃多次要求的结果。在史家的大院里，可供史财东带出来的拳师有好几个呢。

古月荃到归化来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借这个机会打听侄儿古海的消息。没想到在归化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办自己的事情，甚至他都没机会走出大盛魁总号的大院。白天他得跟着东家，晚上更是不敢离开一步。打听不到古海的消息，回去没法向古海娘和杏儿交代，这不能不让他着急。

只有一次在吃晚饭的时候，古月荃问和他一起吃饭的伙计：“我想打听点事儿，你知道吗？”

“什么事？”

那小伙计很和气地问。

“打听一个人。”

“你打听什么人？”

“一个伙计，也是在大盛魁做伙计的。”

“他叫什么名字？”

“古海……”

哪知道那小伙计一听说他是打听古海，脸色霎时就变了，同时很警惕地扭头朝周围看看。

“你认识吗？”古月荃又问了一句。

“古拳师，你听我一句话，”那小伙计压低声音说，“在大盛魁不该伙计工人知道的事情你千万别打听。”

“我不是伙计，我也不是大盛魁的人。”

“一样，你不是伙计，我知道你是个拳师。可是拳师也还是个下人。”

“下人怎么样？”

“下人就得多干活儿少说话。”

“怎么？”古月荃奇怪地说，“我只是打听一下古海。”

“你不要打听了……我不知道。”

说着那小伙计端起饭碗离开了，把纳闷的古月荃丢在那里。对此古月荃是一千个想不通、一万个想不通。后来古月荃又找空子问了另外几个伙计，结果大体一样。能有的收获就是——古海被字号开销了，至于下落无人知晓。

现在史财东就要返乡，古月荃还没有把海子娘和杏儿交托的事打听清楚呢，他怎么能甘心。但是正如那个小伙计对他说的，他只不过是个下人，他只有做事的义务，没有提要求的权利。所以当史耀发话说立即返乡的时候，古月荃很不甘心地问了一句：“东家，就这么慌忙地走吗？”

史耀想也没想：“对，立马走！”

“您不在归化城里去玩玩了？都说归化城是天底下最好玩儿的地方……”

“你啰唆什么？不玩啦。”

古月荃讨了个没趣只好把嘴闭上了。一个拳师在东家眼里能有多大分量，充其量也就是比下人略强一点吧。

于是史耀和王财东两人带着各自的拳师坐车出发了。

时过境迁，如今大盛魁的东家和掌柜之间虽然不再像三年前那样仇恨有加，你死我活。但双方关系仍未全面正常化，颇为冷淡。见面除了必须说的话和一定要办的事之外，并没有多余话可说，所以史耀也就没有必要和大掌柜见面告别了。走私事件之后，正赶上左宗棠收回伊犁西路商道开通，被战乱滋扰甚久的新疆归于安静，正是做生意的好时候。大盛魁抓住历史机遇狠狠地挣了一笔。于是财伙相安，大盛魁难得地过了几年平平静静的好日子。

至于王姓财东派出的代表是个青年人，前一次到归化来的王老先生已经过世了。他和大掌柜并不认识也就无谓亲仇疏密了。

史财东和王财东的轿车还没有走出归化城的城门，王福林掌柜就骑马追了上来。

“两位财东并未辞行就要走吗？”

“就走了，这就走了。在归化耽搁了不少时日了。”

“大掌柜正责备我呢，说是否柜上的掌柜伙计对二位招待不周，得罪了财东。”

“没有、没有……”

“大掌柜说了，务必要我把二位财东请回总号！”

“不必！不必！”

“大掌柜要安排给三位财东饯行呢！”

“免了吧！”

“二位财东是不是要大掌柜亲自赶上来赔罪呢！”

“哪里！哪里！”史财东慌忙解释说，“大掌柜号事繁忙，我们就不讨扰了。”

王福林也不再坚持，牵着马跟在两辆马车的后面把史、王二位财东送出了城。

出城上马，王福林一直把二位财东送出一十八里方才返回。

五

海仲臣魂归故里的仪式结束之后，郦先生告老还乡的时候也就不远了。腊月十五，郦先生正式向大掌柜提出辞行，这是郦先生和大掌柜事先约定好了的。

谈话是在大掌柜房间进行的。郦先生走进屋里时，大掌柜正坐在凳子上发呆。

“还没歇下？”

“……没有。”

“你忘了今天的日子了？大掌柜。”

“我知道，这日子我咋能忘记。”

“我明天可起身了。”

“哦。”

……

这注定是一场艰难的谈话。

沉默占据了房间，压迫着一对老人。合作三十年了，用亲如手足来形容都不足以说明问题了。就像是一个人的左右手，离开其中任何一只，另一只都将非常别扭。而在大盛魁或者说整个归化商界，这两位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这时候又不平常，新的困难又出现了，俄商进入归化，其势力渗透到各个领域，宗教、文化、教育，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商业，如何应对很是棘手。形势复杂，各种力量纵横交错，早已不像前些年那样单纯了。俄商在归化已经取得了合法的地位，站住了脚跟。

“形势逼人呀……”

“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先生退休了，真的不是时候！”

“唉……”郦先生长叹一声。

“不说了！不说了……”大掌柜知道无意之间自己又一次把话题引入了死胡同，于是赶忙把话岔开，“咱们出去走走！”

“我也正想着出去呢，”郦先生说，“在屋子里待着很难受，憋气。”

二人信步走出城柜大院，出小东街走上大北街。大街上两侧许多店铺都还亮着灯火，行人也还不少。两个洋人从大掌柜他们的身边经过，引出新的话题。

郦先生说：“归化城内的洋人可是越来越多了。”

大掌柜说：“是啊，听说洋商们正在酝酿成立归化洋行总会，俄国人也想直接插手驼运。”

“有迹象吗？”

“何止是迹象，都有动作了。”

“哦，我也听说了。”

“驼运地位突显，成为焦点也是正常的事情。”

两位商界大腕纵论归化商界大事。

“国家大势于我不利啊！北京传来的最新消息，俄罗斯驻北京的公使和恭亲王的谈判在亲王府已经进行了八轮。”

“据说主要是谈特惠国的条款问题，恭亲王不肯再行让步。”

“不让步也难，大清国面临的国际关系十分复杂。外国列强一个个虎视眈眈，大清国在他们眼里无异于一块肥肉，都想来吃。俄罗斯厉害，可是德国、日本的态度也很强硬，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山东……”

“所以总理衙门的李中堂李大人想出‘以夷制夷’的策略。”

“可是也难于平衡，你想抵制日本国，很可能让步于俄罗斯。”

“对。”

“说到俄国人的心，你我最为清楚，他们要的是北方草原市场，要的是把归化城变成第二个恰克图。”

“是啊，一旦归化城变成了第二个恰克图，还能有你我什么事？还能有我归化通司行的生存之地吗？”

“形势逼人呀！”

“是啊！”

“就是说中俄之间新条约的签订势在必行了？”

“对，所以我们在归化地方不可与俄商对抗。”

“所以伊万和谢尔盖的风头很是强劲。”

“郦先生走了，往后字号遇有大事谁来和我商量？”

“福林。”

“福林厚道，但毕竟年轻，人事方面的许多深层事情他还不熟悉。”

“慢慢来吧。”郦先生说，“大账房的事我已早在三个月前就开始向福林交代了。还有信狗的训练，也都完成了。说起来很有意思，有一条名叫黄孩儿的信狗经福林调教半年，如今竟然不找我了！”

“哦，福林有调教信狗的本事？”

“怎么不是！这就是原来没有想到的么。说明福林还是有才华的，只是有我在，他显示不出来罢了。”

“这么说，你郦先生倒成了妨碍年轻人发展的绊脚石了？”

“你以为呢？很可能的，弄得不好就会是这样。”

“哈哈哈哈！”大掌柜很难得地笑了出来，“说起祁掌柜，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啊！”

“可惜走了邪路。”

“是欲壑难填！”

“要是祁掌柜还在，不正好么，我与你相随，告老还乡，悠哉悠哉！”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哈哈哈……”

“那才是享受啊！”

“带着孙子……”

“人才难得！”大掌柜感慨道，“你知道培养一个人多么不易！在祁家驹身上我下了多少功夫啊！”

“还有古海。”

“古海可是不一样。那孩子心地正直，他是被人陷害的。”

“说起来我心里有愧。”

“没办法，号规管着呢，不然……”

“不然怎样？”

“我真想把他召回来。你想想看，你我离去后咱大盛魁总号大掌柜有祁家驹，大先生有王福林，二掌柜由古海来做……那阵势多好！何至于我这把老骨头还在这里苦苦硬撑着。”大掌柜说到激动处话就止不住，“你看看咱大盛魁现在的局面——我已经年过六十还在苦力支撑，身旁是福林、盛祯、王锦棠……只有福林尚还年轻，盛掌柜和锦棠都是五十大几的人了，后继乏人啊！”

“都是史耀、祁掌柜一帮人闹的！把好好的人才都给毁了。”

“说到用人，天义德倒是比我们强。你看他的大掌柜李泰才四十出头一点，总号一班人大都跟他年龄相当……”

“段靖娃这几年也顶上来了。说起来他和古海是同村小弟兄，都是姚祯义一起从家乡带到归化城来的。”

“若论才华他俩全都在古海之下。”

……

直到夜交子时，两个人才去歇息。

早晨大掌柜虚肿着眼去送郦先生。默默无语的王福林跟随在大掌柜身边。

临出发，郦先生执意要去狗圈看看。几十年了大盛魁的狗圈一直是归大先生直接掌管的。大掌柜陪他去了。

狗圈就在归化城北门外的北沙梁，坐落在扎达海河的右岸。局内的人都知道，在归化要知道这些驼商们的经营规模大小，看他们的狗圈就全都清楚了。驼商是靠骆驼起家的，驼队出行，最重要的是安全，而狗就是驼队安全的保障之一。多大的驼队配备多少护卫狗是有一定制规的，类似军队的编制。因此，饲养狗的部门十分重要。饲养狗的部门管理也有一定制

规，三十只狗算一个小群，由一个伙计掌管；三小群合为一个中群，属一个小掌柜管理；三个中群狗合在一起称为大群，由一名主事掌柜管理。说起来不大好听，管理狗圈的掌柜被人称作是“狗掌柜”。狗圈总共有七八个主事狗掌柜，大狗掌柜姓路，是个经验丰富的养狗大师，据说他说的话狗都能听懂，而狗们的语言他也能听得懂。就算是遇上再调皮、凶猛的狗，只要路掌柜一声喝断，全都得规规矩矩的！而狗圈的路掌柜在总号也是有特别地位的，有什么事路掌柜可以不经通报直接到郦先生那里说话。

关于大盛魁的狗有许多传说，有经验的商人想知道大盛魁走外路的秘密，往往从狗圈下手，千方百计从路掌柜那里打听消息。只要知道了路掌柜给大盛魁走外路的驼队派了多少只护卫狗，就能测算出大盛魁驼队的规模，走了多少货。

几百只各式各样的狗，用它们声调不同的吠叫欢迎它们总管的到来。郦先生挨着个儿从狗圈的前面走过，路掌柜小心翼翼地陪着。

“狗的吃食怎么样？”

“吃得都好着呢！郦先生放心。”

大掌柜说：“想当初郦先生着手建立这座狗圈的时候，总共才有八十只狗，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如今咱大盛魁已经拥有护卫狗六百三十八只了。”

“是啊，像是昨天的事情，一转眼我就老了。”

“原来我说过的，”大掌柜说，“咱大盛魁的狗发展到一千只，我就专门为狗们唱一台大戏。”

“可惜啊，我是赶不上了！”

“不要说是你赶不上，就是我也未必能赶得上。”

“可是，路掌柜，你一定记着，等咱大盛魁的狗发展到了一千只，你一定给我捎个信儿！不管我在哪里，我也一定要来看看。”

“没问题。”

……

三辆轿车就等候在狗圈的大门外边。大掌柜、王福林和郦先生分别上了各自的轿车。

轿车出了狗圈，重新进入归化城的北门。走出了不到一百步，大掌柜又叫车夫把车停住。随行的善元以为大掌柜想起什么事情，忙问：“什么事，大掌柜？”

“没事，”大掌柜边说边下车，“怎么不给我放踏脚凳？”

“大掌柜下车做甚？”

“我要和郦先生同车而行。”

善元拗不过，只好赶快把踏脚凳为大掌柜支好。

大掌柜登上了郦先生的轿车，两人同乘一辆轿车。大掌柜自己的轿车空着跟在后面走。

行至昭君墓，郦先生死命地拉住轿车的缰绳，说什么也不让大掌柜再往前送了。

“你松松手，就让我再送你一程。”

“你多聪明的人难道不知道？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就到此吧——你下车吧。”

“你不下车我就不走了。你看看，”郦先生望着天空，“时候不早了，让我上路吧。”

“我……真的想跟你一起回去。”

“好好保重！我在家乡等你回去。到那时你我两袖清风坐在大树下下围棋。”

“好吧，我下车。”

善元急忙上前，把踏脚凳放好，搀扶大掌柜下车。

“驾……”车夫一声吆喝，抡起马鞭抽出一声脆响。郦先生的轿车重新启动了，丁丁零零的行车声十分悦耳。

大掌柜立在路边，望着郦先生的轿车越走越远，直到快看不见了。

善元悄声提醒道：“大掌柜，郦先生已经走远了，我们回去吧。”

大掌柜的目光追随着远去的轿车一动不动，对善元的话没有反应。

善元又说：“大掌柜……”

大掌柜举起一只秃手制止了善元。

王福林无奈地笑笑，就见大掌柜突然扭身向路旁的昭君墓走去，并且脚步越来越快。

“大掌柜，你要到哪里去？”

大掌柜没有停止脚步，伸出秃手朝昭君墓的顶上指指。

恍然间王福林明白大掌柜的意思了，他是要站在昭君墓的顶上为郦先生送行。王福林的心里感到热乎乎的。这俩老人搭档大半辈子，真的比亲兄弟还要亲密！有许多秘密只有他们俩知道，真不知道在他们的肚子里埋藏着大盛魁多少秘密！

大盛魁发展至今日可以说是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大部分功劳归于大掌柜和郦先生。大盛魁没有他俩是不可以想象的。

王福林和善元寸步不离地跟着大掌柜攀上昭君墓。昭君墓虽然说不是很高，但也有十余丈，只有一条小路，曲曲弯弯，还打滑。气喘吁吁的善元来到大掌柜身边，眼睛顺着大掌柜的目光望去，果然可以清晰地看见郦先生的蓝布轿车在大路上缓缓地移动。

王福林永远也忘不了大掌柜的那个样子，他把一只秃手放在眉骨上，久久地望着，身体在风中摇晃。

回城的路上，大掌柜意外地给王福林讲起了王昭君的故事。

“昭君还是有见识的人啊，一个女人做到这一步很是不容易。你知道昭君故里在什么地方吗？”

“听说过，好像是湖北。”

“是湖北的秭归县，是个好地方啊。”

“大掌柜年轻的时候做买客，经常跑秭归。那里出产的茶叶有股特别的桂花香气。”

“那还有假！”

“为什么？”

“是那里的山上漫山遍野长满桂花树，每到花开季节桂花的香味飘荡在空气中，几百里不断！”

“和茶叶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有？桂树和茶叶相伴日久，桂花的香气早在不知不觉间渗入茶树的叶子。”

“哦，原来是这样。”

“是啊，一个南国女子来到阴山脚下，过起了逐草而居的生活，啖肉饮浆，我是自愧弗如啊！”

“是不容易。”

“北方六十年无战事！你懂吗？”

“懂。”

轿车发出丁丁零零的响声，为大掌柜的故事伴奏，使那故事听起来越发动人。

“你不懂，六十年，是人的一辈子，从时间上说是两代人。和平生活，没有狼烟，不容易啊！一个女子，实在是有见识，有见识！”

“是的，实在是不容易。”

“我们能有今天也不容易，”大掌柜说，“那年，闹暗房子事件，真的恶浪排空，波涛汹涌，大有颠倒乾坤之势……就是可惜了海仲臣，牺牲了一个人保住了大盛魁！”

“情势危急啊！”

“海仲臣掌柜为字号牺牲了。”

“岂止是一个海掌柜！我都做好了住大狱掉脑袋的准备。”

“怎么会呢……”

“哼！你以为不会吗？”

“以大掌柜在归化的地位和影响哪个敢轻易动你一下？”

“敢啊！太敢了，”大掌柜说，“我算个什么？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是连皇帝都掉脑袋吗？俗话说：商场如战场。一点不假啊，有时候就是战场！一个你死我活的战场！”

大掌柜不再说话，沉默地望着远处。道路两边是一片片成熟的麦田和玉米地，金黄色的、橙黄色的，显得十分富贵和灿烂。而远处是沉默的阴山山脉，黛色的山峦给人冷峻的印象。

善元不敢再打扰两位掌柜谈话，他注意从侧面观察着大掌柜，他觉得此时的大掌柜就像是那阴山的峰峦一样沉郁和冷峻，令人敬畏有加。

事实上，大掌柜的心却是柔软的。善元没有看到，此刻大掌柜正艰难地拿衣袖衬着秃手给自己擦眼泪呢。

回到城里，轿车直接开进大盛魁城柜的大院。待轿车停稳，善元赶忙把踏脚凳摆好。大掌柜从轿车上下来，也不知怎么的，好端端地大掌柜一脚就把踏脚凳给踩翻了，一个跟头摔倒在了地上……

大盛魁 2 第三章

一

晋中平原的大地被暑热蒸烤着，太阳好像是不知疲倦似的，每天一大早就从东边的太行山的顶上冒出来了。太阳一爬上山顶就施展开了她的威力，把巨大的热量向大地投射下来。在太阳的蒸烤下田野里的麦子熟透了，闪耀着一片诱人的焦黄颜色。五月的东南风吹拂着，麦穗在风中摇摆着、翻滚着，像金黄色的波浪。成熟麦子的诱人香气充斥在空气中，在田野上、在村庄里飘荡着，似乎整个世界都被笼罩在它那熏熏的香气之中了。

麦熟的黄金季节，时间都是以时辰来计算的，节令不饶人，麦子一熟必须立刻开镰收割，耽误了时间熟透的麦粒就会掉在地上损失掉。俗话说：女人怕坐月子，男人怕割麦子。

谁都知道一年里头割麦子是最苦最累的活计了。但是开镰的时候一到，村子里的人们还是不分男女，欢天喜地地跑到田野上去收麦子去了。要知道这毕竟是收获的季节，农家一年吃食就全靠它了。黄汪汪的成熟的麦子意味着今年一年都不会挨饿啦，心里踏实了。田野上在风吹麦浪翻滚的地方，这里那里不时地闪现着妇女的桃红、翠绿衬衫的鲜艳颜色。女人成了在田野上劳作的主要力量。这里那里时不时地飘起女人欢娱的歌声。

杏儿像男子汉一样叉开两条腿稳稳地站着，弯着腰挥动着镰刀，干透了的麦秆“嚓嚓”响着在她的眼前倒下去。衬衣和裤子都湿透了，她的衣襟敞开着，汗水顺着下巴滴在了她的胸脯子上，流到了她白嫩的乳沟里去了。耳朵里是一刻也不肯停下来的嗡嗡声，喉咙里像粘了许多糖稀黏腻得难受。刀刃似的麦叶在她圆润的胳膊上划出了许多红色的血印子。

婆婆哼哼着跟在她的身后，把一堆堆割倒的麦子捆扎起来。

“杏儿……你悠着点儿，小心累坏了身子。”

婆婆不断地跑到媳妇的跟前，把盛水的陶罐递给她，关照着古家这个最主要的劳动力。

休息的时候张婶招招手把杏儿叫过去了。

自从古海出事以后，杏儿见了过去的好朋友靖娃媳妇、杰娃媳妇就觉得很窘，觉得矮人一截，不愿意和她们多来往，就是凑到一起也感到没什么话好说，关系自然就渐渐地疏远了。相同的命运促使着她与张婶一日日地亲近起来。农闲的时候杏儿常常拿了未完成的鞋底到张婶家去坐，经常到半夜才回自己屋里歇息。两个人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张婶是个坚强豁达的女人，她从来都不曾相信自己的男人死去了，她很有信心地等待着。这一点感染了杏儿，使她在听到海子被开销的消息的最初日子里坚定了信心。

杏儿一边擦着脖子上的汗，一边问道：“有事儿吗，张婶？”

“有消息……”张婶双手把陶罐举过了头顶，向嘴里倒着水。流进嗓子眼儿的水把她的话冲得断断续续连不成句子了，“我听说……黄村……一个买卖人……从归化那边回来

了……是刚刚到家的。我打……算去打听打听消息，你去……不？”

“我去。”杏儿立刻就同意了。

“干完活儿咱就别回家了，不然时间不赶趟，回来太晚了路上不好走。”

“那哪能行，黄村离这儿二十多里地呢，等咱割完麦子走去还不得半夜。”杏儿说，“干脆咱明天早上去吧。”

张婶同意了。

太阳落到山岗后面去了。黄昏的时节，成熟的麦香从道路两旁的田地里升起来向四面八方飘去。已经收割的田里到处都堆着一捆捆还没来得及拉走的麦捆。田野上已经再也看不到劳动的人了，割了一天麦子的人们都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休息了。守夜的人们早早地点起了篝火，紫色的烟雾笼罩着田野。逞凶了一天的炎热渐渐消逝了，有清爽的凉风从东边的山谷中吹过来。但杏儿和张婶又干了一个时辰才收工。杏儿说：“瞧我这身上脏的，汗水和尘土都和成泥巴了，自己都闻到臭味了，明天咱到了黄村咋往人家家里走？还不让人家赶出来。”

她们来到一条小河边。

“真是舒服极了！张婶。”杏儿掬起水撩在自己的脸上，感到一阵凉爽的快意，“我身上被汗浸透了……真想痛痛快快地洗一洗。”

张婶说：“我也一样，身上都有味儿啦……真是让人不好意思。”

“干脆咱在这儿脱掉衣服痛痛快快洗洗。”

张婶向四下里看看，旷野里静静的，连一个人影也看不见。远处有一些停滞不动的紫色的烟雾在庄稼地的上面笼罩着。被越来越浓的暮霭遮挡住的村庄变得影影绰绰，已经看不清楚了。

“好吧，反正天也快黑了，也没人。”张婶试探着把两只光脚踏进水里去。

杏儿脱得只剩下一条贴身的短裤走进河水中去，从水面反射起来的光亮映照着她的两条白嫩的光腿，绷得紧紧的小肚子随着身体的移动微微颤着。她撩着水在自己的胳膊上、胸脯子上擦着，觉得自己的两只饱满的乳房沉甸甸地直向下坠着很碍事。

张婶站在河边的浅滩里，她朝杏儿看了看，见杏儿站在齐膝深的水里，落日的光亮给她洁白的身体镀上了一层金色。几乎是全裸的杏儿使张婶觉得很不好意思，同时也觉得很好奇。她说：“杏儿，哎呀呀……你怎么脱得一点不剩了，多难看！”

“又没有别人，怕什么。”杏儿满不在乎地蹲下去，把下垂的乳房往河水里探探，拿手捧着水往乳房上撩。她愉快地哼哼着，劝说着张婶：“张婶，你也全脱了吧。难得有这么个空儿，真是舒服极了，凉快极了！”

张婶把裤子褪下去，她犹犹豫豫地解开衬衣的纽子，看着自己的乳房觉得脸直发烫，说：“真是丑死了……我活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当着别人的面脱得这么光呢！”

“你说什么？”杏儿问道。哗哗的撩水声使她没有听清楚张婶的话。

“我是说我自己的身子真丑。”张婶犹豫着终于又把解开的衬衣纽子结上了。

“瞧张婶说的，你才不丑呢！”杏儿道，“要我说你那身子和姑娘的身子没区别呢。”

张婶把湿淋淋的手从衬衣的下边伸进去，在汗水黏腻的乳房上摸着，觉得特别舒服。

“这话我爱听，说真话，我虽说是岁数大了些，可这身子值贵着呢，还不曾有哪个男人挨近过呢，就连你张有叔……他也不曾挨过。”

晚霞的余光映照着，也不知道是用了力还是怎么的，杏儿惊异地看到张婶的脸上鲜艳地泛起了桃红的色彩，使她整个人都显出从来也没有过的妩媚。

“你没听人们常说吗？”张婶目光下垂嘴唇微微撅起着，小心翼翼地用手揉搓着自个儿的乳房，“姑娘的牛牛是金质的，做了媳妇呢那就成了银质的，要是生了娃那牛牛就变成铜的啦，如是生了一堆娃那牛牛就更不值钱了，就成了一堆破铜烂铁啦……”

山西人把妇女的乳房叫做牛牛。杏儿被张婶的话逗得嘻嘻笑起来，她大声地问道：“张

婶，照这么说您的‘牛牛’比俊娃妈的还要值钱吗？”

“那是当然。等我家张有回来，他才……稀罕我呢！不信你等着。人啊，就得自个儿爱惜自个儿。”

为了打听自个儿男人的消息，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杏儿和张婶结伴寻访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从祁县到平遥，从平遥到太谷，她们走遍了晋中平原上许许多多的城镇和村落，见过了许许多多的从归化那边回来的商人。这些商人可谓是形形色色，他们有的是临时回乡探亲的，有的是告老还乡的，还有的是刚刚出徒的伙计，也有的是字号上的掌柜。地位不同，性格不同，对杏儿和张婶的态度也就不同。有的一听说杏儿的男人是被字号开除的人便斥骂起来，对杏儿毫不同情。当然，也有抱着同情，为杏儿惋惜的。可是关于古海他们谁也不曾见过，他们解释说归化地方太大了，喀尔喀草原也太广阔了，想找个把人简直就是大海捞针一样难。

杏儿在三年的时间里经历了许多事情，繁重的家务和田间劳动磨砺着她的身体和心灵，使她变得成熟多了。

自打传回来海子被字号开销的消息后，古家就像一辆失控的车在灾难的道路上越滑越快。历来就是祸不单行，不久公公便疯癫了……于是，杏儿四处请郎中，变卖家里的东西为公公治病。

接着就发生了公公走失的事件，又是四处求人帮她找寻公公。终于把公公找到了，却从山崖摔下来，弄得遍体鳞伤，已经是奄奄一息了。海子出事的消息传回来还不到一个月，公公就死了。

在月荃子的帮助下打发了公公，杏儿打算要到归化亲自去找古海，张婶却劝阻她。在与张婶讨论人生的命题时，俩人发生了分歧……她对张婶这个榜样产生了怀疑。杏儿私下里对张婶说，她不打算像张婶那样活一辈子，如果打听到了海子的确切消息，海子真的死了她就不再守下去。

在寻访时，她们曾经见过一个回乡的商人，那一位操着满口标准的北京话的商人和她们谈了足足有一个时辰，说了半天才知道却原来是大盛魁的一个掌柜子。这位商人自小入大盛魁，在北京的分庄上一待就是二十多年。在他的身上已经找不出一点儿山西人的味道来了，他不喝砖茶，专爱喝凤阳细茶，而且做派与众不同也特讲究，用景德镇的蓝花小盖碗喝茶，喝茶的时候一手拿碗盖，一手端着托着小茶碗的瓷碟，像饮酒似的只呷一小口。

什么怪事她们都遇上过。最奇的是有一次杏儿跟着张婶去寻访时，竟然访到了一个死人的头上。那是一个距离小南顺三十多里的村庄，在小南顺的东南方向。主人家接待她们的态度很不热情，都不让进屋，杏儿和张婶在外院等了足足有半个时辰的辰光，才看见一个年轻的妇人从内院走出来，妇人冷着脸答复说：“我已经叫下人把话传给你们了，你们怎么还不走啊？”

张婶满脸堆笑说：“我们就是想见见从归化回来的掌柜子。”

杏儿说：“我们是从三十里外的小南顺赶来的，您行行好……”

“说不见就不见！”

“那好，你不让我们见，今天我们就坐在这里不走了！”

“你们怎么这样？”主人生气了。

张婶说：“少夫人，您别生气，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见见人。我们是来打听自个儿男人的消息，我们的男人走归化那边二十多年了，如今断了消息……”

妇人叹了口气说：“我们家掌柜他是回来了，可是回来的是个死人！”

“就算真是个死人也一定要见一面！”

“你们俩有病还是咋的？”

杏儿也说：“就是死人我们也一定要见一见！”

她俩都以为妇人是嫌麻烦在推托她们。

妇人带她们走进了一间厢房。靠着山墙放着一个货驮子，长有三尺高不足二尺，是拿红柳条编成的，看上去十分结实。她们没见过，并不认识。房间里凉盈盈的，杏儿隐隐闻到一股既感陌生又觉奇怪的气味。在进门的地方妇人抽了抽鼻子站住了。

问道："你们是真的要看吗？"

"真的要看。"

"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

"那好，我就满足你们……"

主人伸手把货驮子的盖揭开了。结果杏儿和张婶看到了一具折叠起来的男尸！那尸体大腿圈在了胸前，两条小腿折回去，就像抱着腿似的形成了三折，半躺半仰。身体周围塞着许多黑色的木炭……原来真的是一具人的尸体，是一具干尸！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的，杏儿觉得尸体的臭味熏得她直想呕吐，她转身逃出了那间厢房。

就这样东一头西一头的，只要有一线希望，她俩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寻访，不管路途多么遥远也在所不惜。但是，不管是张有还是古海的消息，她们一点都没得到。有一次她们跑了将近一百里的路，找到一个从归化回来的商人。一问才知道那个人是一个在归化做零售生意的小商人，他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只长着"一条舌头"的小商人。他的生意小得连大盛魁的边儿也沾不上，对于古海被字号开销的事他只是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根本就不认识古海。至于张有的消息他就更是无从谈起了。那个小商人和他的家属对杏儿和张婶倒是很客气，答应返回归化后留心着点古海和张有的信儿。说了，一旦有了消息便会写信回来，让家人转告她们。主人发着同情的叹息声把杏儿和张婶送到了大门口。

二

中午的时候杏儿和张婶来到黄村。这是一座挨着山崖的庄子，房子都建在不算太高的崖畔上。在一座整齐的三进院落的门前他们站住了。单从院子的外表看这是一家殷实的人家，主人姓邝，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在归化那边做生意已经有十几年了，这是头一次回来。

还没有走到邝家的院子跟前，远远地她们就看见在邝家院子外面的大门前围着一群孩子。走近了才发现在人群间的地上跪着一个人。那个人的背影吸引了她们的注意力——脑袋后面光秃秃的竟然没有辫子。两个人不由得停住脚步了。

看门人是一个上年纪的和善老头儿，听张婶说了来意后，老头子立刻摇着脑袋说："唉，见什么呀！我看你们还是趁早打道回府吧。"

"老大爷，求求您了。"杏儿赶忙上前求告道，"我们是小南顺村的，走了十好几里路呢。您就让我们见见吧。"

张婶也说："我们是打听自个儿男人消息的，我俩的男人都在归化那边做生意，这都二十多年没消息了。"

说着，张婶的话里已经透出哭音了。

看门老头儿把张婶和杏儿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知道她俩说的是真话，老头儿心软了说："不是我不让你们进去，是东家家里遇上了麻烦事。人家哭还来不及呢，你们就不要添乱了。告诉你们说，说不定还会出人命的，我这里担心着哩。"

说着话老人拿眼光指了指跪在地上的那个人。几个孩子趁着老人说话的工夫捡起石子朝跪在地上的那个人身上丢，还有孩子往他的身上吐口水。老人急忙赶过去把孩子们撵散了。

"假洋鬼子！"

"黄脸罗刹！"

"你死去吧，中国人里没有你。"

……

杏儿听懂了罗刹是什么意思，还是在公公活着的时候老头子曾经给她和婆婆讲过许多与

俄国人做生意的事情。早些年中国人不了解俄罗斯是一个什么国家，就把俄国人骂成是罗刹。其实罗刹是达斡尔语的一个词，意思就是魔鬼。

看门老头儿返回来的时候，张婶指了指跪在地上的那个人，悄声问道："这是谁呀？"

看门老人用极低的声音回答着张婶的问话："这是东家的大公子。"

"什么？"尽管看门老人的声音很小，但是他的话杏儿还是听清楚了，"老人家你搞错了吧？他怎么可能是邝家的公子呢？"

"哼，怎么可能我也不知道，反正他是在外边剪了辫子，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把邝家祖宗的脸都给丢尽了。"

看门老人被杏儿和张婶的执著所感动，放她们进门。邝家老太太把她们让进了厢房，茶水招待。从主人的嘴里知道了邝家的大公子名叫邝振海，邝振海早年到口外做生意，不知怎么的他住的那家字号倒闭了。老板把店铺盘给了俄国人，俄国人就连邝振海也一起雇用了。后来也不知怎么的邝家大公子就把辫子剪了，说是辫子一剪就不是中国人了，就成了俄国人了……

邝振海的父亲是一个读过私塾的人，以为儿子剪掉了辫子加入了俄罗斯国籍是一件辱没祖宗的事情，因而拒不承认有这么一个俄国儿子。几次托人给在乌里雅苏台的邝振海捎话，要他趁早不要打回家的主意，他已经没有这个儿子！宣布断绝父子关系。

但是邝伙计到底还是回来了。在他的心里不管怎样他还是一个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他的根还在地处黄河边上被太行山与吕梁山夹着的那片名叫晋中平原的土地上。在他的血管里流着的是祖上传给他的中国人的血液。这一点是任何人和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

但是对于归化那边的事情，邝家女主人什么也说不出来。儿子回来已经快三天了，他们还没让进院呢。邝家老爷和老太太干脆连儿子的面还没看一眼呢。见到邝家大公子的人只是看门老人、护院的拳师和做饭的老妈子这些邝家的下人。

杏儿和张婶从内院走出来，经过邝振海跟前的时候她俩犹犹豫豫地站住了。杏儿用胳膊碰了碰张婶的身体，目光指着跪在地上的邝振海对张婶说："张婶，咱们过去问问他。"

"瞧他那样子……"张婶有些为难和犹豫，"光看样子怪怕人的呢。"

"那有什么怕呀，不就是剪了个辫子吗？"杏儿说，"咱着急咱自己的事情呢，十几里地跑来了为的就是想打听点消息。打听个准信，现在见到人了又不去问，多冤枉。"

两人手拉着手向邝振海走过去。

"去去去！"张婶吆喝着像赶鸡似的把围着邝振海的孩子们撵跑了。

这回两个人站在很近的地方把邝振海看了个清清楚楚＃＃＃＃这个人长着一个长脑袋，下巴上留着一绺洋胡子，低着脑袋让人判断不出年龄，大概也就是三十多岁的样子。没有辫子遮挡，光溜溜的脖子暴露在太阳光下。刚才还看他戴着一顶灰呢子礼帽呢，这会儿那礼帽不见了，脑袋顶不知被哪个孩子丢了一个臭鸡蛋，黏黏的蛋黄糊在他的头发上，-蛋清从他的耳朵上挂下来摇摇晃晃地打着晃。张婶掏出手帕把邝振海脑袋上的蛋黄擦掉了。

邝振海抬起头，看了看杏儿和张婶，又把头低下了。

"邝家兄弟，"张婶一字一句地说着，在心里挑着适当的词句，"我们是打小南顺来的，我们俩的男人跟你一样也都是在归化那边做生意的……"

张婶看了看手里黏黏糊糊的粘满了蛋黄的手绢，一甩手把手绢扔掉了。

这时候被赶跑的孩子们又重新聚拢过来，他们把张婶、杏儿和邝振海一起围在中间了。孩子们不再像刚才那样吵闹，一个个睁大眼睛看着杏儿、张婶与邝振海说话。

邝振海把头抬起来了，他把一张被泪水冲得七零八落的脸朝着两个询问他的女人，满脸幽怨的神情让别人一看就产生同情。

"邝家兄弟，你起来吧，"张婶说，"你跪着我们没法和你说话。"

"俺不能起来，多会儿俺爹娘不认俺这个儿子俺就不能起来……"

邝振海第一次张开口说话了，仍旧是彻头彻尾的晋中土话。

“别这样，”杏儿劝道，“都是父母生父母养的，爹娘总会认你的。听说你都跪了两天了，别把身子跪坏了。”

“对了，你一定饿了吧，先吃点东西吧。”

邝振海没说话，一个劲儿地往下咽口水，他饥饿的眼神早已经表明了一切，他把杏儿递给他的一个馒头猛地抓在手里不顾一切地大嚼起来。咯咯吱吱的咀嚼声刺激着杏儿的耳膜，脏兮兮的脸，脏兮兮的手，馒头噎得他直翻白眼。

“别着急，慢点吃，小心噎着……”张婶劝着。

杏儿把脸扭转开，拿手绢在自己的眼角擦着眼泪。

看门老人拿过来一把小凳子，大伙一起劝着，扶着邝振海站起来，让他在凳子上坐下。

“你们的男人叫什么名字？他们是什么时候去的归化？他们都是住的什么字号？”邝振海问道。

杏儿抢先说：“俺男人名字叫古海。”

张婶说：“俺男人的名字叫张有。”

两个女人争先恐后地抢着把自己男人的名字告诉了邝振海。

“张有我没听说过，也没见过……可是我见过古海。”

邝振海低着头，眼睛看着膝盖前面一点的土地，嘟嘟囔囔地说。

杏儿把话头接过了，说：“是在什么地方见到我家海子的？”

“说起来有五六年了，那时候我们都在乌里雅苏台，他在大盛魁分庄做事。”

“对，我家海子是住大盛魁！”

“可是……后来我听说他被字号开销了。”

“这我知道……有人说看见他了，他在归化那边拉骆驼。”

“这我就不清楚了，”邝振海说，“归化那边拉骆驼的人数以万计。”

“那么多拉骆驼的人啊？”

“是，拉骆驼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再问下去，关于古海的消息邝振海就说不上来了。但是杏儿仍然十分兴奋，要知道这是三年来她四处寻访遇到的唯一一个见过古海的人。

三

杏儿和张婶回到小南顺的时候已经是半夜时分了，月光静静地照着，小南顺笼罩在一片淡蓝色的雾霭之中，两个人的脚步声在静夜之中显得非常响亮。狗叫声把夜归的人们迎进了村子，几只狗像暗色的影子似的从村子里飘出来，它们扑向杏儿和张婶。这些狗很快就安静下来了，它们灵敏的鼻子闻到了人身上熟悉的气味，几只狗摇着尾巴跟在张婶、杏儿的身后返回了村子。

走进村口不久杏儿叫了张婶一声，她拿手指着前面对张婶说：“张婶，你看，我家院门前有个黑影。”

“你别吓唬人……”张婶紧紧地抓住了杏儿的手腕。

过了一会儿张婶笑了，她说：“我可知道了，我猜出来了，那是你婆婆在等你回来呢。”

杏儿定了定神看清楚了，她长出了一口气把手按到胸脯上了，“我还当是什么人呢。吓得我这会儿心还一个劲儿乱跳呢。”

杏儿扯了扯张婶的袖子，两人又走起来。还远远的呢，杏儿就听见婆婆在喊：“是杏儿回来了吗？”

“娘！”

杏儿跑起来了。

就在院子门口杏儿兴冲冲地把打听到的消息告诉了婆婆。婆婆听着，牙齿咬得咯嘣嘣响，

黑色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亮光一句话也不说，只管听着。

杏儿说：“咱回屋里吧，娘。”

杏儿说着伸手去扶婆婆，但是婆婆把手一甩推了她一下，自己走回屋子里了。婆婆在屋子里、在堂屋的地上走来走去，杏儿看见婆婆嘴角绷得紧紧的，两只眼睛发着亮光。后来婆婆把拐杖在地上使劲蹾着，终于说话了：“孽障！……俺就知道俺儿子他还活着呢！俺这条老命在他身上拴着呢，他死不了！俺等着他，多会儿他不回来俺多会儿不死！就是俺死了，埋在地底下，俺的眼睛也大睁着呢，俺要看着他！”

“你别咒自己，娘！”杏儿满脸是泪地哭着说，“你也别咒海子，今天终于有了海子的好消息，这是咱娘俩的喜讯，咱该高兴才对呢。”

“俺高兴！俺高兴……”

古海娘咬牙切齿地说着，终于安静下来了。杏儿怀着既担心又兴奋的心情，守在婆婆的身边，直到婆婆睡熟了才回到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杏儿接着在地里割麦子，休息的时候婆婆给杏儿送饭来了。远远地看见古海娘走路的样子，张婶对杏儿说：“你看，你婆婆走起路来多有力，走得又快。”

“是哩，你说怪不怪，我婆婆这两年反倒显得年轻了。”杏儿目光一直没有离开婆婆的身影，“海子刚出事的时候，那段日子我真是担心，公公也疯了。”

“说起来也是的，你看你婆婆现在身体多结实，一年四季连个头疼脑热的事也没有呢。”

“我也正奇怪呢。”

“其实也不奇怪，”张婶说，“我还不一样，苦命的女人再没有个好身体那还咋个活法？”

古海娘走来了，把一个陶罐放在地上说：“她张婶跟我们一起吃饭吧。”

“我自己带着饭呢。”张婶起身站起来，“我去拿我的饭咱们一块吃。”

张婶刚要走，胳膊便被古海娘有力的手抓住了，古海娘说：“你别介，今这个日子不同寻常哩，俺心里高兴做了点顺口的饭食，咱娘仨个一起吃。”

张婶还要扭怩，古海娘把脸板起来，口气严厉地说道：“你这是做甚，这么和我们见外啊，咱俩家打邻居都多少年了还分你我吗？再说了，我家海子连出世的时候都是你接的生呢，一起吃顿饭还不应该啊？”

张婶不坚持了，重新靠着麦堆坐下来。古海娘把陶罐打开给每个人的碗里盛了菜，今日的午餐是白斩鸡和馒头。

“咋的，海子他娘，”张婶说，“你舍得杀一只鸡吃了？”

“舍得。我家海子有了消息这是大喜的事情，别说是杀一只鸡，就是把我腿上的肉挖下来炒着吃我也乐意。”

“看娘说的，话有多狠。”

“我想起来了，”张婶说，“你这鸡是谁替你宰的？”

“我自个儿宰的。”

“真的？”杏儿叫道，“以往别人宰鸡，娘可是连看也不敢看的啊。”

“以往是以往，如今是如今。世事在变，人也得跟着变。不然你就活不成。”

三个人一边吃一边聊，张婶说：“说起海子的事来，昨个晚上俺高兴得一夜没睡着觉。”

“哪还有一夜的工夫让你高兴呢，”杏儿说，“咋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后半夜了。”

“说也是呢，我躺下没一会儿就听见鸡叫呢，人的心里一有了高兴事，精神头也就来了，你看昨晚跑了大半夜才回来，早上起来就没觉得身上累。”

杏儿看见婆婆的脸上出现了一阵笑意，这是她很长时间以来没有见过的了。婆婆挺直上身吃饭的姿势给杏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一边嚼着馒头一边与张婶说话，那样子好像是她从来也没有遭到过生活给她的打击似的。

四

护送海仲臣灵柩的车队出归化城的南门，一路朝南而去。经土默特走了八天，到达著名的杀虎口镇。这里既是走西口的山西人离开故土的最后一站，也是大盛魁三个创始人之一张杰的故里。杀虎口人对大盛魁崇拜非常，甚至达到迷信的程度，而且大盛魁在杀虎口还有一个业务十分活跃的分支机构，岂能轻易通过？

运送海掌柜灵柩的车队连个影子还没有见呢，杀虎口城里城外的戏台上，山西梆子就已经唱了三天了。首先是大盛魁张财东的家人，大盛魁在家休假的掌柜、伙计还有他们的家人，那些大盛魁的崇拜者、追随者、看热闹的人，都早在车队到达之前就等候在大路上，十里八乡数以千计的农民也出来看热闹。不少大人都带着孩子，他们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像大盛魁的掌柜一样。杀虎口简直可以说是闹翻了天！就连距离杀虎口十几里的右玉县听到动静，也有很多人赶到杀虎口迎接海仲臣的棺柩，官人、士绅、大地主，在大盛魁和在归化的晋商商号的退休人员……人山人海。大盛魁杀虎口分庄派出的伙计骑着马跑出十几里去打探消息，不少人出城不见车队的影子也往前走出好多路去迎接。

终于迎来了护送队伍。车队最前面是开路的马队，八骑八乘，随后是牛车三辆，为首的就是装载了海仲臣灵柩的牛车，由三头牛拉着，后面两辆牛车上装满了各种纸扎的房子、动物、元宝等冥物。紧跟在牛车后面的是马车队，共有十八辆。拉车的牛和马匹都像是睡着觉似的摇晃着身子挪动。

“海掌柜！醒醒吧，你终于要回到家乡了！你要荣归故里啦！”赶灵柩车的师傅一路走一路喊着，他沙哑的声音在空气中飘荡着，敲击着人们的心坎。

海掌柜的家人——准确地说应该是家属代表，一个个披麻带孝，守候在道路边。他们是提前半个月从晋中出发，早在两天前就赶到杀虎口等候了的。杀虎口高耸的城墙上挂满着腐朽的烂草和幽绿的苔藓，散发着梦游似的气味。

人群沉默着，用肃静表达对死者的尊敬和哀悼。许多双哀伤的眼睛里都放射出崇敬的光芒。

赶灵柩车师傅清晰的声音回荡在人群的头顶：“海仲臣……海掌柜！我们送你回家啦！”

赶车人的皮鞭在空中抽打出响亮的声音，那皮鞭的鞭梢很熟练地带在了棺木前一只尾巴华丽的公鸡身上。那公鸡被迫地跳起来，咯咯咯咯地鸣叫着。这是喊魂的公鸡，同时象征着精力旺盛、生机勃勃和生命不息。

激动的人群跟着海仲臣灵柩的车队，缓缓地向前挪动。有的人向天空抛撒纸剪的白色冥钱，那些冥钱就像是雪花从半空中飘飘摇摇地落下。

运送灵柩的车队时走时停。

再说小南顺村，不断有关于运送海仲臣灵柩车队的消息传回来，使小南顺人心里是惶惶又兴奋。

杏儿在听到海掌柜魂归故里消息的当天，就兴致勃勃地去找张婶。

“海掌柜的灵柩就要归来了！我们去看吗？”

“那还用说！傻话，现在就走。”张婶毫不犹豫地回答。

“可是，还不知道车队现在到了哪里。”

“我以为车队已经到了呢。”

“是消息回来了。”杏儿解释说。

“消息是怎么说的？”

“消息说海掌柜的灵柩是一个大车队，腊月初一就从归化城出发了。”

“哼！腊月初一出发到咱祁县可早着呢！”

“也不知道车队一天能走多少里。”

“你打听着消息，看看海掌柜的车队现在走到哪里了。”

“还早呢。”杏儿笑道，“看把你急的，好像那回来的不是死去的海掌柜，而是你家的张

掌柜！”

“是啊，你算是说对了。我就是盼着有那么一天，我家的掌柜荣归故里。就算他是一副棺木，我几十年的等待也总算是有了结果。我也心满意足了！”

杏儿被张婶投入的情绪感染了，她收住了脸上的笑。

“你不和我一样吗？”张婶说，“有那么一天你家海子的……”张婶自知说漏了嘴赶忙把话打住。

“你没说出来的话我也知道，你是想说海子是灵柩。为什么是灵柩呢？我不希望海子是另一个海掌柜。”

“当然，我还是相信我家的张有、你家的海子都还活着，他们要回来就是活着的人归来，而不是一副灵柩。”

杏儿一夜没有睡好，辗转反侧直到黎明的时候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睡着的同时就走进一个梦境。那个梦把她纠缠得非常难受。梦中的情景是模糊不清，似乎是在一座从未到过的城市。许多奇奇怪怪的建筑和一些奇奇怪怪的人。重要的是梦境中海子出现了！他在被一群人围在中间殴打。那些打他的人一个个凶神恶煞，对海子拳打脚踢，海子被打得鲜血淋淋……杏儿着急想去救自己的丈夫，却又被什么东西绊着脚动弹不得，杏儿大喊！结果她被自己的梦给吓醒了，起来一看，浑身上下大汗淋漓，就像是被水洗过了一样。

又过了整整半个月，运送海仲臣灵柩的车队才走进了祁县的境内。进入祁县境内之后到大路上迎接和看热闹的人就更多了，一下增加了数倍！依照大掌柜的吩咐，凡是运送海仲臣灵柩的车队经过之处，但凡是有大盛魁分支机构的地方，但凡是有大盛魁员工原籍的村庄，不论退休的还是在任的，预先都接到通知，都要到大道两旁迎送！要知道祁县不是一般的县份，那是晋商云集或者说是出产商人的地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商业名县！从祁县、太谷、平遥走进归化的晋商最为众多，这里还是中国票号的发祥地，经商之风最盛，因此送葬的车队这一路所经之处迎送的简直就是人山人海。往往车队还在几十里以外呢，好奇的村民就等候在自己村子的村口了。与大盛魁有牵扯的人当然都去，没关系的人更是多得不计其数，毕竟大盛魁名声广大，是山西人普遍崇拜的商业字号。

小南顺的村民赶到离村十几里外的大路口上去看热闹的时候，杏儿的热情已经是减少了许多。张婶的热情却似乎是恒温的，她主动招呼杏儿上路。杏儿注意到，张婶还特意打扮了一番：梳头，抹油，腮边还打了淡淡的胭脂红，整个人看上去喜气洋洋的。

晋中祁县南坪乡南坪村乃是海仲臣的家乡，这里有他的父母、兄弟和妻子。

杏儿和张婶也一直跟着海掌柜的灵柩到达南坪村。

南坪村更是隆重非常，大戏已经一连唱了整整九天。唱的全都是关公戏，什么《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走麦城》《古城会》……

海仲臣家的屋檐下挂起了一块牌匾，上书魏碑体的大字“武德第”。红底黄框黑字的牌匾十分抢眼！

“杏儿，你看——”张婶指着海家屋檐下的牌匾，“你认识那上边的字吗？”

“不认识，”杏儿说，“不过我知道那三个字是‘武德第’！”

“你怎么会知道？”

“早就听说了！”杏儿说，“真是光宗耀祖啊！”

“可不是随便悬挂上去！”

“哎呀呀，这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这个牌匾不仅光照当代海仲臣的家属，而且它的荣耀可以福祉海家世世代代。”

“真是好哇！……”

“这块牌匾真是光宗耀祖。”

“知道是咋来的吗？”

“花银子买的呗。”

“是买来的，可是你知道是谁出的银子吗？”

“谁？”

“大盛魁！是字号为海家买的功名。”

“啊……”

张婶对海家屋檐下的那块崭新的牌匾羡慕不已，赞不绝口。

棺木抬进了海家大院。大院是临时扩建而成的，原来只是一个普通的四合院，三年来村里人奇怪地看到，海家的人总是在适当的时候得到需用的钱。想盖房子的时候就有盖房子的钱，想买土地的时候就有买土地的钱。神秘的来源令人大惑不解，周围的人有过许多的猜测和议论。现在终于明白了，是大盛魁在暗地里资助着海家。过去的谜团现在揭开了，它令好多人羡慕不已。

杏儿对那豪华棺木的感觉并不怎么美妙，红油漆的颜色像血，看了使她感到恐怖。看过海掌柜灵柩之后，有好几天杏儿睡不好觉，夜里总是在做噩梦，梦境中那口血红的棺材总是和丈夫模糊的形象混在一起。

又是一夜无眠，直到黎明，天已经蒙蒙亮了杏儿才睡着。蒙眬间她梦见自己的丈夫古海回家来了，但是也像那个死去的海掌柜一样，是被人用棺材抬回来的。杏儿被那场景吓醒了。

上午杏儿胳膊弯儿挎着一个包袱走进了婆婆的房间。

“娘！”

“什么事儿？”

杏儿的样子让古海娘很是诧异。婆婆正在缝补一件破衣裳，把针线停在半空中，拿迷茫的眼睛望着媳妇。

“我要到归化去！”

“你到归化？”婆婆还是没有明白媳妇话里的意思。“做什么？”

“我要去找海子！”

说完也不等婆婆回答，杏儿只管自己跨出了门槛。

五

杏儿一生中总共有过三次闯归化的经历，都是无奈之举，都是在情绪激动时做出的节烈行动。我们现在要讲的这是第一次。丈夫失踪作为媳妇不能无动于衷，是去是留她得做出抉择，这是关乎自己命运的大事。杏儿不顾婆婆的劝阻，决心到归化去找丈夫。一个契机或者说是刺激，就是海仲臣魂归故里。杏儿亲眼目睹海掌柜灵柩返回故乡的盛大场面，深受刺激。她不像张婶那样为海掌柜灵柩回归的宏大场面而兴奋而激动而羡慕。她不，她有自己的想法，她要的是活着的丈夫，哪怕他平平常常，没有荣光！

为了能够和活着的丈夫团聚，杏儿毅然决然地出发了！

整整走了半个月，杏儿终于来到黄河渡口，终于站在了滔滔黄河的岸边。这人声嘈杂的渡口就是有名的君子渡，一个古老的渡口。浑浊的河水从她的眼前流过，看着让她觉得脑袋直发晕。这时的杏儿已然是男子打扮，头上罩着一块白色的毛巾，腰间束一条腰带，猛看上去俨然是一个精干的小伙子，只是个头矮了一些。黄河在这里是南北流向，渡口一片繁忙景象，有预备西去的，也有刚刚坐渡船返回来的，杏儿要往西走。一路上，杏儿是逢人便打听，但收获的都是失望。

一艘木船缓缓靠岸。

“你打听走西口回来的人，等等那条船，”一位长者指指河中央的渡船，“就要靠岸了，全都是走西口的人。”

其实那船哪里是在划，简直就是被河水冲着走，是在漂。

但是那船还是靠岸了。

有一个老年的汉子告诉杏儿：“你打听的古海，好像在归化拉骆驼呢。”

杏儿欣喜若狂！拉着那人细细地盘问：“你见到他人了吗？”

“人没有见，我也是听说的。”

“你听什么人说的？”

“一个拉骆驼的朋友。”

“你那朋友现在哪？”

“他还在归化呢。”

“他也是咱那地方的人吗？”

“人家是归化地方的人。”

“他叫什么名字？”

“叫……三娃子。”

“他姓什么呢？”

“这我就说不上了。”

“怎么会没有姓氏呢！是个人都会有的，生下来就会有姓氏的。”

“那是卖苦力的穷人！”

“穷人富人是一样的。”

“我不跟你说了。”那人烦了，“你这个人真的太能缠人。”

每一个细节都问好几遍，结果人家被她搞得很烦，“我要回家了！”

还没有过黄河，在渡口杏儿就被赶上来的月荃追回去了。

“你咋能干这样的傻事？”一见面月荃就埋怨杏儿说，“你也不想想自古以来哪有女人走西口的！要不是海子娘到史家大院找到我，说不定这会儿你已经过了黄河！”

“我就是要过黄河！还要到归化城。”

月荃：“跟我回吧。”

“我要去归化找寻海子。”

“我说过了，自古以来就没有女人走口外的。”

“我来开这个先例。”

不管月荃怎么磨破了嘴皮，杏儿就是不改念头。月荃实在没办法了，板起面孔说：“杏儿，我今天把话跟你挑明了，今日是你婆婆让我来追你回去的，我答应一定把活着的杏儿交在她手上。”

“我不管！”

“你不管也不行。你是知道的，我古月荃是个耍武艺的人，我有办法把你弄回去。”

“你敢！”

“你看着……我敢还是不敢。”

说着月荃走上前伸手抓住了杏儿的一只胳膊，手腕一旋，就把杏儿的胳膊拧在身后了。杏儿疼得哇哇乱叫起来。也不管杏儿的喊叫和哭闹，月荃用一个细绳把杏儿的手绑了，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杏儿往肩膀上一扛就放在了马背上。月荃都没有给杏儿挣扎的机会，就把她带回了小南顺。

月荃给杏儿松了绑以后，看着杏儿的眼泪唰唰地往下流，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古海娘说：“还哭！多亏了月荃子，不然你这会儿还说不定活没活着呢。”

“就是死我也不后悔。”

许多人围在杏儿的屋子里，有张婶、靖娃媳妇、杰娃媳妇，当然还有婆婆和月荃。

婆婆说：“还不赶快谢谢月荃，人家好几天都没能好好吃一顿饭，还不是为了找你？”

杏儿拧着脖子不肯答应。

“史东家对小叔爷都不满意了，”张婶也帮着婆婆说，“真是该谢谢月荃，杏儿！史东家

派下人来找月荃两次了，说是月荃耽误了他家的正事。”

“是他自己愿意。怪谁？”

婆婆叹息道：“真是不懂好赖。”

后来是靖娃媳妇把话题转移了，她说：

“杏儿，我告诉你个好消息，过些日子杰娃就要回村了！”

“对啦，”一直没有说话的月荃插话了，“杰娃在归化待多少年了，地面上熟人多，托靠杰娃打听海子的消息不是个正道吗？”

众人都说是。

张婶问：“杏儿，你说月荃说得对不？”

杏儿点了头。

傍晚时候杏儿的情绪完全稳定了，大体恢复了正常。她走出自己的屋子来到婆婆房间，低声问：“娘，晚饭做点甚？”

“凑合吃吧，熬个粥，泡上玉米渣。”

“那哪成！”杏儿坚决地说，“有人家月荃小叔呢，怎么也得弄点好吃的东西才是。”

“快别提月荃了。”婆婆说，“我说了许多好话也没能把他留下。”

“他走了？”杏儿很失望的样子。

“走了。你还哭着呢，他就走了。”

“唉！……这个月荃小叔。”

“你也别怪他，伺候人的营生由不了自己，不好做着呢。”

“我是说咱得谢谢他不是。”

“以后吧，反正也不是外人。”

毕竟杰娃是从归化回来的，毕竟杰娃和古海是经常见面的。古海最后一次出走就是在杰娃所在的义和鞋店。于是杏儿就一门心思等待杰娃回乡，成天把杰娃挂在嘴上，有事没事就往杰娃家跑。

但是当杰娃真的回来，杏儿面对面地和杰娃坐在一起，却发现见杰娃跟没见差不多一个样。问来问去盘问了半天，杰娃知道的关于海子的事差不多她也都知道了，没有一点新的信息。

对于杏儿最关心也是最担心的问题，杰娃坚决地表示，古海是不会寻短见的，他肯定在归化城的某一个地方，或者种地或者做小买卖或者拉骆驼。

要说作用，也只能说是从杰娃那里得到些许慰藉。

这天上午史耀正在客厅与客人谈话，一扭脸看见月荃走了进来，黑着脸站在一进门的地方，说：“东家，我有句当紧话想问问你。”

古月荃自打十几岁上就跟着他爹住进了史家大院，长到十六岁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功夫就开始为史家做看家护院的打手。前前后后少说也有十大几年了，对于主仆之间的规矩古月荃应该是了如指掌的，今日里突然这样没有礼貌让史耀十分诧异。他斜睨了月荃一眼问：“有什么事吗？”

“有件事我想问问东家。”

“是院子里的事吗？”

院子里的事是指史家的事，古月荃负有看家护院的职责，大事小情都有责任向东家报告的。史耀以为院子里发生了什么重要事情需要他亲自处理。岂料古月荃回答说：“是我私人的事。”

“哦，你个人能有什么打紧的事情，”史耀不高兴了，教训道，“好没眼色！你没看见我正在和县衙的牟先生说话吗？你先下去吧。”

古月荃没挪身子，牛脖子一梗一梗地说道：“不，这事对我太重要，东家最好能立马给

我个话。”

“好，”史耀气呼呼说，“那你就说吧！”

古月荃上前两步用手指着东家的鼻子，问道：“东家，你说说，海子的事情是咋回事？”

“海子？你是说的哪个海子？”

“就是我的侄儿古海。”古月荃两眼盯住史耀，一字一板地说道，“古海他在大盛魁做事，好端端地为甚么就被字号开销了？”

“原来你问的是这个呀，”史耀笑道，“我倒是忘了，你和古家是一家人。”

“古海是我的亲孙侄。”

“去归化时你日夜跟在我的左右，关于古海被开销的事你在那边时就该听说了吧。古海被开销的事不要说是在大盛魁内部尽人皆知，简直就是轰动了半个归化城！怎么事情过了这么久了你又忽然问起这桩事来？”

“我刚才上街遇到一个人，他对我说古海被字号开销是另有因由。”

“另有因由？”史耀皱起了眉头，“是什么因由你说说看，我倒想听听。”

“这就要问你了，东家！”

“问我？你的意思是说我设计陷害了古海？”

“对！就是东家你！因为这一切都是东家你预先设计好了的！”

“……为什么就认定是我呢？”

“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最清楚！既有胆量做出来为什么没有胆量承认呢？”

“我倒要问问你古月荃，这事我不承认是怎样，我承认了又怎样？莫非你一个看家护院的打手能将我这个东家下了大狱还是怎的？”

这是主仆俩十几年里头一次发生争吵。

“东家，这么说你还是不敢承认了？”

“这话你是听谁讲的？”

“是谁讲的你不要管，我只问你有没有这回事。”

“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事的。”

“东家，您可知道这事对海子有多大？那可是如同天塌地陷一般，是要他性命的事情！这中间的厉害东家您该知道吧？”

史耀说：“笑话！我连这事都不知道我还能算是什么大盛魁的东家。”

月荃又追问一句：“这么说，这件事真的是东家故意所为啦？”

“你猜对了。”

史耀拿眼角的余光瞟了瞟古月荃，见古月荃一只拳头正捏得咔吧咔吧响。古月荃没有动手打人，他盯着史耀看了一会儿车转身走出了客厅。但是史家父子陷害海子这件事像一把刀子把月荃子与史家的情谊割断了。作为古海的叔爷，古月荃不能再为古家的仇家做事了，勉强挨到年底，古月荃找个托词就辞掉了为史家看家护院的差事。

离开史家大院，古月荃一年四季背着一个行李卷儿四处奔走为人打工。农忙的时候就整月地住在海子家了。海子娘和杏儿都对月荃心怀一份歉意，打扫开一间厢房让月荃子住，细心地照料月荃子的生活。

有一件别人谁也不知道的事情触动了杏儿。一天夜里杏儿哼哼着捂着肚子撞进了婆婆的屋里。古海娘把灯点着一看吓了一跳，就见杏儿面色惨白，脸上滚动着豆大的汗珠，两只手紧按在肚子上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了。

“娘！我……”

海子娘连忙问：“杏儿，你是怎么了？你哪儿不舒坦？”

“肚子……疼，疼得要命。”

“这可怎么办哪，三更半夜的！”

杏儿只是哼哼，说不出话来。

“你先歇歇，杏儿你咬咬牙。我去叫隔壁张婶过来。”海子妈好歹将儿媳扶到炕上，自个儿转身跑出屋去。她先把睡在厢房的月荃喊起来，让他照看着杏儿。

古月荃睡得正香甜，忽然间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侧耳听听是海子娘在叫他。

“小叔！你醒醒……你醒醒！”

古月荃慌忙披衣下炕，一边问道：“是什么事儿？”

“不好了，是杏儿她突然间发了病……”

古月荃跟着海子妈走进杏儿的房间，就见杏儿正裹着被子满炕里打滚儿。

“杏儿得的是什么病？”古月荃没见过这阵式，慌慌地问。

不知所措的海子娘急哭了起来：“什么病我也说不清……去年海子在归化出了事，跟着他爹就死于非命，今日里杏儿好端端地又得了急病。咱老古家到底是怎着了，老天爷呀！”

古月荃一见赶忙拿话安慰海子娘，说：“你别着急，别哭，我估摸着杏儿平日里身体强健得很，就是得个什么病也是难免的事情。请郎中看看就会好的。你且守着杏儿，我去找隔壁的张婶过来。”

张婶果然有经验，她掰开杏儿的牙看了看，说：“就怕是……这病可是耽误不得，得赶快请郎中。”

月荃迅速地结着衣服上的纽子说：“哪儿有好郎中？我立马就去请！”

张婶瞅了瞅月荃，一个劲儿摇头。话说出口她自个儿也犯愁了，小南顺哪有什么郎中啊！过去村里有人得个急病都是派人到相邻的黄村去请郎中。

海子妈说：“小南顺没有郎中，最近也得到黄村。黄村离小南顺十多里地呢，深更半夜的就是去了怕也难把郎中请过来。小家小户的哪有那么大的面子。”

“是啊，”张婶说，“十几里地跑去，人家要是不肯来，岂不是耽误大事！”

“那该怎么办？”

“这么吧，”张婶说，“海子妈，你给杏儿找块毯子出来，让月荃辛苦一遭拿小推车送杏儿到黄村。我也跟着去，我回家加件衣服。”

说完张婶急急地推门出去了。

听着院子里传来咚咚的脚步声，海子妈急得在地上直打转，一个劲儿说：“这可怎办是好……这可怎办好。”

月荃安慰道：“你不用急，我和张婶去送杏儿，张婶说了，杏儿的病不打紧，只是不能耽误。咱快张罗吧，我去准备推车。”

“又辛苦你啦，真是过意不去。”

“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种话。”月荃说着跑出去了。

眨眼的工夫，月荃就把小推车推到了屋子门口。这时候张婶一边穿着衣服袖子，一边跟在月荃的身后走进屋子。

但是约摸过了半个时辰，张婶自己独自一个返回了小南顺。她对海子娘解释说：“刚刚出村没有走出几里地，我就在一个沟坎把脚给崴了！……”

海子娘急忙掌灯帮着张婶查看伤势，叹了口气，安慰张婶说：“还好，没什么大事，歇歇就会好的。”

太阳照在山头上，一抹艳红把半个山头都映红了。月荃推着独轮车，杏儿跟在他的身后。两人一边说着话来到一条河的跟前。

正像张婶所说，杏儿的病真的没有什么，当天夜里赶到黄村，郎中只是给她扎了几针立刻就没事了，当即自己走着离开了黄村。杏儿说：“叔爷，咱在这歇歇吧，洗把脸。”

月荃放下了车：“好吧。”

两个人就说起了话。

“真是怪吓人的……”

“多亏了你，不然我的小命就怕是玩完了。”

“要谢你还得好好谢人家张婶，还是张婶她有经验，还陪我送你到黄村。”

“怎么不见张婶的人？”

“还说呢，黑灯瞎火的出村走了连一里地还没走出去呢，就把脚给崴了，只好返回去了。”

河水清清，映着杏儿的脸，那一张脸由于病痛的折磨显得清瘦和娇弱。病愈后的苍白的脸上现出疲惫和兴奋的神情，一丝难以言说的娇羞挂在杏儿的嘴角上。她蹲在河边看着自个儿的脸，一时竟舍不得搅乱那水面。

月荃蹲在杏儿下游一点的地方，哗哗啦啦地撩着水洗脸。

杏儿拾起一块小石头丢在水里，望着溅起的水花随流漂去，杏儿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道：“哎！小叔爷，我问你，昨晚上你送我到黄村经过这里的时候，你是怎么把我弄过河这边来的？这河水挺深的。”

“怎么过来的？河水太深独轮车推不过来。我只好先把车子推过河，然后再把你弄过河。”

“那你是怎么把我弄到河这边来的？”

“还能怎么弄……”月荃目光飘飘移移地闪动着，“是我把你抱过来的。”

杏儿的脸顿时就红得像是一块红布：“呀！你抱我了？”

“是哩。”月荃子老老实实地回答。

“你！”杏儿一听立刻就沉下了脸，“你好不要脸！竟敢趁人之危做下这等下流的行径。”

“没办法，要不然你过不了河。”

“真是羞死人啦。”

杏儿扭转了脸。一直到走回小南顺杏儿再没和月荃说一句话。月荃也没敢再看杏儿一眼。这件无意中的小事在两人的心上悄悄地扎下了根，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羞惭、新奇和罪恶感交织在一起的感觉。

后来回忆，杏儿真正感到害怕的正是这一段日子，就像是在千疮百孔的冰面上行走，胆战心惊，感觉随时都会掉进那黑咕隆咚的冰窟窿里，一命呜呼。那冒着凉气的冰窟窿……难熬的日子，度日如年。夜里她的眼泪不知道多少次将被子打湿，无人知晓她内心的苦楚，更没有人会理解她，不能向任何人诉说的痛苦折磨着她。

事情出在麦收的季节。眼看着麦子割倒一大片，却远远地听到天上在响雷。为了能把割倒的麦子抢到手，杏儿和月荃在地里捆麦棵、起麦垛一直干到了半夜。婆婆身体不舒服，在黄昏的时候就回村去了，地里只留下月荃和杏儿俩人。

太阳一落山月亮就升起来，晚风一吹凉爽极了，也舒服极了。麦香随风荡，田野上这里那里燃起了篝火，目及之处到处都可以看到抢收麦子的人们的身影。这大概要算是晋中地区农家人眼里最美丽的夜景了。有歌声顺风飘过来。古家的麦垛立起了三个了，月荃光着上身，一条油亮闪闪的大辫子缠绕在脖子上。他手拿钢叉将麦捆抛向空中，杏儿站在还未垒成的麦垛上，伸手接住月荃抛给她的麦捆，俩人配合得十分默契。

这是最后一个麦垛。垒好之后杏儿要下来了。一滴水珠掉在杏儿的脸上，杏儿抬头望望天：“雨下来了。”

“快下来吧。”

“我怎么下？”杏儿问月荃，语气中透出些许娇媚，“麦垛这样高。”

“前次咋下的这次还咋下。”

“那我可跳了……”

“跳吧，我接着。”

月荃双臂张开，大手伸着等待着，杏儿稳稳地扑到月荃的怀里了。

在那一刻月荃没有马上松开手，杏儿也没有立刻走开。俩人的身体紧紧地挨在一起。杏

儿嗅到月荃身上的男人的气味，同时也感受到月荃那只有力的手臂使劲抱着自己的身子。晕眩的杏儿已经完全失去了自制的能力了，在短暂的瞬间她享受着一个男人的温暖，忘记了一切。但是她很快就清醒过来，拼命地把月荃推开了。

杏儿在心里默默地计划着一件事，她下决心要亲自到归化去走一趟。她要见着海子，亲自面对面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其实最主要的是对自己做个交代，她下决心不再像张婶那样生活。

六

八月十五，一轮明月升起，橙黄色的月亮像一个圆圆的饼子挂在门前的橡树的梢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月亮上突起的山峦和浅蓝色的沟壑，就好像一伸手就可以探着似的那样近。月亮带给杏儿从来也没有过的亲切感，就像一个人，一个十分熟悉的朋友那样的感觉。她坐在屋门前的台阶上把月亮足足看了有半个时辰，与月亮无言地谈着话，于是一个决心逐渐在她的心里形成了。她回到屋里的时候脚步特别坚定。她打开红躺柜的盖，把柜盖顶在脑门上，一件一件地向外拿着衣物，把整理好的东西打好一个包。她把那个白底子蓝花粗布的包袱紧紧地抱在怀里，整整坐了一夜。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杏儿抱着包袱走进了婆婆的房间。

古海娘还没起床，吃惊地望着媳妇怀里的包袱问道："你这是做什么？大清早的拿个包袱做啥？"

"娘，我想好了，我想了整整两年了，我不能再走张婶的路了……"

"莫非你真的是要到归化去？"

"对，我一定要到归化去！我要亲自去找到海子。就像老话说的那样：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就是把全归化翻个个儿，我也要把海子的下落打听出来！"

婆婆在被窝里坐起来。

"杏儿，这话我听你说了多次了，说说可以，自个儿的男人没了下落说不着急那是假的。可要说到到归化去那可是任谁也做不到的，你可不敢胡来！"

"我今天就是要做出来！"

"这可是几百年都没有过的事！"

"从我杏儿开始女人闯归化的事就有啦！娘，您就别再劝了，我下了决心的事就一定要做。我走了不能早晚在您身边伺候，您自个儿保重。"

第二天杏儿给婆婆安顿了一切，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通往归化的路。

杏儿对古海的想念与日俱增，一路上她想象着见到海子的情形。她的心中自有一个大道理：为什么买卖做塌，人就不能回家？天下的道路多得很，哪条路不是人走的？！做不成买卖回家种田，一家人团团圆圆岂不美好？！就算是不能回家，我到归化去，两个人好歹在一起，日子不是一样过？为什么非跟自己过不去？

去归化的路对杏儿来说已经是不陌生了。这一次她没有走黄河渡口，而是直接插向雁北的杀虎口。是一个老驼夫告诉她的，这条路比走黄河近许多。路途短了，她又走得很快。就连睡梦中都向往的城市—归化城距离她真的是越来越近了！

但是杏儿最终还是没能走进那座令她魂萦梦绕的城市。杏儿太不走运了，她清清楚楚地计算着她离开家乡整整二十八天了，但在距离归化城仅只一百四十里地的杀虎口，她却病倒了。或者是吃饭没吃合适，或者是心急上火，杏儿觉得浑身酥软得厉害，腿上也没劲儿。即便如此，她还是在次日清晨就硬挺着起身上了路。

走出那家旅店几十步，她回头看看那店的门面，注意到开店的伙计正用一种奇怪和担忧的眼神望着她。

"伙计，我说你不用走了吧！我看你走路踉踉跄跄的……"杏儿听见那伙计这样说。

"没事。"

她知道店伙计的话是指什么，是说她生病身子弱。但是她却不知道，自己得的是可怕的伤寒病！

杏儿害怕店伙计看出她的身子虚弱，更害怕人家看出她的女儿身来，脚下更快了。但是只走出不到十里她就再也坚持不住了，一阵天旋地转之后她终于倒下了，她自己的感觉是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她醒来的时候，已经是躺在杀虎口的“大炕”上了。这里的“大炕”和归化的“大炕”是属于同一个性质的，都是为了收留那些得了重病、传染病，无家可归的人而设的，用现代人的理念解释就是人性化的善举。

作为一个伤寒病人，杏儿被地保送到了“大炕”。真还有一盘大炕，炕上躺着七八个即将死去的病人，一个个都衣衫褴褛，面容枯槁，行将就木。

杀虎口没有一个人认得杏儿。眼看着八月十五到了，从早晨开始不断地有人到“大炕”来认领病人。前面说过的，归化城有“梦楼当”和“大炕”，杀虎口受归化影响也有同样的社会善举设施。同样杀虎口的“梦楼当”也是存放死尸的地方，而“大炕”则是那些奄奄一息无依无靠的病人，尤其是那些得了传染病的病人走向死亡的最后一个驿站。

杏儿躺在那里奄奄一息，却是无人答理。屋子里安静得瘆人。熏人的臭味一股一股地冲过来，呛得杏儿喘不上气，再加上干渴难耐！全身酥软得一点力气也没有，她尽了最大的力量抬起一只手喊：“有……人吗？”

结果是无人应答。

杏儿又喊了一声，其实她自己以为的呐喊声在外人听来就像是蚊子叫了几声。她根本不知道那屋子里除了半死的病人根本就没有别的人。

算是杏儿命大。整整两天以后大炕的门吱呀呀地被人打开了，走进两个人，只能凭着脚步声来判断是两个人。杏儿拼尽全身的力气喊：“救救我……”

没人理睬。

她又喊了一声，这次有了反应，只听到一个声音在说：“掌柜的，这儿有个活的。”

杏儿感到有人走近了她，从开着的门口照射进来的阳光在杏儿的脸上划过来划过去。

“掌柜的，您来认吧。”

一个模糊的身影出现在杏儿跟前，那人微胖身材，用一块手帕捂着嘴。

“看不清楚，头发挡着脸。”

“我来……”

一只手触到杏儿的脸，把她的头发撩了撩。

杏儿听到下面的对话：

“好像是个年轻人。”

“您要找的是什么样的人？”

“也是个年轻人，算算该有三十上下啦。”

“是个男的还是女的？”

“废话！走西口的人还能有女人吗？”

“那倒是……不过！您来看看吧。掌柜的，这儿真的躺着一个女的！”

“不看不看！”

“那您到这边来。”

头顶上的阳光晃了几下，杏儿知道商人从自己的头顶边儿上走过去了。

又隔了一会儿，只听得那个来认人的商人说：“没有我要找的人。”

“哦……那就是没有了。”看守“大炕”的人解释说，“要不您再到‘梦楼当’那边看看？”

“去过了，没有。”

“死人堆儿里没有，快死的病人堆里也没有，那我得祝贺您掌柜的。”

“为什么？”

“您想想看啊？您要找的人肯定是您的朋友或是亲人，死人堆里没有，快死的病人堆里也没有，那还不是好事啊？说明他还活着！这还不是好消息？”

“你小子挺会说话的。”

“谢谢掌柜夸奖！”

脚步声移向屋子门口。

“掌柜的……”

“做什么？”

“您夸我还不如赏我几个小钱……”

“好……”

屋门吱吱扭扭地就要关上了，杏儿喊：“救救我！……掌柜的。”

关门的声音停住了。

返回来的脚步声响起来。

那位掌柜是位长者，他走近杏儿，问：“你是做什么的？”

“民妇是个农民，山西祁县人……”

“祁县人？……你为何女扮男装？”

“我是到归化来寻夫的，为了走路方便所以女扮男装。”

“你丈夫是什么人？”

“是学买卖的，伙计。”

“哦！”

“你丈夫是哪里人？”

“祁县……”

“哦——对了，你刚才说过了。”

老先生语调升高许多，表现出极度的惊讶，又问：“你丈夫在归化住什么字号？”

“……大盛魁！”

“啊！这么说你的丈夫是大盛魁的人？”

“是……”

“那你怎么会没有人管？”

“可惜，我丈夫后来被字号开销了。”

“开销了……”老先生又问，“你的丈夫叫什么名字？”

“他叫古海……”

“啊！你要找的人就是……是古海！”

“是，是古海。我的不争气的丈夫……”

“……莫非你是杏儿？”

“掌柜的是谁？怎么会认识我？”

“杏儿！你快起来看看，我是你姑父呀！”

“姑父？怎么会呢？我是在西口路上啊。”

“是我，我就是姚祯义！”

“姑父啊……”杏儿放声号哭起来，“我的命咋这样惨啊！”

“孩子，先别忙着哭。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你看看净是病人！”姚祯义说完喊道，“地保！快来帮我……”

他们把杏儿移到一处干净地方，喂了水和饭。看看杏儿的精神好一些了，姚祯义告诉杏儿：“杏儿你还去什么归化！我就常年住在归化城，派人四处打听消息，四年了到底也没把海子找到。你一个外乡人，又是个女人，你怎么找？”

“我就不，就不回去！”

“快别说傻话了！”姚祯义说，“归化城不是那么好玩的地方，算你走大运遇上我了，不然谁知道会出什么事！”

“呜哇！”杏儿放声痛哭出来。

哭归哭，哭完了杏儿还是跟着姚祯义返回了小南顺。问题很现实，塞外荒野，男人们上路都还是成帮结伙。她一个女人家，又是孤身一人，谈什么走西口闯归化，太不现实！

再者说了，此时杏儿身染重病，走路还得人抬呢。唉！她本人都是命悬一线，还能谈什么别的事情。伤寒是很厉害的病，是传染病，姚祯义费了很大劲儿才在当地请到一个肯为杏儿治病的先生。花费银子不说，姚祯义还赔上了许多好话。

为了给杏儿治病，姚祯义在杀虎口耽搁了整整八天的时间。

那么杏儿就只有痛哭一场来把胸中的郁闷宣泄宣泄了。

姚祯义不是什么大买卖人，这些年鞋店生意又不怎么好，所以他是“起旱”，就是说是靠两条腿走着回乡的。为了杏儿，他特意在杀虎口雇了一辆二饼子牛车。

再说祯义怎么就会和杏儿相遇呢？是这样，姚祯义回乡探亲，从归化出来走在回家的路上，经过杀虎口这地方的时候他特意到当地的“大炕”和“梦楼当”来看看。他知道，杀虎口受归化影响，也有专门收留死人和病人的公益机构。到“梦楼当”和“大炕”来看为的是寻找古海。自打古海离开他以后，姚祯义是每到一地都要打问古海的消息，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这些年他为了找古海，不论到哪里都是逢人就打听。

毕竟古海是他带出来的，而且古海的最后离家出走是从他的义和鞋店出走的，而且是在他的辱骂之后离开的。他觉得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古海爹妈无法交代。

找不到古海，就帮助那些遭遇不幸的朋友或同乡。出于这样的心理，就算是遇上根本不认识的蒙难的人，姚祯义也会出手相助。同时他也相信，一个人多做善事，能为自己积德。

没有希望的日子又像小河的水哗哗啦啦地流淌起来，回到家伤寒病刚刚好了不久，杏儿就又一次病倒了。张婶、杰娃媳妇、靖娃媳妇都来看望她，安慰她。

杏儿在炕上整整躺了个把月，起来以后整个人瘦得都脱了形。她走到街上，见到她的人都要吓一跳。

靖娃媳妇来看杏儿，说：“杏儿呀，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眼窝陷得那么深，都成什么了！”

“成什么了？就像鬼似的了，对不对？”

“我是说连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你是不好意思说，我的样子怪吓人的吧？”

“瞧你说到哪里去了。”

靖娃媳妇打着哈哈把话岔开了。

靖娃四岁的儿子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杏儿，杏儿把手伸给孩子想摸摸他，那孩子却把身子直往他妈的身后躲。

杏儿叹口气放下了手：“就连村子里孩子们都怕我了。”

这次打击对于杏儿来说真的是太深刻了，一连过了将近半年她的身体才慢慢恢复。

七

一个月色清朗的晚上，不可避免的故事终于在杏儿与月荃子之间发生了。对于杏儿来说那是她一生都会牢牢记着的时刻。她和小叔爷去麦田里干活。休息的时候两人坐在田埂上吃饭。满脑子是归化城的杏儿呆呆地咀嚼着馒头，眼睛望着天空上的一朵长条形的流云，好半晌没说话。

月荃也沉默着。一种沉重的东西在看不见的地方压抑着他俩。俩人同时都直喘粗气，觉得气脉不够用。

后来月荃问：“杏儿，你想甚呢？”

“我在想我的命。”杏儿说，“我在算呢，算起来我嫁到古家这已经是第十五个年头了……哇……”

月荃不知道如何应答，他一点也摸不准杏儿此时的想法。

“……好像是昨天的事情，海子骑着高头大马，用花轿把我娶回小南顺。”

“是有些年头了。”

“可是，到如今我咋就连见我男人一面都做不到呢，海子是死是活我总得听个话儿呀！那个归化城啊，我咋就到不了呢？！”

“……”

“呜呜……”

突然杏儿把手里的碗使劲抛了出去，连碗带汤全都抛出去，像狼似的嚎哭起来！

“杏儿，你怎么了？”

月荃走过去，拿手触她的肩膀。杏儿一甩手把月荃的手打开了：“滚开去！你是一只狼！你混蛋！你不是人……”

“你……作甚骂我？”

“都是你！”

“我怎么了？”

月荃在说这话的时候注意地观察着杏儿的表情，他预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了。

事情的转变就发生在杏儿甩开月荃手臂的那一瞬间，似乎是被什么东西给点醒了，月荃略略愣怔了一小会儿，突然跳起来扑向杏儿。他像抱一只小猫似的把杏儿抱在怀里，也不知道怎么的，月荃一伸手就把刚刚垒好的麦垛给推倒了。随着麦垛轰轰轰轰地倒下去，月荃和杏儿也倒了下去……

杏儿不知道眼前发生了什么，只是本能地接受着。强烈的男人的汗味和体味刺激着她……从未有过的痛苦和舒畅同时袭击着杏儿。天旋地转，她的感觉接近昏厥。

这时候一场大雨忽然而至。如注的雨滴连天接地，把整个世界都笼罩在它的水汪汪的气息中。也不知道是雨水还是眼泪，在杏儿的脸上奔流着。哗哗啦啦的大雨声掩盖了一切，掩盖了羞怯，掩盖了罪恶的感觉。杏儿放声地大叫起来，像一只真正的狼，一只饥饿的母狼。大雨淋湿了她的头发，淋湿了她的衣服，她浑身上下里里外外全都湿透了。杏儿似乎没感觉。

大雨也淋湿了月荃，他的衣服，他的裤子。

“你都湿了……”

月荃在间隙对杏儿说。

“不怕……淋湿了好！湿得越透越好！”

他们就在湿漉漉的麦田里滚过来滚过去。他们想借大雨把时间、把自己、把整个世界全都忘记了。什么也没有了，一切全都是空的。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大雨就停了。

大雨停止了以后，杏儿和月荃也停了，好像是被提醒了。但是杏儿还被月荃紧紧地拥抱着。杏儿没有看到他们俩全都是赤身裸体一丝不挂！月荃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痴呆呆地看着杏儿的眼睛，目光里是杏儿从未看到过的柔情。杏儿好像还处在昏厥之中，偎在月荃的怀中。又过了一会儿，杏儿才开始清醒过来。

等到杏儿完全清醒过来的时候，她本能地大叫一声，看见抱着自己的月荃就好像是看见怪物似的，猛地把他推开了。与此同时杏儿看到了赤身裸体的自己！杏儿猛然跳起在麦田里狂奔起来。

等到杏儿穿上衣服重新回到地头，看见月荃也穿好衣服，他蹲在地上，双手抱住脑袋，整个身子蜷曲着。月荃听到杏儿的脚步声，也不抬头也不看杏儿，等了一会儿他猛地跳起，

扑向放在地上的镰刀。还没等杏儿反应过来，就见月荃子已经把扬起的镰刀狠狠地戳进了自个儿的胳膊。

雨水从头上滴到他的胳膊上，血水顺着手臂流到了地里。

杏儿被鲜血吓坏了，她抱着月荃的胳膊拿手往伤口上堵，结果鲜血很快就将她的双手染红了。

“你疯了？你会死的！”

“就让我死吧，我不是人！……我连牲口都不如！”

月荃子责骂着自己，拒绝杏儿为他包扎。

杏儿撕破自己的衬衫，流着眼泪为月荃子把伤口包扎好。

后来她对月荃子说：“月荃子……你……我们做下了什么事？要知道你是我的叔爷呀！”

杏儿疯狂了。她突然嚎叫一声，声音就像母狼似的，向月荃扑过去，她把男人强壮的身体压在自己的身下，撕扯着他的头发，拿手巴掌扇他的耳光。

大雨又下起来了。哗啷啷的雷声和哗啦啦的雨声在他们的头顶响个不停。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杏儿没有和月荃说一句话。不管一起干活儿还是吃饭，杏儿连眼都不往月荃那边看一下。

算起来这已经是杏儿嫁到古家的第十五个年头了，是月荃子第一次让杏儿体会到了做女人的滋味！人总是贪婪的，杏儿体会过了那种滋味一次就会想要第二次。这一天，他俩相拥着在田埂上翻滚，从未感受过的巨大快感冲击着杏儿，使她忍不住嚣嚣嚎叫起来，其声犹如野兽。她浑身颤抖着不住地哼哼着，后来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月荃子的肩膀竟被她生生地咬出了血。后来当享受的浪涛退去，杏儿伏在月荃的身上像一只乖巧的猫，她一边拿舌头舔着月荃肩头的伤口，一边问：“还疼吗？”

月荃奇怪地问：“平日里你总是绵绵的，今夜咋就像是一只母狼一样狠呢？”

杏儿说：“我也不知道为甚……就觉着咬你我的心里痛快。你别怪我。”

“我才不会怪你呢，”月荃子的大手在杏儿头上抚摸着说，“你越是咬我咬得狠，我的心里才越是痛快！”

杏儿说：“鬼打得你胡说呢！”

“我说的是真话。”

“你说的是真话？”

“当然，我甚时哄过你？”

“我不信。”

“真的！”

“你说的话要是真的，我还要咬你！”

“你咬吧！”

杏儿在月荃的肩上轻轻咬了一下，问：“你当真不怕疼？”

月荃子说：“当真不疼！”

“那我可真的咬了。”

“你咬吧。”

这一次月荃被杏儿咬得终于忍不住了，他叫了起来。

月荃子成了受虐狂了，每次都主动让杏儿咬，杏儿不咬他，他的心里就难受得慌。不知道这是一种心理因素与生理因素搅和在一起的复杂现象，还是强烈的罪恶感在折磨着，只有在看到自己的鲜血的时候，他的心里才能够略略平静一些。

对这一点杏儿总是不能理解，起初她咬月荃只是出于一种下意识的举动，在她无疑是生理快感的宣泄。后来当月荃一再主动要求她咬时，她开始害怕了。她问月荃，这是为什么？对此月荃也回答不上来。杏儿见他答不上来，就不咬，她说：“我又不是一条狗，随便乱咬

人。”

见杏儿不咬自己，月荃子竟然真的生气了。

那些疯狂的享受的时光，在田野上的沟垄里、在未成熟的麦地中、在小厢房月荃的热炕上……到处都留下了他们无耻享受的痕迹。这些痕迹和感觉冲破了时间的樊篱，永久地留在了杏儿的记忆中。于是他们开始交换内心的感受。

强烈的罪恶感折磨着这一对情人，每次做完那事之后就惶惶不可终日，夜里常常被噩梦惊醒，人变得憔悴了。这是一个清风缭绕的春夜，风在窗棂上吹奏出轻轻的音乐，一缕浅蓝色的月光照在杏儿光洁滑润的肩膀上。杏儿偎在月荃怀里，两人为前途消耗着脑子。他们又谈到了私奔的事情——这件事他们不知道已经说起过多少次。今天月荃又一次提起了这个话题。

“我看咱们还是走吧，”月荃说，“我的心里实在是受不了啦，终有一天就是别人不说什么，我也会被自己的良心折磨死的。”

“要说想离开的心情我还不跟你一样吗，我恨不能立刻就和你远走高飞，到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畅畅快快地过几天日子。这种偷偷摸摸的日子我也忍受不下去了。”杏儿说，“我俩年轻力壮的不管到哪里也不愁讨一份生活，实在不行咱们也闯西口去！可是我们走了婆婆她一个人怎么活？刚刚死了爹，如今唯一的儿子又出了事情，生死不明。”

“我们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不忍心。”

“那你就不害怕吗？”

“害怕？”杏儿好像是在问自己，接着又自问自答道，“如今还有什么东西能够让我害怕的呢？没有了，我什么也不怕了，该做的事情我做了。我知道女人来世上一遭是怎么回事了，就是立刻让我死，我也不后悔了。”

“倘若有一天被你婆婆知道了，怎么收拾？她要是吵吵起来弄得村里人都知道了……想一想都让人胆寒。”

“那也不害怕，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杏儿决绝的态度让月荃感到非常奇怪。他拿一只胳膊支着身子抬起半个身子注意打量杏儿的脸，一时间他竟判断不出杏儿的话是随意说出来的呢，还是认真讲的。

由于刚才用力出了汗，杏儿的脸潮乎乎的，给月光一照反射出水灵灵的光亮。眼睛在黑暗中也亮得出奇，饱满的奶子在幽暗的光线中起伏着。没等月荃再问什么，杏儿又说道：“现在让我感到心里憋得慌的是，村里的人都不知道我们的秘密，我真的是巴不得婆婆、张婶、杰娃媳妇她们还有村子里大大小小的人都知道，让他们看看！最好是我能生一个孩子出来，让他长大，让他整天在村人的眼前跑来跑去。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人这一辈子还能有什么？”

……

老天似乎遂了杏儿的愿，她真的怀孕了。但事情似乎没有杏儿说得那么轻松，她有些害怕了，有意瞒着自己的肚子。

到了六个月头上，杏儿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她越来越心神不宁，一天到晚心事重重，做饭的时候常常不是把菜放错了就是忘记了加盐。八月的时候杏儿的秘密终于再也瞒不住了，怀孕的肚子越发明显，再也瞒不住婆婆那眼睛了。

这时候杏儿倒是有点坦然，或者说豁出去了。她主动走到婆婆的屋里，指着自己的肚子对婆婆说：“娘，我做下对不起海子的事了。”

“我早就看出来了……哼！”

“我想把孩子生出来。”

“快别说这样的话了，我都丢死人了。”

“您老人家看着咋办吧，您咋的处置儿媳我都没话说……”

“孽障！你这罪人……想气死我这老骨头？！”

杏儿沉默着。

婆婆突然问：“告诉我，那个野男人是谁？”

“您别问。”

“我要把你的丑事告诉我家海子！”

“我自己会和海子说的。”

“哼！”

“我不愿意再像张婶那样活着，”杏儿理直气壮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海子他回不来，他死了，可我还要活下去！我要像个人，像个真正的女人那样活半辈子。”

“你……你！这个不要脸的，你居然有脸把这些话说出来。”

杏儿一点也不肯退缩：“娘，你要怎样处置我就怎样处置我吧，反正我是把事情做下了，我敢做敢当，一不怕二不跑，我等着你处置我呢！”

言罢杏儿扭身就走出了婆婆的屋子。

“我的儿子他没有死，海子他是不会死的！你等着……”

婆婆疯狂的话语追着杏儿出了屋子。

可是古月荃就不那么轻松了。沉重的罪恶感压迫着他，使他再也抬不起头来。每天早晨天还没亮他就下地，一直等到天完全黑透了才回村。而海子妈的咒骂几乎成了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他几乎不敢走出院门，连一个小孩子走过他都要躲避。

八月中的一个夜晚，那个夜晚在杏儿的记忆中留下了很清楚的印迹。月亮非常明亮，那时候杏儿来到村子外边的一片高粱地，她观察了一下，选择一个地方坐下来。她在等待月荃的到来。风吹着高粱还未成熟的穗子发出索索沙沙的响声，黏稠的黑色蜘蛛网粘在杏儿的脸蛋子上，痒痒的。心里却是比痒更难受的感觉，有一种痛隐隐约约地在身体的某个位置发作着，折磨着她。

一阵风把月荃的声音吹进高粱地：“杏儿……”

“我在这儿。”

一阵高粱叶子唰唰啦啦的响声，月荃来了。弯曲着身子，高大的身材，身体微微地透着男人身上特有的汗味儿，在杏儿的身边坐下。

“你怎么这会儿才来，让我好等。”

“临出来时被张婶喊住了，让我帮她修一下院门。”

“张婶她没问你什么吧？”

“没有。”

“我们的事就怕是张婶看出来了。”

“她看见我们做什么了？”

“还要看见干什么吗？我的身子这么重了她还看不出来？”

“哦……”

“你快想个办法吧！月荃。”

杏儿说着话已经是带着哭腔了。

“我能怎么样，我又不是海子……”

“说的屁话！”

杏儿呜呜地哭起来。

“哭什么么，就是么，我早就说过，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逃走。”

“往哪儿逃？”

“哪儿都行，随便找个什么地方，只要是没有人认识就成。我们住下，给有钱人做事，

不愁没碗饭吃。我的身上有的是力气。”

“说得轻巧！婆婆怎么办？”

“婆婆……顾不了了。”

“不行。”

“那我就没办法了……”

月荃苍老的样子让她觉得极为陌生，就连声音也是，简直就不是那个熟悉透了的男人嗓子里发出来的。月荃说：“杏儿……咱走吧，没有别的出路了，只有这死路一条……”

杏儿知道这是月荃在劝她私奔。月荃这意思她是凭着感觉猜出来的，而不是用耳朵听出来的。杏儿没说话，她不是犹豫不决，而是没有做出任何其他的反应。是的，她不知道离开古家在小南顺的这个院子她还能够到哪里去，换句话说就是她不知道哪里还有她的容身之地。她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一个地方，脑子里是一片空白。

过了一会儿她又听见月荃说：“其实我也不愿走，不明不白的身份跟丧家犬似的……”

杏儿不说话。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一切思维都停止了。

“可是我们就这样待在村子里，怕是比死还难受哩。”月荃又说，“我俩做下的事就是一辈子也不能再见人的事……是不能再见祖宗的事。”

杏儿不说话。她看着月荃，奇怪的感觉出现了。月荃双手抱着脑袋蹲在地上，身子琐缩着。她看着，心里对自己说：“这哪里还是那个浑身都是武艺的拳师啊，就连一点点影子也找不出来了。”

月荃说：“往后咱俩就隐姓埋名，苟且活着吧。无论到哪一口饭总还是能混出来的。”

“你离开这儿吧，你能拔腿就走，可我不能，我是古家的媳妇，我不能离开古家……除非海子他回来，他亲口说出把我休了的话。”

“你以为海子回来，他还会把你当娘娘似的供奉起来？”

“海子就是当场拿刀把我捅了我也心甘情愿，没有二话。”

……

三天后，古月荃一个人走了。

当杏儿去找他的时候，东厢房已然是人去屋空。炕上放着一套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是杏儿不久前刚刚给月荃洗过的……杏儿腆着大肚子站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又一次眼泪滚滚了。她觉得自己的心向下沉落着，在一个黑洞洞的地方飘荡，无以归宿。这眼泪真的是如她后来所说：“哭的比尿的多了。”

她知道这一回月荃真的是走了，不会再回来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为她分担忧愁和羞辱了。

八

这天深夜，张婶家的院门被人敲响了。张婶披着衣服出去开门，她迎进来的是海子娘。没等古海娘说话张婶就猜出来：是杏儿要生了。

张婶跟在海子娘身后走进杏儿的房间，看见杏儿正在炕上打滚儿，满头满脸的汗，从她的嘴里发出的喊叫声已经不像是人发出来的了，简直就像是一只母狼，听着都让人瘆得慌。

海子娘沉着脸立在炕沿儿边。

张婶站在海子娘的旁边默不作声。她一只手用一根小铁棍一下一下地在油灯的捻子上挑，把油灯的捻子挑得很高，另一只手里捏着一把剪刀放在灯上烧。这是一种最原始的消毒方式。

在疼痛的间隙，杏儿睁开眼看见张婶手里剪刀寒光闪闪的。

“张婶……你要做甚？”

“给你接产。”

“你可不要害我的孩子……”

“哼！你还配有孩子？”是婆婆恶狠狠的声音。

“张婶……你帮帮我。”

“你别怕，杏儿。我给孩子剪脐带。”

漫长的等待。

杏儿的眼前是两个倒着的身影，就像魔鬼似的在油灯灯光的映照下晃来晃去，摇曳着，渲染着恐怖的气氛。

疼痛把杏儿的感觉模糊了，眼前倒置的景物和人的影子全都变形了，变得陌生和充满敌意。

持续的疼痛转变成了一阵阵的剧痛，把一切都冲淡了。

张婶就用这把剪子把孩子的脐带剪断了。张婶把孩子的两只小脚并在一起拿左手提起来，腾出右手在婴儿的背上轻轻拍了几下。“哇”的一声那婴儿就哭出来了。

婴儿湿漉漉、赤裸裸地来到世界上，他大声地喊叫着。小小的鸡鸡在他的裆间挺着，是个男孩。不知是诉说自己的不幸呢，还是在向世界提出自己的抗议。

张婶说：“还是个小子呢，真可惜！”

张婶把婴儿交在海子娘的手里了。

婴儿在哇啦哇啦地哭着。

海子娘的手在发抖。

黑漆漆的雨夜，她相信有一双眼睛在看着这里的一切，这个人就是古月荃！过去的亲人、恩人，现在的仇人。多少年以后这种仇恨不但没有削弱，反而以更强烈的势头冲击着她的神经……

这是一个不幸的男婴，黑夜中这娃儿哇哇的哭叫声似乎是分外地响亮。做母亲的从孩儿的哭声中感受到一种危险，她在为孩子的命运而担忧。但是她还不知道，娃儿这小生命在这个世界只有短短几十分钟的历程。油灯照着，杏儿撑起半拉身子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小脸蛋、眉毛、鼻子……还有那一双尚未睁开的小眼睛。奇怪的是杏儿拼命在孩子的脸上寻找的是古海的影子，模模糊糊的影子。那一时刻她把月荃忘记了，她觉得自己是与海子睡在一起共同孕育了这孩子。

“娘……您要干什么？”

杏儿热泪滚滚，不知不觉中喊着丈夫的名字。她觉得这种时候只有丈夫才是自己唯一的依靠。她相信海子决不会对这个小生命下毒手。

但是做婆婆的却是另外的想法，杏儿念叨海子的声音海子娘听到了，她的反应是咬着牙齿痛骂：“你做下这等丑事还有什么脸念叨海子！等我儿从归化回来，看他不休了你才怪。”

“我等着……他。”

“好，你就等着吧。”

“等海子回来，他想怎样就怎样。”杏儿说，“……我决不二话。”

“等着吧……回头有你的好果子吃呢。”

海子娘将初生的婴儿抓在手上，觉得那小生命仿佛是感到了她的用心，他在拼命地挣扎。是生命本能的抗争，妇人的心有点承受不了了。她的手在抖，心也跟着在抖。

“娘！你饶他一条小性命吧……”

杏儿的声音响在她的耳边，儿媳似乎是猜到了什么或者仅仅是凭着直觉察觉出了某种危险。

“没什么，我给孩子洗洗……”

婆婆的声音已经哆嗦得很厉害了。

婴儿哇哇的哭声在暗夜的屋檐下荡着……

一阵湿漉漉的咕咕噜噜的水声把婴儿的哭声淹没了。

猛然间杏儿清醒了，似乎是猜到了婆婆在做什么，她拼尽全身的力气喊道：“娘……你在做什么？”

没有回答。

“娘！你不能……害我的孩子！”

没有回答。

“……你饶了他吧，好歹也是一个小生命……你留下他吧，是罪是罚是打是杀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孩子他没有罪！”

……

夜空如磐。古海娘将死婴投入了一个盛满高浓度盐水的陶罐中，死婴沉入，盐水溢出。这时候古海娘猛然看见那死婴圆睁着双眼正直直地望着她，伴随着咕咕嘟嘟的水声……

渐渐地一切都归于了平静。

三天以后杏儿下地了，她走进婆婆的房间。

“娘，我的孩子在哪儿？”

古海娘正在纳鞋底，头也不抬地回答道：“死了！”

“死了也有个尸首。我要看看。”

“扔了！”

“扔在哪里了？”

“喂狗了！”

“我不信！”

“哼，还有脸说这种话！下贱的东西。”

“我就是要看看孩子。”

婆婆恶毒地咒骂：“伤风败俗，败坏门风。我古家的名誉都让你丢尽了！你还有什么脸面在我跟前说话？”

“好，你不告诉我，我就死给你看！”

杏儿离开了婆婆的房间。

婆婆用奇怪的眼神看着儿媳妇离去的背影，看到杏儿脚步咚咚地穿过院子走进了西厢房。

其实此时这对婆媳仅只是隔着一堵墙而已，距离也就是几十步。在墙的那边杏儿的自杀行动已经开始了。婆婆却对危险没有一点感觉，仍然在平静地摘棉花籽。

对自杀的实施者来说，那场自杀的过程很短暂，感觉也很清晰。谈起来也许没人肯信的，杏儿竟然有一种释怀的快感！杏儿把一柄镰刀拿在手上，像欣赏什么物件似的，心里是一片平静，就像湖水似的，觉得心里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舒服。此刻她的精神已经走进另一个世界。灿烂的阳光照进窗棂，照射在她撩起衣襟的胸脯子上，雪白的胸脯和乳房是那样地白皙和洁净，感受着暖洋洋的阳光。周围是一片安静。不，是整个世界一片安静。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的心里是无比亲切的感觉。对！这感觉来自于母亲的情怀，她已经是一个母亲！而母亲的感觉是最崇高、最重要的，是压倒一切的。那个从自己的身上掉下来的肉团子就是她的一切！她正在向孩子走去，不久她就能与孩子相聚在一起了。母子享受共同的时光对她来说就是最幸福的事情。此刻镰刀的刀刃刺破皮肤、刺入肌肉、切断血管的声音嚓嚓地响着，就像是从未听到过的音乐。

是婆婆走进了屋子，把杏儿的自杀过程打断了。婆婆是来取一把剪刀的，她走进屋子的时候首先感到的是一股刺鼻的血腥味儿。她抽抽着鼻子问媳妇：“杏儿，你的屋子里是什么味道？”

杏儿没有回答，事实上她已经没有力量回答了，流失的血液把她身上的力量全都带走了。

婆婆又问了一句：“杏儿，你在做甚呢？”

得到一声微弱的声音，也算不上是说话或者干脆就是一声下意识的哼哼。婆婆警惕了，那声音给她警告。婆婆挪动着小脚走到杏儿跟前，她看到的情形令她十分惊骇：杏儿仰躺在灶前的柴火堆上，脸被一缕从窗户斜着照射进来的太阳光照着，现出惨白的颜色。

“你怎么了？”

婆婆伏下身伸手摸了一下杏儿的脸，手上感到湿漉漉的、黏腻腻的东西。那是鲜血！杏儿哼哼着说：“娘……我不想活了。”

“你别……”婆婆大声地叫起来，“杏儿，你别做傻事。”

“让我去吧……等海子回……来，你告诉他……我……我……”

杏儿的话已经连不成句子了。

婆婆一路大叫着把张婶喊来了。

在抢救杏儿的过程中，婆婆张皇失措为张婶当着助手。两个妇人把杏儿抬到炕上，婆婆感到杏儿的身体就像面条一样柔软，好像已经没了生命的迹象。老妇人哭起来。

张婶说：“杏儿！你咋这样呢？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呢？”

婆婆泣不成声地说：“你也下得了手，杏儿，你不想想你要是死了我一个孤老婆子可是怎么活呀？”

张婶沉着地用一块布条把杏儿的伤口扎住，她用力地结着带子的扣，嘴里说：“你不要哭……杏儿她不会死的。”

婆婆手忙脚乱地帮着张婶把杏儿的一只手臂抓牢，那只手臂好陌生！像是自个儿有生命似的，总是要往一边滑。婆婆像抓住杏儿整个生命似的拼尽全身的力气抓住那只胳膊。

果然杏儿没有死，她命大。后来请到的大夫说：“如果再晚上哪怕一小会儿，你媳妇的命就完了。一旦血流光了，就是神仙来了也没办法！”

婆婆抹着眼泪：“谢谢大夫，谢谢大夫……你真是我的救命大恩人！”

大夫走到院子里来了，他一边接着张婶用水瓢倒给他的水洗手，一边侧着脑袋问古海娘：“是怎么回事？”

还没等古海娘说话，张婶就接过了话茬：“是生孩子，遇上难产……”

“真是想不开，年纪轻轻的……你们要把她看护好，千万不能再让她出事了。”

“大夫，你能不走吗？”

“做什么？”

“我媳妇的病有危险。”

“放心，没事了。”大夫一边往外走一边说，“记住——三天之内不要下炕，半个月之内不要干活儿。”

婆婆把大夫送到院子门外，还没等大夫走远就急急忙忙地跑着回到杏儿身边：“杏儿，做出这种事情，你真傻啊……这会儿你感觉怎样？”

杏儿摇摇头没有说话。婆婆看到泪水在她的眼角积聚了好一会儿，颤颤巍巍地抖动着闪着亮光，最后像下决心似的突然从眼角淌下来，通过鬓角流人到头发里去看不见了。一道弯曲的泪痕在脏脸上画出一条湿漉漉的痕迹。

一向性格随和、性情温顺的杏儿这个突然的举动让做婆婆的感到十分意外，也十分惊骇，她被迫开始反省自己。

终于婆婆向儿媳妥协了，决定为自己的作孽而道歉。

“杏儿……你……你又何必这样呢？”夜里婆婆守在媳妇的身边，像是对儿媳说也像是自言自语，“娘也是做女人的，娘知道你的苦楚。往后这码子事谁也不要再提起了！盼只盼海子他能有个准信儿，只要是海子他能回来，就什么事也齐了，你还是和海子一起好好过日子，生儿育女……”

一

安静下来的归化城，重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晨钟暮鼓以它特有的节奏把握着归化城的生活。扫街的、卖水的仍旧是城市最早起身的人。大扫帚扫街的唰唰声、挑担卖水人的吆喝声伴和着北门城楼上悠然的钟声，共同演奏着城市一日生活的序曲。不久，沿街店铺卸门板时噼噼啪啪的声音，越来越多人的走动声和说话声便把整个城市唤醒了。于是，人们看到赶着羊群的羊工走向北门外的市场——羊岗子；一列驮载着沉重货驮子的骆驼在牵驼人的引领下穿过街道……在街道上的行人中，间或有身穿僧服的喇嘛走过，脚步匆匆的妇女抱着孩子在街道上走着。随时都可以看到金发碧眼的西方人经过街道，他们的脸上洋溢着自然放松的笑容。

大召广场上熙熙攘攘的叫卖声与北门外的牲畜市场的喧嚣声在空中联结在了一起，这热闹的市井之声一直延续到日薄西山之时，才会慢慢沉寂。到时，安详的鼓声就会应时响起，鼓声告诉人们黑夜即将来临。

鼓声中的大盛魁城柜显得分外安宁。

小账房内，大掌柜正在饶有兴趣地傍着油灯看一封信。贾掌柜贾晋阳站在大掌柜的身旁。

这是一封用俄文写成的信，这封奇怪的信只有一页，有尾无头。

“……我做的梦都证实我的处境很坏：我常常梦见躺在棺材里的死人，最近一次梦见这些死人虽然几乎都腐烂了，但还都死盯着我看。我梦见草原上的羊都死了，它们的尸体连成了一大片，散发着臭味。我还梦见我常常在一些对我怀有敌意的陌生人中间徘徊。总之，无论在现实生活或梦中我都感到伤心。这在从前是未曾有过的，因为过去每当我陷于窘境时，在梦中常常会得到安慰。以前每当我说完‘该怎么，就怎么好了’这句话后，我也就心安理得了。现在可不是这样，我到处都看到并预见到棘手的事，而且几乎都应验。关于我目前的困难和心中的痛苦，我还可以给你写很多，但是这样做未免太自私了。虽然在你面前抱怨一番命运不济能使我自己宽宽心，但你读起来会感到极大的不快。不过，我在中国北部的城市归化城遇到的事情确实很糟，而且简直糟透了……”

这半封信的最后署名是伊万·伊万列维奇，是用俄文书写的。尽管字迹已经非常潦草但是大掌柜还是能够毫不费力地辨认出来，并且立刻就联想到写信的伊万·伊万列维奇就是整天与他们打交道的那个俄罗斯商人伊万。

奇怪的问题跟着来了，伊万的半封信怎么就会到了大掌柜的手里呢？人世间的事情说起来也就是怪，现在这封信就在大掌柜的手上，是贾晋阳把这封信拿给大掌柜看的。

看完信大掌柜问道：“哦，这就怪了，洋人写的半封家信怎么落在你的手里了？”

贾晋阳笑笑解释说：“是大北街瑞士人开的钟表行修表的马师傅拿给我看的，他把这半封信当作是德国人的银票了。”

大掌柜说：“这是哪跟哪呀，银票和半封家书毫无瓜葛嘛。”

“说的是，”贾晋阳说，“原本是瑞士老板哄骗那修表匠的，马师父不识洋文就信以为真，把这张废纸当做银票面保存了三年。”

“这个瑞士老板我认识，是很精明的一个人，汉话也说得好，就是爱搞恶作剧。那么这封信是怎么到修表的马师傅手里的呢？”

“说起来这里面故事长着呢，这件事情已经事隔三年了。”贾晋阳笑着说，“大掌柜一定还记得三年前，伊万为布龙的事情打官司，那时候伊万就住在天主教的圣母圣心教堂里。马师傅一家皈依了天主教，他的老婆在教堂里做义工。伊万在离开归化的时候把这半封信遗落在他住的客房里，马师傅的老婆在打扫客房的时候发现了这半封信。于是马师傅就把它拿给自己的瑞士老板看，那个老板哄骗他说，这是一张两千马克的德国银票，马师傅就当真了。事隔三年他想把这张‘银票’兑现，就找到我，问我该咋办……”

“信了天主的人还这么贪财。”大掌柜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哪天我见着伊万把这封信

还给他，不知他会有什么感想？”

“三年前伊万的心情可是糟透了，往北京贩羊落了个全军覆没，来归化打官司又没打出个结果。”

“不过伊万到底还是个真正的买卖人，如今在归化和张家口两个地方收购羊毛，生意据说很不错呢。”

“大北街他又刚刚开了三间门脸儿，后面还带办公室。伊万到底是在咱归化城扎下脚了。”

“伊万这个人不怕辛苦，干什么都身体力行。三年前从乌里雅苏台草原往北京贩羊的时候，他就是亲自跟着羊房子走的，一步也没有离开过。最近他从归化往天津送羊毛又是亲自押着驼队走。”

“伊万和万驼社的人搞得很熟呢，他到万驼社雇驼队很会搞价钱，在脚钱上一点都不吃亏。”

“伊万会说汉话，虽然说得不怎么好，可总能把他的意思表达出来。”

“要说在中国的土地上做生意，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都弄不过俄国人。”

“有一点俄国人比英国人强，他们不往咱这地方倒腾鸦片。英国商人不地道，几年工夫归化城城里城外烟馆就开了几十家，吸烟的人越来越多，弄得不少人家倾家荡产。”

“不只是一般人，就连咱通司商号的人现在也有抽的，土默特衙署、道台衙署的张国筌也都在悄悄地抽。”

“哼！全都是怡和洋行那个希尔曼给送来的，他不但送大烟还送美女呢。据说名妓路涣涣就是希尔曼买下来送给张国筌的。明年又是大计之年了，要我说，大掌柜，年后山西巡抚来归化巡察的时候咱奏他一本。这个张国筌在归化干的坏事也真不少，京帮商人没几年的工夫快把归化市面零销业的三成吃掉了，他们偷税漏税欺行霸市，趾高气扬，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与别的商家一旦发生冲突官司打到道台衙门，总是京帮商号赢。表面文章做得好，门面装潢得漂亮，还用了女人站拦柜，引得不少人去看热闹。”

“伤风败俗！”

“市面不好，风气要变坏，外边的事咱管不了，咱城柜内部的事可要多操心。”

“好，我知道了。”

不久传来一个重要消息：伊万在归化城北的察罕拜兴村买下一块地皮，正在动工修建一座什么建筑。贾晋阳觉得事情蹊跷，就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大掌柜。大掌柜说：“你没弄清楚伊万他要做什么？”

“不知道，”贾晋阳说，“伊万做事历来都是很诡秘的。”

“立刻派人打听清楚，”大掌柜说，“伊万可能有大动作！”

当天下午贾晋阳就亲自找到万驼社的会馆，和宇文社长谈了一会儿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弄得一清二楚了。事情巧了，原来伊万正是通过万驼社的社长宇文办的这事，伊万给了宇文一百两银子的好处。伊万是在修建一座大型冰窖。伊万建冰窖做什么用？他要在归化经营冻羊肉的生意！

这可是戳到了大盛魁的腰眼儿上了！归化商界谁不知道，冻羊肉的生意历来就是大盛魁的主要生意，是不允许别人随意插手的。冻羊肉从屠宰到储存，从包装到运输都是极为讲究技术的，哪一步做不到位都不行，都得赔钱。不是没有人张罗过，是弄不成。大盛魁在这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在几个重要环节上都派有懂技术的工人师傅在把持操作。

大掌柜问：“伊万他有技术人才吗？谁帮他做？”

“我问过了。伊万他依靠的还是那个姓商的丰镇人，就是当年他赶着羊群在京羊道上病倒的时候，救助他的那个人……”

“我知道，伊万聘他做经理人。”大掌柜说，“可是技术工人呢？”

“据说正在物色。”

“哦，他的大型冰窖……有多大？”

“有二十五间房大。”

“啊……”大掌柜有些吃惊，“能有那么大吗？”

“我打发人去看过了，”贾晋阳说，“房子已经盖好了，是在村子的北边，靠近山沟。”

“冰窖呢？”

“冰窖就在房子的下面，冰块是从龙头沟取来的。那个地方气温要比城里低不少。”

“哦！”

大掌柜将眉头皱起来，陷入沉思。显然这件事给大掌柜带来的冲击是很大的。

“善元！”

善元颠儿颠儿地跑进屋子：“大掌柜有什么吩咐？”

“备马！”

“哎！我就去。”善元转身走出去，不大一会儿又转来，问，“大掌柜，您说错了吧？应该是备轿车吧？”

“叫你备马你就备马！啰唆什么！”

半个时辰以后大掌柜已经骑着马跑在了归化城通往察罕拜兴村的大道上。察罕拜兴村的位置在贴蔑儿拜兴村的西北方向，距贴蔑儿拜兴村八里地。一匹雪白的走马急速地蹈动着四蹄平稳地前进。大掌柜换上了一件酱色的短衣，腰间束一条灰色的布带，头上戴一顶破毡帽，整个打扮就是一个标准的羊把式。他的身边一左一右是贾晋阳和赵善元，都骑着马。靠近村子的时候三个人下了马。

大掌柜把善元留在原地看守马匹，自己和贾晋阳徒步朝冰窖走去。伊万建冰窖的动作不能不牵动大掌柜的思绪。上百年来，经营羊马的生意一直是大盛魁的主要业务，每年光是由喀尔喀草原贩运到归化城的羊群，都有几十万只。大盛魁的商品羊运到归化后，除通过归化城的羊桥推销给北京、天津来的贩羊商客外，其余的就委托他们自己的京羊庄小号协盛昌等，直接把羊赶运到北京市场销售，大盛魁光是在北京就有两个京羊庄。与此同时，大盛魁还在归化城就地雇佣屠户加工羊肉。每年冬季到了，小雪至大雪之间，大盛魁的屠宰场会大量宰羊。然后经过加工把冻羊肉做成冻肉卷儿，运往京、津、雁北和直隶北部销售。如此，积累了大量经验。

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来是冬季沿路草少，赶运活羊比较困难；二来则是冻羊肉包装运输都比较省事方便。储存冻羊肉的办法是：将羊宰杀剥皮，去了头蹄，掏去五脏，仅剩下两张肉板，剔去骨头，卷成肉卷。夜间在院子里铺上席子，将肉放在席子上，经过一夜就将肉冻好了，然后将冻肉储放在“冰房”里。所谓“冰房”，就是房子四周和顶子都用木板搭起，房内的地上倒上冷水，放上冰块。这种房子可以储藏冻好的羊肉。宰杀羊的时令很讲究，必须是小雪和大雪之间。然后就是向各地运销，运输的时候也很讲究，必须将冻肉包好，不能透风，因为一透风，肉就不新鲜了。运输工具不拘一格，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由牛车、骆驼、毛驴等运向华北各地。以往的年份归化城每年用这种办法销售羊肉，约有三百万斤左右，每只羊平均按二十五斤净肉计算，每年为销羊肉而宰杀的羊，就有近十二万余只，大盛魁占其三分之一。所以历来归化城就有在大、小雪的节令之间日宰万牲的说法。

大掌柜很想看看一个外国人是如何插手这项买卖的。一个身材高挑但是很瘦削的男人在大院的外面迎住了大掌柜：“老哥哥，您有何贵干？”

大掌柜猜出来他就是伊万从丰镇请来的姓商的掌柜，随口答道：“哦，我随便走走……”

“我们是想找点事情做。”贾掌柜赶紧打圆场，“不知道掌柜这里用不用人？”

“你们有什么手艺？会木工活儿吗？”

“木工活儿不会，我会屠宰牲畜。”

“屠宰……眼下不需要。”商掌柜说，“瓦匠我们也需要。”

“我们只会屠宰。”

“那么立冬再来吧。立冬以后我们大量用屠宰工人。”

“什么工钱？”

“工钱包你满意……咳咳……”商掌柜捂着胸口咳嗽起来。

贾掌柜说：“生病的时候也不歇下？”

“我愿意，”商掌柜回答，“咱得对得起洋掌柜。”

“什么洋掌柜？”

“是俄国人——伊万先生。”

“给洋人干活儿你就不怕遭归化人唾骂？”

“谁要骂让他先骂太后老佛爷。”

“这话怎么讲？”

“你想啊，俄国商人是咱老佛爷给招来的。”商掌柜理直气壮地说，“既然老佛爷都允许外国人到咱大清的土地上来做买卖，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伊万的公司干活？”

谈话不能继续下去了，大掌柜找个借口结束了与商掌柜的谈话。正要离开建筑工地，就听到身后有人在喊他：“王大掌柜！”

那奇怪的喊声让大掌柜吃了一惊，一听就是一个外国人在说汉语，舌头结结巴巴将不直的感觉。他回过身来就看见从未完成的冰窖里面走出来一个人，一身衣服沾满污泥，头上戴一顶破烂的布帽子。乍看是一个工匠，但是仔细一看，不对了……一双灰蓝色的眼睛里闪烁着狡黠的、热情的笑意，金黄色的头发从灰色的布帽檐下耷拉下来——居然是伊万！

“怎么，王大掌柜不认得我了？”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里是我的冰窖工地。”

“可是……你怎么穿一身做工人的衣服？”

“怎么，你是说做掌柜的就不能干活儿吗？”

“……那倒不是。”大掌柜说，“我只是觉得奇怪。”

“不奇怪，”伊万笑呵呵地解释说，“我这个人有个爱好，从小就喜欢泥水活儿，用你们的话说就是泥瓦匠。”

“对，是泥瓦匠……”

贾晋阳说：“真是想不到，俄罗斯的商人居然也这样能吃苦。”

“还不一样，你们大盛魁更是靠吃苦起家的。”

“你这样了解大盛魁？”

“必须了解！”伊万说，“大盛魁既是我们的榜样又是我们的对手。”

“好！见教了。”大掌柜说。

“今日不方便，改日我在宴美园请大掌柜的客。”

“好，改日见。”

看着大掌柜三人骑着马走远了，伊万对商掌柜说：“大盛魁的消息来得真是快啊，我们这里刚刚开始动手，王大掌柜就找到门上来探访了。”

“还是亲自出马！”

“大盛魁的消息灵通得很，有专门的消息网。”

“好吧，看来我们只有加紧干了。”

“是。”

伊万把整个经营冻羊肉的生意交在了商掌柜的手上，对商掌柜他是完全信赖的。商掌柜在进入归化之前就皈依了天主教，为伊万的公司尽心竭力地工作。当然伊万给商掌柜开的工资也很可观，伊万是依照俄国商界的惯例，在每一月的月初发给经理人员和工人工资，而不

是像中国店铺那样，在三年账期的时候才兑现。

这种立竿见影的方式使归化人感到非常新鲜，并且伊万公司员工的工资值实际上要比普通的中国商号给铺伙开的工资要高出一倍还要多。最主要的是能见到现钱！归化一般商号和店铺包括作坊、工厂，给伙计、工人都是三年一结，或者是年底一结。就是说要等做了三年的工作才能拿到报酬。而伊万一月就给伙计、工人一结账！这种显而易见的利益，使伊万的公司在归化地面上显得很有吸引力。无论是羊马把式、屠宰工人还是管理人员都愿意到伊万的公司来做事，因而伊万的公司总是显得很热闹、很景气。

伊万将经营冻羊肉的加工业务完全交在商掌柜手上，他自己得以把精力投入到了贩运活羊的生意上。伊万是一个性格顽强的人，几年前京羊道上的失败并没有使他放弃活羊的经营。

如今伊万对归化城的情形已经非常熟悉，他的西伯利亚茶叶公司不但在经营长途贩运活羊方面扎稳了脚跟，并且占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同时他还把手插进了屠宰业和冻羊肉经销。西伯利亚茶叶公司在古鹿拜兴村附近建起了一个屠宰场、一个配套的冰窖，在当年就投入了运营。

入冬的时候，伊万的公司就将第一批新鲜的羊肉加工成冻肉卷运往京津、河北、山西、河南等地。与此同时，伊万还在张家口设立了同样的机构。不仅如此，伊万的公司在药材、皮毛方面也有相当大的销量。

运活羊的途径已经打通。从喀尔喀直接通往北京方向，有两条新开辟的羊道，其中一条就是属于托博尔斯克公司专用的。为保证京羊道的畅通，西伯利亚茶叶公司还专门拨出一万两白银沿着自己开辟的京羊道开凿了八十六眼水井！归化商界都说伊万这活儿做得真的是有板有眼，有声有色。

更为重要的是伊万的京羊道之所以能够运转起来，是他把喀尔喀草原四分之一的市场抢到了手，遥远的草原源源不断地为他提供羊和马。

回到大盛魁城柜，大掌柜立即召集主要掌柜会议，分析了当下的形势，做出应对的决断。同时把有关情况通报了通司商会其他成员，要大家有个心理准备。把这些事安排妥当之后大掌柜派贾晋阳前往乌里雅苏台，要他协助王锦棠处理好那里的事物。

“乌里雅苏台是咱的发祥地，是咱的根据地，一定要把握好。只要乌里雅苏台稳定了，咱大盛魁就乱不了。”

贾掌柜去了。

让大掌柜忧虑的是，不只是一个伊万，到归化来的俄国商人越来越多，除了伊万，什么谢尔盖、巴达玛耶夫等，俄罗斯对华贸易的六大商帮差不多在归化都开设了自己的店铺或分支机构。再加上比利时、英国、德国、日本、瑞士等国的商人，简直可以说是一拥而进。在归化街头还盛传着这样的说法：大清朝廷正在同俄罗斯驻北京的公使谈判，不久会把归化城开辟出来成为第二个中俄之间开展贸易的国际商埠，用以代替恰克图对面的买卖城。这种传言更是让归化商界人心惶惶。

晚上在小食堂吃饭的时候，坐在大掌柜身边的王福林听到大掌柜突然低声说：“……再能干的将帅手底下也得用几个顺手的人。”

王福林侧着脑袋看看大掌柜，笑道：“大掌柜还在想白天的事？”

“是啊，你说那个伊万，在乌里雅苏台的时候就把那个姓邝的伙计从林掌柜手里挖过去，那也是在用人才。”

“伊万懂得使用人才呢。”

“其实，古今中外都是一个道理。”

“现在伊万真的指上邝伙计了，听说要把他拿到归化来主持这边的事呢。”

“到归化？做什么？”

“伊万要在归化开托博尔斯克公司的分公司呢，要任命邝伙计做经理。”

“啊，是这样。”

“那个姓邝的在乌里雅苏台的时候和咱们的古海混得很熟，他们是一茬人。”

“哦，我知道。”

“古海要是还在号的话，应该比姓邝的强多了。”大掌柜很动情地说，“姓邝的连咱古海一钩子都赶不上！”

“那敢情是！”王福林知道大掌柜是想念古海了，于是赶忙把话题转到了正题上，说，“对了大掌柜，您说古海的事怎么办？”

“有什么怎么办不怎么办的，他已经被开除出号了。”

“我是说他在万金账上的功劳，两次大功、三次小功，都还记着啊。”

大掌柜叹口气没说话。

“照道理，被开销出号的人万金账上不管有多少功劳，全都一笔抹杀。”王福林说，“可是您吩咐我，让把古海的功劳还在账上留着。”

“是，我说过……但古海是个例外。”大掌柜说，“是咱字号冤枉了人家！三年前古海被开销出号的当年，事情就弄清楚了，全都是祁家驹搞的圈套，把人家孩子给套进去了。咱大盛魁财东掌柜全都亏心啊！”

“就是说这账还给他继续留着？”

“那还用得着说吗？留着！……总有一天咱得给人家一个说法不是！？”

王福林敏感地注意到，在他提到古海的时候，大掌柜的长眉毛迅速地颤动了几下，同时眼睛里有亮晶晶的光在闪。是啊，不仅是个人才问题，更重要的是古海被开销是一个冤案。王福林体味到大掌柜所说的“留着吧”的含义，他想古海应该是还有机会的。

说起来这些年涌进归化城来的外国人，除了做生意的还有传教的，基督教、天主教的牧师数以百计。这些外国人到归化来设商栈开店铺，牧师们传道、修建教堂，归化城因为他们的到来开始躁动起来。往日的那种闲适再也找不到了。晨钟暮鼓的规律、沉稳悠闲的规律被打破了。很多时候为了夜归的客人，守城门的士兵不得不在半夜里把紧闭的城门重新打开。巨大沉重的城门发出的吱吱嘎嘎的怪叫声划过归化城静谧的夜空。通常情况市井的喧嚣也延长了许多时间，往往在日暮以后甚至天色完全黑下来，羊岗子、牛桥、驼桥上生意还在继续着，总的来说是时间延长了，节奏加快了。夹杂着蒙古语和俄语的谈判生意的声音从光线昏暗的市场上传出来，有时候声音会很激动。

从早到晚每天都有新的消息传进大盛魁城柜，所有的消息都必须报告大掌柜。大掌柜不能充耳不闻，但听了又心烦，也不知道哪些消息是重要的，哪些消息是不打紧的。大概是第一次，大掌柜感到自己穷于应付了。

这天晚饭后大掌柜对善元说：“你打听一下大观园今晚有什么戏。”

“有好戏！”善元连想也没想就回答，“是‘水上漂’的《打金枝》，连唱三天了。”

“‘水上漂’，好哇！”

“莫非大掌柜想看戏？”

“里烦闷，咱听听戏去！”

“好，我这就去安顿轿车。”

待善元把轿车安排好，回到大掌柜房间，见大掌柜已经把衣服换一半了，除去了藏青色的长袍换上一件玄色的长袍，亮色的长袍配上一顶七机缎面的瓜壳小帽。善元帮着大掌柜系好了腰带，人立刻显得年轻精神了许多。

跨上轿车的时候大掌柜自己跟自己说话：“今天我总算是能够安静地过一个晚上了。驾——”

车倌听见大掌柜的喊声笑了：“大掌柜，您今儿个高兴？”

“我有去看‘水上漂’的戏的工夫了，当然高兴！”

“听说‘水上漂’脚下的功夫厉害得很!”

“是哩，那几步走得真是比女人还女人呢!”

“啧啧!”车倌感叹道，“可惜了我没那眼福。”

“你没看见过‘水上漂’？”

“我一个下人哪能……”

“别说什么下人不下人，今天你就开开眼。”

“大掌柜，我只是随便说说……”

“别介！我请客。”

“大掌柜！别……”

“你别啰唆了，我请不起还是什么的？”

“我是一个下人。”

“一会儿你跟着我就是了，还有善元，咱仨人一起看戏去。”

这一晚大掌柜可是放松了，大掌柜也没有要雅间，三个人混在一楼的大厅里，一边看戏一边聊天，聊的都是戏文里的内容。一个半时辰的工夫竟然没有人认出大掌柜！夜阑时分，大戏散场，大掌柜在善元和车倌的陪伴下走出戏园，一路有说有笑。这一晚大掌柜好不痛快。

但是开心只是短暂的时光，还有更让大掌柜心烦的事情在等待着他呢。不久从汉口传回来消息，那里发生了严重的事情：俄商在汉口正在筹办茶叶加工厂。大掌柜把王福林请到自己的寝室商讨。大掌柜问王福林：“你说，俄国人有什么资格在汉口建厂？”

“当然没有!”王福林说，“但是他们就做了，一个个买地皮的买地皮，备料的备料……”

“这么说打算在汉口建厂的不止一家？”

“西伯利亚茶叶公司、莫斯科公司，还有托博尔斯克公司……”

“哦，这么说伊万也在汉口动手了？”

“是的，我亲眼看到的。”

现在这成了一个新的更严重的问题，俄国人要在汉口开茶叶加工厂，显然是想从根本上夺走归化商人的利源。

“这事可是不敢小觑!”

“我已经叮嘱咱大盛川茶场的牟掌柜了，有情况随时报告!”贾晋阳说，“不过我倒是不大相信俄国人真的能够把茶叶加工场开到汉口。”

“为什么？”

“大清朝并没有同意外国人在华建厂。”

“过去没同意，现在不同意，但是不等于以后永远不同意。”

“您是说理藩院会给俄国人放开口子？”

“正是我的忧虑。不是没有可能。”大掌柜说道，“还得通过北京打听俄罗斯驻北京公使和理藩院的谈判消息。难道说俄国人在谈判桌上取得进展了？”

大掌柜的猜测没有错，俄国公使是在和恭亲王谈判，不过谈判地点不是在北京，而是移到了天津。不久大盛魁的信狗从北京传来一个确切消息，恭亲王和俄罗斯公使在天津谈判的消息得到证实。消息还说恭亲王可能做出妥协……大掌柜刚刚沉下来的心又一次悬了起来!

恭亲王的妥协意味着什么？一旦朝廷对俄国人放开了口子，允许俄国商人进入大清国内地经商，那么当然也包括在汉口设厂建栈!

二

这天快晌午的时候善元向大掌柜报告，说是史财东的儿子史靖仁要拜见大掌柜。大掌柜正在小客厅和一位英国商人谈话，听了善元的报告没吭声儿。

说起史靖仁，故事也蛮多的。当初他和古海一起考大盛魁，没有被录取，但是他的故事并没有中断。那以后又过了五六年，他终于成功地在归化城办起了一家杂货铺，在同乡人眼

里的形象也慢慢地发生了改变。

史靖仁的变化让大掌柜感到意外，也感到高兴。他说：“想不到一个纨绔子弟也能做成事业，哪怕事业再小也算。财伙和气才是大盛魁的福社啊！盼了多少年了……”

从此大掌柜对史靖仁也有了好印象。但是，三年前的暗房子事件，史靖仁又掺和了一脚，让大掌柜对他又心有了芥蒂。但总的来说，大掌柜不是那么心胸狭隘的人。

现在史靖仁的身份改变了，他已经由大盛魁的财东变成归化城内一家商号的掌柜，并且在归化站住了脚跟。他在不断改变自己的经营套路，又想把自己的杂货铺改成当铺。

“你去告诉王掌柜，叫他见一下史靖仁。听听他有什么事情。”

大掌柜说的王掌柜指的就是王福林。

“史财东的儿子点名是要见您的。”

“你就说我这里有客人。”

善元去了。

过了一会儿，王福林走进客厅，说：“史靖仁说了，他非要见大掌柜不可。”

大掌柜把眉头皱起来。三年前的暗房子事件中他们父子一个在晋中祁县，一个在归化城遥相呼应，把个大盛魁闹得翻江倒海烟熏雾障！这个史靖仁自从暗房子事件以后再没露过面，估计这一次也难有好事，大掌柜当然是不愿见他，就说：“他没说有什么事吗？”

“他说有要紧的事要和大掌柜面谈。”王福林见大掌柜又是拒绝的意思，赶忙补充道，“史靖仁说了，他愿意等。”

“哼！他能有什么好事。”

“我猜想可能是为他那个当铺的事，他那个当铺张罗半年了开不了张，不知道是什么事情给卡住了。”

其实史靖仁那个当铺张罗半年了开不了张的原因王福林知道，大掌柜也知道，就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底银。史靖仁当铺租用的是席力图召的铺面，席力图召住持喇嘛信不过他，同时当铺行会也不很情愿接纳史靖仁。后者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史家和大掌柜作对，这事在归化市面差不多是尽人皆知的事了。大盛魁什么字号？大掌柜什么人物？归化市面就没有不给大掌柜面子的。所以史靖仁在归化做事步步受阻。

归化当行有个行社组织叫天安社。天安社的社长名叫曹路安，河北滦县人，生得身高树大，为人谦和，是大盛魁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不用打招呼，没有大掌柜的话，这个曹路安是决不会给史靖仁方便的。因此大掌柜知道史靖仁在归化干不成这个事。不过时过境迁，暗房子事件过去已经好几年了。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大掌柜信奉这个理。作为一个商界大擘，他是不会和史靖仁计较的。所以从来也没有有意为难他的意思，甚至能帮他的时候还是愿意帮他的。再说史靖仁这几年在归化也吃了不少的苦头，一个大盛魁财东的儿子肯自己出来做事还是挺不容易的。他也没什么劣迹，那些赌博嫖娼的事也没听说。另外，史靖仁的父亲也和大掌柜缓和了许多，召开结账会的时候还能坐在一起商量事，财伙闹矛盾这是经商人最忌讳的事。大掌柜甚至还亲自到史靖仁店铺所在的西五十家街去看了看，当然是秘密的，史靖仁是不知道的。大掌柜想起当年史靖仁要进大盛魁当学徒被拒绝的事，心想这个史靖仁还真的想做事情，有几分欣赏呢。实际上史靖仁在归化做当行，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张罗生意了，前两次是做杂货、做皮毛，都失败了，赔累不少。为此史耀对儿子很不满意，史家父子闹矛盾的事也传到了归化商界。

大掌柜嘴里应着：“好吧，那就让他等着吧。”此刻他的心情很复杂，一边在心里琢磨史靖仁的事，一边和客人谈话。

大掌柜接待的英国商人名叫希尔曼，是个经营皮货的商人，到大盛魁来只是为了做礼节性的拜访。客人略微能够听得懂一点汉语，他知道大掌柜事务繁忙，又坐了一会儿，把自己的事情说完后就起身告辞了。

大掌柜拄着拐杖把客人送出月门，希尔曼就坚决不让大掌柜再送了，他用僵硬的汉语说："楼（留）步、楼（留）步！"

"我送你到大门。"

客人伸出双手牢牢地抓住大掌柜的双肩不允许他再往前迈步。

"再见！"

客人转身很快地走了。大掌柜看着客人走出大院的门，车转身刚要回去，就听见史靖仁喊他："大掌柜！"

只声音就让他听出了这是史靖仁，大掌柜头也没回地朝小客厅走回去。

史靖仁跟着大掌柜走进客厅。

"大掌柜脚伤近来可有好些？"史靖仁等大掌柜在椅子上坐下，就问候说，"家父捎话来让我向您问候！祝大掌柜多福多寿。"

"谢谢啦！高堂身体可好？"

"好好，托您的福。"

"千万不要这么说，"大掌柜赶忙制止史靖仁，"我们做掌柜的说到底也还是为了东家的利益在做事，这个大头小眼儿的道理我还是明白的。"

善元捧着盖杯把沏好的茶端给史靖仁，史靖仁很客气地朝善元点了点头，昔日的傲慢一扫而光了。

史靖仁的表现大掌柜注意到了，大掌柜主动问道："不知史公子到柜上来有何吩咐？"

"这个……"史靖仁嗫嚅着搓着手，"我想请大掌柜出面为我作个保。"

大掌柜矜持着，轻轻地摇摇头："这件事……恐怕不好办。"

"怎么？大掌柜不肯帮我？"

"不是……"

"我是走投无路才来求大掌柜的！"史靖仁言辞恳切，"大掌柜，家父放出话来，这一次做生意我要是再赔了，他就不认我这个儿子了！"

"这就是史大财东的不对！做生意哪能一做就挣？"

"我保证……"

"靖仁，你听我说，不是我王廷相不帮你，你是知道的，当年你要求入号学徒我就没有点头，为什么？为的就是咱大盛魁的规矩！祖上的遗训，号规管着呢，不论是财东还是掌柜伙计，没有规矩是不行的！"

"说来说去大掌柜还是不肯帮我？"

"大盛魁商号是大家的，是众多财东掌柜的字号，我不能拿大盛魁的牌子来为你作保，过去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先例，望史财东能体谅！"

"好吧，"史靖仁失望了，他站起身准备走了，"既然是这样，那我就不为难大掌柜了，告辞了……"

"你别，靖仁，我还有要紧话没说呢。"

"还说什么？"

"你坐下，干吗这样性急？"

史靖仁快快地重新落座，他听见大掌柜说："虽然说是大盛魁商号不能出面为你作保，但是我王廷相愿意以我个人的名义给你作保，不妨试试？"

"哈哈！"听了大掌柜的话史靖仁略略愣怔了一会儿，然后便哈哈大笑出来了，"您这道理是怎么讲的，都快把人弄糊涂了！大掌柜——大盛魁，如今在归化还有什么区别！"

"不敢这样说！"大掌柜严肃地说，"大掌柜只是一个掌柜而已，离开字号就什么也不是了！可是大盛魁立基将近两百年了，还要继续发展下去，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不会倒的！"

"这话我爱听！"史靖仁忍不住激动起来。

“就是这个理。”

“大掌柜真的肯为我作保？”

“财伙一家么，”大掌柜说，“我王廷相岂有不帮助你的道理？”

第二天上午，席力图召。住持喇嘛正准备出门办事，刚走出禅房的门便看见一个腋下拄着双拐的人艰难地挪着步子走进召庙的大门，定睛看时发现正是大盛魁的大掌柜王廷相！于是他赶忙迎上去扶住大掌柜：“啊！真是想不到，原来是大掌柜到了！有什么事只要大掌柜招呼一声，贫僧上门去聆听教诲便是，何必如此！”

“我是有事相求啊！”

“失敬失敬！”住持说，“有什么吩咐大掌柜尽管说！”一边让至禅房。

大掌柜不知道史靖仁一直悄悄地跟在他的后面。大掌柜“言必信，行必果”，让他心里十分感动。

既然是大掌柜亲自出面了，那还会有什么问题。第二天史靖仁就接到席力图召达喇嘛的招呼再次来到召庙。

小喇嘛请史靖仁到禅房办理了交割手续，租房的事情顺利办妥了。归化当行的组织天安社也接纳了他。在大掌柜的支持下，史靖仁的生意很快就做了起来。有时候，单单一个“死当”就可以给他带来数十万白银！当铺财源滚滚。史靖仁发达了，在归化商界站住了脚，成为一个真正的商人。

后来，史靖仁重谢大掌柜，在归化传为佳话。人们到处都在议论，誉之为财伙关系的典范。

斗转星移，谁也不会想到，时间仅仅过了三年，事情就大变了，史靖仁顶替了曹路安，坐上了天安社社长的宝座。这不仅是站住脚跟的事情，史靖仁也成为了归化市面上的有头有脸的人物。但凡有大的活动，人们都能看到史靖仁的身影。

史靖仁当上天安社的社长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在山西老家的妻子接到了归化城。促成史靖仁把妻子接到归化来的缘由很多，其一就是父亲史耀的死。说来也怪，史耀自打出席在归化城召开的大盛魁财东会议之后，随着送海仲臣灵柩的车队回乡，一路上心里别扭透了。没有想到的是这股别扭劲儿一直就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竟然再怎么费力也拔不出去了。请了祁县最有名的大夫，都没有好办法。结果是病情越来越沉重，没有熬过当年年底就躺倒在炕上了。又过了半年就一命呜呼，告别了人世。

史耀死得太突然，史家大院上上下下都没有估计到，都觉得不可能。所以史耀死后，连身在归化的大儿子史靖仁都没来得及通知就下葬了。等到史靖仁得到消息赶回史家村的时候，史耀已经下葬一个多月了。史靖仁有两个弟弟、一个姐姐，全都埋怨他，说是他不孝。史靖仁离开家乡的时候，史家兄弟姐妹又为了分割财产吵成了一锅粥。

临上路的时候，史靖仁的妻子史路氏哭哭啼啼地拉着丈夫的衣袖不肯松手：“你把我也带走吧！”

“成何体统！”史靖仁说，“自古以来咱山西人在归化做生意就不能带家眷。”

“可是你没看到吗？几个弟兄姐妹全都成了仇人，你把我留在家里怎么活？”

“这……”史靖仁语塞了。他相信妻子说的是实情，就算是不被害死也得被气死，史靖仁跺跺脚把妻子拉上了轿车。

促使史靖仁携带妻子走进归化城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晋商传统的改革和挑战。对于晋商的老作风、老习惯，他早就看不惯了，而且这种作风也被京帮商人所嘲笑。再者说，史靖仁所在的天安社成员来路复杂，有晋籍的不少，但是非晋籍的也很多。对于天安社成员来说从来就没有不带家眷这一说。

三

一晃许多年过去，如今郭宝义的儿子郭玉子承父业，继承了郭宝义的事业。但是与父亲

又有区别，那就是郭宝义的职位是天义德商号的大掌柜。而郭玉则身退一步，做了天义德商号的大财东。娜仁花也完成了由草原上王爷府的大小姐向归化大商号大财东的内眷的转化。六年的城市生活使她改变了许多，她学会了汉语，而且是地地道道的山西晋中土话。衣着也变了，除了重大节日，通常情况下她总是穿一身钢蓝色的长袍，脑后梳一发髻。人是绝顶的聪明，生意上的事一点就通，虽说是不能出头露面可也拦不住为丈夫出谋划策，但是喜好走马的嗜好仍然是一如既往。只要是她能够有闲暇的时候还是要把自己的走马打扮得花团锦簇，骑上马到街市上走一圈，过过瘾。真的是掩饰不住草原女儿的本色。

大家都知道归化城弹丸之地，无论奔马还是走马都施展不开，娜仁花玩马就到离归化城东北五里地的小校场。那里是绥远将军操练军队的场地，是一片方圆六十丈的空地，平平坦坦。在小校场玩马已经成了惯例，无论是绥远城还是归化城，但凡是玩走马的都到那里去。话又说回来，但凡是能够玩得起走马的那可都是“角”，都不是一般人，不是绥远城里的军官就是归化城内的巨贾。玩名贵的走马，那是上流社会的专利，一匹好的走马价值数千两白银甚至上万两白银也不稀罕。

当年在乌里雅苏台，就是因为一匹名叫“白天鹅”的名马，娜仁花与祁掌柜祁家驹发生了冲突，间接导致大盛魁丢掉十二个和硕的生意。那时候祁家驹的身份是大盛魁驻乌里雅苏台分庄的坐庄掌柜。白天鹅是祁家驹的爱骑，娜仁花以乌里雅苏台王府大小姐的脾气，在没有经过祁掌柜的允许下便私自骑乘了“白天鹅”，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这一次也是因为一匹名马，演出一场戏剧般的冲突。

那一日正是七月十五，娜仁花陪丈夫到董家花园祭奠公公。夫妻俩刚刚走出家门，天义德的伙计来找郭大财东，伙计一路跑着来的，气喘吁吁地向郭玉报告，说是总号有件要紧事需要他亲自处理。

郭玉有些不情愿，皱着眉头问：“什么事情非得我立马就去？”

伙计答道：“是十分要紧的事情！”

郭玉对妻子说：“我去去就来，你先行到董园等我。”

于是娜仁花自己骑着走马先往董家花园去了。

再说娜仁花自从嫁到郭家在归化住久了，也就渐渐习惯了这里的风情民俗和生活习惯，对商业上的事情也很懂一些了。娜仁花当然不是愚昧蠢钝之辈，不仅对于商业上的事常常能帮助丈夫出主意想办法，性格也不像做姑娘时那么任性和狂放了。一般来说妻子做事郭玉都是放心的。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娜仁花还未走进董园的大门便与董家园丁冲突起来了，起因又是她坐下的红枣骝马。这马浑身火焰一般赤红，无一根杂毛，是一匹纯种的喀尔喀红枣骝马，不能说是价值连城吧，但给她四五千两银子她是不会出手的。这是一年前娜仁花从草原带回来的一匹骏马。当时，这红枣骝马在归化、绥远二城轰动一时，她出行的时候喜欢骑着它。

娜仁花骑着红枣骝往董家花园赶去，在园子的大门口被守门人拦住了。守门的是一个老年的园丁，他拉住红枣骝的缰绳说：“小姐，您的马不能进园子里去。”

归化城是个讲究规矩的地方，董家花园当然也是有规矩的，其中一条就是不允许马车和马匹人内，这一条不论达官贵人还是仕女小姐概不例外。可是娜仁花不买这个账，在马的问题上，她从来都是想怎样就怎样的。

娜仁花强行要进，守门人不让进，于是冲突起来啦。

冲突一起便招来许多围观的人。纠缠的时间久了，终于惊动了园子的主人董国玺。娜仁花何许人，董国玺当然是知道的，就对守门的老园丁说：“云二爷，您就让她进去吧，这是天义德大财东郭玉家的太太。”

“天义德也不行，就是大盛魁也不行！”

你道这位看守大门的人是谁？正是人人敬重的云二爷！董国玺也得给他三分面子。更何

况董国玺从来就是一个性格谦和的人，平日里他和园丁一样身穿粗布的衣服，手里经常是拿着铁锹锄头在干活儿，外人一般根本就看不出他就是园子的主人，好像那主人是云二爷。

云二爷说完也不管董国玺怎样，干脆呼啦啦地把两扇大门全都关上了。不要说是娜仁花，就连园主董国玺也被关在园子门外了！

董国玺尴尬地笑笑，冲娜仁花说："你看，我也没有办法。"

"你是什么人？你不是董家花园的主人吗？"

"是啊。"

"那你还做不了主？"

"云二爷……他是长辈。"

"什么意思？"

"是长辈我就得敬着他，不能违背他。"

"简直是莫名其妙！"

"云二爷贡献大……"

"我不听！你全是在撒谎！"娜仁花说，"我根本就不信，云二爷再厉害他也得听你这个园子主人的话，依我看都是你在捣鬼。"

董国玺拉着红枣骝的缰绳不肯松开。

正在争吵间郭玉赶到了。郭玉把自己的妻子推开，走上前去，说："董掌柜，你别跟妇人计较！我老婆是担心她的马拴在园子外面被人祸害，你可知道这匹马可不是一般的马……"

"我想出一个办法，"董国玺说："我带你们夫妇从另一个门进去。"

"真是奇怪，你一个堂堂的园主竟然怕一个看园的园丁？"娜仁花冷嘲热讽地说道。

"好了，我带你从园子的侧门进去还不是一样？"董国玺并没有计较。

"不一样，今天我非要从正门进园子……"

娜仁花还要坚持，被丈夫强行拉着离开了董家花园的大门，因为附近已经涌上了不少看热闹的人。

"你一个天义德商号大财东的内眷怎么可以跑到这里和人吵架呢！成何体统！"

"我就不！"娜仁花坚持着，"我不受这种气！"

"算了！你不看现在是什么时候，还有心情在这里耍脾气。"郭玉拉着妻子从侧门走进园子，一边走一边悄声告诉她，"哥哥从乌里雅苏台回来了！"

"开什么玩笑？"

"谁有心情跟你开玩笑！"

娜仁花从丈夫的语气中感到什么，替哥哥担心的心情把刚才的不快赶跑了。她问："咦！怎么回事？哥哥刚刚从归化返回草原还没一个月呢……"

"一会儿我再和你说，"郭玉说，"咱先把祭奠我爹的事办了……"

娜仁花已经感到事情严重了，她问："刚才总号来的伙计找你就是为我哥哥的事吗？"

"是，"郭玉说，"伙计怕你着急，没敢当着你的面说。"

在郭宝义的坟墓前郭玉夫妻烧了纸磕了头，把带来的果品一一供上，看着两炷香慢慢燃烧，直到灰烬坠落。郭玉拉着妻子站起来，这时候他才开口对妻子说："哥哥在草原上受伤了。"

"怎么受的伤？怎么回事？"

"还没弄清楚原因……是被人用马车拉回来的。"

"哥哥的伤严重吗？"

"挺严重……"

"哥哥这会儿在哪？"

"在总号的客房。"

娜仁花不再问什么，翻身攀上马背，也不管丈夫的警告，只顾纵马奔跑起来。红枣骝一路狂奔，不一会儿就来到坐落在扎达海河左岸边的天义德总号。把马拴在外院，她一路小跑来到小客房。

客房内气氛十分紧张，两个小伙计一个手里端着一个铜盆，一个手里提着一把铜壶，辅助着一个老头子，娜仁花一眼就认出那老头正是归化城的名医聂先生！沙王静静地躺在炕上，头上包扎着绷带。聂先生亲自拿毛巾给沙王清洗胳膊，那胳膊娜仁花只看了一眼就吓坏了，血肉模糊处竟然暴露出一截白凛凛的骨头茬子！

“哥哥！”娜仁花惊叫起来。

聂先生被娜仁花的尖叫声惊得差点把手里的毛巾掉地下。老头子生气了，厉声说：“这是谁在喊？”

“是我……”

“把小姐弄出屋子去！”

两个伙计从两边架着把娜仁花弄出了屋子。这时候郭玉回来了，搀扶着妻子把她弄到了自己的房间。

“别着急，”郭玉为妻子倒了一杯水，“哥哥的伤没有危险。”

“怎么回事啊？怎么会这样？是谁把哥哥打成这样的？”

郭玉沉默着、思忖着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好一会儿才说：“事情很复杂，我估计是色棱王爷干的……”

“色棱王爷？他为什么要对我哥哥下毒手？”

“为了争夺市场，”郭玉说，“我分析这里有俄商的背景。”

中午聂先生终于给沙王把伤口处理完了。折断的胳膊重新接好，绑上木架，用绷带绑好。又给沙王服了煎好的草药，脱离了危险的沙王睡着了。

娜仁花走进哥哥的房间，看见哥哥绑着绷带的胳膊被架在小炕桌上，整个人被斜着架起来，忍不住眼泪就下来了。

沙王作为草原上的王爷，按照惯例进京值班，在紫禁城里做大内行走，也算是体现了执政阶级的地位。在京一住就是五年，两个月前沙王完成使命从北京返回来，在归化城逗留了一个月。那时候娜仁花就劝哥哥干脆留在归化城生活，不要返回草原上去了。娜仁花知道自从哥哥奉诏进京值班，短短五年喀尔喀草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都是让沙王心痛和不能接受的变化。草原市场上的争夺很激烈，俄商支持的色棱王爷势力越来越大，色棱王爷支持的俄商不断地蚕食华商的传统市场。沙王在的时候情况还算好一些，他离开后，色棱王爷简直可以说就是肆无忌惮。

沙王回答妹妹说：“我虽然身在北京，但是乌里雅苏台家乡发生的事我还是大体知道。不管色棱多么猖狂，他总不能不允许我在自己的家乡生活吧？我仍然是乌里雅苏台的王爷！”

虽然说沙王返回乌里雅苏台的时候心理上也有准备，但是意料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色棱王爷竟然会对他下毒手，派人刺杀他……如今身负重伤的沙王就躺在娜仁花的面前，面色蜡黄，人事不省，上身的袍子被撕烂了，胳膊裸露在外，胸部整个被白色的纱布缠绕着，血从纱布下面渗透出来，把纱布染红了。

傍晚沙王醒来了。他看清了守在身边的人是自己的亲妹妹，眼里慢慢地溢出了泪：“娜……仁……花！”

沙王叫着妹妹的名字，尽管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发出的声音却是十分地微弱，在场的人几乎听不清楚。

“我早就说了，劝你在归化留下，有我和郭玉照顾你，生活差不了，可是你不听，结果弄成这个样子！”

“我……离不开……草原……”

“这下你离得开了？”娜仁花不由自主地又激动起来，“差一点儿把自己的性命丢掉了！”

“我……咳咳……”

一句话没说出来，沙王的话就被自己的咳嗽打断了。

“娜仁花小姐！”聂先生走上前制止了娜仁花，低声提醒道，“沙王目前的情形还不宜多说话。”

郭玉扯扯妻子的衣襟把她拉出了房间。

“是谁干的？我一定要找他算账！”刚一走出门娜仁花就爆发出来。

“别哭！”看着热泪滚滚的妻子，郭玉安慰说，“现在最要紧的是给哥哥治伤，其他事只能以后再说。”

“不行，我不答应！我一定要给哥哥报仇。”娜仁花说，“明天我就骑马返回乌里雅苏台！去找色棱算账！”

“可是你手里有证据吗？”

“证据……会有的！”

“但是你得现在就拿出来，不然怎么和色棱算账？”

娜仁花不作声了。

“好吧，我们先回家去。等哥哥的伤好了以后再说。”

消息传到大盛魁，第二天上午大掌柜便乘轿车前往天义德总号看望了沙王。郭玉和李泰陪同大掌柜从沙王住的房间出来，把大掌柜请到天义德的小客厅。

还是在祁家驹祁掌柜担当大盛魁乌里雅苏台分庄坐庄掌柜的时候，因为得罪了王府大小姐娜仁花，致使沙王和大盛魁逐渐疏远。而李泰使尽手段在要害的时候出手，成功地帮助沙王登上盟长的宝座，同时又促使沙王府的大小姐娜仁花与天义德大掌柜郭宝义的儿子也就是现在的大财东郭玉，结成儿女亲家……从那时候开始沙王与大盛魁的距离就越拉越远了。

时过境迁，如今面对同样的商业危机，共同的命运让归化的这两家巨型商号重又走到了一起，也让大盛魁和沙王尽弃前嫌。大掌柜和天义德的两位主事人在一起交谈了整整一个时辰，从小客厅出来时王大掌柜是满脸的感动和诚恳。郭玉和李泰一直把大掌柜送到城柜的大门外面，看着大掌柜的轿车远去。

仅仅过了三天，李泰就亲自到大盛魁总号拜访了王大掌柜。他是来找大掌柜商讨保卫喀尔喀市场的办法。

“七十二个和硕丢掉一半还多。”

“一定要保住，喀尔喀是我大盛魁发祥地，也是你们天义德的发祥地，喀尔喀要是丢了，基地就没了，以后生意到哪里去做？”

“是啊，我正是着急，所以才来找大掌柜讨主意。”

“你们年轻人办法多……我已经是老朽了。”

“这种时候大掌柜就不要再取笑晚辈了。”

“你不是用了许多外籍人入号么？”

“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

大掌柜提出全归化商号联合行动的思路，决定召开归化通司商会扩大会议，把那些外围的坐商商号、作坊、工厂，以及远在湖北、湖南的茶商也都扩进来，建立一个联合体。

对此李泰非常赞同。

大掌柜说：“不论时世如何变迁，只要贵号和大盛魁拧成一股绳，只要归化三大号拧成一股绳，我们就有办法！我们就能顶得住俄国商人的进逼。”

二人取得共识。末了大掌柜问起沙王的情况：“对啦，沙王伤势如何？”

“稳定了，已经不发烧了。”

“那就好!”大掌柜提议说,“待沙王痊愈之时我们在宴美园设宴招待他!”

仅过了一个半月,沙王就自己走出来了。他的胳膊吊在胸前,但是精神很是健朗。沙王主动到大盛魁城柜拜见了大掌柜。不仅仅限于礼节性的拜访,两人见面的时候,沙王还特别提到过去祁掌柜执掌大盛魁乌里雅苏台分庄的时候,双方曾经出现过的不愉快。沙王说:“我也有对不住大盛魁的地方……”

“哪里话!”大掌柜赶忙打断沙王的话,“几十年上百年,沙王家族对大盛魁的恩德简直可以说是天高地厚……”

“我是说为了一匹马。”

“什么马?”

“就是祁掌柜的爱骑‘白天鹅’的事情……”沙王说,“我该替我的妹妹向大盛魁道歉的!”

“哦!原来沙王是在说那匹白马啊!”大掌柜笑了,“这事过去很多年了,我早就忘记了。”

“对不住了!”沙王诚恳地说,“我们蒙古人对别人的恩德记得清楚,对自己的错误也记得同样清楚。”

“哈哈……小事一桩!不要再提它了。”大掌柜说,“沙王在屋子里憋了一个多月,今日能够走出来透透风,是多么难得!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晚上咱们在宴美园聚聚?”

沙王直摆手:“使不得!使不得!”

“为什么?”

“聂先生一再安顿我,不出一百天不准我沾酒。”

“这好办,咱们以茶代酒!”大掌柜说,“主要是为了在一起聊谈聊谈。”

“好吧,就依大掌柜。”沙王说。

“顺便把元盛德的张大掌柜也请上,还有道台府的张大人……”

“我也有许多话想对大家说,”沙王颇多感慨,说,“过去只是偏安于乌里雅苏台一隅,对大局不甚了了。在北京的朝廷做了五年,大开眼界,知道了许多事情。”

“五年里沙王也算是代表朝廷和国家了!”

“那倒不敢!”沙王说,“不过,换一个角度看事情就不一样,过去我总是不明白俄国人态度为什么那样蛮横。”

“现在知道了?”

“只能说是略知一二。”沙王说着情绪激动起来,“是因为我们的朝廷软弱!”

“是啊!”

“而且我还明白了一个道理,”沙王说,“原来我们大清不论是官员、商人还是像我这样有王爷名位的人,其实大家都只是坐在同一条船上。大清朝要是完蛋了,我们大家就全完了……”

“是啊,”大掌柜说,“沙王说得真是太对了。”

两个人谈得十分投机。

晚上大掌柜为沙王设宴安抚,席间沙王主动谈起理藩院恭亲王对俄国人的态度。沙王在理藩院值班三年,对朝廷的许多事情都非常清楚,甚至有许多事都是他亲耳聆听,亲眼目睹。

“恭亲王难道不知晓俄国人在喀尔喀的事吗?”刚刚开席李泰首先把谈话引入正题。

“当然知道。”沙王说,“只是恭亲王关心的是大清国的外交问题,而不是商业问题。”

“民乃一国之本,”郭玉说,“商民亦是国之本。大清国若是失去了民生,商民没有了生计,国基还能稳帖吗?”

沙王说:“这道理我知道,恭亲王也非常清楚。”

大掌柜说:“现在要紧的是要让恭亲王知道,俄国人瞄准的是归化城!他们无时不在想着把归化城开辟为新的国际商埠,用归化城来代替恰克图。”

“关于归化城的事恭亲王也知道。”沙王说，“我亲眼看见过俄罗斯公使呈给恭亲王的建议书，上面就明明白白地写着‘希望开辟科科斯坦为新的商埠’，俄罗斯人把归化城叫做科科斯坦。”

“啊！真有这事啊？”

“不是真的还怎的？”沙王说，“俄国人的要求多着呢，还有开辟新的商道，也就是驼道，从俄罗斯的比斯克人我境内，经科布多到归化城开辟一条新的驼道……”

“归化成了国际商埠，还要恰克图作甚？”

“说起科科斯坦来，我还有要紧话说！”李泰今日喝了不少酒，说出来的话就不再掩饰。他把脸冲着对面的张道台大声说道，“要我说——在这方面咱们官府应该向俄国人学习……”

“学俄国人什么？”

“学俄国人的官商一家呀！”郭玉接过了话头说，“你没看见俄罗斯商人一有什么事，俄国那些领事啊、公使啊、总督啊、大臣啊……就连皇帝也一起跑出来帮忙，真的就像是一家人。”

“是啊……”

“不对，”大掌柜的目光在每个人的脸上扫了一圈后说，“我们也是一家啊！张道台是官人，沙王是王爷，张大掌柜、郭大财东、许大掌柜和我是商人，我们不也是一家人吗？”

“倒也是。”

“可不是……”

“可是我们和俄国人不一样啊。”

……

整个酒宴场面气氛十分和谐，大盛魁和天义德的两位大掌柜和许大掌柜以及张道台已经俨然是一家人了。沙王就更不用说了，他是郭玉的大兄哥，本来就是一家人。

关于沙王的事情张道台很是关心，他主动对沙王说道：“我看你就不要再回草原去了，就在归化城住下吧！归化这个地方好玩呢，住惯了你一定会喜欢上这个地方的。”

郭玉说：“我也这样想，打算买块地皮给哥哥盖处院子！”

“好说，”大掌柜欣然应允道，“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忙尽管说话！”

“不客气……”

从此沙王便滞留归化城。沙王的身影出现最多的地方就是大召前街的烧卖馆塞馨园。塞馨园的门前二十步之内就是著名的御泉井，传说是康熙皇帝的御马蹄子刨出来的一眼井。传说是真是假不知道，但是御泉井水特别地甘甜清冽倒是一点不假。围绕着御泉井开有三十多家茶馆。据常在那里喝茶的食客讲，用御泉井的水泡出来的茶味道就是不一样。可以想见，喝着御泉井水沏出来的砖茶，吃着归化特有的烧卖那肯定是别有一番滋味的。常常一喝竟是一个上午，一边喝茶吃烧卖，一边和食友聊谈一些有趣的话题，甚是惬意。那时候归化的烧卖是由茶馆经营的，以喝茶为主，因而称作是喝烧卖。

沙王初去茶馆时只是为了排解心中的郁闷，消磨时间而已。沙王想把过去那个做王爷的自己给忘掉了，因此从不愿跟人提起在草原上做王爷和进京做官的事情。从此一个逍遥落拓、耿直正义、乐善好施的新形象渐渐清晰起来，为归化人所熟悉。

后来沙王吃烧卖吃得上瘾了，居然对归化这种吃食有了心得，进一步就忍不住进行一番探讨和研究。不巧的是沙王把自己的意见说与茶馆老板，竟遭到断然拒绝：“小店烧卖配制乃是祖上传下来的，不可更改。”

一句话把沙王给噎得半天缓不过气了，从那次起沙王再也不去塞馨园茶馆吃烧卖了。归化城的烧卖馆有的是！但吃烧卖的习惯已经养成，天天二两烧卖一壶茶，久而久之沙王竟萌生了在归化城开一家茶馆的念头。和妹妹商量，娜仁花也很是赞同，做妹妹的只是担心哥哥原本是喀尔喀的王爷，是有身份的人，怕他一时放不下王爷的架子。

沙王笑道：“归化城的人对我已经很是熟悉了，在茶馆那些食友都叫我沙王喇嘛呢！”这也是有因由的，沙王经常出入大召烧香拜佛，是个虔诚的藏传喇嘛教的信徒，号称是召庙外的喇嘛，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业余喇嘛。

娜仁花巴不得哥哥能够生活在自己的身边。于是和丈夫郭玉商议，同样的担心郭玉也有，做妹夫的更是担心开一家小小的茶馆会委屈大兄哥，连说：“不可以！不可以！”

娜仁花说：“哥哥自己愿意。”

“自己乐意也不行，人们会背后议论我的，我的面子不好看。”郭玉说，“哦，我一个天义德的大财东，自己的大兄哥在城里开一家小茶馆，成何体统！再说了，我的大兄哥也不是一般的人，是乌里雅苏台的王爷！”

那边夫妻俩还在商量着呢，这边沙王却已经行动了。他托人在大东街找到一块地皮。这块地方原本是五塔寺的庙产，几经辗转，沙王把它买到自己的名下。

消息传到郭玉的耳朵里，他丢下生意赶忙拉着妻子去找大哥。对于妹夫的担心沙王毫不在意，他说：“我以食为乐！”

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好说的，做妹夫的当然支持。说干就干，冬天买下地皮，开春就破土动工。未曾动工，沙王先给自己的茶馆取名“大观园”。

五月初五，沙王的茶馆放炮开张！

沙王是吃出来的人，又是场面上的过来人，他亲自调馅，亲自备料。用的是阴山以北苏尼特草原上的绵羊肉做主料，配以归化城西毕协齐出产的大葱，味道确实比一般茶馆里的烧卖特别。

沙王在自己的茶馆里有一个固定的座位，是一处向阳的挨靠窗户的座位。每日早上，人们都会看到沙王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喝烧卖，面容平静，不知在想什么。后来有人大着胆子走过去，把自己的烧卖和沙王一起吃。边吃边聊，沙王常常会问：“我的烧卖可符合你的口味？”

“很好！符合我的口味。”

客人都这样回答。这让沙王很高兴，于是沙王和食客的话也就渐渐地多了起来。谈天说地，气氛很是融洽。偶然有不了解事由的人，会问起沙王喀尔喀草原上的事情，往往此时沙王就沉默了，一句话也不说，甚至会一连好几天不说话。但是不管怎么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沙王身边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

沙王因为在北京理藩院工作多年，俨然有京官的做派，讲究派头，喜好洁净。夏日里身穿一件青灰色的府绸上衣，手摇一柄丝质的折扇，一边走路来一边摇扇，整个人给人以飘飘摇摇的感觉，堪称潇洒。夏天喜欢剃个光头，锃光瓦亮。归化的人都称他为喇嘛沙王，也有叫沙王喇嘛的。沙王自己并不反感，任谁叫他都乐于应答。

后来为了表示心意，郭玉又在挨着大观园的西侧买下一块地皮，作为礼物送给大兄哥，这块地皮比烧卖馆的大观园大出五倍。仅仅过了一年，郭玉就帮着大兄哥在那块空地上盖起一座大戏园，也取名叫大观园。作为戏园子的大观园是一座一层半的楼房，房高两丈八，楼上楼下能够容纳下八百人同时就餐和听戏。早晨在烧卖馆喝烧卖，晚上进入大戏园吃大餐同时看戏。一时间丝管绕梁，选声择味，客人们一边吃饭一边看戏，尽情享受。不用说，大观园茶馆和戏院成为了归化最热闹的地方，沙王喇嘛的名声也因此而传播出去，成为归化城的名人。

四

炎热的中午，闷人的暑气笼罩着草滩，黄色的太阳在一无边际的蔚蓝色的天空施展着威力，把无数金箭般的光线直射到大地上来了，强烈的阳光压迫得人和牲畜都不敢抬眼向天上看。狗吐着长长的红舌头，都躲到高大的骆驼的阴影下边乘凉去了。往远处看，这里那里到处都是正在升腾的闪光的蜃气。像隐形的妖女似的蜃气若隐若现地扭摆着，让人感到整个世界都变得虚幻起来。被太阳晒干了翅膀的蟋蟀的鸣叫声连天接地地响着，吵得人心烦意乱。

七哥率领着十几个一般大小的男孩从柳树林里钻出来，跑到放牧的草滩上来了。

“二斗子！九哥……”七哥把两只小手做成喇叭高声喊着。孩子们全都光着身子，头戴用柳树枝编成的遮阳帽，光脚丫踏着草地跑着。在一片半人高的蒿草丛里把二斗子和海九年找到了。这两个人正躺在草丛间睡觉呢，都用衣服将脑袋严严实实地盖着，光肚皮晾着。

“二斗子快醒醒，天亮啦！”

七哥拿手里的柳条枝一挑，把盖在二斗子脸上的衣服挑飞了。又一挑，把海九年脸上的衣服也挑飞了。众娃儿们都叽叽嘎嘎地乱笑起来，孩子们把一片蒿草都给踏倒了。

“干什么……这是谁啦？”阳光晃得二斗子睁不开眼睛，他把一只手挡在眉毛上，耳边听着娃儿们的笑声。他猜出是谁了，“我就知道是你们这帮混蛋小子……”二斗子在草地上坐起来了。

“二斗子哥，我们求你俩个事儿。”

“求求你啦……”

“什么事儿？”

“带我们到大东沟去……”

“啊！又想耍水啦？你们都不想活啦？”没等七哥把话说完，二斗子就瞪大了眼睛喊起来，“蹇老五家的小仨儿才淹死几天，你们就忘啦？”

海九年说：“七哥，如今你已经是十二三岁的大小伙子了，还要我们带你去干什么？”

“我娘说了，十二三岁也还是娃娃呢，要是有大人带着，小仨儿就不会淹死的。”

“只要你肯带我们去就不会出事的。”

“就是，求求你啦……”

“求求你啦！”

“你看，天多热，都快把人晒化啦！在水里泡泡多凉快！”

……

娃儿蹲在二斗子周围抱着他的胳膊一个劲儿地摇晃着。二斗子心软了，拿眼睛看九年。

九年眯着一只眼看看天上，说：“他妈的，这天热得也真邪乎……”

“好，那就带你们去吧。”

娃儿们呜哇乱叫着从地上蹦起来！

“可是你们别高兴得太早了。七哥，我问你，刚才你叫我什么来着？”

“我叫你……”七哥猜出了二斗子是什么意思了，赶忙改口说，“二斗子叔！”

“哎，这还差不多！”二斗子又指着九年问，“你们叫他什么？”

娃儿们齐声喊：“叫九叔！”

“这就对啦！”二斗子从地上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说，“记住，以后不管在什么场合说话都要讲究个礼数，不能乱了长幼尊卑。”

“记住啦！”娃儿们齐声答道。

“好，走吧。”

他们绕向南边，穿过桦树林间的小道，为的是躲开刁三万和麻三婶的眼睛一向村子东边的大东沟跑去。娃儿们都冲到前面去了。二斗子把长辫子盘绕在头顶上遮挡着太阳，灰色的打着补丁的上衣搭在他的光肩膀上，海九年与二斗子并肩走着。

“咦！你看，那是谁？”

刚刚走出柳树林，海九年站住了，用手拍了二斗子一下，指着村子通往归化城的大道让二斗子看。远远地看见有一团灰色的尘雾沿着大道向这边迅速地飘过来。

“是个骑马的人在跑呢。”二斗子眯缝着眼睛观察了一会儿说。

已经可以听到越来越响的马蹄声了，尘雾中渐渐地看清了骑马人的身影。

“他跑得真快！”九年羡慕地发着感慨。

“这是个混蛋!”二斗子唾了一口,“暑伏天这么骑马,会把马跑死的。这个家伙骑的一定不是自己的马,而且他的心眼儿也不好。”

眨眼工夫骑马的人就来到他们眼前,那马被缰绳一勒,歪着脖子打着旋儿停住了。马的乌黑闪亮的皮毛、瓷蓝色的眼睛、强劲有力的动作……都让二斗子那么熟悉,他完全没有想到这竟是黑枣骝!而且更出人意料的是打着黑枣骝疯跑的居然是胡德全。

黑枣骝嘶鸣着打着旋子,马蹄子溅起的泥土块子飞到了海九年的脸上了。二斗子一边躲避着黑枣骝,生怕马蹄子踏着自己,一边问胡德全:“驮头!你这样使唤马会把黑枣骝弄出毛病的。”

胡德全没答理二斗子的话,站在马镫上喊道:“少废话,你快去村西的草滩那儿,把放驼的人们都叫来!”

一团一团黄色的汗沫子从黑枣骝的肚子上流下,滴在了干透了的尘土里。黑枣骝“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玻璃球似的蓝眼睛斜望着二斗子和海九年。

二斗子曾经参加过万驼社和羊马社组织的围攻天主教堂的行动,以为又要有类似的行动了。

“是不是万驼社的宇文社长又有什么命令下来啦?难道是俄国人又到咱归化城找麻烦不成?”

“这回你猜错了!这一次是件大好事—有洋落可捡了。你们俩分头去告诉大伙儿,有马的骑马,没有马的骑驼,有车的套上车,立马进归化城里去!”

“可是进城去干什么去呢?”

“这还用问吗?是大好事!李掌柜要放火烧掉所有的毡毯,堆山结垛的羊毛毡和羊毛毯都是好东西!能让它们白白地烧掉吗?见便宜不捡有罪呢……”

黑枣骝又一耸一耸地跑起来,黄色的尘烟像一只时时变形的怪兽紧紧地咬着黑枣骝的尾巴追进村子里去了。

海九年和二斗子抛开了七哥等一帮孩子,转身往村西的草滩跑去。在路上他们远远地看见一辆三套马车迎面朝他们跑过来,疾驰的车身后拖出长长的尘烟。还隔着老远呢,二斗子就认出了驾车的车倌,他喊道:“是我干爹……”

说话间刁三万驾着的三套马车已经来到他们眼前。三匹拉车的马情绪都很激动,一边奔跑着一边扭动着脑袋,躲闪着在它们头顶上悠来晃去的马鞭。刁三万站在马车上,一手握着缰绳,一手摇晃着长长的鞭杆,活像古时候驾战车的武士。刁三万的吆喝声听上去有些吓人,马车轰轰隆隆地驶过来,差点把等候在路中央的二斗子和海九年撞倒。两个年轻人机敏地一跳,蹦到路边的草地上了。

“干爹!”二斗子喊了一声。他看见刁三万扭动着身子对他和海九年说了些什么,他也没听清。有两个人追着尘土奔跑起来。马车上的蹇家兄弟把九年和二斗子拽上了车。马车拐过柳树林的时候,海九年看见光着屁股的七哥站在道路的中间:“九叔!二斗子叔!把我带上……我也要到城里去捡洋落。”

海九年和二斗子同时伸出手,他俩每人抓住七哥的一只手,马车飞奔着,在那一瞬间,被九年和二斗子拖着手的七哥身体就像风筝似的飞起来。

七哥上了马车,海九年才发现了问题:“哎!我说,七哥,你这样恐怕是不行吧?”

“我怎么了?”

“你看看你的行头。”

七哥低头看看自己的光身子,笑了:“我没有行头。”

“光屁股进城碰见巡警要抓起来的。”

“哈哈哈哈……”

“快回去吧!”

“马车停下!”

“小孩子家的没事。”刁三万头也不回地说着，扬起鞭子在拉车的辕马头顶上抽出一个响，“驾——”

于是马车跑得更快了。

……

归化城。热闹的街景勾起海九年的回忆。他想起头一次走进归化城时的情形……沿着扎达海河的两岸，在那宽阔的河滩地上一溜排开的是归化人称作“桥”的各种市场：牛桥、驼桥、马桥、羊桥、草桥……把一条扎达海河弄得热闹非常。一群群等待出售的牛、羊、驼、马都麇集在河滩地上，牛哞马嘶羊咩驼哦此起彼伏，桥牙子们的叫卖声、招徕声与牲畜们的叫声汇成了一片。正是过秋标的繁忙季节，忙碌的商人们匆匆走着都带着小跑；一列列骆驼载着货物拥挤在街道两边，在等待着验货卸货。街道上这里那里走不出几步便被拥塞的驼队所阻隔。骆驼身上散发出来的腥臊气和它们排泄的屎尿的酸腐气味混合在一起，充斥在空气当中。这一切都使海九年觉得熟悉得有点心痛，心里是痒痒的猫抓似的感觉。

归化城北门内大北街，万记毛毡店门前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几个神情沮丧的伙计出出进进地忙碌着，把一卷卷的毛毡和地毯堆到门前的马路上。围观的人把道路都堵塞了，人群的后面传来了几个男人粗野的叫骂声：“日他妈！这是作甚呢？这是谁把路都给堵上了？”

“好狗还不挡道呢。”

“他妈的!”

两个汉子拨开碍事的人挤到人群的前面，他们手里都握着鞭杆。这是两个过路的车倌，两个人怒气冲冲的，一个上年纪的人把他俩劝住了。与此同时现场的奇怪的气氛也使他们明白了这里发生的不寻常的事，两个人握着鞭杆往一边躲着，看着身边的人们往里挤。

先是刺鼻子的燎毛味逐渐飘荡开来，接着那边浓烟就翻滚着升腾起来。不知是因为惊讶还是兴奋，人群突然吆喝起来。嗷嗷的嚎叫声把很远地方的人全都吸引来了。刚才那两位赶车的人也都好奇地往人群里钻，把马车丢在一边不管了。

神情沮丧的李掌柜像一尊木雕似的站在店铺门前。

两个人握着鞭杆往一边躲着，被从内圈挤出来的人推到一边去了，几个怀里抱着羊毛毡的人冲出了人群。

外圈的人首先是看到一阵浓烟冒起来，并没有火光，接着是刺鼻子的燎毛味飘荡开来，所有的人都闻到了。

还没等海九年和二斗子钻进人群，就见刁三万腋下夹着一卷羊毛毡从人群中挤出来。

看见海九年和二斗子，刁三万兴冲冲地说：“先下手为强!”

海九年看见刁三万的脸上横着抹了一道黑灰，模样显得非常古怪和滑稽，但很是兴奋，嘴里不停地嘟囔着，眨眼的工夫就不见了人影。

海九年和二斗子相互保护着，一连推倒好几个人，挤进人群里面去了。

抢夺羊毛毡的人们的疯狂情绪压倒了一切。叫喊声、咒骂声此起彼伏，也不知道是谁的脚被人踩着了嗷嗷地尖叫起来，声音像怪鸟似的，没有人理睬他。有人在混乱中叫喊着李掌柜的名字，似乎是想要制止这场混抢——“李贵发——你不要这样！你发疯了吗？”

海九年看着看着就觉得自己的头皮直发麻，头发一根根地竖起来了！出现在他眼前的这个狼狈不堪的人正是他的恩人李掌柜！是当年他人大盛魁时的保荐人！他像一个炮弹似的弹起来冲进了人群。左推右搡，从人们手里抢夺那些毛毡和毛毯。一会儿又脱下自己的衣服去扑火。他徒劳无功地用上衣扑打火苗，火势却是越扑越旺。也不知怎的，海九年和一个汉子扭打起来。

“放下!”海九年死死地抓住一捆毛毡不肯松手，“不能哄抢东西。”

“你狗拿耗子，滚开!”

“哎哟!”

一个人重重地撞在了海九年的腰眼上，疼得他眼睛直冒金星。

“……你们这是落井下石，你们不是在抢东西，你们是在抢李掌柜的命！是杀人犯!”

“哈哈哈……你才是杀人犯呢，你回头看看，李掌柜就站在那儿呢，他在看着呢。”

结果扭打起来，海九年把抢夺下来的毛毡放回到店铺门前。这时候有一个汉子趁他没注意从后面袭击了他，有人挥动着一根别车轴的木棒打在了海九年的后脑勺上，海九年像一根柔软的面条似的倒在地上。

“哇啊!”

骚乱由于海九年的倒下而升级。冲过来解救海九年的二斗子第一个卷人了殴斗，小个子的驼夫施展了自己的武功，用一套组合拳一连打倒三个哄抢的汉子。

“大家不要抢!”

“散开!”

但是无论谁的喊叫声都一点效果也没有，哄抢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是速度更加快了。一场抢劫在一片喧嚣中很快就完成了。已经烧着的和完好无损的毛毡和地毯在很短的时间里被一抢而光。之后人群散了，万记毛毡店铺前的马路上便只留下一小撮黑色的灰烬还在冒着青烟。许多因为晚来而没有收获的人不甘心地看着一堆黑色的冒烟的灰烬。

李掌柜和他的伙计垂手立在店铺门前一动不动地看着那缕青烟发呆，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全都是蜡人呢。

二斗子费尽力气把满头满脸都是鲜血的海九年拖到一个角落。二斗子从临近的一家店铺借了一个脸盆，打了水给海九年把头上、脸上的血迹清洗了，扯破自己的上衣给海九年受伤的脑袋包扎好。

“你是吃了疯狗肉了还是怎么的？”海九年刚刚醒转过来，二斗子就骂起来，“为什么平白无故地和人家打架？”

“他们哄抢李掌柜的店铺。”

“那是李掌柜愿意的!”

“你知道李掌柜他为什么这样做吗？”

“我才不管那么多呢。”二斗子甩了甩衣服，问海九年，“你这会儿感觉怎么样？要是没事我就去宝局房耍了。”

“我没事。”海九年朝二斗子摆摆手，“你去耍吧。”

看着二斗子的背影消失在街角，海九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心想，李掌柜的事跟二斗子是说不清楚的。现在要紧的是李掌柜的生命危在旦夕，他要救李掌柜的性命！海九年差不多是跑着返回万记毛毡店的。夜阑人静，万记毛毡店的门前空无一人，只有店门前的马路上一堆灰烬还在冒着细缕的青烟。从相邻店铺掌柜的嘴里海九年打听到，李掌柜是到大盛魁城柜去了。

夜里，月亮升上来的时候归化城安静下来了，这份安静与白天的喧嚣与疯狂形成鲜明的反差，寂静得让人心里发慌。月光下一个身形高大的男人悄无声息地走向大盛魁城柜。月亮照着街道，把人的影子拉得很长，是海九年。

越是靠近大盛魁城柜大门，海九年的脚步越是迟疑。

大盛魁总号门前，大门已经关闭，挂在门头的两只灯笼仍然亮着。幽暗的灯光照耀着，灯光在大门上反射出一束束光亮，九年躲在不远处的墙角，眼前再也熟悉不过的景象把他的心刺痛了。他知道包了铁皮的大门上钉着包头的大铁钉，那亮光全都是铜制的钉帽反射出来的，那些铁钉上曾经无数次留下他的手印。他清楚地记得进入大盛魁最初的日子里，他曾经一连有三个月做大门守卫的工作，从那时起他就经常抚摸那些顶在大门上的大铁钉的铜帽。那些铁钉的铜帽每一个都有他的手巴掌大。每到晚上子时守更的人敲响梆子，他就会听到幽

远的鼓声从北门的城楼上荡下来，就像是在梦中似的感觉，这时候是他最为困顿难熬的时候，两个眼皮就像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老想往一起粘。每当这个时候他就和另一名小伙计各执一扇大门，他们拼尽全力把大门关上，身力不足的他常常需要加上肩膀的力量才能把大门关严。据说每一扇大铁门光是六十四个铁钉、铁钉上的铜帽就有二百八十斤重，全包的铁皮有一分厚，重量有八百斤，内里的榆木有三寸厚，据说重达一千六百斤。为了能够在关门的时候轻松一点，也为了关门的动静小一点，古海隔不了几天就要往门轴上滴一次油……现在那松子油的香味似乎还在古海的眼前飘荡，但是过去的生活早已经消失了，就像大盛魁总局号养着的狗，动作敏捷得眨眼之间就看不见了。

……

记忆中的鼓声和梆子声竟是那样地悠美和亲切，在他的感觉中就像天籁之声，颤悠悠的鼓声从天而降，一圈一圈地向外荡悠着。

一阵吱吱嘎嘎的声音响起来，两个小伙计一左一右把两个门扇推动着，巨大的门扇移动着发出“嘎嘎嘎嘎”的响声，震撼着海九年的心。忽然传来一辆马车驶出来的声音。

海九年迅速躲到了一棵大树的阴影下，身子紧贴着墙壁。

从大盛魁城柜大院驶出来的是一辆载人的轿车，蓝布的轿帷一晃一晃地走远了。

在那棵大树的阴影下，海九年浑身血涌，身体哆嗦着，心在轻轻地抖着。他忘记了时间，也不知道自己在那里滞留了多久。

那是在距离大盛魁城柜挺远的扎达海河河沿儿，远远地海九年看到一棵垂柳树的树枝上有一个什么东西吊着，在夜半的风中摇晃。一种本能促使他走近那棵柳树。靠近了，海九年发现吊在树上的竟然是一个人！准确地说是他遇到了一个上吊的人。

登时，海九年就觉得头皮“唰”的一下发麻起来，他下意识地喊道：“有人吗——来人啊——”

两个夜行人帮着海九年把上吊的人放下来，抱着死者肩膀的海九年立刻就认出了这是万记毛毡店的李掌柜。

“李掌柜——”海九年心痛地喊起来，“你怎么能走上这步绝路呢？我还没有报答你哩……”

两个夜行人走近前，看到被海九年放下来的李掌柜，好奇地问海九年：“这个人你认识？”

“岂止是认识，”海九年哭着说，“这是我的恩人……”

“哦，有主家肯认就好，也算是他的福气了。”

“一个可怜的人，想不开。”

“那么我们走了。”

两个夜行人走了。

海九年把大半个归化城转遍了，终于在平康里的一家宝局房找到正在赌博的二斗子。海九年二话不说拉着二斗子就朝外走。

“你他妈的干什么？”二斗子不高兴地咒骂起来，“老子正玩到兴头上，眼看这一把要大赢了！”

“有要紧事。”

“什么事能把你着急成这样？”

“你就跟我走吧，真的是要紧事。”

“我不去。”

二斗子使劲一甩，把海九年的手甩开了。

“就算我求你，你也不肯去吗？”海九年说，“是死人的事，咱得帮帮忙。”

“爷不管！除非是你死了。”

赌兴正酣的二斗子把掉在地上的衣服拾起来披在肩膀上，一摇一摆地返回宝局房了。把

海九年一个人丢在午夜的寒风里。

海九年在那里呆呆地站了足足有两袋烟的工夫，一动不动，后来他转身走起来。他一个人重新回到李掌柜上吊的地方，咬着牙把李掌柜扶到一块石头上，让死人坐好，他自己蹲下去，很困难地让死人趴在自己的背上。海九年背着死去的李掌柜走起来。

海九年背着死去的李掌柜独自行走在归化城东边的道路上，他心里清楚自己是在往“梦楼当”走，脚下的道路坑坑洼洼崎岖不平。夜很静，海九年能听得到自己的脚步声非常响亮。他奇怪这个夜晚蛐蛐的鸣叫声简直就是震耳欲聋！海九年一步一步地走着，周围是无止境的黑暗。时间似乎是停止了，他觉得自己是在另一个世界走动。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海九年听到一个声音跟在自己的身后响起来，他不由得害怕起来，不敢回头。开头他以为是耳朵产生的错觉，但是那声音分明是越来越响，越来越近，他的头发炸起来，害怕迫使他跑起来！

“等等我……”

后面的声音在追赶他。

海九年跑得更快了。

直到一辆破旧的两轮车横着挡在他的前面，海九年才停下来。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小个子的汉子，定睛看时却是自己的把兄弟二斗子！二斗子正气喘吁吁地看着他。

这时候海九年才发现自己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浸透了，冷风一吹他禁不住打了个寒战。

两个人把死去的李掌柜放好在两轮车上，重新走起来。二斗子推着车，海九年跟在二斗子的身边走着。

“九哥，这是你的什么人？”

“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

“没听说过。”

“我没给你说起过。”

海九年感到夜风很冷，凉飕的夜风吹得他直打哆嗦。他打起喷嚏，声音响亮得就像打雷一般。

二斗子嘲笑道：“九哥，你害怕了吧？”

“我怕什么！”

“不怕你刚才为什么跑？”

“我怕什么……”

“不怕还跑？我越追你跑得越快。”

“我以为是鬼呢。”

“嘿嘿，还是怕了吧。”

“身上背个死人走夜路，没有不怕的，不信你自己试试。”

“倒是的，给谁也得怕。”

两个人用破烂的平板车将李掌柜连夜运至“梦楼当”，将其暂厝在那里。海九年和二斗子把身上所有的钱全都掏干净了，交给看守“梦楼当”的人，说了许多好话，请看守人把李掌柜的尸体看护好，说好等来年二月“梦楼当”开门的时候就来，把李掌柜的尸体拉走，葬在公义地。

那天哄抢万记毛毡店，贴蔑儿拜兴村的人们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陆陆续续地回到村子里。刁三万得到的最丰厚，他抢了三块毯子、两块毡子，装到他的马车上拉回了村。临撤退的时候把二斗子抢到的一块栽绒毯子也捎上了。精神异常兴奋的刁三万给自己的麻脸老婆兴致勃勃地讲述了抢劫的全过程。刁三万还想接着讲，可是他那个疲累极了的麻脸老婆已经睡着了。

五

从归化城回来的二斗子也异常兴奋，兴奋一直延续了几天。三天以后的晚上，二斗子还在给海九年讲述着哄抢毡毯的技巧，滔滔不绝……

月亮照进了窗棂，在小土屋的地上画出几个方块的格子，夜已经很深了，海九年睁着眼毫无睡意。二斗子困得几乎睡着了。

“二斗子……睡了吗？”

二斗子觉得两只眼皮直往一块儿粘：“什么事啊……”

“你知道那个李掌柜是什么人吗？”

“哪个李掌柜？”

“就是咱俩送到‘梦楼当’的那个李掌柜。”

“你是说万记的李掌柜呀，当然知道哦。因为在毡毯里掺和了杂毛、发霉的毛被大盛魁的贾掌柜发现了，宣布永不相与。结果走投无路自行了断了。”二斗子突然来了精神，发表着自己的见解，“做生意的规矩难道李掌柜他不知道吗？信誉就是性命哩！”

“这个……我知道。”

“那你还问什么？”

“我是说，他是我的保荐人。”

“你说什么？”二斗子完全清醒了，“怎么会呢……”

“想当年我从家乡到归化学生意，就是我姑父和李掌柜给我做的保荐……”

“那昨晚上为什么不与他说话？不帮他？”

“我不是不愿意，是因为我没脸面见他。”

“怪不得在把李掌柜送进‘梦楼当’的时候你掉眼泪呢，原来是事出有因。”

二斗子来精神了，自打他俩相识以来，这是九年第一次主动向他说起自己过去的事情。

“你姑父一定在找你吧？”

“……会找的。我的爹妈也会找我的，还有杏儿……”

“杏儿是谁？”

“她是我的媳妇。”

“你多好，又有爹妈又有媳妇。不像我，什么都没有。我要是换作你，立马就骑匹好马跑回家乡去啦！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多好，在这儿受这份儿罪……”

“可是我不能。”

“我真不明白，你们山西商人怎么都这样？”

“规矩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几百年了谁也改不了，没办法！我就是这会儿回去，我娘也会把我撵出来的。”

“不能吧？你娘能那么狠心？”

“你不知道，我们村有一个姓代的后生，想当初也是在归化住地方学生意来着。他是因为打架被字号开销出来的，以后他就跑回家啦，结果让他爹痛打了一顿，还被赶出了家门。第二天早上打水的人在井里发现了他，已经死了。人们把他捞上来，肚子胀得像一面鼓似的，辫子都被水泡散了……”

屋子的光线越来越亮了，黎明的清光正在把笼罩着屋子的最后一点黑暗赶走。二斗子睡熟了。

九年却依旧是毫无睡意，就那么大睁着眼睛躺着。

“你醒醒……”

二斗子很不高兴地揉着眼睛问：“又怎么啦？”

“有事情。”

“我不管！”

“你听我说……”

“他妈的!”二斗子骂起来，“九哥，你的事情真多。”

“就算我求你!”

“好，又是你求我。”二斗子在被窝里坐起来，“他妈的，认识你这个把兄弟算是我倒霉!说吧，什么事？”

“我想把李掌柜埋葬了。”

“不是已经放在‘梦楼当’了吗？”

“那不算是埋葬，我想把李掌柜好好埋葬了。”

“怎么好好埋葬？”

“给他买口棺材，就埋在咱贴蔑儿拜兴村。”

“你疯啦？你有多少银子？”二斗子骂起来，“你不知道埋死人是要花钱的？”

“我知道。”

“那你告诉我，你有多少钱？”

“我没有钱，”海九年说，“不过我可以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

“借钱。”

仅仅过了不到两个月，海九年在二斗子的陪伴下又来到“梦楼当”。

他们强行把李掌柜的尸体拉走了。因为按照规矩往“梦楼当”送死人是随时都可以接受的，但是往外拉死人却不能那么随便，必须等到二月十五和七月十五两个日子。并非是谁想什么时候来拉就能拉的，死人有死人的说道，二月十五和七月十五两个日子是鬼的节日。领取死人的事必须在鬼节才能办。海九年和二斗子差不多要和看守人打起来了，又赔了不少银两，才算是勉强把事情说通了。两个人用一辆骆驼车把李掌柜拉回了贴蔑儿拜兴村。事先海九年和二斗子两人一起出面和刁三万支借了八两纹银，海九年又和王锅头借了八两银子，用十二两银子进城为李掌柜买了一口柏木的棺材，又置办了一套装老衣。

在村子南面的柳树林旁边，二斗子帮着海九年把李掌柜安葬了。死去的人总算是有了一个体面的结局。

李掌柜是归化当地人，没有魂归故里的麻烦。那个时代在归化城，一个人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有人这样来关照就算是不失体面了。海九年爬上一棵大柳树，折了一大枝树枝，插在新起的坟头上。海九年跪着把预备好的冥纸点燃了。火光映着海九年的脸，那份悲戚让二斗子很是伤感，他也跟在海九年的身边跪下来。

海九年说：“我们给李掌柜磕个头吧。”

“磕吧!”

磕头很认真，圆的脑袋撞击地面发出咚咚的响声。

“安心地睡吧！李掌柜。”二斗子终于忍不住了，对躺在坟墓里的人说道，“你知足吧!我的把兄弟能够这样对待你，就算是亲生的儿子也不过如此。海九年不但把自己的银子花光了，还借了我干爹的银子，借了王锅头的银子，还把我的钱给花光了！你这个有福气的死鬼……”

“不用说了，他听不见的。你说也是白说。”

“不说憋在心里难受。”

“等来年这柳树枝就枝繁叶茂了，再来的时候不用走出村子远远地就能看着了。”

返回村子的路上，二斗子对海九年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九年哥，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我答应，你说。”

“要是我死了，你也能像对待李掌柜这样来对待我吗？”

“你说什么呢？没影儿的话！”

“我说的是真心话。”

“你离死还早着呢！”

“不早，我们每一个人离死都不早。”二斗子认真地说，“你别忘了，你我都是走驼道的人，那可是驼道啊！遇上大雪能把你冻死，遇上狼能把你吃了，遇个灾灾病病也还是得死。无数个死在等着我们呢……”

“好，我答应你。”

“你真是我的好把兄弟！”

“我也一样，假如我死在你的前头，”海九年认真地说，“你也要把我好好地埋葬掉。”

“好，我当然答应你。”

六

驼队把男人们带走了，男人们把歌声和欢乐带走了，也把喝酒、唱歌、打架、赌博全都带走了。留下来陪伴女人们的是一个空旷寂寥的贴蔑儿拜兴村。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像一只巨兽，一口就把归化的秋天吞进了肚子里，将贴蔑儿拜兴村带进了漫长的冬季。女人们都脱掉了色彩鲜艳的夏装，换上了清一色的白茬子老羊皮袄，单从外表看她们与男人没什么区别了。每天女人们把留在家里的老驼、病驼、怀孕的母驼和未成年的仔驼放出去，太阳落山之前把它们赶回来。白昼渐渐短促起来，日子就在繁忙的家务劳动中匆匆忙忙地过去。夜幕刚刚降临，村子的上空就传来一阵阵女人嗓门尖利的喊叫声，把在村巷中玩耍的孩子叫回去。这种时候母亲对孩子表现出非同寻常的严厉。接着便是一阵阵噼噼啪啪的关门的声音、插门闩的声音。除了有特别的事情，村巷中就再也听不到有人走动的声响了。各家各户都把狗放了出来，夜间的贴蔑儿拜兴村是群狗的天下，在黑暗中星月的微光映照出一只只狗移动的暗影，一有风吹草动，群狗就吠叫起来。几十只雄壮的狗成了村庄强有力的保护者，每一只狗的脖子上都套着护颈圈，护颈圈上的尖利的钢钉在茂密的皮毛丛中向外闪射出一束束耀眼的寒光。

其实对于贴蔑儿拜兴村的女人、孩子和老人来说，没有男人的生活他们早已经习惯了。那些贴蔑儿拜兴村的媳妇们嫁到这里来的第一天，那些孩子们降生到世界的时候，过的就是这种生活。贴蔑儿拜兴村的女人生娃娃——一茬茬，歇后语就是这么说的。孩子们的父亲不论掌柜还是驼夫全都是驼道上的人，他们随着驼队一起出发到遥远的地方，然后一起返回村子，所以他们的老婆生孩子的时间大体上也是凑在一起的。

孩子们从小就适应了没有父亲照料的生活，而当他们的生身父亲从驼道上回来，孩子们对待他们就像对待陌生人一样冷漠。父亲在家里待上几个月，把带着遥远的异域色彩的玩具和食物送给孩子们，使他们与自己亲近起来。但是在孩子们刚刚与父亲熟悉不久，远行的驼队便又把他们的父亲带走了。于是靠着短时间培养起来的父子亲情很快就又疏淡模糊了。父亲在贴蔑儿拜兴孩子们的脑袋里只能是一个蒙蒙眬眬的印象。他们觉得父亲就应该是这种样子的，在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在驼道上跋涉，只有几个月的短暂时光能够与家人待在一起。在与父亲团聚的有限时光里，孩子们除了能从父亲那里得到许多好吃的食物和新奇的玩具，还能从父亲的嘴里听到许多奇奇怪怪的故事。这些故事把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喀尔喀草原、新疆的湖泊以及更加遥远的俄罗斯地方，与阴山下的村庄贴蔑儿拜兴联系了起来。那些遥远的地方在孩子们的心里反而变得愈来愈熟悉和亲近。几乎每个孩子都能说出喀尔喀和新疆的一长串一长串的拗口的地名，稍稍大一点的孩子就能知道俄罗斯的许多民情风俗。贴蔑儿拜兴村的孩子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一天天长大。

而妇女们则以成年人的理性习惯着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她们对于繁重的劳动和家务都能胜任起来，在男人们不在的时候她们照料骆驼和孩子。妇女们勇敢地面对一切，她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害怕。日子像拴狗的链环似的一环紧扣着一环，牧驼、做饭、照料孩子……永

无止境的家务消磨着光阴，也消耗着女人们宝贵的青春和生命。

节令一过，白昼就变得非常短促，放驼的时候妇女们围坐在一块儿聊天，用自己纺成的驼毛绒线给男人和孩子们打毛活儿。女人们见面总是这样打着招呼："我们又成了活寡啦……"

"是啊，我们又成了活寡啦。"

"活寡"成了最常挂在她们嘴边的一个词，她们用这个饱蘸着苦涩意味的词来嘲讽同伴，也嘲讽自己。

但是贴蔑儿拜兴村的活力依然存在着，戚二嫂在驼桥上一下子买回了三峰孳生用的母驼。这件新闻立刻就轰动了整个村子。在各家的院子里、在井沿儿边、在放牧的草滩上，人们到处都在议论这件事情。可是没过几天，人们就又看到戚二嫂骑着她的杏黄马从驼桥上回来了。杏黄马的鞍桥上又链着三峰体魄高大的母驼。短短的时间内戚二嫂从驼桥上买回了十二峰母驼，全都是最上乘的科布多种的母驼。麻三婶第一个反应过来，知道戚二嫂这是要做什么了。

"活寡，你这是要做什么呀？"

麻三婶跑到戚二嫂家的院子外边，隔着院墙明知故问地向女主人发问。她们刁家经营了许多年，才养了三峰母驼，还都是不怎么值钱的朝格尔种的母驼，而戚二嫂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拥有了十二峰纯种的科布多母驼，这让麻三婶心里非常忌妒。

"我这是学你啦，活寡！"

"学我什么呀？"

"让它们学你下驼崽呀！"戚二嫂指着那些身材高大的母驼，"它们向你学习多多地生养，生得越多越好！"

"哎呀呀，你这可是造孽呀！一下子买回来十二峰母驼，要知道我家三万只弄了三峰母驼就让大家戳着脊梁骨骂。自古以来咱贴蔑儿拜兴人就不兴什么骆驼繁殖，都说那是下贱的事情。"

"那是古时候，咱不管他，谁愿骂就让他骂去。"

"当然啦，从桥上买一峰好驼要花整整十两银子，要是自己养母驼生崽用不了两年就把本钱赚回来了，不管怎么说都是合算的。戚二嫂，你真是太精明啦！"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是跟你学的。"

当然不久大家就全都明白了，戚二嫂这是要在骆驼的孳生上大搞一下了。放牧的时候女人们望着戚二嫂买回来的那些母驼，心里生出了许多羡慕。在老弱病残的驼群中那些母驼一个个都显得非常健壮和漂亮。但是她们也只能是在心里羡慕一番而已，在贴蔑儿拜兴村除了戚二嫂，再没有哪个女人能在这种重大事情上做得了家里的主。

戚二嫂到一百里外的萨拉齐镇跑了一趟，请回来一个专门搞配种的驼工师傅。配种驼工在她家住了十几天，用他自己带来的种公驼给戚二嫂家的母驼全部配上了。

萨拉齐来的驼工师傅是一个瘸腿的老汉，相貌非常丑陋，个子也很小。但是他带来的种公驼却是十分地雄伟高大，是一峰纯粹的科布多种公驼。谁也搞不清楚萨拉齐老汉是用什么方法把种公驼弄得兴奋起来的。种公驼口里吐着白沫子，瞪着发红的眼睛在戚二嫂家的院子里跑来跑去地追逐那些母驼，用黄色的牙齿撕咬它们的脖颈和脊背，迫使它们卧倒。在铺着软草的地上，种公驼长时间地用两条前腿抱着母驼的后半截身子不肯松开。而瘸腿老驼工则站在种公驼的旁边，手里拿着一根红柳的哨棍监视着。有时候他还会伏在地上，一边把脸贴在地上观察着，一边用双手刨地，帮助种公驼与母驼交配。

每天在戚二嫂家院子的矮墙周围都围了许多看热闹的人。女人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了种公驼把膨胀起来的粗大阳具插入了母驼的屁股里去，都红着脸默不作声了。

配种带来的热闹打破了贴蔑儿拜兴村平静的生活节奏，女人们对放牧的事情变得不热心

了，每天早早地就把骆驼赶回来圈进院子，然后就跑到戚二嫂的院子外边看热闹。至于孩子们和无事可做的老人们，则是从早饭过后就围在戚家的院子周围等着了。从上午一直到黄昏，发情种公驼高亢的连续不断的哦叫声、母驼们略带惊慌的骚动声伴着萨拉齐老汉严厉的吆喝声，把整个村子吵翻了天。孩子们跑来跑去，喊叫着，简直像过年似的高兴。这种热闹快乐的日子持续了半个月才结束。萨拉齐老汉气宇轩昂地牵着他的种公驼离开了贴蔑儿拜兴村。种公驼撒下的种子在母驼的肚子里悄悄地萌生着，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创造着生命的奇迹。

贴蔑儿拜兴村又恢复了往昔的平静。日子像连绵不断的西北风一天天地刮过去。接连下了两场大雪，从村子通向城里的道路被大雪封锁了。足足有一尺厚的积雪覆盖了大地，除了村子通向牧场的道路被来来去去的骆驼的蹄掌踏瓷实了，在村子周围的雪地上就再也看不到人的脚印和牲畜的蹄掌印了。

在寒风刺骨的腊月初，有一串新鲜的马蹄印印在了归化通向贴蔑儿拜兴村的道路上。马的半圆的蹄掌踏碎了结在积雪表层的薄冰，踏出了一个个深深的雪窝，蹄印艰难地延伸进了村子。这是一个相貌非常奇怪的男人，中等个头，在他的左脸上有一个吓人的伤疤，那伤疤就像旋涡似的朝里抽抽着把他的整个脸都弄歪了。这个奇怪的人向他看到的第一个老人打听着什么，后来就牵着马往村西的草场去了。

首先是牧驼狗发现了来访的客人，所有的狗都吠叫起来，从四面八方朝那个人跑过去。狗群被主人喊住了。

放牧的妇女们拿警惕的目光迎住了他。女人们都拿肥大的老羊皮袄把自己紧紧地裹起来，怀里抱着哨棍聚在了一起，等待着。

“哎呀呀！这个人长得也太吓人啦。”

“简直就像鬼一样难看！”

“幸亏这是大白天，不然……”

“悄声些，他来啦。”

牵马的人呼哧呼咏地喘着气在女人们跟前站住，白色的哈气一股一股地从他的嘴里和鼻孔冲出来，他的眉毛和上髭须着了一层白霜，白色的眉毛胡子看上去给人的感觉就像百岁老人了。可是他的声音很年轻：“诸位婶子、大嫂，麻烦你们……我想打听一个人。”怪人一边伸手把挂在胡子上的冰琉璃向下捋着，一边鞠着躬，脸上堆着笑，问道。

“你打听谁？”

“一个高个子的男人，是个年轻人……”

“他是个生意人吗？”

“对……是个做买卖的人。”

“买卖人是不到我们这里来的。”

“我们村里整个冬天都没有外人来过。”

“是吗……”

“你要找的人他有名字吗？”

“当然有……”怪人说，“他的名字叫古海。”

“古海？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我们这里有个年轻人他叫海九年。”

“是个拉骆驼的驼夫。”

“我能见见这个海九年吗？”

“他跟着驼队走外路啦。”

“现在恐怕在喀尔喀草原上呢。”

“三千里以外呢。”

“海九年不是你要找的人。”

“你到别的村儿去打听打听吧。”

那人的脸上现出了失望的神情。他把马缰绳在手掌上缠了几圈，犹豫着，目光向白茫茫的雪原上望去。起伏的雪原闪着蓝光，刺破雪层的骆驼刺草和芨芨草一丛一丛地簇立着，它们的身上都挂满着天鹅绒般的薄霜。风打着旋子把被它搅起来的雪花抛向空中，飞扬的雪花在阳光照耀下反射出虹霓似的色彩。附近的几峰骆驼都把弯曲的长脖子抬起来，昂然地注视着他。一群白尾巴的乌鸦呱呱乱叫着从人们的头顶飞过去，落在了不远处的一座雪岗子上了……他又朝妇女们鞠了一个躬，也不看她们，叹着气扭转了身体走了。

不知为什么戚二嫂从雪地上站起来，她朝着那个男人追出去几步停住了。她觉得应该和那个怪人再说几句话，问问清楚。但是那个怪人已经跨上马背，身体摇晃着被马驮着走远了。

“来年五月里你再来吧！说不定……”

戚二嫂朝着丑陋男人的背影喊了一声。一股突如其来的旋风把她的话席卷起来带到天上去了。

戚二嫂微蹙眉头望着那个陌生人慢慢离去的背影。那匹青色皮毛的马身上裹着一层薄薄的白霜，几乎使人辨别不出它皮毛的本来颜色了。给旷野上的风一吹，马直打哆嗦。大青马扭动着浑圆的屁股不停地甩着尾巴抽打着自己的屁股，试图将罩住身体的霜打下去。经验告诉戚二嫂，那个丑男人为了找他的朋友至少跑了几百里的冤枉路了。她的心里很是感动。

相貌丑陋的男人走了。

半夜里戚二嫂猛然醒来，她是被自己的一个梦惊醒的，白天里看到的那张可怕的脸出现在她的梦境中。她毫无来由地梦见了那个寻找古海的丑陋男人。“高个子……年轻男人……”戚二嫂搜肠刮肚地思想着，突然把那个丑陋的男人和海九年联系起来，自言自语道：“他该不是来找海九年的吧？”

戚二嫂撩起窗帘的一角望外看看，窗外是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只有数九天的寒风在院子里打转，发出野兽般的嘶叫。

春节在没有男人的贴蔑儿拜兴村过得很平淡。而在这一年一度的节日里，盼望驼队归来，盼望自己的丈夫的心情在女人们的心里猛然膨胀起来。无聊的、平淡的日子消磨着年轻女人们的宝贵青春。她们骚动的心情被苦闷的时光压抑着，这种难以言表的心理不可避免地扭曲着表现出来了。

“那个萨拉齐来的老汉对骆驼配种可是真有一套……”

在放牧的时候女人们聊着聊着就把话题扯到性的问题上来了。由于妒忌，麻三婶总想拿戚二嫂报复一下子，就说：“戚二嫂，你没让那个萨拉齐来的瘸子随便给你也配一配吗？”

大家都哄笑起来。

戚二嫂斜躺在被太阳晒化了雪的沙堆上，身子底下铺着半截羊皮袄，身上盖着半截皮袄，拿胳膊肘子支撑着身体。

“配啦！大概不出明年的秋天就会生出一个小刁三万来！”

沙岗子上又爆起一阵哄笑。

“好哇！你在骂人呢，你在骂我家三万呢。”麻三婶一甩手把一个驼绒线团抛在戚二嫂的头上，“你等着，戚二嫂，等驼队回来，我把你这话告诉三万，看他不找你算账！”

“待驼队回来就怕你什么也顾不上啦。”

“怎么啦？”

“这还用问吗？这是谁都知道的事情，你是一只很厉害的母狗，男人落在你的手里你就会骑在他的身上再也不肯下来了。瞧瞧吧，大虎、二虎、三虎……不歇气儿地生了五个‘虎’，这还不过瘾，到末了一下子又来了个双胎！”

“哈哈哈……”

“嗬嗬嗬……”

“嘿嘿嘿……”

各种声调的大笑汇合在一起把整个雪原都震动了。

觉得受了侮辱的麻三婶脸涨得通红，很均匀地散布在脸上的麻点都变成了紫色的小坑。她恶毒地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细的缝，望着大笑着的同伴，心里想着主意。待笑声落下去之后，麻三婶开始反击了。她把紧紧抿着的薄嘴唇拉成了一条长线，撇着，斜瞄着戚二嫂反唇相讥道：“噢！我麻三婶生娃娃有什么丢人的？谁家的锅底没有黑？我可不像有些女人，管不住自己的男人，结果让自个儿的男人穿着别人家女人的花兜肚回了家。”

戚二嫂的脸色立刻就变得灰白，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了。刚要张开嘴大笑的女人们一下子都愣在了那里，谁都笑不出来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一个人的身上，此刻白驼寡妇就坐在她们中间！

雪岗子上顿时一片寂静，空气凝固了。在大家的目光中，白驼寡妇无声无息地站起来，像拿起一个不能胜任的重物似的拾起身边的哨棍，走开了。在站起来的一瞬间她侧着涨红的脸向戚二嫂那边扫了一眼。

自古以来就有一条朴素的道德约束着贴蔑儿拜兴村的人们，自己的男人在外边有了相好，这事几乎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结果只有妻子被蒙在鼓里。但是谁也不能捅破这张纸。而麻三婶在戚二嫂愈合不久的伤口上砸下了一块石头，把伤口打烂了。

“我该去看看自己的骆驼啦。”七哥的妈带头站了起来。跟着她的动作，女人们一个一个地就都站起来。大家散开了，只剩下戚二嫂和闯了祸的麻三婶留在那里。

麻三婶用手撑着身体挪到戚二嫂的跟前向戚二嫂道歉：“是……三婶我一时糊涂，说走了嘴。”

“滚你妈的！”

戚二嫂一拳把麻三婶打倒在雪地上，然后伏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

黄沙遮盖了旅人的脚印，时间掩埋了女人们的痛苦。不久村人包括戚二嫂本人就把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忘掉了。世世代代的女人都是这样过来的，戚二嫂又能怎样呢？更何况她的丈夫戚二已经答应往后再也不上白驼寡妇家去了。

春节过后的一个暖融融的下午，白驼寡妇来到戚二嫂家。她的镶着水獭皮边的大襟皮袄内包着一只毛茸茸的黑色皮毛的小狗。

“你有什么事吗？”戚二嫂站在屋门前的台阶上，语调冷冷地招呼着客人，打量着客人怀里的吱吱乱叫的小狗。

“我给你送狗来啦。”白驼寡妇把怀里的小狗往上托了托。黑色皮毛的小狗崽摆了摆大耳朵，睁着两只天真无邪的眼睛冲戚二嫂“汪、汪”地叫了两声。小东西稚嫩的样子把戚二嫂逗笑了：“到屋里来吧。”

戚二嫂挪开了门口，顺手把门拉开了。

“前年冬天狼群偷袭了我家骆驼的时候，你们的大黄狗和狼打架的时候被咬死啦。现在我家的母狗刚下了一窝崽，这是最大的一个，我给你抱来了。”

“我很喜欢这只小狗，”戚二嫂从白驼寡妇的手里接过了小狗，把自己的脸在小狗毛茸茸的身上蹭着，“你坐吧。”

这是自去冬以来她们头一次说话，她们和解了。

但是时间并不是一帖万能的膏药，丈夫的不忠给戚二嫂心灵造成的创伤却是任何药物都难以治愈的。这种创伤就像一粒种子隐藏在她心里的一个角落，在包括戚二嫂本人也不清醒的情况下等待着萌发的时机。

驼队归来，相聚之间人们需要说的话太多了，戚二嫂把那丑人到村子里来寻找古海的事早忘到九霄云外了。驼队的归来给在家的女人、家人带来新的财产、异域的珍奇物品和说也说不完的奇奇怪怪的故事。这些故事吸引着大人、孩子的注意力，消耗着人们的好奇心和热

情。每天从傍晚开始，在各家各户的炕头上，汉子们一边喝着老酒一边聊谈，往往能持续到第二天的黎明。

从五月到九月是驼夫和驼户掌柜们休养的日子，在这段日子里他们得以尽情地享受生活，在赌场、在妓院、在酒馆、在遍布城乡的野戏台前，在各种游乐活动的场所都滞留着从驼道上归来的汉子们的身影。他们大把地花钱，大碗地喝酒，扯开嗓门粗声粗气地唱歌。家务事全都交给了女人们，关于生意和劳作的事情根本就进入不了他们的脑子。在这段休闲的日子里，海九年做出了一件令贴蔑儿拜兴人感到意外的事情。他就像玩耍似的做成了一笔生意，轻轻松松地赚了几百两银子！

半晌午的时候贴蔑儿拜兴村的一群汉子相跟着走出了村子的南口，一路说说笑笑地往村子的东南方向走去。他们去干什么？他们是要到京羊道上痛吃一顿羊肉。说到在京羊道上吃羊肉可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话猛然说来，外人一下很难听得懂，彼时从喀尔喀草原到北京有若干条专门运送活羊的道路，称作京羊道。京羊道全程四千多里，由于长途跋涉，羊群走到阴山一线的时候就会有为数不少的羊因为体力不支而掉队。那些体力不支的羊被称作羸羊，有经验的羊把式会把羸羊收拾起来专门归于一个群体，交给一个羊倌管理，跟在大队的后面慢慢走。羸羊情况也不同，体力特别差的仍然会跟不上队伍。怎么办？总不能照顾少数羸羊而停止不前。多年以后就形成一个规矩，羊把式就给羊倌一个权力—把实在走不了路的羸羊杀掉。羸羊在京羊道上沿路都有，但是只有到了阴山一线，数量才特别多。每年羊群在京羊道上移动的时候，熟悉此道的人们就会等待在道路两旁，白捡便宜，痛吃羊肉。因为那些被杀掉的羸羊数量是很多的，羊倌根本吃也吃不完。

贴蔑儿拜兴的汉子们自己带着大铁锅，还没等羊群过来就在地上挖好一个坑把大铁锅支好，就近拣拾一些干柴。等到羊群过来，帮助羊倌把羸羊杀掉。现煮羊肉只要水翻两滚肉就熟！杀羸羊这种活儿都不用羊倌亲自动手。那些走路走得精疲力竭的羊倌乐得有人帮他们处理羸羊，在煮肉的时候自己还能歇歇脚。吃饱了羊肉，羊倌再上路的时候只要把羸羊的皮带上向掌柜的交差就行了。

京羊道就从贴蔑儿拜兴村南边不到三里地的地方经过。刚走出村子的南口，一向眼尖的二斗子就喊起来，他把胳膊扬起来指着远处的大道说：“你们看！羊群……”

“是京羊道上的羊群。”

“哇！真的是遮天蔽日啊。”

“恐怕有五百只。”

“是一千只。”胡德全很有把握地说，“京羊道上的羊群都是有数的，是统一的，不能乱来。每一群都是一千只，是有规矩的，十群羊组成一顶羊房子。”

“就是。”

羊群正好从他们的面前经过。尘土飞扬，羊“咩咩咩”的叫声连成了一片！无数只羊的角质的蹄子踩踏着土地，使脚下的大地微微颤抖起来。

“羊把式很能挣钱。”

“也不容易，要赶着一千只羊走几千里路呢。羊群还不能掉膘。”

一个羊把式走到二斗子的跟前，他的肩膀上搭着一件湿漉的毛毡雨蓑衣。

二斗子问：“大哥，你傻了还是怎么的？大太阳地儿的身上披件蓑衣？”

“你看不见，山里边刚刚下了一场大雨。”

胡德全老练地对羊倌说：“把式匠！歇歇脚吧……”

羊倌犹豫着，看见前面已经有一个矮个子的汉子把羊群截住了。

“好吧。”

羊信同意了。他把湿淋淋的雨蓑衣丢在地上，就地坐下了。羊倌把装了烟叶的羊皮袋丢在地上，从腰带上抽出烟袋悠闲地抽起烟来，吞云吐雾间看着一群汉子三下五除二就把十几

只羸羊给杀倒了，眨眼的工夫就大卸八块丢在大锅里煮上了。也就是三五袋烟的工夫就听到有人喊：“羊肉熟了！”

大嚼着羊肉，羊倌看到一个高个子的汉子来到他的身边，“师傅，我想和您商量个事儿……”

“做什么？”羊信含混地问。

“咱俩合作一把。你看，这些羊肉一下根本吃不完。”

“你想把肉带走？”

“不是！这些羸羊都是红灯笼，根本就没有多少肉，也不香，把膘都掉光了，柴火似的没人稀罕。”

“你想干什么？”

“你听我说，你不是急着赶路么？”

“是啊！”

“能不能我拿羊皮换你的羸羊？”

“羊皮？”

“是啊，我拿旧羊皮跟你换，你看刚剥下来的羊皮湿淋淋的多沉！”

“那倒是。你的羊皮呢？”

“咱下一次。”

“成！”

一笔没有投资的买卖就这样做成了，羊信很快就知道这个高个子的汉子叫海九年。

当天晚上海九年的特别行动就实施了。刁三万骑着马刚刚从城里回到村子里，在村道上被海九年拦住了。海九年对刁三万说：“把你家那些烂羊皮卖给我吧。”

“什么烂羊皮？”

“就是我和二斗子住的东厢房里堆的那些羊皮。”

“你要这些烂羊皮做甚？”刁三万说，“是要做皮袄吗？你随便拿两张算了。”

“我做甚你别管，你只说卖还是不卖？”

“呵呵，还真的较上劲儿了。”刁三万说，“好，你说价钱吧。”

“五钱银子一张。”

“笑话！”

“你要多少？”

“一两半！”

“三两银子就买一只二岁口的大羯羊啦！这价归化连小孩都知道。”

“一两银子吧。”

“就五钱！”

“你他妈的真会讲价钱，做个买卖人倒合适了。”刁三万笑了，“拿去吧，反正放在那里也占地方。”

一笔买卖成交。海九年又以一分的利息从刁三万手里借了一百两银子，把自己在走驼道时挣下的钱凑在一起，集合了三百两银子的资本。买卖开张，先是在村子里转，把各家各户闲置的羊皮全都收购了，三百两银子换回一千六百张羊皮！

一个夏天蹲在京羊道上，晚上也不回村，就在大道旁支一个破帐篷，立秋的时候海九年居然变成拥有八百只羊的主家。真的就像变戏法似的，海九年用大马车把那些走不动路的羸羊运回村子里，把羸羊圈在一个临时用红柳杆围起来的圈里。海九年在二斗子的帮助下割来新鲜的麦芒草喂它们。经过一个秋天的精心喂养，八百只羸羊个个活蹦乱跳，膘肥体壮。

这时候贴蔑儿拜兴村的人发愣了！

二斗子帮着海九年忙活了一个夏天，待到初秋时候两个人把一群活蹦乱跳的羊赶到归化

城里的羊桥上去，卖得两千八百两银子！

二斗子感慨说：“这简直就像是变戏法似的！这银子挣得真是太省劲儿了。”

“明年还干不？”

“傻子才不干呢。”

海九年把挣来的银子带到驼桥，当下就换到手二十几峰健驼。

后来当海九年回归了大盛魁，有一次又说起这码事时，大掌柜王廷相给出了这样的评论：“好商人的眼里满地撒的都是钱，只是别人看不见罢了。”结果京羊道上的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被海九年发现了，被他抓住了。一个看似不是机会的机会给海九年带来了财运。

故事传开来，戚二嫂思忖道：“这种事是只有商人才能想到的事情，我们贴蔑儿拜兴村的养驼人自古以来就只懂得饲养骆驼，靠拉骆驼糊口靠养骆驼发家……”一个闪电照亮了她的记忆，戚二嫂想起了去年冬天那个到村子里来找人的丑陋男人，那个人说的一句话在她的脑海里冒出来“……我是找一个名叫古海的人”。

想必海九年就是那个古海了！想是想到了，但是戚二嫂没有去问海九年，她把这个疑问留在了心里。戚二嫂觉得，一个男人心里应该装有很多秘密才是，而男人的秘密最好不要随便去碰，尤其是不要由女人随便去碰。

七

喀尔喀草原失去了往昔的安宁，归化城跟着也动荡起来。阴山南北，茫茫草原、乡村和都市里，商业的、宗教的、政治的、文化的各种力量此消彼长，都在按照自己的愿望表现着，演进着，犹如万花筒一般。

就在距大盛魁总号以南不到五百步的西五十家街，一座华丽的庙宇落成了，这就是京帮商会的会馆—三官庙。三官庙建成的第三天，在那里召开京帮商会的成立大会，名士云集，归化的各界各派商人都被邀请参加了成立大会。随着在归化的京帮的商人人数日渐增多，京帮商人的势力迅速壮大起来。三官庙就是他们集资修建的。现代人对于三官很是陌生，需要介绍一下，三官即天官、地官、水官。这三官都是京帮商人所崇拜的神，京帮商人的商社就设在三官庙内。京帮商会人气很旺，大有与大盛魁和通司商会分庭抗礼的势头。

在归化、包头、达尔罕的京帮商人派代表出席了成立大会。请归化通司商会、着老商会、冀州商会、陕西商会、万驼社、羊马公会等一百二十八家行社出席，选出会长张国泰。会议结束后，张国泰在归化最讲究的饭庄宴美园招待客人。整个一个宴美园被京帮商会包下了，大张旗鼓，大造声势。这是京帮商人第一次在归化大集结，大亮相！

可以说至此，京帮商人就把自己的根深深地扎在了归化城的土地上。作为商帮会馆，三官庙成为京帮商人处理商务和集会的地方，后来在这里出了许多商业谋略，不但影响了归化商界的运行，也深刻地影响了归化地方的社会生活。

离开宴美园李泰坐着轿车直接来到大盛魁城柜。几年的工夫，天义德商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故大掌柜郭宝义的大儿子郭玉，自娶了沙王的妹妹娜仁花就在归化安了家，再没有离开过。郭宝义去世后，原本郭玉要继承父亲的大掌柜的职位，但是郭玉对经营商业不是很有兴趣。他出资买下了天义德百分之六十的股份后就退居二线做了财东，大掌柜一职让给了精明能干的李泰。

李泰李大掌柜坐着轿车来到大盛魁城柜门前，也没有让门房知会大掌柜和管事掌柜，直接就走进了内院，他是大盛魁的常客，路径熟得很。最主要是这些年两家走得很是近乎。自从大掌柜亲自出面不辞辛苦到京羊道上把布龙召回，救了天义德的急，之后两家就更是亲近得犹如弟兄，大事小情常来常往。新的掌门人对大盛魁对大掌柜更是尊重有加，李泰经常向大掌柜登门求教。

京帮商人的集会大掌柜没能出席，原因很简单：他自从送郦先生崴了脚一直没有好，只能腋下拄着拐杖在城柜的院子内走走，也就是限于大盛魁的内院。号内大部分事务都交给了

王福林和贾晋阳两位处置，只有那些特别重要的事情大掌柜才过问一下，或者是有必须要见的重要的相与或外地客人才在城柜内院的小客厅接待接待。依大掌柜的想法，这也是在做逐步退下来的准备。有时候大掌柜也是很悲哀的，他常举着自己的秃手对身边的人说："你们看看，我这个样子还能做什么事情！一双秃手连喝茶吃饭都得别人伺候，一副拐杖连大院都走不出去，该退休了！"

在月门那儿善元迎住了李泰。善元要把李泰到来的事告诉大掌柜。正要张嘴，李泰朝他摆摆手，把他制止了。善元没言声，跟在李泰身后走进客厅。小客厅内很安静，大掌柜在埋首看一份账单，眉头皱着。许是大掌柜觉得口渴了，头也没抬地吩咐道："善元，给我倒茶！"

善元赶忙跑着来到柜子跟前拉抽屉找茶叶。一个精致的景德镇小瓷壶，放好茶叶、沏水、上水，小心翼翼地端给大掌柜。

李泰在半路里把小茶壶接过去了。

"大掌柜，茶！"

大掌柜一听声音便吃了一惊，扭转身子见是李泰，笑道："啊哈！是你啊，李大掌柜。"

"不敢不敢！我在王大掌柜跟前只不过是个晚辈而已，我这里伺候着您哪—您喝茶！"

"坐吧。"大掌柜挥了一下秃手，"三官庙京帮商会的成立大会你没去吗？"

"我去了，我就是从那里来的。"

"好哇，你还惦记着我这老朽。"

"看看大掌柜，说些闲话。"

"善元，给李大掌柜上茶！"大掌柜问，"你喝什么？"

"不客气……善元你给我沏一杯春天的雀舌！"

大掌柜问："听说天义德正在进行大刀阔斧的铺规改革。"

"不得已而为之！谈不上什么改革，只不过是吸收些许有能力的非晋籍人士人号……小小的变动，不敢和大盛魁相提并论！不敢！……不足挂齿。"

其实关于天义德商号改革的事大掌柜什么都知道，都是李泰力主排除众议实施的。不但录用了非晋籍人士人号，并且视其能力，将他们安置在重要环节做主事掌柜。比如土默特蒙古人布龙就被安排在了总号内，分管京羊庄业务。在天义德总号的"万金账"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归化当地蒙古人的名字，布龙的身股是二厘二毫。这可是归化晋籍商帮几百年间所没有的事情，应该说是破天荒。几件事办得都让大盛魁的大掌柜，当然也包括整个归化城各界人士非常吃惊。

李泰还做出另一项重大举动，就是把天义德设在归化城内大南街的总号移到了城外扎达海河左岸的新址上。迁址那天不但放了炮，还请了秧歌队闹红火。由于这些举动遂了道台张国筌的心愿，张国筌亲自出面到大召走一趟，把大召主持达喇嘛请来，为天义德念经祈福。

据说这一条李泰是为了迎合道台衙门。张国筌要整治扎达海河，归化各商号都要出钱捐助和支垫，反正天义德也得出银子，并且数量庞大，索性弄个新址靠近道台衙署，让张国筌高兴。

李泰还别出心裁，在新落成的总号大院前面修建一处河滨花园，拿石头刻了一个蛤蟆，那蛤蟆形如牛犊，漆成绿色，还会喷水，引得好多市民前来观看，搞得人气旺盛。这个沟子溜得让张国筌很舒服。道台大人对李泰的花园很是欣赏，夏日的傍晚，吃完晚饭人们常常能看见道台张国筌身着便服，背着手在花园内遛弯。

其实天义德的改革也是为形势所迫。首先是京帮商人的进逼，其次是俄国商人和英国、德国诸班洋商的进逼。这两股商业势力严重地摇撼了老三大号在归化地区的商业控制权。大家都知道京帮势力的后台是道台衙门的张国筌，几年的工夫在不知不觉间归化市面上装潢漂亮的京字店铺差不多已经连成一片了。京帮商号抢去了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一，并且还在发展，由南往北，进入阴山以北的草原。

不久京帮商人就不再满足于归化市场了。他们把自己装满整洁的店铺开到了包头，开到了阴山北面的武川县和百灵庙地面，并且沿着茫茫的草原上的驼道向北向西发展，一直扩展到了喀尔喀的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在边境上的买卖城也占有了相当的份额。

京帮商人的到来不仅带来了京派商人的经营风格，同时给归化城带来了一股奢靡之风。京帮商人开设的店铺不仅店铺本身装潢得漂亮，讲究做派的京帮商人还别出心裁，第一次在京履泰门市上使用了年轻的女性站柜台售货。这些女性售货员被归化人称作女伙计。女伙计们身穿蓝底粉花旗袍，笑容可掬地站在柜台后面接待顾客。此举在归化城引起不小的轰动。一时间从归化城的各个角落，从新城绥远，从土默川的许多乡村，涌来许多看热闹的人。买东西的，不买东西的，大家都聚在京履泰的门前，店铺门前的马路时不时地被堵塞了。

谁都知道归化地方不论行商和坐商大部为山西籍人士，山西人忍耐克俭，不事张扬，他们饮食简单，衣着朴素。从山西人的特点出发，他们所开的店铺，铺面全都非常简陋，站柜台的伙计也都呆板木讷。这种呆板木讷的形象在人们的眼里已经成为商人的代表形象，突然间在大南街的店铺里冒出了几个操着京腔京调的女性伙计出来，如何能不在归化引起轰动呢？

不仅是业务方面，就是在个人生活方面京帮商人在衣着、饮食和居住方面也特别讲究。他们工作有工作的服装，或在店铺里或在街市茶馆，无论什么时候瓜壳帽、长袍、马褂都非常整齐。衣服讲究、颜色鲜艳，蛋黄色的、粉红色的、金红色的马褂镶着鲜艳的丝制滚边，这样的衣着在大街上比比皆是。京帮商人对归化的特色吃食烧卖不是特别喜欢，却非常青睐涮羊肉。随着京帮商人在归化城数量越来越多，涮肉馆的数量也猛增起来。京帮商人还把京畿地区，包括天津经营饭店业的商客招引来了，几家新型的饭店随之放炮开张。

李泰总是愿意标新立异，他也追随京帮商人的作风甚至都想过要在绸缎庄起用女性伙计，这个计划在字号内遭到普遍反对，因而没有实行。李泰善于取人之长，他的革新在归化商界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不少坐商铺面都在他的影响下发生了动摇。有些商人仿效京帮商人的铺面将自己的铺面改造，纸糊的窗户改成了明亮的大玻璃，柜台、货架都换成了新的、时髦的，店员也换了服装。整个商界甚至整个归化城的精神面貌在悄然之间发生着变化。

但是这种变革遭到人数事多的守旧派的反对。以大盛魁为代表的老牌儿商号仍然控制着潮流，天义德的改革只能作为一种时尚被人们谈论而已，实际上跟着天义德学的商号还是寥寥无几，绝大多数的商号都还在看着大盛魁的眼色行事。

大掌柜王廷相说：“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好酒不怕巷子深，咱做生意靠的是本分，靠的是诚信，耍那些花架子没有用。”

商业的变数在万花筒般的外表下潜行，有更厉害的大掌柜还不知道呢。李泰暗中正在积极地与万驼社联系，与大盛魁争夺控制万驼社的权力，使大盛魁感受到自己的领袖地位受到了威胁。还有天安社的大多数商户也在市面上看出一点端倪，都发现了通司买卖的油水，大银子好赚，于是史靖仁便率领他们开始向驼运行渗透。其中不少人私下买了骆驼交给万驼社的朋友代管，分红利。有的甚至把店铺转卖后，专心于驼运。不仅是天安社，其他行社的人也有不少向驼运行渗透的。俗话说水涨船高，于是乎归化的驼运行迅速升温，成为被人们看好的行业。

与此同时洋商大量地涌进，也改变着归化城的面貌。在城内的大南街、大北街这些主要的街道上，俄国商人、英国商人、日本商人、瑞士商人开设的各种店铺连成了线。西方人修建的店铺更是异彩纷呈，有俄罗斯式、有瑞典式、有英格兰式、有德国式、有日本式，五花八门。在人们并不经意的时候，就在归化城的北门外，沿着扎达海河与圣母圣心大教堂又并排耸立起一座更加高大的天主教堂。正在建设中的新教堂还没有取名，但是它的尖顶已经成为归化城的最高点了。新教堂与伊斯兰教的清真大寺仅只百步之遥，和久居北门外的回民聚居区差不多混淆在了一起。自此，庙堂召寺在扎达海河两岸和谐共处，一直延续下去，成为

归化城的一大特色。

生意上的较量似乎不仅仅局限在商场，更有意思和更吸引人眼球的是，早在天义德修建河滨花园之前，京帮商人已经第一个在京履泰的旁边修起了一座河滨花园，每日早晚引得不少游人玩赏其间。在环境美化上向京帮商人的风格靠拢，李泰的举措也是晋商第一次放下身架向外籍商人学习的范例。道台衙门也没闲着，紧接着是张国筌在他的道台衙署前面也修建了一座花园。张国筌也属于京帮，天义德的河滨花园建成之后，在扎达海河两岸隔河相望呈品字形出现了三个河滨花园。在三个河滨花园中，天义德的建在最后，但是天义德的花园也最大。然而在美化扎达海河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积极分子，就是俄罗斯商人伊万。或者说是俄罗斯托博尔斯克公司。他们最早进入归化，急需要给归化各方留下一个好印象。伊万一次性地就捐资三万两汉堡银子，是一顶一的足成的好银子。张国筌好不高兴，当即就答应帮助伊万在繁华的大南街买一块地皮，以供其营建公司的房屋。当然私下里伊万也没有亏待张国筌，赠送他一个纯金铸成的猪。张国筌生肖是猪，赠送是在张国筌的私宅内完成的。伊万进入归化之后情况就变了，托博尔斯克财资雄厚也舍得花钱，伊万一出手就不同寻常，他修建的花园超过了天义德花园两倍。

消息传到大盛魁，大掌柜一个劲儿地摇头，他说：“真没办法，这个伊万在做生意方面一点不比咱们差。对大清世俗民风的了解也很深入。”

此举一时间在归化城被传为佳话，新城的满族贵族专门乘轿车到扎达海河来观赏游玩。不久甚至连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理藩院的京官都知道了。饭后茶余谈起归化城，都说归化城那是塞上的小京城，因此张道台官声飘升。这件事在后来朝廷对归化官员的大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张国筌因此得以连任，在归化道干了六年。大计，简单地说就是审计。清代有三年一大计的惯例，是审核地方官员的制度。结果分三等，优秀者得以升迁，合格者可以连任，不合格的就要调任或降级。而贪污腐化的官员会遭到处分甚至投入大狱直至砍头。归化城的好名声传播开来，在大清朝廷的吏部，归化城的官位就跟着升值了。再有补缺的闲官要求到归化来，要掏的银子比以前就多了。

一股时尚的陌生空气吹拂着塞上古老的城市。京帮商人在归化城商界抢滩占点，很快就十分天下据其三，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商业劲旅。

李泰就是为京帮商会的事来找大掌柜商讨的。

“京帮商会会长您可熟悉？”

“你是说张国泰吧，近来常常听人说起，似乎是很能干的。我只知道张国泰是最早进人归化的北京商人。不管是京帮还是晋帮还是冀陕帮，在归化做生意的商人大家都是中国人，面对洋商的倾轧和进逼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眼下如何对付洋商势力的入侵才是根本的。还是那句话，只有大伙儿抱成团儿我们才不至于被打垮、被挤垮，才能保住自己的谋求生存的余地。”

“大掌柜说得对。”

说着话贾晋阳回来了，一进门发现李泰在座，道：“啊哈！李掌柜倒是赶到我的前头了。”

“我没心思在那里吃饭，心里惦记大掌柜呢，过来看看。”

“谢谢李大掌柜！”

“王大掌柜既是通司商会会长，又是长辈，理该孝敬！”

“刚才你亲眼看到了，”贾晋阳说，“咱归化城再也不会平静了。京帮商会势力大了，我们不能再小觑了！如何谋划，李掌柜可得多费心了。”

“何止是京帮商会，俄国商人的来势也很迅猛。伊万已经把张道台走通，买下了扎达海河西岸的一块地皮，很快就要破土动工了。”

“从哪里来的消息？”

“确切的消息，是从道台衙署传出来的。”

大掌柜插言道：“张道台不是对俄国人很仇视吗？怎么一下就转过来了？”

“哼！还不是银子在作怪？有钱能使鬼推磨。”

“错综复杂！”大掌柜摇头。

三个人又说了一会儿话，看看大掌柜现出倦色，李泰找个托词就起身告辞了。福林把李泰送到了城柜大门口。临分手李泰又叮咛王福林和贾晋阳：“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对俄国人、对京帮都不能掉以轻心。王掌柜和贾掌柜可要多操些心了。王大掌柜老了，大盛魁如今是看你们的了。”

“不敢乱说！”贾晋阳严肃着面孔送走了李泰。

贾晋阳重新返回了大掌柜的房间，他有事情要和大掌柜商量。

一进门就听大掌柜说：“我们这些买卖人啊，平日里尔虞我诈、互相倾轧，外部压力一来，大家就开始往一起聚拢了。”

“聚在一起还不一定能抗得住洋人，不然就更不行了！”

“是啊，今非昔比。”

“大掌柜，你看李泰这个人真是能干！反应敏捷，动作迅速，思想大胆……李泰的举动让很多归化人赞赏。”

“是能干啊，我们大盛魁如今就是缺这样的人才。”

大盛魁 2 第五章

一

早饭的时候戚二嫂有些心不在焉，她坐在炕头上扭动着身子，总是隔着窗户往外看。

“你看什么？”戚二掌柜问。

“九年呢？怎么不见他的人影儿。”

戚二掌柜没说话，王锅头回答戚二嫂说：“在刁三万家呢。”

“咦，九年他怎么不回咱们家？”

戚二掌柜接过话茬说：“海九年是咱们临时雇请的驼工，外路的事情完了，他与咱也就没关系啦。他海九年回咱家干什么？”

“这个海九年好没道理，从外路回来打了个照面他居然就拍马不回头了！”

戚二掌柜拿白眼珠翻了翻自个儿的老婆，又说：“咱借给海九年的那十二两银子他不是说了么，迟早还咱们，我看海九年不是那种耍赖的人。再说了，我听说海九年在京羊道上收拣羸羊挣了一大把银子！你放心，咱那点儿银子跑不了。”

“那就没个人情啦……”戚二嫂嘟囔了一句没再往下说。

果然这话说过没有三天，一个黄昏，海九年就又一次走进了戚家的院子，他把借戚家的银子连本带利全都还清了。

这天，日上三竿戚二掌柜方才醒来。戚二掌柜给自家的马刷干净身子，将马鬃、马尾仔细地梳理了一遍，备了一套漂亮的鞍鞯，牵着缰绳走出了院门。

戚二嫂追出屋子问道：“你不吃早饭啦？”

“我和胡驮头他们昨天就约好了，进城去吃烧卖！整整大半年没吃上咱归化城的烧卖，想得不行啦。”

这倒是实情。说起来这归化烧卖确是特别，是以精选的苏尼特羊肉为原料，佐以毕克齐的大葱。皮薄馅嫩，拿筷子提起来垂垂如细囊，放在碟里则团团似薄饼。香气四溢，现蒸现吃，乃是归化一绝，此地人最好这一口。

一连数日都是如此，戚二掌柜每天早上进城直到半夜方才回来。回来之后就躺下去，不刻便鼾声如雷。

王锅头回来了，驼也不用戚二嫂放了，她每日起来从空空的屋子里走到空荡荡的院子里，走出来走进去，闲得心里发慌。戚二嫂心里慌了这么几天，终于明白了，她的心慌是因为心

里惦记着一个人，就是海九年。于是就把七哥喊来了。

“七哥，看见你九年哥没有？”

“二婶，你弄错啦!”七哥很认真地说，“我俩不是一辈人，不能称兄道弟的，应该叫他九叔才对。”

“好好好，就叫九叔。”戚二嫂说，“那你看见你九叔了吗？”

“看见啦!”

“他在做什么呢？是在给刁三万家放驼吗？”

“不是，九叔是在脱土坯呢。”

“脱土坯？脱什么土坯？”

“二婶你糊涂了？连脱土坯都不懂啦？”

“我怎么会不懂，我是问你九叔他是在给谁脱土坯呢？”

“这，我就不知道啦。”

戚二嫂把一捧索索葡萄干儿塞到七哥的怀里：“七哥，你替二婶跑趟腿。”

“做什么？”

“去把你九叔叫来。”

七哥把拿衣襟兜着的索索葡萄干儿推向戚二嫂，说：“这玩意儿我都吃腻啦！二婶你还是自己去找九叔吧。”

戚二嫂抬头看看，这才发现七哥已经长大了，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光着屁股到处乱跑的小男孩了。

“哼!”戚二嫂犹豫了一会儿，自己对自己说，“去就去，怕什么!”

在村西草滩的边上紧靠着白驼寡妇家院子前面一点的地方，戚二嫂找到了海九年。九年光着膀子蹲在地上正往木模子里摔泥巴，脸上、胸脯子上到处都是泥点子。九年一点也没有察觉戚二嫂站在他的身后已经好一会儿了。戚二嫂响亮地咳嗽了两声，海九年应声扭回了头。

“哦！是戚二嫂。”

“怎么，你还能认识我呀？”

“这话怎么说？”

“你倒卖羸羊发了大财，连个照面都不打啦！二嫂我怎么得罪你啦？”

“这……”

不等九年回答，戚二嫂又说：“怎么不在我家住啦？是不是我们戚家庙小供不起你这尊大神佛啦？”

“哪儿的话……”

海九年走到水桶跟前舀了一瓢水，咕咕嘟嘟喝了一半，把另一半泼到和好的泥堆上去。泥堆旁边的干地上放着一个驼毛口袋，九年伸手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牛舌头饼子咬起来，边吃着边把目光散开去，欣赏着铺展在地上的一大片已经干了的和半干的土坯。

戚二嫂走过去一把夺过九年手里的饼子，手腕子一旋，那饼子便飞了出去落在黄泥巴堆上去了。

“干什么？”海九年翻着白眼珠有点儿生气了。

“就干这个。”

戚二嫂板着脸把一个浅灰色的小包伸到九年的脸前，然后蹲下去将小包打开。小包里包着一个棕色的带盖陶盆和十多个雪白的馒头，馒头散发出的麦香和一股诱人的炖肉的香气钻进了海九年的鼻子。戚二嫂把小陶盆的盖揭开，是还在冒着热气的炖羊肉。

“我这种人生来就是个贱骨头，好心好意地待人，结果人家还不领情。好啦，饭也送到啦，我该走了!”

戚二嫂话里有话地自嘲着，做出要走的样子，脚下却是一动不动。戚二嫂被海九年留住

了。

“二嫂!”

“怎么，有事情？”戚二嫂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冷冷地问。

“我……你别走。”

“怎么，你有事啊？”

“事情倒是没什么事情，说说话吧。”

“哎，要是这话么，我爱听。我告诉你，你可别把好心当做驴肝肺。”

海九年搬了一块石头放在戚二嫂的脚跟前，拾起自己的破衣服把那石头抽了抽。戚二嫂在那石头上坐下了。从和好的大堆的泥堆那儿往西往南是一大片已经晒干的和半干的土坯，反射着湿漉漉的阳光。戚二嫂将目光移到海九年的脸上，问道：“看来你是要给自己盖房子啦。”

“是哩。”

“你给二嫂说说，你是咋想起赚京羊道上的钱……咦？你咋不吃？我做那饭是做给人吃的，又不是拿给人看的。”

海九年在戚二嫂的逼视下把陶盆端起来：“那还用得着想吗，事情就在那儿明摆着呢。”

“咦？你说这事就怪了，京羊道打从咱贴蔑儿拜兴村前经过这事往少说也有一百年了，别人咋就想不到从赢羊身上倒腾出来银子呢？”

“别人他脑子不往这儿用。”

海九年蹲在地上扣土坯，站起身来的时候发现戚二嫂正拿热辣辣的眼睛看自己。他赶忙把头扭在了一边。

“不是这么简单吧？”

“那还能有多么复杂？”

“就是复杂!”

“你说复杂就复杂呗……”海九年觉得自己的心跳在加快，不明不白地慌乱起来。

“哎!你再给嫂子说说,怎么好端端的事情你忽然又不做了,把一千多只羊全都给卖了？”

“没法做了，在归化城是个人都知道咋回事了。你没去看看京羊道两侧等满了收赢羊的人！事情一到这份儿上就没法往下做了。”

“九年，我看你挺像个买卖人。”

“你会看相？”

“看相我倒是不会，不过……”戚二嫂寻找着海九年的眼睛，“你会算计。”

“哪里话？”

“我看出来了，海九年，你不是那种老老实实地死靠着拉骆驼卖苦力挣饭吃的人。你的心大着呢!”

“哪里的话……”

海九年把筷子咬在嘴里，抬起眼皮看了看戚二嫂，把话题岔开了。

看着九年躲躲闪闪的样子，戚二嫂把话打住了。

事情让戚二嫂猜着了。半个月之后，一座小小的黄泥小屋落成了。赭黄色的四面墙，同样赭黄色的屋顶，白茬的桦木屋门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香喷喷的味道，一个大约有三尺长的方形的窗户朝南开着，像房主人冷峻的眼睛注视着贴蔑儿拜兴的村子和草滩。

黄泥小屋孤零零地杵立着，在太阳下闪着光。戚二嫂每每在草滩上放牧或是经过那里，都要投去特别的目光。小屋的桦木门“哐、哐”地响着，海九年和他的把兄弟二斗子每日里出出进进地忙活着。又过了半个月，一个方框的围墙就把黄泥小屋包围起来了，屋前出现了一块方方正正的院子，有半亩大的样子。

小院落成之后海九年进了一趟归化城，从驼桥上一下牵回来十几峰骆驼。他自己仍然给

刁三万牧驼，每天早上他把自己的骆驼放出去，混在大群中放牧，傍晚再收回来。一座小院，一个单身汉，十几峰骆驼，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独立世界。但是正是这座小小的黄泥小屋使海九年获得了一种资格，他成了贴蔑儿拜兴村里第三十三家养驼户！这个不起眼的小院改变了海九年的身份。

海九年在贴蔑儿拜兴村扎下根来了。他不引人注意地开辟着属于自己的生活。还是头一次从驼道上回来的时候，海九年就从同村的蹇老二家要来一对小狗。那两只小狗刚刚出了满月，毛茸茸的就像两个小玩具，胆子也小，一看到有人走进海九年的房间就直往主人的身后躲。海九年拿咸鱼干儿喂它们，两只小狗一天天地长大了。

海九年一米八以上的高大身材如今变得肩宽肉厚，脸色黝黑。胡德全用蟒皮鞭雕刻出来的那块额角上的伤疤，使他给人一种凶狠的野性的印象。再加上那种让人猜不透的沉默的性格，所有这些都使人看不出他与别的养驼户有什么区别了，他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贴蔑儿拜兴人了。海九年仍旧是很少说话，他和村里人来往也不多，宽阔的厚嘴唇一天到晚紧紧地抿着，就像是一张百斤重力的硬弓，很少有人能拉得开。他那沉默的性格不论到哪里都能使人感到一种内在的威慑力量。

胡德全第一个承认了海九年新的身份。在九年的黄泥小屋杵起来的当天，胡德全率先出现在海九年的小院，向他表示祝贺。当着许多村人的面，胡德全说："海掌柜……恭喜！恭喜！"

刁三万紧随在胡德全身后也走进了海九年那院落。一看见海九年，刁三万就亲热地埋怨道："海掌柜，盖房拓院也不招呼一声，把我们这些弟兄见外了吧？"

毫无思想准备的海九年一下愣在了那里，见胡德全和他身后一张张脸在冲着他笑，明白了大家的意思，赶忙说："对不住，各位掌柜！我这小屋小院实在算不了甚，只不过是想给自己弄个遮风避雨的小窝罢了，没敢惊动大伙儿。"

村人们纷纷抱拳向海九年贺喜：

"海掌柜发财，发财！"

"恭喜海掌柜！"

"贺喜海掌柜！"

……

从这一天起在贴蔑儿拜兴村再也没有谁敢直呼海九年的姓名，不论男女老幼大家见了他一律尊称——海掌柜。

二

傍晚，胡德全从归化城回来，他骑着马直接来到了海九年的小院。胡德全在马背上探探身子，用马鞭子把院门的门闩捅开了，他嘴里哼哼着一支歌，拿红柳马鞭抽打着自己的裤子走进了海九年的黄泥小屋。

胡德全虽说是一个粗人，可他也不是那种没有心计的人。自打海九年盖起了自己的房子，就更加对他另眼相看了。

"海掌柜，有件好差事你愿意不愿意干？"

胡德全友好地拿鞭杆子轻轻地敲打着海九年的光肩膀。

海九年盘腿坐在地上"呼塌，呼塌"地拉风箱呢，屁股底下垫着一捆干草。从灶口映出的火照着他黑红色的胸膛，一棱一棱的肌肉在他的胳膊上滚动着。

"什么事儿？"

风箱没有停，依旧在"呼嗒，呼嗒"响着，海九年抓起一把干草塞进灶洞，黑色的浓烟和红色的火焰一起扑了出来。又粗又黑的大辫子从耳朵边垂下来，辫梢扫着地，九年抓住辫子一甩，那辫子就像是一条活灵灵的蛇缠绕到他的脖子上去了。

胡德全一只脚踏在炕沿儿上，一边躲避着熏人的烟气一边扭着脖颈寻找着海九年的眼

睛。

“是件快活事儿！万驼社要唱社戏，让咱们去请戏班子。”

“你是说让咱去劫戏？”海九年手里的风箱停下了，言语间透出了兴奋的情绪。

“你猜对啦——就是劫戏！”

“去哪儿劫戏？”

“大同有吉昌戏班，当家的花旦名叫‘水上漂’，近来唱红了，万驼社的好多人都想亲眼见识见识‘水上漂’那两步走。派人带着红包去请啦，请不动。宇文社长让咱们把那个‘水上漂’劫来！”

“唔呀！这倒真是好事情……我去！”海九年拍了大腿一下，从地上跳起来，问道，“还有谁？”

“有牛领房，你和我，再叫上一个得力的弟兄。”

海九年脱口道：“叫上二斗子吧。”

“好，就依你。”胡德全痛快道，“二斗子虽说是个头儿矮了一些，可他的心意拳厉害，万一事情不顺当动起手来，三五个人是近不了二斗子身的。”

“还缺一个赶车的呢。”

“不用啦，车倌和轿车万驼社里都给预备好了。”

严峻的生活在不知不觉间改变着海九年：豪野的、粗犷的生活使海九年的性格发生着根本的变化。

清月高照，山峦幽幽。四骑四乘拥着一辆蓝布轿车在大道上风驰电掣般地疾驰。马蹄嗒嗒，车轮隆隆，昏暗中不时有一串串橙红的火星溅起。这一支小小的马队离开归化城，绕过了绥远城，径直向东而去。马队驶进了山地，轰轰隆隆的马蹄声撞击着山崖，在山谷中引出了巨大的轰响，夜宿的鸟兽都被惊得四下奔逃。

劫戏乃是彼时归化地方特有的一种习俗。作为闻名八方的著名商业城市，归化的各种行社有百十家之多，为庆祝买卖兴隆，也为壮大声威，各个行社每年都要唱社戏。从年初的正月到年根的腊月，茶馆里和戏园子里的戏班子戏以至北门的瓮城和各街口的野台子戏简直就是唱个不断，尤其是在走外路的大驼队归来的时候，归化的社戏更是红火到了极致，往往有十几台甚至几十台戏同时在唱，通宵达旦地唱。

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戏班子的紧缺。本地不够便到外地去请，先是文请，好说好商量；而一旦因为所请的戏班子预先答应了别家或是酬金方面谈不妥，文请不成便要武请了，这就是劫戏。主家派出若干壮士，配以快马利刃，到达地点二话不说把做台柱子的戏子劫了，装进轿车星夜赶回归化。劫戏只劫戏子，而且只劫主角。这边早有预备好的配角和锣鼓班子候着，待到戏班子的班主打听清楚了自己人的下落，追赶到归化来，戏大半已经唱完了。主家会把班主和戏子一起请到上等饭馆，压惊赔礼。为表诚意，酬金方面往往高出应给价码一倍以上，无论是班主还是戏子，在收入上是绝不会吃亏的。

出归化走隆盛庄，再经丰镇，翻过一座土山就到达大同，总共不超过五百里。这一点点路对于走惯了外路的驼路汉子们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头天三更起身，第二天的黄昏以前就到达了大同府。把轿车和车夫留在城郊的一个靠近路口的僻静小店，胡德全、牛二板带着海九年和二斗子进了城。

四个人一路走一路打听，恰巧“水上漂”当天晚上有演出。胡德全大喜，说：“真是天助我也，原估着怎么地也得在大同耽搁个三天两日的，看情势是用不着了。一会儿咱在戏园子旁边找家饭馆饱饱地吃他一顿，待到天黑之后便动手。此事若能得手，明日天黑以前我们就能返回归化交差啦！”

饭罢，胡德全使出一个眼色，四个人起身走出饭馆。一弯新月斜挂在东南天际，街市上行人稀落。戏园子就在距饭馆一箭之遥的地方，清清楚楚地看见一个扎着裤腿的男人从戏园

子里边走出来，那个人手里提着一个点了蜡烛的大红灯笼，挂在门前的挑檐儿上。

牛二板压低声音问：“胡驮头，动手吗？”

胡德全说：“时机到了。”

海九年把马牵到一棵大树的阴影处，等待着。劫戏的事情他还是头一次参加，这勾当毕竟不是光明磊落，海九年不免心里打起鼓来，不觉间攥着马缰绳的手里便是湿漉漉的了。月亮在黑色的乱云中间穿行，移动的云彩的灰色暗影从街道和房屋上静静地划过去，看戏的人们三三两两地走向灯火明亮的戏园子门口。

两个身着长袍马褂的男人在海九年身边停下来，欣赏着那四匹马。

“这是谁家的马啊？”

“真漂亮！”

“大概是跑马吧？”

“是走马！”

“不是一般的马。”

……

“喂！伙计，”其中的一个走到海九年的面前来了，“你是给谁家当差呀？这些马的主人是谁呀？”

“走开！”海九年在黑暗中闪动着眼睛，凶狠地喝道。

“怎么回事啊？”那人惊叫着向后退去。“你干吗这么凶？”

另一个说：“听口音不像是本地人。”

“别理他，咱们走吧。”

两个男人一边很害怕地不断回头看着，一边走远了。

约莫过了两袋烟的工夫，海九年看见胡德全他们从戏园子旁边的小巷子里走出来了，那小巷通着戏园的后门。昏暗中九年看见牛领房与胡德全并排走着，一个身穿戏装头戴钗簪的人被夹在两个人中间。海九年心里打了一个激灵，急忙迎上去。

“好汉饶命！”那戏子吓得浑身直打哆嗦，一个劲儿地向海九年鞠躬，他把海九年认作是劫戏的“强盗”的首领了。

胡德全将冰凉的刀背往戏子的脖子上一推，低声喝道：“悄悄的！”

负责断后的二斗子跑过来了：“胡驮头，快上马吧！”

胡德全说：“不忙，咱先把人看一看，别像上一次把人弄错了，回去交不了差。”

胡德全拿手抬起那戏子的下巴仔细端详着，问：“你要老实回我的话，你可真的是雁北名角‘水上漂’吗？”

“小人是‘水上漂’，好汉饶命。”

“不对吧？”牛二板疑疑惑惑地说，“听着怎么是个男人的声音？这小子莫不是在骗咱们吧。”

“好汉好汉……饶命！我真的是个男子，我是专唱旦角的男人。”

胡德全说：“大概差不多，如今唱旦角的多是男人。上马吧！”

胡德全和牛二板把那戏子一架，像丢小鸡似的扔到了骊马的背上。一声呼哨，四个人同时飞身翻上马背。马蹄隆隆，一路响雷似的驰出了大同城。在城郊路口的小店旁与接应的轿车会合一处，把“水上漂”装人轿车中，一路狂奔向西而去。算一算，从进入大同城到劫得“水上漂”撤出来，前后没超过一个时辰。

天亮之后马队进入一片狭长的山谷地，行进的速度缓下来。胡德全吩咐说：“二斗子，你看看车上的人怎么样啦？”

二斗子勒着马缰靠近轿车，撩起轿帘看了看，笑了。

胡德全问：“没有把‘水上漂’吓死吧？”

“没死，他睡得正香甜呢。”

四个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二斗子，你别弄醒他。”胡德全仰脸望望黛蓝色的夜空，又看看周围暗青色的山峦，说：“时辰还早着呢，咱已经过了平地泉，这里到归化连三百里都不足，赶天黑以前咱是准定回去了。让‘水上漂’养养精神，晚上也好唱戏。”

归化万驼社的社长宇文社长在会馆接见了“水上漂”。“水上漂”一身戏装已然皱皱巴巴，脸上的油彩也被汗水冲刷得七零八落，模样十分狼狈。

一走进归化万驼社会馆，“水上漂”“咚”的一声就跪倒在地，又是作揖又是磕头的，连连说：“宇文社长饶命！”

宇文社长捋捋下巴上的羊胡子安慰说：“快快请起！我归化万驼社只是仰慕先生的大名特请先生来唱戏的，并无恶意。你不要误会，更不要害怕。锣鼓班子和配角都在瓮城大戏台子上候您多时了，略微歇息歇息就上台吧。”

“水上漂”听了宇文社长的安排，苦笑着说：“您看我这行头还有这张脸，咋唱戏呢？”

宇文社长哈哈大笑，连声说：“不妨事，不妨事！归化人是仰慕你在戏台子上漂起来的绝妙功夫，并不要看你的扮相。再说啦，野戏台子上唱戏，下边的人就是想看也看不清楚。”

当下吩咐人到归化最热闹的北门瓮城野台子去做安排，宣布雁北名角“水上漂”今晚领衔演唱《吕布戏貂蝉》。

宇文社长当场兑现诺言，给了“劫戏”的人五十两银子的赏钱。胡德全带领三个弟兄在归化最上等的饭庄宴美园大吃了一顿，将银子分了。一顿酒吃至掌灯时分，从宴美园出来，耳听得一阵阵激越的锣鼓声从瓮城那边传来，四个人精神为之一振。

二斗子把沉甸甸的元宝揣进怀里，感慨道：“这倒是真不赖，大同城里耍了一圈，银元宝就挣到手了！胡驮头，往后再有这等美差千万叫上我。”

“你俩怎么打算？”酒足饭饱，胡德全问道。未等回答又说，“牛领房到宝局房耍钱，老哥哥我要上美人桥，好好犒劳犒劳自个儿！”

胡德全说罢，也不管九年和二斗子，脚步飘飘摇摇地走了。

“胡掌柜，等等我。”牛二板摇摇摆摆地迈着花步追赶胡德全去了。

“九哥，你说咱们上哪儿？”

望着胡德全、牛二板的背影，二斗子问九年。

海九年说：“二斗子，咱们回村吧。”

“什么！你说我们这会儿就回村？”

“连着两天两夜没睡觉，早就困了。一会儿路过瓮城看一会儿戏，就回村睡觉。”

“哈哈！”二斗子嘲笑说，“那些银子怎么花？难道说你也像王锅头似的把银子藏在炕洞里吗？”

“银子你不用发愁，不要说只是一二十两银子，就是有一千两、一万两银子咱也不愁花出去！”

“你是不是要拿这些银子买驼呀？又何必呢？”二斗子劝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该吃该乐的时候别舍不得。要不也太对不起自个儿了！”

“做什么你别管，我自有主意。”

“好，我不管你。”

“你也不能去。”二斗子正待扭身离去，又被海九年叫住。九年伸手到二斗子怀里，二斗子把九年的手摁住了：“你要做什么？”

“把你的银子给我。”

“为甚？”

“你的银子也不能乱花，要派个正经用处！”

“怎么？九哥，你自己苦自己不说，还要我也陪着你呀？他妈的，我不干！”

二斗子一只手摁着怀里的银子，另一只手往九年的胸脯子上推出去，没有防备的海九年连连后退，差一点跌倒。但是九年把银子牢牢地抓着揣进怀里去了。

二斗子伸着手直通通地走到九年的跟前，一字一板地说：“你的银子怎么花我不管，可是你得把我的银子还我！”

“我跟你说了，这些银子咱有正经用处！咱要做生意，这是本钱！”

“我不要做什么生意，我二斗子现在是一个驼夫，我靠拉骆驼卖苦力养活自己，将来我做领房人，靠本事挣钱我能过上好日子！我不要做生意。”

“你今天喝多了，你要听我说。”

“我不听！谁的话我也不听。我二斗子从小就没爹没娘，我是喝苦水长大的。现在手里有了银子，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怎么快活怎么干！把我的银子还我！”

“我是你哥不？”

“这会儿你就是我的亲爹也不行，拿我的银子来，今日二斗子我是除了银子谁都不认！”

二斗子从九年的手里一把夺过银子，哼了一声，头也不回地走了。他的身子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地摇晃着走远了。

“二斗子！”

九年的喊声像旋风似的追赶上去，但是在第一个街角的地方被二斗子抛开了。

三

摩肩接踵的人群在瓮城内涌动着，已经开戏了，锣鼓声震耳欲聋地响起来，把人群发出的嗡嗡声压下去了。海九年并不打算把戏看到底，他就站在人群的边缘上踮着脚瞭望，好在他身材高大，越过人们的头顶，戏台子上的景物还都能看得见，只是人影模糊，连那角色的男女也难以辨得清。可是瓮城里聚音，戏子们的唱还是能够听得清清楚楚的。

海九年想起五年前，自己陪着生病的大掌柜出来散心，他们挤在人群中。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场戏是归化鞋靴社主办的，大戏开场前姑父姚祯义以社长的身份出来开场白，穿着打扮历历在目，那么清晰，那么鲜明！

海九年觉得刺心地痛。现在同样的情形又一次出现在他的眼前。台子上的那个人在做着罗圈揖向大家问好。恍惚间那人的身架仪态都活脱脱就是海九年的姑父姚祯义！海九年觉得自己的心脏在胸膛内扑腾扑腾地直跳，简直就是要跳出胸膛来了。他下意识地把一只大手放在胸脯子上，仿佛是要压住那狂跳的心，别让它蹦出来。

“这是出什么戏呀？”一个女人的兴致勃勃的声音在向他打听。

“是《吕布戏貂蝉》。”

话说出来了海九年又觉得好生奇怪，问他话的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女人的声音。海九年一扭脸，竟是戚二嫂在他身边站着。

“原来是戚二嫂！你怎么在这儿？”

“咋？准你海掌柜到大同劫戏，就不准我戚二嫂来瓮城看戏？”

九年不吱声了，醉眼迷离地望着戚二嫂，她额上的刘海毛茸茸的，在黑暗中闪着亮光，一股野杏子油的香味儿吸引着他。海九年从来没有这么近地看过她，他不由自主地向戚二嫂跟前凑了凑，使劲儿抽了抽鼻子。

“你在干什么？”戚二嫂把脸冲着他问，她细碎的牙齿像贝壳似的闪着湿漉漉的白光。她笑着，样子妩媚极了。

海九年大着胆子说：“你身上的味儿真香……”

“你喝醉啦。”

“没有……”

“这儿真热！真挤……”

海九年感到有一只柔软而又潮湿的小手摸索着将他的大手抓住了。戚二嫂那女性的温暖身体靠在了他的身上。海九年脑子里像突然炸响了的蜂窝“嗡嗡”地响起来，人声、锣鼓声渐渐远去了，变得模糊了。人群像深水里的潜流涌动着。戚二嫂“哎哟”叫了一声把海九年紧紧地抱住了，柔软的身体贴在了他的身上。

“怎么回事？”

“有人踩了我的脚。”

“厉害吗？”

“不知道……”戚二嫂哼哼着，带着哭腔说，“弯不下腰，黑得什么也看不见。”

“走吧，到外边去，到有亮光的地方看看。”

海九年拉着戚二嫂的手来到一家店铺门前。一缕橘黄色的灯光从半开着的门缝泻出来，有人影在屋子里晃动。

“脱下鞋来，看看吧。”

戚二嫂身子往后缩着：“你要干什么？女人的脚是随便让人看的吗？这里有外人，你让我脱掉鞋，出我的丑哇？”

“那怎么办？”

“我想回家……到自己家再看看脚怎么样了。”

海九年朝瓮城那边看了看，在一片夜的宁静中，“水上漂”那像线一样细的甜嗓门一阵紧一阵慢地飘过来。

“好吧，我送你回去。你的马呢？”

“杏黄马在驼桥下边的河滩地绊着呢。”

海九年把马牵来了。

戚二嫂站着不动，说：“我的脚使不上劲儿……咋能上得了马？”

“那怎么办？”海九年问。

戚二嫂说：“你抱我上去。”

海九年犹豫着向四周围看了看，弯腰把戚二嫂轻轻地抱起来。戚二嫂哼哼叽叽地笑着，坐到马背上去了。

“走吧。”戚二嫂说。

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了，瓮城那边的锣鼓点子忽隐忽现地几乎听不到了。海九年沉默地走着。大约走出了四五里的光景，戚二嫂说话了。

“海九年，从归化到咱贴蔑儿拜兴村三十多里地呢！咋？你是不是打算就这么一直走回去呀？”

海九年的心在胸膛里咚咚乱跳起来，回答：“驼夫汉子还怕这一点点路？没事。”

“海九年，你真混蛋！”

戚二嫂骂了一句，俯身一探手抓住了马缰绳，杏黄马站住了。

“快上马吧！”戚二嫂说。

海九年站着不动。

“咋？你一个堂堂男子汉，难道说还让我把你抱上马背不成？”戚二嫂嘲讽着，向海九年伸出一只手。海九年一把抓住戚二嫂的手，翻上了马背，戚二嫂却并不催马走动。

海九年说：“走吧。”

“你抱住我的腰！”

海九年张开双臂将两只被汗湿弄得黏黏腻腻的大手在戚二嫂的肚子上抱住了。戚二嫂咯咯笑起来，柔软的小肚子在九年的大手下面很有弹性地跳着滚着。缰绳一抖，杏黄马就跑起来了。在黑夜的郊野大道上杏黄马越跑越快。约摸跑出了十几里地，戚二嫂勒住了马。也不等海九年问，便吩咐道：“把我抱下去。”

戚二嫂的双脚轻轻地落了地，可是她揽着海九年脖子的双手并没有松开：“九年……”戚二嫂耳语般地呢喃着，软绵绵的身体紧紧贴住了海九年。

海九年觉得自己身上的血好像开锅似的沸腾起来，脑子里是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强烈的欲望在支配着他的躯体。他像牛似的笨重地喘息着把戚二嫂抱起来走下大道，走进了路旁一片开放着紫色小花的木樨地里。海九年脱下上衣铺在地上，把戚二嫂慢慢地放下去。一双因为过分地激动而不停哆嗦的大手拙笨地解开了戚二嫂上衣的纽子，戚二嫂甜蜜地哼哼着闭上了眼睛。一对像俄式面包似的圆圆的奶子在海九年的眼前极诱惑地抖动着，使人迷醉的野杏子油的香气熏蒸着海九年，使他再也不能自持了：“二嫂！”九年叫了一声伏下身去。

“九年……”戚二嫂软软地回应着。

淡蓝色的月亮的光辉抚照着夜的大地，微风在大地的怀抱里轻轻地呼吸。吸足了水分的花在夜间开得正艳，紫色的小花连成了一片，在月光下放射出宝石蓝色的光芒，就像神话中的景象。专在夜里出来活动的金花鼠“吱儿、吱儿”地叫着，呼唤着自己的配偶。

事罢，足足有一袋烟的工夫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就那么静静地仰躺着。戚二嫂把脑袋枕在海九年的粗胳膊上，眼睛望着在紫蓝色天幕上移动着的月亮，说：“今天这一夜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后来她翻起身来拿胳膊肘子支着身体，一只手在九年的脸上轻轻地抚摸着说：“冤家！你算是住在我的心里啦……你去大同劫戏，走了几天我就几天没睡成觉。”

“没事！就跟玩儿似的。又散了心又挣了银子，真是好差事！下次我还去。”

“还说呢，去年耆老商会的人到镇定府劫戏，不但人没劫上反倒被人家抓啦，打了个半死。”

“唉，一切都是天意。”海九年愉快地叹口气说。

“你是说什么？”

“我是说咱俩呀！就是你和我。你看，瓮城那儿人山人海的，我怎么偏偏就遇上了你？这还不是天意？”

“你以为那只是老天的安排？”

“怎么？”

“你不知道的，我从天黑以前就找上你了。在瓮城那儿一圈一圈地绕啊！在人群里挤，把腿都走得发酸啦……”

“哇！我真不知道……”

海九年注意地看着戚二嫂的眼睛，好像是判断她说的是真话还是在开玩笑。

“你们男人哪……真是心粗得很，你是真的看不出来还是装糊涂？盼这一天我不知道盼了多少日子了……一天到晚惦记着你的冷热饥饱，可是你却一点还不知道呢，我真是冤哪！”说着戚二嫂已经是眼泪滚滚了。她也不擦眼泪，把一张被泪水打湿的脸冲着月亮仰着，好像与自己对话的不是身边的海九年，而是高高挂在天上的那个可望不可即的星球。

海九年咬着嘴唇说不出话来了。他对女人的心一点都不了解，戚二嫂的眼泪使他慌乱起来了，他想不出该说什么好。在一种感动的推动下，海九年从地上一跃而起，猛地扑到戚二嫂的身上将她紧紧地抱住，他的嘴唇雨点般地落在戚二嫂的眼睛上、眉毛上、被泪水打湿的脸上和光滑的额头上。两个人抱着在草地上翻滚着，把一大片苍绿色的木樨都压倒了。粗重的喘息声与女人甜蜜的哼哼声很和谐地交织在了一起，在猛烈的亲吻的间隙，戚二嫂只能听见海九年早已不成句子的话语：“……二嫂……我的亲……人哪……恩人呀！”

海九年像狼似的嗥叫着，在她的身体里猛烈地冲撞，一次接一次地发起冲击。戚二嫂忘情地尖声叫起来，用自己不间断的亲吻与心爱的人呼应着，鼓励着毫无床第经验的海九年。她拿贝壳般的白色牙齿紧紧地咬住海九年肩膀上的一块强健的肌肉，直到咬出了血也不肯松开。海九年觉得自己整个的人都融化了，化成了水，化成了看不见的空气。

月亮在他们的头顶上旋转着，惊骇地俯看着大地上发生的这惊心动魄的一幕。不知道发

生了什么事情的金花鼠竖起尖峭的小耳朵听了一会儿，互相招呼着逃走了。一群不知名的夜宿的鸟儿因为受了惊吓腾空飞了起来，许多只翅膀“扑棱、扑棱”地扇动着黑色的空气飞远了。

万驼社的社戏一连唱了三天，在这三天的日子里戚二嫂天天晚上都和海九年在一起，他们几乎用不着担心谁和避讳谁。村子里的大人孩子全都跑到城里看戏去了。他们或是在村西的草滩或是在村南的柳树林里，紧紧依偎在一起疯狂地享受着对方的生命和肉体，从黄昏开始一直到黎明降临才恋恋不舍地分开。

三天的热闹的社戏一眨眼就过去了，贴蔑儿拜兴村的生活又按照自己固有的轨迹向前运行起来，每家每户都在忙活着自家的事情。没有谁去注意戚二嫂和海九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胡德全和戚二掌柜在归化城的妓院里消磨着时光。他们把在驼道上积郁起来的苦闷和孤寂都发泄在那些可怜的女人肉体上了。胡德全整夜整夜地折磨陪伴他的妓女，他拿许多听来的办法对付她们，一整夜都不让她们得到休息。胡德全的坏名声在妓女们中间传播开来，使得很多妓女一听说他走进“美人桥”的大门就纷纷逃避，没人愿意接待他。为此胡德全必须花比别人多出一倍的银子才能找到一个情愿伺候他的妓女。胡驮头并不吝惜银子，只要哪个妓女能让他满意的，他就把自己从俄罗斯、从喀尔喀、从新疆带回来的贵重首饰送给她。

戚二掌柜总认为生活亏待了他。他抱着买卖人做了亏本生意的心情拼命地在妓女们的身上往回捞着。戚二每天夜里都要换一个陪伴他的妓女，最多的时候他曾经在一夜里让三个妓女同时陪他。他的情欲就好像是一汪旺盛的泉水，仿佛永远也流不尽似的。

醉生梦死的生活摧毁了戚二的情感和记忆，他似乎是把自个儿的老婆忘记了，把他的相好白驼寡妇也丢在脑后了。白驼寡妇又给自己找了一个比戚二更年轻的驼夫顶替了戚二的位置。可怜的妇人为了讨得年轻相好的欢心，拿出自己死去丈夫的狐皮大氅送给了他。

刁三万为自家的母驼操尽了心血，他不辞辛苦地四处奔波寻找优良的种公驼，为自家的母驼配种。他的无尽烦恼来自于那些种公驼的主人，为了谈价钱刁三万常常与他们争得面红耳赤。

二斗子则完全沉浸在赌博中了，五天五夜的时光他把劫戏分得的银子全都输光了之后就回到了村子里。他又变得一贫如洗了，在赌博中把积郁在身体里的激情销蚀掉之后重又变得安静下来。自从海九年盖起了房子以后，二斗子就搬来和他的把兄弟一起住了，在许多不眠的夜晚他们谈论着各种有意义和无聊的事情，打发着时光。二斗子开始为自己的赌博后悔了，决定今后听从海九年的劝告。他信誓旦旦地发誓往后手里有了钱一定要积攒起来，买驼发家。

在贴蔑儿拜兴村，大多数的男人都兢兢业业地守着老婆过日子，他们只是在村子里的赌摊上玩些小赌注的游戏。在那些闲暇无聊的日子里他们靠老酒陪伴度过一个又一个短暂的夏夜。戚二嫂如今可快活了，她和海九年陷入到一种疯狂和忘我的热情之中。一到夜幕降临他们就聚在一起，或是在村南的柳树林里，或是在大东沟退了水的沟崖下边，有时候也在海九年的黄泥小屋里，到处都留下了他们做爱的痕迹。戚二嫂更喜欢大东沟那地场，挨着河边潮湿绵软的土地躺下，在哗哗作响的流水声中她可以尽情地喊叫，为自己生命的快乐而宣泄。

大东沟的河水哗哗啦啦地流淌着，时光把贴蔑儿拜兴村的日子一天天地打发过去，眨眼的工夫秋天就到了。

大盛魁 2 第六章

一

终于有一天，这令人难堪的消息传进了戚二掌柜的耳朵里。是喝醉酒的刁三万把秘密泄露出去的。刁三万给双胞胎的儿子过生日，也没大办，只是邀请了几个和自己挨好的汉子喝了一顿酒。黄昏到来以前刁三万杀了一只隔年的羯羊，把羯羊大卸八块在锅里炖着。不久客人到了。客人中有胡德全、牛二板、蹇二掌柜、戚二掌柜、王锅头，加上二斗子和海九年，连同刁三万本人总共八个人，大家围坐着小炕桌喝酒。二斗子身份特殊，论辈分他是两个小

孩的哥哥，可他又与海九年平辈，只能跨着炕沿边儿坐下，主要任务是为客人添酒和肉，也陪客人喝酒。

胡德全进城到归化万驼社办事回晚了一会儿，一进门就问："不时不节的今日里喝的是哪门子酒？"

一看见胡驮头走讲屋子，炕上的客人全都移动着赶忙给他让了一个位置。

胡德全把鞋脱掉爬上炕。

"也没什么事，"刁三万简单地解释说，"今天是两个儿子的生日儿。"

"原来是过生日啊！你怎么不早说话，我这个做大爷的也好给孩子准备一份礼物。"胡德全还没坐好呢，双膝在炕上跪着，拿两只大手在身上乱摸着。

"我就怕大家破费……"刁三万着急地向胡德全摆着手，"快坐！胡驮头。"

看见胡德全这样大伙都坐不住了，纷纷拿言语埋怨起来。

"都是刁掌柜，把消息捂得严严实实的！"

"好事就该好办么……"

"把我们弄得不仁不义。"

"小人巴家的哪里敢大肆操办，不敢惊动大家，不敢惊动大家……"

这边胡德全已经从身上摸出两个精致的小元宝，在手上托着："来来来！四虎和……这哥俩谁是哥哥，谁是弟弟呀？"

麻三婶抢着讲解说："眉毛重的是哥哥，叫四虎；眉毛轻的是弟弟，叫五虎。"

"好，四虎、五虎。来，每人一个！"

看见闪闪发光的银元宝，两个光着屁股的孩子嗷嗷叫着爬向胡德全。四只肮脏的小手争夺着把胡德全手掌上的银元宝抢过去了。

"小王八蛋！"刁三万假装生气，训斥着不懂事的儿子。

一个儿子已经把银元宝咬在嘴里了。

胡德全哈哈大笑着坐下去。

刚没喝几盅酒，就听见麻三婶忽然间大叫大骂起来："小祖宗啊！这可叫我咋办哪？……"

众人全都扭过头，还没看到什么海九年就闻到一股强烈的臭味，原来是四虎、五虎两个中的一个拉出来了。麻三婶惶惶地抓起一块破抹布把屎抓了跳下炕，急急地往屋子外面去了。所有的客人全都皱着眉头，抽着鼻子，停止了吃喝。

刁三万尴尬地笑着，说出来的话已经无法连贯："你看看，我这孩子……真是！"

"没有甚，"胡德全宽宏大量地说道，"谁家的锅底没有黑，谁家的娃儿不吃屎能长大的？"

说话间麻三婶返回了屋子，女人又惊叫起来："哇！要命的娃娃呀……"

众人扭脸一看，两个孩子中的一个正在拿屎往银元宝上涂抹呢！

又坚持着喝了一会儿酒，众人就纷纷起身告辞了。

戚二掌柜走在最后。已经喝多了的刁三万伸出他的长手臂把走到屋子门口的戚二掌柜抱住了："你别走，咱俩再喝两碗。"

"不能喝了，已经喝多了。"

"我有话跟你说。"刁三万费劲地扭动着他的狼脖子看着戚二掌柜的脸。

戚二掌柜问："什么事？"

"要紧的事……是一个人的名誉。"

"是谁的名誉？"

"当然是你的名誉。"

戚二掌柜摇摇晃晃走回来，重新脱鞋上炕，在炕桌边坐下。

结果喝多了酒的刁三万就把海九年与戚二嫂之间的事告诉了戚二掌柜。

"……是我亲眼看见的。这种事咱可不敢给人瞎说。"刁三万舌头都直了。"那天晚上我

到大东沟去，是去洗两张牛皮。刚走到河槽边儿就听见有女人说话的声音，声音怪熟的。走近一看把我吓傻了！原来是你家的老婆……身子脱得……”

“就她一个人吗？你还看见了什么？”

“还有一个男人。”

“谁？”

“还能是谁，海九年海掌柜呗！”

“好哇……有这等事？”

“你可不敢对人乱说！”刁三万警告着戚二掌柜，“这种事是要抓住一对才算数的，咋说的来着？捉贼拿双，捉奸拿赃。”

“你说反了——是捉奸拿双。”

那时候炕头上刁三万的五个儿子已经全都睡了，一排小脑袋整齐地排列着，麻脸老婆偎在儿子旁边也睡着了，难看地张着嘴打呼噜呢。这情形引发出刁三万心中的骄傲，他把话题一转，指着熟睡的儿子们问戚二掌柜：“你看我的儿子们怎么样？”

“都是好儿子。”

“过上两年就更好了！等我的儿子们长大，我交给他们每个人一串骆驼。五个亲儿子再加上干儿子二斗子和我，我刁家就能在贴蔑儿拜兴村的驼队里站一大串儿啦。到那时候我刁三万可就牛气啦！”

“这话不错。”

“你说这世上什么东西最宝贵？”

戚二掌柜并没喝糊涂，他知道刁三万心里在想什么，迎合道：“当然是人最宝贵啦！只要有了人就什么都不用发愁。”

“好！你戚二掌柜最了解我的心事……”刁三万把戚二掌柜紧紧地抱住了。

一句话没有说完呢，戚二掌柜就听见耳边响起呼噜声，刁三万手搭着他的肩膀就睡着了。鼻子里呼出来的热气一个劲儿地往戚二掌柜的脖子上喷。

“你他妈的，睡得倒快……我还想着和你划两拳呢。”戚二掌柜觉得很扫兴，扭身扶住刁三万的肩膀把他放倒在炕上。

等到第二天黄昏戚二掌柜来找刁三万的时候，对于昨晚上说过的话，狡猾的“狼人”立刻就矢口否认了：“没有啊！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肯定是你听错了！”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刁三万冷笑起来，“根本就不可能！戚二掌柜，听我说——你还是别没事找事了，省着点力气快去照看你家里的母驼去吧。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家有好几峰母驼要产羔啦！大喜临门啦！”

戚二掌柜狐疑地看了一会儿刁三万，一副不肯甘心的样子。戚二掌柜被刁三万推着离开了刁家的院子。但是，戚二掌柜立刻又返回来了，他一把抓住刁三万的衣领拧着，把刁三万的脸拽到自己的脸前：“今日你不给老子说实话，看我把你这颗狼脑袋给拧下来！”

“干什么？”

“说！那个姓海的是不是真的把我老婆干了？”

“什么姓海的？”

“别装糊涂，就是海九年。”

“怎么可能！你疯了吗？”刁三万脖子被戚二掌柜拧得难受，几乎说不出话来了。但是他的头脑很清醒，一口咬定地说，“你他妈的再胡乱猜疑老子跟你翻脸啦。”

“话是从你的嘴里吐出来的。”

“我没说！”刁三万拼命地咬着牙，“你血口喷人。”

戚二掌柜盯着刁三万的眼睛看了半天，把手松开了。

“哼……日他！”刁三万扭动着狼脖子埋怨道，“往后再别想到我家来喝酒了。”

望着戚二掌柜离去的背影，一直躲在门后的麻三婶走到丈夫面前，妇人拿手摩挲着自己的胸脯长嘘了一口气，发表着感想："哇！你这个背时的家伙，差一点就惹出天大的祸来了！你想想看，自古以来杀父夺妻这可是男人最不能忍受的事情！戚二掌柜还不闹个天翻地覆，血溅驼村啊！"

刁三万抹着脸上的汗，说："关老爷保佑，还算我刁三万机灵，躲过了一场大祸。"

"都因为你这张不值钱的嘴！"

"老婆大人说得对……"刁三万在自己脸上打了一巴掌。

戚二掌柜隐忍着一直没有发作。驼队起程前的一个黄昏，戚二掌柜将心中的仇恨爆发出来。晚饭后的时分，戚二掌柜足足地喝了两大碗稠稠的汤面之后，把空荡荡的海碗在小炕桌上推推。随后将筷子哗啦丢在桌子上，也不知怎么一根红柳筷子就掉在地上了。

坐在炕沿儿上的戚二嫂扭头看了丈夫一眼，嘴唇动了动没有发作起来。她跳下地弯腰把筷子捡起来了："你还吃吗？"戚二嫂把筷子擦擦，拿起碗准备给丈夫盛饭。

"不吃了！"传来戚二沉闷的话。

戚二嫂诧异地望了丈夫一眼，问道："你怎么了？是身子骨不舒服吗？"

"我不是身子骨不舒服。"

"那是咋回事？我看你脸色不好看。"戚二嫂伸手到戚二掌柜头上，"我摸摸，是不是着凉了。"

戚二躲了一下子把头闪开了："我是心里不舒服！"

自从在刁三万家喝酒以后，戚二掌柜再没有和自己的媳妇亲热过一次。戚二嫂似乎猜到了什么，也就不再多问。

临到驼队要起程的前一天晚上，温情才又一次在他们夫妻间出现。戚二嫂一边在灯下给丈夫缝补狐皮坎肩，一边安顿说："出门在外凡事都要多加小心。身子骨要紧……"

"没事。驼道上走了多少年了。"戚二掌柜语气温和地说，"你一个人在家遇到的难事多，又没有个帮手……"

"我肚里也有了。"

"我知道。"

"你咋也不问问？"

"那有什么，谁家的女人不生孩子。"

那一夜戚二嫂接受了丈夫的亲热，但是事情做得很没有味道。

"你咋不上劲儿？"事毕丈夫问妻子。

戚二嫂简单地答复说："我怕肚里的孩子受制。"

在贴蔑儿拜兴村种下的仇恨的种子，到了深秋后在驼道上发芽生长了。

不愉快的事情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驼道上两个汉子打起来了。起因很简单，为了一件小事——吃饭的时候海九年把油茶撒到戚二掌柜的驼屉上了。戚二掌柜张口便骂起来："你他妈的没长眼睛！"

"说话客气点儿。"

"对你不需要讲什么客气。"

"我咋了？"

"你做的好事！不敢承认吗？"

"什么事？"

"你和我老婆的事！就这事，你敢不敢承认？"

"我怕什么？"

"好，就是说你做了？"

还没等海九年回答，戚二掌柜一个饿虎扑食就把海九年压倒在地上。两个驼夫汉子扭打

着在地上滚来滚去。也不知道怎么的一来就像变戏法似的戚二的手里就出现了一把尖刀，眨眼的工夫就见戚二掌柜把刀子架在了海九年的脖子上，动作快得像闪电。

“我宰了你！你他妈的，欺负到我戚二的头上来了。”

在场的人都傻了。

胡德全、王锅头、二斗子、刁三万和蹇家兄弟将打架的人围在中间。

王锅头喊：“戚二掌柜，你可别做傻事！”

“你们谁也别过来！”

“有话好说！”刁三万急得直摆手。

“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我咽不下这口气。”

“捉奸拿双，捉贼拿赃，”王锅头说，“你没凭没据……”

“贴蔑儿拜兴村的人全都知道了，海九年他给我戴了一顶绿帽子。”

“说出一个证人来。”

“好，刁三万。他亲眼所见。”

刁三万给众人一看，吓得直哆嗦，一个劲儿往别人的身后躲：“戚二掌柜——你血口喷人！”

危急关头又是胡德全那裹了蟒皮的钢鞭发挥了作用，钢鞭在戚二掌柜和海九年的头顶上嗖嗖叫着，迫使两个扭在一起的汉子怪叫着跳开了。他们各自拿手捂着自己的胳膊，两个人的胳膊上同时出现了几道鲜红的血印子。

“兔崽子们！别忘了这可是在驼道上！整个贴蔑儿拜兴村的身家性命全都在驼队身上押着呢！”

狂风突然袭来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风中夹杂着狼的嗥叫声，越来越响亮清晰地传进人们的耳朵。

“有狼！”牛二板招呼大伙，“掌柜子、伙计们操家伙！”

护卫狗们都吠叫起来，群狗集合在一起向野狼叫嚣的地方冲过去。

大伙儿都扑向各自的驼列，从货驮间抽出自己的武器。

“海九年，你等着。”戚二恶狠狠地说着，跟在群狗的后面向黑暗中的草原跑去。

危险很快解除了，人们三三两两地回到房子里。

是王锅头第一个发现了海九年脖子上的伤，他扳着海九年的肩膀让海九年侧过身体把头凑到油灯跟前：“我看看。”

锋利的刀刃已经在海九年的脖子上划开一道血口子，一道鲜血像蠕动的蚯蚓似的顺着肮脏的脖子流进衣服下面去了。

王锅头给海九年的伤口敷了药，用布条子将伤口缠住。

事后王锅头奇怪地问海九年：“这么重的伤你自己不知道？”

“不知道。”

“你就不疼？”

“不疼。”

所有的人都明白，事情只不过是暂时过去了，但谁都知道不论白天还是晚上，在海九年的头上始终有一柄利剑在悬着。仇恨就像一个看不见的魔影，不管海九年做什么，走到哪里都罩着他。所有的人都担心也许某一个早晨当人们起身的时候会发现海九年已经死去了。为了这样的悲剧不要发生，王锅头专门找了戚二掌柜谈话，警告他不要暗算海九年。

“总有一天我戚二会把海九年的脑袋拧下来，不过明人不做暗事！王锅头你放心，我戚二是不会暗算他的。”戚二掌柜这样答复王锅头。

话虽然是这么说的，但是王锅头还是放心不下，他一再提醒海九年多加注意。

对于王锅头的提醒海九年的回答是：“现在不是他戚二还没有把我杀死么，既然还有口

气在喘着，我海九年就得继续在驼道上往前走。”

二

归化城。大南街，一片繁华热闹的景象，大街上人头攒动。戚二嫂、麻三婶、白驼寡妇挤在人群中间走着。她们来到一片杂货摊子跟前。耳坠、手镯、项链、戒指、香包……戚二嫂手里拿着一个布娃娃，正在欣赏着。

结果被白驼寡妇发现了，经验丰富的女人走到戚二嫂身后观察了好一会儿，伸手把戚二嫂手里的布娃娃夺过去了：“这是什么？”

戚二嫂的脸腾地一下就红了，遮掩着说：“没什么。”

“你瞒不了我，我是谁？我什么事没有经见过？”白驼寡妇上下打量着戚二嫂，说道，“说吧，你肚子里是不是有了？几个月了？”

“……三个月吧。”

“我早就发觉你不大对劲儿啦，”白驼寡妇说，“还是上个月十五那天在村西的草滩，有一次我远远地看见你好像在呕吐呢。”

“好难受。”

“是瘦多了。”戚二嫂犹犹疑疑地承认。

“爱吃什么？”

“就想吃酸杏。”

“可惜，季节不行了，晚了。”白驼寡妇说，“早半个月咱这山上到处都是山杏哩。”

“是啊，什么东西越是没有就越是想，有的时候又不稀罕。真是没办法！”

过了两天，一个黄昏，白驼寡妇来找戚二嫂。恰巧是个阴天，天黑得早。白驼寡妇也没敲门，直接走进了戚二嫂屋里，正坐在地上拉风箱的戚二嫂被她吓了一跳，从小凳子上跳起来了：“这是谁呀，吓死我了！”

“还怪我？”白驼寡妇说，“喊你好几声都不答应，脑子里想甚呢？”

“能想什么？”戚二嫂赶忙招呼客人，“快上炕吧，我正蒸糕呢。俗话说得好赶得早不如赶得巧。”

客人上了炕，戚二嫂又说：“你把油灯替我点着，今儿个阴天，天黑得早。”

待到油灯橙黄色的光亮照亮屋子，戚二嫂又被吓了一跳，“你的脸是怎么了？”

“没怎么。”

“怎么血糊拉茬的？”

“是吗？”白驼寡妇拿手抹着自己的脸，“我怎么不觉得？”

“你是做什么去啦？把自己弄成这副样子。”

“我到鹞子沟去了。”

“干什么？鹞子沟多危险哪，都说是那沟里有狼呢。”

白驼寡妇把一个毛口袋朝炕桌上一蹲，说：“我摘酸杏去了！你看，这么多。我知道现在这季节也只有鹞子沟还能有，别处哪也找不到了。”

戚二嫂一下愣住了！她被震慑了，喃喃地说道：“你是为我才弄成这副样子的？”

“我知道你爱吃酸杏。”说着白驼寡妇把她受伤的脸扭到一边去了。

眼看着戚二嫂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但是人们还是看到每天早上她自己亲自把自家的骆驼赶到村西的草滩上去。看着戚二嫂在村道上艰难地挪动着身子，麻三婶劝道：“别逞能了，谁也不是铁打的。”

但固执的戚二嫂还是不肯把骆驼交给别人，坚持自己放牧骆驼。

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在村西草滩放牧的时候戚二嫂好端端地突然就觉得自己的肚子一阵痛。待到那波浪似的疼痛第三次袭来的时候，戚二嫂感到害怕了，她喊叫起来：“麻三婶！”

麻三婶跑着来到戚二嫂身边：“怎么了？”麻三婶问，“看你脸上这么多汗！”

戚二嫂弯着腰捂着肚子：“我肚子疼。”

“是哪里？”

麻三婶仔细观察着，伸手在戚二嫂身上摸着：“八成是要生了吧。”

“你说什么？”

“我是说你要生孩子了，”麻三婶板起脸来说，“怎么劝你也没用，就是不肯听话。现在怎么办？”

“我……哪里会知道？”戚二嫂愁眉苦脸地回答着麻三婶的问话，心里七上八下地想着危险的后果，“我该咋办呢？疼得要死……说不出话来了。”

妇女们从四面八方朝这儿跑过来。

就在那个初春的下午，戚二嫂把自己的女孩生在了沙滩上。大家用树干扎成一个临时的担架，把戚二嫂抬回村里去。

小姑娘皮肤分外地白皙，眼睛黑黑的，一看就非常健康。事实上小姑娘自打落地一直长到三个月从来没有闹过什么毛病，连个头疼脑热也没有，非常省心。杨树叶抽芽的时候小姑娘就敢到屋子外边来了，戚二嫂放驼的时候或是串门的时候就把女孩抱在怀里。村子里的女人们都很喜欢这个小女孩，问起戚二嫂孩子的名字。戚二嫂说：“等孩子爹回来由她爹来取吧。”

于是村子里的人们就临时管戚二嫂的女儿叫“丫头”。

只有戚二嫂自己最清楚，这个孩子是谁的骨血。她咬着牙对谁也不肯说。

但是不说也瞒不了明眼的人，白驼寡妇就看出蹊跷来了。这天傍晚白驼寡妇到二嫂家串门，她把孩子抱起来逗着端详着，脱口说道：“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看出什么了？”

“你看，这孩子的眼睛，黑色的睫毛，棕黄色的眼球……”

“怎么了？”

“像一个人。”

“我吧？”

白驼寡妇摇头。

“戚二？”

“哼！”白驼寡妇撇撇嘴直摇头。

“你说像谁？”

“海九年！”

“看我不扯烂你的嘴！”

夜里，戚二嫂就着油灯久久地盯着孩子的眼睛看，觉得白驼寡妇说得准。孩子就是海九年的，不仅是眼睛，什么都像，嘴巴、额头、鼻子……

不用说戚二嫂心里是多么的熨帖。过了几天妇女们又凑到一起，戚二嫂主动问白驼寡妇：“嫂子，你说这会儿咱贴蔑儿拜兴村的驼队行走在哪里了？”

“行走在哪里？这我可说不好。”白驼寡妇为难地说，“大概在喀尔喀草原的西部吧。”

“大概……”戚二嫂遐想着，脸上洋溢着掩饰不住的幸福。

“可惜孩子的爹不在跟前。”

“等他从驼道上回来，孩子怕是都会爬了。”

“那还用说，三翻六坐七爬爬么！”

……

三

没等到戚二掌柜对海九年实施报复的计划，一场意外的灾祸就降临到海九年的头上。隆冬的喀尔喀草原，一片白茫茫的雪原向四面八方铺展着。在雪原的某些地段，艾蒿刺穿了雪

层，艾蒿粗壮的长秆在西北风中可怜地抖动着。西北风很冷静地刮着，一阵紧似一阵，把高冈上的积雪一点一点搬到低洼的地方去了。在西北风的尖利哨声中，艾蒿不时发出“噼噼啪啪”的断裂声。贴蔑儿拜兴村的驼队在茫茫的雪原上行进，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蠕动着的黑色小线虫，都认不出每个人的脸来了，胡子、眉毛、眼睫毛全都挂满了白霜。

这次的西行在海九年的记忆中大概是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一次跋涉了。驼队刚刚翻越阴山就遭遇上了这场大雪。绵延三千里的冰雪道路把他的体力消耗尽了，双腿磕磕绊绊地捯动着，身体就像即将坍塌的山崖，飘飘忽忽的怎么也把握不住。

一个小黑点在驼队的最前面迅速移动，海九年知道那是领房人牛二板和他的骊马。海九年从来没有哪一次像今天这样怀着急切的心情企盼着牛二板的歌声，企盼着前方亮起那蓝色的闪电——那闪电来自领房人手中的刀形火镰。只要领房人的歌声一唱起来，蓝色的闪电亮起来，程头就到了！从昨天的后晌起程，在风雪中跋涉了百十多里路，不论是人还是驼都已经筋疲力竭了。没有谁不盼着到了程头好好休息休息，大家围着篝火热乎乎地喝几碗王锅头熬的牛油茶，然后把冻成冰坨子的匣子鞋脱下来——不喝牛油茶那匣子鞋是脱不掉的，美美地睡上一觉，这成了海九年此刻唯一的指望和最高的理想。

人人都说拉骆驼好，
爬冰卧雪谁知道？
毡垫、毛袜、匣子鞋，
黑风黑雪冻了脸。
搭起帐房熬滚茶，
干粮冻得硬邦邦！
……

果然牛领房的歌声顺着风飘来了！黑暗中那蓝色的闪电——火镰发出的火光一放射出一束束耀眼的光亮。海九年不由得一阵兴奋，他把手伸到怀里去拿酒鳖子。他想喝两口酒给自己鼓鼓劲儿，赶快走完最后这一截路。哪想到心里一松就坏了事，他猛然间觉得两腿一软，一头就栽倒在了雪窝子里……

醒来时海九年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帐篷房子里了。不用问他也知道是二斗子把自己背到营地的，许多驼夫围在海九年的身旁。

刁三万用手碰在了九年的脸上，惊叫起来：“唉呀，海掌柜不对了，他的脸都烫手呢。”

王锅头沉着脸把两根手指头从海九年的手腕上挪开：“这后生的苗头不好，怕是得了伤寒。”

刁三万慌忙往边上挪挪身子：“要真的是伤寒是会传染人的！”

众人的脸上都现出恐怖的神色。

“这可怎么办？”二斗子焦急地望着王锅头的眼睛，“您得想办法把九哥的病治好。”

王锅头已经在帐篷里站起来了，一边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袋儿，从里面捏出两个小纸包交在二斗子手上：“这两包药你给他吃下去，能不能好就看他的命了，驼道上行走的人得了病得拿命扛着。”

二斗子用牛耳尖刀把海九年的牙齿撬开，刁三万用雪化成的水把药面儿拌成糊糊灌进了九年的嘴里。海九年半仰半坐地靠在刁三万的身上，他的三角形的喉结在肮脏的皮肤下面上下滚动着，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半夜里刁三万被什么声音吵醒了，他翻起身来看见躺在自己身边的海九年正在闭着眼睛呐喊。一缕从帐篷的毡门帘缝隙照进来的月光恰巧停在海九年的脸上，刁三万清清楚楚地看见海九年的脸上像蒙上了一块月蓝色的布，痛苦的表情使他感到非常恐怖。刁三万用手摇了摇海九年的身体，海九年停止了呐喊。

第二天起程的时候，二斗子把他的把兄弟装在一个腾空了的货篓子里，用绳子绑在骆驼

背上。

二斗子在他的身上盖了两件老羊皮袄。海九年紧闭着眼睛，牙齿咬得咔咔直响。从他的嘴里呼出来的气在他毛茸茸的胡子上、狐狸皮风帽两边的耳帘上和长长的眼睫毛和眉毛上结了一层白白的霜，已经看不出人的本来面目了。

从这天起二斗子把海九年牵引的十八峰骆驼全都归到自己的驼列里来了，他一个人担负起了两个驼夫身上的重担，同时还要照顾他生病的拜把子兄弟。每到一个程头二斗子都要独自一个人把两个驼列的货驮子全部卸下来，第二天再重新一个一个装上去，就连海九年应该承当的拾柴火、放牧骆驼、夜里做警戒值班的工作二斗子也全都承担起来了。在这个小个子驼夫的身上似乎有着永远也消耗不完的力量与热情，每到程头驼夫们把各自的营生做完之后围着王锅头的灶火喝茶，他们看着二斗子矮小的身体迅速地奔跑着把一个个货驮子卸下来。有时候戚二掌柜或是刁三万也会伸出手来帮一帮二斗子。

通常情况下吝啬的“狼人”刁三万总要唠叨着埋怨二斗子：“甚人甚命，海九年他落到这步田地这都是命里注定的，你帮不了他。这是驼道上谁都知道的事情，没有哪个得伤寒病的人能活着走出草原的。莫不如趁着他的身体还有热乎气儿给他折叠起来，还好装在篓子里带走。不然的话你就只有把你的把兄弟扔在这荒野里了。”

刁三万找到戚二掌柜，把他拉到房子外面悄声道：“你看咋办？”

“什么意思？”

“大家在议论，把海九年叠了吧，不然……谁也下不了手，要不你来？”

“你他妈的还是不是人？”戚二骂起来，“你们把我戚二看成什么人了？落井下石——趁早别想，我做不到！”

戚二与海九年和好了，他来到仇人跟前，说的话很实在：“我心里恨你……可是我还是希望你活下来。咱们以后再算账。”

海九年断断续续地说：“你要好好看护……戚二嫂，多关照她……是个难得的好女人。”

“我记下了。”

人们奇怪地看到这些日子戚二掌柜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海九年跟前，和病倒的情敌说话。

二斗子很警惕地注意着戚二掌柜的一举一动。

二斗子不说话，他依旧默默地毫无怨言地为海九年做着一切，在路上二斗子经常会把驼列停下来，他让骆驼卧倒，自己趴在海九年的脸上，一边“九哥，九哥”地喊着，一边仔细地观察着海九年的脸，注意着海九年脸上的每一点细微的变化。他心里害怕地想道：他不会死了吧，若是他死去的时候我还不知道，那么我连为他叠尸的事也不能做了。

每到一个程头，二斗子顾不上自己吃饭，总要先照顾海九年。他把干烙饼嚼碎了用手指头塞进海九年的嘴里去，这活儿细致得简直就像对待婴儿一样。有时候昏迷中的海九年并不能够很好地配合给他喂饭的人，他的牙齿经常是紧闭着的。喂海九年一次饭要用掉半个时辰的工夫，常常是同伴们都已经吃完饭开始脱掉皮袄要睡觉了，还看见二斗子就着油灯的灯光在喂海九年吃饭呢。这种时候胡德全就会说：“二斗子，你该不是在喂一个婴儿吧？”

“二斗子有做娘的心肠呢。”

众人议论着各自睡了，只有王锅头匆匆忙忙地收拾着锅碗瓢盆，走到九年跟前，说：“我来喂，你赶快吃饭吧，碗里的面条都快凉透了。”

这样的日子过了差不多有六七天的光景。有一次二斗子替海九年值班，他抱着一支伯勒根猎枪坐在篝火旁守夜。猛地听到帐篷里响起了一声奇怪的喊叫，二斗子冲进帐篷，看见刁三万、牛二板、胡德全、蹇二几个人正围着海九年。二斗子看见海九年仰躺在地毡上，蹇二按着海九年的肩膀，胡德全和刁三万各抓着海九年的一只光腿，他们已经把海九年的腿叠起来了，正在向下使劲地叠压着。海九年的身体像弹簧似的跳着，从人缝间二斗子看到了海九年的一双眼睛圆睁着，恐怖的光亮正从他的眼睛深处向外乱射，海九年那可怖的目光与二斗

子的目光撞在了一起。

“二斗子!”海九年绝望的声音就像炸雷似的冲击着二斗子的耳膜。

二斗子愤怒地把胡德全、刁三万推倒在地上，用伯勒根枪冲着刁三万，枪栓拉得呼啦啦响：“谁敢再动手害九年哥，我就拿枪子儿崩了他!”

刁三万望着黑洞洞的枪口愣住了。

胡德全说：“二斗子，你别胡闹。大伙这么做是为了海掌柜好，也是为了你好，谁都知道在驼道上得这么重的病是肯定活不成的。”

“必死无疑!”蹇二说。

二斗子吼道：“你们一个个都没长眼睛吗？没看见九年哥他还睁着眼睛呢，他还在喊我呢，咋说就没救了呢？”

刁三万拿巴掌在脸上抹着泪：“二斗子，你别怪大家，大伙是怕你于心不忍才背着你给九年叠尸的。”

二斗子叫骂着跑出去了，在另一顶帐篷房里，二斗子把躺在皮袄下的王锅头拽了起来。二斗子用他有力的手指掐着王锅头的脖子，另一只手把枪口抵在了王锅头的脑门儿上，问道：“你给九年算卦的时候是咋说的？你不是说九年哥他是大福大贵的命吗？”

王锅头被二斗子掐着脖子喘不上气了，翻着白眼珠向二斗子点点头。

二斗子拿了药旋风般地跑回自己的帐篷。他用枪逼着让刁三万和王锅头一个撬开海九年的嘴，另一个拿吃饭的勺子把药给海九年灌到嘴里去。

也许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海九年这一次醒来之后再也没有把眼睛闭上。肌肉在他的像蜡一样失去光泽的脸上神经质地颤动着，脸上露出了难以言说的痛苦和绝望的表情。

二斗子伏在海九年的胸前，他听出来，更准确地说是猜到了海九年动着嘴唇在问他：“这里是什么地方？”

“石柱山。”二斗子大声地喊着告诉海九年。

二斗子听见海九年轻声说道：“就把我扔在这儿算了。我知道我已经没指望了。”

海九年在二斗子的怀里坐起来，他的目光从帐篷口伸出去，恰巧能够看见立在一座雪岗上的石柱。

二斗子沉默了一会儿同意了海九年的意见。他别无选择，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带着重病的伙伴走出雪原了。

“九哥，千万记着这根石柱子……”他听见二斗子泪涟涟的声音在说，“我不能再拖着你走了。”

刁三万附在他的耳边说：“我们找好一家牧民，把你放在牧人的毡房里。”

“听天由命吧。”

“有什么安顿的话你就全对二斗子说了吧。”

“来年路过这儿我们接你。”

……

戚二掌柜走到海九年跟前，一把将海九年的一只不会动弹的手抓在他有力的大手中间：“海掌柜！不说出来我的心里过不去，我自己难受。我曾经想暗算你……就在你值夜放牧骆驼的那天……”

“哦……”海九年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他的意识已经模糊了。

“现在我后悔了。兄弟！我不是人……我给你吃饭的碗里放了断肠草的汁儿。”戚二掌柜呜呜咽咽地哭将起来，“是你的命大，那碗毒水在你回来之前给狗喝了，我把一条狗给毒死了。”

海九年没能把戚二掌柜的话听完就又昏过去了。

九年和二斗子全都不知道，那根苍灰色的石柱原本是一头猛犸象的巨大牙齿，经数十万

年的作用已经变成化石。七百年前成吉思汗经过这里发现了它，把它视为神物。成吉思汗命手下的战士将猛犸象牙化石从地下掘出来，栽在土岗上，作为军队移动的标志物。

二斗子知道海九年与大家的告别事实上已经是一场最后的诀别。

把海九年抱上骆驼的脊背，在两个驼峰之间放好。二斗子骑上去把自己的把兄弟紧紧地抱住，王锅头、刁三万、牛二板保护着，组成一支小小的驼队，把海九年送走了。雪越下越急，驼队移动着，很快就被雪雾遮挡了。

对于二斗子来说，这一个场景是他一辈子都不能忘掉的：弟兄们把海九年放在牧人的毡包中，王锅头从怀里掏出一小包碎银子交在女主人的手上，用蒙古语说着，请求她照顾好生病的同伴，王锅头的手在剧烈地颤抖！刁三万扭过身子偷偷地抹眼泪。

他们离开牧人的毡包，走出一段路二斗子突然抖动缰绳吆喝着骆驼返了回去。他扑进牧人的大毡包咚的一声跪下，浑身乱摸着掏出最后一点碎银子捧在手掌上，请求说：“大姐！你一定要看护好我的哥哥啊！他是个苦命的人。”

那时候海九年醒了，嘴唇翕动着，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的黑色目光像钩子似的拉拽着二斗子的身体，让他无法迈动脚步。

二斗子猜出来海九年是想对他说：“带我走……”

海九年绝望的眼神中透出的恐怖神情让二斗子一辈子都忘不了。

铅云低垂，大雪飘飘，呼啸的西北风陪伴着驼队。

驼队响亮的脚步声通过凝冻的大地传达给人的身体，悲痛像一个看不见的影子随着驼队走完了数千里的冰雪道路。

四

转年驼队回到贴蔑儿拜兴村，在村口怀抱着孩子的戚二嫂迎接了自个儿的丈夫。

戚二掌柜从妻子手里接过女儿，抱在怀里。孩子已经半岁大了，第一次看见自己的父亲吓得哭起来，两只小胳膊大张着要妈妈。

“算了，看你别把孩子吓坏。”戚二嫂要过孩子。

戚二掌柜喜滋滋地望着女儿的小脸笑着，与妻子并肩走回村子里去。

海九年病倒在喀尔喀草原上的消息戚二嫂是从丈夫戚二掌柜嘴里知道的。驼队回来那天戚二嫂手里捏着首驼的缰绳，回头望了好几次没看见海九年的影子，心下嘀咕着“海九年咋不见了呢”，终于没好意思问出口。

王锅头牵着海九年的驼列从戚二嫂身边走过去，低着头没吱声。

戚二嫂一眼就从那驼列的鞍毡上认出了是海九年的驼列，紧张的神经猛地一下在头脑中蹦跳起来。她一把拽住骆驼缰绳，问戚二掌柜：“海九年呢？”

“留在草地上了。”

“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

“病倒了。”戚二掌柜简单地回答着。戚二掌柜以从未有过的宽容，回忆了海九年的许多往事。

戚二嫂觉得再问下去就不方便了。

难堪的沉默一直延续到晚饭以后。酒足饭饱，戚二掌柜坐在炕上怀抱着女儿，抓起一把葡萄干儿，逗着女儿玩儿，女儿的天真笑声在屋子里回荡着。

戚二嫂却痴呆呆地望着一个地方想起了心事。是的，一个驼夫在驼道上病倒了，不能跟大队继续前进，他被同伴送进一家牧人的毡包。驼队继续前进了，那驼夫的命运就像一片秋天的落叶随着牧人的毡包在草原上迁徙，从此音讯全无。也许他很快就死了，也许他会渐渐习惯牧人的生活而在草原上留下来，变成一个真正的牧人。这种发生在归化驼夫身上的故事太多了，也太相似了，而他们中大多数人逃不脱悲剧的命运，因草原上缺医少药得不到及时的医治死去了。在归化城只需喝两包草药就能治好的小病，放在驼道上就会酿成要命的绝症。

整整一个晚上，戚二嫂辗转反侧。过去日子里海九年的形象一个挨一个地出现在她的眼前，他的笑容、他走路的姿势、他沉默寡言的样子，一个个全都活了。海九年的每一个样子、每一个表情都让她心痛，痛得就像有人拿锥子在扎她的心！戚二嫂无言地哭泣起来。

半夜里戚二掌柜被妻子的哭声吵醒了，他懵懵懂懂地问："干什么呢？你在哭吗？"

黑暗中戚二嫂遮掩着应付说："没事，我做了一个噩梦。"

半个月的工夫戚二嫂人瘦得已经脱了形，两只眼睛深陷在眼眶里，无神地向外望着。

一连过了三天，戚二嫂再也坐不住了，晚饭后碗筷也没收拾就来到刁三万家，隔着栅栏院门喊："他三婶，你家二斗子在家吗？"

她想找二斗子这个海九年的把兄弟说说他和海九年最后分别时候的情形。尽管那场景从王锅头、刁三万、胡德全乃至自己的丈夫戚二掌柜嘴里说了无数遍，她还是不肯甘心，总觉得一些细节她没有了解清楚。麻三婶走到屋子外边来了："是戚二嫂呀，我当是谁呢。怎么不进屋里来？"

"我找二斗子问个话。"

麻三婶："唉，我家二斗子一天到晚不着家。"

戚二嫂看出了麻三婶言辞躲躲闪闪。

戚二嫂红着脸走了，在村巷里与一个喝得醉醺醺的人撞了个满怀，那人软绵绵地瘫倒了。与强烈的酒气同时冲向她的还有一阵粗鲁的叫骂："日他妈的，是谁这么不长眼……"

戚二嫂听出了是二斗子的声音："是我，戚二嫂。"

"你说你是谁？"二斗子躺在地上不肯起来。

"怎么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了？"戚二嫂把二斗子拉起来了，二斗子酥软的身体靠在戚二嫂的肩膀上。

戚二嫂把二斗子送回家，结果是一无所获，在麻三婶的帮助下戚二嫂刚刚把二斗子放到炕上，二斗子就睡着了，麻三婶一连推了好几下也没醒。

"好几天了，"麻三婶说，"自打回到村子里，酒就没醒过。我真担心他这样下去会喝死的。"

也不知道是清醒着还是梦境中，二斗子竟然开口和麻三婶对上了话："管球着呢……老子死，死比活着好……九年哥他等我去呢。"

戚二嫂的心立刻又哆嗦起来。

麻三婶刚要问二斗子什么，就见二斗子翻个身又呼呼噜噜地睡着了。

七月，一场暴雨在归化地方降下。大雨下了整整三天三夜，贴蔑儿拜兴村不论是人还是牲畜全都被大雨围困在了院子里。就连狗都无法走出院子了，只是在屋子的房檐下寻找一点东西勉强充饥。骆驼全都挤在一起，把弯曲的脖颈交织起来。它们沉默着闭着双眼，痛苦地熬煎着等待着雨停的时刻。雨水把它们黄色的皮毛全都淋湿了。仔驼全都躲在成年骆驼的肚子底下，它们依靠母驼的奶水躲过了饥饿。洪水在大东沟里日夜咆哮，巨大的轰鸣就像远雷日夜不肯停歇。

给孩子起名字的事似乎是被做父亲的给忘记了，不管是家人还是村人大家都还把戚二嫂的孩子叫做"丫头"。

许多无所事事的汉子自动聚到了胡德全家，玩色子赌博。他们的赌摊就像连绵的秋雨似的昼夜不停歇，看热闹的人比赌博的人更多。胡家的大正房炕上炕下挤满了人。反正是被大雨困住，谁也出不去。十好几个汉子同时抽烟，翻腾的烟雾装满了屋子，从外边看浓浓的烟雾从开着的窗户冒出去，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着火了呢。

女主人一天到晚在人堆儿里挤来挤去地招待着这些不请自到的客人，为客人端茶、上些零食。有时也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赢了注的人会忘情地呼喊，声音大得仿佛要把房顶给掀起来，把女主人骚扰得不得休息，晚上只好躲到放草料的厢房，和衣睡在草垛上。

大雨之后一连几天二斗子没有回刁三万的家，刁三万找不到二斗子，按照自己的猜测往海九年的院子去了。

刁三万怒气冲冲地走进海九年的院子，结果被看到的景象弄呆了：二斗子蹲在破损的院墙的墙头上，手里拿一块破了角的瓦片给被雨水淋坏的墙头戴上帽子。二斗子做活做得很专注，戚二嫂站在墙根也挺忙乱，一会儿为二斗子铲泥，一会儿又扔掉铁锹为他抛递砖和瓦。经过修理的院墙显露出崭新的面貌，看上去使人感到很舒服，透出一副有着主人勤劳的双手管理的农家院落的闲适和温馨。

刁三万笑了，心里生出些许的羡慕。他蹲下去掏出烟袋慢慢地给铜烟锅里装上烟丝。刁三万抽着烟，欣赏着眼前难得一见的情形。刁三万就蹲在戚二嫂的身旁，足足有三袋烟的工夫，做活的人居然都没发现他。

后来戚二嫂被一阵突然响起的咳嗽声惊了一跳，猛回头发现刁三万在距离自己很近的地方站着，正拿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自己。

“哇！怎么是你？刁掌柜，你可把人吓死了。”

“真是笑话，你戚二嫂是那种胆小的人吗？”刁三万语调阴阳怪气地说着，拿眼睛看看二斗子，又看看戚二嫂。

二斗子斜睨了干爹一眼，继续着手里的活儿。

“好哇，这泥瓦活儿做得真是不赖呀。”刁三万讽刺道，“可是我的干儿啊，你知道吗？咱自己家的院墙塌了一个大洞，骆驼都快能从墙洞跑出去啦！也没有谁帮我修修。”

二斗子还是一句话不说。

“这倒是啊，年头不一样了，什么怪事情都出来了。”刁三万嘲讽着说，“自己家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别人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分不清楚里外了……”

刁三万的话使戚二嫂觉得很难堪，她的脸倏地就红了。

二斗子不理那一套，继续不慌不忙地把手里的活儿干完了。顺着戚二嫂为他搭好的梯子从墙头上下来，拍拍手朝院门走去。刁三万把烟斗在鞋帮子上磕磕，慢慢站起来，也不忙着走，只拿话讽刺着追赶着已经走到院子外面的二斗子：“你着什么急呀！不再干一会儿啦？”

二斗子理也不理干爹，脚步声咚咚地走远了。

已经走到了院子门口，刁三万又站住了，回头看着戚二嫂独自一人收拾着散落在院子里的破砖碎瓦。刁三万又想说话了，他凑近戚二嫂放低声音问道：“要我帮忙吗？”

“滚你妈的！”戚二嫂猛地抬起头来，一边骂着一边眼睛在地上寻找着，抓起一把铁锹。铁锹抡起来嗖嗖响着，把刁三万赶走了。

戚二掌柜怀着隐隐的愤怒和对死去的人的怜惜与同情——他以为病在驼道上的海九年是必死无疑，体察到了妻子的心境，又不好拿话安慰她。于是夫妻单独相处的时候就常常出现莫名其妙的沉默。在丈夫跟前戚二嫂觉得很压抑，同时她也能以聪明女人的细致心理体察到戚二掌柜幸灾乐祸的意味，所以戚二嫂只要能找到借口就尽量离丈夫远一点。

一个傍晚，太阳已经落山很久了，草滩上灰蒙蒙的，天空若有若无地下着小雨，白驼寡妇到村西草滩去找一峰未归的小驼。她发现一个影子在黄昏的细雨中晃动，她以为是她要找的小白驼。走过去却发现是一个女人，正跪在地上烧纸呢。不用想白驼寡妇就猜到了是戚二嫂，阴黄色的火舌映着戚二嫂悲戚的脸。

白驼寡妇在戚二嫂身后站了一会儿，轻声说：“戚二嫂。”

“哦，原来是白驼寡妇。”戚二嫂侧身和白驼寡妇打招呼。

“今日是七月十五哩，我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是哩，鬼节。”

白驼寡妇叹口气说：“要我说你是不该烧纸的。”

“为什么？”

戚二嫂拿一根木棍拨着火，但是火苗子却被雨滴给浇灭了。

“不为什么，你不见吗？冥纸都点不起来。”白驼寡妇看到戚二嫂脑后的发髻被雨水淋湿了，闪射着湿漉漉的光，“人还没有个确切信儿呢……俗话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你忘记了？”

白驼寡妇的一句话使戚二嫂激动起来，肩膀一耸一耸地抽搭。

白驼寡妇觉得心里酸酸的，也直想掉眼泪，她蹲下去把一只手放在戚二嫂的背上，抚摩着。

“哭也是不该的，人还不知道死活呢就哭。要是哪天早上海九年走回贴蔑儿拜兴村该咋办？”

“你别拿话来安慰我。你知道的，出了这么大的事，叫我一个人闷在肚子里乱猜。多少天了，自从驼队回来我没有一夜睡着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又不能跟人说。”戚二嫂说出了自己心里的话。

“这都是命，”白驼寡妇说，“再等等消息吧，或许你更应该到关帝庙里去，求求关老爷，也许会显灵的。”

“你别再拿话骗我，驼道上的事我懂。”戚二嫂说，“海九年他回不来了。往后每年我冲着北边的草地给他烧沓纸钱尽尽心。”

“话不能这么说，”白驼寡妇反驳说，“想当年蹇老太爷被暴客绑架，都说是肯定回不来了，到了他老人家还不是回来了吗？”

戚二嫂说：“话是这么说。”

白驼寡妇掐着指头算着：“我问过胡驮头了，是腊月十八。胡驮头和二斗子、刁三万抬着把海掌柜送进一家蒙古牧民的毡包。”

“腊月十八……我记下了。”

“盼着吧。”

悲伤使戚二嫂的脸上像是挂了一层霜，白驼寡妇惊讶地想：这女人怕是四五十岁了。感叹着女人的生命真是轻薄，是经不住几番折腾的。

五

也许是过了一会儿，也许是过了很久，海九年已经完全搞不清楚了，他觉得那时间忽而就像他整个一生般的漫长，忽而又像眨眼之间那么短暂。在黑暗的雪野上，灵魂奔跑着，呼号着找啊找啊，在一个地方终于找到了自己兄弟般的肉体。灵魂无限欣喜地扑过去，与肉体合在了一起……

这时候海九年开始苏醒了。

首先出现在海九年视线中的是一座蒙古包的包顶——圆形的天窗，许多根白蜡木棍支撑起来包顶和覆盖在上面的羊毛毡。

“我在哪儿？”海九年问道。他以为自己的声音大得响彻了整个蒙古包，而实际上他的声音很小，微弱得只有伏在他的脸前才能听得到。

海九年连问了几遍无人应答，心里就有点犯急。他挣扎着竭尽全力试图坐起来，结果没有成功，身体的各个部位都不肯听从他的调遣。这情形让海九年感到害怕了。在灵魂与肉体分离开来的时候他没有害怕过，可是现在当他从死神的魔掌下逃脱出来的时候，他开始害怕了。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婴儿般软弱，甚至他都怀疑自己是否还活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得到了回应，是一连串呼哧呼哧的奇怪响声。海九年把目光扫遍蒙古包的各个角落，结果看到离他很近的地方几乎与他肩并肩地躺着一个人，呼哧呼哧的响动就是从那个人的喉咙里发出来的。从天窗投射下来的阳光时而强烈时而暗弱，海九年看到在变幻的阳光作用下那人的脸忽而暗绿忽而铁青，十分可怕。阳光在晃动，有一会儿青蓝和灰黄的颜色在那个人的脸上争斗，迅速涨大拉长，占去了整个脸的大部分面积。在那张可怕的脸上亮着两个洞，有

幽幽的蓝光在闪动。海九年猜想那该是一双眼睛。

发现海九年看到了自己，那个人脸上的表情松动了一下。于是一场莫名其妙的对话就开始了。

“啊……唔唔……哇……”那个人问海九年。

海九年非常紧张，他不能断定自己此刻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他也不知道躺在他身边的这个人是天堂里幸福的弟兄，还是地狱里的凶恶魔鬼。他急急忙忙说：“我……我还活着……我没死……”

那人又说：“唔唔……啊……哇哇哇……”

“我叫海九年……我没死……你要干什么？我还活着……”

海九年下意识地回答着，他认定眼前这个人是阎王爷派来的使者。慌乱中他在说明自己的时候也不知道使用的是蒙语、汉语还是俄语。

这场不会有结果的对话直到黄昏时分女主人放牧归来方告结束。

年轻的女主人走进蒙古包，一看见海九年立刻笑了，她弯弯的细眉挑了起来，说道：“呜哇！拉骆驼的人，你到底是醒过来啦！”

“我是在哪里？”海九年用熟练的蒙古语问，他的意识已经清醒了，他猜到了这个蒙古女人是毡包的主人。

“这是我的毡房，”女主人说着又解释道，“你是在我的家里，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想吃点东西？要不要喝奶茶？”

海九年摇摇头：“这里是什么地方？”

“怎么，你不知道吗？”女主人在他身边跪下，伸手摸摸他的额头，“好极了，已经退烧了！没事了……看来你是被烧糊涂了，这里是喀尔喀草原。你生了病，得的是伤寒症，是驼队中你的朋友们把你送到我这儿来的。你整整昏睡了三天三夜……”

“这么说我这一次又没有死……”海九年喃喃地说着，“老天不灭我呀！”海九年闭上了眼睛。

“瞧你说的！”女主人看到有眼泪从海九年紧闭着的眼缝中溢了出来，她用手帕把那泪擦掉，安慰道，“你别胡思乱想，拉骆驼的哥哥，像你这么强壮的男人是绝不会轻易死去的！我请来的长老寺的喇嘛大夫就是这么说的。”

海九年勉强把一大碗苦涩的蒙药喝下去，就又昏昏沉沉地睡着了。他太虚弱了，一觉睡到第二天下午，他睁开眼睛看到女主人坐在自己的身边，她的一双黑眼睛闪动着单纯、善良的笑意望着他。

“谢谢你救了我的命。”海九年挣扎着想坐起来，但是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就像婴儿似的软弱无力。

“你别动，你想做什么我来帮你干。”女主人把一只手放在海九年的胸脯上，“我刚做好了奶茶，你喝点儿吧。”这时候女主人的眼睛在离他很近的地方看着他。

海九年紧紧地咬住嘴唇，朝女主人重重地点了点头。重新获得生命的感慨压迫着他，使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此刻他的心理和他的虚弱的身体一样脆弱得很，他从女主人那温暖的目光中感受到了母亲、父亲和杏儿的亲情。一股热流在他的胸膛里升腾起来，冲上了喉咙，堵得他喘不上气了。

“老天不灭我古海！”海九年在心里对自己说着，眼角上便溢出了一滴泪。那泪在他皮肤皲裂的颧骨上久久地驻留着，随着他身体的哆嗦颤动着。那泪只是一滴，再也没有了。

“你怎么啦？”女主人拿手帕给海九年轻轻地把泪擦去，“你是在为自己的生命担忧吗？你没事的。”

“这是谁？”海九年用目光望着躺在他身边的人问女主人，“他是你的阿爸吗？”

欢欣的笑意迅速从女主人的脸上退去，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一字一板地说：“他是我

的丈夫。”

女主人给海九年讲述了自己丈夫的不幸故事。

女主人的丈夫是王府的一名驯马手，三年前驯马手在调驯一匹烈马的时候不慎被那匹马掀下了马背，不幸的是马的一只蹄子恰巧踏在了他的脖子上，把他的颈骨踏成了粉碎性骨折。驯马手侥幸活了下来，但是自那以后再也没能站起来，同时他也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那以后，有一天王爷亲自来到王府的偏院。王爷走进立在马厩旁边的驯马手住的小房子，说：“我可怜的驯马手，灾难把你折磨成了这副样子，看见你就让我心里难过。你在王府为我服务整整二十八年，有无数的名马良骥经你的手被调驯出来，你的功劳就连佛爷也会看在眼里的，我绝不会忘记你。现在你成了残废人，再也不能为我调驯走马了，那么好吧，我就赏给你三九羊群、一对乳牛和骏马三匹，再把王府里最漂亮的丫头送给你做妻子。你带着属于你的畜群和妻子随便到哪里都可以，去过像云彩般自由自在的日子去吧！”临出门的时候王爷又补充道，“你记住，只要是在我的领地上，就免除你终生的一切劳役和赋税！”

女主人是用勒勒车拉着丈夫离开王府的。女主人与驯马手一直在草原上过着迁徙奔波的生活，驯马手也一日不如一日。海九年醒来后的第五天，可怜的男主人死了。直到这时候海九年才知道女主人的名字：达尔玛。

海九年帮着达尔玛把可怜的驯马手埋葬了。

浑浑噩噩的过了些日子，海九年终于下决心去追赶驼队。

那个难忘的早晨就像拿刀子刻在岩石上似的永远印在了海九年的记忆中。像每一个平常的早晨一样，早茶过后达尔玛照例骑着豹花马去放羊，豹花马腿细腰长，胸肌发达，皮毛油亮，走起路来步态矫健而又潇洒。马背上的达尔玛轻摇曼摆，在唱着一首歌。羊群走上一个岗子。远处是迷迷蒙蒙的晨雾，太阳像一盏罩在奶油色的灯罩里的羊油灯，晕晕地发着亮，在羊群扬起的尘头上涂抹着变幻不定的粉红和蛋黄的颜色。一缕朝霞投射在达尔玛的身上，海九年看到在丘岗的顶上出现了一个仙幻般的美丽剪影。骤然穿透晨雾的光束落在达尔玛蓝玉石的耳坠上，红里透紫，紫里透蓝。光线反射起来，像彩色的乱箭，射得海九年前俯后仰站立不稳。

海九年沉重的身躯靠在蒙古包的软门框上，整个蒙古包被撞得訇-然作响。达尔玛骑着豹花走马最后在丘岗的顶上晃了一下，消失了。那里留下了达尔玛永远也不会消逝的影子。草原静谧无声，让人心慌意乱。海九年凄凄惶惶手足无措，他把目光转向草滩，那匹暗红色的老骒马正伸长着脖子冲着达尔玛消逝的那座丘岗呆望。

海九年不再犹豫，返身走进蒙古包：“我走啦……达尔玛，我对不住你！”

海九年喃喃地说着，声音大都被泪水浸在了心里。涌出来的几滴泪在眼眶里悠悠打转。他把一床羊皮被子抱在胸前闻着，被子散发着羊膻味儿和达尔玛身上特有的馨香。那混合的气味从鼻孔钻进他的心脏，变成一根根钢针，扎得他一阵阵发抖！后来海九年猛然跳起来，拿一块粗布单将自己的几件衣物包起来，然后把布包斜着绑在身上。最后跪下来冲着蒙古包正面的神龛磕了三个响头，转身跑出了毡包。

两个时辰以后海九年骑着老骒马来到了他所熟悉的驼道上，他找到了那个猛犸象牙化石。他跳下马在草地上寻觅着，很快就发现了一堆新鲜的驼粪，沿着驼粪的方向追了不一会儿，就看见了一队驼队的影子。

这是归化城的一支驼队。领房人正是大盛魁的羊领房。通报过姓名，羊领房答应带海九年跟随驼队返回归化。

可是事情发生了变化，仅仅是第二天中午，达尔玛就追了上来。整个行进的驼队被护卫狗们的吠叫惊动了，驼队自动停了下来，海九年和驼夫们紧张地操起家伙——大家以为暴客出现了。羊领房已经把枪端在手上，向那个女人瞄准着。

那女人骑着一匹豹花马在草地上画出半个圆来，躲避着群狗的攻击，截住了驼队的去路，

她手里握着的牛耳尖刀闪出一束束雪亮的白光。

羊领房举起枪向跑过来的女人厉声喝道：“停下！不准你过来。”

这时候海九年跑向羊领房，对他说：“羊领房，她不是暴客！千万别动手！”

那女人勒住了马。豹花马暴躁地打着旋子，发出一阵阵高亢的嘶鸣。

羊领房不想拖延时间，就把两只空拳抱在胸前向那女人揖了揖，用蒙语说：“你我素不相识无恩无怨，请让开路放我们的驼队过去吧。我们是吃驼脚饭的人，耽误了时日是要遭货主罚银子的！请姑娘高抬贵手。”

“这位师傅说得不错，我们素不相识无恩无怨，我绝没有为难驼队的意思，只是请你们把海九年交出来！”

驼夫们一窝蜂地跑过来看热闹。

“海九年你别做出这般窝囊样！没用。”羊领房拿马鞭指着海九年骂道，“做小子的要拿得起放得下，眼下你说一句痛快话，你是愿意跟驼队走呢还是愿意和这个蒙古女人回去？”

“我愿跟驼队走……”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既然海九年愿意跟驼队走，羊领房就得把他带回归化城。人不亲土地还亲呢，好歹是一个地界的人，又是吃驼道饭的。羊领房挥了一下手，驼队开始起动了。

那女人牵着马一步步走向海九年，但是她被羊领房挡住了。

“躲开！”那女人愤怒地朝羊领房喊道。

“别意气用事，姑娘！”

话音未落，就见那女人猛地将手伸向腰间，胳膊肘子一旋锃亮的牛耳尖刀就握在了手上。羊领房的马被这突然出现的情形吓得连连向后直退。

可是羊领房是什么人，岂是一个蒙古女人一把牛耳尖刀能够吓得住的。说时迟那时快羊领房将身子一闪，同时拳头出击，听得一声响那女人手中的刀子已然落在了地上。说着一伸手把那女人的胳膊牢牢地抓住，任她怎样挣扎也动弹不得。

驼队经过那女人的身边走远了。

第二天，在驼队扎房子的营地。后半夜躺下的驼夫们还在睡梦中呢，只有两名值班的驼夫在草滩里看守着进食的骆驼，猛然间响起了护卫狗的吠叫声。羊领房把脑袋伸向帐外，看见十几只护卫狗形成一个散兵线像展开的扇面朝着东边的一座土岗包围过去，有马蹄声隐隐从那里传来。

“这才隔了一天就又追来啦，真是痴心婆娘负心汉！”羊领房把羊皮大氅往身上围围紧坐在那里兀自发起了感慨，“你说女人这东西也不知道是拿什么做的，真是让人犯迷糊。”

“羊领房，你躺着吧。”

羊领房正在穿衣服，听见海九年说的话觉着十分诧异，就问海九年：“怎么，你有办法能把那个女人弄回去？”

“不是……”海九年已经穿好了衣服，鞋子也蹬上了，他一边把腰带往紧了扎着，一边俯身拾起他随身带来的那个小包袱，“我跟她回去。”

羊领房呆在了那里。在许多双被海九年的意外举动弄得迷惘不解的眼睛注视下，海九年高大的身躯在房子门口弯了一下腰走出去了。

所有的驼夫、掌柜都跑出了房子。锅头喊住了护卫狗，狗们都蹲踞在草地上不动了。

海九年一步一步朝停在土坡上的那女人走过去。

但是海九年和达尔玛后来的故事就是羊领房和他带领的驼队中所有的人都不知道的了，也是他们想象不出来的！

海九年离开驼队一步步地朝着达尔玛走过去。

达尔玛骑在豹花马的背上等待着海九年，她脸上的表情十分平静。让海九年诧异的是她的身后多了一峰骆驼，骆驼的缰绳拴在豹花马的鞍桥上，在它弯曲的龙颈旁边吊着一只硕大

的牛尿泡水袋，沉甸甸地坠着。

海九年走近达尔玛，眼睛也不看她，说：“走吧。”

他们沉默地走着。过了大约两袋烟的工夫，海九年听见达尔玛说：“你骑着骆驼走吧。”达尔玛吆喝骆驼卧倒，海九年爬到骆驼脊背上去了。这中间海九年始终没说一句话。骆驼的缰绳仍然在豹花马的鞍桥上拴着，海九年也不要求解开骆驼的缰绳。他在驼背上摇晃着，散漫的目光从半眯着的眼睛缝中铺洒出来。一片片草原和丘岗的模糊影子从他的身边闪过。

达尔玛放马跑起来了，跑得越来越快。骆驼载着海九年在豹花马的后面跟随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海九年觉得自己的目光被一片阴影罩住了，他睁开眼睛，发现他们正面对着一座怪石嶙峋的大山。从阳光的角度判断这座山是南北走向，往南往北都看不到尽头，十分陌生地耸立着。一道狭窄幽深的峡谷躺在阳光的阴影下。在峡谷口的两边，像被刀削斧砍似的褐色岩石一层层地向上盘擦上去，一直升到目力不及的地方。看不到一只飞鸟和野兽。在寂静的压迫下巨大的山脉、险峻的峡谷和它周围的草原都可怕地沉默着，听不到一点声音。这里肯定不是他和达尔玛曾经居住过的草原。

海九年吃惊地问：“这什么地方？”

达尔玛没有立刻回答，她下了马，牵着缰绳走近海九年。海九年从卧倒的骆驼背上跳下来，疑疑惑惑地打量着这山。高耸的山峰沉默着，一座接一座连绵着望不到头，有一种不好的猜测在他的心里升腾起来，他觉得达尔玛也许会干出什么可怕的事情。但是他从达尔玛异常平静的举动中什么迹象也没发现。他注意着达尔玛的每一个动作，看着她从豹花马的鞍桥上把骆驼的缰绳解下来，交在他的手上。

达尔玛的眼睛望着毛尔古沁峡谷对海九年说：“这里就是毛尔古沁峡谷。”

一个霹雳在海九年的心头炸响！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在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难道这就是恐怖的毛尔古沁峡谷吗？”

“是的，”达尔玛看出了九年的怯懦，问道，“你是害怕吗？”

“哼！我怕什么。”九年把脑袋甩了一下，语气决绝地说，“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你说吧，你要我怎么样？”

“现在我要送你过去。”达尔玛说完不再理睬九年，只管自个儿冲着峡谷跪下，两眼微闭，手指拨弄着脖子上的佛珠祷告起来。

海九年不由自主地打量起了毛尔古沁峡谷：从表面看去这条狭长幽深的山谷并没什么太特别的地方，只是它两边的岩壁更峥嵘陡峭，像被刀削斧砍过的褐红色的岩石一层一层地耸上去。越往峡谷里边山崖越陡，峡谷越往上越窄，到了崖顶上的部位，两边的崖壁几乎就要接上了，只留出一线极狭窄的缝。太阳的光线只有很少一点能够射进峡谷中去，因而峡谷内十分阴暗。在山口前的阔地上立着两个木架。九年走近了，认出那是两个十字架。黑色的油漆早被风吹日晒得斑驳脱裂，上面的俄文字迹已经模糊不清难以辨认了。

一个响雷在他的脑海里炸响！直到这时他才清醒地认识到，此刻自己就站在毛尔古沁峡谷的山口！正是眼前这个峡谷在十几年前将牛领房带领的驼队全部埋葬！还有随驼队一起走的两个俄罗斯人。现在海九年亲眼看到的就是为那两个俄国人所立十字架。海九年清楚地记得，那两个俄国人，一个是地理学家，一个是考古学家。为了他们的死，归化城的商民前后付出了将近八万两银子！

在达尔玛的指挥下，九年拿绳索把骆驼的嘴扎上，也把小狗巴卡的嘴缠住。达尔玛用预先准备好的碎毛片包住豹花马的蹄子。做这一切的时候海九年已经没有了任何思想，只听凭达尔玛的摆布，达尔玛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绝不多问一句。在他的心里自己已经死了。他想：是达尔玛给了他又一次生命，为了他背信弃义的逃离，达尔玛怎么处置自己都不过分。

海九年认定自己是必死无疑了。

一切准备好之后，海九年听见达尔玛说：“走吧！”

“往哪儿去？”

“向峡谷里走。”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海九年突然感到眼前一下子豁亮起来，一片金黄色的沙漠出现在他的面前。强烈的阳光刺激得海九年睁不开眼睛，他把手掌搭在眉骨上，打量着眼前的景物，黄色的沙漠在阳光下闪耀着一片金色的光芒。

达尔玛已经把豹花马嘴上的绳索解开了，豹花马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将脑袋高高地扬起摆动着。达尔玛嘴里哼哼着，拿手抚摸着骆驼的脖颈，把缠在骆驼嘴上的绳索也解开了。

“这就是伊克沙漠，”达尔玛整理着手中的绳索说，“南北不到二百里。只要一天一夜的工夫就能穿过去……”

“等等！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这是伊克沙漠，是片小沙漠……”

“不！我是问你，你刚才告诉我咱们穿越的这条峡谷是毛尔古沁峡谷？”

“对，是毛尔古沁峡谷。”

“可是……这是不可能的！毛尔古沁峡谷有神佛守护着，是任何人也不可能通过的。”

“可是我能够，我知道它的秘密。”达尔玛讲起来了，“我阿爸活着的时候我们的家就住在这一带的草原上，那时候我们转场走敖特尔每年都要穿过毛尔古沁峡谷。阿爸是从一位大喇嘛那里得知毛尔古沁的秘密的。”

“达尔玛！”直到这时海九年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激动得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了。

“你走吧，骆驼身上驮着水袋和干粮，足够你半个月用的。愿神佛保佑你……你走吧！”

“叫我怎么报答你？”

“不要，我不要你报答。这完全是神佛的旨意。你走吧，你是一个驼夫，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吧。记住，在喀尔喀草原上曾经有一个蒙古女人，她叫达尔玛……”

海九年走起来，在第一个沙岗子上他回头看了看：达尔玛仍旧站在那儿望着。达尔玛又追上来了，他想她肯定是后悔了。他立在那里等待着，只要达尔玛一说出来让他回去的话，他立刻会毫不犹豫地跟她返回去。但是没有，达尔玛从马背上跳下来：“我忘记了告诉你，其实毛尔古沁根本没有什么咒语。只要注意一点，那就是你在通过的时候千万不要弄出一点声响！你是一个驼夫，你将来会用得着的。”

海九年默默地点了点头，只觉得喉咙一阵阵地哽咽，嘴唇哆嗦着，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他定定地望着达尔玛，想把她的样子永远地记在心里，但是泪眼婆娑中达尔玛的身形越来越模糊。后来他感到达尔玛把什么东西挂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同时听见达尔玛说：“这串佛珠送给你，它能保佑你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海九年牵着骆驼走起来，一步三回头。

六

在村西的草滩上，骆驼散放着在安静地吃草。牧驼狗在驼群周围巡行。王锅头坐在一个沙堆上，他的腰部以下围盖着一件破旧的白茬子老羊皮袄，眼睛盯着手中的一个黑枣木的纺锤。纺锤飞速地旋转着，于是一根细细的驼绒毛线就从老驼夫的手心下流出来。王锅头在纺毛线线呢。在贴蔑儿拜兴村人人都会纺毛线，人人都会织毛活儿，什么毛袜子、毛衣毛裤都会织。毛活儿织得好、织得精巧的不是留在家里的妇女，而是在驼道上奔波的男人，是那些牵着驼列赶大程的驼夫。一边牧驼或者牵着驼列走长途，一边随手将脱落的驼毛拣拾起来，有空纺成毛线，然后按照自己的心愿编织出各式各样的毛活儿。

“王锅头！”还离得老远，白驼寡妇就在喊，同时眼睛向四下里张望着。

一看见白驼寡妇的样子王锅头立刻就警惕了，心里对自己说：“这是来找我代替那个刚刚离开的年轻驼夫了，我才不会上当呢。”

白驼寡妇又喊了一声："喊你半天咋不答应，听不见还是怎么的？"

王锅头讽刺道："怎么会听不见，老远我就闻到你散发出来的味道了。"

"瞎说，什么味道……"

"女人的味道，"王锅头又补充道，"是寡妇的味道！"

"我有正经事情哩。"

"你说吧。"

"求你帮我一个忙。"

"什么事你说吧，只要是不让我从口袋里掏钱给你，那就什么事都好说。"

"正经事。"白驼寡妇说，"我想请戚二嫂到我家一趟，你给我传个话。"

"什么事你不能自己到戚家的院子里去？"

"不方便……是女人之间的事。"

王锅头答应了。

下午白驼寡妇在自己家的院子门口迎接了戚二嫂："怎么，把孩子也抱上了？"

"放在家里不放心。"戚二嫂说。

白驼寡妇凑上前看看孩子，悄声问："睡着了？"

"睡着了。"戚二嫂压低声音说，"找我有事情？"

"也没什么打紧事，进屋吧。"白驼寡妇让开路跟在戚二嫂的身后走进了屋子。

"坐吧！"戚二嫂听到白驼寡妇在自己的身后说。可是她却没有立刻坐下，她被眼前的情形弄得很是诧异，问道："你这是干什么？要请客啊？"

"说请客也行。"

"是什么贵客啊？"

"贵客就是你。怎么，你不愿意赴我的宴吗？"

"哪里话，是不好意思劳烦你。"

"现在还讲什么客气话。"白驼寡妇问，"你要先吃一点东西吗？对了，把孩子先放下。"

戚二嫂怀里抱着孩子，用胳膊肘子和膝盖支撑着很费力地爬上炕。

隔着小炕桌两个女人面对面坐好了。戚二嫂注视着对面的白驼寡妇，心里升起一个疑问："这就是自己过去的情敌吗？"她有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

白驼寡妇熟练地为戚二嫂面前的酒盅斟满了酒。

"喝一点儿吧。"白驼寡妇端起酒盅朝戚二嫂照照。

"好，咱们喝！"

言语很少，一连喝了五六盅，两个人也没说几句话。后来自然而然就把话题扯到了驼道和远行的驼队身上。

白驼寡妇长吁了一口气，感叹道："驼道啊，可真是一条要我们女人命的路哇！"

"可是也给人生活，也让人牵肠挂肚，"戚二嫂说，"没有驼道我们这些养驼户吃什么去？"

"是啊，驼道就像种田人手里的土地。"

"这我知道，我们身上穿的、嘴里吃的全都是驼道带来的。"

对话在不知不觉中展开，两个女人像男人似的推杯换盏，喝着酒，话就越来越多。

"不管怎么我们女人还是得活下去。"

老资格的寡妇注意地观察着这个昔日情敌的表情，复杂的感受在她的心头翻滚着。

而戚二嫂呢，与白驼寡妇同村住了这么多年，这还是头一次说知心话，也是头一次感到白驼寡妇心地的美好和善良。

白驼寡妇的每一句话都让她听着心里舒服："如今咱俩可是同病相怜了！"

戚二嫂道歉道："过去我曾经诅咒过你。"

"快不用说了，这种时候还是说说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吧。你身边有个孩子，真让人羡慕！"

白驼寡妇把目光移到睡在身边的孩子身上。

“是哩，你说对了。要不是有这个孩子，我的日子真不知道怎么打发。”

白驼寡妇端详着：“这孩子活脱脱就是又一个小海九年……戚二嫂，有个事我想告诉你。我听到一个消息，有人在草原上见到海九年了……”

一边说着话，白驼寡妇一边注意地观察着戚二嫂的反应，就见“海九年”三个字刚一出口，戚二嫂的身体就像打摆子似的哆嗦了一下！她立刻打断白驼寡妇的话问：“这话你是听谁说的？”

“一个拉骆驼的。”

“他是谁？”

“他是……告诉你你也不认识，指给你又太远。还是不用问了吧。”

“那么你能告诉我是在哪儿听到的消息吗？”

“是从在归化城里的大观园烧卖馆喝茶人的嘴里听来的，听说是大盛魁的领房人，姓羊……”

“哪个杨？是杨柳树的杨吗？”

“不，是牛马羊的羊。”

当下戚二嫂脸色就变了，脸颊上泛起来红晕，说：“好吧，白驼寡妇，我……你一个人喝酒吧，我得走了。”

“做什么？”

“我有事……”

刚走出门戚二嫂又返回来了，说：“我得进一趟城，这丫头麻烦你替我照看一下。”

白驼寡妇答应了。

一阵疾骤的马蹄声敲打着道路，离开贴蔑儿拜兴村往归化城里去了。黄昏时分戚二嫂来到大观园烧卖馆的门前。戏园子门前已经亮起了灯，准备开张了。戚二嫂把马拴好走进烧卖馆。

“掌柜的……”

一个带着眼镜的老先生在拨拉着算盘记账，看见有客人进来，说：“已经打烊了！你没看见吗？大戏园子都响起了锣鼓点子。”

“我打听个人……”

老先生抬起头看看戚二嫂：“你找什么人？”

“大盛魁的领房人羊领房。”

“啊哈——你找羊领房到烧卖馆来算是找对地方了！羊领房他天天来喝烧卖。”

“谢谢了，掌柜的……”

“羊领房他只要是不走驼道的日子天天在我这儿喝茶吃烧卖，这可不是吹的。羊领房这会儿一准是在北沙梁呢，他在狗圈看他那些护卫狗呢。你到那儿找他去吧。哎呀！这会儿就怕是狗圈也找不到他了，天已经擦黑，他该回家了……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我想打听羊领房讲的故事。”

“什么？他讲的故事？什么故事？”

“驼道上的故事，”戚二嫂说，“大爷，您没听说羊领房在驼道上遇到一个人吗？”

“这故事好像经常发生。”

“是一个驼夫！”

“这种人多的去了！驼道上的事么，不稀罕。”

“我稀罕！我的好大爷，你快告诉我羊领房遇到的那个人是什么样？他叫什么名字？”

“名字好像是有一个……我怎么会记得这种事，每天记账的事就把我的脑子弄糊涂了。”

“我要急死了，老人家！”

“这样吧，你要是想了解事情的详情呢，你就明天上午来。”老先生怜惜地说，“你得亲自问羊领房。他每天早上来，你明天上午来他一准在！挨着窗户的那张桌子，那是羊领房固定的座位。”

第二天一早烧卖馆还没有开门戚二嫂就已经等候在烧卖馆的门前了。一切都和老账房说得一模一样，羊领房准时到了。羊领房中等个头偏瘦的身材，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地向外放射着亮光，戚二嫂赶紧迎上去。

“您就是羊领房？”

羊领房在鼻孔里哼了一声，眼光在戚二嫂身上扫了一遍，只管走进了烧卖馆。戚二嫂跟在羊领房的身后，看着高傲的领房人威风凛凛地在属于自己专用的桌子旁坐下。

“羊领房，我想打听个人。”戚二嫂说，“听说有个驼夫得病留在了草原上……”

“这种事多了去了，不知道你是想打听哪一个。”

“一个名叫海九年的驼夫。”戚二嫂小心翼翼地看着领房人脸上的表情，“市面都传说是您救了他。”

“没有……”羊领房说，“我没有救过姓海的人。”

“那传说……”

“你大概是说去年的事吧？”羊领房说，“我是在草原上遇见过一个姓海的驼夫，不过他没有跟我的驼队走。”

“就是说您看到过这个人？”

“有。”

“您快说说！”

“你是他什么人？这样急？”

“我……”

“是他的媳妇吧？”

“是媳妇……”

“好，难得女人的心！我就告诉你……我见到海九年的那天是一个黄昏，在一个名叫二眼井的地方。驼队正要起程突然间护卫狗全都叫起来。我一惊，看见所有的狗都冲着一个方向冲过去，顺着狗的方向我发现一个骑马的人。我和驮头几个人带着武器迎上去，我担心遭遇暴客，可是发现来的是单身一个人……”

“那人长什么样？”

“高个子，很壮实，一看就知道是个受苦人。他先认出了我，还知道我就是号称归化三大领房人之一的羊领房！他说他是归化的一个驼夫，名叫海九年，在驼道上生病留在了草原上，现在他的病好了，他想返回归化，请求驼队带上他走。我简单地问了海九年几个问题，确认他就是归化的驼夫，便答应了他与驼队同行的请求。”

“可是海九年他人呢？”

“是一个蒙古女人追赶上了驼队。”

“什么样的蒙古女人？”

“是一个年轻的女人，海九年说是那个女人救了他的命。”

“你是说……”戚二嫂失望地问，“海九年还是没有跟你的驼队走啊？”

“是，没有。”

“后来呢？”

“后来海九年就跟那个蒙古女人返回去了。”

“啊……原来是这样。”

戚二嫂确认海九年并没有死，但又不能够回到她的身边，这个结果让她既高兴又悲伤。她浑浑噩噩地回到贴蔑儿拜兴村，生命中似乎没有能够再让她提得起兴趣的事情了，除了她

与海九年的女儿——丫头。

上天给了她和海九年一个女儿，似乎又是拿这个女儿来折磨她的。没有什么迹象，也没有预感，丫头在还没有满周岁的时候就夭折了。出事的那天傍晚，戚二嫂匆匆忙忙地闯到白驼寡妇的院子，说是孩子生病了，请她帮忙照看一下，她自己要去请大夫。

白驼寡妇一边穿衣服一边跟在戚二嫂的身后走出自己家的院子，她问："戚二掌柜呢？""那个遭天杀的！进城两天了到现在也没回来……"

结果就在戚二嫂骑着马去请大夫的时候，丫头就断了气。丫头是死在白驼寡妇的怀里的！等到戚二嫂领着大夫回来，丫头的身体都快凉了。

大夫说孩子得的是伤寒。

……

七

一个嫩盈盈的小生命消失了，就像是一滴露水，被太阳一照就没有了。但是另一个生命却是在世界经历了整整九十六个漫长春秋才走到他的尽头。是驼村最老的驼夫蹇老太爷去世了。盛夏的凌晨老驼夫驾鹤西去。蹇家的子孙为蹇老太爷的后事日夜忙乱着。蹇老太爷九十六岁无疾而终，乃属白喜，因此蹇家要大肆操办。平日里与蹇家走得近乎的村人和那些热心的人们也都被卷进筹办蹇老太爷的白喜事中去了。蹇老太爷咽气的当天晚上，蹇家的几个兄弟就在院子里搭起了灵棚，天明以后把清洗干净的蹇老太爷放进早就预备好的棺中。说起蹇老太爷那棺木可是不简单！材料好、分量重不说，单是时间上就很长，在蹇家院子里的西厢房放置了整整三十个年头！蹇老太爷六十六岁就为自己预备好了棺材，这里面还有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很多年前贴蔑儿拜兴的驼队走新疆，在经过肃州地面的时候遭遇上了暴客。面对凶狠的暴客，带队的蹇老太爷临危不惧，挺身而出与暴客谈判。蹇老太爷对暴客说："我们贴蔑儿拜兴的驼队载的是不值钱的葡萄干，你们拿去一下子也变不成钱。不如这样，这一次你们放我们过去，待来年再走新疆的时候我们给你们一千两银子。"

暴客哪里肯相信蹇老太爷。

蹇老太爷又说："你们要是信不过的话，就把我扣下做人质好了。"

"这样行，"暴客的头目说，"多会儿把一千两银子拿来多会儿放人！"

结果做了人质的蹇老太爷被暴客带走了，说好来年贴蔑儿拜兴的驼队拿赎金换人。

事实是，一连三年贴蔑儿拜兴的驼队也没有到新疆去。大家都以为蹇老太爷必死无疑！村人心怀愧意地集资为蹇老太爷买下一副柏木棺材。哪承想，命比天大的蹇老太爷在三年后的一个早晨突然出现在村子里！原来蹇老太爷被暴客带走以后，很快就与暴客们混熟了，并且取得了暴客首领的信任。胆大心细的蹇老太爷做得一手好饭菜，在暴客的营地一日三餐把暴客们伺候得舒服极了！待到约定的日子没见贴蔑儿拜兴的驼队，暴客的首领刀下留情没有杀掉蹇老太爷，但为了表示惩戒叫手下人拿刀旋下了蹇老太爷的一只耳朵。

自回家以后，每年的秋初，云高气爽的季节，蹇老太爷都要亲自用上好的桐油把自己的棺材油刷一遍。二十七年下来单那棺材上的油漆就有好几百斤重！蹇家的人把西厢房的一堵墙拆了，用了十六个精壮后生才把那棺材从屋子里抬出来。依归化地方的说法，人七十岁以上去世被看作是白喜。后辈儿孙就该把丧事当做喜事来办。于是宰猪杀羊请鼓匠，还没等出殡的日子到来，按捺不住的孩子们就乒乒乓乓地放起了爆竹。除了九十六岁的蹇老太爷的白喜之外，贴蔑儿拜兴就再也拿不出什么有趣的新闻来了。

还是在为蹇老太爷做丧事的时候，王锅头就曾发表过这样的高论。他在胡德全请他为贴蔑儿拜兴的驼队出行掐算日子，出行的日子选定之后，王锅头无端地长叹一口气，说："阎王爷看中了贴蔑儿拜兴了。"

当时胡驮头还是将信将疑，但是不久以后的残酷事实让王锅头的卦显灵了！蹇老太爷的

丧事刚刚办完了，紧接着就是年轻的领房人牛二板和戚二掌柜相继死在了驼道上。

在归化通往科布多的驼道上，在距离归化城三十个程头的地方，是一个名叫骨井的地方。骨井在驼道上是一个很有名的程头，因了一口很特别的水井而得名。在骨井之后的驼道是一个连三旱。所谓连三旱就是连着三天的路程都见不到水，因此这口骨井对于过往的驼队就显得特别重要。骨井是一眼特殊的水井，井壁是用骆驼骨头砌起来的。这骨井与牛家父子的声望与命运保持着密切的关联。若问这种关联重要到什么程度，就是身家与性命！这口井是牛二板的父亲牛刚当年亲自踩的点并且亲手挖出来的。

驼道上的事就是这样，隐藏在草丛和沙丘后面的道路是领房人的命根子，而那些隐秘的路径是谁发现的就归谁所有。所以这骨井的地理方位只有牛家父子知道，也只有牛家父子能够使用。因此归化驼运行的人也把骨井叫做“牛家井”。

为了便于记忆，领房人把驼道上的秘密全都编成唱词，装人《驼路歌》中。歌词的要害地方全都是隐语和暗语。比如怎么样在茫无边际的草原上寻找到骨井，各种方法在《驼路歌》中隐藏着呢。外人就是唱给你也听不懂，还以为是一首普通的民歌呢。

驼队到达骨井要给人、骆驼、护卫狗饮水，要给水鳖子加水。这水是难得的甜水，骨井后面还有七天的路程没有水源可取，又称连七旱。所以这骨井就尤其重要，连七旱路程所需用的水全得在这儿备好。

哪承想，正是这一趟，领房人牛二板惨死在了草原饿狼的爪下。在骨井事件发生的那天夜里，广袤的草原上宁静平和，天上缓缓飘动的浮云，满含艾蒿辛辣苦味的夜气，都没有暗示给领房人牛二板什么危脸。在牛二板的感觉里一切都很正常，快到骨井的时候领房人骑着骊马站在一块高地上擦亮了火镰，约定俗成，火镰一亮就是告诉身后的驼队——程头到了！

信号发出后，牛二板便心境宽松地催马跑下坦缓的坡地。那里有一眼深约两丈的水井。牛二板熟悉那水井就像熟悉自己的指纹，那井是他和自己的父亲一锹一锹亲手挖出来的，井壁是父亲带着他用一块块骆驼的骨骼垒砌起来的。井底的泉眼水很旺，足够两千峰骆驼的大驼队饮用。然而就是这眼牛二板父子亲手挖掘成的骨井无耻地背叛了他。当他趴在井沿上将一只牛皮软桶垂下去的时候，才意外地发现，骨井里已经没有了水。他误以为是映在井水里的两颗星星，却原来是一只陷人枯井的狼的一对眼睛！那只垂死的狼听到了人的动静，以为是遇到了救星，睁开幽绿色的暗淡眼睛朝他嗥叫一声。

狼的嗥声把牛二板的醉意吓得无踪无影。驼道领房人是从来不喝酒的，怕误事，但是牛二板敢。牛二板一家爷孙三代做领房人，在归化城声名赫赫。牛二板二十岁开始做领房人，走北沿、闯欧洲、下汉口如履平地，二十年未出过丁点差错，他要喝即喝，谁也奈何他不得。

醉意逃遁，神志清醒，牛二板跳将起来，大吼一声，一把牛耳尖刀已经握在手中。手腕一抖，一道白光飞出去，尖刀不偏不倚地插进狼的咽喉，一双幽暗的绿灯熄灭了。牛二板攀着一根绳子扑到井底，两只手发疯般在干燥的沙质泥土上刨了半天，抓在手里的全是干刷刷的沙土，全无一点水的信息。

“老天呀，是你要绝我牛二板的生路吗？”

牛二板将两只紧攥的拳头伸向苍苍茫茫的夜空，发出比狼嗥还要恐怖的绝望号叫。驼队赶到程头立刻就发生了牛二板意料之中的骚乱与躁动。驼户掌柜胡德全、刁三万、戚二、蹇家兄弟吆喝着伙计们扎房子卸驮，这时候王锅头已经开始拢柴点火了，是二斗子第一个发现了情况异常。二斗子正和刁三万搭手从卧倒的驼背上往下搬货驮子，一扭脸看见师傅愣怔怔地立在骨井旁，手里握着一根马鞭在发呆，骊马没上绊子，站在他的身边。十多只护卫狗一齐围着骨井七零八落地朝井里望望，又抬头拿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牛二板。

群狗都愤怒地吠叫起来，王锅头提着牛皮水桶走向骨井，他好像是被什么吓了一跳。二斗子听见他叫了一声：“牛领房！”

二斗子听出王锅头惊骇的叫声中的张皇失措，他丢下货驮子跑过去，问：“师傅，咋啦？

出甚事了？”

牛二板没说话。

王锅头把手里的牛皮桶伸向他，说：“二斗子，这可咋办呀——骨井里一滴水也没有！”二斗子将信将疑，望望牛二板又看看王锅头，然后扑向骨井。

王锅头的喊叫声像一阵旋风，眨眼间就把惊慌的情绪传染给了整个驼队，正在吆喝骆驼卸驮子的驼夫和掌柜们都停了手跑向骨井。拖着沉重的匣子鞋跋涉了一百多里的驼夫们，一个个早已是饥肠辘辘、焦渴难耐、疲惫不堪了，都眼巴巴地盼着在程头上卸了驮，舒舒坦坦地躺在房子里喝上口热茶，等着王锅头做饭，哪承想他们盼到的却是一眼枯干的骨井。没有水熬茶，没有水做饭，没有水饮马、饮狗，更没有水饮骆驼。饥饿、干渴、疲累与失望搅在一起酿造出愤怒。粗野的叫骂声疾雨般地砸向领房人牛二板，许多双愤怒的眼睛都逼视着领房人，许多双粗大有力的手从四面八方伸出来推操着他。牛二板被围在人群中间，像个陀螺似的旋转着，自信的、威风凛凛的神态一扫而光，呆痴的表情挂在他那苍白的脸上。

“师傅！”二斗子叫了一声扑上去，被身高力大的刁三万拿胳膊一挡推到一边去了。

“你们要干什么？”矮小的二斗子被淹没在了身躯高大的驼夫汉子群中。

王锅头把二斗子拉到了一边，说：“出了这么大的事，你就别添乱了。”

二斗子说：“我怕师傅吃亏！”

“我操你的祖宗！牛领房！”

“你领的这是什么路？”

“叫狗日的下井去掏水去，今日他姓牛的若是掏不出水来，咱们就喝他的血。”

“你以为那五倍于驼工的工钱就是那么好拿的？！”

“还有呢，咱还给他另加着八两上等的大烟膏子呢！”

“再说了，他姓牛的拿着领房人这份工钱他就得办领房人的事情，迟早这找水的事得他去！”

……

被愤怒的驼夫和掌柜子们团团围住的牛二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眉头皱成圪蛋，牙齿在紧闭的双唇后面咯嘣咯嘣响。他把自己的辫梢咬在嘴里嚼成了碎末，狠狠的目光停在了一个地方，一动不动。

胡德全和刁三万、王锅头交头接耳一番，用手拨开叫骂不停的驼夫们走到牛二板跟前，一字一句地说：“牛领房，俺们出一百两银子的大价钱雇你，可不是为了让你把驼队往枯井跟前领的……”

“还有整整八两大烟膏子呢。”刁三万喊。

牛二板的眼珠转了转，仍没话。

“你说该咋办吧！牛领房！”胡德全的情绪也是怒不可遏。

“你们让领房人的脑袋清醒清醒！”戚二掌柜说，“依我看大家先歇息着，让牛领房坐下来想一想。他牛家祖孙三代做领房，算起来在这驼道上跑了也快一百来年了，再没有谁能像他对驼道上的事熟悉，他能想出办法的。”

经验老到的王锅头也劝大家：“大伙儿别吵吵了，这会儿就是吵翻了天，骨井里也不会冒出水来的。就是立马把牛领房剁成八段也没用。这会儿要紧的是想一想咋能找到水……”

狂躁的驼夫们都安静下来，几十双满含愤怒的眼睛盯住牛二板，等待他的答复。二斗子手心里捏着一把冷汗：他知道在这种情形下，他的师傅挨一顿臭揍将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二斗子拉了拉牛二板的衣襟，提醒道：“师傅，俺跟你去找水，俺就不信，草势这么旺的地方会没有水！”

牛二板从惭愧与沮丧中清醒，“噗”地一口将嚼碎的头发吐出，说了声：“走！”抓起辫梢一甩，那长长的独根辫子在他的脖子上缠绕两圈。

漠漠荒野，夜风砭人。师徒二人一前一后，顺着一面漫坡朝低凹处、草势繁茂的地方走去。二斗子听见自己的肚子里咕咕噜噜叫了两声，说：“师傅，你饿不？”

牛二板说：“不饿！”抡开手中的铁锨将一排披碱草拦腰斩断。二斗子紧跑几步跟上师傅，一边解开裤带把直向下滑的裤子往上提提，将裤带重新勒紧。二斗子听见师傅说：“把鼻子放灵泛点儿，往草深的地方闻……咱俩人分开寻。”

师徒俩像狗似的不停地抽搐着鼻子，弯着腰在草尖上一路嗅一路走。他们把鼻子收集到的所有气息仔细地过滤、分辨、筛选、鉴定。鼻子的嗅觉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的同时，听觉与视觉相对受到抑制，驼队的嚷嚷争吵声听不见了，躲在不远处深草丛后面的五六双闪着残忍绿光的狼眼也被他们轻轻地放过了。他们低着头在草尖上嗅着走，一点儿也不知道，那狼眼里放出的交叉的绿光慢慢地结成了一张网，正将他们罩住，并且越收越紧。

是命！完全是命！那天夜里那小小的狼群中所有的狼都盯住了同一个目标，而把二斗子轻轻地放过去了。狼们很耐心地散开一个包围圈，跟着牛二板走了十多里地。在牛二板终于找到了泉水，一边呼喊着二斗子，一边欣喜若狂地挥锨挖下第一锨的时刻，恶狼扑上去咬断了他的喉咙。二斗子只听到师傅被狼咬断的半截子呼叫，朝着师傅跑过去。在朦胧的月光下，他清楚地看到一只站立起来的狼，从后面把两只爪子搭在了牛二板的肩膀上，另外两只狼正从前面向师傅进攻。

二斗子用生命的全部力量发出了呼喊，铁锨抡圆了在头顶挥舞着冲向狼群，他连着两次的攻击打断了两只恶狼的腰。他知道狼是铜头，铁屁股，麻秆秆腰。两只被打断了腰杆的恶狼滚在地上发出毙命前的绝望嗥叫。三只，也许是四只正在向牛二板攻击的狼被二斗子的勇猛突击打乱了阵脚，纷纷放下猎物跳出圈外，在几十步远的地方围着二斗子打转嗥叫。二斗子拔了一些隔年的蒿草匆匆地扭在一起，燃起一个火把，一边抵御着恶狼，一边照着师傅，查看他的伤势。牛二板头耷拉着，脖子上有一个拳头大的窟窿，黏稠的血从伤口上翻着的窟窿向外涌。二斗子用一只胳膊抱着牛二板，一只手高举着火把，拼命地摇着师傅的身体将他从昏迷中唤醒。

恶狼的牙齿把牛二板的喉管整个地切断了，他嘴唇拼命地翕动，却是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后来他拼尽全身最后的力量抬起一只手臂，向一个方向指了指。二斗子顺着师傅指的方向看到一座土山包，那座土山包是马鞍形的，两座山头相连的地方凹了下去。二斗子知道师傅是要他记住那座马鞍形的土山包，找到马鞍山就能找到泉眼。牛二板又指指自己的嘴，指指自己的心窝。二斗子明白了师傅的意思是让他把马鞍山编进《驼路歌》。骨井已经干枯，《驼路歌》中原来的那段词不能再用，二斗子呜呜咽咽地把四句新编的歌词唱给师傅听。

没等二斗子唱完，牛二板就断了气。

这个驼队领房人，这个英武剽悍的汉子死了，死在了他刚刚找到的泉水旁边。他用自己的生命和最后一滴鲜血，为《驼路歌》的歌词做了一次修正。

听到呼救的驼夫汉子们及时赶到，帮着二斗子把狼群赶跑了。

黄昏的时候草原上下了一场小雨，雨滴毫无障碍地自天而下，噼噼啪啪地砸在草丛里，溅起一团水雾。远山近景都变得模模糊糊。镶着灿烂白边的黑云一路翻滚，把焦脆的雷声丢向湿淋淋的草原。从云层中斜射下来的太阳光束，把清亮清亮的大滴雨珠照得透明清澈。被雨淋湿了皮毛的狗纷纷夹着尾巴躲到身躯庞大的骆驼肚子下面。散布在草滩里的骆驼以它们的睿智预感到了这场雨会下得很久。它们一个个都仰起脑袋大张着嘴，把下落的雨滴接在口中。整整齐齐按顺序排列着的货驮子摆成了四方形，都盖着苫布，在草原上盖出一座临时的小小驼城，“城”的中央是用苫布搭起的房子。房顶中间的天窗一团一团地卷起燃烧的干柴的青紫色烟雾。紫色烟雾被雨滴打散，沿着房子四周卷落下来。诱人的饭香裹在白色的热气中包围着房子。草原的空气是透人心肺的清爽。

二斗子走到骊马的跟前，弯腰扯开马腿上的三脚绊，他拿马衣在骊马的脊背上仔细撩了

半天，然后给它备好鞍桥、紧好肚带。二斗子正要牵着它走的时候，那马儿嘶叫一声，猛地一仰脖子把二斗子拽倒了。一个意外的惊心动魄的场面出现了：挣脱了缰绳的骊马自己跑到了牛二板的坟前，在坟头上不停地嗅着，低沉的嘶鸣在骊马的长喉咙里翻滚着。

看到骊马这样子，二斗子心酸的眼泪又流了出来。二斗子拿肮脏的拳头抹着眼泪，安慰骊马说："师傅他……死了，咱们还得活下去。"

二斗子在心里叹息着，牵着骊马离开了师傅的坟头。沉重的责任压在他的肩上，使他再也不能想、不敢想别的什么事情了。二斗子在心里默默地唱着《驼路歌》，把将要走的这一程的路线和所要经过的地方一一仔细滤过。

"掌柜子们、伙计们，起驮！"

心里沉甸甸地装满了责任与情谊的二斗子，攀鞍纫镫翻上马背，骊马唉唉地嘶叫起来。

驼道上又响起了那沉稳的驼铃声，湿淋淋的泛着新鲜水汽的草原在驼队的脚下"吧嗒、吧嗒"地响着，节奏鲜明而有力。十几条各等毛色的护卫狗，踏溅着草滩上的积水，在驼队的前后奔跑逡巡。驼道从骊马的蹄下向着落日的地方延伸。二斗子凝视着远处越来越明亮的地平线，那地平线就像蛇一样在舞动。就在二斗子眨动睫毛的一瞬间，在那明亮的蛇形地平线的上方，在铅色的云层退出来的天幕上，一字排开，出现了七个环环相扣的太阳！七个太阳把闪闪耀目的七彩光芒涂抹在云层上，涂抹在草原上，涂抹在驼队的身上，涂抹在领房人二斗子身上。七个太阳用它们的七彩光芒涂抹出一个美得让人心惊的奇幻世界。整个驼队所有的驼夫、骆驼、马和狗都被那奇异的景致惊呆了。霎时间，一切声音都消失了，整个世界都像着了魔似的愣在那里了。

"跪下！"

二斗子呆痴片刻，大叫一声，与此同时他滚下马鞍，把一张虔诚骇然的脸冲着七个光彩辉煌的太阳，"咚"的一声跪下，不由自主地说了些什么。当时驼队所有的人、驼、狗都朝着那七个神奇的太阳跪下，齐刷刷的。

谁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七个太阳中有六个渐渐淡化融合在了幽蓝色的天幕里，只留下一个挂在天边，挂在那条蛇形的地平线上，像一座又大又圆的橙红色的门。二斗子带着驼队朝着那座又大又圆的门走过去。

二斗子是在非常情况下做上了领房人的，可以说他是临危受命。但是可怜的二斗子坐上了领房人以后并没有过上几天舒心的日子，第二年就在沙漠里出了事。

我们早就说过，自古以来驼道就非是安靖之所在，比如驼队被强盗所劫，比如遇上黑沙暴驼队在沙漠上迷了路或是不慎让驼队在不宜扎房子的地方休息，骆驼吃了断肠草、喝了有毒的水……真可谓是七灾八难时时在等待着你。

就在这次驼队走科布多的时候，贴蔑儿拜兴人刚刚失去了自己的领房人牛二板，仅仅过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又遭遇了一场可怕的灾难。那是在乌兰布和沙漠的边缘，突然刮起的大风迫使行进的驼队停了下来。人都藏在了卧倒的骆驼肚子旁边。大沙暴好像要把整个世界拖到末日，连天接地整个世界全都变成浑黄的颜色。分不出上下，分不出东南西北，就像有一个巨人在天上向下抛土似的。很短的时间内落在人身上的尘土就积得非常沉重，还有货驮子上、行李上、骆驼的身上。翻滚的沙尘逼得人睁不开眼，张不开嘴，喘不过气来。尽管这样，嘴里仍然塞满了沙子。本来是一个中午的天气，却是只隔十几步就对面看不清人，空中飞漫着黑色的沙粒，只有最近的距离内才能勉强看到形体巨大的骆驼身影，但也只不过是浓雾中的影子了。

"二斗子……"

不知谁在喊，但是人的呼喊声显得十分可怜，瞬间就被呼啸的沙暴吞噬了，风的呼啸声充斥了整个世界。

所有的人都在原地趴着，不敢轻易走动。眼看着驼屉被风刮走也没人敢去追。若是离开

大家，哪怕仅是一瞬间的工夫，就可能永久地失踪。沙暴之后，驼夫、掌柜们一个个从沙堆下面爬出来，抖掉身上的沙土，向一起聚拢。

沙暴将人的面目都弄得无法辨认了，眼睫毛、嘴巴周围全都被沙土涂抹，彼此没有差别了。一个声音玩笑着说："我们全都是土地爷的儿子了。"

另一个凑近说话的人拿手在对方的脸上摸着疑惑地问："你是谁？"

"他妈的！连我也认不出来了？认不出人来你还听不出来吗？"

"认不出来，就像你说的我们都成了土地爷的儿子了，声音也变了……等等，你好像是刁三万吧？"

"日他，还能是谁。"

于是大家都笑了。

二斗子喊道："赶快清点人和骆驼的数目。"

人们也只是根据矮小的个头认出说话的是二斗子。

还好，贴蔑儿拜兴村的驼夫、掌柜全都是常年在驼道上跋涉的老手，竟然没有损失一人一驼。待各家的掌柜把清点结果报上来，二斗子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说："关老爷保佑！起程的时候没有白白给你老人家烧香磕头。"

但是刚打算上路的时候，驼队已经开始移动了，蹇二掌柜突然跑到二斗子跟前拉住了骊马的缰绳。

"出了什么事？"

"我的那条花斑狗不见了！"

"不能吧？你再找找。"

"找过了哪都没有。"

二斗子皱着眉头翻下马背。

外人有所不知，护卫狗之于驼队那可是重要得很，狗是驼队的保卫力量，其重要程度比人差不了多少。

二斗子招呼大伙帮助蹇二掌柜找狗。很快就在一个巨型的沙包后面把可怜的花斑狗找到了。准确地说大家找到的已经不是一条狗了，而是被沙暴的力量剥得干干净净的一副白森森的骨架！

蹇二掌柜是从那狗的牙齿上认出是自家的花斑狗的。他兀自哭了一阵之后把狗的骨架就地掩埋了。

真正可怕的事情发生在驼队起程之后。因风暴改变了地理地貌，二斗子找不到路径了！就是说驼队的领房人迷了路，于是驼队在大漠里打起了转转。

两天后严重的后果出现了，第一个牺牲者倒下了，是一只年老的护卫狗。二斗子听到一个男人粗野的叫骂声："二斗子，你这个小王八蛋！都是因为你……害死了我的狗！"

相比而言，在驼队中生命力最脆弱的除了马就是狗了。马只有领房人骑的一匹，因为有特别的呵护——水和料能够得以保障不容易出事。狗就不一样了，担负着整个驼队的保卫工作特别辛苦，体力消耗也大，因而最容易牺牲的往往是狗。

二斗子没有回头，他不用看，单凭着那汉子的哭声他就猜出来那是刁三万。

驼队停下了。

刁三万一阵旋风似的扑向二斗子，抓住二斗子的衣领，声嘶力竭地喊道："二斗子，你赔我的狗！你算什么领房人？！呜呜呜……"

二斗子面无表情被疯狂的刁三万摇晃着。

刁三万就像狼一样放开嗓门号啕起来。

一只大手拧住刁三万的手腕把他和二斗子分开了。痛苦中的刁三万扭头看看，见是胡德全。

“刁掌柜，你不想活了？这样大声地哭闹，你知道这样会消耗多少体力吗？”

刁三万跌坐在沙堆上，立刻不声响了。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只死狗，从旁边看上去就像是一尊木头刻成的人似的。

“我做领房人还没出俩呢……”二斗子喃喃地自语着，“我咋这么不走运？刚刚没了师傅，没几天就把驼队带入了绝境。”

“我们不能就这么等死，”休息了一会儿，胡德全从地上爬起来问二斗子，“好歹你也是个领房人，你好好往四下里看看，哪个方向是北？”

二斗子站在一座沙丘上往四面望了一会儿，回到胡德全的身旁。他指了一个方向说道：“那边。”

“这回你可认准了？”

“我认准了。”

在驼队开始移动之前，刁三万用铁锹掘了一个坑，把他的爱狗掩埋了。这个吝啬的驼夫趴在狗的坟堆上哭了好半天。

驼队又缓慢地移动起来，没有歌声，没有人的说话声，甚至连狗都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悄没声儿地跟在驼队的旁边走着。驼铃有气无力地响着，人、驼、狗夸张地喘息声在沙漠寂寥的上空回响着，像是从另外一个世界传来的。

二斗子看见蹇家老三把自己的驼列停下来，他弯倒腰把自己家的一只护卫狗抱起来，放在了一峰骆驼的背上。

晚上，临时扎起来的房子中，挤在一起的驼夫们想起了家，想起了那个偎在大青山脚下的可爱的村庄，想起了村中的女人和孩子们。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谈起了各自的孩子老婆，都说起自己老婆的好话来了。就连脸上布满了麻点儿的麻三婶在丈夫刁三万的嘴里都变成美女了，“你们可是不知道，我那麻脸老婆做起家务那可是一把好手哩……”

说着说着也不知怎么的驼夫们就把议论的话题转到了戚二嫂身上。

刁三万问胡德全：“说说吧！”

“你想听什么？”

“就说说海九年和戚二嫂的事，你不是亲眼看见过他俩……”

“你他妈的忘记了死了？”胡德全骂道，“这都性命攸关的时候你还说什么女人！”

“听一听就是死了也无怨了。”刁三万转向二斗子，“都说海九年和戚二嫂早就有一腿了，是真的吗？”

“不是真的怎样，是真的又怎样？”

“我就想听听，嘻嘻嘻，没别的意思。”刁三万拿舌头舔着满是黄色燎泡的嘴唇。

“是真的。”王锅头望着刁三万的嘴替胡德全回答说，“你就当做是对一个垂死人的最后要求，满足他的愿望吧。”

“哇！你真的看见过了？没骗我？”

“真的，不骗你……好！他妈的我这一生要是能上一回死都闭眼了！”

“还是你小子有福气，”刁三万没听清楚胡德全的话，兀自感叹道，“唉，其实我也下了不少功夫，到了也没弄成……”

话说到没有意思的地方就算是自动结束了。

睡到半夜刁三万突然惊叫起来，他的神经有点不正常了。要水，一个劲儿地要水。嘴里不停地喊：“我要喝水！我要喝水……”

听到动静王锅头爬到刁三万的跟前，王锅头就着月亮的光亮把自己水鳖子里的水倒给了刁三万喝。喝过水之后，刁三万安静了。

天亮以后挨过了一个白天，驼队继续走，朝着他们认定的一个方向向前走。

人夜的时候蹇二掌柜的另一只狗也死了，那只狗像人似的坐在骆驼的背上走了几百里冤

枉路。

人们都进入到可怕的半疯狂的状态。蹇家兄弟给死去的狗剥了皮，架在篝火上烤。肉还半生的呢，蹇二就开始吃起来，他咔嚓咔嚓地咀嚼着，他把狗肉里的水分咽进肚子里去，将嚼成干柴似的肉渣“噗”地吐出去。

骆驼尿也成了珍贵的饮料，每个驼夫都把自己驼列中的骆驼尿仔细地收集起来。驼队行进间的不少时光都被用来收集骆驼尿了。每一个人都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吝啬鬼。戚二掌柜在感到自己驼列中有骆驼要撒尿了，他就把整个驼队停下来。他半跪在那峰有撒尿迹象的骆驼的肚子下边等待着，手里拿着一个牛皮水袋等待着。但是已经好几天没有喝到水的骆驼尿也变得越来越少。过了足足有半个时辰，骆驼才勉强地流出很少的尿液，滴滴答答地滴进戚二掌柜的牛皮水袋里。还没等骆驼尿喧嚣的黄色泡沫沉淀下去，他就不顾一切地喝几口，然后把皮袋的口子仔细扎好，驱赶着自己的驼列去追赶驼队。

那个火一样的下午，太阳悬在人们的头顶。那奇怪的圆球一会儿是黄色的，一会儿又变成了黑色的，在人们的头顶上肆意地呼啸着、旋转着，就像是一个法力无边的魔鬼在施展着它的威力。没有穷尽的热量从令人眩目的天上一批批地倾泻下来，蒸烤着大地。沙漠就像被煮沸了的黄色的大海，沸腾着，翻滚着。一缕缕的蜃气扭摆着婀娜的腰肢，就像是魔鬼宫殿里的一群舞女在这里、在那里摇曳、舞蹈。到处都是令人头晕目眩的金黄色，到处都是无边无际的黄色的炎热，人们身上的水分、意志和希望正在一点一点地被耗尽。

不远处有两座沙丘就像巨鲸翘起的尾巴，无动于衷地在那里迎住了驼队。就在那两座沙丘的中间，驼队倒下来。驼夫们都喘着气倒在了地上，几十张被汗水和尘土涂抹得脏兮兮的脸，变得陌生了，全都是野兽一样的表情。大家沉默着，在沉默中等待着死神的降临。因为没有止境的跋涉耗尽了力气的骆驼们都失去了往昔的风采，全都自动卧倒了，护卫狗们一个个都躲在庞大的骆驼身旁，在阴凉地儿里把长长的红舌头伸出来喘气。

二斗子带着大家在无边无际的沙漠中东一头西一头地瞎闯，把驼队带的最后一袋水都消耗光了。五天的跋涉中死掉了三只护卫狗，连牛二板留给二斗子的宝贵的骊马也死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希望的一点点失去，驼夫们都知道二斗子最后的时刻来到了——作为领房人，二斗子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把驼队领上了绝路，依照行规他就该自行了断。

几十个被绝望逼疯了的汉子们将二斗子团团围住，几十双血红的眼睛盯住了失职的领房人。这些年来生生死死与二斗子在驼道上一起闯荡的弟兄们，现在就要将他置于死地！至于领房人死了之后其余的人怎么办，大伙儿心里都明白，等待着他们的也只有死亡这一条路了。他们和二斗子的下场不会有什么两样，要说区别也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他们将一个个地慢慢死去，倒在寻找希望的路上。结果是一样的，也许是三两天，也许只是一天一夜，总之在很短的时间里太阳和脚下的沙摸便会将他们身上的最后一点水分吸干，使他们可怜的渺小躯体变得更加渺小。但是他们的身体将会是完整的，不会腐烂。

仿佛是被人们的脚步声惊醒了，二斗子在大家交织在一起的目光中坐起来。昔日的弟兄们那一双双熟悉的、亲切善意的眼睛如今都变得可怕而又陌生。

“吃吧……”

胡德全平静的声音回荡在沙漠的上空。

直到这时二斗子才彻底清醒了，他记起了自己在接下领房人这职务的时候曾经许下的诺言一旦有闪失，他宁愿吞沙自尽！现在该到了他履行自己诺言的时候了。想明白了这一点，二斗子的心里反而平静了，他向着围在他周围的弟兄们看了一圈，然后跪起来，把脸冲着东边的方向——此时的东方就只是凭着感觉了。他的目光平视着遥远的地平线，望着千里之外的那个他生活了许多年的温馨亲切的村庄贴蔑儿拜兴村，磕了三个头。他的辫子蜿蜒在地上就像一条将死的蛇。

胡德全又催促道：“二斗子，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话就说吧，或许我们中间还能有谁活

着走出这沙漠，也好替你完成最后的心愿。”

“替我捎句话给我的把兄弟海九年……”二斗子说，“就说我二斗子不该不听他的话，我后悔了。我应该把自己挣下的银子全都积攒起来，跟着九年做买卖。跟着九年发财致富……”

“好。”胡德全说，“大伙都听到了吧，不管我们谁能活着回到归化城，都不要把二斗子的托付给忘记了。”

“哼！海九年这会儿就怕是我们见不到了，他大概正在地狱里等着你呢。”

“吃吧！”

“吃吧！”

“吃吧！”

……

一个个平静的声音叠摞起来，沉重地压在沙丘上，使得大沙漠都有点承受不住了。一缕缕细沙从沙丘上流淌下来。二斗子慢慢地抬起头来，滚烫的沙粒在他的额头上烫出了许多密密麻麻的小坑。

所有的人都把眼睛盯着二斗子，看着他开始吞沙了，把抓起的沙子一把一把地往自己的嘴里塞！

……

驼队在胡德全的带领下又起动了。人、驼、狗都无声无息地走着，朝着一个认定的方向。

只有一峰骆驼哦叫着矬着身体不肯朝前走，频频回头。骆驼缰绳猛扯着，刁三万都快抓不住了。

心硬得像石头似的驼夫汉子们连头也没有回一下。一切都有行规管着，二斗子以吞沙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他自个儿在接受领房人这活计的时候就选定了的。他无怨无悔。贴蔑儿拜兴村的驼户、掌柜和众多的拉骆驼的穷苦弟兄将各自的财产和性命交在他的手上，他二斗子就得以自己的性命做保。无话好说。

在一座沙山的拐弯处，刁三万看见二斗子已经成了一个小黑点，缩在地上一动不动。都是在驼道上闯荡多年的人，谁都知道在这荒无人迹的大沙漠上，没有水、没有食物就足够二斗子死上一百回！更不要说是二斗子当着大家的面吞下那么多的沙子。

后半夜，在临时的营地上大家都熟睡了。刁三万悄悄地走到骆驼堆儿里，他查找了好一会儿，终于认出二斗子的那峰母驼，他将母驼的鼻钳轻轻地解开了……

二斗子正在通往死亡的道路上跋涉，他看见自己走进了一个金子的世界，黄金的太阳，黄金的大地，黄金的山脉，黄金的树木。沿着黄金铺就的驼道，他看见一峰黄金铸成的骆驼正向他缓缓走来。太阳的光芒呈七彩的颜色，在那驼的身上迸射。二斗子站在那里等待着，终于认出了那正是他心爱的母驼赛因赛。二斗子看见自己叫了一声，他没有听到自己的声音。但是他的呼唤声母驼听到了，母驼“哦儿、哦儿”地鸣叫着朝他跑过来。母驼的龙颈一耸一耸地跑得很快，它的金黄的前腿弯曲伸展，伸展弯曲，它的两条后腿略略向两边叉开，踩踏出纷纷扬扬的黄金尘埃；它的龙颈一耸一耸地颤悠着，它的深褐色的眼睛湿润温暖，它的目光灿然耀眼；它的尾巴小巧俏皮一颤一颤地晃着，金色的风从它的两侧向后掠去……

母驼绵软的脸颊在他的身上蹭着，伸出它粉红色的舌头舔他的头发，舔他的脸，舔他的鼻子，舔他的嘴。二斗子拼命地把母驼那酸酸的、甜甜的湿润气息深深地吸进自己的身体里，他感到母驼亲切的鼻息正在轻轻地摩掌着自己的耳膜。二斗子终于醒了。

原来这并不是一个梦，他的心爱的母驼此刻正站在他的跟前。二斗子在母驼的眼睛中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自己。他想叫一声，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这时他才想起在他的嘴里塞满了沙子。

看见二斗子睁开了眼，母驼激动地打着响鼻叫起来。这通人性的生灵有和人一样的感情，

二斗子清清楚楚地看见，有两滴亮晶晶的泪珠从母驼那褐色的眼睛中溢出来，泪水滴落下来慢慢地在母驼毛茸茸的长脸上移动。

上午驼队围坐在一起吃饭，这是自从迷路以来头一次安安生生地吃顿饭。说是吃饭其实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嚼干烙饼。一片艰难的咀嚼声在沙漠的上空回响！只有实在忍受不住的人才打开盛骆驼尿的皮囊喝一点骆驼尿润润嗓子。大家沉默地咀嚼着，突然听到刁三万发出奇怪的声音。胡德全看见刁三万把脖子伸着停止了咀嚼。胡德全笑了，他明白刁三万是被干烙饼给噎住了。

王锅头问刁三万："你没事吧？"

"没……"

刁三万站起来，拿巴掌在自己的胸脯摩挲着，好一会儿才喘过气来。就在这时候他猛地定在那里望着远处一动不动了，接着刁三万喊起来："胡驮头！……快看！"

"喊什么喊？"胡德全问道，他正背对着刁三万坐着。

"你往身后看！"

胡德全转过身来，他呆住了，在他的视野的尽头出现了一个移动的小黑点。他眨巴了几次眼睛，当那黑点越来越大，能清楚地认出那是一峰骆驼的时候，他的心狂跳起来。胡德全感叹着："老天爷呀，难道说是二斗子吗？"

母驼正朝着他们慢慢地走过来，它的背上在两个驼峰之间横着搭着一个人，胡德全连想都没想立刻就猜到了，那个横着趴在两个驼峰间的人真的是二斗子。

王锅头丢掉手里的干烙饼发疯似的狂奔过去，大伙儿都跟在他的身后跑向二斗子……

王锅头用珍贵的骆驼尿把一种捣碎的草汁冲开来，给二斗子灌到嘴里。半个时辰以后二斗子开始拉肚子了，王锅头用这种办法把潴留在二斗子食道和肠胃里的沙子清洗出来了。

"是老天不让二斗子死啊！"王锅头说，"三岁的时候他全家遭到暴客的抢劫，几十口人死于非命，唯独他这个小生命活了下来，是老天在保佑他。既然他没有在那次劫难中死去，那么这一次他也不应该死。"

头脑简单的驼夫们都信奉这样一个朴素的真理，既然二斗子没有死那就是说是老天爷不让他死，老天爷不让他死这就是天意！于是大家决定继续让二斗子做领房人，请他带领驼队前进。一切如旧，就像是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驼夫们艰难地生存了那么多天，每个人的身体都变得脆弱不堪，最早出现情况的是戚二掌柜，他感到自己的脑袋在发热、在发涨，浑身乏力。但这个时候，性命都朝夕不保了，这点小毛病他并没有在意。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小小的毛病，最后却要了戚二掌柜的命。

又走了两天一实际上是两夜。上午的时候驼队在一片怪异的白色的沙滩前停住了。二斗子抬头观察着周边的环境，眼前的景物让他感到眼熟。突然，他的眼睛直勾勾地停在了一个地方，他的呼吸在刹那间停止了跳动_一行鲜明的脚印出现在他的视线里！他像个疯子似的扑过去。

众人都等待着。大家看到二斗子身子伏倒在地上观察着。

"我们得救了——"传来二斗子的喊声。

驼夫们都撒开了缰绳一个跟着一个扑过去，都围在二斗子的周围。只是凭着感觉他们不约而同地猜到了什么。许多双饥饿的眼睛同时追踪着那一行脚印，是一行非常新鲜的脚印，整整齐齐地向着一个方向延伸出去。

"有人！"

"刚刚经过！"

这时候的戚二掌柜已经是浑身疲软无力了，他的病似乎越来越严重了，但当生的希望出现的时候他还是拼尽最后的力量向二斗子发现的那一行救命的脚印爬过去。他流着眼泪伏在

脚印上，嘴都快要触到地面了。

“是驼和人……的……脚印！”戚二掌柜呜咽着，断断续续地说出自个儿心里的感受，“这一定是一个寻找走丢牲畜的牧人留下的脚印。”

“也许是一个追赶猎物的猎人。”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有救了！只要有人的脚印就说明附近有人有水。”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但是二斗子做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判断，他把那脚印仔细地研究了好一会儿，又抬起头向周围望了一圈，呆呆地说出了自己的判断：“这脚印是我们自己留下的……”

二斗子的话就像响雷似的把所有的人都震慑了。说话的、哭泣的都不敢再发出一点声音！一个个都像泥胎似的戳在那里。上天给了这些可怜的驼夫们一丝希望，结果却告诉他们这只是一个玩笑，是一个错误。

没有尽头的行程继续着。

也许是老天觉得玩笑开大了，隔了三天，他们就发现了绝对不是他们自己的人的一行脚印。

“难道说我们真的得救了吗？”刁三万疑疑惑惑地问二斗子。

二斗子无声地点点头。他已经把周围的环境仔细地研究过了，他已经确认驼队走出了大沙漠！

一帮驼夫像狗似的弯着身子，追寻着那一行救命的脚印。沿着这行脚印，驼夫们一直走出了约有二里路的光景，眼前出现了一片绿草地！

紧接着二斗子就找到一眼水井！

贴蔑儿拜兴的驼队得救了！

然而，此时的戚二掌柜已经没有力气再被这种生的希望打动。在这场残酷变故中，该死的二斗子没有死，不该死的戚二掌柜却把自己的性命丢在乌兰布和沙漠里——这全都是上天的旨意，不可违抗。人们就是这样来解释所发生的一切，并且用悲痛的心情接受上天安排的残酷现实。

走出沙漠的第二天，生病的戚二掌柜再也走不动了。本来就是一般的头疼脑热的小毛病，就像现在的感冒。起初他只是身上有点发烧，不愿意吃饭。但是戚二掌柜走路和上货驮下货驮都不受影响，于是谁也没当回事。而且因为迷了路使整个驼队陷入绝境，大家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了二斗子身上，哪里会想到戚二掌柜的小毛病迅速发展成了要命的大病。

驼队休息的时候王锅头给戚二掌柜端饭，发现戚二掌柜嘴里哼哼着，已经什么话也说不清楚了。嘴唇变成了奇怪的蓝颜色，面颊凹陷，双目毫无光彩，现出了死亡的征兆。王锅头掰开戚二掌柜的嘴，看见半张着的嘴里舌头浮肿着，白得就像发起来的馒头。就在这个时候仰躺在地上的戚二掌柜的身体就像一张弓似的突然撑了起来！在场的人全都瞪着恐怖的眼睛看着他。

不到半袋烟的工夫，戚二掌柜的身体开始慢慢地松弛下去，一点一点地落下来，最后整个身体都贴在了地上，一动不动了。

戚二掌柜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一条铁一样硬的驼夫汉子悄无声息地死在了驼道上。人们把死者的身体搬动着，让戚二掌柜脸朝天躺好，准备要叠尸了。二斗子眼见着失去生命的戚二掌柜的骨节发出奇怪的咔咔叭叭的响声，不肯甘心的眼睛半睁着望着不断变幻着颜色的炎热的天空。忍不住无声地哭泣起来……悲哀的空气笼罩了一大片草原。

人们把戚二掌柜温热的身体叠成三折，然后装进一个腾空了的红柳货篓子里。

二斗子仰着脸把挂满了星星的天空观察了半天。又仔仔细细地研究了一会儿周围的环境，又走起来了。他脚下的绵软草地就像棉花似的柔软，索索的脚步声在蓝色的草原上空回响着，震动着每个汉子的心！

……

八

“戚二嫂！……”

二斗子悲切的声音在戚二嫂家的院子上空回荡。他的身后是一峰骆驼，骆驼的背上驮着一对红柳篓子。被悲痛和愧疚压迫着的二斗子矮小的身体显得更短小了。二斗子又喊了一声。

这一回屋子里有了反应。“是谁呀？”戚二嫂出现在屋门前的台阶上。她抬起一只手搭在眉骨上，那手上的湿面团儿顺着她高挺的鼻梁滑落下来。太阳强烈的光线刺激着她的眼，使她什么也看不清楚。她只是从熟悉的声音中感觉到喊她的是什么人。

“那是二斗子吗？”戚二嫂走下台阶。

“二嫂！”二斗子又叫了一声。

这一回戚二嫂听清了，也看清楚了“咚”的一声跪下去的二斗子。

戚二嫂疾步走到二斗子的跟前。经过短暂的疑惑，戚二嫂已经从二斗子沙哑的声调和呆立着的骆驼身上体察出若干悲剧的成分。她问：“你这是咋啦？二斗子？”

“我该杀呀！是我的罪过……”

“怎么回事？二斗子，有话你站起来慢慢说。”戚二嫂伸手拽着二斗子的胳膊，二斗子却是怎么也不肯起来。

“是我害死了戚二掌柜……二嫂……你处置我吧！”

“你是说，戚二……他出事啦？他如今在哪儿？”

二斗子抖了一下缰绳，骆驼无声地跪下了。二斗子用目光指了指架在骆驼身上的货驮子：“我把二掌柜带回来了……”

戚二嫂像被谁突然打了一下，身子一阵摇晃，差点儿跌倒在地上。一双眼睛向外射出恐怖的黑光，死死地盯住骆驼身上的货驮子。霎时间她那黑色的眼睛就像变成了石刻木雕的一般不会转动了。“二斗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你给我说清楚！”

二斗子把驼道上发生的事情简单地说了一遍。戚二嫂不再说话了，她知道不幸的事情真的是发生了。

在戚二嫂呆痴的目光中，二斗子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一边拿肮脏的拳头擦着脸上的泪，一边动手去解货驮子。她还是不肯相信，问站在二斗子身后的王锅头：“他说的是真话？”

王锅头无声地点了点头。

二斗子把货驮子从驼背上搬下来，轻轻地放在地上。

这是一个装茶叶用的普通的货驮子，用坚韧的红柳条编成的椭圆形的筐子，上面盖着盖儿。二斗子把捆绑红柳筐的驼毛绳慢慢地解开，把绳索放到地上，伸手揭开了盖子：一个像半大孩子似的焦干人体躺在筐子里。这是一个被沙漠里的燥热空气迅速风干了的人的尸体，一个人核儿！标准的说法是：干尸。

戚二嫂从那人鼻子下面那一抹浓密的黑色髭须上认出了她的丈夫。一束痉挛像扭曲的闪电在戚二嫂的脸上划过，只听得她的喉咙里发出了一声奇怪的呜咽，整个人便像一截面团似的瘫倒了下去。

戚二嫂醒过来的时候，看见身边围着许多人。王锅头一只腿跪在她的身前，一手扶着她的肩膀，拿另一只手的大拇指在她的鼻子下面一点的地方掐着。看见戚二嫂睁开眼睛，王锅头把手松开了。人群长长地嘘出一口气。

“把戚二嫂抬回屋里吧。”

在王锅头的指挥下，麻三婶和另外两个妇女抱起戚二嫂。戚二嫂的胳膊、腿软得像面条似的向下耷拉着，但是就在她被女人们抬到屋子门口的时候她突然清醒过来了，她从女人们的手里挣扎着跳下了地。也不知道怎么的一身力气又回到了她的身上，她的力气大得让抱她的妇女们大大吃了一惊。在众人惊呆的目光注视下，戚二嫂猛地扭转身体，发疯似的扑向了

跟在后面的二斗子。

“二斗子，你这个遭千刀剐万刀杀的……是你害死了我的男人，我要你赔我的人！”

戚二嫂把悲痛化作了力量，她扑到二斗子跟前抡开两只手臂一下接一下地在二斗子的脸上扇着嘴巴子。巴掌打击肉体的响亮吧唧声刺激着在场的所有人的耳鼓。

二斗子任口鼻流出的鲜血飞溅着，咬着牙为戚二嫂叫好：“打得好！二嫂，你狠狠地打吧。只要你心里能够痛快些，你就放开手打吧。你打得越狠我的心里就越痛快！”

既然是如此，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大家也能理解，就不再说什么，只是在旁边看着。这一场痛打直打得二斗子脸上鲜血乱溅，连面目也难辨了。直打得戚二嫂气力耗尽，再一次瘫倒在地上。

第二天在戚家院子里的角上出现了一个灵棚，死去的戚二掌柜被安置在一口红漆的柏木棺材中。这是刁三万赶着大车，拉着王锅头和胡德全连夜赶往归化城的杠房里为戚二掌柜购买回来的。花了整整一百八十两的好银子，不要说是在贴蔑儿拜兴村了，就是走遍整个归化城这样的棺材也算是上等的了。为的是给戚二嫂个交代。

丧事由王锅头主持操办。王锅头对戚二嫂说：“内掌柜的，二斗子说了，这棺材钱由他出。”

戚二嫂摆摆手：“算了吧，有这话我就心知足了。一百八十两银子呢。够他十年八年挣的……”

王锅头又说：“二斗子他可是真心实意的，他不敢见你，托我把话递过来。他说等内掌柜消了气他再来见你。”

“古人说得好，人死不能复生。既然这样了我还计较他什么。那天一气之下打了他心里也怪后悔的，挺大个的男人让一个妇道在脸上打，确实也不成样子。”

丧事办完之后二斗子找到戚二嫂说：“我甘愿为戚家做工，不要工钱。”

戚二嫂当时就答复说：“往后休要再提这码子事，过去的事情就算过去了，谁也没那本事把过去的日子给重新来一遍。你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但凡哪一天我戚二嫂有马高镫短的当儿，那时候我戚家的人招呼一声你还能认识我戚家的人我就感谢不尽了。”

但是过了没有半个月二斗子又找上门来了，二斗子说：“不行，二嫂说什么也得答应二斗子我给你家做活计，不然连睡觉都不得安生。”

戚二嫂很诧异地问是怎么回事。

二斗子解释说：“我天天梦里看见戚二掌柜，天天到庙里烧香，都不济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就算是你挽救我二斗子的一条性命吧，不然我真的是活不成了。”

这回戚二嫂同意了。

二斗子开始为戚二嫂家做活了。牧放骆驼，打草，上桥，什么都干。

半个月做下来，二斗子失眠的毛病就没有了，睡觉香，吃饭也香，于是人也就胖起来。不单身体如此，做活做得越多心里也越觉舒坦。王锅头说，这主要是人的心里熨帖了，不觉得愧了。

但是有一个人想不通，这个人就是二斗子的干爹刁三万。有一次刁三万在村道上碰见戚二嫂，把她拦住了。

“你把我截在半道上是有什么要紧事吗？”戚二嫂语气平和地问道。

“当然有要紧事。”刁三万理直气壮地质问道，“戚二嫂你得给我个准话，不然我不能放你过去。”

“甚准话？”

“就是你甚时候放我家二斗子回来？”

“这叫甚话？”戚二嫂说，“二斗子到我家来是他自觉自愿的，甚时候留甚时候走都由他自个儿。”

“你刮他的油还没有刮够哇，要到甚时候才肯罢手？”

“这话跟我说不着，你找二斗子本人去。”

戚二嫂一把将挡路的刁三万推开，头也不回地走了。

在贴蔑儿拜兴村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着各自不相同的挂念。有好几回戚二嫂把二斗子叫到她的屋里去，询问她所关心的事情：“……你把海九年的事说给我听听。”

二斗子为难地搓着大手：“二嫂，我已经说过多次了，海九年他在我们过象牙柱的时候就离开驼队了，是我和王锅头、刁三万亲自把他抬进牧人的蒙古包的。”

“那你怎么就好说他一定死了呢？”

“我没有说过九年他死了。可是二嫂你别忘了那是在驼道上！我也不想他死。”

戚二嫂不说话了，但两眼紧盯着二斗子的眼睛不肯移开。

二斗子知道戚二嫂是对九年的事不肯甘心，就开解说：“二嫂，你是个多么明白的人，这事还想不清楚？走驼道的人谁不清楚！死个那是家常便饭。但凡踏上驼道，那就是有无数个死在前面等着你呢！遇上暴客你得死，遭逢大雪你得死，遇上沙暴你得死，甚至有个小灾小病的你也得死！你看戚二掌柜……”

“可是蹇老太爷当年就活下来了！”

戚二嫂把蹇老太爷的例子一拿出来，二斗子就无话可说了。说到底，二斗子本人也是不相信海九年已经死了。

相同的对话不知道进行过多少次了，每次都是这样，他们的谈话都是在毫无结果的气氛中结束。

心爱的人海九年没了音讯，女儿夭折了，现在丈夫也死在了驼道上。接二连三的灾难打击着戚二嫂，使她的生活失去了所有的希望和色彩，她变得心灰意冷，什么都不想做了。后来就迷上了“摸猫鱼”。“摸猫鱼”是村子里的人们玩儿的一种赌博的小游戏。

起初戚二嫂只是和村子里的妇女们玩玩，怀里揣上几十个铜子儿。就算是玩上一个通宵，输赢进出也超不出一百个铜子。可是后来玩儿着玩儿着戚二嫂就玩儿得上了瘾，于是就甩开女人们，专和那些男子汉们玩了。动真格的了，每次都带着一个羊皮口袋，里面装了几十两、上百两银子。再后来就拿活物押赌，拿驼村人眼里最值钱的东西骆驼押。一次输三峰或者五峰骆驼。结果没过多少日子戚二嫂就把自家值钱的骆驼差不多全输掉了。

一个早晨，蹇老三带着自己的同胞哥哥、弟弟走进戚二嫂家的院子。二斗子眼睁睁地着着蹇家兄弟把院子里的骆驼赶走了，只剩下了五峰，还都是仔驼和病驼。

戚二嫂模糊的脸在窗户后面悲戚着。

二斗子不肯甘心上前挡住了院门。

一向暴躁的蹇老三也不动怒，扬起下巴朝上屋喊：“戚二嫂！你家二斗子这是咋回事啊？挡着门不让我们出去。”

上屋的门一响，戚二嫂出现在屋前的台阶上。戚二嫂冲二斗子摆摆手。

得了戚二嫂的话几，蹇老三也不等二斗子做出反应，伸手把二斗子拨开，拉开院门把骆驼赶了出去。

这时候戚二嫂看见了站在人群中看热闹的刁三万，对他说：“你把二斗子领回去吧。骆驼没了，这回我的院子里再也没那么多营生可做了。”

刁三万欢天喜地地牵着二斗子离开了戚二嫂的院子。

大盛魁 2 第七章

一

未等掌灯，归化城的上空就隐隐约约地飘荡起锣鼓丝弦的热闹声音，那是红火热闹的山西梆子的开场音乐！日薄西山，华灯未明，装扮漂亮的马拉轿车、人抬的大轿，还有骑马的、步行的人们就沿着城里的大街小巷从四面八方向大观园走去。锣鼓在人们的耳边轰鸣，礼炮

在空中炸响，整座城市都激动起来。

大观园戏园子中间一字排开点着八个油桶大的火炉子，正烘烘地烧着火。管弦呕哑，菜香扑鼻。看客一边就餐一边欣赏戏剧。台上正待开演的是一出山西梆子《捉放曹》。锣鼓唢呐响得震耳欲聋。

话说这归化城的演艺界和饮食行历来热闹非常，为什么？就是因为这里是塞上最热闹、最著名的商城。相与见面要在饭馆吃一顿，买卖成交甲乙双方要到饭馆庆祝一番，生意开张更不要说需要在饭店大宴宾朋以图吉利和人气。就是店铺倒塌，生意人讲究买卖塌了人不能塌，所以也要勉力在饭馆吃一顿，叫做散伙席。商贾云集，总之是一年到头都有生意。

眼下这里红火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大观园开业庆典。这大观园的主子不是别人正是归化城著名的喇嘛沙王，也就是从乌里雅苏台草原来的沙王沙格德尔。如今的喇嘛沙王与几年前草原上那个沙王已然判若两人，现在的喇嘛沙王是不问朝事不问政事，除了一门心事信仰佛祖外，就只是吃喝玩乐。几年的工夫已经把自己锻炼成为归化有名的食客，什么海系、川系、晋系、皖系、鲁系……全都吃得精明！归化的饭馆被他吃遍了。吃来吃去，到最后沙王最青睐一种食物，也是最普通的东西，就是烧卖。

大观园坐落在大东街，它是一座能够容纳八百人同时就餐看戏的剧场。今日里沙王的大观园放炮开张！

大观园的左边不到五百步就是归化最惹眼的美人桥，也就是红灯区，右边挨着宝局房，吃喝玩乐一条龙，一应俱全。有这样的案例听了叫人好笑，还是胡道台手上曾经判过的这样一个案子：一家晋籍商号的掌柜，是个小掌柜，三年一届的假期到了他却没回家。家人知道字号给自己的人放了假却迟迟等不到人回来，以为出了什么事情就有点着急。四处打问，问来问去却打听到原来那人并没有出什么事情，人还在归化城！家里的父母、媳妇知道后自然是十分生气，托人捎话催他回去，那人却是沉溺于归化的灯红酒绿不肯回去。无奈之下，家人一纸控状把他告上了归化道台衙门。

那时候归化道正是胡道台当政，你道是胡道台他怎么判？他派出两名差人到美人桥把那小掌柜捉住，用刑枷枷了，强行押往他的家乡交给了他的家人，来往旅差消耗一应由那人自己报销。官府做出这样的判决是因为这种事情在归化发生得太多了！

可见那时的归化城奢靡之风甚盛。

再说新建的大观园一水的崭新桌凳，一水的簇新幕布台帐，桌凳都散发着木料和油漆的清香。剧院的格局是一层半，那半层是沿着后沿儿和两侧的包厢而建，是专供那些仕女贵妇、达官贵人、财东掌柜等上流人士用的。

“胡驮头！”

耳听得有人在叫，胡德全扭头看见是楼上一位朋友，是万驼社的羊领房在向他招手。

当红的主角是刚从张家口请过来的，名叫“八岁红”。这次是文请，是喇嘛沙王派人携带重金从张家口请来的。胡德全他们一个个精神矍铄，一边吃菜喝酒一边看戏。胡德全侧着身子从桌子边挤走到二斗子跟前坐下。

“还记得吗？几年前咱们到大同劫戏的时候，还是牛二板和咱们一起去的呢，如今牛二板和戚二掌柜都没有了，海九年也没了。”

“是啊，俗话说得好：人生如梦。”

胡德全说：“活着比什么都好啊，你看喇嘛沙王这一热闹，全归化城都轰动了。”

“就连绥远城的人也坐着车来看热闹……”

“何止是绥远城呢，”胡德全用手指指沙王身边的包厢，“你往那儿看！”

“哇！那几个包厢里坐着的全都是洋人啊！”二斗子惊叫道，“真是想不到，这才几年的工夫咱归化城就来了这么多洋人。”

众人七嘴八舌议论起来。

“你认得几个？”

“我一个不认识……”

“我认识，那个黄头发的是伊万……”

“我听说过，这个人在京羊道上贩过羊。”

“那个高个子的，是英国人。”

“哪个？”

“就是坐在伊万旁边的那个戴眼镜的。”

“不认识。”

“他是和记洋行的总经理，是个英国人！神甫你该知道吧？就是比利时来的，圣母圣心教堂的神甫。”

“不认识不认识！算了……我认识他们这些洋人干什么！快看戏吧。”

“是啊，有福就得享。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哎！掌柜的让让！让让——小心油花洒在你的新衣服上！”二斗子看见堂倌端着一个大盘子穿行在桌子之间，嘴里高声吆喝着。

“来酒菜啦！”二斗子兴奋起来，“想不到这辈子我还能享受这份福气！”

堂倌把冷荤冷素八个盘摆在桌子上，唱和道：“客官！八荤八素齐了您哪！请随便用吧……”

二斗子伸手抓起一块牛肉丢进嘴里。

“香吗？”胡德全问。

“香！”

“可是你知道这席面和这门票哪来的？”

“你给的呗！”

“我给你的，笑话！”

“那这些都是哪来的？”

“你往那儿看……”胡德全又一次指向包厢，说：“你看清楚了，就是那个黄头发的俄国人！眼缝很细，长方脸，灰蓝色的眼睛……”

“我看到了，还是那个贩羊的伊万啊？”

“对！这席面和门票都是伊万送我们的。”

二斗子不由自主地朝伊万摆摆手，表示谢意，伊万微笑着也朝他点了点头。

回过头来二斗子低声问胡德全：“伊万他为什么请咱的客啊？”

“那还用说——瞧得起咱呗！”

“咱驼夫、驼户掌柜的，他也瞧得起啊？”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做今非昔比！”胡德全说，“现如今在归化城，驼道越来越重要了。驼道一显贵，咱们这些养驼人、拉驼人跟着也就值钱了。告诉你这可是秘密，别外传！”

“我不往外说。”

“上个月伊万还单独请我吃饭了……”

“吹牛吧？”

“真的！在宴美园，还是在雅间吃的呢。”

“为什么呢？”

“告诉过你了，如今驼道值钱了！骆驼都跟着涨价，驼夫的脚钱也跟着涨！”

“这我知道，驼夫的脚钱涨了三成。”

胡德全很得意地拉拉二斗子的衣襟。二斗子坐下，脑袋还在扭着望包厢那边看。他又有新发现，看见贾晋阳的一个侧影，他正和沙王坐在一起。

“我看见贾掌柜了。”

“哪个贾掌柜？”

“大盛魁贾晋阳掌柜呀！”

“那有什么稀罕！”胡德全说，“贾掌柜我熟得很。”

“听说过去在草原上的时候沙王和大盛魁很不和睦。”

“那是在祁掌柜的时代。”

“我也听过。”

“大家都知道，是为一匹宝马。”

“祁掌柜是一个相马高手！”

“可惜早就死了。”

“你知道吗？”胡德全压低声音说，“那祁掌柜是被大掌柜设计害死在鹰嘴岭的。”

“瞎说！”

“没证据的话可是不敢瞎说……”

“都这么传。”

“怎么不见郭大财东？”

“哪个？”

“天义德的郭玉呀，他是沙王的妹夫！”

“哦，知道……”二斗子说着拿手一指，“你看，那不是么？”

郭玉正侧着身子在饭桌间穿行，二斗子看见他走到沙王跟前了。在一张空着的椅子上坐下去。很亲热地和贾晋阳说话，两个脑袋都连在一起了。

“奇怪，”二斗子发表感想，“胡驮头，你说，过去他们在商场上斗得你死我活，现如今一转身就好得像一个人了？”

“商人们做事和咱这些人不一样，咱们都是粗人。”

“弄不懂。”

“哈哈哈……多新鲜！”胡德全嘲笑道，“要是这中间的猫腻连你都能明白了，那做买卖的事就谁也能做了！”

“倒也是的。”二斗子很谦虚地承认了。

“悄声点儿！”胡德全呵斥身边的弟兄们说，“没看见吗——大掌柜到了！”

“在哪？”

“就是那个，身旁有一个小伙计搀扶着，正在往楼上去呢。”

“好像瘸子呢……”

“瞎说！大掌柜的腿好好的！”胡德全权威地解释，“是他的手有毛病……”

“我知道，是两只秃手。”

“悄声吧！小心听见……”

一片安静的气氛，锣鼓点子也停了。大掌柜在众人追随的目光中找到了那间正中间的包厢，坐下了。锣鼓点子重又响起来，正戏开场了！

黑头沙哑的大嗓门压倒了乐队的声音，许多人同时说话的喊吵声、堂信的吆喝声、观众的咀嚼声与演员的唱腔搅和在了一起。许多张兴奋的脸涨红着，嬉笑的声音，为演员叫好的喊声此起彼伏，把剧场内的情绪推向兴奋的高潮！

夜阑时分，大戏终于散场了，看戏的人们把兴奋带到各条大街小巷，随着说笑声、马车的嗒嗒声传开去。

一辆漂亮的马拉轿车穿过小东街，停在了大盛魁城柜的大门前。小伙计颠儿颠儿地小跑着把大门打开。

大掌柜的贴身伙计麻利地从车辕上取下一个小凳子，摆好，伸手抓住大掌柜的一只秃手。大掌柜小心翼翼地踩着凳子下了轿车，嘴里哼哼着曹操的唱段……看来今晚大掌柜情绪不

错！大掌柜一路唱着穿过内院的月门走向自己的寝房。

“‘八岁红’名不虚传！”大掌柜一边走进屋门一边还议论着大戏。

“可不是么，”善元附和说，“我刚才听晚来的人说，他在北门外就能听见‘八岁红’的唱呢！……您累了吧？洗洗睡吧。”

“我不累！”大掌柜在椅子上坐下，嘴里哼哼着说，“你去给我沏壶茶来！”

大掌柜哼哼着戏腔，喝着茶与善元聊起了《捉放曹》的戏文：“善元，你听懂了戏文吗？”

“马马虎虎，知道曹操在华容道被关羽捉住，后来又放了。”

“你知道关羽为什么要把曹操放掉吗？”

“不知道。”

“是因为曹操曾经有恩于关羽，关羽知恩图报，是个有良心的人，是个讲义气的人。”

“哦，关羽那般英勇还被抓住过吗？”

“当然，兵家胜败乃是常有的事！”

……

这时候贾晋阳手里拿着一张纸片走向大掌柜的房间。他在屋门前停下问候了一声，推门走了进去。

一看见贾晋阳手里拿着纸片，一脸的严肃，大掌柜便停住了唱，问道：“是恰克图来的消息吗？”

“是。”

大掌柜一听，脸上的表情立刻变了，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贾晋阳手中的纸片，轻松的笑容刹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贾晋阳迅速走到大掌柜的身边，把信纸展给大掌柜看，同时解释说：“是恰克图分庄派信狗传回来一个奇怪的消息。”

“哦？我看看！”

贾晋阳挪动身子站在大掌柜身侧，一边把手中的纸往大掌柜脸前移移，一边说出自己的疑问：“信上说，俄罗斯枢秘院院长已经从伊尔库茨克出发，前往恰克图准备在那里过境。俄罗斯枢秘院院长过境来做甚？奇怪……”

“有什么奇怪的，都就是为了商业上的谋划！”大掌柜说，“俄国人官场和商场通着呢，现如今喀尔喀市场已经有大半被俄罗斯商人占了去。很可能俄罗斯枢秘院院长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在乌里雅苏台见领事馆。”

“有消息吗？”

“这消息早些时候从北京就传回来了。”

当下大掌柜吩咐把王福林请到自己的寝室，把善元支了出去，就俄罗斯枢秘院院长入境的事，三个巨头一起商量了足足有一个时辰。寻找着应对的策略。

……

夜半，大掌柜忽然从被窝里坐起来，把睡在外间的善元喊起来：“你去把王大先生、贾掌柜请来！”

“现在吗？”善元揉着眼睛问。

“废话！不是现在还能是明天吗？！”大掌柜说，“事不等人，时间就是银子。”

王福林很快到了，问：“大掌柜，有什么吩咐？”

“我想起来了，有一个人能帮我们。”

“谁？”

“喇嘛沙王！”

“喇嘛沙王？”

“对，喇嘛沙王能帮我们。”大掌柜说，“俄国商人南北夹击我们，我们首先得在北边稳

住阵脚。”

“喀尔喀的形势是越来越严重。”王福林说，“我们想了许多办法……”

“问题是没有找到要害的人物。在喀尔喀什么人最有权威？不是我们这些商人，也不是色棱王爷……”

聪明的王福林猜到了：“是活佛！”

“对，是活佛！你还记得吗，在长老寺有个活佛名字叫雅克圪森。”

“我听说过。”王福林说，“雅克圪森在整个喀尔喀草原上权威甚高。”

“你知道雅克圪森是怎么去的长老寺的吗？”

“不知道。”

说话的工夫贾晋阳也到了。他一进门就听大掌柜说：“是喇嘛沙王亲自把雅克圪森从甘珠尔召请到乌里雅苏台长老寺的！”

“我知道此二人交往甚厚。”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大掌柜说，“这二人交往甚厚不自今日始。雅克圪森活佛的少年时代就是在乌里雅苏台度过了，他和沙王是少年知交，亲同手足。不然雅克圪森也不会轻易就放弃甘珠尔大庙的位置跑到长老寺。长老寺比甘珠尔大庙可是小得多呢，甘珠尔大庙里有三千多在册的喇嘛，长老寺只有不到八百喇嘛。”

“我想起来，长老寺是咱归化城席力图召的属召。”贾晋阳很快就揣摸到了大掌柜的思路了，他笑了，说：“大掌柜是不是想请雅克圪森出面平衡乌里雅苏台草原的生意？”

“当下也只有活佛出面还能起作用了。”

“好，我去请沙王！”

“等等！这事得仔细琢磨而后再实行。”

大掌柜亲自去拜访了喇嘛沙王。当然是到沙王的大观园烧卖馆，八个精壮伙计跟在大掌柜的身后，每人抬一只大木箱。当着许多食客的面，大掌柜命令伙计们：“把箱子打开，请沙王看看！”

沙王不明白大掌柜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睁大眼睛看着。箱盖揭开是一层层的软草，最后伙计双手从箱子里抱出一个草绳捆着的瓷器。把草绳一点一点解开，终于露出一摞精美的瓷器——是茶碗！白釉子蓝花，玲珑剔透！

沙王吃惊不小：“大掌柜这是……”

“沙王，您来看。”大掌柜命善元拿一块棉布把瓷器上的浮土擦去，用手掌托着让沙王看。

“好！精致精致……”

老账房在旁边看出了门道：“沙王，卜边还有字呢！”

“什么字？”

“我看……沙王，”老账房接过茶碗旋转着，“禅——心——沙——王。”

“不成敬意，”大掌柜说，“请沙王笑纳！”

“这真的是太贵重了。”

“上边的字是怎么回事？”

“是我特意请景德镇的名师烧制的，恭贺沙王的大观园开张！”

“这真是太……谢谢王大掌柜！”

“小意思！这里总共是八十套茶杯，可供八百人同时使用。”

这件事过后不到半年，大掌柜邀请沙王和自己一同前往喀尔喀草原。其实对沙王来说，说成是返回才更准确。去草原干什么？专门拜见长老寺的活佛雅克圪森。大掌柜特意为活佛送上一块红坐毯，这不是一般的坐毯，是经过当朝皇上亲自赐名的坐毯。活佛一看到那坐毯立刻肃然起敬，双手合在脸前默念感谢经。

原来这是大掌柜精心策划的，有了这块坐毯，雅克圪森活佛在喀尔喀草原的众多活佛中的地位一下高升三级！雅克圪森活佛答应了大掌柜的请求，也真的帮了大盛魁的忙。俄罗斯枢秘院院长到喀尔喀草原来是为了表示对在这里经商的俄罗斯商人的支持。当然，这种支持是很具体的，是通过在乌里雅苏台建立领事馆来体现的。

为保护大盛魁的利益，雅克圪森活佛给当政的色棱王爷做了工作，暂时平衡了华商与俄商的关系。

但是不久传来的消息却是给了大掌柜沉重的打击，活佛与天义德商号之间达成了另一项秘密协议。这项特别的协议的主要内容是：雅克圪森活佛已经成为天义德商号的股东！他的永远身股是七厘九钱。

消息得到证实，大掌柜才知道自己的思想过于保守，行动过于迟缓。他对贾晋阳说：“真是山外青山楼外楼啊！归化商界就有高人！我不如李泰。”

在这个秘密解密之前，人们看到一些奇怪的现象，在喀尔喀无论社会怎样动荡，无论俄商怎样猖狂，天义德商号总是有人暗中保护。直到天义德从喀尔喀草原撤出来的那一天，一直是安稳的，没有受到大的伤害，这是后话。

二

五月，喀尔喀草原上鹰飞草长的美好季节，大盛魁每年一度的收活羊的工作开始了。接受活羊的地方选在了距离乌里雅苏台城西南二十里的地方，西北距著名的长老寺不到三十里。在一片绿油油的草地上临时搭建起来二十二座蒙古包。二十二座蒙古包代表着喀尔喀二十二个和硕，和硕也就是旗，旗相当于内地的县。每个和硕的王爷和旗长、协理都提前赶到，在蒙古包内喝着奶茶等待着一个重要人物的到来。蒙古包事前就没有安装包门，前面有两个哈那全都大敞着，视线非常开阔，可以看到在蒙古包群落的周围，山坡上、洼地里到处都散落着白色的羊群。散落的羊群向四面八方延伸着，望不到边际。

隐隐约约传来一阵马蹄声，听到动静的人们都从蒙古包里走出来了，大家迎着马蹄声走过去。一溜尘烟越来越近了，可以看清是一支小小的马队，为首的骑一匹黑炭般皮毛的走马，是一位上年纪的长者，穿一身六品文官官服。他就是喀尔喀草原上的头面人物，大盛魁乌里雅苏台分庄的坐庄掌柜王锦棠，是祁掌柜祁家驹的继承人。紧随其后的是乌里雅苏台的王爷色棱，还有旗属衙门七八个官员。

各和硕的官员以及等候在那里的牧民、羊把式全都跪下，叫道：“给王掌柜请安！”

“给色棱王爷请安！”

王锦棠下马后把缰绳交给身边的贴身小伙计，迈步走向给他预备好的大帐，他一边走一边说：“全都请起来吧！”

王锦棠和色棱王爷同时走向帐落群中央，那里有一座大帐，专门是为他和色棱王爷预备的。大帐内并排摆着两张长条矮桌，也是为王锦棠和色棱王爷预备的。

一个中等身材，衣着精干的中年人跟在王锦棠的身后走进大帐，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小眼王！大盛魁数百名羊把式的头儿。

王锦棠在桌子后面坐下，目光伸出去，把散落在草原的那些羊群慢慢扫了一遍，也不看站在身后的小眼王，问道：“预备好了吗？”

“报告王掌柜，收羊的事项全都预备好了！”小眼王恭恭敬敬地说，“就等着您的一声吩咐了！”

“好！”王锦棠转过脸问道，“色棱王爷，开始吗？”

“开始！”

色棱王爷一声令下，就听王府管家扯开嗓门喊道：“验羊开始了——”

“验羊开始了——”

“验羊开始了——”

……

羊群开始移动，一年一度的大盛魁在喀尔喀草原上的特殊的收账仪式开始了！一年里在方圆上十几万平方公里的草原上的商业交往买卖双方在这里结账。草长鹰飞的季节，牛羊肥壮。大盛魁所有的赊货和印票账都要在这几天全都变成肥硕的羊群收集回来！从大帐内的色棱王爷开始到其他二十二座蒙古包代表的二十二个和硕，全都是大盛魁的债务人。一年内他们消耗掉的砖茶、布匹、绸缎、鞋帽、王爷进京的靡费、各座召庙使用的哈达、佛器……都要连本带息折成羊群或者马群偿还大盛魁。然后大盛魁再组织专业的羊把式和马把式，把收账收回来的羊群和马群长途赶运到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汉口等地专卖变现。如此这般轮番往复，巨大的商业利润就像涓涓溪流一样淌进了大盛魁总号的账房！草原上的商业帝国庞大繁复的机器就是这样运作的。乍看上去它的每一个局部动作都不像是典型的商业行为，但是其内里却蕴涵着深刻的商业道理。

色棱王爷的命令由一个汉子传给又一个汉子，喊叫声像鸟儿一样在草原上飞翔。不久就看见等候在草原上的羊群开始缓慢地移动。

小眼王把自己的十几个徒弟招呼在身边，如此这般地吩咐了一番，然后厉声说道：“你们的眼睛盯得紧一点！不敢有任何闪失，谁要是出了错我是不会放过他的！”

“知道啦！”徒弟们都爽快地回答。

很快就有第一群羊从大帐前通过，许多双眼睛同时盯着看、数着数，这其中有小眼王的人，有王爷府的人。只见小眼王活像一只跳鼠般灵活地在羊群前蹦过来蹦过去，嘴里一五一十地数着数。他的一群徒弟也都跟着在羊群间跳来跳去各自报着数。响亮的报数声从羊群间传到大帐，记账的先把数字很快地落在了账簿上。羊们因为情绪紧张互相挤搡着走得都很快，发出“咩——咩——”的叫声。它们的硬蹄踩踏着土地，发出嚓嚓的声音，连成了一片，弄得人眼晕耳蒙。

“……八十一……一百二……三百八……”

“六十……九十……一百二……”

“三百六……三百九……四百三……”

……

好几个数字同时报上来！两座大帐内的账房先生同时记账。没有思考的时间，也没有复核的时间，都是一次过！速度极快！大约一个时辰不到，一顶蒙古包的羊群就全都过完了。第一个和硕交付的羊群是一万八千三百四十只。

一连过了八天，收到的羊群总数是十四万九千零八十八只！

在各个蒙古包内，大盛魁的小掌柜和蒙旗的代表双方都在契约上签字画押。蒙古包外那些已经过了数的羊群就算是大盛魁的了。当然也不是全数收接，在蒙古包一侧有数十只羊被挑剔出来，都是有各种暗疾的羊，算是不合格的产品，其余的都已经由大盛魁的羊把式接管了。

二十二顶蒙古包有十五顶迅速拆卸，留下来的全都是大盛魁的毡房。小眼王要带领他的徒弟们在次里对羊群进行整合，重新编队。按照膘情和牙口再次分群，五百只一小群，五小群一大群，两个大群为一个运输单位，称作是一顶“羊房子”。然后依次编队出发。这项工作看似简单，其实做起来十分麻烦，最熟练的羊把式也得三天才能搞定。

手下的人都在忙乱着，拆毡房的，给羊群编队的。趁这个机会王锦棠吩咐当场杀了一只羊，他要在现场招待色棱王爷。预先有准备，大盛魁的厨子带了许多做好的酒菜。自打祁掌柜祁家驹把大盛魁和王爷府的关系搞砸之后，大盛魁和乌里雅苏台当局就没有再热乎起来，王锦棠很想趁这个机会和色棱王爷多说几句话。酒酣耳热之际王锦棠刚想打开自己的话匣子，却见色棱已经站起身，说：“旗务繁忙，我先告辞了！”

王锦棠无奈地看着色棱王爷跨上马背，一溜尘烟地离去，心里很是不快。整整一年收回

来的羊才只有十四万多一点，是过去收羊的三分之一还不到，有的生意被天义德抢走了，有的被俄国人抢走了。到任五年多了，王锦棠竭尽全力也只做到保持祁家驹交接时候的水平。

把色棱王爷送走，王掌柜对贴身小伙计说：“你去，把小眼王叫来！”

小眼王来了：“王大掌柜，有什么吩咐？”

“十四万九千零八十八只羊全在这儿了，下边的事就全都交给你了！你一定要率领自己的徒弟们按时把羊群运到北京的德胜门和西直门两个庄口！”

“没问题！”小眼王爽快地答应道。

“今年春天雨水好，京羊道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是，”小眼王接应说，“京羊道是不会有问题……”

“难道说是别的方面会有问题吗？”

“是……”

“休要吞吞吐吐！”王锦棠说，“有什么事你要趁早说出来，免得半道上牲畜出事故。”

“我手下的徒弟们不大懂事……”

“是又要提出加工钱的事吗？”

“那倒不是！”

“不是钱的问题会是什么问题呢？”

王锦棠把疑惑的目光紧盯着小眼王。作为大盛魁乌里雅苏台分庄的坐庄掌柜，他很是担心自己庄口出现什么意外的事故影响全局。

“大家伙儿是要讨要个身份。”

“要什么身份？”

“要求上万金账。”

“这怎么可能？”王锦棠一听急了，“你是知道的！王把式，大盛魁从来不给晋籍以外的人士入万金账的，这事你该知道的！”

“我的徒弟们跟着我给大盛魁做了许多年了，少的十年八年，多的有十一七八年了！王大掌柜，你也得替弟兄们想想！”

“没办法，这是大盛魁上百年的规矩，谁也动不得。”

“什么事都不会是死的么。”小眼王说，“你看人家天义德，也是晋籍人士的买卖，人家就不一样，不但给布龙顶了身股，还在万金账上给画‘己’字！”

“天义德是天义德，大盛魁是大盛魁！”

……

小眼王不说话了，从腰带上抽出烟袋蹲在地上慢条斯理地抽起烟来。再看小眼王的那些徒弟一个个站着的、蹲着的、坐着的，全都不动弹了。半天王锦棠才缓过味儿来，他问小眼王：“你这是什么意思？”

小眼王不说话，目光躲闪着他。

王锦棠急了，转着身子追着小眼王的眼睛，问：“难道说你这是在给我甩耙子呢？是在耍猪八戒的把戏吗？”

小眼王还是不说话，还是不看王锦棠。

“你看着我的眼睛！你回答我的问话……”王锦棠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他喊叫起来。要知道面对他的是大盛魁的老工人！是为大盛魁忠心耿耿地做了二十八年的羊把式！竟然给他耍起了猪八戒的把戏！太让他意外了！王锦棠抓着小眼王的肩膀让他站起来，“小眼王，你告诉我，刚才的话你是在和我开玩笑！你不是真的！”

“是真的……”小眼王把脸对着王锦棠，已然是泪眼婆娑，“王大掌柜！我小眼王也不愿意这样做呀！可是你看我和我的徒弟们给大盛魁做事，有的十年，有的二十年，像我已经做了整整二十八年啦！我们也想有个结果呀！”

这一回该轮着王锦棠哑巴啦，好半天泛不上话来。

“我做梦都想着给自己在大盛魁的万金账上求个‘己’字啊！”小眼王声泪俱下了，“王大掌柜，你就帮我说句话吧。”

“我是愿意，可规矩通不过啊！”

“你给总号打个信……我知道咱们柜上有信狗，三天就到归化城！”

“好吧……”王锦棠说，“信我立马就写，可是有一条，你不能给我甩耙子！”

“行！”小眼王说，“我带领大伙儿先走着。我知道京羊道上的买卖耽误不起。”

“好吧。”

三天后夜里，归化城。

大盛魁的信狗返回归化总号，贾晋阳接到信立刻匆匆来到大掌柜房间。

“大掌柜！有件事……”

“你说，你呀，这个毛病就是不好，有话不痛快说，总是吞吞吐吐的。”

“我说子怕大掌柜不高兴。”

“是草原上来急信了吗？”

“是，是乌里雅苏台分庄来的急信。”

“是俄国人的事吗？”

“不，是小眼王的事。”

“小眼王，他有什么事？”

“你看，他的徒弟布龙在天义德已经正式入了号记了身股不说，李泰还让他主管驼帮的事务，成了独当一面的掌柜，眼看着小眼王情绪不安稳呢……”

大掌柜警惕了，问：“他……什么意思？”

“小眼王就是想……就是想当万金账上的‘己’字人！”

“那不行！我们大盛魁商号是晋籍人办的商号，不能给外籍人股份。”

“可是天义德也是晋人的商号……”

“天义德是天义德，大盛魁是大盛魁！天义德怎么变都行，可是大盛魁铁的规矩就是不能变……除非我王廷相不在了。”

一提到号规的改革，大掌柜的情绪就很激动。其实贾晋阳也知道对于天义德的改革，大掌柜从来就是非常反感，对李泰做的每一件事他都反感。首先是重用非晋籍人士，大掌柜就不能接受。他说：“咱大盛魁也好，三大号也好，全都是靠着家乡人做起来的，使用外乡人，能跟你一心吗？”

贾晋阳的为难在于，他既不能做主给小眼王名分，也不敢把小眼王的去意告诉大掌柜。

但实在没办法了，他只好如实说了：“大掌柜！小眼王说了，咱字号若是再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就要离开大盛魁了，眼下正是京羊道要紧的节骨眼儿上……”

“小眼王他要挟我吗？”

“也能理解吧……干了大半辈子了。”

“提这种要求的人多了去了，我们不可能全都满足！就不能放这个口子，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大盛魁将近两百年了……这个口子不能放。贾掌柜，你给王锦棠复信，叫他得顶着。”

“可是小眼王要是走了怎么办？眼看喀尔喀的羊群就要起程，我们找不到比小眼王更能干的人。”

“那也不行！”大掌柜说，“想方设法让羊群先走着，其余事情以后再说。”

小账房，王福林一个人在灯下核算账目，案面上堆积起来的账本都要超过他的头顶了。都是总号和各个分庄三年内的账目，经过大账房核算无误，然后汇总到他这里来的。京羊庄、驼场、马庄、哈喇庄、票号、钱庄……加起来总共有三十八种。作为总账房，也就是小账房需要做的事情——平衡和积累。这些事应该说王福林过去是很熟悉的，他在总号前后待过十

三年，几乎是天天亲眼目睹郦先生做账。但是，还是不一样，当他独自面对账案的时候心里还是慌乱得很。他必须把所有的账目核实以后在万金账上记下最后的一笔，而这最后一笔是很有讲究的，或者说是有很多猫腻的，换句话说就是有很多字号机密！他目前所处的位置就是庞大字号核心的核心！怎么会没有压力呢？！一笔账算下来，已然是夜过三更。桌角上一碗米饭和四个菜、一个汤都还在漆制的食盘上放着呢。望着食盘，他这才想起来自己还没吃晚饭呢，伸手摸摸无论是菜还是米饭全都已经凉透了。

“小丸！”

一个小伙计应声跑进屋子：“大先生有什么吩咐？”

“你去把饭菜再热热。”

“哎！”

小丸伙计小心翼翼地端起食盘出去了。

饭菜重新端上来，热乎乎地冒着气。王福林一边吃着一边想心事。你道是王福林此刻在想什么？他想的事你肯定猜不着！一个声音反复在他的心里升起：“大掌柜啊！你快快把我撤了吧……我实在是不想干这个小账房了。”

真个是坐轿的不知舁轿的苦，舁轿的也不知坐轿的难！谁都知道大盛魁偌大的产业，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能够做到它的小账房可以说是做到了头，再往上就只有大掌柜一个人了！正所谓一人之下千人之上！差不多是在权力的峰端了。同时头顶上还戴着一顶四品官帽，看似意气风发，威风凛凛，实则不然。仅仅半年工夫，王福林就像变了一个人，不是胖了富态了，而是瘦了萎靡了！全是给压的。原来满头乌黑的头发现如今变得稀疏干燥，熬夜熬得两只眼睛总是布满血丝。

郦先生走了，字号的生气和活力也跟着老先生一起走了，再也听不到熟悉的算盘声，那只有郦先生才能够打出来的就像音乐一样的美妙的声响。王福林代替了郦先生的位置，听惯了那特殊的算盘声，听着自己打算盘打出的声音却是那样地不顺耳。在总账房这个位置上，大量麻烦事要消灭在自己的手里，王掌柜不能再像过去一样，有什么难缠的事往上边一推了事。现在，无论多么棘手的事到了他这里就不能再推了。赖账的、打官司的、赔得血本无归的……都得在他这儿做最后的处理。权威不够、威信不够、资历浅薄都给他办事带来了很大的阻力。往往同样的事情他做起来是事倍功半，而郦先生确实事半功倍。受气，挨部下的整是常有的事，又不能说，或者说是没地方去说。

现在，王福林遇到一个难题。在上一期的万金账上还赫然记着古海的两次功劳：一次是古海在沙尔沁驼场坐场时修复数千张骆驼屉子；另一次是预测到内地农业即将遭遇虫灾，促成大掌柜下决心从俄罗斯进口八十万斤小麦。前者是节约了资金，救了急；后者是赚了大钱。按照惯例，古海这两次功劳，在他出徒以后决定身股的时候将会发挥重大作用。像他这样还是做伙计的时候就为字号立下大功的人在大盛魁历史上仅有两个人：一个是现任大掌柜王廷相，另一个是雍正期间做大掌柜的李顺廷。可是现在的难题是，古海他早就被字号开销了！一个被字号开销的人连身份都没有了，还谈什么功劳！？就是天大的功劳也没用。可是郦先生既然把古海的功劳还保留在万金账上，就有他的用心，他一个接任者不好随便改动，但是不改动又于礼不合，这让他煞费脑筋。

天亮之后王福林拿着万金账本来到大掌柜房间。

“有什么紧要事吗？”

王福林说：“大掌柜，你看看这个。”

王福林把账本摊在桌子上，大掌柜的目光扫了扫账簿，问道：“你是说古海的那两次功劳吧？”

“古海离号已经六七年了，要不要销掉它？”

大掌柜犹豫了好半天说：“……留着吧。”

“好吧，留着吧。”王福林叹口气，“不过这功劳记着又能有什么用呢？”

“没用是没用。”大掌柜说，“不过总还是一个人留下的点点念想吧，总算还能找得到他的痕迹吧。”

“后来的事实证明，古海是被冤枉了。”

“古往今来无论朝廷还是军队冤枉人的事并不稀罕，冤魂遍野啊……”大掌柜哀叹着，他又想起了另一件让他难受的事，“海掌柜海仲臣你说他冤了多少年！”

“是啊，海掌柜是冤。”

王福林知道无论大掌柜还是郦先生，对待古海都是心存惋惜。王福林试探地问大掌柜：“已经知道是冤枉了，为什么不能改正呢？”

“大盛魁铁的规矩，谁能动得了。”

谈话无果而终。

王福林唉声叹气地走出了房间。此时的大掌柜不由自主地又想起自己的假手，想起那双运用自如的皮质的假手，自然就联想到为他制作假手的人——古海，于是忍不住一个人在箱子里翻腾起来。大掌柜蹬着凳子把头埋在柜子里，贴身小伙计善元从外边归来，看见大掌柜费劲的样子，怕出意外，于是说：“您找什么？我来……”

“不用，我自己来！”

“我怕大掌柜不方便。”

“我说过了，不用你！你去干别的事去吧。”

善元伙计见大掌柜坚决的口气，知道不方便插手，便悄没声地离开了。

果然还是出了事。善元刚走出内屋，听见一阵动静赶忙跑回来。见大掌柜已经倒在地上，凳子翻倒在一边。善元赶忙去搀扶大掌柜，发先趟在地上的大掌柜手里还牢牢地抓着一件东西，仔细一看竟然是那双牛皮制作的假手！

“您看看！这有多么危险……”

善元把大掌柜扶到椅子跟前坐好，他抓着那两只皮制的破烂假手一直没有松开。善元心里似有所悟，说：“大掌柜，您看这样好不好……”

大掌柜等不到善元的下半句话，翻起眼皮：“怎么了？”

“我是怕大掌柜生气，”善元观察着大掌柜的脸色，说，“以前我一提这双假手您就生气……”

“好，你说吧。”

“我怕勾起您的心事……”

“我有什么心事？”

“嘿嘿……”善元斟酌着句子，“这双假手不是被开销的人做的么？”

“你知道什么？”

“我虽然没见过，可我听说了，那个人名叫古海。”

“唔……”

“因为他是被开销的，所以从来不敢在您的面前提说他。”

“没事。”

“既然没事，那我就说了？”

“你说吧，休要啰唆！”

“好！那我就说了。”善元说，“我的意思是既然过去您戴这双假手很得劲儿，那就再把它戴上得了！”

“你不知道已经坏了！？”

“嘿嘿……坏了可以修么。”

“怎么修？”大掌柜说，“你会修吗？”

“我当然……不过我可以试试。”

“试什么？怎么试？”大掌柜态度很坚决地说，“修不好还不把好好的东西叫你弄坏了？”

“怎么会？”

“你呀！我说，你要是有古海半拉脑子就好了！”

“我当然赶不上。”

“算啦！”

“那我把它收起来，好好保管……”

“不用！”大掌柜说，“你去替我找一块棉布来。”

善元去了，不一会儿手里拿着一块干净的白布返回来。

“大掌柜，您是要擦拭皮假手吗？”

“是。”

“我来做。”

“不用！”大掌柜很坚决地拿秃手挡了一下，“你把白布给我。”

善元看着大掌柜很困难地用两只秃手把皮假手夹住，摁在大腿上，然后再把白布放上去，慢慢擦拭起来。

“经商坐贾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大掌柜也不知道是自言自语还是对身边的善元说，“不是拿起一个人就能干得了的。”

“大掌柜说得是。”

“尤其是做大买卖，像咱大盛魁，必须得有大气魄大智慧才行，将才好找帅才难寻啊……”

一不小心，假手从大掌柜的腿上滑落下来，跌在了地上，善元赶忙把那两只假手拾起来小心翼翼地放回到大掌柜的腿上。善元害怕地注意到，在大掌柜的眼睛里有泪花在闪动。

整整这一个上午大掌柜就再没做别的事情。

又是一个晚上，贾晋阳匆匆忙忙地来到大掌柜的房间，善元正在扯着大掌柜的一只衣袖帮他脱衣服，大掌柜已经洗漱完毕准备睡觉了。看着贾晋阳进来，大掌柜问道：“出了什么事？慌慌张张的……没有个正形！”

“是出了点事……”

“你说吧，天还能塌下来？”

“小眼王他，他罢工了！”贾晋阳说，“他把羊群停在了半路上！”

大掌柜一听登时定在了那里，思维却迅速旋转起来，大掌柜想起小眼王的事情已经积聚很久了，大概有五六年了。

“你说，小眼王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贾晋阳说，“早些日子小眼王就曾经多次向柜上提出了拥有股份的要求，分管京羊庄的宁掌柜没有答应，小眼王便很不高兴，当时就扬言以罢工相威胁。其实是宁掌柜的失误，没有及时向总号报告……”

“结果到了现如今京羊道忙碌的要紧关口，他小眼王拿了一手……”

“是。”

“他宣布罢工了吗？”

“宣布了。”

“开出的条件是什么？”

“半月之内总号必须给他和他手下的羊把式一十六名入有股份，他自己在大盛魁的万金账上标上‘己’字，并公布身股股份……”

大掌柜摆摆秃手把贾晋阳制止了，不用贾晋阳再说下去大掌柜已经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现在的形势是大盛魁在喀尔喀收集起来的十四余万只羊等待运往北京和河北市场，小眼王却在乌里雅苏台码住了羊房子的营生！

上次小眼王要求万金账上注“己”无果，这次小眼王突然下手，让王锦棠措手不及。王掌柜试图说服动员，但手下的徒弟全都看小眼王的眼色。小眼王在大盛魁做事近三十年，手下一帮人大都是他一手拉拽起来的徒弟。一看小眼王住了手，上百个羊把式也都放下了手里的羊铲。几十顶急待发往北京庄口的羊房子停在乌里雅苏台草原上不能动。王掌柜眼看着说服动员一概没有效果，无奈之下只得再次派信狗把事情向归化总号做了汇报。

眼看着托博尔斯克公司、天义德、元盛德的羊房子纷纷起程东移，大好的商机从手边滑过去，大盛魁上下急成了一团，要知道商机就是银钱。贾晋阳掌柜正在归化城总号为号内的矛盾所羁绊，消息传来急得连上吊的心思都有了。

俗话说得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说来大盛魁的矛盾还不限于上层掌柜子之间和财伙之间，长期以来上层与下层的矛盾也积下了许多。只是一直以来，虽然财伙之间矛盾突出但总的来说上层比较稳定，再加上大掌柜资历深，权威性强，上下矛盾暂时没有暴露出来而已。现在上层混乱，上下矛盾自然而然便爆发了。

大盛魁号内还有大量非从业人员，也就是雇佣人员，其中包括工人和牧民。这些人员总数大约在五千人以上。这些人员分为内工和外工，长工和短工，大工和小工，月工和日工，包工和零工……工种方面又分为：牧养骆驼的，马班头和马信；羊班头、羊倌和小羊信；铁工、木工、毡匠、皮匠、麻绳匠、伙夫等等。

在大盛魁，一切非从业人员，都处于低人一等的地位。不管他们的工龄长短，能力强弱，成绩大小，都是雇佣性质。不但不能顶股份，顶生意，而且不能提拔为字号中的从业人员。就连吃饭，也是按等级来分先后、好次的，像伙夫和杂工等，不但最后吃，而且吃得最差。

大盛魁对这些雇佣人员，同它的“柜上人”的界限划分得非常严格，就是所谓的等级森严。工人有事不能直接向掌柜报告，要预先同身边资格老的工人商量，只有老资格的工人才可以同“柜上人”商量，但也不能直接和掌柜说话，而是先通过号内的学徒向掌柜 A 报，之后才能同管事掌柜见面说话。

对那些月工、短工、零工，在他们离号之前，掌柜有几种不同的吩咐：一种是指定日期，让他们按期回号上工；另一种是让他们听信再来。前一种表示继续雇佣，后一种表示解雇。一经解雇，以后继续雇佣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对待工人和牧民是这样，对待学徒就更不留丝毫余地了。因此，工人、牧民和学徒们发出一种共同的呼声：出号容易人号难，出去再来比登天。

所以小眼王和他的徒弟们闹事是有历史渊源的。

上百年的历史，伙计、工人、牧民对字号有很多意见，但是大盛魁历史上还没有听说过有哪一个占居重要岗位的工人敢如此大胆。至少贾晋阳自己没有经见过，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他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大了，十几万只羊停在喀尔喀草原运不出去，如果此事不能尽快妥善处理，大盛魁北京的三个京羊庄今年将会没有活羊好卖。直接后果除了一大笔利润的流失，就是北京市场被天义德、元盛德等其他通司商号乃至于俄国人的托博尔斯克公司占领。当然还有更重要的看不见的损失，那就是失信于北京相与和市民。据可靠的消息，托博尔斯克公司在喀尔喀草原准备发往北京的羊群达到了十二万只。京羊道上的竞争将会空前激烈，大盛魁一有所闪失局面将不可收拾。

第二天一早还未等开早饭，大掌柜便把总号主要掌柜召集到内院小客厅。

大掌柜说：“各位掌柜，我有一件紧急事情需要向诸位掌柜通报一下。小眼王在喀尔喀草原上率领羊工宣布罢工了。”

“怎么回事？”

“小眼王为大盛魁做了几十年的事，就像咱万金账记了‘己’字的人了，咱从来没有亏待过他，他怎么能做出这等事情？”

“这消息确实吗？”

贾晋阳把小眼王罢工的原因以及事发的前前后后讲了一遍。

大掌柜说：“这事好像和十几年前布龙那件事差不多，想当年布龙也是依仗为天义德做事多年，资历深厚，提出要在字号的万金账上挣一个身股。后来天义德没有满足他的要求他就心怀不满，拉了一帮人跟着伊万走了。”

“说起来当年王大掌柜把布龙从京羊道上请回来的时候，小眼王还出了大力呢，小眼王是布龙的师父。”

“不错，”大掌柜苦笑一声，说，“现在是师父跟着徒弟学了，小眼王也给咱来了这一手。我以为这件事很是严重，要知道一旦开了让步的先例以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马把式、领房人、屠宰房的工人都会学着小眼王来向总号要股份，那样一来局面就不可收拾了。”

贾掌柜说：“大掌柜说得对，对工人们不能太客气。自古以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行其事不能乱了纲常。俗话说：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他小眼王不干就让他去好了。说老实话今日他既然已经扯旗造大盛魁的反，就是他想接着干咱也不用了。”

“我以为这事不可莽撞行事，”大掌柜说，“小眼王不是一般的工人，他在咱字号上做事论资历说不比在座的哪个差。再说了，咱大盛魁京羊道上做事的羊把式和羊工，尤其是那些羊工几乎无一例外全都是小眼王的徒弟。”

众掌柜议论纷纷，一时间难以统一意见。

贾晋阳道：“大掌柜好一会儿没有说话了，想必是心中已经有了定盘。”

大掌柜说：“我想小眼王的事咱不能贸然处置。”

“那你说怎么办？”

“我倒是有个主意，只是没有想透。”大掌柜说，“我想待我把事情想透后再说与各位掌柜。”

第二天还是在小客厅，大掌柜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他对贾晋阳说：“你给乌里雅苏台分庄复信，就说我王廷相同意小眼王的要求！等财东会议时正式在会上提出……”

消息传到草原上，小眼王认为事情成功了，痛快地带领徒弟们赶着羊群前往北京。

初冬时分，小眼王和他的徒弟们跟着大盛魁的驼队从北京返回了归化城。大掌柜亲自接见了他，还在宴美园摆下酒席款待了小眼王和他的徒弟们。当场宣布小眼王往后吃身股，干活不干活都有饭吃，还提拔了小眼王的徒弟宇强。

对小眼王，大掌柜派人继续小心地侍候着，好吃好喝，大烟、妓女一应满足。

一冬一春就这样过去。待到第二年京羊道忙碌起来的时候，再看小眼王的身体已经瘦骨嶙峋了，哪里还能上得了漫漫京羊道！大盛魁的十几顶羊房子由小眼王的徒弟宇强带领，一刻没有耽误，按照计划运往了北京。

正像大掌柜所设计的一样，已经上了年纪的小眼王吸大烟吸上了瘾，夜夜在平康里鬼混又被妓女掏空了身子。等到他的徒弟们从北京回来，他已经变得骨瘦如柴，脸色蜡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不要说是在京羊道上长途跋涉赶运驼运羊，就是从他家里到大盛魁总号，一共不到二里路的距离他都摇摇晃晃非常吃力了。

这年年终，小眼王一直等到腊月二十也没有接到大盛魁总号派人送来的帖子，心里十分纳闷，打发老婆去到大盛魁城柜询问。彼时归化商界的规矩，但凡是受聘人员全都要在年根底等待一张应聘的帖子。有帖子到第二年就有事做，没帖子就算是失业了。

一个时辰之后小眼王的老婆一路号哭着跑回了家。

这时候小眼王还没有明白过味儿来呢，他躺在炕上半仰着身子问自己的老婆：“好端端的你哭甚？”

老婆说：“大盛魁贾掌柜和我说了，你已经和大盛魁早没了关系。”

“你放屁！”小眼王骂自己的老婆，“你这个糊涂娘们儿，我堂堂小、眼王在大盛魁三十年，就连王大掌柜也得给我留三分面子。他贾晋阳一句话就说我跟大盛魁没有关系，我就真

的没有关系了？”

小眼王的老婆说：“贾掌柜说了，你就是为大盛魁做上一百年你也还是个羊把式，你的名字就是上不了大盛魁的万金账！”

小眼王甩掉烟枪骂骂咧咧地起身下炕，他说：“我找他大掌柜说理去。”

小眼王走出院子没有几步就跌倒在了街上，这时候他才明白大烟和妓女已经彻底毁掉了他的身子骨，才明白自己上了大掌柜的当。

潦倒的小眼王倒伏在归化城的大南街上，被众人围观嘲笑已经是狼狈到家了。不久老婆也跟人跑了。无人关照的小眼王终于沦为乞丐，衣衫褴褛地每日里沿街乞讨度日。一个风雪天，小眼王倒卧在街头，结束了自己羊把式的生涯。

说起来事情也很是微妙，大盛魁是一家跨国的超大型商号，它常年雇请的职员、工人就有六七千人，而像小眼王这样的羊把式，还有马把式、领房人，更是与大盛魁保持着特殊的雇佣关系，他们不为别家所用，这些人市面上一般都被看做是大盛魁的人。他们自己也乐得被当做大盛魁的人，脸上觉得光彩。但是实际上大盛魁的万金账本上，他们的名字下面是没有“己”字的，没有“己”就是外人。几代人的努力也没能实现理想，这些人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尤其是像小眼王这样的为大盛魁工作了一辈子的高级工人，内心更是无法平衡。

大掌柜用自己恶毒的计谋为大盛魁解除了一场危机，但是长久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消除。在喀尔喀草原、在归化城，俄商的势力越来越大，再加上其他外国商业势力的竞争，大盛魁的领袖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商业的竞争使归化城动荡起来，许多不稳定的因素都在悄然之间生长着，更大、更深刻的危机就在其中萌生。

雅克圪森活佛人股天义德商号的消息传出去以后，大掌柜有点坐不住了，觉得自己比天义德落后了。为挽回大盛魁在喀尔喀草原的被动局面，大掌柜又亲自去了一趟喀尔喀草原。这一趟大掌柜走走停停，详细地考察了乌兰木图及其周边的环境，视察了乌里雅苏台分庄管辖下的沙尔沁驼场、达尔罕草原和召河牧场。一顶“房子”，十几个掌柜、伙计、驼夫组成的一支小小的驼队在草原上行进。

陪伴大掌柜的除了那十几个掌柜、伙计、驼夫外，还有一位重要的角色，就是那只曾经为字号的生意立下汗马功劳的信狗，它的名字叫大虎。著名的羊把式小眼王为大盛魁工作了三十年，到死也没能在大盛魁的万金账上为自己争得一个“己”字，而这只信狗在大盛魁的万金账上却堂而皇之地被标着“己”字！十年前大虎是大盛魁总号一只普通的信狗，一个特别的机遇造就了大虎的特殊地位。适逢湖南、湖北遭受严重水灾，造成内地粮食短缺，湖南、湖北的灾情带动华中、华北粮价飞涨，波及山东、安徽、两广等省。

对于农民和官府来说灾难就是灾难，需要考虑的只是如何度灾，如何救灾。但是对于商人来说灾难同时也是商机！大盛魁为捕捉商机急需把这一消息告知大盛魁恰克图分庄！在俄罗斯南西伯利亚的上乌金斯克和下乌金斯克生长着数以万顷的小麦，能把俄罗斯的小麦运到湖南、湖北就是滚滚财源。情况紧急，谁能早一天得到消息谁就能赚大钱。但是将近三千里的路程驼队要走一个半月才能到达，而这时候华中、华北粮食奇缺的消息早已经传遍了归化商界，对于归化各家商号机会是平等的，这时候要看哪家商号抢夺先机了。

大掌柜与郦先生商量后，把密信缝在大虎的护颈圈内以后打发大虎出发了。这件事只有大掌柜和郦先生两个人知道。之后便是在悬念之中耐心地、揪心地等待。

信息就是金钱。对于生意人来说这道理古今贯通。所以，湖南、湖北粮价飞涨的消息在归化商界传得沸沸扬扬，许多商号都派出买客四处采买粮食。说采买是客气的，其实应该说是抢购才更准确。眼路广的像天义德、元盛德这些专做蒙俄生意的通司商号全都及时派出快马直奔子恰克图，边境上的走私通道也跟着骚动起来。

不知内情的人们奇怪地看到大盛魁却是按兵不动。

在焦灼中大掌柜和郦先生等待了整整八天。第九天晚上已经是深夜了，看守大门的伙计

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是什么东西在用爪子抓挠大门，小伙计厉声问道：“什么人！？”

没有答复，但是抓挠声并未停止。

“你是什么人，胆敢半夜三更来大盛魁门上作乱？”

这一回看门伙计听到了狗的哼唧声。

“哪来的野狗？”

看守大门的伙计吱吱呀呀地推开大门，正要举起手中的木棒打将下去，就见一条细腰的狗哧溜一下已经从他的腿下钻进了院子。小伙计紧追慢赶随着那狗来到郦先生的房间门外。看着狗拿爪子挠郦先生的房门，小伙计终于恍然大悟，他认出了那只狗是郦先生喂的大虎。小伙计哪里会想到，就在此刻那只相貌平平的狗正在促成一件天大的事！郦先生听到动静开一道门缝把大虎让进了屋子里。

几分钟后郦先生从自己的屋子里出来，身上只披了一件袍子，脚步匆匆地来到大掌柜住的房间。就在大掌柜的房间里，郦先生在大掌柜的书案秉烛疾书，大掌柜口述，郦先生执笔，向自己的沙尔沁驼场发出指令，命令驼场派出两千峰健驼日夜兼程赶往恰克图！与此同时在恰克图主事的盛祯盛掌柜已经和俄商签订了购买三十万担小麦的合同！

事情过去五天之后天义德的快马才赶到恰克图。那里的小麦价格已经上涨了一倍。转瞬之间一个巨大的商机已然失去。

大盛魁及时把俄罗斯的小麦转卖湖南、湖北，仅此一项大盛魁净赚数万两白银。为此奇功，大盛魁财东会议一致通过给信狗大虎在万金账上记下一笔功劳，并破例为大虎记下身股六厘！六厘的身股滚动十年，如今大虎名下积起来的资本已经是一笔庞大的数字。以往郦先生在的时候大虎与郦先生形影不离，现在郦先生告老还乡，大虎显得很孤独。

出于对郦先生的思念，也出于对大虎的怜惜，每次出远门的时候大掌柜都要带上它，一来也是为了一同坐在骆驼轿保持平衡。归化城的骆驼轿是用两根结实的白蜡木竿担着两个卧斗，一左一右十分稳当。尽管年龄大了，大虎仍然身形矫健，用不着骆驼卧倒，它三蹿两蹿就跃上了驼背。

一路摇晃着，牵驼人问大掌柜：“大虎要是老了，那它的狗股子怎么办？”

“不知道……”

“嗨，我也是瞎问，”牵驼人明白了，“就算是狗掌柜它不死又能怎样呢？它也享受不了自己的那份红利，何况它死了以后。”

大掌柜笑了，说：“一辈子的人管不了两辈子的事儿。何况是狗呢？”

是啊，不但是狗老了，就是大掌柜如今也显老了，行动比过去迟缓多了。这一点不仅驼夫看出来了，就连不通人性的骆驼都看出来了。在驼城归化，人们对于骆驼从来都给予特别的关注和尊重。有一句尽人皆知的话，就是骆驼除了不通人话，其实什么都和人一样。没有人怀疑这一点，流传着许多骆驼和人的故事，在沙漠中救人，与袭击驼队的恶狼搏斗，等等。这一次大掌柜骑乘的骆驼就看出了大掌柜的身体很衰弱了，它每天只走不到六十里就停下，任你怎么督促再也不肯往前走。牵驼人还发现这峰骆驼卧倒和起身时动作都非常缓慢。

它的这种表现使牵驼人很是纳闷，他怕耽误了大掌柜的事，又怕大掌柜不高兴，就解释说：“这老驼历来都是非常听话的呀！这次不知道为什么？”

“你由着它吧。”大掌柜说，“走到哪天算哪天。”

“早知道这样就不带它出这趟事儿了。”

“我看你不如骆驼。”

“什么？”

“我说，骆驼它知道我……它是有灵性的。”

起初牵驼人不信，天天如此，牵驼人终于明白那骆驼是为了照顾年迈的大掌柜！怕他经受不起长途的颠簸，怕大掌柜在骆驼起卧的时候身体摇晃过猛，所以才走的路程短，起卧动

作都特别缓慢。

因为懂事的骆驼，牵驼人才想起一路上大掌柜的艰难，每天当骆驼停下的时候，就算是骆驼卧倒了，大掌柜也下不了驼背，得要别人帮忙搀扶着他才能从驼轿上下到地上。大掌柜走路也很艰难，两条腿就像是被绳子绊住似的，迈不开。牵驼人因为灵性的骆驼流下了感动的眼泪。

返程走得更慢了，五十四天的路程走了将近八十天才到。

回到归化，大掌柜立即召集总号主要掌柜会议，讨论了字号面临的重大问题。依大掌柜的心思他很希望在一个名叫达尔罕的地方建立一个新的驼场，达尔罕这个地方位置在召河到乌兰木图的中间，处在未来新驼道上承南接北的位置。在大掌柜的心里有一张地图，在那张地图上有一条新的商道正在形成，这就是从归化通往中俄边境的乌兰木图。这条过去走私商人的秘密通道眼看着就要成为通衢大道了。只有驼道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畅通无阻，才能够在以后应对俄国商人进逼的时候发挥作用。但是大掌柜的愿望没能实现，出席会议的所有掌柜都不支持他的动议，理由很简单，颓势如山，大盛魁正处在战略退却的阶段，投人大量白银去建一个新的驼场风险太大！

三

情人不知所踪，丈夫猝死驼道，女儿不幸夭折。戚二嫂这个看不到任何生活希望的女人就像是在沙漠里迷了路似的，整天在赌场混迹。

赌场上的事有输也有赢，就像是老天有时刮风有时下雨，谁也说不清。就在戚二嫂输光了所有骆驼后的半个月头上，时运突然就关照上戚二嫂了。一天一夜的工夫戚二嫂不但毫不费力地把输掉的骆驼全都赢了回来，又干赚了八十峰健驼。戚二嫂是拿高利贷做赌本翻盘的，许多赌场上的老手都被她的赌风吓住了。首先是输了三峰健驼的刁三万退出了赌局，接着蹇老三和他的哥哥也退了出去。

消息传开引来了归化城的不少赌客找上了门。

许多白天和黑夜，戚二嫂把时间全都消耗在了赌摊子上，从一个连色子的点数都不识的女人迅速成长为赌博高手。一个夏天和一个秋天戚二嫂把自己的形象彻底地改变了。首先是衣着上随随便便的，再也看不到带色彩的饰物。总之驼夫汉子穿什么她就穿什么。她的精神气质变化之大让熟悉她的人都感到惊讶！对什么事情都满不在乎，得过且过，好像整个人突然间失去了头脑和情感。有时候在赌摊子上遇上汉子们喝酒，只要招呼她，她就会毫不客气地坐下去和大家一起喝。遇到赌博赢了的时候戚二嫂会像男人似的高声而放肆地喊叫。

当然还是有些人并不把戚二嫂当做真正的男子汉看待的，有一天胡德全瞅准一个机会向她动手动脚了。那是一个上午，村里的骆驼全都放牧到村西草滩了，胡德全趁王锅头放牧的工夫走进了戚家的院子。身体强壮的驮头从后面把戚二嫂抱住了。

“是谁……别！”

“是我，你还听不出来？”

“胡驮头你松手！不然我就……”

“你还能怎么样？”胡德全赖皮赖脸地在戚二嫂脖子上亲了一下，“我的心里痒痒了多少年，看着你走过来走过去的……屁股扭得真是……今日里终于等到了机会。”

“松手！”

“别，干吗要让自己干着呀，来一下咱俩都舒服，你也不吃亏……”

话音还没落地胡德全就怪叫一声把抱着戚二嫂的两只手松开了，用腾出来的两只手抱住一只脚在地上蹦高。原来他的脚被戚二嫂狠狠地踏了一下。胡德全骂骂咧咧的，一蹦一跳地离开了戚家的院子。

一连半个月胡驮头走路都是一瘸一瘸的。当着村人的面，戚二嫂嘲笑着胡德全：“怎么样，胡驮头，崴了脚还没好啊？”

只有胡德全和戚二嫂在村巷中相遇的时候，胡驮头才会四下里瞄瞄，把声音压得低低地埋怨说：“不愿意就不愿意吧，何必伤人呢。”

“叫你长点儿记性。”

“你这个女人，下手也太狠了。”

不过这件事戚二嫂一直到死也没跟任何人流露过。

后来有一次蹇老二也企图打戚二的主意，看出风头的胡德全就这样劝说：“你别忘了戚二嫂原本就是拳脚上很有一套功夫的！小心被她骗了。”

实际上他们隐隐约约猜测到了戚二嫂的心事，知道她还在想着海九年。于是这些男人都感觉到他们被一个不存在的人威胁和压迫着，感到很不自在。

不管怎么说再也没有人敢动戚二嫂的脑筋了。

仲夏的时候戚二嫂年迈的父亲宇文老汉到贴蔑儿拜兴村看望女儿来了。老驼户掌柜已经年过七旬，步履蹒跚地走进戚二嫂家的院子，却是怎么也找不见自己的女儿。

是村道一个坐在石头上打毛活儿的老奶奶指点宇文老汉说：“你到胡驮头家去看看吧，八成还在那里玩色子呢。”

果然宇文老汉在胡驮头家的一间厢房找到了自己的女儿。那时候戚二嫂正双手合举着宝匣子在头顶上使劲摇晃着，全神贯注地准备投下色子呢。许多精神既紧张又兴奋的驼夫汉子和妇女把胡家的屋子挤得水泄不通。

这一注戚二嫂押了三十峰健驼，赌注之大引得在场的人全都紧张地屏住了呼吸。

一注丢下去，戚二嫂彻底输了。

这一场赌从昨日夜晚一直进行到现在。经过了整整一夜又大半天，戚二嫂大起大落，开始接连赢了几把，但是不久运气就离开了她，结果是连连地输。一路输下来轻而易举地就把赢到手的一百六十峰骆驼全部输光了，输得连一根骆驼毛也没了！

宇文老汉从人群中把女儿拉了出来。

悲怆的宇文老汉对女儿说：“跟我回娘家吧。”

“我这儿有自己的产业呢。”

“产业产业，那有什么重要的，我看你是连性命都危险了。我走南闯北几十年，我看得出来你的境况不好！”

宇文老汉态度坚决地给一峰骆驼备了鞍鞯把女儿接走了。

在古鹿拜兴村的娘家住了三个月，回到贴蔑儿拜兴村后一连三天戚二嫂没有走出家门。第四天一早，戚二嫂就骑着马进了归化城。戚二嫂来到牛桥前的一个钉鞋摊前，把一个用硬纸壳剪好的鞋样子交在了钉鞋匠的手上。

戚二嫂出人意料地与钉鞋匠冲突起来。

“没有见过这样小的脚。”钉鞋匠说，“一定是你搞错了。”

“没错的，就是这样大。”

“一定是你搞错了。”老鞋匠坚持道，“我为驼道上的人做鞋几十年了，什么样的驼夫、掌柜我没见过？我还不知道？男人哪里有这样小的脚？”

“我叫你做多大你就做多大，不用废话。”

“你给我的尺寸只能是女人的脚。”

“就是女人的脚。”

“还是啊，怎么会有女人做驼夫走驼道呢？”

“现在就有。”

“谁？”

“就是你眼前这个人。”

老头子傻眼了，盯着戚二嫂好半晌接不上话来。

“你犯什么傻呀？你是不相信吗？老人家。”

老鞋匠摇摇头。

“应该相信的，这有什么呀？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妇女，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听说过吧？”

“哇！难道说这是又一个花木兰现世了？”老人惊叹说，“好，我为你做。女英雄，三天后你来取吧。”

取鞋的日子到了，老人把一对精致的匣鞋交在戚二嫂的手里，补充道：“不用你费心看了，女英雄！你到桥上打听打听就知道了，做匣子鞋的毛老汉，还是有点名声的呢。我做的匣子鞋你就放心地穿吧……”

匣子鞋做得果然好，戚二嫂拿在手上左右上下端详了好一会儿，嘴里啧啧称赞着。

但是在付钱的时候发生了争执，毛老汉说什么也不收戚二嫂的钱。

“这不行！你做这双匣子鞋费老工了，这我知道，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吃驼路饭的。”

“不是我不收，是我不敢收您的钱。”

“你怕我什么？”

“也不是怕，而是我就要跟着您的大名沾光啦。”

“从何说起？”

“您想啊，自古以来咱归化地方可曾出过女人闯荡驼道的吗？对，没有！如今出了您这么个女英雄，不日只要您在驼道上一露面，立马全归化都得轰动不是？”

戚二嫂没否认。

“您再想想，您出了名，您的脚下蹬着的可是我做的匣子鞋，我不就跟着您也出名了吗？”

戚二嫂笑了。

“你想啊，我这个耍手艺的人出了名那可是有利头在后面跟着呢。不说全归化，单讲这桥头上，您看看钉鞋的摊子一家挨一家。从今往后您出了名，一夜之间满归化的人就知道我毛老汉的大名了！您说我不是跟着您沾大光了吗？那可是滚滚银元哪。”

戚二嫂又笑了，她爽快地答应了老鞋匠的要求：“好吧，这点碎银子我就先收起来，等以后有机会……”

“别以后，这事就此打住！”

事情果如老鞋匠毛老汉所讲，戚二嫂以女儿之身闯荡驼道的消息很快就像爽利的西北风在归化城里传开了。在市井里、在牛桥上、在驼运行、在商界，大家都知道贴蔑儿拜兴村出了个女英雄，是个驼户女掌柜，如今进入到男人的世界走上了驼道。

戚二嫂要走驼道的消息在归化城已经传遍了，贴蔑儿拜兴村的人们才知道。用麻三婶的话说，“戚二嫂走驼道的消息是从归化城倒灌进了贴蔑儿拜兴村的”。

傍晚时分，麻三婶和白驼寡妇约了一帮妇女找到戚二嫂门上来了。

“真有这事？”麻三婶问，“你要走驼道？”

“不可能吧？”白驼寡妇开导戚二嫂说，“别想不开，驼道上死人的事多了去啦，男人死了咱再难也还得活，像我……不是活得好好的，你不能走那条路。”

“我不是去寻死。”

“跟寻死也没什么差别。”

“自古以来就没有女人闯驼道的，你住手吧。”

女人们七嘴八舌地劝着戚二嫂，拿那些古老的训条开导她。

“妇道有妇道的规矩！你这么做就是坏了贴蔑儿拜兴村妇道的规矩，叫我们往后怎么办？”

“不好做人啊！”

“规矩是人立下的！”

“我猜想，你八是想到驼道上去找寻海九年吧？”麻三婶问。

众人都哑了。

“也算是吧，那又怎么样？”戚二嫂说，“我违法了吗？”

话说到此处众人就都觉得很没趣，纷纷走开了。

白驼寡妇最理解戚二嫂此时此刻的心境，大家都在的时候她没有多说什么。大家离开的时候她留下来了。

“我知道你的心思，我经历过的。突然之间自己喜欢的男人没了，又不能跟别人说，在人跟前还得装样子，那难受劲儿我可是知道。那时候我连死的心思都有。”

戚二嫂被白驼寡妇的话引得抽泣起来，到后来干脆号啕大哭了。

白驼寡妇也不劝，把一块干净毛巾递给她，就那么在旁边一边听着，一边做自己的事情。直到戚二嫂哭得没了劲儿，白驼寡妇才说：“你哭吧，哭哭心里就轻松了，这我知道。”

戚二嫂抽抽搭搭地说：“我咋谢你哩？”

“嗨！快别提什么谢不谢的话了，我只求你别再恨我就烧高香啦。”

这一对昔日的情敌此刻倒完全像是从上辈子开始就是好朋友似的。

这年冬天贴蔑儿拜兴村驼队出发了，一身男装的戚二嫂牵着一串骆驼跟着上了驼道。戚二嫂的身份是蹇老三家雇请的拉骆驼的驼工。在贴蔑儿拜兴村，在整个归化地方，女人做驼夫走驼道，就是从戚二嫂开始的。

驼队集中在关帝庙前的空地，即将出发。领房人二斗子和胡德全以及货主一同走进大殿，其余的人全都在外面静候着。

蹇老三走到戚二嫂跟前，他的身后跟着一个大块头的男人，身穿一件狐皮坎肩，脚下蹬着一双包了皮头的匣子鞋。蹇老三伸手去扯那缰绳。

“做什么？”

“把缰绳拿过来。”

“凭什么？”戚二嫂紧紧地抓住缰绳不放手。

“差不多就行了，”蹇老三说，“我知道你的心境，也承认你是个女中豪杰，可是拉骆驼毕竟不是女人能做的事情。”

“你少废话！蹇老三，”戚二嫂说，“你我是有过约定的！我给你拉骆驼，你给我工钱。”

“那是闹着玩儿的事，你当真了？”

“我没跟你闹着玩！”

“哎！戚二嫂，你别不识相，你看看你的身边是什么人？”

“我不管。”

“这才是我正儿八经雇请的驼夫。”

“我才是你正儿八雇请的驼夫！”

“戚二嫂，你别在这儿耍泼！今天你不能再趾高气扬，你不再是戚家的掌柜！你已经没有骆驼了！你什么也不是啦！”

“我是没骆驼了……”

“你没有骆驼还有资格说话吗？”

“我有资格拉骆驼。”

“我不用你！”

“不用我就不行。”

“哈哈！这倒是陛事情了。我一个驼户掌柜要用谁来拉骆驼还由不了我自己个儿？莫非由你？”

“你说过的话要算数。”

“我说了，自古就没有女人拉骆驼的。”

……

“嘿嘿……倒是有意思，没见过。”很多人感到有好戏，纷纷聚拢过来。

蹇老三有点急了，警告说：“再不松手我就动武的啦？”

“你动武吧，我接着哩。”

果然蹇老三伸出胳膊去抢戚二嫂的脖颈，分明是要锁她的喉。就见戚二嫂一闪身，让过蹇老三的胳膊，顺势一拉就把蹇老三拉了一个大马趴！

旁边那汉子见蹇老三弄了个嘴啃泥，乐得哈哈大笑起来，并且一边笑一边发表自己的观感：“戚二嫂有功夫，能看出来是练过拳脚的。蹇掌柜你不是这女人的对手。”

众人都往这边看。

二斗子戏谑道：“是谁欺负我们蹇三掌柜啦？”

王锅头走上前拉蹇三掌柜：“起来吧。”

蹇三掌柜猛地一甩手把王锅头的手甩开了：“不用！”

“嘿嘿！倒耍开牛逼啦。”

蹇三掌柜自己爬起来了。

“他妈的！这成什么事情了。”一边拍打着自己胸脯子上的土，蹇三掌柜一边走向骆驼。

“你忘记了，蹇三掌柜？”王锅头走到蹇三跟前，“你跟戚二嫂动什么武？她是什么出身你忘记了？从小就练拳脚，宇文家的名声方圆百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蹇三掌柜：“我说正经事哩。”

王锅头说：“正经事你不会正经说？”

蹇三掌柜：“她二话没说就动手。”

“是你先动的手。”

王锅头说：“嗨，我来问戚二嫂。”

戚二嫂没等王锅头张嘴问，就自动答复蹇三掌柜说：“我不是开玩笑。我就是要走驼道。”

“戚二嫂，你可想好了。”王锅头认真地说，“其实人家蹇三掌柜的道理是对的，自古以来谁还听说驼道上有女人走动吗？没有！”

“我知道过去没有过。”

“那你还在这里犟什么呢？赶快把缰绳交还人家，不要耽误事情了，驼队眼看就要起程了。”

“我正儿八经说一句话——我真的要走驼道！决不后退！”

这一回就连王锅头也感到意外了，他脸色变了，一本正经地走到戚二嫂跟前，仔细观察着戚二嫂的脸。认定一切是真实后，问：“戚二嫂，你不后悔？”

“我不后悔。”

“自古以来……”

王锅头话还没说完就被戚二嫂打断了：“你不用再说什么‘自古以来’了，王锅头和蹇三掌柜都说了好几遍了。我知道自古以来没有女人走驼道，可是你想想自古以来没有的事多了，什么事都有个第一次。花木兰替父从军也是第一次，武则天当皇帝是第一次。我不能做武则天，我还不能做一回花木兰？！花木兰去带兵打仗冲锋陷阵，我只不过是在驼道上走走……”

“好了！”王锅头把手举到头顶上制止了戚二嫂的话，然后果断地把手朝下一劈，“今天这驼道戚二嫂就走了！咱这些大老爷们谁也别再嚼舌头了！”

“哎！那我怎么办？”这一回轮到那驼夫汉子惊愕了，他问蹇三掌柜。

蹇三掌柜回答他说：“王锅头是长辈，他说了算。”

说话的工夫胡德全带领一帮人从大殿走出来。就见二斗子登上一个石头碌碡，高声喊道：“弟兄们——预备好了吗？”

接应二斗子的是惊天动地的喊声：“预备好了——”

“好——贴蔑儿拜兴村的驼队——现在起程！”

出村八里地驼队来到阴山脚下，驼队开始爬上盘山小道。寒风凛冽，吹得人直晃摇。被风搅起来的雪团就像白毛糊糊似的在人和驼的头上打旋，弄得人都睁不开眼。一阵阵凄厉的狼嚎声乘着风暴的间隙传过来，让人不由得心都发抖。

二斗子勒住骊马的缰绳，把马弄到道路的边上提醒大家：“弟兄们！跟紧着点，谁要是掉了队，十有八九可就成了狼的拌汤。”

整个驼队没有人应答领房人的话。

二斗子等待着戚二嫂的驼列走到跟前，他骗腿翻身跨下马背。

“二嫂，我替你牵驼。你来骑马。”

“我又不是领房人！”

“可你是个女人！”

“在驼道上没有什么男人女人，只有一种人，那就是驼夫！”

戚二嫂从二斗子身边走过去了。

戚二嫂下决心走驼道，她就真的做了。她以北方英雄女性特有的禀赋闯荡了自古以来只属于男人们的驼道世界，把自己的名字镌刻在了贴蔑儿拜兴村的历史上，也镌刻在了归化城的历史上！

有一件事需要强调，那就是在戚二嫂的心里，海九年还活着。对情人的那份情感在她的心底里还在像火焰般地燃烧着！海九年现在是她唯一的精神支柱了。

贴蔑儿拜兴村的驼队在经过猛犸象牙化石的时候，戚二嫂问二斗子：“九哥就是在这根石柱子跟前病倒的吗？”

“是。”

“你没记错？”

“我不会记错的！”

戚二嫂跪下去，把一沓预先准备好的冥纸掏出来，二斗子拿出了火镰和火石，准备要点着了，戚二嫂又把冥纸收了起来。

她没有烧纸也没有磕头，她重又站起来了。戚二嫂自言自语地说：“他没有死，我为什么要给他烧纸？他肯定在草原上的某个地方，像他这样的男子汉是不会轻易死去的！”

戚二嫂跟着驼队走乌里雅苏台，走着去走着回来，像一个真正的驼夫一样操持货物，牵引骆驼。该放驼，该找水，该拾粪，她一点儿不比别的人差，一点不比那些男人差。

一趟驼道走下来，戚二嫂挣脚费连做小买卖给自己赚回了八峰健驼。

戚二嫂年年走驼道，驴打滚的买卖也是越做越大。

仅两年工夫，戚二嫂家的骆驼又发展到了三十多峰了。于是戚二嫂又一次成为贴蔑儿拜兴村驼户掌柜，一个女性的驼户掌柜。

一个驼户女掌柜的高大形象在驼村人们的面前和心里树立起来了，人们不再拿看待女人的眼光来看待戚二嫂了。戚二嫂不仅有资格而且她还有心计，许多时候她能帮着驮头胡德全出主意想办法，为大家谋利益。

至于蹇老三对戚二嫂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常常拿戚二嫂给他家牵过骆驼而引以为豪，一遇有机会总不放过拿这事来吹吹牛。

“不要看戚二嫂她现在又咋呼起来了，想当初我做过她的东家！”

对此许多人不以为然：“那有什么！”

“她还伺候过我，听从我的调遣，给我拉过骆驼。你有本事也让戚二嫂给你家的骆驼牵牵绳，让我看看。”

在村子北边的关帝庙前那棵三人合不拢的大柳树下，老人们在晒太阳的时候，戚二嫂就

经常成为他们议论的中心。

有人回忆起过去的事情，说：“这会儿你们都看出来了，其实戚家的事早先在戚二掌柜还在的时候大部分也是戚二嫂做主的，这事我早就知道。”

“戚二嫂就是那穆桂英。你们看着，总有一天戚二嫂也会像当年的穆桂英一样，挂帅出征。”

“你是说戚二嫂从军打仗吗？不可能，现在是什么时代了！”

“非也，我是说她能成了咱驼村和归化驼运行的领军人物，你们信不信？”

“这话我信。”

“我不信。”

“好，那么大伙儿就把眼睛睁大好好看着吧。”

“我要是能把她娶到手就好了，我就不用干活受苦了。”

“做你的美梦去吧。”

“回去照照镜子，看看自己长什么样再来说这种话吧。”

“撒泡尿就能照见了，不用回家。”

“拉倒吧，我知道，戚二嫂才不会再随便嫁人呢。”

“嫁什么样的人？”

“我看她呀，是在等一个人。”

“等谁？”

“还用猜吗？骆驼脑袋都能想出来了！”

“谁？”

“海九年么！”

“说到海掌柜，真是可惜！”

“一条好汉子。”

“就怕是死得早就连尸骨也找不到了。”

“他该活着，那是个命大的人。”

“凶多吉少，要知道这可是说的驼道上的事啊。”

“喂！看，戚二嫂走过来了……”

于是议论也就自动结束了。

几年驼道走下来戚二嫂把驼道上的事情基本摸清了，再加上她从来做人就灵秀，对于驼运业务方面也常常能给胡驮头出些好点子，因此村子里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胡德全都要把戚二嫂找来商量商量。没有戚二嫂的话驮头是不随便做决定的，戚二嫂在驼村贴蔑儿拜兴的地位比过去更高了。

贴蔑儿拜兴的故事以自己特有的规律和特异的色彩向前演绎着，每一个段落都充满了传奇性。

不久，另一场风波又把贴蔑儿拜兴村人的注意力吸引住了。冲突的一方是刁三万和二斗子，而另一方则是势力强大的蹇家。

事情起因是这样的：海九年病倒在喀尔喀草原，一连好几年没有音讯。于是有人打起了海九年的院子的主意。这个打海九年院子主意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蹇家老二。

为保卫海九年的院子，二斗子的态度非常坚决，也非常英勇。二斗子与蹇二在互不相让的情况下酿出一场搏斗。这天傍晚，二斗子看见蹇二掌柜收牧的时候把他家的驼群赶向了海九年的院子，早就注意着蹇二掌柜动向的二斗子就跟了过去。

蹇二掌柜要把驼群往海九年的院子里赶，二斗子挡在门前不准进。

蹇二掌柜骂道：“好狗还不挡道呢，你给我滚开。”

二斗子答道：“这是海九年的院子。”

“海九年已经死了。”

“海九年他还没死!”

“就是死了!”

“就是没死，有人看见他了!”

“在哪儿？是谁看见海九年了？”

“大盛魁的羊领房看见海九年了!”

“羊领房大概是撞见鬼了吧？”

“羊领房是大盛魁的领房人，他是归化城内有名人，不信你们可以到大盛魁去找到他问问。”

“我没那闲工夫。”

“就算海九年没有死也回不来了……咦？我纳闷了，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海九年的事就是我的事，海九年是我把兄弟!”二斗子态度强硬，“我把兄弟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放屁!”

“你好臭!”

两个人简单地对了几句话就开打了。蹇二掌柜抡起手中牧驼的红柳哨棍就抽向二斗子，二斗子低头一躲，顺势就将蹇二掌柜的哨棍夺下来丢在了一边。

说话间就有不少围观的人聚集过来。

别看二斗子身材矮小，但是他的心意拳充分施展了威力，他的身体轻柔地摇摆着，像喝醉了酒似的显得软弱无力，然而脚下却像生了根的红柳坚定得很。当身材高出他一个半脑袋的蹇二二一个饿虎扑食冲向二斗子的时候，就见二斗子身体向下一蹲，双手顺势一推，竟把蹇二扔出了一丈远。要知道蹇二这个能吃能做的驼夫的体重可在二百斤上下。

被摔在地上的蹇二脸也破了，身上沾满了尘土。在众人的哄笑声中蹇二的脸羞涨得通红。当蹇二掌柜跳起来再次扑向二斗子的时候，刁三万从后面把他死死地抱住了。在海九年的院子这个问题上，刁三万的态度也是非常明确和坚定的，刁三万早就放出话了：“海九年生死未卜，现在谁想强占他的院子都不行!”

蹇二哪里肯服气，趁着刁三万不注意的当儿一个鹞子翻身将刁三万压倒在身下，两个人在尘土中翻滚着，忽而刁三万把蹇二压在了身下，忽而蹇二又骑到了刁三万的身上。这是两个体力相当的驼夫汉子，刁三万被人称作“狼人”，他的粗壮的脖子是不会转动的，长形的脑袋与坚实的脖子总是紧紧地扭在一起，他的个子很高，超过了六尺。蹇二则是一个身材像牛一样壮实的汉子，谁也说不清楚这两个驼夫之间谁的力量更大一些。

看热闹的人越挤越多，人群随着打架人的滚动移动着。蹇二脸上的伤口淌着血，斗殴中的鲜血溅在他的嘴巴上、络腮胡子上和胸脯上，到处都是。刁三万的衣袖整个被扯下来，不知丢到哪里去了，光光的臂膀上沾满了灰色的土，非常不幸的是他的裤腰带在扭打中散开了，红色的裤腰带——这一年是刁三万的逢九年，拖到了他的脚跟，眼看着裤子就要滑下来了。一个看热闹的孩子喊起来：“刁掌柜，看你的裤子，屁股要露出来了。”

慌忙间刁三万把正在抵着蹇二下巴的一只手撤出来，急忙去挽他的裤子。围观的人预感到有好戏看了，都嘻嘻哈哈地笑起来，妇女们则拿手掩着嘴扭转了身子。这时候蹇二趁势骑到了刁三万的身上。这时候他俩滚翻着正停在了一堆驼粪上，这是一堆隔年的驼粪，是海九年每天清扫院子堆积而成的。刁三万为了面子的缘故一手揪着裤子一手抓着裤腰带，试图要把裤腰带重新挽起来，于是他整个人就失去了防御的能力，蹇二毫不犹豫地抓起一把驼粪塞进了刁三万的嘴里。

刁三万呜呜哇哇地喊叫着向外噗噗地喷着驼粪，他把自己的怨恨转移到二斗子身上了。在那个瞬间二斗子站在人群中无事人般地嬉笑的样子被刁三万看见了：“二斗子，你这个没

良心的干儿子，你就眼看着干爹被人欺压……”

“咱贴蔑儿拜兴村有规矩的，两个人打架旁边的人是不能帮忙的。”二斗子给刁三万解释着，不改袖手旁观的态度。

随着一阵呐喊声，人们看到村道上蹇二的几个兄弟向这边跑过来，每个人的手里都抓着一件家什，或牧驼用的哨棍，或叉草用的铁钉耙。蹇氏兄弟气势汹汹地来到跟前，刚要拨开人群冲进场内，胡德全大张着手臂把他们拦住了。

“做什么？”蹇家老三质问胡德全，“胡驮头，为甚不让我们进去？”

胡德全笑道：“你二哥和刁三万打架呢，你们一大帮兄弟都扑上去算什么事情？自古以来咱贴蔑儿拜兴就这规矩，你们谁也不准上手。”

胡德全以驮头的身份出面平息了这场殴斗。他把打架的人拉开了。蹇二拿袖子在脸上胡乱抹着，鲜血把他的衣袖都染红了。刁三万几乎是被胡德全抱着推离了人群，他一边拧着“狼脖子”一边噗噗地把一些血团子吐在地上，骂道：“姓蹇的，你等着我家九年回来不把你的皮剥下来才怪。”

“不用等，”蹇二被他的两个兄弟架着一跳一跳地还要冲过来，“我现在就把你的‘狼脖子’拧断。”

“刁掌柜，”也不知道是谁在人群里冲刁三万喊，“什么时候开始的，海九年也成了你的干儿子了？”

“麻三嫂的肚子成了杂货铺了，什么怪玩意儿都能生出来。”

“哈哈哈……”

哄笑声把刁三万和蹇二的咒骂声同时都淹没了。

夜里麻三婶偎在刁三万身边，夫妻俩还在为海九年的院子操心呢。五个儿子挨排儿躺在他们的身边，五条小辫子像睡着的小蛇一样卧在炕沿边。麻三婶的目光在儿子们的头上睃来睃去，她抚摸着丈夫的脸颊——那脸被蹇二打肿了：“他爹，前些天里你咋说那种话哩？”

“俺说甚话啦？”

“他海九年生死未卜。”

“这话咋不对了？”

“你说海九年不管是尸首还是活人总要回来的，要是海九年真的回来，他那院子咱刁家还能占住？”

“你也真傻哩，”刁三万说，“这话你也信？海九年能活着回来，这种事除了二斗子就没人信！你嫁到贴蔑儿拜兴十来年了，没见过你还没听说过？病倒在驼道上的人有谁活着回来了？”

“那倒也是，”麻三婶跟上了丈夫的思路，“北头起的耿寡妇就是个活的例子，她男人就是在驼道上病倒以后再没见面。”

“对了，俺讲的就是这个理。”刁三万得意地说，“俺心里明镜似的，知道海九年一准是回不来了，可是俺嘴上就要说他还能回来。”

“就是说只要海九年的死讯儿不落实，谁也别想打他院子的主意。”

“咱也不说就占了海九年的院子，可是咱不怕，咱有二斗子，二斗子是海九年的拜把子兄弟，二斗子住海九年的院子谁也说不出个不字来。”

“那可不是，再怎么说二斗子也是咱干儿子。”

麻三婶再要说什么的时候，丈夫的鼾声已经响起来了，并且越来越响。这个头脑简单的女人被一种从未有过的复杂的思绪所困扰，她失眠了，一对单纯的眼睛望着黑暗的顶棚毫无睡意。她的脑子进而计算着，海九年那座宽敞的大院即使是分成五块给她的儿子每人一块，每一块也还不算小呢。要知道想靠自己出卖苦力拉骆驼挣几个血汗钱，来为这五个儿子盖五处院子娶五房媳妇，那真得把他两口子累得腰也得弯了，背也得驼了。

蹇老二与二斗子殴斗事件之后不久，蹇老五回到村里来了。

蹇老五长到八岁的时候，蹇家老太爷以每年三百两银子的价钱从归化城聘请了一位姓马的拳师。这位马拳师来自山西晋中，是心意拳的大师梁国义的嫡传弟子。蹇老五从八岁开始跟着马拳师学习，学到十二岁的时候已经把心意拳的基本功夫学到手。想当初蹇老太爷请拳师教儿子学武术，为的是学成之后，能够在驼队远行时做随队拳师，不承想蹇老五武艺学到手心思野漫，约了几位拳友云游天下，遍访名师切磋武艺去了，早把父亲的期望丢到了九霄云外。就是蹇老太爷去世的时候，蹇老五在家也只住了不足一个月。

这一次蹇老五是为父亲的三周年祭日而回来的。蹇老五一回来，有人就又把二斗子与他二哥的殴斗之事重新提了起来。蹇老五托人与二斗子过了话，说是听说他武艺高强身手不凡，要与他“切磋切磋”。

消息一传到刁三万的耳朵里，“狼人”的心立刻就慌了。他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蹇老五是要给他的二哥报仇的。

刁三万去找驮头胡德全讨主意。

胡德全劝道：“依俺看你就让二斗子给蹇家说几句软话、‘下颗软蛋’过去算了。你可知道蹇老五自幼便在马拳师手下学艺，这许多年来他又云游四方遍访名师，说起来也该算是塞外武林高手了。二斗子与他过招如何能占得了便宜？”

刁三万进了一趟归化城，办了四色礼，预备带着二斗子去蹇家登门拜访，可是二斗子就是不允。

“怕什么？”二斗子不肯服输，“切磋武艺嘛，谁胜谁负搁在其外。”

刁三万说：“胡驮头说得在理，我说干儿你趁早认个输罢了。”

“还没有过招我不能认输。”

见二斗子决心已下，刁三万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双方通过话之后，定了交手的日子。交手的地点选在了村北的关帝庙前，双方都拜托胡德全来做中间人。说好了，切磋技艺，点到为止，伤害身体的事情绝不能做。

比武那天，蹇老五老早就来到关帝庙前等着二斗子，这位在武林间闯荡了十几年的职业拳师身着青衣皂衫、脚蹬踢倒山双梁牛鼻子鞋，上衣袖口和对襟排着密密麻麻的梅花形布盘纽扣，裤腿打着裹带。蹇家八个弟兄一字排开站在蹇老五的身后，个个怒目圆睁。

两人一过招，明眼人立刻就都看出来了，蹇老五下手极狠，招招都冲着二斗子的要害处。

不出众人所料，没有十个回合，二斗子就被蹇老五用二斗子打蹇二时的同样方法，一个“借风扬沙”把他摔出了两丈多远。当时二斗子便口吐鲜血再也爬不起来了。

蹇老五走过去，一只脚踏在二斗子的胸口上，问道：“我问你，那海九年的院子是归了你了吗？”

二斗子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刁三万赶忙接过话头：“不归二斗子……不归二斗子。”

刁三万双手抱住蹇老五踏在二斗子胸口上的腿，试图把那脚挪开，谁知那只腿就像生了根一般纹丝不动。

“请老五兄弟抬抬脚，”刁三万哀求道，“就让过二斗子这一回吧。千怪万怪就'怪我没劝住他，二斗子他是有眼不识泰山，今日冒犯虎威。改日俺刁三万在归化城里的宴美园摆一桌海菜宴给你赔罪。”

没等蹇老五说话，蹇老二把刁三万的话打断了：“刁掌柜你少啰唆，今天俺只要你言明一句话——海九年那院子是姓刁了吗？”

“不是，不是！”刁三万赶忙说，“九年那院子他姓海，怎么会姓刁呢？”

“既不姓刁，为甚你刁三万要把你家的骆驼赶到他的院子里去呢？”

“好好好，话说到此，我刁三万以后绝不再把骆驼往那院子里赶。”

“有这句话就好，”蹇二又盯住刁三万，“你刁掌柜说话要算数。”

“我刁三万吐口唾沫是颗钉，绝不食言。”

蹇老五把脚从二斗子的胸口上挪开了。

刁三万一刻没敢耽误，套起一辆马车载着二斗子进归化城看大夫去了。

自那以后海九年的院子便归了蹇老二。刁三万把二斗子和他自己与海九年的骆驼全都撤回到自己的院子里了。

只是过了一个月，二斗子的身体刚刚恢复一点，就又赶着驼群返回了九年的院子。刁三万被二斗子的举动吓得脸色煞白，他追到二斗子的前面，吼道：“你不要命了？在炕上整整躺了十来天，刚刚能站起来，你又要去送死？”

“就是死俺也要死在九哥的院子里。”

“俺可不跟你一起去送死，”刁三万说，“你把俺的骆驼给俺分出来。是死是活俺也管不了你了。咱爷俩把话说清楚，你的事情与俺刁三万再无瓜葛。”

刁三万把分出来的骆驼赶回了自家的院子，二斗子把海九年的骆驼赶进了海九年的院子。海九年的黄泥小屋被蹇二占了，二斗子只好住在驼羔棚里。那时候蹇老五离开村子又云游去了，蹇老二拿二斗子也没有办法。

一个信念支撑着二斗子，他相信他的把兄弟海九年是个福寿绵长的人，绝不会轻易死去。每隔几日二斗子都要跑到关帝庙里去焚香叩头，为海九年祈祷，求关老爷保佑他能活着回来。

四

安全通过毛尔古沁大峡谷之后，海九年幸运地与一支俄国人的商队相遇了。经过一番询问驼队答应带他同行。但是领房人告诉他：“我们是要去托博尔斯克的。”

海九年同意了，他知道托博尔斯克可是在俄罗斯的地界，但是他更知道自己没有第二个选择。

十天之后，驼队来到一座长满了绿色柏树的大山跟前，驼队停下来了。拉成一线的一列接一列的驼列都静静地等待着。凭着经验，海九年已经感受到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氛。一个俄国人骑着马向后边走过来，他用俄语对大家说：“掌柜子们、伙计们……咱们已经到了乌兰木图山口，卡伦上的军官正在查验货主的执照和运货凭条。待会儿还要抽查货驮子，记着——我们是在为俄国人运货，货主是……”

领房人一路走一路向驼夫们安顿着，时紧时松的风使他的话已经连不成句子了，海九年只听见最后的半句：“……再问什么，你们一律回答不知道！”

一个布里亚特驼夫关照海九年：“让骆驼卧下吧，让骆驼歇一会儿。过卡子的事麻烦着呢，一时半会儿完不了……稍格！稍格！”

驼队的前前后后响起了驼夫吆喝骆驼的声音。

一个驼夫特意来到海九年的跟前，他是个和气的中国人，中等个子，鼻子下面留一溜小胡子。他从腰带上抽出烟袋、烟荷包丢在地上，在被无数的驼掌踏瓷实的雪地上一屁股坐下来。刚一坐下他就开口和海九年说话了：“他妈的，整整一天了我这张嘴还没和谁说句话呢。都干得要冒火啦！我就知道这一程不大对劲儿，一天一夜不歇气儿地走……”

两个人香喷喷地抽着烟说起话来。

“姓海的兄弟，你是怎么迷路的？”

“是生病。”

“真倒霉。”

“还算好，没把小命送掉。”

“乌兰木图这地方你熟悉吗？”

“听说过。”

“这是通往俄罗斯的最后一个卡子。从山口穿过去只需要一个半时辰就到俄罗斯的地界了。这地界经常出事！”

“你来过？”

“嗨！还说什么来过没来过的话，都像是走平地似的啦。”中国伙伴向周围看了看，压低声音说，“你知道咱们的驼队这会儿做的是什么营生吗？”

“是什么？”

“是暗房子！”

“哦，原来是在走私啊！”

“嘘！这事只能做得，可是说不得！”

“哦……我说呢！”

“行啦，这事儿你心里明白就行了。千万不要说出去，这可是掉脑袋的儿！”

驼队起动了，果真像中国伙伴说的那样，也就是一个时辰的样子，驼队便穿过了乌兰木图山口。这是九年生平第一次双脚站在外国的土地上。虽说是只隔着一道萨彦岭，山两边的自然景观却有着明显的不同。在他眼前展开的是陌生的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的景色，连绵的雪原放射出蓝色的光芒，被大雪覆盖的道路上奔跑着马拉的雪橇，峭利的风里边有一种特别的苦涩的味道。

又赶了两天的路，来到一座城镇，驼队开进了一个拿对劈开的圆木围起来的大院。一座向阳的很大的房子，房基很高，墙壁也都是用木头钉起来的，安装着明亮的玻璃，房顶的一角伸出一个烟囱，冒着淡蓝色的清烟。骆驼在院子里卧成了一大片，驼夫都蹲在地上抽烟，等候着。

屋门前的木头台阶轰轰隆隆地响着，在乌兰木图山口才出现的那个俄国人陪俄国货主走到院子里来了，货主是个中等个子的年轻人，挨着个儿查看货驮。驼夫们都站起来，恭恭敬敬地等候着。

“茶货没有受潮吧？”年轻的经理一边向前走着一边用俄语问道。

“怎么会呢，这一点您尽管放心！”一直跟在经理旁的领房人说。

年轻的经理站住了，把手伸出去，眼睛看着一个货驮子，说：“拿刀来。”

旁边那个俄国人从身上抽出一把食肉刀交在经理的手里。经理接过刀顺势在货驮子上划了几下，划开一个口子。经理把一块砖茶拿到鼻子跟前闻了闻。

“怎么样？”领房人用俄语问。

“唔，不错！”

年轻的俄国经理不再往前走了，放开目光打量着卧满院子的骆驼，简单地命令说：“卸货吧！”说完转身离去。

俄罗斯领房人吆喝着：“掌柜子们、伙计们，动手吧！快点！”

院子里响起了一片吭哧声、木头驮架的咯吱声。

这里是俄国的边境城市沙必乃达巴汉。晚上驼队就在离城郊二十里的地方搭起了帐篷房子。一片由南向北倾斜着的山坡地，许多积雪盖不住的骆驼刺、干枯的篙草、茬条沿着平坦的山坡地铺展出去，密密层层的一眼望不到尽头。驼队要在这里放场两个月，让在数千里长途跋涉中耗尽了体力的骆驼恢复膘情。驼夫们也可以好好地休息休息了。

半个月之后的一个早上，海九年与中国伙伴相跟着出发了。原来那个中国伙伴是个走私老手，给老板的任务完成后他要为自己做生意了。现在他们要深入到沙必乃达巴汉以北二百里的地方做他们各自的小买卖了，与那里专门狩猎的西伯利亚当地人以物易物，换取皮毛和药材，这样他们比在沙必乃达巴汉市把货物卖给俄国的商人获利至少要高出一倍。两个人牵着骆驼顺着大道走着。

一支小小的马队追上了他们。是一群俄国上流社会的人出来打猎游玩的，每个人的肩上都背着猎枪，闪着黄色光亮的子弹带在胸前斜打着十字。马蹄踏着道路上的积雪从海九年他们的身边跑过去了。大概跑出有十几丈的距离，马队停了下来，其中的一个拨转了马头独自

向九年他们折回来。原来正是那个年轻的俄国经理。今天他换了一身装束，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软羔皮高顶暖帽，穿一件光面的水獭皮大氅，坐下骑着一匹云青走马。海九年和自己的伙伴等候着。

“你的货驮子里装的是什么货？”年轻的俄国经理拿马鞭指着海九年的骆驼问。

“是大黄。”海九年老老实实地回答。因为不明白对方什么意思，心里不免有些紧张。

但是年轻的俄国经理显然并无恶意，他下了马，凑到九年的货驮子跟前闻了闻，问道：“我能看看你的大黄吗？”

“当然……可以，我的大黄是我们中国最有名的五台大黄！”

“真的吗？我正想找来自中国的五台大黄呢！”年轻的经理说，“那么，请你把货包打开一下。”

海九年动手要解货驮子了，一扭脸他的目光正好与年轻的经理遭遇在了一起——他立刻呆住了。笼罩在他的记忆上空的迷雾迅速地散开，乌里雅苏台草原的景色在他的脑海里一点一点地清晰起来：八月的河边的草地上遍布着各种各样的野花，米契诃与他骑着马向矗立在不远处的山岗上的古代土堡跑过去……海九年的舌头缓缓地转动着，用几乎是只有他自己才能听得到的声音说：“米契诃……”

但是对方已经听清了他的话，年轻的俄国经理睁大了眼睛，疑惑的目光在海九年的身上来回扫着。这个陌生的中国驼夫结实的身材高出他足足有半个脑袋，挂满着冰霜的胡子使得人难以辨出他的年龄，身上的破旧白茬老羊皮袄在大襟上剐破了好几个口子，头上戴着一顶披肩的狗皮风帽……只有一双闪着笑意的棕色眼睛使他觉得熟悉，似乎在哪里见过。他脱口问道：“你是谁？……”

海九年苦笑着，没有立刻回答。目光中流露出又兴奋又有些失望的神情，他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向对方解释这一切，干裂的虚肿的嘴唇一个劲儿地哆嗦。

“你当真认不出我了吗？”海九年用俄语说，“六年前……在乌里雅苏台……骑马！登古堡……”

“让我想想……对，我肯定认识你——等等！你的眼睛我太熟悉啦。不要告诉我，让我自己想出来……”

海九年等待着，笑着。

“难道说你是……元龙吗？”米契诃的眼睛一点点地睁开来，瞳仁里闪出欢愉的灰蓝色亮光。

“是我……米契诃！”

“噢——上帝！”米契诃惊叫起来，扑上去把海九年紧紧地抱住了。两只手在海九年的背上使劲地拍着。后来米契诃抓着海九年的肩膀，仔细端详着他的脸说：“我们又见面啦！可是，你的样子变化真是太大了。你要是不说出来，我真的不敢认你呢！”

“可是你还是老样子，我一眼就把你认出来了。”

“你在做什么？”

海九年摊开两手，目光指着身边的骆驼回答：“我是一个驼夫。我就做这些事……”

“你的命运是怎么回事？我向不少人打听过你。”

“一言难尽……”

海九年向两边看了看，把话打住了——周围是许多张被他俩的举动弄得惊呆了的脸。

“我们为什么要站在这里说话呢？走——回屋里去，为了庆贺老朋友重逢，应该喝一杯！”

屋子里暖洋洋的，火在离海九年不远的炉子里噼噼啪啪地燃烧着。满满的一瓶子伏特加已经喝下去了。海九年身上冒汗了，挂在鼻子尖上的细碎汗珠闪出水灵灵的白光，消融的冰霜把他的浓密的络腮胡子浸湿了，从胡子尖滴下来的水把光面的羊皮坎肩弄湿了一大片。

“把坎肩也脱掉吧。”米契诃一边提议，一边把又一瓶酒打开，给九年杯子咕咕嘟嘟倒

满酒。

“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我们又见面了！”海九年把脱掉的破羊皮坎肩随手丢在地板上，兀自感慨着。

“不错，这一切真的像梦境似的难以让人相信。我从军队退役一回到公司就打听你的消息。大盛魁和我们公司的业务来往比过去更多了，经常可以见到他们的人，你离开大盛魁的事情我早就听说了……”

“我是被开除出来的。”

“我知道，是为了一件泄露秘密的事情，这件事与我们康达科夫公司有关。”

“我没有做那事！我是被冤枉的。”

“我当然相信你，其实你们商号内部人们也都这么说……不说这件事了吧！来！我们接着喝酒。”

他们自由自在地谈着，话题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共同感慨着时光之匆匆。现在米契诃已经做了康达科夫公司的总经理，从父亲手里接过了全部的业务。没有变化的是米契诃还是爱马，特别喜欢走马。米契诃告诉海九年：“我现在骑的云青走马是拿整整一链骆驼的海象皮换回来的，价值两千两汉堡银。”

两个老朋友边喝边聊，后来九年的话就越来越少了，但是酒却喝得越来越多，脸色变得像纸一样地苍白——这一点非常奇怪，别人酒喝多了总是脸红。结果九年终于喝醉了，瘫软的身体就像被抽去了骨头似的从椅子上滑下去，接着他就睡着了。

昏昏沉沉地一连睡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清醒以后米契诃和他说了一件正事儿，两个人一边用晚餐一边谈话。米契诃问：“以后的生活你打算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我只不过是一个驼夫，给人拉骆驼就是了。”

“不，”米契诃纠正他说，“你不是一个驼夫，你是一个商人。”

“商人只有当他衣袋里装着银子的时候才是商人。”

“没关系，你要是做生意我可以借钱给你。”

“我……不知道做什么。”

“我知道，我告诉你。”米契诃说，“你就在萨彦岭两边跑生意就行了，总能挣到大钱的。”

“你是鼓励我走私吗？”

“什么走私？”

“不通过恰克图做买卖就是走私！被官府抓到是要杀头的。”

“呵呵……你错了，你不了解这里的事情。”米契诃笑了，“我告诉你，很快这里就是新的通商大道。我们的公使正在北京和你们的政府谈判呢，就是为了开辟乌兰木图到归化城的大道为新的商道。等着吧，不久就会变成现实。”

“原来是这样……”

“为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已经努力了好多年了！”

“我一点不知道。”

“还有，现在整个喀尔喀全都是俄罗斯商人的免税区。你以我的公司的身份做生意都不用交税的。”

“哦……原来是这样。”

五

横亘在中俄边境的萨彦岭不是一座可以随便翻越的山岭，它是中俄两国之间的一座界山，在乌兰木图峡谷南北的两侧分别都有中国军队和俄国军队守卫着。俄国的驼队之所以能顺利地穿越山谷，是因为驼队的老板与守卫军队有勾结，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商人们把中国和俄国的边防部队都买通了。这在中俄两国的商界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既然命运把他抛在了异乡的土地上，海九年就别无选择，只能是在俄境留下来，先求生存后求发展。好在他

在乌里雅苏台的时候就曾学过三年的俄语，语言上基本没有障碍。

短暂的懵懵懂和失落过后，全新的生活就像一张图画似的在海九年的面前展开了。开始海九年就在米契诃的茶叶公司做事。老朋友为他安排了一个轻松安逸的工作——派他做来往货物的检验，有个正式的名称叫做检货员。凡是米契诃公司进来的货物，不管是粮食、药材、皮毛还是什么，尤其是来自中国的茶叶，全都要由海九年抽查验收。有他盖上合格的图章然后货物才能放行。货物是五花八门，但是进货的数量并不是很多，有时候一天验一次货，有时候好几天也没有事干。在夏天的季节曾经有一个半月海九年处于没有工作的状态，每天起来除了吃饭就是和同事们打牌。经理米契诃呢，早跑到格鲁吉亚的庄园里去度假了。年龄越来越大的米契诃的许多爱好都更像他的父亲了，爱好走马，更爱好中国的茶叶。对于中国茶叶的热爱到了着迷的程度，非要在格鲁吉亚的土地上栽培茶叶树！已经试种了十来年了！

一直过了有三个多月将近一百天的时间，海九年才又一次看见米契诃，他对好朋友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不能在你这里干了……”

谈话是在早餐时候进行的，听到海九年的话米契诃感到非常意外，他把叉着鱼片的叉子停在嘴角边，奇怪地看着海九年问：“怎么，你在这里待得不舒服吗？”

“不，是我在这里待得太舒服了。”

“那为什么要离开呢？”

“是我过不惯这种生活。”

“难道是我的员工对你不够礼貌吗？什么地方不小心得罪了你吗？”

“不是，都不是。”

“那是为什么？”

“是我的同乡看望我来了……”

“哪个？什么同乡？”

“就是和我一起到俄罗斯来的中国同伴，也是一个驼夫。”

“他有什么要求吗？”米契诃爽快地说，“我可以帮助他，既然是你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不要见外。”

“不是，他不需要帮助，他对这里很熟悉。”海九年解释说，“是个很聪明的人，他在做生意。他想拉我一起干。”

“啊！我明白了。”

好半天了米契诃手中的叉子一直在举着，现在他才把鱼片伸进嘴里。嘎吱嘎吱地咀嚼着干鱼片，米契诃问海九年：“你也想做生意了，对吧？”

“是的，我是一个坐不住的人。”

“不，你是一个生意人，你有做生意的冲动，也有做生意的才能。我同意你去做生意，但是你能告诉我你和你的朋友打算做什么生意呢？”

“做大黄！”

“供货商和下家的客户怎么办呢？”

“你不用管了，所有这些我的朋友早就熟门熟道了！他已经在乌兰木图和比斯克之间跑了七八年了……”

“你的朋友可靠吗？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他姓王，他有一个俄国名字，叫……”海九年又笑了，“应该可靠……这世界没有绝对的事情，你应该知道，米契诃。”

“我明白，你小心就是了。我没别的意思。”

“我知道……”海九年被米契诃的话感动了，“我海九年已经是死过好几次的人了，连死都不怕的人还能怕什么呢？”

“是这样……”米契诃舒了一口气，觉得再问下去有点不大方便了，就转了话题，“资

金方面呢？你既然和朋友合伙做生意总应该有投资才好吧？”

“说好了，我出力，他出钱。”

“别这样！”米契诃站起来了，他显得有些激动，“既然是合伙做生意就要两个人一起投资才对。”

“可惜……我没有钱。”

“可是我有！”

海九年笑了：“你的钱再多也是你的，和我没关系。”

“有关系！我可以借给你。”

“不好，”海九年说，“我不愿意给朋友找麻烦，你已经对我很好了，给了我很多照顾，我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

“别不好意思，我借钱给你也不是白借的，我要求回报，就是说你要付我利息的。你同意吗？你打算借多少钱呢？”

海九年笑了：“好吧——我借三千卢布。”

“不，你要借我一万卢布！因为你需要……”也不等海九年再说什么，米契诃坚决地说道，“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当天晚上海九年就找到自己的中国同乡，把好消息告诉了他。两个人真是喜出望外，约定第二天就立即出发前往乌兰木图。

临行时海九年到米契诃的房间与他告别。米契诃对海九年叮咛了又叮咛，把他送到了大道上。他们都骑着马，并辔而行。突然米契诃伸手抓住了海九年的马缰绳，说：“古海，我有个主意，你看好吗？”

“你说！”

“你看你，一会儿叫古海一会儿又叫海九年。现在你来到俄罗斯的土地，应该让俄罗斯的人们熟悉你，亲近你，这样你的生意才好开展。为了方便依我看你该取个俄罗斯名字才好。”

“好啊！我愿意。”海九年说，“那你就帮我取个俄国名字吧。”

“我想想……”米契诃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说，“我看你就叫雅萨吧。”

“雅萨？好，就叫雅萨。”

海九年走出老远了，还听见米契诃在喊他：“雅——萨——”

海九年很高兴地拿着米契诃借给他的一万卢布与朋友合伙做起了大黄生意。他的中国同乡也有一个俄国名字，叫维克多。维克多在西伯利亚商人中间已经很有名了，每到一地提到“维克多”三个字都会招徕很多朋友。维克多是一个很讲究信义的人，在西伯利亚有着很好的名声，大家都愿意和他做生意。有时候和他打交道的西伯利亚当地的渔民和猎民宁愿自己吃亏也愿意和他做交换。

伊尔库茨克、雅库次克、比斯克、秋明，几乎西伯利亚所有的城市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随着生意的扩大，雅萨的名字也为当地人所熟悉了。雅萨和维克多关系处得非常好，简直可以说就是亲密无间。不了解海九年和他的中国同乡的当地人还误以为他俩是一对亲兄弟呢。对于这一点，他俩在议论的时候这样对话：

“还能怎么样？我俩之间还能再动什么鬼心眼吗？”

“是啊，命运把我们抛到异国他乡，已经够孤单的了。”

“我们是相依为命。”

“其实我们比亲兄弟还要亲呢！”

“我们是生死相交的朋友！”

海九年和维克多专做大黄生意，没有半年的工夫他们就让自己的腰包鼓起来了。淘到了第一桶金之后他们就组织起一支属于自己的驼队。对于驼运业，雅萨当然是最熟悉不过了，他们雇用当地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做驼夫，为自己牵引骆驼。通过走私通道把大黄从乌兰木图

山口南端运往俄罗斯境内，然后再把大黄运往伊尔库茨克以东以北的广大地区，直接与那里捕鱼、打猎的雅库茨克人交换。在雅库茨克人和奥克斯丁猎人、渔民那里，雅萨用大黄换取貂皮、狐皮、珍贵的海豹皮和药材。在雅库茨克人和奥克斯丁人那里，雅萨和维克多获取的利润是货值的五倍到八倍，他们因此而大发其财！

几年的工夫，雅萨的名字在西伯利亚已经叫得很响了。维克多人了俄罗斯国籍，并以他的名义在伊尔库茨克市政厅办理了正式的手续，注册了自己的公司，成了伊尔库茨克商帮的成员了。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维克多剪掉了自己的辫子。

然而，海九年仍然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辫子。曾经有好多次俄国伙计拿他的辫子取笑，甚至有人拿来剪子让他把辫子剪掉。这些举动引得雅萨勃然大怒，为此他不惜与人大打出手。后来雅萨从布里亚特人手里买了一顶硕大的狐狸皮风帽，他把自己的辫子盘起来掖进帽子里边。这样单从外表看人们已经无法判断他是一个中国人了。好在西伯利亚气候非常寒冷，一年里差不多有三个季度需要戴帽子，海九年的辫子就很少有人看到了。但是在夏天和在屋内就很不好办了。为了这个碍事的辫子他要费很多口舌，后来他又想了一个办法做了一件高领的上衣，他把辫子塞到了衣服里边。之所以辫子的事情引出一些麻烦，是因为最近一个时期在伊尔库茨克出现了一些紧张的气氛。当局发现有一些英国人正在以旅行为名到伊尔库茨克刺探商业情报。他们混入社会的各个阶层与当地的人们交朋友，到处打探消息。当局已经抓住一个叫奥斯丁的英国人，已经证实这是一个英国情报机构派出的间谍。当局对外国人很是警惕，常常会限制他们的行动。

冬天来了，贝加尔湖湖面被无边无际的大雪覆盖着，海九年为他和维克多的生意押运茶货，运货的是狗拉雪橇，雪橇就像驼队似的拉成一条长长的链。数十只西伯利亚狗在雪野上奔跑，它们的狂吼声汇成一片，在雪原的上空盘旋！海九年身上裹着一件北极白狐皮做的大氅，头戴獭皮风帽，从他的嘴里呼出来的哈气立刻结成了冰霜，把他的胡子、眉毛连接成一片，已经完全看不出他的本来面目了。

海九年和他的落难朋友坐着马拉雪橇前往莫斯科城。他们是带着十几辆雪橇的千两茶和珠兰茶到莫斯科的。还是在大盛魁商号的时候，海九年就知道莫斯科人对产自中国湖南省的千两茶和珠兰茶喜欢得不得了。当然了，莫斯科人喜欢千两茶和珠兰茶就意味着千两茶和珠兰茶在那里能卖个好价钱了。事实正如他们预料，海九年和他的朋友在莫斯科把茶叶卖掉，得了好价钱。

在西伯利亚海九年意外地遇上了邝伙计，就是那个曾经在乌里雅苏台林掌柜的店铺做伙计的邝振海。林掌柜的店铺被俄商伊万兼并以后，最初邝振海为伊万所聘用做店铺的经理，后来就干脆剪了辫子加入了俄罗斯国籍，成了一个黄皮肤的俄罗斯人。海九年与邝振海的相遇说起来也很有戏剧性，雅萨和维克多的驼队组建起来之后除了满足自己运输外，还兜揽些别的运输。这一天他们在给货主交货的时候就恰巧遇上了邝振海，因为他们兜揽的是西伯利亚茶叶公司的货物。

驼队到达货栈之后邝振海亲自验收货物。驼队一列一列地进入货栈的院子接受检查。海九年牵着骆驼——他是以驼夫的身份进入俄境的。邝振海看着海九年把头驼的货驮子卸下来，打开包。

邝振海穿着一身酱色的西装，脖子上结着黑色的领花，头戴一顶灰呢子礼帽，手里拿着一个海豹皮缠着的马鞭，马鞭的吊环套在他的手腕上。他拿马鞭在左手的手掌上轻轻地敲击着走向海九年，用俄语说道：“你动作快点，后边还有人等着。”

“是，经理。我知道了。”

海九年匆匆忙忙地解着绳扣，那绳扣却是怎么也解不开，他忍不住用俄语骂出来：“他妈的，这营生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驼夫干的。”

邝振海摇晃着身体已经走过去了，听见海九年说话的声音他停住了脚步。

“你刚才说什么？”邝振海走到了海九年跟前，用俄语问，“你是谁？你懂俄语？”

这时候海九年才注意到验货的俄商经理是个中国人，并且他的那张脸也让海九年觉得十分熟悉。望着邝振海的那张脸，海九年脑子里迅速地旋转着，一时间有些发愣了。

邝振海刮剃得光光的脸上的表情急剧地变化着，他眯缝着双眼瞄着海九年的脸看了半天，那双眼睁大的时候邝振海笑了，他用汉语说：“俺们好像在哪里见过？”

“俺也好像认识你。”海九年注意地观察着邝振海的脸问道。

“你是在喀尔喀乌里雅苏台做过事吗？”邝振海说，“我想起来了，你是大盛魁那个伙计古海。你还认得我吗？”

“我也想起来了，你是马尔金·泽克夫。”

“我的中国名字叫邝振海。”邝振海高兴起来了，他转身向屋子里高声喊叫着，“比尔！出来一下，替我检查一下货物，我遇到一个老朋友。”

“这都是命！走，到我的房间去，咱们好好聊聊！”

邝振海的房间是一座木刻楞围建起来的房子，很宽敞，窗户上装着大玻璃，阳光直射进屋子，屋子里很明亮。桌子上是一只红铜的巨大茶炊，两个人一边喝茶一边聊起了往事。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他乡遇故知！”

“这可是人生难遇的三大幸事！”

两个人激动地说了许多话。

“不行，”邝振海跳起身来走到柜子跟前取出一瓶酒，“今天我们光喝茶不行，一定要喝酒才能过瘾。”

邝振海打开酒瓶咕咕嘟嘟地把酒倒进两只高脚杯。

“好，我喝。”海九年高兴地应和着端起酒杯。

邝振海说：“这是从圣彼得堡运来的伏特加，也很有劲的……”

两个人把杯中酒一饮而尽，邝振海立刻又把酒杯倒满了。

“古海，我们在这里相遇真是太难得了。”

“我现在叫雅萨。”

“我知道了你为什么拉骆驼，我还知道你媳妇到处在找你。真是个好媳妇呀……她送了我半个馒头。”

“你说清楚点，半个馒头咋回事？你怎么会见到我媳妇？”

“咱们喝……雅萨啊，咱俩是不同的命运相同的遭遇，你被大盛魁开销，失掉了自己的名誉再也不能回家。我还不如你，家里干脆就不认我这个儿子了。前些年我回咱山西的家乡了！”

“啊，你回咱家乡了？”

“是的，从恰克图到大库伦，从大库伦再到归化城……骑在骆驼背上，摇啊晃啊的，紧赶慢赶整整走了五个多月！”

“不管怎么样你总算是见到了自己的家人！”

“可是……你知道吗？等我千里迢迢赶回家乡，我的亲生父母连家门都不让我进！还有我爷爷更是厉害，拿棍子打我。我在院子门外跪了三天……第三天头上才吃到你媳妇给的半拉馒头。”

“等等，怎么回事？”雅萨截住了邝振海的话，“你给我说说清楚——我媳妇是怎么回事？”

“是杏儿打听到我回乡探亲，她到我家打听你的消息……我正饿得眼睛直冒金星，杏儿来了，她把半个馒头送给我。我一辈子都记着那半个馒头。”

“杏儿说什么了？”

“她到处打听你的消息。你们村里还有一个张婶，她们两个像疯了似的，只要听说哪个村里有从归化这边回去的人，不管多远她们都要跑去打听消息。”

“我知道，张婶是我家的邻居，她男人到口外二十多年没有消息了。”

“喝，咱俩今天得好好喝，我真是太高兴了，我多少年了没有见着家乡的人了。”邝振海向海九年举举杯，发现酒杯是空的，“我再打瓶酒。”

这时候海九年已经是泪流满面了，哭泣声在他的喉咙里滚动，干裂的嘴唇不停地哆嗦，泪水在他那张脏兮兮的脸上冲出了许多白道道。他把邝振海斟满了酒的高脚杯抓在手里，也不管邝振海怎么样，只管把那酒杯在嘴上咕咕嘟嘟地喝，眨眼的工夫那酒杯就空了。

“就是因为这个，我的爹娘就不认我这个儿子了。骂我是叛徒，村里的孩子们往我身上吐唾沫，拿小石子打我。一个小孩还拿鸡蛋摔我，骂我是假洋鬼子……”

邝振海一把扯下脑上的礼帽，抡开胳膊把礼帽丢开去。他揪着自己脑后的头发拼命地撕扯着。一绺一的头发在他的手指缝间飘落下来，掉在了油了褐色油漆的木地板上，邝振海也哭了。

“我对不住你，邝哥，”海九年把邝振海的一只胳膊抱住，“过去在乌里雅苏台的时候我恨你，我瞧不起你。现在我理解你了。在大清的国土上做大清的臣民不容易。你的心里有你的苦处。”

邝振海把海九年推开，他把手伸到怀里去抓出一大把花花绿绿的票子，全都是卢布。他把那些票子拍在桌子上，问自己：“我挣这些钱有什么用？父亲说花我的钱他丢人，说了他宁肯饿死也不花我的肮脏钱。”

“如今我们俩是同病相怜了，都是有家不能回了。”

邝振海猛地跳起来，他扑到了海九年的身上，两只手抓着他的衣领问道：“你说，我脑袋后面没了辫子，中国人骂我假洋鬼子，俄国人也不拿我当自己人看。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邝振海从椅子上滑了下来，他不是一下子下去的，他的身体柔软得像没有骨头似的慢慢地滑落到地板上去，伏特加洒在了他的西装上。

海九年的思路在自己的情感轨道上滑行，一个念头顽固地占据着他的头脑，无论邝振海怎样解释，甚至把他见到杏儿时的细节一再描述给海九年，海九年对他的话仍然不能相信。海九年与邝振海滚落在一起了，他几乎是凑到了邝振海的脸上把一个问了许多遍的问题又一次提出来：“你真的见到我媳妇啦？”

“当然我见到了，你媳妇她给了我半拉馒头。”

“不可能，你说我媳妇她长得什么样？”

“你媳妇她长着一双杏核眼。”

“这么高。”已经喝得大醉的邝振海把手掌举到自己的头顶上去了。

“你胡说，我的媳妇我自己知道，她的个头才到我下巴呢。那还是我十四岁那年的时候，你比我还高，我媳妇怎么能高过你的头顶呢？”

邝振海的舌头已经发僵了。他吭吭哧哧地说着又一次把手掌举到了头顶上：“你媳妇……她，就，就是……高！”

“你胡说，你好好给我说，你到底是见到我媳妇没有……”一句话没有说完整，雅萨也伏在地板上睡着了。

但是雅萨也经受了许多的磨难和罪过。他和维克多游走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晚上就住在当地猎民的家里。他用半生不熟的俄语和那些操少数民族语言的猎民交谈。在短暂的白昼和漫长的黑夜，他守着鱼油灯与猎民谈生意。其实所谓的谈生意就是物物交换，他们拿来自中国的茶叶、大黄换取猎民手中的皮张。日子在混，但是在他的心灵深处一个顽强的情绪到底还是冒了出来，通过梦境找到了他。

一个黑夜，噩梦惊醒雅萨。在那个恐怖的梦境中雅萨看见自己的把兄弟二斗子！他被一个凶神恶煞追赶，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来到一座悬崖边！脚下几十丈的悬崖，下边是汹涌的大海，情急中他大叫：“二斗子！快来救我！”

醒了才知道是一场梦。窗户上安装着三层玻璃，透过窗户他看到的是一片黑暗！这里的白天特别短暂，而黑夜却是漫长得无边无沿。尤其是冬天，寒冷像巨兽守候在窗外，只要人走出房间立刻就会被吞噬。在那个被噩梦惊醒的夜里，浑身是汗的古海坐在被窝里，开始想心事了。首先想起的是把兄弟二斗子。模模糊糊的形象在他的眼前晃动，接着是戚二嫂，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感觉像蚂蚁啮咬他的心脏，似梦似醒。恍恍惚惚间父亲、母亲、杏儿的影子接踵而至。梦中的影像是那么地亲切可也是那么地遥不可及，就好像是阴阳两界相隔，永远也不能相会在一起。

大盛魁 2 第八章

一

这一日黄昏的时候，蹇老二将自己的一百余峰骆驼赶回了海九年的院子。暮色愈来愈浓，蹇老二把院门关好，将四只毛色不同的牧驼狗放出来。蹇老二的老婆把鸡拢回了窝，把猪撵回了圈，几个孩子都喊回了家。一家大小围在炕上吃晚饭。

正当晚饭即将结束的时候，蹇老二的老婆听到自家的狗在院内院外突然嚣叫起来。那栅门上专门留有牧驼狗出进的通道，夜里院门即使紧闭牧驼狗们也可以任意地出进。听到狗叫声，蹇老二的老婆首先停住了筷子，她问丈夫：“狗咋叫起来了？”

蹇二正盘腿坐在炕上，端着一大海碗汤面呼呼噜噜地吃着，把最后几口拨进嘴里，把空了的碗往炕上一蹾，脊背向后一仰靠着窗台坐起来。他看见老婆愣着神，目光越过自己的臂膀朝院子里看，并不在意，说道：“狗叫有甚稀罕，最厉害不过是狼进了村。咱那几只狗脖子上都带着护颈圈呢，又不是没有和狼交过手，再凶的狼也弄不过咱家的狗。”

但是狗的叫声却是越来越厉害了，蹇二夫妇听得出来，在自家狗混成一片的叫声中，明显地突出着另外两个奇怪的声音。这一回蹇老二没用老婆提醒就迅速地爬起来，双膝跪着往窗户外张望。几个孩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目光中不由自主都流露出害怕的神情。蹇二夫妇趴在窗户上向外看，隔着栅门模模糊糊地看见有几个黑影在栅门外面蹿来蹿去。狗的嚎叫声此起彼伏，蹇二知道这是自家的牧驼狗与来犯者撕咬起来了。

“该不是暴客来了吧？”蹇二的老婆声音哆嗦着问自己的丈夫。

蹇二眼睛盯着窗户外面，斥骂女人：“你别吓唬自己个儿，这会儿天还没黑透呢，哪里会有暴客？”

蹇二跟拉着鞋走到院子里去了。今日狗的叫声确实不同往常，他听得出来，这声音里透着紧张与惶恐。一只杂毛狗蹿到了蹇二的跟前，这狗喉咙里嘶嘶地响着，发出来的叫声一个劲儿地打战。蹇二蹲下去用手摸摸那狗的脊梁，明显感觉到狗的身体在剧烈地哆嗦。一阵从不知名动物喉咙发出的嘶嘶响声吸引了蹇二，他注意到自己家狗竟被吓得在次尿！这情形让蹇二不由得心头打了一个激灵，他知道今日的事情不同寻常。蹇二抓起一根哨棍蹑手蹑脚地朝院门移过去。

院子外面狗的叫声和那种非狗非狼的叫声似乎小一些了，蹇二小心翼翼地拉开院门。说时迟那时快，一个黑影突然拔地而起冲他扑过来，酸味、腥味、臭味伴着那黑影把蹇二扑倒在地上，眼看他的喉咙就要被那动物咬住。

“回来，大黄！”

关键时刻一个声音把那怪物喝住了。倒在地上的蹇二趁势爬起来，他清楚地看见，一个高大的人影出现在他的面前。蹇二觉得那人的声音熟悉得很。

“你是谁？”蹇二觉得那黑影的身形和声音既熟悉又陌生。

一个声音答道：“俺是海九年。”

“你是人，是鬼？”

“俺是人，俺不是鬼。”

几支火把靠近过来，蹇二掌柜看见其中有二斗子、戚二嫂和王锅头。他看看活着的海九年，又看看身边的二斗子、王锅头、戚二嫂。

轮着二斗子兴奋了，借着火把的光亮二斗子终于看清楚了，站在他眼前的汉子真的是他日思夜想的把兄弟海九年！在海九年的身边，一左一右立着两只藏獒，两只藏獒身形犹如牛犊一般硕大，四只眼睛正虎视眈眈地望着蹇二。嚣叫着的藏獒被火把的光亮一照，黄色的尖利牙齿闪出湿漉漉的光亮。

许多火把照耀着，把院里院外的场面照得一片雪亮，蹇二的那两只护卫狗横躺在院门两侧不远的地方，早已经丢掉了性命，尸体被它们自己的鲜血浸泡着。

所有的人都被眼前的情形吓傻了。

人群里二斗子泪眼婆娑，颤颤地叫了一声“九哥”，便扑了过去。

王锅头：“九年！我就知道，你是不会死的，你果然回来了。”

戚二嫂觉得自己的身体就像一根面条似的瘫软，她把手伸出去扶住身边的王锅头才没倒下。

突然昏厥的戚二嫂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王锅头抱着戚二嫂的肩膀，用眼睛在人群中寻找到了刁三万，喊道：“‘狼人’，你还看什么？赶快来呀……”

“做什么？”刁三万犹犹豫豫地往前蹭着。

“快掐她的人中！”

刁三万这才醒悟过来：“好，我掐。”

戚二嫂终于醒转过来。她摇摇晃晃地走到海九年的跟前，很近地观察着海九年的脸，问道：“你是人是鬼？”

“我是人……我是海九年！”

“你是哪个海九年？是人间的海九年，还是地狱里的海九年？”

“我是人间的海九年！”

“你不要吓唬我……”

“我就是海九年。你好好看仔细了。”

突然戚二嫂伸出一只手，“啪”地在海九年的脸上打了一下。戚二嫂下手非常狠，人们看到在她的巴掌打过的地方清晰地映出了五个手指头的印子。

二斗子扑过去阻拦戚二嫂：“干什么？难道说你是疯了吗？”

“我要看看这个海九年到底是人是鬼。”

“明明是人么！”

“你别，”海九年拨开二斗子，“你让她打，让她打吧！”

旁边的人全都看着，戚二嫂又一连抽了海九年三个大巴掌。海九年一动不动。戚二嫂的声音已经颤抖了，她问：“你真的是海九年？”

“是。”

“呜哇！我的老天爷啊，海九年他真的没死呀！”

戚二嫂放情地哭着，跳着，用自己的手使劲儿拍打自己的大腿。后来戚二嫂再凑近点，把鼻子伸到海九年的肩膀上，仔细嗅着，“你骗不了我，海九年身上的味道我是能闻出来的！”

一股熟悉的亲切的味道钻进戚二嫂的鼻孔，进入她的胸膛。舒服！渗入灵魂的味道，让她说出自己的感想：“你真的是九年啊！”

戚二嫂哭起来，声音呜呜咽咽的，但是脸上却是笑得无比灿烂！她也不顾周围人的感受，扑上前把自己的一双胳膊吊在九年的脖子上，就像是几十年以后时髦女孩常做的动作，一边哭一边骂：“死鬼！你把人家可是害苦了啊！”

数落甚至咒骂，戚二嫂以她的特殊的方式表达特殊的情感。

戚二嫂只顾自己痛快，容不得别人张嘴说话，惹得二斗子和众汉子不高兴了。

二斗子呜呜哇哇地哭着，拿肮脏的拳头擦着眼泪，变成五花脸了，嘴里嘟嘟囔囔地也不知道在说着什么。

首先是刁三万看不下去了，“狼人”发言了：“喂！我说我说，戚二嫂，你这是在干什么？”

戚二嫂好像是没听见。

“狼人”生气了，骂起来：“喂！我说，你顾忌一点脸面吧。众人可是都张着眼睛呢，都看见了！”

“看见就看见。我不管！”

“咋？海九年也不是属于你一个人的！海九年他还是我的干儿子的拜把子兄弟呢。”“狼人”说，“总得让他也跟九年说说话吧？”

“胡说！”

“就是。”

“哈哈哈……”

“你给海九年做干儿子吧！”

“到底谁是谁的儿子还不一定呢！”

蹇老二不见了。当人们看到他重返回来的时候身后跟了五六个人，他们是蹇老大、蹇老三、蹇老四、蹇老五、蹇老六、蹇老七和蹇老八，以及他们的媳妇儿子一大堆，就连院子里的狗也跟来了。

海九年的两只藏獒喉咙里咆哮着发出低沉的警告。

“哎呼！”海九年把自己的獒喝住了。

众人全都紧张地注意着蹇家兄弟的一举一动。

出乎人们预料的情形出现了，蹇老大笑呵呵地走上前把双手抱在胸前，说道：“啊呀呀——我当是谁呢，原来真的是海掌柜回来了！”

蹇老大身后的蹇家兄弟全都是满脸堆出了笑容。

蹇老二说：“海掌柜，我给你看守院子来。嘿嘿……你回来了院子就物归原主了！谁也别想占了去。”

“那就多谢了。”

海九年的重新现世改变了贴蔑儿拜兴村的生活节奏，也打破了几年来的格局。用一百年以后的话说，就是驼村的各种力量得到新的整合。旧有的矛盾，比如关于海九年宅院的争执烟消云散，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瞬间就化为乌有。

对这一点首先就是刁三万想不通。有一天他把二斗子叫到自己家，正言正色地问：“怎么回事？难道说九年一回来，原来那码事就没有啦？”

“什么事？干爹。”

“你是缺心眼还是怎么的？”

“我咋啦？”

“我是说你和蹇老二的仇恨。”

“九年的院子他不是没有抢去么？”

“那也不行，不能就这么轻饶了他。你忘了他们弟兄几个怎么打你了？都快打死了。是我救了你。不然……”

“算了，事情过去了。”

“不行，不能就这么算了！”

“那怎么办？”

“让九年把他的藏獒放开，咬他！”

二斗子笑了，说：“那还不立马把蹇老二给咬死啊？”

“不咬死也得跟他要个说法。你得跟九年把过去蹇家欺负你，还有我的事情仔细说说。让九年替咱做主！”

二斗子把刁三万的话和九年说了。

九年连想也没想就答复道：“人要是把所有的事情全都记着，那一个脑袋就装不下了。”

结果仅仅是第三天的下午，出乎刁三万意料的事情发生了：蹇老二带着两个弟弟到海九年家来了。一进门蹇二掌柜就说：“海掌柜！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为了你的归来，我们不能就这样平平淡淡，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当时在场的人都说好。

“大喜的日子么，”蹇老二说，“今天我们蹇家做东，请海掌柜喝酒！”

在场的胡德全赶忙说：“我正在和海掌柜说这事呢，得有个先来后到。”

蹇老四说：“我们已经把牛也杀倒了，正在大锅里煮着呢。”

“酒也打回来了！”

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突然都哈哈大笑起来。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海九年说，“谢谢了！”

“不用谢，哈哈哈……大喜的事情来了么。”

“我们得好好庆祝一下！”

“喝酒！”

“一醉方休！”

都是意想不到的结果，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从戚二嫂到二斗子，从刁三万到蹇家兄弟，他们的表现都出乎人们的意料。

喝酒的时候胡德全向大伙表达了自己的疑惑：“这是怎么了，贴蔑儿拜兴村的人全都神经病了，错乱了？”

“是高兴的，”刁三万讽刺胡德全，“你不明白吗？”

“哼！鬼知道。刚才还剑拔弩张要看打呢。转眼间就变得和亲家一样了。”

晚上，夜已经很深了。戚二嫂还在和海九年说话。

在刁三万家喝完酒已经是午夜了，海九年直接回到戚二嫂的院子里。戚二嫂强迫海九年再吃自己做的饭。她毫无顾忌地抚摩自己情人的手和脸。吃饭的时候不让他自己动手，戚二嫂一筷一筷地喂他吃饭，就那么久久地看着他咀嚼，为他擦去嘴角的菜汤。她的温情的目光就连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海九年。

第二天还没到中午，蹇老三就到戚二嫂家来了。他又来请海九年喝酒！

“你的酒已经喝过了。”

“那是我们蹇家全体的酒。这回是我蹇三个人的酒，一定得给面子。”

“昨天的酒还没醒呢！”

“那没关系，喝了今天的酒昨天的酒就醒了。”

“你胡说！”

“女人不懂喝酒的事情。”

“别的女人不懂，可我懂！”

“好好好，你懂！行了吧，该叫海掌柜起身了，太阳照到屁股上了。”蹇老三凑近戚二嫂，压低声音说，“昨晚上戚二嫂把海掌柜用狠了吧！”

“狗嘴吐不出象牙！”

戚二嫂差不多每天都要为海九年换洗衣服。几天几夜把海九年关在屋子里，不让他与别人见面！戚二嫂的行动引起二斗子的强烈不满，他打到戚二嫂的院子门前去叫骂：“开门！妖婆子……我要见九哥！不然我就放火烧了你的大院！”

刁三万也来助阵，出口便直击对方的要害：“你要独霸海九年吗？别忘记，你还没有明媒正娶呢，你没有这个资格。”

过了一会儿终于把戚二嫂惹火了，她一阵风似的从上房冲出来，站在院子里回敬道：“没资格我就是要这样，你想怎的？你刁三万有资格吗？”

“你办不到！海九年是我们大家的。”

“是我的把兄弟。”

“海掌柜，你自己说说看，你到底是和谁亲近？”

“你还要不要我们这些弟兄？”

戚二嫂院子外边人越聚越多。

海九年隔着窗户喊：“要！你们先回去吧。改日咱们再一起喝酒。”

“戚二嫂没把你害死吧？”

“我活得好好的！”

结果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刁三万一声发喊，汉子们冲进了戚二嫂的房子，许多只驼夫汉子的手共同使劲，把海九年高高地托着从屋子里给抬出来了！

戚二嫂一阵眼泪一阵笑地在后面追赶，毫无效果地喊着、叫着、骂着。她的努力一概无济于事。

海九年和驼夫汉子们在一起高高兴兴地喝酒，通宵达旦。

在刁三万家喝酒的时候，海九年突然想起一个话题，他问二斗子：“二斗子，那几年你找不到我，你没有想过把我埋葬呢？”

“有，我好几次想要埋你哩。”

“为什么又没埋呢？”

“可是我的心就是通不过，就是不相信你真的死了，心里就是不相信！”

二

海九年传奇的故事不胫而走，很快就突破了贴蔑儿拜兴村的范围传播到了周边的许多村庄和乡镇，又过了不久海九年的故事就在归化城里传播开了。

一连三天贴蔑儿拜兴村的驼夫们为海九年的死而复生庆贺着。三天以后事情反过来，改为海九年做东，请贴蔑儿拜兴村的老少爷们。

一大帮驼夫汉子跟着海九年开进了归化城，下馆子喝酒，逛街看戏……哪儿热闹哪儿去！可是高兴坏了贴蔑儿拜兴村的驼户掌柜子们。

戚二嫂也像男人们一样，每次都跟着大伙一起进归化城里去乐和。喝酒、逛街、看戏，日子过得好不痛快！每次进城的时候驼村的汉子们全都是骑着马或是骆驼，他们一走整个村子就安静下来，就像没有人似的，用麻三婶的话说，就是驼村唱了空城计了！

对于戚二嫂能跟着汉子们进城去乐和，麻三婶很是眼馋。她和蹇家的几个女人串通了一遍就向海九年提出了要求：“我们的男人都能跟着你到归化城里疯去，难道我们女人就只能是看着吗？”

“可以去啊，”海九年说，“谁想去都行。”

“我们没有马骑。”

“骑骆驼去。”

“干吗骑骆驼？我叫我家三万套上马车不就得了。”

“好主意，马车能坐六七个人。”

“那回我们坐了九个人……”

“好，你们能去的我都请客。下馆子，看戏……我结账！”

海九年许下诺以后就离开妇女堆儿。已经走出几十丈了，听见后面有女人喊：“海掌柜！我们逛街买东西你也给结账吗？”

“那我不管。”

“可是你为什么给戚二嫂结账呢？”

“我看见戚二嫂买了一串印度宝石做成的念珠。”

“还有呢，是一个金子打成的头发簪。”

“想要什么叫你们自己家的男人买……”海九年的声音在村巷的拐弯处消失了。

秋天，海九年再次拓展了自己的院子。推倒了旧的院墙，往东扩出了二丈三，紧挨着白驼寡妇家院子的西墙用夯土的方法筑起来一道新墙，往西扩出了三丈远，往南扩了一丈。整个院子宽宽展展，用刁三万的话讲就是，“这院子宽展得都能够跑马了”。海九年从牛桥买回一头糟牛，杀掉了招待撺忙的村人。

二斗子陪着海九年三下归化城的驼桥，三次总共买回了二百八十峰骆驼，清一色的科布多健驼。九年原来有八峰健驼、三峰母驼。经过三年的繁殖，三只母驼给他生了五只骆驼崽子，如今有三只驼崽已经长出了四对牙，也成了能干活的健驼了。加上新买回来的驼，海九年的院子里骆驼的数量一下子就成了二百九十六峰。在贴蔑儿拜兴村的养驼户中间海九年排到了第六的位置，于是海九年在贴蔑儿拜兴村一下变得举足轻重了！

拓展院子完了，买回来的骆驼都圈进了院子，海九年花十八两银子请来了归化城的戏班子，在村中关帝庙唱了一场大戏，戏名叫做《群英会》。戏未开演海九年就叫人杀了一口猪，班主和戏子、锣鼓班子都美美地吃了一顿。于是在关帝庙前的戏台上，无论是戏子们唱念坐打，还是锣鼓班子的伴奏都非常地卖力。吃罢饭，戏子们化装，锣鼓班子先吹打起来。锣鼓点一响村里人就聚到了关帝庙前，黑压压的人群涌动着。关帝庙两侧和对面的树上、人家的房顶上趴满了看戏的年轻人。待到大戏正式开演，周围十里八乡的人们就都陆陆续续地赶来了。

入夜以后《群英会》结束，看戏的人意犹未尽，都“噢、噢”地喊叫着不肯离去。后来不知道谁打听到了东家的名字，于是人群里就有人“海九年”“海掌柜”地喊起来。海九年知道大家的兴致是不能够违逆的，于是就又找戏班的班主商量加演一场戏。

班主仰脸望望夜空，为难地说：“海掌柜，这时辰怕是都过了子时了。你看这，戏子们正在卸妆，锣鼓班子也已经把家伙装进了箱。是不是改日再唱？”

“不行，”海九年望望台下的观众，“这成百上千的乡亲心火正旺呢，就是让他们回去也睡不着觉。”

班主有点犹豫了。

海九年趁机又劝说道：“再说了，咱归化这地场只要是远行的驼队归来，那就是天天都过年，什么亥时子时的不在话下。”

“那么好吧，”班主妥协了，“既然话说到这儿，大伙的兴致又这么高，我们梨园班既不能拂了海掌柜的面子，也不能扫了大家的兴，我们就再加演一场。这样，海掌柜大富大贵大人大量，您就再出点血，我们再唱一出《文昭关》。”

“多少银子你说个数。”

“再加十八两银子。”

当下海九年即向台下的人宣布加演一出《文昭关》，人们立刻欢呼起来。于是垛了箱的锣鼓、胡琴重新拿出来。吱吱扭扭的胡琴调音的声音又响起来，演员们匆匆忙忙地按照新戏的需要对着镜子描画脸谱。不一会儿锣鼓点就像一阵疾骤旋风似的刮起来，《文昭关》开演了！

三

眨眼间又是一个九月来到贴蔑儿拜兴村，驼队出行的日子快到了。胡德全从归化城的万驼社归来，把贴蔑儿拜兴村驼队新揽下来的货运和驼队行走的路线先说与了海九年。如今的海九年在胡德全的眼里俨然是贴蔑儿拜兴村养驼户中的首户了，有什么大事小情他首先和九

年打招呼。这一次胡德全揽下的依旧是茶货，交货地点是喀尔喀西北城市乌兰木图，货主是元盛德商号。

“三大号里就数元盛德资历差，赶上市面不好，它首先沉不住气了。”胡德全把烟袋杆在脸前晃过来晃过去，“海掌柜，货主放出话来了，这批茶货是俄国商人的特别定货，一定要在一百天内运到！”

“要是迟延了呢？”

“那还用说，罚咱的银子呗！”胡德全不满地说，“连这规矩都不知道？！亏你还算个驼户掌柜！”

海九年说：“我还有要紧话没说呢。”

“你说。”

“若是咱们把货提前运到呢？”

“嘿嘿！”胡德全说，“咱想也别想那好事。”

“我就敢想！”

“你敢想又怎么样？”

“你去问问货主，若是咱们把他的茶货提前运到地头怎么办？”

“这好说……”胡德全很有把握地说，“元盛德的哈掌柜是个说话算话的人，他会赏咱们啊！”

“你去问问哈掌柜，若是能够提前十天把他的茶货运到乌兰木图他赏咱们多少？”

“这事用不着问，驼运行早先就有规矩，至少也得赏一成的运费。”

“那么你知道，要是咱们提前半个月到达，怎么赏？”

“怕是得多给两成的运价吧……”胡德全说着疑问起来，“说了半天挺热闹的，你是真的有高招还是咋的？说出来我听听。”

听完了胡德全的话，九年轻轻地说了一声：“咱不走那旧路。”

“不走旧路走哪？”胡德全问，“难道说海掌柜有新路？”

说话的工夫，二斗子推门走进海九年的房间。未等海九年说话，二斗子就抢过了话头：“九年哥踩通了毛尔古沁峡谷！”

“不可能！”一听说是毛尔古沁峡谷，胡德全的脸色顿时就变了，他把茶碗往炕桌上一蹾，厉声说道，“海掌柜，你可不敢乱开玩笑！”

“我不开玩笑。”海九年也不看胡德全只顾自己抽着烟袋，一本正经地说。

胡德全还是不相信，“……不要说是驼运行了，就是满归化的人谁不知道毛尔古沁峡谷有魔鬼把守着，任凭谁也不允许通过的。那是一个有去无回的地方，你忘了十几年前，牛二板的父亲牛刚带领的一支驼队就是在毛尔古沁全军覆没的。要知道那可是一支两千多峰骆驼的大驼队啊！”

“俺当然记得，”海九年说，“连毛尔古沁峡谷的事都不知道的人还能吃得了驼运行这碗饭？”

二斗子说：“九年哥他掌握了毛尔古沁的秘密哩……他知道咒语哩，只要一念咒语就甚事也没有。”

“闭上你的臭嘴！”海九年厉声喝住了二斗子。

说着话的时候已经到了黄昏时分，在场的除了胡德全、二斗子还有王锅头、七哥一大帮人，把海九年的小屋拥挤得满满搡搡，胡德全招呼大伙离开了小屋。大家都围坐在宽敞的院子里一边喝茶抽烟，一边听海九年讲述他在俄罗斯经历的事情。胡德全看看人多眼杂不便深谈，借个托词离开了海九年的院子。吃过晚饭之后又撑了一会儿，胡德全独自返回了海九年的院子。果然人群散了，海九年也吃过了晚饭，在炕上偎着油灯抽烟呢，屋子里就只有二斗子和七哥了。

“七哥，快回家去吧，”胡德全满脸严肃地说，“我有话跟你九叔说。”

看着七哥走出了屋子，胡德全亲自把屋门关上了，这才脱鞋上了炕。

九年没有说话，他只是伸手把烟笸箩朝胡德全跟前推推。

胡德全沉默着伸出两根手指在烟笸箩里捏了一小撮烟叶，用拇指和食指捻着，把烟叶儿仔细地装进烟锅里，又拿大拇指摁了摁，把烟锅凑在油灯上。胡德全一边吧嗒吧嗒地吸着烟袋，眼睛斜着注视着海九年。辛辣的烟雾升腾起来罩住了胡德全的脸，就见胡德全在烟雾后面开了腔：“海掌柜，眼下也没有外人，”胡德全向海九年跟前凑凑，两人几乎是脸挨着脸了，“你跟老哥哥我就亮个实底儿，你是不是真的踩通了毛尔古沁？”

海九年点点头没说话。

“这种事可是开不得玩笑的！”

海九年又点了点头，还是没说话。

“这可是关乎贴蔑儿拜兴村几十户养驼户发财致富的大事，也是身家性命的大事！”

这一回海九年既没说话也没点头，他把烟袋在炕沿上磕了磕，张口说话了：“胡驮头，你要是信得着我海九年呢，这一次你就按我说的道走。从归化到乌兰木图，别家的驼队要走一百二十八天，咱贴蔑儿拜兴的驼队只要一百一十天就能到。”

“你说什么？”胡德全睁大眼睛看着海九年，就像发现一个怪物似的，“你能把归化到乌兰木图的路程缩短十八天？”

“能。”

“你给我交个底儿。”

“甭废话！”海九年说，“胡驮头，你要是相信我呢，就跟着我走。要是不相信那就算了。”

胡德全狐疑地眼光瞄着海九年，半晌没说话。

这时候二斗子沉不住气了，脱口说道：“你别不信，胡驮头，九年哥他确实踩通了毛尔古沁峡谷！”

胡德全笑了，他凑向二斗子伸手在他的额头上摸摸。

“你干什么？”

“我看看你是不是在发高烧！”

胡德全摸完二斗子又去把手伸到海九年的额头，结果他的手被海九年一把给抓住了。

“哎哟哎哟……”胡德全叫起来，“你干什么……海……掌柜！”

“你乱伸什么手？”

“别……别……我的手腕要被你拧断了。”

海九年撒手了。

胡德全揉着自己的手腕，嘴里唏唏嘘嘘地吹着气：“吃什么了，这么大的劲儿？”

“你以为海九年还是那些年的海九年呢？”二斗子笑起来，“那会儿你是狗熊他是绵羊，这会儿你还是狗熊，可是九哥已经是一头老虎啦！”

“别说什么老虎了，海掌柜简直就是一头魔鬼！我斗不过他。”胡德全嘴里哼哼着甩着手，“咱们还是说正经事情吧。”

二斗子莫名其妙地问：“你的正经事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胡德全鄙夷地说道，“我还以为海九年探出什么新的道路来了呢，原来还是说毛尔古沁峡谷啊？”

“怎么？你不信？”

“我信！早十年牛二板他爹牛刚就已经把毛尔古沁峡谷踩通了。他可是落了个全军覆没的下场！我可是不想让贴蔑儿拜兴村的驼队也像牛领房一样死在那大峡谷里。”

“你还没听九年哥仔细说呢……”

“我不想听！”说着话，胡德全已经用两只手托着身体往炕沿儿挪去，“我在驼道上行走

了二十多年了。我知道什么事该怎么做。”

海九年一动不动地坐着，抽着烟。隔着自己吐出的烟雾，海九年看到胡德全跟拉着鞋推门走出去了。

胡德全走出去好半天屋子里的两个人谁也没说话，空气中有一种紧张得使人感到压抑的东西。过了好一会儿，二斗子问海九年：“九哥，你说这事该咋办？”

九年不说话。

“你倒是说话呀！”二斗子心虚了，督促说，“好主意、赖主意你总得有个主意呀。”

好半天海九年才蹦出一句话：“各行其道！”

“咋就各行其道？”

“各行其道就是：相信我海九年的就跟我走毛尔古沁峡谷，不相信我的人还跟胡德全走旧道。”

这件事过了有五六天，一个下午的时候胡德全又来找海九年了。海九年光着半拉膀子在院子里轧草呢。轧草刀的刀刃闪出一束束雪亮的光，草叶飞溅着，“喳、喳”的轧草声坚定有力，七哥蹲在轧刀跟前手把着干草往轧刀下送，草末飞溅。

两头藏獒蹲踞在院角的阴凉地儿，看见胡驮头走进院子喉咙里吼隆吼隆地低声咆哮起来。

“胡驮头来啦？”

海九年把拖在肚子上的大辫子抓起来向上抛出去，辫子在他的脖子上缠绕着，轧刀在他的手里并没有停下。

胡德全把一只脚踏在旁边的干草垛上，马鞭支在了雪亮的铡刀刀刃上。铡刀停下了。

“海掌柜，那件事咱俩还得再说道说道。”

“有什么好说道的，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是信得着我海九年就走毛尔古沁，你要是信不着就还走甜水井子，不用废话。”

“这不是一句话的事，”胡德全说，“要是俺胡德全一个人的事，那天晚上咱俩在你家的炕上早就把事情敲定了。俺说过了，这是关系到全贴蔑儿拜兴村几十家养驼户身家性命的大事。”

“你要俺怎么样？”

“我要你跟我走！”

“我决心已下。”

“你不能分裂贴蔑儿拜兴村的驼队。”

“不想分就跟我们走毛尔古沁。”

“你别想着让我去送死！”

“那就各走各的路。”

争论的声音不知不觉就大起来，不愉快的情绪感染了伏卧在院子角落的两只藏獒。它们不乐意了，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朝这边看，嘴里还发出低沉的咆哮。

胡德全看了看那两只藏獒把说到半截的话咽回了肚里。

“咱们在大庙前决定。看哪些人愿意跟你走，哪些人愿意跟我走。”

驼队出发的前两天，是个上午，驼户和驼夫们全都集中在了大庙前的空地上。黑压压的人群有大人和孩子，男人和女人，差不多全贴蔑儿拜兴村的人全都出来了！东南风把骆驼身上散发出的腥臊气味刮过来。人群发出喊喊吵吵的说话声，气氛显得很紧张。

驼户掌柜和驼夫们全都严肃着面孔张望着，他们在等待海九年！

人群像波浪似的自动让开一条道，都用惊异和疑惑目光看着。海九年从人群间走过，踏上了大庙前面的台阶。二斗子、七哥、蹇老二跟在他的身后，他们都停在了台阶下。

胡德全已经等在台阶上了。看着海九年来到，胡德全开始说话：“各位掌柜！我有话与

大家言明了：这次前往乌兰木图一切准备都已经齐全。但是海掌柜提出要走毛尔古沁！大家知道毛尔古沁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径，那可是魔鬼把守的峡谷，简单说就是有去无回！……”

“我能走通！”

“走毛尔古沁能多挣两成的脚钱！”二斗子喊道，“跟九年走毛尔古沁。”

“我也跟海掌柜走！”

“不行！”蹇老大蹦上了台阶，“我可不愿把自己的性命搭进去，我跟胡驮头走！”

“我也跟胡驮头走！”

“我跟胡驮头。”

……

“好了！”胡德全伸出两只手臂示意大伙儿安静，“咱不要争也不要吵。现在呢，我说，这么办——愿意跟海掌柜的呢，站在左边；愿意跟我的呢，站在右边。”

“好吧……”

人群开始移动。

“行，你要走毛尔古沁我也不拦你。”胡德全说。

结果只有二斗子、蹇老二、蹇老三和戚二嫂站在了海九年的一边。加上海九年本人总共只有五个人，孤零零的，而胡德全那边呼啦啦地站下一大片！

“怎么样？”胡德全笑了，走到海九年跟前，“我的意思，你还是跟我一起走吧？”

“原来咋说的就咋办！”

海九年摇晃着身体走下台阶。

傍晚蹇老二走进海九年的院子。一帮人围坐在院子里聊天呢，蹇老二直通通地走到海九年跟前。大伙都停止了说话。看着两个汉子面对面站着，互相望着对方，好半晌没有说话。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要打架呢。蹇老二两条浓密的黑眉毛拧着连在了一起，目光像是要穿透什么似的望着海九年的眼睛深处。过了好一会儿蹇老二才开口说话，他问海九年：“你敢不敢跟俺喝碗鸡血酒？”

“俺敢。”

当下蹇老二把马鞭往自己的裤子上狠狠地抽了一下，吩咐七哥说：“你去，回俺们家抓一只鸡来，俺要和你九叔喝血酒对天盟誓。”

听说海九年要与蹇老二喝鸡血酒盟誓，村里的许多人都跑来了。当着贴蔑儿拜兴村几十口子老老少少的面，海九年发出自己的誓言：“这次驼队走毛尔古沁峡谷，无论结果如何，俺海九年甘愿以身家性命作抵，一旦驼队有所闪失，俺的院子任由大家分了，俺的二百九十六峰骆驼任由大家牵去。俺若是死了一了百了，俺若能活着回来，这条小命也交给大家任意处置……”

说罢，捧起酒碗将血酒一饮而尽。

海九年说话的时候蹇老二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他。待海九年把血酒干了，蹇老二略略犹豫一下也仰起脖子把碗里的血酒喝干了。两个汉子同时向对方亮开了碗底，得到对方的认可后他们又同时把碗底转向在场的人，让大家看。

在场的人七嘴八舌地喊道：

“喝干了！”

“我看清楚了……”

“是两条好汉子！”

……

“这下大伙儿可是看清楚了！”蹇老二说，“海掌柜甘愿以身家性命担保，既然这样我蹇老二也把自己的性命搭上……谁还愿意跟海掌柜走？”

没人应声。

蹇老二又喊：“还有没有不怕死的？”

旁边的二斗子等人都跟着喊起来：

“我不怕死！”

“闯吧！”

“走啊！”

“有利大家沾，有难大家担。”

“同生死共患难！”

……

胡德全很冷静地在一边观察着，他看到在场的人七嘴八舌地喊着，虽然气氛十分激昂，但是细数起来总数也不过五个人。他都能数得过来，他们是海九年、二斗子、蹇老二和蹇老三，外加一个戚二嫂。胡德全心里说：“这回你们算是死定了……”

九月初五，贴蔑儿拜兴的驼队准时出发了。两支驼队在大庙同时烧香祷告，祈求关公保佑。驼铃嗡咚，驼鸣呕哑，驼队在家人的目光中出发了。

贴蔑儿拜兴的驼队按照预定的时辰起程上路了。一个半月后，他们在毛尔古沁峡谷东口分手了！正应了海九年的那句话：各行其道。

驼队分手前发生一件事，蹇老二在最后的时刻改变了主意。望着幽深的毛尔古沁峡谷，蹇老二害怕了，他突然跑到海九年的跟前伸手抓住了首驼的缰绳：“海掌柜！我……”

海九年注意到蹇老二嘴唇哆嗦着，身体也在跟着抖动。就问：“你是害怕了吗？”

“我不怕死！”蹇老二说，“可我……上有七十岁的老母亲，下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有老婆。”

“你是想说，你死了他们怎么办？是吧？”

“是啊！是啊……”

“那好办，你就不要去死。”

“是你海掌柜说的？”

“是我海九年说的。”

“多谢了……那我就跟胡驮头去了……”

“你去吧。”

海九年看着蹇老二牵着他的驼列从自己身边走开，他高声问道：“还有谁？还有哪个怕死的人？现在离开还来得及。”

驼队沉默着。

海九年扭头看看，胡德全带着驼队已经走远了。

“没人言声咱可就往峡谷里走了！”

驼队在海九年带领下无声地移动起来，向峡谷口走去。

在距离峡谷口几十步的地方，驼队停下。

海九年冲着峡谷跪下，两眼微闭，手指拨弄着脖子上的佛珠祷告起来。他的身后二斗子等人全都学着海九年的样子跪倒在地上祷告起来。

趁着祷告的间隙，戚二嫂不由自主地打量起了毛尔古沁峡谷：从表面看去这条狭长幽深的山谷并没什么太特别的地方，只是它两边的岩壁更峥嵘陡峭，像被刀削斧砍过的褐红色的岩石一层一层地耸上去。越往峡谷里边山崖越陡，峡谷越往上越窄，到了崖顶上的部位两边的崖壁就几乎要接上了，只留出一线极狭窄的缝。太阳的光线只有很少一点能够射进峡谷中去，因而峡谷内十分阴暗。在山口前的阔地上立着两个十字架。黑色的油漆早被风吹日晒得斑驳脱裂，上面的俄文字迹已经模糊不清难以辨认。戚二嫂断定，这无疑就是十几年前随牛领房的驼队一起死在毛尔古沁峡谷的那两个俄国人的十字架了。正是这两个十字架才使戚二嫂切切实实地相信了，此刻自己是真的站在了曾经吞噬了牛领房两千峰骆驼的大驼队的毛尔

古沁峡谷的面前！戚二嫂的心狂跳起来。

在海九年的指挥下，大伙儿拿绳索把骆驼的嘴扎上，也把随行的护卫狗的嘴缠住，只允许它用鼻子出气。做这一切的时候戚二嫂已经没有了任何思想，只听海九年的摆布，海九年叫做什么她就做什么，决不多问一句。她注意到二斗子，似乎是什么也不想，他跟在海九年的身后走着，样子很冷静。

一切准备好之后，戚二嫂听见海九年说："起程吧！"

戚二嫂跟着海九年走起来。她的感情、她的思想都停止了运动，只有机械的、直直的目光仍然能够感受着世界。身体在无色的空气中游弋，一丛一丛的茅草悄无声息地向她的身后滑去。默然耸立的崖壁迎接着贴蔑儿拜兴村的驼队。

时间停滞了。一切活的思想不再运动。太阳静悄悄地观察着大地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一切都在空灵虚渺中进行着，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巨手在推着、托着，将海九年和他的驼队送进了毛尔古沁峡谷。两侧的岩壁都严肃着面孔，脚下是灰黄色的尘埃，厚厚地铺展着，像是踏在绵软的羊毛地毯上的感觉。在峡谷中段，戚二嫂看见许多人的头骨、骷..、向上伸着的胳膊、狗的三角形的头骨以及一个挨一个的骆驼的完整脊骨……都生动地展现着，好像是从灰黄色的水面下浮出来似的，构成一个白骨森森的丛林！

戚二嫂手里的缰绳猛然向后拽着，几乎要把她拉倒了。戚二嫂回头看看，见骆驼目射惊恐之色一个劲儿地朝后矬着身子，一阵又一阵颤抖的波纹像波浪似的顺着胯骨向大腿滑下去。骆驼深棕色的眼睛里闪动着骇然的黑光。戚二嫂拿手抚摸着骆驼肌肉直哆嗦的脖子，无声地安慰着它。小狗巴卡偎在她的怀里早抖成了一团，无形的恐怖吓得它连眼睛都不敢睁了。

"不要停下！"海九年压得极低的声音在戚二嫂耳边响起，语调中透着不容置疑的意味。戚二嫂督促着骆驼又走起来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戚二嫂突然感到眼前一亮，一片金黄色的沙漠出现在她的面前。强烈的阳光刺激得戚二嫂睁不开眼睛，她把手掌搭在眉骨上，打量着眼前的景物：黄色的沙漠在阳光下闪耀着一片金色的光芒。

戚二嫂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海九年简单回答道："是伊克大沙漠。"

"伊克大沙漠？……"戚二嫂懵里懵懂地问，"难道说我们这就算是通过峡谷了吗？"

"我们已经过来了！"

二斗子长嘘一口气："哎呀呀！我就像在鬼门关里走过了一场！"

"哇哈——"戚二嫂欢呼起来。

蹇老三说："汗水把我的衣服全都湿透了……"

"是的，这就是伊克沙漠，"海九年整理着手中的绳索对站在自己身边的戚二嫂说，"南北不到二百里。只要一天一夜的工夫就能穿过去……"

海九年带头把缠绕在骆驼和狗嘴上的绳索解开了，骆驼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将脑袋高高扬起，摆动着。戚二嫂学着海九年的样子，嘴里哼哼着拿手抚摸着骆驼的脖颈，把缠在骆驼嘴上的绳索也解开了。

"哈哈哈哈……我们终于踩通毛尔古沁了！走吧！"

"等等，我喝口水。"

"我想好好喊出来，憋死我了。"

气氛活跃起来，几个人有说有笑。

在乌兰木图山口，海九年他们比胡德全早到了整整二十天！

第二年五月，海九年的驼队提前返回了归化。驼队回村的时候贴蔑儿拜兴村的男女老少全都跑出村外去迎接。妇女们一看见二斗子胡子拉碴的黑脸上洋溢着的笑容，人们就猜到了这一趟海九年算是成功了，大赚了。驼队归来的半个月头上，按照预先的约定海九年在万驼

社拿到了货主付给贴蔑儿拜兴村驼队的另一半运费——其中一半的运费在驼队起程前货主就已经预付了，这也是归化驼运行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货主元盛德商号的哈掌柜履行了自己的诺言，真的将运价提高了两成付给了海九年。

不久，海九年便第三次拓展了自己的院子。东墙因与白驼寡妇的院墙抵住不能动，西墙和南墙又分别向外扩张了两丈五和一丈。把黄泥小屋推倒，重新盖起了一大溜高大的正房。

海九年不但财气旺人气旺，这一趟他还把一个在草原上流浪的汉子收到了自己的门下。这位蒙古人长得敦实孔武，名字叫呼德尔楚鲁。关于呼德尔楚鲁还有一段颇为惊险的故事哩。

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呼德尔楚鲁骑了一匹黑枣骝，一股旋风似的掠过海九年他们驼队宿营的地方。等驼夫们被狗叫声吵醒起来的时候，呼德尔楚鲁早已一只手提着一百八十斤重的货驮子逃得无影无踪了。呼德尔楚鲁抢走的正是海九年的一个装满五台大黄的驮子。

这种事在驼道上不为稀罕，驼夫们都说算了，好在损失不大。但是海九年说："不行，俺得追回来！"

海九年挎了支伯勒根枪，骑上二斗子的骊马就循着暴客的马蹄印追去。在一个山洞里终于找见了呼德尔楚鲁。呼德尔楚鲁正在拆卸抢来的驮子，猛抬头看见洞口站着一个拿枪的黑影。他操起一把长长的唐古特猎刀就要和海九年拼命。

"别动！"海九年喊道，"你要敢动手俺就开枪打死你！"

呼德尔楚鲁颤了颤猎刀，身体紧贴住岩壁。这时他看清了，来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他从那个人的声音中感受到了他身上的某种可怕的力量。

"告诉你，"海九年说，"俺那驮子里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是大黄，药材，你拿去没用。这么办，俺给你十两银子，你把驮子还俺。"

呼德尔楚鲁将信将疑，晃了晃猎刀没动。

海九年说："不信你闻闻。"

呼德尔楚鲁其实早闻到了，又苦又刺鼻。他信了，说："行！"

当然呼德尔楚鲁并不是真正的暴客，这一点海九年很快就看出来了。真正的暴客往往是成群结伙的。他们手里有枪，他们敢把整个驼队都吃掉，把人和狗杀光，货和骆驼都抢去。

海九年在一块岩石上放下银子，把枪背上抱起大黄驮走出了洞口。

"我跟你走，你要吗？"

海九年看了看呼德尔楚鲁，没说话。

"我能给你拉骆驼，我还会治驼马病，给骆驼补蹄，给马灌药，什么病都能治。"呼德尔楚鲁又说。

海九年说："每年十五两银子干吗？"

"干！"

就这样呼德尔楚鲁跟着海九年走进了贴蔑儿拜兴村。

今非昔比，如今的海九年家大业大，就算是有二斗子的帮衬，几百峰骆驼海九年是无论如何也照顾不过来的，呼德尔楚鲁的到来使海九年觉得轻松了许多。这个身材壮实的蒙古汉子确如他自己所说，不但打草放牧样样都拿得起来，牲畜有个灾灾病病的他都能够药到病除。呼德尔楚鲁做事从不惜力，放牧、轧草、清圈……一天到晚只要是海九年不招呼他，他就不停手地干。白天呼德尔楚鲁跟海九年和二斗子一起干活儿，晚上挤在一条炕上睡觉，日子长了彼此之间渐渐熟悉起来。

呼德尔楚鲁说，他本来是喀尔喀草原上一户普通牧民人家的儿子。有一天王爷府的管家骑着马来到他家的毡房前，管家连马都没有下，在毡房外直接喊着他的名字问道："呼德尔楚鲁，你愿意做王爷的替身吗？"

"我愿意。"呼德尔楚鲁正在毡房里和父亲母亲喝茶，他们听到了管家的喊声走到了毡房的外面，就听管家说："既然这样，你现在就跟我走吧。"

呼德尔楚鲁这个老实的牧民家的孩子甚至连想都没有想，就跟在管家的身后来到王爷的府上。呼德尔楚鲁在管家的带领下一直走进王爷的内室——这在从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他们站在了王爷的床前。王爷的房间内已经有两个喇嘛等候在那里，呼德尔楚鲁认出了其中一个喇嘛是庙上的住持。原来是王爷得了一种奇怪的病，请喇嘛大夫看了许多次总也没见好。后来王爷把达喇嘛请来，为他念经祛邪，但是王爷的病却是日见沉重。达喇嘛解释说，这是因为王爷某些行为不够检点得罪了神佛，要想病体康复必须前往塔尔寺烧香还愿。如今王爷病体沉重，躺在床上连翻身、吃饭这样的事都必须在别人的帮助下才能完成，哪里有能力前往塔尔寺？要知道塔尔寺距离喀尔喀走最近的路也有三千里地。达喇嘛给王爷出了一个主意，他说：“王爷不能亲往，可以请一位替身。”

于是管家就把呼德尔楚鲁请来了。这位单纯的牧民小伙子都没有回家与父母告别，就骑着王爷府给他预备好的马上路了。马背上的褡裢里装了炒米、肉干、酥油等食物，另外还有一个装满水的牛皮水袋。达喇嘛亲自用手把锅底黑横着抹在呼德尔楚鲁的脸上，说是这样路上的妖魔鬼怪都会惧怕他。达喇嘛还一再叮嘱他：“你要一直朝前走，千万不要回头看。”呼德尔楚鲁糊里糊涂地答应着。

呼德尔楚鲁已经催动着马走出老远了，听见达喇嘛还在身后喊：“呼德尔楚鲁！你一定要在到达塔尔寺之后，替王爷烧了香还了愿再行返回。不要回头看……”

一个月之后，呼德尔楚鲁走进了腾格里沙漠。很快他带的水和粮食就全部消耗光了，继续朝前走就只有一死，马也因为缺水和吃不上草变得瘦弱无力，呼德尔楚鲁只好牵着马返身走出了沙漠。呼德尔楚鲁违逆了达喇嘛的旨意，他走了回头路，就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就算他回到了喀尔喀也会被处死。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呼德尔楚鲁做了暴客……

呼德尔楚鲁本来就是一个勤劳善良的牧人，现在为海九年拉驼、放驼、打草，有饭吃，有屋子住，到年底还能拿到十五两银子的工钱，他就非常满意了。

呼德尔楚鲁的遭遇引起了二斗子对自己身世的感慨。听呼德尔楚鲁给他讲诉自己的遭遇，有好几次二斗子的眼睛里忍不住噙满了泪。二斗子说：“咱俩都是苦命人，你有家不能回，俺更是可怜，不但没有父母兄弟，就连自己是谁也不知道。”

海九年安慰呼德尔楚鲁：“往后你就把我这里当做你自己的家就是了。既然你违逆了达喇嘛的旨意，今生今世你是不能再返回家乡了。要我说，你还是得改个名字才好。不然万一王爷知道了你在归化会给你带来麻烦的。”

对于海九年的建议，呼德尔楚鲁同意了。海九年让二斗子把王锅头叫来，王锅头想了一会儿就想到了“白守义”这三个字，于是呼德尔楚鲁就有了白守义这个新名字了。以后大家在公开场合就都称呼呼德尔楚鲁为白守义了。而更多的时候贴蔑儿拜兴村的人都喜欢叫他“暴客”，有一些玩笑与戏谑的成分。

有一个插曲值得说说。扩展院子那天七哥来找海九年，一进院子就喊：“九叔，我找你有事！”

“什么事？”

“正经事。”一贯调皮的七哥今日里一脸正经，说，“海掌柜，你如今也算是贴蔑儿拜兴村的一个养驼首户了……”

“好，那你说吧，什么事？”

海九年已经把七哥的心思猜出了八分，但就是不说出口，故意卖一个关子给七哥。就见七哥说：“我要给你拉骆驼！”

海九年笑了，问道：“此话当真？”

“当真！”

“你爹他知道吗？”海九年说，“你家的骆驼还雇人牵呢，你来给我牵驼？这叫什么事？”

“甭管他！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做主。”

“恐怕不行，你爹那驴脾气谁不知道？到时候他要是来找我的麻烦怎么办？”

“有什么麻烦的。”

“你爹他占理!”海九年说，“你家也不是光身子户，给别人拉骆驼！你家自己就有好几百峰好驼，还要雇人哩。你到我这里来拉驼，理不顺么。”

“我就是要给你拉驼。”

“没道理。”

“有。”

“什么道理？”

“我和我爹合不来。”

“那也不行。雇了你，我成了拆散人家的罪魁祸首了。我不能干。”

“你是英雄，我跟着你是学好也做英雄。我爹他小家子气，他成不了大气候。”

海九年笑道：“这么说我就能成气候了？”

“当然!”七哥认真地说，“你看你，刚来贴蔑儿拜兴村的时候还不是光身子的一个人，你忘了，那时候你给戚二嫂家拉骆驼人家还不要呢!转眼的工夫你就成了大驼户掌柜了……”

“那也不行，你爹这一关你必须得过！娃娃家做不得主!”

众人都说是!

说罢海九年只顾自己去做事了。

七哥不说话了，但是他还是没有走。目光盯着地皮发愣。过了一会儿七哥就想出一个主意，他叫海九年：“海掌柜，你来看!”

于是历史的一幕又重演了。

七哥也不再说什么，脚步咚咚地走到一块大石头跟前。众人一看那石头正是海九年旧院门前的上马石。

胡德全第一个笑出来：“啊哈！这倒真的是有意思了，八年前海掌柜刚来贴蔑儿拜兴村的时候去戚家打工被戚二嫂拒绝，那时候戚二嫂就是让海掌柜搬上马石的。如今海掌柜成事了，做了驼户掌柜，七哥来给海掌柜做驼夫了。真的是斗转星移，世事难料哇……好！七哥有种！你要是能搬起这上马石，你就是又一个海掌柜!”

“这一次可不是海掌柜让你搬的，是七哥自己要搬的!”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就知道了。”

“搬吧!”

……

众人正嗷嗷乱叫着起哄呢，就见海九年像旋风般地跑过来，他一把将七哥推开怒目圆睁，喝道：“走开——我不用你搬什么石头!”

七哥没有思想准备，猛然被海九年推得跌倒在地。他奇怪地问道：“你为甚推我？”

“什么也不为，”海九年语气坚决地说，“我就是不要你给我拉骆驼!更不要你来搬石头!”

四

汉口传来消息，羊楼洞一带茶农情绪动荡！镇上茶农闹事。不少与大盛魁保持了几十年合作关系的茶农突然拒绝把茶叶交售大盛魁。大掌柜知道羊楼洞茶区的重要，那里是大掌柜亲自开辟的茶园。羊楼洞也是大盛魁作为一家茶商，作为归化茶叶商家中的龙头老大的根据地。一旦那里有什么闪失，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夜里大掌柜辗转反侧睡不着，他差善元把王福林叫到自己的寝室里来。王福林坐下后大掌柜就直接问：“福林，这些日子汉口的事怎么样了？”

“形势还是不稳。”

“北京就人心惶惶，汉口怎么能稳得住！恭亲王和俄罗斯公使的谈判直接影响着湖北的茶农。”

“听说俄罗斯公使在和恭亲王谈判时态度很是蛮横。”

“国势衰弱所致。”

“怕就怕恭亲王顶不住……”

大掌柜说：“过些日子我得亲自到汉口去一趟！”

“大掌柜您崴了脚一直没好，行动很不方便。”王福林说，“要去还是我去吧。我在汉口庄口做过三年，那里的人头和事情我都熟悉。”

“我想到时候会好的。”大掌柜说，“看情势发展吧。”

半个月之后大掌柜出发前往汉口了。其实他的脚并未痊愈，虽然王福林一再劝阻，但是大掌柜执意不肯改变主意，“此时不同往常啊，还是我去吧。不然我的心里不得安宁。”

“可是，您的脚还没好……”

“没事，我让木匠给我做一副可心的拐杖。”大掌柜还是勉力亲自前往汉口，他知道汉口事情的严重性。

哪承想大掌柜还没过杀虎口就出了事，在兔儿山就意外地被土匪绑架了。

大掌柜的行踪总号必须每天知道。一连两天没有得到杀虎口方面的消息，王福林和贾晋阳便着急了。杀虎口在归化城以南，也就是二百多里地，是大掌柜去汉口的必经之地。他们一再派人与杀虎口联系，得到的答复确实令人失望和焦急：并未见到王大掌柜身影。一连三天都是如此！

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一个巨大的悬念迅速在归化城传开来！大盛魁大掌柜、归化通司商会会长王廷相被土匪绑架了。

消息泄露引起轩然大波。归化城内街头巷尾人们到处都在议论，多数人对于大掌柜被土匪绑架的事不能接受。大掌柜什么人？那可是老谋深算、智慧超群的人！大江大河闯荡惯了的人，怎么会在小河沟里把船翻了呢？可是大掌柜的船就是在小河沟里翻了！就像是三国里的诸葛亮，意外地就唱了一出空城计，就是没有算计到！

大掌柜确实是被绑匪藏在了兔儿山!兔儿山横亘在归化与晋北中间,是一座不大的山脉，但却是山高林密，人迹罕至。大掌柜睁开眼，一面巨大的山体挡住了他的视野，根本就看不到路，更不要说是出路。一辈子算计商务算计人，深谋远虑，这件自己的事却没有算计到。大掌柜并不知道，其实土匪并没有几个人，充其量也就是一二十个人。问题出在自己身上，太大意了！

事情的起因是一头鹿。那天下午轿车行走在兔儿山的山道上，猛然间在道旁的山林间闪现出一头梅花鹿的身影。大掌柜不免心头一振，连忙喊：“停车！”

车夫把马勒住，忙问：“什么事？大掌柜。”

“我看到一只野物，好像是一头梅花鹿。”

“怎么？”

说着话车倌看见大掌柜已经把身子挪到了车沿儿上，赶忙取下踮脚的板凳给大掌柜支好。

大掌柜一边下车，眼睛望着梅花鹿消失的树林，说：“去追那只鹿！”

“别介……大掌柜，”车夫上前搀扶大掌柜下车，劝说道，“您这是？想自己去追赶那头鹿吗？”

大掌柜跑出几步停住了，他看看车夫兀自笑了，说：“我哪里有本事去追赶……”

大掌柜很久没有到野外舒缓一下，放松一下了。各种各样的事务压在肩上，压力总是不能减轻，也难得有这么一个机会，想放松一下，想在晚上和大伙儿一起野餐，香香地吃他一顿烤鹿肉。大掌柜觉得吃什么都不如鹿肉香！想起多年前在大青山里野营，他清楚地记得，那年他才二十九岁，还不到三十呢！年富力强，精力旺盛，一天到晚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跟着驼队走了大半晌又大半夜，宿营的时候是凌晨，毫无睡意，毫无倦意。就看到对面山梁

子上有一头大角的梅花鹿。那晚月亮很大也很亮，月亮照着梅花鹿的身影清晰可辨，就好像是几十步的距离，他忍不住站起身朝着那头鹿走过去。他们几个人把那只鹿包围起来，用了不到半个时辰就把梅花鹿抓住了。大卸八块，放在篝火上烧，吃得那个香……所以这次当他看到梅花鹿的时候就又想重演几十年前的故事。

他对薛拳师说："你带善元去，把那头鹿抓住！"

薛拳师有点犹豫，他抬头看看昏暗的天空，又转着脖子往周围看了一遍，没动身子。

"你怎么不去啊？那鹿它不等你的。抓住了咱们烧着吃……"

薛拳师说："我去抓鹿，大掌柜谁来照顾？"

"我没事！"

"还是让善元他们去吧。"

"我让你去你就去，啰唆什么？善元他们哪个能有你一样的拳脚！有这半天说话的工夫早把鹿抓回来了。"

薛拳师去了。大掌柜又把善元也打发去了："你去，帮着薛拳师去抓鹿，还有你……"

身边总共五个人，除了车倌，全都被大掌柜打发去抓鹿去了。结果薛拳师他们刚离开不一会儿意外的事情就发生了。几个黑影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大掌柜的营帐前，无声无息地把营帐包围了个严严实实！眨眼的工夫大掌柜和车倌就被绑了个结结实实。两个人的嘴里被塞上了破布，都被抬上马背。倒还客气，土匪在绑大掌柜的时候手脚很轻，没弄出一点动静。

后来驮着大掌柜和车倌的马就走起来。奇怪的是听不到一点声响，人说话的声音、马踏步的声音全都没有！大掌柜知道自己是遇上职业土匪了。马蹄子都没有声响，是用破布给包起来了。不是多年经营此道的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做不到如此干净利落。后面的事就很难说清楚了，往哪里走，走了多长时间，全不知道，全都无法判断。

奇怪的是在这危难的时候大掌柜突然想起一个人，他是古海！几年前，就是暗房子事件那一年，也是在类似的场合，大掌柜被困在阴山通往归化城的道路上，也是近在咫尺，被大雨截住，动弹不得。那次跟随他的是古海……

就像是应验了某种感应，此刻古海正带着自己的人行进在前往兔儿山的路上，他要营救大掌柜。大盛魁的大掌柜被强人在兔儿山劫持的消息早就在归化城里城外传了个遍！这消息无论是对于地方官府还是各路英豪既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也是一个立功的好机会。作为地方豪强的海九年当然不甘落后，他招呼自己的弟兄二斗子、胡德全、刁三万和他的两头藏獒一行人马急速赶到兔儿山前来营救。但是海九年在兔儿山的山口就被归化道台府派出的巡捕挡住了。巡捕警惕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海九年，厉声问道："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归化城的百姓……"

"是拉骆驼的人！"

"到兔儿山来做什么？"

"营救大盛魁大掌柜。"

"这边不是驼道，用不着你们这些拉骆驼的人，到别处去吧！"

"这儿用得着我！"海九年强硬地说道，"我们是特意前来营救大掌柜的。"

未等巡捕再说什么，就见海九年嘴里突然发出一声尖利的呼啸，说时迟那时快，巡捕看见海九年身边的两只藏獒猛地蹿了出去！一个巡捕没有注意被獒撞倒在地上。眨眼的工夫两只藏獒就已经消失在了密林之中。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只是在不到一个时辰的工夫，突然听到山林深处传出一阵凶猛的狗吠声，紧跟着就听到有人的呼喊声响起来。

"怎么回事？"一个巡捕紧张地问自己的同伴。

"我哪里能知道。"巡捕同伴提醒道，"反正咱自己得小心才是……"

"是哩，别把自己搭上。"

也就是两袋烟的工夫，海九年第一个看见自己的一只藏獒从树林子里蹿了出来，很快就跑到了主人的跟前。海九年一看到那藏獒嘴角的皮毛上滴着血，心里立刻就明白了！他对巡捕说：“强人已被拿下了！”

“你说什么？”巡捕不相信地问海九年。

“跟我走吧！”

说着话海九年拍拍藏獒的身体，那藏獒扭身重新向丛林深处蹿过去。海九年和二斗子、胡德全、刁三万一起呼喊着冲了出去。这时树林里呼喊声、嘶叫声、藏獒的吠叫声响成了一片！一时间山林震动。

海九年一干人寻着自己藏獒的踪迹深入到密林深处，终于找到一个隐蔽的山洞。在洞口一左一右躺着两具尸体。海九年和二斗子简单看了一下，认定是两个倒霉的土匪。一阵惨烈的尖叫吸引了海九年，几个人呐喊着一起冲进了山洞！两只藏獒正在凶猛地扑咬土匪。再看那些土匪哪里还顾得上被绑架的人质，一个个只顾得抱头鼠窜，慌不择路地逃命。

海九年和二斗子冲上去，从两边把大掌柜抬出了山洞。

随后赶到的巡捕和大盛魁的薛拳师把大掌柜接过去了。

等海九年他们从山林里出来的时候，看到归化城、土默特巡捕和绥远军队也都陆陆续续地赶到了。但是所有这些武装全都没有派上用场，土匪在他们到达前就被解决了。前来解救的人们形成了迎接大掌柜的庞大队伍。整个山前的道路和山坡上全都布满了人。太阳一照，刀枪的利刃发出一片闪光!这里那里到处都是手持武器的人,他们全都是赶来营救大掌柜的，其中有大盛魁的镖师队、归化城巡捕、保商队、土默特骑甲兵、道台管辖下的军队、绥远将军派出的步骑三个营总共一千余人……甚至连大召寺的武功喇嘛组成的武僧队伍也开进了兔儿山！

军队齐声呼喊：“嚯——嗨！”

震动山林。

轿车叮叮咣咣地走过来。大掌柜看到被打死的土匪，摇着头说：“这又何必呢……唉！”

站在山坡上的海九年看到大掌柜的轿车在许多人的簇拥下匆匆地往山沟外走出去。

一个骑马的人打马向他跑过来。近了海九年认出了那是大盛魁的薛拳师。薛拳师在海九年跟前勒住马，问：“那两只藏獒是你的吗？”

“是。”海九年冷淡地说着，把脸扭向一边。

“敢问壮士尊姓大名？”

“一个拉骆驼的人，不值得提说。”

“怎么感谢你？”

“用不着。”

不等薛拳师再问什么，海九年已经打马在山道上奔跑起来。

大掌柜返回归化城以后再没有出动，前往汉口视察的事全都给了贾晋阳贾掌柜。

不久从北京传来消息：恭亲王果然向俄国公使妥协，依照双方签订的新的条约，俄国人终于取得了在大清国内地开设工厂和货栈的权利！

茶叶之路上的形势陡然紧张起来！风云激荡，人心浮动，草原大地剧烈动荡起来！俄国商人、中国商人、草原上的王爷们、行走在茶叶之路的驼户和驼夫们，数以万计的人们被卷入了动荡的旋涡。狂热的、欣喜的、窃喜的、得意的、悲伤的、沮丧的、愤懑的、仇恨的、绝望的、惊愕的……许许多多的情绪一起奔涌而来！大挣大赚的，血本无归的，崩溃丧命的，比比皆是。但是为了追逐利润他们仍然在前赴后继！

俄国人虽然取得了在大清国的土地上开设工厂和货栈的权利，夺去了华商部分利源，但是旱路运输的控制权基本上还掌握在归化商人的手里。所谓旱路运输其实就是驼运，说的就是驼道。四通八达的驼道，数以十万计的骆驼还是掌握在归化驼运业界人士的手中。俄国商

人可以在大清的土地上自行采办货物，自己开设货栈和茶叶加工厂。但是如何把数以万计的货物运往数千里之外的西伯利亚，运往万里之外的欧洲，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在茶叶之路上要想实现这一切商业设想，就唯有依赖驼运！沙漠、戈壁、茫茫草原，数千里的漫漫道路只有骆驼才能穿越。于是不可避免地驼运业就备受人们关注，归化万驼社的身价陡然飙升起来，骆驼的身价陡然飙升起来，驼队领房人的身价陡然飙升起来。拉骆驼人的工钱也涨了，驼运运费也涨了。归化的驼桥也突然间热起来，一天到晚人头攒动，买卖成交量大，做骆驼买卖的赚了大钱。搞驼运的人，无论是领房人还是养驼人和拉驼人，都显得精神十足了，高人一等了，走在街上趾高气扬了。

归化城万驼社社长宇文清成了热点人物。向他打听消息的、套近乎的、请他吃饭的越来越多，都有点应接不暇了。

归化，在万驼社、在通司商会的会馆、在耆老商会、在洋行，人们都在谈论驼运业和驼道的事。

驼运业的骤然升温使毛尔古沁峡谷重新成为议论的热点和关注的焦点。不仅如此，海九年的名声远远超出了贴蔑儿拜兴村的范围，因为闯通了魔鬼控制的毛尔古沁大峡谷，海九年在整个归化城名声大震！由此一来贴蔑儿拜兴村的驼户掌柜，就是闯通了毛尔古沁大峡谷的海九年也成了整个归化城议论的焦点！一夜之间海九年成了驼运界的明星，成了商城归化的明星!神秘的毛尔古沁大峡谷可以使归化通往俄罗斯的驼道一下缩短二十天的行程!这是“时间就是金钱”的最好阐释和证明，就算不是经商的人对个中道理也是不言自明的。

一时间“毛尔古沁峡谷”成为归化城市面上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毛尔古沁峡谷和海九年的名字紧密相连。水涨船高，于是海九年在归化城也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名字。事情越传越远，事情越传越玄，毛尔古沁峡谷的神秘性通过无数人的嘴被演绎得越来越神秘。海九年也成为了神秘的人物。

无数个白天和夜晚，在归化城的万驼社、在通司商会、在三大号、在大盛魁总号内的大掌柜的房间，那些商界巨头、那些重量级人物都在为毛尔古沁的问题大动脑筋。大家都知道，谁掌握了驼道和驼运，谁就主动；谁掌握了毛尔古沁大峡谷的秘密，谁就把握了先机。

五

这天早晨古海到马桥上了，照说他一个驼户掌柜该去驼桥才对，但他上的不是驼桥而是马桥，他要买的不是驼而是马。不用说海九年的身边形影不离的还有二斗子。两个人在马桥上走来走去，好几匹模样非常俊秀的马都被九年放过去了。海九年在那些马的脊梁上拍拍，失望地叹着气，眼睛望着别处，从它们身边走开了。二斗子睁着一双迷惘的眼睛跟在九年的身后从那些马的身边走过去了。

一个男人抓住了二斗子的衣袖。二斗子认出了这是归化城著名的马牙纪马五爷，未等二斗子说话，马五爷率先开口了：“咋回事？”马五爷两只浓密的黑眉毛向上翘着，“今日里你家海掌柜的行动为甚这么奇怪？我早就注意了，要知道我的徒弟牵给他看的马可都是上好的走马了。”

二斗子不置可否地摇摇头。许多马贩都牵着马，把二斗子包围住了。一匹青色毛皮的高个子马，亲热地把它的长脸凑到了二斗子的身上，细丝绒般的嘴唇颤动着触到了二斗子的脖子。

二斗子闻到青马鼻子里酸酸的气味。二斗子扭身看看那匹马，眼睛里出现了笑意。那马五爷看出来二斗子对青马的喜爱，他把一只胳膊放到二斗子的肩膀上，几乎是把二斗子搂在怀里，拿语言奉承着二斗子：“二掌柜，我这大青马可是绥远将军退下来的名马，如今海掌柜也算是咱归化城的名人了，这马归了他，与他的身份正是合适呢。不信你骑骑看，这走马走起来的时候脊背上就是放上一碗水也不会洒的。”

“我知道……”二斗子心不在焉，目光越过大青马的脊背向远处望着。海九年已经走得

很远了，他高大的身影越过了一群杂色的马，走到河堤的下面去了，二斗子忙追过去。

一匹模样丑陋的青骢马在河滩地吃草，九年朝那匹马走过去了。青骢马打着三脚绊，一蹦一蹦地躲闪着，被赶上来的海九年抓住了缰绳。青骢马嘶叫起来，两只灰蓝色的眼睛露出了惊恐的神色，扬着脑袋躲闪着，两只竖起来的前蹄乱踏着，好几次差一点就砸在了海九年脑袋上。海九年没有松开缰绳，他的身体顺势向下把青骢马的三脚绊解开来了。

“那可是一匹生格子马！”马五爷远远地喊道，“你可别惹它。”

但是当马五爷跑过去的时候看见海九年已经翻上了青骢马的脊背。青骢马蹦着跳着嘶叫着，在原地打着旋，它的四只坚硬的蹄子把一团团泥巴踢到空中去了。海九年把缰绳狠狠地往自己怀里搂着，他终于把青骢马制伏了。青骢马驮着他在草滩上奔跑起来，马蹄在潮湿的河滩上踏着，发出一串串的闷响，很快连人带马在二斗子的眼里消失了。

海九年出八百两银子的大价码把青骢马买下了。

回到了村子，海九年在自己的院子里栽起了四根桦木杆。桦木杆有碗口粗细，横着又绑了两根同样粗细的桦木杆，使它们组成一个结实的木架。在把青骢马牵进去之前，他又在木架下挖了四个浅坑，青骢马走进木架以后，四只蹄子恰巧踏进了坑里，把四只蹄子埋住青骢马就再也动不了了。马的缰绳高高地吊在马桩的横梁上，在马的面前摆放了食槽和水桶。这一切海九年都是在二斗子的帮助下完成的。但是自从在马桥上把这匹相貌丑陋的青骢马买到手，直到把青骢马绑在桦木架子里边埋上了蹄子，海九年也没有告诉二斗子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银子买这匹马。

海九年怪异的举动引来许多村人的围观。应该说在贴蔑儿拜兴村男人们没有一个对马是太外行的，在他们的生活中接触最多的东西除了骆驼和狗之外就要数马了。但是几乎所有的人看了海九年买回来的这匹青骢马都摇头，首先这马的丑陋就让他们看不上眼。当他们听说了青骢马的价钱的时候，一个个都把眼睛瞪圆了。刁三万惊异的目光在海九年和青骢马之间扫了好几遍，说道：“八百两银子哪，这简直是有钱没处花了。”

“这种马，身量并不算太高，毛片就像耗子似的灰不溜秋。”

“这马买栽了！”

“四只蹄子简直就是盆一样笨。”

……

对于大家的议论海九年一律不做答复。海九年在院子里的水井里打了水挑到青骢马跟前，手里拿着一个瓢绕着马架子把水顺着马腿浇下去。

“哈哈，这可是新鲜事呀。”刁三万拍着自己的膝盖嘲笑道，“快来看呀，我说各位老少爷们儿，你们从小到大谁见过这种调驯马的办法？”

“就像是种庄稼哩，还浇水呢。”

“要不要给你的马施点儿肥呀，海掌柜？”

“既然是种马蹄子当然是要施肥了，”有人替海九年回答，“等着瞧吧，也许过几天一匹小马驹子就从马蹄子下长出来了。”

“不是一只马驹了，应该是生长出来四只小马驹才对。”

“嘻嘻嘻……”

“哈哈哈……”

“呵呵呵……”

围观的人笑成了一片。

傍晚的时候戚二嫂走进海九年的院子。海九年盘着腿坐在地上，二斗子坐在他的身边，俩人一边喝茶一边欣赏青骢马。戚二嫂围着青骢马转了一圈，落日的余晖照在青骢马的脊背上和高高昂起来的脑袋上，反射出一片金色的光芒。

戚二嫂伸手在马背上摸了摸，表示着自己的看法：“谁说这马丑陋了，我看着蛮漂亮的。

归化城的马桥历来是讲究规矩的地方，桥牙子是不能把一匹孬马当做宝马卖给客人的。”

二斗子说：“这不是走马，是一匹奔马。”

戚二嫂唔了一声，说：“我明白了，九年你是要骑着这青骢马回老家了。你是嫌走马速度太慢。”

海九年翻起眼皮朝戚二嫂看了看，目光中有一些惊异的神色。

二斗子问：“九哥，你是不是打算回乡探亲？”

海九年未置可否，眼睛没有离开自己的马。

“九年哥真要回家？”二斗子问，“你怎么不告诉俺？还算是兄弟一场呢，想当初咱俩人跪在关老爷的泥像跟前是咋发的誓，你忘啦？”

“我谁也没告诉。”

“是我自己猜出来的，”戚二嫂说，“九年回家的事……真是归心似箭哪。”

半个月之后，海九年用铁锹从地里把青骢马的四只蹄子挖了出来。待到二斗子帮着海九年把在地里沤了半个月的马蹄清洗出来之后，他惊异地叫了出来：“这是什么事情？马蹄怎么变小了？就像是俄罗斯人脱掉了套鞋。”

二斗子发表着自己的感慨：“我这辈子见到过许多的马。没见过这样的马，真是一匹宝马。”

海九年牵着马绕着院子走了一圈，再看这马就像减了肥的人，身形矫健、步履有力。整个看上去无论是腰身和腿长以及踝骨都恰到好处，绝对是一匹骏马。二斗子打开院门，青骢马载着海九年跑了出去。等二斗子追出去的时候，只见一道烟尘在村道上空荡着，青骢马和海九年早已不见了踪影。

两天后海九年骑着青骢马已经奔驰在归化通往晋中的大道上了。海九年是凌晨时分出发的，等到太阳落下山的时候他已经翻过了兔儿山，他在心里对自己说：“这马真是不赖哩！”

站在兔儿山的山顶时天色还很亮，山下是一片开阔的原野，阡陌百里，目之所至尽是农田。暖洋洋的阳光斜着照在青骢马和海九年的身上，海九年看到在马脖子上的鬣毛下边有亮晶晶的汗珠沁出来。翻下了山坡的时候海九年放松缰绳让马放慢了速度。

从归化至他的家乡晋中平原上的那个小村庄整整是一千三百里地，海九年清楚地记得十五年前当他和杰娃、靖娃跟在姑父姚祯义的身后，第一次走这条路的时候用了整整半个月的时间。而这一次古海骑着特意买来的青骢马回家，心里装着特殊的感受，看到路边的农田和在地里劳作的人，心里是既亲切又隔膜的感觉。感觉上时间过得非常慢，事实上青骢马的速度非常快，他只在路上住了两夜，第三天中午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了一个高大的土堆，那是故乡特别的标志。小的时候他和杰娃、靖娃一帮小朋友们经常到这个土堆上来玩，他们把这个土堆叫做“北山”。在方圆百里的平原上这个“北山”是非常显眼的，虽然它的绝对高度超不过五丈。这个土堆距离小南顺只有不到十里的光景。一走到这个土堆，海九年的心跳就不由得加快了。他知道看见“北山”就意味着家乡到了。他在被一种难以描述的复杂心理驱使下，勒住了青骢马。海九年把青骢马拴在一棵树上，自己爬上了“北山”的山顶。他比预计的时间提前半天到达了，归心似箭，然而他却不能提前走进村子，他坐在“北山”的顶上等待着太阳的落山和暮色的降临。

山下的道路在中午的时候正是最忙碌的时候，一列列的骆驼、一串串的马车从他的眼前走过去。沿着这条道路再往前走三十里便是祁县城，他似乎看到了县城里林立的店铺和街道上车水马龙的景况。一种奇怪的感觉在海九年的心里升起来，他觉得从故乡到归化一千三百里的路程竟是如此地短促，似乎只需要一眨眼的工夫就能走完。而实际上他却走了整整十五年！这漫长的十五年每一天都是怎么过来的，海九年自己也说不清楚了。无数次地出现在他的梦境中的这条道路就像孩子手里的猴皮筋，忽而变长，忽而变短。等待中海九年一次次地想着自己走进村子的情形，或许他在村口会与一个晚归的汉子相遇，或许他会与一个在村道

上匆匆走过的妇女擦肩而过……他设想着自己和他们打招呼、问好，却觉得无论怎么做都非常别扭。他想最好是谁也不要碰见，把帽子揪得低低地遮住半个脸一下子就来到自己的家门口。

时间在艰难的等待中一点一点过去，太阳终于落山了。海九年走下山来，眼前出现了一个意外的情景：二斗子站在青骢马的跟前。

“九哥！”二斗子笑眯眯地喊他。

海九年使劲眨巴了一会儿眼睛，发现眼前站着的真是二斗子，在青骢马的另一边二斗子的黄骠马也拴在树上。海九年不高兴了，沉着脸说：“你怎么来了？”

“是戚二嫂不放心你，叫俺陪伴你的。”二斗子依旧笑着，似乎是为自己的行动很感得意，“俺一直跟在你的后边。”

“说好了让你在家守着，你忘了？”

“家里有白守义和俺干爹呢！”

“哼！”海九年沉着脸蹲下去，系上了青骢马的肚带。他把马缰绳攥在自己的手上，一边使劲儿地在自己的手掌上一圈一圈地缠着，一边对二斗子说：“俺海九年活半辈子的人了，不知道甚时需要你帮俺，甚时不需要吗？俺这次回家你以为是衣锦归乡吗？俺是被扯破了脸的人，在俺们家乡被字号开销出来的人是没脸见人的。你没看见俺在这土山上坐了一下午？俺在干什么？俺在等太阳落山，俺在等天黑。俺回家得像鬼似的趁人不注意溜进村里去。带着你咋办？”

“俺在村子外边等你。”二斗子说，“俺不进村给你添麻烦。”

“你不吃饭不睡觉啦？你知道俺在家要住几天？”

二斗子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百般叮嘱之后，海九年跨上青骢马一溜烟朝家乡的村子跑去，这时候天色已经黑透了。

小南顺，这个海九年从小生活惯了的村庄以一副冷冷的面貌迎接着久别的故乡人。村子外边的大道被月亮照着像泛着灰色的光亮的一条带子铺展着。远远的，海九年就下了马，他牵着马缰绳一步步地向着自己的家走近。他似乎是害怕把脚底的道路踩坏似的小心翼翼地移动着步子，脚底摩擦在沙质的路面上发出一阵阵喳喳的响声。青骢马高高地昂着头，蹄子抬得很高，每一次迈动都显得既紧张又兴奋。

还好，从村口到自己家门的院子海九年没有碰到一个人。老槐树的半个树杈伸展到院墙外面，灰色的门楼静静地站立着，等待着。海九年敲响了门环，响亮的金属敲击声在村道两边的墙上荡着，海九年的心怦怦地狂跳起来。在等待开门的时间里，海九年打量着自己家的院门门楼，门楼上灰色的瓦，瓦缝间长出了许多小草，门楼挑檐探出来的滴水——一种雕刻着兽形图案的瓦——缺了好几块。大门门扇的下角包皮被常年的碰撞磨透了，露出了黄杨木的断茬，断茬已经很陈旧了。

一阵熟悉得让海九年感到刺心疼痛的脚步声越走越近，门开了。随着院门拉开的吱呀声一个女人的声音传出来：“是谁呀？”

海九年的喉咙里抽搐着，紧张得说不出话来。

大门打开，浅灰色的月亮照着，杏儿出现在海九年的面前：“请问先生找什么人？”

“杏儿……”

“请问先生是谁？”杏儿黑色的眼睛显露出惊异神色，目光很快地在海九年身上上上下下打量着。

“俺是……古海。”

杏儿像被电击中了似的，惊骇的目光中流露出了恐惧的神情。她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接着就像面条似的瘫倒了下去。

张婶第一个跑进古家的院子。老妇人拉着古海的手，泪眼婆娑，一个劲儿地说：“海子！

你可是回来了！总算是把你盼回来了……张婶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你看到底还是回来了……杏儿——张婶没说错吧？”

“没说错。”杏儿的眼睛不由自主地就红了。

张婶说着却控制不住自己，早已经是老泪横流了。

张婶的话没有完：“看见你就像是看见我那死鬼张有！他甚时回来呢？你替张婶寻找你有叔了吗？”

“找了……没找到。”

“回屋来说话吧……”

古海娘把张婶让进了屋子里。

一夜之间，古海返乡的消息传遍了小南顺。早上古海还没有起身，前来道喜的人就挤满了院子。许多看热闹的孩子和大人都爬在院墙上往里看，目光中是惊诧和好奇，好像是看到鬼了似的。

杏儿的表情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忧郁，眼睛虚肿着，把各种糖果、奶食塞给前来看热闹的孩子。她用衣服的大襟兜着那些吃食，很快就散完了。杏儿礼让着：“大伙儿进屋子里来吧……”

古海从屋子里走出来，他对一个男孩说：“喂，你过我这儿来。”

小男孩害怕地向后缩着。

“给你糖吃。”

男孩哇的一声居然哭出来了。孩子的母亲，一个中年妇女赶忙把孩子抱起来，哄着。

周围的人群响起讪笑声，议论着。

“他的脸上有道疤。好吓人……”

“像个黑人。”

“他的眼睛好凶，就像强盗似的。”

“他一定做过强盗……杀人放火。”

“胡说！这些不懂事的孩子净是胡说！都给我滚开！”

……

古海把手张开伸出去：“你们看——是好糖，可甜呢！是俄罗斯糖果……”

杏儿走过去从丈夫手里接过糖送给那哭闹的孩子。那孩子很快安静下来。

“谁家的孩子？”

“是杰娃的儿子。”

古海觉得自己的心咚地响了一下，他模模糊糊认出了站在自己面前的女人正是杰娃媳妇。

“看你的怪样子，把孩子们都吓坏了。”杏儿语调温柔地责怪丈夫，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脸不知不觉地就发热发烫了。

“我的样子有那么可怕吗？”

“变化太大，连我都快认不出了。”杏儿说，“你离开家的时候才十四岁。”

“我变成什么样了？”

“像个……野人。”

古海摇摇头回屋去了。

说话的工夫二斗子回来了，衣襟里兜着许多色彩鲜艳的石榴。还没进门呢，二斗子的喊叫声就先进了屋子：“九哥！你看看哪！这玩意煞是好看！”

二斗子走进屋子里来了。

“这有什么稀罕！石榴么。”

“我可是没见过的。就是不知道好不好吃。”

“好吃!”

紧跟着一个老头子气哼哼地闯进来，说道：“是你家的亲戚吗？”

“怎么？”古海笑道，“您是崔老伯吧？”

“你是谁？我要海子出来说话。”

“我就是海子。”

“啊!”老人惊讶地睁大眼睛说，“你怎么会是海子呢？”

“是我，崔老伯。”

“你变化变得我都不敢认了。”

“崔老伯，别着急上火，这是我带回来的兄弟。他没见过石榴，稀罕。我来替他赔您钱。”

崔大伯很是尴尬，说：“什么话，我要你什么钱。我是说你这个兄弟他摘石榴把我的石榴树撇下了许多树枝!”

“我让他给您赔礼。”

二斗子说：“老爷爷，别生气!”

“算了算了！你是海子带回来的人么。没事了。”

古海走到屋门口，对围在屋门外边的乡亲招招手说：“进屋来吧!”

也许是因为他的样子，也许是因为他的外乡口音，人们都笑了起来。古海很窘，很尴尬，他不明白那些笑声是什么意思。

杏儿解释道：“口音都不是家乡口音了，你还不知道呢。”

晚上总算是安静下来了。客人都走了，该是母子说说心里话的时候了。但是母子谈话的情形是出乎意料地冷淡和冷静。老妇人听到媳妇的召唤从内屋里走到堂屋里来，她的肩上披着一件灰蓝色的衫衣，衬衣衣领和袖口的地方都打着补丁。头发花白了的古海娘在八仙桌旁边的太师椅上坐下来，她的脸颊上挂着几滴清泪，显得干瘦的手在儿子粗糙的大手中间握着，目光越过儿子的头顶望着堂屋的门。

海九年跪在母亲的跟前呜咽着诉说了别后的情景，母亲的冷静使他感到意外，也让他的担心减轻了许多。母亲既没有号啕大哭，也没有因为承受不了久别重逢的激动而晕厥过去。她坐在太师椅上，脊背直立着，海九年觉得母亲的手在他的手掌中哆嗦了一阵之后就安静下来并且越来越有力了。

“这么说你被大盛魁开销的事情是真的了？”

过了好一会儿，古海娘这样询问自己的儿子，她把自己干瘦的手从儿子的大手间抽出来移到了儿子的头顶上，抚摸着。这是自儿子走进门后做母亲的最亲热的一个动作了。过了一会儿，母亲又问儿子：“你给俺说说，你刚才说你现在是在归化城外一个什么村子里做驼户掌柜，是什么意思？”

“驼户掌柜就是养骆驼的人，俺那个村子里全都是养骆驼的。孩儿在村子里是数得上的养驼大户，院子里圈着好几百峰骆驼。”

“不管骆驼有多少，说到底你还是替人拉货的人，是吧？”

“是……”海九年说，“孩儿知道既然被大盛魁开销了就再也没脸面回家乡了。这次孩儿回来就是要接母亲和杏儿的，如今孩儿挣了钱也算有钱了，孩儿会把你们接到归化城去，日夜侍奉母亲以尽孝道。”

“俺不去，”古海娘说，“俺哪里也不去。小南顺有古家的祖坟，有你爹不散的阴魂。俺在这守着。”

“我去!”杏儿站在婆婆的身后轻声地说道，她说话的声音很低，但口气十分坚定。

“不许去!”古海娘说，“俺们谁也不跟他去。自古以来就有规矩：到口外做买卖的人不允许带家眷的。”

古海再没有说什么，他就一直在母亲的膝下跪着，低着头沉默着。后来古海娘也不再问

什么了，一家人在沉默中消耗着别离十五年之后的重逢时光。

也不知过了多久，古海娘起身回内屋去了。在推开内屋门的时候老妇人停下来了，她半扭着身子对依旧跪在地上的儿子说：“起来吧，你先去歇息。余下的话明日再说。”

海九年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跟着杏儿走进自己房间的。他坐在炕沿上，魁伟的身体一直在轻轻地哆嗦着，脑子里是一片空白。杏儿就像一个影子似的走动着，也没说话。她打了一盆热水，小心翼翼地脱下古海的鞋，又把袜子脱掉，将丈夫的两只大脚放进水里洗。她的头低着，目光一直盯在丈夫的脚上。杏儿注意到了古海的身体颤抖得很厉害。她问：“你冷吗？”

古海没说话。

“你的身上一股羊膻味儿……好呛人！”

古海依旧没说话。他光着脚跳下地，取回来一个包袱。把被子拨在一边，把包袱在炕上摊开来。哇！竟然是许多闪闪发亮的东西。他拿起一对银灰色的手镯：“来，我给你套在手上。”

杏儿犹豫着伸出一只手。

“那只！”

杏儿把另一只手也伸出去。

“你咋哆嗦起来了？”

“是吗？我哆嗦了吗？”

“都快筛糠了……你怕甚呢？”

“我不怕……是不习惯。”

两只手的手腕上都戴上了手镯。杏儿感到古海嘴里吹出来的气直扑自己的脸，还有股子难闻的味道。她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头躲避着，微小的动作和表情没有逃过古海的眼睛。

“你嫌我啊？”

“没有啊……怎么会？”

“那你皱什么眉头？”

“是吗？我皱眉头了吗？”

“那你躲什么？”

杏儿站起身走到柜子跟前，她在柜子里翻腾了好半天找出一件藏蓝色的夹袄。杏儿把那件夹袄给丈夫披在肩上，她发现那衣服太小了，与现在的古海庞大的身体极不相衬。但是这件夹袄唤醒了杏儿的回忆，十五年前的情形又一次在她的眼前重现了。那时候杏儿也曾经为丈夫洗过脚，就像今夜一样。不同的是十五年前的丈夫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那年她自己也才十六，而丈夫则只有十四岁。杏儿清楚地记得自己嫁到古家来的日子。想想逝去的时光，杏儿的心里竟然觉着很温馨。

隔了一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古海在母亲和杏儿的陪同下，到父亲的坟头上祭拜。他亲手点着了专门从归化带回来的香，香烟缭绕袅袅婷婷地在他的眼前盘升。他供上了许多从归化带回来的和在当地购买的祭品，都是非常贵重值钱的东西，有纸扎的人、马、轿车、房子……古海把一大堆冥纸点燃，将纸做的那些仆人啊、马啊、轿车啊、房子啊的宝贝奢侈品全都投进熊熊燃烧的火焰中……那大火居然也是那么地旺盛，火光逼人，炙得他不得不往后躲闪着身子。

火光映着古海的脸。

杏儿观察着这张脸，感觉是那么地陌生，似乎从未认识过，粗粝、冷峻。还有那道刀疤，给她的感觉很野蛮，很凶恶。

母亲和杏儿一左一右在古海的身边跪着，陪伴着他。

古海自惭形秽，在父亲的坟头长跪不起。在叩头的时候他忍不住涕泪长流，把自己的额

头一次次地碰撞在坚实的土地上。结果他的额头磕出了许多鲜红的血！

“海子！你别……你的头都磕破了。”杏儿伸手悄悄地拽拽丈夫的衣襟。

但是她的小动作还是被婆婆发现了：“杏儿！你别管他……就让他好好磕！”

古海不停地磕着头，流出的血把脚下的一片土地全都染红了。

从父亲的坟头回到村子里，古海宴请了小南顺的乡亲，放出话说：“只要是愿意，但凡是小南顺的人不论是大人小孩，一律是我邀请的对象！”

古海预先安排人进祁县城买回两百斤上好的白酒。二斗子带人杀倒一只糟牛，大块的牛肉投进锅里煮。招来了许多看热闹的人。

古海在宴席开始之前说了：“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是来的人全都是我的客人！大家放开酒量喝，放开肚子吃！”

古海自己带头吃肉喝酒，他的吃法和故乡的传统已经大不一样了，吃肉的量让在场的村人咋舌。喝酒大概喝到第五碗的时候他终于醉倒了。

古海在家住了三天。

临走的那天他听到一个消息，靖娃不久就要回村里来了。古海从小在一起玩耍长大的朋友，又是一起到归化学生意的伙伴。古海很想等靖娃回来两人见上一面，但是他犹豫再三还是把这个想法放弃了。他想象不出自己和当上了天义德掌柜的段靖娃见面会是怎样一番情形，还没有见面呢他就觉心里很别扭。犹豫再三他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踏上了返回归化的道路。

六

返回归化的路途，古海用了比去的时候多出一倍的时间。在从晋中返回归化的四昼夜，海九年想了很多事情，他给二斗子讲了许多过去的故事，他在家乡时候的事情。

天真的二斗子起初疑疑惑惑地斜眼看着海九年，对于他这种喜欢唠叨的样子觉得很惊奇，因为古海从来都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后来二斗子终于猜到了，这是古海想用很久以前的许多往事来使自己摆脱开那些痛苦的念头。于是二斗子也积极地参与到古海的谈话中间。二斗子甚至还花费了些多余的心思试图寻找一些能够让古海高兴的话题。二斗子一面非常详细地讲述着他在沙漠里迷路的可怕经历，一面无意中朝古海看了一眼，发现眼泪正从古海的黑黢黢的脸蛋子上流下来。

离开小南顺的第二天早晨，在一个村庄的附近，还没有走出几里地古海就勒住了马。他坐在马鞍上长久地盯着路边的一块农田发愣，后来干脆翻身下马给马上了三脚绊以后将马放在草地里。

“咋回事？”二斗子牵着马走到古海跟前，他是已经独自跑出去足足有二里地又返回来的。

古海轻描淡写地说：“让马休息休息。”

“要知道俺们刚刚从旅店里出来还没走十里地呢，”二斗子奇怪地问道，“你看青骢马的肚子还圆圆的呢，昨晚上它吃了一夜的料。”

对于二斗子提出的问题古海没有再做任何解释，他沿着道路边长满水草的水沟走着，后来跳了一下跨到道路外边去了。在这个过程中，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吸引他的那块庄稼地。那是一块长得非常茂盛的小麦地，绿油油的小麦正在灌浆，一男一女两个农民，头戴斗笠肩并肩在麦垄里移动。

二斗子跟在了古海的身后，努力地观察着古海的神情，在心里猜测着他的思想，试探地说道：“这俩人肯定是一对小夫妻了。”

“你猜对了。”

“小日子过得不赖呀，”二斗子感叹着，“只要是风调雨顺，一年吃的就都有了，日子多安稳呀。哪像咱们拉骆驼人的日子风险太大了，今天你活着牵着骆驼走，明天或是遇上了暴

客，或是迷了路，你就死定了。在驼道上死了以后的事情就非常简单了，野狼、老鹰、狼獾，还有数不尽的大大小小的动物都会扑到你的身体上，连一个时辰都用不了你就变成一堆白森森的骨头了。真是人们常说的，阎王爷整天都在你的身后跟着呢。”

二斗子从旁边看了看古海，见古海微微地在点头。

“十五年前俺若不是跟着姑父走西口，这会儿也跟这俩农民夫妻一样了，过着安安稳稳的日子。”

“那你为什么要到归化呢？”

“是俺父亲。”古海说，“俺父亲不是一个农民，他是一个商人，他从小就跟着俺爷爷的一个朋友到天津学生意了。”

“真是俗话说得好：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他们在那块麦田的田埂上坐了很久。

古海和二斗子并排骑着马沿着道路慢慢地走着，两匹马的尾巴悠闲地甩打着，肥腴的屁股扭动着。

“九年哥，你来的时候跑得可是真快呀。”

“青骢马确实是匹好马，俺没有白花八百两银子。”

“那马牙纪马五爷说的话一点不假，他说一千三百里地你骑了青骢马三天就能到达。”

“结果俺只用了两天半的时间。”

“你光顾自己跑得痛快，可真是把俺害苦了，差点没把俺的黄骠马给跑死。就这俺和你还差下了将近半天的路程。”

“俺不知道你跟在后面。”

“那时候你猜俺心里咋想哩？俺咒你的青骢马哩，”二斗子向古海讲述着自己的心情，“俺说，你做做好事吧，九哥！你愿意把自己的青骢马跑死，俺可不愿意把自个儿的黄骠马的皮剥掉……你的青骢马不是一匹马，它是阎王爷转生的。”

虽然天气很炎热，他还是放开马小跑一阵，飞跑一阵，只有很少的时候偶尔放松脚步，让马一步一步地走一会儿。直到中午时候，当直射下来的太阳光烤得不能忍耐的时候，海九年才在山沟里停下来。卸掉马鞍子，放开青骢马的缰绳，让马去吃草。他自己却跑到阴凉地方去，往地上一躺呼呼地睡着了，一直睡到炎热消散的时候为止。

大概是在离开小南顺村的第四天头上，一个下午的时候古海看到了段靖娃！是在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见的面。那时候古海和二斗子把各自的马放开在草地上吃草，他俩躺在一棵大槐树下睡觉，是一阵马的嘶鸣声把古海吵醒了。他用一只胳膊支起身体向闹响动的地方望了望，看见自己的上着三脚绊的青骢马正站在大道的中央，一辆装饰漂亮的马拉轿车被青骢马挡住了去路。车夫摇晃着手中的鞭杆试图驱赶青骢马：“这是谁的马？这么不懂事吗？”

那车夫挥动着鞭子抽打青骢马，二斗子看着不搭茬。

那车夫叫骂起来：“马不懂人事，难道说是人也不懂人事吗？是哪个少家没教的？他妈的……”

那位一开骂二斗子不愿意了，他跳起身勒了勒裤腰带往大道那边走过去：“是谁在骂人哪？”

“快赶你的马！少废话。”

“马挡了你的道说挡道的事……别骂人。”

“骂你是抬举你，你睁开眼看看这是谁的轿车！”

“爷爷管你是谁的轿车！”二斗子来了气，直往车夫的跟前凑，“你骂人就不行！”

“告诉你就怕把你吓着——你拦着的是归化三大号的天义德二掌柜！”

“我才不管你什么二掌柜大掌柜，先吃我一拳！”

还没等车夫反应过来，二斗子的拳头已经打在了车夫的胸脯上。也许是二斗子根本就没用什么劲儿，车夫踉踉跄跄地后退几步站住了，把鞭杆丢出去老远撸起袖子冲上来，说话间两个人便扭打在一起。

两双手同时把打架的人拉开了。一双粗糙的大手是属于古海的；另一双皮肤细嫩的手的主人是一位衣着整洁的先生，中等个头，长袍马褂，头戴一顶考究的瓜壳小帽。就是那位坐轿车的人。

“出门的人和气为上，为一点点小事就出手又何必呢！”那位先生把车夫拦在自己的身后，“俗话说得好：后退一步天地宽！”

只是在一瞬间，古海一眼就认出了那人正是段靖娃！古海只觉得自己的脑袋里砰的一声爆炸了，血直往头上涌。

“这位师傅，看你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刚才我的车夫出口伤人是他的不对。我这里给你道个歉，请把你的宝马牵开些，我的车好过去。我们还急着赶路呢。”

古海看着段靖娃的眼睛，他多么希望段靖娃能够认出他来，喊他一声“海子”！但是没有，段靖娃没有认出他来。段靖娃说出来的话很客气，但是眼睛里射出来的光却是很冷淡，不但是冷淡甚至还有一点鄙夷。

“劳驾这位师傅啦！”段靖娃又说了一句转身走回到自己的轿车跟前。车夫赶忙跑过去殷勤地把一个小凳子在段靖娃脚跟前摆好。

古海看着段靖娃踏上凳子爬上轿车去了。临上车的时候段靖娃很在意地用一块毛巾把落在黑缎子鞋面上的土抽了抽。

古海没再说什么，觉得很难过，很失望，也很尴尬和屈辱。他低着头黑着脸走到自己的青骢马跟前，抬脚狠狠地在心爱的马的肚子上踢了一脚，青骢马嘶叫着跑开了。

“混蛋！滚远一点……”古海冲着青骢马恶狠狠地骂道。

轿车轰轰隆隆地从古海的脸面前驶了过去。

“他妈的！……耍什么派头。”二斗子冲着翻滚的尘埃骂了一句，“下一回别让老子再遇见你。到时候可是没你的好果子吃。”

返回到归化，还没有进村呢，海九年就听到一个令他意外的消息：他已经被贴蔑儿拜兴的养驼户公推为驮头！是蹇老三首先用一声称呼把这消息告诉他的。当他骑着马走近村口的时候，还没有拐弯呢，就听见有人在喊：“海驮头！你回来了？”

海九年纳闷呢，拐过弯儿迎面看见正赶着马车出村的蹇老三。

“是蹇三掌柜啊，还没看见人呢，你就知道是我回来了？”

“我长着猫鼻子呢，我闻见你的味道啦！”蹇老三玩笑地说道。

“我回来了！”海九年只看到蹇老三脸上的笑，他没听懂蹇老三的话是什么意思，就问，“刚才你叫我什么？”

“我叫你驮头啊！”

“什么驮头？”

“你装什么糊涂？在贴蔑儿拜兴做了几年驼户掌柜倒不明白什么是驮头了？”

“啊，你给我说说。”

“就是说，你把胡德全给顶了，你接了他的位置。”蹇老三讨好地说，“是我提议的，大伙儿都愿意你来做驮头。”

“我才不干呢。”

“你不干才是傻瓜呢！驮头是有油水的职务。别人想当还当不上呢。”

“谁想干让谁干去吧。”

“你真傻！”

海九年把马鞭往青骢马的屁股上一抽，结束了谈话。青骢马载着它的主人往戚二嫂的院

子那边去了。

蹇老三赶着马车又往前走了不一会儿，他把落在海九年后边的二斗子给截住了。他把贴蔑儿拜兴的养驼户开会，怎样公推海九年做贴蔑儿拜兴驮头的事又说了一遍，末了叮咛道："二斗子你可是明白人，可不能让海掌柜错过了好事情！"

"是好事情，怎么会错过呢。"二斗子很赞同蹇老三的看法。

"啊哈！到底是遇上明白人了。"蹇老三很是高兴，说，"二斗子，你千万别忘记告诉海掌柜，是我提出来让他当驮头的！"

已经错过很长一段路了，二斗子在马上扭回头讽刺道："蹇老三，你们蹇家不再打海九年院子的主意就谢天谢地啦！"

晚上海九年就彻底知道了。原来是在他回乡探亲的时候村子里召开了年会，按照规矩重新推举了贴蔑儿拜兴村的驮头。他的提名不是蹇老三提的，是胡德全提出的。胡德全认为海九年比自己有本事，而且手里又掌握着毛尔古沁峡谷的秘密，因此由海九年来担任驮头能给驼村人带来更多利益。就是说从此往后他就是贴蔑儿拜兴的头儿了。他有权力号令贴蔑儿拜兴村几十家养驼户，对那些桀骜不驯的驼户掌柜们发号施令。他要在万驼社以驮头的身份为贴蔑儿拜兴村的驼帮说话争利益，要经常在归化城的市面上活动，与各种商家联络，力争揽到更多的货物。贴蔑儿拜兴几百双眼睛在看着他呢，他的行动和能力将决定贴蔑儿拜兴人的富余和贫穷。

但是海九年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他的情绪还被家乡的事情弄得很难受，很别扭。他想打架，想骂人，想喝酒喝得醉醺醺，然后一觉睡他三天三夜。事实上海九年什么也做不了，他只能靠酒精来缓解淤积在自己心头的不良情绪。

很出乎人们的意料，海九年在驮头与美酒之间选择的是酒。他对胡德全说："驮头的事我海九年肯定不干！"

胡德全问："你不干谁干？"

"爱谁干谁干！"

"这是全村的养驼户选出来的。"

"选出来就不能再选回去？"海九年不耐烦地说，"再开个会，把你选出来。请你重新当驮头！"

海九年没心思想什么驮头不驮头的事，他的心里烦着呢。大家只好照着海九年的话去做，又召开一次会议，重新选举胡德全做了贴蔑儿拜兴村的驮头。

回到贴蔑儿拜兴，有好些日子海九年都处在像害伤寒病一样的昏昏沉沉的状态中。他走路、做事、吃饭、睡觉……都好像睡梦中的梦游人一样，给人的感觉痴痴呆呆、迷迷糊糊。他在看人的时候常常是半眯着眼睛就像喝醉了酒一样，目光直勾勾的，连熟悉他的人似乎也认不出来了。一天到晚他什么事情也不愿意想，也不想做，好像是连饥饿都不知道了。如果二斗子不去招呼他，他一整天都不会张罗吃饭的事情。当二斗子把做好的饭端到他面前，督促他说："吃饭吧，九哥。"海九年才端起饭碗吃起来，他既不说话也不朝二斗子看一眼，眼睛呆呆地盯着一个地方。

二斗子担心地注意着海九年的神情，忍不住问他："九哥，你该不是生病了吧？"

"没有。"九年简单地回答着，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

"那你是怎么了？"二斗子仔细地观察着九年的脸，就连他的眼睛下边肿胀起来的泪囊上划过一阵颤抖也注意到了。对于二斗子的询问九年没有回答。

"你是在想家吗？是想你的娘吗？是想你的老婆吗？怎么会呢，你不是刚刚从家乡回来吗？"

海九年走到院子里去了。在马厩里海九年解开青骢马的缰绳，他的手指哆嗦着在马的光滑的肚子上抚摸，后来就猛地一跳扑到青骢马的脊背上去了，也不备鞍鞯和马镫。海九年骑

着光脊梁马跑到村道上去了。青骢马斜着身子颠着，拿一只眼睛望着它的主人，它不明白主人为什么会不给它备上马鞍就跨上了它的脊背，要知道像这样的事情过去从来也没有过。

二斗子像救火似的倒动着两条小腿，急急忙忙地把一匹黄骠马从马厩里牵出来，他也骑着光脊梁马去追赶九年了。当海九年和二斗子在村道上纵马狂奔的时候，许多人家的矮墙后面冒出来一双双惊诧的眼睛，村里的人都不明白在海九年的院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刁掌柜，这是怎么回事啊？”

蹇二走到刁三万家的院子跟前来了，隔着矮墙两个汉子聊起天来。

“谁知道呢，大概是钱憋的吧。海九年在俄罗斯发了大财……有了钱的人做事就是不一样。”

“晚上咱们跟海九年推牌九吧，押的赌注大点儿……”

“你是看中了海九年满院子的骆驼了吧，要赢你去赢吧。我刁三万没那个福气。俺只能靠自己的双手挣钱。”刁三万把两只大手搓得沙沙响，隔着矮墙他把手伸到蹇二脸上去了。

“去你妈的!”蹇二跳到了一边去了，“你他妈的手就像钢锉似的在我脸上乱摸什么，再摸下去我的脸会出血的。”

晚饭一过蹇二家的牌摊子就铺开了，一群汉子包围着海九年赌博。他们中间有蹇家兄弟、二斗子和胡德全。所押的赌注清一色全都是骆驼。但是赌博的结果却往往与发起人的愿望相反，一连三个晚上蹇二把自家的十八峰骆驼给输掉了。这个倒霉的赌徒一直到最后也搞不明白，神情恍惚、心不在焉的海九年为什么总是能赢。

九年从家乡返回贴蔑儿拜兴最初的日子都是这样度过的，这种相像的日子就像母骆驼生出的小骆驼，长得一模一样，简直就分辨不出来哪个是哪个了。这种日子过了大概有十来天的工夫，二斗子终于忍不住了。他指着青骢马塌陷下去的腿腕对海九年说：“睁开眼看看吧，这宝马眼看着就要被你折腾死了，别忘了它可是拿八百两白花花的银子买回来的……”

结果海九年到底还是没有熬得过这场劫难。他大病了一场，一连在炕上躺了有三四天。发高烧，说胡话，噩梦连连，经常在半夜里被噩梦惊醒。这个铁一样的汉子半辈子在驼道上闯荡，几经生死的考验，这还是第一次被命运的铁拳击倒了。击倒他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生身母亲！他都不敢对人说，在许多次的梦境中，母亲的形象是一个形状不固定的恶魔！

二斗子日夜陪伴在海九年的身边，拿戚二嫂送来的鸡汤喂他，就像很多年前在驼道上他拿牛耳尖刀撬开病倒的海九年的牙齿一样，艰难地喂他喝汤，不停地跟他说话。在海九年身体稍微好点的时候，他开始和二斗子对话了。

但是九年对二斗子担心自己身体的话题并不在意，他岔开话头对二斗子说：“甚时候跟哥哥到俄罗斯去玩玩？”

“那是外国地方。”

九年把一大堆花花绿绿的票子撒开来抛在炕上，让二斗子看。

二斗子不屑地说：“这是些俄罗斯卢布，俺认得。九哥，归化城到处传说你在俄罗斯开了大买卖，到底是真是假啊？”

“有这码事。”

“我也说呢，你要是在俄罗斯开了大买卖，怎么也得让我知道才是啊。”

“大买卖是大买卖，可那是人家的买卖。”

“俗话说：无风不起浪……”

“是有点风，我为康达科夫的茶叶公司做过事。”

“怪不得呢。”

“哥哥我在俄罗斯有另外一个名字，你想知道吗？”

“想知道。”

“叫雅萨。在伊尔库茨克市场上你要是听到别人喊‘雅萨’就是在叫我呢。”

“你叫海九年也好叫雅萨也罢，说到底你还是中国人，这个变不了。”

“那当然。”

……

这些日子戚二嫂每天都要到海九年的院子里来，她把炖得香喷喷的羊肉、蒸得白暄暄的馒头放到九年的小炕桌上。戚二嫂知道九年心里的痛苦是用任何语言都无法安慰的，她以聪明女人特有的细致体察到九年情感的变化。九年家乡的事戚二嫂早就听二斗子说过了。海九年从家乡回来以后关于他家乡的事她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问起过。事实上她的内心也很难过，她被另一种痛苦折磨着。

戚二嫂吩咐王锅头杀一只羊。

王锅头问：“不时不晌的杀羊做什么？五黄六月吃不了，肉就会坏的。”

“你怕吃不了，我还担心不够吃呢。”戚二嫂说，“你倒是提醒我了，杀羊的时候挑个大的，至少也得杀个二岁的羯羊。”

“要来客人啊？”

“对了，我的客人就是海九年、胡德全、二斗子、七哥还有你王锅头，咱贴蔑儿拜兴凡是看着我戚二嫂不讨厌的，谁愿意都可以来。”

王锅头笑了：“哦，我明白了，戚二嫂这是要给海九年喝酒解心烦呢。”

“我是给我自己解心烦。”

在王锅头杀羊的工夫，戚二嫂自己跑到海九年的院子通知人去了。

太阳落山的时候，戚二嫂院子里大灶上的羊肉锅已经滚开了，咕噜咕噜地响着泛着泡沫。刁三万是第一个走进戚二嫂院子的客人。一进院门就扯开嗓门喊起来：“好香的羊肉啊，在我们家的院子我就闻到香味了！”

刁三万把正拿着铁勺子在锅里撇肉沫的王锅头推开，把王锅头手里的筷子夺过来，在锅里像用叉子似的把两只筷子伸进锅里叉起了一块肉。

“这肉才翻了两个滚呢。”王锅头喊着要夺刁三万手里的肉。

可是刁三万机灵地一闪身子把肉块咬在了嘴上。冒着热气的羊肉烫得刁三万直皱眉头，眼睛都流出泪来了。他丢掉筷子，两只手倒替着很快就把拳头大的一块羊肉撕咬着吞进了自己的肚子。滚烫的羊肉烫得刁三万直翻白眼。

“你这个贪吃鬼儿！”王锅头笑着骂道，“像你这个吃法总有一天羊肉得把你噎死。”

“你不知道……别人家的羊肉吃起来分外香。”

一阵风卷残云，一只二岁口的羯羊即被一大群驼夫汉子扫荡了个精光。酒足肉饱之后汉子们都坐在地上聊起了大天。

海九年躺在院子里的一堆嫩草堆上，高高地跷着二郎腿扯开嗓门唱起来：

娘老子年轻死得早，

十三上揽长工谁知道？

二斗子一看九哥唱了他也跟着唱：

清湛湛凉水扑上一层土，

没娘老子的娃娃谁收留？

柳笆庵子石板门，

无爷娘的地方咋安生！

胡德全见古海和二斗子都唱开了，觉得自己的嗓子也痒痒得难受，跟着唱起来。于是许多粗嗓子、细嗓子都加进来。混声的合唱变得雄浑博大，西北风把歌声带到很远的地方。五里外一个放羊的老汉听到歌声受其感染也跟着唱起来：

半夜刮了一股清冷风，

没娘没老子谁心疼？
二饼饼车膏麻油，
事缘儿逼得走这路。
房后长得一苗通天树，
不走这路事箍住。
城墙上跑马扭不回头，
远瞭近看没有一条路。
……
狂野豪放的民歌把驼路汉子内心的积郁释放到了山野上，释放到了空气中。
大盛魁 2 第九章
一
十几年前牛刚带领的驼队消失在毛尔古沁峡谷以后，这是第二次，毛尔古沁峡谷再次吸引了归化商界、驼运行所有人的目光。就连归化城内的鸡毛小店的店主，牛桥边上钉鞋的鞋匠都明白，远在千里之外的那个峡谷正是阻隔在归化通往乌兰木图大道上的障碍！谁若是把毛尔古沁峡谷的秘密拿到手，谁就等于是拿到了钱柜子的钥匙。
还是在胡德全请海九年吃饭那次，海九年就看出了毛尔古沁峡谷埋藏有巨大的商业潜力。凭着生意人的直觉，他感受到了毛尔古沁峡谷的现实意义。但是他跟谁也没有说。就连他的把兄弟二斗子他也没说，也没跟王锅头说。只他一个人悄悄地推波助澜，筹划着，酝酿着，推动着。所有的舆论都把毛尔古沁峡谷描述成一个恐怖、神秘的所在！注定是有山神守护着，除了海九年没有人能通得过。当这种舆论传播开来的时候他就巧妙地推动它。
在归化城从万驼社到羊马社，从归化的着老商会到通司商会，从各大字号到市井民间，大街小巷到处在议论毛尔古沁峡谷的事情。
结果渲染在人们的心里发生了作用，后来就连海九年身边的二斗子也被这渲染弄迷糊了。有一次，是个夜晚，二斗子从归化城回来，他直接把问题丢给自己的把兄弟：“我问你个话……”
海九年已经睡了，迷迷糊糊地说：“你能有什么要紧事，明天再说吧，我困了！”
“是要紧事。我问你，你说毛尔古沁的事是怎么回事？”
“什么意思？”
“你给我交个实底，到底有没有山神守着？”二斗子情绪很激动地说，“整个归化城里全都吵翻了，都说是……”
“当然有……”
“哼！还不肯告诉我呢，还说什么结拜的把兄弟呢。算了！你以后再也别叫我做什么了。我不是你的兄弟！你也不是我的哥。咱们各走各的路。”
二斗子气呼呼地睡了。
过了一会儿海九年见二斗子没了动静就叫他：“二斗子，生气了？”
没有反应。
海九年又叫了一声还是没有反应，他知道二斗子是认真了。他索性不再睡了，在被窝里趴着点上了一袋烟抽。
“好！我就告诉你——那毛尔古沁峡谷并没有什么山神守护，当然也没有什么咒语。只是它有一个秘密，我知道了……”
二斗子也在被窝里爬起来，也点着了一锅烟，听着。
“那为什么牛领房的驼队会被统统活埋了？”
“其实道理很简单。”
“什么道理？”

“我说！你要是胆敢把秘密说出去一句，我就拿宰牛的刀把你的舌头旋下来！”

“我不说！”

“其实很简单，就是经过峡谷的时候不要弄出动静！一点动静都不能有！”

“原来是这样……”

“就是这么简单。”

“可是当大家都说你掌握了毛尔古沁峡谷的咒语的时候，”二斗子说，“你也跟着这样说呢……”

“你不明白吗？”

“不明白。”

“我就这样说，说得越玄乎越好！”

“哎呀呀！我想明白了——你是要把毛尔古沁峡谷的秘密掌握在你一个人的手里，靠着它来发大财啊！你是故意把毛尔古沁峡谷的事说得玄而又玄，只有你能通过，除了你谁也不敢靠近。”

“我就是设的这个局！”

“对呀，我们为什么不呢？”二斗子恍然大悟，“眼见着白花花的银子就在手边，不赚那不是傻啊？”

“机会来了就得把握住。”海九年说，“我正琢磨着要给毛尔古沁峡谷的守护神盖座庙。”

“哇呀！到哪儿找那么多银子？”

“你不用着急，我只不过是盖一座小庙。”

在盖庙的银子还没有筹齐的时候，海九年就请王锅头专程赶到毛尔古沁峡谷，勘测风水。两人骑两匹快马，三天就到达毛尔古沁峡谷。这大概是王锅头一生中所做过的最为重要的事情了。过去他只是为个人修建住房看看风水，为婚丧嫁娶算算命，都属于小打小闹。现在可是做了大事了，担当重任了。老头子不辞辛苦，围着毛尔古沁峡谷的东口绕了好几遍，把每一块地皮都看过了，最后确定了建庙的位置。

蒙古草原的气候只给了他三个月的时间。节令一过草原上就会寒流袭来，到时候盖房子的事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做了。

建庙的位置选在了毛尔古沁峡谷的东口，靠北侧一点的地方。海九年决定建造一座三开间的庙宇。海九年委托王锅头在二百里外的一个名叫呼和毛道的草原集镇上购买了八万块砖、六万块瓦。呼和毛道距离毛尔古沁峡谷南口是二百八十里。监工的任务给刁三万，海九年命令他一个月内把八万块砖和六万块瓦交在王锅头的手上。之所以要在距离毛尔古沁峡谷二百八十里地那样远的地方起土烧砖烧瓦，据说是因为害怕惊动了毛尔古沁峡谷的神佛。

一个月头上刁三万果然如期完成八万块砖的任务。运输的难题落到了王锅头的身上。王锅头想出一个特别的办法，他利用羊群来搬运砖瓦。浩浩荡荡的羊群从草原上开过去，每一群五百只，每群之间隔有两里地的光景。羊群荡起的尘埃就像降落在地面上的灰色的云彩飘浮着，移动着。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里，羊群就像一条活动的链子把集镇与毛尔古沁峡谷连接起来了。整整三千只羊，分开六群，络绎不绝。

毛尔古沁峡谷口搭起了一片白色的帐篷，牛车和驼队拉来了木料，二斗子监督着雇请来的牧民赶着几十辆勒勒车为工地拉水。

从归化带来的二十名熟练的工匠，在胡德全的带领下，日夜不停和泥砌墙，修窗盖瓦。一个月又二十天的时间之后，古海高兴地看到一座宏伟的庙宇在毛尔古沁峡谷的东口外矗立起来。红色的墙、绿色的瓦、黄色的屋脊，完全可以用“金碧辉煌”来形容。

建庙监造者是王锅头。

这是一支海九年能够信任的队伍，是一支搞驼运的驼帮，现在却担当起建筑庙宇的任务。海九年不用外人，专门为了给毛尔古沁庙制造神秘感，而且建庙的整个建筑过程也不允许外

人靠近。

海九年的目的达到了。在毛尔古沁峡谷建庙宇的事促使神秘的传说又一次在归化城掀起议论的高潮。神秘的气氛把整个事件笼罩着。

一个夏天造成庙宇。

不久，海九年带着贴蔑儿拜兴的驼队秘密地通过了毛尔古沁大峡谷的消息就在归化城里城外传开了。

二

暑伏天，天气闷热得厉害，从早上太阳就像一个巨大的火球悬挂在村庄的上空，炽热的光线直泻而下炙烤着大地。草尖都给晒焦了，一整天人们都躲在屋子里不敢出去。过了几天，灰色的云彩就从四面八方向归化城聚来，接着就下起了大雨。夏天的日子对贴蔑儿拜兴村来说，是既悠闲又散漫的。

在那些日头暴晒和大雨滂沱的日子里，二斗子还有胡德全、七哥、王锅头这些人都聚在海九年的屋子里，大家围坐在宽敞的大炕上听海九年讲述他在俄罗斯所经历的有趣的事情。

许多漫长的白昼和短促的夜晚就像流水似的滑过去了，异域的奇异风情深深地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

戚二嫂到海九年院子里来了。那是一个下大雨的日子，戚二嫂两手撑着一个驼毛口袋在头顶上挡着雨跑进了海九年的屋子。屋门咣当一响，大家看见戚二嫂出现在眼前。那时候大伙正在被海九年讲述的故事引逗得哈哈大笑，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看见戚二嫂进来大家立刻都止住了笑。

戚二嫂脸涨得通红，两只脚拼命地在地上跺着。

海九年问："戚二嫂，有什么事吗？"

这话显然问得非常蠢，戚二嫂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二斗子帮着戚二嫂把尴尬的局面打破了："戚二嫂，我们正在瞎聊呢。你也上炕来吧。"

"不了，该是做饭的时候了。"戚二嫂说，"俺来找海掌柜要面起子，还是去年走外路的时候俺就托他带点胡杨泪回来，那玩意儿起面可比面肥好使呢。"

海九年哼哼着站起身跳下了炕，他走到了摆在地上的红躺柜跟前，揭开柜盖儿翻腾着。等海九年把脑袋从柜盖下抬起来的时候，发现屋子里除了戚二嫂已经没有别人了。戚二嫂依旧在当地站着，海九年手里拿着一个蓝花布的小包裹，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一时间竟谁也找不到话说。屋子里的空气好像一下子凝固了，海九年听见自己"呼哧呼哧"地直喘气。

"这几日咋见不着你人影？"戚二嫂轻柔的声音在海九年听了却像是擂鼓般的震动，"你是有意躲俺吗？"

"没有。"

"那是为甚？俺院子里是喂着老虎哩还是养着狼呢，能把你堂堂海九年吓得进也不敢进了？"

"俺是跟弟兄们侃大山呢，抽不开身……"

"聊得挺红火吧？"戚二嫂鼻子里哼了一声，"你一定给弟兄们说了你在草地上和达尔玛的故事了？"

海九年把嘴角绷着不说话了，血色在他的脸上迅速地退下去，他的脸很快就变得煞白。

戚二嫂又说话了："你以为俺是那种小肚鸡肠的女人吗？俺说话你咋就不信呢，俺早就跟你说了，你从俄罗斯回来的头一年俺就跟你说了，现在俺还是这个说法！俺戚二嫂虽说是一个女人的身子，可俺的心就像男人，俺能容得下人。俺还是早先劝你的那句话，你把山西老家的媳妇接来，把草原上那个达尔玛也接来，咱们几个在一起过日子，有什么不好？如今你这么大的家业，屋里屋外没有女人哪能行？反正不管你有多大的家业你也回不了老家了。老家的路对你算是断了，再也接不通了。你就把你娘也接到这边来，俗话说：哪里的黄土不

埋人。”

海九年愣怔地看着戚二嫂，目光中充满着疑惑和迷茫。

“你是不相信我的话还是咋的？”戚二嫂说，“这世上真正的好男人女人们都是喜欢的！哪个好男人不是三妻四妾？”

“你说……我是个好男人？”

“你不相信自个儿？”

“我……”

“那我就告诉你——你海九年就是一等一的好男人！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好男人！”

海九年僵直的脸慢慢舒展开来了，他笑了。戚二嫂感觉到了海九年的心思，她挪动着身子向自己喜欢的男人身边凑。

海九年伸出大手一把就把她揽进了怀里。戚二嫂像面条似的身子在海九年的怀里扭动着，骂道：“你他妈的……真是要把人折磨死了！”

有一天胡德全来找海九年，他的身后跟着一个商人模样的人。那人胖乎乎的身材，中等个头儿，头戴一顶瓜壳帽，身穿玄色长袍，外套一件银灰色马褂，马褂上绣着云团图案，做工非常精细。浑身上下收拾得利利落落，一看就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商人跟在胡德全身后走进海九年的院子，一进屋门就双手抱拳施礼：“海掌柜，俺这里给你请安了！”

屋子里的人都笑起来。

原来海九年不在家。坐在他家的炕上的是二斗子与几个弟兄，正在喝酒，看见有客人进来二斗子慌忙跳下炕。

“是哪来的客人？”

“这是贾掌柜。”胡德全简单地介绍着客人，问二斗子，“怎么不见九年？”

二斗子说：“九年哥进城办事去了，他去万驼社了。”

“真是不巧，俺是专门来拜访贴蔑儿拜兴村新驮头的。”

“一块儿喝两杯。”

“不了，既然海掌柜不在，我就告辞了。”

二斗子哪里知道找海九年的贾掌柜正是大盛魁负责交际部的贾晋阳贾掌柜。

过了大约半个月，贾晋阳再次走进了贴蔑儿拜兴村，这一次仍然没有见到海九年。还是在海九年的院子外面贾晋阳就被二斗子给挡回去了。

其实那天海九年就在村子里，他就在自己家的大炕上与一帮驼夫汉子们赌钱耍呢。二斗子从屋子里出来尿尿的时候看见了来访的贾晋阳。二斗子把贾晋阳堵在了院子的栅门外边，二斗子一边系裤子一边问道：“你是贾掌柜吧？”

“我是贾晋阳。前次咱们见过面的。”贾晋阳客气地说，“我想见海九年海掌柜！”

“海掌柜不在！”

“敢问海掌柜哪里去了？”

“上桥去了！”

贾晋阳还想问点什么，就看见跟在二斗子身后的两只藏獒蹿来蹿去地直朝他咆哮！血红的大嘴里喷出的腥味十足的黏液都溅到他的衣衫上了。两只藏獒似乎体会到了二斗子的不耐烦。贾晋阳身后的马被巨獒吓坏了，嘶叫一声把前蹄昂起来，受惊的马把毫无准备的贾晋阳带倒了。挣脱了缰绳的马在村道上狂奔着，它斜着身子奔跑着，眨眼的工夫就消失在了村道的拐弯处。

贾晋阳急忙爬起来去追赶自己的坐骑。

三

在喧嚣动荡的归化地方，道台张国筌是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他在归化多年与商人打交道，可以说是已经入了商场这一门道，同时也喜欢上了这一行。做官做到多大是个头。俗话

说：官场凶险，不贪吧没意思，贪吧又有风险。既然看出了商场上的奥秘何不在商场上正大光明地赚银子呢！反正千里做官为了吃穿，经商做贾也是为了挣钱，都是一回事。把这道理想通之后张国筌就假托别人的名义开设了一家商号，取名“京履全”。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京履全”和张国筌的弟弟张国泰开设的“京履泰”是一个系列的买卖，在归化属于联号。“全”则是“筌”字把竹字头隐掉了，为的是避讳，遮人耳目。

过去张国筌做生意是半遮半掩，羞羞答答，现在是明目张胆。张国筌白天在道台衙门升堂办公事，晚上到自己的店铺里去点货拢账。白天是吃了原告吃被告，晚上是既收利润又收股份。正所谓宜官宜商，如鱼得水。人都说归化市面越来越糟，其实那是对华商说的，对于俄国商人来说市面是越来越好，对于张国筌来说也是越来越好。你想啊，他不但收大清商民的银子还能收到俄国的、英国的、法国的、比利时的、日本商人的奉送。什么英镑、卢布、法郎等花花绿绿的票子都往他的衣袋里跑，简直可以用“财源滚滚”来形容。

不久张国筌就看中了做外番生意最能赚钱。他在宴美园摆下一桌酒席宴请归化通司商会会长王大掌柜。虽然说归化道台衙门与大盛魁历来交往不少，可是接到张国筌的请帖，大掌柜还是觉得有些突兀。他问贾晋阳：“你没间问送请帖的衙役，张大人有什么事要差咱做吗？”

“我没问，”贾晋阳说，“我是话说得突兀有些不大方便……”

晚上大掌柜和张国筌见面不久就明白了，原来张国筌是要加入归化通司商会！

未等酒过三巡，大掌柜就问了：“张大人有什么吩咐尽管直言。”

“我有一个想法，不知妥当不妥当？”

“请讲。”

“归化通司商会可否接纳小号？”

“什么小号？”大掌柜一下没有明白张国筌的意图。

“嘿嘿……王大会长就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请大人言明。”

“不就是下官开设的那家‘京履全’么！”

“大人是说‘京履全’要加入通司商会？”

“正是！”

“大人不打算做铺面生意了？”

“这个……”

“别忘了，归化通司商会和归化耆老商会曾经有约定的……”大掌柜说，“凡是通司商会的商号一般是不再做铺面生意，尤其是不在归化地方再做铺面和零售。”

“这个规矩……我倒是不很清楚。”

“这规矩由来已久了！”大掌柜说，“沿袭怕是有一百年不止了。”

“哦，是这样……”

“张大人到任归化道毕竟时间不长，对商界的事不是很清楚。依我之见这通司买卖张大人最好是不做。”

“为什么？”

“人人看着外番生意挣钱容易，其实内中的麻烦和为难局外人是不知道的。”

“这些年不是有很多商号加入了通司商会吗？少说也有五六十家！就连你们大盛魁的东家史靖仁也加入了，难道说这些人都吃愣了？”

“不仅仅是麻烦和为难，更厉害的是风险。一旦有个时局变化，社会动荡就怕是会落个一败涂地的下场。铺面零售好歹还能有个本钱收回，而通司生意一旦出事就连底钱也收不回来！这些人不是吃愣了，一窝蜂似的跟着做通司，是他们吃得太精了！”

“精明好哇！”

“精明过头就是灾祸。”

“嘿嘿！大掌柜你就不要吓唬我了。”

“我为什么要吓唬张大人呢，我只是劝大人做事考虑周全一些。”

“不能只管你们挣大钱，光让我看着啊！”张国筌说，“有饭大家一起吃么！”

“好吧，该说的话我已经都说了，是进是退张大人自己决断。”

“好，我就做通司了！”

“那您能遵守通司的规矩？”

“大掌柜是说不做零售？”

“对。”

“我遵守，一个月之内我就把‘京履全’的铺面收了。”

从此张国筌又以“京履全”加入了归化通司商会，跻身外番生意的市场。但是大掌柜对于张道台的生意前途并不十分看好。在返回城柜的当晚，贾晋阳问起张道台的事，说：“张国筌这个人也太精明了吧，如今他又看上通司买卖了。”

大掌柜说：“我看他未必就能做得成。”

“他有道台官衔，到哪都给他开方便。”

“也不尽然。”大掌柜说，“通司买卖跟地方坐商零售不一样，坐商的活动范围就好像是一座湖，而通司生意的范围就像是大江大河。大江大河经过的流域广泛，很多时候和很多地方，归化道台的官衔用不上。”

“到喀尔喀就一钱不值。”

“业务也不同。”

“风险也大！”

……

张国筌却是信心十足，手脚麻利地把京履全的铺面生意收拾了，派人往湖北采买茶货。他在以一个通司商人的眼光看待事情了！

以通司商人的眼光张国筌看到了什么？他第一眼就看到了毛尔古沁峡谷！他很快就把毛尔古沁峡谷和边境小镇乌兰木图的道路弄清楚了。那是一条直接通向俄境的捷径，是一条繁华的走私通道。无论是在归化还是在伊尔库茨克，这在商人们之间已然是公开的秘密。每天来往于这条驼道上的驼队狗吠声和驼铃声互相都可以听得见。只是避免见面，免得大家尴尬。从乌兰木图这座坐落在萨彦岭南麓的中国边境小镇向北，穿越八十里的山沟就是俄罗斯的境地，再往前走一百里就可到达东西伯利亚的重要城市比斯克。而这条新的道路正是在北京的俄罗斯公使与大清朝政府谈判的重要内容，就俄罗斯商人来说开辟这样一条新的商道，要比从恰克图入境节省将近一千里地的路程，当然是更便捷了。

而哈喇沁山就像是这条新驼道上的一个关口、一把锁子、一个巨大的障碍。这座山西南东北走向，全长八百里，横亘在草原上。毛尔古沁峡谷就像这把巨大锁子的锁眼儿，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张国筌决定先从毛尔古沁峡谷的秘密下手。依他的想法，只要把毛尔古沁的秘密拿到手，就占据了别人不具备的优势。当市面上人们对贴蔑儿拜兴村的驼队闯通了毛尔古沁峡谷的传闻将信将疑的时候，张国筌就想着来个捷足先登，他宁愿相信传闻是真实的。他当然不知道闯通了毛尔古沁峡谷的人不是胡德全，他当然也不知道海九年这个人。恐怕这也正是张国筌的过人之处吧。应该承认张国筌是个聪明人，是个“人才”，不然怎么能够做到在归化道台衙门既捞了不少好处，又养小妾又玩名妓，最后朝廷审计他还能得个“卓异”！

在万驼社胡德全遇上的一件事让他想不通，很觉羞辱。回到村子里，胡德全把自己的郁闷告诉了海九年：“他妈的！”胡德全骂起来，“你说说这叫怎么一回事？！原来咱们辛辛苦苦运的货到头来却连真正的货主是谁也搞不清楚，完全被蒙在鼓里！”

“怎么回事？”

“万驼社发给我们的货原来说货主是托博尔斯克公司的。”

“是啊！”

“可是驼队一过乌兰木图山口，货主就变成元盛德了。”

海九年并未感到意外，这中间的奥妙其实他还是在大盛魁商号做伙计的时候就知道。但是他说：“谁给咱银子咱就给谁运货！少操那份闲心。”

“话是这么说，可是要是货主交给你的是大烟怎么办？”

“就是这么回事，俄国人找到宇文社长，双方签了合同，托博尔斯克公司付了银子，宇文社长就把货交给我们贴蔑儿拜兴了。”

“原来我们挣的是中国人自己的银子。”

“不是咋得！”

“海掌柜，毛尔古沁这条新路如今可是越来越惹人眼目了啊。”

“是啊，惹眼了。”海九年像回声似的回答着，说，“还要更加惹眼呢！”

“看来世事是在变啊。”胡德全说出自己的忧虑，“有朝一日恰克图要是真的废了，俄国商队都走乌兰木图，那大清国的商人还吃什么？”

“那样一来大清商人的利源就要被夺去了。”

“你懂得真多！”胡德全说，“对了！俄国人还打听你呢。”

“我有什么好打听的？”

“不是对你感兴趣，是对你手里攥着的秘密感兴趣。”

“我有什么秘密？”

“难道说毛尔古沁峡谷还不算是秘密吗？”

“其实毛尔古沁峡谷对大清商人和俄罗斯商人都是一样的重要。”

“是这么个理。”胡德全说，“如今的万驼社可是不比从前，你自己亲自去看看，进进出出的很多是外国人，什么俄国人、德国人、英国人……”

“往后接货得留个心眼儿了。”海九年说，“不管咋说咱也是中国人，做事咱得向着中国人自己。”

胡德全又接到一个帖子，有人邀他到宴美园吃饭。

胡德全如约来到宴美园。走进订好的雅间后胡德全先是吃了一惊，坐在那里的正是天义德二掌柜段靖娃。段靖娃何许人！那是天义德负责交际的掌柜，经常在市面上看到的。只是地位悬殊他接触不上，没有过过话。胡德全赶忙点头弯腰地道歉：“对不住……我走错门了！”

胡德全就要外退，被段靖娃喊住了：“胡驮头，你别走啊！”

胡德全返回来了。

“来，坐坐坐。”就听段掌柜说，“没错！你没走错门儿，今儿个就是我专门设宴请胡驮头。”

“我已经不是贴蔑儿拜兴村的驼帮驮头了……”胡德全说着，他还是不敢相信。站在那里呆了好一会儿，盯着段掌柜看。

“发什么愣？还不快坐！”

胡德全坐下了。俩人一边扯闲篇，一边喝酒。

三杯酒下肚段掌柜把话头转到正题上来了：“胡驮头，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

“什么事段掌柜尽管吩咐就是，不必客气。”胡德全说，“但我早已经不再是贴蔑儿拜兴村的驼帮驮头了，新的驮头是海九年。”

“我想问问毛尔古沁的事……”段掌柜说，“是不是你们贴蔑儿拜兴村的驼队真的踩通了那条道路？”

“这个……”胡德全吞吞吐吐地回答，“那得问海九年。”

“那市面上传错了？踩通毛尔古沁峡谷的不是贴蔑儿拜兴村的驼队？”

“是倒是，”胡德全解释说，“是另一支驼队……我们贴蔑儿拜兴村有许多支驼队。”

“哦，我明白了。那么你说的海九年是个什么人？”

“他是我们村里一个新的驮头，一个新的驼户掌柜。”胡德全认真地说，“有关毛尔古沁大峡谷的秘密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哦……”段掌柜沉吟着，说道，“这么说毛尔古沁大峡谷的秘密你是不知道了？”

“我真的不知道。”

段靖娃掌柜不再说什么，只是不断地斟酒劝酒。倒是胡德全沉不住气了，说：“要不我把海九年给段掌柜请来？”

“就怕他不肯见我。”

“试试吧……”胡德全说，“他一个驼户掌柜有什么了不起！段掌柜肯见他那是抬举他。”

“好，你若是能把海九年请来最好！”

事情说定，又喝了两杯之后胡德全就知趣地告辞了。

走出宴美园拐上了小南街，胡德全想起一件事，转身去追赶段掌柜。气喘吁吁地跑了有两条街，胡德全赶上了段掌柜的轿车。段掌柜撩起轿帘问：“胡掌柜，什么事？”

“我是想问……”胡德全大喘着气说，“段掌柜是要见海九年人呢，还是要他的秘密？”

“人么……”段掌柜思忖着，“当然说到底我是要知道毛尔古沁大峡谷的秘密！”

“好，那我就明白了。”

胡德全明白什么了？他明白现如今毛尔古沁值钱了！他以为这事恐怕海九年还蒙在鼓里呢。趁海九年不清楚的时候他把秘密弄到手，转手就能卖个好价钱！这个行走在驼道上的粗人预感到发财的机会来了。

连胡德全自己都弄不明白，究竟是为了什么，好运一个接一个地找到他的头上来。天义德的段掌柜请他吃饭过后不久他就又接到一个请帖。帖子是归化城道台衙门一个差役专门骑马到贴蔑儿拜兴村来送的，也是请他喝酒，只不过请客的地方由宴美园变成了紧挨着美人桥的佳和园！

一个衙役提前在二楼雅间等着胡德全。

胡德全一看场面，心下就有点慌张，问：“是哪位大人这样铺排？”

衙役笑道：“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这么大铺排就怕我受用不起！”

“受用得起！”

八个凉菜已经在桌子上摆好，四荤四素。衙役给胡德全沏了茶陪他说了一会儿话，听见屋外有脚步声就走过去拉开了门。就见一个衣着整齐的男人走进了雅间。黑缎面儿的瓜壳小帽，额上镶着一颗灰蓝色的宝石闪闪发光，白净面皮堆着笑，鼻下是两片修剪整齐的髭须。灰色的绸子大褂外套一件小巧的坎肩，坎肩滚着金丝的边儿。浑身上下一尘不染……未等衙役介绍，胡德全眼睛一亮认出了来人，脱口说道：“啊，原来是道台张大人到了！”

说着胡德全就要屈膝下跪。

“免礼！”

张国筌赶忙拉住了胡德全。

衙役在一旁笑道：“胡掌柜，这下你该明白了吧，不是我。是张道台张大人在找你！这桌餐也是张大人出的银子，定的菜。”

张国筌把那个衙役打发走了，又叫了两个容貌姣好的佣女来佣酒。也是酒过三巡，张国筌把一个沉甸甸的羊皮小囊放在了桌子上。

“什么呀？”佣酒的佣女故作惊讶地问道。

张国筌轻描淡写地说：“是些许碎银子。”

“哇呀！这么沉啊——”佣女夸张地叫道，把银子放在手掌上掂了又掂，“怕是有三十两吧？”

“是五十两。”

“谢道台大人！”胡德全赶忙站起身道谢。

张国筌笑着摇摇头：“胡掌柜不必惊讶，我们坐下慢慢说。”

说着话，八道热菜一个接一个端上来，都是胡德全不曾见过的上等好菜！两个人边吃边喝边聊。

张国筌把自己跻身归化通司商会的过程讲与胡德全听，之后语重心长地说道：“我国筌虽说在归化多年，可是说到经商尤其是做通司买卖可还是个新手，今天就是特意来向胡掌柜请教的。”

“哪里！不敢当不敢当！”

酒酣耳热之际张国筌道出了心里话：“胡掌柜，你在江湖名声颇大，我十分仰慕，我们合起手来做事怎么样？”

“好哇，只要张大人不嫌弃我就是。”

“这样就好！这样就好！”张国筌微笑着直点头，“既然这样往后的事情就好说了。”

“好说好说。”

“我想问问毛尔古沁峡谷的事……”

已经经过天义德段掌柜一番开导，胡德全没等张国筌把话说完，就明白张大人是要他做什么了。张国筌和段掌柜一样都是要他设法把毛尔古沁峡谷的秘密搞到手。张国筌对两个佣酒的佣女说：“把银袋打开！”

羊皮小包当场在炕桌上打开来！白花花的小银坨子个个在闪光，照亮了胡德全的眼睛。

张国筌说：“你们两个每人先拿一个小坨银子。”

“哇！太好了！”两个佣女把银坨抢到手，端详少顷就装进自己的衣袋里了。

“喝酒喝酒！”佣女兴高采烈地往酒杯里斟满酒，也不要胡德全自己动手，由她们端着轮流端到胡德全的嘴边喂他喝。胡德全推拒着，哈哈大笑着一连喝了三大杯，于是就觉得耳热心跳兴奋起来。他听见张国筌对两佣女说：“你们不能光是为胡驮头劝酒，一会儿更要好好伺候才是！”

“明白！”

“张大人放心！”

“胡掌柜有多大劲儿就让他使出来吧，我们姐俩保证对付得了！”

“弄他个浑身酥软！”

……

张国筌觉得火候到了，摆摆手把佣酒的佣女支出去。

张国筌亲自把屋门关好，回来在桌旁坐下。

“说件正经事，”张国筌挨近胡德全，“我想知道毛尔古沁峡谷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胡德全的舌头已经不怎么灵活了，话语含混地问，“张大人您肯出多少银子吧？”

“你先告诉我这事是真是假。”

“假不了！我拿自己的脑袋担保。”

“好，我出这个数！你把毛尔古沁的秘密给我。”

张国筌伸出巴掌，大张开五根指头。

“五千两吗？”

“五百！”

“笑话！”胡德全摇头。

“怎么？你嫌少哇？”

胡德全毫不犹豫地撒着谎：“别人已经给到三千两了！”

“那……”

“不过我看在您是当今归化的道台，少出五百两银子就成交。”

“这是做买卖吗？”

“多新鲜，你以为是在你的公堂上吗？”

“好，好！”张国筌说，“两千五百两说定了。”

“说定了！”

“什么时候交货？”

“交什么货？”

“你不是说我们在做买卖吗？毛尔古沁的秘密就是我们之间正在交易的货物啊！”

“啊哈哈哈！……”胡德全大笑起来，“您就等好消息吧，五天之内我一定把‘货’交在大人的手上。”

张国筌下帖子请贴蔑儿拜兴村的胡德全吃饭，这是实施计划的第一步。堂堂归化道的道台亲自请胡德全一个小小的驼帮掌柜吃饭，这事不但让胡德全兴奋了好几天，就连贴蔑儿拜兴整座村子也都跟着兴奋了好一阵子！

当二斗子把这事说给海九年，海九年听了只是笑而不语。

四

这是一个阳光充足的日子，上午海九年出现在归化城。他骑着自己的宝贝青骢马穿过大街来到驼桥。青骢马打扮得鲜光亮丽，脖子上的红铜串铃一路叮叮当当响着走过了街道。许多人不由得停下脚步欣赏海九年的骏马。海九年把青骢马拴了，走进骆驼堆儿里。许多牙纪包围过来热情地招呼他：“海掌柜！”

“买驼吗？”

“看我的驼。”

“看我的！”

“我的驼全都是纯种的科布多种，有一峰杂驼我包赔！”

“我看看……”

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海九年回到了贴蔑儿拜兴村，他的身后串着一大串骆驼。他把新买的骆驼牵进自己的院子，看见胡德全从院子的一个角落走出来了：“我候你很久了，海掌柜！”

“有事吗？”海九年问，“你怎么回事，两手两胳膊的血呀？”

“我在杀牛呢，我杀倒一头糟牛。”

“怎么跑到我的院子来杀牛啦？你不怕我跟你要地皮钱？”

“不怕你要什么钱，”胡德全说，“今儿个我就是来请你吃饭的。”

“请我吃饭，很新鲜呀。”

“不新鲜。”胡德全说，“牛肉早就在我家的大锅里炖上了，这会儿怕是快熟了。”

“呵呵，好事情呀。胡掌柜请吃饭，我都闻到香味了。”海九年把青骢马牵进马厩里，“不知道胡掌柜还请我吃什么？”

“就吃牛肉！”

“哇哈！你把我看成什么了？能吃得下一头牛？”

“我杀倒一头牛是……为了郑重。”

“你我都是些养驼户，能有什么郑重的事情？”

海九年把马牵进马厩，没有立刻出来。他在马厩内给马卸套绳呢。

胡德全很殷勤地帮助海九年把新买的骆驼圈进院子，跑着把院门关好。他跟在海九年的身后来到马厩跟前。胡德全就站在马厩外面跟海九年说话。

看到海九年回来，不少村人沿着村道从四面八方聚过来。胡德全要请海九年吃饭的消息

早就传出去了。刁三万等人围着海九年新买回来的骆驼观察着，议论着，似乎并没有把吃牛肉的事太放在心上。

隔着矮墙有刁三万问胡德全：“胡掌柜！你请海掌柜有没有我们的份啊？”

“都有份！”

“哇！好哇！”

又有人提出新的问题：“不知道海掌柜赏不赏脸啊？”

“海掌柜去吗？”

“我去！”海九年从马厩里走出来了，冲着大伙儿说，“为什么不去呢？有好酒好肉的不去吃傻了啊？”

“哈哈……”

众人全都笑起来，相随着欢欢喜喜地往胡德全家去了。

海九年跟着胡德全往他的家走去，一路上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你是想玩什么把戏吗？”

“没什么把戏，”胡德全说，“咱哥俩聊谈聊谈！”

“哼，小题大做。”

说话的工夫许多同村的汉子还有一些半大的孩子都不请自到了。大家围在胡德全家的院子里，说笑着。孩子们追逐着打闹着，像过节似的。

刁三万很客气地问胡德全：“要帮忙吗？”

“不要！”胡德全回答着从刁三万面前走过去了。他的手里提着一个不算大的炕桌，把炕桌摆在了海九年的跟前：“海掌柜——请坐吧！”

海九年坐下了。其余的人就都是自助了，有凳子的搬凳子，有马扎的搬马扎，什么可坐的也找不到就搬来几块砖头或是石头，放在屁股底下。谁也不在意，所有人的注意力全都被院角大锅里的炖牛肉吸引了，肉香飘飘，极具诱惑力。

胡德全的老婆、闺女和他的半大小子跑来跑去地为客人把滚烫的牛肉端上来，用的是几个大盆，就放在小炕桌上。许多只手同时伸上来抓肉，响起一片唏唏嘘嘘吭吭哧哧的咀嚼声，场面十分地热闹。桌子旁边放着一个酱色的大肚子陶罐，想喝酒的人全都自己抱起陶罐往碗里倾倒。

酒过三巡之后海九年说话了：“胡掌柜，你请我喝酒我也不能白喝你的酒。俗话说：无功不受禄。你说吧，有什么事你尽管说，不必客气。”

“不忙不忙。”

又喝了一会儿胡德全才小心翼翼地问道：“海掌柜，我想求您一件事，不知海掌柜肯不肯给面子？”

“什么事，只管说来。”

“我怕海掌柜驳我的面子。”

“我不驳。”

“那我就说了？”

“说！”

胡德全凑近海九年，把嘴巴挪到海九年的耳朵上去了。他用很小的声音说道：“海掌柜……我想问的是关于毛尔古沁的秘密。”

刚才还在笑眯眯地听着的海九年忽地一下就拉下脸来了，说：“胡掌柜你打听这个做甚？”

“吃驼路饭的人么，不关心驼路的事还关心什么？”

“要是问别的事咱哥俩有话好说，要是问毛尔古沁的事胡驮头往后就不必张口了。”

“我知道，”胡德全说道，“久在江湖上行走的人，我懂规矩的，你放心，我知道这东西

值钱，说吧，你说个价。现在我想买你的这条路。”

说着胡德全把袖筒甩了甩伸向海九年，他要和海九年在袖筒里捏手指头。海九年明白胡德全是要跟自己玩牙纪的把戏，他摇摇头，他把自己的手伸出去抓起了酒杯。胡德全无趣地笑了笑把手缩回去了，他直截了当地问海九年：“我给你二十峰驼，怎么样？”

海九年摇摇头。

“我那可全都是科布多健驼！”

“不用再说什么科布多驼还是朝格尔驼了，你给多少我也不卖。”

“我家的骆驼全归你……”胡德全还是不肯放弃。

“不用想这事了。”海掌柜坚决地说，“就算是你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会答应你的。”

胡德全被海九年噎得直翻白眼儿，好半晌泛不上话来。

“来，咱们还是喝酒吧。”

海九年给胡德全脸前的酒杯斟满了酒，自己端起酒杯朝胡德全比划。可是胡德全没反应，他还是直眉瞪眼地盯着海九年看，像是看一个怪物。

海九年自己把酒干了，放下酒杯说：“你别这么直眉瞪眼地盯着我看，我又不是一个怪物！”

“你比怪物还要怪！”

海九年嘿嘿地笑了：“好，你说我是怪物我就是怪物。”

“我就奇子怪了！你一个灰脖子出身的人，落魄得只差讨吃要饭了，是我们贴蔑儿拜兴村的二斗子把你搭救了。不然你早就吞烟自杀了，死得连尸骨也找不着了！”

“是。”海九年回应说，“胡掌柜说的都是事实。”

“既然如此你还有什么可牛的？！”说着胡德全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他瞪起了眼睛，“现如今稍稍有一点起色就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了，了不起了？！”

海九年涨红的脸迅速改变着颜色，红晕退去惨白涌上来！脸蛋两边的咬肌在皮下滚动，嘴唇哆嗦起来，一双眼睛早已是满含愤怒地看着胡德全。

胡德全似乎没有感觉到海九年的愤怒，他仗着酒劲儿把自己的话继续说下去：“现在我再问你一句话——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我把我院子里所有的骆驼一峰不剩地全都给你，你知道多少吗？”

“我知道。”

“你说出来！”

“你院子里有健驼五百六十，母驼二百一十，仔驼一百八十，还有八峰种公驼。总共是九百五十八峰！”

“可是你知道我的这些骆驼是怎么来的吗？”也不等海九年回答，胡德全继续说道，“那是我姓胡的从一个卖苦力的驼夫一步步做起的，是我拿汗珠子换来的！现在我全都给你！你把毛尔古沁的秘密给我。”

“我不换。”

“你守着那秘密没用！你是一个驼户掌柜，是一个驮头，你需要的是骆驼！骆驼越多越好。骆驼是你地位的象征，也是你的财富。只要有了骆驼在归化地面你就是个人物，骆驼多了你就是个大人物！可我和你不一样，你还不知道吧？眼看着我胡德全就要坐上归化万驼社社长的交椅了，那驼道对我才最重要，换给我吧！”

“不换！”海九年的态度平静下来，“咱们再喝最后一碗酒！”

“喝就喝！……别说什么最后不最后！”

两人把碗里的酒干了。胡德全操起酒壶还要给海九年的碗里倒酒，却发现海九年已经把酒碗推开了。

“你要干什么？”

“恕不奉陪！我走了。”

“不给面子，是不是？”

“今日这面子我就是不给了！”

胡德全看见海九年不允之后，想动粗了，直愣起眼睛问：“不识抬举是不是？”

“我说过了，毛尔古沁的事情是我个人的事，就是亲娘老子也别想拿走！就这话。”言罢，海九年脚步咚咚地走了出去。

“给脸不要脸是不是？”胡德全愤怒的声音追了来。正在吃肉的人们听到胡掌柜的怒吼声都围了过来。

胡德全站起来了，噗地把嘴里嚼着的一条牛肉丝吐出去，操起炕上的蟒皮鞭赶出屋子：“站住！”

海九年在院子中央站住了，他扭转身体看着胡德全：“你想怎样？”

“想叫你尝尝我蟒皮鞭的滋味！”

“七年前我已经尝过了！”

海九年毫不示弱，他霍地撩起了衣襟使劲往裤腰带里掖着。两个汉子面对面地互相看着。

酒喝多了的胡德全说话带着酒意，把一句说过好几遍的话又拿来问：“把毛尔古沁的秘密给我吧！”

毕竟胡德全只是一个小小的驼帮掌柜，他的头脑也很简单。在他看来一般的驼户只要是给些许的好处就肯出卖秘密的。他哪能想到事情竟然是这样地复杂，看看实在没有办法拿下海九年，胡德全要借着酒劲儿大打出手了！

“我真的很后悔！”

“这会儿也来得及。”

“那一年，在你刚刚走进贴蔑儿拜兴村的时候，我没把你抽死！”胡德全恶狠狠地说着，把蟒皮钢鞭在空气中抽出啪啪的巨响！

“现在也来得及……”

“好！……这话是你说的！”

说时迟那时快，就见胡德全真的把蟒皮鞭抽向了海九年。

海九年一个闪身避开了。

“这是第一鞭，”胡德全说，“我只咬你的皮肉……”

第二鞭抽下来的时候，海九年躲闪不及衣服被钢鞭咬住了，只听得“唰啦”一声，他的一只袖子便从衣服上分裂出来，飘在了半空中。

响起的狗叫声把人们惊醒了，有人惊慌失措地喊：“是藏獒！”

“藏獒来了！”

像是得到一个命令，所有的人都四散奔逃！刹那间院子里就只剩下海九年和胡德全两个人了。

关键的时候是二斗子带着两只藏獒回来了！两只藏獒喉咙里发出令人恐怖的咆哮，同时朝胡德全扑上去。眼看着胡德全就要被獒撕成碎片，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一个高大的身影横在了藏獒的前面。愤怒的藏獒看见熟悉的身影立刻停止了进攻。它们看到的正是自己的主人海九年横在面前！

“嗷呵！……嗷呵！”海九年把自己家的藏獒喝住了，他抬起一只淌血的胳膊拦住了二斗子。二斗子愤怒地说：“九哥！你为什么拦我？”

“是一场误会。”

“都流这么多血了还误会哪？”

“是误会。”

“不能轻饶他！”

“别!”海九年说，“今天是胡掌柜请客，咱是客人。”“就这样便宜他吗？”

“算了算了!”海九年说，“买卖不成仁义在么!”

说罢海九年转身走出了胡德全的院子。

五

胡德全没能把海九年拿下，心情很是郁闷。不良的情绪延续了好几天，结果毫无来由地胡德全和蹇二冲突了一场。在一个傍晚两个人恶狠狠地打了一架。为了这一架蹇二掉了两颗牙，而胡德全则差一点付出了一只眼睛的代价。

但是不稳定的情绪似乎并没有影响到海九年，海九年安稳得很。他似乎很是满足，把自己关在他的小院子里，村子里很少有人看见他的身影。唱社戏的时候村里人也只是看见他站在外围看一会儿就不见影子了。在这一点上海九年和王锅头很相像，王锅头照例是独来独往，更像是一只孤狼。

村子里每天都有新的骆驼被人牵着走进村子，走进某一户人家的大院。对于贴蔑儿拜兴村来说这是一个永不衰竭的主题，具有永久的吸引力。

海九年也依照贴蔑儿拜兴人的习惯，把挣来的钱全都换成了骆驼。

夜里，在海九年新盖起来的房子的大炕上，戚二嫂和海九年偎在被窝里说话。

“……你们做男人的心真狠！一个个全都是没良心的!”

“为甚骂我？”

“这会你恐怕早就把救命人忘在脑后了。”

“你说谁？我的救命恩人？”

“还能有谁？”戚二嫂讽刺道，“我是替草原上那个痴心女人抱不平呢。”

“你是在说达尔玛？”

“还能有谁？”

海九年不说话了。沉默压迫着海九年，也压迫着戚二嫂。过了好一会儿，戚二嫂长长地叹息了一声，说：“我的话你也别往心里去。”

海九年觉得还是找不到话说。

戚二嫂说：“我不嫉妒。你把达尔玛接来吧。”

海九年猛地拿胳膊肘支起身体看着戚二嫂的眼睛。

“你咋这样看我？”

“你的话可是真心话？”

“当然。”

“你让我把达尔玛接来？”

“对呀。”

“怎么过？”

“一起过日子呗，这有什么奇怪的。我早说过，哪个有本事的男人不是三妻四妾的。”

“那我就真的去接达尔玛了？”

“谁跟你开玩笑，把你老家的媳妇也接来一起过。”

海九年猛地把戚二嫂揽进怀里，使劲儿地搂着。戚二嫂无力地反抗着，胳膊腿乱挣着，也不知道是痛苦呢还是幸福哼哼着。当海九年再一次将自己的身子爬在戚二嫂身上的时候，他看见戚二嫂眼里挂着泪。海九年这才愣了，急忙停住动作换了口气问戚二嫂：“你咋了？”

戚二嫂只是摇摇头没回答。

海九年拧着眉毛翻过身体仰躺在炕上。

“别……”戚二嫂开始动作了，她紧紧地抱住海九年的一支胳膊不肯松手，“我什么都愿意，只要是你高兴的事情。”

事情做了，但是海九年觉得很没味道，就像是吃了一顿少盐没味的饭。

事罢，两人都沉默着。半夜里海九年被一阵哭声吵醒了，他把哭成泪人似的戚二嫂揽进自己的怀里，拿粗糙的大手把可怜的女人脸上的泪水抹去。两人就这样一直无言地耗到黎明到来才迷迷糊糊地睡去。

当海九年再次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他看见梳洗整齐的戚二嫂斜跨在炕沿儿上正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

海九年抽抽鼻子问道："什么味儿，这么香？"

戚二嫂笑道："是饭菜的香味儿，起来吃饭吧。"

早饭吃完了，戚二嫂收拾碗筷，海九年坐在窗户前抽烟。海九年突然听见戚二嫂说："下次再走驼道的时候我得找机会见见你那个达尔玛。"

隔天下午二斗子、王锅头一起陪着海九年走进了村北的关帝庙，他们是给关老爷还愿的。他们的身后跟着三个衣衫特别的工人，都是海九年从归化城里请来的银匠。

海九年把一个沉甸甸的羊皮包袱打开，里面是许多黄灿灿的铜。

二斗子有点舍不得了，说："一百两银子买下的铜，就这么都给泥胎抹上了？"

"那有什么。"

"多可惜，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样多的铜！"

二斗子拿手抚摩着铜自言自语："拉骆驼得走多少趟外路才能挣回来。"

海九年："你不用废话了。"

面对关云长的塑像，海九年说："我海九年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今天我为关老爷还了愿。请关老爷往后继续保护我。待我海九年发了大财，我一定给你的塑像包一层金衣……"

海九年亲自监督，看着银匠点起炉子，支上砂锅，准备将铜块化成铜水。黄绿色的火光把金银匠人的脸映成了奇怪的颜色，怪里怪气，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味道。海九年走到大庙外边。大庙的外面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

七哥颠儿颠儿地跑着，给海掌柜搬来一把太师椅子："海掌柜，你坐！"

海九年在椅子上坐定，点上一锅烟抽着，扯着嗓子喊着对在庙内做事的银匠说："小心做事，但有闪失我可是不客气！"

花一百两银子为关老爷的塑像镀铜衣，在贴蔑儿拜兴村成为一件盛事。海九年因此而更令全体村民高看一眼。

村人纷纷议论海九年。

"海掌柜做事就是不一般，有见识。"

"别人有了钱只知道赌博、耍女人，还是人家海掌柜有远见。"

"富贵之人啊！"

蹇三有着特别的看法，他说："给关老爷塑铜衣这不只是给海九年个人，这是给全村人带来福祉的事情。"

于是蹇家弟兄俩自愿顶替海掌柜监工，轮流守着关帝塑像，昼夜不敢松懈。

三日之后炼铜完成。

为关帝塑像镀铜身的事完成后，当天夜里胡德全就在赌摊子上让贤了。他对海九年说："海掌柜，你把我身上这个驮头接过去吧。"

"这个使不得！"

"我是真心实意的。"

"胡驮头信不过我海某人啦？"

"如今的贴蔑儿拜兴村不同过去，虽然说论骆驼的数量你海掌柜算不上是首户，可在贴蔑儿拜兴村人心里你是第一个英雄。你说话算话，目光远大，大伙佩服你。"

"那也不行！"对于胡德全的建议海九年再次坚决地拒绝了。

贴蔑儿拜兴村的生活仍然是一如既往，宛如大东沟里的流水哗哗啦啦地朝前淌着，没有

开始也没有终结。

从万驼社传回来的消息引起人们的不安。归化万驼社失去了往日的平静，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促使大家对社长的职位突然兴趣倍增，许多人都站出来争夺。围着社长的职位展开的争夺十分激烈，许多背后的势力都在起作用，旧有的派系和新生的力量都搅在了一起。差不多可以用“混战一场”来形容。单单是散布在归化城四郊的驼村里的驼帮就有上百支，他们都在为各自的利益活动。宇文清自己倒并不是很愿意在社长的位置上干下去，但是他代表的驼帮和商号却不允许他退下来。他是被十八家驼帮推上社长位置的，而且还有通司商会的背景。

俄国人伊万也插手万驼社的事务，希望将来能有自己的利益代表，至少也有信赖的朋友主持万驼社。

大盛魁等三大号更是重视万驼社的人选，贾晋阳掌柜早就活动其间，起初他支持宇文清，后来转向支持胡德全。

天义德的李泰更是亲自出马，从中斡旋，巧妙地寻找着机会，借力谋求自己商号的利益。

结果是宇文社长继任成功。

落选的胡德全心里很不痛快，快快地回到村子里，一连好几天闷在屋子里不出来。二斗子心软了，提了二斤猪头肉和一罐子酒来到胡德全家。两人边喝边聊。

“有什么呀，不就是一个社长的位子么！”不怎么会说话的二斗子劝道，“要我说贴蔑儿拜兴村的驼户掌柜就很好！”

“你不懂！”

“咋？”二斗子问，“你是说社长酬金多是吧？”

“不仅是酬金。”

“威风——是吧？”

“你不知道，黑钱拿得多了去了。”胡德全说，“要比明面上的酬金多几倍！”

“这我知道。”二斗子不以为然，“多少年了，驼运行这点事儿我还不知道？”

“有你不知道的呢，”胡德全说，“这两年情势变了！”

“咋变了？”

“外国人插手了。”

“那又怎样？”

“外国人出手大方……”

“有什么猫腻？”

“伊万这个人你知道吗？”

“哦，你说的就是前些年在草原上贩活羊往北京运的那个俄国人？”

“正是他！”

“跟你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伊万找我了。这次让我竞争社长的人就是伊万。”胡德全说，“伊万张口就答应给我这个数……”胡德全神秘地张开手巴掌让二斗子看。

“哇呀！这么多哪！你不是做梦吧？”

“你看你看，说给你也不懂。”

“俄国人傻了？”

“俄国人才不傻呢，他们要争夺归化驼运的掌控权呢。你不懂……”

“关咱球事！”二斗子端起酒碗，“咱俩只管喝酒。”

二斗子不明白的事海九年可懂得，当二斗子把胡德全的话告诉海九年的时候，海九年立刻就蹙起了眉头：“你是说伊万要插手万驼社的事？”

“不是我说的，是胡驮头说的，关咱球事！”

“咋不关咱的事!”海九年认真地说,“我跟你说,这事和咱关系大了去了。”

“关系是大啊,对了,胡德全说了,伊万给的银子很多。有银子就好说话!越多越好。”

“这里有大事呢!”

“什么事?”

“你不懂。”

“又是我不懂,拉倒!我不跟你们这些人说事了。”二斗子不高兴了,“咱们说正经事吧,九哥,你答应请弟兄们喝酒的事多久了?大伙儿可都盼着呢。”

杀倒一只羊,二斗子专门进城打了好酒,邀请村人到海九年的院子里来喝酒。一顿大酒喝完了,海九年问大伙:“弟兄们喝得怎么样?”

刁三万舌头也直了,对海九年说:“海掌柜……我觉得还不过瘾……”

“好,你说——咋才过瘾?”

“进归化城去吃,到喇嘛沙王的大观园去吃,那才叫气派呢。”

海九年毫不犹豫地答复:“好,就依你!”

大伙儿一听高兴了,几十号驼夫欢呼起来,骑马的、赶车的、骑骆驼的,呼啦啦地就涌出了村子。杂乱的队伍一路说笑着、唱着歌向着归化城的方向去了。

大伙儿都相信这样一个真理——只要跟着海九年海掌柜,只要手里攥着毛尔古沁的秘密,发财的日子在后头呢!为了这一条,贴蔑儿拜兴村大人孩子全都把海九年当成神明似的敬着。

六

贴蔑儿拜兴村的驼队揽了一笔往新疆送货的差事,这一趟一路上顺顺当当。唯一的一点不同就是从新疆返回的时候驼队中多了一个人,是一个维吾尔族的俏丽姑娘。刁三万专门腾出一峰骆驼,在驼背上铺了最厚的驼屉,在驼屉上又盖上一块厚厚的小坐毯,把姑娘安置在驼背上,一路上细心照料。对于人们的询问,刁三万只是简单地回答:“姑娘是到归化城走亲戚的。”

驼队上的人,包括二斗子本人全都不知道这鲜鲜亮亮的姑娘就是小人人二斗子未来的媳妇,她是刁三万为履行自己做干爹的责任给二斗子娶来的媳妇。

从早晨起,贴蔑儿拜兴村就洋溢着热烈的喜庆气氛。孩子们拿着鞭炮、二踢脚在村巷里奔跑,这儿那儿时不时地冒出清脆的爆竹爆炸声。二斗子的小泥屋早就打扫了出来,散发着新鲜的白泥的诱人香气。土炕上撤掉了旧的席子,铺上了一块新的纯白羊毛毡,羊毛毡散发着香喷喷的味道。戚二嫂、麻三婶和本村的几个妇女围坐在炕上在捏黄米糕。院子里挨着东边的院墙垒起了一个临时的灶台,灶上的七口大锅里冒着蒸蒸热气。

二斗子与奥依古丽的良辰吉日便是王锅头给选定的,王锅头在摇头晃脑中嘴里念念有词地捻着指头掐掐算算,折腾了足足一个时辰才把日子选定。五月初九日,风和日丽,阳光明媚,正应了新婚夫妇和和美美度日月的好兆头。

典礼之日,天还蒙蒙亮呢,戚二嫂就就着油灯的光亮点火烧水,督促着新娘子起身了。等奥依古丽仔细地洗过脸之后,隔壁蹇家的两个媳妇就到了。戚二嫂为新娘子准备嫁妆,蹇家两个媳妇用自己带来的金丝线为新娘子开脸。戚二嫂这边已经把新娘子的嫁妆都叠好了——其实这些嫁妆也就是戚二嫂陪着奥依古丽在归化城里采买的,大部分都是穿用的衣物。有三套绸缎衣服、一块俄罗斯毯子、一对银灰色的内里嵌有红色血丝的玉石手镯,都整整齐齐地叠好了摞起来用包袱皮包好。戚二嫂把整好的包袱放在炕沿上,发现蹇家大媳妇扶着新娘子的肩膀举着油灯照着,三媳妇正在用金丝线为新娘子拔脸上的汗毛。戚二嫂把脸凑到油灯跟前仔细看了看不满意了,埋怨说:“这都半天了,怎么连半个脸还没弄完。”

“开脸的事情不是别的营生,”蹇家大媳妇说,“你以为这是给春天的骆驼剪毛呢?这可是姑娘一辈子的事情。”

蹇家三媳妇牙齿咬着丝线的一头，听戚二嫂这么一说也不高兴了，牙齿一松把丝线吐了出来，反驳道：“这为新娘子开脸的事马虎不得，弄不清爽人家会笑话的，不只笑话新娘子，还会笑话我这开脸人的手艺！”

“行了，行了，”戚二嫂妥协道，“你们快弄吧，说话别耽误了手里的营生。”

“光线又不好，弄盏破油灯一晃一晃的，真不好弄……”蹇家三媳妇抱怨着，重新把金丝线用牙齿咬住，两只手的食指和大拇指张开着抻着丝线的另一头，接着为新娘子开脸。奥依古丽半眯着眼睛，晃动的灯光照着，她隔一小会儿就抽抽眼睛皱皱眉头——生生地拔掉脸上的汗毛使她觉得很痛。

蹇家大媳妇使劲摁摁新娘子的肩膀：“你别乱动。”

新娘子坐在一张骨牌凳子上，捩着脖子操着哭腔说：“我疼啊……”

“忍着点儿吧，”戚二嫂在一边插话，“你以为做新娘子那么容易吗？”

“就这点儿事还忍不住，还想给人家做媳妇。”蹇家大媳妇趁机嘲讽说，同时向戚二嫂那边夹了夹眼睛，目光中已经有了猥亵的意味，“以后还会有疼痛的事等着你呢，等你生孩子的时候就知道了，那时候怕是你疼得连哭爹喊娘的力气都没有了。”

蹇家大媳妇和戚二嫂都大笑起来，蹇家三媳妇嘴里叼着丝线笑不出来，被挤成细条的笑声从她的牙缝间刺出来。后来她终于忍不住了，“噗”地一下把金丝线吐出来了，捂着肚子弯着腰痛痛快快地笑了一会儿。

戚二嫂第一个收住笑，奥依古丽幸福的样子勾起了她的心事。她又想起了许多年以前自己出嫁时候的情形，似有隔世之感，不免心中就生出许多感慨。

要给新娘盘头发做发髻了，戚二嫂对新娘子说：“我不是‘全人’，照规矩我不能给新人上头。”

“我还是想让您给我梳头。”

“我刚才说过了，我不是‘全人’不能给新人上头。这是我们这里的规矩，这规矩不能坏的，不然对你和二斗子不吉利。”

奥依古丽问道：“‘全人’是什么意思？”

“全人就是上有父母，下有儿女。”

蹇家大媳妇刚刚给奥依古丽解开一个小辫儿——奥依古丽头上的小辫是很多的。她又把手松开了，向后退了一步说：“哎呀，说起‘全人’来，我也不是‘全人’了，我爹去年刚刚殁了。”

说着蹇家大媳妇退到一边去了，身子靠在了戚二嫂家的红躺柜上。

现在只有蹇家三媳妇一个是上有父母，下有儿女的“全人”了，戚二嫂叹口气也把身子靠在炕沿上，说：“她三婶，我们可是都没资格上手了，你辛苦点就一个人干吧。”

蹇家三媳妇要一个人给奥依古丽梳头了。她扭脸朝窗户外看了看，这时天光已经大亮了，“嘣——啪！”院子外面传来了爆竹的爆炸声，蹇三媳妇自觉担子不轻，粗手大脚地紧忙动作起来。蹇家三媳妇牙齿间叼着一把牛角梳子给新人上头，她将奥依古丽的脑袋抱在自己的怀里，把她那细细绺绺的九根发辫一一解开；拿牛角梳子梳理了若干次，然后又将梳子叼在牙齿间，腾出两只手把新人那瀑布似的黑发盘绕起来在脑后打成一个结。散在外面的发丝全用浓浓的野杏子油抿住，发型做完，新人立刻显得更加美丽，光彩照人！

艺胜鼓匠房的排子曲演奏到了《劝君碑》的时候，迎亲的驼队就来到了新娘子的临时娘家。九峰白驼全都披红挂彩，停在戚二嫂家的院子外面。牵驼的正是七哥，如今的七哥已经长成身高树大、膀宽腰圆的大小伙子了。今日里因为做了迎亲驼队的牵驼人，特意换了一身青布的崭新衣裤，内里是一件雪白的市布衬衣，脚下蹬一双千层底的冲福呢布鞋，那鞋底的棱上刷着白色的浆膏，头脸刮得干干净净的，拖在脑后的大辫子在辫梢上特意打了一个红绒线的蝴蝶结。

头驼是一峰特别高大的公驼，它的背上很巧妙地架着一个驼轿，那驼轿用四根红色的白蜡木杆挑起了两个带篷的轿子：一边坐着新娘；另一边的轿子里坐着一个乖巧机灵的男孩儿，年龄大概在十一二岁之间。那男孩儿也是穿一身干净的衣服，辫梢上打着红色的蝴蝶结。

“哨——哨！”七哥嘴里喊着，抻抻手里的缰绳，那白色的头驼便规规矩矩地卧倒了。身着长袍马褂的二斗子头上戴着一顶藏青色的呢子礼帽，呢帽的圆顶上插着两根野鸡的彩色翎毛，大红彩绸斜着在他的胸前打了一个交叉，一朵脸盆大的红纸花戴在他的胸前。二斗子牵着一匹白色的走马——这是新郎的特定坐骑，等待着，脸上的笑容显得有点疲惫。

人们终于看到在蹇家媳妇的搀扶下，盖着红罩头的新娘子迈着款款的步子从戚二嫂的院子里走出来。这时候随在驼队后面的鼓匠班子奏出的乐声猛然昂扬起来，就像激越的河水澎湃喧哗。猛然爆炸的二踢脚震得妇女和娃娃们都捂住了耳朵。二踢脚在空中爆炸了，许多彩色的碎片飘落下来犹如天女散花一般，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硝烟味儿。鼓乐、爆竹和孩子们的欢叫声把婚礼的喜庆气氛推向了一个高潮。

七哥一声吆喝，白驼站起来了。迎亲的队伍在归化城艺胜鼓匠班的簇拥下，踏上了归途。其实要说归途，奥依古丽临时的娘家戚二嫂与婆家刁三万家的院子满打满算也超不过三十丈远。可是为了表示郑重，迎亲的队伍从戚二嫂家出发要向北拐，经过关帝庙前面的空地，一直向北绕过白驼寡妇家的院子后面，向西经过村西的草滩，再向南拐，然后在村子南面的柳树林的后面绕回来再向北折，回到刁三万家。

迎亲队伍所经过的路线，是刁三万事先特意请王锅头根据阴阳八卦掐算出来的，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依照卦面的昭示，一旦迎亲队伍走错了路线会给新婚夫妇带来意想不到的噩运。所以刁三万在这件事情上是非常认真的，他特意嘱咐了七哥好几遍，千万不能把路线走错。

照道理鼓匠班子为红事伴奏，只在花轿进门、新人拜天地的时候才奏乐。但是刁三万对瞎眼“吹塌天”说：“我多给你点钱，你要给我一进村子就吹就敲就打，还有迎新的时候到新娘家里还有返回的路上，只要是人多的地方都要热闹。”

“吹塌天”说：“当然是要给酬金的，不是白吹白打。”

“这你放心，”刁三万说，“酬金我一分钱不会少你，按原来说好的价我给你翻个跟斗。”

瞎眼“吹塌天”高兴得咧开了嘴：“主家你今日既然把话说到了这儿，那就净等着看好吧。”

果然瞎眼“吹塌天”没有食言，鼓匠班子从打一进村子就开始给闹热闹。先是在婆家闹了一场，之后在新娘子临时的娘家又闹了一场，接着在迎亲队伍返回的时候，一路之上音乐不断，热闹不断。瞎眼“吹塌天”累得是脸色煞白，浑身冒汗，排笙马的滚笙玩了不知道多少场，浑身上下沾满了尘土，直到后来晕过去了才作罢，人们都说这鼓匠班子真是卖劲儿！

这边，人们刚刚把累晕过去的瞎眼“吹塌天”救醒过来，院子里新人奥依古丽已经在伴娘的搀扶下，迈过了燃着熊熊炭火的火盆。迈过了火盆，奥依古丽就算是进了刁家的门，就成了二斗子的媳妇了。在民间这熊熊的火焰犹如法律一般不容置疑。今日这场婚礼的主持人是白守义。在白守义的指挥下，二斗子与奥依古丽拜了天地。

待到新郎牵着新娘的手走进洞房，驮头胡德全立刻跳上一条骨牌凳子，手臂一扬，高声宣布：“喜宴开始——”

戚二嫂影子似的飘到海九年身边，身体紧挨着海九年欣赏着婚礼热闹的场面。

“你多会儿也能像二斗子这样？”

“什么？”

“给自己办喜事呀。”

“哦，你是说这事啊——你等不及啦吗？”

“你混蛋。”戚二嫂拿手狠狠地在海九年的胳膊上掐了一下。

“哎哟!”海九年疼得低声叫起来。

“好好，是我等不及了。行了吧。”

“年根儿吧。”海九年认真地说。

“俺要照着奥依古丽的样子来一份，你得答应俺。”

“好！俺答应。”

戚二嫂伸手将海九年的一只大手紧紧地拽住了。

鼓匠班子的音乐又响了，整个村庄都随着煽情的音乐而激动起来。

“我的好日子快点来吧!”戚二嫂在心里对自己说着，觉得自己的脸涨得通红，怀里就像揣了一只兔子扑腾扑腾直跳。

七

这天下午，麻三婶到戚二嫂家里来了，两个女人盘腿坐在炕上拉家常。麻三婶纳着鞋底，细麻绳“噌、噌”地扯着。麻三婶就问话了：“俺听说海九年走了一趟北路，回来就放出话来，说是要入赘到你家了？”

“瞎说哩。”

“这咋能是瞎说哩，是我家二斗子打探回来的信儿。二斗子跟着海九年白天晚上滚在一起，海九年的什么事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说是你跟海九年说啦，让他把老家的媳妇和老娘都接到这边来，真有这事？”

“这话俺说了。”

“啊呀呀，俺还以为是二斗子自己编排出来的呢，弄了半天这话真是你说的哩。听说你还说啦，好男人女人们都喜见。”

“是哩，这话俺也说了。”

“你倒是大方哩。”麻三婶手里的麻绳停住了，“那一条炕上咋的睡两个女人哩？”

“这有甚稀奇？你没见过，归化城里那些老财哪个不是三妻四妾的？”

“这倒也是，那你还犹豫个甚，还不赶紧叫海九年搬过来。要么你卷着铺盖卷到他那里去睡。事情都到这地步了你还怕个甚？”

“怕当然不怕。俺是担心，也不知道俺俩命相合不合。”

“那你就让王锅头算算不就心里踏实了？”

戚二嫂想了想说：“三婶，你这话真有道理。俺自个儿心里也琢磨呢。”

“人不信命是不行的，”麻三婶又说，“运是由命来的，走帮夫运，先要嫁个命好的人，光自己命好还不行。戚二就是个例子，有运无命，好比树木没有根，到头来还是空的。”

“麻三婶，命也靠不住。”戚二嫂说，“我小时候，人家替我算命，都说命好，你看我现在，命好在哪里？”

“喔，当初算你的命，怎么说法？”

“我也不大懂，只说甲子日、甲子时，难得的富贵命。”

“那命是应验了，眼下你戚二嫂骆驼成群，不愁吃、不愁穿的，不是富贵是什么？”

“……半路里把男人也死了，还能算什么富贵？”

“前一个男人去了后一个男人来了，”麻三婶紧接着又说，“这个男人比那个男人更是能干。”

“谁知我命里有没有这福分呢？”

“所以呀，俺才劝你请王锅头给掐算掐算。大家都说王锅头算命灵极了，又不用你走路，人就在你院子里。”

虽说是王锅头就在自家院子里，请王锅头看相那天，戚二嫂还是把麻三婶唤了过来陪她。大概是因为要给东家女掌柜看相，王锅头很慎重，还专门换了一件藏青色的马褂穿在身上。看相的地点出于看相人的讲究定在了王锅头住的房间里。王锅头在戚二嫂未来之前便站在自

己屋门前候着了，马褂下面垂着四个大小荷包，鼻子上架了一副水晶石眼镜，头脸也都刮过了。看见麻三婶陪着戚二嫂走过来，王锅头摘下眼镜笑道：“内掌柜的，你的气色真好。”

“交好运了，怎么不好？”麻三婶指着戚二嫂说，“王锅头，你要好好地给戚二嫂看相啊。”

“是，是！内掌柜，还有麻三嫂你们两位请屋里坐。”

炕上放着一张红油漆的小炕桌，麻三婶抓着戚二嫂的两只胳膊让她坐在王锅头的对面，自己则坐在了王锅头的身后。

王锅头重新戴上水晶石眼镜，在那张红油漆小炕桌旁落座，挽起衣袖，提笔在手，问明戚二嫂的生辰八字，很快就在手牌上将她的“四柱”排了出来：“己巳、辛未、甲子、甲子。”然后批批点点，搁笔凝神细看。

这一看，足足看了一刻钟。戚二嫂被王锅头这样一通看得心里不免就毛躁起来，她忍不住侧着身子观察给她看相人的神情，但见王锅头水晶镜片后面的眼珠一个劲儿地眨动，于是心里不由得更是发毛。

“王锅头，”戚二嫂终于忍不住了，“是俺的命不好吗？”

王锅头摘下眼镜，看着戚二嫂说：“可惜了！”接着又侧侧身对麻三婶说：“真可惜。”

“怎么？”麻三婶问，“王锅头，有什么话你只管照直说就是了，你不是常说嘛：君子问祸不问福。戚二嫂是很开通的人，你用不着有甚忌讳。”

王锅头点了点头，将眼镜放在一边，拿笔指点着戚二嫂说：“内掌柜，你是木命，‘日元’应下一个‘正印’；时辰上又是甲子，‘木’比‘印’庇，光看日时两柱，就是个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上造’。”

戚二嫂当然不懂什么“上造”、“下造”，但她能听得出来王锅头是说她命好，就说：“王锅头，你说下去。”

“木命生在夏天，又是巳火之年，这株树本来很难活，好在有子水滋润，不但可活，而且是株大树。金木水火土，五行俱备；‘财’‘官’‘印’‘食’四字全，又是正官正印。这个八字，如果是男命，那就是状元宰相，寿高八十，儿孙满堂，荣华富贵享不尽。”

“可俺毕竟是个妇道人家。”

“王锅头，你就别绕弯子了。”麻三婶插嘴道，“戚二嫂今日要你看相，求的是婚姻命运，你就直截了当地告诉她，海九年这个人她嫁得还是嫁不得？”

“恭喜内掌柜，贺喜内掌柜，”王锅头把水晶石眼镜摘下来丢在炕桌上，双手在胸前抱成拳，笑道，“从命相上看，自然是嫁得了！”

戚二嫂低着头咬着嘴唇沉默了一会儿，站起身来走出了王锅头的屋子。麻三婶从后面追了上来，她看见戚二嫂正拿手掌抹着脸颊上的泪，眼睛里却洋溢着甜蜜的笑意。

麻三婶抓着戚二嫂的手，盯着她眼睛问道：“这一下你心里妥帖了吧？赶快把好消息告诉你那个海九年，让他再请王锅头给选个日子，你俩就扯旗放炮把事情办了算了。往后就再也用不着明铺暗盖躲躲闪闪了。”

“看俺不扯烂你的嘴！”

麻三婶叽叽嘎嘎笑着跑开了。

八

上午，二斗子和白守义把驼群赶出院子。桦木杆的栅门在驼群的碰撞下咣咣当当地响着，成百上千的骆驼的巨大的蹄掌踏起了尘烟，骆驼把黄色的粪便撒在村道上。麻雀像灰色的云片从树上、从人家的房顶上落下来。麻雀们叽叽喳喳地欢叫着，拿它们细小的爪子在冒热气的驼粪上乱刨着。

海九年出现在栅门外边，他身着一件藏青色的上衣，叼在嘴上的烟袋冒着烟。他的头脸刮得干干净净的，显得精神焕发。每天早晨他都要这样，目送自己的驼群出牧使他心里感到

十分熨帖。当他扭身返回院子里的时候，看见远远地在村道上有一顶绿呢轿子向这边移过来。海九年把跨进院落门的一条腿又抽了回来。他等待着，心里预感到村子里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村道的上空飘浮着雾霭，干扰着海九年的视线，使他总是看不清那顶轿子的面貌。越是看不明白越是想知道，他拿手揉揉眼，却是更加模糊了。

绿呢桥子越走越近，这是一顶四抬大轿，走在前面的四个轿夫一摇一摆地走着，海九年一眼就看出了他们是很内行的轿夫。在轿夫的旁边走着一个年轻人，那个人的两只胳膊向外奓撒着，像鸟儿半张着翅膀。远远地海九年就看到本村的驮头胡德全陪伴着客人。胡德全的身后有一大帮娃娃，窃窃地跟在轿子的两侧，一个个面露胆怯的神色。突然间海九年眼睛一亮，他认出了那顶轿子。

绿呢大轿颤颤悠悠地沿着村道移动，是那样地熟悉！绿呢大轿引动着他的心，一步步缓缓地移动，就像一百年以后发明的电影中的慢镜头。走啊走啊，绿呢大轿终于来到海九年的跟前，停下了。

轿子前面的两名轿夫跑到轿子两侧从两面将轿帘掀起来，轿子后面的两名轿夫将轿杆略略抬起。年轻人伸出手，搀扶着把一个老者从倾斜的轿子里迎下来。这长者中等身量，身着当朝四品文官官服，头戴顶戴花翎，目光深邃，面容清癯，颔下留一绺稀疏的胡子，那胡子依然是雪一样的白。海九年只是扫了一眼，在半道里他的目光与那人的既熟悉又威严的目光相遇了。顿时犹如雷鸣闪电在海九年心里炸响！他浑身打了一个激灵，认出了来人正是大盛魁大掌柜王廷相！

大掌柜的身旁站着他的贴身小伙计善元。

披在海九年肩膀上的衣服滑落下来，掉在了地上。他像做梦似的脱口说道：“大掌柜……”

“古海！”

海九年立刻把手中的烟袋丢出去，双膝一曲伏倒在地上。

“大掌柜！”

一双秃手扶住海九年的手臂，海九年感到自己的身体在剧烈地颤抖，他仰起脸来的时候已然是泪流满面！

大掌柜言语硬咽地说道：“古海，你让我找得好苦……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古海站了起来：“大掌柜如何能找到这里的？大掌柜来这里是……”

“老话说得好：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今天来是请你复号的。”

“复号？”海九年喃喃地说道，有恍若隔世的感觉。

“大盛魁冤枉了你啊！”

“大掌柜说我冤枉？！”

“是啊，大盛魁开销你是大盛魁的错！”

海九年楞怔着，好半天，眼泪才从他的眼里慢慢地又淌了下来。

大掌柜也流下了泪。

“怎么，古海，你不请我到你的屋子里去坐坐？”

“大掌柜，你不嫌弃寒舍矮小？”

“哪里话！”

“好！大掌柜，请到寒舍一坐。”

“走，到你的屋子里坐坐！咱俩好好聊聊。”

走下轿车的时候大掌柜身子趔趄了一下，几乎摔倒。眼疾手快的古海赶忙把大掌柜扶住。

“我自己不小心，把脚崴了。”没用古海询问，大掌柜自己说，“是在送郦先生归乡那次，一直没好利索呢……”

大掌柜在海九年的搀扶下一步步地走向海九年的院子，目光亲切地照拂着院子里的骆驼、藏獒和搭在院子角落的驼羔棚。

戚二嫂还呆呆地站在村道上。下午的阳光斜射下来，照亮了村道上空飞扬的尘土，戚二嫂莫名其妙地感到几分不祥的预兆。也说不清为了什么，戚二嫂就流下了眼泪。在戚二嫂的身前身后还有许多人，一张张脸上全都现出惊愕而又欣喜的表情。他们脚步匆匆地从戚二嫂身边过去了，都往海九年的院子那边去了。

女人的预感真的是太准确了，戚二嫂预感到了古海复归大盛魁的事。她悲哀地想到，古海回归大盛魁的那一天也是她与海九年关系终结的日子。因为她知道按照大盛魁的规矩，在号的人，不论掌柜、伙计，是一律不准在归化这边娶妻安家的！

这样一来戚二嫂和海九年的婚事便只能是一个美丽的泡影了。

大盛魁 2《大盛魁》小词典

（第二部）

【龙票】盖有皇帝印玺的营业票照。

【和硕】蒙语音译，即旗（相当于县）。

【爱玛克】蒙语音译，部落、盟、省。

【万金账】店铺的底账。

【接垫】对将要倒塌的店铺，垫进资本支持其继续经营。

【小号】由总号投资开设的子号。

【京羊庄】在北京设置的经营羊生意的商号。

【六陈行】加工和买卖粮食和食油的行业。

【递门包】给官府、衙门门房行贿。

【通关节】给官府、衙门各级官吏行贿。

【平余】平是一种衡器，平余一般是指多入少出的余数。这里所说的平余还包括银两折合中多余的数额。

【小班馆子】归化城高级饭馆，内设唱戏佣酒。

【大班馆子】归化城的中等馆子，档次次于小班馆子，但也有戏班子唱戏。

【高脚】指驮载货物的骆驼、马匹、驴骡。

【雨簸箕】用毛毡制作的雨衣。

【啖羊】给羊吃盐或碱。

【草马】指没有经过调教的马。

【亮马】马桥上的用语，指由卖主或骑手骑马展示给买主看。

大盛魁 3 第一章

一

晚冬。飘飘洒洒的雪花笼罩着世界。一眼望去，映入眼帘的全都是洁白硕大的雪花，能见度极低，几十步开外就什么也看不清楚了，整个世界都是灰蒙蒙的。眼前的雪片，飘飘洒洒，似乎永无止境的感觉。

后半晌的微光闪耀着，草原大道被大雪掩埋了。一阵急骤的马蹄声由远而近。暄软的积雪在马蹄践踏下发出“咣叽咣叽”的闷响，阴云紧压着大地，把整个草原拥抱在了它那灰蒙蒙的怀抱中。一只看不见的大手从空中将一批又一批的雪片抛撒下来，为马队披上了白色的衣衫。被风卷起来的雪片斜着抽打在赶路人的身上和他们座下的马身上，使前进的马队备感艰辛。马队的每一个人身后都跟着一匹空鞍子马，从归化城出来他们一路不停歇地奔跑，换马不换人，几昼夜的时间已经跑出了一千多里地。

骑马人斜着身子缩着脖子，躲避着一阵阵抽打过来的雪片。他们圆睁着的眼睛不停地眨动，把落在睫毛上的雪片抖掉。赶路的马队由六个人组成，他们全都是来自商城归化近郊贴蔑儿拜兴村的驼夫汉子，有驮头胡德全、领房人二斗子、“暴客”呼德尔楚鲁（汉名白守义）、“狼人”刁三万，还有王锅头。飘雪中可以看出所有的人都面色凝重。几个汉子紧紧地簇拥

着他们的领头人：他的脸部有一道斜的伤疤，他就是驼道上大名鼎鼎的古海！古海的两只藏獒紧紧跟随着马队，一黑一黄，皮毛在昏暗中闪现出一束束光亮。

小小的马队就像一阵旋风疾速从草原上掠过。雪雾紧裹着马队，马队把沉闷的马蹄声抛在了身后。

马队在爬上一道慢缓的山梁之后突然间停住了。

二斗子奋力地勒着马缰绳，他的坐骑差不多撞到了古海的马屁股上。领房人发火了："干什么？九哥！……突然勒住了马，这样骑马马会受不了的。"

古海没有答话。

紧跟在古海身边的胡德全用一种异样的声调说出了自己的发现："好像前边有什么东西……"

"狼人"刁三万在马镫上站起来，他把手搭在眉骨上瞭望了一会儿，报告道："好像是有一支驼队……"

古海扬起马鞭朝右手的方向指了指，抖了抖缰绳也没说话。他坐下的青骢马马蹄就像箭一样地朝着马鞭指示的方向，眨眼工夫就冲上了不远处的一座小山包。

不久一支稀稀拉拉的驼队出现了。准确地说还不是一支驼队，而是一支既有骆驼也有马匹还有马车组成的队伍，其中甚至还混杂着牛车、独轮车和挑着担子的人。混杂的队伍在草原上行进，松松散散地前后拉得很开，首尾不能相望。随着奇怪的队伍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楚，领房人却是越加看不懂了：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啊，哩哩啦啦的骆驼所载货垛大小不一，有红柳筐的木架的，也有布包的羊皮包的；队伍也没什么统一编制，十峰二十峰一串的、三五峰一链的。这支队伍里还夹杂着马车和不少骑马的人。不用仔细看二斗子就能判断出他们大部分不是驼夫。拉骆驼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受苦做活儿的人都应该是短衣短打扮，这里边却有好多身着长袍的人骑着马。没有歌声和笑语，队伍里的人一个个全都垂头丧气地沉默着。

六个人驱动着各自的坐骑，沿着山岗下的草原奔跑着。突然一黄一黑两只藏獒冲到了马队的前面，它们激动地咆哮起来。藏獒的咆哮引起了驼队中众多护卫狗的回应，群狗的叫嚣响成了一片！

古海马队的出现引起驼队的惊慌，喊叫声、骚乱声骤然间响起来。队伍里的人全都惊慌失措。

"小心！……"

"劫匪来了！"

"快抄家伙……"

一些年轻力壮的驼夫都扑向骆驼，从货垛子里面抽出刀和枪，准备与"土匪"搏斗。

在很短的时间内驼队已经围成一座"驼城"，数以千计的骆驼和马车组成一个方阵卧倒。人、车和货物被围在中间。

古海策马跑向"驼城"，问道："敢问你们是哪里来的驼队？"

没有人回答他的问话，人群吱哇乱叫，一片惊慌失措。古海觉得又是好笑又是悲哀，压着性子又问了一遍："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归化城的商队！"一个领头人警惕地朝前走了几步，他爬上了一辆骆驼车的车厢回答古海的问话，同时用狐疑的目光上下打量着对方。

另一位手里握着一杆破旧的伯勒根猎枪，身体颤抖着反问道："你是什么人？"

古海马队的人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古海举起手摆了一下，大家顿时都止住了笑。

紧张的空气松弛下来，一个中年商人从"城"内走到边上来，说："我们是逃难的。我们是从恰克图买卖城逃出来的。"

另一个说：“我们还以为是遇上土匪了呢。”

“买卖城发生了什么事？”

“发生了什么事？！”一个老年商人奇怪地反问道，“难道你没听说吗？俄国人的恰克图和咱们的买卖城全都闭市了。”

“中国人的商号全都撤庄了！”

“市面乱极了，恰克图和买卖城突然冒出许多土匪，到店铺里拿东西，抢东西，还打人。”

“提心吊胆啊，不少人在买卖城就被抢了，在路上刚刚又被土匪抢了一次！”

“那些土匪单抢中国人。”

“我们的于掌柜被土匪刺伤了。”一个瘦小的伙计哭着哀求古海，“快救救命吧！”

古海问：“是哪家字号的掌柜？怎么回事？”

小伙计拖着哭腔答道：“是大义成的于掌柜，被土匪拿刀砍伤了后背。”

“哦，是于掌柜，我知道的。”

古海下马走进方城，来到受伤人的骆驼车跟前。见受伤的人面色惨白，双眼紧闭。古海伸手撩起盖在于掌柜身上的肮脏毛毯，惊了一跳。只见于掌柜斜着身子躺着，左边的一条背膀从肩部到肘弯全都被黑色的凝血糊满了！黑色的凝血把衣袖和受伤的创口黏结在了一起，已经分辨不出谁是谁了。

“于掌柜！”古海伏倒身体喊着，伤者却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小伙计急了，哭出来：“于掌柜，你可不能死啊。”

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古海把手背放到于掌柜鼻子下，稍会儿把手抽了回来。

“怎么样？”吓傻了的小伙计哭着问古海。

古海无声地摇摇头。

“只怕是没救了……”

古海在伤者的车前默默站了一会儿。二斗子说：“九哥，咱们帮帮于掌柜吧。”

“怎么帮？”古海反问二斗子，也不等二斗子回话就扳鞍纫镫，翻上了马背，“你不知道我们身上有要紧事吗？上马！”

古海双脚使劲儿磕了一下马肚，坐下的青骢马就像箭一般地冲了出去。

二斗子、胡德全、刁三万他们全都无奈地跟在古海的身后打马跑起来了。

一口气跑出大约有三十里地，古海勒了勒马缰绳使马放缓了步子走起来。

“你得给弟兄们说说清楚！”二斗子沉着脸把自己的坐骑靠近古海说，“你还有人性没有？眼看着别人有难也不管。”

刁三万愤怒地喊道：“你见死不救！不仁不义！”

胡德全也说：“你原本不是这样的人啊？！”

只有王锅头说：“你们没听见吗？古掌柜说过了，咱们身上有紧要的事情。”

“什么要紧事，这出来都三四天了一个字没露。哼！该不是做暗房子生意吧？那可是会掉脑袋的！”

二斗子的话勾起了刁三万的不满：“能有什么要紧事，既然用弟兄们又信不过。真是没意思得很。”

古海叹口气，看看跟着自己身边的弟兄衣服全都湿淋淋的，样子很是疲惫，心里也过意不去。就说：“好吧，弟兄们。不是我信不过大伙儿，实在是这次大掌柜交给的任务甚为重要！是关乎大盛魁命运的大事，也是关乎归化商界命运的大事。”

“说得这么严重，你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

“好，既然是这样……我就告诉吧。你们听着，”古海看了一遍大伙，“我们此次是要到托博尔斯克去！”

“哇！托博尔斯克……那可是俄罗斯的地界！”

“说对了，是俄罗斯的地界。”

“怎么不早说？”刁三万喊起来，“早知道是到俄罗斯我得好好把老婆孩子安顿一下。我家的骆驼……”

胡德全说：“就知道老婆孩子，三句话就离不开你家的骆驼。还能成什么大事？”

刁三万不服气：“谁家没有老婆孩子，贴蔑儿拜兴谁家没有骆驼？”

“行了，别争了，”古海正色道，“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前面不远就是乌兰木图山口了，我就告诉大伙儿——这一次我们是去俄罗斯执行秘密任务。我们是到俄罗斯境内接应一批特别的货。”

“是什么特别货值得我们冒这么大风险，不管不顾的？”

“是压茶机！”

众人一听全都呜哩哇啦地喊叫起来。

“吵什么！”古海厉声道，“现在后悔也不迟。对了，我还得把话撂在明处——我们这差事非常危险。大伙想好了，不愿意去的早说话，现在返回去还来得及。”

众人全都哑然了，你看我我看你。

“那还说什么废话！”胡德全打断了古海的话，“你古掌柜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没得说，你说咋干就咋干。”

马队继续北上。小小的马队像箭一样穿过雪雾，马蹄敲打着草原的胸膛渐渐远去，马队像一阵旋风刮过了洼地，奔上了一个陡峭的山梁。骑手们无声地督促马匹簇拥而去，一黄一黑两只臧獒紧紧跟在他们的后面。眨眼的工夫，古海马队就消失在雪雾的后面。

又跑了整整一天，古海他们的马队与另一支马队相遇了，是大盛魁乌里雅苏台分庄派出接应的人到了。

乌里雅苏台分庄派来接应的也是一支精悍的马队，总共只有四个人，看不出身份，单从衣着看很像是当地的牧民，其中有一个是俄罗斯人。可是一张嘴说话，古海就知道他们全都是商人。双方见面气氛很严肃，接应的人一个个全都沉默寡言，为首的掌柜简单地和古海打着招呼：“你就是古海掌柜吗？……请跟我来一下。”

他把古海拉到离开大家远一点的地方去说话。

其余的人一言不发，从马背上卸东西，东西很简单，全都是服装和食物。

俩人说了一会儿话，就回到大伙身边。

“把衣服全都换了！”古海果断地说着，然后自己率先动手把身上的衣服脱掉。

大家就迅速地把衣服换了，窝在临时搭起的小帐篷内吃了点东西。稍做休息之后，古海一行人要接着朝前走了。这一次他们身上穿的衣服全都是俄罗斯布里亚特牧民的服装，一个个头戴尖顶的高帽子，身穿布里亚特长袍、脚蹬翘头的祥云马靴。猛然看上去他们完全是一支俄罗斯的马队。

接应的队伍里那个俄罗斯人留下了，给他们做向导。分别的时候，为首的掌柜简单对古海交代说：“他叫彼尔，你们进人俄境以后一切都要听彼尔的！”

其余的人都返回去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就见一座黑黢黢的山峰挡在他们的前面。彼尔示意大家停下，彼尔会讲一口流利的蒙古语，与古海交流没有一点障碍。

“你们在这里等着，千万不要动，我到前面交涉。”彼尔简单安顿一下独自去了。

几个人把马都聚拢在一起，一个个双手紧拽着马缰绳谁也不敢出声。

寂静中突然响起了马嘶声，是胡德全的云青马叫起来了。胡德全伸手在马耳朵上扇了一下，骂道：“你这个妨祖货，悄悄的！叫人听见会把老子的命要了。”

二斗子压低声音问道：“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谁知道呢，”呼德尔楚鲁说，“黑乎乎的几十步之外连人影也看不见了。”

胡德全说：“我怕是连方向也说不准呢。”

“告诉你们，看着前面黑乎乎的影子了吗？”二斗子指着说，“……我们是到了乌兰木图山口了！”

“真的吗？”胡德全问，“归化到乌兰木图山口有三千多里地呢。”

“你以为呢，九哥带着我们没日没夜地疯跑，我的马都快要跑死了。”

事情让二斗子说对了，这里正是中俄边界。大清国和俄罗斯两个国家的边防部队就是靠着萨彦岭这样一个天然屏障来帮助他们守卫共同的边界。而事实上边界是个极为模糊的概念，每当春季，执行任务的边防部队就会牵着马在密不透风的萨彦岭森林间蹚出一条道路来，他们把整棵的白桦树砍下来，驱赶着马拖着白桦树穿过密林。像一杆巨大的扫帚似的白桦树在密林中拖出了一个通道，这就是国界线。

但是不管森林多么的茂密，多么无路可走，林中有多少猛兽出没，那些散布在界山两边的农民、牧民、猎民还是能够轻而易举地穿越边界做些交易。密林间有许多只有他们才能够知晓和使用的小道，成为他们自由的通道。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表现得异常活跃。当这秘密被商人们知道以后，许多商人都想方设法进入到萨彦岭密林深处，加入到边民做生意的队伍里来，使这种地下贸易的数量达到了非常庞大的程度。官方把这种来自于民间的自发的贸易往来称做是“走私”，而这种走私行为在一个时期内在中俄贸易总量中占了将近一半的比重。这就是两百年间发生在萨彦岭密林深处的传奇故事。

现在古海带领的小小马队就正在穿越萨彦岭密林中的一条神秘的通道。天亮以后，这支神秘的马队已经踏上了俄罗斯的土地。

彼尔带领他们沿着大道又跑了不到一天的时间，来到一个村落。这是一个偏僻的村子，村子里人口很少，只有十来户人家。居民住的全都是用圆木劈开的棱木建成的房子，他们走进了一座大院，彼尔说：“我们到地方了，你们可以休息了。”

主人把大家让进了房间。主人是一个大胡子的红脸膛汉子，宽阔的肩膀，穿一件高加索式的长衬衫，衬衫的下摆一直拖到了膝盖的地方。房子里很是洁净，餐桌和床以及凳子全是用未经加工过的圆木做成的。大家围着桌子吃东西抽烟喝茶，然后躺在木床上睡觉。这个过程中大家几乎没有说几句话。

主人带着彼尔和古海来到房子后面的院子，那里停着六辆四轮马车。马车上装的东西堆得很高，上面用苫布苫着。古海伸手摸了摸它，证实了自己的猜测，那车上装的果然是铁质的机器。

还是在前年，为了搞到这批压茶机，大盛魁商号付出了高出原值两倍的代价，几经周折，托俄罗斯合伙人将压茶机运到了比斯克。比斯克是与中国城市科布多最接近的俄罗斯边境城市。但是就在压茶机即将过境的时候，消息泄露了出去，还没有到边境呢，俄国边防部队就在半道上把压茶机扣住了。原因很简单，压茶机属于禁运物资！压茶机在俄罗斯军方手里放置了大半年。是彼尔通过军队的朋友疏通了关系，把压茶机从军队的手里弄出来了。但是压茶机不能够再从比斯克附近穿越国境线。比斯克军方要求他们离开自己管辖的区域。

在大院的屋里整整休息了三天三夜，一个俄罗斯妇女给他们做饭。除了做饭的俄罗斯妇女之外，三天里他们没有看到第二个人。吃饭睡觉，再吃饭再睡觉。到了第三天傍晚，彼尔回来了——他的身后跟着一个年轻的俄罗斯军官。彼尔把古海叫到内室。

年轻的军官很有礼貌地与古海握握手，用俄语问候道：“你好，朋友。”

“这位军官是我的挚友，”彼尔介绍说，“以后由他来负责你们的安全。”

后来古海想起来，无论谁都没有提到那位俄罗斯军官的名字，甚至事后古海也没有问起过。

俄罗斯军官用俄语简短地与古海交谈了几句。

在院子里，彼尔指着那几辆马车说：“这六辆马车所载的是六台蒸汽压力机的全部部件，

它可以组装成压茶机。现在我把它们交到你的手里，过一会儿你把这些机器清点一下。我必须告诉你，这些机械玩意儿与汉堡白银一样，目前是我国政府禁止出口的东西。”

“我们只能保证把你们护送过乌兰木图山口北口。到山口南边以后情形会怎样就只有上帝知道了。”军官又补充说，“就全靠你们自己了。”

古海很自信地说道：“山口那边属于大清国，到了我们自己国家的地盘自然就会有人接应我们了。你放心！”

古海跟着彼尔，把几驾马车上载着的货物检验了一遍。天黑以前他们出发了。说起机械的事来古海当然不懂，他相信彼尔办事是牢靠的。

让古海感动的是，彼尔把他们交接给那位俄罗斯军官后，并没有马上离去，而是放下自己的商务又陪他们往前走了一段。大道上的雪都被马蹄和车轮碾碎了，变成了黑色的泥巴。载着重物的四轮马车一次次地陷入烂泥坑里去。他们甚至都不能够点起一只火把，为了不暴露目标，他们摸着黑把自己的骑马套到车上去，用五六匹马的集体力量把马车从泥泞中拖拽出来。

所有的人都在马车的后面推车，彼尔几次跌倒在泥泞中，身上的衣服被雪雨浸透了又被泥玷污得一塌糊涂。帽子也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胡德全、二斗子、呼德尔楚鲁、刁三万和王锅头五个人浑身上下都被泥水裹满了，脸上沾满了泥巴，谁都认不出是谁来了。这些马一个个都很消瘦，肚子瘪瘪的，皮毛上沾满了泥巴。在泥泞中不歇气地跋涉了几百俄里的路程，这些马和人一样都已经精疲力竭了。拉车的马更是疲惫不堪。彼尔建议用那些备用的马把这些拉车的马换一换，但是古海告诉他：“那些备用马全都是供人骑乘的马，它们根本不会拉车。”

……

他们带着压茶机昼伏夜行，来到接近乌兰木图山口国境线的一个小村庄。

在他们等着再次出发时，彼尔打探消息回来对古海说：“情况很不好！你们必须在这里等待二十天……”

“难道我们是蜗牛吗？”二斗子愤怒地反问，“这里距离山口只有不到二十俄里的路程，要走那么长时间吗？”

古海没有听懂彼尔的意思，他说：“我的弟兄我自己知道，他们都是常年在驼道上跌打滚爬的驼夫汉子。饥饿和劳累都打不倒他们，现在要紧的是把这些机器运回到我们国内。只有机器进入到我们大清国的土地上，我才能够放心。到那时再休息不迟。”

“不是，是另外的原因，一个不好的消息，”彼尔解释道，“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来决定换防的部队因为特别的缘故推迟到达。而我们原计划是趁部队换防的空子偷越国境。我们只能趁这个空子，别无选择！”

结果大好的时光就在那座不知名的小村庄空耗了，不仅是时间的消耗，更重要的是心理承受着煎熬。时间变得更加漫长，让人难以忍耐。

二

夜。银色的月光笼罩着大盛魁归化总号的院子，院里一片寂静。随着大门一阵吱扭扭的响动，一辆马拉轿子开进了院子。轿车停下，下来的是大掌柜王廷相。大掌柜一面以肉捶堵着嘴巴打哈欠，一面穿过月门走进了内院。大掌柜经过小账房门前的时候停住了脚步，他被一阵算盘的清脆响声吸引住了。小账房还亮着灯，一个人的身影清楚地映在窗户上。大掌柜兴冲冲地走过去叫道：“郦先生，天这么晚了你还在做事，该歇息了！……”

大掌柜推开小账房的门，一只脚跨进了门槛一只脚还留在门外，坐在椅子上的人不是郦先生而是年轻的大先生王福林。这时候大掌柜才想起来郦先生离开归化城已经有三个多月了。他的这位老搭档已经正式告老还乡，不会再帮他排忧解难出谋划策了。

见大掌柜推门进来，王福林急忙站起身给大掌柜让座：“大掌柜，这么晚了您还没睡呢，

找我有事吗？”

“没事，你忙吧，你忙吧。”大掌柜说，“你看我也是糊涂了，咋就还让你做事呢？这都半夜了，你快去歇息吧！”

王福林笑着说：“没事，没事。我把这点账对完了就去睡……”

大掌柜自嘲地摇摇头叹了口气，把跨进屋的一条腿又抽了回来。大掌柜回到了自己的屋子，他知道自己又在想念老搭档郦先生了。郦先生是与大掌柜在一起共事十几年的人，更难得的是两人情投意合。郦先生突然离开就像是砍了他的一个膀子似的，大盛魁城柜的许多东西都能够勾起大掌柜对郦先生的回忆。不但是在夜里，就是在白天也常常有这种情况。大掌柜每次路过小账房的时候总会停下脚步，隔着窗子朝里边看看，侧耳听听从屋子里传出来的算盘珠子的清脆声音。

这种情谊是局外人不能够理解的，别看大盛魁铺伙近万人，归化城柜每天出出进进的伙计几百口子，大大小小的掌柜几十号，但是实际上字号的许多事情，尤其是重大的决策都是由大掌柜和掌管小账房的郦先生两个人研究后拍板的。更有字号的许多经营和人事上的秘密也只有他俩人知道。比如说，那本锁在小账房墙洞里的万金账，在王福林接替郦先生之前除了大掌柜和郦先生没有第三个人看到过。这样一对多年的搭档突然间分开，要想让大掌柜不想起他，反倒是奇怪的事了。自从郦先生离去，大掌柜不知道有多少次都在睡梦中与郦先生相聚。好几次夜里，睡在外屋的小赵伙计都被大掌柜的说话声吵醒了，他在炕上坐起来略略定了定神，就猜到是大掌柜又在做梦了。小赵披件衣服来到大掌柜炕前，他把大掌柜推醒了。蜡烛的亮光晃动着，照耀着大掌柜迷茫的双眼。

“小赵，我刚才说什么了吗？”大掌柜在被窝里坐起来了。

“大掌柜，”小赵笑着说，“您又喊郦先生的名字了。”

“哦。”大掌柜自嘲地笑笑，摇了摇头。

看着大掌柜重新躺下，小赵才把蜡烛熄了悄悄离开了。

一个念头在小赵的心里升起来，他害怕地想道：“大掌柜如今这样的健忘，该不是真的老了吧？”

事实上，大掌柜近来身体确实大不如前，可以看出记忆力明显衰退。聂先生也曾多次委婉地警告过他，要他少做事多休息。大掌柜自己似乎也有所觉悟，心里也已经生出了退休之意。闲暇的时候越来越喜欢和他身边的人谈论他少年时代的事，谈论他的家乡，谈论他的父母妻子家人。

这样的话听多了，关于大掌柜的事情小赵就知道了许多。

大盛魁字号内部和通司商会的事马乱营糟的，烦心事一件接一件，就像是雨季里的野草疯长着，任你怎么割也割不完。大掌柜这个“芟手”有点犯愁了。最近他刚刚处理了通司商会整顿会务的事——不少倒闭的商号和已经关了门只是没有宣布倒闭的商号，很多都没有按照规矩到商会来注销自己的号名。商会自己收不上会费不说，还要为这些商号向各个衙门缴纳名目繁多的税费。为此通司商会与好几个衙门发生冲突，而那些倒闭的商号有的竟然连人也找不到了。

大掌柜除了记忆力差了，似乎性格也发生了变化。夜里总是觉得被子不够暖和，莫名其妙地就常常说冷。深夜里他一次又一次地让小赵为他掖被子。本来被子已经盖得很好了，可他还是觉得冷。后来大掌柜自己明白了，这寒意不只是在身上，要紧的是从心里往外渗。

归化商界形势骤转，不利的因素越来越多，社会秩序也是越来越乱。而郦先生恰在这个时刻告老还乡了，使他觉得身边缺了一个知心的人，失去了依靠。很奇怪大掌柜统领着大盛魁数千人马、几十个庄口，在商海中叱咤风云几十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势单力薄。这个一向非常有主见的商界巨子，常常感到一种危险在向他压过来。

除了想念郦先生，这种时候大掌柜还常常想起另一个人，便是古海。大掌柜相信在这个

世界上再不会有第二个人能够像他一样了解古海，这是一个商业奇才！一种直觉告诉他，在未来的日子里古海将是大盛魁的栋梁。他强烈地盼望着古海能够带着压茶机早日归来，同时古海本人也能够尽早地浮出水面尽早回归大盛魁。为此，大掌柜常常夜不成寐。

三

单从表面上看，归化城依旧是一幅繁荣热闹的景象，街面上走动的人非常多。如果站在北门城头上望去，整个大北街、大南街，北门外沿着扎达海河两岸的道路，到处都是涌动的人群，街市一片喧嚣。

本来左宗棠收复伊犁，新疆建省，大清国整体局势日渐趋于平静，整个北方局势安定，再加上恰克图、买卖城口岸贸易量猛增，归化通司商号随之发展得很快，在商会注册的商家已由二十八家发展到了三十四家，又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到六十八家了。红红火火的对外贸易使归化城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每当驼队归来，从俄罗斯、新疆运回的皮张、药材、布匹数量庞大，由喀尔喀运回的活马活羊数以十万计。饭店业在市场的刺激下也迅速发展，从高档的“戏馆”到中等的“葫芦馆”以及下等的数量庞大的“饸饹馆”，还有经营烧卖的茶馆，从早至晚顾客盈门，络绎不绝。

但是归化商界的人都知道：整个蒙古草原和中国北方的商业环境悄然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是变得越来越好，而是变得越来越糟糕了！《中俄天津条约》签订以后，情势更是急转直下！由于俄国商民享有更加多特权，俄国人纷纷移居蒙古各地。短短几年间，在色楞格河、鄂嫩河、鄂尔浑河和特斯河流域，俄国移民聚居的村落已然是星罗棋布。在很短的时间内居住在那里的俄国人，总数超过了十万人。仅库伦一隅，登记在册的俄国商人就有三千六百二十一人。再加上每年定期往来的商队、探险者和游历者，总数当在五六万人左右。

在沙俄政府的压迫下，清朝政府在新疆、蒙古的边境上增设三十五处过界卡伦，所有这些卡伦都准许俄国商人自由出入。而实际上许多俄国商人根本就不照卡伦行走，简直可以说他们就是肆意妄为，经常随便从任何自己认为方便的地方越过边界，进入大清国境内做生意。

在乌里雅苏台市场上，俄国棉织品在市场总份额中占了四分之三。不仅是在乌里雅苏台，包括整个喀尔喀和新疆大部地区在内，俄国商人设立的洋行差不多控制了大清国西北和整个蒙古地区的贸易，甚至发生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中国商人在新疆的塔尔台设立的伊塔茶叶公司，由于部分俄商的阻挠竟然不能够开张！

在俄罗斯政府的压迫下，大清朝廷对俄商的减税区域还在进一步扩大，原先仅限于由恰克图、尼布楚二地输入归化城、张家口、天津等地，俄国货物也都得到减税三分之一的优惠。清朝政府还许诺，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地区，“俟商务兴旺，始由两国陆续商议添设”。

这不平等的中俄条约导致恰克图和买卖城逾千家华商的店铺大部分宣布倒闭，剩余者不足五十家，这些留守的店铺大部分也都是处在观望之中，留一两个人看守，并无营业可做。由于恰克图和买卖城商贸的萎缩，也导致了归化商业形势立显颓势。归化的商人们只是怀着一线希望，等候着恰克图和买卖城商埠能够恢复的那一天……

数以百计的中小商号在恰克图撤庄以后，大部分掌柜和伙计们都回到了归化城。没有营业空守一方，许多商号的掌柜本人都到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地步，数以千计的从业人员生活景况更是艰难。这些从业人员中大多是归化当地人，商号倒闭的那些商人家属子女也失去了生活的来源，一时间啼饥号寒，其景极惨。实际上，在归化失业的队伍并不限于通司商号的从业人员，与恰克图商贸相关的归化其他行业也受到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餐饮业、零售业以及各个牲畜市场都呈现出萎靡状态。

而与这些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国洋商开设洋行的数量在归化城陡然猛增。几年前当古海还是贴蔑儿拜兴一个普通驼户掌柜的时候，在归化城的街面上只有五六家外国人开设的店铺，有俄国西伯利亚茶叶公司、瑞士人开的钟表店、英国人开设的皮毛店……总共不超过六家，差不多全都开设在大北街上。现如今，洋商洋行呼啦啦拥进了归化城，他们的店铺

就像雨后蘑菇似的一圈一圈地冒了出来。许多刚刚倒闭的中国人的店铺，几乎都没有闲置几天就都重新开业了，只不过店主由中国人的掌柜换成了洋人的经理。洋人的店铺洋行在归化城的大北街大南街好几个地段都连成了片。

不久前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情，一个由一百三十六名外国传教士组成的庞大传教团进入了归化城。这个传道团内有比利时人、意大利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当然也有俄罗斯人，黄发碧眼者有之，高鼻长髯者有之，年长者有之，年少者亦有之，还有两个留着长发的妇女，据说是荷兰人。他们是罗马教皇指示成立的一个宣教团，根据教皇的指示，这个宣教团活动的范围以归化城为中心，包括西起三盛公（今磴口市）、东至张家口，北到库伦（今乌兰巴托）这样一个广大的范围。传教团进入归化后一头扎在了天主教圣母圣心教堂，从到达归化的第二天起就开始在市面上活动，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深入到归化城各个街道，在市场上、居民的聚居区与商人市民广泛接触。传教士所到之处都会引来围观尾追的人群，使得城内城外的交通时常阻断。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消息传开四乡八里甚至更远地方的农民牧民闻风而动，从四面八方朝归化城拥来。

这种预料不到的情况首先引起了土默特衙署的不安。结果没出三天便闹出了事端。归化城巡警纷纷向土默特衙署报告：一些泼皮、流氓趁机作乱，入室盗窃、拦路抢劫、污辱妇女的事件时有发生。甚至有的盗贼把传教士的帽子、怀表和手中的《圣经》盗走了。总之市面上十分混乱。道台衙署和土默特衙署不断地接到报案，弄得两府公人手忙脚乱。

更为严重的是传教团到处乱窜引起了宗教冲突，一个修女竟然跑到了席力图召门前与一个光头的小喇嘛纠缠不休，宣讲她的上帝。结果引得席力图召的活佛勃然大怒。活佛亲自到土默特衙署和归化道台衙署，警告说："佛门清净被严重扰乱，如果官府对这些外国人不加限制，召庙将要组织喇嘛自行驱逐！"

新到任的道台林文钦接到禀报慌作一团，他最清楚作为地方长官他对归化地面的安全和秩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只要是归化地方出了事端，不管是什么原因，朝廷只拿他是问，轻则责打重则罢官。林文钦不知如何妥善处理，于是赶忙打发文案项怀义前往大盛魁，把王大掌柜请到了道台衙署。听林道台把传教团进入归化以后引起的混乱、百姓的纷纷告状、席力图召的活佛发出警告一事说了一遍，大掌柜苦笑道："这些事林大人就是不讲我也是知晓的。"

"知晓就好，"林道台说，"归化城出现的混乱既然王大掌柜全都知晓，那就不用我饶舌，请王大掌柜为卑职出一二主意才好。"

"这主意是不好乱出的，"王大掌柜说，"传教乃属大清政府向洋人允诺的事情，任何地方官府都不得阻挠。"

"外国人传教不得阻挠这我当然是知道的，我不但知道，对洋人的传教我历来是支持的，就说比利时人方济众（中文名字），初来归化要买地构建教堂的时候我就帮了他的忙。"林道台说，"可是如今归化市面乱作了一团，绥远将军童玉已经差人警告我了，说是归化再乱下去他要直接向朝廷奏我一本，说我管制地方无力。这样卑职的官帽就戴不住了。"

"这样，"大掌柜说，"方才大人不是提到方济众牧师了吗？想当初你帮过他的忙，现在你还去找他。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洋人的事得洋人来办。"

"可是方济众现在离开归化去了西磴口，远水不解近渴呀！"

"其实在天主教堂除了方济众你还认识不少人，以你林大人的面子发一句话过去，洋人是会收敛的。"

"大掌柜的意思是把教堂的人请过来？"

"不可，"大掌柜说，"洋人正气盛着呢，林大人与洋人打交道要小心行事才是。"

"我也是因为怕引出事端才请你王大掌柜来拿主意的，说到底在归化地面上不论是召庙、清真大寺还是天主教堂，你王大掌柜说句话哪方面都不敢不卖个面子给你。"

“林大人说话走板了，我哪里来那样大的神通？”

“王大掌柜，事到如今就不要再推辞了，就屈尊与我一同去圣母圣心教堂走一遭吧。”

大掌柜陪同林道台乘轿车前往圣母圣心教堂。与主持教务的牧师谈了一个上午。碍于方济众的面子，牧师也没有推托。归化市面的混乱无论对商业还是对宗教传播都不利，应该加以整肃才是。牧师答应管束和劝导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徒。

事情立竿见影。一个星期之后归化市面重新归复平静。在官府和牧师的密切配合下，终于促使传教团在一个月之后离开了归化城。

但是平静只是表面的，不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他们的传教活动仍然是非常活跃的。对传教团最担心的不是道台衙门和土默特衙署，而是各个召庙的住持和清真大寺的阿訇。西方传教团在归化掀起的传教高潮严重地影响了本地宗教的地位，平衡被打破，旧有的秩序遭到挑战和破坏。市民的思想出现波动，到处都可以听到人们就信仰问题而展开的争论。圣诞节，归化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教徒全都搞了盛大的庆典活动，他们在教堂唱诗、猜谜之后就跑到大街上来了。身穿红衣服留着白胡子的圣诞老人手里提着一个竹子编成的花篮，向所遇之人发放圣诞礼物。许多不懂事的孩子跟在圣诞老人身后喊着叫着，抢夺糖果饼干花生。看热闹的人群把大北街、大南街全都堵塞了。

圣诞老人和他的簇拥者们沿着大召和席力图召中间的道路穿行过去，他们的喊叫声和喧嚣声再次打破了召庙的安宁。不少光头的喇嘛都跑到召门外来看热闹。天主教和基督教的这种强势表现，引起召庙强烈的不满。

四

归化城万驼社社长宇文领房到贴蔑儿拜兴来了，他的身后跟着一个身材高挑的洋人。这位洋人高个头蓝眼睛，眼窝很深，鼻子下面留着两撇浓密的猫胡子，颜色有点发黄，身穿一身西服套装，打着领结，头上戴一顶绛紫色礼帽，金黄色的头发从礼帽的帽檐下露出来，连眉毛都是金黄色的。他便是俄罗斯商人伊万·伊万列维奇。

伊万到贴蔑儿拜兴村来找胡德全。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寻找毛尔古沁的秘密！他已经知道关于海九年的不少故事，拐弯抹角地打听海九年的背景。问了许多关于海九年的事情。但是不管伊万如何聪明他也想不到，贴蔑儿拜兴这个驼户掌柜海九年，其实他的本名叫古海，原本就是大盛魁的人。更不知道此时古海正为大盛魁的压茶机冒险偷渡俄罗斯境地。

宇文社长带着伊万在村子里转了一大圈，也没有找到要见的人。最后走进了驼户蹇二的院子里。

蹇二很热情地把客人让进了屋子。

宇文社长一见到蹇二就说：“好些日子你也不到社里去一趟，走外路回来就守着老婆娃娃热炕头舍不得动弹了。”言语间颇有些埋怨。

蹇二给宇文社长作着解释，把自己的家务事端了出来，说是自己家的三峰母骆驼同时产崽，忙得他连睡觉的工夫都没有，哪里有时间去城里。

宇文社长也没做深究，继而把身旁的伊万介绍给蹇二。

宇文社长说：“我给你带来一位洋人朋友，是俄国人……”

“不用你介绍，这位洋掌柜俺认识！”没等宇文社长把话说完，蹇二就很热情地抱拳向洋人晃了晃，说，“大名鼎鼎的伊万经理，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伊万很高兴地咧开嘴笑了。

寒暄一番，宇文社长问：“你们村是怎么回事？”

“怎么？”

“该出面的人怎么一个见不着？”

“咋？我就不该出面了？”蹇二不高兴了，问，“你们到底是想找谁？”

“海掌柜。”

“嘿！你们是找海掌柜啊！算是找对人了，不过他现在连我们都难得看见！”

“为什么？”

“谁知道呢，反正是见不着人影。”

蹇二老婆插嘴道：“大概有半个月了吧，海掌柜都不在村子里。听说是出远门了。”

“他是一个驼户掌柜，他的骆驼跑不了吧？”

“骆驼都交给别人看管呢！”

“啊，海掌柜如今成人物了，还挺神秘的。”

“是哩！如今的海掌柜早成大人物了，”蹇二说，“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吗？”

宇文社长犹豫着说：“什么事吗……”

“也没什么大事，”伊万接过了话头，“就是想和他交个朋友，同时还有点业务。”

“什么业务？”蹇二问，“能给我揽吗？”

“你……当然不行！”伊万果断地拒绝了蹇二。

走出了蹇二的院门，伊万又返了回去。他对情绪失落的蹇二说：“倒是有另外一桩业务。你愿意做吗？”

“是什么业务？”

“是领房子的业务。”

“领房子的业务是二斗子的业务，我做不了。可惜二斗子他也和海九年一样不在村子里。”

“你也行。”宇文社长笑笑说，“伊万经理说的业务其实就是向导，你也能办。”

“什么事尽管说就是了！”

蹇二邀请两位客人重新回到自己家，烟茶招待。一边喝茶一边说话，伊万也没用翻译，自个用结结巴巴的汉语总算把要说的意思表达清楚了。他是想雇请一位有经验的老驼夫，为俄罗斯的一支文物考古队做向导。

“这好办，”蹇二听明白了伊万的来意立刻表态说，“对俺们贴蔑儿拜兴来说，再没有比这种事简单的了。俺们村有养驼户三十多家，拉骆驼的、领房子的就有几百号人，随便拉出一个人都能给你带路。”

蹇二认真听伊万把他的意思表达清楚了，笑了，说：“行了，伊万经理的意思我明白了。事情说起来也不复杂，不就是要找一个走过驼道的人给带带路。这支驼队是要从恰克图到黑城去，驼队上的人都是些肚子里有墨水的人。”说完了蹇二又问宇文社长，“你说说，伊万经理的意思我领会得对不对？”

“对。一点不错，伊万经理就这个意思。”

“不过我不明白黑城那边有什么买卖好做？”蹇二问道，“那地方我去过，废城一座！周围一片荒芜，几百里连个人也看不见。在那里能做什么买卖？”

“不是买卖。”

“是什么？”

“是考察。”

“考察是什么意思？”

“是考古。”

“考古是什么？”

“这是有关文化方面的事情……”

“文化是什么？”

“嘿。跟你说不清事情，”宇文社长说，“至于驼队去黑城干什么你就别管了。现在需要你带路。”

“那好，我们说工钱吧。”

这次没等伊万经理张口，宇文社长就说了：“人家伊万经理说了，因为事情重要，请的

人一定要保证不得迷失方向按时到达。工钱好说，按一般驼夫两倍的身价付钱，要银卢布还是大清白银随便你挑。”

“好，一言为定。”蹇二自己把这个差事揽下了。

第二天，蹇二早早地就骑着马进了归化城，先到万驼社与宇文社长会合，然后宇文社长带他到大南街俄国人的洋行去见伊万。伊万的洋行名叫托博尔斯克茶叶公司，就坐落在归化城内大南街路西，是一座三开间的二层小楼，前面门脸儿后面带一个小院。洋行的左边是一家河南人开的“玉方”照相馆，右边是一家瑞士人开的钟表店，招牌上写着“瑞士钟表行”。再往右是上三元茶馆和双生祥绸布店。

也许是由于心境的不同吧，这一趟街本来对蹇二来说是很熟悉的，如今却给了他许多陌生感。他看见不少店铺的招牌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洋文，有英文，有俄文，也有德文和日文。远远看上去，整个一条大北街，这繁华的商业闹市区，各类洋行所占的比例已经是相当不少了。

伊万的托博尔斯克茶叶公司是俄国商人中进入归化最早的一家公司，在归化开展业务已经超过八年了。稳扎稳打的风格使伊万在归化的业务开展得非常顺利，雇用和培养了一批当地的雇员，其中主要是晋商圈内的人士，像邝振海和商掌柜，同时也包括不少当地蒙古族人士。可以说托博尔斯克茶叶公司已经把自己的根牢牢地扎在了阴山脚下这座著名的商城。公司办公室就设在归化城内大南街的街面上。

伊万做事有个特点，这也是他的一个成功经验，凡是他在中国境内开设的公司和店铺一律都聘请中国人来做经理人。托博尔斯克茶叶公司门脸三间，重新装修过了。前脸儿全都用染色的木板装饰起来，挑檐上立起了一块高一米长九米的牌子，匾额上用汉文和俄文同时书写着店名，这块招牌的正中间上方的位置上是铜制的双头鹰雕像。店铺的后面连着一处小院，院内三间正房、两间西房、三间南房，都还是中式的结构和装饰。三间正房，左右两个开间，一间是伊万的卧室，另一间是他的办公室。中间的堂屋是伊万的会客室，当面一张乌木八仙桌，左右各置一张同样质地的太师椅。旁边还放着几把凳子，凳子也是乌木的，与桌椅一样上面都雕刻着花纹。

伊万把宇文社长和蹇二让进了堂屋，待客人落座之后，伊万开始和蹇二谈话了。他详细地询问了蹇二的经历，又和他谈了一些有关从恰克图往黑城一线的地理和交通情况。蹇二的回答使伊万感到满意。末了，伊万说：“好吧，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我们聘用你做向导。酬金是二百五十个金卢布。”

一听说有金卢布，蹇二咧开大嘴巴笑了。他知道金卢布在俄罗斯是最坚挺的货币，就是放上一百年也不会疲软。蹇二拿胳膊肘捅捅宇文社长，低声说：“你告诉伊万经理，俄国人有俄国人的规矩，俺们中国人办事也要讲中国人的规矩，他得先付俺一半的定金呢。是一百二十五块金卢布。”

还没等宇文社长把蹇二的意思对伊万说呢，伊万早就清楚了蹇二的心思，他说：“蹇二，你放心，定金我肯定会照付给你的，这不会有问题。可是我的话还没有讲完呢，在付定金以前我们还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做，这就是签合同。”

“签吧。”蹇二痛痛快快地说道，人已经从椅子上站起来了。

“等等，你先别着急，”伊万示意蹇二坐下，“合同的文本我已经拟好了，现在需要找一个懂俄文的人把它译成汉文。”

宇文社长说：“这好办，我到通司商会找一个懂俄文的人，这事用不了两袋烟的工夫就可以办妥了。”

当下宇文社长领了蹇二来到通司商会，请人把伊万拟好的合同的条文译成汉文，给蹇二念了一遍之后，把译成汉文的合同用工整的字迹抄了两份。

两个人重新来到伊万的办公室。签字之前伊万又叮咛了蹇二一遍，当着宇文社长的面把

合同的条款逐条念了一遍。最后说：“你听明白了吧，考察是从明年春天开始，但是你必须在今年冬天你们中国人过新年的时候赶到恰克图。”

塞二一一答应了。伊万喊来了公司的会计，当场数了一百二十五块金光闪闪的金卢布交到了塞二手里。塞二把金卢布仔细数过，小心翼翼地装进一个预先准备好的羊皮小钱袋里。

伊万先把塞二送走了。

塞二离开后，宇文社长也要走，但是伊万把他留住了：“等等！宇文社长，我们之间的正经事还没有谈呢。”

宇文社长当然知道伊万要和自己谈的正经事是什么事情。对于精明的商人伊万来说，帮助俄罗斯皇家地理学会的考察队聘请向导，这都是闲事，是在为朋友帮忙。他最为关心的还是毛尔古沁峡谷的秘密。伊万早就暗中打起了主意，不惜代价一定要把这个秘密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用他的话说就是，谁掌握了毛尔古沁谁就掌握了驼道的钥匙！不惜代价弄到手，把那个掌握大峡谷秘密的姓海的掌柜买通！但是伊万在宇文社长的陪伴下，一个月内一连去了贴蔑儿拜兴三趟，都没有如愿。不要说是买通海掌柜了，他几次走进贴蔑儿拜兴村连海九年的人也没有见到。不但海九年见不着，就连海九年身边那帮弟兄像二斗子、胡德全、刁三万、呼德尔楚鲁他们的影子都见不着！他纳闷了！在贴村他问谁谁都回答不知道。所以伊万怀疑找不到海九年是宇文社长故意拿他一手，是在和他玩捉迷藏。

倒也是的，不但是伊万纳闷，此事连贴蔑儿拜兴的村人也都纳闷。没人问的时候倒也罢了，这些驼户掌柜也罢，驼夫也罢，都是一些散漫惯了的人，在驼道上行走那是没有办法，行动不得自由，再大的苦再难的事也得担当着，谁也躲不过；可是一旦从驼道上回来，一个个那可就像是虎归山林，鱼入大海！喜欢马的、喜欢赌的、嗜酒的、爱逛窑子的，五花八门！十天半月见不着人影也是经常的事。

伊万亲手沏了一壶好茶，端上桌子，为宇文社长斟了，把茶杯推推，说：“这可是上好的信阳毛尖！您品品……”

“用不着品，”宇文社长笑道，“我已经闻到香味了！”

茶过三巡，伊万开口道：“你给我说说，海九年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可是不得了。”

“是怎样的不得了？”

“此人非同寻常！”

“为什么？”伊万对宇文社长的话不得要领，一双灰蓝色的眼睛眯缝着，瞄住自己的谈话对手，“他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是他长得特别吗？”

“说到长相，海掌柜倒也没什么特别之处。”

“那他是什么特别呢？”

“有本事，有胆量，尤其是懂得商业谋略。”

“他怎么会懂商业呢？海掌柜只不过是一个驼户掌柜，是一个靠拉骆驼发达起来的人。”

“但是他也懂得做买卖的事。

“你是说海掌柜是一个天才吗？”

“差不多，”宇文社长说，“海掌柜就是那种天生有本事的人。”

“那么他怎么会把毛尔古沁的秘密弄到自己手里呢？”

“是他独自闯通了大峡谷！据说是有仙人指点……”

“仙人是什么人？”

“神仙。”

“海掌柜他信仰佛教吗？”

“信……吧。这个我不太清楚。”

“但是据我所知仙人不是佛教里面的神，他是信仰道教的人所崇拜的偶像。”

“是的，我也说不清楚。海掌柜他在毛尔古沁峡谷的东口修建了一座关帝庙，”宇文社长说，“至于是什么仙人我也说不大清楚，大概就像你们基督教中的上帝吧？”

伊万笑了，摇着头：“我不明白，这里边真的是太神秘了。你们这个海掌柜确实是一个神秘的人物。”

“是个神秘人物。”宇文社长认真地答着伊万，并对他的话表示同意。

“那么你告诉我怎样能够得到海掌柜的信任？”

“什么意思？”

“我迫切想和海掌柜交朋友！”

“没办法，我们已经三次到贴蔑儿拜兴村里去了，每次都见不到海掌柜本人。海掌柜现在是个忙人。”

“我想海掌柜不仅仅是忙吧？”

“伊万先生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怀疑他是故意在躲。”

“故意躲？”

“对。他要借此抬高自己的身价。”

“倒也是。”

“他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在找他，都想要从他的手里弄出毛尔古沁大峡谷的秘密。我们得想法让他知道，只有我伊万肯出最高的价钱。不但是海掌柜，就是你也一样，你帮我的忙我也不会让你白帮忙，我会有表示的。”

说着伊万起身走到墙角的卷柜跟前，他小心地用一把铜制的钥匙把柜门打开。精明的宇文社长看到伊万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小包拿在手上，注意到那是一个银灰色的绸布包，小包的口上用丝带束着口。伊万把丝带解开，从绸布包里边取出一个很小的东西，然后把绸布包重新束好放回了柜子里。

“这是一颗蓝宝石，”伊万把手掌摊开给宇文看，“送给你的。”

宇文社长完全被闪闪发光的宝石吸引，他忘记了抽烟，两只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伊万毛茸茸的手掌。他把目光移到伊万的脸上，问道：“是给我的吗？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宇文社长匆忙地把烟袋插进腰带里去，伸手把宝石接了。宇文社长心安理得，他不但知道海九年的价值，同时他也知道此刻自己在伊万眼里的价值。信息就是金钱！这道理一百年前的归化商人都懂得。表面平静的归化商界实际上正是风起云涌，诡异难测。商情瞬息万变。不要看表面和和气气，实际商人们的神经都很紧张。在洋行总会，在外国商人经常出入的几家饭店，像“聚锦堂”、“大观园”、“嘉乐园”各大商号都悄悄派上自己的眼线，随时打探洋商的消息。就连“平康里”、“吉星里”、“美人桥”这些妓院也都布置着眼线。双方，实际也不只是两方，往往是多方的商业眼线都在活动。商业间谍，各方的都有，真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五花八门！信息战打得异常激烈，令业内人士眼花缭乱，圈外的人更是如坠十里云雾中。往往看上去在茶馆喝茶、吃烧卖、聊天，实则是商家的眼线在打探消息。一些耄耋老人也被利用。这些老人是茶馆常客，不大被人注意，但是他们的子女却正是商场上的中坚，正叱咤风云。他们就巧妙地通过老年人无意间获得重要的商业信息。

“替我找到海掌柜！我要高薪聘请他，我需要他手里的秘密。”

“我知道，伊万先生是要海掌柜掌握着的毛尔古沁峡谷的秘密，”宇文社长说，“现在的归化商界，谁能把毛尔古沁峡谷的秘密握在自己的手上，谁就是爷！”

“你说得很对，你很聪明，”伊万说，“我就是要做你们中国人眼里的爷。哈哈哈哈……”

让伊万高兴的还有一个缘由，就是他刚刚接到他的中国掌柜邝振海从汉口发来的报告。邝振海在报告里说托博尔斯克公司在汉口筹建茶叶加工厂的事情进展很是顺利，工厂的土建

工程已经完成。

有邝振海在汉口开拓生意，商经理坐镇归化的肉食品加工厂，伊万的公司可谓是人才济济了。商经理为伊万公司坐镇归化肉食品加工厂，也兼管着归化城一般商务。就是说伊万不在的时候，商经理代替他处理公司的一般事务。

商经理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教徒，与圣母圣心教堂的神父方济众关系非常近。为平息传教团在归化城引起的混乱，商经理也出面协助教堂做了不少事情。因方济众神父替英国商人希尔曼做皮毛收购的生意，掌握了许多皮毛行情和知识，商经理也跟着方济众合作做皮毛收购。两家公司占了归化皮毛收购的三分之一还要多。商经理为托博尔斯克公司开拓业务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为此伊万给商经理加薪到每月三百银卢布！消息传开，在归化引起不小的震动。要知道月薪三百银卢布意味着年收入比绥远将军还要挣得多。

商经理借风扬沙，为炫耀自己专门跑到马市上买了上等走马，出门便骑着招摇过市，着实让人嫉妒。

现在对于伊万来说，他的目标就是要把海九年弄到自己的麾下。掌握着毛尔古沁秘密的海九年，在他的眼里比邝振海和商经理不知要重要多少倍！用伊万的话说：海掌柜就是半个驼道！

收下蓝宝石以后宇文社长下决心要为伊万服务，千方百计寻找着海九年，说服他把毛尔古沁的秘密交出来。

正如伊万所言，其时在归化关心海九年的人多了去了，俄商巴达玛耶夫公司对于这个驼道上的头号秘密就怀有特别的热情，英国人希尔曼的怡和公司也想插手归化驼道上的生意，自然也想知道毛尔古沁的秘密，他们都在到处打听海掌柜。就连圣母圣心教堂的神父方济众也在多方打听海九年，方济众是为希尔曼效劳，他平日就跟着希尔曼的怡和公司做些皮毛收购的生意。

伊万寻找海九年的行动早就传到了大盛魁的总号大院。当贾晋阳把消息汇报给大掌柜王廷相的时候，大掌柜微微一笑赞许道：“伊万确实是个能干的商人！”

“是的，可惜他还嫩了点儿，”贾晋阳得意地说道，“伊万做梦也不会想到此刻海九年正带着他的人马为我们大盛魁做事哪。”

五

这天上午大盛魁总号的院子里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他就是大召的住持——八十二岁的席尼尼玛达喇嘛！看门的伙计一路小跑着来到贾晋阳的房间，向主管交际的贾晋阳报告。贾晋阳一听说是大召的席尼尼玛达喇嘛亲自来访，立刻紧张起来。脑筋活络的贾掌柜脑子急速地转着，在迎接客人的时候已经意识到达喇嘛是为什么而来的了。算起来贾晋阳在归化城住了也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召庙在归化城的地位他当然是知道的，规矩自然也知道。尤其是他进入大盛魁的总号做事，对召庙的事更是倍加小心。

关于归化城的喇嘛，民间早有顺口溜：“数上数的六千六，数不上的无其数”；所谓“数上数的”是指上了理藩院注册名单并且领取补贴的正式喇嘛。数不上数的是指那些没有固定寺院的游僧。彼时在归化地方，喇嘛教也就是藏传佛教的影响十分广泛和深远。一个人不管你长大以后做什么，在你从娘肚子里生出来的时候，一般的人家都要请召庙上的喇嘛来给孩子取名字。那么在你成长的过程中谁都难免有个灾灾病病，得了病怎么办？找喇嘛大夫给看；再等你长大成人，你要在社会谋职业做事情了，你打算干什么，你往哪里发展，还是要请喇嘛指点迷津；动土建筑、远足经商、婚丧嫁娶……都离不开召庙。喇嘛教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简直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所以归化城的“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免名召”座座香火旺盛，其道理就在这里。虔诚的信徒往往会把家里的财产大量往召庙里送。商人送钱财，农民送粮食，牧民则是把成群的牛羊往召庙里赶。土默特的牧主甚至把自己的土地赠送给召

庙。因而归化各个召庙都拥有大量的土地和牲畜，许多喇嘛就常年侍弄土地和放牧牲畜。庙仓总是满满的。

大召是康熙爷的家庙，不要说是归化城的各家商号，就算是北京城里的雍和宫又怎么样？大召的席尼尼玛达喇嘛到雍和宫不用通报，就可以直通通地走进去。而雍和宫的住持到归化来，就得事先通报，得到允许之后他才能进去。

在大盛魁前任大掌柜手上曾经给席尼尼玛达喇嘛捐过一块座毯。那不是随便出钱可以买到的，而是皇上赐予的，当然银子还是要出的。座毯就是最具地位象征的物件，不同规格的座毯象征不同的地位。召庙的达喇嘛活佛是讲究地位的，这种地位来自于皇权。就是说得到皇帝认可才合法，皇帝不仅管召庙活佛喇嘛的封号，还时不时地赐给喇嘛活佛各种物品。

贾晋阳接任大盛魁交际部以后，曾经专门拜访过大召的席尼尼玛达喇嘛。虽然说席尼尼玛达喇嘛对贾晋阳不大看得上眼，也算得上认识了，对他还算客气。不仅是大召，包括席力图召、小召、巧尔齐召，以及归化城北门外的清真大寺，他都一一拜访了。与道台府、二府、土默特衙署、塞北关税关……与各个衙门、各座召庙建立经常的联系，是交际部的基本任务。要想在归化城站住脚施展得开，所有这些关系都得维持。诸如修路赈灾、捐资助学、兴修水利，官府一放话，商家就得行动。多年形成的习惯已经成为一种定性，约定俗成，大家都认可。

贾掌柜恭恭敬敬地把席尼尼玛达喇嘛让到内院的小客厅。大概是贾晋阳觉得自己的分量不足，就对席尼尼玛达喇嘛说："达喇嘛您稍候，我这就去请大掌柜过来与您说话。"

大掌柜到了，三个人坐在一起，贾晋阳才觉得安神一些。大掌柜问了召庙上的一些事后说道："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就是，我们虽然不是出家弟子，可也是您的俗家弟子。总之大家不是外人。"

"今年的年节就要到了，鄙召有些想法……"

"请讲！"

"我是说除夕夜的佛教大游行，要弄得比往年大一些。"

"我明白……"贾晋阳说，"大师是不是说关于游行用品？"

"需要我们做什么请吩咐就是，"大掌柜说，"大家都知道的，前任大掌柜在任的时候您和大掌柜是亲如手足。现在虽然大掌柜不在了，我们后辈做事仍然不能走了原来的样子！一切都照旧例行事。我等不才，今后仰望达喇嘛多加关照！"

"互相扶助吧，过去贵号对鄙寺甚多关照。今年之所以要大搞佛教游行，我们就是要给教堂看看我们召庙的力量！"

"关于召庙打算在除夕举行宗教游行的事您放心！一切照办就是。"大掌柜立刻表态，"所需花费我大盛魁和通司商会不遗余力地支持。"

旧历新年到来的时候，召庙开始行动，他们以空前的热情举办了盛大的宗教游行和狂欢。从旧历年的腊月三十，大召门前点燃起了九九八十一盏银灯，黄昏时分灯盏亮起一片银光闪闪！这瑰丽的场景吸引了无数的信徒和市民。大召前的广场上人山人海，召庙内的佛教乐队以从未有过的庞大阵容演奏了《百乐曲》！数百名年轻喇嘛身穿五彩衣服，头戴动物或鬼怪的面具，跳起了"查玛"。乐声在除夕夜空传出去很远，就连五里外的绥远城都听得到！

一个时辰之后跳查玛的喇嘛在数千名身穿绛红色袍子的大小喇嘛的簇拥下走到大街上来，他们抬着一丈多高的巨大模型开始游行。那些模型有大狮子、大象和佛像。乐队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后面簇拥着看热闹的市民，整个队伍有数万人。游行的队伍从大召门前出发，沿着大西街出了归化城的西门，跨过西河沿儿的大桥往西龙王庙去了。在西龙王庙燃放烟火之后，游行的队伍折回来沿着西顺城街走动。经过北门，最后到达慈灯寺也就是五塔寺。正式的跳"查玛"开始。乐声喧嚣，人声鼎沸。

驻守绥远城的带甲骑兵都骑着马跑到归化城来看热闹。整个城市沸腾了。寒冷的夜晚，

仿佛被激动的人群融化了。到凌晨的时候，游行的队伍里又加入了新的成员，这就是由羊马社的马工、羊把式们组成的马队。马匹的嘴边都挂着白霜，眼睛都被冰霜遮住了。马队由数百人组成，兴奋地呼喊着从北门外的道路上迎着喇嘛的队伍冲过来。然后合在一起朝城东的慈灯寺去了。星星的微光照耀着奇怪的队伍。唢呐、锣鼓和铜镲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把冰冷的夜空刺啦啦地划破了。

老百姓是光知道看热闹，而召庙的喇嘛活佛极为重视这次游行。与往年不同，今年是暗含着本地的喇嘛教与外来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间激烈的宗教斗法。是本地喇嘛教的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显示着归化城这个藏传佛教中心的特别地位。就是说多国传教团对归化带来的冲击，使本地历来占统治地位的喇嘛教感受到了威胁。以后的事实很快就证明了这种威胁并非是致命的，事实上无论是商界还是军界乃至于政界、民间，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影响都远远赶不上喇嘛教。佛教的社会基础远远比外来教牢固得多，这个活动一呼百应地得到归化商家的全力支持，通司商会、耆老商会全都自动出钱出物，制作模型的纸张、皮革也是由归化的各家商会无偿捐助的。

喇嘛游行掀起的激情热潮一直延续着，整个大年人们到处都在议论除夕夜的喇嘛大游行，谈论着那些头戴面具跳“查玛”的喇嘛，谈论着喇嘛们头上戴着的各种面具……热潮一浪推一浪，归化城被春节的喜气包围着。

激动的情绪由寺庙传到了民间，不久归化城的人们就又在为新的热闹浪潮进行准备了。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七十二行社、数以千计的商户里那些热心闹红火的人们开始忙碌，把存放在库房里的龙灯模具、秧歌和旱船的服装面具翻腾出来，修补旧的制作新的，紧忙碌着，正月十五就来到了人们的面前。于是，民间的狂欢节到来了！秧歌队的锣鼓音乐和着此起彼伏的爆竹声从下午开始一直延续到午夜，秧歌队在归化城闹翻了天！夜幕降临，礼花开始在天空炸响，暗蓝色的天空把五彩缤纷的礼花衬托得分外好看！久负盛名的四路秧歌队伍从各个方向开进了城市，他们或是来自商号商会，或来自归化城周边村社，真的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秧歌的风格也各有不同。

各家大的商号预先都在自己的门前腾开了场地，准备迎接秧歌队的到来。按照规矩，秧歌队在大的商号商会门前都要停留表演以示庆贺。而不管是商家也好、是商会也罢，一般也都欢迎秧歌队到自己的门前来热闹，为的是图个吉庆。就连官府也持认同态度，在正月十五只要是秧歌队来，也不管是哪家的，也不管是什么流派，一概欢迎！道台衙门、二府衙门、土默特衙署全都是这个态度，预先都把红包准备好了，有的还给秧歌队提供食物和糖果。甚至有的时候，官府的衙役们也会参与到闹红火的队伍中来。因为这些衙役大部分也都是农牧民家的子弟，他们在家乡的时候都会参与十五的闹红火。衙役们也不容易，一年辛辛苦苦好容易得到一个放松心情的机会，当然不肯轻易放过。每年的这个时候也是官府对百姓最客气、最宽容的时候，普通百姓可以随便和官员开玩笑，表演的人也可以面对面直接伸手向官员要赏银。

四大流派的秧歌队，扭的、晃的、浪的、唱的，各显其能！其中以羊马社的马倌和羊把式们玩得最是癫狂。至于商号里出马的则多是年轻的伙计。归化城的鞋靴社最出色，最引人注意的是摇旱船的那个小伙子，手里握着一张船桨做着夸张的滑水动作。那动作完全舞蹈化了，十分好看也十分煽情！但那舞者脸上的表情却是不同寻常，熟悉的人都知道他正是义和鞋店的张杰。张杰就是和古海同在小南顺长大，后来又一起到归化来的伙伴杰娃。

人群中不时地有人发出叫好：“好！……噢！”

“哇！”

“你的屁股扭得再大一点儿！”

秧歌队来到大盛魁城柜的大门前，大掌柜正率领着字号的数十名掌柜伙计站在门前看热闹。每个人都是长袍马褂鞋帽簇新。

商号的掌柜们最为矜持，多是站在路边上看。大盛魁的小伙计靖安认出了一个熟人！那人脸上的伤疤被笑容揪扯着，使他的笑容变得与众不同，是一种奇怪的滑稽模样。

靖安兴奋地叫道："张杰！……张杰！"

杰娃头上冒着汗，扭到靖安的面前，也不停下，舞动着手中的桨笑着："靖安……你不下来？"

"我……有事呢，伺候大掌柜呢。"

"你扭得真好！可惜我不会……"大掌柜笑着拿秃手戳戳身边靖安的肩膀，"靖安！你下去红火去吧。听说你从小就喜欢闹红火。"

靖安答应着跳了下去，他从一个上年纪人的手上接过一把船桨，配合着杰娃，手里划动着，脚下跳跃着。耳边听得人群欢呼起来！

如果说喇嘛的游行和跳"查玛"只是召庙喇嘛在表演，那么秧歌则是民众能够深度参与的狂欢形式。不管你是什么身份，都可以尽情地表现，尽情地宣泄！

整个归化城男男女女挨肩擦背，喜气洋洋。在大东街和大北街的十字街头，十几个大汉正在汗流满面地挥舞着鼓槌，锣鼓震天地响着；后面是一群吹鼓手，正鼓着腮帮子在吹唢呐，脸上和眉眼间透出一股股的惬意和自得。看热闹的人们循着锣鼓声从四面八方赶来，聚集在这里的空地上，不大工夫十字街头便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成了一道厚厚的人墙……圈子里，闹红火的正在表演他们的拿手好戏，扭秧歌、挑花篮、踩高跷。尤其那抬搁、脑搁才叫好看——只见十几个汉子的肩头上，一群穿红戴绿的娃娃们站在高高的架子上。这些娃娃只有四五岁模样，嫩粉的脸蛋儿上抹着红红的胭脂，发髻上扎着红的、绿的绸子，身上穿着鲜艳的绸衫，那胳膊随着铿锵的鼓点扭呀扭的，憨态可人，煞是好看！还有那车子灯、船灯。车子灯走起来讲究的是摇头摆尾，前后又有"丑汉"和"媒婆"簇拥着，车上车下不时虚张声势地大呼小叫，那故作扭捏的姿态惹得围观的人们爆发出一阵阵的笑声；而那船灯则显得温雅了许多，款款地在场子里飘来飘去，宛若真格行驶在水面上一般……

突然，场子中央燃起一捧火焰，五彩缤纷的火花在夜空中喷涌着、爆裂着，将整个街口映照得通明。就在这时，从喷涌的焰火后面突然有一个什么东西跳了出来！只见一个人头戴着一副狰狞的面具，胡须爹撒着，身穿大红长袍，阔肩翘臀，憨态可掬！人群愣怔了片刻，忽然大声叫起来："钟馗！……好身手……钟馗！"

"钟馗"在空中一连翻了四五个跟头，款款落在地上，随着铿锵的锣鼓点儿在场子里扭来扭去。表演诙谐而夸张，还不断地做出各种惊险的动作。惹得围观的人们一惊一乍，为他的精彩表演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喝彩声："好！……哇！好！"

"好身手！"王福林禁不住喊出声来。

应了王福林的叫好，"钟馗"一个跟斗翻到王福林的跟前，猛地掀起面具——原来是一个相貌英俊的汉子！

王福林叫道："这不是三义泰的许太春许大掌柜嘛！"

"正是许某！"许太春向王福林抱拳施礼，"让王大先生见笑了。三义泰初入归化通司商会，还请王大先生多多关照！"

"好说好说！"王福林说，"真是想不到你这个做掌柜的居然还会这一手！"

"闹着玩吧，还是年轻时候在家乡学下的手艺，"许太春说着拿手背擦着脸上的汗，"王大先生不下场子玩玩？"

"我就免了吧。"王福林示意，身边的伙计伸手到随身带着的褡裢里，掏出一个红纸小包递给许太春："师傅辛苦！……"

王福林纠正道："是许大掌柜……"

"对，是许大掌柜辛苦！"伙计双手捧着把红包交给许太春，"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

"真不好意思，"许太春说，"我要是不接就算是坏了咱归化城的规矩。"

“你接着，”王福林说，“到甚时候规矩都不能坏！”

“好，那我就接了？”

“休要啰唆！”

“好！我听王大先生的吩咐。这红包我真的接了！”

在看热闹的人群中出现了不少黄头发蓝眼睛的面孔，洋人也被中国人的激情感染了。寒冷把他们高耸的鼻子冻得通红，也全然不顾了。

这时锣鼓敲得、唢呐吹得更响了！

许太春把钟馗的头盖重新套在头上舞起来，钟馗的表演更加狂放和诡异！他身上鲜红颜色的袍子像红色的闪电划动着，漂移着。

游行的队伍出了小东街的街口，汇进了大北街。那里闹红火的人更多了，几支队伍汇集在了一起，沿着大街向城南流去。许多店铺的大门都敞开着，掌柜和伙计们全都站在店铺的门前等待着。掌柜们手里拿着预备好的红包。

太春舞动得早已是满身大汗了，引领着队伍经过大召、小召、席力图召、奶奶庙、关帝庙……在每一处都要稍作停留做一番表演，最后从大西街走出了城。

队伍在扎达海河边停下，太春气喘吁吁摘下套戴，脱去袍子。人累得很，可是红包得的也不少，就地给大伙儿分了。

六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一个小伙计疾步走进姚祯义的义和鞋店，说：“师傅，我找姚掌柜！”

杰娃正坐在一个马扎上做活，脖子上挂着一个长长的围裙，双臂都带着帆布套袖，膝盖上铺着帆布垫儿，他在费力地缝制一个长筒的皮靴，皮线绳在手里拉得很长，发出“哧啦哧啦”的声音。他停下手问来人：“你有什么事儿？”

“我只跟姚掌柜说话！”

“嘿嘿，架子还挺大，”杰娃把目光收回到皮靴上，拿闪闪发亮的锥子在皮靴底上扎眼儿，同时问，“你也不报报自己是谁。

“我是天义德的伙计，是我们段掌柜差我来的。”

“是段靖娃吗？”

“是。”

“我和你们段掌柜是从小光着屁股一块玩大的，”杰娃说着丢下手里的皮靴站起身，“好吧，我给你通报！”

杰娃朝后面的房间喊道：“怀礼。”

一个小徒弟应声跑出来：“张师傅，什么吩咐？”

“你去小南街，通报一声，就说是天义德的段掌柜招呼咱姚掌柜呢！大约是有什么紧要的事情。”

名叫怀礼的徒弟把围裙摘了，跑着去了。

杰娃对天义德的伙计说：“你坐吧。”

“怎么回事？你们姚掌柜不在柜上住啊？”

“你没听说过吗？今非昔比，如今我们姚掌柜也是有三房妻妾的人了，现在是在老三家歇着呢。你等等吧，一会儿他就来。”

杰娃不会想到天义德小伙计的到来竟然是和失踪好多年的古海有关系!无论是他还是姚祯义已经很久没有和段靖娃联系了，如今段靖娃是有着一厘半身股的天义德的掌柜了。古海在大盛魁的时候，义和鞋店背靠祁掌柜是大盛魁的老相与，后来古海被字号开销，祁掌柜死在了鹰嘴岭，失去了内线和靠山，义和鞋店也就丢掉了大盛魁相与的优越位置。从那时起，不但大盛魁在业务上不与义和鞋店来往，三大号中的天义德和元盛德也都不与义和鞋店来往。这是不成文的规矩，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潜规则。

怀礼出门没几步，天义德那小伙计便坐不住了，从椅子上跳起来说：“还是我跟怀礼一起去找姚掌柜吧！”

说着，也没等杰娃放话就跑着去追赶怀礼去了。

两个人一前一后来到小南街，三拐两拐走进一条小胡同，在一座幽静的四合院的门前站住了。怀礼伸手要敲门又把胳膊在半空中停住，回头对天义德的伙计安顿道：“待会儿门开我一个人先进去，等通报了姚掌柜你再进去。”

如今，姚祯义有了许多变化，首先是在归化城他又多了一个家。是在他和盼儿之后又娶了一房姨太太。姚祯义在归化城内的小南街为新的姨太太购置了一处房产，是一座幽静的四合院。实际上，晋中的结发老婆才是老大，盼儿算老二，小南街这位只能算作是老三。

不一会院门打开了，一个面容清秀的年轻女孩出现在他们面前。怀礼问候道：“小姨！……”义和鞋店的伙计们都这么称呼姚祯义的这个小妾。

只见那小妾柔声问道：“是怀礼呀，有什么要紧事吗？”

“是天义德商号的段掌柜要见姚掌柜。”

“哦，是柜上的事啊，那你进来自己和姚掌柜说吧。”

怀礼踏进门槛，天义德的伙计却站着不动。小妾问道：“你怎么不进来啊？你站着干什么啊？”

“我……还是在这儿等着吧。”

“嘿嘿！”小妾笑了，“干什么这样生分呀，都是一起来的，都进屋里来吧。”

小妾一笑不要紧，把天义德的小伙计弄了个大红脸！说来也不奇怪，不论是大盛魁还是天义德，凡是通司商号尤其是山西人开的商号一概不准携带家眷，铺规森严，所以掌柜伙计平日里很少与女性接触。再看那小妾也不过是十五六岁的样子，桃红色的脸上还稚气未脱呢。小伙计忸着说：“我……就不进去了。小姨！”

小妾也不回屋去，就站在门边与天义德的伙计说话：“你们天义德总号的院子真是好！就像一座花园似的。”

“你去过？”

“当然去过，就在扎达海河岸边嘛，和道台衙署隔河相望，种了许多的花，还有蛤蟆喷泉。我到义和鞋店的老店差不多三天两头路过呢。只是没有进去过。哪天你带我进去看看。”

“行啊……”

“你叫什么名字？”

“……三多。”

“呵呵……三多，这是什么名字？”

“是我爹给起的。”三多说，“你想看我们天义德的院子最好是让姚掌柜带你去。”

“为什么？”

“这还用问吗？我们字号有规矩，不准随便带人进院子里来，小伙计更不允许。谁违犯规矩是要挨处罚的……”

说话的工夫就见姚祯义匆匆忙忙走出来，一边扭着腰结着大褂上的纽子。小妾抢上几步替姚掌柜把腋下的纽子结好，安顿道：“晌午吃什么？”

“随便你做！”

姚祯义没有耐心等小妾给自己把袍子上的纽子全结上就走开了，他心里有事。刚才天义德的伙计悄悄透露给他，段靖娃那里有了古海的消息！出走几近十年，如今突然有了消息，姚祯义不激动不高兴才怪呢！

一路走时姚祯义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地就浮现出九年前古海出走的情形。

当时姚祯义暴怒之下将古海赶出家门，之后很快就后悔了。第二天他就发动鞋店所有的人一起出动，大家分头到处找海子。可是扎达海河的沿儿上、驼桥、马桥、牛桥、草桥、人

市上都找遍了也不见海子的踪影。只有福生打听到海子的一点线索，说是河沿儿上的一家大烟馆的掌柜告诉他有一个年轻人曾经到他那里买了一两大烟膏子。根据烟馆掌柜的描述那个年轻人像是海子。当时福生一听头皮就一炸！他知道一两大烟膏子吞进肚子里用不了一袋烟的工夫人就玩完了。他认定海子寻了短见，也没和别人商量就直奔城南的公义地去了。福生知道，若是海子真的走了绝路，不管他是死在什么地方，只要看见的人报了官，不论是道台衙门还是土默特衙署，都会差人将尸体收殓送到公义地的。可是在公义地福生并没有找到海子的尸首，真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一连又寻找了两日，都没结果。这中间段靖娃到义和鞋店来了两趟，大家在一起把海子的事情作了一番分析，认为海子既然没有死，那么他很可能是向北翻过阴山走了大草地，走了喀尔喀。在归化大多数买卖做塌了的商人大都选择了这条路。事情明摆着，回乡的路对他们来说是断绝了，被开销的人别的字号是绝不会要的，那么剩下的除了死之外便只有远走喀尔喀这一条路好走了。喀尔喀草原东西数千里，南北也有千多里，犹如茫茫大海，如此一来寻找海子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义和鞋店的工作又恢复了正常。依照姚祯义的安顿，大家每个人的耳朵都伸得长一点儿，嘴巴子勤一点儿，随时注意打听海子的消息。姚祯义自己到归化的万驼社和羊马社跑了两趟，和主事的领房人、羊马把式头都打了招呼，拜请留心海子的踪迹。姚祯义许了诺，但能探得海子的消息必有重谢！

古海出走的当年腊月，姚祯义托回乡探亲的段靖娃给海子的家里捎回去一封信。姚祯义知道海子在字号上做满了九年，眼看着是出师回乡省亲的时候了，家里正眼巴巴地盼着他呢，靖娃回乡必然要遭到盘问，所以此事是想瞒也是瞒不住的，只好在信上把海子出事的经过据实都写了。信上百般安慰说，事情既然已出，就是一碗水泼了出去再无收回来的希望，要海子的爹娘多往开了想，天无绝人之路；海子是个有能耐、有志气的孩子，只要他还活着一家人就还有盼头，就有团聚的那一日！还说他已经托了人，正在四处打听海子的消息，一有音讯他会立刻写信告诉家里。

话是这么说，可一晃时光就过去了大半年，关于海子的消息就连一星半点也不曾得到。这中间海子爹的信接二连三地从晋中的家乡那边捎过来，半年的工夫古静轩的信在姚祯义的书案上就积了有八封之多。在第八封信里古静轩说，倘若再得不到海子的消息，他就将于八月十五启程亲赴归化来寻找儿子。

眼看着日子一天天地逼近，姚祯义心里一日日地沉重起来。当初他把古海、靖娃、杰娃三个孩子从老家带出来，靖娃在天义德出了徒，杰娃在他的鞋店也能撑事了，看着最有出息的古海却弄得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而且古海是从他的义和鞋店出走的，而且是在他的辱骂之后离开的。他这个做姑夫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怎么面对古海爹呢？

正当姚祯义被古海爹要来的事愁得日夜不宁的时候，事情发生了变故。八月十五还没到，就从家乡传来了古静轩已经疯癫的坏消息。是古海娘托本村的一位老先生写信把这不幸的消息告诉姚祯义的。古海娘说，海子爹业已疯癫，但是她自己是不会再疯了的，她相信自己的儿子绝不会轻易地死去的，她一定要等到与儿子团聚的那一天。

古海出走这件事过去不久，一个意外的事件发生了——大盛魁的祁掌柜祁家驹突然摔死在了阴山的鹰嘴岭！接着在归化市面就流传是大盛魁大掌柜和聂先生设计把祁掌柜害死的。流言在大街小巷被人们传得沸沸扬扬。姚祯义相信这个说法。为暗房子的事，大盛魁财伙之间的争斗弄得你死我活，早已是归化城尽人皆知的事情。较之一般人，姚祯义当然要知道得更多一些。

姚祯义心里清楚得很，海子被开销是做了大盛魁财伙争斗的牺牲品。他一直怀疑是祁掌柜和史财东勾结向官府出卖了大盛魁走暗房子的消息，事发后诬陷到古海头上。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关照和重用海子的是祁掌柜，把海子送上绝路的人仍然是祁掌柜！

姚祯义与祁掌柜要好，在归化市面上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情。祁掌柜一出事义和鞋店就

受到牵连，大盛魁便与义和鞋店断绝了业务往来。

姚祯义赶到天义德城柜时，段靖娃正在和客商谈事，看到姚祯义走进店铺，他抱拳施礼道："姚掌柜怠慢了，略略等我一下！……您先坐。"

把客商打发走，段靖娃就急切地告诉姚祯义："我有海子的消息了！"

姚祯义急切地问："是吗？是确切有海子的消息吗？"

段靖娃点点头："海子此刻在俄罗斯呢。"

"怎么回事？"

"是大盛魁的王大掌柜亲自派他去的。"

"都是什么呀，一会儿大盛魁一会儿俄罗斯的。"姚祯义说，"你都把我弄糊涂了，消息到底是真是假呀？"

"千真万确，是大盛魁王大掌柜在贴蔑儿拜兴找到海子的。大家都在找毛尔古沁峡谷的秘密！都知道这个秘密在一个叫海九年的驼夫手里，可是谁也不知道谁也想不到这个海九年就是古海啊。"

"哇呀！"姚祯义把两只手搓着，又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你不用问。我只告诉你消息是确切的。海子是受王大掌柜之命为大盛魁弄新式压茶机去了！"

"这么说海子是在为大盛魁做事了？"

"当然是！"

"这么说海子他是回归大盛魁了？"

"差不多。"

"真是太好了……"姚祯义禁不住呜呜咽咽哭起来。

"等着吧，"段靖娃眼睛也湿润了，"多则三个月少则一个月海子就会回到归化来！我们大家就能团聚了。"

"是啊！团聚了，就能团聚了……"姚祯义喃喃地说着已然是老泪纵横！段靖娃害怕地抓着姚祯义的一只手问："姑父，你是怎么了？我看你身体直抖！"

"我没事，我没事，"姚祯义哆哆嗦嗦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这是高兴啊！段掌柜，不——靖娃！你是知道的，想当初是我把你、杰娃和海子从小南顺带出来的！"

"是啊！一晃我们出来十八年了！海子离开我们也有九年了……"

"你想想，不管怎样，你和杰娃好赖都有了结果，尤其是你如今做了天义德的掌柜！成了归化商界有名的人物。可是海子却……"

"现在好了，海子就要回大盛魁了，他不会再躲我们了。我也没想到他在驼运行跌打滚爬十来年成了业内的大人物啦！"

"传了许多年的毛尔古沁大峡谷的秘密竟然就掌握在咱们海子的手里！真是老天照应啊！这一来海子可要大发展了。"

"今后大盛魁得给海子留一份！"

"靖娃，你告诉我，海子复归大盛魁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段靖娃压低声音说："我看已成定局。"

"可是大盛魁过去可是有规矩的呀——不论掌柜伙计一旦被字号开销那是永远不得复号！"

"规矩是人定的。铁打的江山还有改朝换代的时候，何况是一家商号！现如今的大盛魁早不是过去的大盛魁了，郦先生告老还乡了，大掌柜老了。新一代还没有顶起来，大盛魁缺人才啊！像海子这样的人才更是求之不得！"

"那就好！那就好。"

"再说了，海子被开销本身就是一个冤案！大掌柜他心里是明明白白的。"

“那就好！那就好！”

离开天义德姚祯义没有回小南街的住处，而是直接来到义和鞋店的老店，老头子哼哼着山西梆子走进了后院。

盼儿觉得奇怪问：“没良心的，是什么风把你吹回来的？”

“是香风！美风！吉祥之风。”

“什么香风，我看是小三拿屁把你这个老东西崩出来了！”

“你别老拿小三说事儿，今儿个我是真的有好消息！”

“怎么回事？”

“告诉你吧——咱家海子回来了！——海子他就要回大盛魁啦！”

姚祯义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只管操持起茶壶咕咕嘟嘟往茶杯里倒水。

“海子？什么海子？你说明白点儿。”

“你才是个没良心的！”姚祯义说，“这还没几天你就把自己人给忘光了，连自己的亲人也忘了。”

“莫非你是说海子——古海他回来了？”

姚祯义打着戏腔道：“正——是！”

“哇呀！这可真是天上降下的好消息！海子他人在哪儿？”盼儿向连接门脸的过道那儿张望。

“你别看了，看不见的。现在海子他人还在俄罗斯呢！”

“到底是咋回事嘛！你把我弄糊涂了。”盼儿问，“你这消息是从哪儿听来的？”

“段靖娃亲口告诉我的！”

“段靖娃他怎么会知道？”

“这还用得着问吗？”姚祯义不屑地说道，“段靖娃如今是什么人物？是归化三大号天义德的掌柜！什么事能逃得过天义德的眼睛！什么事能逃过天义德的耳朵！”

“话是这么说的，可是……”盼儿说，“大盛魁的消息，靖娃怎么会知晓的？”

“还是妇道人家，这你就不懂了吧。在归化城，无论茶馆酒肆、马桥驼桥、街头巷尾，哪里没有天义德布下的眼线！”姚祯义说，“商场上的事玄妙得很！商业上的成败，消息最为重要。各大商号包括洋人的字号都在市面上安插了自己的眼线！那边一有动静这边立刻就知晓。这里边的奥妙你不懂。我每年从这里边就能拿上千两银子！哈哈哈……”

“上千两银子？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不该你知道的事你别问。”

“事情我不问，可是那些银子呢？你都弄到哪里去了？”

“你别问！”

“我不问也知道，准是送到小三那里去了！”

“你又来了……”

“我管着这店里师傅徒弟三十多口人的饭呢！我不问银子的事行吗？一年到头这三十多张嘴得靠我喂饱呢！还有你那三个儿子……”

“这摊子事等我把大老婆从老家接来再说，我给你们分分工，各管各的事！”姚祯义把话题又转到古海身上，“现在咱们说海子的事，说海子的事。”

“说海子的事，好。我只问海子回大盛魁的消息是真是假？”

“当然是真的了！”姚祯义吩咐说，“你别磨蹭了，快去把笔墨纸砚给我拿来！我要写信把好消息告诉海子他娘！”

很快一封报喜的信就在姚祯义的笔下完成。快则半个月慢则二十天姚祯义的信就能送达古海娘的手里。

当晚，姚祯义大摆宴席以示庆贺！宴席在大观园摆开，整整开了六桌！未等别人怎么样，

姚祯义自己就喝了个酩酊大醉。

七

两个月之后，彼尔按照计划把古海一行送过了国境线。分手的时候，彼尔对古海说：“好吧，现在你们可以自己走了。但愿上帝保佑，下面的路途你们能够一帆风顺。”

他们又上路了，一切都如事先安排好的一样，彼尔把他们顺利地送过了乌兰木图山口。奇怪的是偌大一个山口居然没有看到一个把守的士兵，这件事让古海他们庆幸了好久，也纳闷了好久。

但是古海此行并不像彼尔祝福的那样顺利。出发时是马队，返回来时是载重的车队。尽管载运压茶机的马车全都是三套的俄罗斯四轮马车，但是比较起马队来车队还是显得笨重多了，加上草原上的道路坎坷而又泥泞，费尽力气每天也只能走出几十里路，行动非常迟缓。有时候载重的马车会陷到泥潭里，造成的后果是整整一天寸步难行！焦躁的古海督促弟兄们拼命地驱赶拉车的马匹，马匹们全都筋疲力尽了。赶车的人一个个弄得浑身都是泥和水，汗水和泥水混合在一起。因没有水洗脸而累积的泥浆把人全都糊起来了，都分不出谁是谁来了，常常是古海要和胡德全说话找到的人却是刁三万。

但是到底还是出意外了，事情发生在一个完全出乎他们意料的时间和地方。进入中国边境哨卡之后，古海一行簇拥着六辆马车沿着草原上的小道走了将近二百里地，他们停下了。古海答应过大家，在队伍回到大清国境内后让大家好好歇息一下。

刚刚把帐篷扎起来，王锅头正趴在地上吹火——他点的牛粪火由于潮湿怎么也烧不起来——结果王锅头贴着草地就听见了远处传来的一阵马蹄声。一向沉默的王锅头高兴得跳了起来，喊道：“古掌柜，大盛魁接应咱们的人来了！”

古海他们都跑到了一个土坡上，大家把衣服脱下来摇着晃着、喊着。是二斗子第一个发现事情不正常，他对古海说：“九哥，不对呀。我看……”

与二斗子说话的同时，古海也意识到最严重的事情发生了：他们遇上的不是大盛魁乌里雅苏台分庄前来接应的人马，而是真正的土匪。那支马队杂乱无序，喊叫着朝他们冲过来。呼啸声夹杂着俄语的短句，伴着急骤的马蹄声和越来越近的身影告诉古海，他们遇到的是哥萨克土匪！是以残忍和凶狠闻名的骑马匪徒。

也就是在二斗子认出哥萨克土匪的同时，土匪的进攻已经全面展开了。骑匪人数在三四十个以上，全都挥舞着单刃的哥萨克马刀，可以清楚地看见马刀在太阳的照射下发出的一束束刺眼的反光。

大家一起扑向了马车，还没有等古海把伯勒根枪从草垫的下边抽出来，一声清脆的枪声已经划过了草原的上空。受惊的马身体哆嗦着竖起了耳朵，青骢马嘶叫着跑向古海。所有的马都没有上绊。第一声枪响的回声还在空气中震荡呢，紧接着枪声就接二连三地响起来，这一次子弹没有打向空中而是贴着草尖在人们头顶炸响。马匹四散奔跑起来，二斗子、刁三万、胡德全一个个弯着腰跑到了马车的后面。子弹带着嗖嗖的风声从他们的头顶上飞过去，啪啪地在他们的身边炸响。

“不许反抗！”土匪的喊声清晰地传过来。

“谁反抗就打死谁！”

二斗子指着那些向他们包围过来的骑匪说：“九哥。你看，土匪从两边散开来了，他们要从两边包围我们。”

胡德全问：“怎么办？古掌柜……是反抗还是……”

古海喊道：“不要和土匪交火，弟兄们赶快抄家伙！散开！”

眨眼的工夫大家就都翻上了马背。

已经跑出几十步了，古海回头看看，见只有王锅头还在费力地扯着大苫布往马车上盖呢。古海大叫：“王锅头！快撤！”

王锅头一只手抓着马缰绳："……我知道。"

"向东边的山冈后面跑！"

古海搂着马缰绳使青骢马兜回了圈子，靠近王锅头。

"机器会被土匪抢走的。"

"别管机器，"古海喊道，"……土匪拿不走机器。"

事情就发生在那一瞬间，正当王锅头撒开苫布刚刚跃上马背的当儿，一粒子弹追上了他——还没有来得及在马背上坐稳的王锅头身子一歪扑倒在马背上。懂事的马站住了。

危急的当口是古海冲过去牵起王锅头坐骑的缰绳，他喊道："抓紧缰绳！千万别放开……"

古海把受伤的王锅头带到了山冈的后面。

王锅头伤势很重，子弹穿透了他的肚子。鲜血浸透了他的衣服，血都顺着裤脚渗到草地上了。古海觉着手湿漉漉的，他感觉到血流得很凶，他心里"咽"地沉了一下，知道王锅头凶多吉少。

好在土匪不是冲人来的，他们围着马车喊叫着，只顾了拣获战利品，把古海他们丢在一边。古海他们获得宝贵的时间，为王锅头包扎伤口。

其实这股土匪运气并不怎么好，他们抢到的六辆马车上装载的全都是很难运走的笨重机器。还没等他们想出一个好办法，他们自己的灾难出现了，人数至少在一百以上的马队已经将他们团团包围：！是大盛魁和乌里雅苏台军方接应的队伍赶到了！

哥萨克土匪呼啸着四下奔逃，密集的枪声追赶着逃命的土匪。眨眼间土匪就和子弹发出的啸叫声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

看看土匪全都跑没影儿了，前来接应的大盛魁驻乌里雅苏台分庄的掌柜对古海说："你们先回分庄歇息吧。"

"不行，"古海说，"汉口的工厂眼巴巴地等着这批机器呢！我们一刻也不能停留。"

古海来到王锅头跟前俯下身子问道："王锅头，你留在分庄治伤吧。"

"不！我要跟着你走。"王锅头坚定地说，"是死是活我都跟着你！"

古海吩咐大家腾出一辆马车，把受伤的王锅头小心地放置在车厢内。

分庄掌柜给古海马队派足了粮草，把他们送出了好几十里才停下。

车轮吱吱扭扭地响着，单调的歌声在空旷的草原上空飘荡。车队在茫茫的草原行进。沉闷的空气压迫着车队的每一个人。

这天傍晚王锅头挣扎着要和古海说话，声音已经十分微弱："古掌柜，我有话说……"

"你说，我听着呢。"

"过去你一直没有和我说实话，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小南顺村的人。"

"对。"

咱俩是同乡还是同村人。我……也是小南顺村的人。"

"难道你是……"

"你猜对了，我就是你的张有叔……不争气的张有。"

"有叔，我找你找得好苦啊！"

"我知道……"

"你要坚持住，张婶在家等着你呢……咱俩一起回家乡。"

王锅头偎在古海的怀里没有了声响。

王锅头死在了古海的怀里。

古海悲痛地喊道："有叔！我找了你整十八年啊。好容易把你找到了，你咋就这么没有福气呢？"

张有沉默不语，已经没了呼吸。

"你是为大盛魁而死的！"古海喃喃地说道，"可是你却不是大盛魁的人。你死得冤枉哪！

我古海对不住你……”

没有称手的工具，众人就地用刀子挖了一个坑。潮乎乎的土地挖起来并不怎么费劲儿。不大工夫墓坑就挖好了。给王锅头简单地装殓了一下，把王锅头埋了。

二斗子在坟头上做了一个记号。大家沉默着在王锅头的坟头站了一会儿，然后就上马出发了。

悲伤的气氛感染了拉车的马，马匹全都安静地走着，好长一段路马匹们连打鼻息都没有。马车和骑手都沉默着继续前进，马蹄踏在草地上发出吧嗒吧嗒的沉闷的响声。

真是祸不单行，就在埋葬了王锅头的第二天，古海竟然在行走中从马背上滑落下来。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一滑落给古海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把他的右腿的小腿骨给摔折了。当时古海是因为睡着了而从马背上跌落在地上，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是怎样落的地，唯一的感觉是小腿一阵剧烈的疼痛。当他习惯地用手支撑着打算爬起来，结果钻心的疼痛让他几乎晕过去。当然也就没能站起来。二斗子赶过来帮助古海的时候，发现古海神情不大对头，额上有豆大的汗珠在滚动，眉头紧皱表情十分痛苦。二斗子问：“九哥，你是怎么了？”

胡德全也担心地问：“是不是刚才受了伤？”

“没有吧……”

但是二斗子发现古海牙齿咬得咯咯直响。没等别人再问，古海自己指着腿说：“我的腿出了问题……”

“我看看。”胡德全把手里的蟒皮鞭丢在地上，撸了撸袖子，用自己粗壮的大手把古海受伤的腿抓住了。他拿手指头小心翼翼地捏着在脚腕上面一点的地方，盯着古海的脸问道：“是这里吗？”

古海龇牙咧嘴没作出明确的表示。

“八成是骨头折了。”胡德全说，“我得把准地方弄清楚。海掌柜你忍着点儿……”

尽管事先胡德全发出了警告，但是当胡德全用手捏他的伤腿的时候古海还是疼得喊了出来！

“好，我知道是在哪里了！”胡德全也不和任何人商量，就用命令的口气说，“二斗子！你快去找两块木板来！”

“干什么？”

“给海掌柜接骨头！”

二斗子原地打着转，慌里慌张地问：“……荒野地界的到哪里去找木板？”

“我知道咋办了！”是刁三万想到了主意，他说着跑向马车。不一会儿他返回来了，把两根红柳的鞭杆在胡德全眼前晃了晃，问：“怎么样？”

“行！就用它了。”按照胡德全的吩咐，刁三万和二斗子把红柳的鞭杆折断弄成六根一尺半长的木棍，然后他们又找来一根驼毛绳。

看着胡德全在一本正经地为古海接骨做着准备，二斗子产生疑问了，他说：“胡驮头，你行吗？”

“什么话？”

“我是说从来没听说你有接骨的本事。”

“我没有亲手干过。”胡德全说，“可是我亲眼看到过接骨匠为人接骨头。来，你帮我。”

“作甚？”

“把海掌柜的身体抱着点儿。刁掌柜你抓住海掌柜的脚，听我一发话你就拽，要使劲儿。”

刁三万没有听从胡德全的指挥，他把胡德全安排给自己的活儿交给呼德尔楚鲁了。刁三万就蹲在胡德全的对面，手里抓着绳子和红柳棍儿。胡德全问：“你做什么？”

“我帮你绑护板啊！”

“倒是的……”

呼德尔楚鲁伏下身体几乎是半趴在地上，双手把古海的一只脚抓住了，他的黑眼睛紧盯着胡德全等候着命令。

不知道为什么胡德全迟迟不下命令，却是古海说话了：“赶快动手吧，胡驮头！”

就听胡德全一声发喊：“呼德尔楚鲁用力拉！”

胡德全两只大手在古海的伤腿上移动着，耳边清清楚楚地听见一阵咔咔嚓嚓的响声。还没等胡德全发话，就听古海在喊：“刁掌柜——绑吧！”

动作麻利的刁三万三下五除二就把红柳棍儿紧紧地绑在了古海受伤的腿上。

……

“真热，”二斗子说着便在马背上扭动着身体把羊皮大氅脱下来，丢在了拉机器的马车上，“这是什么天气啊？”

“该着热的时候了，”胡德全说，“现在已经是四月天了，能不热吗？”

“是啊，要怪只能怪你自己不知秋夏，你不能怪天气。你想想，我们出来多长时间了？”

“可不是，都有半年了！”

众人都学着二斗子的样子在马背上把皮衣脱掉，轻松地感慨着：“越走越暖和了！”

“眼看就要到家了。”

“我都闻到贴蔑儿拜兴的味道了！”

“贴蔑儿拜兴是什么味道？”

“能有什么好味道？不是骆驼的腥臊味，就是草滩上艾草的苦涩味儿。”

“还有女人身上的酸味儿。”

“哈哈哈哈！那是麻三婶奶子的味道吧？”

“哈哈哈……”

“嘿嘿嘿……”

刁三万一本正经地回答道：“不是奶子味！是腌酸菜的味道和蒸莜面的味道。”

行程中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轻松气氛。马车都很规矩地走动着，骑手们都驱动着坐骑凑到一起，无人看管的马车自动排成一排就像是草原上的勒勒车。

古海是被绑在马背上走完了最后一段路程。

八

盛夏的季节准时来到归化城。

这天上午，董家花园年轻的东家董国玺到大盛魁总号来了。董国玺是来送请柬的，大掌柜把董国玺让进了小客厅，还未坐定董国玺就从怀里掏出请柬来：“王大掌柜，这是给您的请柬。”

“坐坐坐，”大掌柜示意董国玺坐下谈，问道，“府上有什么喜事啊？”

“我哪里有什么喜事，”董国玺说，“我是特意来请王大掌柜七月初七到我董园赏月和品尝水果的。”

"啊，这都快七月初七了？”

小赵伙计说：“今日已是初二日，再过五天就是七月初七。”

“看我忙得什么都不知道了。”

董国玺说：“通司商会会馆方才我已经去过了，其他商号的请柬一并放在了会馆，总共是六十八张请柬，许多商号的堂名我也不是十分清楚，怕弄错了贻笑大方，就麻烦会馆值班掌柜代为填写了。”

“哪里还用得着这么多的请柬。”大掌柜苦笑着说，“如今买卖城恰克图撤庄，通司商号倒闭者甚多。许多商号都在商会撤销了名号，原来在册的那六十八家如今就怕是连一半之数都不足了。就算是这些商号名字都还在册，大部分也都不交会费了。”

“哦，原来是这样……”

大掌柜问询了一些董园的事情，董国玺成功栽培了深县的大桃引起了大掌柜的兴趣。大掌柜说：“都说是深县蜜桃离开河北深县那地场就栽不活，看来这话不能当真呢？”

“世上的事不能光是听人说，凡事都要自己亲手做做以后才好下结论。”董国玺说，“我若是信了那话就不会试种了。”

“就是说你真的把深县蜜桃种成功了。”

“七月七那天主要是想让大家看看深县蜜桃。”

“我一定去看看！”

“不只是拿眼睛看，还要让大掌柜亲嘴尝尝呢！”

大掌柜说：“都说这深县桃是只有皇上才能吃的贡品，现在我们也能品尝了，真是有口福呀。我一定去。”

结果请柬只发出去三十三份，实际上仅仅有十六家出席了董国玺的游园会。

七月初正是归化地方瓜果桃梨成熟的季节，可谓是秋风送爽百果飘香，正是为商务事日夜操劳的掌柜们放松一下紧张心情的好时机。接到帖子的贾晋阳原本不打算去，但是大掌柜说：“磨刀不误砍柴工，该歇息就歇息。”

“如今柜上的事情乱马营糟的不说，整个归化城都是一派颓唐，哪有这份心情。”

“一码归一码，日子归日子，商务归商务，不管买卖多么艰难日子总得过不是？”大掌柜说，“去！咱都去！”

贾晋阳有点不理解，诧异地看着大掌柜。

“去吧！去看看吧……”大掌柜劝贾晋阳说，“听说董园这几年变化很大，董国玺从一个河南来的人手里买到不少洛阳的花秧子。而果木树苗是董国玺自己亲自和长工由山西忻州老家担来的。他还试种了许多果树，有桃、李、海棠、樱桃等，均取得成功，果实累累。煞是好看！”

“是哩。都成了归化一景了！而围墙里外种植杨、柳、松、柏，以后蔚然成林，古木参天，二三十里以外都可望见，使青山下的归化城更加青翠苍绿。”

董国玺建起花园不多年，便吃上了自己亲手栽种的桃、李、石榴、葡萄等水果。每当水果成熟，他挑选最好的鲜果，装入锦盒，用轿车拉着，亲自向将军、都统、道台等各个衙门的大小官吏献礼，表示地方士绅对长官的“孝敬”。除了往各个官府衙门里送，还给像大盛魁这样的大商号送。而大盛魁的掌柜们对董国玺很是客气，除了留饭给他体面，并赐给车倌和“捧拜匣”的伴当以及赏钱。两家有来有往关系甚是和谐。

马蹄嗒嗒，贾晋阳陪着大掌柜一路有说有笑，来到了董家花园。轿车的帘子撩着，远远地大掌柜就看见董家花园的大门外面各色的轿车已经停下了一大溜。

贾掌柜感慨道：“虽说是时局不好，可是这七月七来董家花园游玩的人还是不见少。”

“时局好不好只是对归化的通司商号而言，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对时局没有什么感觉，”大掌柜说，“日子照样过。”

“时局对归化的耆老商会影响也不大。”

“偌大个归化城，一时半会儿还伤不着它的筋骨呢！”

董家花园果然如预料之中一样美，还离着老远那诱人的果香就顺风飘过来了。熙熙攘攘的人群，欢声笑语，小贩们的吆喝声汇成一片，好像印证着大掌柜的话。

大掌柜享受着这份难得的轻松和惬意，他知道在风雨飘摇之中这份轻松与惬意更是难能可贵。

园内错错落落地摆开二十几张桌子，都在桃树梨树的枝丫中掩映着，忽隐忽现并不能看到全貌，却听得弦竹声声，夹杂着阵阵欢声笑语传来。董国玺为了使宴会有轻松愉快的情调，特意请了一个戏班子来，一听那丝竹的响动，掌柜们明白了请来的是一个唱山西中路梆子的班子。于是未等马车驶进果园，大掌柜就兴奋起来。

按照董国玺的安排，客人们先是逛园，欣赏他的瓜果，桃、梨、石榴树……树下绿荫遮盖，正是数伏天，园子里阴凉爽快，十分宜人。客人们一路说笑一路走，挂满枝头的果子，按捺不住的人伸手就摘。

忽然之间传来一阵女人的嬉笑声。大掌柜问道："今日董财主还请了女客？"

"请了，时代不同了嘛，"董国玺笑道，"如今是男女都一样。你不见京履泰那些京帮商号站柜台都用女伙计了。"

"想不到董国玺竟是如此时尚！"大掌柜笑道。

"哪里哪里。"未等董国玺的话音落地，从一棵桃树的后面旋风般出来一名女子。红纱绿罗裙，飘飘然迎住了客人。

"幸会，幸会！能在董园见到王大掌柜真是三生有幸！"

董国玺赶忙介绍："这位是天义德……"

"知道知道！郭玉大财东的宝眷！我岂能不认识？！"大掌柜将一双秃手抱在胸前施礼，又问道，"怎么不见你家大财东？"

"我在这里……"只见一个衣着整洁的中年男子从人群后面走上来，大掌柜一看正是郭玉本人。就问："郭大财东怎么躲在人群的后面呢？"

"今日玩耍我是随从，贱内才是主角。"

"哈哈哈哈……"大伙儿都笑了。

"我还是称呼郭夫人更习惯，"大掌柜说，"说起来我还是在乌里雅苏台草原的时候与娜仁花大小姐谋过面，大小姐嫁到归化来以后倒是很少见过呢！"

"大小姐大婚的时候宴请逾千人，难道大掌柜没有赴宴请庆贺？"

"是我没福气，郭大财东和娜仁花小姐大婚之时我正远在汉口。"

"哦，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呢！"

大掌柜一路走，一路问道："听郭大财东的话音，娜仁花小姐常来游园？"

"岂止是来游园，"董国玺说，"大小姐差不多成了我董园的半个主人呢！"

"噢，半个主人？"大掌柜很有兴趣地问，"此话怎么讲？"

"大小姐亲手在园子里种植花卉树木呢。"

"噢！想不到大小姐有这样的雅兴？"

"大掌柜您一天到晚忙于商务，您有所不知，在我们归化城很是有一些人士对花卉树木感兴趣呢！"

"噢！这样的年头，是谁居然还有这样的雅兴？"

"多了去了。"董国玺说，"像名医聂先生、道士缪大师、御宝斋的堂主宝全先生、耆老商会的明掌柜……对了，还有绥远城不少军官，就连新上任的童玉将军也是常客呢。"

"呵！真的是有趣，绥远城的老将军瑞裕喜好打猎，新来的童玉将军爱好园林！"

"正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董国玺说，"喜欢园林的人里边还有不少洋人哪。"

在一片桃树下大掌柜站住了。

"大掌柜您来看，这可不是普通的桃树。"

董国玺侧侧身自动靠后去了，把娜仁花让到前面。

娜仁花走向前："这就是董财主试种的深县蜜桃。"

大掌柜兴致勃勃地问娜仁花："我可以亲手摘一个桃子吗？"

"当然，大掌柜想摘就摘吧，随便摘。"娜仁花说，"只怕大掌柜的手不方便。"

"没事的，我习惯了。不信你看——"

说着大掌柜伸出两只肉锤夹住一个低垂的桃子，轻轻地一拧那桃子便从枝丫上脱落下来。

大掌柜拿肉锤夹着桃子轻轻转动，那熟透的桃子晶莹剔透！大掌柜玩弄着欣赏着。

董国玺急忙走过去，说道：“王大掌柜，果品早已经预备好了，全都派人清洗过了，在桌子上摆着呢。”

“你那果子有我手中这个新鲜吗？”大掌柜两肉锤夹着桃子问董国玺。

“全都一样，都是我早上才派人刚刚摘下来的，”董国玺解释道，“王大掌柜来，俺怎能拿旧果子给你吃？”

“你那果子是早上摘的，我这手里的果子可是刚摘的，”大掌柜说道，“你说哪个更新鲜？”

“当然是王大掌柜手里的果子新鲜。”

“有句古诗是咋说的来，说唐明皇派人从南方往长安给杨贵妃运荔枝，那荔枝可是娇贵得很，一日而去色，二日而去香，三日后色香味尽去矣。想必这珍贵的深县贡品桃也与荔枝是一样的珍贵啰！”

“这就对啰。”大掌柜一边说着，一边拿肉锤随便在那果子上抹了几下，就放在嘴边咬了一口。有人插嘴道：“就怕是从树上摘下来，清洗之后移到桌子上味道就变了。”

“哈哈哈，说得是哩。”

“吃水果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天义德大掌柜李泰挽挽袖子走上前也去摘桃，于是众人争相效仿。一时间蹦的跳的甚至还有攀枝爬树的，纷纷去摘树上的桃子。这些掌柜们全没有了平日的斯文和矜持，一个个都像孩童似的放松，桃子摘到手里随便擦擦就大嚼起来。

众人说着笑着，一路走一路摘一路吃。经过什么树下就吃什么果子，梨、石榴、深县桃都尝遍了。等到一行人在园子里走了一个圈子回到看园人住的房子前的时候，差不多都已经吃饱了。

桌子上摆满了各式果品。众人纷纷落座，然而这一回面对晶莹剔透、香味四溢的果品，却没有人再动了。

喝果酒、吃点心，品水果、听戏文，眨眼工夫一个时辰过去。

天义德的大掌柜李泰心情毛躁，惦着字号的事情，他第一个站起身对身边的王廷相说：“王大掌柜，我得先走一步……”

“干什么？”

“柜上有些难缠事。”

“世风不好，如今谁家也一样。”大掌柜以肉锤抵住李泰的腰眼，“今日我们谁都不准离开！”

李泰听从大掌柜劝阻，重新坐下了。

其实心里毛躁的何止李泰一个人。就心境而言，大掌柜和在场的所有的通司商会的掌柜们也都一样，大家的心理压力都很大。由于俄商直接进入中国内地采买百货、设栈建厂，恰克图和买卖城商埠的生意一落千丈，许多通司商号纷纷从恰克图、买卖城撤庄后退，有的甚至宣布倒闭了。应邀到董园来游园、品果、听戏的通司商号的掌柜们来的不足四成，就算是来的人心里也都像揣着兔子一样忧心忡忡。他们说也好，吃也好，闹也罢，其实都是在强颜欢笑。

果品茶点之后紧接着就摆上了宴席，客人们都没有挪窝。席面是八碟八碗，八个冷碟四荤四素先端上来，席面上立刻热闹起来了，猜拳行令、推杯换盏，说话间一阵疾骤的鼓锣响过之后演员出场了。登场的演员金甲玉带，头戴鸡翎，脚蹬高靴，手持一杆长戟——是英俊的武生吕布出场了。戏种当然是山西梆子了，董国玺像陀螺似的旋转着，挨着桌子陪客人。当他来到贾晋阳身边的时候，贾晋阳把自己想起的一件事说给了他：“董掌柜，你这果园摘果的数量能有多少？俺说的是那些此地没有的新鲜品种。”

“这个……”贾晋阳问得突然，董国玺一时摸不准他在想什么，所以回答就迟了些，“大概在二三万斤之间吧。贾掌柜什么意思？”

“我是想把你这园子包了。”

“你把我的园子包了去，我做什么？”

“董掌柜误会了，”贾晋阳笑着解释，“我的意思是说我要包你园子里摘下的果子。园子当然还是你自己料理了。我们大盛魁哪里有懂园艺的？”

董国玺说：“既然这样，那么就借贾掌柜一步，咱们到一个清静的地方说话。”

贾晋阳随着董国玺来到戏台旁边的一间房子里。这里是看园人和董国玺平日里修整园子时候临时休息的一个地方，房间不大，室内设备也很简陋，只有一盘顺山炕，炕上铺着蝙蝠图案的栽绒毯子，炕上依墙放着带洋镜的炕柜，一个整整齐齐的被垛。陈设很简单但是很整洁，地上是水缸和一些修剪得很整齐的果树枝。董国玺随手拿起一个枝子，说：“贾掌柜别看这些枝子不打眼，却也是来之不易呢，是我托朋友刚刚从湖南郴州带回来的荔枝树。”

董国玺把贾晋阳让上炕，朝外喊了一声：“董四……沏一壶茶来，要今年新上市的黄山毛尖。”

“不要那么多礼节了，”贾晋阳挪着身子把腿盘起来好使自己坐得舒服一点，说，“咱们说事吧。我的意思你这园子里的果子既然都是稀罕的品种……”

“这没问题，贾掌柜你放心，不然我怎么能当作礼物往二府衙门、大盛魁的城柜里送呢。”

“其实我大盛魁每到节令也要给官府将军们和同行送些果品，都是专门派人从外地采买回来的，既劳时又费力。现在眼前就有你这个董园出产新奇的品种，我何必舍近求远呢？也怪我孤陋寡闻。”

“哪里哪里，”董国玺说，“不是你贾掌柜没有听说，实在是我这园子太小，也就是今年才敢张罗一下，请市面上的大人物来尝尝鲜。这园里的石榴、草莓、梨、深县蜜桃都是今年初次挂果的。”

“那就是说我来得正好了？”

“是哩，俗话说赶得早不如赶得巧。若是去年贾掌柜来我这儿，石榴树上的果都还是些杏大的酸果呢。”

“好吧，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不管石榴、深县仙桃，只要是咱这归化市面上没有的，我大盛魁全包了，你一个不要让它上市。全都给我仔细挑选，分一二三等贴上‘魁’字标签——到时候我会打发人把标签给你送过来。按一二三等装箱。”

“送到大盛魁城柜吗？”

“送城柜干什么，这么好的东西是要当作礼品送人的。”贾晋阳说，“我会打发人送一个单子给你，到时候你按单子把果品送到指定地方上就是了。”

“这没问题，贾掌柜说到哪我做到哪就是了。”董国玺说，“到时候我保证赶在节令上把最新鲜的深县桃、石榴送到府上让您的朋友们尝鲜。”

“‘尝鲜’这两字最要紧，刚才我不是说了嘛，过去我们千里迢迢从外地买回来的水果，等运回来的时候就没几个新鲜的了。尽管办事的人一路上小心翼翼日夜兼程，也还是难以达到尝鲜的目的。”

董国玺说：“贾掌柜说得对，既然我这园子里能结的果子，何必舍近求远劳时费神。我董国玺在这里只听您一句话，把事情办妥就是了。能为大盛魁做事情我董国玺脸上连同我这个花园都跟着光彩呢。”

“关于果品的价码数量到年终的时候我统一打给你。”

“价钱的事情都好办，贾掌柜你尽管放心，一切我都会按照您的吩咐办好的。”

董国玺的话还没有落地，就听见一个声音在喊：“贾掌柜！贾掌柜……”

那喊他的声音无意中透出万分的焦急。贾掌柜走出房间，一眼认出来人正是大盛魁商号城柜内的一个小伙计。小伙计把贾掌柜往旁边拉拉，将嘴巴凑到他的耳朵边说道：“贾掌柜……出大事了！”

“慌什么？慢慢说。”

“三元成的掌柜吞烟自杀了!”

贾晋阳立刻脸色大变，问：“三元成哪个掌柜？”

“咳！还说哪个掌柜呢，不是一个，是三个全都寻了短见!”

贾掌柜盯了小伙计一句：“这消息可属实？”

“千真万确，是三元成的孟掌柜让我来报告的!”

贾晋阳定睛看着报信的小伙计，认定不是玩笑，转身一路小跑向大掌柜那里去了。

九

半刻钟之后，轿车已经载着大掌柜疾驰在返回归化城的大道上了。

通司商号三元成三个掌柜集体自杀，这在归化城无论如何也是一件惊天大事了！毕竟三元成是归化城通司商会中一个很有影响的商号。关于三元成商号的起家大掌柜最是清楚：在归化城商界三元成是一个很特殊的商号，是一家人力合股的商号，它的三个合伙人既是东家也是掌柜。八年前合资支撑起这个字号，起初专营茶叶。那时候正赶上左宗棠左大帅率大军收复伊犁，商路畅通，茶叶生意好做得很。那时候归化市面是何等的热闹，驼运得到大发展，四面八方的驼户云集归化城。单单是从新疆来的驼户就超过了四十家，他们在归化城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就叫“新疆社”。新疆社拥有的骆驼数量就超过了两万八千多峰。三元成掌柜因为左宗棠西征的时候助军有功，受到朝廷的嘉奖。归化城大南街三元成店铺的门楣上挂着功臣的牌匾。三元成是有功名的商人，当年就加入通司商会。凡是加入了通司商会的商号都在业务、人事上和大盛魁保持了撕扯不清的关系。

三元成可以说是归化商界的一匹黑马，短短几年的工夫名声就传播开了。北自恰克图，南至太原府，东到天津卫，西至伊犁河，各路的商人都知道“西口三元成”这个殷实的字号。“西口三元成”的水印在上述各地几乎是妇孺皆知。

在很短的几年里三元成就迅速地发展起来。三元成总号设在归化城，在与恰克图毗邻的买卖城、库伦、乌里雅苏台设有三个分庄。

谁曾想到时世骤变，恰克图和买卖城闭市，三元成三个分号、一个总号一夜之间就全部倒闭。说起来也仅仅是几月以前的事情。

有人欢喜有人忧愁。就在三元成商号宣布倒闭的当天，在归化的另一家俄罗斯商号巴达玛耶夫公司就委派中人与三元成的掌柜洽谈收购三元成铺底的事情了。

但是被三元成的掌柜给断然拒绝了。三元成大掌柜罗必信说：“三元成是追随左宗棠左大帅收复新疆起家的商号，说起来好歹也算得是抗俄的功臣，如今买卖做塌是怪我们三个做掌柜的人没有本事。可是我三元成再没有本事也不能把店铺抵给俄国人!”

第二天罗必信就来到大盛魁总号，他对大掌柜说：“我这铺底穷家薄业，您要是看得上就拿去!”

大掌柜当然不肯收购，劝解道：“这又何必！罗掌柜，你在商场上做了半辈子还不知道吗？胜败乃兵家常事，赔赚是商家常事。这世上没有过不了的槛儿，谁都难免遇上马高镫短的时候。有什么难处你尽管说，一只要是我能帮上的我一定不遗余力……”

“王大掌柜的心意我等心领了……”刚说几句话，罗必信就流泪了，说，“如今的三元成是债务如山，几万两银子都只是杯水车薪。”

“先别把话说死。”

“王大掌柜不必再说了，我什么都明白。现在是巴达玛耶夫公司要出高价收购三元成的铺底。我不给他!”

“怎么？”

“我心气不顺！要给我也愿意给中国人，就给大盛魁。”

大掌柜听明白了，罗掌柜是要把三元成以比巴达玛耶夫公司给的价钱低许多卖给大盛魁。但是大掌柜没有立刻答应，一是不能乘人之危，二是不忍心三元成就此倒闭。他说：“罗

大掌柜，你要是信得过我就容我想想，最晚后天我再给你答复。”

“只要你肯收我的店铺就是给我面子。”

“三元成欠巴达玛耶夫公司多少债务？”

“三十万两纹银。”

说着罗必信双膝一软就跪了下去，其他两位也都跟着罗掌柜跪在地上。

大掌柜热泪涟涟，说：“三元成的事就是我大盛魁的事。”

“谢大掌柜！”

罗必信就此告辞。

第三天的下午，大掌柜就派一位年轻掌柜告诉罗必信：“三元成铺底大盛魁决定收了。”

大盛魁收购三元成铺底花的银子比巴达玛耶夫出的价多出一两银子。

罗必信说：“这一两银子把我们三元成人的气也出了，我三元成祖祖辈辈都记得大盛魁的恩德。”

三元成实现了自己最后的愿望，却引起巴达玛耶夫的强烈不满。原来事情并不简单，倒是引出一番诉讼。

原来三元成和巴达玛耶夫公司之间货抵货，账抵账，账转账，早已经抵得一塌糊涂了。

也不能完全怪巴达玛耶夫，罗必信也是太性急，三元成除了有三个分庄、一个总号，另外还拥有一家新开的印刷所。那个印刷所并不惹眼，就坐落在小召半道街路西。在还未和罗必信接上话之前，巴达玛耶夫就和印刷所的坐庄小掌柜达成协议，把印刷所过户到巴达玛耶夫公司的名下。而且巴达玛耶夫正赶上一笔好生意，他揽下了乌里雅苏台长老寺佛经的印刷业务，并且还收了召庙的定金。

巴达玛耶夫匆匆忙忙接管了三元成的印刷所，当下就安排为乌里雅苏台长老寺印刷佛经。哪承想三元成不买他的账，把全部铺底转给了大盛魁。

于是巴达玛耶夫找到大盛魁讲了他的处境，使大掌柜很是为难。巴达玛耶夫拒绝接收大盛魁替三元成偿还的债务。

于是巴达玛耶夫与大掌柜直接起了冲突。

那时归化有条不成文的规矩，买卖开张要在饭馆摆席，买卖倒塌还要在饭馆摆席！为的是风度。如今三元成买卖做塌，为了风度罗必信在晏美园订了酒席。单等大掌柜到来就开席，可偏偏大掌柜迟迟不到。三个掌柜左等右等只等来了贾晋阳。贾晋阳告诉三元成三个掌柜说，大掌柜被巴达玛耶夫缠住，这席酒暂时是吃不成了。

巴达玛耶夫缠住大掌柜干什么？要求大盛魁和三元成共同为他的损失赔偿，不然就要上公堂打官司。

这件事戳起了大掌柜的火：“打官司便打官司，我大盛魁怕你不成。我在这里候着你。”

巴达玛耶夫真的派人到道台衙门把大盛魁和三元成全都告下来了。林文钦畏惧俄国人，自打他上任起涉及洋人的案子就不断。结果小心谨慎，审来审去也不敢轻易决断。案子拖下来事情不算完，不久道台衙门就接到了库伦发来的函件，市面上都知道清廷派驻库伦的办事大臣早就与巴达玛耶夫公司勾结，受其好处为其说话。办事大臣限道台衙署接到函件之后半个月内必须结案，迫于压力林文钦只好宣布判决结果。宣判那日道台衙署只传了巴达玛耶夫和三元成掌柜罗必信到堂，把大盛魁排除在案件以外了。

巴达玛耶夫问：“为甚不传大盛魁掌柜到堂？”

林文钦解释说：“本案只涉及三元成店铺债务、债权双方，与大盛魁商号无涉。”

结果宣判三元成因毁约赔偿巴达玛耶夫公司损失金额三万两白银。三元成付不起追加赔偿三万两白银，于是惨案就这样酿成。铺底抵给了大盛魁，住房被巴达玛耶夫强占，三个掌柜连晚上遮风避雨的地场也失去了，三个人在被巴达玛耶夫赶出来之后就直接走进了烟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三元成三姓掌柜选择集体服毒自杀的短见。他们把身上所有的钱掏出

来买了大烟膏子，走了二十里地，在城南的昭君墓上吞大烟自杀了。

大掌柜赶到三元成商号时，三位掌柜的尸体已经横陈在堂屋。他们的身体上全都盖着蓝色的布幛，可以看出暴露在布幛外面的脚上全都穿着崭新的骆驼梁的棉布鞋。尸体的周围用冰块围着，装在蒲草袋子里的冰块悄然间融化着，融水在堂屋灰砖铺就的地面上淌出几条细小的溪流。融化的冰水顺着砖缝流到门槛处，在那儿积出了一个小小的水滩。

堂屋的正面是临时摆起来的供桌，上面简单摆着一些点心、果品。三元成的十几个掌柜伙计，一个个身穿白色的孝衣，用悲戚的表情迎接着客人。客人并不多，都是三个掌柜生前的好友和一些生意上的相与。

大掌柜一只脚踏在小水滩里，人走进了堂屋。一进门便失声叫道："罗掌柜，你们咋就走了这么一步不该走的路呢？！"

客人看见是大盛魁的大掌柜进来，全都自动闪开身。

三元成众多伙计全都迎上去，呜呜哇哇地哭起来。

大掌柜俯下身伸手揭开一个尸体上的布幛，正是三元成大掌柜罗必信！死者像泥做的，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灰色的胡须上挂着几根细小的草茎。大掌柜说着话眼泪就流下来了，泣不成声："都怪我晚来一步……咋就想不开呢？世上就没有绝人的路哇！"

罗必信眼睛还睁着，一双黑眼睛直直地盯着屋顶。陪着大掌柜的三元成小掌柜哭诉道："罗大掌柜他是死不瞑目啊！"

大掌柜伸出肉锤小心翼翼地在罗掌柜的脸上抚摩着，他哆哆嗦嗦地为死者把眼睛合上了。

大掌柜把三元成死去的三位掌柜凄惨的脸一个挨一个看了一遍，最后把布幛重新给他们盖好。大掌柜用肉锤打击着自己的大腿，顿足叹道："这可是三条活生生的性命啊。区区三万两银子怎么就能要了三个人的性命？"

但是覆水难收，大掌柜蹉砣半晌无济于事，只好听任孟掌柜带领铺伙安排后事。

三元成铺底盘卖，三个掌柜死去之后无家可归。大掌柜安顿人把罗掌柜三个人的尸体直接运到了董园。说："给董掌柜说，就说是我说了，无论如何给三元成三个掌柜找块好地场暂厝起来！"

大掌柜知道三元成这三位掌柜一个是雁北杀虎口人，另两个是河北蔚县人。他们都是大掌柜的追随者。

……

三元成的事让大掌柜深受刺激。倒不是说大掌柜没见过死人，也不是说这事多么凄惨。主要是心里别扭，多多少少牵扯了大盛魁和大掌柜的声誉。后悔当初不该执一口气，赔些银两给巴达玛耶夫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十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三元成三个掌柜集体自杀，这件事随即引发出了一个更加严重的后果！

这天晚上吃过饭之后，大掌柜早早就睡下了，他觉得身体疲累得很。但是躺下不久他又醒来把小赵伙计叫到身边说："你去把王大先生叫来。"

王福林来了。

"大掌柜，深夜唤我来一定是有要紧事？"

大掌柜竟然喘着气说不出话来，伸出一只肉锤示意王福林坐。

王福林坐在大掌柜床边，两眼紧盯着大掌柜的脸，看着大掌柜呼哧呼哧喘气。好一会儿，才听大掌柜说："……福林，我有个不好的预感。"

"大掌柜是说字号的事吗？"

"不……"大掌柜困难地喘着气，"我觉着自己的气脉都快要断了，喘不上气来。"

“我打发人去请聂先生……”

“不……用了……”

大掌柜伸出肉锤朝王福林摆摆，随即闭上了眼睛。王福林害怕地盯着大掌柜的脸观察着，他发现那张熟悉的脸在迅速改变着颜色，红晕渐渐褪下去，苍白的颜色涌上来。他忍不住叫了一声：“大掌柜！……”

大掌柜重新睁开眼睛：“福林……我就怕是不行了。”

“别这么说。大掌柜!”福林一听大掌柜和他说这话吓坏了，赶忙说，“你身子骨不好我立马派人去请大夫！立马派车去接聂先生过来。”

大掌柜摆摆肉锤。

又过了一会儿大掌柜缓过来，和福林说话，话语已经是断断续续：“你……听我说，我得交代你一件事。重要的事，你记着……”

结果王福林只听到大掌柜的半句话：“我派古海去俄罗斯押运机器，还没回来……咱要善待古海……”

“还没回来……”

“我的心悬着哪……我们大盛魁在羊娄洞的茶叶加工厂用的全都是手工操作的旧机器，做出来的茶货远远赶不上俄国人的蒸汽机。质量、数量都不行。扭转颓势就全指着古海啦……”

“我知道!”王福林宽慰说，“古海在江湖闯荡这么多年他有经验，再说古海从小就办事稳当，此行不会有问题的，您放心。”

大掌柜又说：“还有古海复号的事你要……”一句话未说完大掌柜就咽了气。

毫无思想准备的王福林简直不能相信眼前的事实。一时间他一动不动地愣在那里，脑子里是一片空白，不知道该做什么。后来他下意识地喊道：“小赵！……”

大盛魁城柜院内陷入一片紧张与混乱之中！大账房、小账房、大客厅、小客厅……一应全都停止了业务。压抑和恐慌的说话声、杂沓的脚步声在院子的上空响着，给人们传递着悲戚、慌乱的情绪。

那时候，贾晋阳正在大召前街的一家茶馆为雇请驼队的事与几个驼帮的驮头为驼运的价格磋商。得到了报信，贾晋阳等不及驾车，自己骑了一匹光脊梁马返回到了城柜。

大掌柜平静地躺在他住的那个房间的炕上。一群人围在大掌柜的身边惊嗟感叹，扼腕顿足，王福林迎住了走进房间的贾晋阳。贾晋阳抓住王福林的手问道：“怎么回事？早上我离开的时候大掌柜还好好的呢。”

也没等王福林回答，贾晋阳就拨开众人冲向炕边，只见大掌柜脸色蜡黄、两眼微闭，像睡着了似的躺着。贾晋阳连喊几声不见反应，他把手指放在大掌柜的鼻孔下，没有感到一丝热气。贾晋阳着急了反身问道：“请先生了没有？”

“聂先生在路上呢。”

“到底怎么回事？”

“说得是啊，就在前几天董园看戏的时候，我就坐在大掌柜身边，清楚地看见大掌柜一边听戏，一边用肉捶击打着膝盖跟着台上的演员吟唱。”

贾晋阳以拳击掌，说道：“谁去请的聂先生怎么还不到？”

话音未落，就见屋门猛地被人推开，气喘吁吁的聂先生在小赵伙计的引领下走进屋子。

聂先生把手指放在大掌柜手腕上把了把脉，他的手指只是在大掌柜手腕上停留了一小会儿立刻就移开了。聂先生还没说话呢，他的沉痛表情就把一切都泄露了。贾晋阳连问也没有问就掩面痛哭起来。房间里响起了一片抽泣声、痛哭声。

聂先生来到贾晋阳身边，他伸手抓住贾晋阳的手腕子说道：“贾掌柜，现在不是你哭的时候。许多事情还等着你去办呢……”

贾晋阳擦着眼泪随聂先生来到了屋子外面："聂先生，您说怎么办，俺就怎么办。"

"眼下正是数伏天，炎热的天气尸体难以保存，你要赶快想办法才是。当务之急是把大掌柜的尸体保存好。"

"这方面的事俺没有经验，"贾晋阳说，"都这种时候了，聂先生您就不必再讲客套，您是大掌柜生前的挚交，大家都信得过你。你说吧，我按你说的话办。"

"好，那我就有话直说了。事不宜迟，你立马打发几个伙计赶一辆马车，不……要两辆……最好是三辆马车，多派几个伙计到大青山的黑牛沟。我知道黑牛沟有一道瀑布，瀑布下的阴凉地有一片冰终年不化。你让伙计们去挖冰，把冰块儿用草袋子装起来，拿马车运回来……越多越好。"

贾晋阳二话没说照着聂先生的吩咐做了。伙计们气喘吁吁地跑动着，寻找着铁镐、铁锹、绳索、钢錾。院子里到处响着匆忙的脚步声。贾晋阳扯着嗓门吆喝着。马匹的嘶叫声、杂乱的脚步声、人的喊叫声交织成了一片。随着一阵马蹄践踏土地和车轮滚动的轰轰声，三辆马车驶出了大盛魁城柜的大门，全都是三套车。

大掌柜的去世适逢北方商界风雨飘摇之际，不但王福林等毫无思想准备，整个大盛魁上上下下都毫无思想准备，全都慌了神。

大掌柜担当会长的通司商会属下几十家商号的掌柜们得到消息的时候，一个个都被这突然降临的坏消息惊呆了。

晚上在归化城北城门瓮城，一场大戏《文昭关》正唱得热闹。大掌柜猝然而逝的消息传来，大戏立刻就停了，管弦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早就消失了。戏台前面、园子外面马路上空地上看热闹的人们都还没有走，他们都为这忽然降临的消息感到痛心。瓮城内黑压压的人群静立着，一片鸦雀无声。这时大盛魁的三辆马车轰隆隆跑来，人群立即为马车让出一条路，在一片惊骇的目光中，为首的马车上车倌直立在了车辕上。他的两条腿大敞着，上身略略前倾，一只手不停地抖动着手里的缰绳，一丈长的鞭杆在他的另一只手里摇晃着，牛皮的鞭梢在驾车的两匹套马头顶上晃来晃去。鞭梢"啪——啪"脆响着把透明的空气抽出了许多无形的裂纹。套马和辕马都睁着惊恐的眼睛奔跑起来，它们以牲畜的本能感觉到了主人家里发生了异常的事情。

三辆马车轰轰隆隆地奔跑着，马车荡起的尘烟翻滚着追随在马车的后面，但是尘烟很快就被马车远远地甩在后面了。当尘烟落地的时候，在人们的视野里三辆马车已经没了踪影儿。

贾晋阳决定请席力图召的达喇嘛来商量。

大掌柜去世的消息不胫而走，等到贾晋阳打发去的轿子车载着达喇嘛返回大盛魁城柜的时候，归化城里耆老商会、京邦商会、万驼社、羊马社、牙纪行、毡靴社……几十家行社的头面人物以及许许多多商号、工厂、作坊掌柜们陆陆续续都赶来了。达喇嘛带着十几个身穿袈裟的徒弟走进停着大掌柜尸体的房间，这位出家人要先给去世的人念一段安魂的经文。但是未等经文开始诵读，眼泪就从达喇嘛的眼睛里流了下来。年逾八十的达喇嘛两目微闭双手合十，任凭泪水淌过他的面颊流入到雪白的胡须里。十几个小喇嘛排在达喇嘛的身后，抽泣声隐隐约约从他们中间传出来。诵经文声音与哭泣声搅和在了一起。

其余的人都停在屋子外面等待着。屋子外面的人透过窗棂，看见屋子里有神秘的黄颜色在反射着太阳的光，他们知道那是达喇嘛和他的徒弟们身上的袈裟反射出来的光泽。这种黄颜色的光亮给死亡的气息蒙上了一层神秘的意味。人们都被这种神秘的氛围压迫着，没有人敢高声说话，更没有人大声喧哗。

不觉间天光已经放亮。一阵轰轰隆隆的响声传过来，到黑牛沟取冰的马车回来了。三辆马车轰轰隆隆地跑进院子，马匹都大喘着气，身上的毛皮全都被汗浸透了，一团一团灰色的汗沫子从马的肚子上、下巴上滴到了地上的尘土里。车上的冰块都用草袋子装着，消融的冰水从马车车厢的缝隙间向下滴滴答答地流着。屋子里，几个伙计在聂先生的指挥下匆匆忙忙

把一块木板放到炕上，小心翼翼地把大掌柜的身体挪到木板上。木板的下面垫了好几层草垫子，炕上地上到处都铺着草垫子。把冰块装在预先准备好的草袋子里，把草袋子一个一个地摆在大掌柜周围。剩余的冰块装好草袋子之后都抬进花窖里去了。

这些事情刚刚做完，就听到聂先生严厉悲怆的说话声又响起来，人们看到刚刚卸了马车的车倌又重新把马匹套在了车辕里。不久那些取冰的人又原班人马乘着三辆马车出发了，聂先生说了，要他们足足拉够了十趟才能休息。

许多人都知道大掌柜和董园有着非同一般的深厚关系，十年前海掌柜的尸体在北门城头示众之后，正是董国玺安排云二爷把尸体收回来的。那时候云二爷趁着夜色浓重，带着三个抹鬼人赶了一辆马车把海仲臣的尸体运回了董园。当然董国玺并没有把海仲臣与大盛魁和大掌柜的关系告诉云二爷，但是后来当云二爷看到大掌柜一次次前来悼念海仲臣的时候，他就猜到了这背后会是怎样的一种关系了。他猜到海仲臣在狱里自杀是个苦肉计，也就是说海掌柜选择了舍弃自己的性命保全大盛魁的名声，而这些都和大掌柜有关系。

自从海仲臣埋葬在了董园，大掌柜只要得空就会到这里来。他到董园来的时候从不带任何人，连贴身的伙计都不让跟。大掌柜自己骑一匹马，直接走进董园的义地。每年大掌柜到董园来的次数差不多有五六次，他连董国玺也不惊动。大掌柜在海仲臣的厝房周围走来走去，有时候他会蹲下去用他的两只秃手艰难地捡起一块石子或是其他什么杂物丢到一边。有时候他会在海仲臣的厝房前久久地驻足。

大掌柜做这些事的时候，云二爷就远远地注视着他，生活的阅历使云二爷能够体察到大掌柜深沉的哀痛。每次大掌柜看完海仲臣的厝房，就由云二爷陪着他在树林里转一转，两个人说一些不着边际的闲话。谈论生死命运这样一些遥远空灵的话题。有一次大掌柜就海仲臣的厝房与云二爷聊起来，他非常欣赏云二爷的设计，说是走南闯北，他这一生都不曾见过哪一座厝房比海仲臣的这个更好了。云二爷设计的厝房六面通风，简直可以称做是一种创造了。

就是那次在与云二爷的谈话中，大掌柜脱口说出了他死后要留在这里的意思。大掌柜还对云二爷这样说：“……你也给我做一个这样的厝房。”

当时云二爷表示说：“大掌柜信得过我当然愿意做，只是你的厝房从规格上应该比海掌柜的厝房至少大五倍才成。”

那一次谈话中大掌柜还说了这样一层意思：“你叫厝房，我把它当做是永久的坟墓，凉凉爽爽六面通风，比埋在地底下又压抑又沉闷强多了。”

那时候云二爷还说了一句：“大掌柜的厝房我要在下边预先建一个九尺高台，那样你在里面躺着就会有一种升天的感觉了。”

“哈哈哈！……”

俩人像是在谈论一个非常轻松有趣的话题，大掌柜用秃手捶了捶他的肩膀说：“咱俩是老朋友了，这事我就拜托你了。”

两个人都笑起来。可是云二爷笑了一半就把笑声收住了，他在心里害怕地想道：“我都跟大掌柜说了些什么呀，我真是老糊涂了，和活着的人说了半天给他做厝房的事，多不吉利。”

灵堂就设在了大盛魁内院的客厅。几天的时间里吊唁的人络绎不绝，有官场上的人、有商界的人，也有寺庙里的喇嘛和活佛，还有不少是普通的驼夫、领房人、羊把式、马把式以及牲畜桥上的牙纪。还有来自绥远城的将军府的军官。来大盛魁吊唁大掌柜的那些人坐的轿车，从归化城的北门外顺着河沿排队，车队跨过牛桥蜿蜒延伸一直到很远的地方。

在董园，云二爷按照大掌柜生前的嘱托，加班加点地为大掌柜建造厝房。这是一座巨大的厝房，厝房地基要高出地面九尺，这地基实际上是一个大揭盖后用石头垒砌起来的大地窖，窖顶开了九九八十一个气孔；厝房由灰砖砌成，呈正方形，每边长十八尺；厝房高六尺，顶上正中位置又建一座空心砖塔，塔身呈六棱，分九层，每一层六个窗户，整个塔共计六九五十四个通气孔。

大掌柜的厝房工程浩大。单单是垒砌地下室就用了整整三十马车的石头。

就在为大掌柜筹办丧事时，大盛魁的财东史靖仁适时地出现了。史靖仁对接待自己的王福林说：“王大掌柜的丧事是大盛魁全体财伙共同的大事，哪有财东们袖手旁观的道理？”

王福林说：“是。”

他知道，大盛魁财东虽说有几十户，但是身在归化城的却只有史家一户史靖仁一人！史靖仁早就在归化做起生意，是归化通司商号悦来顺的掌柜，也是大盛魁财东中唯一做生意并长年住在归化的。

史靖仁要求代表财东户参与治丧。

对于史靖仁的这个要求王福林没有立即答复。财东参与治丧说起来一点不过分，可是大盛魁的号规明确规定，财东不得参与任何号内事务。王福林表示他要和其他掌柜商量后再答复史靖仁。王福林知道十年前正是史家带头发难闹起的事端，引出大盛魁一场轩然大波！致使大掌柜、郦先生大盛魁一班掌柜差点全都坐了大牢。想想这些王福林都肝颤！……如今这史家的大少爷又一次站出来，他就不能不倍加小心！

王福林担心史靖仁有别的什么企图，在掌柜们商量时表示了自己的担忧：“依我看，财东代表到时接受邀请前来参加吊唁便是了。不一定非要进入治丧班子。”

负责交际的贾晋阳掌柜也不大同意，他说：“大掌柜的治丧事务怕是要避开财东才好的。史靖仁参加进来不好商量事了，就怕是节外生枝。”

临时主事的盛祯为大掌柜的丧事连日奔波已经疲惫不堪，他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说：“如今号内许多大事都应付不过来，相比起来这件事就算不上是什么大事了，史靖仁要参与就让他参与吧，大掌柜的丧葬有财东一块办理也算咱大盛魁做事周全。”

其他人也就不再说什么。

大盛魁 3 第二章

一

还没有走近大盛魁城柜的院子，古海就已经感觉到浓郁的丧事气氛了。马拉的轿车或是人抬的轿子，还有骑乘者的空鞍子马，从巷子口一直排到了大盛魁城柜的大门口。远远能看见大盛魁总号大门外两侧挑檐上挂着的灯笼蒙上了白纸，白纸上写着隶书大字：奠。古海一下子蒙了。自己在二斗子的搀扶下拄着两支拐杖，一步一步地走向大盛魁城柜的大门。此时的古海大脑是一片空白。古海满载着压茶机胜利归来，他想立刻将这些压茶机放到大掌柜面前，自己也就能复号了，这种喜悦的冲动消除了这几个月的疲惫和伤痛。而大掌柜的去世绝对是古海不曾预想的。进了门里，院外院内全都是挽幛和挽联。出出进进的掌柜、伙计们全都带着重孝。哀痛的气氛像彤云重雾压迫着总号的院子，也压迫着所有的人。

一个小伙计在大门口迎住了古海，古海对他说：“我叫古海，烦请小掌柜去通报一声。”

小伙计转身小跑着去了。

不一会儿小伙计很快跑回来，客气地说：“掌柜们都忙，许多小事都顾不上亲自过问。您不是来吊唁吗？请换孝衣吧。”说着就在门房里给古海把孝衣穿在了身上。孝衣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件临时用几块白布连缀而成的肥大的袍子。孝衣孝帽穿戴好之后，古海就跟在小伙计身后来到大掌柜的灵堂前，大掌柜的灵堂就设在总号外院的大客厅里。古海挤到灵堂的门前，却不能立刻走进去。看门的伙计告诉他要去吊唁的队伍后面排队。

古海心里急，可也没办法。此时身份不明，只好耐着性子等。好在贴蔑儿拜兴的弟兄除了二斗子已经都回村子里去了，回到他们自己家人的身边，六台压茶机也都安顿妥帖，不用他们操心了。

归化通司商会所有的商号掌柜、耆老商会，以及土默特衙署、都统，社会各界的名流，都在灵堂门前候着。古海向外院环顾一遭，单是绿呢大轿就停着好几顶，知道吊唁者确实不同一般。隐隐约约有哭泣声从灵堂里传出来，渲染着悲痛的气氛。院子里还不断地有轿车进

来，一排北房一排南房，房檐下密密麻麻地挂满了挽联。沿着房檐从南至北从中间横着拉起了十几道线索，为不断增加的挽联开辟地方。

前来吊唁大掌柜的还有许多在归化城经商的外国商人，都是商场上的风云人物。德国人开办的德华洋行、隆昌洋行的经理；美国人开办的慎昌、美丰、花旗的经理；英国的怡和、和记的经理；俄罗斯西伯利亚茶叶公司、托博尔斯克公司、巴达玛耶夫公司的经理；瑞士的亨得利钟表店的经理；日本吉田商行、华美、富士洋行的经理；比利时的堡华楼金店、钝德大药房的经理……金发、碧眼、高鼻的洋人错落地夹杂在长袍马褂的人们中间，人群中时不时地会听到压得低低的英语交谈声音或是日语交谈声音，这使哀痛的气氛中又增加了些许肃穆神秘的成分。

时势骤变，现在在归化城扎下了根开设店铺的洋行越来越多了。洋行不但在归化地方站住了脚，许多洋人还介入到了归化城的社会生活，甚至进入到主流社会中来了，现在归化城内几乎所有重大社会活动都能看到洋人的身影。当地人对与洋人打交道也已经完全习惯了，大家和洋人做生意，为洋人的字号作职员、打工已经很普遍，有不少人才成为洋人字号的经理、管事，受到重用。像邝振海、商经理，就是典型的代表。

院子里吊唁的人群人头攒动，挽联挽幛铺天盖地，喇嘛念经的声音和哀伤的佛教音乐弥漫在空气中，渲染着悲情的气氛。

等待吊唁的队伍中，古海在二斗子的搀扶下一点一点向前挪动。

“你回贴蔑儿拜兴歇息去吧。”古海悄声对二斗子说，“这里要等很长时间的。”

“我离开你一个人咋办？也不看看你的腿……”

古海不说话了。

二斗子跟在古海身边，在吊唁的队伍里慢慢向前挪着。从未见过的场面让他感到十分惊讶，也有点手足无措。那些挽联挽幛，那些身穿孝服的大大小小的官员模样的人及其表情都让他感到奇怪。长长的队伍，蜿蜒扭摆在院子里。他粗略地数数总共有好几百人！向前移动的速度很慢。有几个人从他们身边挤过去，径直走进了吊唁大厅。他认出了其中一个正是三义泰商号的大掌柜许太春。二斗子拿手捅同了捅古海的身体，说：“你看……他们都进去了。”

“你说谁？”

“没看见吗？三义泰的大掌柜许太春，那个也是个掌柜吧，不知哪家的。他们怎么就可以不排队？”

古海压低声音对二斗子说：“别说话，咱听柜上的安排！”

小伙计听到了二斗子的牢骚话，赶紧走过来，解释说：“掌柜的别急，刚才是三义泰的许掌柜，因为身上有紧急事情，安排他先进去的。”

“日他祖宗！许掌柜他有急事，我们就没有啊？”

“许掌柜是家里有危重的病人……”

“只他家里有病人呀？！你来看看我们的古掌柜有没有病！他可是身负重伤哩！”二斗子不耐烦了，嘴里嘟囔着，“大盛魁对自己人都不认了！给他们立那么大功，腿都折了，还在这里分三六九等！……哼！”

“算了……”

“忍耐一下吧，都是为了吊唁王大掌柜。”

“少说两句吧……”

在众人的劝解下二斗子闭上了嘴。

但是二斗子这一番话却是深深地刺痛了古海，使古海明白了自己的尴尬境遇。二斗子不懂大盛魁的规矩，他不知道一个没有复号的人在字号来看就不能算自己人，不管古海为字号做出多大贡献现在就不能算大盛魁的人。不但不能算大盛魁的人，大掌柜死得这么突然，他复号的事不知大掌柜早做了安排没有。那么……古海不敢深想了，不知道前面等待着他的是

什么，心情沉重起来。加上一路奔波到了归化还没休息，过度的忧伤与长时间等待，他的体力消耗殆尽了，他突然觉得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眼看着古海昏倒在地，二斗子急了，喊道：“有没有出气儿的？快来人帮我！”

喊声打破了现场的安静，引起一阵骚动。首先是看大门的小伙计跑过来，不一会儿又有一个掌柜模样的人走过来问：“出了什么事儿？”

“贾掌柜，有个客人昏倒了。”小伙计说。

突发事件把贾晋阳给引来了。贾晋阳蹲下去看着古海的脸，问：“这位掌柜……你怎么了？”

“还用问吗？”二斗子不满地说，“昏倒了！劳累过度！”

“敢问……您是哪家宝号的掌柜？”

“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这是海掌柜……”

“哦！是我忙糊涂了。既然是这样就别说什么废话了，赶快把病人扶到内院小客房去！”贾晋阳赶忙吩咐看大门的小伙计，“靖安——你，快去请聂先生！”

等小伙计气喘吁吁地跑回客房，看到白发苍苍的聂先生就坐在古海的身边。

“怎么？”靖安诧异地说，“聂先生您已经来了？”

“不是来了，”聂先生说，“我一早就已经在大院了！”

“是这样，我也是忙糊涂了，跑到您的家里去接您。”小伙计关切地问，“这位海掌柜不要紧吧？”

“危险倒是没有，”聂先生说，“只是脉象暗弱。我这里已经开好了一副药，靖安，你赶快去药房抓药！”

聂先生打开随身的药包，一边取出银针为古海针灸，一边对二斗子说，“你去找点水来！”

二斗子答应着脚步咚咚地走出屋子。

不一会儿靖安就跑回来了，气喘吁吁的。他看到脖子上、脸颊上插满银针的古海安静地躺着，听到有很重的喘息声，问：“古掌柜他醒了？”

“让他睡会儿……”

也顾不得什么，靖安一路小跑着找来药壶动手给古海煎药。聂先生守在病人的身边，看着靖安蹲在灶炉跟前用一根长筷子在热气蒸升的药壶里搅动，问道：“你知道他是谁吗？”

“不就是前来吊唁的一个掌柜么？”

“你知道他是哪个字号的掌柜？”

“不清楚……”靖安说，“刚才听有人喊他海掌柜，是驼帮里的一个掌柜。”

“我告诉你！——他不姓海。”

“那他姓什么？”

“他姓古！”

“是的，我听见有人喊他古掌柜。”靖安说，“莫非聂先生认识这位古掌柜？”

“当然认识，古掌柜他原本是大盛魁的人！”

靖安笑了：“聂先生您开玩笑……”

“我开什么玩笑！”聂先生说，“十八年前他就是大盛魁的人！”

“啊！这怎么会呢？十八年前就是大盛魁的人……”

“你当然不会知道，你进大盛魁才几年？说起来古掌柜的故事可是长了，也传奇。”聂先生说，“靖安你听说过前任掌柜祁家驹的事吧？”

“知道。”

“祁掌柜当年把自己搅进了财伙争斗，这位古掌柜当年正是大掌柜王廷相的贴身伙计，受人陷害被字号开除了出去。”

“哦！……”靖安若有所悟地说，“我想起来了，是听人说起过这么一回事。我的师傅

曾经多次告诫，教我在大盛魁做事要勤勉，不该看的不要看，不该问的不要问，不该说的不要说。”

“是啊，不该看的不要看……”聂先生说，“他就是因为在大掌柜身边做事知道的太多了，才遭致别人陷害的！古掌柜卷进的是一场走私大案！有人企图利用这场案子把王廷相一班掌柜全都送进大牢！真的是人命关天啊！……结果是人算不如天算，算计人的人反倒落了个一命归天的下场！……”

“我知道聂先生说的是谁了，”靖安朝屋门出看看，压低声音问，“聂先生的话里指的就是死去的祁掌柜吧？”

聂先生点点头：“商场多鬼魅。王大掌柜中了祁掌柜的圈套，认定古海吃里扒外，泄露了字号的机密，一怒之下把古海开除了……”

正说着就见二斗子气喘吁吁地跑进屋子，手里捧着一个硕大的海碗。聂先生斥道：“你这个人好不明事！舀一碗水也要这么大工夫！”

“我找来的是井拔凉！”

“什么井拔凉？”

“就是刚从井里提上来的清凉水！”二斗子解释道，“我知道九哥只爱喝这种水。”

“哦，是这样。”聂先生不再说什么，从二斗子手里接过海碗。

说着话就听见古海一声呻吟，随着慢慢睁开了眼睛。

聂先生忙问候道：“古掌柜！……古海，你觉得身体怎样？”

古海说：“还好，我只是觉着身上没有力气……”

聂先生和靖安扶着古海斜靠着被子垛躺好，古海两只无神的眼睛看着面前的聂先生，脱口叫道：“是聂先生！……”

“你还认得我？”

“我……怎么会忘记您呢！”

聂先生感慨道：“古海，你到底是挺过来了，不容易啊！”

聂先生问：“古掌柜，你的伤是怎么来的？”

古海把受大掌柜之命，带领自己的弟兄前往俄罗斯押运压茶机的来龙去脉说与了聂先生。

聂先生惊叹道：“我的天爷啊！你真是铁打的身子啊！”

听聂先生提起九年前的事情，古海的脸上泛起了红晕，说：“是大掌柜差我去俄罗斯做事的。”

“腿伤都到这份儿上了你还能赶几百里路程，你的命真是大啊！”聂先生不断地感慨着、唏嘘着。

二斗子按照聂先生的嘱咐给古海喂水呢。他的一只短胳膊环抱着古海的肩膀，另一只手端着一只花瓷碗小心翼翼地往古海嘴里倒水，像伺候一个婴儿似的。

黄昏后，古海在二斗子和靖安的搀扶下走进大厅祭奠。在场的人大都不认识他，对他们来说古海是一个沉默的身材高大的汉子，一个脸上有道伤疤的陌生人。即便是身上穿了孝服，也还是可以看得出古海衣冠不整，靠近他的人闻得到他身上浓烈的汗酸味儿。腋下拄着两支肮脏的拐杖，一看就知道是临时用杨树枝做成的简陋的拐杖。

这灵堂是专门请归化城席力图召的达喇嘛按照佛家的规矩设立的，灵堂正中安放着大掌柜的棺柩，灵棺前呈八字摆放着两张巨大的条桌。桌子上各有八盏佛灯，油灯摇曳、灯光荧荧。中间是一只三条腿的香炉。大盛魁掌柜们轮留守灵。正在当班的是盛祯掌柜。盛祯满面凄然，眼睛红肿，他牵着古海的手走到大掌柜的灵柩前，未等盛掌柜发话，古海把拐杖一丢便咚的一声跪倒在地上。说是跪下已经不准确了，其实古海是跌倒在了地上。眼泪立刻就下来了，全身抖动不能自制，不停地磕着头。

“大掌柜啊！怪我晚回来一步，没能见您一面……您睁开眼睛看看啊，我是古海啊！……”

无人回应古海的话，大掌柜的棺柩沉默着。

古海点着一摞冥纸冥钱。陪在旁边的盛祯手拿一根小木棍儿挑着燃烧的冥纸冥钱，让它们燃烧得更快一点，更旺一点。

古海泣不成声：“……大掌柜！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把压茶机运回来了。你放心吧。有了新式压茶机……咱大盛魁出产的砖茶就和俄国人的一样了，就可以和他们有一争了。”

盛掌柜扭头把诧异的眼神投向身边的古海，直到这时盛掌柜才把秘密押运压茶机的事和眼前这个名叫古海的人联系在一起。关于秘密押运压茶机的事大掌柜在世的时候曾经跟他说起过。却原来古海他早已经在大掌柜的指使下为大盛魁做事了。而且做的还不是一般的事，是冒着性命危险从俄罗斯把被扣押的压茶机接应回了归化城的大事！

在一旁等候的年轻掌柜们大都还不知道古海是什么人呢。互相之间交换着诧异和不解的眼神，低声地询问着：“这是谁啊？”

“好像是大掌柜的老相与吧？”

“不！这是一个驼户掌柜。过去我见过他……”

“那怎么会说是咱大盛魁自己的人呢？”

……

古海一面磕头，一面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额头磕得鲜血淋淋，客厅地面的青砖也被鲜血给染红了，鲜血顺着两道眉毛中间流到他的脸上了。

盛祯掌柜将古海搀扶起来。

盛掌柜和王福林、贾晋阳一起把古海送到大盛魁大院门外，等候在那里的靖安帮着二斗子把古海扶上马车。马车是贾掌柜预先安排好的。盛掌柜对古海说，“古掌柜你先安生养伤！……”

古海说：“压茶机怎么办？”

“你放心，”盛掌柜说，“压茶机的事王大先生早就安排妥帖了，已经在前往汉口的路上了。”

王福林笑道：“此刻车队恐怕已经过了杀虎口了。”

古海说：“拉车的马都累坏了……”

“古掌柜放心，”王福林说，“所有的马全都更换了，连马车也都换成了中式的两轮马车。马匹挑的都是膘肥体壮的，车倌也都是一流的把式匠！”

“是的，”贾晋阳说，“不只是压茶机，关于古掌柜养伤的事情王大先生也安排了，本来是给你在大盛魁城柜内院腾出一间房子……”

“哦！我心领了，”古海说，“我暂时还是先回贴蔑儿拜兴，村子里有许多事情要处置呢。”

“好，那我们就依你。”盛掌柜说，“你也知道的大掌柜大丧在即诸事繁多！等忙过这一阵子，关于古掌柜复号的事宜我们再从长计议。”

贾晋阳又安顿靖安：“你要一直把古掌柜送到贴蔑儿拜兴村子里，再行返回。”

黄昏时分，古海回到了贴蔑儿拜兴村。靖安不但按照贾晋阳的吩咐把古海送到村子里，还和二斗子一起把古海一直送回家，扶到炕上。看到很久没有人居住的房子到处都是尘土，靖安又挽起袖子把炕上地下打扫了个遍，把炕火点着。直到天黑透了方才离去。

二斗子简单地做了饭食，俩人吃着饭，二斗子见古海始终沉默不语，就问：“九哥，你在想什么？”

古海唉叹一声回答：“我在想，大掌柜在送咱去俄罗斯时对我说过的话：‘……记住，无论面对什么情况，无论面临何得何失，都千万要遇事不惊，临危不乱，沉住气。’……谁能想到大掌柜的这番话竟然成了临终的绝言！”

“世事难料啊！”

古海慢慢咀嚼着大掌柜的这些话，心里是格外地酸楚。

按照规矩，大掌柜的灵柩在灵棚里停了整整二十一天，接受各界人士的吊唁。大召、席力图召、五塔寺召、巧尔齐召总共出动了九十八名喇嘛，由大掌柜的生前好友大召的住持达喇嘛带领，为大掌柜做了一个场面宏大的道场，为王大掌柜超度亡魂。

二十一天大限到期，按照大掌柜生前的愿望，要将大掌柜的棺木移至董家花园，暂厝起来。厝房早在半个月以前就已经修建好了。是董国玺夫妇亲自监工完成的。出殡那天，董国玺携妻子家人出董园东门八里迎接。

大掌柜的灵柩起动的时候，整个归化城都轰动了。为大掌柜送灵的人上至将军、道台、都统、活佛、达喇嘛、清真寺的阿訇、天主教堂的长老，下至普通商民百姓，送灵的车队长达数里，前面的已经进入了龙王庙的董园，后面的还在归化城里大南街的大盛魁城柜门前没有起动呢。

归化城市民及附近村庄的百姓争相前来观看。从灵堂到董家花园八华里的大路两旁，观看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阵容庞大的送葬队伍前后拉了有数里长。大掌柜的厝房超前地庞大，厝房前立高大的汉白碑一块，石狮石桌各一对。厝房原本是临时暂厝棺木的地方，这已经和正式的墓地没有什么两样了。碑文洋洋千余言，字体俊秀，刻工精湛，概括了大掌柜的一生。出殡的当天，归化城中几乎所有上等饭馆都被大盛魁给包了，吃请者至少也有三千多人，就连闻讯赶来烧纸的乞丐也设有酒席招待。丧葬空前奢靡，光孝布就用白布十数摞，耗资数万两白银。

二

参加完大掌柜的葬礼，古海又回到贴蔑儿拜兴村。养伤的生活寂寥而无聊，这是一种他从未有过的难受感觉：心老是悬着，睡觉也不安稳。为了给古海解闷，弟兄们差不多每天都聚到他的屋子里玩耍、喝酒。但是不管是打牌也好，玩骰子也好，古海都显得心不在焉。所以每次赌博古海都是输。输也没什么感觉，输多少都没有感觉。既不懊悔，也不生气。古海输掉的那些活蹦乱跳的骆驼，好像是跟他毫无关系。

古海在焦躁不安中苦挨着时日，时时为自己的命运忧虑。大掌柜的猝然去世给本来安排得好好的命运轨迹笼罩上了一层阴影，未来的前景变得模糊了。忐忑之中一个月过去了。

“看你那煎熬样子。”赌博的时候胡德全直接问古海，“你还在想着大盛魁的事情吧。”

古海不说话。

“别不说话呀！和弟兄们说说话也好解心烦嘛。”

“就是。”

“大盛魁也是的，太不仗义，用过人就忘了，就丢一边了。”

“九哥你怕什么？你有一千多峰骆驼呢，少说也值几万两银子！这辈子也吃不完的。”

“哼！你说什么骆驼？骆驼不算什么，”胡德全说，“二斗子你还算个领房人，你难道不知道海掌柜手里最值钱的不是骆驼……”

“是攥在海掌柜手里的毛尔古沁的秘密！”刁三万抢着说：“我最清楚哩，有人张口出数万两银子要买海掌柜手里的秘密。”

二斗子：“哼！……恐怕他们连九哥的人影也摸不着。”

……

“都闭嘴吧！”古海一伸手把纸牌全都划拉乱了。

这些整天跟古海在一起的驼帮弟兄这才惊骇地发现，古海的脸色铁青，目光凶狠，整个人让人觉得既可怕又陌生。

“这是不让人说话啊……”刁三万嘟囔着率先下炕，趿拉着鞋子离开了古海的屋子。其余的人也不敢再言声，一个跟一个走出了古海家。

时间在难耐的等待中一天天过去。一晃三个月过去了，大盛魁的人没有盼来，古海却是

等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来访者，他们大都是驼运行的老朋友。察罕拜兴的驮头宋万万是最早的来访者，一踏进古海的屋子，宋万万开门见山地说：“海掌柜，我今天是来投奔你来了，收下我们察罕拜兴的驼队吧……往后我们都听你的！你让往东走我绝不敢往西去。”

古海说：“我不明白宋驮头是什么意思？”

“快别再装了！”宋万万说，“大家都是在驼道上讨生活的人，别嫌弃我们！”

“你什么意思？”

“嗨！我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就是有银子大家赚么！不要你一个人独吃。”

“我独吃什么？赚什么银子？你给我说说。”

“嗨！就是毛尔古沁峡谷的秘密么！谁还不知道！……”

“没有的事！”不等宋万万把话说完古海就果断地把他的话打断了。

“我们不白占你便宜，我们给你提成！”宋万万说，“既然是生意就得讲价钱，只要你收了我们察罕拜兴的驼队，跟着你一起走，一起发财致富。我们察罕拜兴驼队的运费你坐提两成！”

海九年还是断然谢绝了。

宋万万离开没几天，一个下午，归化城万驼社的社长宇文清来了。抽了两袋烟之后宇文社长提出了与宋万万同样的要求。

对于宇文社长的请求古海答复说：“这件事情咱不提好不好？……”

“为什么？你傻啊，有银子不赚？”

二斗子插言道：“你还不明白？九哥他手里攥着毛尔古沁的秘密，是打算要去投奔大盛魁呢！是做见面礼的。”

“海掌柜不是投奔大盛魁，”刁三万纠正说，“是复号！”

宇文社长前脚走，后脚古鹿拜兴的驮头就到了，都是来找海九年的，都是冲着海九年手里握着的关于毛尔古沁的秘密来的。刁三万感慨说：“咱贴蔑儿拜兴如今可是热闹了，来访的客人简直就是一个接一个了。”

“都是奔着海掌柜手里的秘密来的！”

“说得不错，”胡德全评论说，“俗话说得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来访者还有外国人哪，英国商号怡和洋行的总经理希尔曼，俄罗斯洋行的总经理巴达玛耶夫……更不用说还有伊万。他们全都被拒绝了。

不过伊万也有收获，他知道了海九年海掌柜就是当年被大盛魁开销的伙计古海。伊万紧急把邝振海从汉口调回了归化城。他知道十年前还是在乌里雅苏台的时候，邝振海就和古海有交往，算得上是老朋友了。他要派邝振海去说服海九年。

但是不管是谁，关于毛尔古沁峡谷的秘密古海是一概不谈。眼下古海他关心的仅仅是自己受伤的腿。

等到扔掉拐杖，古海发现自己走路还是一瘸一瘸的。二斗子第一个喊出来：“九哥，你这不成了瘸子了吗！”

“咋回事啊？”

“还能是咋回事，是接骨匠把腿接歪了呗！”

“什么接骨匠，就是胡德全胡乱给接的！”

古海接受不了了，越看自己越别扭。他骑着马在归化城里城外跑遍了，找了所有能够找到的接骨大夫，希望把接歪了的腿矫正过来。结果得到的答复一模一样：“你的骨头已经长成了，木已成舟！”

“你认了吧。”

“生米做成熟饭了……”

“你说得轻巧！难道说我，从此以后就是一个瘸子了？”

“这话还用说吗？”

……

这天上午，一辆漂亮的四轮马拉轿车开进了贴蔑儿拜兴村。轿车摇摇晃晃在古海家的院子门前停下。先从车厢内下来的是人们熟悉的邝振海。他跳下车，转身把手伸向车厢，一只白皙的手抓住邝振海的手，小心翼翼地踩着车倌支好的踏脚凳子下来了。是一个身穿黑色长衫的高个子男子，高鼻梁蓝眼睛；脸和手一样的白皙，文质彬彬，手里提着一个精致的小药箱。邝振海跟那个男子一起走进了古海的院子。

见面之后邝振海把客人介绍给古海：“这位是教会的医生维特先生。”

邝振海为古海请来的维特是个来自德国的外科医生，他在归化居住已经有十年的历史。民间有许多关于维特医生的传说，都说他是一位神医。请维特医生来为古海看腿病是邝振海主动而为。当邝振海一出现在古海的面前，古海立刻就明白，邝振海此行除了帮他的忙更是为了毛尔古沁峡谷的秘密。让古海失望的是等到德国医生为他诊完了病，连连摇头说：“没办法了。”

邝振海说：“维特先生，您一定要想办法帮我的朋友把腿治好！”

“晚了！”医生说，“骨头已经完全长好了，已经愈合了。”

“还能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吗？”

“没有。”

“不要把话说那么死，再想想……”

“除非把已经长好的腿再砸断……”

在场的人全都哑然了。

在一片沉默中维特医生收拾着自己的药箱，也不看古海，自言自语说：“弄一根合适的拐杖，生活还是不会太受影响的……愿上帝保佑你，再见！”

维特已经走到屋子门口了，他被古海喊住了：“维特先生！……请留步。”

医生站住了，扭回身子问：“还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倒是没有，”古海说，“先生刚才不是说可以把伤腿砸断的话吗？”

“是啊，是我说的，我只是随便那么一说，实际是不可能的。从来没有过！”

古海说：“我想好了，砸断就砸断！”

医生惊得几乎跳了起来，像看怪物似的看着古海，蓝色的眼睛里迸射出惊骇的光。

邝振海一本正经地说：“古掌柜！这种玩笑是不能随便开的。德国人做事认真，他会误解的。”

“不会误解，我就是要请他把我的腿砸断了重新接。”

在场的人全都愣住了，站着的、坐着的全都一动不动，都拿奇怪的眼神看着古海。

古海说：“你们看什么？看怪物呢？”

二斗子说：“差不多就是怪物！”

胡德全劝导说：“海掌柜，有些事情么，说是可以说的，但是万万不能做的。”

“我就是既要说又要做！”古海拿手撑着下了炕，“二斗子，你去到院子里把那两把骨牌凳子拿屋里来。”

二斗子迟疑着走出屋子了，转回来把两把骨牌凳子放在地上。二斗子看着古海，意思是：你要凳子做什么？”

古海把伤腿抬起来架在凳子上，对二斗子说：“你来动手，帮我把腿砸断！”

二斗子向后退着：“我不干！……”

“二斗子没胆量，”古海问大家，“你们谁来帮我？”

无人应答。

“你们都不肯帮忙，是不是？好吧……”说时迟那时快，就见古海弯腰把另一把凳子操

起来，举过头顶，手起凳落，只听咔嚓一声响伴着古海一声瘆人的嚎叫：“啊！……”支撑古海伤腿的凳子翻了，古海手里的凳子飞出去了，古海本人倒在了地上。

维特医生、二斗子、邝振海全都扑上去，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古海扶起来。一股强烈的新鲜的血腥味弥漫在了屋子里，鲜血浸透了古海的裤脚，滴落到了地上。维特飞快地从药箱里取出急救包，先给古海止血。

二斗子紧张地抱着古海的一只臂膀，看到汗水从古海浓密的头发里渗出来，在古海的额头上淌过，然后在他的脸上形成黄豆大的汗珠，向下滑落着。二斗子自己禁不住颤抖起来。

“简直就是魔鬼，简直就是魔鬼！……”医生嘟囔着手脚麻利地把古海的裤脚卷起来，三下两下就把古海的伤腿重新接上了。走到一边去，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一边说：“简直就是……魔鬼！”

等听到消息的戚二嫂赶到古海家的时候，事情已经结束了。德国医生也已经返回城里了。戚二嫂看到自己心爱的人脸色苍白，背靠着被子垛躺着。她说不出一句话，默默地爬上炕把古海后背的被子整了整，让他躺着舒服一点儿。细心的刁三万注意到戚二嫂脸上挂着泪，他给在场的人使个眼色，大家就都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屋子。

戚二嫂在古海身边伺候了三天三夜，为他喂饭喂水，端屎倒尿。

两个月后，古海已经能够拄着拐杖在归化的大街上走了。砸断自己的腿重新接骨，这传奇的故事在市面上迅速传播开来，古海名声大震。这个陌生的高大汉子还有他身边寸步不离的两只獒，在马桥上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谁见了都感到心惊胆战。传奇的经历使古海成为归化商界、驼运界人们经久不息议论的话题。

“这个人不大像个商人啊。”

“是有点怪。”

“他一定杀过人。”

“不！他是归化驼帮的首领。”

“一看就是一个江湖人士。”

“哪里呀，他原本是大盛魁的人，是个好买卖人！”

三天后的早晨，邝振海再次登门拜访，这次他是一个人来的。下车之后，邝振海就把送他来的马拉轿车打发回去了。他对车倌说：“我要和古掌柜好好聊聊。”

古海拿出好烟好酒招待客人，一边抽烟喝酒同时就把话匣子打开了。邝振海跟随伊万已经十年有余，现在是俄罗斯托博尔斯克公司归化分公司的总经理，还兼着汉口茶叶加工厂的经理，不仅在托博尔斯克公司，就算是在整个归化商界也数得上是举足重轻的人物。从邝振海嘴里透露出来的消息既高端又及时，他告诉古海最为关心的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大盛魁这样久没有派人来招呼你吗？”

“为什么？”

“你不知道吧？”

古海摇摇头。

“好，现在我让你看一样东西……”

邝振海打开随身带来的褡裢。从里边取出一样东西，交给古海。古海接过那个蓝花布包着的东西，还没有打开，隔着布他就知道那是一块砖茶。他听见邝振海对自己说：“你打开看看。”

古海依着邝振海的话做了，他打开包皮儿，看见是一块压有“川”字标记的砖茶。规格是横七竖九，是市场流行的普通砖茶。他问邝振海：“这茶有什么特别吗？”

“当然特别！不然我也不会费劲儿专门从湖北给你带回来。”

“你是说这茶你从湖北专门给我带回来的？”

“是。”

古海把狐疑的目光从手中的砖茶上移到邝振海的脸上，他把砖茶丢在炕上了，问：“怎么回事？”

“你帮他们把压茶机从俄罗斯运回来了，经历了千辛万苦！解决了大盛魁的燃眉之急。现在在湖北的羊娄洞大盛魁的茶叶加工厂，新的蒸汽压茶机早就安装运行了。蒸汽压茶机压出来的新货都上市了……”

“这个我也……听说了。”

“我告诉你，现在你手里拿的砖茶就是你带回来的机器压制出来的！”

古海一下愣住了！他觉得自己的心脏被什么尖锐的东西猛然地给刺了一下，身体随着疼痛的心脏抖动起来。他下意识地把砖茶重新从炕上拿起来，仔细打量起来，久久地抚摩着，似乎是怕被别人抢去似的。而一个更加让他难受的声音在耳边回响：“那么你的事呢？”

“我的事……”

“是啊！你着急的平反复号的事还有人提起吗？”邝振海说，“大盛魁城柜那帮人他们还会着急吗？”

古海沉默着不言语了。

“我告诉你——大盛魁没人关心你复号不复号的事情！他们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呢。”

“啊，是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王大掌柜去世，大盛魁都乱了。不管是财东还是掌柜他们都在忙着权力的再分配哪！……”

邝振海的话古海信了。他知道作为进入归化多年的俄罗斯商号，托博尔斯克公司的信息系统是最敏感也最准确的。邝振海告诉古海：“大掌柜王廷相死后，大盛魁的许多老规矩都变了，你没听说吗？”

“没……听说。”古海说。

“首先是财东户子弟能够进入字号学徒做事了，还有，财东户史靖仁进入了掌柜班子！”

“诈传吧？”古海说，“大盛魁二百年铁的规矩，财东不介入掌柜事务。”

“可是你别忘了，再铁的规矩也是人订的！”邝振海说，“史靖仁进入掌柜班子位列第四把交椅，专门负责交际。这是昨天才传出来的最新消息，为这件事大盛魁财伙双方争论了两个多月，开了好几次专门会议！”

古海不语了，心里说：怪不得我的事情就像石沉大海。

古海联想到自己复号的事情搁置三个多月杳无音信，原来是原因在这里。

邝振海说：“我听说后来大盛魁的掌柜们一起议事的时候，也曾有人提出花银子收买毛尔古沁的秘密。包括你为大盛魁运送压茶机的事，一笔账了结！……”

古海沉默着，注意地听着。这是几个月来也是十年来古海头一次听到有人跟他说起自己回归大盛魁的事情，这是他魂萦梦绕的事情。无论贴蔑儿拜兴的驼户掌柜，还是万驼社的人都无法知晓无法理解。

他听邝振海继续说道：“……是王福林坚持召你回归，在会上他把故去的大掌柜王廷相端出来了！他说大掌柜临终前一再对他说，要把古海召回大盛魁！要为古海昭雪平反……古海是难得的人才！”

古海眼泪花花了。

古海突然问：“大盛魁这样机密的事情你怎么会知道？”

“我怎么会知道？”邝振海笑了，“这话你古掌柜问得外行了吧？如今的归化城我托博尔斯克公司是什么样的字号？市场行情，各方动态，我们不掌握能行吗？就说你古掌柜手里握着的毛尔古沁峡谷的秘密，我们托博尔斯克公司差不多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我在汉口的时候伊万总经理曾经亲自到贴蔑儿拜兴来找过你三次！……”

古海点了点头：“你邝掌柜此番登门恐怕不再是为了我的腿吧？”

“当然不是!”邝振海坦率承认道,“俗话说得好: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此番专门来就是为了毛尔古沁峡谷的秘密!”

“是伊万派你来的?”

“是。”邝振海一字一板地说,“你古海古掌柜在归化商界、驼运行都快二十年了,之中几番生死,可以说你把什么都能看透!听我一句话,把那峡谷的秘密卖了吧!我知道你心里是惦记着复归大盛魁,可是我问你,复归大盛魁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发财致富?如今是现成的生意,你同样能够发财致富,何必要走弯路呢?何必要听任摆布受人调遣呢?……我们决不让你吃亏,你说个价!我就可以替伊万做主。一口价。”

古海回绝了邝振海。

这天晌午,归化万驼社社长宇文清来找海九年,还是为毛尔古沁峡谷而来的,但不是为伊万做说客而是为归化万驼社的利益而来。他的身后跟着七八个相貌雄伟的汉子,都是归化驼运行散落在各个拜兴的驮头。现在是云开雾散水落石出,一切都已经明朗,海掌柜就是古海,古海就是大盛魁十年前开销的伙计。海掌柜也就是古海的手里掌握着价值连城的秘密!作为归化驼运行的首领宇文社长他不能不为数万驼夫和驼户掌柜的利益考虑,具体说就是把毛尔古沁的秘密拿到自己手里!他对古海说:“海掌柜你自己就是从一个普通驼夫发达起来的,驼道属于驼运行同仁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

古海坐在炕上抽烟,把烟笸箩往边上推推,示意宇文社长:“坐!……没听说过吗?——站客难待。”

宇文社长扭转身子在炕沿儿坐了,一边把手伸向烟笸箩,一边示意跟随他的众驮头:“上炕吧。”

七八条汉子有的脱鞋上炕,有的就地蹲下,都沉默地把期盼的目光投向古海。就听古海说:“宇文社长的话有道理,但也不全对。”

一位性急的驮头抢先发表自己的看法:“咱归化是讲究规矩的地方,商行和驼运是两个行当,买卖人靠生意靠利润挣钱,驼运行靠的是辛苦,吃的是驼道!毛尔古沁峡谷是驼道上的隘口,其利益自然该归驼运行的人来吃!”

古海说:“大盛魁也有自己的驼队,他们也是属于驼运行的。”

“这倒是的……”一位驮头说,“这我们全知道,我们还听说海掌柜打算把秘密卖给大盛魁了?”

古海未置可否。

“大盛魁给你银子,我们也给!你要多少?开个价!”

古海只顾抽烟,一双深棕色的眼睛在烟雾后面闪烁着,让人摸不着头脑。结果宇文社长看到古海在摇头。

“你要什么条件,说!”宇文社长说,“只要是我能办到的。”

古海还是只顾摇头沉默不语。

“我把万驼社社长的位置让给你!”

“你以为万驼社社长是任谁都能干得了的吗?……”

“干得了!”

……

争论不了了之,关于毛尔古沁峡谷的秘密也只能不了了之。

三

处理完了大掌柜后事以后,盛祯掌柜召集城柜主要掌柜在小客厅议事。盛掌柜的身份只是临时召集人,依照规矩,大盛魁大掌柜一职是要由财东会议正式下聘书才能获得资格。财东会议又叫做结账会、分账会,正常程序是三年一届。就是说大盛魁三年一结账一分红,有关字号人事和经商方略方面的大事都得在财东会议上才能议决。

大掌柜死得突然，身后事都没有来得及安排。于是大盛魁城柜的事就没有了头绪，所谓群龙无首。盛祯掌柜召集大伙会议，议题就是提前召开财东会议的事情。会议什么时候开，都由哪些人参加是非常重要的。这次财东会议最重要的决定是大掌柜一职由谁来接替。

这期间，归化这边城柜的业务暂时就由盛祯掌柜、王福林掌柜和贾晋阳掌柜共同支撑。史靖仁作为财东代表一直参与其中，谁也奈何不得他，说到底，在这敏感时期谁也不想得罪人。

大盛魁内部的权力之争正在一片哀痛和平静的气氛下酝酿着。表面上大家都不说什么，然而每个人的心里都在计算着自己的分量，度量着自己的位置。盛祯、史靖仁、贾晋阳、王福林，就连远在千里之外的大盛魁乌里雅苏台分庄的坐庄掌柜王锦棠都在动脑筋。无论如何大盛魁大掌柜一职实在是太重要，也太显赫了。他都引人注目到了这样的程度，就连绥远将军都羡慕他的丰厚经济收入。每年，绥远将军从大清朝廷兵部领取的俸银是九千九百七十六两八钱，要知道，绥远将军可是正一品的朝廷大员。而大盛魁大掌柜一职在商号内所占的身股是九厘九分九，三年一分红，不管字号是赢利还是亏损，都能拿到红利二十余万两白银！这数字大得让绥远将军眼睛红得往外冒血。再说大盛魁大掌柜同时身兼四品候补道台的官衔，还兼着归化城通司商会的重要职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呼风唤雨无所不能。这样一个职务对人的诱惑力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大盛魁商号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旋转起来了，不同的势力在分化着、重组着。总号内部的气氛显得沉闷而又紧张。由谁来接任大掌柜一职是每位掌柜和伙计心里想着的事情。但是不论是谁，大家在公开的场合或是休息的时候，对这个敏感的话题都只字不提。但是谁都能看出来，大盛魁商号上上下下不管是掌柜还是伙计，大家的神经全都紧绷着！包括远在千里之外的晋中大盛魁的那些财东们也都在为此事而焦虑。

盛祯掌柜暂时代理大掌柜的职务行事，自然是有相当的竞争力。但盛祯掌柜年逾六旬，自感体力精力不济，并不那么热心这个权力，而大盛魁驻买卖城分庄的撤庄对盛祯掌柜又非常不利，这使坐庄掌柜盛祯脸上没有了光彩，就像是据守一方的将军丢掉了守地。再者说，以大盛魁的惯例，大盛魁大掌柜一职一般都是由乌里雅苏台分庄坐庄掌柜来接替。这是因为乌里雅苏台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地理位置决定的，大盛魁两百年前就是在乌里雅苏台起家的。乌里雅苏台是大盛魁的发祥地也是它的最重要的据点和根据地，而且乌里雅苏台作为大盛魁总号的所在地曾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鸿开乌科万事基，倘若豹变应时宜。”大盛魁归化城柜内院的这副对联就是真实的写照。

此时乌里雅苏台分庄掌柜是王锦棠。想当初，祁家驹离开乌里雅苏台分庄以后，大盛魁总号将王锦棠派去接替祁家驹的职位，也是有着长远考虑的。这考虑说穿了就是将来要由王锦棠来接替王廷相，准备出任大盛魁大掌柜一职。王锦棠为人机敏经验丰富，曾经做过大盛魁杭州分庄和大盛魁北京钱庄的坐庄掌柜。问题是乌里雅苏台草原市场已经丢得所剩无几，也就是说王锦棠也是个“失地将军”。

具有竞争力的人还有王福林。王福林的地位在大盛魁十分特殊，他是接替郦先生负责小账房的。谁都知道大盛魁铺伙近万人，大小的掌柜几十号，但是实际上字号的许多事情，尤其是重大的决策都是由大掌柜和大先生两个人研究后才能决定拍板的。字号的许多经营和人事上的秘密也只有他两人知道。那本锁在小账房墙洞里的万金账，在王福林接替郦先生之前，除了大掌柜和郦先生没有第三个人看到过。郦先生告老还乡后推举了王福林接班，王福林为人忠厚做事踏实，深得大掌柜信任。大掌柜临终前感觉自己不行了，首先想到的就是把王福林叫来交代后事。

王福林不如郦先生那样足智多谋，资历也浅，他对大掌柜一职没有什么野心，但谁来接替大掌柜一职却是他十分关心的。王福林不善言辞，场面上的事大都由贾晋阳来维持。不用说多年来一直负责交际的贾掌柜，无论是在城柜内部，还是通司商会以至官场上、市面上都

是最为熟络的。因此没有了王廷相的大盛魁，贾晋阳就显得异常活跃，地位举足轻重。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就是史靖仁。如今的史靖仁与以往的财东不同，以往大盛魁的财东是只拿红利不参与商业经营——当然规矩也不允许他们插手号事，两百年来一概如此。不仅是史家，连张家和王家的财东户算起来有百十来户，没有一个做生意的人。但是惯例在史靖仁这里被彻底打破了，他不但做了生意而且就在归化城里做，开了家悦来顺商号。他的身份就不但是大盛魁的财东，也是归化通司商号悦来顺的掌柜。他还做了另一件不同凡响的事，在他父亲去世之后干脆把自己的家眷接到归化城。在归化的山西商人不得带家眷的古老规矩也让他给破了。

归化城的人都知道小南街的玉石巷住着一户大盛魁的财东，开着自己的买卖，姓史。时日渐久，史靖仁住的那条巷子就被人称做史家巷了。

大掌柜王廷相的去世，给了史靖仁一个绝佳的契机，他以财东代表参加治丧为由，顺利进入字号执行班子。虽说他打破了大盛魁的财东不做生意人的惯例，可是悦来顺那样一个小字号的掌柜远不能让他满足。当年他和古海一起报考大盛魁学徒，因为是财东户子弟的身份被拒之门外，这口气一直憋在心里，他想早晚有一天这个臭规矩得给破了。现在他是既有身份又懂业务，而且年富力强，看看大盛魁现有的掌柜们，他觉得自己比哪个都不差。

特别的临时财东会议定于九月初一召开。贾晋阳立刻打发人通知远在晋中的一百多家三姓财东户。

大盛魁的情势立刻紧张起来。

未等贾晋阳派出去的人达到晋中，史靖仁自己不辞辛苦乘坐马拉轿车返回祁县老家。一直感到压抑的大盛魁财东户们一个个都激动起来，慷慨激昂地向史靖仁述说了被压制的愤怒。史靖仁乘机煽动说，大盛魁柜内没有财东户代表做掌柜，财东的利益就得不到保障。这个提议自然得到财东们的呼应。大家反过来都鼓动史靖进字号当掌柜。财东们也借机提出要求城柜允许自己子弟入号营干，史靖仁表示这个提案也很重要，他一定要破这个规矩。在史靖仁的策动下，财东户三十余人出发了，他们要在临时会议前就进驻归化城，以便策应财东代表在城柜内的议事。这些全都是在秘密状态下完成的。

大盛魁归化城柜方面却是按部就班为财东会议做着准备，没有一点紧张气氛。年近六十的盛掌柜勤勤恳恳做事，一天到晚为应付号内和市面应酬疲惫不堪。

贾晋阳提醒盛祯说："盛掌柜，财东会议的事是不是提前做些准备？"

"做什么准备？"

"以往的财东会议王大掌柜都是有精心准备的。"贾晋阳说，"为了防止财东户闹事，事前都要和财东户中有名望的人取得联系，沟通消息。"

"哦……"盛掌柜思忖着说，"如今不是有史掌柜做财东代表参与准备吗？请他多关照些这方面的事情就行了。"

"不可大意。我们自己人也要事先联络一下财东户啊！"

"好，你让我想想吧。"

待到晚饭后，贾晋阳往盛掌柜房间走的时候，却发现盛掌柜屋里的灯光已经熄灭了。贾晋阳叹息着想，也难怪盛掌柜如此这般，到底是六十出头的人了，精力不济了。在生意场上跌打滚爬了四十多年，早已经是精力耗尽了。如今盛掌柜心里就盼着告老还乡的那一天，把安安稳稳地与家人团聚当作是自己最大的满足。

第二天贾掌柜又问起这档事，盛掌柜回答说："你说关于财东户的事啊？要我说，算了。一切随其自然吧。"

"可是王大掌柜在世的时候……"

盛祯想也没想就说："我又不是王大掌柜，他能做的事我不见得就能做的。反正我也是一个临时的局面。"

“那……到时候要是出现意外的事件，局面控制不好怎么办？”

“随其自然吧，”盛祯说，“一切都有天意管着。”

“责任重大啊！盛掌柜……”贾晋阳忧心忡忡地提醒说，“咱大盛魁又一次处在了风口浪尖上。可是乱不得啊。”

“这次我估摸着财东们不会有什么大事，眼睛都盯着大掌柜人选呢。倒是我们各位掌柜们，别在推选大掌柜的事上闹得不和。我只能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我只做自己能做的事情。”

“您说得有理，可大掌柜不在您就是领头羊，我们都看您的眼色。”

“还是那句话，我只能做自己能做的事情。”

一句顺其自然给后面的事造成极大麻烦。贾晋阳和盛掌柜对话过去没几天，打从晋中来了几个人，自称是大盛魁的财东户。要求城柜为他们提供食宿。贾晋阳拿不了主意请示盛掌柜。

盛掌柜问：“来了几个人？”

“三个人。”

“弄清楚确实是财东户子弟吗？”

“我问清楚了，这三个人确实是财东户子弟。”

“他们到归化来做什么？”

“说是来游玩的。”

“既然是这样，那就让他们住下吧。不要得罪他们，好生安顿。”盛祯说，“不过提醒他们不要逗留时日太久。马上要开财东会议啦。”

哪承想这些人住下还没过三天，又有几个人找上门来，一问身份也说是大盛魁的财东户子弟。贾晋阳一听到消息心里犯毛了，知道要坏事。赶忙去接待。前有辙，后有车。已经接待了三个财东户子弟了，后面的怎么好拒绝？只好安排吧。

于是历史的一幕又一次重演了！这些来游玩的财东们前前后后总共来了有五六批，加在一起有三十多号人！都安排住在了城柜外院的客房。贾晋阳感到事态严重了。这些人就那么一直住着，直到财东会议召开他们一个都不肯走。贾晋阳怀疑他们别有用心。果然，待到财东会议召开的时候他们就里外呼应兴风作浪了。

特别的临时会议在一片吵闹声中召开。会上史靖仁提出来一个方案：大盛魁的结账会议由每三年举行一次改为一年一次，就是说由三年一次分红变为一年一次分红。还有财东会议的代表要由原来的三姓各出一个代表增加到每姓出三个，也就是说三姓共出九名代表出席结账会议。理由是如今财东户已经由一百二十户变成了一百六十三户。

住在城柜外院的那批人候在会场外，做出随时冲击内院会议的姿态。他们先后三次拥入大盛魁城柜内院闹事，每次都是在会议进行的关键时刻。他们围在小客厅外面高呼：“整顿号规！……严肃纲纪！”

有的人跑到大账房门口高声喊叫，敲打着窗户。

大账房内的十几名先生都把票据账本锁起来，人跑到屋子外边去了。一个个惊慌失措地看着那些愤怒的财东。他们弄不懂那些财东户钱够花、觉够睡的，到底是哪里不舒坦，致使他们如此愤怒。一个个直眉怒目，想和谁打架似的。一个年轻的账房先生对财东们的蛮横态度表示不满，嘟囔着说：“干什么，这样闹哇？害得人连账本也做不成了！”

“哼！也有你说话的地方？”一个财东张口骂道，“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是大盛魁的账房！”

“你要想清楚，不管是账房还是掌柜都是我们财东养活的下人！都得听我们财东户的话！不听话的就滚蛋！”

“哼！不讲理。”

“讲理？！老子还要揍你呢……”

财东在账房先生脑门上挥动着拳头。

有外援的支持，参加会议的财东代表们就个个理直气壮，呼应着史靖仁的种种提议，有人适时地就提出了大盛魁城柜不能没有财东户做掌柜，否则财东们的利益不能受到监督和保障。另外大盛魁今后收学徒也不能拒绝财东户子弟。针对这两条始无前例的要求，大盛魁的各位掌柜们搬出各种规矩来说服，五六天的时间各种意见争执不下，吵得天昏地暗，哭的笑的打的闹的。甚至有人提出撤股，有人提出让官府来决断。盛祯和王福林、贾晋阳根本无法控制局面。

几十号财东大闹城柜，使得大盛魁城柜一连数日无法展开营业。许多前来接洽业务的相与都被迫地在外院大院子里等着。骆驼和马车进出的路径全都被闹事的人群堵塞了，到后来就连巷子里也都聚满了看热闹的人。

事态越闹越大。

大盛魁的拳师们有十好几个人，虽说是个个有武艺在身，眼看着闹哄哄的人群却是没有一个敢轻易出手。

无奈之下，盛祯掌柜连夜召集掌柜们开小会，没有让史靖仁参加。贾晋阳怀疑这些事和史靖仁有关。盛祯掌柜摆摆手说：“没有证据乱猜测只会添乱。事情闹大对大盛魁没有什么好处。”盛祯掌柜的原则是息事宁人，不想在他负责期间出乱子。他首先作出了让步，各位掌柜们也无心坚持什么。于是会议通过了大盛魁号规的改革：第一，大盛魁的结账会议由每三年举行一次改为一年一次，就是说由三年一次分红变为一年一次分红；第二，出席财东会议的财东代表由原来的三姓各出一个增加到每姓各出三名代表；第三，允许财东子弟人号营干；第四，大盛魁归化总号包括各地分庄店铺不得拒绝过往财东户留宿；第五，凡是在万金账上标有“己”字的掌柜，都可以在归化安置家眷或娶妻纳妾……

最后一项，也是马上就兑现的一项，财东会议最终把史靖仁进入大盛魁城柜做掌柜合法化了。

财东会议还通过一项决定，为没有官衔的主要在任掌柜购买官衔。预算为十二万两白银。其中有一顶帽子是为史靖仁购买的，正式名堂为从四品候补道台。这倒是依大盛魁的老规矩而为，没有什么好说的。

当然还有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确定大掌柜人选。这个选项最后是毫无悬念地落到了盛祯的头上。所有目的都达到了的财东代表都鼓起了掌，城柜外面的财东们也表示拥护。按说大掌柜人选对大盛魁来说是天字第一号的大事，但是无论是财东、掌柜们还是市面上，它的受关注程度远不及史靖仁进入大盛魁做了掌柜。

唯有一个原定议题被漏下了，就是古海复号的事。

会议结束后盛祯掌柜松下一口气，突然才想起来，他拍着脑袋说，“怎么就把古海复号的事情给忘记了？……”

经盛掌柜提醒，其他掌柜们也个个才想起来还有这么一件大事。不是正式掌柜的古海在会议期间不能坐在掌柜席上，自然就远离了人们的视线。而会议一开始，史靖仁提出的问题盛祯掌柜全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忙于应付把自己的程序打乱了。习惯了王大掌柜掌舵的各位掌柜们，一时无法适应盛祯的主持风格，又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像史靖仁搅局的那些提议，如果在以前定不能让步，可是这节骨眼上都怕得罪财东于己不利，稀里糊涂就附和了盛祯的让步。这样的情势下谁还会主动去想古海的事呢？他们唯一关心的是大掌柜的人选问题，可是到了场合的时候却是争又争不得，让又让得不情愿，于是又是稀里糊涂地，很简单就把盛祯掌柜“临时主事”的临时二字去掉，转为正式大掌柜做了收场。

财东会议结束。关于古海复号的事情在掌柜们班子内重提时就引起了争论。史靖仁提出：“古海必须把毛尔古沁的秘密交出来！”

王福林很是为难，吞吞吐吐地说：“那是人家古掌柜私人的秘密。”

“是古掌柜私人的秘密不错，”史靖仁说，“可是毛尔古沁的秘密是归化驼运界也是归化商界的秘密！他必须交出来以表明心志，要不然怎样才能显示他对大盛魁的忠心？”

“有人给出了六万两银子的大价码哪，我们是否也给出一个价码？”

“做什么？”史靖仁问，“难道你要收买他的秘密吗？”

“不收买，难道白白送给咱？”

“自然是白送，否则复号的事情免谈。”

这样的争论大约经过了三次。史靖仁坚持自己的意见，盛掌柜和王福林勉强同意了史靖仁的意见，盛掌柜说：“好吧，那就试试。”

盛掌柜打发靖安把古海接到了大盛魁城柜。

盛掌柜接见古海的地点安排在了大盛魁内院的小客厅，和盛掌柜一起接见的还有王福林、贾晋阳掌柜和史靖仁！这些掌柜们都坐着太师椅，唯古海屁股底下是一把四条腿的凳子。靖安恭恭敬敬地给掌柜们斟茶，最后也给古海斟茶。

盛掌柜说话也直奔主题，首先盛掌柜代表大盛魁对古海表示感谢，说：“古掌柜为了压茶机的事费尽心机，吃尽苦头。我们大盛魁是不会忘记你的。”

古海说：“是我应该做的！”

“古掌柜说得对啊！”史靖仁意味深长地笑着说。

“为大盛魁做事是我的本分，”古海说，“我姓古的不惜肝脑涂地！”

“大盛魁对不住古掌柜了！”盛掌柜说，“这些日子柜上忙着安葬王大掌柜接着又是召开财东大会，一时竟把你的事情给耽搁了。你从俄罗斯押运回来的压茶机早已经送到湖北羊娄洞咱们字号自己的大盛川茶厂了，新机器也开始生产了。”

“哦，我已经听说了……”古海淡然地说，“蒸汽机压制的新货我已经看到了。十分整齐漂亮！”

贾晋阳说：“当初派你去的时候，大盛魁城柜除了王大掌柜，其他人大都不知道内情，不过你放心，这个事我们都认你的账！大盛魁历来奖惩分明，字号会给你奖励。”

“我不要奖励，只希望能恢复我的身份。”

盛掌柜说：“至于古掌柜复号的事，还要等财东会议正式通过，商议过后才能答复。”

“这是破例的事是需要修改字号规矩的事，”王福林补充道，“古掌柜还需等等。”

史靖仁意味深长地笑着：“命里注定你古海走这条路，还是得为大盛魁做事。”

“我明白，我听各位掌柜的吩咐！”

“大掌柜生前多次跟我说过毛尔古沁大峡谷的事情，”贾掌柜说，“从归化城到恰克图，到处传说有个名叫海九年的英雄独自一人闯通了毛尔古沁大峡谷。现在我才知道海九年原来就是你古掌柜！闹了半天原来是自己人！”

“真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听说伊万喊出六万两白银买毛尔古沁的秘密，你不肯卖？”

“有这事。”

“那你打算把这秘密保守到何时……”

“我的秘密就是大盛魁的秘密！”古海说，“我要献给大盛魁！”

在场的人一听古海自己说出这样的话，相互交换着目光全都哈哈哈哈大笑了！想不到纠结了许久争论了许久的难题让古海一句话全都解决了。古海这话一出，谈话就变得简单了。

也就是一刻钟的样子，古海回归之事就谈妥了。谈话的结果明确了这样几点：一是古海即刻回归大盛魁，身份为字号掌柜。不过从手续上还要再等一等，要等待下届财东会议通过一下。大家都知道那只不过是一个过场而已。

末了盛掌柜说：“古掌柜如今是字号的掌柜了，身边得有一个伙计帮你。你喜欢哪个伙

计自己挑吧。”

“我听从柜上的安排，”古海说，“柜上指派谁就是谁。”

“你自己选一个吧，说起来你也是字号的老人了，规矩你是知道的。你可以找一个随你心的。”

“那就靖安吧。”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古海回贴蔑儿拜兴了。古海还是骑着马，他的身后跟着一辆二套马拉着的轿车。马车上除了车倌还坐着一位面目清秀的后生，瓜壳帽、皂色长袍，一看就知道是个买卖人。有人认出他就是多次来过贴蔑儿拜兴村的大盛魁伙计靖安，从此往后不仅是贴蔑儿拜兴的人就是全归化城的人都会习惯，但凡是古海出现的地方，身边总缺不了靖安的身影。靖安是古海的贴身伙计。

正是这样一种局面，也让经历了那么些年磨难的古海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他下决心要好好干一场，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干好！毕竟他重新走进了大盛魁，毕竟有了掌柜身份，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他要为大盛魁好好干，他要为自己好好干！此时的古海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野心有多大，更不会想到他会成为王廷相之后大盛魁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大掌柜之一。此时古海能想的就是忍耐，少说话多做事。

青骢马扭动着屁股走着，它的缰绳牵在主人的大手掌中。马儿为自己熟悉的环境激动，它响亮地打着鼻息！主人神清气爽，不用问，贴蔑儿拜兴村的人只要看那马拉轿车，就知道古海这次回来是要收拾东西了，大盛魁要把他接走了。

“古掌柜！”

“九哥！”

“海掌柜。”

驼村的人们用各种各样的称呼呼唤着古海。

许多双惊讶的眼睛从各家各户的矮墙后面从那些东倒西歪的栅栏的空隙中间追随着他的身影。

熬过了多年的磨难，现在好事情总算是落到古海的头上了！古海他咸鱼翻身了！

两只藏獒也显得十分兴奋，忽儿前忽儿后地奔跑着，威严而沉闷的咆哮从它们的喉咙里向外传递着。

古海的那帮弟兄们都跟着古海走进了他的院子。古海把一个蓝花布的包袱丢在自家的炕头上。对二斗子命令道：“你把这包袱解开！”

二斗子解开包袱一看，全是银子！

古海伸出大手在银元宝上拨拉着，说：“这是大盛魁给贴蔑儿拜兴的弟兄的奖赏。为大伙儿运送压茶机的事儿！”

汉子们一个个喜出望外，都把赏银拿了揣进了怀里。

二斗子说：“我也要跟九哥去！是生是死我们弟兄要在一起！”

靖安笑道：“二掌柜，古掌柜是去做大盛魁的掌柜，何来生死之事？”

“我们是磕过头的把兄弟！”

靖安笑着提醒道：“如今不同了，古掌柜他是大盛魁的掌柜，大盛魁是讲规矩的！不允许外人随便进出的。”

“大盛魁有这规矩？”二斗子说，“那我想见九哥怎么办？”

“我一下说不好，”靖安笑了，“不过办法总还是有的。”

“你说！”

“二掌柜您可以在大盛魁做外工。”

“什么是外工？”

古海替靖安回答说：“是这样，大盛魁的工人有内工、外工之分。长期的叫内工，临时

的叫外工。”

“我为大盛魁出生入死，闹了半天才只能做个外工啊？”

靖安笑而不答。在场的人也都笑了。

东西都装上了车，马车开始移动了。古海对靖安说：“你随车前头走，我去去就来。”

古海牵着马往村东边去了。戚二嫂家的院子静静地矗立着，这院子熟悉得让古海感到心痛！古海有多少人生的悲喜历程在这座大院发生！起死回生，奋发致富，还有生死相恋的女人……但是院门紧闭着，不见戚二嫂的人影。古海蹲在戚二嫂家的大院门外，他一连抽了三袋烟，也没有见到戚二嫂的身影出现。

黄昏时分，戚二嫂才从外面赶回了村子，听到古海离村的消息，她急急忙忙赶往古海的院子，院子里早没了古海的人影。只看见二斗子独自坐在屋门前的台阶上抽烟。

戚二嫂扑到二斗子跟前：“海九年呢？”

二斗子头也没抬地说：“走啦！——”

“海……他干什么去了？”

“九哥他被人接走了，”二斗子说，“是回了大盛魁……”

戚二嫂发疯似的在村道上奔跑着赶到了村口。贴蔑儿拜兴通往城里的大道上连个人影儿也没有！摇摇摆摆的蜃气在地平线上晃动，恍惚间戚二嫂似乎看见一顶蓝呢大轿在大道上移动，轿子的旁边紧紧地跟着一个骑马的人，她想那一定就是海九年了。戚二嫂似乎已经看到九年身下雪花蹄光亮的皮毛反射出的一束束瓦灰色亮光。雪花蹄扭动着屁股走路的姿势戚二嫂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她撒开丫子奔跑起来！朝着那虚无缥缈的影像。但是她没能够追上心爱的人，那只不过是一个永远也追赶不上的幻影而已。

望着大道上的幻影，戚二嫂觉得脚下的土地正在一点点地沉陷下去，她的身体和她的希望也随着沉陷的土地滑落下去。披在肩上的衣服什么时候掉在了地上她都没有感觉，一阵东南风吹来，戚二嫂像看着别人的东西似的看着自己那件蓝底粉花的上衣开始在土道上滚动。

海九年复归了大盛魁，贴蔑儿拜兴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对于大多数贴蔑儿拜兴人来说，他们都从古海复号的这件事情上获得一份自豪感。从一个拉骆驼的苦力到大盛魁的掌柜，海九年可谓是一步登天。当晚二斗子、呼德尔楚鲁以及爱凑热闹的七哥还有刁三万、胡德全都聚在了戚二嫂家的东厢房，喝酒庆贺。欢声笑语一直持续到夜深人静。

热闹过去当屋子里只剩下戚二嫂一个人的时候，她却是另一番心境了。一个人点着蜡烛揭开躺柜的盖儿，将一件件崭新的衣服和布料拿出来，摊在炕上。那些衣料还有崭新的俄国毯子都是海九年从俄罗斯带给她的，望着那些花花绿绿的衣料，戚二嫂禁不住泪流满面。是的，现在这一件件的衣服布料还有首饰全都用不着了。因为戚二嫂清楚，海九年这一去再也不会回来了。

戚二嫂一直盼着和海九年结婚，自从海九年变成古海，一切就都变了。那个夜晚，戚二嫂伏在炕上痛快淋漓地大哭了一场。泪水把心里的希望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全都带走了。美好婚姻的向往成为泡影，就像雨后天上出现的彩虹，等到太阳出来的时候那美丽的光环便消失了。一堵高墙挡在了戚二嫂的面前，其实她早就预感到古海是要回归大盛魁的，她也早就知道大盛魁铁的规矩：无论掌柜还是伙计都不允许在归化地方安家、纳妾！她和海九年的命运是逃不脱这个铁律的。戚二嫂把所有这些用一个字来解释，就是——命！她对自己说：“甚人甚命，你认了吧！……”

不久贴蔑儿拜兴的驼队揽了一批短途运输的货物，从归化往天津运羊毛。货主是德国商人开办的德华洋行，经理则是贴蔑儿拜兴人熟悉的维特医生。前面我们已经说到过，维特的身份很特别，他既是教堂的牧师，也是教会医院的医生，同时他还兼做生意。

黎明时分，驼队出发了，出城二十里了，驮头胡德全发现戚二嫂骑着马跟在驼队的后面走。胡德全心生疑惑，但并没有制止她。前些年在古海失踪之后，心如死灰的戚二嫂以女儿之身做起了在驼道上跋涉的驼夫。自从古海死而复生，重新出现在贴蔑儿拜兴，在驼道上奔走了许多年的戚二嫂就退出了驼队。这个创下有史以来第一个女人走驼道的女中豪杰，为了心爱的男人，她把兴趣又收回到做女人上来了。

现在海九年回归了大盛魁，戚二嫂与海九年之间的美好婚姻又一次成为泡影之后，她又要走上驼道了。胡德全猜中了戚二嫂的心事。

看见戚二嫂重又走驼道，贴蔑儿拜兴的汉子们都明白她心中的苦，大家什么话都没说，只怕说不好伤了她的心。一路上扎房子、拾柴火、放骆驼以及每天都要做一次的为骆驼上驮卸驮，戚二嫂都做得得心应手，只是她不像平时那么爱说话了。二斗子对大家悄悄说："让她散散心，憋在家里还怕憋坏了。走外路她就不会再去想了。"

众人都以为戚二嫂不会长久地走驼道。毕竟这不是女人干的营生。

从天津回来后，戚二嫂又跟着驼队走了一趟百灵庙。百灵庙是坐落在阴山以北的草原上的城市，距归化城不到四百里。用驼夫们的话来说，百灵庙就像是归化城的一道门槛，跨过这个门槛才算是拉大程走外路。没走过外路的驼夫在归化人的眼里算不上一个真正的驼夫。尤其是在驼运行是被人瞧不起的。

转过年来贴蔑儿拜兴的驼队要走真正的大外路了，要到新疆的奇台去送货了。胡德全对戚二嫂说："就此打住吧，作为一个驼户女掌柜你早已经是英名在外了，我们都服了你了，以后还是在家老老实实过日子做女人吧。以往，你跟着驼队到天津去百灵庙，全当是闹着耍吧。这次要走真正的大外路了，你可说甚也不能再跟了！"

当时戚二嫂什么也没说，只是笑了笑，但是当驼队出发的时候，胡德全发现戚二嫂又跟上了。驮头生气了："俺咋跟你说的？一个女人拉一辈子骆驼这叫咋回子事呢？"

但是没人能阻止戚二嫂跟着驼队走外路。从归化往奇台三个月的路程，走的是大弓背，也就是从归化城向北越过阴山在草原上向西北方向走，最后从阿尔泰的北麓进人新疆。三千里的路程三千里的风雪。一路上戚二嫂真的像一个男人似的做着一个驼夫应该做的所有事情。胡德全服了，从奇台返回的路上他对戚二嫂说："内掌柜，这回我信了你真能做得了驮头。"

戚二嫂又有了新的想法了，她对胡德全说："胡掌柜，往后你不要再叫我戚二嫂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是我听着别扭。不喜欢！"

"那以后我们该叫你什么？"

"你就叫我二掌柜！"

说这话之后，又过了些日子戚二嫂进了一趟归化城。从城里回来以后她对胡德全说："我到归化城万驼社把我家的名号改了。"

"改什么名号？"胡德全不解地问，"莫非是你要改嫁？"

"改什么嫁！在我的心里除了海九年再不会有别的男人了。我是要做一个真正的驼户掌柜，我八百多峰健驼的当家人得有自己的名号。"戚二嫂说，"我改回娘家的姓名了。"

"你娘家姓名叫什么？"

"你记好了，我的娘家姓名——宇文秀英。"

"哦……宇文秀英。"胡德全说，"真是的这么多年人们喊你戚二嫂喊习惯了，你要不说还真的把你娘家的姓给忘记了！"

"还有呢，你别忙着走。"宇文秀英说，"往后你们得以我娘家的名字叫我的大号。"

"那就是说得喊你宇文掌柜啦？"

"正是！"

“好，宇文掌柜！”胡德全略带嘲讽地说道，“但愿有那么一天宇文掌柜能够执掌贴蔑儿拜兴的驮头。”

话就这么一说，戚二嫂——宇文秀英不久真就成了执掌贴蔑儿拜兴的驮头。

就在贴蔑儿拜兴的驼队从新疆返回归化不久，胡德全在自己身上发现一样不好的东西，他的肚子无缘无故地鼓胀起来。初时以为是气胀也没太当回事，后来发现肚子越胀越大，简直就像是怀了几个月孩子的孕妇。这形象的改变使胡德全很难堪，也很尴尬。看了很多医生，乡村里的游医、归化城的名医看遍了，最后还求到了教会的德国医生维特。中药西药吃了个遍就是不见肚子扁下去。

大肚子把胡德全拖了半年的工夫，这位江湖上著名的驼队驮头终于撑不住劲儿了，精神垮了下来。这天上午胡德全约了二斗子走进了宇文秀英的院子。驼户女掌柜正坐在院子里搓驼毛大绳呢，简单问候过之后，胡德全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来意：“宇文掌柜！眼看着驼队又该起程了……我想把驮头的位置让给你。”

“这是什么话？”宇文秀英说，“难道你胡驮头不打算做驮头了吗？”

“我是打算做下去呢，可是你看啊……”胡德全撩起衣襟指着自己鼓胀的肚子说，“是我这倒霉的肚子不让我做了。”

“能看好的。”

“看不好了，我找了十几个大夫了，本地的、外地的，还有洋医生，全都找过了。真的是天算不如人算，这驼道上的把戏我胡德全算是玩到头了。”

宇文秀英停下手里的活儿，把胡德全上下打量了一遍，认定驮头不是在开玩笑，叹口气说：“你可以去找别人，我宇文秀英做掌柜才几天工夫。你找蹇家兄弟，去找段家掌柜，对啦还有眼前这个二斗子。”

“我想过了，他们都不如你！”

“我是个女流。”

“你是个女英雄。”

二斗子插嘴道：“我们大家都佩服你！”

胡德全认真地点头说：“你不要说女流什么的话，花木兰是个女人，她能替父从军呢！武则天是个女流还能做皇帝呢！”

宇文秀英笑了：“事情能不能做另说，你俩的话倒是听着很受用！”

“不是的，”胡德全认真说，“你还有别人没有的本事。”

“我有什么本事？”

“你的过人之处是你有个本家叔叔，就是归化万驼社的宇文社长！宇文社长权力大得很，他能不照应你们宇文家的人？有他照应咱贴蔑儿拜兴驼队生意总错不了！”

不久，在村里驼户掌柜召开的会议上，胡德全推举戚二嫂，大家都没意见。宇文秀英丝毫没有推辞，当场就爽快地答应了。

宇文秀英接替了胡德全的职务，真就坐上了贴蔑儿拜兴的驮头的交椅，成为贴蔑儿拜兴历史上唯一一个女性的驮头，也是整个归化驼运界唯一的女性驮头。新的生活在宇文秀英的面前展开了。

四

除了戚二嫂，还有一个人也是古海特别惦念的，那就是姑夫姚祯义。古海从没有记恨过九年前被姚祯义骂出家门的事，他之所以在归化这么些年不去见姑夫，是觉得没脸见。如果这辈子他都只是贴蔑儿拜兴驼村的一个驼户掌柜，即便是腰缠万贯了也不会去见的。前些年他忍不住回了趟祁县老家，这个消息不可能不传到姑夫那儿，可是姑夫想在归化找到他却是比登天都难。归化城只有驼户掌柜海九年，没有古海这个人。

现在他和他的名字重见天日了。古海想：该是去见姑夫的时候了。

这天下午古海抽个空当来到姑父的义和鞋店。

义和鞋店的发家经历是一个在归化商界流传很广的故事。想当初姚祯义只带着一名徒弟在归化城小召半道街开小小的鞋店，惨淡经营，寅吃卯粮。一次他打听到俄商米德尔昂夫下榻大盛魁，专来洽谈购买布鞋事宜。姚祯义托人给大盛魁掌柜祁家驹过了礼，腋下夹一双自制的新鞋来见米德尔昂夫。

在大盛魁的大客厅。姚祯义冲小伙计说："请拿把刀来。"

当着俄罗斯商客的面儿，他手起刀落将一双布鞋横着断成两截。姚祯义拿起断鞋给俄商和王掌柜看："看着吧，真人不做暗事——实打实的千层新！"

米德尔昂夫仔细察看鞋底，果然全是新布粘成，伸出大拇指说一声："好！"

当下，米德尔昂夫拍板定下他的两千双布鞋。姚祯义从此成了大盛魁的相与，所有产品都由大盛魁统购包销。几年后终于发展成大小伙计四五十人，一溜迎街铺面五大间，资银十万两的大鞋店。傍着大盛魁树大阴凉大，买卖真是日益兴隆。

哪承想，好端端地古海在大盛魁就出了事情，古海被字号开销出号了。义和鞋店因此受到牵连，大盛魁与义和鞋店断绝了业务往来。最大的生意订单没了，义和鞋店几乎因此而倒塌。萧条冷落了几年之后，姚祯义到底还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把鞋店支撑下来。

姚祯义头脑活络，他看见洋人的大人娃娃男人女人大都喜欢穿皮鞋，中国人的布鞋他们不怎么认。他就开始做皮鞋，还有俄国人穿的皮套靴，也让他发挥得十分讲究。无论皮鞋还是皮套靴，义和鞋店出产的又结实又柔软，美观大方，打着"义和"记号的皮鞋皮靴在俄罗斯市场上十分吸人眼球。后来归化三大号之一的元盛德商号找上门来提出与他合作。适逢那几年归化市面繁荣，义和鞋店乘机又一次把自己的业务发展壮大起来。

正是中午的时候，古海走进了姑父家的院子。

一进门古海就被三个小子抱住了，抱腿的抱腿，抱胳膊的抱胳膊。一个个"哥哥！哥哥"地叫成了一片。这三个小子大的约摸七八岁，小的三四岁，一个个深眼窝高鼻梁面皮很是白净，长得都非常漂亮。三个孩子拖住古海让他一步也动弹不得。古海从衣袋里掏出三个小红包每个人给了一个，孩子们欢叫着跑开了。古海知道这是盼儿生下的三个儿子，看到他们自然是非常高兴了。在归化商界姚祯义三个漂亮的儿子很是出名呢。

听到动静盼儿从屋子里奔了出来，激动地大叫："海子呀！你可是回来啦！……"

许多年过去古海并没有在盼儿身上发现什么大的变化，只是脸上多了些许皱纹。

"是盼……姑妈啊！"仓促间古海显得有些局促。

盼儿惊喜的目光打量着古海，把身子往旁边让让："快进屋吧！……"

古海走进屋子，上上下下打量着屋子里的陈设，这是一开两间的格局，堂屋正中摆了一张八仙桌，上面放了一尊木雕的关公像，一个棕色的茶盘，茶盘里是洁白透明的茶壶茶碗，一看就是考究的物什。盼儿手忙脚乱地往茶壶里倒水。

古海问："这屋子比过去那间房大多了……"

"是啊，大多了。"盼儿说，"三年前就改了！鞋店由过去的连家店变成了住家与鞋店分开的局面了……快坐！坐！"

"姑父呢？"

盼儿哗哗啦啦地往杯子里倒水。古海没有等到盼儿的回答，又问了一句："姑父呢？"

"哼！"盼儿从鼻子里哼出一股气，说道，"准是在小南街的家里呢！"

"小南街的家？怎么回事？"

"买卖做大了，"盼儿说，"你姑父如今这个家已经装不下他了！"

"装不下？……怎么回事？"

"去年你姑父又找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在小南街给自己又置了一处院子。"

"姑父他……纳妾了？……"

“你猜对了!”

古海无言以对。盼儿觉出了古海的尴尬，不再说姚祯义的事，打发伙计去找姚祯义。

不一刻姚祯义就到了。他围着古海打起转转，“海子，海子”地叫了好几声。快十年不见，姚祯义老了，两鬓斑白，脑袋顶不剩几根头发了。只有后脑勺还有些头发供他编成一绺辫子。姑父摸着自己细溜溜的小辫子，对古海说：“海子啊，如今在富裕理发店姑父成了最受欢迎的人了。收拾一次头发比你们年轻人要省事得多了，瞧瞧我的小辫子只剩下指头粗了，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是削了发，是反叛朝廷呢……”

一家人亲亲热热说着话，盼儿说道：“海子，你们姑侄俩一别就是九年多……你知道，你离开义和鞋店以后，你姑父和我的日子是咋过的。后悔啊，你姑父后悔得直扇自己的耳光，四处托人打听你的下落。”

姚祯义沉默不语。

“我知道……都怪我自己不好。”

“自打听到你复号的消息，你姑父别提是多么高兴了，酒都喝醉好几回了!”

姚祯义大笑，说：“今天又得喝醉。还不快去准备俩菜去。”

盼儿不理他，接着说，“不管是遇着谁，只要是一张口总要说我侄儿回大盛魁了。好啦，今日里好容易见着你的面，你和你姑父先聊着，我去去就来。”

盼儿换了件衣服匆匆忙忙出去了。

盼儿回来的时候看见爷儿俩低头谁也不说话，姚祯义在抹眼泪呢。

“这是怎么啦？”盼儿放下手里的篮子，满脸的诧异，“高高兴兴的事情怎么就掉起眼泪了。”

古海说：“姑父又提起以前的事。”

“我上了史靖仁的当，”姚祯义愤愤地说，“史靖仁和祁家驹里勾外连要翻大掌柜的盘呢，当时我是看出来了，可是不敢说。”

“说起史靖仁，我刚才还看见他了。”盼儿说，“在大北街，我买肉，看见史掌柜坐在轿车上往北门外去了。好了，不说那些不高兴的事了！我先把酱牛肉切了，你们爷俩先喝着。”

说话的工夫盼儿就把几个下酒的凉菜摆上了桌子。吃着喝着，三杯酒下肚，姚祯义高兴起来了，他拍拍古海的肩膀说：“有个事姑父得求你了。”

古海问：“什么事？”

“不是姑父的事，”姚祯义说，“是青龙木碗社的徐掌柜，我的一个老朋友，他的货想搭上大盛魁的车走货呢。”

“什么意思？”古海还不明白姑父的意思呢。

“嘿！你姑父是替木碗店老板走你的门子呢。”盼儿替姚祯义回答，“他是不好意思说，自打你回来，你姑父他高兴得晕了头，到处吹嘘。”

“这事儿……一时半会儿我还办不了。”古海说，“姑父的事我放在心上就是，一但遇有机会我会办的。”

“我不着急。”

古海复归大盛魁，最兴奋的人不是古海本人而是姚祯义，还没与古海见上面就为古海的回归到处吹嘘开了。连烧卖馆的掌柜全都知道姚祯义是大盛魁掌柜古海的亲姑父，结果弄得好多人都来托他办事。

这种宣传果然见效，短时间内姚祯义就觉出自己的身价在一路飚升！到他的鞋店来访问的客人与日俱增，不少人想通过姚祯义的关系和大盛魁套近乎，想成为大盛魁的相与或是把自己的子弟送进大盛魁学生意。这些人多是些作坊和小商号的掌柜，也有托他推荐伙计的。哪个求上门来的人都要表表心意，姚祯义是一天到晚饭局不断了。

“义和现在的买卖怎么样？”古海问。

“还行！还行！现在我是和元盛德打交道。已经有六七年了。”姚祯义说，“咱义和是老店了，市面上人头熟，大家都给面子。再说我还当着鞋靴社的社长。”

说到生意，姚祯义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变得滔滔不绝：“……咱义和鞋店每年的过往‘流水’，大致是元盛德一家占三分之一，其他‘外路’商号占三分之一，归化城的门市占三分之一。要想做大就得重视‘外路’买卖！……咱对店里的师傅伙计也不薄。义和鞋店现在共有伙友三十二人，除掌柜和主事掌柜吃小锅饭，普通小顶生意的师傅和学徒，每天三餐都是肉和白面，顿顿变换，不吃重样的饭菜，蔬菜按季节尝鲜，晚上还要炒菜、喝酒。端阳节和中秋节是海菜席，月饼每人能分五斤多。过春节更是早饭的饺子一直吃到二月初二……”

“是哩！……”盼儿插言道，“义和鞋店经常有顶生意掌柜的亲友住月，每天吃饭的不下四十人，烟、酒、菜三项全由柜上供给。饭食开支和水火房租，一年没有几百两银子便无法维持。”

“各项糜费也很大的!”姚祯义说，“学徒工钱每年二十两，顶一厘生意的每季标期支十两。此外还有各种赠送。过春节的时候，柜上发给每人一顶帽子、一件衣料和一双鞋作为年礼；过去伙友学徒是三年一回家，现在是两年一回家。回家的时候除给一趟富足有余的路费，还给五包生烟，一块砖茶，一斤冰糖和一包解暑防寒的药丸……”

失散多年的姑侄得以相见，姚祯义是格外地兴奋，说起话来就滔滔不绝。倒是古海一顿饭总共也没说几句话，全听姑父和盼儿说了。他从姑父的话里边听出了许多得意和自豪。自己也觉得开心。

一顿饭完了，姑父把古海送到了大街上，一再叮嘱：“今天这顿不算数！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你一定回家来和姑父姑姑一块儿过。我已经和靖娃、杰娃都打了招呼，说好了到时候一起来我家。你和靖娃还没见过吧？大家在一起高高兴兴喝顿酒，过个团圆节。”

但是八月十五的时候，姚祯义没有能够等到古海回来，他为大盛魁的生意昼夜在驼道上忙碌，不要说是到姚祯义家团聚了，就是回归化城里的时间都没有。

闲暇时，老两口谈起古海，姚祯义常常感叹道：“过去同在归化地方，海子是不愿意见我，如今好容易团聚了，我俩竟然也是几个月难得见上一面。”

“身不由己，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盼儿解释说，“前些年呢，是你找他他躲你，是因为他觉得没脸见你。这会儿呢，还是你找他却见不上人，因为他太忙了。”

“我不怪他，做事业的人么总是要忙的，要是整天闲坐着反倒是坏事情了。”

“你们男人啊，都是这样，”盼儿说，“年轻的时候忙，忙到多会儿不忙了也就老得动弹不了了，一辈子都难得消消停停地聚在一起吃顿安生饭。”

按照字号的安排，古海分管驼运方面的事务。他开始奔波于归化城与草原之间。

史靖仁从贾晋阳手里接管了大盛魁交际部的事情，分管大盛魁总号交际部业务。关于这一任职也经过几番反复才决定下来。交际部在总号位置十分重要，虽然说是不管货物进出、账目往来这些最直接的生意，但是交际部因为所管业务特殊，眼路十分开阔，迎来送往、联络同行、结交官府都由交际部负责。一般情况下大掌柜是不会轻易出面的，实际上交际部的负责掌柜在社会上代表大盛魁出面的机会最多。交际部的掌柜一年四季几乎天天有饭局，饮酒作乐对于喜欢游玩的史靖仁来说是非常乐意的，尤其是陪同外府的客人游玩更是史靖仁乐此不疲的一件事。大盛魁尽管实行了号规的改革，许多方面较过去是松弛了不少，但是出入花街柳巷仍然是被严格禁止的。只有交际部的掌柜可以借工作之便陪同客人进入这些场所玩耍。过去史靖仁便是宝局房、妓院的常客，现在有了大盛魁交际部掌柜的身份，便更是公开此道而不怕别人在背后说三道四了。还有不论宝局房还是烟花柳巷，但凡由史靖仁经手一应消费全部由柜上报销。

这一次史靖仁终于出了胸中郁闷之气，他算是满意了。史靖仁心里高兴了，对古海的态度也就开始好转了。史靖仁脑子不坏，作为大盛魁的财东和掌柜他当然是希望大盛魁兴旺发

达。他知道作为一家商号用人是第一位的，而古海绝对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人才，精通俄蒙两种语言。他的商业头脑在过去无论是学徒期间还是被字号开销以后，都曾经被许多事实证明过。更重要的是古海已经把毛尔古沁大峡谷的秘密奉献给了大盛魁!不论是谁当大盛魁的家，这样的人才总是需要的。

时间一晃就过去一年了，大盛魁总号的人包括掌柜伙计，大部分人都难得看见古海的身影，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草原上度过的。考察驼道，建设沿路梢林，检查自己字号内的骆驼，替退伤病的老弱的，买进新的健驼，调整驼工……忙得不亦乐乎。

大年三十，姚祯义在店堂内院摆开了桌子，早就请了宴美园的大厨子为他备一桌年夜饭。今年的年夜饭不同寻常，他是专门为古海张罗的。因此为了这顿年夜饭，姚祯义特意请了宴美园大厨子腊月二十八就来到了自己的店里备菜，这顿饭全都是山珍海味。

为了能与古海聚首，杰娃特意留了下来，他本来是计划回晋中老家过年的。姚祯义提前半个月就和段靖娃打了招呼，他对靖娃说了："过年是一喜，海子能够与大家重新团聚是喜上加喜，所以这个面子你一定要卖给我。"

段靖娃爽快地答应了。如今段靖娃在天义德里做到了第六把交椅，也不是寻常人物了，在归化城的场面上也算是有名有姓的人了。姚祯义还特意请了他的大徒弟福生。福生如今已经自立了门户，在绥远城开了一间专做布鞋的店铺，一间门脸儿后面带一个小院，娶妻生子，还招了一个徒弟。虽说是买卖不算大，总也算是自成格局。

不久前福生在圣母圣心教堂接受了洗礼，成了正式的教友。福生人教的一个直接的动因是，他的孩子生病，多方求医结果总不见好。后来有人给他引荐了一位巫师装神闹鬼，折腾了孩子一天一夜，不但没能把病治好，还差点把孩子的命要去了。正当福生绝望的时候，一个信教的邻居带着一个传教的牧师来到他家。牧师用洋药给孩子治病，当场给孩子注射了针剂。孩子当真被教会的牧师大夫给看好了。从此福生成了虔诚的教徒，一天到晚有空就往教堂跑，也为教堂无偿地做事，主动宣传教义，逢人就指着他的孩子现身说法："我这孩子是万能的主救的，是主给了他生命。"

福生向师父宣讲教义，劝说姚祯义也加入教会。姚祯义没有加入教会，但是在福生的劝说下，盼儿和三个儿子全都在教堂接受了洗礼。

福生自打离开义和鞋店也是好长时间没有见姚祯义了，见师傅请他过去吃年夜饭，自然是非常高兴，听说刚刚复号的古海也要和大家聚一聚，更是兴奋非常。三十下午，福生就带着给师傅的年节礼物，雇了一辆轿子早早来到了师傅家。自以为自己是第一个，没曾想一进门却看见段靖娃、杰娃早已在那里了。寒暄之后几个弟兄就聊起来，大家都十分感慨，纷纷说自己老了。不觉间都已经是三十多岁的人了，段靖娃和杰娃都感慨说，想想当年他们两个随着姚祯义一路步行从山西老家走到归化城的情形，觉着仿佛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姚祯义陪着晚辈们一起说话，别提兴致有多高。

大家一边聊天，一边等着古海。

杰娃问福生："师兄，听说夏天的时候你又得了一个儿子？"

"是哩，"福生高兴地说，"老婆又给我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就缺一个闺女了。再生个闺女就全活儿了，这就收兵了。"

"干吗收兵？"杰娃说，"我都四个儿子了，老婆又有了，我妈说了这样的媳妇才是好媳妇。"

段靖娃说："多子多福嘛。"

"多生儿子好是好，就是不好养活，我那点儿小买卖挣不了多少钱。师傅，"说着话福生就把话题引到了生意上，"这几年在咱归化城开张放炮的洋行越来越多，我也想和洋人做生意，你和他们能说上话，能不能给我也引荐一下？"

"好吧，"姚祯义说，"只要是上进的人，总要求个发展。俗话说得好：人往高处走，水

往低处流。行啊，你有想法就好，以后有机会我给你和洋人搭个桥。”

“可惜我不会说洋人的话。”

“是啊！”姚祯义说，“现在你翻过这个理儿了，老话早就说了‘一条舌头的商人吃穿刚够，两条舌头的商人挣钱足够，三条舌头的商人挣钱无数……”

“那没关系，”段靖娃说，“现在归化各国的洋行里都聘了不少中国人，俄国商行托博尔斯克公司就聘有一个名叫马尔金·泽克夫的中国人……”

姚祯义接过话头：“还是个总经理呢！这个人我认识，汉名邝振海，他就是咱们山西人，你要是和他打交道就跟他用山西话说好了。”

“是个假洋鬼子，剪了辫子……”

说到假洋人，场面热闹起来，就连姚祯义的小儿子也跑过来插嘴了：“他是假洋鬼子，他没长辫子。许多孩子都跟着他身后喊假洋鬼子，还拿石头子扔他呢。”

姚祯义说：“不管什么鬼子不鬼子的，小娃娃从小要学好，不能打人骂人。”

“说起来这个邝振海也够可怜的，”段靖娃说，“前几年他回过一趟家乡，他爹妈连屋都不让进，就因为他把脑袋后边的辫子丢掉了。”

“哼！我就不相信他姓邝的能变成外国人，”姚祯义说，“他就是死了，就是他的骨头变成灰，他也还是个中国人，他也还是个山西人。我见他了，在馆子里吃拨鱼子，吃得可香着哩。”

“邝振海回家在大门口跪了三天三夜，他爹妈也没有松口，”段靖娃说，“这个假洋鬼子的事在咱们祁县东北那一带传遍了，大人娃娃就没有不知道的。对了，古海媳妇杏儿还给过他半拉馒头呢。”

福生问：“海子媳妇咋会遇上假洋鬼子？”

“嘿，别提了。那几年海子从大盛魁出来，一时间没了消息，杏儿到处找他，一听说有人从归化这边回家乡，她就去找人家打听海子的消息。这样就打听到邝振海头上了。”

说着话不知怎么的，姚祯义就把祁掌柜祁家驹的事情勾起来了，说：“今天这场面多好，多少年没有这么聚了。那些年是因为海子他没有音讯，哪有心情让大家聚。要是祁掌柜能与咱们一起吃这顿年饭该多好，我总忘不了想当初祁掌柜引荐海子人大盛魁的事。”

福生说：“早些年祁掌柜对咱义和的关照也不少，能做大盛魁的相与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段靖娃说：“姑夫心眼真好。”

“说起这人世间的事，都是一个‘命’字管着哩，”姚祯义说，“其实若论才干，祁家驹那可真是人尖子，不要说是在咱归化城，就是在喀尔喀草原和俄罗斯的商界，提起祁家驹的名字就没有不佩服的。眼看着就要做到大盛魁第一把交椅了，却翻了跟头，到头来连性命也丢掉了。”

“祁掌柜是被大盛魁的大掌柜设计害死的。”杰娃说，“不然他怎么会那样轻意丢掉性命。满归化的人都知道，在鹰嘴岭惊了祁掌柜坐骑的那些狗都是大掌柜事先派过去埋伏的。”

“说起来，这事也不能全怪王大掌柜，”福生说，“王大掌柜自己的性命就差点坏在祁家驹的手上，是祁家驹先对王大掌柜下的毒手。市面上传的，向官府泄露大盛魁走暗房子的事就是祁掌柜干的。海子还不是因为这事受了牵连被字号开销的……”

这些事福生大都是听姚祯义讲的，大盛魁断了与义和的业务关系，姚祯义心里不爽，也没有了顾忌，就把他知道的这些事跟福生念叨。

说着话古海就到了。

在场的除了姚祯义，都还没和古海见过面呢。一别快十年了，杰娃、靖娃这两个和古海一块长大的小伙伴真想扑上去打闹一番，可是现如今都是有身份的人，已经不习惯放肆了。独自在驼道上闯荡了许多年，古海高大的身材比过去结实多了，整个人看上去很是伟岸。如今换了一件簇新的棉袍更显得精神和富态了，那棉袍做工十分讲究，藏青色的锦缎袍面镶着

绿色的滚边，缎面上绣着说不上名来的奇花异草。一进门古海就扑倒在地上磕头：“给姑父、姑妈拜年了！”

姚祯义赶忙把古海扶起来，说：“不可造次，不可造次！……海子你如今好歹也是大盛魁的掌柜了，老礼儿就不能再用了。”

古海说：“不管什么掌柜不掌柜的，姑父永远都是姑父。”

福生说：“古掌柜这话在理！”

古海又抱拳给大伙拜年：“各位弟兄新年好，恭喜发财！”

就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大家常常见面一样。姚祯义招呼大家入座。

“我先得和大伙儿道个歉！”古海刚坐下又站了起来，“我还得走……”

“为什么？大过年的……”

姚祯义急了，双手放在古海的肩膀往下按着。

“姑父忘记了？我如今是大盛魁的一个掌柜，大盛魁有规矩的，年三十要相聚喝粥。是雷打不动的！”

“真是的，我倒把这茬给忘记了。”姚祯义掂起一只酒盅，福生往酒盅里倒满了酒，“海子，姑父知道大盛魁的事比什么都要紧！姑父不强留你，你跟大伙儿喝杯酒再走。”

“好。”古海接过酒盅和姑父、段靖娃、福生、杰娃一一照照。然后将酒一饮而尽。

大伙儿把古海送到门口，看着他走远了才返身回屋。

五

小南顺。

古海家还是十多年前的老样子，只是院子里的大槐树长得更加高大了，树冠越过墙头把半幅子村道都遮住了。古海第一次离家的时候那树干一个人就能抱得过来，如今已长到了两个人都抱不拢了。一到夏天，树冠更是郁郁葱葱茂盛非常，留在院子里的一半树冠差不多就把整座院子罩在了它的树影下，另一半伸出了院墙罩住了大半拉村道。与老槐树的旺盛模样相比，古家的房子显得似乎是矮小、破旧了。房檐下探出头来的一溜椽子原本是雕着小蛤蟆的，上面涂着绿色的油漆，小蛤蟆个个显得生动活泼。如今那些小蛤蟆都褪尽了色彩，暴露出木头本来的颜色，椽头在风雨的剥蚀下都裂开了缝。椽檩间的缝隙成了鸟雀筑巢的好地方。在古家的屋檐下居住着好几窝麻雀和燕子，它们鸣叫着飞来飞去，倒使古家的院子还显出几分生气。院子旁边，古静轩活着的时候购置下来的一片宅基地长满了艾蒿、灰菜、紫叶菜，是一片荒芜凋零的景象。只有这宅院的主人自己知道他们经历了怎样的磨难。

一个年轻人骑着一匹小个子的花斑马跑进了小南顺，小伙子身穿一件藏青色长袍，头戴黑色瓜壳帽，帽顶上镶着一颗红色的珠子。一进村口小伙子便下了马，牵着马向遇到的第一个人打听着什么，然后一边致谢一边拉马向古海家的院子走去。

小伙子敲响了古家的院门。

过了好一会儿院门才打开，是古海娘。从容貌上看，古海娘老得已经让人难以辨认了。皱纹像乱蛛丝般的布满了她的脸，只有一双黑色的眼睛依旧是那么的固执和坚定。

“老人家，请问这是古掌柜的家吗？”

“是啊，”古海娘声音颤抖着问，“掌柜子是从归化城来的吗？”

“不，老人家。我是祁县大盛源票号的伙计。您儿子从归化那边捎银子回来了！”

“可是把您盼来了，我们已经得到信儿了！……我儿子复归了大盛魁。”

正是午时时分，古海娘被太阳一照，眼睛眯缝着也没看清楚客人的样子，只感到一匹高大的马站在客人的身后，一面摇晃着脑袋一面打着鼻息。马把一股牲畜嘴里的腥臊气味喷到老妇人的脸上来。

杏儿正在推碾子磨面呢，还在愣怔之间，那客人已经牵着马走进了院子。客人自动走向槐树，把马缰绳拴了，返身走到古海娘跟前。

小伙子给古海娘深深地作了一个揖，拉着调子唱喝道：“恭喜老人家！贺喜老人家！您的儿子古海掌柜有银票和现银捎回来了！”

“这可是太好了……谢谢小掌柜！”古海娘说，“……小掌柜您赶快请屋里坐！”

古海娘连连说着客气话，把小伙计让进屋子里。杏儿一边拍打着自己的衣服，一边颠儿颠儿地跑着给带来喜讯的客人沏茶拿点心。

绣有精制菊花的蓝布包皮儿在小炕桌儿上摊开着，银票三千两，现银五百两。静静地摆在上面。

婆媳俩也不知是怎样将客人让至屋里的，慌忙间也不知道该如何招待客人了。直到客人走了很久，婆媳俩都不能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是真的。婆媳俩面对面坐着好半天一句话没有说，仿佛同时陷入一个梦境之中。后来是古海娘先反应过来，老妇人两手哆嗦着揭开躺柜盖儿，摸索了半天找到一炷香。

“海子他真的复号啦！……回归大盛魁啦!!”古海娘喃喃地念叨着。

其实早在两个月前就有古海的姑父姚祯义从归化城捎信给古海娘，报上了古海复归大盛魁的喜讯。但是在残酷的生活打击下，古海娘和杏儿竟然都不敢相信消息的真实性。婆媳俩每每到深夜才把姚祯义的信拿出来，借着油灯的光亮把那信细细地研读，却是不敢伸张！现在古海的亲笔信和银票、银元宝都送到手上了！古家婆媳终于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了！婆媳俩不约而同地长长嘘出一口气。

在堂屋古海娘带着儿媳给祖宗的牌位上了香，作了揖。杏儿还在愣着呢，古海娘扯了一把儿媳妇，斥道：“还不赶快跪下，你个贱货！咱古家先祖保佑着古家呢，我的儿子海子出人头地了。他捎银票捎银子回来了。”

古海娘婆媳俩在祖宗的牌位前双双跪下，一边磕着头，一边不停地念叨着感谢祖宗的话。杏儿像打摆子似的浑身哆嗦，古海出人头地是大好事，可也招来婆婆更恶毒的眼光。她从侧面斜着看看婆婆，婆婆嘴唇哆嗦着不停地说着什么，眼泪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恣意奔流。杏儿在心里一个劲地问自己：“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媳妇和婆婆两个人一路小跑着来到村子北面的关帝庙。她们把点心水果放在供桌上，把点起的香插进香炉中，跪在地上磕起头来。面对一千年前红脸长髯的关公，婆媳俩跪拜了很久。

吃晚饭的时候，杏儿问婆婆：“娘，海子的事要告诉乡亲吗？”

“当然要告诉。我古家喜事临门为什么要藏着掖着呢，赶明儿你到集上多买些炮仗回来，咱要弄出些响动来，把晦气彻底从咱古家赶走！”

杏儿笑了，这是多少年婆婆头一次和她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但是她注意到在整个晚饭过程中婆媳俩说话，笑意就从来没有在婆婆脸上浮现过。好像这个家迎来的不是喜事，而是一场严峻的搏斗。不管是听她说话，还是婆婆自己说话，婆婆的嘴角总是绷着，牙齿总是咬着，说出来的话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似的。

晚饭以后，杏儿对婆婆说：“娘，我去隔壁张婶家，把海子的喜讯告诉她。”

杏儿已经跑到院子当中，又被婆婆叫了回来：“……等等，你先别去张婶家。”

杏儿纳闷儿，问道：“娘，您是说不要把海子的事告诉张婶吗？”

“不是，有好消息当然要告诉张婶，我是说你得先去段家。”

“张婶就在咱家墙那边，是离咱家最近的。顺便就告诉了。再说了，这些年和咱家走得最近的就数张婶了。咱家有了好消息也应该先告诉张婶让她也高兴高兴。”

“你说得不对，”婆婆说，“杏儿，咱古家是知书达理的人家，不管事大事小，凡事都要讲了礼数才行。得有个先后顺序。”

“那我该先去谁家报信？”

“你得先去段家，段靖娃如今是天义德的在任掌柜，咱小南顺如今就数段家有声望了。”

“我明白了，娘，”杏儿快快不乐地说，“那我就先去段家，去完段家再去谁家呢？”

“段家告诉完了，去告诉行家，行家掌柜如今是在归化城那边独家撑着一家字号，买卖也做得红火着呢。行家之后是李家，李家之后是乔家，你注意着呢，乔家要先去乔老三家。别看乔老三排行最后，可乔家三兄弟中间还就数乔老三买卖做得大……”

杏儿去了。

消息传开来，第二天一早，村里的人们就都来古家登门贺喜了。第一个敲响古家院门的是隔壁张婶。张婶的脸上笑成了一朵花，脚步声咚咚地响着，一溜烟来到古家的上房，把冒着蒸蒸热气的黄米糕往炕桌上一放说道：“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呀，真是老天有眼啊！海子这孩子到底还是回到了大盛魁，终于成了掌柜了。这下子海子他爹就是躺在地底下也得高兴得笑出声来。”

杏儿伸手摸摸油糕，被烫了一下，她把指头放在嘴里嘬着：“呀！这黄米糕还这么烫呀。”

“你以为怎么的呀，”张婶朗朗说道，“听了海子的好消息，我高兴得一夜都睡不着觉。昨晚就把黄米泡上了，五更天的时候我就起来磨黄米了。”

杏儿说：“真的难为张婶了。”

“看杏儿你说什么呢？你古家的事还不就是和我张婶的事一样的。何必说这种见外的话。我不知道和你们娘儿俩说过多少次了，做人要有点精神，凡事不能自己先绝了念想。你看我的话应验了吧，先是失踪的古海回来了，现在又找回了好前程，这都是等来的命啊。我家张有也一样，只要我在这儿等着他盼着他，终有一天会等来好消息。”

古海娘没有顺着张婶的兴致说，只是客气道：“看把张婶累的，我刚刚安顿了杏儿去泡黄米，你就已经把黄米糕都蒸好了，真不知道叫我说什么好。”

“不知道说什么好就什么都别说，你们娘俩盼了整整十八年，终于盼来了海子的好消息，今儿这日子就是古家的大节庆!咱就该好好高兴高兴。来，咱们娘儿仨一起动手——炸油糕!”

说话的工夫，来贺喜的人们陆陆续续地到了，各色礼物摆满了堂屋的桌上，里屋的炕上。屋子里院子里到处都是人，客人高声贺礼的说话声、院子里人们叽叽喳喳的议论声、孩子们的吵闹声响成了一片。每个新到的客人都会引起一个新的高潮。很久没有踏进古家院子的靖娃媳妇和杰娃媳妇一路叫嚷着从人缝中挤进了屋子里。也不用杏儿招呼，这两个女人就挽起袖子帮着干起活儿来。

隔了三天，杏儿看见婆婆在院子东边的空地上走来走去。那已经是黄昏时分，杏儿做好了晚饭却不见婆婆回来，在屋子东边的空地上把婆婆找到了。婆婆一个人正在长满荒草的空地上走。那时候，她还没有想到婆婆的精神仅仅在三天的时间里就完全大变样了，变得坚定而又雄心勃勃，而且杏儿在婆婆的身上发现似乎有公公的影子在晃动。婆婆那种低着头、背着手、歪着脑袋的姿势，拧着眉毛死盯着一个地方没完没了地看，都让她想起了死去的公公。整个晚饭的时候杏儿都在悄悄观察着婆婆的神情，心里害怕地想到，难道说公公把他的魂魄附在了婆婆的身上了吗？

接到儿子捎回来的银票和银元宝的第二天，一早古海娘就带着杏儿到古海爹的坟前大哭了一场。以后几乎是每隔半个月，婆婆就要到坟上拜祭一次。有时候带杏儿同去，有时候就她自己一个人去。杏儿怀着恐怖的心情注意到，自从接到古海捎回的银票和银元宝之后，婆婆看她的眼神就发生了变化。那目光中明显地掺和了憎恨与鄙视。

杏儿知道她的那一段不光彩的事就要揭开了，她在古海被大盛魁开销后生死不明渺无音信的时候与本家叔爷月荃相好了，并生下一个儿子。这段经历像大山一样压得她喘不过气来，无形的压力迫使着杏儿不得不张口说话了：“我知道自己的罪过，娘！……现在海子已经重新回到了大盛魁，他当上了大盛魁的掌柜，到底给古家光宗耀祖了！眼看着他回乡探亲的日子一天天近了……我害怕。”

古海娘冷冷地问：“你怕什么？”

“我……怕海子知道我的丑事。”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婆婆咬牙切齿地说,“我就不明白,为人媳妇你竟然就打熬不住？”

“是我的罪过！……”杏儿说，“我知道自己配不上海子，娘！要么这样，趁着海子还没回来的时候，你放我走吧。”

“说得轻巧!”

“那您要我怎样？”

“给我跪下！你个不要脸的贱货！……”

杏儿知道婆婆又要对自己施行家法了，她低着头沉默着跪下去，慢慢把自己的裤子褪下去，闭着眼睛等待着。

婆婆把发笄笄上的银发簪拔下来在灯火上烧着。一股细小的焦煳味儿钻进杏儿的鼻子，她听到婆婆问：“你给我说——为什么要做辱没家风的下作事情？”

“是我不好……我水性扬花秉性下作。”

“知道就好……”婆婆的话音未落，只听哧啦一声，杏儿随着惨叫起来。接着是人肉的焦煳味道弥漫开来。

“你还有脸叫？!”

杏儿浑身哆嗦着不响了。

“你说说为什么？”

“只怪我自己，我听到海子去归化学徒一去九年，我苦熬着，哪知道他竟然在即将出徒的时候被字号开销！一十三年渺无音讯……”

“这是理由？”

“我两次前往归化寻找海子，无奈头一次是娘打发月荃把我从黄河渡口追回来的……”

婆婆打断了媳妇的话：“我不要你提‘古月荃’这个名字！辱没家门的东西，海子漂泊天涯，我把他请到家里来是帮咱婆媳渡过难关的。他倒好，论辈分他是你的叔爷！你俩居然能做出这等下作的事情！乱伦的孽种啊！我恨不得杀了他!”

“我不甘心呀！第二次我前往归化城……结果九死一生，染上了传染病成了大路边的倒卧，我是被杀虎口的巡警当作死人抬进了‘大炕’！……命不该绝，是回乡探亲的姑父路过杀虎口把我从‘大炕’救出来的。十三年，我绝望了。月荃帮咱家料理庄稼，照应我……我没有把持住自己，全都是我的错！要杀要剐要打要罚我全都认了!”

“也算你敢作敢为……”

“哧”的一声，婆婆又一次把烧红的发簪戳在杏儿的大腿根上！

疼痛逼着杏儿浑身颤抖!

“一切等着海子回来再作计较。”古海娘不再与杏儿讨论这个问题。

杏儿被巨大的疼痛和对未来生活的恐惧压迫着，用拼命的劳作来打发时光。她从早干到晚，只要婆婆不说话她就不停歇，只要婆婆不喊她吃饭，她就永远做下去。把院子东边空地上的砖瓦摆摞整齐，把公公做了半拉的屋宅基础清理出来。她像一个机器似的不知疲倦，短短的时间内消瘦了许多。人的样子都发生改变了，一对亮晶晶的杏核眼变得没有光泽并且常常蒙着一层蒙蒙的泪光。

时光在熬盼中一天天过去，这种等待的时光对于杏儿来说，远要比在她生下私生子以后屈辱的日子更加难熬。

自打杏儿生下月荃的孩子，月荃再没有音讯，一晃几年就像是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似的。当古海娘想到为海子再纳一个妾的时候，杏儿的思想又活动了。她想去找古月荃，干脆两人一走了之，于是杏儿暗地里多方打听古月荃的下落。

刚刚吃完晚饭，婆婆就按捺不住了，跳下炕对杏儿命令道：“杏儿，你去把院门关上。”

杏儿注意到婆婆安顿自己的口气已经是非常坚定果决了。

杏儿跟在婆婆的身后，走回上房。又听婆婆说道：“把屋门关严。”

婆媳俩吭吭哧哧地喘着气，把炕上的衣柜挪开了。这时候杏儿已经猜到婆婆要做什么了。

古海娘从墙上的暗洞里取出一个匣子。杏儿觉得自己的眼睛被那散发着潮气的木头匣子狠狠地刺激了一下，过去的情形又在她眼前重现了。九年前也是在一个黄昏，还在世的公公把这个木头匣子从墙洞里拿出来，从里面取出一沓纸让她和婆婆看。那些纸因为隔得年代久都已泛了黄。杏儿知道那是公公的爹爹留下来的建设一套三进砖瓦院落的图纸。杏儿清楚地记得公公把图纸展开在桌子上让她和婆婆看，那时候杏儿手举着油灯给公公照着亮。由于激动，公公的手一直在不停地抖，挂在嘴角上的疣子也在不停地哆嗦。那时候杏儿对公公的这份激动感到莫名其妙。

现在这情景又重现了。也没等婆婆再吩咐，杏儿自己就把油灯点着了，她把油灯移至婆婆脸前，一只手举着，一只手张开来聚着光。在橘黄色灯光的照耀下，婆婆把图纸打开，抖动的双手在上面摸索着。

“杏儿，”古海娘低声地唤着，“你看，咱古家露脸的日子到底还是被咱盼来了。”

“是的，”杏儿说，“娘说得对，只要咱咬着牙挺住，事情就总有盼头。眼看着海子就要回来了。”

“咱也不能干等着。”

“我明白娘的意思，”杏儿讨好地说，“现如今海子的身份不一样了，海子也把银子捎回来了，该是咱古家扬眉吐气的时候了，咱娘儿俩得接着把爹没做完的事做下去。”

“对！杏儿，咱娘俩明日就动手，接着把盖房子的事做完了，也叫海子回来高兴。”

第二天婆媳俩吃过早饭之后就动作起来。院子东边的空地荒芜了许多年，长满了荒草，婆媳俩用铁锹、镰刀把荒草割倒，把杂草都堆在一起。古海娘亲自点起一把火把草堆燃着了。杂草噼噼啪啪地燃烧着，许多烧红的草茎像蛇似的弓起身子又突然爆裂。翻滚的黑烟升腾着在村子的上空弥漫开来，把半个村子都罩在了它的阴影中。村子里很多人都被这滚滚的浓烟引吸着跑到了村巷中来了，老人和妇女们互相询问着：

“咋回事？是谁家着火了吗？”

“哪里呀，好端端的咋会就着火呢？”

“你仔细看看吧，是古家在院子里烧杂草呢。”

“烟火一起来我就猜到了，一准是海子家弄出来的。”

“儿子当了大盛魁的掌柜，当娘的高兴呢。”

用了三天的时间，婆媳俩把院子东边的空地彻底清理出来了。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看起来很是坚硬。这是九年前古海爹还在世的时候整治出来的基础。这是古家准备扩展自己的院子而做了一半的宅基地，院子的围墙已经把石头的根基打好了。墙基上只垒了半人高的土坯墙，现在土坯墙上的毛草拔掉以后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其实这个未完成的院子，在古海爹的图纸上只占了三分之二的地方，按照古海爹的计划，古家的院子最后完成是要把东邻张婶的院子也扩进来。是五开间的、三进院子，房屋和院墙一律用全砖全瓦砌盖，就连院子也不露一点尘土，全都要用灰砖满铺。

自古海复号当了大盛魁掌柜的消息传开之后，每天都有客人前来拜访。不知不觉间古家的院子又变得宾客盈门了。

古家的院子成了整个小南顺注意的中心。在各家各户的院子里，在围着村庄散落开来的场面上，在村口的井沿儿边，到处都有人在谈论着古家的事情。古海的传奇经历吸引着小南顺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人们的情绪都陷入了兴奋的状态，如果说古海仅仅是按部就班地由一个小伙计熬到了掌柜也不会使大家如此兴奋。关键是他被字号开销，先是失踪了许多年，突然间从地平线下边冒了出来，简直就可以说是起死回生。现在又重归字号当上掌柜，这简直就是神话了！这种时候小南顺那些从未出过门的妇女老人儿童的心里就会对遥远的归化城

充满了憧憬。那座从未到过的商城，在人们的感觉中是那么的亲切，谈到它名字的时候人们的感觉就好像是在说一个与小南顺仅隔十几里地的村庄。往往会有老年人成为谈论者的中心，他们回忆曾经在归化城的生活，在大家的眼里他们的形象也渐渐高大起来了。这时候不管是杏儿还是古海娘，都会有许多羡慕的目光落在她们的身上。

古海的事对隔壁张婶来说更有着特殊的意义：古海是一个榜样，既然这种传奇故事能够在古家上演，那么同样的故事与古家仅一墙之隔的张家为什么不能够重演？在到古家的客人中，张婶是去得最勤的一个，几乎每天傍晚张婶都会到古家，或是在堂屋里，或是在院子里，张婶与古家婆媳谈论着关于古海、关于遥远的归化城的时候，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把话题引导到自己身上。张婶一手纳着鞋底，一手用锥子把自己的头发抿抿："也不知道我家那个死鬼这会儿在做什么呢？"

与古海娘聊天结束的时候，张婶已经是信心十足的样子了。总的来说这些日子张婶就像吃了兴奋剂似的，一天到晚都精神头十足。晚上睡眠的时间也很短暂，许多时光她一个人躺在被窝里眼睛望着黑黢黢的顶棚，脑子里闪过许多互不关联的生活画面，有她年轻时候和丈夫一起短暂生活的情形，也有她想象中的归化城、塞外草原。尽管夜里睡眠很短暂，但是张婶的精神仍然显得非常旺盛。

古海娘的兴奋则表现得更为突出，生活的磨难不但没有把这个不幸的女人打倒，反而使她得到了锻炼，表现得更坚强了。村里人明显感觉到，古海娘的性格中似乎是掺杂了许多男人的成分。她说话、办事甚至走起路来的那种果断迅速的气势，都让人感到她与过去相比截然不同了。古海娘带着儿媳妇投入了为盖房子做准备的紧张劳动中。古海娘似乎一下子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准确的生活定位。她亲自跑到距离小南顺十来里地的一个砖场，从那里用平板车往回运砖和瓦。这个妇女捣动着两只小脚，吃力地拖着花轱辘车在乡间大道上移动，杏儿在后面推车。多年的劳动已经使她们适应了这种生活，这婆媳俩身上的力气就像山中的泉眼不停地汩汩向外冒着，似乎永远也不会枯竭。一个冬天，古家婆媳从砖场运回来的砖就把院子边上的空地堆满了。古海娘像男人似的叉着腿站着，两只小脚稳稳当当的就像钉子钉在了地上。她一边用毛巾擦着汗，一边欣赏着在院子里像山一样堆积起来的砖瓦。这时候杏儿在一旁偷偷地观察着自己的婆婆，觉着死去的公公又重新复活了，公公的魂魄依附在了婆婆的身上。这种情形让杏儿感到非常可怕。

时光在熬盼中一天天过去，这种等待的时光对于杏儿来说，远要比在她生下私生子以后那段屈辱的日子更加难熬。在杏儿的心里丈夫的样子总是模糊得飘忽不定，上次回来的古海是个脸上带着疤痕的驼户掌柜，再回来会是什么样呢？一定像段靖娃那样长袍马褂面皮白净的了。不知怎么，衣锦还乡的古海让她害怕。上次古海回来，杏儿是在意外惊喜和忐忑中度过的，每时每刻都在提心吊胆，等待着古海审问她和小叔月荃生下私孩子的事。村里的人，尤其是那些与杏儿年龄相仿的媳妇们和头脑守旧的妇女们都怀着一种恶意盼望着等待着，人们不知道死而复生的古海回到家来以后，古家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人们猜测着古海是要把不守妇道的媳妇休掉呢，还是把她痛打一顿了事。也不知道古海会怎样对待给他戴了绿帽子的本家叔叔古月荃。有人猜测在塞外闯荡多年带着一脸疤痕的古海很可能会亲手把自己的本家叔叔杀死。

可是自打古海复号的消息传来，婆婆的态度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还记得刚收到姑夫姚祯义捎回来的信，得知古海已经复号，婆婆兴奋得不知怎么才好，直对着远方叩谢起姚祯义来："他姑夫，你是告诉了俺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俺在这里谢你啦！"

"这些年姑夫一直在帮咱找海子。"杏儿说，"姑夫还救过我的命呢！"

杏儿是说几年前她去归化找古海，路上染病被送到了杀虎口的"大炕"，姚祯义回家探亲路过杀虎口，他把气息奄奄的杏儿带回了家。

"还有脸说！"婆婆一个狠狠的白眼甩过来，"做下那种败坏的事还有脸去找我家海子？

你姑父也是多事，你就该死在那儿让阎王爷收了你。”

恶毒的话险些让杏儿哭了出来。

杏儿明白了婆婆不会轻易饶过她，只是时候不到。可古海呢？古海会饶了她吗？杏儿的心情复杂起来，被浓重的阴霾罩住了似的，随时等待着五雷轰顶的事情发生。这时候杏儿就会萌生逃了去找古月荃的念头，自打她生下孩子月荃就离开了小南顺，之后她再没有看见月荃。说起来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年了，月荃留给她的感受也是非常复杂的。她恨他，可他也是她唯一能投奔依靠的人。那些难挨的长夜里杏儿一遍遍地在心里呼唤着古月荃的名字。

古家的新房子落成，两进的院子全砖全瓦。古海娘把她和张婶的关系改变了一下，她对前来串门的张婶说：“往后你就住在我家得了，省得你出来进去一个人怪孤单得慌。”

古海娘在头进院子的厢房给张婶找了一个住处。安排张婶在厨房做饭打扫院子。名义上古海娘说：“帮我干些家务事。”实际上古海娘已经把邻里姐妹的关系调整成了主人和仆人的关系。

最初张婶对这种关系的微妙变化似乎没有充分理解。有一次古海娘的娘家人来走亲戚，张婶把饭菜上齐之后，也跟着在桌子边坐下来。古海娘皱着眉头说话了：“他婶，咱们不是一般的人家，说话做事总要讲个礼节不是？”

张婶愣了愣，没明白古海娘的意思。

古海娘又说：“有客人在，下人哪能上桌子！”

这一下张婶终于明白了她与古海娘这一对老邻居之间身份已经发生了变化，涨红了脸的张婶起身离开了桌子。

每当有客人来，杏儿看着张婶忙不过来的时候，就挽起袖子帮张婶做事。古海娘便不允许。客人走后杏儿就会遭到婆婆的训斥：“说话做事一点都不知道依着自家的身份，早晚让海子休了你！”

“我做错什么了吗？”杏儿惶惶地问。

“当然是有错了！”古海娘说，“大户人家的媳妇哪能干那些粗活笨活，人要是天生的贱命真是没办法。记住我的话，有客人在的时候你不要伸手干活儿，给我古家一点体面好不好？”古海娘的话句句都带着话外音。

“我做惯了，闲着难受。”

“等客人走了，有你干的，就是做死了我也不拦着！”

家门大了来往的客人越来越多，这些客人多为过去的亲戚，所谓七大姑八大姨，外加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一到冬闲季节古家的客人就不断了。而且这些客人来时往往是老人娃娃的一大家子，连吃带住的张婶一个人就招架不住了。古海娘见张婶忙不过来就又请了两个手脚利落的姑娘过来帮忙。这下杏儿明白了，做大户人家的媳妇不管院子上下忙翻了天，她也不能随意插手。一天到晚必须保持衣着整洁神态高雅，维护大户人家的体面。可杏儿担心，这么多人来又吃又喝又住的，眼看银子像流水一样，古海捎回那三千两银子哪儿经得起这么花？这大户人家的体面也太靡费了。古海娘的架子也是越端越大，出门不再靠两条腿行走，专门在祁县车房购置了一辆漂亮的轿车。只听车轮滚滚骏马嘶鸣，古海娘坐在轿车里好不威风，体会着扬眉吐气的感觉，古家这些年实在是太憋屈了。

树大招风，古家发财的消息在乡间流传开来，引得贼寇上门。幸得被夜里喂马的车夫发觉，鸣锣吆喝将贼寇吓走。古海娘警惕起来，又花钱聘来一名拳师看家护院。古家婆媳始得安然入睡。

拳师姓郝，竟然是古月荃的师弟！这事是后来在闲谈中杏儿才知晓的。杏儿通过姓郝的拳师打听到了月荃的下落，杏儿的思想又活动了。

新房子盖好了，老妈子——就是张婶了、使唤丫头、赶车的车夫、巡更下夜的拳师都有了，古海娘并没有满足，她还想办两件更大的事情。第一是为死去的丈夫购买一个功名，第

二是给儿子再纳一个妾。两件事想好了，古海娘分别托人打听办理的渠道，物色合适的姑娘。先后有人提说了四五个姑娘，古海娘都没有相中。倒是为丈夫买官的事先有了进展。

这一天古海娘在自家的堂屋里接见了一位客人，这客人正是当年史大财东家的门客龚秀才，人称“小诸葛”。

没等落座小诸葛便急匆匆地问道：“不知老夫人召我来有何吩咐？”

“既然叫你来便是有事相求，”古海娘趾高气扬地说，“龚先生，先请坐。不知道吗？俗话说：站客难待。”

龚秀才坐了，只把半拉屁股放在太师椅上，斜着身子看着古海娘。

“听说‘小诸葛’你在官路方面很有些门道？”

“不敢不敢，我只是在衙门口当过几年差罢了，对官场上的事略知一二而已。”

“听说武家堡靳掌柜买官的事是你给操办的？”

“是敝人办的。”

“靳掌柜买的是什么官哪？”

“回老夫人的话，靳掌柜买的是‘大夫第’。”

“花费了多少银两啊？”

“回老夫人话，靳掌柜所买‘大夫第’牌匾花费了四千八百两银子。不知老夫人的意思是给古海古掌柜买名分呢，还是给老夫人您自己和少夫人买名分？”

“我儿的名分自有大盛魁出面办理，不需要我这个老婆子操心。至于我和杏儿暂且无有买官的念头。”

龚秀才觉得奇怪了：“那老夫人您是打算为谁买官呢？”

“实话跟龚秀才说，我是要为我那死去的丈夫买一个名分。海子他爹辛苦了一辈子，盼望了一辈子也没能看到儿子出人头地的这一天。我得让他在天之灵得到安慰。”

“哦，老夫人的意思我明白了。像这等为死人买官位的事以往也并不鲜见。远的不说，就大盛魁财东王、史、张三家都有为死人买官的先例。不知老夫人要为死去的老太爷买一个什么样的官职？”

“刚才龚先生你说了，武家堡的靳掌柜买的匾额是‘大夫第’，我儿古海现如今是大盛魁总号掌柜，其地位远在靳掌柜之上……”

“老夫人的意思我明白，”龚秀才说，“老太爷要买的官位肯定应该是在‘大夫第’之上了。”

“那么你说应该买一个什么样的官位呢？”

“官位的事好办，只是银两方面怕是要多靡费些了。”

“银两方面不必考虑，请龚先生说个数。”

“这要看买什么牌位，以‘武德第’而论，单单是北京吏部方面大概所需八千两银子，山西巡抚以至州县班子一路也都得有所打点，大概也得四千两银子的数。两项相加得要一万二千两银子才好办事。”

“好吧，就一万二千两的数，”古海娘说，“你就着手去办吧。”

把“小诸葛”送走，婆媳俩返回到院子里。杏儿急切地问：“娘！海子托人捎回来的银票几次相加也还不足八千两啊，盖房子就用去了一半，您一下答应“小诸葛”一万二千两银子给爹爹买名分。银两可是差多了去了！”

“嘿嘿，”古海娘轻松笑道，“这个不用你愁！有我儿在大盛魁做掌柜我就是有了一座银库，过几天我给海子打一封信，让他再捎些银两回来就是了。”

老太爷的事情处理好了，现在古海娘和杏儿之间的关系却是处在一种冷淡之中，就是这种冷淡的关系也没能把它处理好。这种冷淡关系在古海娘张罗着要给古海纳妾的时候迅速恶化了。

这天晚饭的时候古海娘对儿媳妇说：“照说这事我也用不着和你商量，不过和你说说也无妨，反正古家偌大一个院子再找不出第二个能说话的人，那些赶车喂马的，那些做饭打杂的、还有巡更护院的，他们都是下人。”

“张婶不是下人。”

“你不要和我争，你做下那么大一桩丑事，还有什么脸面张口说话？”

“我知道。”

“知道就好，早些年你和海子初婚的时候，你也没有怀上就把他放走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道理我不说你也应该懂得。咱古家这么大的家产，总要有几个续接香火的人才行。所以，我打算给海子再物色一个人。”

“物色什么人？”

杏儿一时没听明白婆婆的话。

婆婆头也没抬地回答：“就算是二房吧。”

六

六月的骄阳照耀着繁华的汉口，贾晋阳几乎是赤着膀子在人群熙攘的街道上行走。他的头上顶着一个细竹编成的凉帽，手里一把芭蕉叶扇子不停扇着。大盛魁财东会议改变了贾晋阳命运的轨迹，史靖仁从他的手里接管了总号交际部的事务，他被派到汉口成为大盛魁汉口庄口的坐庄掌柜。在汉口大盛魁总共有五个分支机构，一个马庄、一个羊庄、一座茶叶加工厂、一个钱庄和一家票号，这五个机构同属大盛魁却各不相属。账面上只和归化总号联系。这是大盛魁许多年来形成的特殊管理办法，国内几个大的庄口像北京光是京羊庄大盛魁就有三家，另有票号、钱庄、马庄、茶庄加起来有八家。都是各不相属。张家口也有五家分支机构。现在贾晋阳来到汉口首先依照总号的新思路，把大盛魁在汉口的五个分支机构全都统一到一起由他管理。这也算是大盛魁历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吧。这个属于贾掌柜管理的部门是真正意义上的分庄，账目往来都统一到了大盛魁票号。除了茶厂聘请的工人和马庄工人，掌柜伙计总共百十来号人马。“己”字号掌柜伙计十一个。

冒着酷暑，贾晋阳是到汉口市面做调查的。

刚到汉口就让贾晋阳吃了一惊，汉口早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商业的情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首先让贾晋阳感到意外的是，沿着长江岸边呼啦啦开起了六家俄国人的茶叶加工厂，年生产能力达到二十万担。再加上英国人开办的茶叶加工厂，单是他们两家所占份额超过了鄂茶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全都是仿照中国茶商的产品生产，有二四规格的，有三九规格的。边角齐整，外形十分漂亮。而每一个茶叶加工厂后面都连带着大片的茶园。鄂西南的产茶区十有四五已经被洋商占领！六家俄罗斯茶叶公司和当地的茶农签订了收购合同。并且使用的是先付款后取货的办法。货价比中国商号给的要高出十到十五个百分点。

难怪来接他的闵掌柜一见面就高兴地说：“贾掌柜，您来了可是好了！我可是有了依靠了……”

闵掌柜闵丹心是大盛魁汉口大盛川茶厂的大掌柜，他亲自坐船到襄阳迎接贾掌柜到汉口。

“此话怎讲？”贾掌柜对汉口当时的形势不甚了了。

“此话说来话就长了，”闵掌柜说，“您先上船吧，骑了一千多里的骆驼肯定是累坏了，船上为您预备了藤椅，咱坐着一路顺流而下，用不了一天就到汉口！”

俩人坐在甲板的藤椅上，一边品茗聊天，一边观赏着两岸的风景，凉爽的江风吹拂着贾晋阳的衣衫，使他感到分外的惬意，于是感慨道：“我许多年没有坐船了，感觉真的不错。”

闵丹心问：“这茶贾掌柜喝着感觉怎样？”

“有股异香……是很新鲜的味道，是哪里的茶叶？”

“是刚刚从渭南船运过来的。”

“有名堂吗？”

“还没有名堂，”闵丹心说，“是茶农特意运来请我们品味的。他们想和我们合作。”

“哦，是这样，那我更得仔细品品！”

一路走一路聊，贾晋阳就问到了汉口茶厂大盛川的经营情况，问到了蒲圻、崇阳和羊楼山几个产茶区的情况，问到那六台蒸汽压茶机的运行情况，问到汉口茶叶市场的整体情况……

汉口的商情贾晋阳过去并非不知道，作为大盛魁归化总号负责交际的掌柜，他对这里的情势不仅知晓而且清楚得很，只不过是他没有亲临现场而且也不是分管茶叶加工和运输的事，没有感性认识。现在听了闵丹心的汇报，到了汉口亲眼目睹了这里的情况，他感到实实在在的压力了。汉口情况越来越复杂，不利因素越来越多，洋行进入得越来越多，洋行的势力越来越大。现在这一摊子事都由他来分管了，他就不能不深入调研认真分析了。

到达汉口的第三天，按照闵掌柜的意见，贾掌柜装扮成普通客商，在当地人的引领下走访了托博尔斯克公司等几家俄国人的茶叶加工厂。据闵掌柜介绍，托博尔斯克公司的茶叶加工厂是所有在汉口的俄罗斯茶叶加工厂中，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一个。进厂一看，果然托博尔斯克公司的茶叶加工厂搞得好，管理到位，车间里井井有条。新式蒸汽压茶机，整整齐齐排列着，原料堆放也极讲究卫生，都拿苫布盖着。在生产线上，贾掌柜拿起一块四六规格砖茶仔细观察，发现茶叶的压制质量非常好！外形美观，边角十分整齐。关键是速度快。手工压茶机由一名工人操作一天只能出一百块，而蒸汽机也是由一名工人操作，一天就能出一百五十块！手工操作废品率是六个百分点，蒸汽机废品率连两个百分点都不到。在茶货的包装方面，大盛魁茶叶加工厂做得也不如托博尔斯克公司好。包装纸的质量就不如人家。大盛川砖茶已经有超过一百年的时间，可在包装用纸上没有任何改变，商标图案更是一成不变。总的来说两相比较，大盛川砖茶显得老旧，不够精美。

贾晋阳正在生产线上专心致志地参观呢，没注意就从车间甬道走过来几个人，两个洋人、两个中国人，全都是西装革履打着领结。贾晋阳用眼睛的余光扫了一眼，觉得其中为首的一个有点面熟，贾晋阳没有在意，却听到那人在喊他：“是贾晋阳贾掌柜吗？”

这时候贾掌柜已经与那人面对面站着了！定睛一看，那人却是邝振海！也就是以假洋鬼子出名的马尔金·泽克夫。

“啊！是邝掌柜啊……”

“真是想不到，我们在这里见面了！真是有缘分哪。”

“有缘分有缘分……”

“真是贵客到了！”邝振海说，“贾掌柜怎么会到汉口来？”

“真的是冤家路窄……”贾掌柜心里这样想着，尴尬地应酬着，“是总号派我到汉口分庄了。”

邝振海热情地接待了贾晋阳，把他请到他的办公室里去坐。

原来托博尔斯克公司的这座茶叶加工厂正是邝振海一手创建的。作为伊万的左膀右臂，邝振海到福建武夷山、到湖南安化等产茶区为托博尔斯克公司采买茶货已经有十好几年的历史了。邝振海把自己创建的工厂管理得井井有条，这座茶叶加工厂为伊万源源不断地输送砖茶进入蒙古草原、进入新疆、进入西伯利亚。打着双头鹰的砖茶已经成为消费者熟悉的产品了。

从邝振海的工厂出来，贾晋阳站在长江岸边很久。眼看着波涛滚滚的长江一泻而下，江面上是千船竞发，百舸争流。码头上车来人往，熙熙攘攘。

闵掌柜坐着马车来接他，陪他在江边看景。闵丹心问：“汉口比归化城热闹吧？……”

“热闹！”贾晋阳感慨道，“又是连天接地的大水，又是南来北往的船舶，还有各种马车、驴车、骡子车、独轮车，也有骆驼队……不愧是八方通衢的大都驿啊！”

“归化城也很热闹，那里是骆驼多马多！”

“各有千秋。”

“我有七八年没去归化城了。”

“热闹倒也还是热闹，”贾晋阳说，“可是内里的变化也已经很大了。洋行的势力越来越大。”

“汉口的情势与归化相比有过之无不及。热闹是热闹，也是洋行的势力越来越大。不过汉口与归化不同的是，这里长江对岸有了李鸿章中堂大人的江南造船局。烟囱高耸，船来船往，很是热闹。”

“这是洋务运动，”贾晋阳说，“据我所知商务中有着朝廷的影子。”

“整个汉口都很热闹，”闵掌柜感叹道，“可惜这份热闹有一半不属于我们。想当初湖北境内的茶园是我们大盛魁人开辟的！如今为大家共享了。”

“为大家公用倒也罢了。”贾晋阳感叹道，“现在有许多是在为洋人所用啊！”

闵掌柜说：“从长江边一直往西南走二百里就进入羊楼洞产茶区了。”

贾晋阳说：“没有王廷相王大掌柜，就没有这里的茶园和茶厂。”

“是啊！”闵掌柜附和着，“王大掌柜真是对咱大盛魁最有功的人……”

俩人上了车，贾掌柜和闵掌柜并排坐在遮阳的马车里，继续兴奋地聊着王大掌柜。

王廷相开辟茶园的故事在大盛魁没有人不知道。早年间，当王廷相还是大盛魁一个小伙计时，柜上派他到南方做买客好多年，他常年住在福建的武夷山专为字号采买茶货。那时候不但是大盛魁，整个归化通司商号的茶货大都来源于福建和湖南。这两个地方距离归化都是数千里之遥，数量庞大的茶货运输起来要车转船，船倒驼，往往要辗转数月才能运回归化和张家口。其费时费力又费钱是可想而知的。

王廷相常年奔波是倍知其中的艰辛。于是他总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时时刻刻都在琢磨减少运茶路途靡费的良方。后来他在经常过往的湖北蒲圻县、崇阳县、羊楼洞、羊楼山一带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那里山峦重叠，树木苍郁，雨水充沛，气候湿润甚宜植茶，完全有条件开辟为一个新的产茶区。可是那一带的农民从来就没有种植过茶树，对王廷相的计划没有认识，也不感兴趣。为此王廷相在羊楼山扎下去，费了许多工夫说服了几十户农民进行试种。报请了总号同意，免费为这些新的茶农提供茶树苗，答应一旦试种失败赔偿其全部损失，结果三年头上大掌柜的试验就大获成功了！

自那以后，湖北的蒲圻、崇阳和羊楼山开始有了茶树，并且逐年增多。王廷相大掌柜坐地组织茶树的种植，指导茶农采摘、加工。成品茶货尽数全由大盛魁收购，价格给得相当优惠。如此这般，羊楼山一带的种植茶业就迅猛地发展起来，解决了大盛魁大部分的茶货来源。随后，归化其他通司商号和其他地方的茶商也纷纷来羊楼山一带采买茶叶。王廷相坐镇羊楼山指导农民种茶采茶加工茶叶，日子久了就发现有一些不能得心应手的地方，于是请示总号得到准允后，就在距羊楼山不到两百里的汉口建了一座茶叶加工厂。厂名大盛川，王廷相大掌柜也从一名普通伙计被任命为坐厂掌柜。大盛川只生产一种规格的砖茶，王廷相设计一个“川”字的模具，待砖茶成型时用那模具压一下，出来的成品砖茶上便出现一个凹进去的“川”字。凡是有“川”字的砖茶便是大盛魁的货色，成了活的广告，每日每时都在做着无声的宣传。大盛魁派人在茶厂亲自督工，选料精，加工细，“川”字砖茶外形也很美观，名声渐渐传开。自那以后，大盛魁再未因茶叶货源和加工的原因受过限制。毫无疑问，这种一条龙的经营方式对市场上的反应来得更敏感和迅捷，同时归化城的茶商当然还有大盛魁的茶货供应，就要比别的字号来得既充足又及时，自然所得利润倍增。为了表彰大掌柜的功劳，字号在万金账上给他记了一大功！那一年王廷相年仅三十一岁，当年即被破例提升为大盛魁总号的二掌柜。三年之后大掌柜因病告退，王廷相被公推为总号大掌柜，成为大盛魁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大掌柜。

“王大掌柜了不起啊，咱们得把他创的业守好啊！”

“惭愧呀！怕是守不住了……”

不由得唏嘘一番。

再看今日蒲圻、崇阳和羊楼山的茶园有一半以上被俄国商人和英国商人抢去了。其情势就和归化驼运行的生意被分割差不多，但是这里的危机显然要更加深刻，更加严重。茶园是利益的源头，利源被夺的现实，也是造成恰克图买卖城迅速衰落的根本原因！其实关于这里的情况闵掌柜和钱庄、马庄的掌柜都曾经向总号做过汇报。但是恰克图买卖城的闭市，大掌柜的猝然仙逝，大盛魁内部权力再分配，财伙冲突……所有这些事把总号掌柜们的注意力全都吸引去了，无暇顾及汉口的情况。

好在大掌柜生前安排古海从俄罗斯运回六台压茶机，使大盛魁在茶叶加工技术上不至于落入太后。

六台压茶机现在运转正常！汉口的中国茶厂，别的商家仍然在使用传统的手工压茶机生产，效率差了许多。个人操作特别费力不说，生产出来的产品次品多，外形也不够美观，市场竞争力越来越差。

身临其境，贾晋阳再一次体会到大掌柜是一个智慧超群的人。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今不如昔的悲哀。

马蹄得得，马拉轿车在大道树荫下行进着。贾晋阳突然脱口说出了这样的话：“大盛魁的希望可能在古掌柜身上了……人才难得啊！”

闵掌柜不解地问：“古掌柜……是怎样一个人？”

“是咱大盛魁刚刚回归不久的一个掌柜。”

“回归？什么意思？”

“原本是大盛魁的学徒，被开销了。”

“被开销的人怎么能够回归呢？按照号规那是永远不得再用的啊！”

“这次是个破例。”

“哦，是破例啊……这人他能够破例，一定有不同寻常之处。”

“你猜对了，王大掌柜其实是很看重他的。我看他也不是一般的材料。”

“他叫什么名字？”

“古海。”

“古海……好像听说过。”

“古掌柜离开字号将近十年，王廷相做大掌柜的时候古海是大掌柜的贴身伙计。”

说话的工夫，轿车已经在大盛川茶叶加工厂门口停下，闵掌柜突然想起什么，他拉着正要下车的贾掌柜衣袖说：“等等！……我想起来了。这个古掌柜我确实有印象。”

“怎么个印象呢，”贾掌柜说，“你常年守着汉口的茶叶加工厂，古掌柜他一直是在蒙古草原的驼道上闯荡。”

“我在很早很早以前到归化城总号的时候看到过古海，”闵掌柜极力在记忆中搜索着，“大概有十二三年了吧，那时候古海在大掌柜王廷相身边做贴身伙计，还是个孩子。个子很高，很瘦。”

“十多年也真是太久了！”

“是太久了，后来我虽然没见再过古掌柜本人，可我听人说起过他！”

“难道说汉口也会有熟悉古掌柜的人？”

“您说对了！这个熟悉古海的人还是个俄国人呢。”

“俄国人？”贾晋阳更加奇怪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古海一个俄罗斯好朋友，名叫米契诃·康达科夫，是莫斯科茶叶加工厂的经理。”

“哦，莫斯科公司，我倒是知道，那是我们大盛魁的老相与。”贾晋阳压低声音说，“那

六台蒸汽压茶机就是莫斯科公司帮助我们搞的。压茶机在俄罗斯是禁运物资！”

“我知道，在汉口许多中国商号见我们大盛川安装蒸汽压茶机都很羡慕，许多人想尽办法打听呢！”

“这就对上号了，”贾晋阳说，“压茶机的事最初只有去世的王大掌柜和大先生王福林知道，是大掌柜直接安排的。你知道吗？把压茶机从俄罗斯运回国的人正是古海！”

“哦，这就对了！怪不得米契诃经理打听古海呢。他说古海流落西伯利亚的时候曾经在他的公司做过事。”

“他俩是在喀尔喀草原上认识的，那时候古海在乌里雅苏台分庄做事。”

“真是一个传奇的故事……请下车吧，贾掌柜！”

闵掌柜跳下车随手把垫脚凳摆好，同时伸出一只手扶着贾掌柜。贾晋阳和闵掌柜一起走回工厂的办公室，一路走着关于古海的话题并没有中断。闵掌柜说：“古海这个俄罗斯朋友真的是太仗义了！六台蒸汽压茶机运到，没有一个人懂得蒸汽机，我们手里只一张手绘的草图，给谁看都看不懂……”

“这倒也是的。”

“不仅是看不懂图纸，咱大盛川几个老工人还想不通，他们眷恋手工机器，反对安装蒸汽机。单是打通几个老工人的思想就耗费了我半个月的宝贵时光……最后我才想到莫斯科公司。”

“你找米契诃帮忙了？”

“哪里呀！”闵掌柜说，“当我到莫斯科公司的茶叶加工厂一问，米契诃人还在西伯利亚呢！”

“是吗？”

“好在我们是老相与，平素彼此来往就很多，除了米契诃在莫斯科公司我还认识不少人。我和副经理说了自己的请求，他当即就答应了，派了两个俄国技师过来。结果事情很快就搞定！其实蒸汽机操作起来比手工机器更简单……”

“现在那些老工人怎么看？”

“还能怎么看？都说好了呗。”闵掌柜说，“蒸汽机是两个人操作一台，每天出三十箱！比手工机器超出两倍还多。关键是工人省劲儿，手工机器干一天下来人累得要死。”

七

这天上午贾晋阳和闵掌柜正在办公室说事，伙计进来报告：“贾掌柜，有位俄国客人来访，您见还是不见？”

贾晋阳犹豫着看看闵掌柜，闵掌柜扭头看看坐在旁边藤椅上、木凳上的人们，他们是大盛魁汉口马庄、票号、钱庄的掌柜，都是等待贾掌柜接见的。贾掌柜到达汉口就一头扎在了茶叶加工厂，为的是节省时间，有关其他庄口的事务也都在茶厂处理。闵掌柜见大家的目光都显出不耐烦的神情，于是替贾掌柜答复说：“你请他等等吧。”

伙计扭身离去，一边走嘴里嘟嘟囔囔道：“真是没礼貌，到别人的地界进了大门连马都不下……耍什么派儿。”

“等等！……”闵掌柜又把那伙计唤回来了。问道，“你刚才说什么了？”

伙计以为闵掌柜要责备自己辩解道：“我没说什么呀……”

“我好像听你自言自语，说什么客人没礼貌……骑着马进院子？”

“是啊！这个洋人就是想耍派儿，进院子也不肯下马。”

闵掌柜又追了一句：“你说客人是骑着马来的？”

“是啊！”

“是米契诃来了！”闵掌柜眼睛放出亮光，看着贾掌柜说，“我一定不会猜错的。”

贾掌柜和闵掌柜一起跳起来，奔出了屋子。

客人牵着马缰绳站在大门口，是一位中年的俄罗斯人，中等个子，金黄色的头发，灰蓝色的眼睛。皮肤很白，在鼻梁子周围散布着若隐若现的雀斑，孩子般的笑容。自我介绍说："我是莫斯科公司的……"

闵掌柜冲上去亲热地和客人握手，用俄语说："贵客到了！欢迎欢迎！……我来介绍，这是新来的坐庄掌柜贾掌柜……"

"我叫贾晋阳，是刚刚从归化城来的。很早以前就听说过您大名了！今日相见真是三生有幸。"

"我还没有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

"您不用自我介绍我也知道您是谁，您的名字是米契诃·康达科夫！"

"谢谢！"米契诃诧异道，"您居然还能叫出我的名字。"

"我不但知道您本人的名字，我还能说出您的父亲的名字，您父亲的全名是阿列克塞耶维奇·康达科夫！"

"真是太奇妙了！……"

"不奇怪，在我们大盛魁铺伙都知道莫斯科公司的老前辈，都知道米契诃的父亲康达科夫是我们的老相与。"

"是的，从我父亲年轻时起莫斯科公司就和大盛魁公司有合作，说起来有一百年了。"

"是的，我知道我知道！我们的蒸汽压茶机就是您的父亲帮助在俄罗斯购买的。"

米契诃问："蒸汽压茶机工作怎么样？"

贾晋阳说："很好很好！"

把客人让至会客室，两位掌柜陪客人聊着。一位身着旗袍的漂亮姑娘在伙计引领下走进来。向客人做个万福，开始茶艺表演。

"我要报告你一个好消息，"贾掌柜说，"您很久没有和古海古掌柜见面了吧？他已经回归大盛魁了！"

米契诃笑着说："是的，好消息我已经听说了！"

贾掌柜很奇怪："噫！这消息您怎么会知道的？难道说您到归化城去了吗，还是在哪儿听说的吗？"

"哦，不是不是！都不是。这消息是古海亲口告诉我的。我和古海经理是在西伯利亚见面的，是上个月刚刚见面的。"

"西伯利亚？"闵掌柜惊讶地睁大眼睛，"难道说古掌柜他进入俄罗斯了？"

"您猜对了……"米契诃把自己的蓝眼睛眨巴了好几下，用神秘的口气说，"……古海经理他是秘密进入的！"

"闹了半天你比我们都清楚啊！"闵掌柜感叹地说着，和贾掌柜交换了一下目光。显然贾掌柜对古海进入俄罗斯也是感到十分意外。

暖茶、洗茶，茶艺程序一一完成，茶艺姑娘将第一杯香茶捧给客人。米契诃礼貌地接过茶樽，小酌半口在嘴里含着，半眯着眼睛专注地品味着。半晌，说道："这是开春的六安瓜片！"

贾掌柜和闵掌柜同时会意地笑着点点头。

"春天的六安瓜片有清神明目开阔心脾的功效。"米契诃说，"在我们俄罗斯只有上流社会的人才有机会品尝到的。"

闵掌柜介绍说："还是在米契诃经理手里六安瓜片才进入俄罗斯市场。"

"现在不少欧洲国家也开始接受了，包括西湖龙井、贵州白毫、武夷山的高山岩茶……我们都有进货了。"

"米契诃经理在致力于开辟欧洲市场。据说好的茶叶只要是符合他们的口味，他们在购买的时候是不惜金钱的！"

米契诃说：“是的，法国人对西湖龙井更有偏爱。”

贾掌柜说：“由此可以看出米契诃经理不但对市场有特别的洞察力，同时也是具有开创精神的商人！”

“是的，”闵掌柜也说，“米契诃经理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其实对于茶叶来说，欧洲是一个潜力很大的市场！”

“闵掌柜说得对，”米契诃说，“还有好处，中国细茶的价值要比砖茶高得多。我计算过，一公斤头等西湖龙井要比安化黑砖茶贵十五倍！在运费方面可以节省十五倍……”

“细茶潜力很大，在中国著名的细茶至少有一百种以上。”

说话的工夫就到了中午，贾掌柜和闵掌柜要留客人用饭。米契诃起身告辞，说：“喝了半天茶忘记了正事，今天我是来送请帖的。”

“好哇！不知道米契诃经理有什么喜事？”

“我们莫斯科公司在汉口开设的第二家茶叶加工厂就要启动了！”米契诃从怀里掏出请柬递给闵掌柜。

“真是可喜可贺！”闵掌柜看了一眼请柬把它交给了贾掌柜。

“我们特别邀请了沙皇的太子阿列克赛专程到汉口来剪彩。”

“啊!这可真是不容易啊！”闵掌柜说,“不知道沙皇的太子是走水路还是旱路到中国来？”

“是走水路，”米契诃说，“两个月以前就已经从敖德萨港口出发了。”

“我们一定前去祝贺！”贾掌柜展开请柬看着，说，“哦，喜事定在了五月十五日。好日子呀！”

“是请了中国的风水先生掐算的，黄道吉日。”

“哈哈哈哈！……”贾掌柜说，“想不到米契诃经理对中国文化如此了解！”

闵掌柜道：“米契诃经理是中国通！”

“过去我只知道米契诃经理喜爱骑马，现在才知道你对中国文化也这样喜爱！”贾掌柜说，“对了，说到骑马可是有好事来了！五月初五汉口传统的骡马大会如期举行，米契诃经理可以在骡马大会上一展身手！”

“是啊！”闵掌柜说，“早听说米契诃经理的骑术了！就是无缘目睹。这次可以一饱眼福了！”

“我也是遗憾，”米契诃说，“早听说汉口的骡马大会热闹非凡，总是因为商务繁忙身不由己没有机缘参加。今年总算是赶上了。”

一个星期后，贾晋阳在汉口陪米契诃观看骡马大会。所谓骡马大会其实就是归化商人在汉口设立的专门出卖马匹的交易大会。汉口是大盛魁等归化商人在华中出售马匹的中心点，同北京是卖羊的中心点一样。只是北京的羊庄是大盛魁的小号，汉口的马庄是它的分庄。

从前，喀尔喀赶到归化城的马匹，都交由归化城北边一百五十里地的召河牧场接收，然后将准备在本地上市的马匹和运往中原内地的马匹拨开。准备在归化城出售的由总号的分管掌柜主持批发；运往汉口的则由汉口分庄接收，编成马群赶运。每群马配有若干马倌，由一名马班头负责带领，同时还有几个护群的打手一路随行。马匹编群以后，即按照一定路线、日程和序列，登程出发。每到赶马季节，从归化城到汉口的路线上，连续二三十天每天都有马群经过。

马群到了汉口以后，即由设在当地的马庄接管，然后安排在市上出售。零售的同时，有时也批发给当地的马贩子，边推销，边收款，边汇兑。俟马匹售罄，这一次生意即告结束。约定俗成，归化商号每年往汉口赶运两次商品马，骡马大会也举办两次。一次是五月初五，另一次是十月初五。讲的都是中国人的阴历。

为了表示热情和感谢，贾晋阳在初五日的一早就特意骑了一匹马去莫斯科茶叶加工厂接米契诃。

两骑两乘沿着长江堤岸边的道路走着。面对滔滔的长江水，米契诃感慨道：“真是一条伟大的河！水量充沛。”

“跨过这条江就是我国的南方了。”

“是温暖的地方吧？”

“是，那里没有冬季。”

“是适合茶叶生长的地方。”

“对！”

“汉口地处中原要地，是距离归化城最远的一个举办骡马大会的城市了。汉口在归化城以南三千里，它是中原重镇，交通要冲，所谓八方通衢之地。湖南、湖北、安徽、山东……周围各个省份的买客都到这里来买马。有拉车的、有耕地的、有骑乘的，也有其他用途的。”

“骡马大会上的马术表演很有意思。热闹！”

“对，我就很喜欢看骡马大会。”

“我到过你们好几个举办骡马大会的城市，就是没有赶上过。”

“举办骡马大会的地方在山西五台山、潞州府，河北的保定府，河南的漯河，还有就是这湖北的汉口，办得最大的该数汉口了。”

贾晋阳并不爱好骑马，骡马大会开始后，在米契诃的盛情邀请下，他也下了阵。他对自己的要求并不高：“只要是不出丑就行。”

汉口骡马大会，盛况空前。让汉口人没想到的是，在走马比赛时夺得头彩的竟然是俄罗斯人米契诃。米契诃马技好得异乎寻常，能让自己的坐骑按照音乐的拍子跳舞！贾晋阳这才知道米契诃从小就爱好骑马，而且他的父亲就是一个马背上的高手。米契诃在骡马大会上出尽了风头，玩得好不开心。

汉口人也开了眼！骡马大会的第三天到场的人超过了以往一倍，大盛魁运来的数万马匹一销而空！

五月十五，贾晋阳和闵掌柜应邀出席了莫斯科茶叶公司新的茶叶加工厂的剪彩仪式。他们亲眼目睹了俄罗斯的皇太子为茶叶加工厂剪彩的情形。这已经是俄国人在汉口开设的第七座茶叶加工厂了。

剪彩仪式就在江边上举行，场面非常隆重，许多乐手或拿着或抱着许多金光闪闪的乐器。汉口道台、两广总督都亲自前来捧场。人们等待着皇太子，贾晋阳作为归化商界的代表站在欢迎皇太子的人群中。

滚滚长江一泻而下，宽阔的江面上行驶着各色船只。有破旧的小帆船、大木船、机帆船，最扎眼的是机器驱动的轮船。船尾拖着浓密的黑烟，汽笛嘹亮。

一艘轮船徐徐靠岸。前呼后拥中，一个面容清瘦的年轻人走下舷梯，踏上踏板，这就是费尽千心万苦，特意赶到汉口，为俄商茶叶加工厂剪彩的俄国皇太子，他有些稚气的脸上表现出好奇的神情。向旁边的人询问着什么，笑着。模模糊糊地，贾晋阳看到皇太子的脸上在高挺的鼻子两边散布着一些褐色的雀斑。

颤悠悠的踏板，让皇太子很是紧张。他白皙的手伸出去把跟随自己侍卫的手紧紧抓住了。

贾晋阳观察着年轻的皇太子，感到非常奇怪。眼前发生的事情让他难以置信，以他的经验，皇太子为一家商人开设在遥远异国的工厂来剪彩，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犹如天方夜谭一般。他无法想象，俄国皇太子特意从敖德萨出发，在海上漂泊了整整两个多月……但是，这样的事情真的就发生在他眼前了！

或许是因为下雨的缘故，剪彩的仪式很简单，前后没有用一个时辰就结束了。所有在场的人全都热烈鼓掌，贾晋阳也情不自禁地鼓了掌。俄国皇太子在许多俄国商人和特地从北京和上海赶到的公使和领事的陪同下到驿馆休息。

大雨把人群驱散，整个街道立刻平静下来。

“你要回马庄休息吗？”米契诃走到贾晋阳的跟前。

“不，”贾晋阳说，“我有雨伞。”

贾晋阳打着雨伞陪着米契诃在雨中散步，不知不觉就朝着马庄的方向去了。

“这雨让我稀罕！”贾晋阳说，“我们归化那边难得能遇上这样好的雨，总是干旱。”

“所以你特别喜欢雨？”

“对。缺少什么稀罕什么，人就是这样。”

“你说得对，”米契诃说，“就像在我们俄罗斯，对茶叶格外的喜欢，尤其是上流社会，接待客人若是能有好的中国茶给客人端上来，那是很自豪的事呢。对了……”米契诃突然想起什么，问道：“你对我们的皇太子印象怎么样？”

“你们的皇太子很年轻，看起来样子很普通。”

“其实我们的皇帝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们的老皇帝彼得还喜欢做铁匠活儿呢。”

“我们大清皇帝高高在上，普通人是很难看到的。”

“这就是区别。”

“大清的皇帝在我们国民眼里不是普通人。”

“是什么？”

“上天的儿子，是龙的儿子。”

“对了，听说你们的皇帝有七十二个妻子，真有这事吗？”

“不是妻子，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子，”贾晋阳说，“你不相信吗？你们俄罗斯的皇帝有多少个妃子呢？”

“难以想象，我们的皇帝只有一个妻子。”

两个人沿着长江的堤坝走着。

贾晋阳说：“如果不是下雨的话，我们骑着马沿着长江的河堤跑上一遭，岂不快活。”

“下雨又有何妨，”米契诃来了情绪，一甩手将手中的雨伞丢了出去，“其实，这点小雨正是一种情调呢。”

贾晋阳问道：“你的意思是我们去冒雨骑马吗？”

“那当然！”

“好！”

贾晋阳也将手中的雨伞丢了出去，两人笑着，扑向马群，也没有来得及给马备上鞍鞯，各自抓了一匹光脊梁马。米契诃一手牵着马，另一只手在马的屁股上使劲拍了一下，马跑起来了，米契诃也随着马奔跑，双手在水淋淋的马背上一按，飞身跃上了马背。

泥水在马蹄下四处飞溅，沉闷的马蹄声越响越远了。

大堤之内，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水。正值汛期，浩浩荡荡的江水从这一岸望不到另一岸。

八

当年腊月，在王福林、史靖仁的主持下执行新改的号规，大盛魁招收了十五名财东户子弟入号学徒。当然，在新招收的学徒当中没有背景的还是大多数。大盛魁表面看起来还是兴兴旺旺，但整个归化商界的惨淡和市面的冷落对它产生的影响也还是不小的。

挨至腊月，适逢一场大雪降临归化。鹅毛大雪一连下了三日，许多人家早晨起来连门都推不开，屋门被雪堵上了！大雪造成了交通阻断，城外的车进不了城里。没有粮食，没有蔬菜。市民、商户、驼户十之六七都揭不开锅了。许多人家没有了生计，啼饥号寒的悲音从很多人家的院子里传出来。

恰克图和买卖城闭关的影响在归化城突显出来了！市面上人心惶惶，许多字号都忙于宣布撤庄、歇业、辞退工人。归化市面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大萧条，失业人员剧增。在小南街的人市上，每天都聚集着成千上万寻找事做的人。面对此情此景，林道台没了主意，或者说是有主意也扭转不了局势。一天到晚找他的人不断，很多都是因为恰克图和买卖城撤庄没了生

计的商号掌柜，当然大多数是通司商会的商户。为解决这些人的生计，林道台是费尽了心机，简直是焦头烂额。找绥远将军请示，奔走于各个商家，为帮助困难户渡过难关筹措善款。然而他的努力只能是杯水车薪，广大停业商户的处境还是得不到根本的缓解。商业面临的重重困难得不到解决，破产的商户与日俱增。

归化商界过起了群龙无首的日子。大掌柜去世，不仅给大盛魁本身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牵动了归化通司商会。就是说通司商会没了领袖。

通司商会在归化属于商界中的中流砥柱，耆老商会还有市面上许许多多的商社行社都在看通司商会的眼色行事呢。林文钦坐不住了。市面得维持，社会得稳定，靠的是什么？在归化城包括归化周围七厅二县，首先是大盛魁商号和通司商会的配合，要想得到大盛魁的支持首先它自己本身得稳定。现在由于大掌柜的猝然去世，大盛魁内部因为各种矛盾而动荡起来，通司商会又是群龙无首。没了通司商会，没了大盛魁，林文钦心里就没了底。

林文钦决定去找天义德商号！王廷相猝然去世，归化通司商会会长一职应由天义德大掌柜李泰代行。

李泰代行会长一职时，通知六十八家通司商号会首商会。说是六十八家，其实大萧条剩下的商号也就是三十家左右。大家公推李泰接任归化城通司商会会长。说起来李泰也捐有四品顶戴，天义德商号又是归化三大号之一，大家都没什么异议。推举会长一职包含两方面的考虑，第一是会长本人所在的商号必须是有影响力、有权威的商号，具体说比如三大号。第二，会长本人得有德行、有威望。这两条李泰都符合。天义德乃三大号之一，在归化商界的影响仅次于大盛魁，而且李泰本人的才华是归化城商界公认的。

可是过了不久，人们还是发现，李泰和王廷相远不是一回事。他可能是一个好买卖人，可是做社会事物需要有的领袖风范他就差王廷相不是一点两点了，甚至可以说干脆就不在一个档次上。无论气魄、智慧还是办事能力以及号召力，李泰都差王廷相一筹。就说扶危济困方面的事吧，如今归化城内的“大炕”和“梦楼当”也不断有走投无路的商人被抬进去。“大炕”是什么？大炕是归化地方特有的慈善设施，是专门收管那些因病因困，无依无靠而倒卧在街头的人，巡抚按照道台衙署的指示把这些人送进一座屋子里。而“梦楼当”也是同类性质的设施，虽说是名堂听上去颇具浪漫色彩，实则最是恐怖！“梦楼当”是专门存放死人的地方。它把那些倒卧街头已经死去的人暂时存放在那里，等待死者的家属前来认领。一个“当”字很能说明问题，一旦有死者的家属前来认领，得交出一笔不菲的“当”费，也就是说这里是把人的尸体当作衣物器物加以保存，要收保存费用。

林道台提醒李泰关注此事，说：“但凡是有通司商会的人走进这两个地方，作为会长你必须发动商会去解救和认领！这是会长的义务，既是为了通司商会的脸面，也是我林道台个人的脸面。归化市面上的人都知道，通司商人那是归化最有钱的人了，你们的人都被抬进了那些地方，你通司商会颜面何在？要知道这两个地方是乞丐该去的地方。所以想尽办法也要把他们从那里弄出来，哪怕是贴些银子。”

李泰的表现让林道台很是不满意。李泰发动通司商会各商号参与这个救援活动，可是响应者一点不踊跃，都说自顾不暇。会首是有了，但是没有足够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同是会长，在人们的眼里分量是大不一样的。李泰自己也觉得没有底气。

“大炕”和“梦楼当”成了林道台经常出入的地方。半年的工夫，林道台从这两个地方弄出来的通司商会的破落商户将近二十人！没家的帮助安家，有病的帮助治病。有的人被救助两次，有的甚至被救助三次。但是俗话说：救急不救穷，你救助得了一时，不能救助他一世，说来说去最后总还得自己找谋生的出路。市场萧条到了极点，商机则是渺茫得很，结果是救助来救助去，失业的人却越来越多，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越来越多，落进“大炕”和“梦楼当”的越来越多。

还有那些非通司商会的商人，那些没了营干的驼夫、马倌、牙纪，也都抱着一线希望来

找林道台求助。道台衙署和商会的大门前总是聚集着许多衣衫褴褛的人。倒卧者随处可见。林道台害怕了，束手无策，找通司商会也没办法，对李泰失望之极，便去找大召的达喇嘛想办法。达喇嘛也只有一个主意，让归化商会动员商号放粥。

李泰带头在天义德门前搭起了赈灾的粥棚，不少商号也跟着在门前搭起了粥棚。每天一大早前，来喝粥的人就把商铺前的道路拥堵了。冒着腾腾热气的大锅被饥饿的人群包围，常常是还没等小米大麦熬熟就被一抢而空！饥饿的人们就像是疯了似的。粥少人多，打架斗殴时有发生，直到有一天出了人命。说起来也颇为不可思议，就是为了争夺一碗粥，一个妇人竟然把一个老头打死了。是用喝粥的碗砸在了头上，巧的是只一下就把一个老头子给砸死了。

抢粥出人命后，天义德首先停了粥棚。

这一停更要命，饥饿的人们都转向了道台衙门、二府衙门、土默特衙署，那里日日被灾民包围。饥饿的灾民层层叠叠围在官府门前，简直就是人山人海。白天吵闹声、喧嚣声、叫骂声不绝于耳，夜晚他们就睡在官府的门前不肯离开，弄得官府日夜不得安宁。数以万计的灾民围着道台衙署吃喝拉撒，弄得道台衙署周围臭气熏天！所有这些让林道台恶心、紧张，也让他感到害怕，他不得不又去找李泰。

天义德总号正值段靖娃在，一看见道台大人乘坐的蓝呢大轿停在院子里，段靖娃赶忙迎上去替林文钦把轿帘撩起来："林大人！有失远迎，罪过罪过。"

"不客气。"林文钦板着脸走进天义德的客厅。

段靖娃又是亲自沏茶又是亲自上烟，围着道台大人团团转。

"我问你，天义德怎么就把粥棚随便给停了？"

"大人知道的，"段靖娃解释说，"因为放粥闹出人命了。"

"你不想想，不放粥会死更多人，会闹出更多人命！"

"那宗命案子还没了结呢。"

"我还没审清楚呢。"

"何时才能审得清啊？"

"先别说那宗案子，赶快放粥！"林文钦命令道，"不然我就判你天义德扰乱治安！"

赈灾的粥棚重新开启。但是不管是关闭还是开启，灾民一天到晚就是不肯走。坐落在扎达海河岸边的天义德商号的大院整天都被灾民包围，搅得李泰连夜里都不能睡觉。实在是受不了了，李泰就不想当这个通司商会会长了。他想还是把这顶自己戴不动的大帽子退回给大盛魁吧。

择个日子李泰到大盛魁去了。在大盛魁城柜还没进小院，看见打里院出来一个人，定睛一看正是王福林王掌柜。

李泰随王福林来到内院小客厅，分宾主落座。

"有什么吩咐，李大掌柜请讲，不必客气。"

"这个……"

"不必客气。"

"我想，归化通司商会会长的事还是你们大盛魁出人当吧……"

"您不是当得好好的吗。"

"好？哼……"李泰苦笑道，"唉，真是一言难尽！"

其实就是李泰不说，关于通司商会所处的困境王福林也清楚得很。放到以前，这会长本来是要争来争去的，如今今非昔比。大盛魁现有的掌柜们也未必有谁能强过李泰。王福林便劝慰道："当今，归化商界谁人不知谁人不晓，没有了大盛魁的王大掌柜，论威望论能力能够领军的也只有你李大掌柜了！何必为难我们，大盛魁今非昔比，别的字号就更不要说了。没有人敢担起这副担子。"

结果可想而知，通司商会会长的职务李泰是推脱不掉了。

有必要说说天义德商号了。天义德是归化通司商号中实力最为强大的三大号之一，它的成立比大盛魁稍晚几年，但是也有一百几十年的历史了。它的财东结构较比大盛魁要复杂得多，它除了三姓创始人郭姓、范姓和马姓各有一股外，后来又吸引元盛德加人二股。以后在李泰的手里又有库伦的活佛雅克圪森加入二股，总共有七个财股。最初也是人力合伙，它的资金周转，主要也是依靠多年积累的公存来活动。

李泰是个改革家，他主持天义德有三大创新举措，最重要的是他吸引了库伦的活佛雅克圪森入股；第二是允许非晋籍的人士和工人入股；第三打破两百年来归化通司行的老规矩——不允许铺伙携带家眷，从他这儿开始，允许在字号万金账上顶了生意的掌柜在归化安家。

会长一职推脱不掉，李泰勉为其难，挺起来去做会长该做的事情。他硬着头皮通知归化各通司商号开会议事。都快中午了陆陆续续才到了不到二十家。一开始会议开得索然无味，研究赈灾事宜，除了放粥也没有别的办法。说到那些破产的商户，大伙说，要想救他们先得救萧条的市场，商人商户的出路就是市场与商机。于是话题就又提到重新上书朝廷，请求允许开放假道俄罗斯做生意的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向政府要对外贸易的政策。这个话题让会议又热烈起来。可这话重复了几十年了，跟没说一样。眼看着俄罗斯商人和其他外商快把中国的市场都抢占完了，朝廷还不松动，还不允许中国商人光明正大地打到俄罗斯去，逼得中国商人还是靠做暗房子，出了事还要坐大牢甚至砍脑壳。

最后李泰说：“好，咱们重新上书朝廷！呼吁请愿！放我们到俄罗斯去……”

大盛魁 3 第三章

一

古海在出任大盛魁掌柜分管驼道事务以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毛尔古沁大峡谷的东口又修盖了一座规模宏伟的关帝庙。这件事得到了总号大掌柜盛祯的允诺，盛大掌柜从总号一次拨出四万两白银给古海，支持他在毛尔古沁峡谷修建关帝庙。盛掌柜说：“驼运竞争显示出越来越激烈的迹象，而掌握了毛尔古沁峡谷就是掌握了驼道的钥匙。我们必须把这篇文章做足了！不能给外人插足的余地……”

整个一个夏天，古海驻扎在毛尔古沁大峡谷东口，亲自监督庙宇的施工。而召河的住持银海达喇嘛携三十二名徒弟和一个庞大的佛教乐队，为未建成的关帝庙念经奏乐、求佛祈福。将近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毛尔古沁峡谷谷口香烟缭绕，佛乐轰鸣，神秘庄穆的气氛让人肃然起敬！

搬运砖瓦沙石的驼队、马车络绎不绝。古海借鉴从前王锅头羊搬砖的办法，灵机一动召来三十名羊倌，全都是有经验的羊把式！安排他们每人驱赶五千羊往工地运砖瓦！用的全都是强壮的二岁口的羯羊。从二百里外的砖瓦烧制场搬运砖瓦！给每只羊身上背六块砖或瓦！羊群浩浩荡荡地在草原上移动，没有出半个月时间工地所需要的砖和瓦就全部运到位了。羊搬砖的奇闻很快就传开来，市面上都传说古海不是一般人物，他的事确是有神佛相佑，是凡人不能比拟的。

草原上特殊的气候留给古海施工的时间只有三个半月左右，一过立秋西伯利亚的寒流就会随时袭击草原，到那时气温骤降一切工程全都不能进行。

不仅是时间紧张，资金也不充足，总号拨给的四万两白银其实只够工程的一半还不到，其余缺口都要靠古海自己想方设法去筹措。整个归化商界处于滑坡的逆势，全归化的中国商号大都在赔累中勉力支撑。大盛魁也逃不脱厄运。盛掌柜在和古海商量毛尔古沁建庙工程的时候，也把王福林请来。盛掌柜对古海说：“王大先生也在这儿，我给你交底吧，已经是连着三年了，咱大盛魁二十六个分庄差不多都没有什么赢利！我们维持表面的繁荣靠的是从过去的公存里提取现银！你知道坐吃山空啊！……”

“是啊！大掌柜决定拿出四万两银子给你建庙，这实是不容易啊！”

“吐血啦！”

“实在是因为毛尔古沁意义重大!”

……

所以古海是一边筹备组织施工，一边派人四处放出舆论：古海之所以能够闯通毛尔古沁大峡谷是有神佛保佑！除了古海，除了大盛魁任谁也休想走通毛尔古沁大峡谷！

外人只知道古海在修建庙宇，不知道他指挥的驼队正在一列接一列地穿越毛尔古沁峡谷。驼帮生意的红火，无疑也成就了古海。手里掌握了毛尔古沁秘密，大盛魁的驼队在古海的带领下在驼运行占尽了先机！在一片颓势中，大盛魁的驼运业以及毛尔古沁峡谷给大盛魁带来新的财源。商场上的原则赚了钱就是本事！

由此古海在大盛魁商号也就越来越被人们所看重。古海少说话不张扬，可是影响却是一日日地扩大，地位却是一日日地提高。

但是古海回归大盛魁以后的道路并不平坦，虽然说是他人已经住到了大盛魁城柜的院子里，身上也有掌柜的名号，但是“白丁”的身份让他在字号掌柜中间显得很是另类。因为大盛魁在职的主要掌柜头上大小都有一顶买来来的官帽，或八品或四品大小不等。他明白这是字号有意对他进行的限制。限制的另一个标志就在万金账簿上古海的名字下也还没有标上一个“己”字。

财东会议召开前后，在财东中间、在掌柜子中间，关于古海的负面传闻就不胫而走。不利的传闻大致有三个方面：其一是说古海欺世盗名。说古海在自己的身份未曾确定前就以大盛魁掌柜名义出现，到处活动。其二，招摇乡里。指古海家大兴土木。其三是，买名马，玩走马。不惜重金购买名马，极尽奢华。

这些负面的传闻给古海回归大盛魁以后的道路蒙上了阴影，古海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有一种舆论在大盛魁内部尤其是财东中间悄悄传播：古海其人目无法度，会给大盛魁带来麻烦和灾难！

大庙建成之后盛祯大掌柜亲自前往毛尔古沁，视察了山口和周边的环境，对新建成的庙宇十分满意。举行了盛大的开光仪式。开光仪式由普会寺的达喇嘛银海主持。

古海向大掌柜盛祯汇报驼道上的情形。听了古海的汇报，盛掌柜很感宽慰。这些日子坏消息一件接一件让他这个大盛魁新的当家人备感压力！今天听到古海说驼道上倒还算稳定，盛掌柜脸上难得地现出了笑容：“好，你好好把驼道上的事务管好！都说是天底下没有大盛魁不做的买卖，可是说到底我们大盛魁就是一家驼商，就是一家茶商。只要驼道上的优势能够保得住，只要这茶叶之路能够畅通，咱就心里有底气。”

自此以后，凡是经过毛尔古沁的驼队，在走进山口之前都要到新建成的大庙里烧香祷告！要由银海达喇嘛派出的专门管理大庙的喇嘛带领。要由喇嘛念经做法。这一套神秘的程序都是由古海和他的把兄弟银海达喇嘛商定的。带领驼队穿越峡谷的是一名古海指定的专职的领房人负责，任何人不得染指！

毛尔古沁的关帝庙举行开光仪式之后，古海随银海达喇嘛回到了普会寺。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里，古海和银海达喇嘛日夜厮守，除了晚上睡觉都在一起！喝茶、吃饭、散步……不停地说着什么。有时候连贴身的伙计靖安也不在跟前。古海在做什么？他在打召河牧场的主意！古海在召河牧场上发现了新的商机。

召河牧场位置在归化城北一百六十里地的地方。是一片东西八十里，南北六十里的优质牧场，一条水量充沛的河流由西而东横穿而过，滋养着牧场。召河牧场在这个八方通衢之地，一年四季都存有数量庞大的牛、马、骆驼、羊，人们把它称为取之不尽的“聚宝盆”。同时召河还被归化商人视为归化的后院。

召河牧场还是驼道的枢纽，它既是桥梁也是门户，驼道从这里向北分别通往库伦、恰克图；向西北通往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召河不畅则驼路受阻，驼道受阻，则囤积在归化城堆积如山的货物，搁置在货栈里不能运输出去，同时新疆、喀尔喀草原以及来自俄罗斯等地的

皮毛、粮食和牲畜就回不到内地。

要论这片草原的归属，它是普会寺的庙产。所以古海打召河牧场的主意必须得和普会寺的主持银海达喇嘛商量。往常召庙不拿草场太当回事，只要给少许的银两，谁家的牲畜都可以在它的草场上放牧，这是许多年自然形成的规矩。召庙自己的庙产当中还有数以万计的羊群和马群，也都在这片草原上放牧。各家商号从喀尔喀赶运回来的羊和马在这里聚集，等待买主。或者养起膘以后继续往北京和南方赶运。毋庸讳言，归化城无论如何是养不下数十万只羊和马。就是说召河是归化商号的商品畜基地，或者说是归化城的后院。一般来自北京、华北的羊贩子和马贩子，归化人称羊马客人，他们都是住在归化到召河草原来看货。

古海清楚召河牧场的重要。召河是驼道的咽喉要地，召河的繁荣也出自这个原因。他想重新振兴大盛魁，必然要从召河开始。

为召河牧场的事古海是昼思夜想！感觉告诉他谁掌控了召河牧场谁就能掌控整个驼道。经过一番慎重的思考，古海把自己的设想向大掌柜盛祯做了汇报。

他说：“盛大掌柜！我有一个建议不知当讲不当讲？”

“有话你就说，不必顾虑。”

“我想，我们是否该在召河建立一个新的庄口？”

“什么意思，你把话说明白。”

“我的意思我们是否把召河牧场买下……”

“召河牧场当然重要，据为己有当然好!”盛祯听了犹豫不决，他说，“可是时机不大对啊!眼下正是颓势之下，各家商号都是纷纷撤庄撤资，在这种时候我们花银子买下召河牧场，这不是逆潮流而动吗？”

“颓势不假，但是颓势非定势，它是可以变化的。”

“风险太大啊!”

“可是大掌柜您要知道，召河乃驼道之咽喉！是归化的北大门，只要是驼道不废，召河就最重要！再者说现在驼运竞争越来越激烈，将来谁占据召河谁占据主动。”

盛掌柜沉吟好久说：“事关重大，我看把靖仁和福林找来一起商量吧。”

当下派伙计请来王福林和史靖仁，盛掌柜把古海的建议说与二位。王福林表示持谨慎态度。他问古海：“在召河新建一个庄口再买下牧场恐怕没有十几万两银子办不成吧？”

“我算过了，总投资得十八万两银子。”

“……我以为此事不可行!”王福林立刻就明确表态了，“依眼下的商场情势，整个归化商界，包括整个喀尔喀草原大家全都是收缩！撤号的撤号，撤庄的撤庄，颓势如朝。不能想象这种时候还有谁会扩大经营，增加庄口显然是不识时务！……”

“是啊!”盛掌柜插言道，“是违反常理的。再说了我们已经在毛尔古沁大庙身上花掉了整整四万两白银。”

让古海感到欣慰的是史靖仁没有反对他的设想。史靖仁说：“我看古掌柜的想法还是有道理……我们可以再议。”

结果四个人一个人主张，两人反对，一个不置可否。四个人各自喝茶、抽烟，场面上形成了僵局。

古海知道自己的位置和身份，再没为自己的建议多说什么话，只把目光投向盛掌柜。他知道自己刚刚复号。最好是兢兢业业做事，少说话多做事。

盛掌柜说：“此事以后再议吧。”

古海的建议被搁置起来。在总号只待了三天就又到草原上去了，沿着驼道整顿沿途梢林，视察水草情势，他需要做的事情很多。

尽管颓势如山，在归化还是有一个行业没有受到影响，这就是归化的驼运行。说起来归化驼运行不但没有受什么影响，反而愈加显得活跃了。主要原因是俄罗斯商人长驱直入进入

中国内地采买茶货，设场建栈。同时他们也介入了驼运领域，自己雇请驼队运输茶货。这样一来，俄商即与华商在驼运领域形成激烈的竞争。竞争愈是激烈，驼运行的生意就愈是红火。眼看着水涨船高，运费节节攀升，经营茶叶的商号在成本上又有增加！压力越来越大。不管是中国商人的货，还是俄罗斯商人的货，总之需要驼帮运送的茶叶是越来越多了，其总量是在增加，而且是大幅度地增加！就是说驼帮的业务充足。一些驼帮受雇于洋商，中国商人歇业，俄罗斯商人的买卖却是越来越红火。

好在大盛魁拥有自己的驼队，所以在运费方面暂时还没有遭到什么损失。再加上独自享有毛尔古沁峡谷带来的便捷，可谓是占尽好处。

大盛魁独自占有毛尔古沁峡谷的便捷，当然受人注意，也受人嫉妒。古海回归大盛魁使争抢这个秘密的喧嚣沉寂下来。但是并没有让同业的人们就此死心。归化的许多商号仍然在千方百计探询毛尔古沁峡谷的秘密，有的也是试图找到别的途径。谁都明白时间就是金钱！毛尔古沁峡谷能够使前往西伯利亚的驼运缩短半个月甚至二十天的时间，就是在不用费力地给大盛魁挣钱。

二

自打古海复归大盛魁以后，贴蔑儿拜兴的弟兄们就很难看见他了。人虽难以见得着，但是关于他的消息听到却是不少。差不多每天都有关于古海的消息传进贴蔑儿拜兴人的耳朵里，一会儿说古海回归大盛魁受到阻碍，大盛魁部分财东和掌柜不同意他的复号。一会儿又有消息流传开，说是古海要求做大盛魁的大掌柜，不一而足！传播最广的是，古海以毛尔古沁峡谷之秘密作为献礼，换取了他回归大盛魁。最是在市面上传得沸沸扬扬的，是古海在毛尔古沁峡谷修建大庙的事。居然有自称是参与建庙工程的工匠说，古海请银海达喇嘛念经，为大庙开光的时候有神灵现身了！是他亲眼目睹的，是一个长髯白眉的高僧！说的人信誓旦旦……这些传闻也不知道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每天黄昏在村西的牧场上，在村子北面的关帝庙前，那些牧驼的人、那些无所事事的长者，大家议论的中心就是海九年回归大盛魁的事。

海九年离开贴蔑儿拜兴以后，刁三万的家差不多成了信息来源的中心。人们惊奇地发现，在贴蔑儿拜兴古海的追随者中间，除了死去的王锅头之外就数刁三万在古海的身上学到了真东西。刁三万学习古海最大的成果就是把自己由一个小型的驼户掌柜变成了商人。

古海虽然离开了贴蔑儿拜兴村当上了大盛魁的掌柜，但是这里的人仍旧习惯叫他海九年。

“也不知道海九年现在做什么呢。”

“能做什么？人家如今是大盛魁的掌柜，整天吃香的喝辣的。”

“恐怕没你说的没那么轻松吧？我前些日子看见海九年了，是在召河以北的驼道上看见他的。人瘦了许多，衣服穿得也和过去没什么两样。骑着一峰骆驼在驼道上跋涉呢，身边只有那个名叫靖安的小伙计，看样子日子过得并不随心。”

“他资格不行，在大盛魁只是一个受人调遣的角色。”

“据说连个‘己’字也没争到呢。”

“当时我就问他了：‘你在驼道上溜达什么劲儿呢？难道说你拉骆驼还没有拉够吗？’海九年回答说：‘我是在视察驼道呢。打算建立一个新的驼场。’我问他是为大盛魁建吗？他说：‘当然是了！’……”

“古海是分管驼道事务的掌柜。”

“原来是干这个呀！比伙计强不了多少。我以为他是整天坐在暖暖和和的账房里打算盘呢！风吹不着，日晒不着的。”

“人家排挤他。”

“空有一个掌柜的身份，窝囊死了！”

“大盛魁也不是铁板一块，排挤海九年的只是那些财东户掌柜，比如史靖仁。大部分掌

柜们还是同情海九年的遭遇，都知道他是受了冤枉。”

“不说他不说他了，他和咱贴蔑儿拜兴没啥关系了……”

但是海九年像钻进贴蔑儿拜兴人的脑袋里了，想抠也抠不出去。历经九年的共同生活，海九年把一种商业的基因播撒在了贴蔑儿拜兴的驼户中间，它已经在许多人的头脑里生了根。于是贴蔑儿拜兴人的思想出现了混乱，他们的思维方式在悄然间发生着变化。过去当他们看到一只羊的时候想的是如何吃掉它然后把羊皮和羊骨头卖掉，现在则是想如何把这一只羊养起来让它变成两只、三只甚至更多，从中赚取利润。刁三万就不再甘心安安分分地养骆驼，也想着做生意轻松地挣钱了，他对村人说：“要想挣大钱还是得做买卖！”

有人说：“你也想学海九年？”

“有什么不可以？”

“还是老老实实养你的骆驼吧，多生几个骆驼儿子，就发财了。”

“那也只能发小财。”

“你想要挣多少银子算是够？”

“出家人不爱财——多多益善！”

“你还得有那个福分才行。”

刁三万不听别人劝阻，开始做生意了。他带领自己的众多儿子搞起了羸羊收购的买卖。从早春开始，刁家父子就守在京羊道上，在路边搭起一个帐篷收购羸羊。后来忙不过来，连麻三婶也到临时的帐篷里睡觉了，收购了二百多只掉队的瘦弱的羊。二百多只羸羊当中大部分还不是花钱买的，而是用旧羊皮换下来的，成本极低。刁家人开始饲养羊群了，忙得昏天黑地。刁三万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过起了牧羊人的生活。就连驼队走外路的时候，他也不出门了，把自己家的骆驼委托给了别人。待到秋天这些羸羊大部分就被出卖了，真的发了一笔财。刁三万把过去海九年曾经上演的故事成功地重新演绎了一遍。羸羊长大了，瘦羊育肥了，可是人却累瘦了，但是人再瘦刁三万也是高兴的。他说：“人算啥，只要是我的趴羊能够养肥了，心里也是畅快的！”

赚了银子还不过瘾，刁三万干脆扯起旗号成立了一家商号，叫“三万昌”，专门经营羸羊。“三万昌”的招牌就挂在刁家院子大门的门楣上，看上去有些不伦不类，但是日子长了也管用，逐渐有买卖羊的人寻到刁三万家的院子里来做生意了。他的儿子们也长大了，大虎十五、二虎都十二岁了，个头很高，就是像他们的爹一样瘦，但是都很有力气，都能独自捉一只成熟的羯羊。其余三个儿子还小，但是不肯示弱，也常常跟在父亲的身边干些力所能及的活计。刁三万觉得自个儿人强马壮，家业兴旺了。

刁三万带领他的儿子们专心收购和经营羸羊，后来还搞起了羊的繁殖。不到两年居然发展到一千七百多只！拥有一千七百只羊和拥有百十来峰骆驼感觉完全不一样，刁三万第一次体会到了做财主的感觉。美！做了财主的刁三万洋洋自得，常常和人回忆过去的故事。讲述他和海九年之间的情谊，说是海九年如何做他家的长工，他又如何善待海九年。每次和人聊天他都有两句最重要的话：“我做生意可是学着海九年的样子来的，是照葫芦画瓢！”

刁三万说这些事的时候，如果二斗子在场就会坚决阻止他：“你少说这些事吧！”

“为什么不能说？”

“不好。”

“怪事了，”刁三万叫起来，“我自己的事有什么不可以说的？”

“事情不是像你说的，”二斗子说，“想当初你对海九年并没有这样好！”

但是俗话说得好：不走的路还走三遭呢。不久在阴山以北的召河草原上刁三万意外地和古海相遇了。

刁三万要把自己的买卖发展到阴山以北的召河牧场。他知道在从喀尔喀草原来的大股羊群，也不管是哪家商号的，全都要在召河一带的牧场停留。召河是京羊道上的一大站！从外

路回来的各路羊群、马群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要在召河停留休整，等待养好膘情以后再长途跋涉运往北京和其他地方的市场。在那里收买赢羊是很容易的事。刁三万带领着三个儿子上路了，他们赶着一辆大车拉着帐篷翻越大青山，进入到召河牧场。

普会寺建筑在牧场上一座小山的前面，在山与寺之间横贯着一条河流，因为召庙而称为召河，这就是著名的召河牧场了。

上午，刁三万带领三个儿子来到普会寺西边一里地的地方，在召河边儿上他们扎起了帐篷。刁三万亲手把木制的“三万昌”的招牌挂在帐篷的门楣上。这就是“三万昌”商号收购赢羊的点了！在帐篷门前垒起一个临时的锅灶，把带来的七口大锅安置在大灶上。牛粪火烧起来，大铁锅里的水很快就咝叫起来。父子四人都知道用不了多久，大铁锅里就会有香喷喷的羊肉炖着了。刁三万安顿两个小儿子照看着帐篷，他自己和大儿子骑了马顺着河沿儿往召河的上游去了。

也就过了半天的工夫，刁三万父子返回来了，他们的身后跟了十好几只瘦弱的羊，摇摇摆摆地走着。刁三万把搭在马背上的一只死羊丢下去：“二虎——赶快给羊放血，把羊皮剥掉。”

二虎应着父亲的吩咐用尖刀把羊皮挑开，然后用牙齿把尖刀叼着，一边动手剥羊皮，一边说：“爹，这羊还热着呢！”

“当然热着呢，”刁三万说着跨下马，“我刚收来的时候它还能走路呢，走着走着就跌倒了。说话的工夫就咽气了……不然我还舍不得吃它呢。”

刁三万盘腿坐在帐篷的门前，点着烟袋抽着，看着儿子们把收来的赢羊赶进了用红柳扎起的羊栅内。

好日子过了三天。这天下午，刁三万盘腿坐在帐篷门前的草地上抽烟，看着三个儿子忙碌。

“爹爹！到底是召河牧场啊……”三虎随着两个哥哥一边把放牧出去的羊往临时扎起的羊圈里赶，一边说，“才三天的工夫我们就收了七十多只羊了！”

“那是，”刁三万高兴地应着，“要不人们咋能把召河叫做金银河，把召河牧场叫金银滩呢！”

二虎感慨说：“咱真是来对了！”

“不错……”

这时候，刁三万一扭脸看见有两个骑马的人朝着自己这边过来了。逆着阳光刁三万没看清楚两个骑马的人，待他们走近了才发现是两个喇嘛。都穿着酱色的长袍，为了骑马方便都把袍襟掖到腰带上去了。

“掌柜的发财！”两个喇嘛一边下马一边和刁三万打招呼。

“小师傅辛苦！”刁三万应着也没有从草地起身，继续抽着烟，斜着眼睛望着来人，心里不明白这俩喇嘛是为什么到这里来。

俩喇嘛双手合十对刁三万施礼，其中年长一点的喇嘛说：“敢问掌柜的尊姓大名？”

刁三万拿烟袋朝身后的帐篷上的招牌指指，头也不回地答道：“三万昌商号。”

“我们是请教掌柜的尊姓大名。”

“免贵姓刁，刁三万。”

“刁掌柜的，”年长的喇嘛正言正色道，“您不能在这里收购赢羊。”

另一个喇嘛朝着刁三万的三个儿子说：“麻烦三位伙计，你们也不能在这里放牧你们的羊群。”

“为什么？”刁三万翻起白眼珠看着喇嘛说，“他们不是伙计！他们都是三万昌商号的掌柜！那是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

“不为什么，整个召河牧场都已经被‘鸿记’商号买下了。”

“我知道，可是这关你们喇嘛什么事？”

“我们是商寺一家。”

“这么说召河牧场既是普会寺的，也是‘鸿记’商号的了？”

年轻喇嘛回答说：“刁掌柜说对了！现在召河牧场是我们寺庙和‘鸿记’商号共同拥有的私家牧场。”

“既然是‘鸿记’的买卖，那就好说了。我们是一家人了！”刁三万说，“我问你们，‘鸿记’的掌柜是谁？”

“‘鸿记’的大掌柜是古海。”

“是古海不错吧？”

“是古海掌柜。”一个喇嘛问，“刁掌柜您认识我们古掌柜？”

“岂止是认识，”刁三万说，“过去古掌柜曾经是我刁家门下的长工！”

刁三万的话把两个喇嘛惊得都睁大了眼睛，年长的喇嘛说：“刁掌柜您不能和我们开这种玩笑……我们是在说正经事情呢！”

“开什么玩笑？”刁大虎插言道，“你们古掌柜在我家做工的时候，管我爹爹叫干爹呢！我叫他哥哥。不信你们去问他本人。”

年长的喇嘛说：“既然是这样，那事情就更好办了。”

“这就对了，就是见了你们古掌柜他也会卖个面子给我刁三万的……”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年纪大一点的喇嘛说，“刁掌柜您误会了我的意思了！我是说既然您和我们古掌柜相熟，您就应该懂得商界的规矩。自动离开吧，不要让我们为难。”

由此一场冲突不可避免就爆发了。

“放屁！”刁三万像弹簧似的从地上跳了起来，“你们两个小秃驴竟敢来撵我刁三万？！”

刁三万动了怒，三个儿子呼啦啦都围上了，场面立刻紧张起来。

俩喇嘛一起向后退了两步，双手合十，一个警告道：“休得无理！”另一个念叨道：“阿弥陀佛！……”

刁三万张开胳膊拦住儿子们，把语气放和缓了对俩喇嘛说：“去！把你们古掌柜叫来。”

“你以为你是谁？就这么一点小事也要见我们古掌柜？！”年轻喇嘛说，“你也太不拿我们古掌柜当回事了吧？”

“见不到古掌柜我就是不走！”刁三万好似牛顶墙——毫不让步。

两个喇嘛互相咬着耳朵嘀咕了几句，年轻小的留下，年纪大一点的那个翻上马背走了。没过半个时辰，古掌柜真的就来了！远远地刁三万看见两骑两乘朝这里过来，他立刻从草地上站起来。古海来了，身着灰色的府绸长袍，头戴黑色瓜壳帽，那帽子的额头还镶了一颗绿色宝石，闪闪发光。座下骑的还是一匹毛皮油光锃亮的青骢马。还未等古海下马，刁三万即迎上去问候道：“啊！原来真的是古大掌柜亲自到了！”

“真的是刁掌柜吗？”还离得老远呢，古海在马上喊道，“久违了！”

“怎么不是我呢……”刁三万激动地跑起来，迎向古海。

古海翻身下马，一边向刁三万抱拳施礼。古海随手要把马缰绳交给身边年轻的喇嘛，半道里却被刁三万把缰绳接过去了。刁三万说：“这拉马拽镫的事就让我来吧。”

“啊哈！真的是刁掌柜，一晃有好久不见了。你是从贴蔑儿拜兴村子里来的吗？”

“是从村子里来的。”

“先到我的帐篷里喝碗茶！”刁三万引导着把手里的马缰绳交给自己的大儿子刁大虎了。古海也不推却，跟着刁三万走进了帐篷。

两个喇嘛站在帐篷外面交流着各自的感想：“想不到这个刁掌柜还真的认识古掌柜呢！”

“是没撒谎。”年纪大的喇嘛说，“不过我看刁掌柜他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他要在这里收购羸羊还得等古掌柜一句话。”

帐篷内，刁三万殷勤地把一碗奶茶端给古海：“古掌柜啊，你一走可是省心了，可是你知道吗？贴蔑儿拜兴的掌柜子们想你哩！家家户户黑里白天都在念叨你哩！怎么也该回去看看啊！”

“忙啊，身不由己。”古海喝着奶茶说，“哎！你怎么跑到召河来了？还带着三个‘老虎’。”

“如今我在收购羸羊呢。我是在学你的样子，也想做生意，在驼道旁轻松赚几个钱。”

“古掌柜，你可是做大发了！买卖做到召河来了？”

刁三万的三个儿子都笑呵呵地围过来，争着抢着给古海装烟袋、点烟。

“刁掌柜！咱们长话短说就不要再啰嗦了。这儿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古海说，“我给你三天时间，时候一到你就带着你的儿子们和你收来的羊群离开吧。”

“这就是你古掌柜给我的面子？”刁三万沉下了脸。

“是的，三天。”古海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已经赶走二十多户收购羸羊的商人了。”

“真是这么回事啊……”

“真是这么回事。”

“真的不给我面子啊？”

“买卖争分毫，送人送匹马！”古海说，“生意归生意，情谊归情谊。这是两码子事！既然‘鸿记’出大价钱把召河牧场买下了，就要行使自己的权利。”

“你的话可是当真？”

古海站起身，准备往帐篷外面走了。

“我古海吐口唾沫是个钉，我的话句句当真！”

“当真不给我面子？”

“我说过了——情谊归情谊，生意归生意！”古海坚决地走出了帐篷。

“好！算你姓古的有种！”刁三万咬牙切齿地说着就爆出粗口了，“日他妈妈的！这世道小人就不能得志。你忘记了你落难的时候投奔到贴蔑儿拜兴，那时候想拉骆驼都没有人要你！是我刁三万收留了你！”

“我没忘……”已经走出帐篷的古海头也不回地说，“但是一码归一码！”

“如今翻脸不认人，你断我的财路……”

“亲兄弟明算账，现在我们说的是生意。我告诉你，像你这样的收购羸羊的商户我已经赶走几十家了！慈不掌兵，义不掌财。这话你该早就听说过的。我是在商言商！我要替东家负责，一二十万两白花花的银子投进来，我要让东家吃到利！”

“我早就听说过……”刁三万愤愤地说，“我还听说过，忘恩负义的人是要遭报应的。你等着……忘恩负义的东西！有一天有我和你算账的时候。”

古海脸色变得铁青，牙齿咬得咯吧吧响，但是他还是忍住了。古海冷峻的目光注视着刁三万，后来他把脸扭到一边去了。

古海听到刁三万粗暴的喊声：“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动手把帐篷拆卸掉……”

“我给你三天时间。”古海头也不回地说，“我说话算话。”

“我不领你的情，我一天也不在了！”

古海眼睁睁地看着，刁三万和他的三个儿子动手把帐篷拆卸，折叠起来。两个儿子抬着帐篷放到骆驼车的车厢上了。刁三万此番进军召河总共带了三个儿子、两辆骆驼车、四匹马。回去的时候多了七十几只羸羊，一支小小的队伍缓缓地移动着，渐渐消失在了草原的尽头。

三

“鸿记”商号在召河的陡然崛起，一时间成为归化商界最为关注的事件。尽人皆知，整个北方华商处在一片不可逆转的颓势之下，到处是溃退的景象。绝望的情绪弥漫在人们的心头。但是“鸿记”却逆势而动，创立了，并且成功了！这个商界奇迹为归化商界提供了新的谈资，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首先是关于“鸿记”的资本形成和大盛魁的关系在市面上更是流传着许多不同的版本，闪烁着许多神秘和传奇的色彩。“鸿记”与大盛魁总号的关系给人的感觉扑朔迷离，若明若暗，若即若离。业内许多人都在下功夫研究它，探询它的秘密。市面上传说它的股东并不是大盛魁，因为大盛魁总号并没有出资。有好奇的人向大盛魁的掌柜们打听过关于召河的事，得到的答复是：召河牧场与大盛魁无账面上的往来。

古海的举动为刁三万所不能理解，还有更为玄妙的事不仅刁三万不了解不理解，就连归化商界许多真正的商人都百思不得其解呢！原来大盛魁总号并不支持古海开辟召河牧场，原因很简单，颓势之中大盛魁的掌柜们都不主张再有任何投资举动。

是古海自己另辟途径一手操纵了此事。之所以能够做成，其中最为关键的两个人物就是古海和大盛魁小号北京京羊庄协盛昌的大掌柜秦越。古海的策划在盛掌柜、王福林那里遭遇阻拦，情绪很是沮丧。回到召河，恰遇秦越在召河牧场挑选羊群。秦越是京羊庄协盛昌的大掌柜，他是与古海同期进入大盛魁总号的学徒。主持协盛昌有近十年的历史，一个掌柜能够在一个分庄待上十年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他属于少壮派中的佼佼者。所以在大盛魁的小号掌柜中秦越名声赫赫。秦越的名声和影响大到什么程度？大到了大掌柜王廷相猝然去世，大盛魁召开的财东会议上曾经被提名为总号大掌柜的候选人！论说秦越他完全不必亲自到召河来，只需要派有经验的掌柜甚至羊把式头都可以，可是作风扎实的秦越事必躬亲，从羊群的挑选到京羊道的勘察，他都要亲自过问。到召河亲自挑选羊群也就成为秦越的惯例。

每年各地到召河来选羊的客人多得很，而像秦越这样特殊的却不多，古海以东道主的身份招待和陪同秦越。古海和秦越的相遇是一场必然，自打复号，古海的眼睛就盯在了召河牧场，这是因为他分管驼道事务，并且认定召河牧场是驼道之枢纽，控制了召河就控制了驼道，因而古海大部分时间就驻扎在召河。召河已经成为古海的一个据点。晚饭的时候，秦越见古海神情恹恹，便问：“古掌柜眉头紧蹙莫非是有什么心事？”

因为有同期之谊，古海对秦越很是信任，也就不见外。古海把自己对召河的认识和自己的计划一五一十说与秦越。不曾想两人一拍即合。秦越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年年要到召河来吗？就因为这里是驼道的咽喉要地！也是贯通东西茶叶之路的咽喉要地！召河被你如此看重，说明古掌柜你有眼光！……”

一顿酒喝下来大事得以铸成，秦越答应以协盛昌的名义为未来的新字号投入资本。

古海很是担心，说：“作为大盛魁的小号秦掌柜投资召河是否该和总号大掌柜报告？”

“这古掌柜你不必担心。”秦越说，“我答应投资召河决非是酒后莽撞之举。大盛魁的规矩你该是知道的，小号虽说是有总号的财股但是所占比例很小，也就一分半而已！你该知道的，协盛昌自己在市面从来不以大盛魁出名。圈子以外的人都不知道协盛昌和大盛魁的关系。协盛昌是独立核算……此事我所以要先斩后奏，也是因为目前形势萎靡，而我们总号几位掌柜胆小怕事不敢承担责任。我做主日后有什么闪失也不至于连累总号掌柜。是不得已而为之。”

话到此处古海不再往下探讨，只管喝酒聊一些轻松的话题。

第二天上午，古海把秦越请到自己的住处，以茶相待。两人详细研究了投资召河牧场的具体事宜，决定新的字号就叫“鸿记”。事情敲定，古海征询秦越的意见：“我想把普会寺的主持银海达喇嘛也请来，银海达喇嘛他对在召河筹建新的字号也很感兴趣。咱三人一起商量怎样？”

“自然是好，”秦越说，“我知道银海达喇嘛与你交往甚密！”

“关键是银海达喇嘛有商业头脑！”

“是吗？”

“当然是啦，银海达喇嘛每当与我聊天，总喜欢问起驼道上的事。”

随即，古海立刻派伙计去把银海达喇嘛请了来。谈及筹建“鸿记”商号，三人也是一拍

即合！银海说：“我认定古海掌柜是商界的奇才，他看中的事是不会有错的，我普会寺可以草场做股投资‘鸿记’。”

如此这般，三个人把“鸿记”商号的股份和组织形式商定。决定古海出任大掌柜，主持日常号事。在非常形势下，古海三人以非常形式组建的新商号诞生了。由于“鸿记”的特殊，由此引发出市面许多议论也就不足为奇了。在驼运行，在商界在佛界，“鸿记”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

据传，银海达喇嘛以普会寺草场入股占有着“鸿记”百分之三十的股份。因为普会寺是席力图召的属召，这份股份有一半属于席力图召。这件事充分昭示了在归化地方商号、寺庙，商人、喇嘛之间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

“鸿记”发展之快可以用神速来描绘，两年工夫它的资产就已经达到了八十万两白银！要知道它是在归化商界一片凋零的状况下成立起来的。到了第三年，“鸿记”的资产就超过了它的母公司“协盛昌”，在坊间被当作奇迹而广为流传！在京羊道上，在北京、天津、河北甚至直到西伯利亚的商城伊尔库茨克甚至莫斯科，提起“鸿记”商号没有人不知道。后来人们把“鸿记”这样的模式叫做“小母鸡下鹅蛋”，不仅是成功案例也是商业典范。

成为“鸿记”商号产业的召河牧场陡然崛起日渐繁荣，广阔的牧场上一年到头都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羊群和马群停留着。一个毛尔古沁大峡谷秘密，一个召河大牧场，成为古海手中的两件法宝。而这两件法宝帮助他把归化通往北京的京羊道和归化通往恰克图、莫斯科的驼道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两样法宝让分管驼道事务的古海在大盛魁中牢牢地站稳了脚跟，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人物。

水涨船高，随着“鸿记”商号的异军突起，古海的名声也日渐壮大。古海成功地绕过了守旧的大盛魁总号一班人马，奇迹般地崛起了！

故事并没结束。召河牧场上这些牲畜除了大部分是大盛魁和归化各家商号的商品牲畜外，其中也有不少是属于普会寺的庙产，都是草原上历来崇信喇嘛教的信徒赠送给召庙的奉献。古海和银海达喇嘛结拜之后，就把普会寺的几万只羊和一万多匹马接过手，无偿地替召庙经营。他像变魔术似的把这些普通的牲畜赋予了商品的属性，让它们在自己的手里迅速升值。庙仓因此而日益丰盈。

八万只羊分成育肥羊和繁殖羊。两年的工夫就剧变为二十万只！这可是喜坏了银海达喇嘛，也给整个召庙带来惊喜。草场作为股份也给召庙带来了不菲的利润，单是这几项相加普会寺的经济实力就在短短几年内得到大大增强!适逢这一年席力图召的主殿在一场大雨中受损，大殿的东南角根基下沉，眼看着抢修大殿需要银两。就在这时银海达喇嘛为其奉上白银十万两！银海达喇嘛给活佛一个惊喜！

这当然受到了席力图召活佛的嘉奖。尝到了甜头的银海达喇嘛兴奋起来。普会寺在银海达喇嘛的手里达到了鼎盛，银海达喇嘛因此不仅在席力图召威信提高，就是在整个归化佛界也是名声大震。

“鸿记”在为大盛魁总号服务的同时，也使自己的实力得到了大发展，很快拥有大量的牲畜，在驼道沿途设了好几处畜牧业基地。要紧的是召河牧场也好，百灵庙驼场也好，全都不是大盛魁直接投资的产业。自从恰克图和买卖城闭市，大盛魁就做出了商业投资大收缩的战略决定。不管多么看好的生意，大盛魁一概不做投资！就是说大盛魁在这些产业中并不享有股权。这使大盛魁总号的主事掌柜包括盛掌柜、王福林、史靖仁和贾晋阳全都后悔莫及！不过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不管怎么说“鸿记”是“协盛昌”的小号，而“协盛昌”又是大盛魁的小号，那么大盛魁脸上也是光彩的。而这份光彩是古海给大盛魁赢来的。大盛魁总号的掌柜们不得不对古海刮目相看了。其实古海给大盛魁带来的不只是脸面上的光彩，更加重要的是召河牧场在大盛魁和整个归化商界全都陷入困境的时期，给总号以鼎力的支持，于颓败中给了大盛魁上下数千掌柜、伙计和工人以新的信心，也给整个归化商界带来信心。

直到这时盛祯掌柜和王福林、史靖仁一班人马才看懂了古海的手段。在一次会议时盛大掌柜说出了自己的感想：“高哇！……古掌柜。”

古海的身份复杂化了，他既是大盛魁的一个在任掌柜，同时又是“鸿记”的财东。他的身份在有意无意之间发生改变了！古海既是“鸿记”的掌柜占有应得的身股，同时他还兼有“鸿记”财东的身份，古海本人在“鸿记”占有百分之八的财股。为支垫“鸿记”开张，古海回村把自己所有的骆驼全都出卖了！至此作为驼户掌柜的海九年彻底消失了！

现在全归化商界的人们都知道古海的厉害了。

在召河牧场的繁荣和毛尔古沁峡谷的开通的促使下，乌兰木图山口如今可是越来越热闹了！这个昔日里的走私通道渐渐地掀开了自己神秘的面纱。俄罗斯驻北京的公使与总理衙门的最新谈判许多时候都是围绕着乌兰木图展开的。为了使这条道路合法化，俄罗斯公使正竭尽全力做着说服恭亲王的工作。压服、恐吓、利诱、收买，无所不用其极。

实际上乌兰木图这条便捷的通道早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冲动，近年来穿越这个通道的俄罗斯商队与日俱增，不时响起的驼铃声使山谷里的虎狼狗熊等野兽受到惊扰，它们惊恐地奔逃着，纷纷躲避到更加寂静的山林深处去了。

大盛魁的驼队在古海的安排下正悄悄地利用毛尔古沁大峡谷，这已经成为归化商界公开的秘密！古海巧妙地安排大盛魁的人员混杂在俄罗斯商队中越过了边界进入到俄罗斯境内。这其实是古海设计的又一个战略计划——提前进军俄罗斯。这位大盛魁新上任的掌柜利用一切自己认为合适的手段实现预定的目标，明的、暗的、合法的、违规的，甚至违法的。江湖义气也在帮他的忙，短时间内古海在归化各界结识了好几位具有实力的把兄弟，其中包括普会寺的达喇嘛银海。他的触角伸到了军界，绥远军界府里有他的挚友。古海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为自己编织了一张大网，这张大网高悬于归化商界的头顶上。

不久从恰克图来了好消息！古海派出的人联络上了他过去在俄罗斯的中国朋友维克多，也就是王伙计。像维克多这样的人在俄罗斯其实还很多，经维克多联络很快就找到十多个，都表示愿意帮古海的忙为大盛魁在俄罗斯开辟新的局面效力。

四

短短的时间，“鸿记”就像是吹气球似的迅速膨胀起来。南来北往，几乎所有在驼道上运行的驼队都要在召河进行休整，北去的在这里驮载粮食和食油，南下的羊群和马群都在这里肥美的草原上休整养膘。“鸿记”粮食和食油加工场一扩再扩。员工发展到了五百多人！一些新的工业作坊，什么地毯、毛毡、木碗、鞋靴、铜匠铺等等，它们之中有的是“鸿记”的买卖，大部分则是归化城里其他头脑灵活的商人的投资，他们都是古海的崇拜者和追随者。惹人注意的是其中还有不少是洋人的产业。繁荣的召河吸引了更多的小商小贩，沿着归化城到大青山以北的草原一带，他们开设的店铺也纷纷在驼道两边落脚。于是围绕召河出现了一些新的聚居点。单从表面看，这些聚居点和周围的村庄没什么两样，聚居点的周围也种植庄稼和蔬菜。但是居民却是不同，他们都是毡匠、毯匠、银匠、铁匠、木匠、油匠等手工艺人和他们的老板。与此同时更多的农民也在召河扎下了根，大批的草场开垦成了农田，奸陌相望，每到夏秋到处都是绿油油的小麦田和莜麦田。南来北往的驼队日夜不息，驼铃声在草原在村庄的上空回荡，不绝于耳。

如同雨后的蘑菇一圈一圈地跟着在召河出现的还有大大小小的旅店，商人以及为数更多的驼夫、马倌和羊把式聚集在大大小小的旅店里喝酒、打牌，他们的喧嚣声和歌唱的声音日夜不息地飘荡在小镇的上空。妓院也在悄然间挤进了旅店中间。小镇在不知不觉间迅速扩张。

对于商人们来说，他们更看重的是古海通过“鸿记”创造了一种新的商业投资模式：“鸿记”既是大盛魁的孙子辈分庄，同时它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商业企业。就连大盛魁精明的掌柜全都处在懵懂之中。突然有一天大盛魁的总号掌柜们发现自己只有看着“鸿记”红火的分儿，“鸿记”的事务全部都控制在古海、秦越和银海达喇嘛的手上。欣喜的同时，也有些许

的尴尬与醋意。现在人们才领教了古海手段的厉害了。

把召河的事情搞定之后，古海又把精力投入到了驼道设施的建设上了。不久古海又在召河北面三十里的一个名叫阿日文的小镇开设了一个工厂，阿日文以加工粮食为主，这也是为了加强驼道运输的举措。驼队在这里驮载粮食、食油要比在归化城来得方便不说，自己办加工厂还大大地降低了粮食和食油的价格。阿日文的工厂还兼营缸坊、油坊。“鸿记”有两盘大石磨、两盘石碾子，日加工数万斤白面、八千余斤莜面，年加工粮食达五百余万斤，除了供应大盛魁自己的驼队需求，余下的还能为别的商家提供帮助。结果，“鸿记”的买卖就像滚雪球似的越做越大，生意越来越兴隆。

创立“鸿记”不仅是古海的一个创举，同时也是整个归化商界顶住俄商攻势的第一个成功战役。是颓势中响起的嘹亮号角！振奋着人们的精神。

大盛魁的掌柜们从“鸿记”身上看到商号新的动力和新的希望，都来了精神，不久总号也积极采取行动，同时提前派出年轻得力的掌柜带领精干伙计秘密进入俄罗斯，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托博尔斯克、上乌金斯克、下乌金斯克、比斯克等城市开展工作。这些人全都是曾经在恰克图的分庄有过多年经验的掌柜、伙计，或者是曾经走过暗房子的人。他们每个人在俄罗斯都有自己的朋友，他们进人俄罗斯就像是走亲戚一样方便。

提到恰克图和买卖城，在一片凋敝之中仍然有一些实力强大的商号把他们的留守人员放在那里，像归化城的元盛德、晋中常家的锦泰舆商号还在恰克图和买卖城坚持着。他们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自有他们特别的生存之道。但是恰克图并没有死掉，它只是凋零而已。就像是寒冬里的柿子树，北风凛冽也还是有那么几个通红的柿子挂在光秃秃的枝头上摇曳，尽管瑟瑟发抖。他们坚持着等待复苏的时机。还有一家特别的商号名字叫“壁光发”，在恰克图一直没有停止营业。仔细打问原来这是一家中国和俄罗斯财东共同投资的商号，用商界的话说就是长着两个脑袋、两个肺。原来不以为然，现在一旦出现变故就看出他的高明来了！以俄罗斯财东的身份，壁光发可以享受大清朝给予的免税优惠。以中国财东的身份，壁光发又可以得到茶叶货源之利。左右逢源！这些人在大部分中国商号遭受重创的时刻却是大获其利。以上三家商号捷足先登，没等大清皇上的诏书下达，就已经在俄罗斯开辟了自己的分号，他们在茶叶大战开始后占据了先机。

大盛魁一班掌柜在讨论进军俄罗斯的时候对这些商号的先见之明甚是感慨。

“归化城这潭子水深着哩！”盛掌柜说，“聪明人什么时候也有啊。”

进军俄罗斯已然是势在必行的事情，事情决定后众掌柜便分头行动。毕竟大盛魁有着两百年的根基，再加上有古海创立的“鸿记”商号的策应和毛尔古沁峡谷的便利，大盛魁还是有着别家商号不具备的优势。

“鸿记”不仅断了刁三万的财路，同时也把别的许多家商号的财路全都断掉了。东西八十里，南北五十里，拥有一条清澈河流的召河牧场经古海之手，摇身一变成了“鸿记”的畜牧基地。而“鸿记”是大盛魁小号的小号，是爷爷和孙子的关系，当然召河牧场也就成了大盛魁的一个基地，“鸿记”的私家牧场，别的商号就再也不能随意使用了。别的商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盛魁从喀尔喀草原运回来的马匹和羊群悠闲地吃草养膘，而自己家的马和羊只能在没有水的高地上过夜，草场不好不说，牲畜的饮水也很困难。

古海无偿地把毛尔古沁的秘密奉献给大盛魁，让许多人想不通。首先是贴蔑儿拜兴的驼户们就想不通，一个个扼腕痛惜，为了这个消息几乎全村的人都在议论。那些凭靠自己的辛勤劳作、在漫漫驼道上跋涉挣钱的驼户掌柜们，都聚在刁三万的家里，从早到晚地议论，一直到深夜也不肯离开。要知道十万两白银能把像贴蔑儿拜兴整个村子那样的十个村子全都买下，可以成就归化商界的一个巨富。这消息在贴蔑儿拜兴炸了窝，最想不通的是二斗子——古海在落难时的结拜兄弟。

刁三万避开众人把二斗子拽到一个角落，说：“海九年的事你打算咋办？”

“海九年什么事？”

“就是毛尔古沁峡谷的事啊！你装傻啊？”

“我能咋办，毛尔古沁的秘密是九哥拿自己的性命换来的，那是他的事情。”二斗子说，“哼！依我看九哥他准是疯了！”

“先别说是疯了还是愣了，你去问问，这事到底是真是假。”

“这事假不了了。”

“十万两白银，可以自己成立一家大的商号！自己当财东，自己当大掌柜！”

打听到古海回到了归化城的大盛魁总号，二斗子就去找自己的把兄弟。他把自己和村人的想法告诉了古海。结果二斗子得到的答复是：“这事木已成舟！无法更改了，再说我也不想改……”

所有的议论全都影响不了古海，作为大盛魁掌柜的古海正在专心致志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天黄昏的时候，古海的贴身伙计靖安报告说：“古掌柜，归化洋行总会来人要见您。请您的示，见还是不见？”

“不见！”古海很果断地回绝了。他讨厌洋人，尤其是在这个特殊的时候。一场生死攸关的茶叶大战即将打响，是决一死战的架势。而对手就是归化洋行总会的人。

但是过了不大一会儿，靖安又一次来请示：“洋行总会的客人说了，他一定要见您！”

“你没告诉他吗？就说我很忙！”

“我说了，但是客人说他是您的朋友，要和您说件私人的事情。”

古海不响了，他猜出来客人是谁了：“客人是马尔金·泽克夫吧？”

“是他。”

“好吧，”古海想了想答复说，“请他到外院的大客厅等候。”

黄昏临近的时候，古海走进大客厅。邝振海一个人在喝茶呢，样子很是无聊。看见古海进来邝振海把手里的茶杯放下，从椅子上站起身，按照中国礼节抱拳施礼。

“请坐！”古海还礼问道，“马尔金经理有何见教？”

“我想帮你。”

“帮我？”

“是的，”邝振海说，“古掌柜不是正在筹划拓展俄罗斯市场吗？”

“这个，我们也是刚刚开始想，还没有……”

“你不用瞒我。”邝振海满脸不屑地说，“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到你这儿来是想帮你。”

“可是你是为托博尔斯克公司做事的，而托博尔斯克公司是我们商场上的竞争对手。”

“我是真诚地想帮你。”

“难道你是要出卖托博尔斯克公司的利益？”

“那绝不会！”邝振海果决地说，“我是托博尔斯克公司的经理，肯定是要为公司负责的。我是不会背叛公司的。”

“那你怎么帮我？”

“我听说古掌柜在米契诃的策应下已经秘密展开工作，在多个俄罗斯城市进行市场摸底，寻找合作伙伴，洽谈租用店铺事项。我可以帮你。”

“你把贵公司自己的商业底盘让出来吗？”

“不！……”邝振海笑道，“那样还不是出卖公司利益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托博尔斯克公司在俄罗斯本土也并非是做所有城市的生意。俄罗斯国土面积太大了，无论是谁也不可能全都吃掉。”

“那莫斯科公司呢？他们不会怨恨你吗？”

“在俄罗斯市场，莫斯科公司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我是看在我们患难之交的情分上才决

定这样做的。”

古海说：“我知道在俄罗斯专门从事对华贸易的有六大商帮，都是以各个城市为名的。”

“对啦，你在俄罗斯待了好几年，你应该知道的，哪里都不是铁板一块，大清国也一样，归化城的商界也一样。”

“我愿意把圣彼得堡的客户介绍给你。”

古海相信了，他朝外喊道：“靖安！……”

靖安进来了。

古海支派道：“你去小厨房安顿一下，一会儿我和邝掌柜叙叙旧，喝顿酒！”

俩人一顿酒喝到夜上二更。

连傻子都看出来了，古海在大盛魁越来越显重要。在大盛魁归化城柜的会议上古海的事再一次被提起。盛掌柜说：“转眼这都三年过去了，古掌柜分管驼道有声有色，‘鸿记’也做得越来越大了。”

史靖仁说：“眼下咱大盛魁正在布置进入俄罗斯的事情，古掌柜作用就更显重要。”

贾晋阳说：“是啊，无论驼道事务还是俄罗斯事务，我们在坐的都不如古掌柜熟悉。”

“话是这么说，”盛掌柜说，“古掌柜在我们身边日夜不息地为字号忙碌。我见了古掌柜都不好意思了。古掌柜身上的事还有许多没有办好。”

王福林说：“是的，‘己’字问题刚刚解决……”

“仅仅给他‘己’远不够啊。”

“是否问问古掌柜，他还要什么？……”

“该给古掌柜买个官衔了。”盛掌柜说，“现在当紧的是控制好驼道控制毛尔古沁峡谷，拓展俄罗斯业务。一旦皇帝的圣旨到了，赴俄经商的事就要实施，这事的执行还是非古海莫属。”

“好吧。”贾掌柜说，“除了‘己’字，他还有什么要求？”

“我听古掌柜说过，他最惦记的是王锅头的事。”

盛大掌柜说：“这件事古海早就提出来了，字号一直没有答复。”

史靖仁说：“我以为现在到了答应他的时候了。”

“也得问问那个王锅头确实是为运压茶机死的吗？确实是被俄罗斯土匪打死的吗？”

“早就调查过了，古掌柜说的话全都属实，”王福林说，“当时有乌里雅苏台分庄前去接应的伙计可以作证。”

“好，也答应他。抚恤金多少银两？”

“就按照字号的铺伙办理吧，”盛掌柜说，“给王锅头遗属六千两纹银！”

“事不宜迟！立马就办。”

两个条件全都落实。

未等古海亲自过问，总号史靖仁安排两名精干伙计，把王锅头的尸骨从草原运回归化，暂厝在董家花园。

尸骨安厝那天史靖仁为王锅头送行安魂仪式。出席安魂仪式的还有归化城看老商会的人、祁县老乡，总共二百多人。请了大召的喇嘛念经为王锅头超度亡灵，也特意邀请了贴蔑儿拜兴的驼户掌柜。

五

终于盼到了古海回乡省亲的日子了，为此而激动的不只是古家，也不知道怎么的消息就传开来了。很短的时间内从归化到晋中，沿途州县退休的商人、知府衙门里的官人、富甲绅士，但凡是和大盛魁多少有些瓜葛的人全都行动起来，为迎接大盛魁的这位传奇掌柜而积极准备。预备客房的、订酒席的、张罗礼品的……还隔着好些时日呢，那些性急的财主们就打发家人到前站的邻县打探消息，一站一站地上传，结果消息传回来，古掌柜才刚出归化城。

准确的信息是古海一行人，坐一辆单辕的马拉轿车。两名随从各骑一匹马，加上赶车的车倌总共四个人。

本来字号派了靖安预先骑马赶在古海的前面为其安排歇脚休息的地方，但是一路之上古海几乎都不能按照预先安排好的地方下榻停歇。每到一地总有退休或在家休假的商人、州县班子的官人将他请到家里或官府下榻。即使到了下榻之地也不能休息，前来拜见古海的人络绎不绝，饭局一个接一个。往往每到一个县城，总要比预计的时间要多住两天甚至更长时间才能离开。如此这般，返乡的日程就一日日拖宕下来。古海心里着急也没有办法，只因为古海的名声太大，只因为大盛魁的名声太大。

每日启程送行的人排成队一直要把他送出很远才肯返回，而后一站迎接的人则已经等候在路旁了。迎接的人和送行的人接上了头，如此这般一站一站向前走，行程无论如何也快不起来。这样一路迎送，一直拖到腊月二十三，古海才回到家里。古海进村的时候，身后跟着的轿车和骑马的人已然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在道路上拉了有二里长。在古海轿车的前面，祁县的县太爷还派了四名衙役走马开道……总之，场面是风光极了。

家乡这边，古家提前半个月就接到了古海返乡的消息。小南顺的村民陪着古海娘和杏儿，每日早晨都站到村口瞭望。一连迎接了四五天不见古海的影子。后来才听说古海一路上是被热情的乡人迎送耽误了日程。古家婆媳被盼望折磨得已经疲惫不堪，她们几乎是夜夜都得不到休息。自己兴奋不说，到古家来贺喜聊天的乡亲一天到晚也是络绎不绝。喜事临门，杏儿和婆婆得做上好饭食招待大家。但是杏儿对这些都没感觉，她意识中古海的衣锦归乡于她并非完全是件好事。

正值杰娃在家休假，作为从小在一起长大的伙伴，杰娃为迎接古海省亲表现得特别热情，帮助村长准备仪式、炮仗、到县里雇请锣鼓班子。

热热闹闹地过了六七天。这天中午终于盼来了古海回村的确切消息。昏昏沉沉的杏儿跟在婆婆的身边被村人簇拥着来到村口，唢呐吹得震天响，锣鼓敲得震得脚底下直颤。

当一顶蓝呢子轿车远远地向小南顺驶来的时候，杏儿的心在随着马蹄的嘚声一点一点向上提升，简直就要到嗓子眼，堵得她喘不上气来。周围是拥动的人群，嘁嘁喳喳的说话声、孩子们的打闹声、喊叫声，像浪潮似的向两边散开。在散开来的空荡荡的道路上，蓝呢篷轿车在距离村口还有半里地的地方停下了。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走下轿车，一步步朝着村口走过来。他身后的人群自动和他拉开距离。那个人头上戴着一顶银灰色的瓜壳帽，帽檐滚着绿色的丝边，帽子的正中镶着一块云灰色的宝石，褐灰色的长袍……走得越近那人的形象越模糊，当那个高大体面的男人在婆婆的面前跪倒的时候，杏儿已经是眼前一片模糊了，耳边听得一声长长的呼唤：“娘！……”

杏儿觉得那呼唤既陌生又熟悉，她的身体就不知不觉地摇晃起来，头脑里好像有无数蜜蜂在嗡嗡叫。她的嘴唇翕动着，想叫自己的丈夫，但是却发不出声音。她听到婆婆响亮的声音：“海子……”

“娘！”

“好！海子，你是娘的好儿子，”杏儿听见婆婆在说，“你如今真的成了大盛魁的掌柜，你爹他知道你的消息在天之灵也得到安慰了。”

“孩儿不孝……”

“快起来吧。”

古海起身站在母亲身边。

这时候杏儿又听见婆婆说话了，她问古海：“你身后的人都是给你送行的吧？”

“是。”

“那好，来的都是客，那就请大家一起到家来吧！”

团聚的日子终于降临古家。佣人以及看家护院的崔拳师里里外外忙乱着，在张婶的指挥

下接待客人。当送行的人返回，村里的乡亲们也都散去之后，古家的院子安静下来了。贴身小伙计靖安和跟随古海的拳师、车倌都被安顿了休息。院子里、屋子里突然安静下来的时候，那个无形的压力又落在了杏儿的身上。她不停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忙着把客人用过的茶碗茶具收拾起来，把客人送来的礼物收拾起来，重新在茶壶里沏了茶。她给古海斟茶，像招待尊贵的客人似的。

晚饭拖到了很晚才收摊儿。一家三口边吃边聊，说的话多吃的饭少。古海喝了很多酒，或许正是因为酒喝多了的缘故，杏儿觉着自己担忧和尴尬的表情没有被丈夫发觉。不觉间天黑透很久了，杏儿听见婆婆说："时候不早了，海子赶了几百里的路累了，早点儿歇息吧。"

回到自己的房间。这是她和丈夫二十年前的婚房。房间里的陈设一切都没有变。杏儿紧张得头脑嗡嗡直响。丈夫身上散发出来的男人特别的气味冲击着她的鼻子，那么的陌生又那么的亲切。她像一个影子似的飘来飘去，擦拭衣柜，铺展被褥……动作机械得就像是一个机器人。杏儿烧了热水亲自给丈夫洗脚。伤痕累累的脚在杏儿柔软的手中抚摩着揉搓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她听见丈夫说："行了……"

杏儿拿干净的毛巾给丈夫擦脚，又一次听到丈夫说："行了……"

夜静得出奇！仿佛从来都没有过这种静，院子里小虫的鸣叫声大得都震耳朵！后来她又听到丈夫说："上炕歇息吧……"

宽衣解带，杏儿把自己的身子放进被窝里感觉就像是摆上了祭坛！整个身子都在不停地哆嗦。

"你是……冷吗？"

"不……"

"那你为什么直抖啊？"

"我不知道。"

"又不是新婚……"丈夫强有力的胳膊把她揽住，搂在了他的怀里。

在丈夫的怀里杏儿火炭似的身子颤抖得更加厉害了。这一夜犹如雾里梦里，杏儿被动地接受着丈夫的亲热，感觉麻木的心在一点点融化。天快亮的时候他们相拥着睡着了。

古海到家的第二天上午，杰娃媳妇和靖娃媳妇就都来看望古海了。按照乡里的规矩算是正式的拜访，这次与古海上次回家时大不一样，她们都带了礼物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进门靖娃媳妇把一个小姑娘往古海跟前推推说："菊儿，快给你古伯伯磕头！"

那小姑娘五六岁模样，白净的脸梳着两个小抓鬏，忸忸怩怩不肯跪。旁边杰娃媳妇说："菊儿一个姑娘家家的，胆子小。让俊娃跟她一起拜他们古伯伯吧。"

杰娃媳妇让开身子，把她身后一个小伙子拽向前来："俊娃还不赶快给你古伯伯磕头。"

俊娃已经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了，脸红红地说了声："古伯伯好！我给古伯伯磕头了……"

俊娃拽着菊儿的手，两个人一起跪下给古海磕头。古海从杏儿的手里接过两个预先准备好的红包分别交在两个孩子手里。

杰娃媳妇喜不自禁，拿手掩住嘴笑着。

靖娃媳妇说："你们两个不能白白拿了古伯伯的赏钱，往后要好好地向古伯伯讨教了。"

两个孩子低声应着退到后面去了。

客人多了屋子就显得小了，新来的客人都被堵在了屋门口，有的只能站在院子里了，许多等待与古海见面的村人和他们的孩子着急地在院子里埋怨起来。张婶看在眼里，主动出面维持秩序了。张婶拨拉着人们的身体挤进了屋子里："我说乡亲们，拜见过古掌柜的人也该退退身了。院子里还有很多人等着哩……"

每天都是如此，客人不断，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什么人都有。尊敬，奉承，巴结的语言受用不尽。对此古海娘是兴致勃勃乐此不疲，可是古海本人就有点烦了。到了第三天，他就对母亲说："客人再来娘就替我招待好了。"

“为甚？”

“我嫌累。”

“累也得见客人，这是礼数。”

“我嫌烦。”

“怎么？你嫌烦？”古海娘觉得儿子很奇怪，她问，“这有什么可烦的？要知道别人想烦还招不来呢！”

热闹了好几天才算消停下来，古海娘说：“明日去给你爹上坟吧。”

第二天一早，古海醒来的时候杏儿已经不在身边了，枕头边放着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那是一件青灰色的棉布袍子。古海穿好衣服走到院子里来，看见院子中间的石凳上摆着烧纸、冥钱和一个纸糊的三进宅院。母亲和杏儿早已经把上坟用的物品全都给他预备好了。早饭一过，古海便跟着母亲和妻子往古家的坟茔去了。

一切恍如梦境，父亲的坟茔早已荒草萋萋。一个闪电将古海的记忆照亮，二十年前的那一幕清清楚楚地重现了。古海爹长袍马褂穿戴齐整，一只手里端着铜制的水烟袋，另一只手里捻着一根草黄色的火纸棒，“福——得”一声吹，火纸燃着，嗤的一声吸跟着噗的一声吹，一颗红色的小火球冒着烟在空中划一个漂亮的弧，落在古海脚下。古海看看那火球迅速熄灭变成了灰烬，被一阵清风带走了。古海的爹娘请回乡探亲的姚祯义把古海带到归化去学生意。古海记得那时候姚祯义人还年轻，身体也还消瘦，细长的手指捋一捋下巴上的稀疏胡须，眉眼和嘴巴拼出一副干练狡黠的笑。当着古海的面，姚祯义问了古海爹娘许多问题。姚祯义精明练达的模样给古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放心吧，他三舅、他三妗妗，我早就看出来了。将门出虎子，海子这娃错不了！你们就请等着好儿吧。”

“那是，那是，”因为是亲戚，古海爹并不掩饰，“不过，海子年纪尚小，远在千里之外，诸般事项还请他姑父做主就是。我乃是有心无力，鞭长莫及啦。”

“这话无需多讲。”姚祯义说，“该怎样做我都知道。”

“就怕是海子年纪小不懂事。”

“学生能够仪驻地方的规矩我知道。”

“那你给姑父说说看！”

“城柜三年，给掌柜提茶壶倒夜壶；草地三年，拉骆驼走包串户，学习蒙古语，苦着哩！”

……

想到爹的死跟自己的失败有关，想到爹疯癫之前经历的精神痛苦，那情景让他无法想象，古海跪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

接下来古海要做的事就是给父亲重新装殓。他要让失去生命的父亲风风光光，让乡邻们都看到。古海亲自带着靖安到祁县城里走了一趟，花六百两纹银购置了一口三寸厚的柏木棺材。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古海又出大价钱请了当地一位有名的风水先生，再看古家坟茔地的风水。选定一个吉利的日子，将父亲的坟墓打开来。

隆冬时节，打墓的工作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未曾掘土先行烧土，拉了许多高粱秸在坟地燃烧。烟雾腾腾，飘散开来的烟雾随风刮出去很远。

十年过去，父亲的尸体大部分已经腐化变质成为潮湿的泥土，只有骨殖还在支撑着一些衣物的碎片。在母亲和杏儿的哭泣声中，几位雇来的打墓人嘴里含着酒下到棺木里去，只有一寸厚的柳木棺材经人一碰纷纷脱落下来。古海不顾别人的劝阻跳下了墓坑，亲手把父亲的头骨抱起来。他把父亲那已经变成了骷髅的脑袋抱在怀里，抚摸了许久，轻轻放在一块铺展的红布上。接着是肩胛骨，胳膊腿骨……直到手指和脚趾上的碎骨一一都捡起来，点过数后用红布包好了。

古海给父亲重新做的墓穴深一丈，墓底和四壁全部用灰砖砌成，地表也用灰砖砌成，底

座为长方形，宽六尺长一丈二，顶部是椭圆形。古海把爹的尸骨装入新的棺材里，重新殓葬的那一日，有祁县城最有名的两个鼓班子为安葬仪式演奏了音乐。

在父亲的坟茔前，古海长跪不起，磕头磕得脑门鲜血淋漓……

当天古海在村中的关帝庙前的空地摆开了几十张桌子宴请村中的男女老幼。杀了两口大肥猪，宴会一直进行到半夜方才散去。

一件大事了却，古海心境变得宽松，这才得以腾出时间去看望村里的长辈和亲戚。从归化回来时他带了少量皮张和一些俄罗斯毛毯，都分送给了乡邻。靖娃家、杰娃家以及隔壁张婶家各得到古海的一块毛毯。这些日子都是杏儿陪着丈夫走动的，遍访村子里的老人和与古家来往多的村邻，久别重逢的夫妻俩形影相随，甜甜蜜蜜的短暂日子几乎要把久郁在杏儿心头的阴云驱散了，杏儿差不多整天都是笑吟吟的了。

有一件事压迫着古海，这就是关于张有叔的消息，古海到家后一直不忍向张婶提起。

看着张婶，古海几次话都到嘴边了又咽回去。大盛魁安葬张有时他就没敢让人通知家属，想着自己亲口告诉张婶会好一些。终于有一天他让杏儿专门请张婶到自己的屋里，讲了和他朝夕相处好多年的王锅头，讲了在为大盛魁运送压茶机的时候他死在他的怀里，临死前王锅头告诉古海他就是张有。

古海讲这些话时都没有勇气与张婶的目光对视。

许久，张婶还站在那里发呆，面无表情。

古海娘轻声提醒道："他婶儿……"

"为什么？……老天爷！"突然，张婶仰面长啸，浑身颤抖。她从凳子上站起来朝屋外走去。嘴里说着，"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难道说是我前世造了什么孽，你要这样惩罚我？！"

古海觉得张婶随时都会摔倒，急忙上来搀扶。

"不！"只见张婶慢慢定了定神站稳了，后来她转身一步一步走出了古家的院子。古海生怕张婶出什么意外，跟在她的身后走进了张家的院子。他陪着失魂落魄的老妇人说了许多话。回到家他还担心张婶经不起这个巨大打击，叮嘱杏儿当晚去陪张婶睡觉。

也就是在那天傍晚，古海自己也遭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巨大打击。

吃罢饭，暮色刚刚降临的时候，杏儿依着丈夫的吩咐早早就去张婶家了。

不一会儿，古海在屋里听母亲在院子里叫他。推门出去，看见母亲正在院子当中站着。一缕夕照从侧面照着母亲的身体，古海没有看清楚母亲脸上的表情，但是母亲双手拄着一张铁锹的姿势非常鲜明。古海走过去问母亲："娘，您站在院子里做甚？"

"娘有话跟你说。"

"有话就说，我听着呢。"古海上前扶住母亲的手臂，"屋里去吧，娘，有什么话咱娘俩慢慢说，杏儿不在。"

"你给我站住！"母亲把儿子的手甩开了。老妇人的手劲儿大得让儿子感到意外。古海的目光再次投向母亲的时候已经露出了几分惊讶。他听到母亲对他说："你跟我来。"

母亲将儿子带到院子里大槐树下，把手里的铁锹交给了儿子。

古海娘用手指着树下的一个地方说："挖！"

"做什么？好端端的挖它做甚？"

古海抬头看看槐树的树冠，他的思绪又到了许多年以前，自己第一次离开家乡。临行前与父母妻子告别的情形。那是一个雨水充裕的初秋，小南顺不但地里的庄稼长得好，就连路旁的茅草和树木枝叶都长得非常茂盛。长在古家院子里的槐树树冠一半伸出院墙，覆盖墙外的村巷。当年古海娘就是站在这槐树掩映的村巷上送儿子去归化住地方的。那时候古海娘神清气爽，抹着杏油的头发油光亮，望着儿子身材高挑尚未成人的两眼流光溢彩，古海娘把戴翠绿玉镯的手腕横在大襟袄的衣襟上，两根手指捻着腋下一颗黑丝绸盘结成的梅花形纽襻。

古海的目光凄婉，一只手在斑驳的院门框上搓抹。杏儿也为丈夫送行，丈夫就要出远门，她摘去了耳环，除掉了手镯，脚穿一双黑底灰面布鞋，一副清素打扮。古海想：二十年在眨眼的工夫里就都过去了。

“我叫你挖你就挖，等一会儿你自然就会明白的。”

“好，好……我挖。”

古海不解地看着母亲的表情，把一只脚踏在了铁锹的棱上。铁锹的利刃插入土地，“噌——嚓”声在暮色降临时刻显得分外响亮。古海娘沉着脸，牙关紧咬着把目光紧盯着铁锹的利刃。古海望望母亲，他看到母亲脸上的咬肌在上下翻滚。一种不祥的预感像一股突然袭来的寒气在古海的心底升腾起来，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把衣襟掖了掖。

一锹一锹的土挖出来，利刃断树根的喳喳声响亮地回荡着。不大一会儿，一个小土坑就出现在了古海的铁锹下。古海停下手，问母亲：“还挖吗？这里什么也没有啊。”

“叫你挖你就挖，东西自然会有的。”

母亲简单说道，口气依然是十分地坚定。

古海往手心里唾了两口，接着往下挖。过了一会儿古海听见母亲说：“等等，再往下挖的时候要轻一点儿，别把那个东西碰坏了。”

不久古海就听到了铁锹的锹刃与一个硬物碰撞发出的声音。古海愣了一下神，朝母亲看看。他知道母亲不是在与他开玩笑，心里猜测着：难道是父亲死以前有财宝埋在地下？

这一幕恰巧被赶回来拿取衣物的杏儿看在了眼里，霎时间她就呆在了那里，眼前的世界顿时就黑暗了！心就像猛然间掉进了冰窖，开始哆嗦起来。

古海再向下挖的时候动作就变得十分谨慎了，当他又挖了一会儿的时候就知道了，地底埋着一个陶罐。为了避免把陶罐碰坏，古海用手把挤压在陶罐四周的土捧出去。他把陶罐从土坑里抱了出来。现在可以看到那只陶罐的完全面貌，这是一个以杏黄颜色为底色上面涂了一层酱紫的釉子的陶罐，罐高两尺，直径大约在一尺二寸，罐身上潮乎乎地沾着些许泥土。陶罐的口上扣着一个盖子，盖檐儿与罐体用油布封死了。古海一边拍拍手上的土，一边饶有兴致地打量着那只陶罐。他问母亲：“娘，这陶罐里装的是甚好东西？”

古海娘没有立刻回答儿子的问话，她依旧是沉着脸，紧紧绷着的嘴角开始哆嗦起来。杏儿神情紧张地注视着婆婆，那种不祥的预感已经得到了验证，她把一只手放到了胸脯上，似乎是想平复自己那跳得越来越快的心脏。

母亲终于发话了：“海子，你把陶罐盖儿打开！”

古海照着母亲的话做了，他找来一把刀子把陶口的封条挑断，将封条扯开来。三个人谁也不说话，“喳——喳”的响声在一片寂静中显得非常响亮和刺激。随着那响声就见血色从杏儿的脸上迅速地褪下去，她的一双眼睛像黑洞似的向外闪出恐惧的光。

就在古海将陶罐的盖儿揭开时，一股强烈的异味儿直冲而出，熏得他五脏翻搅倒退三步。那怪异凶恶之味，甜腻腻、咸腥腥、酸溜溜、臭烘烘。骤然间古海脸色大变，面色灰白显得衰颓了，他没有声音地翕动着两片哆嗦的发了青的嘴唇。

“这是什么？”古海惊诧地问。

古海娘咬牙切齿地回答道：“这就是你不在家的时候杏儿偷汉养下的野种！娘为你留着作证……”

没等古海做出反应，古海娘又进一步解释说：“上回你回来娘看儿落魄没忍说，现如今，儿是有头有脸的人了，这事不能再瞒着你了，你看咋办就咋办吧。”

站在婆婆身后的杏儿像突然间中了某种魔法一下子僵在了那里，之后她就像面条似的瘫倒下去。

古海就像一个突然失聪的人，耳朵里嗡嗡叫着什么也听不到了，只觉得自己眼前是一片漆黑。

六

第二天古海就决定立即返回归化城。

应该是三个月的休假，古海连在路上的耽搁算上总共在家里待了还不到一个月。他这样对母亲解释说："我这个大盛魁的掌柜不是正儿八经升上来的，我腰杆子不硬，我得靠自己的努力才能站住脚。"

古海娘自然明白儿子要走的真正原因。她没想到挖出那个天大的秘密竟是引出这么个结果。古海娘有点失望，顺着儿子的话说："怎么努力？"

"别人干八分，我得干出十二分来才成；别人休息三个月，我只能休一个月。不然大家不服我。"

"娘知道，"古海娘说，"你爹还有你的姥爷都是买卖人，这里边的道理娘从小就懂。你去吧，光宗耀祖的日子在后头呢。"

"难为娘了。"

"不难为！你给娘一句话，"古海娘想了一会儿，问道，"家里的事你打算怎么办？"

"家里的事全靠您和杏儿打理了。"

"你是想跟娘打马虎眼吗？"古海娘语气坚定地说，"你是做大事的人，我是在问你，你媳妇你打算如何处置，你留一个痛快话！"

"我不知道……我还没有想。"

古海猛抬头盯住了母亲的脸，他觉得那张没有表情的脸是那么的陌生和可怕！过了好一会儿他说："娘……杏儿的事由母亲处置就是。"

"家里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字号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该走你就走，娘绝不拖你的后腿。二十年娘都等了，还在乎你再走吗？"

古海点点头。

杏儿一声不响地给丈夫收拾行装。

古海要起程回归化的消息马上传开了。杰娃的爹带着儿媳妇和孙子俊娃头一拨来到古海家。一进门老人便亟亟地说："为甚这样突然就要走？"

"字号有紧急事情召我回去。"古海闷闷地勉强给老人让了座，问道："张老伯，您对晚生有什么吩咐吗？"

杰娃爹说："本来是不着急的事情，原本说是你要在家住三个月呢。我寻思等你把家里的事情安顿好了再讲与你听。"

"什么事您就尽管吩咐好了。"

院子里响起匆匆忙忙的脚步声，传来伙计靖安与车夫的说话声。轿车已经停在院子门外了，预感到了即将要起程的马匹兴奋地打起了鼻息。马嘶声把一种紧张的气氛散布开来。闻到气息的人们都自动朝古家的院子这边来了。

杰娃爹朝外看了看，抓着孙子的胳膊把俊娃朝古海跟前推推。俊娃也不作声，"咚"的一声跪下去，不容分说就给古海磕头。

古海毫无思想准备，诧异道："这是做什么？"

杰娃爹解释说："赏我个老脸，古掌柜，也看在你和杰娃打小在一起长大的分上，你把俊娃带走吧。"

"做什么？"

"让俊娃也和你当年一样，进大盛魁，学生意。"杰娃爹兴致勃勃地说，"俊娃这孩子比他爹强，脑子也活络，眼里能看出东西来，我看他是个经商坐贾的好材料哩。他不会给你脸上抹黑的。"

古海傻在那里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此刻古海满脑子都被那腌婴的事占据着，睁眼闭眼之间都觉得那腌制的婴儿似乎是活了。古海摇摇头推开杰娃爹走到院子里来了。

院子里的情形更是让他吃惊，一群半大小子有十好几个，在家长的带领下都聚拢来了，他们都是要求古海把他们带到归化去学生意的。听着不知谁说了一声：“还不赶快给古伯伯磕头！”一群孩子哗啦啦在他的脚下跪了一片。于是脑袋碰撞土地发出的砰砰声就响起来了。

毫无思想准备的古海一下子愣怔在了那里，随之一股莫名其妙的邪气在他胸中升腾而起，就见他跺着脚挥着胳膊，面目凶恶得就像魔鬼般冲着孩子们吼道：“起来。立马都给我起来。你们都活得不耐烦了吗？想找死吗？你们谁不想活我帮你们，现在就让你们死个痛快。谁不起来我就掐他的脖子！让他死在我的眼前。”

孩子们都吓傻了，站在他们身后的家长们也都一个个睁大了惊恐的眼睛望着古海不明就里。

一个妇女悄声地对身边的人说：“他二婶，这位古大掌柜莫不是跟他爹一样疯了吧？”

古海见孩子们不动，就更是生气，他睁着血红色的眼睛扑向一个孩子，张开的两手做着要掐人的动作。那孩子被吓得哇的一声哭出来了，再也顾不得什么礼节连滚带爬地跑出了院子。其余的孩子也都跟着哇哇乱叫着往院子外面跑。那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家长懵里懵懂地追自己的孩子去了。

古海娘被突然出现的情形惊呆了，老太婆把儿子的几近疯狂的举动与自己的行为联系在一起了，她害怕了，她想起了自己疯癫的丈夫古海爹。顿时有些后悔自己的莽撞，她后悔在命令儿子挖腌婴的时候，没考虑儿子的感受，更没考虑儿子的承受力。儿子在外边吃了那么多的苦好不容易熬出头，家里却给他准备下这么大的刺激，他要真是疯了就该怨当娘的做事不周全了，古海爹就是受不了刺激才疯的，这么一想古海娘心里怕了，上前拉住古海：“海子海子！……”

古海慢慢冷静了下来，摇摇头对娘说：“娘，我光想着着急赶路了，心烦哩。”

一切安静下来以后，古海吩咐靖安给那些磕过头的孩子每家送去个红包。

“靖安对村子不摸门，人也不认识，”古海娘说，“先放下吧，你走了过后我……和杏儿去送。”

古海说：“不行，就得在走前送过去。”

这时一直躲在屋里的杏儿走出来，说：“我陪靖安去。”

古海看了杏儿一眼就把脸扭到一边去。

古海娘打着圆场：“去吧去吧，多说几句好话，说咱古海有大事催着心烦哩，多担待着吧。”

杏儿和靖安挨家挨户地去给那些磕过头的孩子们送了红包，每个孩子一份，内中是十两纹银。古海走的时候一个孩子也没带。

夜，一辆马拉轿车疾驰在乡间大道上。马蹄的嗒嗒声、车轮滚动的轰隆声震动着大道两边的田野。这辆疾驰而过的轿车一路飞奔就像一个滚地的闷雷渐渐地远去了。被马车的轰隆惊起的狗叫声远远近近地彼此呼应着，马车已经跑出去很远了，夜的宁静还没能够恢复。

还是那辆送古海回乡的轿车，还是蓝呢子轿篷，只是拉车的马换成一匹健壮的红枣骝。红枣骝马光滑的皮毛在月色的映照下闪着光亮，尽管它跑得已经很快了，车倌还是不断地把颤悠悠的皮鞭在它的脑袋顶上抽响。轿子的帘子搭在了篷顶上，古海盘腿坐在轿子里，路边的树影像有意戏弄他似的，把一阵阵阴影照在他的脸上随后又挪开了，使古海的脸看上去十分怪异。若不是腮上的肌肉在不停地抖动，猛看上去古海活像一尊泥胎。

一路上对于迎送他的乡绅、官员和退休的商人们，古海一个都不见。除了夜里歇息，路上方便，古海他连车都不下，甚至连轿车的帘子也不往起揭。蓝篷马车轰隆隆跑着从一座座的城门穿过去，很快就把那些等候在路边的乡绅、官员和退休的商人们抛在后面了。

随后赶上来的靖安匆匆忙忙跨下马来，双手抱拳向人们简单地做着解释：“各位官人、乡绅老先生们、老掌柜们，古掌柜对不住大家了，古掌柜因有急事返回归化不能够停下来与

各位说话……请大家谅解！”

靖安的马因为激动地捣动着蹄子，昂着脑袋一刻也不肯安静，这马急着要赶路呢，靖安说罢也不等别人的反应，立刻翻身上马，追赶古掌柜的轿车去了。

但是在离开家乡大概是第四天的晚上，在经过一个不大的村庄的时候，古海决定在这里住一夜。靖安去叫开了一户人家，一听是大盛魁的掌柜，这家人热情得不得了，忙收拾出一间干净房间来。原来这家的男主人也是从归化回来的商人。姓岳，在归化开过一家饭馆，叫岳明楼。前几年把饭馆兑出去告老还乡了。

还没等把车辆安顿好，古海就对靖安说：“去，给我弄点酒来！”

靖安手里抱着一个箱子正要往房子里搬，听到掌柜的吩咐，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了。古海不耐烦地呵斥道：“愣着干什么？叫你去弄酒怎么不动弹？”

“我是说，这些行李得先给古掌柜安排好。”

“这些破箱子破行李的，就扔在院子里得了。”

靖安惊恐地看了看古掌柜，把箱子放下跑了出去。他不明白一向温和的古掌柜这两天是怎么了，脾气变得忒暴。他还注意到古掌柜走前和媳妇的关系好像也不大对劲。

古海就在这间临时住的房子里摆开了酒席，让房东请了村子里的几位长者还有几位在家探亲的归化城的商人一起喝起来。屋子里的人越聚越多，人们都像看什么稀罕物似的来看古海。由于仓促，下酒菜非常简单，几碟腌制的咸菜一端上来，古海就迫不及待地喝起来。所有的人都以为能和大盛魁的掌柜一起喝酒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大家都殷勤地给古海敬酒。只要是有敬酒的古海绝不拒绝，还没有一个时辰古海便觉得脑袋晕乎起来，于是很多痛苦的事情便离开他渐渐远去了。除了刚才吼靖安，自打离开家古海的嘴里几乎没有吐出来过几个字。现在酒精把他的神经烧热了，嘴的闸门彻底打开。他与那些在家休假的商人、村子里的长者扯天谈地地聊起来。他们热情高涨地说起了归化城。

房东岳先生眼睛放着光说：“说到归化城，那可是个好地方。我从年轻的时候到那里住了整整三十年。归化城是一个让人去了就不想回来的地方，那里城市周围的土地，只要你开垦出来撒下种子，秋天就总能有好的收成。萝卜长得这样大！……”

房东岳先生张开胳膊比画着，手里抓着酒盅，酒全洒在了炕上、身上也不知道。

其他几个从归化回来的老者全都应和着，回忆归化的美好时光。

“……归化城里是好地方，一年四季有唱不完的野台子戏，爱红火的人可劲红火。官府都给字号有规定呢，让掌柜们每年必须给伙计放半个月的假，专门看戏。”

“工钱照发！”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人一到归化就把家里的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后来日子长了，家里的女人们就到县衙门把自己的男人告下了，县太爷从来还没有经见过这种案子，他把状子递给了山西巡抚。山西巡抚就给归绥道台下命令——归绥道台在雍正年以后划归了山西巡抚管辖——命令他们制定一个章程。章程规定，凡是到归化做生意的山西籍的商人必须定期回家探亲，时限为三年。”

“我也听说了，那时候到期还不愿意回家的商人就由官府派人押送着他们回家。不愿意回家的商人可多了，每到腊月的时候在通往口外的路上被官差解押回乡的商人都装在马车上，互相之间用绳子把手链在一起。一辆马车上能坐十几个人，谁要是想小便就得向解押的官兵报告‘我要解手！’于是官兵就把他的手解开了。以后‘解手’这个词就传开了，就成了小便的意思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归化城可真是个好地方，花街柳巷灯火辉煌，通宵达旦。千奇百怪什么样的妓女都有，有南国女子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吴侬软语说起话来比唱歌还好听呢。最奇的是那里有从俄罗斯来的白种女人，还有混血儿……”

酒精刺激着古海的神经，把他带到了一个脱离现实的虚幻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纷繁的人事纠葛，没有痛苦的家庭丑闻。古海觉得心胸开朗精神愉快起来了，自打他从家里出来，一直到他在喝醉酒之前，他都觉得心上好像被人插上了一根巨大的刺，最初的感觉是剧痛难忍，后来转成麻木，隐隐作痛。

夜里古海醒来了，他是被噩梦惊醒的。他惊悸的叫喊声把睡在他旁边的岳先生吵醒了，老人亲自给他端来了茶水，拿来了毛巾。

“古掌柜，你是做噩梦了吧？”老人关切地问道。

古海自己也不清楚他是怎么就和房东睡在一起了。他下意识地问道：“靖安呢？”

“哦，你是问你的跟班伙计呀，我把他安排到下东房歇息了。你就放心好了！”

“你是谁？”

“古大掌柜忘记了吗？我姓岳呀。”

“什么月？哪个月？”

岳先生笑了：“古掌柜喝醉了吗？我就是房东啊，那个在归化城做了三十年生意的老岳呀！昨晚上咱们喝酒哩……”

“哦，我想起来了。”古海说，“你是归化岳明楼饭馆的岳掌柜！”

“是我！”

“你那饭馆多火！怎么就兑出去啦？”

“想家啦，”长者说，“我在归化待的时间太长了。昨晚大伙都说不想回家，那是说说的，外面再好也不如家好啊！”

“哦，说起来我在归化也二十多年了。”古海感叹道。

“真是人生苦短啊！”

也不知为什么，古海突然觉得很想和眼前这位老人说说心里话，他觉得这位老先生就像父亲一样慈祥。于是古海就与这位素昧平生的老人谈起了积淤在心里的话。

说着说着古海就睡着了。

第二天古海又匆匆赶路了。古海差不多是在昏昏沉沉的状态下被靖安叫醒，迷迷糊糊上了轿车。很快，古海就在摇晃的轿车内重新睡着了。古海醒来的时候，也不知道轿车走出了多远的路程，他撩起轿车的帘子望望天空，天空灰蒙蒙的，一路斜阳照射在他的脸上，晃得他睁不开眼睛。他问靖安：“现在是什么时候？”

“太阳快落山了。”

“哦，我还以为是早晨呢。”

靖安笑了：“古掌柜，我们已经走出四十里地了。”

“哦，我睡着了。”

“古掌柜觉得饿吗？要不要停下车吃点东西？”

“算了，干脆到下一站再说吧。”

“也好，前边是古堡庄，迎接的人在等着呢。”

“你说前面是什么地儿？”

“古堡庄。”

“咱们昨夜住的这个村子叫什么名儿来着？”

“是岳望庄。”

“我住的那家人家姓什么来着？”

“姓岳，是从归化回来的商人。”

“好像老岳在归化开了一家饭馆来着？”

靖安笑了：“您看您的记性，就是岳明楼嘛！”

“哦……”

“万驼社最喜欢请您到那里去吃饭的。”

“想起来了。”古海说，“就是大召前靠东边儿那家，拿手的好戏就是八大碗！”

“对！就是八大碗。”

“是哩，八大碗的扒肉条做得好！”

事实上古海没走出十里地就又把岳望庄忘得一干二净了。陪他喝酒睡觉的那位岳掌柜的形象也越来越模糊。他极力地回忆着试图把那个长者留在自己的记忆中：中等个头，蓄着一副山羊胡子，长者也是姓岳，那年已经是八十多岁，是一个庞大的岳氏家族的族长。老岳是头一个听古海说心里私密话的人，自那以后古海再也没有向任何人说起过自己家里的事情。

在大盛魁忙忙乱乱的日子过得特别快，古海和伺候自己的伙计靖安已经熟悉了。有一天闲暇古海和靖安聊天。

“你跟着我习惯吗？”

“习惯！”

“不习惯时你就跟我直说，我是在江湖上走过来的，身上毛病多！”

“没事！”靖安轻松地说。

“我睡觉打呼噜！你能说没事？咱俩里外屋住着，你没听到过？”

“有时候晚上打呼噜……”靖安含蓄地问道，“古掌柜，昨天夜里您没睡好？”

“睡得挺好。”古海含混地回答着。

靖安笑了，说：“您一定是做梦了。”

“是吗？”古海说，“我自己记不得了，好像是做梦了。是不是我又打呼噜了？”

“呼噜倒是没怎么打，您的梦可是厉害呢！”靖安说，“梦中好几次嘶叫呐喊呢，听得人心里瘆得慌。”

“是吗？我喊什么了？”

我听见您在睡梦中喊：“二斗子……白守义，你们快来救我。”

“哦。”古海不说话了。

靖安又问：“二斗子这人我也见过的，白守义是谁呀？”

“也是我的一个把兄弟，”古海简单地回答着，“他是个蒙古族牧人，是我在驼道上认识的一个穷苦牧民的儿子，现在是我的结拜兄弟……”

其实古海睡觉做梦呐喊是经常的并且很严重。夜里睡在外屋的靖安经常被古海的喊叫声惊醒。每次都以为古掌柜是出了什么大事，等到他披了衣服跑到古海的炕前，却见他依然在酣睡之中。睡梦中的古海嘴角和脸上的肌肉还在不停地抽搐。

“古掌柜，您梦里见到什么人了？”有一次靖安忍不住了，他问古海，“能让您这样害怕？”

“是……我的母亲。”

“啊！”靖安惊得目瞪口呆，“怎么会呢？难道您害怕自己的母亲吗？”

“我怕……”

“怎么会呢！您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生生死死什么没有见识过？！竟然会害怕自己的生身母亲？”

“不管多么英雄，不管是什么人，都会有自己害怕的人和事。”

靖安思忖着不敢再往下问了。

七

为古海提前起程古海娘懊恼了好几天，不过最后她还是想通了，日子还像从前一样过。她对杏儿的态度也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一如既往。可是杏儿却是不能当什么事也没发生，古海走前没跟她讲过一句话，眼里就像没有这个媳妇似的。那一晚杏儿等着他问，可古海把铺盖挪到炕头，背朝着她蒙头大睡。

古海娘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和热情都用在了继续盖房子上了！整天沉着脸少言寡语。没事的时候一个人倒背着手，在还没盖房的宅基处走来走去。婆婆的样子让杏儿想起了死去的公公。婆婆的一举一动连那眼神都和死去的公公一模一样。每天天还不亮婆婆就早早起床了，摸着黑到院子里去。杏儿也摸不准婆婆是在做什么，但是她知道婆婆把许多时光都消磨在了东边的空地上，婆婆把所有的心思都扑在了修建院子上。她亲自去镇子上买砖买瓦，雇请工人，像个男人似的和那些木料商人们讨价还价。有时候婆婆也会带杏儿一同去，杏儿在一旁看着婆婆直着脖子像吵架似的和砖瓦商人为了几厘钱的砖价争得面红耳赤。

有一天，婆婆和她说：“你去张婶家，探探她的口风，看看她是打算继续守着呢，还是要再朝前走一步。”

杏儿一下子没有弄明白婆婆什么意思，她问：“娘，你问张婶走还是留什么意思？”

“你张有叔已经不在了，该走该守她也该有个考虑了。”

“张婶走又怎样，留又怎样？”话说了半句杏儿突然醒悟了，惊讶地问道，“娘，你是不是又像死去的爹一样是在惦记着张婶家的院子了？”

“瞧你这话说得多难听，我只不过是让你去打听打听，你眼睛睁这么大看我干甚？我又不是叫你去干什么坏事。咱把话问清楚了，张婶她若是真的想走，咱就把她的宅基地买下来，别人给她多少银子咱也给她多少银子。”

杏儿不言语了，她心里害怕地想道：死去的公公怕是把魂附在婆婆身上了。

杏儿对找张婶打探消息的事情没有兴趣，她的心里一直在想着另一件事情，就是自己将来的出路。古海匆匆离开家的时候，对于她的事情并没有明确地说出什么来。但是杏儿自己心里有数，她的事情是到了一个坎儿上了，是走是留该有一个明确的结断。她后悔没有在海子离开家以前逼着他把话说个明白，但是她想至少现在应该跟做婆婆的把事情说清了。有一天晚饭的时候，杏儿终于张开了口：“娘，有句话我老早就想和您说。”

“有什么话痛痛快快说就是了。”

“我在想，您让我问张婶是想走还是想留，其实这事情我自己的心里正琢磨着呢。”

“你是什么意思？”

“海子在的时候我没有来得及问他，我做了对不起他的事，他是不是打算把我休了还是怎么的？”

“走以前我问他了，海子什么也没有说。”

“也许他是一下气蒙了，也许他是不好意思说出口。现在我就是想知道他心里的想法，还有娘心里的想法。你们娘俩要是不愿意，我立马就走了。”

“男人在，我听男人的；男人没了，我听儿子的。海子说让你留你就留，海子说让你走你就走，可是海子什么话也没说。”

“那我怎么办？”

“海子没发话你就老老实实候着，多会儿等海子放了话让你走你再走也不迟。”古海娘不耐烦与杏儿讨论这件事，撂下这话就忙着料理自己的院子去了。院子里正有三个瓦匠师傅在掌着灯给院门装新做的门楣呢。

古家现在可是今非昔比，院子扩展了，东院又盖起了五间大正房，全砖全瓦。院墙打通，成为一处大院，显得宽敞、富足。院墙也加高了，高到一丈二尺。墙头上布满了玻璃刺。买下三亩新的土地，新的土地挨着张婶家的麦田，是和青苗一起买下的。那土地原来的主人是一个官宦，官场上失意，据说被对手陷害下了大狱，急着用钱。甚至连院子里那棵槐树也显得精神了，枝繁叶茂！用古海娘的话说就是：“祖上保佑着咱古家呢！”

杏儿听了婆婆的话心更凉了。婆婆让她老老实实候着，她候到哪天？那一天到来会是一个好结果吗？杏儿想不清楚也不敢往下想。

古海娘一天到晚打里照外地指挥着监督着院里的工程，两只小脚急速地倒动在院子里跑

来跑去。忙归忙，古海娘是忙并快乐着。

但是杏儿并不快乐，也不肯安分。她一想到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心口就发慌。她并不知道自己该怎样给自己的命运作主，但本能地不想老老实实候着丈夫归来后处置自己。杏儿开始悄悄地打听月荃的下落，她想只要月荃愿意，她就跟着月荃离开这个家。跟了月荃，这件丑事就一了百了了！不久以后，有人告诉杏儿，月荃在县城西边的山里给人家扛活儿呢。杏儿和婆婆打了个招呼，说是去走亲戚，给自己带了点干粮，就上路了。婆婆看出来媳妇在心里打着什么主意，也不拦着，婆婆想杏儿要是真自己走了也不算是坏事，儿子也不用这么为难了。现如今，古家想要什么样的媳妇还不是随便挑。

月荃扛活儿的那个村子距离小南顺二百多里地，杏儿用了整整三天的时间终于走进了那座名叫凹儿沟的山村。但是她没能见到月荃，村人告诉她，月荃走西口了，已经离开凹儿沟一个多月了。

失望和沮丧把杏儿彻底拿住了，她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壳在村道上移动，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出村子的。在凹儿沟村口外面的一棵老槐树下，杏儿让自己放声大哭一场！杏儿放肆地把身子伏倒在土地上，双手忽儿揪扯自己的头发，忽儿伸向天空，嘴里也不知道是在骂谁："你个遭天杀的。你害死我了……老天爷你把那个没良心的和我一起收了去吧。"

她像狼一样的嚎哭声惊动了在地里劳动的人们，当她嚎哭累了把身子直起来的时候，发现许多面孔陌生的人围在自己的身边。一个老者问："姑娘，古月荃是你什么人？"

"还用问吗？"一个中年妇女自以为是地替杏儿回答，"这是古月荃的媳妇来了！"

"是吗？"

"肯定是了。"

"很俊的一个媳妇嘛，怎么就不要了？"

"男人走了西口也不跟媳妇说一声！"

"男人都没良心！"

"真的是古月荃的媳妇到了吗？我看看……"

"既然男人跑了就另嫁人吧，别傻等了。"

"就留在我们凹儿沟吧，有吃有喝。"

在人们的议论中杏儿止住哭从地上爬起来。她脸上的表情已经平静，伸出两只胳膊拨开人群朝外走。

一个男人站在路上挡住了杏儿的去路："你别走……"

"干什么？"

"留下来吧，我家有房子有地，就缺个女人！"

"走开！——"杏儿厉声喝道。

"别，我可是个老实的庄稼人，"那个男人竟然动手拉杏儿的手，"我看上你了！你走不了了……"

"啪。"连杏儿自己都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和力量，她的手巴掌狠狠地掴在了那男人的脸上！接着杏儿骂道："去你妈的！——滚远去！！"

"你敢打人？……"

"姑奶奶就打你了，怎么样？"杏儿怒目骂道，"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我是谁——姑奶奶……"

那个挨了巴掌的男人怔怔地看着杏儿，听到杏儿痛痛快快地大吼道："姑奶奶的男人是大盛魁的掌柜！是大名鼎鼎的古海！"

杏儿这话一出口，人群唰的一下愣住了，一点声响也没有了。人们静静地看着杏儿走远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杏儿沉默寡言，不论是做饭还是在地里干活儿人们都很少见她说话。过

了大约一个月，有一天姚祯义突然到小南顺来了。

姚祯义这次回来是要举家迁往归化城了。现如今归化的社会风气大变，商人们带家眷或就地娶亲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很多人都打算在归化落地生根了。姚祯义在那儿娶了两房，也算安了家。慢慢地，将来告老还乡的打算也日渐淡薄了，于是他做出了自己一生中最为重大的举措，把原配老婆和娃娃一块都接到归化去，彻底告别老家。他回乡变卖了房产和土地，值钱的家具装了两辆大车，自己和老婆娃娃另雇了一辆轿子车就上路了。他老婆说走之前想看看古海娘，姚祯义也是这么想的，一行三辆马车便驶向了小南顺村。

三辆三套马车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小南顺，把整个村子都震动了！许多闻讯赶来的村人都跑到古海家来看热闹。客人被让进屋子里去了，三个车倌在照料车辆和自己的马匹。

“好气派啊，这是谁家的财主到了？”

“还用问吗，是古海家的姑舅来了。”

“是在归化做生意的姚掌柜吗？”

“是了！”

“是刚从归化归来吗？”

“在西口外挣了大钱了吧，落叶归根了吧？”

“您老猜错了，”年轻的车倌说，“我们姚掌柜这是要迁居归化呢！你猜得正好相反！”

“怎么归化那边比咱这地方还好吗？”

“还用问吗？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姚祯义的一个儿子跑出来了，吩咐车倌说：“别光顾说闲话了，卸东西。往院子里搬。”

一个车倌问：“不走了？”

“我爹说要在这儿住三天！”

姚祯义临时决定住下的原因，是因为杏儿闹着要跟着他一起到归化去。这让姚祯义的老婆十分高兴，她舍不得离开家乡，正愁去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生活会别扭，一听杏儿想去高兴极了，于是百般撺弄，说服古海娘同意放杏儿走。开始古海娘是坚决反对的，她寻思古海没有发话她不能放杏儿去，万一不对儿子的心思可怎么办？古海娘对媳妇说：“上回你自己去归化差点没把命丢在路上，幸亏姑夫搭救，要不现在早变成鬼了。这回还敢去？”

姚祯义笑着开导说：“这回人多，再说跟她姑姑也是个伴儿。”

古海娘还是不松口，说：“大盛魁有规矩不能带家眷。”

“这规矩啊！早就破啦。”姚祯义说，“大盛魁的财东史靖仁早就把家安在归化城了，说这话都有八九年了！现在他也是大盛魁的掌柜了，海子也是掌柜，史靖仁他能带家眷咱家海子咋就不能？”

古海娘不言声了。在这一点上她是赞同杏儿去归化的。她是怕那件事影响古海回乡探亲，上次回来儿子再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古海不愿见杏儿不要紧，连家都不想回了可是要命的事。杏儿去了，这事好好歹歹就必须有个了结，她想这也未必不是杏儿的盘算。于是决定不再拦着杏儿了，掉头跟姚祯义的老婆聊起来：“姐姐啊，归化那边你能住得惯？没有土地的日子我可是不知道该怎么过。”

姚祯义的老婆说：“过日子哪都一样，就是叫我成天吃羊肉喝牛奶，我不习惯！”

古海娘又说：“在家虽说是一年四季不少往地里跑，春种夏收，各种庄稼蔬菜想吃什么就在地里摘地里挖。到归化那边成天吃羊肉喝牛奶是不习惯！”

“是哩！——”

姚祯义笑道：“谁跟你们说天天吃肉喝奶了？”

“都那么说。”

“那是传说！”

三说两说姚祯义的老婆就抹起眼泪来了。她不高兴还因为在归化有姚祯义的两个小妾，

她心里是一百个不愿意但是没有办法。她知道自己已经老了，两个妾的事早已既成事实。自己生的三个娃，加上盼儿生的三个娃，姚祯义就是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六个娃。

“你哭甚哩？”姚祯义心知肚明，干脆当着古海娘挑明了态度，“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你不愿意和二姨太、三姨太一起住，我专门在归化城内另外为你买下一处院子，是四合头砖房。论院子绝对比她们俩的阔！娃儿们都不用你管不说，还专门雇了一个佣人伺候你。吃香喝辣，穿金戴银，你还不快活？……”

“可是，我们姚家就此算是在山西老家拔了根。”

“呀呀。”古海娘说，“那往后你们就是归化城的人了？”

“那还用说！”姚祯义说，“归化城好哇！吃的玩的要什么有什么，住长了你就知道了！”

“归化城再好我也不去！”古海娘坚定地说。

“可是去的人多了，现在在归化已经有定襄巷、宁武巷，山西人一大片了！”

古海娘没话好说了，由着杏儿收拾行装准备上路。

杏儿这次走西口可不同前两次。在人们眼里，丈夫古海回归了大盛魁，她就是有身份的人啦！十里八乡都知道小南顺出了个大盛魁的掌柜，古家已经是名声远播。当然作为古家的媳妇杏儿她也身价倍增。如今杏儿要到归化去，跟着动了心思的人呼啦啦地引出了一大片！全都是祁县境内走西口买卖人的家属。一时间到古家打听消息的人简直是络绎不绝。大部分是媳妇，老老少少地呼啦来了几十个。都想要跟着杏儿到归化城去看望丈夫。这些人都是十几年间杏儿在丈夫被字号开销之后到处打听丈夫消息的时候认识的，大部分是年轻媳妇，也有年过半百的老女人。不过她们中间大部分人也就是动动心思而已，下不了真走的决心。

张婶却是真的要走。张婶说：“我要亲自去口外接我的男人！”

关于张有的死，古海在回家省亲的时候就已经告诉过张婶。张婶知道自己的男人是死在驼道上的，尸骨已经由大盛魁安置在了归化，暂厝在董家花园了，而且古海也答应方便的时候把张有的骨殖运回小南顺。但是张婶等不及了，她要亲自去归化把丈夫的尸体火化后带回家乡来。

还有，归化毕竟是丈夫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是她梦中去过无数遍的地方，她要亲眼看看那个地方。

谁也拗不过。再说也没什么人来管束张婶了，她想怎样就怎样，就算是出去散散心吧。几十年了，一个女人守着空巢，心里想着自个儿千里之外的男人。久而久之那个千里之外的地方，那片梦中的草原就在她的记忆中刻下了深刻的印记，可以说是刻骨铭心！所以张婶坚持要到归化去，杏儿是理解的。

还有一个人就是黄村邝家的媳妇。她男人就是那个加入了俄罗斯国籍的邝伙计邝振海。她也是铁了心地要跟杏儿一起到归化去。说起这个媳妇那个惨！怎么个惨法？还是八年前杏儿和张婶为打听自个儿的丈夫到黄村那次，杏儿和张婶亲眼目睹了邝振海媳妇最后一次与丈夫见面的情形。算起来已经又过了十几个年头了。和杏儿一样，邝振海媳妇也是十六岁过的门，在邝振海走归化之前夫妻间没有生下一男半女。原因很简单，年轻的邝振海不懂男女之事。事隔八年也就是邝振海剪了辫子加入了俄罗斯国籍以后，回家乡省亲给父母带回来许多银子。父亲不认剪了辫子的儿子，做媳妇的只能是隔着大门远远地向丈夫张望。夫妇俩甚至连句完整的话都没有说成，丈夫就离开了。后来邝振海媳妇多次到小南顺来找杏儿，两个小媳妇见面是流的泪要比说的话多！

邝振海媳妇在杏儿自杀未成那次曾经到小南顺来陪过杏儿半个月！日日夜夜，为杏儿做饭洗衣服，拿话开导她：“我不和你一样？命不值一文钱，还说什么脸面？空担个媳妇的名誉，夫妻间的那点事一次没有过，说起来我还羡慕你哩！好歹你还知道做女人的滋味，我恐怕这辈子也不知道做女人是怎么一回事了！”

初听这话不中听，过后杏儿细想想邝振海媳妇的话真说得有些道理，为此她偷偷地乐得

睡梦中笑醒过。她忘不了自己和月荃有过的甜蜜经历。以后经常主动回想那些细节，像吃什么香东西似的越是品咂越是有味道！

这回邝媳妇来的时候，两个小媳妇一见面就哭了起来，张婶见景生情就也跟着哭。于是三个人的嚎哭就连成一大片！

这时候古海娘不乐意了，走过来训斥说："哭什么？又没死下人……还有你张婶，也不看看自己多大岁数了，媳妇们不懂事，你也跟着起哄。"

"可我也是媳妇啊！"张婶哭得更厉害了，"我不但是媳妇我还是黄花大闺女呢！呜呜……我好冤哪！我好苦啊。"

"跟我岁数差不了几岁，你算什么媳妇，"古海娘说，"你该是做婆婆的人了。自己持重着点儿！"

"哼！说什么我该做婆婆，我还得有那个命才行啊！"

"你就认了吧。"古海娘说，"甚人甚命！"

"我是不甘心啊！"张婶撕扯着自己的衣服说，"你来看！我这样好的身子就空耗着吗？我冤不冤？"

古海娘望着张婶白凌凌的乳房自己的心忍不住也跟着颤抖起来，她觉得那乳房很是可怕，于是骂道："快穿上！像什么样子？！"

"我不怕！一辈子了，我冤不冤啊！"说着张婶哭得更加凶猛了。

"好，你去吧你去吧。我不拦你。"

"我就是要亲眼看看那个地方！"张婶咬牙切齿地说。

"我就不明白，张有已经没了，你还去归化看什么啊？"

"就是要看！"

"看什么吗？"

"就看那地方，看我的男人住过的房子，看我男人走过的路，看我男人干活儿用过的工具……我要亲手摸摸张有他睡过觉的炕，亲手端端张有吃饭用过的碗。"

张婶把话说到这分上，古海娘就无话可说了。

杏儿和邝振海媳妇可以说是同病相怜。杏儿生下私生子以后过的是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邝媳妇呢也好不到哪里去，公婆将丈夫的错迁怒于她，整天吆来喝去不说，动不动就骂她妨祖！说儿子的不忠不孝全是她这个做媳妇的责任。

实在忍受不下去的时候，邝振海的媳妇就向公婆提出："干脆休了我吧。"

公婆给出的答复却是："休不休你是我儿子的事，等他回来再说。"

"振海现在就在归化城，"媳妇强硬地说，"我到归化去找他，要他一句话。"

"吓死你！"婆婆说，"你若是胆敢离开黄村一步立马就休了你。"

但是公婆根本就吓不住儿媳妇，邝振海的媳妇还是要跟着杏儿起程到归化去了。

经过一番挑选，最后确定能够跟杏儿一起走归化的媳妇总共是十一个。这些买卖人的媳妇都不缺钱，她们决定雇请三辆马车。但是到了临出发的时候事情又起了变化，十一个媳妇中竟有五个走不成了！原因各种各样，总的说是家里主事人不放话。这些媳妇只落了个为杏儿她们送行。结果送行的、起程的，在小南顺的村口几十个女人哭哭啼啼地闹成了一片，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是死了人了。

杏儿她们花五十两银子雇得三辆马车，加上姚祯义的三辆马车总共是六辆马车组成一个车队。马车队一路颠簸朝着北方的方向而去。除了车倌和姚祯义，马车上拉的全都是妇女。一路上早动身早歇息，小心翼翼专挑大道走。半个月的路程绕行了二十天。单调寂寞的日子里姚祯义就给大伙儿讲故事，借以打发旅途上寂寥的时光。

"说起归化城话可就长了，"姚祯义说，"话还得从三娘子开始说起。"

"听说归化城是三娘子修建的，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三娘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三娘子是蒙古人，是阿勒坦汗的哈敦。”

“哈敦是什么意思？”

“哈敦就是夫人，”姚祯义说，“阿勒坦汗的哈敦三娘子可是有名啦！貌若天仙，是他晚年所娶的一位年轻貌美的夫人。三娘子文武双全，在阿勒坦汗在世的时候就已统兵马一万，独当一面。”

“哦……”

“她被封为忠顺夫人，所以老百姓一般都把归化城称作是三娘子城。”

“康熙皇帝曾经三次巡幸归化城。后来归化城又重修过一次。这时不但于乾隆六十年重修了归化城，还增建了新城也就是绥远城。为什么又重修呢？目的都在于巩固边防和保卫商道。商道你们知道吗？”

“不清楚……”

“大概就是驼道吧？”

“你说对了，”姚祯义压低声音的语调中透出神秘地说，“说到驼道你该知道的，咱海子就是在驼道上闯荡出来的！十年闯荡几经生死，把驼道的秘密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是他的看家本领。你知道为什么大盛魁召他回号吗？明面上说是为海子平反昭雪，实则是大盛魁想要海子手里的驼道秘密。不管大盛魁还是天义德还是俄罗斯的商人，谁都离不开驼道！驼商驼商靠的就是骆驼和驼道！海子有一帮弟兄，就是落难江湖的时候在贴蔑儿拜兴结识的驼夫和驼户掌柜。现在这些人把持着归化城的万驼社！知道万驼社是咋回事吗？……”

与姚祯义同坐一辆马车的有杏儿和张婶，被姚祯义的故事吸引，后面那两辆车上的媳妇也纷纷离开自己的马车往头一辆马车上挤。车厢里坐不下就跨在车辕上，车尾巴上。后来赶来的实在在车上挤不下干脆随车走。

“何必呢，怪累的！”有人说。

“我情愿！”邝振海的媳妇说，“我年轻，再说听姚掌柜讲故事，走路一点不觉得累。姚掌柜！您给说说毛尔古沁大峡谷是怎么一回事，那里真的是有魔鬼把守着吗？”

“天机不可泄露……”

“什么天机？”

“那可是驼道上最大的秘密！”姚掌柜说，“简单说就是通往俄罗斯的一把钥匙。”

“您就说说嘛！”

“打住吧，”张婶满脸严肃地插话道，“没听姚掌柜说么——那是天机不可泄露！”

姚祯义不再说驼道上的事，他忽然扯开嗓门唱起了歌来：

一出龙仙水阁外，

哈拉板申来得快；

走五申过善盖，

祝乐庆公布到大岱。

……

杰娃媳妇问：“姑父唱的是什么歌？”

姚祯义的老婆把话接了过去替他回答说：“他唱的是《行路歌》。”

姚祯义停下唱反问道：“我唱得好听吗？”

大家一起说：“好听！”

“《行路歌》是什么歌啊？”

“是走西口的人编的歌。”

“走西口的人凄抢得还有心思唱歌啊？”

“你错了!”姚祯义说,“这首歌既不是凄惶的歌也不是喜庆的歌,是识别路径的歌!歌里唱的都是一个个地名,唱着《行路歌》走西口走不错路。连问人都不用……”

“想不到走西口的事还挺美的呢!”

“什么事都是这样,世界上没有苦尽了的事情!苦中有甜,甜中有苦。”

“咱也学学吧?”

“学吧……”

姚祯义又唱起来:

……

常合赖,麻合赖,

肯肯板申挨杭盖;

沟子板,兵州亥,

北苑的水地真不赖!

打鱼划划渡口船,

鱼米之乡大树湾;

吉格斯泰到乌兰,

海海漫漫米粮川!

……

大车的轱辘吱扭吱扭的好像是在给姚祯义伴奏,许多女声跟着姚祯义的歌声唱起来。合唱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响。

杏儿心里想:还是出来好,就算是吃再大的苦,就算是没吃没喝心里也是乐的!杏儿心里感觉到从未有过的畅快。她跳下车,跟着马车跑起来。道路两边是庄稼,绿油油的麦田。白云悠悠在她的头顶飘过,天是那么的蓝,她不由得也扯开嗓门唱起来!

一路上不怎么高兴的姑母也舒展了眉头,小声地跟着哼哼。

悠悠荡荡地一行人走了二十天,马车队终于开进了归化城。媳妇们各自投亲靠友,杏儿住在了姑父家,张婶无处投靠,也住在姚家。

当天下午姚祯义就派杰娃去大盛魁打听古海,不出所料,古海还在草原上呢。没过几天,杏儿就提出来要到大盛魁总号去看看!这正合张婶的心意,张婶在等古海回来带她去看张有的墓地,等得心焦,如果到大盛魁能有人带她去就好了,于是跟着杏儿说:“我也去吧。”

开始姚祯义不同意,后来经不住杏儿的磨叽也就答应了。说:“杰娃,你跟着她去,也好照应着点儿。刚来归化,人生地不熟的,别走丢了。”

姚祯义的大老婆姚李氏也坐不住了,也要求:“我也想去!”

“你去干什么?”

“我怎么了?”姚李氏说,“我也想开开眼嘛!”

“多大岁数了,凑这个热闹做甚?”

“大盛魁在咱家乡那是妇孺皆知,是咱山西人的光彩,我一定要看看。人都说了到归化来不看大盛魁的院子就算是白来了。”

“去吧去吧。”姚祯义不耐烦地打发了她们。杏儿她们跟着杰娃走了,唧唧喳喳的说话声一直到巷子口还能听得见。姚掌柜算是松了口气。

杏儿她们在杰娃带领下来到大盛魁城柜的大门前。

二十多年过去,丈夫供职的这座大院与杏儿和古家命运紧密相连,曾经无数次出现在她梦中的这座大院寄托着她多少希望和梦想,也给她带来多么沉重和致命的打击!

终于有这么一天,杏儿站在了大盛魁归化总号的大门前。这座让她魂牵梦绕的大院,这个日夜牵动着她情思的商号,这个寄托着她和古家人全部希望的商号,现在就矗立在她的眼前!红漆的大门,高大的门洞,威严的院墙,门楣上的灰砖上刻着“大盛魁”三个大字,字

体遒劲有力！红漆的两扇大门每扇上边铆着二十四颗纯铜的大钉。出出进进的驼列和忙忙碌碌的伙计身影在她的眼前晃动，一切就如梦境似的。她不由自主地走上前伸手抚摩那灰砖的门垛。杏儿浑身的血液都为之沸腾了，激动得眼泪都涌出来了。这已经是杏儿第三次闯荡归化城，前两次都以失败告终，这一次情形不同了，她是以大盛魁掌柜古海的媳妇身份走进归化城的。

“请让让路……”一个声音把杏儿从遐想中唤醒，她才模模糊糊看到面前站着一个身着灰色长褂的年轻人。

“劳驾您了，您往这边一点儿……”

伙计碰了一下她的胳膊，让杏儿靠边一点站。杏儿刚挪过身子，就有一列骆驼从她的身边走过去了，驼列走进了大门。骆驼身上散发出的强烈的腥臊味直熏她的鼻子。

“大嫂，别在这儿站着了，不小心骆驼出来进去的会碰着你。”

“哎……掌柜的。”杏儿答应着。

“可不敢乱说，”那伙计赶忙说，“大嫂，我只是一个伙计！”

“哦……伙计！”

杏儿还是站着不动，东看西看，只觉得自己的两只眼睛不够用。看什么都新鲜，看什么都觉着亲切！

“大嫂，您是从晋中祁县来的吧？”

杏儿惊讶地问：“是啊，你怎么知道？”

“嗨！这还用说么，一听您的口音就能听出来，我也是祁县人。”

“她男人也是你们大盛魁的人！”姚李氏插言道，“小伙计你还不知道吧？”

“敢问您是哪位掌柜的宝眷？”

“是古海古掌柜！”未等杏儿张嘴姚李氏就替杏儿回答了。

“啊，原来是古掌柜的宝眷到了啊……”伙计扭身往院子里跑去了，他那一手提着袍襟的拙笨样子引出身后的一片笑声。杏儿埋怨道：“姑！都怪你嘴快！咱看看就走，现在惹出事来了吧！”

“能有什么事？”姚李氏说，“只怕是总号主事掌柜会好好招待你的。”

果然被姚李氏言中，不一会儿就见那小伙计一手提着袍襟重又从院子里出来，仍然是一路小跑着来到杏儿面前。小伙计说话都有点气喘了：“古……古夫人……我们史掌柜吩咐了，请您小客厅坐！”

杏儿犹犹豫豫地回头看看姚李氏、张婶和杰娃，她问那小伙计：“他们怎么办？”

小伙计笑笑做了个无奈的表情，说：“他们就自便吧！”

杏儿对小伙计的话没有理解，仍然睁着一双疑惑的大眼望着小伙计。是姚李氏反应过来了，她大度地说：“杏儿，你别管我们，只管跟随小伙计去吧。大盛魁是讲究规矩的地方，哪能随便什么人都进去的？”

杰娃他们一直望着杏儿走进大盛魁内院的月门，才扭身离去。

史靖仁亲自接见了杏儿：“古夫人现在在哪儿落脚？”

“我在姑父家住。”

“你姑父是……”

“姑父是义和鞋店的掌柜……”

“哦，就是姚祯义吧？……你不用住姚掌柜家！”史靖仁打断杏儿的话说，“你是大盛魁掌柜的家眷，不管怎么的也得由大盛魁来安排。”

“我……不敢讨扰！”

“说什么话呢？”史靖仁认真地说，“这是大盛魁的新规矩！自己的买卖就是要对自己人好一些！”

“这是您的福分!”小伙计见杏儿还在愣怔，劝说道，“都是史大掌柜力主修改了大盛魁的老规矩。要搁过去大盛魁是不准家属随便住在城柜的，更不要说是女眷。”

“女眷住大盛魁城柜你是第一个!”

小伙计提醒说：“还不快快谢史大掌柜!”

杏儿赶忙起身做个万福道：“多谢史大掌柜!”

依着史靖仁的安排，杏儿就留在了大盛魁城柜。

在史靖仁的安排下，杏儿在大盛魁内院的小客房住下来。可几天下来，也不敢随便走动，更不敢到街上去。每天吃饭的时候由小伙计来请。饭食当然是最好的，大多是在家的时候不曾吃过的。屋子里很是整洁，杏儿一双闲不住的手更是早晚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炕上地下一尘不染。什么都好，只是闷，她真想回姑夫家去和张婶、姚李氏在一块儿。之所以还留着不走，是心存着盼念，某一天自己的丈夫古海会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

可一连半个月，杏儿未见到丈夫的身影，心中积下的郁闷就愈是强烈。小食堂里都是男人。她看出来了，由于她的出现，这些掌柜和厨师一个个也都不自在，或者说是比她还不自在。瞅个机会杏儿问小伙计：“我家男人什么时候能回来？”

“你是说古掌柜吧，我可是说不好。古掌柜最忙，一年四季差不多都在草原行走。我也说不上个准地儿。”

“我到这儿来的事捎话给他了吗？”

“话是早就捎了!”

“捎话的人能找到他吗？”杏儿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话能捎到吗？”

“这您放心!”小伙计说，“我们字号每天都有驼队往草原上去呢!……哦，对了，是咱们的字号。”

杏儿问：“前些日子我听说他是在一个叫召……什么的地方呢？”

小伙计说：“是召河牧场。”

“召河牧场在哪儿？”

“在大青山北边，草原上呢。可是今天我又听说古掌柜从召河直接往百灵庙方向去了!”

“百灵庙在哪儿？”

“还往北，草原上，离归化三百多里地小四百里呢。”

“唉!”杏儿一听丈夫连影子也摸不着，不免心里就着慌，不知古海是不愿意见她还是商号的事确实忙。她不想等下去了，在姑夫家，心里的苦闷还能跟张婶说说，初来的喜悦全部黯淡了，她迅速收拾了东西，叫来小伙计说，“小伙计，我得回姑父那里去。”

小伙计很是诧异，问杏儿：“您是吃不好呢，还是睡不好？哪儿不舒服跟我说，史掌柜说了，他把您就交给我了，伺候不好您史掌柜要拿我是问!”

“不是！吃的也好，住的也好……我只是不习惯。”

“这个，我就做不了主，我得报告史掌柜。”

让杏儿想不到的是她不但没能离开大盛魁城柜，三天后她被移到史靖仁的家里。这天上午小伙计来到杏儿住的小客房，对她说：“史掌柜吩咐下来，要我给您挪个地方。”

杏儿也没听清楚，就被小伙计带着上了预备好的马车，是一辆干净的蓝篷子马拉轿车，轿帘垂着。杏儿上了车，小伙计跟着轿车跑。

杏儿撩起小窗户的帘子看到轿车是在大街上走，旁边是一溜店铺。店铺门脸装潢都非常漂亮，非常讲究！后来轿车就驶进了一条僻静的巷子。轿车停住，随着小伙计把轿帘撩起，杏儿看到一个衣着打扮十分讲究的女人站在轿车跟前，她就是史靖仁的夫人史路氏。只见史夫人笑吟吟地说：“是古夫人到了吧，我这里候你多时了——快来快来!”

小伙计介绍说：“这是史夫人!”

史夫人伸出一只手搀着杏儿的胳膊，牵着杏儿踏着踏脚凳从车上下来。杏儿头脑晕晕地

随史夫人走进院门，穿过一道甬道走到一座房间的跟前。候在门前的丫头拉开屋门："夫人请！"

杏儿随史夫人踏进屋门。

"这是专门给你布置的房间。"

就像是做了一场梦似的，杏儿就从大盛魁总号的小客房移到了史靖仁家。这是大盛魁财东兼掌柜史靖仁的家。她成了史家的座上客！于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生活在杏儿的面前铺展开来。

到史家的第二天，史夫人就开始陪杏儿逛归化城。什么大召、小召、席力图召……全都逛遍了。杏儿是真正地开了眼，一时也忘了回姑夫家的事，甚至也不去琢磨古海了。

"这地场召庙可是真多啊！"

"归化城本来就是座召城嘛！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座免名召，城里城外八十七座召庙呢！"

杏儿感叹道："想不到归化城可是大地方呢！"

史夫人说："你说对了，归化城不是一般的地方！这是康熙爷中意的地方，大召就是康熙爷的家庙呢。"

头一天晌午就在锦福居吃的饭。锦福居是归化有名的小班子饭馆，是上流社会人士的去所。店内布置雅致，客流稀少。

跑堂的师傅殷勤周到，问："二位夫人用点什么？"

史夫人问杏儿："你喜欢吃什么，尽管点！"

跑堂师傅立刻给报上了一大溜菜名儿，杏儿一个没记住不说，大都没有听懂，红着脸说："……吃什么史夫人说了算！"

菜肴端上来，都是杏儿见也没见过的。

"这都是京津菜系的菜肴！"史夫人说，"我刚来归化那些年还没有呢，是近几年才时兴起来的，全都是因为道台衙署一连两任的道台全都是北京人，好这口！"

"今儿个我算是见过世面了！"

"就连绥远城的将军也贪恋锦福居的饭食，隔三差五也来这儿解馋！绥远城你知道吗？"

"知道，也叫新城，是将军驻扎的地方。我听姑父说起过。"

"对啦，最初是座军营！是满族人聚居的地方。"

移到史靖仁家以后小伙计就消失了，杏儿早晚起卧都有一名伶俐的丫头伺候，张口吃饭，伸手穿衣。三天两头吃宴席。史靖仁的夫人史路氏特意又请了几位太太轮流来陪杏儿，她们的丈夫都是归化城内有名的大商号的掌柜。这些富贵人家的女人隔三差五就会差人给杏儿送来一些衣物用品，衣服都是绫罗绸缎，其他用品也都十分讲究，什么发簪啊、手镯啊、香帕啊的。在她的梳妆台上堆了许多。

半个月之内杏儿在锦福居、宴美园、大观园、麦香村……归化城有名的饭店吃遍了！

有一天逛街，眼前的情景让杏儿吃了一惊："这条街上怎么全都是饭馆啊！"

"奇怪吗？"

"真是奇怪！"

"还有让你奇怪的呢！——我带你去看，"史路氏用手指指，"那条街上经营的全都是山西面食！"

"是吗？"杏儿高兴地说，"我最爱吃面食。"

史路氏把杏儿带到通顺街一家饭馆，落座后对杏儿说："你不是爱吃山西面食嘛，那你就放开肚子吃吧。"

把跑堂的师傅喊来，就见那师傅介绍说："我们的面食有百余种呢，我给您念叨念叨：剔尖、擦面、拨面、猫耳朵、河捞、拉面、刀削面、拨鱼、揪片、炝锅面、醮面片、转面、

翡翠面、蛋黄面、浇肉面、打卤面、三和面、鸳鸯面……”

“行了，”杏儿笑着打断了堂倌的话，“我哪里吃得了这样多！真的比咱祁县饭馆的面食还全呢！”

“归化城是大地方！”

堂倌说：“你以为呢？……我们饭馆经营的面食之所以种类齐全，与山西商人的推动分不开。归化城晋籍的买卖人多！”

点好了饭菜，堂倌离开了。一边喝茶一边聊，史路氏也是很来情绪，说：“归化这地方不一般！生活奢华太甚，南来北往的客商谈买卖大都选择在饭馆，名曰便饭，其实一点就是山珍海味，巨鳖鲜鱼，为的是体现买卖的真诚！积习日久，就形成现在的繁荣局面。说起来，咱山西商号的饮食最有意思，比如咱大盛魁，商号内部吃饭不付伙食费，有大、中、小灶之分。掌柜吃小灶，伙计、学徒吃中灶、大灶。就大灶伙食标准而言，咱大盛魁也高于当时当地中等人家水平。所以说山西走西口来的人大都不愿意返回去了，就是这个原因。这里生活好，吃的用的都比山西好！……改日我陪你到一个稀罕处吃饭。”

“什么稀罕处？”

史夫人笑道：“京履居！”

“京履居是什么吃处？”

“有讲究！归化城有一种饭馆叫小班馆子。”

“什么意思？”

“小班馆子是一种高级饭店，里边有歌女唱曲，这种馆子多设在比较僻静的街巷，全城有三家：即大召东夹道的‘京履居’、棋盘街的‘荣升元’、三官庙街的‘旺春园’。京履居财东是北京鹿茸商贾氏，荣升元的财东是天津人骆驼牙纪梁诚信。小班馆子每天中午后才开门营业，门面外边用黑布白心书写‘包办酒席’、‘南北大菜’幌子。凡来的客商均有自备大骡子轿车。每到吃饭时间轿车能停满一条街。三更天以后才由各商号小伙计打上灯笼，把老板接回去。”

“好气魄！”

“还有呢，归化城鹿茸客和票号业务获利很多，所以他们不惜花钱搞交际应酬。而一些商号为了向票号贷款，也不惜花重金在小班馆子招待客人。归化城还有一种大戏馆子，是仅次于小班馆子的饭店。这种饭店一面卖饭，一面唱戏，所以又称戏酒馆子。”

“真是美食啊，咱去看看！”杏儿笑起来说，“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开眼。”

史夫人滔滔不绝地说：“大戏馆子的营业有季节性，通常冬天开张，因为这时旅外蒙的客商返回归化城，各商号都要请客。像咱们自己的大盛魁商号及元盛德、天义德商号。请一次客分好几天吃，每天有五六百人，小班馆子自然摆不下那么多桌子，必须在大一点的场面举行。同时戏班到了冬天，不便远行，便在馆子演出，于是大戏馆子在归化城盛行起来。大戏馆子中设在小东街的宴美园，楼上楼下能摆七十二张方桌，大西街的同和园，楼上楼下能摆一百二十张方桌。每张方桌，正中坐二人，左边二人，为了不妨碍看戏和端盘上菜方便，右边只坐一人，共五人一桌。所吃饭菜分为‘四六席’、‘改菜席’两种。‘四六席’就是四干果、四冷菜、四大碗、六中碗，中碗内有一碗海参，除大米饭、花卷、黄酒外，还有马蹄酥一类的‘腰饭’。光绪三十年后，每桌‘四六席’约值银一两多。‘改菜席’也是四大碗、六中碗，只把九碗肉菜改为海鲜，添了干贝、鱿鱼等每桌约值银三两……”

史路氏说得是滔滔不绝，杏儿听得是目瞪口呆，感慨道：“哇呀！你咋知道这么多啊？”

“都是吃出来的。在归化待的日子久了就都知道了。”

“原来你们这样吃啊？”

“是啊！天天吃月月吃年年吃，就都知道了。”史路氏平静地说，“归化城是讲究规矩的地方，做生意讲究规矩，吃饭也讲究规矩，你比如主家在大戏馆子请客，一般都属于商界普

通应酬，大戏馆子赴宴的多为小顶生意掌柜、伙计和学徒。大戏馆子除被大商号‘包堂’外，平时按桌订座，由饭馆安排好时间，发散请帖。客人来到，由堂倌领到预订桌前入座。有时家眷被邀，但青年妇女不去，多是老太婆带孙儿孙女。女客的酒席在楼上，两边垂幔和男座是隔开的。商人赴宴都得穿戴整齐多穿长袍马褂。当主人到客人面前斟酒时，往往先由山西忻州籍堂倌高喊：‘东家给满酒哩，不另啦!’商号青年学徒去大戏馆子吃饭，是商号掌柜让学徒去学习‘人恭礼法’，所以他们不敢高声喧哗，更不敢随便鼓掌叫好，戏场秩序井然有序。在宴美园唱戏的是吉升戏班，艺人有十三红、飞来凤、二庆旦、杏娃黑、杏儿生。在同和园唱戏的是长胜戏班，艺人有千二红、一杆旗、二奴旦、八百黑、二娃娃。这些都是山西北路梆子的名角啊……”

八

大盛魁院内史掌柜也正在和大掌柜商议请客的事宜。年根到了，按照多年形成的规矩，每到年根，大盛魁都要大规模宴请自己生意上的相与。市场不景气按说该是压缩些开支，可史靖仁的主意是逆势张扬，不但老规矩不破，还要比往年更排扬，这一回请的客人足有三千多人。

史掌柜就请客的事请示大掌柜。

大掌柜盛祯问：“多少数目？”

“三千三百八十九人，您最好过一下目。”

盛掌柜伸手接过了折子，目光在名单上浏览着翻了几页，皱着眉头说：“怎么这样多？”

史靖仁解释说：“都是以往的老相与，什么鞋靴社，木碗社啊，各行业会社的头头，多了些主要的伙计……洋行也多了十几个人，又增加了土默特的大地主、大牧主、官府衙门的掌事，还有各寺庙的扎萨克达喇嘛……”

“时局艰难，不同以往了。”盛掌柜说，“依我看减去一半吧。如今的日子是能省则省。”

“好把，您说减哪些人？”

盛掌柜的目光在贴蔑儿拜兴村几个人名字处停下了，说：“拉骆驼的有万驼社就可以了，大盛魁历来只和行社在业务上交道，宇文社长已在名单上，怎么这份名单把驼户掌柜都弄成了座上宾，一个骆驼村就来这么多人？”

“有特别道理，”史靖仁说，“贴蔑儿拜兴和俄商伊万签了合同，我们得把他们拉拢回来，这次是借着古掌柜带领他们到俄罗斯运压茶机，为字号立下了大功名义请的。再说他们也算是咱们的老相与了。”

“哦，那就给他们发帖子吧。”

“再说人家还为这事死了人。”

“我知道。”盛掌柜说，“其余的你自己酌量地办吧，人数减去一半即可。”

“对了，我听古掌柜的媳妇说，那个死了的王锅头，他媳妇也来归化了。”

“是，我也听说了。唔，这事你妥善处置吧，其他没什么特别的吧？”

“没有了。”

这天上午一个骑马的人来到贴蔑儿拜兴，从穿着打扮看是个买卖人，进村就问驮头宇文秀英的家。见到宇文秀英伙计自我介绍道：“我是大盛魁的伙计，是来下帖子的。”

“大盛魁有什么喜事？”宇文秀英立刻想到古海，大盛魁从来没有请驼户的先例。

“年根到了，按照惯例大盛魁要大事请客，招待自己的相与。”

“是古掌柜让发的帖子吗？”宇文秀英问着，高兴地接了帖子，没忘给伙计手里塞上一些碎银子，伙计干脆地说，“不是，是史掌柜让送的。”

宇文秀英有些失望，把伙计打发走了。毕竟这是个喜讯，把消息传达给村子里的养驼户，大家自是高兴了一番。

临到头二斗子退缩了，他主动把请帖送到宇文秀英家，说：“宇文驮头，大盛魁的宴席

我不去了。”

宇文秀英纳闷：“怎么回事？原来你不是说不吃白不吃吗？”

“我没法去白吃。”

“为什么？”

“我没有赴宴时穿的衣裳。”

“原来你是为衣着打扮发愁啊。”

“还能为什么……咱破衣烂衫的上不了台面！”二斗子说，“赶赴大盛魁的宴席那是要穿长袍马褂才行呀。”

宇文秀英一听才明白，说：“二斗子你先别打退堂鼓，再想想办法。”

还是前面说到的，赶赴大盛魁的宴席那可是场面上的排场，客人赴宴得穿长袍马褂才行。可是二斗子哪里来的长袍马褂？不只是二斗子没有，全村人都算进来也只有刁三万有一件长袍，还是一件半新旧的灰色袍子。刁三万穿出来很让大伙羡慕。眼看着赴宴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一帮人凑在一起想主意。临时赶做衣服显然来不及了，胡德全想出个主意：“来不及做那咱就借吧。”

“到哪去借？”

“我看算了，谁不知道咱贴蔑儿拜兴的养驼户祖祖辈辈也没有人穿什么长袍马褂！没有就没有了，就穿短衣衫去。看他能把咱轰出来？！”

“这话可是不对，人家大盛魁请咱们是给咱面子！咱可不能不识抬举，”刁三万说，“再者说这也是个学习人恭礼法的机会！”

大家都点头，同意了刁三万的话。

“是哩，如今咱都算是财主了，也算是场面上的人了，今后这种应酬多了。是要懂点规矩才行。”

不管怎么说东挪西借的，到吃请的日子，贴蔑儿拜兴的驼户掌柜们都齐刷刷地穿上长袍马褂出现在了大观园。只有宇文秀英特别，身上还是穿了一件短上衣，只是衣服是新的。像平日里走亲戚的打扮，一件滚了金边的俄罗斯呢绒做成的大襟袄，橘红的颜色，十分抢眼。

“咦！你怎么不穿长袍啊？”已经到了大观园的门口，刁三万才发现宇文秀英的衣着特别。

“我是个女流，和你们不一样。”

“女流不错，可你也是个驼户掌柜啊！”

大伙儿在当街站住了。

“要不回去换一件？”胡德全上下打量着宇文秀英，皱着眉头说，“怕东家不高兴吧？”

“管他呢，我自己高兴就行！”

胡德全犹犹豫豫地看见宇文秀英已经独自朝大观园的大门走进去了！只好紧跑几步跟上去。

大观园门里门外熙熙攘攘热热闹闹。贴蔑儿拜兴村一行人按照堂倌的指引，在一张桌子前坐下。再看周围，差不多所有的桌子已经坐满了。

对于大部分贴蔑儿拜兴的人们来说是头一次进大戏馆子吃请，按照刁三万的说法是去学习“人恭礼法”的，所以他们不敢高声喧哗，更不敢鼓掌叫好，只是老老实实地坐着。舞台上一出大戏正在演出，一个红脸长髯的大汉手持一把大刀在舞台中央表演。台下观众的喧哗声把演员的唱压倒了。但是二斗子一眼就认出了那个角色：“是关云长。”

“今儿个唱关公戏……”

“是过五关斩六将！”

“听不清关公说什么。”

“猜也猜出来了，还用听吗？”刁三万说，“关公在对蔡阳说呢——我不回去！我要去

找刘备哥哥……”

“义气之人啊!”

“是过五关!”

“唱得真好。”

其实谁也没听清楚演员的唱词儿。

……

叽叽喳喳的议论声、互相打招呼的说话声，堂倌引领客人的招呼声，充斥于耳。一个突出的声音压倒了嘈杂声：“哎！各位爷——看油看油——菜来了!”

是堂倌开始上菜了。在胡德全的提醒下，贴蔑儿拜兴的驼户掌柜们全都闭上了嘴巴，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堂倌手里的托盘上。只见堂倌把托盘高高托在肩膀以上，一个个盛满菜肴的盘子碟子一层层地叠摞着都高出堂倌的头顶!

“哇呀！真是好手艺……”刁三万感叹道，“菜盘子摞了五层!”

“小心菜汤洒到身上……”

“哪里会呢。”

也许是出于紧张，堂倌脸涨得通红，可以看到他托着菜盘子的胳膊上弯曲的青筋奔突!

“有本事!”众人都赞叹说。

“多谢客官夸奖。”

看着堂倌把菜肴一道一道地端上来。最先上来的是酒碟，堂倌一边布菜嘴里唱喝道：“四素四荤，一鹿角、二洋粉、三发菜、四黄菜、五头肉、六牛肉、七鸡块、八蒜泥肉……”速度之快就像是相声中的滚嘴。堂倌一下就摆开八张桌子，刁三万注意到这堂倌的一个托盘内竟然放了八八六十四盘菜!

第一轮菜摆好了，刁三万目光还在跟着堂倌的托盘看稀罕呢，就听胡德全说了一声：“咱们吃吧……”

刁三万把目光从堂倌的托盘上收回来，感叹着：“真有本事……这跑堂的就像是变戏法呢!”

众人跟着胡德全的眼色，有规有矩地夹菜，慢条斯理地喝酒。谁也不说话，耳边是一片咯叽咯叽的咀嚼声和吱儿吱儿的喝酒声。

大戏仍然在继续着。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东家开始给客人敬酒了。

当端着酒杯的史靖仁出现在大戏台上的时候，陪伴他的堂倌高喊：“东家给客人满酒哩……不另啦!”

只见史靖仁双手捧着酒杯，作了一个罗圈揖，然后仰脖一饮而尽！台下所有客人都把自己杯中的酒喝干了。有兴致的还相互把空了的酒杯向对方照照。

接着堂倌端上来是号称“八小”的八样菜，同样唱喝着报了菜名：鱿鱼、江阳珠、葛仙米、蟹肉、薏米莲子、三鲜汤、木须肉、捶鸡丸子……

胡德全悄声提醒道：“拿勺子吃喝……”

以后是八大碗：鲫鱼刺、大鱿鱼、海参、鱼肚、芙蓉肉、烧羊肉、酥全鸡、丸子。

待到丸子上来的时候，刁三万悄悄提醒大家道：“这八小八大的最后一道菜都是丸子，取其丸（完）音。就是在告诉你这宴席该结束了。”

一餐饭从中午吃到下午，从大观园走出来，二斗子摸着自己的肚子说：“我算是解馋了!”

呼德尔楚鲁说：“我从来也没吃过这样好的东西!”

“好吃是好吃，”胡德全说，“就是太累人，规矩太多，不随便。”

“太累人!”

“比拉骆驼还累吗？”

“不轻松！”

“这衣服也累人，衣领上的纽子直勒脖子，”胡德全说，“哪里如咱们的短衣穿在身上利索！”

“脱了它。”

二斗子一边走一边扭着身子率先把长袍从身子上脱下来，拧巴拧巴搭在了肩膀上。众人一见二斗子脱了长袍，也都纷纷效法，一时间都把袍子脱掉。有的像二斗子一样把袍子搭在了肩膀上，有的就攥在手上摇晃着。一行人有说有笑地回村了。

九

杏儿一个习惯了乡下生活的小媳妇突然置身于繁华的商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是如梦如幻的感觉。她一时半会儿醒不过味儿来呢。大户人家的排场和规矩也让她的神经不能不高度紧张，一天到晚起卧吃喝都有人伺候着。吃有吃的规矩，坐有坐的规矩，走有走的规矩，躺有躺的规矩，凡事都有规矩，她生怕一不小心弄出什么笑话给丈夫丢脸。孤寂的时候常常想念同来的张婶和其他同乡姊妹，自己偷偷掉眼泪。

正在烦闷间，突然一个早上史夫人走进她的房间，说：“义和鞋店姚掌柜差人来接你……”

杏儿出来一看正是杰娃找上门来。

原来是张婶要回老家了，姚祯义才打发杰娃到史家告知消息，说是张婶希望自己能和杏儿道别。

史路氏当然同意了。但是临送杏儿出门时又反复安顿：“和张婶说了话你就回来，不要在姚掌柜家耽搁，也不要在姚掌柜家过夜，我知道姚掌柜家房间窄憋，委屈你！”

杏儿在姑夫家与张婶见了面，可以说是百感交集，话没说几句两个人禁不住抱头哭了一场。

这些日子，张婶差不多把归化城转遍了，打听着，把张有生活过的地方都去了，她对杏儿说，“我家张有早些年做买卖的店铺我也去看了，如今是一家钱庄，就在大南街的街面上，很是气派。原来是我家张有和他的两个朋友合伙开的买卖，叫‘永盛源’，做绸缎生意的，可惜后来做塌了……”

张婶说，她老住在姚家也不是个事，打算近日起程返回晋中。

“你大老远来一趟不把张有叔带回去？”杏儿睁大眼睛问。

“张有安息的地方我也去看了，去了两次！也挺好，这次我一个人也弄不回去他，待将来海子返回小南顺的时候把张有的尸骨带回去就是了。”

听张婶这么一说杏儿也明白了，她想，这还不是怪古海，他不回归化来，张有的事张婶找谁做主呢，心里就有了歉意，说：“再等等吧，海子也该回了，到时候他一定会安排人把张有叔拉回家去。你不再等等？”

“不了，我惦记自个家里的地呢。”张婶停停又说，“指不定我回去还再来呢，到时就学你姑夫，把房子和地卖了，到归化来不走了。”

杏儿有些吃惊：“真的？归化有这么好？”

张婶说：“好不好的，我家张有在这儿一辈子了，死也死在这儿了，我等了他一辈子，在这儿也算我投靠我男人来了，在老家我就是个一辈子等丈夫的寡居女人。”

杏儿点点头，似乎有些明白张婶的意思。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说：“对了，我婆婆老惦记你家的宅基地，她一准儿赞同你卖房走人。”

“那就卖给她。”张婶痛快地说。

俩人哈哈大笑起来。杏儿发现，来归化后张婶从悲痛中彻底走了出来，又恢复了以前那样的乐观性情，说真的，她心里真佩服这个女人，想到自己陷在这不上不下、不尴不尬的境地中，真是恨不得马上把古海叫到眼前，要个痛快话拉倒！她已经不太相信古海真有那么忙，照理说，她来归化古海怎么也该知道了。就算他人回不来怎么也该捎个话来，可是一句没有。

连史路氏都看出不对劲来，弄得杏儿很是不自在。

张婶问杏儿：“你还得住些时日吧？”

“我也不知道得住多少时日，”杏儿说，“好歹我得等海子回来，听他一句话……”

“一句话？什么话？”

“我是去是留，听他一句话。”

张婶很快明白过来，半天没说话。

“今儿个说是在召河，明儿个又说是在大库伦。整天满世界地跑，也没个准信。我真是烦透了。”说着杏儿又落泪了。

张婶犹豫一会儿，说：“杏儿，有件事我不知当说不当说，忍不住还是跟你透露些吧。古海做驼户掌柜时有个相好，也是个养骆驼人家的媳妇，夫家好像是姓戚……我也是这些天东走西串听人传的。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告诉你你留点意就行了，有机会从旁边也打听打听。依我的想法，这事要是真的有，我想这也不算坏事，把这事跟你和月荃的事摆在一起，也算是扯平了吧？”

杏儿听了竟然只是轻轻“哦”了一声，说：“不知戚家的媳妇住在哪里？”

张婶说：“想替你细打听来着，知情人不多，也不好大张旗鼓打问，你就别管那么多了，反正是个女人，也不知道丈夫是死是活。”

杏儿沉吟着不说话了。

临了张婶安顿杏儿：“你要是闷了就去找邝家媳妇说说话，她家就住在洋行总会的后院。邝家媳妇说了她就在归化不走了！邝振海邀我们去过他家，屋里摆设全都是洋式的，墙上挂着金子做的挂钟。这邝振海对媳妇还不错。”

送走了张婶的当天，杏儿又返回了史家。她老想找个借口搬回到姑夫家住，可史路氏待她的热情让她总也张不开口。没想到几天后，她就遇上了张婶说的那个姓戚的养驼人家的女人。

清明节上午，阳光旺盛春风和煦，两辆漂亮的马拉轿车驶出史家巷。两辆轿车全都是用上等的俄罗斯呢绒搭制的轿篷。区别只是颜色不同，前边一辆是海蓝色的，而后面一辆则是鲜艳的桃红色，上面绣了橘黄色和紫红色的牡丹花，十分抢眼，一看就知道是女眷乘坐的轿车。马蹄嗒嗒敲击着砾石的路面，声音很有节奏，也很悦耳。轿车驶出巷口不久，紧跟着一辆二套马车追赶上来，是史家拉货的马车，车厢上面装着折叠的帐篷、小块的栽绒地毯以及一个金光闪闪的铜火锅！些许的蔬菜和半成品的肉食分别放在几个大盆内，上面有遮挡尘土的网罩。车摇着鞭杆去追赶前面的轿车去了。

熟悉归化风情的人一看这架势就知道，史财主家的人要去郊外踏青去了。史靖仁带着老婆孩子和杏儿到郊外踏青，一路往贴蔑儿拜兴村而去！早打听到了消息，贴蔑儿拜兴村要连唱三天大戏。

三辆马车丁丁零零朝着贴蔑儿拜兴村去了。

路上杏儿问史路氏：“我听人说起过贴……什么拜兴村的名字，这是个什么村子？”

“是贴蔑儿拜兴村！”史路氏笑道，“是一个专养骆驼的村子。”

“名字挺古怪的。”

“是个蒙古名字。”

“我知道的，意思就是骆驼村。”

“对，贴蔑儿拜兴是个养骆驼的村子，全村都是养驼户。”

“那就不种庄稼啊？”

“种什么庄稼啊！我不是说了吗？全村人家尽都是养驼户，他们都是靠驼运吃饭的。院子里全都是骆驼。这里的人家就是看谁家的骆驼多，谁家就最有钱！”

“啊，是这样！”

“养驼人家就是靠骆驼吃饭呢。”史路氏说，“不只是吃饭啊，驼运让他们发了大财呢！”

“我在家乡时也听说过，只是见了还是稀罕！”

“嗨！在归化城周边像这样的村子多了去了！……什么察罕拜兴、悠悠拜兴、麻花拜兴、孤子拜兴……”

三拐两拐轿车来到村子西边的一片草滩上。轿车停下，车倌过去为杏儿撩起轿帘，同时另一只手麻利地在轿车旁摆好一个踏脚凳。随行的大厨在几个车倌的帮助下很快就把帐篷搭建起来了。

杏儿伸展手臂在草地上走着，禁不住长长地嘘出一口气，说：“好爽利的风啊！”

“自然是……”史路氏说，“在城里憋了一冬天了，开春了，到郊外透透气最好！”

“还不是，我是说塞外的风比我们那里的风爽利得很！”

两个女人手牵着手在草地上走起来，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欣赏着郊野的风景。杏儿猛然站住了，她被奇特的景象惊了一跳：“快看……那么多骆驼！”

不远处有五六峰骆驼正在草滩上徜徉。

“你觉着稀罕吗？”

“在咱家乡出了村地里全都是麦子，真是想不到，这里的情形竟是这样的。”

想不到的事还在后边等待着杏儿呢。这个从晋中乡下来的小媳妇，等一会儿她就会和情敌宇文秀英面对面地遭遇了。

那时候杏儿正随史路氏在刚刚搭起来的帐篷里坐下，帐篷的前面大敞着，正对着临时搭起的戏台。搭建帐篷的时候就选了一块高一点的地方。居高临下可以清楚地看到戏台，即使是戏台前坐满了人也不影响视线。大厨子手忙脚乱地支起临时的灶台，拿出做菜的原料——都是些预先经过加工的半成品的食品，上好的木炭，一一摆好。杏儿很有兴致地观察着周围。

史靖仁说：“既踏青，又看戏，今儿个咱的运气不错。”

说话的工夫，陆陆续续又有几辆带篷的轿车来到，轰轰隆隆打从车上下来一些人，有男有女说说笑笑。一眼就能看出都是一些大户人家的男主人和他们的女眷。

说起来还得啰唆两句，清明前后阳气上升，草木复苏，空气清新，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人们都愿意到郊外走走。彼时在归化城这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不仅是大商家，也有官宦人家、绥远军营的高级军官，都要携家带口到郊外去踏青。呼吸新鲜空气，欣赏村野风光。

“史大财东！”史靖仁听到有人在叫自己。回头看见一个胖身材的男人：“啊哈！原来是孟掌柜……好哇！你也有空来踏青？”

“彼此彼此！哎，你史大掌柜不是比我更忙吗？”

“无奈之举，”史靖仁说，“字号忙得很，无奈老婆孩子闹得厉害，拗不过，只好陪着他们来玩。听说今儿个驼村有戏好看。”

“我也是……”孟掌柜话音未落，一阵马蹄声响起，又有两辆马车来到。接下来又是一阵必不可少的寒暄。全都是归化城有名有姓的人物。

商人们凑在一起免不了叹息：“时世艰难呀！买卖越来越不好做。”

“再难日子也还得过。”

“老婆娃娃才不管你什么艰难不艰难呢，他们在家里憋了一冬天了都快憋疯了！不让他们出来透透气不行。”

“是啊是啊……”

一匹精干的黄骠马载着一个人朝临时搭起的帐篷群走过来。待那骑马的人走近了，杏儿才看出骑者是个女子！蓝花的半长大襟袄，扎着腰带，一对扁桃形的棕色眼睛闪烁着光亮。

“我是本村的驼帮驮头。”来人骗腿下马招呼道，“各位掌柜能到贴蔑儿拜兴来是我们的荣幸，是瞧得起我驼村的人。在这里各位需要什么尽管吩咐，需要杀羊就杀羊，需要杀牛就杀牛。决不敢慢待各位掌柜！”

“哪里，哪里!”史靖仁抱拳施礼，说，“我若是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宇文秀英了？”

“小女子不才!”宇文秀英像男人一样双拳空握向史靖仁施礼，“我正是宇文秀英。”

“大名鼎鼎的宇文秀英乃驼道上的巾帼英雄，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

宇文秀英浪声道：“不敢不敢!”

“我们到贴蔑儿拜兴来多有讨扰了！宇文驮头。”

“哪里哪里，是各位掌柜看得起我们贴蔑儿拜兴！搁平常日子我们请还请不来呢。”

“这就是那个宇文秀英吗？”

“女流能做上驮头不简单啊。”

“是啊，让掌柜们见笑了!”

“啊哈，一个女英雄，走过驼道呢!”

“不简单……”

就见宇文秀英大脚板稳稳当当地站着，手里提一根马鞭，拿马鞭不停地抽打着自己的小腿，啪啪地响！杏儿好奇的目光在宇文秀英的身上扫来扫去，觉得眼前这个女的驼帮驮头很让自己羡慕！也不知怎么的她就把目光落在了宇文秀英的一双大脚上了。

这时她听到身边两个商人在悄悄议论，她听到了宇文秀英四个字，立刻警觉起来，只听一个对另一个说，“这宇文秀英是个驼户掌柜的媳妇，男人死了，她就当家当起驼户掌柜，跟着驼队跑外路，也算是自古第一号吧。”

杏儿有点发蒙，一种直觉让她不安起来。在听张婶说过丈夫在归化这边有个相好之后，她就处处留心了。没事的时候总是在心里描摹那个没见过面的女人的形象。现在这个宇文秀英让她感兴趣了。她上上下下打量着活灵活现的宇文秀英，心里想丈夫的相好就该是这样的吧？她早该想到，古海那些年不也是在跑驼道吗？她问自己，驼道上的女人都是这样的吗？爽爽朗朗，敢作敢为。

恍惚中杏儿觉着有人在扯自己的衣袖，是史路氏对她说：“你看，她朝咱俩走过来了!”

“谁？”

“宇文驮头啊!”

宇文秀英拽着马缰绳踏着男人的步子走到两位女眷面前，一个抱拳，朗声问道：“两位姐姐好哇!”

宇文秀英抱拳给史路氏和杏儿施礼，随着女主人手里马缰绳的抖动，黄骠马摆动着长脑袋，杏儿在马的透明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的身影。

杏儿把手握在胯边，两腿弯曲施了个万福，说：“宇文姐姐好!”

史路氏笑容满面，施了礼笑着应答：“宇文驮头好!”

杏儿也跟着又说了句“宇文驮头好!”也不知道为什么杏儿她觉得自己的心在一个劲儿地抖。

“两位都是史财东的宝眷吧？”

“嘻嘻……你猜错了。我是，”史路氏目光瞟了瞟杏儿，“她可不是！人家是大盛魁古掌柜家的宝眷!”

只见女驮头笑容满面的脸上顿时改变了，万分诧异地问道：“你说……她、她是谁？”

史路氏笑道：“她是古掌柜的宝眷呀!”

“敢问您说的是哪个古掌柜呢？”

“就是刚刚复归大盛魁的古海掌柜！……”

笑容从宇文秀英的脸上退去，她愣愣地盯着杏儿看了好半天，没再说什么，她心里却在呼喊道：“天哪！这是老天的安排吗？!”

宇文秀英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杏儿看，她的身体僵直着，后来就慢慢抖动起来，声音哆嗦着问："敢问古夫人是姓孟吗？"

"是啊！"杏儿随口答道，"咦！……你是怎么知道我娘家的姓？"

"天哪！……你真的是啊！"

这回轮着杏儿万分诧异了："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娘家姓？"

"我也是听人说的……"宇文秀英慌里慌张地敷衍着。

"听人说的？……怎么会呢？我远在山西老家，你我相隔数千里地呢。"

"这你不要奇怪，世上的事凡是出现总是有它的道理的。"宇文秀英又问，"敢问孟夫人的名字？"

"我……叫杏儿啊。从娘家到夫家所有的人都这么称呼我，一个女流没有官名的。"

杏儿下意识地回答着宇文秀英的问话，直觉告诉她，这个女人不简单。

尴尬的气氛被史路氏打破了，这异样的气氛史路氏并没察觉出来。她是个头脑简单的女人，在她看来无论如何刚刚从千里之外的晋中来到归化的杏儿和归化土生土长的驼户女掌柜之间不会有任何故事产生。这根本就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在她们之间产生瓜葛根本就不可能在她想象范围之内。她主动凑上去说："宇文驮头，你只问古掌柜的夫人，为什么不问我，莫非宇文驮头眼里瞧不上？"

"啊哈！从何谈起从何谈起！……那么请问这位姐姐，您的尊姓大名？"

"我是大盛魁史财东的家眷……"

"这我知道，我是说您娘家的姓氏？"

"哦，我娘家姓路，道路的路……"

这倒也寻常，史夫人知道古海在字号里的工作是分管驼道的，而她的丈夫只管交际，交际也是场面上的人多，社会名流多，因此说着醋醋的话，心里边却是优越着呢。

"你们说什么呢？"这时史靖仁走了过来。

"没说什么，宇文驮头在和我们说闲话呢。"史夫人回道。

"告辞了！"宇文秀英似乎是被史靖仁的插入惊醒了，只见她猛然间扭转身体翻身跃上了马背，一阵马蹄嗒嗒，就跑远了。

杏儿怔在那里。

史靖仁问："没事吧？"

"没事啊！"史路氏说，"这女人有点愣头愣脑的。是吧，杏儿？"

史路氏的话音未落地，就听见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凭着感觉杏儿知道是那个宇文秀英又回来了！宇文秀英的坐骑喷着白沫子，在杏儿面前停住四蹄。马蹄搓起的小石子蹦到杏儿的小脚上去了，杏儿下意识地朝后躲了一下。

宇文秀英骗腿下得马来说："史大掌柜！我想……请这位孟夫人，就是古掌柜的夫人到我家坐坐。不知道……"

"这个……"史靖仁踌躇着把目光投向杏儿。

宇文秀英脸色已经十分平和，款款道："史掌柜您是知道的，古掌柜跑驼道那些年就在我们村庄住，大家都熟悉他，也算乡里乡亲了，古掌柜夫人远道而来怎么能不到村里去看看呢。"

"我有兴趣！"杏儿说。

"既然是这样，还有什么好说的，那就去吧。"

"夫人，请上马吧！"

"我，不敢骑马！"

"不要紧！我为你牵着马。"

说着话只见宇文秀英两腿前后叉开些，把右腿弯曲，拍拍放平的大腿说："这就是上马

凳！你上马吧。”

杏儿刚刚骑在马背上，那马就扭着屁股走起来，并且越走越快。

“哎哟哟……”杏儿害怕地叫起了。

“你不要怕。”宇文秀英说着，不但没有控制黄骠马的速度，反而呼啸一声跟着马跑起来。杏儿也没看清楚怎么地一来，女驮头纵身一跃就飞上了马背！杏儿感到女驮头两只有力的手紧紧把自己的腰搂住了！于是黄骠马奔跑起来。呼呼的风声在杏儿的耳边响着，她感到马虽然跑得快，可是座下却是越来越稳当了。

黄骠马载着两个女人在一座大院门前停住了。女驮头也不下马，身子向前探着用马鞭子把门闩给捅开了。杏儿差不多是被女驮头抱着从马背上下来的。杏儿羞惭地跟在女驮头的身后走进了她的家。

女驮头客客气气地把杏儿让上炕，倒了一碗水放在杏儿面前的小炕桌上。然后郑重其事地自我介绍道：“我叫宇文秀英，夫家姓戚。过去村里人都叫戚二嫂。”

“我知道你是谁了……”杏儿不想躲闪。

“不！你不知道……”女驮头自信地断定，表情严肃地看着杏儿，杏儿不语，看着她很困难地把后面的话说了出来，“我就是九哥在归化这边的女人……”

“九哥？……他是谁？”

“九哥不是别的什么人，他正是你的男人古海的另一个名字。”

正要端起碗喝水的杏儿把碗放下，她的一双杏核眼放射出迷蒙的光。那年二斗子陪古海回家探亲就唤古海九哥，这么说他们都是这个村的，这的确是古海隐姓埋名的地方，在这儿他有了这样一个女人。杏儿甚至想象到这阵子古海不在她面前露面，回归化就到这儿来，不由四下望望，想发现古海留下的什么痕迹。但什么也没发现，她感到一切都让她很无奈，叹口气轻声说道：“还不是一样的，你是我男人的相好。”

女驮头吃了一惊，正端起的大海碗从手里滑落下来，先是撞在了炕桌上，后来又蹦到了炕沿儿上，最后跌落在了地上。碗碎了，水洒了。“你全知道了？你跟我来时就知道我是谁了？”她问。

杏儿点点头。一句话说不出来，只管听宇文秀英继续说：“古海被大盛魁开销以后，隐姓埋名流落江湖。海九年就是他在江湖上的名字。”

杏儿听着。

宇文秀英很激动，讲了古海很多事，最后嘴唇哆嗦着很艰难地表达着见到杏儿的感觉：“……真是想不到，你会走进我们的村子。咱俩会见面。”

“我也没想到。”杏儿说的倒也是真话。

“我不瞒你，妹子！九哥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我喜见他！就算是跟着他去死我也愿意。”

“你跟我说这些什么意思？”杏儿突然很怒。

宇文秀英愣住了，少顷，她清醒过来，低了头，嗫嚅地说，“是啊，我跟你说这话有什么意思？回归大盛魁后他就不是我的九哥了，他是古掌柜了，大盛魁的一个掌柜。说到底我们还是没有缘分。妹子，你命比我好。”

杏儿从炕上跳下来，她站在了宇文秀英的面前。“你们相好的事我不管！”杏儿几乎是喊出来的，声音很大，内心里冲击着一种复杂的怨恨，也交织着某种解脱。

“你不用怒，男人还是你的男人，我不会跟你抢的。还是你有福分！”宇文秀英说，“你是枯守寒窑十八年的王宝钏……”

杏儿苦笑着，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并不说话。

宇文秀英不解地问：“你笑什么？”

“我在笑我自己！”

宇文秀英不解地问：“笑你自己？……你笑自己什么？”

“我能笑什么!”杏儿说，“我笑我比你更是没有福气。”

“为什么？”

“你看啊……我和古海结亲近二十年，真正的夫妻日子没有过几天！古海娶我那年他才十四岁，我过门三天他就走归化了。那时候我也是懵懵懂懂什么也不懂。为没有给古家怀上孩子没少挨婆婆的指责……可你呢，却是扎扎实实和古海生活了许多年。”

“往后他就完全归你了!”

“哼！……”杏儿自嘲着说，“我是不守妇道的女人，男人要不要我还是说不定的事呢。这次到归化来我就要讨古海一句痛快话。”

“哦……原来是这样。”

“我该走了。”杏儿小脚倒动着往屋子外面走去，宇文秀英跟着她也不挽留。

“你等等！……”在院子门外宇文秀英伸手拉住了杏儿，“我是说，咱们能不能在一起过呢？”

“你说什么？”杏儿大惑不解。

宇文秀英很快地说道：“我是说，大盛魁掌柜不准携带家眷的规矩早已经被打破了！你在归化留下来……我做小，你做大!”

杏儿一时泛不上话来。

“是好男人女人们都是喜见的，”宇文秀英话说得更快了，“难道你没见过吗？你没听说过吗？哪个有本事的男人不是三妻四妾的。”

“我听说过……”

“那还有什么！你在归化这边留下来，海九年……哦，不，是古海，还有你、我，咱们三个在一起过日子。”

“我不知道……我这次到归化来，还没有见到我的男人。”杏儿郁郁地答复宇文秀英，“我自己的事情还不知道怎么样呢，能不能和我男人过下去……”

两个女人的谈话没有任何结果就结束了。像来的时候一样，宇文秀英还是用她的黄骠马载着杏儿，把她送回到了村子西边的草滩上。

在村子西头的草滩上人越聚越多，锣鼓唢呐的吹奏声一阵接一阵地响着，临时搭起的大戏台上有人在忙忙碌碌地走来走去。热闹的气氛越来越浓，大戏就要开演了！可以看到在通往城里的大道上往这边来的马拉轿车已经是一辆接一辆，络绎不绝了。

杏儿茫然地在人群中穿行，两只眼睛就像瞎子似的看着从眼前晃过去的男男女女，那一张张兴奋的陌生的脸。大戏开演了，黑头的沙哑高亢的调门和震耳欲聋的锣鼓点子在她的耳边轰响着；身着花花绿绿戏服的男女演员在她的眼前晃着。杏儿觉得眼前的一切仿佛是属于与她毫不相干的另一个世界。

终于盼着古海回到归化城。中午刚过，史路氏匆匆忙忙走进杏儿的房间，一进门就说：“有好消息了！……”

杏儿无精打采地应道：“史夫人又有什么好事？”

“哪里是我的好事啊，是你的喜事来了!”

“我能有什么喜事？”

“告诉你，是古掌柜从草原上返回归化了!”

杏儿说：“哦……是他回来了？”

“是古掌柜回来了!”史路氏兴致勃勃地说，“方才总号的伙计来了，说是史掌柜让他来家安顿，要你今天不要出门了，就在家里候着。说是待古掌柜料理完字号的事情就来看你！这还不是天大的喜事吗？……”

“是喜事……”

“我知道的，咱们买卖人的家小也不容易，丈夫常年在外奔波，一年也难得有个相聚的

日子！尤其是咱大盛魁更是号规森严，伙计学生意头十年不得回家探亲！唉！……有人计算过大盛魁的掌柜从入号到退休，与家人团聚的日子加起来也没有超过二十个月！许多时日都空耗了……”

“是，都空耗了……”也不知怎么的，话没说几句杏儿便已经潸然泪下。

“你莫哭啊！……”史路氏安慰着杏儿。哪想不安慰还罢了，史路氏这一安慰倒引得杏儿号啕大哭起来。史路氏当然能够理解杏儿此刻的心情，她想想买卖人的妻小确也是不易，于是索性不再劝，就在一旁陪着，后来忍不住也跟着啜泣起来。两个女人哭了差不多有半个时辰，史路氏止住了哭，她一边拿手帕擦着眼泪，一边劝慰杏儿：“行了！哭也哭罢了，笑也笑罢了，你也该做正经事了。”

“我……还能有什么正经事？”

“梳妆打扮啊!”史路氏说，“多久没见夫君了，好不容易盼到了相聚的日子，难道说你就这样泪眼涟涟膀眉肿眼迎接自己的夫君啊？还不要把自己仔细收拾收拾啊！？”

杏儿下意识地扭转身子在镜子里照照，苦笑一声无言地点点头。

史路氏去了，杏儿开始仔细地打扮自己。她让伺候自己的丫头打来新的热水，重新把脸洗了一遍。把早晨刚刚结好的头发解开，重新梳头盘发、画眉描唇、轻敷香粉……杏儿惶惑，仿佛是新婚头一天的感觉，禁不住脸红心跳起来，有六神不定的感觉。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杏儿就盘腿坐在炕上，就那么等着。直到腰也酸了腿也麻了，还是不见丈夫的踪影。眼看着晌午都要过了，杏儿听到自己的肚子在呱呱叫。

应着杏儿肚子的呱呱声，一个丫头进来说：“夫人，史夫人请您用饭哪。”

午饭很快就结束，还未等把餐桌撤下去史路氏就开始安顿晚宴了。原来是史靖仁又放话回来：“晚上要设家宴招待古海古掌柜!”

一直到黄昏临近的时分，古海才来到史家。是史靖仁陪着古海走进史家客厅的，落座后两位掌柜一边喝茶就开始聊起了生意上的事情。谈话的内容是关于召河“鸿记”商号的经营，虽然只是两个人在谈话，气氛却是异常地热闹。看得出来谈话是十分地投机。

按照史靖仁的吩咐，史路氏把杏儿也请到了客厅。当杏儿出现在客厅门口时，原来的热闹立刻就消失了，古海下意识地站起来，嘴唇翕动着很困难地说出几个字：“杏儿……你来了!”

场面很尴尬。

史路氏抢话道：“是啊！是啊！杏儿早就到归化来了，候了你已经三个多月了！把眼睛都要望穿了！……”

古海尴尬地应着：“多有叨扰了！……”

史靖仁说：“自家人不说两家话，夫人初来时是住在义和鞋店姚掌柜家，后来是我自作主张安排在了城柜的小客房。再后来又转到我家里。家里随便一些……”

说着话史靖仁发现大家都还站着呢，就说：“干什么呀！快坐下，大家坐下说话。”

古海是如梦如幻的感觉，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杏儿出现在了归化城，更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媳妇居然是住在了大盛魁财东史靖仁的家里。他忍不住把自己的媳妇上上下下打量着，椭圆的脸盘、盘云的发髻、一双黑黑的眼睛双眼皮，泪眼婆娑的，显得楚楚动人。这形象让他感到既陌生又熟悉。心里对自己说：真是一个漂亮女人……

但是奇怪的感觉跟着就出现了：很快杏儿那楚楚动人的形象在古海的眼前恍惚起来，就像是水面上晃动的一个影子，在随着波浪的涌动变幻着，破碎着、重新组合着……结果重组起来的杏儿变得面目狰狞，看得古海禁不住身体打起了寒战！他在心里问自己：这是我小媳妇吗？……这就是杏儿吗？

梦境似的对话就在这样的感觉中进行着：“咱娘好吗？”

“好着呢！……”

“听说你是跟姑父坐马车到归化来的？”

“是坐马车来的。”

“从家乡到归化走了多长时间？”

“走了一个月，走的全都是大路。”

“哦，走大路安全……”

……

杏儿一句一句地回答着丈夫的问话，就像是私塾课堂上的学生在回答先生的问题。说话的工夫杏儿她始终以一个姿势坐着，双手放在膝盖上边一点的地方直到谈话结束动也没动一下。她身旁茶几上的茶杯小心翼翼地侯着，茶水的热气袅袅地升蒸着。也不知过了多久杏儿在主人的相邀下从客厅步入了餐厅。

晚上史靖仁设家宴招待了古海夫妇。宴席只有古海夫妇和史靖仁夫妇四个人用餐。席面是非常地豪华，是晋系的海菜席，上了八个大碗八个小碗，外加一个铜火锅。木炭噼噼啪啪地响着很快就把锅里的汤烧沸了。史路氏热情地张罗着督促客人用餐：“来！快来吃火锅，吃汆鸭舌……是下午刚刚宰杀的鸭子。大厨费了好大劲儿，光是宰鸭子就宰了好半天。宰了四十多只鸭子才取了这么一盘鸭舌！”

“这是咱家乡的名食。”史靖仁为老婆补充道，“古掌柜你在草原上几个月了，太辛苦！尝尝！尝尝……”

古海应着伸出筷子。

整个晚餐史靖仁没吃几口，他拿筷子比划着指引古海夫妇吃这个吃那个，同时频频举杯为古海劝酒。酒至三巡，史靖仁的老婆使个眼色给丈夫，于是史靖仁便宣布晚宴结束。史靖仁夫妇把古海送到杏儿居住的客房就离开了。临走时史路氏亲自给古海和杏儿的茶杯里斟满了茶，把茶几上的果盘和点心盘挪挪，说：“要是夜里饿了就凑乎着吃点点心和水果。”

史家夫妇客客气气地让了一番便退出去了。屋子里只剩下古海和杏儿。四目相对之时两人竟然谁也找不到话说了。古海内心是异常地纠结！为了多年的离别，也为了妻子的背叛。他用牙齿把铜质的烟袋嘴死死叼住，闲下来的一双大手搓得沙沙直响。出语含混地问妻子：“你是什么时候到的？”

“我到归化已有三个月了，”杏儿两眼直视着丈夫说，“我说过两遍了。”

“哦，是吗？”

“是的，在客厅的时候你就问过了。”

“想不到你会到归化来！”

“我早就想来！”杏儿说着不由自主地就激动起来，“这已经是第三次了。你知道的……头一次我走到黄河边上被追回去了，第二次是在杀虎口，我病倒后被人送进了‘大炕’！要不是巧遇姑父把我搭救，也不会有今天了。”

“哼！也不告知我一声就自己来了！”古海也不知道是为此高兴呢还是生气，糊里糊涂地说着，把烟袋从嘴巴上拿下来，使劲儿地在鞋底子上磕掉烟袋锅里的烟灰。

杏儿把烟笸箩给丈夫递过去了。也不知为什么在夫妻独处的时候，古海始终就没有敢正眼看看自己的妻子。他把空了的烟袋锅在烟笸箩里戳着，拿大拇指在烟袋锅上摁着，就见妻子已经“福得”一声吹，把燃烧起来的火纸伸到了他的眼前。古海乖乖地把烟袋锅凑过去。夫妻之间的谈话断断续续。

“……我没法告知你。”

“当然，”古海说，“……没有规矩。”

夫妻第一次正面交锋。

“要什么规矩？”杏儿说，“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媳妇，现在我来归化看望丈夫，我不丢人！”

“大盛魁过去就从来没有过这种事。”

“史掌柜难道不是大盛魁的人？人家咋能把自己的媳妇接到这里来？还在归化城买了房买了院，养了一大帮孩子。”

“史家是史家，古家是古家，”古海说，“能一样吗？人家史家是大盛魁的财东！”

“这有什么？”

“不成体统！”

“我不管什么体统不体统的事，这次我来归化就是想要你一句话……”

古海把妻子的话打断了，他预感到杏儿会说什么。他把还没有燃烧完的烟袋在鞋底磕掉，任由红红的水烟丝在地上燃烧。古海站起身来把烟袋丢在炕上，一边解着腰带一边说：“时候不早了……歇息吧。”

杏儿顺从地去打了水，亲自为丈夫脱掉鞋子，褪去袜子，为他洗脚。丈夫的脚变了形，两只大拇指都撮缩回去了，与第二趾紧紧叠摞在了一起，模样很是丑陋很是可怕。杏儿的手在丈夫脚上摩挲着，也不知道是为丈夫的脚还是为了自己又动了感情，许多眼泪都掉进了脚盆里。她问丈夫：“这脚是走驼道拉骆驼弄出来的吧？”

“还能是什么……”

“你受罪了！”

“能把命保住就是我的福气了！”古海说，“还说什么受罪的话，不知道有多少拉骆驼的人死在了路上。”

一夜无话。夫妻之间的房事在无言的肉体冲动中进行了很长时间，但是给杏儿的感觉却是只能用“麻木”两个字来形容。无论是在丈夫的身下还是在丈夫的怀里，杏儿只是顾自己流泪，她这些年积累下来的感受都变成了泪水！肆意地奔流着，似乎她的泪水能够把一切都冲垮。泪水不但冲淡了她对房事的感觉，还发生了奇怪的效应，泪水唤醒了她对过去某些生活情景的回忆。让杏儿感到难堪的是在他和丈夫行房事的时候，头脑里时不时地闪现出来的竟是古月荃的形象！

古海在史靖仁的家住了三天就离开了。丈夫留给媳妇印象最深的就是这样一句话：“号事要紧……”

就这样，杏儿风风火火来了一趟归化，仅仅见了丈夫一面，古海便没了踪迹，给她留下的是匆匆而别的身影。

也不知道为什么，原本杏儿想朝丈夫要的那句话始终没有得到。她甚至都想不起来是丈夫没有回答，还是她自己压根就没有和丈夫提起。总之，丈夫就像一阵旋风似的，忽然间就在她面前出现了，忽然间又从她面前消失了。而留给她的却是无尽的痛苦和纠结。

大盛魁 3 第四章

一

夕阳西下时，大召寺的两名小喇嘛抬着一个柳条箩筐走出了大庙的西仓侧门。西仓是大召专门存放什物的地方，由于大召香火旺盛，善男信女供奉颇丰，这种积累经年累世，西仓堆放的茶叶、粮食、布匹真的是堆山结垛，尤其多的是砖茶，整整一溜西厢房塞得满满的，后来又在院子里搭起了毡布的帐篷存放茶叶。在土默特的草原上有数以万计的牛马骆驼羊，全都是大召的庙仓存物。还有大召在归化有临街的房屋八百八十余间，全都租给商人做店铺之用。包括大召前面的广场，也是大召租给小商贩商用了，场地的租金充盈了庙仓。

两个小喇嘛是奉主事的达喇嘛之命，向大召前广场上的商贩征收当天的地盘钱。广场上熙熙攘攘，摊铺一个接一个，一直排到了广场的尽头。唱二人台的、卖杂货的、卖小吃的、说书的，卖药的、赌博的，叫卖声、演唱声、喊叫声此起彼伏。两个小喇嘛抬着箩筐在人群的缝隙间穿梭，每到一个货摊两个小喇嘛就把担子放在肩膀上，一起双手合十问候说：“掌柜的发财！”

“托佛爷的福!”

商贩说着随手将预备好的碎银子或是铜制钱投进箩筐里。

小喇嘛看也不看抬着箩筐走了。摊主继续做自己的生意，晚晌时分客流涌动正是生意好做的时候。

不管是商贩还是喇嘛，他们彼此都不用说要多少或者给多少，投进多少算多少，只要是出一份就算完事。长此以往竟成惯例，从未为此发生争执。这种地盘钱也是大召香灯养缮费的一笔收入。

不仅这大召前的广场是庙产，说起来在归化城内绝大部分的房产和地产，原本都是召庙的产业。商人跟召庙租房子租地，交房钱和地租钱。以后有的商家干脆和召庙把地皮买下盖房做铺面，或是买下召庙临街的房屋改装后用做铺面。

那时候，大召前是归化城最繁华的地方。它类似小说里宋朝东京汴梁城大相国寺那种情况。从大召山门到玉泉井这一片广场上，布满了各式各样的小商摊贩，出售的东西从稀奇古玩到粗笨日用杂物，样样俱全。小手工艺制造和小杂耍摊，也是应有尽有。游人中有衣冠楚楚的有闲阶级，也有普通市民、乡下来的农民和草原上来的牧民。

收地盘钱的两个小喇嘛抬着箩筐由东往西走，不经意与一个汉子撞在一起。

“他妈的咋走路呢？没长眼睛啊？”那汉子一身短打扮，矮小个子竟然力气大得出奇，出手朝前边的小喇嘛胸脯一推，那小喇嘛趔趔超起连退几步差点跌倒。搭在肩头的杠子滑落，箩筐倾覆，碎银子和铜板撒了一地。

“施主!”小喇嘛恼怒了，怒目叫道，“不得无礼……”

“你想怎样？”那汉子撸着袖子往前靠，眼看一场冲突就要爆发。

后面的喇嘛冲上来，用自己的身体把那汉子和自己的同伴隔开了。

“施主息怒，”喇嘛笑呵呵地说着把一个手掌举在胸前，“……啊！原来是二掌柜!”

“哼！我就是二斗子，你想怎么样？”

“二掌柜您喝多了……我看咱们还是各行其便吧。”

两个喇嘛俯身将散落的碎银子和铜子钱收拾起来，笑着走开了。

西斜的太阳暖暖地照着，二斗子漫无目的地在广场上闲逛。他今日心情不怎么好，他在大召广场西边的赌摊赌了六把骰子，结果输了五把。哪想到没走出几步就又闯出祸端来了。

在一个旋木摊儿前，摊主与一个外国人冲突起来。这事恰恰让二斗子遇上了。这个外国人红头发高鼻梁，身高有六尺以上，正与摊主争得面红耳赤。二斗子走过来的时候，远远看见摊前围了许多人。二斗子从人缝中挤进去，听了一会儿，才知道摊主与那外国人冲突，起因是一只牛角的拐杖手柄。那个外国人拿一只牛角让摊主给他旋一只拐杖手柄，现在拐杖手柄已经旋好了，却说牛角的颜色不对，怀疑摊主用次料把他的好料偷换了。不但不付工钱，反而要摊主赔他的牛角。摊主满脸委屈不肯认账，说话间外国人就要动手，拐棍举到了摊主的头顶上。

“你赔还是不赔？”

“我没有调换你的牛角如何赔你？”摊主态度也很强硬。

那红发洋人手里的拐杖就要落下，却突然觉得自己的手腕一紧就动弹不得了，侧目一看，是一个矮人将自己的手臂攥住了。

“你是什么人？”洋人问道，“立刻把你的脏手挪开。”

“老子名叫二斗子。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怎么样？”那外国人一双蓝眼睛瞪得溜圆，“难道说你要拿刀子杀人吗？”

“杀人不会的，俺只不过是站出来说句公道话。”

“他调换了我的牛角。”

“我没有……”

外国人和旋牛角的手工艺人各讲自己的道理。

外国人扭着身子想要甩开二斗子，却觉得自己的手像被老虎钳子掐住似的，牢牢被二斗子抓住，他十分恼火，抬脚就踢。这一脚蹬去未见二斗子怎样，自己却先噢噢叫起来。眼疾手快的二斗子早有防备，一抬脚正踏在那洋人支撑脚的脚面上。这洋人哪里知道他遇上了一个会中国武术的驼夫。结果是可想而知，洋人被小个子的中国驼夫噼里啪啦一顿臭揍。打得眼也青了，腿也瘸了，鼻子也流血了。

打完架，二斗子出了气扬长而去。

事后二斗子才知道，被他殴打的这位洋人正是英国人在归化城开设的怡和洋行的经理希尔曼。说起这个希尔曼可以称得上是中国通，在到归化来之前，他曾经在上海待了十几年，汉话说得溜溜的。

二斗子更不会想到自己为一时痛快而对希尔曼出手，酿成了一个重要事件。这件事不但惊动了道台衙署，还牵动了归化通司行。

二斗子殴打怡和洋行经理希尔曼这件事，很快又引出一个特殊的人物，这就是被刚刚成立的归化城洋行总会聘为总经理的马尔金·泽克夫，也就是邝振海。事发的第二天上午，马尔金·泽克夫就寻到了道台衙署的门上，把一纸诉状递上了公堂。

公堂之上林道台把状纸上的马尔金·泽克夫这个外国名字看了好几遍，又把站在堂前的邝伙计打量了一番，心里便升起许多怒火。林道台把惊堂木一拍，指着邝振海喝问道："大胆贱民，你是何人？竟敢到我道台衙门来击鼓闹公堂。"

"请道台大人说话放尊重些。我现在是俄罗斯公民，"邝振海答道，"我的名字叫马尔金·泽克夫。我的身份是归化城洋行总会总经理。"

林道台新近上任还不到半年，对邝振海的背景并不知晓，鼻孔里哼了一声，说道："大胆刁民！我明明看你长着一副中国人的面孔，如何谎称自己是俄国人。难道你想诳骗本官不成，你以为本官是三岁小孩？"

旁边的衙役一起举着棍杖喊起来："嚯——"

文案项怀义也喝道："大胆刁民，还不赶快跪下！"

奇怪的是这位告状的中国人毫无惧怕之色，全然不顾衙役威吓和文案的断喝，脸上竟然浮出了嘲弄的笑意。

这时候文案项怀义才猛然注意到，这位告状的人脖子后面并没有拖着一根辫子。而且是一身的西装革履。项怀义附在道台的耳边提醒道："大人，我想起来了，这位告状者恐怕就是俄罗斯商行聘请的中国经理。日前归化总洋行刚刚聘了一位俄国总经理，想必就是这位马尔金？"

林道台心里一惊，说："哦……"

项怀义低声说道："大人，不可大意。我意此案大人还得小心受理。"

林道台拧着眉毛眯着眼睛歪着脑袋，把堂下的告状人上上下下打量了好一阵，脸上的线条慢慢变得柔和了。

林道台转了转眼珠，对邝振海说："这位马……姓马的这位洋人，你这桩案子本官接了。"

"谢道台大人！"邝伙计说，"请大人为在归化城合法经商的外国商民做主。"

"道台衙门明镜高悬，这你放心，我会为你做主的，"林道台说，"但是我问你，这状子上所诉之事是控告一个中国人二斗子殴打怡和洋行经理希尔曼，这件事与你这个俄罗斯人有何干系？"

"我是原告代理人，"邝振海说，"原告一切事均由我全权代理，此案为外国人在华被无理殴打，涉及国际关系的大事，望道台大人秉公执法，从速断案。"

林道台一听邝振海说到国际关系，立刻就觉得气脉短促了三分。道台大人已经知道这位假洋人和他背后的真洋人都是不好惹的了。

林道台之乎者也地招架一番，称道台衙署要对此案进行调查，把状子留下，将马尔金·泽克夫打发走了。

这些年外国商人纷纷在归化城设行立栈，插足归化的市场，不但做收购和批发生意，而且更热衷于零售业，在归化城大南街洋行的门市一家挨一家已经连成了一片。按说英国人进入归化的时间要晚于俄国人，但是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英商的恰和洋行便在归化城开设了多个分支机构，单是专门收购绒毛的分支机构就有：聚立、平和、隆昌、安利、仁记、新泰兴、兴泰等七家！

归化城市面销行的日用商品约有八百五十余种，而外国货则占六百二十一种，其中俄国货又占三百八十一种。归化市场洋货已经越来越多，走到大街上满目皆是什么洋毯、洋毡、洋布、洋缎、洋烛、洋针、洋茶、花露水、洋颜料、洋绒手套，洋绉带子、洋瓷花盆、洋漆烟袋杆之类。许多外国商品，已经逐渐把中国的土货排斥出了市场。在棉纺织品中，产自中国河北、山西、山东的商品只剩下大布一种。就是一些妇女化妆品和儿童玩具等也多是欧洲制造的。

信息灵通的英国商人早就垂涎归化市场，他们从很早开始就不断地派人携重金到这里收购驼绒、羊毛等畜产品。后来逐步扎下根来，发展到设庄坐收，成交方便，获利也丰厚。再后来他们的商业势力以归化为据点，向蒙古草原北部、西部腹地迅速扩张。

他们除了大量推销自己的商品外，更把归化地区当做获取原料及土特产的重要基地和转运站。一方面大量地收购当地牲畜、羊毛、猪鬃、皮张、兽骨、菜籽、胡麻等，一方面把来自西伯利亚、蒙古、新疆、甘肃、宁夏、青海的皮张、绒毛、牲畜以及药材运销北京、天津。其中仅皮张一项就有：猞猁皮、狼皮、沙狐皮、灰鼠皮、狸子皮、狗皮、兔狲皮、黄羊皮、山老羊皮、狐皮、狐腿皮、獭皮、扫雪皮、雕皮、夜猴皮、羔腿皮、羔子皮、猾子皮、马皮、驼皮、牛皮、盘羊皮等。

归化城成为西北通往天津和上海口岸的中转站，这里的绒毛、皮张等货物的贩运数量、价格控制权正处在本地商号与外国商人的争夺之中。这些货物只要在归化填写了运照单，再往天津或上海发货便是一路通行无阻，概不纳税。

林道台恨邝振海这样的假洋鬼子，但是他也无奈。朝廷都惧洋人，但凡中国人与洋人之间生了事就是外交事端，堂堂一个道台也只能是委蛇周旋，采取拖延办法，和稀泥。

最后没办法，只好下令把二斗子抓起来了。

二斗子也很快就知道了这洋人的厉害，事发之后仅仅过了一个星期，两位腰挎佩刀身穿公衣的衙役寻到了贴蔑儿拜兴村。两位公人在村口下马，一路打听着来到了海九年的院子。自打海九年复归大盛魁之后，他的院子以及所有的骆驼和家产就都归二斗子代管了。二斗子像照看自己的家一样照看着海九年的院子。

二斗子还在睡梦中就被两个公人带走了。头天夜里他耍了一个通宵的骰子。在往归化城押解的路上，二斗子不断地跳着叫骂着：“你两个公人真是太大胆，你们知道老子是谁吗？”

一个公人说：“我只知道你是个拉骆驼的人。”

另一个公人嘲笑道：“老子们只知道你是一个罪犯。”

“你要是个王爷贵族可早点说话，公堂之上可以免去杖打呢。”

二斗子气得浑身发抖，哇哇乱叫。无奈木枷套在脖子上动弹不得。

两位公人骑在马上一前一后把二斗子夹在中间。后面的公人手里牵着一根绳索，绳索的另一头拴在二斗子的手腕上。

二斗子把铐着手腕的铁链晃得哗啦哗啦直响，声明说：“我哥哥就是大名鼎鼎的古海，他是江湖英雄，他是大盛魁的掌柜……”

一个公人扬起马鞭在二斗子的身上抽了一下，就算是给二斗子的答复了。一路上不管二斗子如何叫骂，那两位公人就只管用马鞭来回答他。

在被解往归化城的路上，二斗子遇见了刁三万。刁三万进城给老婆抓药，看见二斗子被两个公人解押着，手腕上拖着的铁链哗哗响，刁三万惊慌得脸都变色了，他跳下马来给两个公人又是作揖又是哈腰，总算是问明了情由。刁三万翻身上马拨转马头往城里的方向疾驰而去。看见干爹的马扭动着屁股呼呼哧哧从自己身边跑过去，二斗子脸上浮出了笑。他撇撇嘴对两个公人说："用不了儿日你们怎么抓的俺，还得怎么把俺送回来。"

"没那么便当，"一位公人嘲笑道，"若是道台衙门的大牢是你爹开设的倒也差不多。"

"少跟他废话！"另一位公人年纪轻一些，说着话便扬起马鞭照着二斗子的腰眼来了一下。

二斗子跳了一下，转过身想要与打他的公人理论一番，话到嘴边他又咽回去了。心下想：甚时古海不出现他就是磨破嘴皮也说不清楚。岂但是说不清楚道理，就怕是他刚一张口那公人的马鞭就会再次落到他的身上，索性作罢。二斗子不再与两个公人争论，他闭着嘴巴走起路来。二斗子心里有数，只要是他的拜把子兄弟古海一出现，事情立刻就能摆平。

但是事情并不像二斗子想的那么简单，在道台衙署的大牢里二斗子一连熬过了六天六夜，他的把兄弟古海也没有出现。每天两个小窝头加起来也超不过二两，外加一块咸菜疙瘩，这就是他全部的伙食。饿得他一天到晚肚子咕咕噜噜直叫。这还不算，最难忍受的是一只木制的大尿桶就在他睡的地铺头上摆着，臊气冲天。不到两间大的牢房竟然住了二十四个犯人，这些人全都是偷鸡摸狗、殴斗寻衅、越货抢劫的不法之徒，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以狱中的规矩来论，二斗子新入牢房资历最浅，他不但得守着尿桶睡觉，还得为狱头打饭捶背，受尽凌辱。

直到第十天头上大牢外才有了动静，随着狱卒的吆喝，二斗子看见身材瘦长的刁三万出现在大牢的木栅外面。刁三万告诉二斗子，早在他出事前，古海就带了驼队往库伦去了。

二斗子问："干爹，你没打听九年哥甚时能返回归化？"

"我咋能不打听，"刁三万哭丧着脸说，"大盛魁看门房的伙计告诉我，古掌柜返回归化的日子怕是得在半年以后。"

"听说海九年是偷偷地走毛尔古沁峡谷呢！……"刁三万压低声音说，"也不知是真是假。"

"又是毛尔古沁峡谷……买卖人没有真话。"

"古海他把毛尔古沁的秘密献给了大盛魁，可是把大盛魁美死了！听说大盛魁走外路的驼队现在全都由古海领着走毛尔古沁呢！"

二斗子没有心思和刁三万讨论什么毛尔古沁的事，他只是为自己深陷大牢而叫苦不迭。

叫苦也没用，这牢狱之苦就得他受着。用刁三万的话说："谁让你没事惹事来着！都是自找的。"

受就受，二斗子很快也就想开了。好在他从小孤儿一个，什么罪没受过？牢狱中这点罪他就全然不在乎。

二斗子想开了也就不再烦恼，想不到的是在大牢里二斗子遇上一个让他开心的人。谁？就是归化商号三义泰的掌柜张友和，因为犯了"走私罪"被关进了大牢。俩人熟悉了就聊起来。二斗子纳闷地问："你一个买卖人如何也坐了大狱？"

"我犯了案子。"

"什么案子？"

"暗房子。"

"啊哈！暗房子我可是知道，原来你犯的是走私罪啊。"

"唉！……"

"张掌柜不是本地人吧？"

"是山西人。"

“走西口来的？”

“是走西口来的。”

“……既然你是买卖人，那么你一定知道归化城的大盛魁吧？”

“当然知道！”

“大盛魁有个掌柜，姓古名海，他的大名你听说过吗？”

“古海掌柜大名鼎鼎，他独自闯通了毛尔古沁大峡谷，是驼道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

“知道就好。”二斗子说，“那么你知道古海和我是什么关系吗？”

“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

“告诉你——古海正是我的拜把子兄弟！”

“啊！能有这事？”

“你瞧不起我？”

“哪里敢哪里敢……我只是不知道怎么个来历。”

于是二斗子把十八年前古海如何遭人陷害被大盛魁开销，是他把落魄的古海引进了驼村贴蔑儿拜兴做了一名驼夫。后来在患难之中古海又如何与自己焚香叩头结为异姓兄弟的事说与了张友和。二斗子的故事让张友和感慨唏嘘。

说到古海话题就热闹了起来。原来张友和正是古海的一个崇拜者和追随者。二人越说越热乎，话题也就越来越深入。

“自从我大清皇朝与俄国人签订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咱们归化的买卖人算是倒大霉了！俄国商人就直接到中原内地产茶区采购茶货了，这样就用不着再与我们中国的茶商来做交易了。”

“这个我也知道，俄国商人把咱的利源占了。”

“是啊！”张友和叹道，“自那以后恰克图和买卖城闭关，归化商人的买卖是每况日下。”

“我还听说，俄国人最早是从汉口到天津再到黑龙江逆流而上运输茶叶。后来因为在水面运茶使茶叶受潮就放弃了。没办法重新返回归化来走驼道。”

“对。无论是走水路还是走驼道，我们都要比俄国人吃亏得多。二掌柜你是领房人你应该最清楚，自打太平天国作乱以来，有个名叫钱江的人发明了一个厘金税！”

“好像是听说过……”

“二掌柜，你知道吗？”

“什么？”

“你知道我们中国商人运茶一路上需要交纳多少厘金税吗？”

“多少？值百抽五吗？”

“我告诉你！我们运的茶是从汉口运至归化，这一路就要经过六十四道厘金税卡。”

“妈妈的！这还叫买卖人如何活呀？”

“这还不算，还有落地税、销售税、过境税、印花税……”

“如此下去，你们买卖人还如何动作？”

“不知道……”张友和摇摇头，“我连自己的命都不知道能不能保得住。”

“我知道了。所以你才走暗房子啊？”

“是啊，不走暗房子是死，走暗房子也是死。反正是死路一条了。”

有一天二斗子听张友和哼哼山曲儿，就问：“你会唱二人台？”

“自然会！”

“我爱听。”

狱友们也都说爱听。

二斗子对张友和说：“别自个儿一个人哼哼了，放开嗓门唱一个吧！让我们大家都听听。”

张友和索性放开嗓门唱起了《商人命运歌》：

远离家乡忻代州，学习蒙商草地走。

草原茫茫无人烟，上步一换踢石头。

为避风沙烈日毒，为识星斗来指路。

白天住、夜间行，山头盘盘当标记，胡柳依稀寻宿处。

顶风霜、踏荒滩，卧洋盖雪战严寒，迷失路径心惶恐。

肚肠辘辘啃口粮，风雪飘零无处躲。

任凭雨淋风沙打，不分贵来不分贱，徒工掌柜一样惨。

为了度光阴，咽下万千苦，

撵牛放马拉骆驼，拾柴弄火架锅锅。

学会蒙语串人家，做买卖要送到蒙老乡家。

态度要好腿要勤，帮助蒙老乡做营生。

捉羊羔、拴牛犊，为做买卖献殷勤。

走到哪里哪里住，蒙老乡家就是安宿处。

一进门先问好，寒暄礼让把茶喝。

黄油酪丹奶子茶，炒米盘子面前搁。

喝茶吃饭不用钱，你来我往讲互换。

讲信用拉各相与，欺骗哄人不久长。

二斗子、张友和给狱友带来愉快，狱友们都喜欢他们。时间长了狱友们对二斗子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请他离开尿桶睡觉，亲友来探监，带的好吃食全都先尽着给二斗子吃，这样一来二斗子在狱中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张友和给二斗子讲述了做生意的难处，重税与风险还有商人商号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朝廷对俄国商人的特别优惠……许多事二斗子还是头一次听说。他愤愤不平地骂道：“既然朝廷不为自己的百姓做主，反倒是替俄国商人说话，那我们不如打到龙廷去！反了它！”

“哪能反啊，那可是咱们自己的朝廷！”张友和说，“我们还全指着朝廷给商民做主呢！”

“为什么呢？”

“朝廷不是不想给自己的商民做主，是害怕洋人。”

张友和接着给二斗子讲了许多商业事情，举了很多例子，什么运货小票、免税区、厘金税等。

“原来商人们也不易啊，我原来只知道走驼道艰难，想不到做生意也这么难！”

二斗子想到自己还埋怨古海风光了不来看他了，现在这么一听，九哥也是多有不易啊。

在大牢里又熬了五个多月，二斗子终于被人保释出来了。还没跨出监狱的门，他就知道准是古海走外路回来了。

果然是古海来救他了，古海带着胡德全、刁三万、宇文秀英一起来接他，出了狱门就直接进了一家饭馆。在西河沿儿的大牢里蹲了一个多月，二斗子人就瘦了一圈，脸被捂得惨白，看上去就像个病人似的。古海心疼地说：“我再晚回来几天怕你得饿死在大牢里。”

酒菜上齐之后，古海站起来掂着酒盅，说：“各位兄弟，大盛魁号事繁忙，我不能久陪。你们慢慢喝着，二斗子兄弟性情执拗又是自幼散漫惯了的人，往后还望大家替我多多关照我这个把兄弟。”

大家一起站起来，“九年”、“海掌柜”、“古掌柜”地乱叫着，纷纷说：“你放心，二斗子就交给我们了。”

二斗子说：“九哥，快忙你的去吧，我听人说了，你们生意人不好做，全是狗娘养的洋人闹的。”

“对，九年如今是大盛魁的掌柜，身上担的事情多了，让他忙去吧，我们坐下来接着喝

酒说话。”胡德全说。

古海刚走到门口，二斗子又叫起来：“九哥，我还有个要紧事忘了跟你说！”

“什么事？快点说，一起说。”

“我在大狱里头有一个狱友，无论如何你得帮他一下，也是个买卖人。”

“谁？”

“是三义泰的大掌柜……”

“哦，你是说张友和吧？”

“你知道？”

“我咋能不知道！”古海说，“你是不是想让我保他？”

“对！请九哥……”

“你别叫我九哥，没用！我告诉你张友和的案子谁都保不了！他的身上担着的是朝廷挂了号的大案子！”

“九哥！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你不用再说了。张友和犯下的是走私大案，他的案子都惊动了北京理藩院。不要说是我了，就算是绥远将军童玉出面也保不了他！”

“那……张友和死定了？”

“死定了。”

为张友和的事二斗子难过了好长时间。

二斗子像一只自由游荡的狼一样，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眼下只要他还活着并且手里有几两银子，那么他就会毫不犹豫地用那些银子喝酒、赌博，至于明天的日子怎么过，到时候再说，身上穿的永远是破破烂烂。他总是用一种模模糊糊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似乎是永远也不愿把他生活的这个世界看得真切一些。奇怪的是不管怎样狂灌滥饮和通宵达旦地赌博，二斗子那就像沙漠狼一样短小坚实的身体仍然没有受到伤害。不管做什么，他的动作总是非常敏捷而准确。在他的身上那些隆起的肌肉散发着永不消散的酸苦的气味，那是受苦男人身上的汗臭味和骆驼身上散发着的腥臊气混合在一起的气味。他的思想和情感也和他这个人一样的简单和淳朴，没有钱的时候就去干活，有了钱就赌博喝酒，如果困了也不管在哪里倒头就睡。经常会有这样情况出现，当二斗子的朋友们打牌或喝酒的时候，说着话就听不见他的动静了，当别人仔细观察他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打起了呼噜。

自从海九年复归了大盛魁，二斗子在人前腰杆儿也挺直了，说话气脉也冲了。在街上或是酒馆与人聊天，说不了三句话他就会把话题扯到大盛魁和海九年的身上。与二斗子在一起的人常常会被他这样问道：“这阵子大盛魁在湖北咸宁一带调茶货呢，你听说了吗？”

对方会被二斗子的突然提问弄得一头雾水：“大盛魁调茶货的事情我们这些卖苦力的人怎么会知道？”

这时候二斗子就会说：“你当然不知道，可是我知道，我哥哥如今可是大盛魁的掌柜。”

“没听说过你有个什么哥哥。”

“只知道二斗子你从小就是个孤儿。”

“难道你哥哥是叫大斗子吗？哈哈哈……”

“我这个哥哥不是同胞兄弟，”二斗子耐心地解释着，“我这个哥哥是磕头弟兄。是那种不能同日生但愿同日死的弟兄。”

当人们相信了二斗子的话以后，都以羡慕的眼光看他了。于是二斗子的虚荣心就得到了满足，即使是玩骰子把银子输个精光也不会发脾气了。

但是每当二斗子为海九年的事大肆炫耀的时候，如果胡德全在场的话，他总不会随声附和。当那些做马工、羊工或拉骆驼的穷朋友们为二斗子能有做大盛魁掌柜的把兄弟而啧啧称赞的时候，如果胡德全在场的话，他也跟着静静地听，从羊腿骨烟袋锅里拧上一撮烟丝，用

火镰点燃了慢慢地巴咂着，品味着，脸上的表情是十分地甜蜜。如今贴蔑儿拜兴这个老驮头也上了些年纪，喜欢安静的时候比喜欢热闹的时候多了。他把贴蔑儿拜兴驮头的职位让给了宇文秀英之后，村子里的人们就很难听得到胡德全那咋咋呼呼的严厉声调了。

不管名誉上的事情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实际上二斗子的生活习惯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

古海忙于商务没有时间到驼村来，但是关于贴蔑儿拜兴村发生的事情他还是非常地关心。贴蔑儿拜兴发生的变化他都知道，关于二斗子的故事古海都是听别人说的。其中变化最大也是最让他纠结的是戚二嫂，古海离开之后，她恢复了娘家的姓氏和名字，宇文秀英从胡德全手里接过驮头的职务正在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呢。还有那个刁三万，把几百峰骆驼委托给了蹇家老二照管，带着自己的众多儿子做起了生意，专门倒腾羸羊。

胡德全则是力挺宇文秀英，不但把驮头让与了宇文秀英，还积极鼓动她去竞争归化城万驼社社长的职位。

归化城的生活就像是扎达海河里的流水哗啦哗啦地向前流淌着。不久林道台又审理了一个和洋人有关联特别的案子，涉案的洋人还是那个马尔金·泽克夫，也就是邝振海。不过在这个案子里马尔金·泽克夫由原告变成了被告。那是一件俄商公司违法事件，即归化通司商会状告俄罗斯商人在百灵庙一带草原上倒灌砖茶案，归化通司商会会长李泰一纸诉状把俄商告上了归化道台衙门。

作为原告李泰以归化通司商会会长的身份出庭，理由是俄罗斯商人违反了中俄政府双边贸易协定，把从中国产茶区运来的茶叶销售在了中国本土，行话叫做茶叶倒灌，严重侵犯和损害了中国商人的利益。

在道台衙门口原告和被告相遇了。邝振海抱拳施礼笑道："我还没来得及恭喜您呢。"

"恭喜我什么？"

"恭喜李大掌柜当上了归化通司商会会长啊！"

"啊——谢了！"

说着话两人走进衙门的大堂。

看到打官司的原告与被告说说笑笑地走进道台衙署，林道台很感奇怪，问道："你们俩是在说什么呢？"

"说些私房话。"

"看样子你们关系很是亲密啊？那么为什么又要打官司呢？"

"官司是官司，私人关系是私人关系。"

"此话我越听越糊涂，"林道台说，"既然是密切关系何必又对簿公堂，私下了结不就得了？"

"我不是为了个人的恩怨。"李泰说，"我到公堂上来是在为归化商民申明大义。"

"我也不是为了自己，"邝振海说，"我现在是俄罗斯托博尔斯克公司归化分公司的总经理。我在为本公司的利益说话。"

"这么说你们是各为其主了？"

"对，"李泰说，"还有不同，我不只是为归化商号打官司，同时也是在为大清国说话，为大清国的利益打官司。"

"那么，好吧。那么现在就升堂！邝振海，问你……"

"道台大人！"邝振海打断道台的话，"需要我再说明一下吗？我现在是俄罗斯公民，我现在的正式身份是俄罗斯托博尔斯克茶叶公司归化分公司经理，我的俄文名字是——马尔金·泽克夫。"

"好吧，"林道台叹口气，说道，"马尔金先生……"

审判开始了。

审判结果，林道台罚了洋行一千二百两白银。算是一个特例，洋人在归化道台衙门打官

司这是头一次败诉。为此一案，林道台在归化市民中留下了许多赞美。

二

与丈夫见面之后没几天杏儿遭遇了一次强烈的刺激！这件事情促使她迅速离开了归化城。

是一个下午，杏儿在史路氏的陪伴下去大北街闲逛。突然听到大街上一阵喧哗旋起，就见许多人在街道上奔跑起来。有惊慌好奇的喊声互相传递着："道台衙署要行刑了！……"

"看看去。"

"也不知道是哪个倒霉的人。"

杂踏声越来越响，奔跑的人群越聚越多。杏儿不明就里问史路氏："姐姐，牛桥那边出了什么事？"

"我也不清楚……大半是官府要杀人了。"史路氏茫然地看着从身旁跑过的人，她把一个妇女拉住了，问道："是要砍什么人的脑袋吗？"

"是走私犯！"那妇人说，"不只一个呢，听说又要拉到孤魂滩执行呢。"

"是强盗吗？"

"听说是买卖人……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杏儿扭着小脚和史路氏一起也跟着人群奔跑起来。她们随着人流出了北城门，来到扎达海河的河沿儿上。就见河沿儿边的道路上已经满是人了，挤不动了。史路氏拉着杏儿挤到了牛桥上，隔着河可以看见道台衙署的青灰色的屋顶。衙署门前的道路上黑压压地挤满了人。

"来啦！……来啦！"

人群一下安静了！

大人孩子全都自动地往两边退着，让开道路的中央。一阵金属撞击发出了哗啦哗啦的响动，震动着杏儿的耳鼓向她传达着不祥的预感。声音越来越近！

有人认出了受刑者："是张友和！"

史路氏压低声音告诉杏儿："他是三义泰商号的掌柜……"

"哇！原来真的是个买卖人啊！"

"也是晋籍人士吗？"

"听说是。"

"唉！真可怜！"杏儿喃喃自语道，"俗话说人不亲土还亲哩！也不知道犯的是什么罪过？"

"唉，犯的是走私罪……"史路氏告诉杏儿，"你知道吗？三义泰的张掌柜最崇拜的人是谁？"

"是谁？"

"就是咱大盛魁的古掌柜——你的夫婿！"

"啊！……那么张掌柜他和咱大盛魁有什么瓜葛吗？"

"也没有内里的瓜葛。"史路氏说，"说起来简单，也就是两个字'佩服'！张友和他就是想学古掌柜的样子，做一个硬骨头的人。"

"是啊，买卖人赚钱不容易啊！千里贩货，驼道奔波，官府卡压，盗匪抢夺……骨头不硬也不行啊，挺不过来啊。"

"你不知道吧？张友和学古掌柜，也曾经自己拿凳子把自己的腿轧断过让接骨匠重新接！……"

"轧断自己的腿……这是怎么回事？"

"你做妻子的不知道吗？"史路氏说，"古掌柜的一只腿在从俄罗斯往归化押运压茶机的时候摔断过。"

"他的腿摔断过？……是哪条腿啊？好了没有？"

"嗨！听你这话音，古掌柜把腿摔断的事你还不知道呢？"

“我不知道……”

“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了，古掌柜摔断腿的时候是在喀尔喀草原上，离归化好几百里路呢，没有接骨的大夫，他就随便让随行的驼夫给把断腿接上了。后来发现驼夫把他的腿给接歪了，他成了瘸子了！”

“我看到他没有瘸呀！”

“是呀，你是没看到，归化大多数人都没看到瘸子的古海。是他自己拿凳子把腿轧断让接骨大夫重新接好的！是德国的洋大夫给接的，这事在归化城传遍了！尽人皆知了！”

“哦……还有这事。我头一次听说。”杏儿摇摇头兀自感慨说，“他什么都不跟我说。”

“不巧有一次张友和也把腿摔断了，也让二把刀接骨匠给接歪了。他就学古掌柜的样子，自己把自己的腿轧断了请大夫给重新接好了。”

“嗨……这些男人们哪！”

后来这事传到古掌柜耳朵里，古掌柜挺受感动，他专门去三义泰看望过张友和。两人就是这么熟悉起来，后来就成了信得过的好朋友。为了搭救张友和，古掌柜运动了不少人，也搭进去不少银子。就是没能如愿。全都是为的一个“义”字！三义泰的另外两个掌柜到大盛魁来，跪在地上不肯起来，求古掌柜搭救张友和！他们说：“大盛魁是归化通司商人的头儿啊，大盛魁若是不肯出面伸出援救之手，那就更没指望了……”

说话的工夫张友和就走近了。围观的人们默默地望着张友和，露出惊讶的同情目光。

脚镣哗啦哗啦地响着，脸色煞白的受刑者走过来了。看上去张友和不像是去赴死，和押送自己的衙役说说笑笑的倒像是去串亲戚。杏儿看见几个男人和女人跟在张友和的身后，哭声喊声连成了一片！她再也控制不住跟着哭出声来。史路氏俏声告诉她：“他们都是三义泰商号的人，前边两个是大掌柜许太春、二掌柜云黄羊……张友和的儿子张绥生……”

张友和在一家糕点铺前停住了脚。

衙役问道：“张掌柜是想吃点心吗？想吃什么尽管说，今日全归化城的买卖都免费伺候你！”

另一衙役说：“张掌柜，过了此村就没此店了，你听好了，想吃什么别客气。”

张友和朗声道：“好，拣上好的点心给我称二斤，吃不了我带着路上吃！”

杏儿和史路氏就挤在人群中向前移动着，张友和的形象变得模糊起来。

大盛魁门前，摆着一张宽大的桌子，上面摆满着十几样酒菜，十分丰盛。古海领着一帮掌柜伙计候在门前，为临刑的人送行。

看热闹的人群簇拥着罪犯张友和来到大盛魁门前，杏儿老远就看见了自己的丈夫，一时心里很不是滋味，她弄不明白古海是刚回来呢还是一直就在归化。

史路氏也看见了古海，捅捅杏儿道：“嗨，你看——你家古掌柜！”

“我看见了……”

“奇怪，古掌柜他是什么时候回到归化来的。”

“哼！鬼知道他！”杏儿愤愤地说着，把目光投向了张友和。

“我想……古掌柜他肯定是刚刚返回归化城。要不我家掌柜怎么没有跟我提起呢？……”史路氏唏嘘感叹，倒也没多在意杏儿脸上的不自在。

杏儿没再说什么，他的注意力被张友和吸引了，此刻她站的地方离张友和很近，能够清楚地听见古海对张友和说：“张掌柜，我没能救下你，对不住了！……请喝下这碗送行酒！”

张友和一双泪眼望着古海，什么话都没有说。他从古海手里接过酒碗扬脖一饮而尽！

古海泪眼婆娑：“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张友和想了一下简单地回答：“我想听戏！”

“好……好，”古海赶忙应道，“我这就打发人给你去请！不知道张掌柜想听谁的戏？”

张友和的脸上浮现出了笑，他对古海说：“麻烦古大掌柜，去给我请个唱二人台的戏班

子来，我想听二人台！”

今天这情景让古海又想起了当年大盛魁走暗房子付出的惨痛代价。古海想不明白，朝廷为什么不学着俄国人的朝廷让中国商人光明正大地到外国做生意，非逼得他们铤而走险？他真不甘心看着眼前这个活生生的生命过一会儿就消失了，古海拉住张友和被铐住的双手，激动地说：“张掌柜，是你时运不济，再晚上几个月事情可能就改变了！只要皇帝的诏书一到，乌兰木图就是通途大道了。到那时咱再走就是合法的了！”

然而，皇帝的诏书什么时候到，古海其实心里没底，只知道归化通司商会一直在为此努力。

张友和什么都没说，对古海笑笑，接过古海捧到他面前的一大碗酒，连喝带洒地一口气喝下去，放下碗时已经满脸泪光。

泪光中杏儿看见张友和身体晃动着越走越远了。脚下的铁链子哗哗啦啦地响！

刑场上，刽子手怀抱的鬼头大刀闪着寒光，刑场四周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

戏班子请来了，行刑官过去问张友和说：“张掌柜，你想听哪出戏？”

张友和脱口说道：“就唱《走西口》！”

胡琴丝弦板鼓响起来了，悠扬凄婉得仿佛仙乐。归化城多少年了，人们还没见过如此悲壮而浪漫的死法。

张友和盘腿坐在草地上，一边吃肉喝酒，一边与许太春、云黄羊拉着家常。张友和说：“那年，整个北方大旱，咱们山西更是颗粒无收。我随逃荒的人来到口外，那一年我才十三岁……”

许太春泪眼模糊：“哥，我知道……”

张友和又说：“三十六年来我只回过一回老家，不孝啊……”

许太春说：“哥哥你有你的苦衷。今后你的爹娘就是我的爹娘！”

张友和说：“水流归大海，叶落要归根，今天我终于要回家了，兄弟，一会儿完了事，记着给我点三炷归魂香……”

许太春说：“哥，我记下了。”

杏儿听见身旁的人议论说：“什么走私犯……都是商人，命不好的被抓住了就是走私犯！”

一男一女两个艺人来到张友和面前，恭恭敬敬地给张友和鞠了一个躬。张友和神情淡然微笑抱拳施礼，只见那个男艺人朝身后的乐队摆了一下手，伴奏的音乐随之响起来。三弦、扬琴和唢呐的凄苦音调在刑场的上空飘荡开来，就像针刺似的扎着在场人的心。这不同寻常的演出，让全场静默得即使掉一根针都听得见。杏儿觉得乐曲声狠毒地在自己的心头揉搓着，痛得她难以忍受。

艺人念白：“妹妹，不要哭……你哭得哥哥我心烦意乱，唉！心里好不难活。”

激越的音乐敲击着杏儿的胸膛，艺人暗哑的嗓音冲出了器乐的羁绊，冲上了天空。

男声唱道：

咸丰十三年，

山西省遭年限。

有钱的那个粮满仓，

受苦人一个一个真可怜！

……

全场的人包括道台林文钦和行刑官、刽子手们都在侧耳听着那悲戚幽怨的歌声，张友和专注地听着微微地闭上了眼睛，他的眉毛在随着歌唱抖动。杏儿看到，后来张友和嘴唇开始轻轻翕动起来，再后来他就跟着轻声地唱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

二姑舅捎回一封信，

西口外好收成。

我有心那个走西口，
又怕妹妹不应允。
……

张友和肆意地唱着，声音越来越响，高亢嘹亮，响彻天宇！最后竟然压倒了两位艺人的声音，和着乐队的伴奏，全场只听得到他一个人的声音了。杏儿心里惊叹道：张友和果然是个硬骨头！

那唱词在杏儿的心头缭绕着：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实难留；
手拉着哥哥的手，
送你送到大门口。
……

刽子手来到张友和面前，恭敬道："张掌柜，该上路了！"

张友和唱着戏词儿，向刑场中央走去。沉重的脚镣哗啦哗啦地响着，很有节奏。

在《走西口》的音乐声中，刽子手手起刀落，昆仑坍塌，血光飞溅……

杏儿觉得张友和那鲜血四溅的头颅就是从自己的脖颈上掉下去的，感到凉飕飕的身子禁不住一个劲儿地打颤。

艺人们还在唱着：

哥哥你走大路，
千万不要走小路；
大路上的那个人儿多，
能给哥哥解忧愁。
……

这惊心动魄的时刻，杏儿看到自己的丈夫就站在离她不远的地方！杏儿泪流满面！整个身子就像发病的癫痫病人，剧烈地颤抖着。

耳边是周围人的议论：

"张友和是条好汉！"

"可惜，把自己的性命丢了。"

"这哪里是在经商坐贾？！分明是在打仗，血肉横飞啊……"

歌声戛然而止！杏儿被突然出现的寂静惊醒，他注意到在寂静过去的瞬间，现场突然爆出不同寻常的响动，杏儿一惊，耳边响起的是惊天动地的哭声！

在一片哭声的掩盖中，杏儿放开了嗓子号啕起来。几天后，杏儿就踏上了返回家乡的道路。临行前她也没有和古海打招呼。

三

尽管倒霉的商人走暗房子被砍头造成的恐怖久久不肯散去，归化城的牲畜市场照样是人声鼎沸，买卖红火，大街上照样熙熙攘攘人头攒动，茶馆饭店照样是管弦交奏，杯觥交错，通宵达旦。

对于归化的有闲有钱的人来说有两个地方是绝对快乐的好去处：一个是嘉乐会馆，一个是大观园。嘉乐会馆是一家老茶馆了，如果单从表面看嘉乐会馆只是一家餐馆，而实际上因为它特殊的服务对象，早已成了归化城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它的东家是土默特前大总管扎布。从建园开始，嘉乐会馆服务对象就很明确，它主要接待的客人是归化和绥远两城的六大衙门官员和八旗驻防军的协领和土默特的参领以上的军官，当然也包括商界的名流。简单说就是上流社会的人集会餐饮看戏娱乐的场所，是个官僚与商界名流的俱乐部。甚至连归化城的四大乡耆嘉乐会馆都不接待，更不要说是普通百姓商民。

初进归化城，沙格德尔王爷就曾经被嘉乐会馆拒绝过，这位昔日乌里雅苏台的王爷因为是外乡人，堂倌不认识他便把他拒之门外，这便让沙王在心里对嘉乐会馆结下怨怼。后来嘉乐会馆的掌柜亲自登门向沙王赔礼道歉，以后沙格德尔王爷就成了嘉乐会馆的常客。沙王可不是单单为品尝美食、欣赏戏剧来的，他细细观察嘉乐会馆的设施、服务、菜肴，下决心要照着嘉乐会馆的样子自己开一家茶馆。不同的是，沙王要开一个让穷人富人三教九流全都有资格来喝茶吃饭的茶馆。这就是沙王开设大观园的起始动机。说起来也简单，沙王开设大观园就是为了争一口气。

当年沙王用自己的积蓄在归化城内小东街购置了一片地皮，原本想盖个和自己的王爷府一般气派的大宅子，有了建大观园的念头后就把宅基地缩小了，临街由东向西修了一座大戏馆子和一座烧卖馆子。大戏馆取名叫“大观园”，烧卖馆也叫“大观园”。区别是听戏吃大餐的大观园是每天下午开张，而专营烧卖的茶馆则是每天早晨经营，就像是广东的早茶馆。

六年的驻京值班改变了沙格德尔王爷的生活习惯，他已经适了城市里的喧嚣和热闹。在生活上他也接受了京城满清贵族的习惯，每天早上洗漱完毕后，就提个鸟笼子来到自己的茶馆，把鸟笼子往店门前的挑檐上一挂，一边聆听百灵的鸣叫，一边喝着茶细细地品味烧卖。如果哪一天他感到烧卖的味道或者火候有不对的地方，他立刻就会把筷子放下，把烧卖师父唤来训斥一顿。在大观园开张之前，沙王几乎吃遍了归化城所有经营烧卖的茶馆。因而他开设的大观园烧卖馆在烧卖的选料、制作方面做到了博采众长，色香味和外形都到了十分讲究的地步。

沙王对饮食有着特殊的兴趣，他心甘情愿地做一些具体繁杂的事情。从进料到制作他都事必躬亲。比如说肉馅用料，大观园的烧卖只用苏尼特右旗的羊肉。每日凌晨现宰羊，选取出里脊腰窝后座，派小工把精肉中的筋、皮、赘肉和多余的油脂剔去，手工剁成肉泥。而大葱也是独选归化城西六十里的毕克齐镇出产的大葱。在面粉的选择上也是十分讲究的。沙王说了，大观园的烧卖要达到这样一个标准：放在碟子里团团如薄饼、拿筷子提起来则垂垂如细馕。对烧卖皮的要求除了筋道洁白之外，还要有透明感，就是说客人能够透过烧卖皮隐隐约约看到里面的馅儿。大观园的烧卖因此而名声远播，不只是归化城辖管口外七厅，就算是在千里之外的太原、张家口、北京、银川、兰州等地，归化城大观园烧卖也十分有名。沙王居然还把烧卖吃食编成歌谣唱出来：

一壶烧酒两碟碟菜，
热腾腾的烧卖端上来。
狐皮领子脖子里围，
身上又穿织贡呢。
青根貂帽子鹅翎带，
手上卡的水烟袋。
呼噜呼噜抽两袋，
二脚板儿高搁真不赖。

沙王的大观园的烧卖被归化人称做“蒙古烧卖”，皮薄馅儿大，闻起来则是香气四溢。很快成为喜好美食的归化人的得意之口，认为是天下最好吃的食物。

在归化城或绥远城的城街头，如果两个人相遇他们常常会这样对话：

“喝了吗？”

“喝了。”

“我是说大观园的烧卖。”

“知道，这阵子可是成了归化一景呢！谁不去尝尝那可是冤枉。”

“谁说不是，那才叫正宗！”

“啧啧啧……”

大观园戏院也称作是大戏园。大戏园的主事掌柜姓王名泰棋，山西忻县人，原来只是晋剧班子吉升班的班主，沙王聘请他来当戏园掌柜，他的吉升班就固定在大观园唱戏。那时的归化城饮食行一般六盘六碗的酒席只需白银六钱多，酒水还包括在内。大观园每日平均能卖二百余桌酒席。生意兴隆在归化城盛极一时，用财源滚滚来形容一点不过分。原本是为了争一口气，想不到却是无意间开辟了一条生财大道！沙王好不得意。

吉升戏班子在大观园唱戏分中午和晚上两场。归化城的商人习惯于把每天上午的时光消磨在茶馆，生意人在茶馆一边喝茶，一边谈生意。普通市民则是放开心情聊谈天下趣事，所谓纵论天下，神游八极，优哉游哉！

不管商场发生多大变化，从表面看，归化城仍然淡然安定，体现着一座百年商城的不凡气度。

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二斗子和胡德全骑着马来到归化城。他们是慕名而来，两人牵着马走到大观园的门前，各自把马拴在马桩上，然后气宇轩昂地走进大观园的茶馆。如今的二斗子也知道讲究体面了，到了社交场合也是长袍马褂。衣着一改，做派都变了，虽然个头小气度却是很不平凡，举首投足都十分有气度。无论走到哪里都没有人敢小看。但是今儿个二斗子却是遇上了尴尬，这尴尬起因是在大观园意外地遭遇了天义德商号的马班头那米吉勒。

说到那米吉勒，还得重提沙王。沙王非常喜欢热闹，又重情义，他在归化定居后身边的许多人都跟着他到归化城来了，他的领地乌里雅苏台草原上的牧民也跟来差不多有一百多人。沙王花自己的银子给追随者们买地盖房子，把他们都安置妥当。在归化城西北角形成了一个特别的居住区，归化人习惯称作“沙王巷”。沙王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归化城的布局。

归化的市民把沙王的宅院称作“沙王府”。沙王府虽然远远比不上城内大召小召那样雄伟壮丽，但是在归化城却也是非常有名的。

后来随着草原形势的变化，络绎到归化来投奔沙王的人就更多了，统计起来几年间大概有将近两千人，都是对色棱王爷的统治和俄商的压迫不满的牧民。对这些人，沙王全都尽自己的能力给予帮助和安置。事实上，沙王的许多积蓄都花在了安置追随自己的牧民身上了。

这些追随沙王的牧民到归化以后，有的被安置在土默特草原上放牧，也有的改行种起了庄稼，做了京羊道上的羊工、茶马大道上的马工和驼道上的驼工，也就是拉骆驼的人也不少。更有一些干脆直接做了买进卖出的商人。其中有不少人就通过沙王的妹妹娜仁花介绍到了天义德商号。娜仁花的夫婿是天义德商号的大股东。

投奔了天义德商号的牧民中有一个名叫那米吉勒的人，几年努力下来竟也当上了天义德的掌柜，专门负责商品马的运输，在归化通往汉口的茶马大道__上叱咤风云。他手下统领的马工总共有一百二十多名，全都是精通马性、马术的蒙古汉子，号称蒙古军。从牧民到赶马师傅这个过渡并不怎么困难，那米吉勒手下的人都有调驯马的本事，再生烈的马子只要到了他们手里很快就都老老实实。而那米吉勒本人更是力大无穷，他不用别人帮忙一个人就能把生烈马子摔倒。

那米吉勒的成功主要不是因为他力气大，而是得益于他的组织才能。成百上千甚至多至上万的马匹到了他的手里，不管走多远的路，绝对不会出任何差错。相比之下，过去天义德的马班头就差远了，不是路上丢失马匹，就是管束马群不力践踏了沿路老乡的庄稼引起纠纷，总之是不省心。每年那米吉勒受商号的指派带领手下的马工从喀尔喀草原往北京、天津、山西、河北、河南、湖北等地运送活马匹达十几万匹，从未出过差错。于是顺理成章，那米吉勒就成了天义德商号器重的马班头，再后来就在字号有了自己的身股，成为又一个蒙古牧人在晋帮商号拥有股份的典型。天义德商号是在布龙事件发生后就改革了号规，允许外籍人士在字号拥有身股和财股。两个标志性的例子是库伦活佛雅克圪森拥有了财股，布龙拥有了身股。说这话差不多已经超过十年了。活佛股份不股份下层人不怎么关心，可是布龙一个羊把

式能拥有天义德这样大字号的身股，这常常给那些在别的字号干了多年的驼队领房、马班头、羊把式头、桥牙子头带来隐痛。几乎每个人都梦想着自己能有一天像布龙一样，在自己服务的商号拥有一份身股，这份身股哪怕是只有几厘几毫也好。这个理想那米吉勒轻易地实现了。

现在是那米吉勒给别人带来刺痛了，驼队领房人二斗子就是其中一个。

四

在驼桥、马桥或是在沙王的大观园，二斗子经常与那米吉勒碰在一起。说实话二斗子不愿撞上那米吉勒，可是这一次属于狭路相逢，在大观园的门口遇上了。那米吉勒首先打招呼："啊，二掌柜！你们也来喝烧卖啊？"

归化人吃烧卖不说"吃"要说成"喝"，这是一个习惯，外乡人乍听了很是别扭，但是归化人却感觉这样说很有派儿，那米吉勒到归化几年已经习惯了。

"是啊，那掌柜您也是喝烧卖！"

"彼此彼此……"

归化地方的习惯，对人尊敬就称掌柜，也不管你是不是真的掌柜。说着话他们同时走进茶馆。

堂倌早在那里撩起了门帘："啊，那掌柜！里边请——二掌柜。"

前后脚踏进门，跑堂的接待就见了区别，冲那米吉勒点头哈腰："那掌柜您雅间里边请！"

二斗子眼看着那米吉勒从自己的眼皮底下走过去，堂倌颠儿颠儿地跑着把雅间的门帘撩起来。那米吉勒走进了一间雅间。五味瓶子立刻就在二斗子的心里打翻了，他气冲冲地喝道："跑堂的！"

"哎！来啦……"堂倌一路小跑着来到二斗子跟前，"二掌柜您有什么吩咐？"

"我往哪里坐？"

"您这边坐啊……"堂倌摆摆手指着大堂里的一张桌子说。

"你回答我，"二斗子目光一甩问道，"他凭什么就能有雅间坐？"

"二掌柜您是说那掌柜吗？"

"还能有谁！"

"人家那掌柜……如今那掌柜可是有了掌柜的身份，您应该知道吧？他可是天义德的掌柜。"

"你是说我二斗子堂堂领房人，就不如那米吉勒一个赶马的吗？"

"您当然……我不是那个意思……"

"他凭什么就比我高一等？"

"您别为难我，"堂倌说，"二掌柜，您只是驼队的一个领房人。"

"领房人就比不上赶马的人吗？"

"不是赶马人，是马班头，是掌柜。"

胡德全劝二斗子说："算了，喝个烧卖嘛，一点小事不必认真了。"

二斗子却是公牛顶墙——不肯罢休："今日我非得要个说法，不然咱往后如何在归化城市面上混！"

"人和人不能比。你没听说吗？货比货得扔，人比人得死！"

"我怎么了？怎么就比他那米吉勒低下一等的？"二斗子说，"论资格，我走驼道少说也二十大几年了，他那米吉勒进归化城才几天？再说领房人是什么身份？是他一个赶马的马工能比的吗？"

"人家是马班头！"

"我是驼工的头！"二斗子来了劲儿，"你非得给爷找一间雅间！"

"有本事二掌柜您在大盛魁也弄个掌柜不就没话了，您多会儿来我都得给您预备雅间。"

二斗子被堂倌的话噎得泛不上话来了。一气之下，二斗子连烧卖也不喝了，出了大观园

直通通就奔得胜街大盛魁总号去了。

看大门的伙计截住了二斗子，两人就站在一进大门的地方说话：“二斗子，不在家歇着到总号来有事啊？”

“有事！”

“大夏天的也不走驼道，你有什么事？”

“就是有事！”二斗子左右看看，问道，“古海呢？”

“你找古掌柜有事啊？”

“当然有！”

“是私人的事吗？”

“是……也不是。”

“啊哈，真不凑巧，古掌柜他到草原上去了，前两天刚刚走，”小伙计说，“要是公事呢，你就跟我说，一样的。谁不知道你二斗子是古掌柜的把兄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什么事都好说……”

“哼！”二斗子气哼哼地说，“还说什么有头有脸呢，那你就让我站在院子里说话呢？我没资格到小客厅坐下啊？”

“有规矩管着呢，我不能请您进小客厅。”

“狗屁规矩！”二斗子一伸胳膊就把那伙计拨在一边，自己直通通地往内院的月门那儿走过去。刚进月门，迎头看见史靖仁史掌柜走出来。史掌柜诧异地问：“二掌柜……你来做甚？”

“咱们到你的小客厅说话！”

“啊……这个，”史靖仁说，“你要进小客厅做甚？”

“平时你们接待商客不都是在小客厅说话吗？怎么我二斗子就不配吗？”

“你不知道大盛魁的规矩吗？外工有事要先和内工说，内工再和伙计说，伙计才能和掌柜说话呢！出去！”

“我是领房人！”

“你是领房人这不错，可是你是外工！有话你先和内工说。”

“这是什么规矩？！”

“这是大盛魁百年的铁规矩！”

“今儿个我就要破破你的规矩……”二斗子也不再多说话，只管自己通通地走到小客厅跟前，一把拉开门走了进去。自己在太师椅上坐下，从腰带上抽出烟袋装上烟丝点着抽起来。跟在二斗子身后的史靖仁站在客厅门前看着烟雾后面的二斗子模糊的身影，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好……你是无法无天了！你等着，看我叫护院的拳师来撵你走！”史靖仁气哼哼地转身走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过了不大一会儿他又返回来了。他并没有招来护院的拳师，而是把大掌柜盛祯给请来了。

史靖仁还算是客气地说：“二斗子，我顾念你是古海古掌柜的把弟兄，姑且留些面子给你。”

“知道就好，还算你识相。”

盛掌柜仍旧是站在小客厅的门口，说：“好，我就破例一回，有什么事你说吧！”

“我要求字号按照天义德对待那米吉勒的样子，也给我们记身股！股份的多少我不计较。”

“你要求什么？”盛掌柜以为自己是听错了呢，问道，“你要什么股份？”

“我要求字号给我在万金账上记一份身股子！”

“哈哈哈……”史靖仁一听二斗子的话笑了，“你说什么？你跟大盛魁要身股？”

“是，我就是要身股！”

“你是大白天做梦了吧？就凭你，一个驼队的领房人？为大盛魁做事才不过几年。你就敢张嘴要身股？”

“不是做梦，”二斗子说，“领房人怎么了？人家天义德就给了那米吉勒身股！那米吉勒到归化才几年？再说他才是一个马班头。”

“天义德是天义德，大盛魁是大盛魁！两码事。”史靖仁说着说着便带出了个人的情绪，嘴也没了把门，“我知道你的底气从哪儿来的，就是古海古掌柜吗？大盛魁有大盛魁的规矩，任谁都破不得！”

“去你妈的规矩吧！”

“你？……敢骂人？”

“我骂的就不是人！你们大盛魁就不是人！”

“你你……”史靖仁气得说不上话来了。

二斗子从太师椅上站起来了，把烟袋挥动着往外走，一边说：“你不给股子，爷就不伺候你了！”

就这样，二斗子和大盛魁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受了气的二斗子回到贴蔑儿拜兴向村人述说了自己在大观园遭到的冷遇以及在大盛魁受到的不平等对待。刁三万当场表示愤怒！刁三万雄心勃勃地带着儿子进军召河，不曾想被古海的“鸿记”断了财路。生意受挫后，刁三万就收缩回村子里来了，他又干起了经营驼运的老本行。刁三万记起了在召河牧场自己被古海驱逐的事。他说：“大盛魁做事就是霸道，这一回不能轻饶了他们！”

当时在场的胡德全决定立刻采取行动，他说：“二斗子的事不是他个人的事，这是瞧不起咱贴蔑儿拜兴人，咱得给二斗子撑腰！”

“对！这事不能就这样悄没声地过去。”

“对，咱到大盛魁去，替二斗子讨个公道！”

“对，不然往后谁想欺负咱就欺负。”

“叫他们看看咱贴蔑儿拜兴的厉害，给他们点颜色。”

“大观园也不能放过！”

于是大盛魁与工人的矛盾再起波澜！与当年小眼王闹事时相同的情形又一次重演了。

贴蔑儿拜兴的七家驼户刁三万、胡德全、二斗子、宇文秀英、呼德尔楚鲁，还有死去的王锅头的代表正式向大盛魁提出：依他们在接应压茶机上所做出的贡献和他们在驼运方面的业绩，大盛魁应该给予特别的对待，应该按照“己”字人看待。具体说就是参与身股！

于是胡德全一声令下，当即就集合了四五十号人，都是各家各户的精壮汉子。有的人手里还操着草叉、铁锨，他们正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或是草场上干活儿。大家群情激愤地呼啸着，有的骑马，有的骑骆驼，有的赶着大车互相招呼着涌出了村子。群狗都狂叫着跟着人群奔跑起来，一路叫着把本村的驼户驼夫汉子们送出了村子。从贴蔑儿拜兴村通往归化城的道路上尘土飞扬，哩哩啦啦的队伍前后拉开了有一里多长。就在队伍出村不久，又有一些人赶了上来。他们是一些女人和孩子，这些人中有的甚至把一些棍棒、刀具和梭镖都拿出来了。大概是有人把事情传歪了，这些人以为是要去械斗。队伍直接开到了坐落在归化城得胜街的大盛魁总号的院子门口。整个归化城都被贴蔑儿拜兴人的举动震惊了，沿街的店铺的掌柜、伙计都停下了生意，行人也都站住了，全都用惊恐和诧异的目光追随着从大街上走过的杂乱的队伍。一些看热闹和起哄的人夹杂在贴蔑儿拜兴的队伍里，乍看上去已经分不清谁是谁了。他们使贴蔑儿拜兴的队伍成倍地壮大。人们互相打听着：“出了什么事？”

“这是哪里的队伍？”

“听说是贴蔑儿拜兴的养驼人……”

“是要找谁寻仇吗？是谁招惹了他们？”

“养驼人，哼！这些人可是野得很！”

“怕是要出大事了。”

但还是有些眼力毒辣的人一下就看出事情的本质了：“这是大盛魁内部在闹矛盾呢，我猜到了一定是为股份的事。”

“是哩，大盛魁内部因为股份的分派闹出事端已经不止一次了。都怪山西的财东太抠门。他们做事太绝，非山西籍的人不管是掌柜还是伙计、工人，对字号做出再大的功劳也得不到股份。过去为这事就有不少人闹过事，羊把式的头儿小眼王……”

“山西财东和山西财东也不一样，天义德商号就给羊把式布龙记了身股。”

“大盛魁太守旧！”

“那是呀！我也听说是贴蔑儿拜兴的人是要找大盛魁讨要股份呢。”

“有好戏了，看看去吧。”

……

于是许多好事人的脚步不由自主地都跟在贴蔑儿拜兴人的后面，这样一来队伍就更大了。等到他们到达大盛魁总号门外的时候，队伍的人数大概超过了一千人！不要说是大盛魁的院门，就算是得胜街整条巷子都被封堵得严严实实！院子里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进不去。正在卸货装货的驼队和马车、驴车全都动弹不得。到处都是有人在说话，打听事由的，胡乱解释的，闹哄哄的嘈杂成一片。混乱首先把大盛魁院子里的狗惹毛了，一只跟着一只地叫起来。后来狗的叫声也连成了一片，它们把人的嘈杂声压制下去了。

终于史靖仁出面了。这个中年男人的面孔是许多归化人所熟悉的，经过了许多坎坷与挫折的史家大少爷早已发生了许多的改变，性格沉稳多了，看问题做事情不再极端。也知道了经商坐贾的艰难，对许多事情也能看得开了。至于个人品质方面，史靖仁在归化商界的名声倒也不坏，虽说是经常出入饭店、酒肆，甚至美人桥和烟馆他也偶有光顾，那也都是出于商务方面的需要，他本人并没有沾染上不良的嗜好，还能洁身自好。光阴荏苒，如今史靖仁膝下已经有了三男两女。年前他已经给十四岁的大儿子娶过了亲。媳妇就是本地人，是个土默特的蒙古族姑娘。史靖仁是个容易接受新事物的人，他到归化以后，尤其是娶了儿媳妇做了老公公的史靖仁说话做事更有板有眼。就算是在家里，衣着鞋袜的穿戴也十分讲究，总是整整齐齐。当然他的服装在质地上也考究得很。史靖仁的变化还体现在说话的口音，变得山西不山西，北京不北京，蒙古不蒙古的四不像，老婆都说他说话南腔北调。圈子里的人都说单从外表看，史掌柜很有些北京人的做派了。

归化城乃八方杂居之所，生活习惯难免相互感染，史靖仁身上体现出北京商人的气派也属正常。在归化还有比史靖仁改变更大的人呢，比如邝振海，他的做派完全是俄罗斯式的，在很多场合都不讲汉话，脑袋后面连辫子都没有了。西装革履的邝振海已经引不起人们的好奇了。

史靖仁从人群中挤出来，也不知道是因为拥挤还是紧张的关系，史靖仁的脸在流汗。他从袖筒里掏出手帕在脸上胡乱地抹了两把，登上了大门旁边一块青色的大石头朝人群挥挥手：“各位掌柜！老少爷们！……听我说两句。”

人群渐渐安静下来了。盛掌柜、王福林……一班掌柜伙计都站在大门洞里，从人群的肩膀缝朝外观察着，一个个神情都非常紧张。映入他们眼帘的是许多高出人脑袋的刀枪、棍棒和铁锹的头。金属的玩意儿在阳光的照耀下闪射出一束一束的光亮。

史靖仁干涩的声音在人群的头顶回响：“……贴蔑儿拜兴的驼户掌柜！你们为大盛魁做出过很多的贡献，这些我们都是心里有数的，大伙儿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让你们吃亏！”

“少废话，立马就给银子。算账吧，运压茶机的运费得加倍！没有海掌柜的人情，就是给十倍的运价我们也不给你运压茶机。”

“好，我答应我们商量。尽快……”

“二斗子——不要相信他们！”

人群闹哄哄地骚动起来。

……

总号的十八名拳师紧急集合，全都集中在了大院大门内边的地方。每个人的手里都操着家伙。双方的对峙一直延续到午后。下午归化道台衙门派出的巡捕赶来了，公人费了好大劲儿才把闹事的驼户掌柜们驱散。

等到大盛魁门前人群散尽的时候，已然是黄昏时分。临走的时候觉得还没有解气的二斗子留下一句话："爷爷们还会再来的！"

史靖仁吩咐拳师把大门紧紧关闭，安顿说："谁也不要出去！一个外人也不准放进来！"

一整夜大盛魁总号内院小客厅的灯都亮着，那是掌柜们在连夜商讨应对贴蔑儿拜兴驼户闹事的办法。在场的人又提起当年羊把式头小眼王的事。

当年小眼王闹事率徒弟罢工选择的时机正巧是大批商品羊群准备运往北京的节骨眼上，事情卡在了节根上，大盛魁不得不妥协，答应了给小眼王身股。要紧的是事后，大掌柜王廷相使出一个毒计。在给小眼王身股的同时不再派他工作，不但好吃好喝地养着他，还供他抽大烟、逛妓院。结果很快小眼王就深陷大烟的毒瘾不能自拔。火候一到，大掌柜王廷相就掐断了小眼王的财源。已经变成大烟鬼的小眼王先是出卖家产换大烟，直到后来把自己住的房子也卖掉了，成了无家可归的乞丐。老婆也离开了他，最后落了个卧死街头的下场。

王福林主张把当年王廷相使给小眼王的手段再给二斗子来一遍。结果被盛祯给否掉了。盛祯说："眼下不比当年，我盛祯也不是王廷相，这毒招使不得。"

结果一班人商量来商量去也没商量出个结果。

贴蔑儿拜兴的人们却很快就有了自己的主意，他们决定与大盛魁分道扬镳。这天晚上，吃罢晚饭后情绪激动的驼户汉子们又有许多人自动聚集在了胡德全的家里。刁三万第一个宣泄了自己对大盛魁商号不满，说："现在的世道真是的，谁怕谁呀，他大盛魁不用咱自有用咱的人，郑万万找我多次了，他说人家俄国商号的伊万掌柜张口就答应给加倍的酬金呢！谁跟银子有仇呢是不是？……"

胡德全说："这事简单，咱不给他大盛魁运货就是了。"

"有协定管着呢。"有人提醒说。

"不管它！咱给俄罗斯人运货去，能多得一倍的酬金呢。"

"不等了！"二斗子首先表示。

"我都后悔呢！"胡德全说，"原本咱冒着性命危险为大盛魁从俄罗斯往回倒腾压茶机，也是看着海掌柜的面子。真是日他妈的！"

刁三万不是说空话，那个叫郑万万的人专门替俄国商人伊万拉拢驼户。

已经几年了，为了争夺归化的驼运资源，伊万派人四处活动，他们绕过归化驼运业的组织万驼社，直接深入到归化四周的各个养骆驼村子，联系拉拢养驼户与托博尔斯克公司合作，许以高薪。这给归化驼运行造成混乱。这项工作主要是由邝振海带领托博尔斯克公司的中国籍员工来实施的，冒出一个人物就是本地察罕拜兴村的驼户掌柜郑万万。郑万万出身养驼世家，自家拥有一千余峰骆驼，是察罕拜兴村的首户！郑万万地面熟人头也熟，在驼运界朋友多，他出马为托博尔斯克公司工作很见成效，短短的时间里单是和伊万的公司签约的驼户就有好几十家了！算起来能有大几百驼夫投到了他的门下。伊万公司麾下的驼夫衣着都与别人不一样了，清一色穿上了北极狐的皮坎肩，坎肩的面子都是用俄罗斯粗标布缝制的，腋口和下摆全都用黑色的缎子滚边。这些驼夫招摇过市十分抢眼，打老远就能认出来。一时间很是让一些穷困的驼夫眼馋。人们给投奔伊万的驼夫起了个名字——"坎肩帮"。为了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伊万要求他们不管冬天还是夏天，狐皮坎肩都要穿在身上。以至于不管是归化城的街头还是在城市的四郊，也不管是在饭店还是商场，到处都能看到身穿狐皮坎肩的人，十分抢眼！给人的印象似乎伊万麾下的驼夫有很多很多！

话题转移到了“坎肩帮”上，胡德全说：“伊万的‘坎肩帮’里有好多是浑水摸鱼的，根本不是真正拉骆驼的人。这些人钻了伊万的空子，拿他的薪水穿他的衣服却是做不了拉骆驼的营生。”

“混吃混喝呗，这号人真到了用的时候就瞎了，俗话说就是骒马上不了阵。”

“我听说伊万的驼队第一次往恰克图运货，翻过大青山走了没有十天，驼夫就逃掉了三分之一，急得他就地招募驼夫，结果驼队延迟了二十多天才到达恰克图。”

“咱要是投了伊万还不把他高兴得晕了！咱贴蔑儿拜兴的养驼户可是个顶个的货真价实！”

“贴蔑儿拜兴的驼队响当当！”

在刁三万的鼓动下，二斗子、胡德全、呼德尔楚鲁、蹇家兄弟等驼户全都响应，立刻就做出了脱离大盛魁另寻合作伙伴的决定!结果贴蔑儿拜兴六十五家驼户中有大大小小四十八家驼户表示愿意，只有少数人持观望态度，其中就有宇文秀英。宇文秀英说：“这么大的事，怎么也得等九哥回来再做决定才好。”

“不等了!”二斗子首先表示。

“我都后悔呢!”胡德全说：“原本咱冒着性命危险为大盛魁从俄罗斯往回倒腾压茶机，也是看着海掌柜的面子。”

“真是热脸蛋贴在了冷屁股上!”

“我们自己也能赚大钱。”刁三万气愤地说着。

第二天傍晚，察罕拜兴村的郑万万就来到了贴蔑儿拜兴村。郑万万一走进村子里连小孩都猜到了他是伊万公司的人，只因为八月天他的身上还穿着一件簇新的北极狐皮坎肩。

刁三万很高兴地接待了朋友：“啊哈——是郑万万来了！总算是把你请来了，咱们好好喝一顿酒……”

郑万万就说：“我一听到你给我捎话立刻就赶来了，我猜想贴蔑儿拜兴准有好消息!”

“是有消息。”刁三万低沉地说，“我们决定跟你干了。”

“太好了!”郑万万纠正说，“不是跟我干，是跟伊万掌柜干，是跟伊万掌柜挣大钱！你说说吧，你们村是咋回事？我咋帮你？”郑万万把脱下来的狐狸皮坎肩丢在炕上，刁三万顺手扯到自己身边拿手抚摩着。

“我听说了，你们一直在和大盛魁闹身股子的事。字号没答应吧？”

“没有。”

“我就知道，”郑万万说，“这一点连我们的伊万掌柜都算计到了!”

“伊万咋能知道？”

“我们的伊万经理那可是个有本事的人，上识天文下知地理。为人出手又大方，我看大盛魁最终还是斗不过人家伊万。”

“大盛魁待人不厚道。”

郑万万说：“我就是来劝说你的。俄国掌柜给咱多一倍的身价，你干还是不干呢？”

这回刁三万连想都没想就说：“既然人家伊万给的银子多，我们为什么不去呢？给谁干也是干，难道说我们谁见了银子发愁吗？”

“我是怕你们摆脱不了大盛魁，市面上都知道呢，你们贴蔑儿拜兴村的人是跟着古海掌柜投的大盛魁。”

“这不假，可是大盛魁也没有把我们全都买下，我们只不过是被大盛魁出钱雇用而已。”

“就是，不给身股那就看谁出钱多就给谁干。”郑万万怂恿说。

刁三万就把大家的情绪告诉了郑万万，让他等着消息。

回头刁三万就把伊万公司派人来的消息说给了同村的人，为了俄国掌柜多给一倍的身价不少人都等不急了。一个简单的真理管束着他们的思想：给谁干不是干，都是为了挣几个卖

苦力的钱。

五

三天以后，是刁三万到察罕拜兴去拜访郑万万了，他告诉自己的朋友：“我们村的驼户同意和伊万合作了！”

“不跟大盛魁打个招呼？”郑万万心下窃喜，可还是要多问两句。

“管他的。我们跟他又没书面合同。”

按照归化商界的习惯，商号和驼户或是万驼社之间是不签订什么书面合同的，百年来养成的习惯就是口头协定。用归化商界的流行语就是：千两银子一句话！都是口头协定。现在口头的协定要被伊万的书面合同代替了。

郑万万说：“那倒是，不过你说了不算啊，得贴蔑儿拜兴的驮头出面才行。”

“那就重来一遍吧，”刁三万说，“我回村去请宇文秀英。”

“辛苦你了。”

“走驼道的人还怕走路吗？只要有银子赚，就是走多长的路我也心甘情愿。”

但是问题来了，宇文秀英不同意立刻就与伊万签合同。要知道宇文秀英可是当今贴蔑儿拜兴的驮头！当二斗子和刁三万来到宇文秀英家商量与伊万签约的事，得到的答复是：“这事莽撞不得！”

刁三万问：“宇文驮头！你说这事不莽撞该怎么办？”

“我想听听海九年的话。”

“海九年他不在归化城。”

“咱等等他……”

“可是节令不饶人！”

“再说我们也不是卖给海九年了，”二斗子愤愤不平，“就算是我们把自己卖给了海九年，也不是卖给了大盛魁！”

宇文秀英沉吟一会儿说：“我知道大伙儿的意思，我也对大盛魁不满……你们再给我几天时间。”

“干什么？”

“我去找找九年，我怕是这事弄不好会让九哥在大盛魁为难。”

“你还恋着他吧？”二斗子说。

“去去！这是说正事呢……”宇文秀英瞪了二斗子一眼。

“海九年是个负心的汉子，你还是别理他了。”刁三万说，他生怕古海坏了大家的好事。

宇文秀英坚持要再等半个月。

刁三万只好说：“就依宇文驮头，我们再等半个月。”

宇文秀英说：“半个月一到，如果我和海九年说不成个道理，不用你们大家说话，我亲自去和伊万签约！”

贴蔑儿拜兴的人都等待着，他们隐隐约约体会到宇文秀英的心境，知道这个女人和海九年的情分未了，她是担心这事给海九年带来不利。但是，半个月后的黄昏她从归化城回来了，骑着马，神情沮丧地走进了自己家的院子。结果很简单，她根本找不到海九年，以下的话无从谈起。

第二天，宇文秀英、胡德全、二斗子、蹇二掌柜和刁三万在郑万万的陪同下，来到坐落在归化城大南街的托博尔斯克公司的办公室。

伊万西装革履庄重地接待了客人。伊万情绪显得很激动，他刚刚从汉口赶回归化。伊万很有礼貌地和客人握手，请他们喝自己刚刚从汉口带回来的高级新茶。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也非常认真，用打字机打印好的合同文本一式四份，端端正正地摆在桌面上。宇文秀英不认字，但她知道那合同文本一种是汉文的，另一种是俄罗斯文的。

伊万说：“请郑万万代为宣读。”

与和归化商号合作方式不一样，俄国人所拟好的合同条款非常仔细，合同书上有合作双方意愿的表述、有运输货物的数量、运输时间的规定还有赔偿等；细致到每峰驼驮载的数量、损失和意外的责任等等。

郑万万宣读合同的时候，伊万的目光在宇文秀英的身上瞟来瞟去。他很暧昧地把眼睛眨了三次，宇文秀英很敏感地注意到了伊万的神态，她装作什么也没看见。不一会儿，宇文秀英故意把一口浓痰唾到了伊万干净的地板上了，她看到伊万很不舒服地皱了皱眉头，她笑了。伊万什么也没说，把目光移到了桌面上的合同上了。

签字的时候到了。伊万用僵硬的汉语问：“请你们的代表签字吧。”

郑万万赶紧说：“宇文秀英驮头，你就是代表！”

伊万从自己上衣衣袋抽出一支钢笔递给宇文秀英：“请吧。”

宇文秀英接过钢笔，就像是握马鞭子似的紧紧攥着，说：“我不会写字。”

二斗子说：“我们中国人的规矩是按手印！”

“好，那就按手印。”伊万同意了，他伸手把宇文秀英手里的钢笔收回去重新插回衣袋。他多余地抓住宇文秀英的手要帮她摁手印，但是宇文秀英很坚决地把伊万的手甩开了。

按手印比签字还要简单，很快事情就办完了。按照合同规定，接下来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乙方付甲方定金。付定金这个环节，在宇文秀英、二斗子这些养驼户当家人的眼里，只有这个是最隆重的时刻。伊万提出三种选择：大清国的白银、俄罗斯金币、汉堡银。贴蔑儿拜兴的汉子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大清国的白银。银子也是由宇文秀英代取，全都装进预先准备好的羊皮口袋里，扎好口子然后别在了裤腰带上。

定金拿取之后就是现场发放狐皮坎肩。郑万万早都已经给预备好了，在办公室后面的院子里堆着。由于招募合作驼户有功，郑万万如今已经有了新的身份——托博尔斯克公司驼运部经理。他是拿年薪的，一年所得要超过五个驼夫拉大程的报酬！

所有手续都办妥后，伊万就在他办公室后面的餐厅请客人吃西餐。

这是一个热闹的酒会。陆续来了许多客人，有希尔曼，还有德国人、日本人……喝俄罗斯的伏特加。在酒会上二斗子与过去的仇人希尔曼和解了，在伊万的撮合下这一对昔日的仇人把手里的酒杯碰在了一起。

希尔曼用僵硬的汉语说：“今后我们就是朋友了，诸事还请多多关照！”

二斗子回答：“好说！好说！”

二斗子对伊万提供的酒很感兴趣，但是与很多外国人待在一起他不是很舒服。他用结结巴巴的俄语和主人谈话。伊万还让邝振海打开留声机放起了俄罗斯的音乐。有人随着音乐跳起了舞。

贴蔑儿拜兴的驼户掌柜们喝酒喝得直到微醉才离开。眼看着这些贴蔑儿拜兴的驼户掌柜全都身穿托博尔斯克公司的狐皮坎肩，伊万心里别提有多舒服！

从伊万的公司出来天已经黑透了，五个人骑着马一路上往回走，全都兴致勃勃，只有宇文秀英沉默着。但是汉子们全都没有理会她的感受。

从招募驼队开始到与贴蔑儿拜兴的驼户签约为止，与伊万的公司合作的驼队，居然也有三千余峰骆驼。

工作很见成效。伊万对手下的人包括邝振海的表现很满意。客人离开以后，他又陪自己的属下接着喝酒，借以表示庆贺。

一高兴，伊万又决定做一件善事，是有益于托博尔斯克公司赢得声誉的事情，就是给圣母圣心大教堂捐款，用于收留流落归化街头的少年流浪者。还建起一个育婴堂，专门收留被抛弃的婴儿。他本人亲自在街上找到了七八个流浪少年，把他们送进育婴堂，给他们换上新衣服，让他们在教会的食堂吃饱饭。还培养这些孩子学习英文和俄文，念圣经、唱诗。

伊万与贴蔑儿拜兴的驼户签约的事，大盛魁总号在第一时间就得到了消息。这件事让大盛魁总号的掌柜们都感到十分震惊。

这件事情引出的直接严重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正是秋初归化驼队出行的时候，大盛魁的十余万茶货囤积在库房不能流动。这些全都是喀尔喀草原上的牧民和西伯利亚的猎民喜欢的“二四”、“三九”砖茶！而这时候大盛魁自己的驼队早已经上路运送别的货物了，再重新雇请别的驼队显然已经来不及了，情势陡然紧迫起来。

眼看着秋风送爽，凉意逼近归化，也就是说驼道运输的黄金时节就要到了。严峻的形势使大盛魁的掌柜们坐不住了，派了三个掌柜来到贴蔑儿拜兴，为首的正是史靖仁。客人走进村子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了，贴蔑儿拜兴的群狗用狂放的吠叫迎接了客人。客人走进了宇文秀英家的院子。

不久村巷中就响起许许多多急匆匆的脚步声，同村几个养驼大户的当家人从不同方向向宇文秀英家院子去了。

宇文秀英给大家介绍：“这位是大盛魁的史掌柜，连夜来是有紧急的事情要和大家商量。”

“不用介绍——早就领教过了。”

“我们认识。”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谈判开始了。

贴蔑儿拜兴方面出面的是二斗子、宇文秀英、刁三万和胡德全。

还没等史靖仁说话，胡德全就开口了：“我们已经和伊万的公司签约了！”

“我们能不能再商量商量，好歹咱们也是老相与。”史靖仁客气地说，又加上一句，“本来是打算请古海古掌柜到村里来和大家商量，不巧他到草原上去了……”

二斗子手一挥做了个挡住的手势：“趁早别叫古掌柜来！”

“为什么？”史靖仁问，“难道说你不是古大掌柜的把兄弟吗？”

“正因为他是我的把兄弟，我才不让他来呢！”二斗子说，“公私得分开！现在我们是在和大盛魁说话！”

胡德全说：“少废话，就说你们大盛魁给不给我们身股吧？就这话，其余没得商量。”

二斗子说：“若是给我们身股就立马起驮！我们宁可毁了和俄国人的合同，经官就经官认赔就认赔，损失认了。大盛魁不给股子那就什么也甭说了。”

“身股的事得慢慢商量，要召开财东大会才能……”

“那就少废话！”

“哼！”刁三万说，“爷们有的是生意，大盛魁不用爷，自有用爷的人！”

身股的事是谈判的关键。对这些中国驼户掌柜们来说，显然这个身股要比伊万的高薪更具吸引力，而大盛魁这个百年老字号到此时还僵守着老规矩不能破，自然，这个谈判谈到这儿就谈不下去了。史靖仁一行只好无功而返。

贴蔑儿拜兴的局面难以挽回。

贴蔑儿拜兴的驼户闹翻了天，临近养驼的村子也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谁都知道驼运、驼道正在成为归化各家商号尤其是俄罗斯商号争夺的焦点！已经上升为归化商界最为敏感的事情，每天都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驼运、驼道行当的动静。只要是有些微的变化，立刻就会引起轩然大波。所以贴蔑儿拜兴村的动荡很快就传染了周围的村落，很多人到贴蔑儿拜兴村来串联，打探消息。从早到晚在贴蔑儿拜兴通往四乡八镇的道路上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有骑马的，有骑驼的，有步行的，都是养驼户人家的当家人。大家都在为自己切身的利益而奔波。要知道单是运费的上涨，就能给养驼户带来成倍的收益！金钱的诱惑使人们激动起来。这里面也有不少是和大盛魁有合作关系的，他们也都跟着冲动起来，使大盛魁这样的巨型商号有点招架不住了，被打蒙了！

驼运界更多人在观望，眼看着伊万麾下的驼夫招摇过市，他们身穿狐皮坎肩，腰袋里装着伊万公司发放的银两，动摇的人越来越多了。

在这种形势下必须制止贴蔑儿拜兴驼户的倒戈。

这一天，正在草原上奔波的古海被总号紧急召回了归化城。

古海还在路上，大盛魁总号内院的小客厅里商号的掌柜连夜开起了会议，商讨着应对贴蔑儿拜兴驼户哗变带来的影响。掌柜们为难缠的事情争吵起来：

王福林首先埋怨史靖仁：“史掌柜也是说话太莽撞，当初对领房人二斗子说话的时候要是客气一些，也不至于把事情弄到这步田地。”

“我是按照字号的老规矩办的。”

“唉！史掌柜啊，”王福林叹息道，“今非昔比，大盛魁早已不是过去的大盛魁了！”

“倒也是……但是，他们的目的是要身股子，早晚也是个闹。”

“驼工也好马工也好，身股子的事还是不能答应。”

“天义德可是给了那米吉勒身股子了啊！谁都知道那米吉勒只是一个马把式头。”

“十几年前他们早就给了羊把式头布龙身股子，不是第一次了。”

“说的是啊，天义德的做法可是给咱大盛魁带来麻烦了。”

你一嘴我一嘴，这些大盛魁的掌柜们在身股问题上保持着高度的共识，但是面对危机却拿不出任何办法来。盛掌柜说：“身股肯定是不能给的，这个口子不能松。不要说是领房人、驼工，就算是再大点的人物大盛魁也不能随便给他股份的。”缓了缓口气盛掌柜征询大伙儿的意见，“说到让步也只能是在工钱上再多让让步，不行咱给贴蔑儿拜兴的驼户再涨两成工钱？”

“两成哪能成，”史靖仁说，“咱得超过俄国人给驼工的工钱，不然不起作用。”

王福林马上说出自己的担忧：“那别家的驼户找来咱怎么答复？眼下驼运行的人都在看风向，一旦有什么动静大家就会都跟着风跑。”

“保密！”盛掌柜说，“和贴蔑儿拜兴的驼户说好了，一概保密。”

“恐怕不行，”史靖仁说，“靠加工钱行不通，他们只要身股。他们与伊万的公司解除合同是要引起官司赔钱的，在咱们这儿加的工钱赔了那边的也多赚不了多少，只有给身股子他们才在所不惜。这办法肯定行不通！”

憋了老半晌，王福林又一次提出了当年王大掌柜对待羊把头小眼王的办法。史靖仁说：“就算是我们能毁了二斗子，也扭转不了整个局面。小眼王是大盛魁的内工，可贴蔑儿拜兴的驼户只是外工。外工说离开就离开了，咱控制不了。何况二斗子也不是小眼王。”

盛祯掌柜摇了摇头无奈道：“唉，谁说不是呢！过去是驼户来求咱雇用他们，现在是咱们主动找到驼户头上说事。不一样了——唉，还是等古掌柜吧。”

“也只有这一招了！”

大盛魁把扭转局面的最后希望寄托在古海身上，要他出面对贴蔑儿拜兴驼户做说服工作。

说着话古海匆匆赶到了。

一进小客厅众人全都不由自主站起来，迎上前去热情寒暄。

“啊，古掌柜回来了。”

“古掌柜一路辛苦了！”

盛祯掌柜一筹莫展的脸上也立即回了暖，忙吩咐上茶，请古海坐。

这可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超级礼遇！古海还不明白总号紧急召他回来是什么事。

“古掌柜，你的住处我重新给安排了一下。”古海坐下后史靖仁对他说。

“哦？”古海更惶惑了。史靖仁把杏儿接到他家里住，他还没想明白其中的用意呢，他带着几分诧异望着史靖仁，只见史靖仁一脸很诚恳的微笑。

“让你委屈多时了，你搬进内院住吧。”史靖仁又转身对其他几位掌柜们说，“古掌柜的住房是该安排妥善一些了，前些日子他家眷来都没有一个方便的住所，不得已我把她接到我府上住了些日子。”

“我住得很好。”古海忙说，“再说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驼道上走动，哪儿住都一样。”

“不用客气了，古掌柜是为字号奔忙，我这也算是为字号效力吧。”

古海不由得眼睛湿润了。一旁看在眼里的盛祯掌柜则满意地点点头。他没想到史靖仁是越来越会做人了，全没了当初的骄横，尤其是对待古海。他发现，好几次商讨事清时他都支持古海的意见。这不仅是少了个人恩怨的事，也是为了字号上下掌柜、伙计的团结。盛掌柜在心里感叹道：这是商人该有的气度。

“对着呢。”王福林说，“目前的难关要先过去才是。古掌柜这回全看你啦。”

“咱大盛魁遇上什么难事了吗？”古海问。此时他热血涌动起来，“有什么事要我做，尽管吩咐吧。”

盛掌柜这才把二斗子讨要身股率领贴蔑儿拜兴人众到大盛魁城柜闹事，又如何投靠了俄商伊万的事一一说与了古海。末了说：“我们紧急请你回来就是想让你想个好的处置办法。”话到此处盛掌柜把话打住了。史靖仁、王福林都沉默着，拿眼睛看着古海。房间里一下安静下来。

还用再说什么吗？单从在场几位掌柜的眼神看，古海就明白大盛魁是遇上难过的坎儿了！他明白现如今大盛魁的坎儿就是他古海的坎儿，而眼前的事情只能是他古海来承担。

古海微闭双眼想了一会儿，说：“好吧，我去贴蔑儿拜兴走一遭。”

六

上午，古海骑着他的青骢马走在归化城通往贴蔑儿拜兴的大道上。阴霾遮挡了阳光，在归化通往贴蔑儿拜兴的道路上有风在猛烈地刮着，显得寂寥的道路上稀稀拉拉地看不到行走的车马和行人。对于古海来说，这是一条最熟悉的道路，以他的坐骑只要一马鞭，也就是一两袋烟的工夫，青骢马就能带着他走进自己的村庄。青骢马欢快地蹈动四蹄似乎感受到了回家的意味，但是它被主人无情地勒住了。主人不希望它走得太快。现在古海心境复杂，大盛魁总号紧急召他回来是要他去处理贴蔑儿拜兴驼户倒戈的事件，他知道自己又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他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贴蔑儿拜兴的弟兄们。想想自己那帮弟兄，冒着风险跟他去俄罗斯为大盛魁偷运压茶机，想想为大盛魁死去的王锅头，他们成全了他，帮助了大盛魁，可是现在他不但不能帮他们实现自己的愿望，反倒要去劝说他们放弃自己的利益。古海心里很是难受。可这是为了大盛魁啊，这是一种旁人很难了解的情绪。他是大盛魁的人，他几乎是在为大盛魁而活着。在他落魄的许多年里就是这个信念在支撑着他。

怀着复杂的心情，古海走进贴蔑儿拜兴村，古海差不多是垂头丧气的样子。他与见到的第一个村人打招呼：“麻三婶啊！……”古海勒住了自己青骢马的缰绳。

“哇哈！原来是海……古掌柜啊！”麻三婶用手巴掌拍打着自己的大腿，“你可是回来了，村子里可是闹翻天了。”

“是吗？是出了什么事情了吗？”古海骗腿下了马，他知道自己是明知故问，也觉得很不自然。

“大伙儿都和俄国人的公司签了合同，一里一外能多挣出许多银子呢。”

“哦……二斗子他人在哪？”

“在呢！很多人都在呢，都在你的大院里呢……”

古海牵着马踏进了自己家的大院，把马缰绳拴在马桩上。手忍不住颤抖，马缰绳居然拴了两三遍才算拴牢靠。古海拉开屋门的刹那，几乎被从屋子里冲出来的烟雾撞倒，屋子里好像是着了火似的！一屋子人，很多人嘴里和烟袋都在冒着烟。烟雾朦胧中，他看到了在炕上

地上或坐或站或蹲聚集的那些熟悉面孔，不用问他就感觉到这些人里边有胡德全、刁三万、二斗子、七哥、蹇家兄弟。更感觉到了宇文秀英的存在！忽然，脑袋“嗡”的一声，他被什么东西震住了：他看见在场的每个人的身上都穿着一件红狐皮的坎肩！虽然事情经过他大体知晓了，但是眼前这情形还是古海没有料到的，他觉着自己的心脏被什么尖锐的东西猛烈地刺了一下。

迎接古海的是一阵奇怪的沉默！许多双眼睛流露出复杂的眼神看着他。他站在一进门的地方，马鞭在他的手里被一圈一圈地旋转着。过了好一会儿，地上的人、炕上的人全都站起来了。

是二斗子首先打破尴尬：“九哥，你回来啦？”

“古掌柜！”

“海掌柜……”

……

“回来了，”古海的回答就像是回声似的，“我回来看看弟兄们。”

大家自动给古海在炕上让出一块地方，古海鞋也没脱就盘腿在炕上坐下了。接下来是沉默，沉重的沉默压迫着在场所有的人。也不知是谁开的头，忽然间所有的人都争着抢着说开话了。许多粗声大嗓门同时发出声音，简直把屋顶都要掀翻了！

但是，大家都有意回避着那个敏感问题，只是说些闲话废话，主要是问古海在草原上的事。宇文秀英置身于这个场面上，她一直没有说话，自始至终在琢磨古海这趟回来的目的。她当然猜得出，这屋里的人八成都猜到了是大盛魁派他来的。

宇文秀英默默地看着昔日的情人，心情分外复杂。

古海很久没有感受和驼帮弟兄们在一起的气氛了，他真是打心眼里感觉舒畅，可一想到此行的使命心又阴郁起来，他在心里犹犹豫豫地问自己：我能说服他们脱下身上的狐皮坎肩吗？能让他们重新跟大盛魁走吗？

古海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他意识到自己和贴蔑儿拜兴的驼帮弟兄们已经离得远了。热闹了一阵后，屋里突然就静了下来。古海沉默地抽了几口旱烟，在自己吐出来的烟雾后面张开了口。

“各位掌柜……弟兄们！我这次是被字号紧急从草原上召回来的。大家都是明白人，我为了什么而来，我也就不用废话了，就是驼运那些事儿。字号要求你们回去，盛大掌柜说了，有什么话大家好商量。现在正是字号用人的时候……”

“你说的字号是谁？大概是大盛魁吧？”首先发话的是胡德全。

胡德全的明知故问带动起了一片笑声，发泄着对大盛魁的不屑情绪。

“当然是！”

“还用问吗？”

“海掌柜就是替大盛魁来招降的。”

“海掌柜如今是大盛魁的掌柜当然得替大盛魁说话了！”

二斗子止住了大家，对古海说：“九哥，你就甭费这个力了，我们是不会答应的，看吧，我们都穿上了狐皮坎肩，让大盛魁后悔去吧！”

“对，大盛魁不把我们当人看，我们再也不伺候它了。”

“让大盛魁另请高明吧。”

“我们和大盛魁没什么话好说！”

“俄国人给的价比大盛魁高多了！”

古海耐心地等这些人发泄得差不多了，说：“弟兄们，我知道大盛魁对不住大家，但是这到底是咱中国人的买卖啊，我还要告诉大家，总号决定给咱工钱长到比伊万公司给的也差不了多少……”

“我们不管，我们只问大盛魁到底给不给我们身股，别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

“九哥，干脆你来做我们的领头人！离开大盛魁！”

二斗子说：“九哥，今后你领上我们这帮弟兄干吧，你怕什么？毛尔古沁的秘密掌握在我们手上！咱贴村几千峰好骆驼，归化驼运行今后就是咱说了算！我知道的，很多村子都想着推举你做万驼社的社长哩！大伙都想跟着你发财呢！”

“就是！没有大盛魁我们也能去俄罗斯做生意，也能发财！”

“海掌柜，咱们自己干吧！”

“我们都听你的！”

古海摇摇头。

此时作为贴蔑儿拜兴驼帮的驮头宇文秀英应该站出来说话，而由于她与古海的特殊关系，她说话的分量就显得特别重。特殊的身份又使她感到特别的为难。

“你为什么不说话？”一直沉默着的宇文秀英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她站出来，“贴蔑儿拜兴的驼户掌柜都是你的生死相依的弟兄，忘记了你在驼道病重奄奄一息，是谁照顾了你？是谁用牛刀撬开你的牙齿把油茶面糊糊灌进你的嘴里？……”

“是二斗子……是王锅头、刁三万。”

“当年你第一次走进贴蔑儿拜兴的时候，是谁给你带的路，后来你挣了钱，是谁帮你盖起房子？”

“是贴蔑儿拜兴村的老少爷们！”

“那么你说说，为什么这么多生死相依的弟兄就抵不上一家商号？”

古海沉默着把头扭向一边，谁也不看。

“你为什么不说话？”

古海说：“我的话已经说尽了。”

“难道说你死心塌地为大盛魁卖命了？”

“宇文秀英的情谊你一点也不想吗？”

“我不能！”古海突然抬起头，眼睛望着指责自己的二斗子，“这辈子……我古海就是大盛魁的人！死也是大盛魁的鬼。我不管他们怎样对待我！我都是……就这样干下去，直到死。”

哑场了。

结果贴蔑儿拜兴的驼户和驼夫居然没有一个人肯跟着他走！分道扬镳已经是不可避免了。黄昏的时候，古海离开了贴蔑儿拜兴。驼户掌柜都到村子口去送他，就像是送一个偶然来访的贵客似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古海并没有立刻骑上马背，而是牵着马缰绳一步一步向村子外面走去。

一直到古海和他的马在暮霭中消失，人群还没有散。

古海的身影在宇文秀英的目光中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她觉得古海永远消失了，不再存在了。她自言自语道：“完了……这就完了。”

人群自动散了。宇文秀英眼泪汪汪地看着海九年的身影消失在道路拐弯的地方，她无法抑制自己的悲伤，努力地把冲到嗓子眼儿的哭声压制下去，一边拿手掌捂着嘴，一边迅速奔跑起来。她回自己家去了。

古海牵着马走在村子通往归化城的大道上，斜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猛然听到身后一阵马蹄声响，他回过身来看到正是自己的把兄弟二斗子骑马赶了上来。

“二斗子！……兄弟，你一定是翻悔了吧？”

“九哥！……”二斗子并不下马，把马缰绳紧紧地往自己的怀里搂着，受了制约的马很不舒服地仰起了脑袋，在古海的面前兜了一个圈子。马蹄溅起的泥点子飞到古海的脸上去了，“我还有话跟你说！”

“你说吧……”古海大叉着两条腿站着，身子一动不动，眼睛也不看二斗子。

“九哥，你带领我们大伙儿一起干吧。我们离开伊万，你离开大盛魁。咱们单独挑起旗号来。我们都听你的！……”

古海听完了二斗子的话沉默了一会儿，把手里的缰绳抖了抖使坐骑靠近自己的身体一点，他纫镫攀鞍翻上了马背。

青骢马扭动着屁股走起来。

“九哥！……”

马蹄嗒嗒并没有停下来，古海的答复从马背上飘过来：“我不能够……我们还是各奔东西吧。”

“九哥，你听我说，”二斗子的声音从身后赶上来，“我们也会行动的！……我们也要走毛尔古沁！”

古海猛地勒住了缰绳！他的坐骑原地打着旋子转过身来，隔着有几十步远古海大声问：“你在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我说……”二斗子费力地往外吐着字，“我们也会穿越毛尔古沁峡谷的。毛尔古沁峡谷的秘密我也知道！”

“你……什么意思？”

“我也会带领驼队走毛尔古沁的！”

“你是要背叛我……是吗？”

“是你逼的……”二斗子说，“我们是各为其主。”

“你的主子是谁？”

“我的主子就是贴蔑儿拜兴村的众多驼户弟兄。”

二斗子看到古海的身子在马背上摇晃着，后来那马就驮着他跑起来，并且越跑越快，很快就消失在了暮蔼中。

掌灯好久了古海才回到大盛魁城柜，心急火燎的史掌柜和靖安在大院门口迎住了古海。靖安从古海手里把马缰绳接过去，牵着马往马厩去了。

从古海失魂落魄的神态，史靖仁立刻就猜出了他的贴蔑儿拜兴之行是受挫了，他陪着古海直接走进了大掌柜盛祯的房间。

古海刚踏进屋门盛掌柜就急切地问：“贴蔑儿拜兴的情况怎么样？”

古海摇了摇头，简单地把自己此行的遭遇讲了一遍。

“事情竟会是这样糟……真是想不到！”

“没什么想不到的，贴蔑儿拜兴这些养驼户是只认银子的。”史靖仁说，“我看古掌柜脸色苍白一定是累坏了，先让他歇息歇息，我们再作计较。”

“史掌柜说的对，”盛掌柜注意地观察着古海的脸，“我也看出来你的脸色不好，先歇息吧。有关驼帮的事情我们另择时间商议，看来得要从长计议了。”

史靖仁说：“我已经吩咐小厨房给古掌柜炖了些参汤，一会儿叫靖安端给你。”

古海连说：“用不着！用不着……”

“哎！……你就不要推辞了。”盛掌柜说，“你按照史掌柜的话去做吧，先休息休息。”

一连两天古海把自己关在寝室里不曾在城柜大院里露面，一天三顿饭都是贴身伙计靖安为他送到屋子里。在掌柜们用饭的小食堂，盛掌柜看见靖安在为古海打饭，便问：“莫非是古掌柜生病了吗？要不要请大夫来给看看？”

靖安回答：“没有。”

盛掌柜问：“那古掌柜一个人躲在屋子里在做什么？”

“只是抽烟冥思。”

“抽烟冥思？”

“是，抽烟冥思。”靖安说，“已经连着两夜没有睡觉了。”

晚上盛掌柜约了王福林、史靖仁一同走进古海的房间。一进门盛掌柜便被惊了一跳！他发现古海的头发竟有一半变白了，脱口问道：“古掌柜……你的头发是怎么回事？”

古海懵懂地问：“我怎么？”

“你看你的头发！”

古海伸手抓抓自己的头发：“我的头发怎么了？”

“白了……”史靖仁喊了出来，“古掌柜，你差不多变成白头翁了！”

“是吗？”

“怎么不是！”王福林惊讶地说，“过去我只是听说伍子胥过韶关一夜愁白了头！想不到这事在我眼前发生了。”

古海朝靖安要来镜子照照自己的脸，苦笑了：“我真是比伍子胥还要难啊！”

“再难的事也得担着，”盛掌柜长叹一声说，“谁让咱是大盛魁的当家人呢。俗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我们真的是难上加难啊！”

王福林问：“不知道古掌柜想出什么解扣的好办法没有？”

古海摇摇头：“没有。”

古海始终没敢把贴蔑儿拜兴的驼队也打算穿越毛尔古沁的事情说出来，就自己一个人憋在肚子里，默默祷告，但愿二斗子说的话只是一时的气话。

总号的掌柜手忙脚乱地张罗应对办法，撒出人马四处寻找新的驼运资源。

七

深夜，史靖仁被人叫醒了。隔着窗户纸，史靖仁认出了看门老人史大的熟悉身影。史靖仁很不耐烦地嘟囔着问：“什么事嘛？……深更半夜的。”

史大说：“掌柜的！是总号盛掌柜打发他的贴身伙计善元来请您。”

“什么事么？”

“什么事善元没有说。只是说是字号有万分紧急的事情……不然我是不敢叫醒您的。”

“你说是谁？”史靖仁又问了一遍。

史大提高了声音回答：“是善元！盛大掌柜派他的贴身伙计善元来请您！说是总号有特别要紧事商量。”

史靖仁起身了。他来到客厅的时候看见是盛掌柜的贴身伙计善元正候着，他一边结着衣服纽扣，一边问：“深更半夜的，盛掌柜叫我什么事？”

“小的不知晓……”善元答道，“盛掌柜只是说有重要号事，务必请史掌柜立马赶到总号！”

史靖仁觉着耳边咝咝地有一个声音在不停地响着，他走出院门的时候，大盛魁总号的轿车已经在院门前候着了。拉车的辕马大概也是因为半夜里突然接受任务，很不舒服地打着鼻息，拿前蹄刨着地面。史靖仁也就不再问什么了，只管爬上了轿车，耳边听着马蹄疾骤，一路沉默着向城柜去了。

清冷的月光照在砾石铺就的街道上，凉飕飕的，史靖仁不由打了个寒战。

大盛魁城柜大院静悄悄的，史靖仁和善元穿过院子的时候脚步声显得异常地响亮。大掌柜盛祯的房间里只有盛祯掌柜和王福林两个人。盛祯掌柜的贴身小伙计善元把史靖仁送到盛祯的房间后就退出去了，把屋门从外边关好。

“盛大掌柜唤我？”

“有件急事需要商议，”盛祯说，“是信犬从喀尔喀带回来的消息……”

“史掌柜，我们坐下说！”

史靖仁答应着在椅子上坐下。

王福林则完全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油灯的光柱被开关屋门带来的风搅动着，盛掌柜和王福林凝重的脸色也跟着在史靖仁眼

前晃动起来。史靖仁猜到是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情。这是继贴蔑儿拜兴驼户倒戈事件后又一次遭遇紧急事件，他注意地看着盛祯把一个折叠的纸条展开来递给自己："史掌柜，你亲眼过目吧。王锦棠掌柜派信犬刚刚送到的密信。"

史靖仁从盛祯手里接过密信，只看了两行字脸色就变了，血色迅速从他的脸颊上退去，脸变得煞白，嘴唇也开始哆嗦了。密信上写道："大盛魁乌里雅苏台分庄与俄商发生冲突，八十三名铺伙被打死，伤者过百！……坐庄掌柜王锦棠身负重伤。"

他把惊诧的目光投向盛祯和王福林，显然史靖仁是被突发事件吓傻了。他喃喃反复地说："怎么，会出这种事呢？……怎么，会出这种事呢？"也不知道是在问别人呢，还是在发表自己的感慨。

"惊天大案啊！"盛掌柜沉痛地说。

"我们该怎么办？"史靖仁问。

"恐怕得暂时保密……"王福林忧心忡忡地说，"不然消息传开去会造成人心浮动的。"

"是涉及俄国人的事，需要国际交涉呢。"

盛祯对史靖仁和王福林说："赶快把这事报告李泰吧？"

"与李泰有什么相干？"史靖仁糊里糊涂地反问盛掌柜。

"你吓糊涂了还是怎么的？李泰如今是咱们归化通司商会会长！通司商会的商号发生什么事都应该让他知道。"

史靖仁同意了盛祯的意见。

"恐怕还不只是李泰，"王福林补充说，"这可是天大的事，恐怕还得报告道台衙门，绥远将军府，还有土默特衙署……"

"福林说得对，"盛祯说，"是得报告道台府林大人和绥远将军童玉。弄不好非得官方出面解决不了，请商会去报告吧。"

史靖仁忙道："好好，马上行动吧。"

决定由王福林先行前往天义德向李泰报告。但是天还黑着呢，三个人踞守在屋子里沉默着，唏嘘着，等待着天亮。

天刚一放亮，王福林起身往天义德商号去了。

屋子里只剩下史靖仁和盛祯，沉默的空气压迫着，两个人一时都找不到什么话说。

再说天义德商号。天麻麻亮，李泰刚刚起身，就听贴身小伙计报告说大盛魁大先生王福林求见。心想大清早的王福林来做甚呢？正纳闷呢，就看见王福林风风火火地闯进来。一看王福林灰白的脸色，李泰心里就暗暗吃了一惊。

是王福林拽着李泰的衣袖把主人拉回到他自己的房间。王福林亲自把屋门关上，对李泰说："我大盛魁可是出大事了！"

李泰见王福林嘴唇哆嗦，出语也结巴，很是惊讶。

"慢慢说，请坐下。贵号出了什么大事，王大先生尽管说出来。看看我能帮上什么。"

"是乌里雅苏台分庄……"王福林如此这般把事情向李泰说了一遍。

"竟然会出这种事？消息准确吗？"李泰也惊愕不已。

"这是鄙号乌里雅苏台分庄专门派信狗送回来的信。"王福林说，"不会有错的。"

李泰的话音未落地，就见贴身小伙计在门外敲门。李泰走过去把门拉开一条缝，从小伙计的手里接过一个折叠的纸片。李泰再次把门关好，展开纸片溜了一眼，对王福林说："果然，王大先生，鄙号乌里雅苏台分庄的信狗也送来消息了。"

"真正的惊天大案啊！李大掌柜，你说该怎么办？"王福林眼巴巴地盯着李泰的脸问道。

"召集商会会议，大家想办法吧。"

在这一刻李泰突然想到：那个强大的大盛魁已经不复存在了，如今天义德成了归化通司商会的领头羊了！

要说这正是李泰梦寐以求的事情，多少年来不仅是他，天义德商号上上下下掌柜伙计包括天义德商号的财东户，他们全都把大盛魁当作自己的楷模，举凡大事小情都自觉不自觉地以大盛魁为榜样，总盼着自己的字号有一天也能像大盛魁那样居高临下一呼百应！多少年来，归化商界许多其他通司商号也都是唯大盛魁的眼色是命，看着大盛魁的样子做事。如今这榜样突然暗淡了光泽，失却了威信，李泰反倒是不知所措了。而眼前的现实是昔日的老大要看着天义德的眼色行事了，要和他李泰讨要主意了。受宠若惊的李泰心里是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可他能有什么主意呢？正犹豫着，王福林又说话了："盛掌柜的意思是道台衙门、绥远将军府，还有土默特衙署还是要报告，这是否是商会出面去报告比较好？"

李泰犹豫了一下爽快应道："好吧，我立即就安排。"

李泰一边答应着匆匆忙忙往院子外面走，一边叫着："进财！你立刻备车。"

名叫进财的小伙计颠颠地一路小跑着去了。

天义德商号的院子里马灯照着，可以看见车夫正在把轿车从一辆紧挨一辆的轿车长蛇阵中挪出来。驾车的辕马高昂着脑袋嘶叫起来，他的胸脯几乎要撞到前面一辆轿车的篷子上了。还没等车夫把轿车停稳，脚下的凳子也还没有放好，李泰就匆匆忙忙地往车上爬，结果他的脚踏空差点摔在了地上。幸好眼疾手快的贴身小伙计及时伸手把李泰扶住了："李大掌柜，您别着急。"

"能不着急吗？"李泰把脚重新踏在小凳子上，他俯身钻进车篷子里去了，"快！先到道台衙门。"

扎达海河的水在清冷的月光照下泛出蓝色的光，河水哗哗啦啦地响着。轿车驶出总号大院沿着河沿儿边的马路走着，挂在车辕上的马灯摇晃得十分厉害。灯光在河面上晃着，看上去平静的水面就像是有许多波浪在翻腾。而实际上正值初冬的节令，扎达海河的河水温度已经很低，沿岸的河水都结成了蓝色的冰碴。马蹄嘚嘚响，车厢猛烈地摇晃着，轿车很快就消失在昏暗中。

黄昏时分，大盛魁归化城柜，院子里被惊慌紧张的气氛笼罩着。匆匆忙忙走过的掌柜伙计一个个眉宇紧锁，往日的嘈杂热闹的景象不见了。古海走进大门，前来迎接的小伙计善元只说了声："古掌柜，您可回来了。"说罢扭身便带着古海急匆匆往内院里走。

"是盛掌柜叫我吗？"

"不只是盛掌柜，此刻好多掌柜在盛掌柜房里候着你呢。"

一踏进盛掌柜的屋门，古海便吃了一惊。不是为了别的事，而是被盛祯的形象吓了一跳！几天不见盛掌柜就像是被霜打了一样：雪白的长眉毛在眉骨上颤动着，白眉下一双空洞的眼睛望着古海。再看房间里的王福林、史靖仁几位掌柜，一个个形容紧张面色严峻，古海进门的动静也没能冲散这阴郁的气氛，寒暄都顾不上只是朝他点点头。古海惶惶地环视一圈，抱拳施礼，问道："总号把我从张家口紧急唤回来是要问张家口的事由吗？"

"什么张家口事由……古掌柜，咱大盛魁出大事了！"盛掌柜也忘了问候古海一路劳顿的情况，直接便说道。

"出什么大事了？"古海问道。

盛掌柜将乌里雅苏台分庄发生的事变讲了一遍，听得古海脸色骤变，霎时间就感到浑身燥热，手心手背便冒出汗来，他问盛掌柜："这……怎么会呢？"

"说的是啊，"盛掌柜扼腕顿足道，"简直是难以置信！"

"不会吧？……八十三条人命！是俄国商人干的吗？"

"还用问吗？是俄罗斯人。"

"我是说动手的是些什么人？"

"现在搞不清楚，当然是俄罗斯人了。"

"所为何事？"

“王锦棠掌柜在密信上只简要讲了点，起因是为了一笔俄罗斯标布的买卖，”盛掌柜说，“其实事情的真正起因就是为争夺三音诺颜的市场。”

“三音诺颜历来是我大盛魁的地盘，这是谁都知道的啊。”

“我们大盛魁经营三音诺颜少说也有两百年的历史了，”史靖仁义愤填膺，“俄国商人说占就占，岂不是强盗吗？”

“说的是，应该去找俄罗斯驻乌里雅苏台领事馆！”

“找领事馆又有何用？”

“说理！”

“现如今还有什么理好讲？”

“那你说怎么办？”

……

“好啦好啦，别吵吵了。”盛掌柜咳嗽了几声制止了大家的议论。一夜之间，他身体也明显衰老许多。盛掌柜继续说，“李泰代表商会已向道台衙门、绥远将军府，还有土默特衙署报告了此事，反应全都是很震惊，马上准备会商。我们也别光等着，现在刻不容缓的事情是，总号必须即刻派出得力的掌柜前往乌里雅苏台。王锦棠掌柜受了伤，死的人怎么处置的，都还一概不知呢。唉，已经陷入混乱啦。”

深夜了，大盛魁城柜内院盛掌柜房间里的灯一直亮着。

在派谁去乌里雅苏台的事上争论了好半天，原因是盛掌柜坚持要亲自去。

“盛大掌柜年近六旬怎么好长途跋涉？”古海说，“归化到乌里雅苏台三千里地呢，节令也近冬季了，草原上天寒地冻……”

“我身为总号大掌柜，此时我是责无旁贷！刀山也得上，火海也得……”

史靖仁和王福林也都不赞同盛掌柜去。王福林首先表态他愿意替盛掌柜去，可是他明显地对自己处理事故没有信心，毕竟这不光是辛苦的事。史靖仁态度也很明确，他说：“在字号里我是负责交际的，理应我去乌里雅苏台！”

古海看着想着。预感告诉他这件事非他莫属了！是啊，自己离号整整九年刚复号不久，正是最需要建功立业的时候。上次被紧急叫回来处理贴蔑儿拜兴的事，可惜他没能处理好，心下很是愧疚。这次大不一样，不但是大盛魁的利益，还是中国商人的利益，他渴望临危受命，为大盛魁为中国商人争口气。他迅速地理了一下思路，说：“各位掌柜，大家都不要争了，要是各位掌柜信得过我的话，就把这件事交给我吧！乌里雅苏台地面我很熟，这些年我与俄国人打交道甚多，俄商里边有我不少朋友。”

没想到盛祯掌柜不同意他去。也没多说什么理由，盛掌柜说：“大盛魁堂堂大掌柜平日里享受先人创造的基业和荣誉，可谓是顺风顺水，今日遇到有风险的事就派别人前去，我还能算是什么大掌柜？！你们谁都不要再说了！我意已决，史掌柜，你负责交际你与我一同前去，这就去做准备，越快越好。”

最后盛祯掌柜吩咐古海：“这两天道台衙门与绥远将军府都要为此事会商，你随我去吧。”

古海十分郁闷。

道台衙门与绥远将军府会商的结果是，先由归化通司商会代表和大盛魁总号派员前往出事地点调查，通司商会和俄罗斯六大商帮都有业务联系，可通过友好俄商协助处置事件，随时把情况传达回来，必要时再由官方出面。

即将出发前，通司商会派人通报大盛魁，商会将派天义德商号掌柜段靖娃陪同盛大掌柜前去乌里雅苏台。

对此大盛魁众掌柜深为不满，都说：“以往王大掌柜王廷相做会长的时候，通司商会只要是哪家字号有事，从来都是亲自出面鼎力相助，不遗余力。现在我大盛魁出了这么大的事，他李泰就派个小掌柜应付？”

“不行!”古海说,“此事非同小可,乃属惊天大案,必须得通司商会会长亲自出面方能显示力量!”

“再说李泰本人做天义德乌里雅苏台分庄坐庄掌柜的时候,在乌里雅苏台待过许多年,那里地面他熟悉得很。”

史靖仁直接来到天义德商号的城柜会见了李泰,向其通报了大盛魁众掌柜的意见。结果李泰勉强同意随盛掌柜前往乌里雅苏台。

赶赴乌里雅苏台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这天上午,盛掌柜送一位客商,他刚刚走出小客房,被一个哭哭啼啼的女人拦住了。只见那妇女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说:“……请求盛大掌柜,您高抬贵手。靖仁上有老下有小,您就免了他这一遭的差事吧。”

“什么差事?”盛掌柜还没弄清楚站在他面前的女人是谁呢。

女人哭着说:“前往乌里雅苏台的差事您就别派他去了。”

“你是谁?”

善元在旁边代为回答:“这是史掌柜的女眷!”

“哦……”盛掌柜上下打量着史路氏,脸色变得铁青,“原来是史掌柜的宝眷。”

史路氏呜呜咽咽地哭着:“正是……”

盛大掌柜苦笑着摇摇头,他转身对身边的客人道歉说:“对不住您了,鄙号管束眷属不力,让您见笑了!……请吧!”盛掌柜绕开史路氏送客去了。

史路氏还在后面跟着。

把客人送出大门,盛掌柜回过头来说:“字号的事务不要你们妇道人家过问!真是岂有此理!……”

史路氏还不肯罢休跟在盛掌柜身后朝内院走。善元将她拦住劝导说:“正是用人之际,史掌柜他是分管交际的掌柜,他不去不好吧?”

一个小伙计的话史路氏哪里肯听,她推开善元去追赶盛掌柜。

“真是咄咄怪事!”盛掌柜发怒了,“你个女流,有何面目到总号来说事?大盛魁自立号以来就没有听说过有女流过问号事的!你回去吧。”

史路氏的哭泣升级为号啕大哭,引来过往人诧异的目光。正是字号业务繁忙的时候,自己字号的掌柜伙计和一些前来办事的客人都被史路氏给吸引。本来就紧张的气氛被史路氏的嚎哭渲染得更是紧张了。

正闹着呢,忽见一个人影旋风般地闯进了大院,那人冲到史路氏的跟前抬手就是一个巴掌!打得史路氏四仰八叉倒在地上,立刻就哑巴了。

“叫你出来丢人现眼!滚回去……”那人又是一脚狠狠踢在史路氏的屁股上。暴怒中那人被一只强有力的手拉开了。暴打史路氏的是史靖仁史掌柜,拉开他的是古海古掌柜。

古海安顿在场的伙计把史路氏弄走,自己拉着暴怒的史靖仁走进了盛掌柜的房间。

“盛掌柜……”史靖仁羞愧难当,说道,“您也别怪我平时对贱人管教不严!实在是贱内她……犯了神经病……”

众人一听面面相觑,都不知说什么好了。

很奇怪的是在这个商务紧张的当儿,古海的脑海里浮现出来的竟然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是少年的史靖仁在报考大盛魁学徒的时候被拒绝,眼泪汪汪地从大账房走出来。就因为他是财东户的儿子大盛魁拒绝了他,这是大盛魁的规矩。一缕怜悯之心升上来。

“靖仁!”古海第一次如此称呼史靖仁,但没有觉得丝毫别扭,十分诚恳地说,“嫂子担心是属人之常情,你没有去过那么远的地方,对那儿又不熟悉,还是让我去吧,说来说去咱们不是为了处置事件嘛,怎么有利怎么办才是。”

史靖仁半晌不语。自从知道他要去乌里雅苏台,史路氏就开始哭哭啼啼,夜里也哭,弄得史靖仁没睡成一个安稳觉,去前的准备什么也没做,搞得史靖心烦意乱。今天老婆又冲到

柜上来闹，让他脸面丢尽。史路氏早放出话来，说你真要走了，我天天到柜上去要人。看来她是真能做得出来。

史靖仁有些动摇了，垂头丧气地朝古海摆摆手：“盛掌柜……”史靖仁羞愧难当，说道，“都怪我平时对贱人管教不严！今日冒犯了冒犯了……”

“妇道人家，不必认真。”

盛祯掌柜其实气还未消，出师未捷先被妇人哭上一场，怎么就没有点顺心的事？他看了一眼站在史靖仁旁边的古海，问道：“刚才的事你都看见啦？”

古海点了点头说：“盛掌柜，我看史掌柜去乌里雅苏台的事就算了吧。”

盛掌柜板着面孔问：“怎么就算了？”

古海说：“您看我在乌里雅苏台前后待过四年，俄商中间也有很多朋友，我又通俄语，还是我去方便一些。”

“这个……”盛掌柜犹豫了。

古海言辞恳切，又说：“再说了，我复号不久，这也算是给我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

“真是不好意思！古掌柜……”盛祯抱歉地说，“大盛魁总号上上下下掌柜数十号人，实在是找不出哪个人能担当起此任，不然怎么也不忍心让你去。你复号不久已故的大掌柜就派你去俄罗斯接应压茶机。一路上吃尽了辛苦，担够了风险还受了伤……”

“盛掌柜不用再说了，大盛魁能给我平反昭雪就是对我古海最大的恩典！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古海说着眼泪就下来了，“现在不是辛苦，是事情，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大盛魁两百年的基业还能不能保得住！我们走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

盛掌柜被古海的真诚感动了，他热泪盈盈地冲着古海点了点头。

该着史靖仁说点什么了。他嘴唇翕动着说不出话，“古掌柜——我对不住你！……”

“不必客气！我们都是为了大盛魁。”

“我们史家对不住你！”史靖仁说，“我是说十年前你被字号开销的事情……是我的父亲和祁掌柜合谋。”

古海摆了摆手坚决地把史靖仁的话打断了。

盛祯掌柜不语，来回踱着步子。他停在了古海的面前：“这话倒是对的。”盛掌柜点点头。古海的一席话说得他眼窝子湿了，此刻他已经拿定主意，转向史靖仁说，“那就让古掌柜去吧，我原想你是负责交际的，场面的事应付得来，以后断不了还要和外国人打官司，也加强历练历练。说起来嘛，这趟差事原本就是非古掌柜莫属。”

古海激动得热泪盈眶。

史靖仁还要争，古海冲他笑笑，开起了玩笑：“回去告诉嫂子，她百般关照了我家杏儿，这回我好不容易替她把丈夫拉回来，是还她的一份心意呢。”

盛掌柜带头笑起来。

史靖仁咧咧嘴也笑了。

王福林进来看到一屋子人都面带笑容，莫名其妙，也跟着笑起来。连日来的阴霾在这一刻被一丝阳光冲散了。

即日起程。这一行由大盛魁大掌柜盛祯、归化通司商会会长李泰带队，古海等大小掌柜伙计共七八个人，外加一支十几峰骆驼组成的驼队。人、驼、狗、马，隆重地出发了。此一去乌里雅苏台可是不同以往，陪伴行程的是一望无际的茫茫大雪！为了尽量缩短时日，他们时而坐车，时而骑马，时而乘驼，可谓日夜兼程。对于古海来说，数千里长途跋涉更是不同以往，让他更多地感到的是荣耀与责任。一种神圣的情感统领着他的精神，让他热血沸腾。

在摇晃的马车上盛掌柜和李泰回忆着自家字号先人创业的事，当故事给同行的人讲，以此来消磨时间。

“我大盛魁就是由乌里雅苏台起家的……”盛掌柜讲起了大盛魁起家的历史，“康熙年

间，皇帝御驾亲征噶尔丹，在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设驻有重兵驻守。从那时候开始咱大盛魁就追随皇帝，为军队运送给养。那时候咱们大盛魁的三位先人王相卿、史大学、张杰还只是随军贸易的‘丹门庆’，也就是货郎。那时候乌里雅苏台驻有数十万军队和大批行政人员，一些脑瓜灵活的商人开始围着军队和衙门转，为他们提供各种物资服务。我们的三位先人就是紧紧抓住了这个天赐良机，从随军货郎迅速发展成为草原上首屈一指的大商号！……”

“是的，正如盛掌柜所言，最初大盛魁总号就设在乌里雅苏台。在科布多和归化城设的只是分庄，到现在，咱归化商界还习惯把乌里雅苏台称为‘后营’，把科布多称为‘前营’。实际上那时的乌里雅苏台就是喀尔喀草原的一个军事中心和政治中心了，大盛魁就以乌里雅苏台为基地，为清朝的军政人员服务。接下来买卖就扩大到整个喀尔喀草原，除前营、后营的清朝驻军和大小部门的军需供应外，蒙古王公向北京纳贡、值班和引见，也都由大盛魁协办联系。给官方和军方包括蒙古王公办事办货，经常是大盛魁先垫资的。

“道光年间，大盛魁一方面扩大销售地区、增加经营货物品种的数量，一方面加大放印票账的数量。这时清朝把征收驿站的费用也包给大盛魁，这样，大盛魁的营业量更加发展了。咸丰以后，大盛魁趁势发展，又在一些城市广为增设分支机构和小号，不仅获得了大量利润，也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庞大商业网。

“乾隆末年，大清朝廷把喀尔喀的税收也交给了大盛魁管理，更是加强了大盛魁的地位。”

……

所有这些都是古海十分熟悉的，在王廷相大掌柜身边做贴身伙计的时候他听过不只一次。今天想起来古海心情格外复杂，如今这草原市场，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但不管怎么说，古海的雄心豪气丝毫未减，他不相信历经两百余年的大盛魁会衰落下去！其时他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归化通司商会上书朝廷要求开放对俄罗斯的贸易。

漫长的回忆也伴随着古海，他想起很多年前在大掌柜身边时，当小伙计的生活。每日早上天麻麻亮，他揉着酸胀的眼睛起来，为大掌柜烧洗脸水，悄没声地像一只小猫一样。大掌柜起身后他早已把出恭用的草纸放在手边。大掌柜解手，他叠被子。帮着大掌柜洗脸，把一碗用白开水冲好的锡林郭勒大青盐水端上去。古海要他每日早晨一边抽水烟一边吞下一碗青盐水，以此养生。白天大掌柜出去办事，他就到店铺里站栏柜。殷勤接待每一个上门的顾客，一天下来头昏脑涨。晚间他到账房学习业务，大先生郦掌柜训练他们新伙计打算盘，记账本，学蒙、俄语。大掌柜常来账房看，曾经拍着他的肩膀说他将来会有出息。

他骑了他的青骢马走在盛大掌柜的马车旁边。一夜之间古海眼睛里的那种郁悒凶光和不顾一切随时准备赴汤蹈火的蛮劲儿消失了。现在他眼睛里透出的是沉稳，是深谋远虑，是被事业激动起来的信心和勇气。巨大的商旗在皑皑雪原上红得鲜艳黄得炫目。它始终在紧紧地追着雪原尽头那一红灰色的地平线。此刻古海似乎才真正意识到：他不再是数百峰骆驼的当家人，而是威震整个北中国、历经两百余年的大盛魁的一名掌柜！

为了赶时间，在距离乌里雅苏还有不到三百里的地方，古海和李泰先行骑了马赶往。

一进入乌里雅苏台城，古海和李泰都惊呆了。

乌里雅苏台对李泰和古海都不是陌生的地方。李泰做过天义德乌里雅苏台分庄掌柜，古海被大盛魁开销后为生存多次来过这里寻找生意。可是，如今的乌里雅苏台城却是以陌生的新面貌迎接着他们，宽阔的街道，林立的店铺和高耸着尖顶的教堂……市面已经完全变样了。遍地都是俄国人，沿街两侧的店铺十有七八是俄国商人开设。大街上行走的人无论男女老幼，大家全都穿着俄国标布做成的袍子，古海是做生意的人，他一眼就看出来了。每一样景物都在刺激着古海的眼睛。

两人牵着马在街上走，触景生情感慨万千！

“想不到乌城已经变成这样。”

“是啊，”李泰说，“真的就同做梦一般！”

“时过境迁啊……”古海说。

“想当初我在乌里雅苏台分庄的时候，这里是中国商人的一统天下，沿街一百多家商铺清一色的中国店铺。”李泰回忆着当年的情形。

“我在这里的时候就有俄商来了。托博尔斯克公司、伊尔库茨克公司、巴达玛耶夫公司……”古海数说着，“现在恐怕多得数不过来了。”

“简直就成了俄国人的天下了。”

“可不!”古海愤愤地说，“咱中国商人就不能像他们一样光明正大去他们国家做生意!”

一个上了年岁的俄罗斯男人迎面朝他们走过来，他用俄语问道：“你们是新来的商人吗？”

李泰用蒙语答：“我们是这里的老住户了!”

“您说什么？”俄国人竟然听不懂，反问道，“难道你们不懂俄语吗？”

古海回答：“我是中国人，我只习惯用汉语和蒙语说话!”

“可是这里的人差不多全都在用俄语讲话呢。”

李泰笑道：“我说你是新到这里来的商人吧？”

俄国人说：“已经三年了，我是老住户。”

“我来两百年了，”古海用俄语说，“我才是真正的老住户。”

俄罗斯老人惊愕地睁大了眼睛，看着古海他们从自己的身边走过去，他手指在自己的胸前画着十字，嘴里嘟囔着。

两人先直奔大盛魁分庄。大盛魁乌里雅苏台分庄的小伙计见总号来了人，激动得站在院子里大喊起来，片刻所有掌柜伙计都拥到院子里，顿时哭声一片。王锦棠掌柜也被搀扶着走出来，一见古海和李泰，只说了一句：“八十三条人命啊！……”接着就泣不成声了。

“那些人呢？”古海问。他故意没说尸体，谁都明白他指的是死人。王掌柜伸手指了指大院西边的墙根，只见那儿用草席盖着一片，古海和李泰走过去，小伙计拉开了草席，只见一个挨一个码放的尸体暴露出来。尽管有准备，这场面还是让古海惊愕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李泰倒退了几步，狠狠地捶了自己大腿一拳，说话都带着哭腔了：“惨啊！……太惨啦!”

李泰先回了一趟天义德分庄，晚上过来和古海一起连夜召集大盛魁乌里雅苏台分庄的掌柜开会。从天义德分庄回来后李泰忧心忡忡，这件事出在大盛魁，可也给天义德商号打击不小，伙计们个个都惶恐不安，人心浮动。李泰说：“这叫什么事嘛？这是中国的地盘啊，中国人都不敢待啦？!”李泰愤怒地说出自己的感想。

在乌里雅苏台几日下来李泰的感觉发生了很大变化。来之前，可以说对这桩惊天大案震惊归震惊，但毕竟不是发生在自己字号身上，他也尽了商会会长职责，积极与各方面商会，可要他千里迢迢到乌里雅苏台去他就很勉强了。若不是大盛魁方面强硬要求，他原打算派段靖娃代表自己就行了。可一路看下来，俄国商人的飞扬跋扈和中国商人被挤兑的窘状，尤其是亲眼所见八十三条人命横尸在地，他似乎一下子感觉到这些事和自身的利益有着直接关系，也头一次感觉到与归化通司商会有直接关系。在商会会长这个位置上，他以前总觉得自己和王廷相大掌柜没法儿比，也不想比，还埋怨现在的会长不好当，这会儿他明白了他缺的正是现在意识到的这些东西。身为商会会长，凡在涉及通司各家商号重大利益的关键事情上有所作为，这在王大掌柜都是当己任来做的，正是这样的胸怀赢得了巨大威望。他缺的就是这个胸怀，难怪如今的商会凝聚力不强。李泰有了这般的觉悟，说话做事就很进入角色了，歇都没歇就赶过来催古海连夜开会。

古海也察觉到李泰思想的微妙变化，瞅个机会他趁机又提起上书朝廷出俄做生意的事：“李掌柜，如果皇上再不给咱们中国商人撑腰，今儿遇上麻烦的是大盛魁，明儿可能就落到天义德的头上了，中国商人谁都不能幸免。”

李泰说：“对，先把眼面前这桩事了弄个结果，回去咱们再好好合计合计，不行再次向

朝廷呈交请愿书。”

掌柜们坐在一起，详细地说起血案发生的经过：“起因是为了一笔俄罗斯标布的买卖……”

古海问：“动手杀人的到底都是些什么人，不会只是商人吧？”

“只有少数是真正的商人，”王掌柜说，“多数是哥萨克土匪，也搞不清是真正的军人，还是散兵游勇流氓地痞。”

“当时报官没有？”

“怎么没报？事发当天我们立即就报与了参赞府。”说到此王锦棠掌柜无限委屈，“乌里雅苏台的参赞大臣是和靖八理，我们要求他向俄罗斯驻乌里雅苏台领事馆交涉，惩治肇事者，法办凶手。可是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们这位参赞大臣居然说这是生意上的纠纷他不好办，说还是让你们总号来人处理吧。”

“什么？死了这么多人还是生意上的纠纷？”古海气得脸色铁青，“作为清廷派驻乌里雅苏台的参赞大臣，和靖八理对地方的安全和稳定是负有完全的责任的。没让他来看看停在这院子里的尸体吗？”

“请他来看，他不来。我们就不收殓，八十三条人命是活证。好在是隆冬季节，还能容些时日。”

“做得对。”古海说。

李泰气愤地说：“大清朝的衙门都如此软弱无能，商人哪有不吃亏的道理！我先奏这个和靖八理一折‘不作为’！来之前归化道台衙门和绥远将军府交代过，调查清楚随时传达消息。”

古海说：“李掌柜，明天我们先去拜访一下这位参赞大臣。”

第二天一早古海和李泰到了乌里雅苏台参赞府。结果是，参赞大臣和靖八理的表现让他俩哭笑不得。

见大盛魁总号来了人，来者还有归化通司商会会长、也是大字号的天义德大掌柜李泰，参赞大臣和靖八理表现出很热情好客的样子，让座倒茶，问寒嘘暖。古海纳闷了，这个人不像是很冷血啊，一个大清朝廷的二品高官对商人如此谦恭还是不常见的，是分庄王掌柜没有沟通好吧？

开门见山，古海提起案情，说：“我商民全都仰赖参赞大人做主呢。”

“今非昔比！眼下的喀尔喀草原可不是康熙爷征讨噶尔丹时候的草原了！”和靖八理说，“你我是同病相怜，同舟共济，就不要再说什么仰赖不仰赖的话了！要说仰赖，我还得仰仗您大盛魁呢！”

今非昔比古海当然知道，但是和靖八理作为大清朝廷派驻喀尔喀草原的钦命朝官，能说出如此没有骨气的话，却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他对和靖八理说：“参赞大人！不法俄商在乌里雅苏台欺行霸市，肆意妄为，寻衅闹事，如今更发展到杀害我大清商民！这不只是对我商民的戕害，更是对我大清朝的欺辱！您不能坐视不管啊。”

“我怎么管？军队只保留不到一个带甲骑兵营，负责着千里草原的防务。大量军队早调往长江一线与叛乱的捻军作战，军费短缺……正是我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的时候你们来了！古掌柜、李掌柜你们可不能坐视不管，可得帮帮我啊！……”

“这话怎么说的？”古海一下子没有弄明白参赞的意思，懵里懵懂地问：“您要我们怎样帮你？”

参赞哭丧着脸说：“怎么帮？我需要军饷！我需要银子……实在话告诉你们，我军营里已经一年半没发军响了。两位掌柜想办法挪借挪借？”

“我们是来找参赞要主意的！你反倒……”

“好了，参赞大人，我们回头想想，看是否有办法。”

古海和李泰告辞出来了。

这场约见让他们大失所望。李泰说：“满指望参赞给我们撑腰，没想到他倒要我们给他撑腰，这还叫朝廷吗？”

“只有靠我们自己想办法了。”

朝廷软弱，就连朝廷钦命大员也举步维艰！更何况商人。古海和李泰连夜召集大盛魁乌里雅苏台分庄的掌柜召开会议，商量应对之策。他们一面派人把最新消息连夜报与归化道台衙门、绥远将军府和土默特衙署。督促和靖八理参赞把乌里雅苏台新的情况差人快马上报库伦办事大臣和北京理藩院。

三天后盛掌柜到达乌里雅苏台。古海把近日的情况做了汇报，让他安心歇养，在家里给他们拿主意，必要时出面就可以了。盛掌柜对古海的表现甚是满意，亦很放心。

这是一百多年来蒙古草原上发生的最为严重的一次流血事件，事件引起了北京理藩院的重视，理藩院直令清廷驻库伦办事大臣贵斌过问乌里雅苏台事件。和靖八理的行政级别是从二品，贵斌是正一品。以正一品官员出面过问此事就算是朝廷对此事件最大的重视了。其实这该是后话了。

这件事出在大盛魁，可是也给天义德商号沉重的打击。天义德分庄大院内也是一片人心惶惶，紧张和恐惧的空气弥漫着。

最艰难的是与俄罗斯驻乌里雅苏台领事馆的交涉。与俄领事的交涉，耗费了古海大部分精力。领事名叫谢尔盖——一个商人出身的政府官员，早在十八年前古海头一次走进归化就曾见过谢尔盖。后来古海被调往大盛魁乌里雅苏台分庄，那时候谢尔盖已经摇身变成了外交官，古海多次见到谢尔盖。这回他们又一次见面，用谢尔盖的话说他们应该是老朋友了。

初始古海使用汉语，通过翻译与俄领事交涉。后来觉得汉语翻成俄语太过耽误时间，就改用蒙语与谢尔盖对话，再后来古海发现谢尔盖的蒙语不很流利，不少遣词也不准确，于是他干脆直接用俄语和谢尔盖对话。

于是谈话变成一会儿蒙语一会儿俄语，一会儿又是汉语。场面让旁边的人不知如何应付。但是就连哑巴都能看出来谈话的双方情绪都非常激烈。

最后古海提出四条：

一、严惩凶手；

二、重金赔偿；

三、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四、保证中国商人的安全。

这样的交涉前后进行了整整十二次！

古海与谢尔盖交锋多次，最后不得不以威胁的口吻说道：“这件事倘若得不到妥善解决，我不会让你在喀尔喀得到安宁！”

“你想怎样？”

“我会做出任何事情，你想到的和你想不到的！”

艰难的谈判终于结束，历时二十天，非常事件终于得以处理。上报到库伦办事大臣，直到北京的理藩院。

最后的结果是：迫使俄罗斯驻乌里雅苏台领事馆做出妥协，谢尔盖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死者白银十二万两。事情处理到这个程度，超出了大盛魁掌柜们的想象，虽然不能说很满意了，也总算是可以得到一些宽慰了。但是大家都知道商场上的颓势已然是无可挽回。

接下来是善后处置，大家决定八十三具尸体全部运回归化城。好在适逢隆冬，尸体由驼队运载不会发生腐败。

一切决定下来，李泰感慨道：“总算是能够长嘘一口气啦！”

“也就是半口气吧，”古海说，“我们只是在惨重的损失中挽回了一点点补偿，微不足道。”

“古掌柜说的是，”李泰说，“若不是古掌柜的到来，你们分庄掌柜王锦棠就怕是性命难保！我听说他好几次要自杀呢！你救了王锦棠一命。”

“已经死了八十三个啦！”

离开乌里雅苏台前古海最后一次拜访了和靖八理，向参赞致谢和道别。当他和李泰从参赞衙门出来的时候，忽听到有人在身后高呼：“古大掌柜救我！……”

古海闻声驻足，这才注意到在参赞府的大门前摆着一溜木笼，全都是正在示众的囚犯。呼救声正是发自其中一个囚笼，囚笼内的人蓬头垢面，难辨面目。

古海走过去，仔细观察了一会儿问道：“你是谁？”

囚笼中的人哭着说：“古大掌柜！您不认识我了吗？”

古海说：“……一时想不起来。”

“我是张国筌啊！”

“哪个张国筌？”

李泰倒是反应快，说：“你莫非就是归化城的前任道台吗？”

“正是鄙人！”张国筌长叹道，“唉！一言难尽……”

古海纳闷道：“道台……张国筌怎么会在这里呢？”

李泰问：“张道台何罪之有？”

张国筌回答：“走私罪。”

“张道台也犯了走私罪？”

“我早就不是什么道台了，”张国筌说，“我现在是个商人，属大盛魁统领下的通司商人！”

“哦！原来张道台也做了生意，真是想不到……”

“我做商人已有些时日了，”张国筌喘了一口气，“时运不济啊。看看眼下的乌里雅苏台城不成样子了，据说原先……”

“好吧，我答应你。”古海说，“我会为你的事情再次拜见参赞和大人，一定替你求情！”

张国筌哭道：“我这里先谢谢您了！如今连大盛魁都快顶不住了，更何谈我们这些小号……”

路上古海对李泰说：“今后归化商界事情，可得仰仗天义德商号啦！”

“岂敢岂敢！”李泰谦让着，“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再怎么说大盛魁也还是龙头老大。”

“不必谦让了，这是什么时候？”古海说，“李泰李大掌柜可不是一般人物，你能想出请活佛来做天义德的东家实在是高明。不然的话这次的惨案说不定就不是落在我大盛魁的身上，而是你天义德的头上了。”

“这话倒是真的，说到底俄国人并不是和某一个商号过不去，他们要的是乌里雅苏台的草原市场。谁碍他们的事，他们就会使出手段对付谁。”

“不瞒你说，我们天义德也不稳啊！……”李泰满怀忧虑地说，“说不定哪一天也会招来大麻烦……”

古海知道再说下去就不大方便了，于是打住了话头。

八

古海言而有信，他答应帮张国筌的忙，不但在乌里雅苏台找和靖八理为他求情，回到归化还真又为张国筌的事奔走呼号。帮忙的结果是把张国筌押回归化处置，随他一起被解押回归化的总共有九名走私犯。按古海的心思，张国筌只要到了归化，道台衙门方面就好运动。但是令人哀伤的是，张国筌这批人犯还是在解押的路上，归化道台衙门就接到了圣旨：朝廷有令：罪不赦，斩立决！在被押回归化之后，第二天就全都被处决了！这批冤魂总共是十一个人，全都是在喀尔喀边境地区做小生意的商人。

但是，事情过后半年朝廷降旨允许中国商人赴俄罗斯经商，就是说从今以后再走这条商

道就是合法的了。

归化人都这样评论张国筌：“真是冤死了！”

这张国筌虽说当道台是个贪官，做商人也不入流，但在归化社会的影响却很是不小。

张国筌在道台任上的时候，就不断插手商界吃空股，等做了拥有三千峰骆驼的商人，更成了商界的名人。他除了通州的家室之外又在归化一连娶了两房姨太太，各置了院子安置，竟然相安无事。这两处宅院偏僻，不是为了遮人耳目，而是另有顾忌，为的是私下接受讼事方便，也因此被称为暗府，专门接待不便在公堂上审的案子。最初这住所只有文案项师爷知晓，后来知道的人越来越多，打官司的人就先到西河沿儿的住所来访。这都成了惯例，竟连洋人也都知道了。暗府经常是宾客盈门，尤其是晚上。张道台家的牌局一天到晚总摆着，其实这也是张国筌收礼的一种方式。张国筌牌技不怎么的，可总是能赢钱。最初解释为手气好，后来日子长了连他自己也怀疑起来，以为自己真是麻将高手。换了一身衣服到宝局房，想证实一下到底是自己的牌技高超还是输家故意。张国筌一赌才知道自己的牌技其实臭得很，原来到他家赌牌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在想方设法地给他送礼。

此人精力旺盛，到处求医问药为的不是别的事情，就是为无休无止的房事享受。一房正妻和两房姨太太还不能满足张国筌的色欲，他还经常出入花街柳巷，寻花问柳，但凡有姿色的他都要去会会，并无顾忌。甚至在沙格德尔的大观园里也敢公开调戏女戏子，把戏子搂在怀里上下抚摸。

张国筌的行为连项怀义都看不下眼了，在一旁提醒他：“张大人，不可造次了。”

张道台寡廉鲜耻，还反问项怀义：“为什么？”

项怀义小声说：“这里不是美人桥，是大观园！”

张道台这才环顾四周，猛然与一双犀利的眼睛相撞，那是大观园的财东沙格德尔王爷正盯着他！再着周围很多双目光怪异的眼神都在朝他这边看，张国筌把手松开了。

那时候朝廷有专门考核外官的制度，称为大计。大计每三年举行一次，先由藩、皋、道、府逐级考察属员，申报督抚，再由督抚审核，最后送呈吏部。“才、守”俱优者称为“卓异”，经引荐后可回任候升；劣者分别受革职、降调、休致的处分；不入举劾者称为平等，平等者不升不调。

奇怪的是，这种肆意妄为的行为并没有影响张国筌的官声，张国筌不但未受处罚，反倒在三年一届的考核中得了上等佳评。

张国筌在考核中得的是“卓异”，是才守俱优！以大计结果他是完全应该得到升迁的，但是令局外人不解的是张国筌就是不愿意升官也不愿意调遣，他就是愿意留在归化城保持现状，继续做他的四品道台。为了不要升迁，张国筌还特意托门子给山西巡抚过了礼，假称归化贫瘠需要清官治理，就是说在朝廷的眼里张国筌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好干部。张道台把这好名声当作资本，做起事来更是肆无忌惮。这一切与师爷项怀义分不开，钱是商号给拿的，可主意全都是这位师爷出的。于是项怀义在张道台眼里就不一般，处处高看一眼。不论张道台到哪里，项师爷都如影相随，就连逛美人街都不例外。

想当年胡道台稀里糊涂地落了个降级调任。千里做官为的是吃穿，那时候张国筌就说：“我不怕丢官，丢了官正好甩开膀子做生意。如今我是脚踩两只船。”他甚至用非常鄙视的口气谈到大清皇上，说，“我比大清皇上不同，大清皇上是独木桥，一条道走到黑。我呢，是左右逢源。”

张国筌不怕丢官，别人倒害怕他了，反而给自己弄了个“卓异”。张国筌好不得意！日子长了，张国筌与俄国人打交道多了，竟然也学会一些俄国话。张国筌不但是脑子活络，他还有个特点，就是记忆力特别好，过目不忘还能算得过账。

张国筌在归化地方名气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大，简直可以说是呼风唤雨。他游走于政界和商界，玩乐于市井与花街柳巷。生性好赌于是便豪赌。有一次在赌桌赢到一个女人，

此人名叫小凤凰。后来张国筌每逢赌博都喜欢带上小凤凰，也很优待地给了小凤凰一个妾的名分。

有一次打牌，张国筌要上厕所，牌局又不便停下，就让小凤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接手打下去。张国筌回来的时候看见满桌子的人都在欢呼。他不明就里，一问才知道，一局牌已然打完，小凤凰竟然替他打出一个大满贯！一下子给他赢了九百两银子。众人都说："张掌柜不只是金屋藏娇，还藏着一个牌局高手哪！"

张国筌说："哪里哪里，只不过偶尔玩玩，和个大满贯也是瞎猫碰了个死耗子。"

希尔曼不同意他的说法："我看并非是偶然。"

"不是偶然还能是什么？"

"我看小凤凰是个牌局高手。"

张国筌冷笑："你认定她是牌局高手？"

"对。"希尔曼说，"不信再试。"

希尔曼建议这一次押得多一点，就押了三千两银子。张国筌完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嫌小凤凰站在自己身后出牌怪麻烦的，就说："你来！你坐下……"

"干什么？"小凤凰受宠若惊。

"我嫌你站在我的身后别扭。"

"小女不敢。"

"叫你坐你就坐，别不识抬举！"

张国筌把位子让给小凤凰，自己站在一旁看。

小凤凰把自己的手镯子摘下来放在了赌桌上。那镯子是张国筌送给小凤凰的，是印度纯金打制，时值一千八百两银子。她说："我再把这个镯子也押上！"

张国筌就同意了。令他想不到居然又是一个大满贯，这一次小凤凰又赢了。于是，张国筌索性坐在一边抽烟，不再插手。从此小凤凰名声大震。

有一天希尔曼和张国筌在赌桌上又撞在一起，是在西河沿儿的宝局房遇上的。打了几圈之后希尔曼问张国筌："我们是不是不要总是赌银子？"

张国筌不明白希尔曼的意思，问："你说赌什么有意思？赌骆驼吗？"

希尔曼摇头。

"那你想赌什么？"

希尔曼眼睛盯着站在张国筌身后的小凤凰，努努嘴。

张国筌顺着希尔曼的眼光转身看见自己的小凤凰正被看得不好意思，忸怩着。张国筌不高兴了，说："难道说你是想赌我的女人？"

希尔曼并不回避，用僵硬的汉语说："是的，小凤凰，我也喜欢。"

张国筌问："你拿什么赌？"

"我赌骆驼。"

"胡说！难道我的小凤凰就只值几峰骆驼吗？"

"你想要银子吗？"

张国筌摇头。

"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你大南街上的铺子！"

张国筌的意思是将希尔曼一军，他知道那铺子是大南街上最好的店铺，差不多是希尔曼在归化城的半壁江山。希尔曼是不会舍得的。

"你要我的店铺？"

"对！"

"那是我全部的生意，"希尔曼说，"我来归化三年，店铺是我三年的成绩。"

“那就不用再提什么拿小凤凰来赌的话了!”

希尔曼不甘心，眼睛望着张国筌身后的小凤凰。小凤凰向他眨眼，这个女人正想要这个风头呢。张国筌很生小凤凰的气，把刚刚码好的牌一推，说：“希尔曼先生，你要是个男人，就把你的店铺押上！不然那就别在我眼前挤眉弄眼!”

希尔曼被激将起来性子，说：“赌就赌!”

于是众人让开，看希尔曼和张国筌的豪赌。

结果只一注张国筌便输了!张国筌乖乖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跟在希尔曼的身后离开了宝局房。张国筌气得脸色煞白，一连三天没怎么吃饭。

说起小凤凰，据见过的人讲这个女人姿色确实格外出众。小凤凰是一种很特别的长相，眼睛灰蓝色、呈扁桃形状。皮肤白皙粉嫩，细腻非常，据说有西域的血统。最拿人的是小凤凰做人十分聪明，说话做事特知道分寸。从来不问自己不该问的问题，不做自己不该做的事情。不前不后总是恰到好处，用张国筌的话就是当你渴了的时候还没等你放话茶水便端到了你的手边，当你困了的时候枕头就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就像是你肚子里的蛔虫。而且学什么都快，一看就会，比如打牌，小凤凰跟着张国筌也不过十几次，居然一上手就把把都能赢。

有一次说起小凤凰，张国筌夸口说：“我敢说，在归化再也找不到像小凤凰这样的聪明人了!”

一位赌友说：“我知道还有一个人能和小凤凰一比。”

众人都说：“是谁？”

“在归化还有一个这样的聪明人，就是三义泰的掌柜许太春。”

“是有个许太春，不错，”希尔曼说，“我听说早些年许太春给卜泰做跟班的时候就经常替卜泰打牌，也是回回赢!”

“那也是一个奇人!”

“许掌柜也算个场面人！可惜这个人现在不上牌局了。”

“听说许太春走西口刚来归化的时候，投在土默川大地主卜泰的名下……”

“我知道，那时候许掌柜在卜泰名下只不过是一个做打手的角色。说到底还是人聪明，开始许太春也像小凤凰一样站在卜泰身后伺候，后来偶然的机会就替卜泰打一两把牌，奇怪的是许太春也是一上手就回回赢！尤如神助。”

“可惜身份低微，不然……”

“低微什么？许太春如今是三义泰的大掌柜，也算得是人上人了!”

“我说的是小凤凰，可惜流落风尘，不然出息可是大了去了!”

“也不一定。说不定将来某一天小凤凰也像许太春似的……”

“她还想怎样？一个女流也做不了掌柜。”

“男人和女人就是不一样!”

议论到此也就不了了之。

归化人都知道张国筌有个胞弟名叫张国泰，十几年前随张国筌来到归化。初始只是在大南街租了一个小门脸，专做京货生意。开张时节那门脸只有丈把宽，第二年买卖就扩大一倍。三年后门脸就变为一溜三间，而且装潢也非常讲究，居然成了归化城内门脸最讲究的商号。也就是自那以后，京路帮的商人便开始在归化城以及喀尔喀草原上活跃起来。不管在哪里开买卖，京帮商人的店铺全都是在该地铺面最讲究的字号。在那以前，不管是在归化城还是在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根本就找不见几个京帮的商人。自打张国筌来归化上任，不多年间讲京话的京帮商人就到处可以见到了。那种清爽油滑的北京腔就在塞外的草原上传播开了。十几年之后，京帮的商人在整个塞外商场上，不论是坐商还是行商，都占着很大的比重。而在这之前归化城不要说是商界，就是整个归化城，在街上一张口便是浓重的山西口音，几乎无有例外。每个人一张口就开出了自己的风格。

北京人做生意不但是铺面排场，装潢时尚，店铺内的货架陈列、货物的摆设，售货伙计的衣着打扮都很讲究，卫生也讲究，特别干净。张国泰的买卖字号叫京履泰，归化城最大的澡堂“馨月里”的伙计最清楚，京履泰的掌柜伙计洗澡洗得最勤。每半月洗一次澡，一月理一次发，那是准定的。这一点很是招归化人喜见，尤其是妇女。同样是买东西，就愿意往京履泰去，哪怕是多走几步路也在所不惜。名声渐渐传开，就连绥远城的女人们都结伴儿三五成群地坐了马车赶到归化城京履泰来购物，一买一大堆。这些女人多是绥远军界的太太格格，她们有的是银子。京履泰的购物环境极好，能够使她们的消费欲得到满足。

驻绥远城的部队属于满八旗之一承德正红旗的一支，1727 年移防绥远城，算起来也有百十年的历史了。他们的到来把比北京话还要标准的普通话带到塞外。鼻音很重，这口音由那些娇生惯养的格格嘴里说出来，更是透着一股子清雅和高贵。早些年绥远城的格格们是很少进归化城玩耍的，只有耍鸟驾鹰的公子哥才涉足归化市井。自打京履泰开张以后，格格们就隔三差五地往归化城来了。于是归化城至绥远城之间五里长的石子路上就迅速热闹起来，马车、驴车络绎不绝了。

京履泰的成功鼓舞了北京的商人，做百货的、做杂货的以及手工业的匠人纷纷西进。这支京帮商人的队伍都是张国泰的家族和他的旁系，一个拉引一个，最后成了气候。归化城南头沿着五十家街集中了数十户京帮商人的住宅，全都是清一色的四合小院。灰砖灰瓦门楼前蹲两尊石头狮子雕。门前的街道上甚时候都是打扫得干干净净。

在对待俄国人的问题上，但凡是中国商人，不论是晋帮或者京帮、陕帮、西帮，大家的态度大都是一致的。商人们的这种立场得到了万驼社、羊马社、桥牙行等各种行社的支持。至于发生分化那是后来的事情。

京帮商人的到来也给归化城带来一股奢靡之风，不只是店铺装满讲究漂亮，而且使用女售货员站柜台来接待顾客，与此同时烟花柳巷也跟着红火起来。

这种影响在饮食行也出现了明显的反应，为了迎合张国筌的手下人和“西庄”中的津帮及洋行小买办的口味，在东五十家街的街口出现了一个名叫“聚京堂”的饭馆，成为以后归化城“东路馆子”的滥觞。另外，在张国荃及其从北京带来的众多幕僚所居住的庆凯桥附近的二公馆巷里，先后出现了京酱园和鲜果铺的“果局”。与此同时在本地“饽饽铺”之外，归化城增加了“东路人”开设经营的“京点心铺”，专供京帮津帮商人和他们的家属消费。这种消费逐渐影响了当地人，当地人也有不少人对东路口味产生青睐的，东路饮食的买卖是越做越红火。

那时归化城的饮食业有着自己的许多行社，其中最有影响的要数“红纸幌子”。“红纸幌子”是归化上等饭馆的行社组织，“红纸幌子”操纵着“仙翁社”；“白纸幌子”操纵着“群仙社”。“红纸幌子”、“东路馆子”和“白纸幌子”，形成鼎足而立的局面。这个“鼎”的一个足就是“东路馆子”，是由京帮商人控制的。商城归化的饮食行各路门派风格互相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京帮口味影响越来越大，就连山西口味的“红纸幌子”中新成立的鸿宾楼、聚锦楼、庆云楼和鸿庆楼等，自觉不自觉地也都朝着聚京堂的经营方式发展。而聚京堂是京味的代表性饭馆。在这些饭馆的变迁过程中，聚锦楼和聚仙楼比鸿宾楼、庆云楼和鸿庆楼维持长久。它们的火爆与聘用一位王姓厨子炒“东路菜”很有关系。与此同时，鸿庆楼也由北京聘请著名的厨师“大张”和“二张”前来掌勺。说来说去全都是为了争取口味讲究的东路顾客。

从张国筌出任道台开始，京城追随而来的有一批幕僚。这些人都是场面上的人物，这些人都长着一张吃出来的嘴。他们来到归化几乎天天出入于各家酒肆饭庄。他们的出现也打破了归化地方官吏不入民间饭馆的惯例。在这之前，无论是归化道台衙门还是土默特衙署的公人吃饭问题都是在自己的食堂解决，不允许随便私混市井到民间的饭馆吃饭。官府公人下饭馆就是从张国筌上任归化道台开始的，他和他的幕僚们经常在饭馆里大摆酒席饮宴寻欢。这

些公人在饭庄饭馆消费一般是不用他们自己买单的。初始张道台吃不惯归化地方的饭菜，有时候下饭馆甚至要把他从北京带来的专在道台衙署做饭的厨子也带到饭馆里给他掌勺炒菜。

……

张国筌走暗房子，去俄罗斯做生意并因此而丢掉了自己的脑袋，反倒让人们增加了几分怀念。许多年以后坊间还常有人提起张国筌的名字。

九

乌里雅苏台事件不仅给大盛魁带来了沉重打击，同时也给整个归化商界的头上笼罩上了一层永不消散的阴影。关于乌里雅苏台事件的议论在归化城各个牲畜市场，在街头巷尾被各种人议论着传播着，从牲畜市场的牛桥、马桥到人市，到处都是人心惶惶。惶惶之中又传来一个令人惊怵的消息：大盛魁在乌里雅苏台被打死的八十三名铺伙的尸体运回了归化城！

就是说乌里雅苏台事件本身并没有完全结束。在归化城八十三名死亡铺伙中的部分家属还在等待着，他们从晋中和其他地方赶到归化来，是希望看死者最后一眼，争取能给自己一个最后的安慰。也算是对死亡人善后的妥善处理。

八十三具尸体啊！那是怎样一个凄惨的场面！巨大的震惊和哀痛笼罩在归化城的上空，民众都拥到北门外等待着死者的归来，他们中有死者的家属和亲友。已经是春意微醺的时候了，载着尸体的驼队越来越近。

“这哪是在做买卖啊！能死几十号人，简直就是打仗了……”许多好奇的人都跑到北门外的大路口，等待着拖载八十三个尸体的驼队归来。驼桥上一位长胡子的长者颤颤巍巍地说着，他话没说完已是泪眼婆娑。

围观的人是一片唏嘘。

“凄惨啊！”

“真是想不到啊！”

“做买卖竟然也要死人。”

“商场就是战场了！”

……

下午的时候，人们终于看到驼队的身影。人群安静下来，驼队走近了。沉默的人群无声地给驼队让开一条路。

沉重的蹄踏声和着骆驼的喘息声在人群的头顶回响着，骆驼身上的腥臊味伴随着一种奇怪的臭味冲击着人们的嗅觉。大家都知道那是尸体散发出的味道。沉默的人群簇拥着驼队向城里走去。红柳的货筐嘎吱嘎吱响着，人们知道那每一个货筐里都装着一个死去的人。闻讯赶来的贴蔑儿拜兴的驼户掌柜们，看见他们的弟兄海九年低垂着头跟在驼队的后面走着。他的手里牵着一根骆驼缰绳，完全没有了做掌柜的气度与风采。

二斗子轻声叫道：“九哥！……”

古海没有答应，他紧贴着二斗子的身体走过去了。

突然有一个声音升起来，是一个女人的哭声！越来越响亮，传染着人们，不久就有更多的人跟着哭起来。女人的哭声中夹杂着男人的哭声，越来越响，最后哭声连成了一片，就像乌云似的笼罩着归化城的上空，无边沉重的哀痛压迫着整座商城。城门似乎承受不起就要坍塌了！

大盛魁城柜上百名掌柜伙计在大院的门口用号啕大哭迎接死者的魂灵！

八十三具棺木排成七排，在大院的空地上等候着它们的主人。掌柜伙计一起动手把死去的人安置进棺木中去。与此同时喇嘛的队伍就开始念经了，喇嘛们酱紫色的袍子连成一大片。佛音铿锵，佛乐锵锵，香烟缭绕，渲染着悲哀的气氛。

一切商务全都停止了！

感受到了哀痛的骆驼们也全都沉默着，跟随着自己的主人一声不响地离开了大院。白色

的挽联悬挂起来。这死魂灵盘旋的景象距离大掌柜去世没多久就又一次出现在大盛魁的大院，它的热情让所有的人都感到了恐惧！

很快，恐惧的情绪就被带到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引出了各种各样的反应。于是转卖出让甚至典当店铺的事情接踵而来，慌乱绝望的情绪弥漫全城。

七天之后，大盛魁把死者埋葬了。大盛魁为八十三名死去的铺伙每人发放三千两白银的死亡抚恤，并且当场兑现。白花花的银子使死者家属伤痛的心得到些许安慰，他们都表示对字号的理解，同意尽快处理尸体。为埋葬不幸的死者，大盛魁专门购置了一块坟地，地点就在归化城南不到五里的地方，是一块长方形的荒地，把八十三个死者埋葬在了那里。为示公益，大盛魁宣布此块墓地也为公义地。就是说今后谁家的死人都可以在这里埋葬。

至此震惊整个北方商界的悲惨事件才算落下了帷幕。但是伤痛却没能随着死去的人埋进墓地而消失，白天夜里甚至是睡梦中它仍然跟随着人们，折磨着人们的神经。

颓败情绪像浓雾似的罩住了大盛魁总号的院子，许多人开始动摇了。晚上就寝前靖安一边帮着古海脱袍子，一边说：“这几日盛掌柜的屋子里总是挤满了人。”

“都是些什么人？”

“有掌柜，但是更多的是大盛魁的财东户。”

“财东户？哪里来的？”

“都是从山西老家特意赶来的！”

“他们要做什么？”

“要撤资，要股份……”

“史掌柜知道吗？”

“知道。”

“史掌柜怎么说？”

“史掌柜痛斥那些要撤股的财东户，骂他们是不孝子孙！……”

“哦……好哇。”古海欣慰地说道，“要紧时候史掌柜到底还是挺起来了！”

在艰难的当口史靖仁确实挺起来了，他坚决与古海站在了一起！盛掌柜和古海他们到乌里雅苏台去料理非常事件，史靖仁守着大盛魁归化城柜也没闲着，他打发得力的掌柜跑北京的理藩院和吏部，积极张罗为古海买官的事情。古海从乌里雅苏台返回归化的当天晚上，史靖仁就把古海请到内院的小客室，拿出一个精致的木盒子交给古海：“古掌柜，这是给你预备的，就盼着你回来穿了！”

古海纳闷，问道：“这盒子里装的是什么？”

“是衣服。”

“嗨！史掌柜你客气什么？我有衣服穿。”

“不是普通的衣服。”

“是什么衣服？”

“是朝服！”史靖仁意味深长地笑道，“古掌柜，你来试试这官服。”

古海动手把盒子打开，见是一套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朝服，可以看出朝服上绣着的翠鸟的翎毛。未曾展开古海就认出那是件四品文官的朝服，说：“我何德何能！”

“展开来试试吧！”

在史靖仁的帮助下古海把崭新的四品朝服穿在身上。他在客厅的地上来回走了两圈。

史靖仁问：“感觉怎样？”

“威风！”

“对了！咱要的就是这感觉！大盛魁二百年都给当任的大掌柜捐有四品闲职，要的就是这份威风。谁都知道这份威风在生意场上多么重要。”

他对史靖仁说：“史掌柜，咱大盛魁是三姓财东创下的基业，我们掌柜只不过是执行而

己……”

“快别这样说！过去我也是对掌柜们大不以为然。来了归化，做了生意，我才知道做生意着实不容易，掌柜们常常要冒着丢掉性命的危险。没有一代又一代掌柜伙计的努力，大盛魁的基业如何能维持二百多年？”

“史掌柜讲的在理！”

“所以古掌柜你就不要再客气了，”史靖仁说，“大厦将倾，唯古大掌柜是中流砥柱。”

“好……”古海犹豫着，问道，“对了，此事盛大掌柜知道了吗？”

“还不知道。”

“这怎么可以！”

“危难之时，我自作主张！”史靖仁说，“我史靖仁认准了你，我不仅为你买官，我还要在下一届的财东会议上把你推上大盛魁大掌柜的宝座！”

“这个可是不妥！万万使不得……”

“有何不妥？”

“还用问吗？”古海说，“盛大掌柜还在任上！……再者说了我古海何德何能，胆敢领受这份荣誉！”

“是啊……我也知道盛大掌柜还在任上，”史靖仁长叹一声说道，“可是盛大掌柜能做什么呢？他有力挽狂澜的能力吗？他能把大盛魁带出危机的泥潭吗？”

“……”

“不能！”史靖仁替古海回答，接着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咱大盛魁是百年老字号，凡事都是讲规矩的。但是不要忘了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只能用非常的办法来对待。”

但是古海坚决不肯听从史靖仁的安排，他说：“史掌柜的美意我古某人心领了，但这四品朝服我是断然不能领受！”

“没关系，我知道现在你在想什么……走！咱俩现在就去见盛大掌柜！看他怎么说。”

不由分说史靖仁拉起古海的手就走出屋子。两人来到盛掌柜的房门前，史靖仁敲敲屋门，也没等里面回应就推开门走了进去。

毫无思想准备的盛掌柜正在善元的伺候下脱去长袍，他准备就寝了。看到史靖仁和古海走进屋，盛掌柜问：“什么事？这么晚了……”

“有件事我得禀报大掌柜……”

“要紧吗？不能明天再说吗？”

“要紧倒是不怎么要紧，不过事情也简单，就是请大掌柜您过一下眼。”说罢史靖仁把古海往前推推。

浑身不自在的古海身体向后倾着出现在盛掌柜面前，脸拘得通红！语无伦次地打招呼：“盛大掌柜……”

“你们让我看什么？”盛掌柜颟顸问道。

“就看古掌柜身上这身朝服。”

“朝服？……什么意思？”盛掌柜招呼道，“善元，你把蜡烛往这边挪挪。”

蜡烛的光亮照耀着，盛掌柜把脸凑近古海，这回他看清楚了，问古海：“这是大清朝的四品朝服哪！你哪儿弄来的？”

史靖仁替为回答：“是咱字号给古掌柜买来的。”

“字号给买的？什么时候……我咋不知道呢？”

“是您和古掌柜前往乌里雅苏台的时候，我一手给操办的。”

“你……你也太大胆了吧？”盛掌柜终于明白了怎么回事，气得哆嗦起来。

“事情是我擅自做主，责任我担着，要惩罚您就冲我来吧。”

“我问你，你身上的朝服是几品？”

“七品。”

“王福林的朝服是几品？”

“五品。”

“我的朝服是几品？”

“咱字号只有大掌柜您是四品。”

“那为什么你独独给古掌柜买四品顶戴？”

“古掌柜他用得着，”史靖仁显然是有所准备，他侃侃说道，“古掌柜虽说是复号不久，但是他为咱大盛魁是屡建奇功！先是把毛尔古沁大峡谷的秘密无偿地贡献出来，使咱大盛魁驼队走外路时能够走捷径。单此一项就为咱字号带来数十万的利润！大掌柜您说该不该表彰？”

“该……表彰。”

“还有，古掌柜成功地创立‘鸿记’商号，使我大盛魁在逆境之中能够挺立得住……这算不算是功劳？”

“当然算……”

“想当初古掌柜创立‘鸿记’的时候，我们总号的掌柜大都反对，总号没有投一两银子。愧也不愧？”

“愧……”

“为了表彰，更是为了今后古掌柜在商场上做事方便，我果断为他买了四品顶戴……”史靖仁越说越来劲，简直就是滔滔不绝。而盛掌柜早已经累了困了头脑麻木了，他挥挥手打断了史靖仁的话：“好了，这件事就此打住吧。买就买了，下不为例！”

古海和史靖仁退出了盛掌柜的房间，来到屋子外面，古海竟不住打了个寒战，他这才发现自己的内衣全都被汗水湿透了！

其实史靖仁说的并不错，已经六十高龄的盛掌柜身体一天比一天差，事实上已经没有了做事的能力，只是虚担着大掌柜的名位。每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盛掌柜就会一连几天地失眠，吃不下饭。原本一百四十斤的体重在短短的两年工夫就消瘦得不足九十斤了！也不知道是担心自己的健康呢还是怎么的，老头子特别喜欢给自己的身体过秤。只要略有闲暇，贴身伙计善元就会听到盛掌柜这样喊他：“善元，把大秤拿来！……”

善元却是越来越担心了，他很害怕地想：这回体重又不知道会减少多少！善元害怕看到盛掌柜看过自己的新体重后脸上的担忧和失望。

盛掌柜的危险不仅在于他的体重越来越轻，身体越来越虚弱，而且他的神经也变得十分虚弱和敏感，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哪怕是从牲畜市场传来的普通消息也会让他忐忑不安，他也要仔细地询问好多遍。总是怀疑他得到的消息不准确不真实，一件事他会反复地问好几遍，常常派善元去核实消息的准确。对于好消息也怀疑，不敢相信。似乎是周围的人都在有意地瞒他。

只要是能保持平稳运营就算是谢天谢地了。每当新的坏消息一来，就等于是新的一轮磨难降临到盛掌柜的头上。一轮一轮的磨难让盛掌柜吃不消了。他的肉体、他的精神全都吃不消了！眼看着盛掌柜生命的火焰一天天暗弱，总号几位掌柜商量，决定把字号的大部事务转由王福林、古海和史靖仁来担当。大家都知道眼看着形势没有好转的希望，巨大的压力只能是更加损害他的健康。大盛魁业务涉及十分广阔，举凡茶叶、百货、日杂、牲畜、药材、皮毛等等，数额和种类都异常浩繁，账目上每年万万两白银的进出，哪个在任的大掌柜不是身负重任，身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问题出在盛掌柜他恋栈，他留恋大盛魁大掌柜的位置。不是一般的留恋，而是特别的留恋。

十

归化城的南大门似乎从来也没有这样繁忙过，从早上城门开启就有一辆接一辆的马车穿越城门洞踏上南去的道路。

丁零作响的声音中透着凄凉和哀愁。赶车的人都低着头走在马车的旁边。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山西籍的商人在踏上归家的道路。

这股言败的风都吹到了晋中，大盛魁的财东户人心浮动，有人再次提出撤股。

针对今后的经营谋略，大盛魁高层发生严重分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应该审时度势，收缩生意，从喀尔喀草原大幅度收缩，紧接着就是撤庄，同时就是大量裁员。主张收缩的代表人物是大掌柜盛祯。事实上收缩的方针实行已经有好几年了，是被迫而为的，首先是恰克图分庄的撤消，接着是库伦分庄的紧缩，随库伦分庄一起实行紧缩的还有乌里雅苏台分庄和科布多分庄。汉口、山东、杭州、北京等地的分庄也都不同程度地缩紧了业务。

史靖仁在艰难的当口挺起来了，但是八十三具尸首却把史靖仁的老婆彻底击垮了！半夜里史靖仁被史路氏的惊叫声给弄醒了，点着灯一看，就见老婆光着膀子坐在炕上，浑身抖得像筛糠似的，豆大的汗珠从她的额上直往下淌。

“你怎么了？”史靖仁惊慌地问，“是做噩梦了吗？”

女人点点头。

“你梦见什么了？”

“我梦见白毛鬼在追赶我……”

史路氏惊恐地直往史靖仁的身后躲。

“唉！……”史靖仁长叹一声下地弄毛巾，为老婆擦汗。当他打了水把湿毛巾弄好，扭过头发现史路氏已经不在炕上了，史靖仁赶忙追出屋子去。在院子里他看见一个白花花的身子站在院子门前，哗哗啦啦的声音响着，史路氏正在弄门闩呢！夜风飕飕冻得人直打哆嗦，等史靖仁回身披了件衣服赶出来的时候，史路氏已经跑到巷子里了。全裸着身体在寒冷的月光下奔跑！史靖仁邀约了女仆一起追赶了两条巷子，才算把疯癫的女人控制住。

天一放亮，史靖仁还是坐上来接自己的轿车到总号去了，正应了那句俗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别看史靖仁夜里被疯癫的老婆干扰，可是一到白天就又来了精神，里里外外忙活大盛魁的事务。在许多号事上古、史二人的见解竟然都是不约而同，他们都主张坚持下去，都主张逆流而上，都反对盛掌柜等人的妥协主张。史靖仁成了大盛魁内部强硬派的代表人物。这也出乎古海的预料，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常常感慨：真是世事无常，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啊！这个曾经坑害过自己的人，这个克星！现在居然成了自己最坚强的盟友。

字号的愁烦事很多，大盛魁小客厅的灯光通宵达旦亮着，细心的人们发现善元到库房里领取蜡烛的趟数越来越勤了，过去是几根几根地去拿。现在是整箱子地往小客厅里搬了！各种不同人员参加的会议，商量各种生意，讨论字号的发展战略。议论来议论去得出的结论是：大盛魁必须进入俄境，以图新路。就是说摆在大盛魁和归化商人面前除此而外别无他途，一言以蔽之——不这样做只有死路一条。但是图谋新路的努力却是看不到一点希望，颓废的情绪开始在字号内弥漫，许多人都认为字号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关键时刻，史靖仁和古海走在了一起，两人不约而同全都主张逆流而进！在古海的力主下，大盛魁乌里雅苏台分庄在草原上大量收买骆驼，安排在沙尔沁驼场。

对于字号在别的领域，比如乌里雅苏台的生意，比如在库伦的生意进行大规模的紧缩，古海没有强行进行调整，他知道整个北方发生的商业颓势已经摧毁了很多人的信心。现在需要的是有人能够挺起来，力挽狂澜，重新给大盛魁人以勇气。也给整个归化商人以勇气。他寄希望于归化通司商会，寄希望于商会会长李泰，更寄希望于理藩院和大清朝廷！他知道，最终只有理藩院，只有大清朝廷能够挽救归化商人的命运，只有大清朝廷能够以国家的名义

扭转颓势。而一品大员的绥远将军童玉正是通向大清朝廷的合法和便捷通道，只有将军能够和理藩院的恭亲王说上话。但是，捷径并非是那么好走的。为商业上的事归化商人找将军已经许多次，已经把将军找烦了。

所以当古海再次提出要去拜访将军衙署的时候，靖安就提醒道："古掌柜，使不得了。"

"怎么使不得？"

"我是说您去将军衙署现在不是时候了！您难道不知道吗？"靖安说，"许多日子啦，归化通司商会的李会长，元盛德的大掌柜还有咱大盛魁的盛掌柜、史掌柜……归化城一拨又一拨的掌柜们去将军衙署求见新上任的童玉将军，快把衙署的门槛都踏平了！结果，不但没能见到童玉却是把将军给惹恼了，最后一次是被将军撵出了门！"

"那也得去找哇，此事是非将军出面不成啊！"

"连大门都进不去的！将军下了死命令，不准归化商人踏进衙署大门半步！"

但是古海还是去了。他成功地动员了王福林、郭玉等十几个掌柜，一行全都是骑着马赶到绥远城的。事情果如靖安所说，还离将军衙署老远呢，古海一行人马就被看守衙署大门的士兵喝住了。

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归化商界的十几名掌柜当然都是最具权威、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身为归化通司商会会长的李泰、天义德的大股东郭玉，这些领头人物在关键时刻全都听从了尉官的指令，停住了脚步。大家乖乖地望着地位并不出众的古海一人走上前去。

"我们是归化城的商人，"古海伸手在怀里掏出帖子，恭敬地递给尉官，"我是大盛魁的掌柜古海。"

"你们是要求拜见童玉将军吗？"未等古海说明来意守门的尉官就猜出了他们的来意。

古海说："正是！"

"不见！"尉官断然道，"将军早就放话出来，难道你们没听说吗？将军不见归化来的商人！"

"归化商人如今遇到了跨不过不去的沟坎，务必恳请将军扶助！"

"不用废话了，趁早回去吧，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将军说了，他是行伍之人管不了商界的事情。"

"国难当头，商界军界还能分得清楚吗？！"

"我管不了那么许多，你们走吧，无须啰嗦！"

"将军不见我们就不走！"

"那你们愿意等就等吧。"尉官不再理会。

出出进进的都是军官和兵士，有带刀的、有披甲的，也有牵马的。从上午一直等到日落西山，古海也没有等到将军的回话。就那么站着，两条腿又是酸又是木又是痛，都说不上是什么感觉了。

这些归化来的商人，全都穿着五品、六品、四品的朝服……都是买来的官。远远看上去齐刷刷地站着一溜官员！路来过往的行人都侧目而看，他们奇怪这是什么景象，没见过。

身着四品朝服的古海在人群中很是显眼！古海高大的身材佝偻着走到看大门的尉官身边，把袖筒里的些许碎银子塞到尉官手上，恳求道："军爷行行好，帮归化商人一把！……"

收了银子，尉官脸色缓和道："那么……我再试试。"

尉官转身走进衙署的大门。

不一会儿尉官从大门里出来，古海和史靖仁赶忙迎上去。未等古海他们询问，尉官便说："将军说了——还是不见！我早说过了，将军已经对归化商人的事腻烦透了，将军早就放出话了，他是不会接见您的！"

"日他！……"气愤之下史靖仁竟然暴出粗口，"等了半天就等出这么一句屁话！要知道我们也是朝廷命官，如今商事也是国事！将军他不能不管……"

王福林紧张地制止道：“不可造次！”

“我不怕！”史靖仁来了少爷脾气，就像是公牛顶墙似的，“想当初他童玉在美人桥落难的时候，若不是我挺身救他，他还会有今日的威风吗？……”

古海还不知道呢，两年前童玉初来塞外，有一日兴之所至就独自来到归化城的美人桥游玩。他光知道美人桥是一条著名的妓女街，却对那里的规矩不甚了了，贸然睡了美人桥的花魁甜聪儿，不曾想尽兴之后却因嫖资与鸨母争执起来。因为童将军是“微服私访”，鸨母也识不出他的真实身份，于是对待将军就很不客气。正在难堪之处史靖仁出现了，二话没说掏出银两替童玉付了账。即时把将军送出了美人桥。

童玉把史靖仁视为救命恩人，后来派人多方打听找到史靖仁，才知道史靖仁是大盛魁的财东兼掌柜，为报恩童将军派手下给史靖仁送去二百两银子。算起来是史靖仁替将军所付嫖资的四倍。史靖仁也不是傻子，他作为大盛魁专管交际的掌柜经常出入娱乐场所，市面上的事也颇为知晓。那时候史靖仁一眼就认出了这位新到任的绥远将军，为童玉圆场也是有日后图谋回报的考虑。哪承想事到临头竟然落空了。他高声嚷嚷着对尉官说：“你去禀报将军！就说是大盛魁史靖仁求见！”

“已经说过了，”尉官解释道，“方才就把史掌柜的大名报与了将军。”

“那么将军他怎么说？”

“不是告诉你了么——不见！”

现在到了紧要关头，史靖仁满以为他出马去求童玉，童玉是决不会驳他面子的。谁曾想倒是吃了个闭门羹，他哪里会知道依童将军的计算，史靖仁替自己付了五十两银子，他返还史靖仁二百两，就算是两清了！就算是有情有义了！而史靖仁大概是在想“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呢。这想法上的差距让史靖仁很难接受，意外受挫一口气咽不下，毕竟是大盛魁财东出身，何曾受过这样的气。于是史靖仁就站在将军衙署的大门外吵吵着骂起了大街。

古海和王福林强行地把史靖仁拖走了。王福林被史靖仁的狂野吓坏了！他一边伸手去捂史靖仁的嘴，一边拖着史靖仁离开将军衙署的大门。段靖娃等人意识到了某种危险，一起出手帮着王福林把史靖仁弄上了轿车。

其他人看看无趣也都一个跟一个地离开了。期望得到童玉将军帮助的努力落空了。

晚上，王福林、古海和史靖仁聚在小账房议论白天的事情。看到史靖仁已经冷静下来，王福林劝说道：“史掌柜，我说你也是太单纯！”

“我怎么单纯？”

“你也不想想，人家童玉将军是堂堂朝廷命官，是一品的大员。在美人桥犯下那点丑事惟恐避之不及，你往人家脸面前站不等于是在揭人家的短么！他能搭理你吗！？……”

“你说的道理也对，可是我们商人怎么办？”史靖仁说，“就算是没有美人桥的事，我们商人遇有迈不过去的坎儿，难道就不能去找绥远将军做主吗？你们没见吗？俄罗斯商人那和官人简直就是亲如弟兄！”

“大清朝和俄罗斯不能同日而语。”

古海说：“商人走商人的路线，童玉那里行不通，我们可以另辟蹊径。”

“此话怎讲？”

“俗话说得好：山不转水转。退休的老将军裕瑞不是还住在绥远城里吗？”古海说，“我们可以去找老将军。”

“对呀，”王福林说，“老将军裕瑞还住在绥远将军府，而且他是童玉的舅父，只要老将军放话童玉不能不听。”

“这个主意好是好，”王福林说出自己的担忧，“还是王大掌柜在世的时候咱大盛魁和裕瑞将军交往甚好，可惜现在我们没有人能和老将军说得上话。”

“是啊，”史靖仁说，“现在的盛掌柜差不多是足不出户啦！他怎么可能认识绥远的将军

哪。”

“不要发牢骚……”

“不是牢骚，是现实问题摆在这儿！盛掌柜对进军俄罗斯都没什么兴趣。如何带领大家化解危机？！”

“交际方面的事你史掌柜就多操点儿心吧。”

“只能如此了，”史靖仁思忖道，“谁能和老将军说上话呢？”

“听说老将军有一特殊嗜好……”

“就是爱马如痴！”

“什么爱马如痴？”

“就是喜欢玩走马！”王福林说，“有人经常看到老将军在马桥上现身，遇有品相上好的马匹就花银子买下，不吝金钱。”

“是啊，老将军不仅是爱马，还喜欢打猎。”

“是吗？……可是这老将军爱马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有哇！倘若我们能够物色到稀世良马，送与老将军，岂不是能够博得将军欢心？”

“如此就可以与将军搭上话拉上关系！”

“只要将军高兴了，他就会自动出马为咱归化商家说话。凭着将军和恭亲王的关系，没有办不到的事。”

“啊，要说别的事不好办，”史靖仁说，“马的事最简单！我大盛魁每年单从喀尔喀运回的马匹数量以几十万匹而论，从中不难找出良马来。”

“非也！”王福林说，“老将军玩的是走马，是训练好的熟马！我们经营的是生格子马，派不上用场。”

古海说：“我知道，好的走马得在马桥上去找寻。”

“这也难不倒我，”史靖仁说，“我明天就去马桥上找寻！”

大盛魁 3 第五章

一

大批外国人的到来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归化城的饮食习惯和城市形象。最严重的要数英国商人，他们带来的鸦片很快在归化不少阶层中找到了许多接受者。下至市井小民、走卒贩夫，上至豪商士绅，就连城郊的农牧民也有染上毒品的；甚至左右土默特衙署、归化道台、都统衙门乃至将军衙署的官员中间也有不少染指者。

北方这座著名的商城，可以说从形象到肌体都在遭受着戕害，创痍斑斑。

有人欢喜有人愁，在归化城北的小校场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许多爱好走马的人聚集在这里。有洋人也有一些中国富商和官员在兴致勃勃地玩走马。说起来归化城有两处操练军队的校场，其一是绥远城西北的大校场，是绥远八旗军队练兵的场所，而这处小校场则是归化督统带兵操练的场所。只因多年没有战事，军纪松弛，这小校场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演变成笼罩着一派轻松气氛的游乐场，成了爱马人玩马人聚集的场所。一年四季，都有玩马人在这里调训自己的马匹，或表演、或比赛、或交易，吸引着众多观客。那时节在归化这座塞上名城，玩走马蔚然成风，酿成一种特殊的时尚。好的走马主人骑上去如同坐轿一样的舒适，速度还快！这种玩马的风尚，到了很深入的程度，比如一副马镫都要讲究是纯铜铸就的还是镶银包金的。一座马鞍也要讲究造型、镶嵌。马鞍可以分出老爷鞍、公主鞍、将军鞍……往往一副上等马鞍其价值就高达数钱两甚至上万两白银！

小校场虽说是玩马的场所，也有遇到合适的买主与自己看中的马匹主人就地成交的事情发生。这种俱乐部式的活动对于马牙纪来说是不可落下的机会，其实也是他们做生意的时候。往往有好的走马出现，当场就会有人出钱买下。那气氛又像是拍卖，马牙纪喊数愿意买的人就地接应，谈妥了价码就当场成交。一般都要比在马桥上多卖些银子，因为加入了情绪的因

素，也就是一时兴致所致。所以马牙纪们是最看重玩马俱乐部的活动。归化人有时候也把它称做是小马会。

小校场马牙纪以马五爷为首，他带着自己的一帮徒弟前呼后拥，每个人都骑着一匹好马，其中就数马五爷自己骑的马特别。他自己也懂行，从中能看出门道，他们掌握着归化马桥的行市。校场上的生意每天都是以马牙纪走马的表演开始，一般有玩马的人得意自己的爱驹就自动地在场上表演。能够骑着自己的爱驹表演在玩马人的圈子里绝对是一份荣耀，是巴不得的事情。倘若遭遇冷场那也不要紧，马牙纪们就会冲上来。

一连三天小校场上都轮不上马牙纪表演，为什么？是一个特别的人物吸引了在场人们的目光。这个特殊的人物还是一个女人，这女人正是天义德商号大股东郭玉的夫人娜仁花。比娜仁花更吸引人们眼球的是她座下的那匹名叫雪花蹄的骏马！这雪花蹄浑身炭黑，唯四只蹄子犹如白雪一般，煞是出众！

雪花蹄牵动了一个特殊人物的心，谁？退役的绥远将军裕瑞！裕瑞将军一身便服混迹在玩马者的圈子里，他是慕名而来。光听说雪花蹄走起来步式洒脱犹如行云流水，今日他要一睹雪花蹄的风采。因了裕瑞将军的到来，马五爷要让雪花蹄表演绝技。只见马五爷把预先准备好的一碗水端出来，放置在马背上。娜仁花骑着马一圈跑下来，再看，水还在碗里竟然没有洒出来！众人一片慨然，感叹、唏嘘不止，都以为雪花蹄真是一匹百年难遇的奇骏异马。惊叹之余裕瑞将军差人把马五爷叫到跟前，询问道：“你可知晓这雪花蹄的主人是谁家闺秀？”

“嗨！哪里还有什么闺秀哇，她是天义德大股东郭玉的夫人。”马五爷说，“她的名字叫娜仁花，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

“啊……原来是这样。我见她身手矫健，以为一定是身怀绝技的青年女子。”裕瑞将军问，“你可知晓这雪花蹄娜仁花多少银子肯出手？”

“您问多少银子啊？就是说您看上这马了？”

“我看上了！”将军说，“只要是有价……”

“我告诉您，没价！”

“什么意思？”

“这马娜仁花不卖。”

“给多少银子也不卖吗？”

“您忘了，这娜仁花是什么人？”马五爷笑道，“她可是天义德商号大股东郭玉家的夫人，她还稀罕银子吗？”

裕瑞将军悻悻然，蹙着眉头不说话了。

这天下午，马五爷正在家里喝茶，有人找上门来了。客人是从绥远城来的一位军官，从服装上看是一位全副马甲军校，骑着马直接走到马五爷的院子门口。

“军爷！”马五爷说，他知道绥远城的军人从来都不轻易到归化城民间来，“您是走错门了吧？”

军校并不下马：“我找马五爷。”

“回军爷的话，我就是马五。”马五爷把“爷”字删掉了。

“好，我找的就是你。”

“军爷请到寒舍一坐！”

“免了，”军校说，“你跟我走吧。”

“到哪儿？”

“绥远城裕瑞将军的宅第！”

马五爷心下忐忑起来，又不敢多问，就跟着军校去了。到了绥远将军府才听军校告诉他，原来将军找他要说的还是关于雪花蹄的事。

马五爷立即停下了脚步："我不是已经跟将军说清楚了么，雪花蹄是不卖的！"

"我知道，"军校说，"可是马五爷您也别把事情看死了，世界上就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昨天娜仁花不肯卖雪花蹄，不代表她明天就不肯卖。"

"到后天也还是不肯卖！"马五爷坚决地说，"这事我知道的。"

"行了，下面的话你见了将军的面再说吧。我告诉你说，这事你能办也得办，不能办也得办！"

"为什么啊？"

"将军为这马茶饭不思，夜不成寐，人都瘦了！"

"啊，如此严重啊……"

"是严重啊！"军校说，"将军的心病只有你马五爷来医治了。"

"我哪里有这本事！"

"马五爷有！"军校说，"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归化城的马桥那可是龙潭虎穴！我早就听说民间有歌谣这样唱道：狮子把住两扇门，马桥设在归化城；桥西有个马税厅，每天能收一斗银；十大股，太日雄，陈暴子每天抖威风；金大林、李石名，抗前挡后带铁绳，豹子老虎吃海龙；三教九流走江湖，马五爷威镇归化城……"

"快别唱了！……"马五爷制止了军校，他跟在军校身后乖乖地走进了裕瑞将军的府邸。马五爷是个人物，四路八方但凡是与马桥有干系的人都是给马五爷几分面子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以绥远将军的身份这样高看自己，对马五爷来说还是头一次，他有点受宠若惊。

进得将军府的客厅，仆人为马五爷捧上茶。裕瑞将军劈头就问："马五爷你是相马高手，以你的眼光你以为雪花蹄的品相怎样？"

"那还用说吗？雪花蹄可是千里挑一的名马！"

裕瑞将军摇头。

马五爷诧异道："怎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裕瑞将军说："我说雪花蹄是万里挑一的良马！"

"将军说得对。"

"我戎马一生，骑乘过的马匹少说也有上百匹，还从未见过如此灵性的骏马！"

"是……一匹好马！"

裕瑞说："也不知我与这马有缘还是没缘。马和人是一样的，也讲究一个缘分。我想请马五爷费心替老夫操持操持。至于佣金方面好说，只要你能把事情办好就是。"

话说到这分上，马五爷不再推脱，只好答应下来。答应了的事马五爷不敢怠慢，第二天一早就候在了小校场。娜仁花牵着雪花蹄刚一露面，他立即就迎了上去，双手抱拳唱喝道："恭喜夫人！贺喜夫人！……"

娜仁花很是纳闷，问："我是何喜之有啊？"

马五爷说："有贵人看上您的雪花蹄了！"

娜仁花一口回绝了马五爷："马五爷若是有别的事咱可以再聊，没有的话就请闭上你的嘴！"

马五爷碰壁之后没几天，大盛魁商号的史靖仁史掌柜找到小校场上来了。史掌柜直接找到马五爷，把来意说了。马五爷笑了："原来史掌柜您也是冲雪花蹄来的！"

"怎么，难道说已经有人看中了雪花蹄？"

"一点不错！是有人走在您的前面了。"

"什么人物？"

听马五爷把裕瑞将军托他购买雪花蹄的事讲了一遍，史靖仁说："好哇！原来是裕瑞将军已经中意了雪花蹄？"

"相中是相中了，可惜主家不肯出手。"

“你说这马的主人是天义德大股东郭玉的夫人？”

“正是娜仁花大小姐。”

当下史靖仁就来到扎达海河岸边的天义德商号，想与郭玉约谈。不料未能见到郭玉本人。伙计说：“郭大财东在家养病哪。”

事不宜迟，心急火燎的史靖仁旋即置办了礼品又去郭大财东府上登门拜访。家人答复：“郭财主染病在身，不便见客……”

“我是大盛魁掌柜史靖仁，”史靖仁客气地说，“是老朋友前来探视！”

少顷，仆人出来说道：“郭财主请您屈身直进寝室……”

一边走仆人又悄声安顿道：“一会儿史掌柜见了郭财主请务必不要提说商务之事。”

“只叙友情只叙友情。”

“请吧。”

随仆人走进内室。史靖仁大惊，果如仆人所言，只见郭玉脸色蜡黄，正由仆人伺候着在炕上坐起。

“不要动……”

“怎么会这样呢？”

“唉！一言难尽……”

问候了一番郭玉的病情，史靖仁就直奔主题：“敢问夫人娜仁花可在府上……”

“在家里，”郭玉说，“史掌柜有什么吩咐吗？”

“有一事相求。”

“请讲！”

“听说夫人有一匹好马？”

“您怎么知道？”郭玉道，“是去年冬天内人回乌里雅斯台草原省亲，巧遇一匹好马，也是缘分。”

“听说此马浑身炭黑，唯四蹄雪白！甚是矫健俊美。”

“确实是好！”郭玉说，“我身体好的时候也曾骑过。此马不但模样漂亮性子还温顺呢。”

“雪花蹄——名字也响亮。”

“是内人给取的名字。你知道的内人自幼在草原上长大，爱马如命。”

“早有耳闻！”

“只要是好马她是不惜代价……”郭玉道，“莫非史大掌柜也想见识一下雪花蹄不成？我没听说史大掌柜对良马也有嗜好？”

“郭大财东猜对了一半。”史靖仁说，“我并没有此项爱好……”

说话间就见一妇人从屏风后面款款地走出，正是娜仁花。娜仁花双手空握放在左胯旁，弯曲双膝做个万福，向客人施礼。嘴里说道：“史大掌柜光临寒舍，有失远迎，万请恕罪！”

史靖仁赶忙起身向女主人还礼：“叨扰了！……”

宾主重新坐定。娜仁花说：“史大掌柜的来意我已经猜到了，不就是看中了我的雪花蹄吗？”

史靖仁说：“得罪了史夫人了……”

“也没什么，”娜仁花说，“既然史大掌柜直诉来意，我也不瞒着掖着，我就把自己的意思明白地告诉你——别的事咱们都好商量，要说图谋我的雪花蹄，趁早你就死了心！”

史靖仁被噎得泛不上话了。

“前几天就有马五爷说这事，说是给退役的绥远裕瑞将军代劳。”郭玉解释说，“我们已经回绝了马五爷！这事没有商量的余地，无论是多大的人物无论是什么背景。”

话已至此，史靖仁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旋即告辞。

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黄昏的时候娜仁花亲自到大盛魁城柜来造访了。其时恰巧史靖仁

在小客厅与一客商谈事，听说娜仁花来访，史靖仁一阵激动，说了许多好话把客人送出去。接着就把娜仁花请进了小客厅。史掌柜一面亲自沏茶倒水，一面差小伙计去请古海掌柜。须臾间古海就到了。

心直口快的娜仁花直截了当地说："我的意思是，只要史大掌柜古大掌柜能够答应我一个条件，雪花蹄我可以让出来！"

"敢问夫人，是什么条件？"史靖仁喜出望外，"只要是我姓史的能办到的事，我一定不遗余力！"

"我的条件很简单，"娜仁花一字一板地说，"只要大盛魁把归化通司商会会长一职重新接回去，我就可以把雪花蹄送与你。"

"通司商会会长？"古海甚是纳闷，问道，"这和雪花蹄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有关系！……"娜仁花说，"不但有关系，这关系还大了去了！"

"哦，我倒是想听听。"

娜仁花脸色大变，悲戚满脸说道："昔日这通司商会会长是一份荣耀，大家争来抢去的都想担当。可是现如今国势衰败，洋人大侵，做生意实在是越来越难了！自从恰克图和买卖城闭市，华商纷纷撤庄，归化的通司商号倒闭者歇业者十之六七！恰逢大雪成灾，啼饥号寒者遍布全城！赈灾、施粥、解救倒卧者……凡此种种官府都压在了商会的头上。承受不起啊！我家掌柜一天到晚不得安生不说现在已经被折磨得病倒了，已经是小半年光景天天喝的药比吃的饭都多！……真的是如煎如炙！"说着就见娜仁花落了泪。

史靖仁赶忙拿话抚慰："其实我大盛魁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是同病相怜……"

"再压下去我家掌柜就要被压垮了！你不看看他面黄肌瘦，成天就只是喝药了。你想想，人都没了我还要名马有什么用？"

"原来是这样……"

"史大掌柜答应了？"

"不敢答应。"

"是嫌条件太高？还是……"

"要说条件也不高，"史靖仁踌躇着，"只是恐怕难以办到。"

"既然如此雪花蹄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史靖仁和古海悻悻然送走了客人。

……

把客人送到城柜大门口，看着客人的轿车离开，史靖仁与古海四目相对。史靖仁问："古掌柜，你说这通司商会会长一职咱能接吗？"

古海毫不犹豫地回答："没法接！"

"怎么个没法接？"

"这还用问吗？以盛大掌柜的想法，眼下大盛魁是全面收缩，现有的能够守得住就算是谢天谢地了。"

"哼！"史靖仁说，"让我问盛掌柜那肯定是没有什么指望！肯定是不接了，就怕是躲还躲不及呢！我现在是说你，你的想法怎样？"

"我？……能有什么想法！"

古海不再说什么，他知道谈话进入到敏感区域，再往下进行就不方便了。他扭身朝内院月门走去。也不知怎么的，两人一前一后重新又回到了内院小客厅。

看见两位掌柜走进小客厅，正在收拾残茶杯碗的靖安问："史掌柜、古掌柜，您二位要喝茶吗？"

古海只顾自己想心事，对靖安的问话未置可否，史靖仁胡乱点点头。靖安提着茶壶颠儿颠儿地小跑着去厨房弄新的开水。房间里安静下来。古海"福得"吹着火绒，给自己的水烟

袋点着了烟，吧嗒吧嗒地抽着。

史靖仁一动不动地坐在太师椅上，蹙着眉头盯着古海看，好一会儿目不转睛。突然间他开口了："古掌柜，我问你个事由，你据实回答我。"

"你说……史掌柜。"

"假若现在大盛魁的掌门人是你，这通司商会会长的职务你接还是不接？"

史靖仁的问话让古海吃了一惊："这话从何说起？……现在咱大盛魁的大掌柜分明是盛掌柜么！"

"你别紧张，"史靖仁解释道，"我只是说假若……假若。"

"这事没法假若！"古海想把话题转移到别处，"咱们还是说点别的事情吧……"

这时候靖安提着水壶走进屋子来了，史靖仁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古海和史靖仁闷头喝茶。靖安忙活着一会儿给两位掌柜斟茶，一会儿又忙着给两位掌柜点烟，屋子里的气氛让靖安很是奇怪，他偷偷地观察，从两位掌柜脸上看不出什么。时间就那么一点一点滑过去。后来靖安听见掌柜吩咐自己："靖安，你再去天义德走一遭……"

"史掌柜什么吩咐？"

"你去给郭玉大财东的夫人下个帖子，就说是我明日晌午在大观园请她吃饭。"

"哎！……"

靖安答应着去了。

靖安前脚出门史靖仁便开口说道："古掌柜，眼下归化商界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的时期，也可以说是大盛魁生死存亡的坎儿上。有些事情我们就不得不想不得不做，多少个晚上睡不着觉想咱大盛魁的出路，我心里盘算，与其这样不死不活地维持下去，还不如痛下决心……"

"你想怎么样？"

"危难之时需要力挽狂澜之人！"

"此话怎讲？"

"我想让你做大盛魁大掌柜……"

一句话把古海惊得从太师椅子上蹦了起来！他说："可是不敢信口胡言！"

"非是我姓史的信口雌黄，"史靖仁说，"难道你看不出来吗？连瞎子都看出来了，盛掌柜不求进取，得过且过，咱大盛魁在他手上恐怕维持不了多久就得倒台。"

"不可胡言！"

"不是我乌鸦嘴，我是大盛魁财东，我的祖上是大盛魁的创始人。大盛魁这块牌子在我的心目中比我的性命都要宝贵！我能用恶言秽语来咒她吗？"

"古海说："这话倒是真的。"

"要想改变现状首先得改变人……"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史靖仁走到古海跟前，一只手放在古海的肩膀上，"你先坐下，听我说。"

古海坐下了，他死死地盯住史靖仁的眼睛深处，他听到一段犹如从云端飘下来的话语："我必须当机立断……我要让你做大盛魁第三十二任大掌柜！"

话到此处史靖仁便就此打住，他双手摁住古海的肩膀说："我不需要你和我商量，我也不需要跟别的人商量。你任何事情都不需要做，只管按部就班即是。一切都由我来推动……"

言罢史靖仁把目瞪口呆的古海一个人丢在小客厅，他走了。

二

打击一个接一个袭来，贴蔑儿拜兴事件还没有完全平息，又传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天义德商号大掌柜、归化通司商会会长李泰突然不辞而别！这消息让所有的人都感到意外。这个突然的消息在归化商界传播着，很多人都不肯相信。

听到信儿，古海不顾一切地赶往西河沿儿上的天义德总号。还是那座漂亮的河滨大院，蛤蟆喷泉体现着几分自信与悠闲。然而内里的情形却似一团乱麻。院子里的伙计们是神色慌张，看到古海进来赶忙招呼：“古大掌柜！”

“我要见李大掌柜！”

“李大掌柜？”

“就是你们天义德的李泰大掌柜！我要和他说话。”

小伙计闪烁其词：“这个，您直接问段掌柜吧。”

段靖娃接待了古海。证实了李泰确实已经辞去天义德大掌柜的职务，并且离开了归化城。

“这么说传说是真的了？”

“是真的。”

“这么重要的消息为什么不告知商会各家商号？”

“不是我不愿意告知各位……是不得已，是不敢告知各位！”段靖娃苦着脸说，“再说了如今归化通司商会会长是你们大盛魁的大掌柜，要通知各家商号也得是你们盛大掌柜出面才对呀！”

“可是我们盛大掌柜并没有和李泰掌柜交接呀，李大掌柜不仅是你们天义德的大掌柜，他同时还是归化通司商会的会长！他做事不能不管不顾，他的一举一动都牵涉着归化城数十家通司商号的利益……”

“正因为如此，李大掌柜才不便和各位辞行。”

“他是害怕大伙儿挽留他？”

“他有他的苦衷啊。”

“告诉我，李大掌柜走了几时了？”

“离开归化已经三天了。”

古海还没有离开天义德的客厅，王福林、史靖仁就前后脚赶到了。紧随其后赶来的还有元盛德、顺义德、三义泰的当家掌柜。问明了李泰去职的原委，大家是一片唏嘘！议论了一番之后都也知晓覆水难收，只好悻悻然离去。

黄昏，李泰乘坐的马拉轿车不紧不慢地行走在归化城通往杀虎口的道路上，轿车的后面跟着的是三套的强劲马车，一支小小的车队。这里是距离杀虎口三十里的辛店子村。突然一阵狗的吠叫声响起。赶车的师傅脱口说：“怎么回事……来了两只狗！”

李泰侧耳听了听说：“我听着不大像是狗……是藏獒吧？”

说时迟那时快，就见一黑一黄两只獒横在了轿车的前面！

轿车被迫停下了。拉套车的马身体向后矬着站住了，但是驾辕的马把脸撞到了套马的屁股上。于是套绳把辕马和套马扭结在一起，轿车横着摆在了大道上。

李泰被突然的颠簸掀翻，四脚朝天倒在轿车内。深蓝色的布篷挡住了他的视线，凭他以往的经验判断自己是遇上劫道的土匪了，不禁连连叫苦。见多识广的李泰感觉到事情不同寻常，撩起了轿帘，只一眼就认出了拦在道路中央的一黄一黑两只藏獒。藏獒已经安静下来了，蹲踞着，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咆哮。藏獒的眼睛与李泰对视着。

这时候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眨眼的工夫一匹黑枣骝就已经来到李泰的面前。只见那马嘶鸣着蹈动着四蹄，白色的沫子随着它的嘶鸣从它的嘴角向外喷溅。斜着眼睛看着从轿帘向外张望的李泰。

一个声音高叫着：“李大掌柜请留步！”

李泰只听声音就知道赶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大盛魁的掌柜古海！

古海在马背上伸出一只手搀扶着李泰下了轿车。

两人在道边的山坡上坐下。两个拳师就在轿车的周围警惕地巡行。看着这些面容紧张的拳师，古海想起来当年大掌柜被土匪劫持，他带着两只藏獒赶来解救，正是在这个地方和大

掌柜相遇的。山上的树林、草丛还是那样地浓密。古海说：“……归化商界离了你不行啊！”

“我也是出于无奈，”李泰长长地叹口气，说道，“我说实话，无力回天啊——”

“此话怎讲？”

“你是何等聪明人，还用我说吗？”李泰说，“当下洋商大侵，归化、恰克图也好，汉口也罢，其局势已经是不可逆转。”

“我们正在争取出境贸易，正在静候皇帝的圣旨。”

“遥遥无期！”李泰说，“就算是皇帝下了圣旨允许咱赴俄罗斯贸易，又能怎样？”

“可有一搏！”

“如何搏？”李泰说，“俄罗斯商人掌握了茶源，在汉口建立了茶叶加工厂，产、运、供、销已然形成一条龙！人家可以直接把茶叶从汉口运到恰克图！殖利之源没有了，还谈什么做买卖？”

“我们有我们的茶源，俄商并未全部占去，”古海说，“再说还有运输环节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你是说驼帮、驼道吧？”

“是！”古海肯定地说，“归化的驼运和通往各地的驼道还掌握在我们的手里，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夺去的！……”

“不错，驼道驼帮都还掌握在我们归化商人的手里，一时半会儿不论是俄国商人，还是英国商人都干不过我们。”

“那你怎么会认为我们没有出路呢？你怎么就认为我们就没有胜算呢？”

“也许……三年五年，甚或是十年八年我们归化商人还能凭借驼道驼帮的优势踞以为战，但是……十年以后呢？三十年以后呢？我们还能有和俄国商人商战的力量吗？”

“事在人为，只要有朝廷为我们撑腰……”

“好，那么我问你，俄罗斯女皇已经下决心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的事你知道吗？”

“有所耳闻。”

“火车你见过吗？”

“当然见到过，前几年在俄罗斯我还亲自坐过呢！”

“那么你回答我，火车快捷还是驼帮快捷？”

“自然是火车快捷了。”

“对了，一旦俄国人的西伯利亚铁路修筑成功，我们所有的努力就全都无济于事啦……”

“我就不信！十八万驼帮还在我们的手里，怎么会无济于事呢？不管你天义德还是我们大盛魁，归化的通司商号根本上说既是茶商也是驼商。只要有茶叶在生长，只要有骆驼在活动，我们就倒不了。”

李泰不语了。

古海趁势劝道：“回来吧……李大掌柜！归化城需要你！”

“总之是大势已去……”李泰叹道，“我就回家乡照看孙子去了！安享天伦之乐……”

古海无言以对了。

“古掌柜，”李泰站了起来，向古海抱拳施礼，“好自为之吧！”

他们分手了。

眼看着李泰乘坐的轿车慢慢消失在道路的尽头，古海的心里是一阵一阵地发凉。身体就像在往地下陷似的，一点点矮下去。大黄和大黑两只凶猛的藏獒蹲踞在他的身旁，全都沉默着不再发出吠叫。这两只灵性的动物眼睛里全都流露出绝望的神情，主人已经在返回的路上走出很远了，它们还一动不动地在原地蹲踞着。

形势逼迫古海越来越得独自思考了，沉默寡言成为他的常态。常常一个人面对桌子上的一堆账簿发呆。是的，无论是王福林还是史靖仁，还是他身边的日夜跟随他的贴身伙计靖安，

他们中没有谁能够真正了解古海的思想，更不要说是理解。他的头脑里装了太多的事情。

古海常常想起在那个漫长的冬夜他和大掌柜的最后一次见面。大掌柜给他讲了许多事情，仿佛要把他在肚子里积攒了大半辈子的话全都倾泻出来。有时候像是在自言自语，在古海听来大掌柜的话语深邃无边。他想起大掌柜与自己的谈话，更是如梦如幻的感觉。

“……在遭遇困难的时候，内心却居于安乐；在地位贫贱的时候，内心却居于高贵；在受冤屈而不得伸的时候，内心却居于广大宽敞，就会无往而不泰然处之。把康庄大道视为峡谷深渊，把强壮健康视为疾病缠身，把平安无事视为不测之祸，那么你在哪里都不会不安稳。

“在生意场上，要沉住气，还表现在能够遇事不惊。遇事不惊，必凌驾于事情之上；达观权变，当安守于糊涂之中泰然处之。不泰然处之不能息弭事端，只能生事、滋事、扰事、闹事；不泰然处之不能力挽狂澜，只能被卷入旋涡之中，抛于险浪之巅。

……

“记住：无论面对什么情况，无论面临何得何失，都千万要遇事不惊，临危不乱，沉住气。”

谁能想到大掌柜的这番话竟然成了临终的绝言！正是前辈这些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时时给古海力量和智慧，使他冲出困境，屹立商场。

三

李泰逃跑的事过了大约有一个月。一天黄昏，古海经过城柜后院的马厩，不禁眼前一亮！定睛一看发现一匹浑身炭黑的骏马站在马厩里！旁边一位马夫正在给那骏马清理皮毛哩，仔细一看古海认出了那马夫不是别人正是归化著名的马牙纪马五爷。

“咦？……这是怎么回事？”古海停住了脚步，问道。未等马五爷回答古海又说，“这骏马可是相貌不凡！”

“古掌柜您好眼力！”马五爷说，“这就是归化城出名的骏马雪花蹄！”

“雪花蹄怎么会跑到我大盛魁的马厩里来了？”

“这话您得去问史大掌柜……”

“你是说这事是史掌柜弄的？”

“正是！”

“这么说你也是史掌柜雇请来的？”

“正是！”

古海走出几步又返回对马五爷安顿说：“好生喂养！万万不可大意……”

马五爷笑答：“我知道，您放心好了！”

从马厩出来古海直接到史靖仁的房间去了，一进门便问：“雪花蹄是怎么回事？是你从娜仁花手里借出来的吗？你使了什么手段？”

“你看到雪花蹄了？”

“看到了，”古海兴奋地说，“这可是几十年难遇的良马啊！”

“过去我只是听说古掌柜你是驭马好手，哪天我们骑上雪花蹄到小校场去走走场子！”

“好哇！……只是你还没告诉我这雪花蹄是如何来到咱大盛魁马厩的？要知道在娜仁花的手上，这雪花蹄是连碰都不让碰一下的。”

“这你不用问。”史靖仁说，“倒是有一件事得你帮我办一下。”

“什么事？”

“得空咱俩到大召前的马鞍市场上去一下。”

“做什么？”

“为雪花蹄配一副马鞍子。”

古海问：“那雪花蹄原来的鞍鞯呢？”

“原来娜仁花用的是公主鞍，她自己给卸掉了。”

“这我知道。”古海说，“娜仁花的公主鞍子价值十几万两白银呢！”

“是，鞍桥上还镶了硕大的祖母绿！”史靖仁说，“这回你陪我到鞍桥市场上去，给雪花蹄配一副贵重的鞍子！”

“还要公主鞍吗？”

“要公主鞍做什么！这回咱要买将军鞍！”

“将军鞍？”

“对！就买将军鞍，还要买上好的将军鞍。”

不经几日一切弄得妥帖。

这天上午从归化通司商会来了位伙计，把一个帖子送到了大盛魁门房。帖子递到分管交际部的史靖仁手上，史靖仁拿着帖子走进大掌柜盛祯的房间。“大掌柜，通司商会送来帖子，请咱们到会议事。”

“哼，能有什么好事。你一个人去就是了。”

“帖子要求大掌柜您亲自出席呢。”史靖仁说，“还要求古海古掌柜和王大先生也出席呢。”

“是有要紧事吗？”

“有要紧事！”

“好吧……”

到了会场盛掌柜被会议场面的安排惊得差点栽个跟头！郭玉亲自到场，让盛掌柜很是惊讶，寒暄道：“郭大财东！我看你今日春风满面，哪里像是染病在身的人啊？”

“我染病已经半年卧床也有整整三个月了，”郭玉说，“感谢老天爷，如今我的病在这几日之内就好了。”

“是得了什么灵丹妙药？”

“我是三分疾病，七分心病！现在有人把我的心病拿去了！”

会议内容只有一项，居然是天义德商号卸掉归化通司商会会长。当郭玉宣布请大盛魁大掌柜接手下一任商会会长的时候，盛掌柜立刻就说：“使不得！……我大盛魁决然不能接手通司商会会长之职！”

“你不接也得接了，”郭玉说，“一个月前史掌柜就已经答应了！”

盛掌柜把惊讶的目光转向身旁的史靖仁：“靖仁，会有这事？”

史靖仁答道：“有。”

“我怎么不知晓？”

“我怕你知道了也是不愿意！”

“哼！……既然如此大盛魁大掌柜由你史靖仁来担当好，何必我盛祯在这里碍手碍脚！”言罢盛掌柜拂袖而去。

当天义德商号的大股东兼大掌柜郭玉双手托着把商会的印章和会标交出来的时候，史靖仁毫不犹豫地走上前去接了过来！

回到大盛魁城柜，气昏了头的盛掌柜一踏进小客厅的屋门，就质问跟在身后的史靖仁：“你目无尊长，不守号规，擅自做主，你！……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我是为了字号的利益……我只能如此。”

“你也是太过莽撞！……”王福林埋怨道，“再怎么你也得和大家商量商量吧，这么大的事情！”

“能商量得通吗？”史靖仁说，“想当初古掌柜在召河创办‘鸿记’字号的时候，不是也没有得到大掌柜你的应允吗？现在‘鸿记’办得不但红红火火，而且成了大盛魁的中流砥柱！于一派颓势之中撑起了一片天。”

王福林说：“既然已经接了，吵也没用，现在看谁来出任这倒霉会长吧？”

“自然是盛大掌柜了！”

“我死也不做！”

“用不着死，”史靖仁显然早就想好了，他很快说道，“盛掌柜不肯做，那就请别的掌柜来做！”

“谁来做？”王福林茫然问道。

史靖仁脱口而出：“古掌柜！”

“我？”古海吓得倒吸一口凉气，连连说，“使不得使不得！……万万使不得……”

还未等古海做出反应，又听盛掌柜气哼哼地说：“简直是无法无天！既然是这样，那干脆连我这大掌柜的职务也一并让出来罢了，一了百了！”

王福林出来打圆场解释说：“盛掌柜您先别生气，其实史掌柜这么做也是被逼无奈，他之所以同意接受商会会长是为了和郭玉交换骏马雪花蹄。他要把雪花蹄送给绥远将军裕瑞，为的是运动老将军打通北京恭亲王的关节，好使我归化商号能够出境俄罗斯！为的是挽救归化商界的危局……史掌柜他也是出于一片苦心啊！”

但是盛怒之下的盛掌柜哪里听得进去，空吵了一通，大盛魁一班掌柜到底也没有明确由谁来出任归化通司商会会长一职。盛掌柜不肯当，古海是不敢担当。于是，归化通司商会过起了没有会长的日子。一连半年没有人出来主持会务。商会管理陷入一片混乱。

大盛魁正面临一个非常时期。不仅是外部环境越来越糟，大盛魁内部也掀起波澜。据说山西的财东们放出话来了，不管字号运营怎么样，分红的银子一分一毫不能少！

不断有消息传来，消息有各种各样，但是好消息少坏消息多。归化城日日夜夜不得消停，在许多屋檐下，那些商人们、那些商号的主事掌柜们，他们的黑色眼睛在昏暗的月光照射下闪烁着，梦境也是愁绪叠摞，烦扰人心的。驼队、商品、洋行、消息、市场……这些词汇汇集在他们的头脑中！像鸟儿一样盘旋着，不肯落下。数不清的失眠的夜晚就是在这些“鸟儿”的陪伴下度过的。半夜里在商人们的屋檐下能够听到屋子里传出来的深长的叹息声。他们的叹息让睡在屋檐下的鸽子们的梦变得不安稳了，被惊扰的鸽子咕咕噜噜呢喃起来。于是夜骚动了。

许多人变得消瘦了，商人、驼户掌柜、马贩子、桥牙纪……在人声鼎沸的饭馆里，面对美味的菜肴他们吃不下。端着茶杯、酒杯，心里却在盘算着买卖的赔赚。愁云在他们的眉头笼罩。经常可以在大街上看见喝醉酒的人，东倒西歪，摇摇晃晃地走。现在在归化城的大街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毙命的“倒卧”。通向地狱的大门敞开了，很多无辜的人，很多没有活到岁数的人都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梦楼当”、“大炕”、“公义地”变得空前忙碌了。他们把一批又一批的过早失去生命的人从阳间送到阴间。

在专管蒙古人事务的土默特衙署里官司也一天比一天多起来，总管从早到晚都皱着眉头。越来越多的官司涉及了土默特蒙古人，涉及在归化的外国人。而与外国人产生纠纷的官司最让人头疼。不管是俄国人还是英国人、日本人，就连瑞士人也一样，他们全都盛气凌人。什么归化道台衙署、土默特衙署这些地方官吏，这些所谓的父母官，外国人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上得堂来也不管是原告还是被告从来不下跪！公堂规矩被打破了，官员们被弄得都很没面子。有人问：“为什么洋人不跪，单让我们跪？”

官员们答不上来。

更有甚者，洋人还把官府本身也告下了！为了一个马工的擅自撕毁合同，洋行总会要求道台衙门以保人身份做出赔偿。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就在归化城陷入一片乱糟糟的局面，林道台届满离去，关道台走马上任了。

这天上午盛掌柜正在发愁，善元进来报告说：“大掌柜，关道台到了！”

盛掌柜心里嘀咕着说：“关道台这个时候来能有什么好事！”也顾不上细想赶忙率领在号的掌柜前去迎接。

在大院门口迎接了关道台，把客人让到内院小客厅。刚一落座关道台劈头就说到通司商会的事情。说如今归化商界组织混乱，市场无序，张口闭口称盛掌柜作为一会之长没有负起责任，商会无人料理。“我到商会去了，连一个人都没看到！……”

“会长是李泰，是天义德商号的大掌柜！”盛掌柜强调道，“商会的事找不到我头上。”

“可是天义德说会长是大盛魁是盛掌柜你！”关道台说，“你别推诿，也别给我玩什么太级。这把戏我见多了，我懂！”

“没有的事情，我哪里敢和道台大人玩什么太极……您听我解释。”

……

“好，既然说不清楚，咱暂先把会长的事搁在一边，”关道台说，“我问你，赈灾的事你们大盛魁安排得怎么样了？”

“赈什么灾？……”盛掌柜懵里懵懂道。

关道台脸色变了，不说话，只是看着盛掌柜。旁边史靖仁俯在盛掌柜耳边提醒：“是雁北十八县……大旱！”

盛掌柜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关道台是为赈灾而来的，赶忙道歉：“都怪我盛某年迈颟顸！请关大人恕罪！”

关道台直截了当一张口就要大盛魁出银子出物。

盛掌柜赶忙说：“关于赈灾的钱物已经给通司商会送过去了！”

“送过去什么了？”

“银子和衣服。”

“你是不是说那五千两银子和一马车衣物啊？”

“是啊！”盛掌柜说，“历来赈灾公益大盛魁都落不下。”

“哼！”关道台打鼻子里哼了一声，“还好意思说出口！你大盛魁是什么商号？是全归化的龙头老大！区区五千两银子也好意思拿出手？糊弄谁呢？以为我姓关的是傻瓜啊？”

“这话可是言重了！”

“不言重！我看过历年赈灾的登记簿子了。”说着关道台从袖筒里掏出一张纸，在手上晃晃，“我抄下来了，要不要我给你念一念啊？我怕盛大掌柜记性差。”

盛祯有苦难言，一脸苦相。

“更早的不说，咱们只从道光年间念起……”关道台双手把纸折打开端到脸前念道，“道光三年，山西大旱归化商号募捐，大盛魁捐白银四万两。道光八年，塞北虫灾，归化商号大盛魁捐白银三万两。咸丰八年，塞外水灾归化七厅被淹五厅，受灾七成，大盛魁捐银六万两……”

“大人！您还是别往下念了……”

“怎么？”关道台说，“害怕了？到我这里就区区五千两了？你们这明明是欺负我姓关的嘛！”

“岂敢岂敢！”

“那又为什么？你现在就给我一个说法！”

“关大人啊！今非昔比！今日之归化早不是昔日的归化，大盛魁早已经不是道光年的大盛魁了。”

史靖仁插嘴说：“我们连归化通司商会会长都让出去，让给了天义德商号多年了。我们大盛魁落魄了！不行了！”

“怎么好说丧气的话？”关道台说，“我说大盛魁行！”

“真的不行了！八十三个死人我们都处置不下去了……”

“我才管不了那么多的事呢！”关道台说，“我限你三日之内，把大盛魁应交的赈灾款项送到道台衙门，而且还得把通司商会的款项一并送到！不得有误！……”

好歹总算是把道台大人送走了。

不管有多少愁烦事都得掌柜们担着，日子总得过。总号一班人马在盛大掌柜的带领下，也不知道费了多少口水，耗费了多少脑筋，先是把八十三个死亡铺伙的善后事处理了，把赈灾的事也应付过去。盛掌柜早已是心力交瘁，莫明其妙地就病倒了，一连在炕上躺了四五天。

盛掌柜病好了有三天的光景，大盛魁又冒出一件麻烦事。这天上午，王福林来找史靖仁，他问："史掌柜，你见盛掌柜了吗？"

"没有哇，我昨天一整天都在羊桥上陪客人……"

"盛掌柜不见了……"王福林担忧地说，"问了好几个人都说是不知道。"

"他的贴身伙计善元也不知道吗？"

"现在是连善元也不见了踪影，我担心，是不是关于通司商会会长的事让盛掌柜想不通……"

"先别说这些，赶快打发人去找人！"

"真是的，赶上时势不好，一天到晚尽是出麻烦事情……古掌柜也不在归化。"

史靖仁又说："王大先生你不用着急，寻找盛掌柜的事由我来安排。你就放心地在小账房做你的账吧！我估计盛掌柜也走不了太远……"

王福林光顾了自己发愁了，他也没有注意到史靖仁嘴角滑过的一缕神秘的笑。

王福林离开后，史靖仁把新提拔的小张掌柜叫来了。他对小张掌柜如此这般地安顿了一遍，说："你，去带三个人，分头去找盛掌柜。"

小张掌柜就要迈出屋门，又被史靖仁叫住了："你打算到哪里找啊？"

"先到归化通往晋中的路上去找。我琢磨盛掌柜八成是重蹈了李泰李掌柜的路了。"小张掌柜说，"现如今也不知怎么了，逃跑变得时髦了……"

"不对。"史靖仁说，"你要先到通往召河的驼道上去找！"

"您让我往北边去寻找吗？"

史靖仁瞪起了眼睛："怎么？你是不是还要我再说一遍？"

"哎，我明白了！"

小张掌柜颠儿颠儿地去了。不用说他找的方向与盛掌柜走的方向正好相反，他们俩是越走越远了。

盛掌柜不辞而别，字号一时群龙无首，引得大盛魁情势动荡起来。归化通司商会没了会长，接着是龙头企业大盛魁没了大掌柜！两件事情加在一起，成为影响整个归化乃至于北方社会的重大事件。归化城社会生活仿佛停滞了，马桥、牛桥、驼桥上的生意寥寥无几。自早到晚桥牙子们都泡在茶馆里不肯出来，他们在等待，在观望。一时间谣言四起，人心浮动。竟有谣言说大盛魁要倒台，盛掌柜已经逃回晋中老家。大盛魁资不抵债了……

谣言蛊惑着人心。其实这一切全都在史靖仁的预料之中。三天后当王福林询问找寻盛掌柜的结果时，史靖仁回答："没找到。"

五天之后，当王福林再问到找寻盛掌柜的结果时，史靖仁回答他："还没有找到。"

直到第十天头上，史靖仁召集总号主要掌柜开会，这时候古海古掌柜也从草原上回来了，史掌柜向大伙报告说："我终于把盛掌柜找到了，他已经返回……"

"你是在什么地方找到的？"王福林急切地问，"盛掌柜他人呢？"

史靖仁平静地说："我追上盛掌柜的时候他人已经快到晋阳城了"

古海很是惊讶："啊！盛掌柜都快返回晋中家乡了？"

"是啊，"史靖仁说，"我请盛掌柜返回归化来，可是盛掌柜说：'我都快要看到自个家的烟囱了，我不回归化！我就在家乡养老了。'"

在场的人一听，都知道事情已经是无可挽回了。

残酷的现实是，"聪明人"、"机灵人"许多人都脚底抹油溜了，像天义德的大掌柜李泰

就是一个典型，早早就辞掉了字号大掌柜的职务，连通司商会会长的职务都毫不吝惜地丢掉了，就像是丢弃一件破旧的帽子。归化城大北街大南街许许多多改变了主人的店铺，他们的掌柜都看出大势不可逆转，都选择了退避。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全身而退至少保住了已得的财富。而坚持在商场就意味着赔光输光，血本无归！

归化通司商会会长李泰跑了，可是归化商人的日子还得过，大盛魁的大掌柜盛祯跑了，大盛魁的日子还得过。史掌柜和王福林、古海商量一番，果断决定提前召开特别的财东大会。因为依大盛魁的规矩，大掌柜一职只有财东大会才能够决定。

特别的财东会议一致推举出了新的大掌柜，古海是唯一提名，一致通过。没有遭遇任何反对意见，过程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大盛魁召开财东大会，更换大掌柜人选，按说这该是大盛魁天大的事情，也是归化城乃至整个北方商界的大事，当然更是古海本人的大事。想当年才华横溢的祁掌柜就是为了争夺大盛魁大掌柜这把交椅孤注一掷，结果不但断送了自己的前程连小命也搭进去了。

奇怪的事情出现了，现在这万人瞩目的位置落到古海的名下，他却是一点也激动不起来。他激动不起来是因为无论从一个饱经风霜的商人立场，还是从历经坎坷的驼夫的立场出发，古海早已经感觉到大盛魁衰落的颓势不可逆转。他知道不管是谁担当起大盛魁大掌柜的担子，都将会面临回天无力的困境！悲剧的帷幕正在徐徐拉开，一场属于大盛魁和古海本人的大悲剧已经开始上演。

一个曾经被字号开销的人能够回归就算是万幸了，怎么还可登上大掌柜的宝座！大盛魁大掌柜一职毫无悬念地落在了古海的头上。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无比隆重的时刻到来竟然是如此地冷清和悲情。这一切简直是不可想象，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不论是大盛魁的财东还是掌柜，大家都清楚地知道，风雨飘摇的时代已经来临，除了古海再找不出第二个人能够支撑起大盛魁的这个庞大摊子。这一点就连傻子都看出来了。坐上这个宝座容易，下来就难了！弄不好就会成为大盛魁的千古罪人，如果大盛魁在你的手里倒塌的话。

财东会议开得也是从来没有过的顺利，从来没有过的短暂。三天的会期只用了一天就草草结束了，会后财东户全都迅速离开了归化城，没有任何人找字号的麻烦。而往常至少会有数家甚或十数家财东户会在财东会议结束后选择在归化城逗留，他们要游览、玩耍，尽享商城的奢靡与繁华。现在都把那份玩乐的心情丢到爪哇国去了。

第二天，召开通司商会会员大会，古海代表大盛魁宣布正式把归化通司商会会长的职务接手过来。算算看距离史靖仁承诺的三个月还有不到十天的时间。

古海是受命于危难之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不但要顶起大盛魁的门面，还要顶起归化通司商会的门面！

新的生活如若梦境一般在古海的面前展开。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毫无睡意的古海还在房间踱步沉思。他看见挨墙矗立的桃木书架，上面是先大掌柜王廷相留下的书籍，原封未动摆放着。他拿起其中的一本，吹吹封面上的尘土，慢慢翻阅着。

当古海独自置身于大掌柜房间的时候，感觉中的小小寝室犹如茫茫草原竟然是十分地空旷！他一遍又一遍在心里对自己说：眼看这真正的茶叶大战就要展开了……我这个大掌柜会有什么下场呢？

在大盛魁两百年的历史中做到大掌柜职位的总共有十七个人，能够全身而退的大掌柜只有九个。其余的有的事故意外死亡，有的积劳成疾硬是病死在岗位上，还有三个是因为做事肆意妄为触犯号规得罪财东被字号开销；最惨的有两个，一个是雍正年间一位孟姓的大掌柜，因喀尔喀草原上的王爷联名上书朝廷状告大盛魁重利盘剥，结果被皇帝派钦差大员稽查下来，认定罪名成立，大掌柜孟勤被官府缉拿，结果死在了狱中！另一个是道光年间姓锡的大掌柜，是在前往武夷山茶区视察茶园中途不幸被土匪劫持，下落不明，落了个生不见人，死

不见尸的结局。历届掌柜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该事，万金账上至今仍记录有锡大掌柜的名字。

四

这一日上午，古海正在召集有关掌柜议事。靖安悄悄推门进来，附在他耳边说道："史掌柜请您到小客厅一下……"

古海问："史掌柜什么事？"

"史掌柜只说是有要紧事！"

会议中断了。古海简单地解释道："对不住大伙儿了，咱的会议改时接着开，眼下有一件特别的事情必须……"

半刻之后，史靖仁和古海已经骑着马走在了归化通往绥远城的大道上了。古海骑的是自己的青骢马，而史靖仁座下骑的正是雪花蹄。

路上古海问史靖仁："咱们这样匆匆忙忙的究竟是干什么去？"

"打猎！"

"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有心情去打猎！"

"去了你就知道了。"见古海还犹豫，史靖仁拉他一把，"现在咱是陪同裕瑞将军去打猎！明白了？"

"哦，原来是陪将军去打猎啊，我明白了！"

"好，你等一下。"史靖仁勒住了雪花蹄，他骗腿下马说，"你的骑术高明，雪花蹄你骑着。"

两人就地把坐骑交换了，在把雪花蹄的缰绳交在古海手里的时候，史靖仁悄悄安顿道："瞅个合适的时节，你把雪花蹄和将军的坐骑做个交换……"

"是送礼？"

"对！这才是咱此行的真实目的。"史靖仁说，"你要做得自然。"

古海会心一笑道："明白！"

两人翻身上马，一溜烟儿朝着绥远城方向去了。

绥远城东的荒郊野滩，一片秋天的衰草一直绵延至大青山的脚下，一支小小的马队散落在草滩上奔跑着，深草丛中不时有野兔跃起或飞鸟惊起。

古海座下的雪花蹄与裕瑞座下的枣骝马并排小跑着，两匹马离得很近，雪花蹄斜着眼睛打量着对方。十几个士兵都骑着马跟在将军和古海的身后，靖安夹在士兵们中间，他的灰蓝色长袍在一片赭黄色军服中间分外显眼。他们朝着一座小土丘跑过去，四五只身材细长的猎狗已经蹿到了土丘的顶上。深草把猎狗们的身影遮掩住了，草丛深处散播着猎狗此起彼落的吠叫声。猎犬通过他们的叫声把求猎的激动情绪传染给了雪花蹄和枣骝马，他们陡然加快了奔跑的速度，一片马蹄声轰轰隆隆地响起来，连成了一片。

马五爷的猎鹰从他的手臂起飞了，黑色的翅膀贴着草尖扇动着，眨眼的工夫就追上了前边的马队。这只猎鹰很快就兴奋起来了——它看到了有好几只土黄色的野兔被围猎的马队惊起来。猎鹰平端着翅膀在草原的上空盘旋，突然间这个空中猎手猛地将双翅并拢起来，箭一般地俯冲而下。黑枣骝一颠一颠地慢跑着，主人胸有成竹地观察着，跟在马五爷身后的猎狗欢叫着冲上去。眨眼的工夫，猎狗就将一只肥大的野兔叼了回来，马五爷也不下马甚至都不让马停下来，他在马背上弯一下腰，从猎狗的嘴上把野兔接过来，随手装在马屁股上拖着的驼毛网兜里了。

等到史靖仁跑上了那座丘冈顶上的时候，他看到将军的黑枣骝在绿色的草丛中闪烁着一阵阵的青黄颜色，像一面青黄色的旗子。他身后的士兵们都在草地上散落开来，像一面折开来的扇子，追随在将军的身后。

远远地传来了一片呐喊声：

"放开狗！"

“快追呀！”

“那是一只母狼，我看清楚了。”

……

靖安喊道：“古掌柜，我们遇上狼了！”

“好哇！遇上狼好哇，咱打的就是狼。”

“要小心！”

狼左摇右摆地奔跑着，当它腾空跃起的时候，两只后爪都与前爪交在一起了，灰色的大尾巴在草尖上拖着，一个劲地向股沟里抽着。狼的脊背上已经呈现出了深褐色，这表明它已经是一只年龄很大的狼了。逃窜的狼在奔跑当中，忽而向左，忽而向右不停地改变着方向，努力想要摆脱追捕它的猎人。但是猎人们和猎狗都很有经验地展开了半圆形的包围圈，并且把包围圈越缩越小。

但是将军的黑枣骝很快就被狼甩开了，显然黑枣骝的速度赶不上狼。

古海定度了一下，判断着野狼逃跑的方向。他从丘冈右侧跑下去。顺着一条长满了紫色胭脂的浅沟，雪花蹄载着主人不慌不忙地奔跑来到将军跟前。

古海伸手抓住了黑枣骝的缰绳：“将军！您把雪花蹄换上试试。”

将军犹豫着下了马。

古海把气喘吁吁的将军扶上雪花蹄的脊背，将军两腿一夹马肚，雪花蹄就像箭一样地蹿了出去！

当古海骑着黑枣骝翻过一座布满石头的丘冈时，他看见雪花蹄几乎是与那只逃窜的母狼面对面地撞在一起。雪花蹄惊叫了一声，跃了起来，母狼从它的肚子下边蹿过去了。

古海听到一声狼的嚎叫声。当他转过马头的时候，跟在将军身后的士兵用他手里的打狼棒击中了狼的后背，那狼趔趄了一下发出一声凄厉的嚎叫！野狼没跑出多远就一头栽倒了……

那一天将军打猎十分尽兴，他命令兵士点燃一堆篝火，约古海一起围着篝火喝起了酒。

趁着酒兴，古海问将军：“雪花蹄，将军以为如何？”

“自然好。敏锐，有耐力，胆子也大！……”

吃着狼肉喝着酒，古海与将军聊起了生意场上的事情，话题还是将军先提起来的。

“古大掌柜，我听说买卖城和恰克图生意近来不甚顺利，”将军问道，“这消息不知是真是假？”

“岂止是不甚顺利，而是十分地不顺利，恰克图的生意简直就可以说一落千丈，颓势不可逆转。”

“有这样严重？”

“有过之无不及。”古海深深地叹口气，“这事不说也罢，今天是将军出猎游玩之日，说这些败兴的事情也扫将军的兴致。”

“不妨事，不妨事，”裕瑞将军说，“于今之势，列强入侵，我大清王朝日渐衰微，说起来商事、国事已是一回事了。常言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朝廷命官，应该以为国家社稷的角度考虑你们商界的事情，尤其是你们这些专与洋人做生意的通司行。”

“将军真有兴趣听我说商界的事？”

“你们买卖人就是这样，”将军有些不高兴了，“说话做事很不痛快。我裕瑞也不是傻瓜，大盛魁号事繁多，作为大掌柜你把许多买卖扔下不管，过来陪我打猎游玩，难道我还不知道你的目的？你是有求于我，问题是我要听听你们的事我帮得上忙还是帮不上。”

“请将军不要见怪，我是怕我说的一些话题会引得将军心烦。”古海解释道，“其实，我正为号事烦恼，说句不怕将军见丑的话，我是心如火焚。将军不知道，商事艰难岂止是我大盛魁一家，整个归化通司行尽皆举步维艰。”

“请照直道来，”将军仰脸喝酒，“让老夫听听，或许还能助你们一臂之力。”

“我大清朝廷与俄国政府签订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将军可曾听说？”

“此乃国家大事，我怎么会不知道，”将军把酒碗顿在地上，说，“你也太小看我了。”

“新条约使俄国又取得了通商天津的特权。比各国低三分之一的税率，沿途销售货物，可在其他口岸攫取土货、推销洋货并可以由天津转口等，还为沙皇俄国提供了水陆联运之便。同时，俄国政府还降低了茶叶进口税。在此之前，俄国对中国茶叶的进口税甚重，征税率几达货价的百分之七十五。而自《天津条约》后，税率大大降低，根据茶叶的质量，每磅仅分别交纳一先令一便士、五便士半……”

将军问：“我们刚才说到哪里了？你说什么便士？这是什么话我没怎么听懂。”

“我是说俄罗斯的货币，便士。”

“和关税有关？”

“对！和关税有关。”

“你再说一遍！”

“自《天津条约》后，大清朝对俄国商人征税税率大大降低，根据茶叶的质量，每磅仅分别交纳一先令一便士、五便士半一便士半的低税。不久，俄政府又将税关移到伊尔库茨克。于是，俄商运茶时入贝加尔湖以东，就不需交纳任何关税了。为了俄商在中国购买货物的方便，俄国政府还取消了银卢布的出口禁令。凡此种种，真可谓大开方便之门。”

“事情真的是很麻烦了。”

“自从我大清皇朝与俄国人签订了这个倒霉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俄国商人就开始深入我中原内地，他们在产茶区直接采购茶货，这样就不再与我们中国的茶商来做交易了。恰克图边贸顿作凋败，我通司行商人利源尽被俄人所夺，生计顿失，无异于一场浩劫。”

“真是岂有此理！”将军说，“既然俄商可以深入我中华内地采买百货，为甚我华商不可以到俄境建栈行商？”

“将军所言正是我归化商民所求，”古海说，“今恰克图的事情已成败局，固宜为变计，我归化通司商号二十八家日前会议，具成一奏折，转请将军奏明大清皇上，允许我归化商民赴俄贸易。”

“这么说，归化城的商人是要假我之手呈请奏折给皇上了？”

“草民正是此意。”

裕瑞将军说：“这事已经有人跟我提过了，可是你们以为我那么容易就能见到皇上？”

“关于朝廷的事情我等自然是知道得很少，”古海说，“可是将军位高权重，乃朝廷钦命大员，倘若将军都不能见到皇上，转呈草民的奏折，那么我们这些草木之人便只有坐着等死了。”

“话也不能这么说，”裕瑞将军道，“古掌柜不必把事情说得如此凄凉。你也知道朝廷的事也麻烦得很。虽说皇上在位，可真正做主的还是太后，就算我见到了皇上也未必能把事情办了。再说了，我乃军旅之人，递上的奏折讲的却是商民的事情，岂不会招来皇上的责骂，狗拿耗子这顶帽子肯定是要落在我的头上了。”

“将军所言也对也不对，”古海说，“当今之事列强进逼，不管是中英鸦片之争，还是中日甲午海战，究其根本均不外是出于商业上的原因。这种时候商业与军事和国家政体早已融为一统，成为分不开的事情了。”

“言之有理。”

“我还要说，”说到激动处古海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言语激昂，“俄国商人还占有着另一大优势，即国事与买卖一体化的强大国家后盾。只要是需要，俄国商人随时都可以将国家这张王牌拿出来……”

未等古海把话说完，就见裕瑞将军猛地大叫一声，将手中的酒碗掷于篝火之中，霎时半

碗白酒全都变成了橘红色的火焰腾空而起，火苗蹿动，有丈余高。在场的人都被裕瑞将军突忽而来的举动惊呆了，一时间定在那里。一个卫士竟然把手放在了腰刀的把上，腰刀哐的一声抽出了一半，寒光闪闪。那卫士怒目圆睁看着古海。他把将军发怒的原因归罪到古海的头上了。

古海面不改色等待着，他也不知道将军的发怒究竟是为了什么。

但是事情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只见将军将手放在古海的膝盖上使劲抓了几下，然后把手掌翻开来伸向古海，说道："古掌柜，不要再说了，请把你们的奏折拿来！此事包在老夫身上就是，休要再啰唆了。"

"今日是大将军打猎游玩的时候，我怎么会带奏折来呢。"古海笑道，"待明日一早我把奏折送到将军府上。"

就要返回了，将军走到黑枣骝跟前，解开拴在树上的缰绳。古海把黑枣骝的缰绳抓住了。古海问将军："将军，您以为我的雪花蹄和您的枣骝马相比哪个好？"

将军说："自然是你的雪花蹄在上了！"

"就是说将军您喜欢这匹雪花蹄了？"

"喜欢。"

"既然是这样我们交换一下如何？我喜欢您的黑枣骝。

将军还在愣怔着的时候，古海已经把雪花蹄的缰绳交在他的手上。

顺顺当当古海就和裕瑞将军交换了坐骑。

得了宝马雪花蹄，裕瑞将军甚喜。

五

对于古海的心思史靖仁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是这位经历了多年商场历练的商人，他自有自己的一套系统的想法。许多个不眠的夜晚，当史靖仁眨动着干涸的眼睛盯着黑黢黢的顶棚失眠的时候，他的心里一次次地盘算着这些事情。他是大盛魁的财东又是大盛魁的掌柜，字号的命运最让他牵肠挂肚。

张友和和张国筌都被砍头了，贴蔑儿拜兴的驼帮叛离了，大盛魁乌里雅苏台分庄被打死八十三个铺伙，李泰辞职了，盛掌柜逃跑了……打击一个接一个降临到归化商界，降临到大盛魁商号的头上。商界的凋零使归化这座商城陷入一片肃杀之中。

大盛魁城柜大院内被紧张的气氛笼罩。

总号小客厅古海召集总号诸位当家掌柜开会。会议就要开始了，却是不见史靖仁史掌柜的身影。左等右等不见史靖仁的出现，王福林着急了吩咐小张掌柜："你去——跑着到史家巷去！看看史掌柜是怎么回事。就说我们在这里等着他议事。"

归化弹丸小城，其实大盛魁总号距离史家巷也就是二里地，大伙儿抽着烟喝着茶等着。不一会儿，就见小张掌柜气喘吁吁地返回来了。未等王福林询问，小张掌柜就报告说："史掌柜早晨就张罗到总号来……"

"牙长的距离要走多少时辰不成？"

"不是，是史掌柜走出家门又被两个妾追出来拉回去了。"

"这些妇人真个是不懂事！这事也玩耍……"

"不是玩耍，"小张掌柜说，"是史掌柜大老婆疯癫，两个小的都争着要做大呢！"

"荒唐！"

"哼！也不看什么时候。"

"真正是危难临头，还顾得上大小老婆的事。眼看着大盛魁都要摇摇欲坠了……"

"家事再大也是小事！号事才是正事。"

"国事才是正事！"

"有人就是不听，非要破了规矩。结果呢，闹成这般境地，简直就是不可收拾！"

史家的事在场的人都清楚，也不是一日两日的事情了。史靖仁为了给老婆治病，四处求医，访遍了归化、山西的名医！求医不见效，又求佛。不管走到哪里，但凡是座庙，史靖仁都要烧香拜佛，求佛保佑！老婆的病却是终不见好转。

不仅是史掌柜个人，大盛魁总号的掌柜、伙计们也耗费了不少的精力。帮着找医生看病。哪知道小妾们也趁机会在家里闹腾起来，大老婆还没死呢就都来争正位，哭的闹的耍泼的都要当第一夫人，闹得是不可开交。史靖仁被家务事弄得焦头烂额，哪里还有多少精力顾及总号的事务。他分管的交际部大多事务都由王福林代理了，好在王福林在城柜多年，熟门熟路还不算太为难。但是人可是忙了，一个人管两摊子事忙得更不可开交。于是不免就有些怨气。遇上这种时候难免就有言语发泄。

“都以为娶老婆是好事情呢，”王福林笑道，“你看看史掌柜这会儿的境遇，这就是榜样！”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再等他，咱们商量事儿吧。”古海说，“我在这里预先申明！我们大盛魁的先人早就立下过规矩：大盛魁掌柜伙计一律不准在归化安家，更不准在这里娶小纳妾！大盛魁这条规矩是钢铁打造出来的，是谁也不能破坏的！过去的事不提了，从今往后谁的身上要是再出现这类事情，一概开销！决不姑息！

六

秋天里发生了几件事，其一是再次发现茶叶倒灌事件。这是非常戏剧化的事件：俄罗斯商人从中国的南方贩运茶叶回到俄罗斯境内，却又悄悄地把茶叶返销到了漠南草原市场，这叫茶叶倒灌！说起茶货倒灌并不稀罕，早在几十年前就有过，只不过现在这种现象发生得越来越多了。这种事情几乎已经公开化了，大有不可阻挡之势。

于是处理茶叶倒灌事件的难题就落到了关道台的头上。新任道台接替林文钦刚刚到任没有两个月。为茶叶倒灌的事关道台前往山西，督促山西巡抚上报朝廷。

关道台从晋阳返回归化城，告诉王福林，朝廷驻库伦办事大臣和归化道对俄商倒灌茶货事件都十分重视，关道台派巡捕出阴山，到达百灵庙，稽查俄商茶货，并采取了下面两项措施。

其一，加强缉私活动，处罚不法俄商。例如，当下查收俄商倒灌茶叶三百担！缉捕不法俄商至归化，关道台亲自审讯。原来俄国茶叶走私商从俄境偷偷将购自汉口的十六车砖茶转运进达尔罕倒卖，被达尔罕旗府巡丁缉获。

俄商的茶叶走私活动已成为中俄贸易关系中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从官吏到民间，要求制止俄商非法茶叶贸易的呼声日益增高。在这种情况下，归化道台衙门也举起了查验俄商的旗号。结果查明倒灌茶叶的俄罗斯商人正是巴达玛耶夫公司！

于是传巴达玛耶夫本人来到归化道台衙门。巴达玛耶夫气焰嚣张，公堂之上竟然不下跪。一气之下关道台愤然下令，命衙役当堂责打巴达玛耶夫二十刑杖！

关道台自有自己的理论，他说：“以商务而论，东南盐为巨擘，西北则茶为大宗；茶叶倒灌不但损害我华商的利益，同时也使政府的税收大量流失，有损国家之根本。”

关道台根据条约规定要求达尔罕旗府将此项砖茶全数充公。如此严厉地惩罚不法俄国茶商这还是前所未有的。因此，这件事引起了很大震动。这是中国官方对从事非法茶叶贸易的俄商的第一次重大打击。

大力整顿边贸的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其二，禁止发给俄商运茶回国执照。他管辖的道台衙署停止向俄商发放这种执照，以进一步遏制俄商的茶叶走私活动。这一措施既符合国家主权原则，也符合中俄有关条约规定，但对不法俄国茶商说来，无疑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关道台说：“恐怕还得与朝廷言明利害，俄商倒灌茶货，大量逃脱朝廷的税收。长此以往，我朝税源就会因此而枯竭。”并且表示，“对此事一定要一查到底！”

关道台积极反俄，为制止茶叶倒灌的事多方奔走。这位新到任的道台还明白，对于归化

的华商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把生意做到俄罗斯去。所以关道台也积极推动这件事情。关道台给了归化商人有力的支持。

从康熙时代的1692年到同治年的现在，整整一百七十年过去了！大清皇帝不允许中国商人到俄罗斯去做生意。双边的贸易条件不能够对等，游戏在现有的条件下难以继续进行下去了。

这是一个看似平静的黄昏，古海应邀走进了裕瑞将军的宅第。

在将军衙署院门外通报了姓名，古海随卫兵进入内院。正是春花五月，满院的桃树桃花盛开，空气中飘荡着浓郁的芬芳。古海站住了，他看见身着一身白色绸缎衣裤的裕瑞将军正在树下打太极拳，旁若无人。

侍卫悄声提醒古海："古掌柜，请客厅等候。"

"不，我就在这里看将军打拳。"

说着古海选了甬道旁一个石凳坐下了。侍卫不知所措。古海指着侍卫手中的礼盒用眼睛示意他提到客厅去。

侍卫笑笑提着礼盒走了。

一直到一套太极全部结束，裕瑞才发现坐在石凳上的古海："啊哈！啊古大掌柜……"

古海起身迎上去："给将军请安！"

"不必拘礼，让你久候了。"

"哪里哪里……"

古海发现裕瑞将军很是兴奋。

"跟我来！"将军拉着古海的手一同走进客厅。还未等古海坐稳，将军就说："我请你来是要告诉你个好消息！"

说罢自己转身走进内室。须臾，将军从内室出来，手里多了一样东西。古海敏感地注意到那是一个绸布包裹的小包，是军中用的传递军情的包。将军打开绸布包，是一张讲究的宣纸，卷着，将军对古海说："你自己看吧！"

古海接过宣纸，问："这是恭亲王给您的密信？"

老将军点点头。

古海紧张了，把密信还给将军："小民不敢造次！"

"没事的，我让你看你就看吧！"

古海把折叠的信纸慢慢展开，感到自己的心在胸膛激烈地跳动起来，他的目光迅速在信纸上面掠过。信的内容让他激动得直想喊，又觉不妥，看着裕瑞将军，喃喃地说："……多少年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裕瑞将军以拳击掌，两眼放射出光亮，颇有兴致地问道："皇帝的御批就要到了，赴俄贸易的事不知道你们做好准备没有？"

古海："准备早就做好了，我们准备了一百七十年了！"

"这就好！"裕瑞将军说，"说起来你们商人做的事也和我带兵打仗一样，商战就是军战！你们做好了去俄罗斯的准备那就太好了！待你们凯旋之时我要在宴美园设宴为你们庆功！"

古海返回归化城柜，把事情过程说与王福林和史靖仁，大家尽都叫好，当夜即召开会议安排有关事宜。大盛魁就像上足了劲的发条开始为新的商务准备。

但是消息暂时封闭着，不要说是普通商人和市民，除了大盛魁主要掌柜，在归化就算是商界大亨也尽都被蒙在鼓里。

市面一如往常。商界、驼运行、羊马社……全都按照旧有的轨道运行。能够称为新闻被人们在各种场合议论的是，贴蔑儿拜兴的驼户掌柜们在内讧。他们归顺了俄商伊万，虽然收入比过去增加了许多，但许多人心里很不舒服。一些年轻的驼户把自己的队伍拉出来投奔了古海，他们重新回到了大盛魁的旗下。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当年八月适逢夏末秋初之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进了古海的耳朵里：自己的磕头弟兄二斗子居然答应伊万，真的要带领托博尔斯克的驼队穿越毛尔古沁大峡谷！此时古海正在召河的“鸿记”商号，闻讯后古海向前来报信的大盛魁归化总号的小张掌柜问道：“此消息当真吗？”

“千真万确！”

“为什么没有史掌柜的亲笔信？”

“史掌柜吩咐了，说是因为事情重大，要我一定亲口向古掌柜报告！”

为了这条消息古海连夜返回了归化。

一见面史靖仁就问古海：“事情你都知道了？”

“知道……”古海说，“一年前我到贴蔑儿拜兴的时候，二斗子就亲口对我说过。”

“那你为什么还蒙着，不告诉我？”

“我以为二斗子只不过是图个嘴舌上的痛快，他不会真的实行。”

“现在看来早不是说说而已的事了！”史靖仁一听着急了，“那可是不行！要知道毛尔古沁每年给我大盛魁带来的利润少说也在四五十万两白银！一旦别人也能穿越，这好处顷刻就会化为乌有。”

“这道理我当然明白！”

“不能让伊万和二斗子得逞！”史靖仁说，“要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他们……不行就舍些银两给他。”

古海摇头。

“现在恐怕不是银两能解决的问题了……”史靖仁说着话咬牙切齿了，“现在是到了要命的时候了！俗话说的好……无毒不丈夫！”

“史掌柜什么意思？”

“我是说该出手时就出手！”

古海俯在史靖仁耳边悄声说：“……秘密其实就是驼队经过的时候不要弄出一点响动。”

“原来是这样……这就是毛尔古沁的秘密？”史靖仁怀疑地问，“你不是说有神佛在保佑你吗？”

“是……那只不过是一个说法而已。不然大家都去穿越了，还能有我什么事？还能有咱大盛魁什么事？”

“你倒是会装神弄鬼……”史靖仁想了想说，“我知道该咋办了。”

“怎么办？”

“无毒不丈夫。我的意思是……只要是伊万和二斗子他们胆敢穿越毛尔古沁大峡谷，我们就让他有来无回，粉身碎骨。”

史靖仁也俯在古海耳边，咬牙切齿地说出了自己的主意。一番话听得古海汗直冒，浑身打起了哆嗦！

七

日子快得吓人！春耕秋收简直就像是眨眼之间完成了。

忽一日杏儿发现自己从归化返回乡里都快两年了!这天早上杏儿在镜子里看到自己鬓角和额头都有不少深深浅浅的皱纹，发笄间也间或暴露出一丝丝的白发。心里一惊就产生了新的想法！傍晚杏儿敲响了张婶的房门，一进门就说：“张婶，我想到归化城去。”

“你不是去过了吗？”张婶拿扫帚扫扫炕沿儿做个姿势，“坐下说话。”

杏儿坐下了：“去过了我也还想去……”

张婶观察着杏儿的脸色：“是不是又和婆婆起冲突了？”

“冲突倒是没有，”杏儿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得朝海子要一个说法。”

张婶很奇怪地问：“你还要什么说法？”

“我要属于我自己的生活。”

“真是奇怪，”张婶说，“难道说你现在生活不好吗？”

杏儿摇着头：“好是好，但是不是我自己的生活。我是在过着别人的日子。”

杏儿不听从任何人的劝阻，毅然决然前往祁县县城。她走进了大盛魁的票号“大德川”的院子。时光在苒，短短几年的工夫，“大德川”的主事班子全都换了人，全都换成了年轻人，大掌柜姓刘年仅三十二岁，大先生姓张还不到三十岁。两位年轻的主事人同时出面热情地接待了杏儿。对于杏儿提出的请“大德川”代为雇请可靠的马车前往归化的请求，刘大掌柜问：“您几个人走啊？”

杏儿说：“只我一个。”

刘大掌柜说：“嗨！只您一个人还不简单啊。您还说什么雇轿车的话，跟随咱字号自己的驼队走不就得了！一路上吃喝歇息都有人伺候。”

“是啊，这样我们也放心。不然您一个女人坐着轿车跑长途我们得多担心哪！”大先生也说，“再说了，节令都过了霜冻了，天气越来越冷，坐马车受冷冻，不如骑骆驼又舒服又暖和！……”

也没等杏儿再说什么，“大德川”的两位掌柜就把事情给定下了。刘掌柜问：“不知道夫人甚时起身方便？”

“我想越快越好。”

“便当得很！”大先生说，“这阵子总有咱字号的驼队路过祁县。”

“是吗？”

“咋不是！”刘大掌柜压低声音说，“您是古大掌柜的夫人，是自己人，不瞒您说咱字号正从湖北、湖南、安徽、福建大批往归化调集茶货呢！……”

大先生抑制着自己的兴奋插言道：“茶叶大战就要开始了！”

“什么茶叶大战？”

“是商业竞争。”

刘掌柜解释说：“就是买卖茶叶，生意上的竞争。”

“那怎么说是战争？”

“商战亦是军战！……你没听说过吗？”

“没有听说过，我一个妇道人家……”

“嗨！你们妇道人家不懂……”

“是和俄罗斯商人竞争，咱大盛魁的驼队准备要进入俄罗斯地界去做生意了！同样是买卖茶叶，同样是做生意，意义可是不同了。”

“成败在此一举！咱大盛魁自己的驼队和咱字号雇请的驼队首尾相衔，驼铃声日夜不得停歇。赶趁着往归化张家口运茶货呢！”

“啊……是这样。”

杏儿一脸茫然，听着刘大掌柜说：“夫人您也不用管什么茶叶大战不茶叶大战啦，您就在家做预备吧，一有消息我们就打发伙计去小南顺接您！”

杏儿高高兴兴离开“大德川”，刚走出城门没有几里地就听见身后轰轰隆隆一阵响，是一辆马拉轿车赶上来了。轿车还没停稳从车上跳下一个人，杏儿一看正是“大德川”刘大掌柜。刘大掌柜说：“夫人您的时运真好，您前脚走出‘大德川’，后脚就有驼队伙计来报信儿——咱字号的一支驼队明天就到祁县！是从汉口过来的！”

杏儿喜出望外：“那真是太好了！”

“到时候驼队不进县城驻扎，就打咱县城东边穿过去。这么着，现在我就打发李伙计赶着轿车送您回去，您做准备，赶明儿轿车再去接您。”

杏儿与驼队会合是在凌晨四更。一切都如“大德川”的刘大掌柜所言，她被安置在一峰

身材高大的骆驼身上，在两只柔软、温暖的驼峰中间，一路前后摇晃着向她心中的归化城去了。

这已经是她第四次前往归化城了，从晋中到归化的道路对她来说已经是非常熟悉的了。天亮以后杏儿发现从祁县通往归化的道路上行走着很多骆驼！有南去的也有北往的；还有许多负载的马车、骡子车、小推车……络绎不绝。很是热闹。驼队休息的时候杏儿听驼夫们议论，又说到什么茶叶大战的事情！知道是归化的商人在和俄罗斯商人竞争呢。归化的商号从南方各地产茶区调集茶叶，单单是大盛魁一家就从湖北调往归化十几万担茶叶！俄罗斯商号也从武汉调集茶叶，俄国商人的茶叶加工厂开设在武汉。这一行杏儿也算是开了眼长了不少见识。

漫长的旅途杏儿不只一次地从随行的驼夫、领房人嘴里听到自己的丈夫的名字，那些驼夫、那些小商人和驼队的领房人差不多全都知道古海的故事。当同行者知道她就是古海的媳妇时大家都很惊讶，对她是格外的热情和客气。她真切地感觉到丈夫的存在，似乎海子就生活在她的身边。但是奇怪的是在她的心里，对待丈夫的感觉却是相反，感到海子距离自己很远很远。变得陌生，甚至觉得丈夫在商场呼风唤雨都与自己无关。这种感觉让杏儿分外地矛盾，也不知道是该为此自豪呢，还是为此而悲哀。

半个月后驼队进入归化。

出乎杏儿意料的是，她走进归化的头一天就见到了自己的丈夫古海。在大盛魁的茶叶仓库夫妻俩意外地相遇了，妻子的出现让古海很是吃惊！是个黑天，昏暗的光线下，驼夫在随队掌柜的督促下让骆驼卧倒匆匆忙忙地拆卸货驮子。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走来，他的跟班手里挑着一个灯笼，罩上赫然一个隶书大字“魁”！

负责押运茶货的掌柜和领房人就在杏儿的身旁，他们的对话杏儿听得清清楚楚：“是‘白头掌柜’来了。”

“你怎么知道？”

“你没看见吗？黑暗中的白发在闪光呢。”

“果不其然。”

说着话，“白头掌柜”就到跟前了：“是许掌柜吗？”昏暗中来人问道，“辛苦了！……一路没出什么差错吧？”

“托古大掌柜的福，驼队一路顺利。”

“好！茶货很新鲜，远远地我就闻到茶叶的香味了。”

“古大掌柜真是好鼻子！”许掌柜凑近古海意味深长地说，“有您好消息呢！”

“什么好消息？”

“是喜事！”

“有喜事好哇！……”

许掌柜闪开身子，杏儿出现在古海的面前！马灯的光亮照着，古海愣怔地半张着嘴，眼睛惊愕地大睁着。

让人感觉奇怪的对话开始了：“你是……谁？”

“我是你老婆……”

昏暗中古海往杏儿跟前凑凑：“你是我老婆？……”

“是，我是……杏儿。”

古海还是不相信，他伸手从靖安手里接过灯笼，把灯笼挑高一点照着杏儿的脸。“真的是你吗？……杏儿！”

“还能是谁……”

“好……你来了？”当着众人的面古海只是简单地问候着杏儿，他把手里的灯笼重新交给了靖安。

久别重逢的夫妻在特别的场合见面，激动人心的场面没有出现。在确认了来到自己面前的确实是自己的妻子以后，古海安顿靖安把杏儿送走了。一辆漂亮的马拉轿车把杏儿直接送到了大南街丰顺旅店。既不是大盛魁城柜小院，也不是史财东的私宅。这种安排既出乎杏儿的预料，也算是在情理之中吧。杏儿完全能够接受，他曾经在大盛魁城柜住过，也曾在史靖仁的私宅住过，她都感觉别扭。她也能体察到丈夫的心情，她一个妇道人家还感觉别扭的话那么古海就更是别扭极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老爷们，一个有名有姓的商界巨子，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寄人篱下哪？！

杏儿到达丰顺旅店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五更天了，一路劳顿的她简单地洗了洗之后就睡了。一夜无话。一觉醒来，已是天光大亮。睡的时候什么样醒来还是什么样，房间里没有丈夫的半点痕迹。杏儿猜测丈夫一定连夜里安排驼队卸货，同时把刚卸下来的茶叶即刻给早就预备好的驼队装上。这种安排还是在路上的时候杏儿就听驼队上的人说了，有个说法叫做“驼歇货不歇”。为的是赶时间。

人是见着了，却根本不能像别人家的夫妻在一起厮守。做了大盛魁大掌柜的丈夫比过去愈加忙碌了，把她安顿好之后当天晚上就随着运茶的驼队出发了。夫妻俩只是单独在外面吃了一顿饭。眼看着两年没见面的丈夫又要离开，杏儿着急了，她问：“你就不能在家待上几天，哪怕是一天！”

“号事当紧！”

“同是掌柜为什么人家史靖仁能和妻儿团聚，你就不能？！”

“我能和史掌柜比吗？”古海说，“人家是史家的大财东！我是什么？一个被字号开销了九年刚刚才复号没几年的掌柜。”

“可是……我，远天远地地来了，你让我怎么办？就一个人住在这旅店里啊？”

“你不要住店。”

“怎么？难道还让我去住大盛魁的城柜啊？还是住在人家史大财东的家？”

“都不用，”古海点着了烟袋抽着烟，一团一团烟雾把他的脸遮住了，使杏儿无法看到丈夫此刻的表情。他只听得见烟雾后面的丈夫在说，“你回家乡去吧，过两天我给你安排驼队……”

“我不回！……我就不回老家去，我就要在归化这儿住下来！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我要过人的生活……”

杏儿突然间发怒了，她说出的话干脆就是咆哮了，声音大得把房梁上的尘土都震了下来。杏儿的举动把做掌柜的丈夫大大地吓了一跳。古海万分诧异，他愣怔了好一会儿茫然地问：“你是怎么了……”

“我怎么了？我受够了！这辈子……呜呜……我再也不想忍受下去了……我要像人一样地活着……”

杏儿的发泄就像是突忽而至的暴风骤雨，倾泻而下。

夫妻大吵了一架，这是杏儿自嫁到古家头一次发火，大概也是最后一次发火。争吵的结果是古海离开了房间，他走了。他竟然都没有和远道而来的妻子在一起住一夜，说说久别的思念。这给杏儿的感觉比没有见到丈夫还要糟糕！

杏儿一个人住在丰顺旅店里，尽管吃喝穿用样样方便，但是巨大的孤独压迫着她，使她觉得日子很难熬。百无聊赖。当这种无名的痛苦无法承受的时候，杏儿就独自冲着看不见的丈夫大骂：“海子！你根本就不是人！你是木头！你是畜生!!……”

杏儿决定再去找姑父，是啊，在归化她还能去找谁呢？姑父姚祯义差不多就是她唯一的亲人。哪知道来到义和鞋店杏儿举步不前了，她不敢踏进店门了，姑父的店铺已经变成了瑞士人的钟表店。钟表店的师傅是一个白眉毛的中国人，他问清楚了杏儿的身份之后，给她讲述了姚祯义的不幸故事。

……还是在去年盛夏的时候，这件事在归化城引起不小的轰动。俄国商人米德尔扬夫是西西伯利亚贸易公司的经理，西西伯利亚贸易公司是大盛魁的老相与，主要经营的是长筒靴。而姚祯义的义和鞋店生产的长筒靴历来就是贴着大盛魁的商标出口的。麻烦事找来了……米德尔扬夫发现从中国归化城进口的长筒皮靴的靴底使用了假牛皮！米德尔扬夫带着假货亲自来到归化城。

于是假鞋事发，一场轩然大波由此而引发。

大盛魁归化城柜小客厅。大掌柜古海陪着俄商米德尔扬夫。桌子上摆着两双崭新的长筒皮靴。俄商米德尔扬夫不是以西西伯利亚贸易公司经理的身份出面的，而是以更加严肃的身份，是以西西伯利亚对华贸易商人联合委员会的名义，就更加重了事情的严重性。

这严重背景姚祯义还一点不知道呢。他听说大盛魁召见自己，还以为是什么喜事呢。心想多少时日了，盼着古海自己的亲外甥能以大盛魁大掌柜的身份在大盛魁总号召见自己，哪怕只一次，他就心满意足了，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大盛魁小客厅，姚祯义走进来的时候本能地就感到空气紧张，再一看俄商米德尔扬夫满脸怨气，而自己的外甥古海则是一脸尴尬。

“古大掌柜召见……我，是什么事？”

“你自己看吧！”古海目光一甩，指着旁边桌子上的一对长筒的马靴。姚祯义的目光刚一触到马靴，心里立刻就凉了半截。只听古海说，“姚掌柜，你长本事了，知道用假货来糊弄洋人了！”

“我……不是。”

“还用我拿刀把靴子给你劈开看吗？”

姚祯义看看古海，古海脸色严峻，再看俄商米德尔扬夫，洋人则是绷着脸不说话。他知道自己把事情做坏了，连忙道歉：“这事实在是抱歉！……”

“抱歉有什么用？归化商人的信誉何在？我大盛魁的信誉何在？”古海说，“义和鞋店的货是贴着我大盛魁的标签上市的！难道你忘了吗？”

姚祯义无言以对。

古海说：“今儿个我当着米德尔扬夫的面把话说清楚，从今往后我大盛魁与你的义和鞋店毫无瓜葛，永不相与！姚掌柜，你走吧……”

古海当众代表大盛魁宣布与姚祯义的义和鞋店断交，说罢命靖安把姚祯义请出了客厅。

一连数日，在大盛魁城柜大门口，姚祯义求见古大掌柜。

小伙计说：“姚掌柜，你就别再等了。回去吧，该干甚干甚去吧。”

“什么意思？”

“古大掌柜说了——他永不见你！”

“他！……我就不信，姓古的居然真的六亲不认了？”

看门的小伙计板着脸不说话。

一连八个月姚祯义的义和鞋店没有一笔生意，也没有相与上门来。他已经把杰娃和徒弟们全都放走了，让他们自谋生路去了。

姚掌柜他走进放置成品鞋的库房，搬了一篓子做好的鞋往外边走。搬出屋的鞋全都堆在大街上，鞋越堆越高。

姚掌柜从厨房拿起一罐子素油，来到街上。

腾的一声，火苗一下蹿起来。噼噼啪啪的响声伴着浓烟烈火燃烧起来。风来助威，把半条街全都映红了。

半夜，一场大雨忽然而至，瓢泼大雨不喘气地从凌晨一直下到天明。归化城平地起水，街道变成了河床。大雨不仅将姚祯义门前的大火浇灭了，雨水把焚烧的鞋靴全都刮走了，刮了个一干二净，一点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一场假货事件把姚掌柜的生意和家产毁了个一干二净！据说他本人到驼道上闯荡去了。而他的家人一妻两妾和六个孩子也不知所踪了。

杏儿吃惊地听完了姑父的悲惨故事。

这天上午一个人适时地出现在了杏儿的面前，他是大盛魁归化城柜的一位年轻的小掌柜，姓张。小张掌柜对杏儿说：“古大掌柜临走前给我安顿了，说是您什么时候返回祁县，告知我我好预先做好安排。”

“现在我还不想走。”

几天之后小张掌柜又来了，对杏儿说了与前次同样的话。

杏儿答复：“我还没想好呢。”

小张掌柜面露难色，忸怩地说道：“夫人，您不要为难我……”

杏儿奇怪地问：“我自己的事怎么就为难你了呢？”

“是这么回事，夫人大概还不知道吧？”小张掌柜说，“大盛魁号规有约，无论掌柜伙计一律不准在归化携带家眷。”

“此项号规不是作废了吗？史掌柜在归化就安了家，不但安家他还生了一大堆孩子。”

“史掌柜……那是特例。现在是古大掌柜主事，重申了号规。”

“这么说古掌柜让你送我返乡是在按照新的号规行事了？”

“正是。”小张掌柜说，“说是新号规，其实也是老号规。是古大掌柜恢复了旧有的老号规。”

“那我就明白了……”

当小张掌柜第三次出现在杏儿面前的时候，未等张掌柜开口杏儿就说了：“我下决心了，就在归化留下来！”

“怎么？”小张掌柜惊愕地问，“夫人您决定不回家乡了？”

“是的。”

“那怎么可以啊？”小张掌柜说，“古掌柜临走时候可是安顿我的，要我一定把您安全送回晋中家乡！现在您这一句话就不走了，可是为难煞我小张了！”

“我自有安排，往后就不用小张掌柜操心了。”

“可我……还是没法向古大掌柜交代啊！”

“你谁都不用交代！”杏儿说，“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给自己交代就可以了。”

“这话怎么讲？”

“以后你自然会明白。”

谈话不了了之。

归化城还发生了杏儿料想不到的变化，史靖仁家的情况也很不妙，史路氏彻底地疯癫了！初时听到史路氏疯癫的传闻杏儿还不大相信，后来当她在大街上亲眼目睹史路氏赤裸着身体奔跑的模样，就不能不信了。

偌大一座商城，街市喧嚣，曾经是杏儿无限向往的地方。但是现在杏儿的感觉里这座城市却是越来越陌生。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更没有说体己话的人。

一旦走进了归化城，杏儿觉得在家的日子就比以往更加难熬。冬天在怒吼的狂风中度过，狂风和大雪把归化城紧紧包裹，杏儿就蜷缩在屋子里苦挨着时日，十天半月不敢出门，别提心里有多憋屈了。

熬着挨着，春天终于到了。

这天杏儿走进了姑子庙。姑子庙是一座著名的尼姑庵，坐落在归化城东四里，绥远城西北方向一里许，属于两城所共有。附近有座村落因姑子庙的关系被人们称做是姑子拜兴。

与庙连接在一起的土地延伸出去，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绿油油地在土默特平原上铺展着。清新的空气沁润着她的头脑和心脏，爽利的风抚慰着她的面颊。杏儿感到自己的心情

是从来没有过的宽展和舒畅，她伸展双臂喊道：“春天终于到了！……”

杏儿的呐喊在空旷的田野上空回荡，声音颤动着飘出去很远很远。这是一个全新的杏儿，是一个不同以往的杏儿！她心境安帖，头脑清爽，在这个杏儿的心里丈夫古海变得虚无缥缈，越来越不真实，面目也分辨不清了。当然杏儿对他再也没有什么感觉，对他的地位、对他的金钱全都没有了感觉。

姑子庙周围的庄稼并不属于姑子庙，而是属于名叫姑子拜兴的小村庄。这里可以看到有农民在田地里劳作，他们五颜六色的衣服在绿色麦田里显得生机勃勃。世俗与佛界竟然如此和谐，杏儿感到无比亲切，似乎嗅到了家乡麦田的味道。她对自己说：这里该是我的家了……

杏儿的行为引起庙方的注意，一个中年尼姑跟上了她。在杏儿转到姑子庙内的小厨房的时候，那个尼姑终于发话了：“施主，您有什么事吗？”

“我……”

“你有心事！”尼姑笑道，“你骗不了我，施主，没有你这样仔细看的。难道说你有出家的心思？”

“我想打扰一下……”

“这事可是玩笑不得！”尼姑笑着说，“你可得和家里人商量好了再作打算。”

“我知道。”

“我看你有心事。这样吧，我带你去见见我们住持。”

“住持？”

“对，是悟馨师父。”

“好吧。”

住持悟馨无论是形象还是神态，给杏儿感觉都是非常熟悉的样子。悟馨师傅语调平和地问杏儿：“你为什么对世俗产生厌倦了呢？”

“活得没有了奔头。”

“为什么呢？”

“说来话长，”杏儿说，“我的丈夫是买卖人，后来被字号开销，十年前便音信全无……我一个人枯守空房。后来我和别人生了一个孩子，被婆婆弄死了……”

“哦，敢问你家掌柜住的哪家字号？”

“大盛魁。”

悟馨点点头，俄顷说道：“一切随缘吧。”

杏儿与姑子庙住持悟馨的谈话非常投机，她们彼此都颇有好感。尤其重要的是，杏儿喜欢这个地方，她喜欢这里的清净、恬淡。

杏儿一个人在古海租来的院子里整整住了五个月，她再也耐不住了，终于做出了自己人生道路上的最后抉择。

下午的时候杏儿上了一趟街，在繁华的都市里差不多逛了有十几家商铺，买了一大堆布料鞋袜。回到临时住的家里，杏儿把包袱放在炕上，一个人呆呆地坐了许久。脑子里是一片安静，空洞洞的。眼前出现的景物都显得平和安详。她走到挂着一面小镜子的墙根前，把自己已经显老的脸照了半天。那脸上仍然存在着许多热情，透着诱人的风韵，但是生活的磨难和心灵的创伤使她的脸蛋儿上涂上了一层憔悴的色彩，两只眼睛下面的泪囊肿胀着，眼皮也显得有点发黄，黑色的头发里出现了稀稀落落的银丝。总的看上去，眼睛里已经没有光彩了，在她的脸上总是有一层雾一般的悲哀和疲倦笼罩着。

杏儿在镜子前站了很久，后来她就扑到炕上哭起来。她紧紧咬着俄国毯子的一角，把从咽喉里冲出来的哭叫声重新吞咽回肚子里。她那携带着自己体温的泪水把一片毯子湿透了。这种哭泣与大量眼泪的流淌让她感到轻松。杏儿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想她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这样痛痛快快地哭过了。

早晨，杏儿从炕上爬起来，觉得心情非常地平静和轻松。她打了水，仔细地洗了洗脸。然后拿起一把牛角梳子一下一下梳头，就像是二十多年前她出嫁的时候即将要上轿了，慢慢地穿起了衣服，她把旧的衣服打在一个小包袱里，换上了一身浅灰色的裤褂，用一块同样的纱布头巾把自己的头包起来。这一回她只是对着镜子简单地照了照就走出了屋门。当她站在院子里反回身来把屋门锁上的时候，听见自己的心咯噔响了一下。

杏儿独自在街上走着，她的双腿很快就把她带到了北城门的外边。杏儿沿着归化通往绥远的大道走起来。野生的大雁在路边的水塘里惊慌地鸣叫，苍白的太阳正留恋地挂在柳树林的梢头。在一个水塘边杏儿停住了脚步，她看见阳光在水面上铺出了一条道路，那道路像一条灰色的带子一直通向远方。她很想踏上那条微微颤动的道路，但她还是知道那条道路不是为自己预备的。她终于离开了，走上了属于自己的道路。

有一列骆驼安静地移动着，排着整齐的队列经过她的身边，直奔归化城的方向。跟在驼列后边的一只黑色皮毛的护卫狗在经过杏儿身边的时候停下来了，狗用黑色的鼻子在杏儿脚跟前的土地上嗅了嗅，然后颠儿颠儿地跑起来，追赶驼列去了。

黄昏降临之前，杏儿走进了坐落在归化城东北方向的那座庙宇，即当地人称作的姑子拜兴。

八

大盛魁归化总号这边可谓百事猬集！自打俄罗斯和英国商人直接在汉口开设茶叶加工厂以来，归化茶商的货源就一日日地显出紧张。激烈的市场争夺导致茶叶原料涨价，成本提高。业内的人都知道，贩运茶货需要三付本钱，即收购原料、储存和运输。资金周转缓慢给茶商带来压力。激烈的竞争导致为数不少的中小商户资金断链，纷纷选择退出竞争。为保住货源保住利源，保持住固有的货源优势，大盛魁极尽努力。包括给茶农发放补贴、提高茶叶原料的收购价格、预付茶叶货款，等等。同时为保证砖茶质量，投入大量资金改造旧有的茶叶加工设备。派出古海小分队冒着极大的风险从俄罗斯偷运先进的蒸汽压茶机，先大掌柜王廷相忽然离世，使这一环节遭受到很大损失。盛掌柜接替王廷相大掌柜一职以后，由于对茶叶采买加工一节不甚熟悉，适逢时局动荡，大盛魁又遭遇乌里雅苏台事件的沉重打击，无暇顾及之下大盛魁在茶叶采买和加工方面被削弱了。

贾晋阳肩上的担子是越来越重了，深感力不从心，每每向总号求援。结果是为了茶叶货源和加工事宜王福林每年有大半年要在归化至羊娄洞之间奔波。由于盛掌柜身体虚弱，避免不好的消息给盛掌柜增加压力，其中的诸多难处王福林都没有如实向盛掌柜汇报，只能是他一个人担着。现在盛掌柜离去了，总号这边古海接替了帅印。按照预先商量好的计划，贾晋阳坐镇茶叶重镇汉口，督察自己的茶叶加工厂，组织茶货。王福林除了管好大小账房，大掌柜遗留的空缺他要兼顾。史靖仁仍然关顾他的交际部事物，抽暇帮助古海处理属于大掌柜的事务。古海依旧是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了掌管驼运驼道事务。各司其职，尽管时局艰难，倒也不失大商号之风度。

对于大盛魁来说茶源、茶叶加工、驼运，都是字号生意非常重要的环节。尤其是驼运和驼道更是被看做是大盛魁的生命线，这是人所共知的。外面的人不知道，还是在王廷相的时代，大盛魁的驼队就已经在俄罗斯商人康达科夫的帮助下秘密地进入过俄罗斯。后来人们把开辟乌兰木图通道认定是王廷相最重要的功绩。

大掌柜盛祯在位，关于驼道驼运方面的事情古海听盛大掌柜的安排，他不敢肆意觊越。现在盛掌柜不在了，古海不仅要为驼运和驼道方面的事负责任，而且要为大盛魁的整体利益负责了！他第一个想到的办法就是再次打通乌兰木图。

依古海的想法，不管朝廷准允不准允，诏书下达不下达，大盛魁的驼队都要通过乌兰木图进入俄罗斯！

让古海感到欣慰的是，在这一点上史靖仁与他不谋而合。

大盛魁的驼队在行动……大盛魁的驼队有大举动!这消息每天都在归化城的各个牲畜市场，在散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茶馆饭庄悄悄流传着，被那些消息灵通的牙纪们、茶馆掌柜们议论着传播着。

“听说皇上就要下圣旨了……就要允许中国商人进入俄罗斯做生意了。”

“不是圣旨，是诏书。”

“什么皇帝，如今的朝廷是慈禧太后说了算!”

“诏书不到大盛魁的驼队也年年在行动，不足为奇。”

“今年与往年不一样，现在是‘白头掌柜’在执掌驼道呢!”

“‘白头掌柜’？你说的是哪一个呀？”

“嗨！你还不知道呀？‘白头掌柜’就是古海古掌柜么!”

“那当然知道!‘白头掌柜’这人可是不平凡。”

“被打翻在地又卷土重来，不是凡人。知道吗？‘白头掌柜’早就打通了乌兰木图山谷。”

“你是说走私啊？”

“嘘！……小声点儿。难道你不知道吗？‘白头掌柜’如今已经做了大盛魁的大掌柜啦!”

“哇呀！一人之下，千人之上啊!”

“大盛魁的大掌柜掌管着半个归化城哩。”

……

一种神秘的气氛笼罩着归化城的大盛魁城柜大院。来来往往的人在经过大盛魁院子的时候都免不了朝里面多看几眼。也有鬼鬼祟祟的人在大院的门前徘徊和逗留。

九

这天上午察罕拜兴的驮头郑万万从大观园茶馆走出来，初秋的阳光暖洋洋地照射着，老驼夫金黄色的狐皮坎肩反射着太阳的光芒显得分外耀眼。郑万万嘴里哼着小调，穿过归化城的小东街径直走上了大北街。不到一袋烟的工夫踏进了托博尔斯克公司的大门。一进门郑万万就兴致勃勃地说：“伊万掌柜！有消息……”

伊万鼻梁上架着一副镶着金丝边儿的眼镜正趴在账簿上查找着什么。听见郑万万的声音他把眼镜拿在手上，打量着郑万万，问：“是好消息吧？”

“当然是好消息，是重要消息。”

“我能看得出来，从你的表情上就能看出来。”

郑万万在伊万对面坐下隔着桌子和伊万说话，他身体前倾着，脑袋离伊万很近了：“方才我在大观园喝烧卖，与大盛魁北沙梁狗圈的穆掌柜搭上了话。穆掌柜说他正在给自己字号的驼队预备护卫狗呢……”

“我知道大盛魁的狗圈，那里养着上千条狗呢。”

“都是经过训练的护卫狗，大盛魁的狗三十条一小群，三个小群算一个大群，有一个掌柜负责管理和训练。”

“我知道，你说过的，他们的驼队是以‘房子’为计算单位，这一回是几顶骆驼‘房子’呢？走哪一条驼道呢？什么时候起程？”

“这次的消息不一般……”

“是穆掌柜亲口说出来的吗？”

“嗨！这话说得你伊万掌柜外行了!”郑万万得意地说，“我还用得着听他说出来吗？再说了人家会轻易地把这么重要的商业机密告诉我吗？!”

“那怎么办？”

“我拿话套他呀！我一问他预备给驼队配多少只狗就什么都明白了!”

伊万伸出大拇指在郑万万眼前晃了晃。

郑万万把自己的脑袋再向伊万跟前凑凑，压低声音说：“……是八顶大房子!”

伊万思忖着自言自语说着，掰着手指头计算着：“八顶大‘房子’……每顶‘房子’是十八个驼夫，每个驼夫牵十八峰骆驼，每峰骆驼驮载三百六十斤茶叶。就是说大盛魁这支驼队运量是……九十九万八千六百……将近一百万斤哪！古海他真是好大的气魄啊！”

“伊掌柜你这么快就算出来啦？”

“这算什么，我是做什么的？我是个商人，算账数钱是我们的基本功。”

郑万万也感慨说：“哎呀，市面上早就流传大盛魁要垮了要垮了，总不见动静……”

“早着呢，一下子能够组织这样庞大的驼队，大盛魁距离垮台还早着呢！”

“我知道大盛魁每年派出的驼队不仅是这么一支！”

“说的是，我们托博尔斯克公司与大盛魁的竞争之路还远着呢。”

当下伊万拉开抽屉，从一个狼皮小包内取出几块碎银子，递给郑万万：“拿去，喝酒去吧！”

“谢了！”郑万万接了碎银子，多嘴道，“伊掌柜！茶叶大战什么时候开始啊？”

“什么茶叶大战？”

“就是我们归化商人和你们俄罗斯商人之间的茶叶大战啊！”

“什么你们我们的……”伊万很不高兴地反问郑万万，“你到底是属于那一伙的？”

“我属于伊万掌柜一伙的啊！”

“那你还说什么我们归化商人和你们俄罗斯商人的话？”

“哦，我是说走了嘴。”

伊万轻蔑地眨动着蓝色的眼睛问郑万万：“茶叶大战……这个事你也懂？”

“这有什么深奥！归化城到处都有人在议论呢。”

“我告诉你，我们俄罗斯商人和中国商人之间的竞争属于商业竞争，是市场上面的竞争，不是战争。”

“什么竞争战争，还不一样！就是你死我活。”

“我说过了是商业竞争，不是战争！”

“还不一样！”郑万万说，“就按您说的是商业竞争，要是在这场竞争中，中国人的商号失败了，倒塌了，那掌柜的下场会好吗？”

“当然好不了！”

“我告诉您吧，要是归化某家商号倒塌了，当家的掌柜出路不外以下几种：出家当喇嘛，或是投河自尽！……这还不是战争吗？”

“哦……这么说也是有道理的。”

一整天伊万情绪都很好，安排驼队调集货源，收集来自各个方面的信息。托博尔斯克公司的驼队也走乌兰木图，就是说伊万的驼队将要和大盛魁的驼队比肩而行。正像伊万说的即将出现的场景更像是一场比赛，而不是战争。

但是好情绪延续到黄昏就被一个新的坏消息给破坏了。坏消息仍然是由郑万万报告给伊万的，郑万万在成功策动贴蔑儿拜兴的养驼户投奔伊万的公司以后，伊万就提拔他做了托博尔斯克公司驼运部部长，负责掌管全公司驼运方面的事务。这位部长在到贴蔑儿拜兴安排工作的时候，发现驼村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以段七哥为首的一帮小字辈的驼夫从宇文秀英的麾下分裂出去了！他们都去投奔了古海，投奔了大盛魁！

这件事情要搁在平时倒也不算什么太了不起的事，但是现在是茶叶大战开战在即，于是就显得非同小可。郑万万在宇文驮头的家里一听到这消息立刻就出了一身冷汗！郑万万掌管下的托博尔斯克公司的驼运队伍中，贴蔑儿拜兴的驼队是绝对的主力，这支队伍不但运力强大，也是最能够保证时间保证安全的驼队。可以说贴蔑儿拜兴驼队是郑万万手中的一张王牌，是他引以为自豪的本钱。这一次为托博尔斯克公司运输的茶货又不是传统的黑砖茶，而是价值很高的湖南黑砖茶，是俄罗斯商人准备转手销往欧洲城市的上等货色，价值非常高。当下

郑万万就板下了脸说：“不行！宇文驮头，你们这里出了这么大的变故，你得给我一个说法！”

领房人二斗子和刁三万、胡德全、段七十二、呼德尔楚鲁、蹇老大、蹇老二等一帮老驼夫也在场，他们或蹲或站，抽着烟袋，一个个闷着脑袋，神情和宇文秀英一样都很沮丧。未等宇文秀英开口，二斗子说：“这事也不能全怪宇文驮头……”

“那我去怪谁？”郑万万气急败坏地说，“难道说我怪你领房人吗？”

“怪我也没用，你不知道，古海在贴蔑儿拜兴的时候，七哥一天到晚追随在他的左右，跟屁虫似的！七哥崇拜古海……”

“崇拜能顶饭吃吗？”郑万万说，“你说古海答应给他们多少银子？我可以给他们再往上加，这个我不用请示伊万掌柜，我当场就敢做主！”

宇文秀英无奈地说：“不单单是运费的事情。”

“那是为什么？”

“他们心气不顺。”二斗子说，“他们不愿意给俄国人干事儿。”

“俄国人怎么了？人家给你加倍的运费！那是白花花的银子，银卢布！”

二斗子说：“说起来人家俄国掌柜也真是够厚道的啦！给咱们的运费比大盛魁高出都快一倍了。”

“是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就不信……”郑万万着急得直跺脚，“眼看着驼队又该起程了，节骨眼上你们贴蔑儿拜兴的驼队却出现问题，宇文驮头，你得给我一个说法！”

“我的说法就是没办法。”宇文秀英说，“不行我把托博尔斯克公司的定金退回去吧。”

“你的人你管束不了？”郑万万说，“你这驮头咋当的？”

宇文秀英不说话。

郑万万着急啊，又说：“你说的那个七哥是个什么人？我见识见识！”

二斗子把目光一甩，说：“那不是段七十二么，你问他吧，七哥就是他的儿子。”

段七十二头也不抬，把烟袋一挥，说：“我那儿子我见识够了，郑驮头你亲自去见识吧，我家就在村子东头。”

郑万万脚步咚咚地走出了宇文秀英家的院子。

说起这位段七哥，郑万万还真不认识。这位段家的后生在古海走进驼村的时候还是一个七八岁的半大小子，如今十几年过去业已长成身高六尺的雄伟大汉。七哥从小就崇拜古海，只要是古海在村子里的时候，七哥就像尾巴似的跟随其左右。七哥管海九年叫九叔。在贴蔑儿拜兴管海九年叫九叔的有一帮人哪，都是和七哥一般大的半大小子，有刁三万家的老大现在大号叫刁大虎和他的弟弟刁二虎以及蹇家兄弟的儿子们。当年那些半大小子现在都长成人啦，都长成了身高力壮的男子汉，都盖了房子娶了媳妇，成家立业了。这些人有自己的思想，与老一辈思维方式很不相同。或者说他们受海九年影响很深，正是他们长身体的时候身边出现了一个海九年，小子们都把海九年当作是心目中的英雄。他们不甘心一辈子只跟骆驼打交道，只做千辛万苦的养驼户。

没有两袋烟的工夫郑万万返回来了，脸涨得通红，说：“这些小子！真的是不可理喻……白花花的银子硬是不要！”

段七十二好像是在说别人的事似的：“这回你见识了吧！”

郑万万说：“好哇，你段家的儿子，一下拉走了我一半人马。”

“他们明天凌晨就要起程了，”段七十二说，“我打听了，他们是到湖北的襄阳去接大盛魁的茶货。贾晋阳正在派舟船通过长江水路把茶货运到襄阳。”

木已成舟，一切都无可挽回，郑万万无奈地接受了现实。好在掌柜伊万并没有因此训斥和责怪郑万万，当郑万万把贴蔑儿拜兴的消息报告伊万，伊万沉吟良久，问道：“贴蔑儿拜兴分裂出去的驼队能有多少？”

“大概有两千八百峰。”

“其余的呢？能够稳定住吗？”

“其余的都没问题，还有三千六百峰骆驼，全都是最好的健驼，耐力好，负载重。”

“这我知道，贴蔑儿拜兴全都是好骆驼。”

郑万万说：“伊掌柜！这事出的，我挺对不住您的……”

“哦！……”伊万摆摆手语气和缓地说，“这事不能怪你，你已经尽力了。去吧，去准备驼队吧。想办法寻找弥补损失的途径，汉口的茶货已经在路上了。你掐着日子，准备在归化迎接茶货就是了。”

按照伊万的安排，汉口他的茶叶加工厂早已经把茶货备齐。原本伊万计划派郑万万带领驼队到汉口接货，现在情况有变，他写了一封信给在汉口的邝振海，要他在当地雇佣驴骡和马车运输，把茶货直接运到归化。归化以北的路程进入驼道，由郑万万负责。托博尔斯克公司贩运茶叶的整个程序可以说有条不紊，这已经不是伊万第一次贩运茶叶了，整个程序他已经玩得很熟练了。

但是在归化商界大家都知道以上这段路程没有什么悬念和故事，除去太平天国和捻军造反那些年，这段路人烟稠密，路况也好，差不多没有出过什么事故。茶叶之路一过，归化商人们的神经就兴奋起来了，也紧张起来了！待到驼队进入大草原大沙漠大戈壁，自然带来的险阻越来越多。许多地段都充满了神秘的色彩，也潜伏着诸多的危险，什么有毒的草原，什么三连旱、五连旱、七连旱的路程，都是一连几天见不到一滴水！可以说驼道到处都是危险到处都是陷阱！十年前伊万从喀尔喀运送活羊到北京，在乌兰察布草原遭遇断肠草，落了个全军覆没的悲惨下场，至今记忆犹新。作为一个真正的商人，伊万非常羡慕古海，古海掌握了毛尔古沁峡谷的秘密！他还隐约知道大盛魁已经秘密地开通了乌兰木图山谷，大盛魁的驼队通过乌兰木图山谷进入俄罗斯的消息在归化民间也开始议论。那么在未来的茶叶大战中，孰胜孰负就很难说了！这正是他所昼思夜想的事情。

十

眨眼李泰离开归化已经三年，归化城在一片混乱和冲动中终于等来好消息——皇帝的圣旨到了！

这道圣旨在内宫太监和跟随驿差的手里日夜兼程，从北京德胜门出城，经下花园—宣化—张家口—怀柔—丰镇—隆盛庄—平地泉—卓资山—旗下营，最后在绥远城东二十里的讨什豪停下。讨什豪是蒙语，意思就是官方驿站，是专门接待京城官员的驿馆。来自皇帝身边的驿差一路奔波已然在道路上辛苦了十二天，按照规矩他们要在驿馆休整一天。然后整肃衣冠，等待归化和绥远城的官员和商民前来迎接圣旨，之后才能正式地走进归化城。

事实上，皇帝圣旨下达的消息早已由大盛魁北京分庄派信狗先行传回了归化。迎接圣旨的工作早在两天前就已经准备就绪了。

到底大盛魁还是有眼光的，一直没有忘记盯着北京，盯着大清朝廷的皇帝，期盼皇帝的圣旨。艰难地等待，说起来已经居然有一百七十多年了！说来话长，从 1693 年俄罗斯皇帝彼得派出第一支商队到达北京，商队所带国书就有邀请中国商人到俄罗斯经商的内容。

那时候大清皇帝通过理藩院给俄罗斯使臣的答复是：“我大清天朝物华丰饶，应有尽有，无须出国经商……”

往来贸易一百七十年了，都是俄国商人来或者是在边境口岸与大清商人做生意。而大清的商人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铤而走险才会秘密越过边界。他们的行为被称做是走私。乌兰木图就是走暗房子的大通道。归化的商人们为争取出境贸易，努力了一百七十年。不知道曾经有多少人为这个目的而奔波。一个常规做法，一个简单的行为，一个基本的权利，却是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商人为此不懈地努力。归化民间把这种努力的过程称为“运动”。运动的路径有归化道台衙门，有绥远将军府，有北京理藩院，有恭亲王府，有总理衙门……交通差旅，贿赂官员，银两靡费已经是无法记数了。

现在这一天终于盼来了！

归化通司商会上百名商人在会长古海带领下，来到驿馆门前。陪伴他们的还有绥远城现任将军童玉，退役将军裕瑞，公主府公子、小姐以及归化兵备道道台关道台，土默特总管哈达其刚，归化城都统玉刚等大小官员。还有大召、席力图召、小召的活佛、扎萨克喇嘛；归化城清真大寺的阿訇也前来迎接圣旨，连成一片的小白帽在太阳照射下闪着白花花的光。

“圣旨下！——”

听得一声呼喊，文武官员和商民们齐刷刷跪倒在驿馆的门前！

一个身着宫廷朝服的太监昂首挺胸站在驿馆的台阶前，他展开杏黄色圣旨朗声唱道：“同治七年戊辰正月己巳，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等奏：同治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由军械处抄出绥远将军裕瑞等奏，查明归化城商民，请假道俄边通商，贩运茶斤，行走路径等因一摺，奉旨该衙门议奏，钦此！……”

整个归化城激动起来！奔走相告。这种兴奋已经超越了商人的圈子，那些桥牙纪、马牙纪、羊把式、马把式、领房人、中小商号，甚至召庙里的住持和普通喇嘛也都被卷进了狂热的潮流。商人的店铺或买或租全都与召庙有关。因为归化城的地产绝大部分是属于召庙的。商业活了，召庙的收入就会增加。不管是住持还是普通喇嘛遇到商人纷纷道喜。

广大的驼工，也就是拉骆驼的人，从四面八方向归化城里聚集。外省的商客也把城里的旅店住满了。大街上马车，行人明显增多。道路竟然显得拥挤了。大小饭馆自早至晚食客不断。召庙上香的香客也陡然增加，香火旺盛。

商业情报不断从俄罗斯传回归化城，有的通过信犬，有的是骑在马背上日夜兼程。而俄罗斯商人则是通过电报，伊尔库茨克—海参崴—上海—北京的电缆繁忙起来，然后传到归化城的洋行总会。

各个商号的耳目在大小饭馆内活跃着，无数的信息，包括重要的、不重要的，商业的、政治的；来自江南茶园的，来自西伯利亚的，来自大清朝廷的，来自俄罗斯皇宫的……源源不断。这些信息被有心人汇集，被有心人分析，作为商业决断的依据。信息左右着商人们的行动。

没有第一手信息来源的那些小的商家，则是把自己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大商家的一举一动，把耳朵支得长长的，听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消息。每天早上他们很早就起身，到茶馆吃烧卖喝茶，很晚了还泡在大观园或是嘉乐园的大戏园子里，吃与喝都不是目的，要紧的是打听商业消息。所有的信息里最受人关注的就是驼队和驼道方面的变化。驼队什么时候出发，往哪里去，驼队的规模，运载的货物……都是信息的关键内容。而在驼队和驼道信息中最受人关注的是毛尔古沁大峡谷的消息。

大盛魁的狗圈加强了管理，在围墙外面又扩建了一道铁丝的防护网，使人难以接近。这是有来由的，总号接到报告，近来经常有陌生人在狗圈周围活动，引起警惕。狗圈备受关注是有道理的，那是因为狗是驼队安全的保障。大盛魁的驼队远行，依驼队的大小，狗圈派出相应数量的护卫狗跟随。因而内行人只要打听到跟随驼队的狗的数量，就能判断出驼队的规模。根据骆驼或马车上的味道能判断出所运货物的品种。茶有茶的味道，大黄有大黄的味道，都很强烈，一下就能闻出来。因此气味也是商业情报。

这天下午三义泰商号的两个掌柜许太春和云黄羊来到大盛魁城柜，他们是求见古海的。他们在外院的大客厅看到里面坐满了人，都是等待古海接见的。三义泰受时局和张友和走私案件的影响，字号的经营陷入困境已经多时了，他们的买卖差不多处在半死不活的状态。已经返乡的许太春听到古海即将带领驼队进军俄罗斯的消息，中断了探亲，他骑着马跑回到归化城。许太春从土默特的乡下找到自己的把兄弟云黄羊，云黄羊是三义泰商号的三掌柜。

“大哥张友和的愿望我们来实现，”许太春激动地说，“现在到俄罗斯做生意不再是走私了，是光明正大的事情了。”

“友和哥要是活到现在多好。”

掌灯以后，许太春、云黄羊两人出现在古海的面前，见面第一句话说的就是：“我们一定要随古掌柜到俄罗斯去！”

“我们也要到俄罗斯去赚大钱！”

古海笑道：“行啊，咱们一起走！”

许太春说：“您答应我们了？”

“不是我答应的事，如今咱大清皇帝已经下诏了，允许咱大清朝的商人出境到俄罗斯去做生意！你们都有权利到俄罗斯去赚大钱。咱们在通司商会的旗帜下搭伴而行。”

傍晚靖安在给古海沏茶的时候顺便说道：“古掌柜，近来咱城柜外边总是有一些人在窥望。”

“知道是什么人吗？”

“看不出身份，但是走来走去的守门的伙计都记住那些面孔了。我看八成是洋行派来打探消息的。”

“安顿守门的伙计，多留点心！没有驼队车队进出就不要开大门。”

“好，我会安顿的！”

临睡觉的时候靖安突然听见古掌柜对自己说：“你记着——你跟着我做事，不该你说的事你千万不要多嘴，不该你问的事你千万不要问。有些事你就是看见了，听见了，就当瞎子聋子，让事情一辈子烂在自己的肚子里！……”

靖安答应着，心里还是不大明白古掌柜为什么突然会跟自己说这些。

十一

半夜里睡在外屋的靖安听见里屋有动静，赶忙披衣起身走进里屋，看见古大掌柜正坐在被窝里抽烟呢。水烟吱吱响着，水烟在黑暗中一闪一闪地变化很快。靖安点亮蜡烛走过去说：“您怎么又起来了？”

“我心里有事，睡不着。”

“唉！……”靖安叹口气，说，“古掌柜，我来替您点烟！”

古掌柜手中端着长杆的水烟袋，“福得！”一声吹，把烟袋锅里的火球吹出去，靖安眼看着一个小小的火球滚落在地上，他从古掌柜手里接过烟袋，然后仔细地往烟锅里塞新的烟丝。双手捧着把烟袋递到古掌柜的手上，靖安“福得！”一声吹，把自己手里的绒纸燃着了。即便是抽烟点烟的细节买卖人这里边也是很有些讲究的，吹的时候要发出“福得”的声音，为的是取个吉利。

古海看着靖安熟练地做这一套，心里一动扑嗤笑了。

“您笑什么？”靖安惊慌地问，“是我做得不对吗？”

古海说：“不是你做得不对，而是你做得太对了！”

“是吗？”

“是的，”古海抽了两口烟，“福得”一声把燃过的烟丝从烟袋锅里吹出去，把烟袋再递给靖安，“你让我想起我自己小时候的事。”

“您小时候？”

“对，那时候我也像你这么大，我给王大掌柜做贴身伙计。”

“哦……我可是不能和您比！”

“我也不能跟王大掌柜比，”古海叹口气说道，“俗话说得好：货比货得扔，人比人得死。王大掌柜那可是咱大盛魁历史上的一个真正的帅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连吸了两袋，靖安还要装烟，见古大掌柜摇摇头说：“不抽了……行了！”

靖安说：“大掌柜您再睡一会儿吧，才交四更呢！”

“我想坐一会儿，你去睡吧，我知道年轻人贪睡。”

“我不困。”

“你家里是哪里啊？”古大掌柜和靖安聊起了天。

“太谷县城东小李家村。”

“爹妈一辈子不容易，你要好好做，将来也好好孝敬你爹娘。你家里哥几个？……”

“哥三个。”

“哦！三个……好哇！不像我就独苗一个。”

谈话在不知不觉地进行，像春天里的扎达海河的水泠泠淙淙流淌着，不知不觉间靖安也就不再紧张了。

“靖安，我让你读的书你读了吗？”

“我已经把《盛世危言》读过了。”靖安说，“大掌柜您屋里的书真多，您看这炕头炕尾、书案上、书架上，到处都是书。”

“你知道胡雪岩这个人吗？”

“知道，是个官商，在南方很出名的……”

“那也是个商业奇才！”

“胡雪岩是官商，头上有红顶戴。古大掌柜您也是一样，您的头上也有顶戴。”

“顶戴和顶戴不一样，胡雪岩是头戴二品红顶子的商人。”古海解释道，“我只是个四品候补，不一样！天下之大，商人也只有胡雪岩有二品红顶。我们都是捐官，一般人最高也就是四品到头了。就连过世的王大掌柜也是四品。”

“原来是这样……”

“对，当今胡雪岩是中华之地最大的商人了，他的买卖未必值得我们效仿，但胡雪岩有句名言讲得十分好：‘做生意最要紧的是眼光，你的眼光看到是一个省，就能做一个省的生意；看到天下，就能做天下的生意；看到外国，就能做外国的生意……’这句话说得好哇！我们做大生意的人，眼光要看得到生意以外的东西才行；做生意的人，其实不能整日里只是盯着买卖。眼光要放远大一些，心里头要多装一些事情才行……”

“我记住了。”

“一个商界奇才，可惜啊！死了……”

“胡大掌柜是怎么死的呢？”

“怎么死的，简单说是被洋人逼死的。胡大掌柜是做蚕丝生意的，他和英国的商人争夺货源，没能胜出。买卖倒闭了……”古海说，“不说他了，我们还是说郑观应吧，他的文章你喜欢哪篇？”

“我觉得他的《商战篇》颇为新颖。”

“好，那你就给念一段听听。就读他的《商战篇》吧。”

靖安：“……自中外通商以来，彼族动肆横逆，我民日受欺凌，凡有血气，孰不欲结发厉戈，求与彼决一战哉？于是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制水雷，设海军，操陆阵，讲求战事，不遗余力，以为而今而后，庶几水栗而山乎？而彼族乃至至然窃笑其旁也，何则？彼之谋我，嗜膏血，匪嗜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方且以聘盟为阴谋，借和约为兵刀，追兵精华销竭，已成枯蜡，则举之如发蒙耳。故兵之吞并，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厌欲，孰得而谁何之哉？吾故得以一言断之日，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然欲知商战，则商务得失不可不通盘筹画，而确知其消长盈虚也。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不胜。，请先就我之受害者，缕析言之。大宗有二：一则曰鸦片，每年耗银三千三百万两；一则曰棉纱棉布，两种每年约共耗银五千三百万两，此尽人而知为巨款者也。不知鸦片之外，又有杂货约共耗银三千五百万，如洋药水、药丸、药粉、洋烟丝、吕宋烟、复湾拿烟（哈瓦那——笔者注）俄国美国纸卷烟、鼻烟、洋酒、火腿、羊肉脯、洋饼饵、洋糖、

洋盐、洋干果、洋水果、咖啡；其零星莫可指名者尤夥，此食物之凡为我害者也；洋布之外，又有洋绸、洋缎、洋呢、洋羽毛、洋漳绒、洋羽纱、洋被、洋毯、洋毡、洋手巾、洋花边、洋纽扣、洋针、洋绒、洋伞、洋灯、洋纸、洋钉、洋画、洋笔、洋墨水、洋颜料……

“夫所谓通者，往来之谓也，若止有来而无往，则他通而我塞矣。商者，交易之谓也，若既出赢而入绌，则彼受商益而我受商损矣，知其通塞损益，而后商战可操胜算也。

“古语云，独任生奸，偏听成乱可不戒钦？既设商务局以考其物业，复开塞珍会以求其精进，赏牌匾以奖技能。考《易》言‘日中为市’。《书》言；懋迁有无。《周官》有市政之官贾师之职。《大学》言生财之道。《中庸》有百工之条。是商贾之学具有渊源。太公史传货殖于国史，洵有见也。商务之纲目，首在振兴丝茶二业，裁减厘税，多设缫丝局，以争印日之权；弛令广种烟土，免征厘捐，徐分毒饵之焰，此为鸦片战者，一也。广购新机，自织各色布匹，一省办妥，推之各省，此与洋布战者，二也。购机器、织绒、毡、呢、纱、羽毛、洋衫裤、洋袜、洋伞等物；炼溱沙，造玻璃器皿、炼精铜、仿制钟表，惟妙惟肖，既坚且廉，此与诸用物战者，三也……”

一篇商战论从头到尾读完，靖安抬眼看见古大掌柜双眼微闭，已经睡着了。

十二

归化城大南街，万驼社会馆。一个身材矮小的人从大门里走出来，这个人手里提着一根马鞭走向会馆门前的拴马桩。一匹体形健美的黄骠马拴在马桩上。那人走向黄骠马的时候，与一个人迎面撞在了一起。这个人便是古海。

这一天古海从通司商会出来，他是准备要去万驼社与宇文社长商量调集驼队的事情。古海是坐着轿子去的，在轿子里他一面思考着商务上乱麻般的事情，一面随着轿车子的摇晃差不多要睡着了。这些日子他总是处在非常紧张和忙碌的状态，忽而纵马驰骋在大雨蒙蒙的草原上，几个昼夜就跑到国外的土地上；忽而又被颠簸的轿车日夜兼程带往长江边上的城市汉口。隔不了一些日子，他又随着裕瑞将军行走在了北京红砖绿瓦的恭亲王府，用“疲于奔命”来形容真是一点不假。现在皇帝的圣旨已经下达，整个归化城都处在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和兴奋之中。相隔一百七十年之后，归化商人上书皇帝的奏折终于得到了御批，虽说是这皇帝的御批姗姗来迟，却也总是给归化城极大的激励。

出乎古海意料的是，在万驼社门口他与迎面走出来的宇文秀英相遇了。这真的是一次不期而遇，两人在四目相撞的一刹那都愣住了。只是凭着对那双热情的黑眼睛的深刻记忆，古海一下就认出了站在他面前的是宇文秀英。其实从外形和衣着打扮上宇文秀英与两年前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简单看上去她已经是一个男子汉了：头上戴着一顶宽大的风帽，身穿一件羊皮大氅，敞着怀，可以看见腰上扎着一条绛紫色的布带，脚蹬马靴。风吹动着她的风帽边上的绒毛，她的窄小的脸显出了尴尬的笑意。宇文秀英先说话了：“啊，原来是九年……啊不，应该叫你古大掌柜。”

“你还是叫我九年好了。”古海偌大一条汉子说话的声音竟然颤抖着，不由自主流露出内心的复杂感受。意外地看到宇文秀英，他又是惊奇又是痛苦又是兴奋。

“你好像是……很久没有回贴蔑儿拜兴了。”宇文秀英轻轻的话语里包含着非常复杂的情感，又是惊喜又是痛苦又是遗憾。

“我好久没有看见你了。”古海望着宇文秀英眼睛的深处说。

“是很久了，你离开贴蔑儿拜兴一晃好几年了。”宇文秀英说，“我知道你是忙，我也知道大盛魁的规矩严厉着呢。”

“一切都好像还是昨天的事情，我心里觉得愧着呢。”古海说，“二斗子、刁三万他们到大盛魁来找过我好多次。”

“这没什么。”

宇文秀英走到拴马桩跟前了，那里拴着她的黄骠马。宇文秀英把马缰绳解开来在手掌里

揉搓着似乎在等待着什么。街面上人来人往，市场上的喧嚣好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又向遥远的地方飘去。古海觉得那些声音和整个世界都离他很远，非常地虚幻。在他的感觉中此刻只有宇文秀英是真实的，他的鼻翼拼命地嗅着，把空气中飘荡着的淡淡的香味收集起来。那熟悉的香味使他的身心全都激动起来了，让他难以抑制。古海觉得胸脯上似乎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无情地压迫着，他有点喘不过气来。

古海很想把杏儿的事告诉宇文秀英，问问宇文秀英他应该怎么办，但是他却说不出来。

“要是没什么事我走了，我回村子里去了。”

古海没说话，他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他知道宇文秀英在等待着他的回应。眼睁睁地看着宇文秀英把马缰绳勒紧了，攀鞍纫镫翻上马背。黄骠马捣动着四蹄走起来了。马蹄的嗒嗒声就像沉重的鼓点敲打在古海的心上。有一瞬间宇文秀英在马背上扭转身体朝他看了一下，在那一瞬间古海看到宇文秀英双眼中饱含着泪水。古海再也忍不住了，他追上去抓住了黄骠马的缰绳说道：

“干什么这么着急走？”

“你我之间的体己话早已经说完了。”

“不会的。”

“还能是怎么样呢，如今你是大盛魁的掌柜，我是拉骆驼人家的女人，我们俩是两个世界的人。”

“驼道是很苦的，你还是拉倒吧。”

“我不要你管，我不要任何人管我。”

宇文秀英表现出驼户女掌柜的柔情与愤怒，宇文秀英拿脚后跟猛地磕磕黄骠马的肚子，黄骠马“噌”的一下蹿出去了。

古海一个人站在了那里。他感到自己的心里空了，内心的东西全都被宇文秀英挖出来带走了。他像一个空壳似的移动着身体走向万驼社会馆的大门，一时间也想不起自己是来做什么了。一边走着，古海一边在心里恶狠狠地咒骂着自己：“你这个没用的家伙，一个好端端的女人又被你毁掉了。”

宇文秀英打着马一口气跑出了归化城的北门，疾驰的黄骠马在穿越闹市和北门城洞的时候引起了路人一片惊叫。黄骠马几乎撞倒了一个挑担的汉子，那汉子挑着一担木炭低着头走路。听到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宇文秀英和她的黄骠马已经来到跟前，那汉子惊叫一声跳到一边去，担子被黄骠马的胸脯撞了个正着，木炭撒了一地。那汉子叫骂着拾起扁担要与肇事者拼命，却见黄骠马已经跑远了，眨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热心人帮着汉子把木炭拾起来。

“道台衙门颁布的告示明文规定，行人穿越街市要牵马而行。在闹市间纵马驰骋要罚银二十两。”

“你看清楚那个骑马的人面目了吗？”

“把他告到官府去，罚他银两。”

“未看清楚。”那挑担的汉子道，“待我抬起头来时那骑马的人已经跑远了。”

“我看到，那个骑马的人好像是一个女人。”

“竟有这等女人，也太疯狂了。”

人们自是议论了一番也没有结果，就各自散了。

在一片开阔地，宇文秀英勒住了马。这里已经是距离归化城十几里的郊外了，完全是另外的一番景致，清静悠闲。道旁有一条清澈的溪流，青蛙呱呱鸣叫着。宇文秀英在河边蹲下去，用手捧着水洗洗脸。田野里的风把一阵阵野花的香味送进了她的鼻子里。小溪的两边是一大片一眼望不到边的紫色苜蓿花地，在阳光的照射下盛开的紫花闪耀出一片宝蓝色的光芒。蜜蜂嗡嗡叫着在花丛间飞舞，它们娇小的身躯就像黄色的小花瓣似的飘来飘去。嗡嗡的

叫声在宇文秀英的耳边响着。一阵疲倦袭来，宇文秀英觉得自己的双腿酥软，心情懈怠。宇文秀英弯下腰去把鼻子凑近一枝火红色的山丹花嗅起来，她觉得那山丹花散发的甜蜜的香味迷着她。后来她把那枝山丹花掐下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宇文秀英就觉得心里非常舒服，她笑了。这一片紫蓝色的苜蓿花勾起了她的回忆。六年前也是这样一个紫花盛开的秋天，她和古海双双骑着马从归化城北门外回家。在这片草地边他们停下了……

时间不知道过去了多久，仿佛是一阵风一阵雾一场雨，似乎离得很远，又好像是昨天才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她和古海的身体就在这片草地上滚过，那些被他们的身体压倒的小花和小草，似乎是刚刚才直立起来。这情景让宇文秀英不由自主地激动起来，她把身子伏在草地上用手捂着脸无声地哭泣起来。

不知不觉间宇文秀英就伏在草地上，她很想就这样美美地睡上一觉。

柔和的东南风刮起来了，黄骠马黑色的长尾巴在风中摇摆起来，深棕色的鬣毛拖下来撩拨着紫色的花蕊。黄骠马嚼食着紫苜蓿花鲜嫩的草茎，风把它的咀嚼声送出很远。蓝色的紫苜蓿花在风中摇摆着，远远看去就像大海的波浪。宇文秀英又梦见了那个温柔的芳香的夜晚，紫花的香气弥漫着，那香气和古海身上特有的汗味搅和在一起，使宇文秀英一次次的迷醉。

十三

凌晨。归化城北门外广场上，负载的骆驼黑压压地拥挤着等待出发的号令。骆驼们激动地喘息着，从它们鼻孔喷发出来的白色的热气，在深秋的寒气中凝结成了白色的雾，白雾像薄云似的悬挂在驼队的头顶。人们的说话声、吆喝声，护卫狗紧张的吠叫声渲染着严肃紧张的气氛。

十万骆驼整装待发！

他们是归化通司商号大盛魁、天义德、元盛德等八十八家商号联合组成的庞大驼队！带队的是大盛魁大掌柜兼归化通司商会会长古海，与他同行的有天义德大掌柜段靖娃、元盛德大掌柜元洪亮、专门从山西赶来的三义泰大掌柜许太春等商号掌柜七十二人，驼夫三千，护卫狗三百九十一只！

为了给驼队送行，整个城几乎都出动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各种身份的人都赶来了，许多商会都亮出了自己的旗帜。最惹眼的是喇嘛的队伍，他们在银海达喇嘛的带领下为远行的驼队念起了祈求平安的经。

古海微闭双眼在人群中默默地矗立着等待着。靖安从人群的夹缝里穿梭挤到他的跟前："古大掌柜……裕瑞将军到了！"

古海心头一振睁开眼睛，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向他移动，来人的座下正是骏马雪花蹄。古海赶忙迎上去："将军！怎么敢劳动您的大驾？"

"此番出征非比寻常，"将军说，"我是一定要为你送行的。"

古海激动得说不出话了。

裕瑞将军一声高喝："拿酒来！——"

人群闪开一条路，两个军士抬着一个巨大的酒篓子走近古海。裕瑞将军亲自端着酒碗，把满满一大碗酒送到古海面前。

古海双手捧起酒碗，一饮而尽！

"谢将军！"

"一路保重！"

驼队起程的时辰到了。

领房人的吆喝声催促着古海，驼队开始移动了！

一个时辰后驼队走进了大山。第二天庞大的驼队就已经翻越阴山，行进在了茫茫的草原上了。

如果那个时候人类能够制造航天飞机、宇宙飞船，我相信当宇航员置身浩渺无垠的太空

之中，回首遥望他的地球故乡，他的摄像机一定不会漏掉这样一个奇伟壮观的镜头。

十万余峰雄健高大的骆驼井然有序，它们排成一个蜿蜒绵长的队列，大踏步地行进在莽莽苍苍的雪原上。那些长着兔嘴、龙颈、牛蹄、猪尾的高大动物，一个个都背负重载，昂首挺胸。从西伯利亚刮来的寒风拂动着它们身上厚厚的黄色绒色，深棕色的毛在龙须下长长垂落，怡然飘拂。驼队前后拉开足足有几十里长。几百头毛色各异的巨獒在驼队的两侧前后奔跑警戒巡逻。这些巨獒个个精神抖擞，目射寒光。驼队的最前面红底黄心的巨大商旗猎猎迎风，商旗与寒风抗争，发出“啪啦——啪啦”的脆响。商旗下面是一峰体格特别雄壮的公驼。几根精致的白蜡漆杆横搭驼背之上，挑起两个舒适奇妙的骆驼轿。驼轿左边的卧斗里坐着一只漂亮俊逸的巨獒。这只名叫大黑的藏獒曾经跟随主人度过许多艰难的岁月。现在大黑和古掌柜吃的是一样的饭食，睡的是一样的床铺。

驼轿右边的卧斗里坐着大盛魁的大掌柜古海。深红色的哈喇制成的帷幔为他遮挡着风雪，花纹鲜明的猞猁皮大氅包裹着他高大的身躯。古大掌柜目光深沉坚毅，像一尊雕像一动不动凝视着前方。远远近近，一丛丛钻出雪层的芨芨草柔弱纤细，在寒风中凄厉地哨叫，猛烈地摇摆。铜质的驼铃在旷野回荡，那是一千多个一尺长的铜制驼铃此起彼伏交奏轰鸣，在旷古荒原上激越地连成一片。前后不见尽头的驼队把沉寂的荒原横着切成了两半，无数的驼掌沉重地踩踏着雪地，它们聚集起来的力量迫使雪层下的凝冻着的大地微微震颤起来。

冬天，庞大的驼队行驶在茫茫的草原上，驼队首尾不能相顾。雪花还在飘着，无数只骆驼的蹄掌踩踏着雪地，整个雪原在驼队的践踏下微微震颤着。骆驼嘴里和鼻孔喷出的热气在一个瞬间就被寒冷的空气凝结了，变成了白色的冰霜，悬挂在睫毛上和脸颊上。

一黑一黄两只藏獒跟随在古掌柜的驼轿前后跑着，巡行着。这两只藏獒年纪大了，古海原本不想带它们远行，但是又不忍心把它们丢下。最后时刻只好带着它们上路了。

漫长的路途，寂寞的道路。一个又一个相同的白天和夜晚从古海的身边滑过。伴随他的是寂寥、坚韧的驼铃声，此起彼落遥相呼应。

距古海带领的大驼队出发前十天，托博尔斯克公司的驼队就出发了。现在他们已经行进在了蒙古草原的腹地，相同的景象，大雪飘飘，寒风呼啸。两支驼队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但是仅仅过了不到两个月，古海的大驼队就赶上了伊万的驼队。

托博尔斯克公司的总经理伊万·伊万列维奇亲自跟随驼队，他骑着一峰高大健迈的骆驼走在驼队的最前面。他的驼队驮载的货物和古海的大驼队一样，全都是茶叶！

伊万聘请的领房人是二斗子，二斗子身跨一匹骊色走马与伊万并肩走在驼队的最前面。今日的二斗子与往日全然不同，身穿黑色的狼皮大氅，头戴红狐狸风帽，脚下穿一双翘头的香牛皮马靴。左手持缰，右手握着师傅传给他的三节鞭，看上去二斗子比平常日子里身材高大了许多。这是一个威风凛凛的领房人，就连很熟悉他的人都很难想到这就是平日里走起路来一摇一晃、身材矮小的二斗子。夜里雪停了，刮起了西北风，朔风在草尖上吹响了尖厉的哨音。光线很暗，驼队的黑色暗影在夜的雪原上移动，就像一条庞大的巨龙在梦游。

“弟兄们，跟紧了。谁要是掉了队可就连人带驼都成了狼拌汤……”

二斗子的骊马停在一个雪梁上，风把长长的马尾巴兜起来贴在了马的屁股上，骊马身体摇晃着，马镫在黑夜中闪出一束束白光。

好像有意与二斗子的话呼应似的，远处的山梁后面响起了一阵狼嚎声。狼嚎一声接一声地响着，有经验的驼夫都知道这是一支数量众多的狼群跟上了驼队。驼队在狼嚎声的刺激下行进的速度陡然加快了。

昼伏夜行是归化驼队的特点，为的是白天里骆驼能够吃点东西休息一下。一个个相同的白昼和夜晚伴随着古海也伴随着二斗子的驼队，行进、休息、扎房子、吃饭；再行进、再休息、再扎房子、再吃饭……每天的日子都一模一样。飘飘洒洒的大雪也是一样。眼前的景物没有变化，一望无际的雪原在人们的视野里延伸着。

时光就在这相同的日子里度过。只有领房人清楚地计算着行程，小心翼翼地把握着驼队的进程。在二斗子的心里清清楚楚记着他的驼队已经跋涉了整整一个月了！

半夜的时候，按照领房人二斗子选定的营地，驼队扎下了房子。这是一片背风的洼地，营地上卸了货驮的骆驼们在雪地上围成了一个方形的驼城。他们一律头朝里屁股冲外排列着，密密麻麻。骆驼的内里是货驮子，整整齐齐地码着，中间是一座挨着一座的帐篷房子，这里那里篝火接二连三地燃烧起来，镶着黑边的火像毒蛇的舌头舔食着黑色的夜空。雪原上一座由骆驼和货驮子垒建而成的城市出现了。这就是蒙着一层神秘面纱的驼城了。

夜。贴蔑儿拜兴帐篷房子里，二斗子、宇文秀英、胡德全、蹇家兄弟围在火炉四周坐着等待着吃饭。一个面孔陌生的锅头代替了王锅头在手忙脚乱地做饭。篝火熊熊，映着一张张肮脏疲惫的脸。如果单从表面已看不出宇文秀英是男是女了。

大锅里的水在篝火的炙烤下沸腾了，锅头把预备好的油茶面倾倒进锅里去，拿大勺子搅和着。灼热的蒸汽逼得锅头把脸扭向一边。

突然帐房外边响起群狗的吠叫声。胡德全支棱着耳朵听了一会，神情有些紧张，他说出自己的担心："怎么回事？今儿个这些狗的叫声不大对劲儿。"

"是遇到什么野物了吗？"二斗子说着把手伸向帐篷角，转眼就见他的手里已经操起了一把枪。

"没那么严重吧？"宇文秀英说，"咱们是大驼队，一般野物或是小股土匪是不敢随便靠近的。"

说话的工夫外面群狗的叫声更激烈了，中间夹杂了一个既奇怪又熟悉的声音，二斗子听出来了，脱口叫道："是大黑！"

二斗子的话音未落只见帐篷门帘一撩，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出现在大家面前。严实的狐狸皮风帽遮挡住了来人的脸，被寒气冻结的胡子和头发眉毛都连结在一起了。帐篷里这些贴蔑儿拜兴的驼夫们只是凭着直觉就知道走进帐篷的人是古海！

古海走进帐篷，在熟悉的面孔中看到了二斗子、戚二嫂和胡德全。失落的感觉像一股凉气侵入他的身体，使他感到很不舒服。古海说："我来看看大家……弟兄们！"

"喝碗油茶吧，"宇文秀英客气地说着拍拍身旁的地毡，"请坐吧，古掌柜！"

古海坐下了。

胡德全感叹道："现在贴蔑儿拜兴有两支驼队了……"

正说着话又见呼啦啦进来一大帮人，都是身高树大的汉子。这些汉子们七嘴八舌地喊叫起来，叫叔的喊爹的……原来他们是贴蔑儿拜兴的小字辈，正是跟随着古海进军俄罗斯的驼夫！他们是刁三万的两个儿子刁大虎、刁二虎，段七哥，蹇家弟兄蹇明华、蹇明俊、蹇明义……这些年轻人听说自己和贴蔑儿拜兴的驼队相遇在一起，都很兴奋，他们结伴跑到贴蔑儿拜兴的帐篷来了，来看望自己的父兄了。毕竟是父子兄弟！大家为意外的相遇而兴奋，暂时忘记了过往的怨怼。一边说着话一边呼呼啦啦地喝着滚烫的油茶。场面让人激动。

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这场意外的欢聚在夜半时分结束了。临告别的时候，古海把二斗子拉到一边，低声地对他说："你不要走毛尔古沁！……"

"我已经和你割袍断义，你管不着我！"

古海抓住二斗子的手腕狠狠攥着，又一次提醒："你会倒霉的……会把自己的小命送掉的！"

二斗子使劲一甩，把古海的手摆脱了。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事实令古海痛心的程度只有他自己能够体会，他久久地站在那里，一直看到二斗子的身影在自己的目光中消失。心脏好像突然被什么尖锐的东西给刺了一下，疼得他直打哆嗦！

古海带领大驼队直逼哈喇沁山，三天后驼队来到毛尔古沁大峡谷的东口！大队人马全部停下，在古海的带领下驼队的主要跟队掌柜和领房人走进了矗立在峡谷口外的关帝庙。焚香

磕头，祷告求愿。随队的喇嘛敲击着钵盂念起了平安经，为驼队乞求平安。马不嘶鸣，狗不吠叫。整个毛尔古沁峡谷附近都被一种神秘的宗教气氛笼罩着。数以万计的骆驼默默地等候在大庙的外面。神秘的仪式进行了足足一个时辰，驼夫们终于看到古海走出庙门，驼队开始行动，在古海的指示下鱼贯而行走进了大峡谷。

二十里外，二斗子带领着伊万的驼队也在等待着。

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就在大驼队顺利通过毛尔古沁峡谷后不久，大黄死了。一个不祥之兆！大黄是在宿营地死去的，正是凌晨时分，清冷的下弦月照着雪后的草原，驼队休整，驼夫们忙着拆卸货垛，锅头正准备做饭，古海手里拿着两块鱼干儿走向大黄和大黑。发现大黄卧在地上一动不动。每次喂食的时候都是两只藏獒争先恐后地扑向自己，眼前的情景让古海心里一紧。他俯下身把手放在大黄的鼻子前，手背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古海的心猛地沉了下去，变得就像是寒冷的土地一样了。他蹲在大黄的跟前许久没有动。

贴身伙计靖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走到古掌柜跟前。看到古海把大黄从地上抱起来搂在怀里，严酷的寒风把泪水冻结在了他的眼睫毛上了。铁汉柔情，哀痛的场面让靖安的心一个劲儿颤抖。大黑的哀鸣显得孤单、可怜，在暗夜的天空震荡着。

古海把大黄交给靖安，自己独自一人骑马返回了毛尔古沁峡谷。靖安本能地紧张起来，他喊道：“古掌柜！……”

古海朝他摆摆手，示意靖安不要说话。在靖安不安的目光中，古海一人一马，手持一杆勃勒根猎枪走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靖安听到一声猛烈的轰鸣，他清楚地判断出那是猎枪发出的声音！枪声穿透夜的天空，把黑沉沉的空气生生地撕裂了。波浪似的枪声呼啸着、炫耀着它的恐怖渐渐远去。接着是一阵奇怪的沉静，慢慢就有一个巨大的声音是从地底下传给他的身体。那声响越来越大，经久不息！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心里默念着：“神佛保佑！……让我们的古大掌柜平安归来！……”

漫天都是飞扬的尘土，从毛尔古沁方向漂移过来，就像黑压压的乌云遮盖了驼队头顶的天空。呛人的尘土逼迫着许多人都咳嗽起来，就连护卫狗也都跟着咳嗽起来。驼夫们全都抱着脑袋蹲到地上了。

大地在摇晃，天空在颤抖。天摇地动中古海犹如失魂落魄，他痴呆地看着，可是他什么也看不清楚，他倾听着，可是他什么也听不清楚！任凭漫天的灰尘从远处朝他翻滚而来。不久纷纷扬扬的灰尘就来到他的头上，在他的头顶落下来，从他的身边滚过去。古海被尘土包裹起来，顷刻间变成了一个土人……轰轰隆隆的声响持续了整整半个时辰，最后才渐渐消停。

古海在浓浓的尘雾后面内出现了。还是一个人，一匹马，手里紧紧攥着那支勃勒根猎枪。靖安紧跑几步迎上去，伸手抓住马的缰绳，同时把古海手里的猎枪接过来，结果他突然喊了出来，他把猎枪丢出去了。是滚烫的枪筒把他的手烫伤了！

此时此刻，除了古海没人知道毛尔古沁山神的暴怒已经把俄商伊万一半以上的驼队吞噬！悲惨的消息在半个月后传到了归化城和伊尔库茨克，进而震惊了整个俄罗斯和大清国的商界。

十四

悠远的莫斯科—伊尔库茨克大道，一辆漂亮的俄式四轮马拉轿车在丁丁零零地行进。马车的身后是一支蜿蜒的驼队，顺着温暖的西南风有醇香的味道飘散开来。那是茶叶特有的香味，在大道边上劳作的农民都停下来，他们抽动着鼻翼拼命地捕捉那奇异的香气。有人叫起来：“是中国来的驼队……”

“我闻到了茶叶的香味……”

在摇晃的马车内古海打开一张纸看着。这是一封用俄文写成的信，纸质磨损得很厉害。这一封信，为了寻找接收它的人，已经在俄罗斯格鲁吉亚—伊尔库茨克—恰克图—归化城之

间辗转行进了将近大半年的时间了，或坐邮政马车，或骑着骆驼。中间曾经有一次在中俄边境的地方险些落到了哥萨克土匪的手里，当这封信最后交在古海手里的时候，封口的地方和四角都磨起了毛边。信封的表面也褪了色，这封信信皮上用硬笔写着几行歪歪扭扭的中国字，收信人是大盛魁商号古海。

这封信在茫茫亚洲腹地的草原上追寻着它的接收人古海，不用说历尽了艰辛和坎坷。而古海已经带领自己的驼队顺利穿越乌兰木图山谷，进入了俄罗斯的地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商场上时间就是金钱这个命题都是毋庸置疑的真理。西伯利亚茶叶市场和俄罗斯欧洲土地的茶叶市场，是非常广大的。数百年养成的饮茶习惯早已经笼罩了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土地。但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这里的茶叶市场是被伊尔库茨克等几个城市的大茶商垄断。经营中国茶叶的广大中小商人受制于这些大茶商。大盛魁和归化其他通司商号正是利用这一空隙，展开自己的商务。他们直接和散布在俄罗斯各处的中小商户建立联系。

中国人的驼队行进在西伯利亚的原野上，这是第一次。中国商人的驼队堂堂正正地踏上俄罗斯的土地，这种特别的感觉使古海内心激动，他长长地嘘出一口气！为这一目的的实现归化商人奔走呼号了一百七十年！经历了几代人！今天终于实现了。

大雪覆盖着西伯利亚乌金斯克一望无际的平原，白茫茫的单调色彩铺展着无边无际。但是古海知道这里在夏天到处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几十里地的庄稼全都是绿油油的，就像是草原似的一望无际。这地方原来也是一望无际的绿色，但不是庄稼而是荒野，是无边无际的荒野！自打茶叶之路开通，俄罗斯与她的邻居大清国之间的贸易越来越繁荣，这里就逐渐开辟成为小麦的种植区。于是乾坤得以扭转，本来是靠大清国进口粮食的俄罗斯转而成了向大清国出口小麦的国家。以后随着粮食贸易的增加，乌金斯克地区衍生为俄罗斯最大的小麦产区。

由康达科夫公司牵线，俄罗斯西伯利亚八座城市的三十多家中小商家与大盛魁商号达成协议。大盛魁商号依照一贯做法，为俄国合伙人先行提供茶叶和其他商品，然后在商定的日子里再行结账。

在西伯利亚的各个城市，古海与俄罗斯合伙人频频见面。在古海的身后一个接一个的茶叶商店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这些专营茶叶的商店或者是俄罗斯商人的独家生意或者是俄罗斯商人与中国商号合营合资的买卖，形式不拘一格。他们采取这样的合作办法，迅速打开了俄罗斯市场。复活节到来的时候，古海已经把自己的全部货物销售一空！

与大盛魁和其他中国通司商号合作的俄国商人大都是受排挤的中小茶商，他们没有能力直接到中国去贩运茶货，更不可能到中国的产茶区去建立茶叶加工厂。这是一个庞大的商人群体，他们实际上占据了俄罗斯茶叶市场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份额。而这正是中国茶商施展的空间。

据可靠的市场测算，俄罗斯市场消化中国茶叶的能量大概在八十万担至一百万担之间。而以往俄商自己占领的市场份额不足一半，只有不足三十万担。就是说还有广大的市场空间可成为古海他们施展商业才华的用武之地。

……

信是俄罗斯商人康达科夫，也就是古海的好朋友米契诃的父亲写给古海的，是请求他到俄罗斯来的时候，带一些中国茶树种子来。那还是在古海流落伊尔库茨克的时候，他就曾经听米契诃说到他的父亲有意在自家的庄园栽培茶树的事情。康达科夫在信中告诉古海，如果方便的话尽可能为他请几位中国种茶树的技师，帮助他栽培茶树。康达科夫说，他下决心要在格鲁吉亚把茶树栽培成功，他相信既然印度人能在自己的国家把中国的茶树栽培成功，那么他也一定能够做到。他的这项计划得到了俄罗斯沙皇尼古拉的支持。

十二年前康达科夫把茶叶公司交在了儿子米契诃的手里，以后自己就回到了家乡格鲁吉亚。那里有他的一个占地二十四公顷大的庄园。

康达科夫由于几十年间经营中国茶叶，对茶叶产生了深厚的感情，饮茶成了他每天里最重要的事情。从早到晚他要喝四次茶。仆人对茶叶的外行使他不能容忍，每次沏茶水的时候都是老头子亲自动手，即使是在接待客人时也是如此。

后来老人家忽发奇想，他让儿子托人从中国湖北的产茶地羊楼洞带回了一袋茶籽和几棵茶苗，自己亲自动手在庄园里收拾开了一块地方试种茶树。那时候他是受了印度人栽种中国茶树的启发，他想既然中国茶树能够在印度成活，为什么就不能够在俄罗斯成活。于是亲自经营起了他的庄园。

但是事情并非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一连做了三年，结果全都失败了。他们辛辛苦苦栽下的茶树全都枯死。

老爷子又第二次把托人捎回来的茶籽撒在了地里面。这次茶苗终于长出来了。两年之后老爷子试种的茶树已经有半公顷大的面积，这使他非常高兴。说明茶树离开中国的地盘也能够生长。但是当老爷子把茶叶摘下来经过加工以后，才知道试种茶树并不是那么简单。茶树虽然成活了，但是非常瘦弱，采摘下的茶叶味道也无法和从中国运来的茶叶相比，差多了！

如今白发苍苍的康达科夫已是年过七旬，腿病给他带来极大的不便，在这个冬日的上午老人拄着拐杖来到庄园大门前。从动作看，老人的腿瘸得很厉害了，但是康达科夫一双灰褐色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充满了热情。

康达科夫在自己庄园的大门口徘徊了许久，后来又一步步地走到离庄园十几里外的大道口上，他在等待来自遥远的中国城市归化城的驼队，等待他的老朋友古海。现在康达科夫盼望的中国茶叶技师已经在路上，他们正与古海亲自带队的大驼队同行。

正午时分大驼队浩浩荡荡开过来，康达科夫老人与古海终于见面了。古海安排驼队继续前进，他和同行的茶树技师刘俊周一同来到康达科夫的庄园。老人摆下盛宴为远方的客人接风洗尘。

老人记忆力非常好，回忆起当年在恰克图中国买卖城见面的事，说：“那时候你还很小，身材很高但是很瘦……”

“那时候您就是跛脚，走路拄着拐杖。”

“哈哈哈……都是因为骑马摔坏的。”

“还是喜欢骑马吗？”

“喜欢，年轻时候养成的习惯一辈子也丢不掉的！”

“在乌里雅苏台的时候，我经常和米契诃一起骑马。在草原我们放开马尽情地让它奔跑。现在想起来真是享受！”

宴会结束后，老人也没有休息，他直接带古海去马厩看自己的宝马。他随意挑出一匹铁青色的儿马对古海：“你愿意试试吗！”

“当然愿意！”

康达科夫老人快速地倒动着瘸腿亲自给铁青马给上了鞍鞯，把马缰绳递在古海的手里。在古海骑着马跑起来以后，老人自己又迅速地给另一匹白马备好鞍鞯，然后敏捷地翻上马背去追赶他的客人。古海很奇怪地发现骑在马背上的康达科夫与拄着拐杖的老人简直就是判若两人，显得精神矍铄，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

康达科夫的精神使古海受到鼓舞，他索性放开缰绳使铁青马纵情地奔跑起来。他们跑出了庄园，沿着乡间大道奔跑着。格鲁吉亚的冬天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寒冷，爽利的微风从骑马人的脸颊刮过，让古海感到特别舒服。

一直到身上微微出汗，古海才收住了缰绳。白马和铁青马并羁而行，返回了庄园。

古海参观了老人的庄园，和自己带来的茶叶技师刘俊周仔细地察看了老人亲手开辟并且经营了十几年的茶园。

来自羊楼洞的茶树技师是一个四十出头的汉子，与他同来的还有他的四名徒弟，七名茶

叶栽培师傅，总共是十二个人。他们在古海的带动下都表示愿意为康达科夫的茶园做些贡献。

康达科夫与刘俊周先生和十一名茶农签署了一个为期三年的合同，在合同书上古海以介绍人和中间人的身份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喜出望外的康达科夫告诉古海，他计划开辟八十公顷土地用来种植茶树，同时建立一座小型茶叶加工厂，完全采用中国茶叶生产的方法。康达科夫兴致勃勃地说："希望你下一次来的时候能够喝到我的茶园里产的茶叶！"

完全像预期的一样，康达科夫老先生给了古海特别的支持。他亲自跑了好几座城市，预先为他的中国朋友物色了店铺，在俄罗斯商人中挑选了几十位合作伙伴。他们都是叶卡捷琳堡附近中小城市的茶叶商人，这些商人都对中国茶叶怀有深厚的感情。这些中小商人长时期受当地大商人的盘剥和压榨，他们经营茶叶颇费周折但是利润却很小。中国茶商的到来给这些俄罗斯茶叶商人带来新的机遇，所以他们对古海和其他中国商人的到来都非常欢迎。

古海在俄罗斯各个城市之间游走，安排生意。由于前期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包括古海自己的老朋友维克多的支持、邝振海的支持，尤其是康达科夫的鼎立支持，业务开展得非常顺利。

在叶卡捷琳堡古海意外地与段靖娃撞在了一起。在俄罗斯的土地上见面使这对从小光屁股在一起长大的伙伴都兴奋异常！俩人互相打量着，古海感慨道："哇呀！你好像变了样子了？……"

"我会有什么变化？"

"浑身上下一身簇新啊！"

"出国了么，总要……你不也一样么，大辫子梳的得溜光锃亮！绸缎衣裤，骆驼鼻子靴子。讲究！"

"咱们是他乡遇故知。"

"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

"人生三大幸事啊！"

"差不多有二十年了，我没有像今天这样畅快过！"

"是啊，住地方学生意受号规的约束，受掌柜的辖制，好容易熬出了头，做了掌柜，在生意场上又多受洋人的压制。老天有眼！也让你我畅快一把！……"

俩人对异乡的相见感慨万千，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

"我是从高加索回来的，在那里待了三个月。"段靖娃很是兴奋，"打听到你的消息，知道你亲自带领驼队出境了。"

"同在一条驼道上行走却没有见面机会。"

"这是因为这驼道也就是茶叶之路实在是太漫长了！咱国内的道路不算，单单是从乌兰木图到莫斯科就有五千里地呢……"段靖娃说，"我听说你到了格鲁吉亚米契诃的家乡，在老爷子的庄园住下了。"

"是的，在康达科夫庄园住了整整一个星期，后来就到莫斯科了。三个月里我在俄罗斯走了十八座城市。"

"你在俄罗斯开设了多少分庄？"

"五十六家。"

"真是想不到我俩会在外国的地方见面。"

"世事难测啊。"

"想当初你我和杰娃一起离开家的时候……"

"那时候咱们都小，什么都不懂。"

"想起来小时候多好哇，无拘无束！"

"如今都已经是接近不惑之年了，就像是转瞬之间一样。"段靖娃说，"听说你夏天回家乡了？"

“是的，是去年夏天回过一次，母亲老了！”

“杏儿呢？前几年我回去时还看到她呢。”

“杏儿也老了……”古海突然觉得心还像是被什么坚硬的东西刺了一下，疼得他直哆嗦。他沉默了。

段靖娃敏感地觉察出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他后悔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把话题转移了：“走吧，我带你到我的店铺里去看看！”

天义德商号在叶卡捷琳堡开设的店铺是在城市的中心，处在两条大街交叉的位置上。三间门脸已经按照中国风格装修出来了，远远地一眼就能认出来。挂在店铺门楣上的招牌是用汉文和俄文同时书写的，店铺里茶货也都在货架上摆放出来了。古海抚摩着货架说：“嗬！真是琳琅满目啊！……”

从段靖娃的嘴里，古海知道了其他中国商号的一些情况：归化通司商号第一批到俄罗斯开展业务的总共有十三家，在俄罗斯开设店铺或与俄商合作开设店铺加在一起已经有一百一十三家。几乎遍布了俄罗斯全境。而与中国商号合作的俄罗斯中小商户多达六百多家，俄罗斯人把这些商户一概称作公司。

“哈哈哈哈！……”

“这才是不到半年的时间！我们就在俄罗斯开设有一百一十三家店铺。”

“真是形势迅猛啊！让人意想不到。”

“是的，就连我的合作伙伴都格外吃惊。”

“老天爷让咱中国人到世上来就是让咱做生意的。”

“舍我其谁？”

“是啊！只要是给我同等的条件，俄罗斯商人能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

“你到我那里去，我到你这里来，这才公平。”

“在国内我们是竞争对手。”

“在俄罗斯我们是同舟共济！”

一席话从下午一直延续到深夜，这一夜他们喝了很多酒。

十五

这是一个晴朗的上午，温暖的太阳照耀着，一支驼队出现在广袤的西伯利亚的原野上。朔风猎猎，从红底黄心的商旗上可以看出这是支大清国的驼队。为首的是一峰高大的骆驼载着的骆驼轿。内里坐着的正是大商人古海。今日的西伯利亚风光对于古海来说是无比地亲切：大片大片的小麦地远远近近地散布着，绿油油的小麦正是灌浆的时节，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金色的诱人的光芒。炊烟袅袅。距离大道不远的地方可以看到东正教堂的尖顶，可以看到有金属物在阳光下闪耀出一束一束的光。三三两两的农夫在田地里劳作，忧郁的俄罗斯民歌若隐若现随着风飘过来。

驼队迎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行进，现在古海的心情完全放松了。他的心情就像是座下的骆驼，均匀地蹈动着四蹄。骆驼宽大绵厚的蹄掌踩踏着路面，发出扑踏扑踏的声响，听来很是悦耳。蜿蜒的驼队迈着相同的步伐，步态优雅地走着。这些训练有素的骆驼都尽力控制着自己的步伐，谁也不会跑到前面去，谁也不会落到后面来，远远看上去它们就是一个整体。

一骑一乘沿着驼列从后面向前跑着，是古海的崇拜者追随者七哥。七哥骑着马跟在古海骆驼的身边，他自由自在地和自己崇拜的人聊起天来。

“九叔，”喜欢说话的七哥首先开了腔，“道路两边好像是庄稼地。”

“不是好像，就是庄稼地！是麦田。”

“真是想不到，西伯利亚这地场也能种庄稼啊？”

“这些庄稼地让你觉得奇怪吗？”靖安替古海回答七哥的问题，“说起来这一片产粮区和咱们中国商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你说的意思是……”七哥对靖安的话很不理解。

靖安回答说：“过去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原，是野狐狸、狼的故乡。种植粮食还是在与中国商人展开大规模交易之后的事情呢。”

“为什么？”七哥问，“他们种不种粮食和我们中国人有什么关系？”

“这是商业问题。”

“什么商业问题？”

“是中国人对粮食的大批量需求刺激了这里的粮食生产。”

“原来他们是在为我们种庄稼啊！”

靖安笑道：“你以为俄国人是傻瓜啊？”

“都不是傻瓜，”古海接过了话头，“不管是中国人还是俄国人全都不是。对于商人来说只有一句话是真理——无利不起早。种粮食能够让他们赚到大量的银子。”

靖安接过了话茬：“这里是南西伯利亚最重要的产粮区。太平天国造反的时候，国内粮食紧缺，价格飞涨，那时候大盛魁商号用茶叶从俄国商人手里换回了大批的粮食就是来自于这里。后来在伊尔库茨克做生意的那些俄罗斯商人，所经手的货物除了西伯利亚出产的动物皮张和药材之外，最大宗的就是小麦了。那几年我们大盛魁差不多每年秋季都要在恰克图购买数十万斤的小麦。买小麦多的时候都能上百万斤呢！要十顶骆驼房子才能运回归化呢。”

“九叔，过去你在西伯利亚流落的时候，最初的那些银子就是从这里挣到的吗？”

古海笑了笑没有回答。

“你们看咱脚下的这条大道，”古海把话题转移了，用手指着向后移过去的道路，“这就是著名的莫斯科—伊尔库茨克商道。”

“莫斯科可是一个好玩的地方，”靖安说，“那里的买卖开得整条街整条街的都是。”

“你也想去玩玩吗？”七哥笑着问。

“那有什么，”靖安说，“我已经见识过了。”

……

大家不再说话了，一行人继续赶路。古海的坐骑似乎是心有灵犀，四蹄蹈动得更快了。其他人的马和驼也都紧跟着它加快了速度。眼看着驼队距离前面的一座山越来越近了！前面这座山的名字叫萨彦岭。大家都知道，甚至连驼队的护卫狗、骆驼和马也都无缘无故地激动起来，大概它们也都感觉到了，只要翻过这座山，就算是回到自己的家了！动物依靠自己的感觉有时候比人还要敏感，感觉比人还要准确呢。

萨彦岭是横亘在南西伯利亚的一座山脉，它是中俄之间的界山，它东西走向，海拔一千九百米。而乌兰木图山谷处在萨彦岭的中段，是一个被洪水冲刷出来的峡谷，两边悬崖峭壁，长满了茂密的乔木，树种以落叶松和红松为主，夹杂许多白桦。沟深林密，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这个过去被不法商人用来走私的秘密通道，如今已经成为联系中国和俄罗斯新的重要商道。这条峡谷的北口距离西伯利亚重要的商城比斯克仅只三百公里。它的特别作用在于，同样是连接茶叶之路从莫斯科到归化，走乌兰木图要比走恰克图节省六百到八百里地。

不久前大清政府主管理藩院的恭亲王与俄罗斯公使在天津签署的一项新的条约改变了乌兰木图山谷的身份，使它由走私通道变成了公开合法的商道通衢。神秘和阴暗的色彩被公开和阳光取代了。

古海的驼队在边关接受俄罗斯边界关卡的检查。检查官在紧张地抽查着驼列。数以千计的骆驼全都身负重载，其中一列骆驼的身上驮着鼓鼓囊囊的毛口袋。这些毛口袋引起了检查官的注意，一个鼻下蓄着猫胡子的军官用手里的红柳棍儿敲打着毛口袋问道：“这毛口袋里装的是什么货物？”

“是工艺品，艺术品……”驼队的领房人简单地回答着。

俄国口岸检验官要求中国商人把货卸下来。

驼夫让骆驼卧倒，把毛口袋卸下来，一件件货物掏出来，全都是银制的工艺品。有沙皇的塑像，有宗教的塑像，也有古老的神话塑像。检查官拿起一个留胡子的银制塑像，问领房人："你知道他是谁吗？"

"大概是一位牧师吧……"

检查官哈哈大笑，说道："这是我们俄罗斯年轻的诗人，一个天才，他的名字叫普希金！"

古海的骆驼轿没有接受检查，俄罗斯边防官也看人下菜碟，古海的富豪气派让他们觉得此人必须受到尊重。而他的藏獒大黑蹲踞在骆驼轿的脚下，很懂事地沉默着，也让检查官感到无形的压力。

关卡上的检查官草草地看了几个毛口袋，发现里面装的的确是白银制作的工艺品，于是摆摆手用俄语说："过去吧！"

驼队鱼贯而过。

当最后一列骆驼走进山谷的以后，古海乘坐的骆驼轿才启程，在威风凛凛的大黑的护卫下，古海的骆驼轿走进了山谷。

从上午走到黄昏，驼队的眼前豁然开朗。展现在古海眼前的是一片开阔的草原。绿油油的就像绵软的地毯似的延伸着铺展着，无边无际！古海吩咐靖安："把骆驼停下！……"

古海从驼轿中下来。他伸展自己的双臂说道："好空气啊，连味道都不一样！"

靖安也说："这是咱大清国自己的土地了！"

长长的驼队，前前后后驼夫们开始都大声说话，有人甚至喊叫起来，扯开嗓门唱起来。

古海说："让大伙儿歇息歇息吧，回到自己的国家了，也松口气！"

"要在这里扎房子吗？"

"不！前面会有人前来迎接我们的，到那里再扎房子。"

简单休息了一小会儿，驼队又行进了不到一个时辰，就与前来迎接的人相会了。在迎接的人们带领下驼队继续前进，傍晚另一番天地展现在古海的面前：夜幕降临，远处闪烁着许多移动的灯火。古海知道是乌里雅苏台分庄掌柜王锦棠带着人马前来接应了。大黑兴奋地吠叫起来，它的叫声引得驼队中的许多护卫狗全都叫起来。很快骑着马的王锦棠就出现在古海面前。王锦棠熬过了悲惨的乌里雅苏台事件，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王锦棠在古海的骆驼轿跟前勒住了自己的坐骑，还未等古海来得及回应，一个意外的场面突然出现了：王锦棠俯身翻鞍滚下马背，伏倒在地上连磕三个响头，然后就跪在地上抱拳向古海施礼问候："古大掌柜辛苦！"

"这是做什么？"古海惊诧不已，回应道，"……王掌柜辛苦！如此大礼我如何消受得起！真是折煞我也！"

"古大掌柜您受得起，若不是您力挽狂澜处置乌里雅苏台事件，我王锦棠早成一缕阴魂了。我早就不在人世啦，您古大掌柜就是我的救星，也是大盛魁的救星！没有古大掌柜大盛魁恐怕早就倒塌了，何谈今日的风光？！"

"大胆！……一派胡言！"

"何为胡言？谁不知道毛尔古沁大峡谷，是古大掌柜贡献出来的，朝廷的诏书是古大掌柜跑下来的，召河牧场是古大掌柜建立起来的，俄罗斯市场是古大掌柜开辟出来的……我大盛魁只用了三年的时间就在俄罗斯开设了五十六个店铺，虽然您身在遥远的俄罗斯，但是这好消息早就在全字号上上下下传开了。不只是咱字号的人，就算是全归化城全都知道了。您功高盖世啊！古大掌柜……"

王锦棠从靖安的手里接过牵着骆驼的缰绳，嘴里吆喝着："哨格！……哨格。"

骆驼卧倒了。古海在靖安的搀扶下从卧斗内走出来。古海这才清楚地看见，站在自己面前的王锦棠竟然穿着五品朝服！古海惊诧地问："王掌柜如何这般装扮？"

“为的是郑重!”

“为了郑重？”

“是啊!”王锦棠说,“难道古大掌柜忘记了吗？咱大盛魁的主要掌柜或大或小都是买了朝廷官衔的，您自己不就是大清朝四品文官吗？”

“哦，那是那是……”古海恍然大悟,“我明白了。”

“不管是买来的官还是考来的官，反正我们在朝廷吏部的名册上都有名目。”

“哈哈哈哈……我们都有名目！我们都有名目!”古海很开心地笑了。

王锦棠问道:“这些骆驼驮的全都是工艺品吗？”

古海指着身后的驼列说道:“是，有三列，五十四峰!”

“好！……”王锦棠说,“一切都交给我吧，这里早就按照古大掌柜的吩咐做好了准备。接到您的信我就开始准备，总共调集了二十一个银匠，您就在帐篷内喝茶等着瞧好吧。用不到天亮所有的工艺品就全都不存在了，就都变成银坨子了!”

古海这才注意到，在这个中国草原小镇的边上，已经燃起了许多熊熊火光，他知道那是王锦棠依照他的吩咐安排的化银炉。一切都按照计划有条不紊地展开，几十名精壮伙计手脚麻利地帮着驼夫去拆卸货垛子，把沉甸甸的毛口袋搬到化银炉跟前，另一部分伙计帮着银匠在拉着巨大的风箱。一个个临时用黄泥巴烧制出来的大锅张开着巨大的“嘴巴”等待着，旁边有大盛魁的伙计把一件件银制的工艺品抛进它的嘴里。整个化银现场被无数燃烧的牛油火炬照得通明，如同白昼一般！身佩腰刀的拳师在化银场地的四周严密监视，数十条护卫狗在巡行，整个化银场地戒备森严！

天亮以后，千斤大银坨终于浇铸成功。

王锦棠亲自监督，许多壮汉喊着号子将巨大的银坨抬上牛车。那牛车是特制的，比一般的牛车要结实许多。每辆牛车都套了两头壮实的牛。

用绳索将银坨捆扎结实。王锦棠来到古海面前:“古大掌柜，一切都按照您的吩咐办好了！您要亲自看看吗？”

“好！我看看……”古海亲自检查绳索，抓住绳索拽了拽,“好，这下没问题了。”

王锦棠说:“何止是没问题，简直就是万无一失!”

“就算是强盗把大银坨抢到手，他怎么运走？简直是‘没奈何’!”

“哈哈，好个‘没奈何’!”王锦棠说,“那以后有人问起这东西叫什么名字，我们就告诉他叫‘没奈何’了？”

“对了，就叫它‘没奈何’。”

“对，就叫‘没奈何’!”

总共做成了七个“没奈何”，分别装在七辆特制的牛车上。每一个“没奈何”重量都是一千斤，七个“没奈何”共合白银十六万两！古海带领队伍连夜开拔，载有“没奈何”的牛车在众多护卫狗、马匹和卸掉载重的骆驼的簇拥下浩浩荡荡行进在草原上，向着南方，向着归化城，向着家乡的方向。这一下人和骆驼可是轻松了，都空着身子跟在牛车的旁边走。载重的驼列慢慢被落在了后面，那些被人忽略的骆驼都负载着动物的皮张、珍奇的药材，沉甸甸地行进。

这是古海带领归化通司商号的同仁进发俄罗斯三年，得到的第一个收获。此行的另外收获是大盛魁在俄境莫斯科、圣彼得堡、新西伯利亚、比斯克、托博尔斯克、伊尔库茨克等城市开设商铺二十六家。而带回的其他货物也约值白银一百一十八万两！

归化城，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在等待着古海和他带领的队伍。欢迎仪式是由天义德商号大掌柜郭玉组织。通司商会每天都收到返程驼队行进的最新消息，激动的心情一天胜似一天。那些有自己的人跟随古海赶赴俄罗斯的商号掌柜、财东们喜出望外！而那些没有人跟随古海的商号则是后悔不迭。

人们得到新的消息：古海大掌柜的驼队在召河停下了。古海与普会寺的主持银海达喇嘛的特殊关系尽人皆知，银海达喇嘛亲自为欢迎古海做了安排，要在召河热闹一番。当地的商家组成的欢迎队伍迎接古海了！“没奈何”快速的行进已经把大驼队甩在了身后两三天的路程，古海只带着运载七个“没奈何”的车队进入召河牧场。几乎所有在召河的商号、作坊、工厂的掌柜全都出动了，各家的伙计们破例地停止了工作。大家都跑到大道上来了！锣鼓喧天爆竹轰鸣，渲染着喜庆的气氛。这个队伍中还包括了在召河建立分号和加工厂和租用牧场的俄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的公司。

就在草地上摆开了露天的宴席，为准备庆贺的宴席杀掉一百只羊、三十头猪、十头牛！

多少年的压抑找得一个宣泄口。归化的商人们在古海大掌柜的身上看到的是自己的未来，在凯旋归来的驼队身上看到的是属于自己的前途和财富。在召河牧场只逗留了不到一个时辰，也就是吃了一顿饭的工夫，古海就下令牛车队起程了。也是按照古海事先的安排，在召河，拉车的牛被全部换下了，更换了精壮的健牛作为生力军。这些牛养精蓄锐，等待了已经有半个月以上了！

载着千斤大银坨的牛车欢快地行驶着，车轮吱吱扭扭的声音就像乐曲一样动听，越来越靠近归化城。归化城那边，未等牛车队进城，欢迎的人群便拥出城，站在庆凯桥头等候。大盛魁早就放出话，待古海大掌柜归来，字号将要宴请三千客人！要把归化内的饭庄全都包下！

整个归化城沸腾了！整日整夜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欢乐的人群。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归化城北门外的广场上挤满了人！

适逢阴历六月二十四日，是归化每年举办骡马大会的特别日子。归化城是充满特色的骡马大会的发源地。这习惯的形成少说也有一百年的历史了。据传说还是在乾隆五十二年归化地区旱情严重，由春至夏点雨未滴，农民牧民祈雨心急如焚，便在龙王神像前，日夜跪求祈雨，商家八行会首也在神前祈祷：如在六月前落场雨，于六月二十四日黄道吉日即雷祖圣诞和二十三日的关帝圣诞后一日，便会演酬谢神灵。可巧五月中旬后普降甘霖，于是谢神会如期举行。并从此每年届期举办一次，相沿成俗。同时商家借此招揽生意，引来四方交流。所有走草地商户也在此时赶回马群出卖，继续往草地运货。关里内地人也赶奔这个日期前来采买骡马，捉马套马，颇是热闹，所以也称骡马大会。

骡马大会会期三天，各家商号从草原上运回来的马匹云集小校场，到处都能听到马的嘶鸣声、蹄踏声、喘息声。数以万计的人前来赶会看热闹；买牲畜的山西、河北、湖北、河南、湖南、陕西等地客商和推销货物的京津远客，都赶来做生意。整个归化城一时人烟云集，客店家家爆满。

历来喜欢热闹的贴蔑儿拜兴村更是倾巢出动，赶着马车骑着骆驼早早地就来到小校场。预感到表现的机会到了，一个个兴奋不已！但是有一点变化，就是老一辈的贴蔑儿拜兴被新人从第一线排挤出去了。如今像二斗子、胡德全、刁三万他们只有站在人堆里看热闹叫好的份儿啦！新一代贴蔑儿拜兴人赶上了出风头的好时候。

在会演开始前，最先在归化城北门鸣放铁炮三声，一位身披盔甲，足蹬朝靴，面画脸谱，胯下骑一匹黑马，完全像戏里张飞打扮的人，跃马扬鞭由归化城的北门向小校场飞奔而来，嘴里不断“啊呀呀”地喝叫。此人正是段七哥！

段七哥扮演的张飞从小校场的南门进入，向西再向北而东绕场跑一圈，又回到南门。南门的入口处摆着一尊关羽塑像，旁边供桌上陈摆供品，香烟缭绕。有喇嘛的队伍诵经。以此为主会场，全部会演设备均在这里。“张飞”骑马回院后，紧接着第二次三声炮响，从归化城又跑出两骑两乘，正是刁三万家的刁大虎、刁二虎！他们沿着七哥刚才的路线来到小校场，同样又绕场奔跑一周。如此三番。对于归化人来说能在这种隆重的场合露脸那可是莫大的荣誉！让满场的人羡慕不已。

到第三次报马一出，紧跟会演全部出动，前列有土默特驻军，整列骑兵二三百名鸣号前

导，随后即清兵装饰的对子马，头裹花布巾，身着有蓝底白字的“亲兵”二字的坎肩，每人手执高大锦绣龙旗，约二十对，后随高大的“关”字三角带穗锦旗，也有二十对。均系“马王庄”的牲畜牙纪扮演。坐马英俊，勒边系一皮套旗杆插入皮套内，一手执缰，一手执旗，缓缓前进。紧随后边的是各商号的对子马，计有一二百对，每人身穿黄马褂，头带雉尾红缨凉帽，背弓挎箭，腰带鞘刀，如清室武官装饰，乘马头尾均以彩绸结花披挂，双双并行，故称对子马。

队尾最后有一位“清装大官”，后有一位清装身背黄绫色卷圣旨的钦差，均是身着团龙砚青大褂，前后海水江牙补袍，项带朝珠，头戴红顶翎帽，足穿朝靴，眼戴墨镜，骑黑色骏马。由一戏装的马童牵缰引道，随队前进。紧随还有一匹赤色骏马，全副鞍鞯，彩绸披挂，马鞍铺垫虎皮毛毯，上面插一面三角形白底黑字的“关”字小旗，同样由一个戏装马童牵马随后，意为关云长乘的坐骑，随后全副銮驾。

然后又开始一个二人抬的“穿行官”晃悠前进。其装饰是一根软木杠中间骑着一个身穿大红袍、头戴桃形软翅帽戏装丑角小官，足下两只大朝鞋，脸涂白色眼圈、带八字假须，由前后两个戏装服饰的衙役抬杠，一步三摇，走起来上下晃悠，甚是滑稽，扮丑角小官为一幼童。

后随又一闹剧为《五鬼闹判》，系皮毛行社所演。一剧六人，均头戴面具，判官身穿绿袍，足蹬朝靴，腰围玉带，手执一支大笔，俨如庙塑绿判。五个小鬼各自身着小身杂色衣服，手脚腕均系小铜铃与判官嬉闹斗玩。跟着为钱庄行社的社火队，一二十人，均为戏装武侠装饰，各执刀矛剑戟，头戴英雄花，以演武对打为主，边走边演，意为武侠保镖之义。

其后为《柴王推车》。系粮店行扮演，推一单轮手推小车，上放油篓用彩绸绕车，前系长绸布带，有人扮成丑妇在前引拉，扭捏行进，足穿红鞋，脸涂厚粉花点，滑稽莫及。这“丑妇”专往妇女群中乱窜，引逗妇女嬉笑耍闹。推车人扮为一老翁，身穿黄布戏装大袍衫，头戴草笠，面画白眉，口带假须，推车左右扬弯前进，意饰柴王。柴王是谁？就是后周时的柴世宗，是粮店行的祖宗。柴世宗推车卖油是一出戏。

柴世宗的后面跟着“架子”出动，前为“跑搁”，二十多人，身绑铁架用布垫衬，架上又绑有男童幼女，外着软衣身穿戏装，扮作男女角色，由架下人排列扭走，架上小孩随着扭摆起舞，此为“担搁”。架下一人横架一担，形似担水的扁担，两头上有两个架子，左右各架一个扮演的幼童，有《刘二姐逛会》、《李彦贵卖水》、《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四五架。

脑搁里有一组大搁为十二人抬架的“抬搁”，架为木制，底架装配铁架，架上装有布景架。因有布景道具最大的抬搁十分沉重，要有二十四人抬行。下面为木形底座连有铁架通上，中坐一人搬扭拨动，轴轮上架跟着旋转。架上布景高达六七米，又分顶底两层，顶层与底层各装配两童，顶层两童固定不动，底层两童活动前进，布景左右各有门洞，两人进出转动，布景宛然一体。一架饰演《白蛇传》，顶层为金山寺，庙门前站立的法海、许仙并列，底层左右两山洞为白蛇与青儿左右排列，转动过洞，向前行进。另一架顶端饰演《侯上官采花》，一女用石块击侯，侯已头向山下滚掉；下部饰演《捡柴》，乳娘与秋莲同样绕山洞周转。类似者三四架，业已完成。尾后为前列銮驾，金瓜钺斧朝天镫，后随一台八人大轿，内设龙龛为关羽的牌位；后又紧随一乘小木轿，轿内置泥塑龙王坐像，由四道沟请回，意为降雨龙王。每班社火及每组抬跑搁，均有鼓乐吹奏跟随会演。队列一里长，由南庙循街至北庙转回后街。巡演完了，及出城外西河湾，各队起马的对子马纵马竞赛旷野驰奔，尘烟滚滚！呼啸四起。可谓集一时之盛况。

此种玩意于乾隆五十二年时已开始办起，以后逐渐增添。传说架子是由山西太谷制作，衣服装饰是派人在苏州织就，均按儿童身架定制，始终由商家的“汉隆社”主办，一直延续至今。

……

直到夜幕降临，马术表演才算结束。

年关逼近的时候，古海收到一封特别的信，是康达科夫从格鲁吉亚捎来的。不用说这封信当然是用俄文写成的。康达科夫在信上说：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娜知道了他创办茶园的事，到格鲁吉亚视察了！并且女皇在他的茶园亲切接见了刘俊周，当场授予这位来自中国的茶叶技师三级勋章。现在他的茶园在俄罗斯已然是尽人皆知！同时来自中国的茶叶技师刘俊周在俄罗斯也成了名人……末了康达科夫这样写道："……我永远记着你的好处，当俄罗斯人端起茶杯喝茶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都会想起你，是你给我们送来中国茶叶的种子和栽培技术。"

大盛魁 3 第六章

一

出于政绩的考虑，归化关道台决定要为慈禧太后修建"懿览亭"。关道台早就知道归化城曾经是当朝太后慈禧生活过的地方！慈禧的父亲惠征曾经做过两任归化道台，慈禧的少女时代就是在归化度过的。作为官场上混事的人他要为太后的圣迹修建一个纪念物，当然是在情理之中。一时间"懿览亭"的工地成为吸引归化人眼球的地方。在扎达海河左岸与道台衙署隔河相望就是"懿览亭"的工地，打夯声、歌唱声日夜不绝于耳，拉砖瓦、卸石头、运木料的马车骆驼络绎不绝。热热闹闹，忙忙碌碌的景象倒是给归化城平添了几分活泛劲儿。许多无所事事的人都跑到"懿览亭"的工地来看热闹。

在归化城但凡是涉及公益事务，一般情况下衙门都是先找大盛魁，所以这事关道台还是先找古海商议。

关道台顺理成章地来到大盛魁。

刚刚登上大盛魁大掌柜位置的古海由于出征俄罗斯初获胜绩，正在兴头之上，他满脑子想的是如何进一步扩张商务，把刚刚开拓的俄罗斯市场巩固好，他哪里有心思修建什么楼台亭阁？小伙计刚刚报告完了，古海就犹豫着问："关道台他到了吗？"

不用问古海也知道，关道台此番屈尊登门是为修建"懿览亭"募集资金的。

说起来这关道台也还真是个人物。他从一个小商人转行做了官员，官至四品，主管一方事务。说来也很是有趣，就说是做官，同样是一个道台官职，不同的人来做就做出不同的味道和风格来。古海所见过的归化道四任道台，胡道台、张道台、林道台和现在的关道台，一个糊涂、一个机巧、一个圆滑、一个直接，真是各有各的特色。关道台从商人的身份走向官员，深谙民间商务的道理，做事务实，讲究实惠。

关道台做官做出了经验，修建"懿览亭"对他来说无疑是最重要的政绩。恭维当朝太后肯定是拍马屁拍到了点子上。

"懿览亭"旧址是慈禧少女时代玩耍游憩的地方，是道署内的花园。这花园的花石草木间原本有个亭子，亭有六角，被称为"树滋亭"。

要紧的是现在，慈禧早已贵为太后，而归化地方的人们包括历任道台居然对此圣迹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岂不是太过麻木？关道台想想都后怕。如此"圣迹"被忽略该是多大的罪过！现在他关道台既然反应过来就赶快行动，不但要修还要大张旗鼓地修，还要精心地修。

关道台的行动首先是召集一帮文人墨客吟诗作画，一连半月终于给未来的亭阁取名"懿览亭"。

其取名"懿览"是因慈禧当年在宫内为妃嫔时，曾号为"懿"，同时因坐此亭中可以周览花园的景色，所以才这样命名。

关道台到大盛魁找古海，除了为未建成的"懿览亭"筹集资金，同时他还想就"懿览亭"的匾额与古海商量。关道台想请他题字。

说起来为"懿览亭"题字的事这里边还有一笔算不清楚的账，关道台本来是要请将军衙署的童玉题写，被童玉拒绝了。童玉说："我一个行武之人，文墨不通，不去附庸风雅了罢。"

在将军衙署碰了一鼻子灰，关道台转而又托人到太原请巡抚张之洞题字，结果张之洞也以字拙为由婉拒了。

来到大盛魁城柜，关道台第一件事先说为“懿览亭”题字的事：“请古大掌柜执笔吧，你就不要推辞了！”

古海道：“我一个商贾之人身份低微，哪里敢攀龙附凤为慈禧太后的亭苑题字！”

谁知关道台却不顾身份，赖在大盛魁城柜的小客厅里不肯走了，他说：“大掌柜若是不肯卖这个面子给我，我就在这坐他个三天三夜！”

古大掌柜原以为关道台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只吩咐交际部史靖仁相陪，茶水侍候，心想用不着天黑关道台自觉无趣便会离去。哪承想，天色黑透关道台仍旧坐在小客厅里不动，忙于号事的大掌柜早把关道台这码事忘记了。晚饭的时候他在嘉乐会馆小雅间里宴请客人呢，贴身小伙计靖安推门走进雅间，附在大掌柜耳边说：“大掌柜，史掌柜让我来报告：道台衙署的关大人还在小客厅候着呢。”

“什么关大人？”大掌柜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他在哪个小客厅候着呢，他等候谁呀？”

“关大人就是道台大人啊，在咱城柜的小客厅呀，”靖安说，“关大人早晨就到了，他在等着您题字呢。”

古海掌柜这才恍然大悟。顿了一顿，大掌柜吩咐靖安：“你去告诉史掌柜，就说我说了，题字的事实在推不过，请王大先生代笔就是。”

夜阑人静之时，大掌柜回到城柜，看见王福林先生的小账房还亮着灯，就走进去了。

“大先生，关道台求的字你给他写了吗？”

“咋能不写，”王先生气呼呼地说，“有你的话我不写也不成了。再说了那关道台全然不顾四品道台的身份，从早至晚候在客厅里不走。”

“行了行了，给了他字就算了。”

“字他是拿走了，”王先生说，“我这肚子里的气却是不顺呢。”

“俺知道，关道台来咱大盛魁门上求字，为的不是名，”古掌柜说，“他是为了钱，关道台的账算得精明着呢。”

“哼！俺姓王的真正是一字值万金了！”福林先生苦笑道，“‘懿览亭’修建之前咱垫付的一万两银子，这下子算是泡汤了。”

“你就是不给他写字，那一万两银子也是难要回来了，”古掌柜说，“关道台与咱打交道也有些时日了，他的脾性你还不知道？他去求张之洞和童玉将军题字为的是名，他得给人家付润笔的银子。现在他来找咱大盛魁，算是他给咱大盛魁绝大的面子，咱得反过来给他银子。不然他图个什么？”

“简直是岂有此理！我王某在书法界算不上名家，但是也不愿意干这种窝囊事情，耗神费力写了字白白送人还不算，反倒得贴上数万两银子。罢罢罢！往后我再也不干这种舞文弄墨的事情了。”说到气愤处，王福林将笔架上的毛笔抓起来“啪”的一声折断丢开去了。但是不管你愤怒也罢哀怨也好，道台衙署的面子商人们肯定得给，银子也肯定得出。

生活每天都有新的内容，好光景没过几年，从俄罗斯传回的消息又一次给归化商界带来了新的打击。俄国政府宣布大幅度提高华商货物的入境税，过境税提高的幅度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不用问也知道，这项措施是俄罗斯政府为保护自己国家商人的利益、抵制和打击进入俄境的华商而采取的。

为寻求正义和公平，古海以归化通司商会会长的身份亲自前往北京，谨将俄国新定征收华商等各色茶货杂税章程缮造清册，呈请到理藩院。恳请朝廷出面为商民做主。在那些无所事事的日子里，古海枯坐大盛魁北京钱庄的内室，一遍遍地翻看着手里的清册。那清册是这样写着，计开：

红茶每普特征收税钱二千五百五十文

砖茶，此项砖茶海南无税，海北照此征收，每普征收税钱三百七十五文
米砖茶，此项米砖茶海南无税，海北照此征收，每普征收税钱三百七十五文
槛槛茶，有领事票者，每普征收税钱一千五百文；无领事票者，收税钱二千五百五十文
香片茶，每普征收税钱二千五百五十文
茉莉花茶，每普征收税钱二千五百五十文
绸，每分征收税钱一千文
摹本缎，每分征收税钱一千文
线绉，每分征收税钱一千文
扣绉，每分征收税钱一千文
洋绉，每分征收税钱一千文
串绉，每分征收税钱一千文
曲丝绸，每分征收税钱一千文
各色绣花丝脖巾，每分征收税钱一千二百六十文
各色素丝脖巾，每分征收税钱一千一百文
官纱，每分征收税钱一千文
什什哈达，每分征税钱一千文
高羽绫，每分征收税钱二百文
次羽绫，每分征收税钱一百五十文
绣花衣服，每分征收税钱二千二百六十文
丝水衣服，每分征收税钱二百文
羽绫带毛小衣服，每分征收税钱三百文
毛线半丝脖巾，每普征收税钱四百五十文
高等瓷器，每普征收税钱一千七百五十文
次等瓷器，每普征收税钱七百文
上等铜器，每普征收税钱二千一百文
中等铜器，每普征收税钱九百文
下等铜器，每普征收税钱八百文
核桃，每普征收税钱一百五十七文
稻米，运往海南（贝加尔湖）者每普征收税钱四十五文
运往海北者每普征收税钱一百零五文
仙香，每普征收税钱一千六百八十文
红枣，每普征收税钱四百零五文
四色脯白葡萄，每普征收税钱四百零五文
红白狐皮，每普征收税钱一万一千五百文
……

每一份税收都像刀子割挖自己身上的血肉！这种痛彻的感觉只有商人才能够体会得到。被割去的是银子，也是血和泪！

苦盼了半个月，理藩院派出一位官员出面接见了古海，这位大清的官员竟然这样问古海：“过境税是什么意思？”

“就是俄罗斯政府向进入俄罗斯境内的大清商人携带的货物征收的税种。”

“妈妈的！”官员看着古海呈给他的过境税清册，“一下提高那么多，商人还能有利可图吗？”

“还谈什么有利可图啊！”古海苦笑说，“我们是坐地赔钱。”

“那我大清也可以以牙还牙啊！”官员说，“我们也提高他俄罗斯商人的过境税！提高他

百分之一百！”

“大人啊，你有所不知，”古海苦笑，“我大清朝廷在同治六年的条约中就规定了俄罗斯商人在蒙古草原、新疆等地都享有免税的权利！”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官员反问古海说，“我怎么一无所知啊？”

古海被官员的话惊得无言以对，好半晌他才缓过味儿来，说：“大人政务繁忙，日理万机，商民这等小事难入您的眼睛……我们商人于艰难之时吁请朝廷出面和俄政府协商，借以保护华商的利益。”

“好吧，古掌柜你把奏折交给我，我们伺机上奏皇上。吁请皇上为商民做主就是。”

官员收了古海的礼物以后就宣布接见结束。

理藩院派出一位官员话说得轻巧，事实上古海呈上的奏折历经半年有余未见到朝廷的任何反应。其实没有反应就是一种反应，就是说大清朝廷对归化商民的利益并不关注，更不打算为之争辩争取。余下的事情便只有依靠“命运”两字来摆布了。

二

不幸的命运首先降临到了天义德商号的头上。

乌里雅苏台城，天空依然是湛蓝湛蓝的。夏天的空气凉爽宜人，但是在天义德分庄气氛却使人感觉到无比的沉闷和压抑。

在客厅，段靖娃正在和俄罗斯巴达玛耶夫公司的代表谈判。主客分别坐在乌木的八仙桌两边，桌面上摆放着两份书写好的文件，文件分别用俄文和汉文书写而成的。这是一份文件的两个文本，是天义德将自己乌里雅苏台分庄房产出售给巴达玛耶夫公司的契约。

巴达玛耶夫的对面坐着段靖娃，段靖娃现在的身份是天义德乌里雅苏台分庄坐庄掌柜。二人面色凝重，客厅空气十分沉重。小伙计为俄商巴达玛耶夫捧上茶杯。巴达玛耶夫得意与骄横的态度溢于言表。

段靖娃客气道：“先生请用茶。”

巴达玛耶夫面露得意之色，他用蒙古语说道：“不用客气。再过一会儿，咱们俩的角色就该调换了，我的仆人就该给您来斟茶。”

站在巴达玛耶夫身后的俄国仆人，微笑地朝段靖娃弯弯腰，用以证实主人的话。段靖娃感到自己的眼睛受到什么刺激，他看到了仆人手里提着一个黄铜的大茶炊，典型的俄罗斯大茶炊。

“先生是不是太性急了，连俄式的铜茶壶都带来了。”段靖娃说着用目光指了指那铜茶壶。

“我们俄国人是不习惯用中国人的茶具喝茶的。”

“那就对不住了，”段靖娃说，“遗憾的是这客厅的主人眼下还不是俄国人，我们只能用中国茶具招待客人。”

“我是担心会失礼于段掌柜的。”

“此话怎么讲？”

“一旦我们双方在协议上签字，我们就是这里的主人了。到那时我们拿什么来招待客人呢，要知道我们俄罗斯是一个讲究礼貌的国度。”

“可是如果我不在这份契约上签字的话，你们俄国人的礼貌就暂时派不上用场了。”

“这一点请您不用担心，我们的礼貌肯定是会派得上用场的。”巴达玛耶夫站起来，从仆人的手里接过铜茶壶，把它郑重地放在桌子上。

段靖娃脸色变得铁青，禁不住也站起来了：“可惜的是我们中国人更习惯于以自己的饮茶方式来招待客人，您还是暂时把茶炊拿下去吧。”

巴达玛耶夫哈哈大笑起来：“其实说到底不管我是客人还是你是客人，我们用来招待对方的饮料都是茶叶，所不同的是饮茶的方式和用具。”

自此，天义德分庄就要更名易姓了，俄罗斯巴达玛耶夫公司就要成为他的新主人了。作为蒙古草原的畅销商品茶叶也要由俄商之手转卖于当地消费者了。

事实上在喀尔喀，俄罗斯商品早已经遍布全境了，其经营的种类多达数百种。而且伴随着输入额的增长而日渐繁多，已由初期的洋布、棉纱发展至日用、化妆、五金、文具、食品等。品种之繁杂，数不胜数。诸如洋药水药粉、洋烟丝、洋糖、洋呢绒、洋毯、洋手巾、洋袜、洋纽扣、洋针、洋纸、洋画、洋伞、洋灯、洋笔、洋墨水及各种海产品等。洋货充斥市肆，风行城乡，虽僻陋市集，无所不至，广泛渗入到城市和广大牧区人民日常生活之中。

大盛魁的发祥地，也是天义德的发祥地，广袤的喀尔喀草原市场今后将与天义德无关了。两百余年的传统市场丢失了，这事实残酷得让人无法接受，要知道两百年前天义德的创始人就是在这块草原上以经营茶叶起家的。现在这两百年的历史就要在段靖娃的手里宣告终结。

巴达玛耶夫的狂傲态度，让段靖娃备感屈辱！眼泪在他的眼圈里打转。

巴达玛耶夫喋喋不休地说着：“你们中国人就是过分地注重形式，其实就算你们分庄的院子不卖给我们又能怎么样呢，你们还能在这空荡荡的房子里住上一年吗？要紧的是你们把乌里雅苏台草原市场丢掉了，不但是茶叶，这里的人们从头上戴的帽子到脚上穿的鞋子，甚至就连寺庙里的佛事用品全都改由我们俄国商人供给了。”

段靖娃说：“但是我们天义德这处分庄的地产仍然说不准就是巴达马耶夫公司的。”

“这是为什么？”

“同时想要购买这处院子的还有西伯利亚茶叶公司，”段靖娃说，“现在的决定权仍然在我们手里。”

“但是我还知道，”巴达玛耶夫说，“西伯利亚茶叶公司开出的价格要比我们巴达玛耶夫公司的价格少十万卢布。你们中国商人不是有句话吗？叫做‘买卖争分毫’。我就不相信你们天义德会舍去十万卢布的差价把房产出卖给西伯利亚公司。”

“有时候我们斤斤计较，有时候我们还会一掷千金。你没听说过吗？我们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做‘送人送匹马’。”

“我不相信，商人不为钱？”

“那先生就等着瞧吧，”段靖娃站了起来，“看茶！”

熟通中国礼节的巴达玛耶夫知道“看茶”就是送客的意思，而且他还通过段靖娃铁一样板着的脸上看出了，“看茶”一词中包含着的逐客的内容。巴达玛耶夫站起来了伸手接过仆人递给他的礼帽，踌躇了一会儿，似乎是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再见！”巴达玛耶夫把礼帽扣到头上，转身走出了客厅。

过了两天，在同一间屋子里，段靖娃代表天义德商号与俄罗斯西伯利亚茶叶公司的代表签署了售房协议。自此，天义德在喀尔喀西部延续了两百多年的商业分支机构不复存在了。按照协议，西伯利亚茶叶公司将把购房的款项由莫斯科银行转汇上海的俄国银行，然后再由上海汇至归化城。

当掌柜段靖娃在协议书上签下自己名字的时候，这位在商场上叱咤风云几十年的中国商人禁不住潸然泪下了。

早晨，一列小驼队离开了乌里雅苏台城，这是段靖娃率领的天义德伙计掌柜撤离乌里雅苏台。几十峰骆驼，除了少量的行李之外，绝大部分驼背上驮着的全是规格一致的木箱。外行人不会知道那几十个箱子里装的全部是天义德用过的账簿。这些账簿其实就是两百年来天义德商号经营乌里雅苏台市场的全部历史。

转过一个山头，段靖娃的马突然扬蹄嘶鸣起来，将主人掀下了马背。

伙计们跑上前去，只见段靖娃掌柜双目紧闭，面色铁青，牙齿咬得咯咯直响，好一会儿方才缓醒过来。

归化城的街道依然是熙熙攘攘。古海穿过大北街，大南街，走进一条小巷。段靖娃暂时

就住在这里的宇龙客店。街道两旁闪烁着荧荧的烟灯，不知不觉间大烟在归化弥漫开来，首先在蒙、汉、满官吏、士卒中点燃起来，这一小撮人对鸦片的吸食，很快腐蚀了整个统治机构。到后来，许许多多的市民、农民和牧民都沾染了这个恶习。在大什字南的居民中，十家约有七家有吸食鸦片的人。世风日下，红灯业兴盛起来，小召后、大御石巷、小御石巷、范家巷、史家巷、三官庙街、民市北街、民市南街、美人桥附近，均有暗娼活动，每家暗娼都备有烟灯。

日久天长，那些吸食大烟的人一个个都变得骨瘦如柴，面容苍白，精神颓唐。民间流传着这样的俗话：谁种谁肥，谁吃谁灰；好人抽成个病人，病人抽成个死人。许多吸食者，抽到最后，典房卖地，鬻妻售子，偷盗乞讨，有的甚至倒毙街头。每到严冬腊月，许多冻死、饿死、病死的“大烟鬼”被抬到孤魂滩。因此，归化人又把大烟叫做“断后草”。

十亩田里八亩烟，留下两亩杂谷田，这是当时归化地区的真实写照。

天义德倒塌了，预备回乡的段靖娃只能住在客店。打听到段靖娃行踪的古海到宇龙客店看望同乡的伙伴，却未见着他的人影。没曾想两个人却在大召举办的国丧大典中相遇了。古海对段靖娃和天义德商号的命运深为同情，谈到乌里雅苏台分庄变卖之事俩人尽都潸然泪下。

归化城内的大召是俗名，习惯的称呼，它的正式的名称叫做无量寺。无量寺是康熙皇帝的家庙，在佛教界地位甚高，平日里这里除了作为佛事活动的场所之外，同时也是官场军界朔望朝拜之地。按照清代朝廷的制度，归化地方各级军政官员每年于朔望之日，必须朝服辉煌齐集大召，在设有万岁牌的正殿举行朝拜礼仪。就是说无量寺担当着重大政治活动的重任。

这一天，归化城当地官员和社会名流，齐集大召为清德宗驾崩而举行祭典。因系国丧大典，所有官员一律要穿孝服。也不知道是谁的主意，出席祭奠的官员并不是穿白布制的孝服，而是把朝褂翻过来穿，就是把面子反到里面来穿，且将帽子顶上的红缨也一律摘掉。

彼时归化商界但凡数得上名号的商号，其主要财东和掌柜一般都捐有官职，因此原本是属于政界的一场活动居然有众多商人现身。

古海走进大殿的时候被眼前的怪异景象惊了一下！他走到郭玉身旁，悄悄问：“官人们的衣服咋这样穿啊？”

郭玉无言地摇摇头。

古海也不敢再问别人，乖乖低头站在人群中聆听喇嘛念经。

祭典仪式一直持续至一个时辰之后，古海看得真切，突然间郭玉的身体就像面条似的瘫倒在地上。

古海轻声叫了一声扑过去，他把一只胳膊插到郭玉的脖子后面，抱着他的膀子，同时低声喊：“快，来个人……帮我一下！”

大殿的一角一阵骚动，整个仪式乱了套。好几个值班的喇嘛都跑到了郭玉的跟前，把郭玉抬到了大殿后面一间小屋。

古海跟在喇嘛们的后面一起走进屋子，屋子里的陈设古海非常熟悉，他认出了这是达喇嘛的寝室。这时候大召内的著名喇嘛大夫格桑脚步匆匆走了进来。郭玉毕竟不是一般的人物，他是归化城最有影响的通司三大号之一天义德的大财东、大掌柜。作为一方商界巨子郭玉与大召关系十分密切，在每年举办的佛事活动、尤其是适逢大召修缮，郭玉都要代表天义德或者是以他个人向召庙方面资助或者是捐赠大量财物。

其实郭玉的身体并无大碍，他晕厥只是由于过分的虚弱和悲伤。

格桑喇嘛亲手将一丸药喂进郭玉嘴里，不久郭玉就苏醒了。诊过脉之后，格桑喇嘛对郭玉说：“郭大掌柜的病并不要紧，只是因为劳心过度身体虚弱所致，好生休养一些时日自会恢复。”

面色苍白的郭玉一直闭着眼睛，不论在他晕倒的时候、他醒过来的时候，还是格桑喇嘛

给他喂药的时候，他始终没有睁开眼睛。

古海挨近郭玉，把身子俯在他的脸前，轻声叫道：“郭大掌柜！……”

这一次郭玉睁开眼睛了，他听到了古海的声音，看见了古海立在身边，他嘴唇哆嗦着想要说什么，只叫了一声：“……古大掌柜！”眼泪便又下来了。

古海哽咽着安慰道：“好生休养！来日方长……”

三

春天打桩机咚咚响，震得新上任的道台关美的心又活动起来：他又要在自己的道台衙署大兴土木了。“懿览亭”落成，并没有使这位道台尽兴，他又要改造自己办公的衙门了。他要把道台衙门装修成花园式的格局，把衙门诗意化，让自己能够在枯燥刻板的公务间隙不出几步就能欣赏到风光美景。

关道台的目的还真的实现了，半年之后花园造成，亭榭楼阁应有尽有。结果竟然有了意外的效果，道台衙署成了归化的一景。关道台邀请名士饮酒取名，名曰：沙溪春涨，后来竟然入选了“归化城八景”。

就在关道台整修道台衙署这一年，初冬的时候义和团运动蔓延到了归化地区。

之前，比利时人方济众把归化城扎达海河上游“营坊门前”北面、城隍庙北、常平仓西的大片地皮购买下来，建立起归化地区最早的天主教堂，取名“圣母圣心”大教堂。至此，扎达海河两岸不仅是蒙、汉、回三个民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域，而且成了庙、堂、召、寺并存的四种宗教活动场所。

这一年义和团起义的风暴也波及了归化地区。打出“扶清灭洋”口号的义和团运动，在归化城西边的萨拉齐、归化城西南的托克托以及归化城北边的铁圪旦沟等外国教会势力大的地区，搞得如火如荼。义和团放火烧毁了许多教堂，杀了不少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

在这次风云突变中，归化城内信仰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各族信徒都考虑到了后果，没有盲目对洋教堂采取什么行动。只有一事算是例外，那就是土默特旗一位朱姓农民把入了耶稣教的一位教民，从牛桥上拉下了下河滩，浇了一身脏水。仅此而已。

大盛魁城柜内院小客厅，古海正在与一山东商人商谈业务。靖安悄声走进来。

靖安附在古海耳边说：“邝振海求见……”

古海一听立刻脸色就变了，问道：“他人在哪里？”

靖安说：“在门房。”

“你把他安顿在一个秘密的地方。”

“好。”

仇教运动风起云涌。愤怒的义和团城里城外追杀教民，身为洋行总会总经理的邝振海成为义和团攻击的重要目标。邝振海被义和团追杀，情急之下逃进大盛魁城柜的院子。

一路跟踪追击，数以千计的义和团将大盛魁总号的院子团团包围。

“交出邝振海！”

“杀死汉奸邝振海！”

“大盛魁不许包庇邝振海……”

“让古掌柜出来说话！”

……

喊杀声、叫骂声翻江倒海，简直就要把大盛魁的院子彻底掀翻。紧闭着的大门被愤怒的人群冲撞着开始微微摇晃，看守大门的伙计们个个神色慌张，有的手里操起了家伙。伙计们看见古海从通往内院的月门那儿走出来。

“古大掌柜来了！”

“快叫他躲躲吧，义和团点名找他要人呢！”

说话的工夫古海已经来到城柜的大门口，还未等伙计们劝他，就听古海以平静的语调说：

“把门打开!”

伙计们全都愣住了，一个个瞪着眼睛盯着大掌柜看。他们都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把大门打开!”古海又把自己的话重复了一遍。

看门的伙计问：“大掌柜，您是说把大门打开让义和团进来吗？”

“少啰唆——打开门!”

门闩拉开，还没等门内的伙计伸手拉门外面的人群已经把沉重的院门哗啦啦地撞开了!忽然打开的大门让人群冲了进来，前面的没有防备被后面的人推倒了，响起了哇呀哇呀的喊叫声。后面的人群以为前面的人中了埋伏，开始纷纷向后退。后来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前面跌倒的人爬起来不知为什么也都纷纷向后退，都退到院子外面去了。寂静的场面出现了。

古海站在院门前的台阶上对来人讲话：“义和团的弟兄们，到我大盛魁总号来所为何事啊？”

“我们是来捉拿汉奸邝振海!”

“汉奸邝振海躲进了你们大盛魁。”

“把汉奸邝振海交出来!”

……

“你们说话要有凭据。凭什么一口咬定邝振海躲进了我们大盛魁？”

“有人亲眼看见的。”

“古大掌柜包庇汉奸私通洋人!”

人群晃动，从人群里面走出一个上了年岁的人，头上包着布带。一看就知道是首领，首领跨前几步抱拳向古海施礼，道：“古大掌柜，我们是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据可靠消息，大汉奸邝振海躲进了大盛魁城柜的大院。请古大掌柜以大清国的江山社稷为重，把邝振海交出来!”

“义和团扶清灭洋是爱国之举，鄙人深为感佩!”古海说，“只是大盛魁城柜没有你们要找的邝振海。”

“古大掌柜此话当真？”

“绝无戏言!”

“归化尽人皆知古大掌柜的名声，您乃是北中国商界第一人。”

“不敢领受！不敢！……”

“古大掌柜不必谦虚，”首领说，“我的意思是，您可敢拿您的名声担保邝振海没有躲进大盛魁的院子？”

“我担保。”

“好！古大掌柜果然敢做敢当。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后会有期!”

首领一声号令，黑压压的人群顿时就离去了。

三天之后，夜里，大盛魁城柜大门吱嘎嘎响了，一个黑影从门缝间溜了出去。黑影很快就消失在幽暗的得胜街深处。

但是那条黑影还未走出巷子口，即被埋伏在巷子里的义和团抓住。被抓的不是别人，正是邝振海!

天亮以后，愤怒的义和团就将邝振海押到归化城东的孤魂滩砍了脑袋。

得知消息的古海赶到事发地点的时候已然是中午时分。古海用手拨开围观的人群想看个究竟，说实话他听说义和团处死了邝振海，可心里还抱着一线希望，希望消息是错的。毕竟是同乡，毕竟在商海中交往几十年，毕竟是母亲生母亲养，来世上走了一回，一切的错都不在邝振海的身上。他不愿邝振海死，觉得这样死也太冤，太不值。

但是古海看到身首异处的人真的是邝振海！邝振海身上穿的那套衣服还是古海给他的，是大盛魁伙计统一做的灰色袍子。脑后的假辫子早不知被丢到了哪里，不过没有辫子的脑袋

一眼就认出来了。血迹把一大片杂草都染红了。

古海派人把邝振海的尸体装殓了，亲手将掉下来的脑袋抱进棺材，和身子接在一起，暂厝于城南的公义地。董家花园拒绝了死去的邝振海，不只是邝振海，董家花园现在拒绝所有的死人埋葬和暂厝。原因很简单，就是归化死的人真的是太多了，董家花园毕竟是一处花园，它不是坟岗子！

城南的公义地方圆有十几亩，是专门用来埋葬或暂厝外籍商人尸体的。那是古海亲自看好并从主家手里买下的一片荒地，为这片土地大盛魁花掉了三万两银子。出于公益的目的，故给这片坟地取名公义地。

邝振海的尸体也属于暂厝。古海放下柜上的营生，亲自在荒草丛中为邝振海选择了一块地势高稍能见到阳光的地方，吩咐“抹鬼人”认真修盖厝房。

厝房盖好以后，古海又来了一次。他对已经失去生命的邝振海许诺道：“你放心吧，待我得空一定把你送回山西老家。”

运动造成的混乱并没有就此打住。次年夏天，还发生了杀毙一名英国武官周尼思的事件。这次事件发生的经过，据英国驻华公使提出的照会声称：六月十八日，周尼思经中国兵队保护由包头送往归化城，该城兵队将周尼思带至同知署，复带往道署，归绥道台关美不肯保护。周尼思投宿旅店，次早赴道署请照，未发。

此时的周尼思并不知道关美是设置机关要他的脑袋，关道台赴绥远城见将军童玉，童玉遂派旗兵五百往归化城。关美回署，周尼思再往道署，关美坐堂列兵，令其长跪。关道台询问周尼思何方人氏，何故来归化。周尼思回答，游历画图，并把自己的图画呈请关道台阅视。事情发生在周尼恩离开道台衙署，当周尼思走到道台衙署至牛桥中间时，有人用刀从背后将周尼思砍死。

事发后，英国驻华公使旋即向清政府提出照会，要求自提出照会四天之内，饬将绥远城将军童玉立即捕押监禁，并将归绥道台关美于周尼思被杀处所一同斩决抵命。

清政府遵从了英国政府的压力，惩办了以绥远城将军为首的各级官吏。绥远城将军童玉、归化城副都统奎成皆被革职；归绥道关道台，则以在“仇教”运动中“戕害洋人”的罪名，遭到“通饬严拿，就地正法”；还有归化城同知郭之枢，和林格尔通判毛世黼，托克托城通判李恕、樊恩庆，宁远厅司狱李鸣和等，“均著革职，发往极边，永不释回”。

又是归化城东，又是孤魂滩，又是一个血色的黄昏！因为是道台被执行，归化数万民众前来围观，众目睽睽下归绥道台关美血溅芳草，人头落地。

关道台死了，但是赔款的事并没有随关道台的死而了结，朝廷把赔款落到活着的人们头上。

沉重的负担压在了归化人民尤其是商民的头上。归化管辖下的口外七厅分担了赔款。

隔年，被毁损的归化天主教堂大兴土木，建大圣堂于一进堂院大门的东侧。

归化人以默然的态度接受了新教堂的出现。

一般来说归化城还是平静的、平和的。

归化城是座商业城市，买卖人主张和气生财与勤劳致富，重视维护安定局面，反对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尤其是巡检衙门中关押着七厅的重罪钦犯，每年冬至，都要将成批的死囚犯拉到城东的孤魂滩杀头。在“二府衙门”口则置有站笼和“黄瓜蔓”等刑具，经常让盗贼站在站笼里，或拴成一串示众。自关道台以来，笼子里关押的更多的是所谓的走私犯。

这种“杀鸡给猴看”的做法，使扎达海河两岸的人们越发惧怕王法。奉公守法做顺民百姓，基本上成了当时各族人民的处世哲学和行动准则。他们胆小怕事，很守本分，平日和睦相处，都无宿怨深仇。遇有风吹草动，仍按自己固有的行动准则行事，不轻易接受他人的宣传鼓动，更谈不上群起而响应。

四

古海又要起程了，又要去俄罗斯了!但是这一次古海带领的驼队不是往俄罗斯贩运茶叶，而是归化通司商会组织的赴俄京圣彼得堡的讨债团。

之前大盛魁等通司商会的商号联名上帖，要求清朝朝廷出面与俄国政府交涉，为商民做主。这些商号中除了著名的三大号大盛魁、天义德、元盛德外，还有大泉玉、大盛玉、广盛玉、公和盛、天和兴、锦泰亨、祥发永、富源德、万庆泰、三义泰、大珍玉、独慎玉等总共是三十六家。

也有人为古海一行送行。但是事过境迁，此番前往俄罗斯与若干年前他带领归化的大驼队踏出国门已然不可同日而语了，完全是另一番情景。归化城北门外偌大的广场，为归化商民讨债团送行的只有寥寥数十人了，全都是归化通司商会中受害商号的掌柜、伙计和少量家属。没有了看热闹的人，没有了往日的盛大人气，场面气氛惶惶然凄凄然。妇女的哭泣声似有似无地响着，渲染着悲凉的心情。这次古海带领的团队不是出行的商队，而是倒霉的讨债团，一行也只有七个人。除了天义德的二掌柜段靖娃还有元盛德掌柜元薄来和归化通司商会的几个代表，其中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娜仁花，她是代替生病的丈夫郭玉前往莫斯科讨债的。郭玉一直到死都身兼着天义德商号的财东和大掌柜。此行非同寻常，他们的目的地是遥远的欧洲城市圣彼得堡。

古海想起自己第一次带领大驼队出征俄罗斯时的情形，不由感慨万千！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扫射着，希望看到一个熟悉的女人的身影，那就是杏儿。但是他没有看到。

送行的也有少数外国人，其中有米契诃、伊万、英国商人希尔曼等人。

“是我国商人的耻辱！对不起。”米契诃说。

“俄罗斯政局动荡，大部中小茶商生意无以维继，故意拖宕债务恶意不还的只是少数俄商做出的事情，这也不完全是商人们的责任，更不是你的责任。”

“这一封信你拿着。”米契诃说，“是我写给莫斯科公爵叶钦斯泰的，请公爵出面为中国商人说话。”

“谢谢！”

“不，不仅是帮助你们，”伊万说，“这是为了我们俄罗斯人的尊严和荣誉。”

阴云低垂，悲壮的气氛笼罩着归化城。古海看见宇文秀英站在人群中，两只眼闪着湿漉漉的泪光。

“听，有马蹄声！是到这边来的……”

随着一声喊，所有的人都扭头看，只见归化通往绥远城的大道上远远地荡起一阵烟尘，伴有隐约的马蹄声。随着马越来越清晰，古海听到自己的心脏在胸膛里怦怦狂跳起来，并且跳得越来越猛烈。他不由自主地迎着马蹄声走过去。远远地古海看到朝他疾驰而来的是骏马雪花蹄！他在心里叫道：“难道说是裕瑞将军到了吗？”

眨眼的工夫雪花蹄已经载着主人来到古海的面前，果不其然正是老将军裕瑞！将军下马说：“古大掌柜！听说你要带队往俄罗斯讨债去了？……”

“不敢惊动大人！”

“你说这话也太生分，如今你我是朋友，”裕瑞将军紧紧抓住古海的手，“我对不住归化城的商民。我心里愧呀！……”

“千万不要这么说！”古海说，“事情至此绝不是将军造成的，是俄商无赖。”

“俄商胆敢如此全都是因为有俄罗斯朝廷撑腰！可惜左宗棠将军不在了，不然我大清国怎么能如此软弱……”

“您已经尽力了，归化商民感谢还来不及呢，怎么能说出埋怨的话！”

段靖娃说：“几年来将军不辞辛苦多方奔走，为归化商民的利益殚精竭虑……”

“是我分内之事！我是大清国的将军，我是为了我大清国的尊严！”

“将军为我们归化商民赴俄经商，为这次讨债团赴俄竭尽全力，我古海我大盛魁和归化

通司商会感激不尽！请受我一拜！”

古海跪下。

商民和送行的人齐刷刷地跪倒一大片！

“不敢当！……不敢当！”裕瑞热泪盈眶仰天哮叫道，“耻辱啊耻辱！不能够保护大清国的子民，是我军人的耻辱，也大清国的耻辱！何以为国！大清朝啊——你还活什么劲儿！我诅咒你——你倒塌了吧！”

“将军！！”

众皆惊骇，纷纷叫道：“将军，不可狂言！”

“我裕瑞乃一介武夫，我不怕！”将军说，“你把俄商所欠债务名册给我一份。”

“事已至此不敢再给将军添麻烦。”

“或许能顶点用，死马当作活马医吧。”裕瑞将军说，“我再给朝廷奏他一本！”

“其实给朝廷的奏折我们早就写好了，已经在半年前由鄙号北京分庄直接呈给了理藩院。”

“没有人疏通和运动，理藩院他能搭理你吗？”

“是啊！原本也不抱什么希望。”古海把一摞账簿捧给裕瑞将军，解释道，“除将俄商噶尔绚克等五家净欠华商十六家俄钞各若干，谨另具清册详开恳请转呈外，所有仅按俄钞之数呈报。米德尔杨夫净欠是项是否应该免追，及按俄例应追之利可否一并追偿各缘由，理合据实呈复，如能请将军大人，一并据情转详钦宪大人签复转咨。”

古海一行在裕瑞将军的目送下消失在了大路的尽头。

将军长叹一声。将《俄商欠华商账项清册》翻开，目光在账簿上扫过：

俄哨克约哥儿密亥尔池欠：

大盛魁俄钞钱：33659.34 元。

大升玉俄钞：36563.18 元；独慎玉俄钞：49061.71 元。

兴泰隆：44303.43 元；祥发永：19081.79 元。

壁光发：27165.24 元；公和盛：10686.46 元。

万庆泰：10334.43 元；公和浚：6299 元。

广全泰：12774 元。

以上十宗，共合计欠俄钞 234104.05 元。

噶尔绚克密亥衣万来池欠：

大泉玉俄钞：73373.41 元；大升玉俄钞：80985.83 元。

独慎玉：54266.76 元；公和盛：20175.31 元。

富源德：14289.18 元；大珍玉：6494.30 元。

永玉和：10722.63 元；万庆泰：7315.60 元。

公和浚：22430.80 元；广全泰：1740.50 元。

以上十宗，共合欠俄钞钱 261521.32 元。

克洛纳笹夫衣万衣羊更夫末池欠：

……

归化商户受害人计 368 家。

……

古海一行早已经消失，裕瑞将军不肯离开。雪花蹄嘶鸣起来！将军抚摩着雪花蹄的脖子，喃喃自语道：“此行悲凉啊！想不到古大掌柜会是这样走向圣彼得堡……”

此次的讨债在古海的头脑中就像是一场梦一样，飘忽着，亦真亦幻。内心的感觉是刻骨铭心的痛楚！这是一种剧烈的疼痛，因为剧烈反而变得麻木。从归化到乌兰木图，从乌兰木图再到格鲁吉亚，最后从格鲁吉亚再到圣彼得堡，驼路迢迢，长途跋涉吃尽了千辛万苦。古

海一行的目的只是为了要回自己的债务！在圣彼得堡的两个月东奔西走，靡费无以计数，口干舌焦却未能取得预料的结果。虽然说讨债并非是毫无效果，至少有十六家俄商因买卖经营不善而宣布倒闭，无力偿还中国商号的债务，他们全都承认债务并答应变产还债。但是不幸的是，这些债务人的财产变卖以后的钱财，中国的债权人连一个卢布都没有得到，它们全都被经手的俄国政府的官员拿去私自放了高利贷！

在俄京告官无望，古海带着一行人踏上了归途。特别的行程，特别的心境。古海感叹自己有机会再一次领略西伯利亚的自然风光：坦缓的原野、农田和草地在他的视野里铺展着；远处教堂顶上镀金的十字架耀眼地闪烁着，沐浴着落日鲜艳紫红的霞辉，在更远的地方，在树林的后面，时隐时现。天已临近黄昏，骆驼在冈峦起伏的异乡道路上移动着。各种景象和物体在古海眼前一个接着一个飞驰着，一掠而过。他头脑里留下的混乱景象中，充满了森林、山峦、干草垛、大门、十字架、耕地，等等。

在行进的道路上，时常有些鸟巢似的小村庄迎面而来，又从眼前慢慢隐去，有时隐没在山冈的背后，有时被黑压压的宽阔林带所遮蔽。这里所有的村庄，都是面向安加拉河，坐落在波状起伏的原野上。原野的东面是一片郁郁葱葱的针叶林。有时，从树林的深处露出几间无人居住的过冬用的小木房子。这些小木房子是古海十分熟悉的，它们只有在冬季里，从恰克图或是直接从中国来的商队经过的时候才会活跃起来，那时候这些小木房子的烟囱冒出缕缕炊烟，饭菜的香味从窗户里飘散出来，还会伴有歌唱的声音。

大道的南侧是延绵不断的山峦，在一座座陡峭山峰的侧面长满了茂密的松树、柏树和白桦树，这些山峰一座告别、一座迎来地陪伴着来自异国他乡的旅人。不知不觉古海已经走进了中俄界山萨彦岭。山中的道路要越过很多高山峻岭，而且两侧都是无法穿越的密林。一片片白桦林、白杨林、落叶松林，在道路两侧的山岚上交替出现。

在返回的路上，古海带领的讨债团成员全都亲眼目睹了未完工的大铁路。驼队在未完成的铁路旁停了很久。

已经铺设的铁轨在西沉太阳的照耀下闪着一束束冰冷的白光，由他们的脚下一直朝着太阳升起的东方延伸。古海和驼队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条正在修筑中的钢铁道路是由莫斯科通往伊尔库茨克的，这就是著名的西伯利亚大铁路！

现实就是如此地残酷无情，那么大清朝廷又是如何面对的呢？为讨债事，归化商民通过理藩院一连三次上呈奏折，提出吁请，希望大清朝廷能为他们做主。但是奏折投上犹如石沉大海，后经多方努力总算是有了回应，但已经是两年以后的事情了。皇帝下来的谕旨说：

“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准咨称：准电开调查清册内开，俄商米德尔杨夫等五家欠归化商人六十二万两白银，延抗不还，希将此案详细情形咨达，以凭核办等因。当饬据恰克图商务调查局转据各甲首，将俄商先后欠款情形具禀申复。本部查折开，俄商各欠款皆系经久之案，事隔多年，究竟曾照会驻库俄领事追偿。来咨并未声明。次等商民债务，自应就近与俄驻库伦领事交涉，较易接洽。相应咨复贵大臣查照办理可也。”

含糊其辞，推诿敷衍。朝廷不肯出面给大清商民做主，商民们还能有什么别的指望呢？

一年后，大盛魁宣布倒闭。

这是一个深秋的下午，大盛魁归化城柜的院子里聚集了许多人。气氛沉闷得让人感到压抑。财东伙计数百人聚集在院子里面，在人群中可以看到有一些黄头发蓝眼睛的洋人。洋人中间最活跃的是俄国人伊万·伊万列维奇，今天他是这场即将开演的大戏的主角。

债主的队伍集中地站在总号大账房屋外的廊檐下，其中有大家熟悉的俄国商人伊万、英国商人希尔曼等人。他们等待着接收大盛魁的固定资产。

大门外戒备森严。有官府派来的巡警守卫着城柜的大门。巷子里不准闲人走动，归化道台和土默特衙署的巡警密密麻麻地站着，把整个巷子封锁了。

古海宣布大盛魁破产。古海反身走进祭祖的房子，在大盛魁先人牌位下长跪不起，哭诉

道：“我古海对不起祖宗，我是大盛魁的罪人！大盛魁历经二百四十余年，最后坏在我的手里。”

古海以头撞击地面。

靖安把跪倒在地上的古海扶起来了。

院子里，一片痛哭之声。在靖安的搀扶下，古海一步步走下台阶。人们发现风吹着他的白发瑟瑟抖动，他的那双睿智的眼睛圆睁着失去了往日的光彩，虽然一眨不眨，但却似乎是什么也看不见了。

在院子当中，宇文秀英迎着古海走过去。宇文秀英掏出身上的手帕为古海包扎脑袋上的伤口。在场的人们都注意到，身材高大的古海驯顺地弯下腰把自己的脑袋伸给宇文秀英。人们还看到宇文秀英为古海包扎完额头的伤口，又为他仔细地把腋下的袍襟纽子结好。

宇文秀英和靖安搀扶着古海从内院通向大院的月门走出来，径直走向大盛魁城柜的大门。

大门外正有两个壮汉蹬着梯子将门檐下大盛魁的匾额摘下。那匾额黑底金字，长一丈，宽三尺，厚四寸有余，十分沉重。两个壮汉站在门楼的顶上，从两边用绳子吊着那匾额。古海眼看着那匾额徐徐降下，未等落地，他伸出手臂把牌匾抱住了。

伊万笑吟吟地走向古海，伊万说：“今后这处院子的主人就是我们托博尔斯克公司了，欢迎古大掌柜常来做客！”

“谢谢！”

“古大掌柜名扬天下，是中国商界的奇才，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非常高兴聘请你做我们公司的总经理。”

“谢谢伊万先生的好意，我告辞了。”

古海转身离开大盛魁的院子，向巷子外面走去。恰在这时，猛然一声巨响在他的身后升起，古海的身体微微颤动了一下。很快他就知道，那是伊万的手下在放炮庆祝，在随后爆响的鞭炮声中，古海走出了得胜街的街口。爆竹的硝烟和连绵不断的鞭炮声把古海的身影连同他的脚步声全都掩盖了。

一辆三套马车驶出了归化城的北门，轿帘低垂着，没有人能看见坐在轿车里的是什么人。宇文秀英骑着马跟在轿车的左右，赶车的人正是贴蔑儿拜兴村的刁大虎，也就是“狼人”刁三万的大儿子。

仿佛是在做一场噩梦，王福林、史靖仁、王锦棠、贾晋阳等人在拥挤喧嚣的大盛魁总号院内呆呆地站着。他们似乎是在等待什么，对于古海的消失完全没有感觉甚至是根本就不相信。

伊万走到他们跟前，彬彬有礼地说：“王大先生……请到宴美园就餐吧。”

王福林如梦方醒，眼睛望着别处朝伊万草草抱拳施礼，然后离开了大盛魁总号的大院。实际上王福林他们对于自己的前途早就作出了决定，不约而同都选择了返回故里。为此字号的伙计早就为他们安排好了马车。

从得胜街驶出的那辆神秘的轿车穿过熙熙攘攘的街道，匆匆驶出了归化城的北门。出城数里道路上行人和车马渐渐稀少，宇文秀英拿脚后跟磕了磕自己坐骑的肚子，使马靠近轿车，她在马背上探着身体，用马鞭把轿帘挑开来。望着古海一双忧郁的眼睛，宇文秀英说：“把轿帘撩起来吧，怪憋气的。”

古海未置可否。

宇文秀英手腕子一旋，把轿帘搭到篷上去了。

轿车摇晃着，车轴发出吱吱扭扭的声音敲击着古海的耳鼓。神游八极，思接千载，恍惚间古海的眼前出现的是另外一番情景：一辆单辕马车慢慢向前移动，木制的高大车轮在草地上碾出两道新鲜的辙印。马车轮吱吱地叫着。古海的耳边渐渐响起了一阵隆隆轰响的马蹄声。

三十年前在太行山和吕梁山之间，那轰轰隆隆的马蹄声连着响了三天三夜！

古海和与自己同龄的伙伴杰娃、靖娃，三人身背蓝花布包袱，嘻嘻哈哈地说笑着。他们都是第一次出远门，是跟着姑父姚祯义到归化城住地方学生意的。三个孩子从马车上跳下来，他们跑到了马车的前面。只留了姚祯义坐在摇摇晃晃的马车上。

古海把杏儿为他赶做的牛鼻子布鞋一前一后搭在肩上，绵软的沙土摩挲着他光着的脚板，使他觉得痒丝丝的舒服。突然古海感觉到了一个声音，那声音不是他的耳朵捕捉到的，而是由他赤着的双脚传导给了他的身体。古海大喊声：“你们听！”

小伙伴们一个个都学着古海的样子趴在地上，把耳朵贴着地面。于是他们每个人都听到了，那声响像低沉的远雷轰轰隆隆从遥远的天边滚来，轰隆声越来越大。他们看到，前方尘土翻滚，一片黑压压的潮水从翻滚的尘烟中冲决出来。

“马群！”古海第一个认出来，那黑压压的潮水是一群奔腾的马。

“是马群。”

“是马群。”

小伙伴们都惊叫起来。

马群如潮水般带着巨大的轰鸣声闪电般朝他们滚来。小伙伴们都随姚祯义跑上了远离路边的高地。

“这是大盛魁的马群，”古海听见姑父说，“是赶到汉口去卖的。”

尘烟滚滚，马匹嘶鸣，无数马蹄同时敲击着地面，汇成一个经久不息的巨响在太行山吕梁山的大谷地中回荡，大地在轰响中微微震颤。一个马群过去，隔一会儿又是一个群。古海他们往北走，马群往南走，整整过了三天三夜！那马群造成的惊天动地的轰响在涉世之初的古海心里深深扎下了根，变成种子萌生着。在瞬间古海感受到了一种力量在无形中把他稚嫩的身体支撑了起来，这力量就在他的心里支撑着，一直到他死。

……

2007 年 8 月再改于呼和浩特

2013 年 10 月 17 日第三次改定

大盛魁 3《大盛魁》小词典

（第三部）

【减税区】俄国商人在大清朝可以获得税收优惠的区域，主要是新疆和喀尔喀地区。

【伯勒根】俄罗斯旧式的的猎枪，单发。

【生骆驼】没有经过调训的骆驼。

【生格子马】没有经过调训的马。

【驼道】骆驼专运道路。

【茶马大道】指清代由汉口通往归化城的、运送马匹和茶叶为主的商道。

【马班头】马工的头目。

【京羊道】指清代由喀尔喀草原通往北京的专门运送活羊的道路。

【外工】大盛魁规矩把临时雇佣的工人称作外工。

【内工】大盛魁规矩把长期雇佣的工人称作内工。

【柜上人】指商号的掌柜和正式的伙计，区别于临时雇请的长短工人。

【羸羊】乏羊，因劳累或饮食缺乏而体质虚弱的羊。

【拉大程】指驼队走长途。

【股子】归化人习惯把股份称作股子。

【稍林】草原上用树梢扎起的临时圈羊的棚圈。

【倒卧】特指死在街头、无人收拾的尸体。

【趴羊】羸羊的另一种叫法。

【羯羊】阉割了的公羊。
https://www.95590.org/yingshi/202403/702125.html